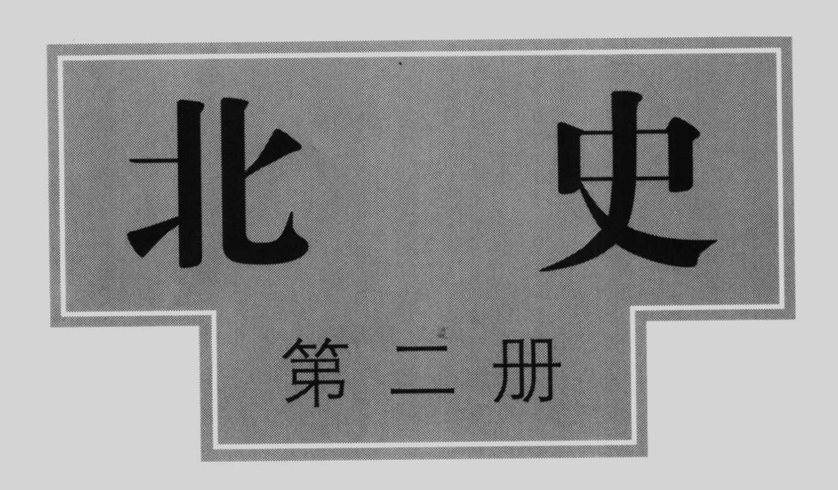


北史

第二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周國林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北史/周國林分史主編.—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85-7

I.北… II.周… III.①中國-古代史-北朝時
代-紀傳體②北史-譯文 IV.K239.2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07 號

二十四史全譯

北　史

(全四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周國林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172.75 字數 4,312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85-7/K・88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北史》4 册 550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56628900×813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瑊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闞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閲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畂”、“畮”、“畆”、“畒”、“畞”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况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辫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贜(《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櫂,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蹀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毆”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菞)　禪(禫)
辯(辯辯辯)　蓋(葢)　勢(勢勢)　善(譱)
飆(飇飇)　剛(刚)　料(䉼)　觴(觴)
餅(餅)　詬(詢)　躪(躪)　舐(舐)
豺(犲)　穀(穀)　櫺(櫺)　疏(疎疏)
躔(躔)　罐(罐)　騮(駵駠)　搜(捜)
諂(讇)　駭(駴)　攣(攣)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臝)　鎖(鏁)
齔(齓)　齏(虀)　美(媺)　踏(蹹蹋)
弛(弛)　羈(羇)　滅(威)　柝(榜欜櫄)
欻(欻)　悸(痵)　秣(餗)　蜿(蛩)
垂(埀埀)　奸(姧)　粦(粦)　腕(掔)
齪(躖)　殲(殲)　腦(腦)　尪(尩尫)
瓷(甆)　韉(韉)　旆(旆)　誤(悞)
蹩(蹩)　剿(剿)　篷(篷)　舄(舄)
啖(噉)　秸(稭)　睥(睥)　隙(隟隙)
島(隝)　截(截)　媲(媲)　溆(溆)
登(登)　贐(賮賮)　撇(撆)　璇(琁)
鐙(鐙)　鯨(鱷)　愆(僁僁僁)　燕(鷰)
貂(鼦)　鞠(鞫)　鍥(契)　腰(署)
斗(𣁬)　絶(𢇍)　煢(煢)　煒(爆)
陡(陡)　誑(誆)　蛆(胆)　曄(曅)
扼(扼)　框(閆)　麯(麴)　彝(彜)
愕(愕)　髡(髡)　紝(絍)　癰(癕)
鋒(鋒鋒)　攬(擥擥)　孺(孺)　禹(禹)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籲(龥)　燥(㷮)　煮(鬻)　棕(椶)
鳶(䳒)　潴(瀦)　裝(裵)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晁錯”、“鼂錯”統一爲“晁錯”。地名中的“涼”、“況”、“峯”、“兗”等字,則均改爲“凉”、“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爼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爼”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別,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決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北史》全譯出版説明

從公元420年東晉滅亡到公元589年隋統一全國，我國歷史上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稱爲南北朝時期。南朝從公元420年劉裕代晉建立劉宋到公元589年陳朝滅亡，歷經宋、齊、梁、陳四代。北朝從公元439年北魏統一北方開始，到公元534年分裂爲東魏、西魏。其後北齊取代東魏，北周取代西魏。北周又滅掉北齊，統一北方。隋篡周以後，又滅掉南方的陳和後梁，於開皇六年(589)統一了中國。記載這段歷史的史書除了南朝四史和北朝四史(所謂"八書")之外，還有《南史》和《北史》。南朝各史和北朝各史以朝代爲單元，是所謂斷代史；《南史》和《北史》則打通朝代，以歷史時期爲斷限，融匯貫通敍事，是所謂通史。兩史的作者同爲唐初人李延壽。

據新、舊《唐書》及《北史・序傳》記載，李延壽字遐齡，相州(今山東諸城)人。李延壽在隋代没有任何政治活動。唐太宗貞觀初年，他曾協助中書侍郎顏師古和給事中孔穎達做些古籍的"删削"工作，因此有條件看到皇家圖書館的藏書。貞觀五年(631)，因母喪去職。服喪期滿後，留在蜀中編次自己所得史料。貞觀十五年，擔任東宫典膳丞、崇賢殿學士。後經令狐德棻推薦，參與撰修《晉書》。因撰修《晉書》有功，轉爲御史臺主簿。在此期間，他撰寫了《太宗政典》三十卷，奏上之後，陞任符璽郎。其後經尚書僕射褚遂良推薦，又參加了《隋書》十志的編寫工作。他通過這些研經、修史的工作，熟悉了修史的體例，並爲他撰寫南北二史準備了材料。李延壽修撰《南史》、《北史》，實際上是繼承父志。據李延壽《序傳》所載，其父李大師在隋末參加了竇建德起義，竇氏用他爲尚書禮部侍郎，並命他做同李唐政權"求和好"的使者。後來和約破裂，竇建德又助王世充抗唐兵於虎牢，引起唐高祖李淵大怒。王世充、竇建德失敗以後，李大師被流放到西會州，貞觀二年五月死於鄭州滎陽縣野舍。李延壽説他的父親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爲'索虜'，北書指南爲'島夷'。又各以其本國周悉，書别國並不能備，亦往往失實，常欲改正，將擬《吴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李大師在流放中得以恣意披覽史書，並根據編年收集史料，臨死時，以其"所撰未畢，以爲没齒之恨"。李大師時還衹有魏收的《魏書》、南朝沈約的《宋書》和蕭子顯的《南齊書》印行，《周書》、《北齊書》、《梁書》、《陳書》及《隋書》當時都没有人修撰，所以李大師所覽限於宋、齊、梁、魏四代的史書。李延壽續修《南史》、《北史》時情況已大不相同。魏澹的《魏書》和王劭的《齊志》，儘管唐初還成書不久，但在國家圖書館中應當可以看到。李延壽因參加《五經正義》的"删削"工作，因"齊、梁、陳五代舊事所未見，因於編輯之暇，晝夜抄採之"。在參加修撰《晉書》期間，"復得勘究宋、齊、魏三代之事所未得

者”。到貞觀十七年,參加《隋書》十志的修撰,《周書》、《北齊書》、《梁書》、《陳書》與《隋書》都已相繼修成,當時合稱五代史,但因爲無志,故未公布,李延壽因“遍得披尋。時五代史既未出,延壽不敢使人抄録,家素貧罄,又無力雇人書寫。至於魏、齊、周、隋、宋、齊、梁、陳正史,並手自寫”(《北史·序傳》)。又於正史外,“更勘雜史於正史所無者一千餘卷,皆以編入。其煩冗者,即削去之”。前後經過十六年,終於修成南、北二史,並呈請國子祭酒令狐德棻指教,令狐德棻改正乖失不當之處後,將其上奏朝廷。李延壽也上表唐高宗,顯慶四年(659),唐高宗親自爲之作序並詔令頒行。從此,《南史》、《北史》與南北朝諸史同時流行於世。

南、北二史都是衹有紀傳,無志表。李延壽修史時,已有《隋書》十志,涵蓋南北朝各史,李延壽曾參與其事,不再修志,也很自然。惟南北朝朝代更替,人事關係復雜,分合代併,枝枝蔓蔓,未能以表條理之,似爲遺憾。

《南史》、《北史》較之南北朝“八書”,内容有增有減,總的看是減多增少。以南朝史爲例:《宋書》一百卷,《南齊書》五十九卷,《梁書》五十六卷,《陳書》三十六卷,合計爲二百五十一卷,而《南史》僅八十卷,不到四史卷數的三分之一;篇幅不到四史的一半。可以説,内容簡約,行文精練,是南、北二史的突出特點之一。增補方面,本紀主要涉及魏史。較之《魏書》,《南史》增節閔帝元恭,又補西魏文帝、廢帝、恭帝三傳。魏收作《魏書》不收西魏諸事,歷來史家有微辭,《北史》據他史補齊。列傳方面,《南史》增補了王琳、甄法崇、甄彬、鮑行卿、鮑客卿、張彪、吉士瞻、羅研、李膺等人,尤以文藝、孝義、隱逸諸傳增補較多。據不完全統計,較之南朝諸史,《南史》新增入傳者不下百餘人。《北史》增補了梁覽、雷紹、毛遐、乙弗朗、魏思賢等人傳,原有傳記又新增附傳者有元文都、元炬、元褒不下數十人。

二史立傳,頗重門第。傳主增删,似有一原則。凡在隋唐爲官者即保留其傳略,還可溯源追宗,傳及先祖;凡在隋唐無家族勢力的,即使“八書”中有記載,也多有删除。立傳常採用家傳形式,按同一家族的世系編次附例,至有一人傳記而附傳數十人者,幾乎成了這一姓族的家譜。這也是當時風氣使然。時勢如此,理清若干高門世族的來龍去脉,是理解南北朝時期許多重大問題的鎖鑰。

二史增補内容,有不少有重要史料價值。南朝官制中存在“典簽”一官,其淵源、職掌、性質如何,南朝諸正史俱無記載,《南史》許多列傳中增補了不少有關史料,有助於人們對南朝“典簽”制度的研究。《南史》宋文帝紀中文帝“好儒雅,又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素學,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各聚門徒”的記載,《南史》齊廢帝東昏侯紀中租税制度、徭役制度的記載,《蕭琛傳》中南朝郎官之制演變的記載,《郭祖深傳》中對梁武帝殘民佞佛的揭露,《范縝傳》中他不肯“賣論取官”的對話,等等,都是極爲寶貴的史料。這些史料大概就是從李延壽所説“正史中所無”的雜史中取來。

對於南、北史從雜史“小説”中取材,史評褒貶不一。持異議者認爲因此摻入了大量神鬼故事、謠言讖言、戲謔笑料,是它的嚴重缺點。此固有理,然俗言口語入傳文,使人物形象鮮明風趣,則可以看做是對南朝綺靡文風的校正。我們知道,齊梁以來,文格日趨卑靡,書必駢文,言必引經據典。南北朝史書中保存的論文、奏議普遍詰屈聱牙,難以卒讀。二史“除其冗長,捃其精華”,使敍述簡潔清楚,文氣更加流暢,使歷史更具趣味性、人性化,更便於普及,發揮其教化功能。唐宋古文運動領袖歐陽修主持編修的《唐書》李延壽傳中,對此有極高的評價:“其書頗有條理,删落釀辭,過本書遠甚。”當然,在删削過程中也有失誤。如關於

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以後的封爵記載,《魏書》均有"開國"二字置於封爵名稱之後和封爵等級之前,如某國公或某開國男等;其後,又往往綴以食邑若干户。《北齊書》與《周書》中也大抵如此。但是,在《北史》裏,李延壽幾乎將"開國"二字及食邑數一律删去。在《魏書》、《北齊書》與《周書》中的"開國"二字及食邑户數,是用以表示實封之制的,無"開國"二字或無食邑户數者,則爲虚封。《魏書・官氏志》明確記載實封爲"開國公侯伯子男"五等爵,虚封爲"散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且封爵後無食邑户數。《周書・盧辯傳》也説:"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以此爲常。"李延壽删去"開國"二字使分封制度概念混淆,顯然不妥。又如《南史》中,删去傳主的生卒年月(南朝人多短命),似亦不當;某些詔令中含有反映當時社會狀況和假報官吏俸禄的資料,似亦不應當删,等等。還有一些由於截斷不當,造成文意不連貫的現象。此類現象古今難免,總的説,瑕不掩瑜。

《南史》、《北史》成書後流傳至宋代出現刊刻本,北京圖書館現存宋嘉祐本殘卷,元代流傳至今的有元大德本。明國子監主持整理的有南、北監本。清乾隆時期武英殿本《北史》根據明監本校勘整理。明清時期還有汲古閣本和金陵書局本流傳。民國以來有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百衲本、同文書局本。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出版的中華書局點校本,是當前最流行的版本。

《北史》全譯主編:周國林。譯者:李國詳、周國林、顧志華、李曉明、譚漢生、高華平、賈國偉、姚偉鈞、楊昶、何宗旺、王玉德、賴玉勤。

北史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第四册

北史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一

于栗磾（孫）勁（六世孫）謹（謹子）寔（寔子）顗 仲文
（寔弟）翼（翼子）璽（翼弟）義（義子）宣道 宣敏

于栗磾 于洛拔 于烈

于栗磾，代人也。少習武藝，材力過人，能左右馳射。登國中，拜冠軍將軍，假新安子。與寧朔將軍公孫蘭，潛自太原，從韓信故道，開井陘關路，襲慕容寶於中山。道武後至，見道路修理，大悦，即賜其名馬。及趙魏平，帝置酒高會，謂栗磾曰："卿，吾之黥、彭也!"進假新安公。道武田於白登山，見熊將數子，顧栗磾曰："能搏之乎?"對曰："若搏之不勝，豈不虚斃一壯士。自可驅致御前，坐而制之。"尋皆禽獲，帝顧而謝之。

于栗磾，是代郡人。少年學習武藝，勇力超過常人，能左右奔馳射箭。登國年間，被任命爲冠軍將軍，賜新安子。和寧朔將軍公孫蘭，秘密地從太原出發，走韓信故道，開闢井陘關的道路，到中山襲擊慕容寶。道武帝後到達，見道路得到修理，大喜，當即賜給栗磾名馬。等到趙地魏地平定，皇帝置酒宴大聚會，對栗磾説："你是我的黥布、彭越!"暫升爲新安公。道武帝在白登山狩獵，見熊帶着幾隻小熊，回頭問栗磾説："你能够同它們搏鬥嗎?"栗磾回答説："如果同它們搏鬥不能取勝，豈不是白白地死去一名壯士。可將它們驅趕到陛下車駕前，坐着制服它們。"不久全都捉住，皇帝回頭向他道謝。

後爲河内鎮將。劉裕之伐姚泓，栗磾慮北侵擾，築壘河上。裕憚之，遺栗磾書，假道西上。題書曰"黑矟公麾下"。栗磾以狀表聞，明元因之授栗磾黑矟將軍。栗磾好持黑矟，裕望而異之，故有其號。遷豫州刺史，進爵新安侯。洛陽雖歷代所都，實爲邊界，栗磾勞來安集，甚得百姓心。明元南幸盟津，謂栗磾曰："河可橋乎?"栗磾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大船，構橋於冶坂。六軍既濟，帝深嘆美之。

後來擔任河内鎮將。劉裕討伐姚泓，栗磾擔憂他向北侵犯騷擾，在黄河邊修築堡壘，劉裕畏懼他，送信給栗磾，提出借道路向西進發。信上稱呼説"黑矟公麾下"。栗磾把情況上奏，明元帝因此授栗磾爲黑矟將軍。栗磾喜好拿着黑矟，劉裕望見而感到他奇怪，所以有這個稱號。栗磾調任豫州刺史，升爵爲新安侯。洛陽雖然是歷代都城，這時實爲邊界，栗磾慰勞安撫，很得百姓的歡心。明元帝向南前往盟津，問栗磾説："黄河可以架橋嗎?"栗磾説："杜預造橋，遺事可以想見。"於是編組大船，在冶坂造成浮橋。六軍渡過後，皇帝深爲贊賞他。

太武之征赫連昌，敕栗磾與宋兵

太武帝征討赫連昌，下令栗磾和宋兵將軍周

將軍周幾襲陝城，長驅至三輔。進爵爲公。累遷外都大官，平刑折獄，甚有聲稱。卒，贈太尉。

栗磾自少總戎，迄於白首，臨事善斷，所向無前。加以謙虛下士，刑罰不濫，太武甚悼惜之。

子洛拔，有姿容，善應對。拜侍御中散。太武甚加愛寵，因賜名焉。轉監御曹令。景穆在東宫，厚加禮遇。洛拔恒畏避屏退，不敢逆自結納。頃之，襲爵。後爲侍中、尚書令，百僚憚之。卒官。洛拔有六子。

長子烈，善射，少言，有不可犯之色。少拜羽林中郎，累遷侍中、殿中尚書。于時孝文幼冲，文明太后稱制，烈與元丕、陸叡、李冲等各賜金策，許以有罪不死。進爵洛陽侯，轉衛尉卿。

及遷都洛陽，人情戀本，多有異議。帝以問烈。曰："陛下聖略深遠，非愚管所測。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中半耳。"帝曰："卿不唱異同，朕深感不言之益。"敕鎮代，留臺庶政，一相參委。車駕幸代，執烈手曰："宗廟至重，翼衛不輕。卿當祗奉靈駕，時遷洛邑。"烈與高陽王雍奉神主於洛陽，遷光禄卿。

十九年，大選百僚，烈子登引例求進。烈表引己素無教訓，請乞黜落。帝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辨此！"乃引見登，詔曰："朕今創禮新邑，明揚天下，卿父乃行謙讓之表，而有直士之風，故進卿爲太子翊軍校尉。"又加烈散騎常侍，封聊城縣子。

及穆泰、陸叡謀反舊京，帝幸代，泰等伏法。賜烈及李冲璽書，述叙金策之意。時代鄉舊族，同惡者

幾襲擊陝城，長驅直入到三輔地區。栗磾升爵爲公。屢經升遷任外都大官，定刑判案，很有聲譽。去世，追贈太尉。

栗磾年輕時就統領軍隊，直到白髮蒼蒼，臨事善於决斷，所向無敵。加上謙虛謹慎禮賢下士，刑罰不濫用，太武帝十分哀悼惋惜他。

兒子洛拔，儀表很美，善於應對。被任命爲侍御中散。太武帝很喜愛寵信他，因此賜予名字。改任監御曹令。景穆帝在東宫時，對他格外敬重厚待。洛拔總是畏懼退避，不敢與太子交往。不久，繼承爵位。後來擔任侍中、尚書令，百官畏懼他。在任上去世。洛拔有六個兒子。

長子于烈，善於射箭，少言語，有不可冒犯的神色。少年時被任命爲羽林中郎，屢經升遷任侍中、殿中尚書。當時孝文帝年幼，文明太后臨朝聽政，于烈和元丕、陸叡、李冲等人各被賜給金策，准許有罪不處死。升爵位爲洛陽侯，改任衛尉卿。

等到遷都洛陽，人心留戀本土，很多人有異議。皇帝詢問于烈。于烈説："陛下的謀略深遠，不是我的淺見所能揣測的。如果憑心而論，樂意遷徙和留戀故土，各占一半而已。"皇帝説："你不明説可否，我深感不講看法的益處。"下令于烈鎮守代京，留臺的各項事務，全都托付給他。後來皇帝前往代京，握住于烈的手説："宗廟極爲重要，保衛的職責不輕。你應該恭敬侍奉祖先靈位，迅速地遷往洛邑。"于烈和高陽王元雍奉送皇帝祖先牌位到洛陽，遷任光禄卿。

十九年，大選百官，于烈的兒子于登援引規定請求升職。于烈上奏表承認自己一向對兒子缺乏教導，請求對于登加以貶降。皇帝説："這是有見識者説的話，想不到于烈能這樣做！"於是召見于登，下詔説："我現在在新都創建禮制，宣揚於天下，你的父親上謙讓的奏表，有正直之士的風範，所以升你爲太子翊軍校尉。"又加授于烈爲散騎常侍，封聊城縣子。

等到穆泰、陸叡在舊都謀反，皇帝前往代京，穆泰等人被處死。賜給于烈和李冲璽書，叙述金策的意義。當時代地舊士族，一同作惡的

多，唯烈一宗，無所染豫。帝益器重之。嘆曰："元儼决斷威恩，深自不惡，然盡忠猛决，不如烈也。爾日烈在代都，必即斬其五三元首。烈之節概，不謝金日磾。"詔除領軍將軍。以本官從征荆沔，加鼓吹一部。

多，惟獨于烈一族，没有參預。皇帝更加器重他。感嘆説："元儼堅决果斷樹威名施恩惠，很爲不錯，然而竭盡忠心勇猛快疾，不如于烈。往日于烈如在代都，必定斬下幾個元凶的首級了。于烈的節操氣概，不低於金日磾。"下詔任于烈爲領軍將軍。于烈以本官隨從征伐荆沔地區，加賜鼓吹一部。

二十三年，齊將陳顯達入寇馬圈，帝輿疾討之。執烈手，以京邑爲托。帝崩於行宫，彭城王勰秘諱而返，稱詔召宣武會駕魯陽。以烈留守之重，密報凶問。烈處分行留，神守無變。

二十三年，齊國將領陳顯達進犯馬圈，皇帝抱病登車討伐他。皇帝握住于烈的手，把京城托付給他。皇帝在臨時住處逝世，彭城王元勰秘不發喪而回。宣稱詔書召宣武帝在魯陽會面。因于烈擔負留守的重任，秘密報知喪事。于烈安排外出留守人員，神色没有改變。

宣武即位，寵任如前。咸陽王禧爲宰輔，權重當時，曾遣家僮傳言於烈，求舊羽林武賁執仗出入。烈不許。禧遣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答曰："向亦不道王非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由。若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也！"禧惡烈剛直，出之爲恒州刺史。烈不願藩授，謂彭城王勰曰："殿下忘先帝南陽之詔乎？而逼老夫乃至於此！"遂以疾辭。

宣武帝登位，于烈受寵信如同從前。咸陽王元禧擔任宰輔，權勢重於當時，曾經派遣家僕傳話給于烈，謀求舊日的羽林武賁儀仗隊隨從出入宫廷。于烈不准許。元禧派人對于烈説："我是天子的兒子，又是當今天子的叔父，首席輔臣的命令，和詔書有什麽不同？"于烈嚴肅回答説："先前我也没有説大王不是天子的兒子、叔父。如是詔書，應派官員前來。如果派遣私人奴僕索取國家的羽林儀仗，我于烈的頭可以得到，羽林儀仗不能得到！"元禧厭惡于烈剛强正直，調他出京任恒州刺史。于烈不願到地方任職，對彭城王元勰説："殿下忘記了先帝在南陽時的詔令了嗎？竟然逼迫老夫到如此地步！"於是以有病爲由加以推辭。

宣武以禧等專擅，潛謀廢之。景明二年正月，礿祭，三公致齋於廟。帝夜召烈子忠謂曰："卿父明可早入。"及明，烈至。詔曰："諸父慢怠，今欲使卿以兵召之，卿其行乎？"烈曰："老臣歷奉累朝，頗以幹勇賜識。今日之事，所不敢辭。"乃將直閣以下六十餘人，宣旨召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衛送至帝前。諸公各稽首歸政。以烈爲領軍，進爵爲侯，自是長直禁中，機密大事皆所參焉。

宣武帝因元禧等人專擅大權，暗中謀劃廢黜他們。景明二年正月，春祭宗廟，三公在廟舉行清潔身心的儀式。皇帝夜晚召見于烈的兒子于忠對他説："你的父親明天可早些入宫。"到了天亮，于烈到來。下詔説："我的叔父們傲慢懈怠，現在想派你帶兵召喚他們，你能行動嗎？"于烈説："老臣歷事幾朝，以才幹勇氣頗受賞識。現在的事，是不敢推辭的。"於是帶領直閣以下六十多人，宣布旨意召唤咸陽王元禧、彭城王元勰、北海王元詳，押送到皇帝面前。諸公各自叩頭交出政權。任命于烈爲領軍，升爵爲侯，從此長久在宫中值勤，機密大事都參預。

咸陽王禧之謀反，宣武從禽於野，左右分散，倉卒之際，莫知其計。乃敕烈子忠馳覘虛實。烈時留守，已處分有備。因忠奏曰："臣雖朽邁，心力猶可。禧等猖狂，不足爲慮。願緩蹕徐還，以安物望。"帝甚以爲慰。車駕還宫，禧已逃，詔烈追執之。

順后既立，以世父之重，彌見優禮。及卒，宣武舉哀於朝堂，給東園第一秘器，贈太尉，封鉅鹿郡公。子祚襲。

于忠

祚弟忠，字思賢，本字千年。弱冠，拜侍御中散。文明太后臨朝，刑政頗峻，侍臣左右，多以微譴得罪。忠朴直少言，終無過誤。太和中，授武騎侍郎，因賜名登。累遷左中郎將，領直寢。

元禧之亂，車駕在外，變起倉卒。忠曰："臣父爲領軍，計必無所慮。"帝遣忠馳觀之，烈嚴備，果如所量。忠還，宣武撫其背曰："卿差强人意。先帝賜卿名登，誠爲美稱。朕嘉卿忠款，今改名忠，既表貞固之誠，亦以名實相副也。"以父憂去職。徙爲司空長史。

時太傅、録尚書、北海王詳親尊權重，將作大匠王遇多隨詳所欲而給之。忠於詳前謂遇曰："殿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何至阿諛附勢，損公惠私也?"遇既不寧，詳亦慚謝。以平元禧功，封魏郡公。及遷散騎常侍、兼武衛將軍，每以鯁氣正辭，爲北海所忿。面責忠曰："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自有定分，若應死王手，避亦不免；不爾，王不能殺。"詳因忠表

咸陽王元禧謀反，宣武帝在野外狩獵，左右的人離散，事變發生時，不知道如何是好。便下令于烈的兒子于忠趕去觀察虛實。于烈當時留守宫中，已經部署有戒備。通過于忠上奏説："臣雖年邁，心力還可以。元禧等人猖獗，不值得憂慮。希望放緩清道慢慢返回，來安定人心。"皇帝感到很欣慰。皇帝回到宫中，元禧已經逃跑，詔令于烈追趕捉拿他。

順皇后策立後，于烈以大伯父的身份，更受優待尊敬。等到去世，宣武帝在朝堂爲他舉辦喪事，賜給貴族用的一等棺材，追贈太尉，封鉅鹿郡公。兒子于祚繼承爵位。

于祚的弟弟于忠，字思賢，本字千年。成年後，被任命爲侍御中散。文明太后臨朝聽政，刑罰政令頗爲嚴厲，侍臣左右，多因微小的過失而獲罪。于忠樸實正直少言語，始終没有過失錯誤。太和年間，授武騎侍郎，因之賜名爲登。屢經升遷任左中郎將，兼直寢。

元禧作亂時，皇帝在城外，事變發生匆促。于忠説："臣下的父親任領軍，估計一定没有什麽憂慮的。"皇帝派遣于忠趕去觀察虛實，于烈嚴加戒備，果然如于忠所估計的。于忠返回，宣武帝拍着他的背説："你尚能令人滿意。先帝賜你名爲登，的確是好名稱。我嘉許你的忠心誠意，現在給你改名爲忠，既有堅貞的誠心，也是名實相符合。"于忠因父親去世服喪而離職。後來改任司空長史。

當時太傅、録尚書事、北海王元詳地位尊崇權力大，將作大匠王遇多隨元詳的欲望而供給他財物。于忠在元詳的面前對王遇説："殿下如國家的周公，輔佐王室，爲什麽你要阿諛奉承趨炎附勢，損公肥私呢?"王遇心中不安，元詳也慚愧道歉。于忠因平定元禧的功勞，封魏郡公。升爲散騎常侍、兼武衛將軍，經常因耿介直言，爲北海王所怨恨。當面斥責于忠説："我擔憂在生前見到你的死，不擔憂你見到我死去。"于忠説："人生自有命，如果應死在你手裏，逃避也不能免除；否則，你没有理由殺我。"元詳利用

讓之際，密勸帝以忠爲列卿，於是詔停其封，優進太府卿。

于忠上奏推讓封爵的機會，秘密勸皇帝任命于忠爲九卿，皇帝便下詔停止對于忠的分封，晉升他爲太府卿。

正始二年，詔忠以本官使持節、兼侍中，爲西道大使，刺史、鎮將贓罪顯暴者，以狀聞；守令以下，便行決斷。與尚書李崇分使二道。忠劾并州刺史高聰贓罪二百餘條，論以大辟。除華州刺史。遭繼母憂，不行。服闋，再遷衛尉卿、河南邑中正。忠與吏部尚書元暉、度支尚書元匡、河南尹元萇等推定代方姓族。高肇忌其爲人，乃言於宣武，稱中山要鎮，作捍須才，乃出忠爲定州刺史。既而帝悔，復授衛尉卿、領左衛將軍、恒州大中正，密遣使詣忠，慰勉之。

正始二年，詔令于忠以本官擔任使持節、兼侍中，爲西道大使，如果遇到刺史、鎮將貪污罪狀顯著的，將情況上報；郡守縣令以下，自行決斷。于忠和尚書李崇分别出使二道。于忠彈劾并州刺史高聰貪污罪二百多條，以死刑論處。于忠任華州刺史。遇繼母去世服喪，不赴任。服喪期滿，再升爲衛尉卿、河南邑中正。于忠和吏部尚書元暉、度支尚書元匡、河南尹元萇等人確定代地氏族。高肇忌恨于忠的爲人，便向宣武帝進言，稱中山是重鎮，捍衛需要人才，便調于忠出爲定州刺史。不久皇帝後悔，又任于忠爲衛尉卿、兼左衛將軍、恒州大中正，秘密派遣使者前往于忠那裏，慰問勉勵他。

延昌初，除都官尚書，領左衛、中正如故。又加散騎常侍。嘗因侍宴，賜之劍杖，舉酒屬忠曰："卿世執貞節，故恒以禁衛相委。昔以卿行忠，賜名曰忠。今以卿才堪禦侮，以所御劍杖相錫。循名取義，意在不輕，出入恒以自防也。"遷侍中、領軍將軍。忠辭無學識，宣武曰："學識有文章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

延昌初年，任于忠爲都官尚書，兼左衛將軍、中正照舊。又加授散騎常侍。曾經因侍奉宴會，皇帝賜給他劍杖，舉起酒杯對于忠說："你家世代保持堅貞節操，所以總是把宫廷守衛的責任托付你家。從前因你行爲忠誠，賜名爲忠。現在因你才能足够抵禦敵人，所以把所佩帶的劍杖相賞賜。依名取義，意義不輕，出入時可經常用來自衛。"于忠調任侍中、領軍將軍。于忠以没有學識加以推辭，宣武帝說："有學識會寫文章的不少，但心直不如你。我想使你在下辛勞，我在上就會無憂無慮。"

及帝崩夜，忠與侍中崔光遣右衛將軍侯剛迎明帝於東宫而即位。忠與門下議：以帝冲年，未親機政，太尉高陽王雍屬尊望重，宜入居西栢堂，省決庶政；任城王澄明德茂親，可爲尚書令，總攝百揆。奏中宫，請即敕授。御史中尉王顯欲逞奸計，與中常侍、給事中孫蓮等厲色不聽，寢門下之奏。孫蓮等密欲矯太后令，以高肇録尚書事，顯與高猛爲侍中。忠即殿中收顯殺之。

到皇帝逝世之夜，于忠和侍中崔光派遣右衛將軍侯剛到東宫迎接明帝而登位。于忠和門下省商議：因皇帝年幼，不能親理朝政，太尉高陽王元雍位尊望重，應該進入西栢堂居住，處理日常政務；任城王元澄德高且是至親，可以擔任尚書令，總領百官。上奏中宫，請求立即下令授任。御史中尉王顯想實現奸計，和中常侍、給事中孫蓮等人怒形於色不聽從，扣壓門下省的奏疏。孫蓮等人秘密打算假稱太后命令，任命高肇爲録尚書事，王顯和高猛爲侍中。于忠當即到殿中拘捕王顯殺了他。

忠既居門下，又總禁衛，遂執朝

于忠既掌管門下省，又總領宫廷守衛，便執

政，權傾一時。初，太和中，軍國多事，孝文以用不足，百官禄四分減一。忠既擅朝，欲以惠澤自固，乃悉復所減之禄，職人進位一級。舊制：百姓絹布一匹之外，各輸綿麻八兩。忠悉以與之。乃白高陽王雍，自云宣武本許優轉。雍憚忠威權，便順意加忠車騎大將軍。忠自謂新故之際，有安社稷功，諷百僚令加己賞。太尉雍、清河王懌、廣平王懷難違其意，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同在門下者加封邑。尚書左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以忠權勢日盛，勸雍出忠。忠聞之，逼有司誣奏其罪。祚有師傅舊恩，植擁地入國，忠并矯詔殺之。朝野憤忿，無不切齒，王公以下，畏之累迹。又欲殺高陽王雍，侍中崔光固執乃止，遂免雍太尉，以王還第。自此詔命生殺，皆出於忠。既尊靈太后爲皇太后，居崇訓宫，忠爲儀同三司、尚書令、崇訓衛尉，侍中、領軍如故。

掌朝廷政事，權勢重於一時。當初，太和年間，軍隊國家事多，孝文帝因費用不足，百官俸禄減去四分之一。于忠專擅朝政後，想用恩惠來鞏固自己的地位，便全部恢復所減去的俸禄，有職位的人晋升一級。以前規定：百姓絹布一匹以外，各自輸納綿麻八兩。于忠全部充作俸禄。於是告訴高陽王元雍，自稱宣武帝本來准許晋升自己職位的。元雍畏懼于忠的威風權力，便順從意願加授于忠爲車騎大將軍。于忠自以爲在新舊權力更替的時候，有安定國家的功勞，暗示百官爲他增加賞賜。太尉元雍、清河王元懌、廣平王元懷難以違背他的心意，封于忠爲常山郡公。于忠又對獨自接受封賞感到爲難，於是暗示朝廷，給一同在門下省的人加授封邑。尚書左僕射郭祚、尚書裴植因于忠權勢日益强盛，勸説元雍調出于忠。于忠聽説後，逼迫有關官員誣告他們有罪。郭祚對皇帝有師傅的舊恩，裴植奉獻封地進入魏國，于忠都假稱詔令殺了他們。朝野氣憤怨恨，無不咬牙切齒，王公以下官員，畏懼受到牽連。于忠又想殺害高陽王元雍，侍中崔光堅決反對纔罷休，便免除元雍的太尉職位，以王爵身份回到宅第。從此傳達詔命生殺大權，都出自于忠。尊崇靈太后爲皇太后，住在崇訓宫，于忠擔任儀同三司、尚書令、崇訓衛尉，侍中、領軍照舊。

靈太后臨朝，解忠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止爲儀同、尚書令、侍中。忠爲令旬餘，靈太后引門下侍官，問忠在端右聲聽。咸曰不稱厥任，乃出爲冀州刺史。太傅清河王等奏："忠擅殺樞納，輒廢宰輔，朝野駭心，遠近怪愕。功過相除，悉不合賞，請悉追奪。"靈太后從之。

靈太后臨朝聽政，解除于忠的侍中、領軍、崇訓衛尉職位，僅任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于忠任尚書令十多天，靈太后召唤門下省侍從官員，詢問于忠在尚書令任上的聲望如何。都説于忠不稱職，靈太后便調于忠外任冀州刺史。太傅清河王等人上奏："于忠擅自殺害朝廷要員，隨意廢黜宰輔，朝野畏懼，遠近驚愕。功過相抵，完全不該賞賜，請求全部追回取消。"靈太后聽從了他們的意見。

熙平元年，御史中尉元匡奏："忠以鴻勳盛德，受遇累朝，幸國大災，專擅朝命，無人臣之心。裴、郭受冤於既往，宰輔黜辱於明世。又自矯旨爲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原其此意，便欲無上自處。既事

熙平元年，御史中尉元匡上奏："于忠以大功盛德，在歷朝受重用，而乘國家的大難之際，專擅朝政，没有做臣下之心。裴植、郭祚在往日受冤枉，宰輔又在聖明時代遭廢黜羞辱。他又自己假稱聖旨擔任儀同三司、尚書令、兼崇訓衛尉。推究他的這一心思，是想目無皇上擅自處置

在恩後，宜加顯戮，請遣御史一人、令史二人，就州行决。”靈太后令，以忠事經肆眚，遂不追罪。又詔以忠歷任禁要，誠節皎然，賜爵靈壽縣公。初，宣武崩後，高太后將害靈太后。劉騰以告侯剛，剛以告忠。忠請計於崔光。光曰：“宜置胡嬪於别所，嚴兵守衛。”忠從之，具以此意啓靈太后，太后意乃安。故太后深德騰等四人，并有寵授。

國家大事。事情發生在施恩以後，應該殺他，請求派遣御史一人、令史二人，到州中執行判决。”靈太后下令，因于忠的事情經過赦免，便不再追究罪責。又詔令因于忠歷任宫廷要職，忠誠節操十分顯明，賞賜爵位爲靈壽縣公。當初，宣武帝逝世後，高太后將要謀害靈太后。劉騰把消息告訴侯剛，侯剛又告訴給于忠。于忠向崔光詢問計策。崔光説：“應該把胡嬪安置在另外的地方，嚴密派兵守衛。”于忠依從這一意見，把這個意思詳細啓奏靈太后，太后的心纔安定下來。所以太后十分感激劉騰等四人，都有重要授任。

忠以毁之者多，懼不免禍，願還京，欲自營救。靈太后不許。二年四月，除尚書右僕射，加侍中，將軍如故。神龜元年三月，復儀同三司。疾，未拜。見裴、郭爲祟，自知必死，先表養亡弟第二子司徒掾永超爲子，乞以爲嫡。靈太后許之。薨，贈司空。有司奏太常少卿元端議：“案謚法，剛强理直曰武，怙威肆行曰醜，宜謚武醜公。”太常卿元脩義議：“忠盡心奉上，翦除凶逆。依謚法，除僞寧真曰武，夙夜恭事曰敬，宜謚武敬公。”二卿不同。靈太后令依正卿議。

于忠因爲詆毁他的人多，擔心不能免去禍難，希望回到京城，想自己加以營救。靈太后不准許。二年四月，授尚書右僕射，加授侍中，將軍照舊。神龜元年三月，恢復儀同三司職位。因患病，没有就任。見到裴植、郭祚作祟，自知必定會死，預先上奏表以已故弟弟的第二個兒子司徒掾永超爲兒子，請求作爲嫡子。靈太后准許他的請求。逝世，追贈司空。有關官員上奏太常少卿元端的建議：“查閲謚法，剛毅堅强理直氣壯爲武，依恃威權恣意行事爲醜，應該爲于忠定謚號爲武醜公。”太常卿元脩義建議：“于忠竭盡誠心侍奉皇上，鏟除作惡的叛黨。依照謚法，除去僭僞安定真命天子爲武，日夜恭謹侍奉爲敬，應該定謚號爲武敬公。”二人的意見不相同。靈太后下令依從太常卿的建議。

忠性多阻忌，不交勝己，唯與直閤將軍章初瓌、千牛備身楊保元爲斷金之交。李世哲求寵於忠，私以金帛貨初瓌、保元，二人談之，遂被賞愛，引爲腹心。忠擅權昧進爲崇訓之由，皆世哲計也。

于忠性格多疑忌人，不喜歡别人超過自己，僅和直閤將軍章初瓌、千牛備身楊保元是深情至交。李世哲向于忠邀取寵信，私下用金錢布帛賄賂初瓌、保元，二人爲他説話，便被賞識喜愛，召爲心腹。于忠專擅大權，一心想擔任崇訓衛尉，都是出於世哲的計策。

于景

忠弟景，字百年。忠薨後，爲武衛將軍。謀廢元叉，叉黜爲懷荒鎮將。及蠕蠕主阿那瓌叛，鎮人請糧，景不給。鎮人遂執縛景及其妻，拘守别室，皆去其衣服，令景著皮裘，妻著故絳旗襖，毁辱如此。月餘，乃殺

于忠的弟弟于景，字百年。于忠逝世後，于景擔任武衛將軍。謀劃廢黜元叉，元叉被貶爲懷荒鎮將。等到蠕蠕主阿那瓌背叛，軍鎮中民衆請求發糧食，于景不供給。鎮中民衆便活捉于景以及他的妻子，囚禁在另外的房舍中，都脱去他們的衣服，使于景穿皮衣，他的妻子穿陳舊的深紅

之。

色旗褉，就是如此地羞辱他們。一個多月後，纔殺了二人。

于果

烈弟果，嚴毅直亮，有父兄風。歷朔、華、并、恒四州刺史，賜爵武城子。果弟勁。

于烈的弟弟于果，嚴肅剛毅正直忠誠，有父兄的風範。歷任朔、華、并、恒四州刺史，賜爵爲武城子。于果的弟弟于勁。

于勁 于暉

勁字鍾葵，頗有武略，位沃野鎮將，賜爵富昌子。宣武納其女爲后，封勁太原郡公，妻劉氏爲章武郡君。後爲征北將軍、定州刺史。卒，贈司空，謚曰恭莊公。自栗磾至勁，累世貴盛，一皇后，四贈公，三領軍，二尚書令，三開國公。勁雖以后父，但以順后早崩，竟不居公輔。

于勁字鍾葵，有軍事謀略，擔任沃野鎮將，賜爵爲富昌子。宣武帝娶他的女兒爲皇后，封于勁爲太原郡公，妻子劉氏爲章武郡君。後來擔任征北將軍、定州刺史。去世，追贈司空，謚號恭莊公。從栗磾到于勁，歷代顯貴，有一個皇后，四人追贈三公，三人任領軍，二人任尚書令，三人爲開國公。于勁雖爲皇后的父親，但因順皇后逝世早，終究没有擔任三公宰輔。

子暉，字宣明，后母弟也。少有氣幹。襲爵，位汾州刺史。暉善事人，爲尒朱榮所親，以女妻其子長儒。歷侍中、河南尹。後兼尚書僕射、東南道行臺，與齊神武討平羊侃於兖州。元顥入洛，害之。

兒子于暉，字宣明，是順皇后的同母弟。少年時有志氣才幹。繼承爵位，擔任汾州刺史。于暉善於逢迎他人，爲尒朱榮所親近，尒朱榮把女兒嫁給于暉的兒子長儒。于暉歷任侍中、河南尹。後來兼任尚書僕射、東南道行臺，和齊神武帝在兖州討伐平定羊侃。元顥進入洛陽，殺害了他。

勁弟天恩，位内行長、遼西太守。贈平東將軍、燕州刺史。

于勁的弟弟天恩，擔任内行長、遼西太守。追贈平東將軍、燕州刺史。

天恩子仁生，位太中大夫。

天恩的兒子仁生，擔任太中大夫。

仁生子安定，平原郡太守、高平郡都將。

仁生的兒子安定，擔任平原郡太守、高平郡都將。

安定子子提，隴西郡守、茂平縣伯。周保定二年，以子謹著勛，追贈太保、建平郡公。

安定的兒子子提，擔任隴西郡守、封茂平縣伯。周保定二年，因兒子于謹立下功勛，追贈太保、建平郡公。

于謹

謹字思敬，小名巨引。沈深有識量，略窺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屏居未有仕進志。或有勸之者，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太宰元天穆見之，嘆曰："王佐材也。"

于謹字思敬，小名巨引，深沉有見識度量，略覽經書史籍，格外喜好《孫子》這部兵書。隱居没有做官的心思。有人勸説他爲官，于謹説："州郡的職務，爲從前的人所鄙視，公卿的職位，需要等待時機到來。"太宰元天穆見到他，贊嘆説："于謹是輔佐帝王的材料。"

及破六韓拔陵首亂北境，引蠕蠕爲援，大行臺元纂討之，夙聞謹名，

等到破六韓拔陵帶頭擾亂北方邊境，招引蠕蠕作爲後援，大行臺元纂討伐他，一向聽説于謹

辟爲鎧曹參軍事，從軍北伐。蠕蠕逃出塞，纂令謹追之，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後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乃散其騎，使匿叢薄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軍衆。賊望見，雖疑有伏，恃衆不以爲慮，乃進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騧，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爭逐之。乃率餘軍擊其追騎。賊走，因得入塞。

的名聲，徵召爲鎧曹參軍事，隨從軍隊北伐。蠕蠕逃出邊塞，元纂命令于謹追擊他們，前後交戰十七次，全部招降了蠕蠕部衆。後來率領輕騎出塞偵察賊寇的情形，遇上鐵勒幾千騎兵突然到來，于謹因人少抵擋不住，便分散自己的騎兵，使他們藏匿在樹叢深草中。又派人登上山頂指揮，如同部署軍隊的樣子。賊寇望見，雖然懷疑有埋伏，仗恃人多不放在心上，便進軍逼迫于謹。于謹因平常所騎駿馬一匹紫色一匹黃色，是賊寇先前所認識的，就指派二人各乘一匹，衝開陣勢而突圍。賊寇以爲是于謹，争相追逐二人。于謹便率領其餘的軍隊攻打追逐的賊軍。賊軍逃跑，于謹因而得以進入塞内。

正光四年，行臺、廣陽王元深北伐，引謹爲長流參軍。特相禮接，使其世子佛陁拜焉。遂與廣陽破賊主斛律野穀禄等。謹請馳往喻之。謹兼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户并款附，相率南遷。廣陽與謹至析郭嶺迎接之。謹曰：“拔陵兵衆不少，聞也列河等款附，必來要擊。彼若先據險，則難與争鋒。今以也烈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要擊，破也列河於嶺上，部衆皆没。謹伏兵發，賊大敗，悉收也列河之衆。

正光四年，行臺、廣陽王元深北伐，召于謹爲長流參軍。元深特别以禮相待，派他的世子佛陁拜見。于謹便和廣陽王打敗賊寇頭領斛律野穀禄等人。于謹請求奔馳前去曉諭他們。于謹兼通各國的語言，便單人匹馬進入賊軍中，向他們表達朝廷的恩德信義，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多户都歸附，相繼南遷。廣陽王和于謹到析郭嶺迎接他們。于謹説：“拔陵的部衆不少，聽説也列河等人歸附，必定前來攔擊。他們如果預先占據險阻，我們就難以同他們較量勝負。現在用也列河等人引誘他們，他們將競相前來抄掠，然後我們設下埋伏等待他們，必定輕易地打敗他們。”廣陽王同意這個計策。拔陵果然前來攔擊，在山嶺上打敗也列河，也列河的部衆全部陷入敵中。于謹埋伏的兵士四起，賊軍大敗，于謹又全部收回也列河的部衆。

孝昌元年，又隨廣陽王征鮮于脩禮。軍次白牛邏，會章武王爲脩禮所害，遂停軍中山。侍中元晏宣言於靈太后曰：“廣陽盤桓不進，坐圖非望。又有于謹者，智略過人，爲其謀主，恐非陛下純臣。”靈太后詔於尚書省門外立榜，募獲謹者，許以重賞。謹聞之，請詣闕披露腹心，廣陽許之。謹遂到榜下，曰：“吾知此人。”衆共詰之，謹曰：“我即是也。”有司以

孝昌元年，于謹又跟隨廣陽王征伐鮮于脩禮。軍隊停駐在白牛邏，恰逢章武王被脩禮殺害，軍隊便停留在中山。侍中元晏在靈太后面前宣揚説：“廣陽王徘徊不前，坐等勝利。又有個叫做于謹的，智慧謀略超過常人，做他的主要謀士，恐怕不是陛下忠臣。”靈太后下詔在尚書省門外張貼布告，招募擒獲于謹的人，許諾給予重賞。于謹聽説後，請求前往朝廷表達真心，廣陽王准許了。于謹便到布告下，説：“我知道這個人。”衆人一起查問他，于謹説：“我就是于謹。”

聞。靈后見之，大怒。謹備述廣陽忠款，兼陳停軍之狀。靈后遂捨之。

有關官員將情況上報。靈太后見到于謹，大怒。于謹詳盡地陳述廣陽王的忠心，并陳述停留軍隊的情況。靈太后便放了他。

後從尒朱天光與齊神武戰於韓陵山，天光敗，謹遂入關。

于謹後來隨從尒朱天光同齊神武帝在韓陵山交戰，天光失敗，于謹進入函谷關。

周文帝臨夏州，以謹爲防城大都督，兼夏州長史。及賀拔岳被害，周文赴平凉。謹言於周文曰："關中秦漢舊都，古稱天府。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逼迫群凶。請都關右，然後挾天子而令諸侯，千載一時也。"周文大悦。會有敕追謹爲閤内大都督，謹因進都關中策。

周文帝治理夏州，任命于謹爲防城大都督，兼夏州長史。等到賀拔岳被害，周文帝趕往平凉。于謹向周文帝進言説："關中是秦漢舊都城，古代爲險要富庶之地。現在如果占據那裏的要害，招攬英雄豪傑，足以觀察時局變化。而且天子在洛陽，受一群凶惡之徒的逼迫。請求在關西建都，然後挾天子以令諸侯，是千年一遇的時機。"周文帝大喜。恰逢朝廷有命令授予于謹爲閤内大都督，于謹因此獻上在關中定都的計策。

魏帝西遷，仍從周文征潼關，破回洛城，授北雍州刺史，進爵藍田縣公。大統三年，大軍東伐，爲前鋒，進拔弘農，禽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神武至沙苑，謹力戰，進爵常山郡公。又從戰河橋，拜大丞相府長史，兼大行臺尚書。再遷太子太保。芒山之戰，大軍不利，謹率麾下僞降，立於路左。神武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謹自後擊之，敵人大駭。獨孤信又收兵於後奮擊，神武軍亂，以此大軍得全。十二年，拜尚書左僕射，領司農卿。及侯景款附，請兵爲援，謹諫以爲景情難測，周文不聽。尋兼大行臺尚書、大丞相長史，率兵鎮潼關，加授華州刺史，賜秬鬯一卣，珪瓚副焉。俄拜司空。恭帝元年，除雍州刺史。

魏帝西遷，于謹跟隨周文帝征伐潼關，攻下回洛城，被任爲北雍州刺史，升爵爲藍田縣公。大統三年，大軍東征，于謹擔任前鋒，進軍攻下弘農，擒獲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神武帝到達沙苑，于謹拼命作戰，升爵爲常山郡公。又隨從周文帝在河橋作戰，被任命爲大丞相府長史，兼大行臺尚書。再升任太子太保。芒山之戰時，大軍失利，于謹率領部下假裝投降，站在道路左邊。神武帝乘勝追擊，不提防他們。于謹從背後攻打神武帝的軍隊，敵人大爲驚慌。獨孤信又收集兵士在後面奮力出擊，神武帝的軍隊大亂，因此大軍得以保全。十二年，于謹被任命爲尚書左僕射，兼司農卿。等到侯景歸附，請求派兵做援軍，于謹規勸以爲侯景的内心難以揣測，周文帝不聽。于謹不久兼大行臺尚書、大丞相長史，率領兵士鎮守潼關，加授華州刺史，賜給黑黍和鬱金香草合釀的美酒一尊，玉珪玉瓚一對。不久被任命爲司空。恭帝元年，任雍州刺史。

初，梁元帝於江陵嗣位，密與齊交通，將謀侵軼。其兄子岳陽王詧時爲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譽，遂結隙，據襄陽來附。乃命謹出討。周文餞於青泥谷。長孫儉曰："爲蕭繹計將如何？"謹曰："曜兵漢沔，席卷度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

當初，梁元帝在江陵繼位，秘密和北齊來往，謀劃侵犯西魏。他哥哥的兒子岳陽王蕭詧當時擔任雍州刺史，因梁元帝殺死他的哥哥蕭譽，便結下仇怨，占據襄陽前來歸附。朝廷便命令于謹出兵討伐梁國。周文帝在青泥谷爲于謹餞行。長孫儉問道："爲蕭繹着想他該采取什麽計策？"于謹説："在漢水沔水地區炫耀兵力，全

内居人，退保子城，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裁繹出何策?”謹曰：“必用下。”儉曰：“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有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人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既惡遷移，當保羅郭。所以用下策。”謹令中山公護及大將軍楊忠等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豎木柵於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謹至，悉衆圍之。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尋殺之。虜其男女十餘萬人，收其府庫珍寶，得宋渾天儀、梁日晷、銅表、魏相風烏、銅蟠螭趺、大玉徑四尺圍七尺及諸輿輦法物以獻，軍無私焉。立蕭詧爲梁主，振旅而旋。周文親至其第，宴語極歡。賞謹奴婢一千口，及梁寶物，并金石絲竹樂一部，别封新野郡公。謹固辭，不許。又令司樂作《常山公平梁歌》十首，使工人歌之。

力渡過長江，徑直占據丹陽，是他的上等計策；遷徙城郭内的居民，退到内城據守，等待援軍到達，是他的中等計策；如果以遷移爲難事，據守外城，是他的下等計策。”長孫儉問：“估計蕭繹采用什麽計策?”于謹説：“他必定采用下等計策。”長孫儉説：“爲什麽呢?”于謹回答説：“蕭氏占據長江以南，已有幾十年。恰逢中原地區戰事多，没來得及向外攻取。又因我們有齊氏的後患，他們必定以爲我們的兵力不能分開。而且蕭繹怯懦而無計謀，多疑心少決斷。愚蠢的人難以謀劃事情的開始，都留戀舊居，既厭惡遷移，將據守外城。所以他們采用下等計策。”于謹命令中山公宇文護和大將軍楊忠等人先占據江津，斷絶梁軍逃跑的路綫。梁國人在外城豎起木栅欄，周長六十里。不久于謹趕到，用全部軍隊包圍梁國人。過了十六天，外城被攻破，梁國君主退到内城據守。次日，率領太子以下人員，雙手反綁出城投降。不久殺死梁國君主。俘虜他的男女老少十多萬人，没收庫房中的珍寶，得到宋國的渾天儀、梁國的日晷、銅表、魏國的相風烏、銅蟠螭趺、直徑四尺周長七尺的大玉和各種車輛器物獻到朝廷，軍隊没有私留。立蕭詧爲梁國君主，整頓軍隊而返回。周文帝親自到于謹的宅第，設宴暢叙極爲歡樂。賞賜于謹奴婢一千人，以及梁國的寶器，加上金石絲竹樂一部，分外封授新野郡公。于謹堅決推辭，周文帝不准許。又命令司樂創作《常山公平梁歌》十首，派樂工歌唱。

謹自以久當權重，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周文識其意，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六官建，拜大司寇。

于謹自以爲長久處於高位，功名已立，希望保住悠閑的職位，便獻上先前所乘駿馬和所穿的鎧甲等物品。周文帝明白他的心意，説：“現在强大的敵人没有消滅，你豈能如此地獨善其身?”不接受。六部官制建立時，于謹被任命爲大司寇。

及周文崩，孝閔帝尚幼，中山公護雖受顧命而名位素下，群公各圖執政。護深憂之，密訪於謹。謹曰：“夙蒙丞相殊眷，今日必以死争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

等到周文帝逝世，孝閔帝還幼小，中山公宇文護雖然接受遺詔輔政而名聲地位一向低下，衆臣都圖謀執掌朝政。宇文護憂慮這件事，秘密向于謹咨詢。于謹説：“我一向承蒙丞相特殊眷顧，現在必定以性命爲您拼争。如果面對衆人定

群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丞相志存匡救。今上天降禍，奄棄百僚。嗣子雖幼，而中山公親則猶子，兼受顧托，軍國大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是家事，護何敢有辭！"謹既周文等夷，護每申禮敬。至是，謹乃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便有所依。"遂再拜。群公迫於謹，亦拜。衆議始定。

計策，您一定不能謙讓。"次日，大臣集中商議。于謹説："從前皇室危難，丞相立志匡救。現在上天降下禍殃，皇上忽然拋下百官而去。嗣子雖然幼小，而中山公論親疏是侄子，加上授受遺詔輔政，軍隊國家的大事，按道理必須由他總管。"説話時聲色俱厲，衆人都震悚動容。宇文護説："這是家内事務，我豈敢有辭！"于謹和周文帝曾是同列的官員，宇文護經常向他施禮。到這時，于謹就起身而説道："您如果統領軍隊國家事務，我們這些人就有了依靠。"於是兩度行叩拜禮。大臣們迫於于謹的態度，也叩拜。衆人的議論這時纔確定下來。

孝閔踐阼，進封燕國公，邑萬户，遷太傅、太宗伯，與李弼、侯莫陳崇等參議朝政。及賀蘭祥討吐谷渾，明帝令謹遥統其軍，授以方略。

孝閔帝登位，于謹進封爲燕國公，食邑一萬户，升太傅、太宗伯，和李弼、侯莫陳崇等人參與決定朝中政事。等到賀蘭祥討伐吐谷渾，明帝命令于謹遥控指揮這支軍隊，傳授作戰謀略。

保定二年，謹以年老，乞骸骨，優詔不許。三年，以謹爲三老，固辭，又不許。賜延年杖。武帝幸大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屏間，三老答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晋公護升階，設席施几。三老升席，南面凴几而坐，師道自居。大司寇、楚國公寧升階，正舄。皇帝升，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設醬豆，親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酳。有司撤訖，皇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術之要，公其誨之。"三老答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虚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爲國之本，在乎忠信。古人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莫不由之，願陛下守而勿失。"又曰："爲國之道，必須有法。法者，國之綱紀，不可不正。所正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善者日

保定二年，于謹因年老，請求退休，皇帝下詔好言相答不准許。三年，以于謹爲三老，于謹堅決推辭，又不准許。賜給延年杖。武帝前往太學來爲他盛食品。三老進殿門，皇帝在屏風間迎接叩拜，三老答謝叩拜。有關官員在中間楹柱邊設三老座席，面向南。太師、晋公宇文護登上臺階，設座席擺几案。三老登上座席，面向南靠几案坐下，以老師的身份自居。大司寇、楚國公宇文寧登上臺階，端正地穿着複底的鞋。皇帝登上臺階，站在繪有斧形紋的屏風前，面向西。有關官員進獻食品，皇帝跪着擺設盛醬食器，親自捲起衣袖割切食物。三老食用結束，皇帝又親自跪着送上酒杯以漱口。有關官員撤走器物結束，皇帝面向北站着咨詢治國方法。三老於是在座席上站立起來。皇帝説："我愧受天下重任，自思没有才能，不知道政治方略的要點，您可教誨我。"三老回答説："木依繩墨就正直，君主聽從規勸就聖明。自古以來的明君聖主，都虚心接受規勸，從而知道是非得失，天下於是安定。希望陛下想到這一點。"又説："治國的根本，在於忠誠信實。古人説去掉食物去掉軍隊，誠信不可失去。國家的興衰，無不由於這一點，希望陛下保持而不要失去。"又説："治理國家，必須有法

益，爲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人無所措其手足。”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言出行隨，誠願陛下慎之。”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答拜，禮成而出。

令。法令，是治國的綱領，不可不公正。所謂公正在於賞罰。如果有功勞一定獎賞，有罪過一定懲罰，那麼做好事的就逐日增多，做壞事的就逐日減少。如果有功勞不獎賞，有罪過不懲罰，那麼天下好壞不分，下面的人就連手脚也不知放在哪裏了。”又說：“言論行爲，是立身處世的根基，言論出而行爲隨，實在希望陛下慎重。”三老說完，皇帝兩度叩拜接受開導，三老答謝叩拜，禮儀完畢而出宫。

及晋公護東伐，謹時有病，護以其宿將舊臣，猶請與同行，詢訪戎略。軍還，賜鍾磬一部。天和二年，又賜安車一乘。尋授雍州牧。三年，薨，年七十六。武帝親臨，詔譙王儉監護喪事，賜繒千段、粟麥千斛，贈本官，加使持節、太師、雍恒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謚曰文。及葬，王公以下，咸送郊外。配享於文帝廟庭。

等到晋公宇文護東征，于謹當時患病，宇文護因他是老將舊臣，仍然請他和自己一同出征，咨詢軍事謀略。軍隊返回，賜給鐘磬一部。天和二年，又賜予坐乘的小車一輛。不久任雍州牧。三年，于謹逝世，享年七十六歲。武帝親自前往致哀，詔令譙王宇文儉監督料理喪事，賜予繒一千段、粟麥一千斛，追贈本身官職，加授使持節、太師、雍恒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謚號文。等到安葬，王公以下官員，都送到郊外。在文帝廟庭配祭。

謹有智謀，善於事上。名位雖重，愈存謙挹，每朝參往來，不過從兩三騎而已。朝廷凡有軍國之務，多與謹决。謹亦竭其智能，故功臣中特見委信，始終若一，人無間言。每誡諸子，務存静退。加以年齒遐長，禮遇隆重，子孫繁衍，皆至顯達，當時莫比。子寔嗣。

于謹有智慧謀略，善於侍奉君主。名聲地位雖然高，自己却更加謙遜，經常朝見參拜來往，不過隨身帶兩三個隨從而已。朝廷凡有打仗及國家的事務，多和于謹商議决定。于謹也竭盡智慧能力，所以在功臣中特别受信任，始終如一，别人没有説他壞話的。他經常告誡兒子們，務必保持寧静謙退。加上年歲大，朝廷禮遇厚重，子孫很多，都到顯赫地位，當時没有人可以同他相比。于謹的兒子于寔繼嗣。

于寔

寔字賓實，少和厚，以軍功封萬年縣子。大統十四年，累遷尚書。是歲，周文帝與魏太子西巡，寔時從行。周文刻石隴山上，録功臣名位，以次鎸勒，預以寔爲開府儀同三司，至十五年方授之。尋除渭州刺史，特給鼓吹一部，進爵爲公。魏恭帝二年，羌東念姐率部落反，西連吐谷渾。大將軍豆盧寧討之，逾時不剋。又令寔往，遂破之。周文手書勞問，

于寔字賓實，少年時温和仁厚，因軍功被封爲萬年縣子。大統十四年，屢經升遷任尚書。當年，周文帝和魏國太子西巡，于寔當時隨行。周文帝在隴山上立碑，記録功臣的官名職位，依次鎸刻，預先委任于寔爲開府儀同三司，到十五年纔授給他。不久任渭州刺史，特别賜予鼓吹一部，升爵爲公。魏恭帝二年，羌人東念姐率領部落反叛，向西聯合吐谷渾。大將軍豆盧寧討伐他們，超過期限不能攻克。又命令于寔前往，便打敗他們。周文帝親自寫詔書慰勞，賜予奴婢一百

賜奴婢一百口，馬百匹。

孝閔帝踐阼，授户部中大夫，進爵延壽郡公。天和二年，延州蒲川賊郝三郎反，攻丹州。遣寔討平之，仍除延州刺史。五年，襲燕國公，進位柱國。以罪免。尋復本官，除凉州總管。大象二年，加上柱國，拜大左輔。隋開皇元年，薨，贈司空，謚曰安。子顗。

人，馬一百匹。

孝閔帝登位，于寔被任命爲户部中大夫，升爵爲延壽郡公。天和二年，延州蒲川的賊寇郝三郎反叛，攻打丹州。朝廷派遣于寔討伐平定他，隨之任延州刺史。五年，繼承爵位爲燕國公，升爲柱國。因有罪免職。不久恢復本官，任凉州總管。大象二年，加授上柱國，委任大左輔。隋開皇元年，于寔逝世，追贈司空，謚號安。兒子于顗。

于顗

顗字元武，身長八尺，美鬚眉。周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以女妻之。以父勛，賜爵新野郡公。歷左右宫伯、郢州刺史。大象中，以水軍總管從韋孝寬經略淮南。尉遲迥之反，時總管趙文表與顗素不協，顗將圖之，因卧閤内，詐疾。文表獨至，顗殺之。因言文表與迥通謀，其麾下無敢動者。時隋文帝以迥未平，慮顗復生邊患，因宥免之，即拜吴州總管。以頻敗陳師，賜綵數百段。及隋受禪，文表弟詣闕稱兄無罪。上令按其事，太傅竇熾等議顗當死。上以其門著勛績，特原之，貶爲開府。後襲爵燕國公。尋拜澤州刺史。免，卒于家。子世虔。顗弟仲文。

于顗字元武，身高八尺，有好看的鬍鬚眉毛。北周大冢宰宇文護見到他後器重他，把女兒嫁給他。于顗因父親的功勛，賜爵新野郡公。歷任左右宫伯、郢州刺史。大象年間，擔任水軍總管隨從韋孝寬攻取淮南。尉遲迥反叛，當時總管趙文表和于顗一向不和，于顗打算殺死他，就睡在夾室中，假稱患病。文表獨自到來，于顗殺死他。便上報文表和尉遲迥勾結密謀，文表的部下没有敢於反對的。當時隋文帝因尉遲迥没有平定，擔心于顗在邊境反叛，因而寬恕他的罪過，當即任命爲吴州總管。因于顗接連打敗陳國軍隊，賜給絲織品幾百段。等到隋接受禪讓，文表的弟弟前往朝廷陳述哥哥没有罪過。皇帝下令復查這件事，太傅竇熾等人議論于顗應受死刑。皇帝因于顗家族立下功勛，特地寬恕他，貶爲開府。後來繼承爵位爲燕國公。不久被任命爲澤州刺史。免職，在家中去世。兒子世虔。于顗的弟弟仲文。

于仲文

仲文字次武，少聰敏，髫齔就學，耽習不倦。父寔異之，曰："此兒必興吾宗。"九歲，嘗於雲陽宫見周文帝。問曰："聞兒好讀書，書有何事?"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周文甚嗟嘆之。後就博士李詳受《周易》、《三禮》，略通大義。及長，倜儻有大志，氣調英拔。

仲文字次武，少年聰明，幼小時入學，專心學習不懈怠。父親于寔認爲他很奇特，説："這孩子必定振興我們家族。"仲文九歲時，曾經在雲陽宫拜見周文帝。周文帝問他："聽説小孩喜好讀書，書中有什麽事?"仲文回答説："供養父親侍奉君主，忠誠孝順而已。"周文帝對他大爲驚嘆。仲文後來到博士李詳那裏學《周易》、《三禮》，略懂大義。等到成人，倜儻而有大志，風度英俊。

起家爲趙王屬，安固太守。有

最初任趙王屬吏，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

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決。益州長史韓伯儁曰："于安固少年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乃令二家各驅牛群至，乃放所認者，牛遂向任氏群中。又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氏自若。仲文遂呵詰杜氏，服罪而去。始州刺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郡，窮之，遂竟其獄。蜀中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强禦有次武。"徵爲御正下大夫，封延壽郡公，以勛授儀同三司。

各丢失耕牛，後來尋到一頭牛，兩家都指認是自己的，州郡很久不能判定。益州長史韓伯儁説："于安固年輕聰明，可讓他判定這件事。"仲文説："這容易解決。"於是命令二家各自驅趕牛群到來，就放出所指認的牛，牛便走向任氏的牛群中。又派人稍微打傷那頭牛，任氏惋惜，杜氏如没有事似的。仲文便呵斥杜氏，杜氏認罪而離去。始州刺史屈突尚是宇文護的同黨，先因事獲罪囚禁在牢獄，没有敢制裁他的人。仲文到郡中，詳盡追究他，終於治了他的罪。蜀地有諺語説："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强暴有次武。"入朝任御正下大夫，封延壽郡公，因功勛授儀同三司。

宣帝時，爲東郡太守。及尉遲迥作亂，使誘仲文，仲文拒之。迥遣儀同宇文威攻之，仲文迎擊，大破威，以功授開府。迥又遣其將宇文冑度石濟，宇文威、鄒紹自白馬，二道俱進，復攻仲文。郡人赫連僧伽、敬子哲率衆應迥。仲文自度不能支，棄妻子，潰圍而遁，達于京師。迥屠其三子一女。隋文帝引入卧内，爲之下泣，賜綵五百段，黄金二百兩。進位大將軍，領河南道行軍總管，給鼓吹。馳傳詣洛陽發兵，討迥將檀讓。

宣帝時，擔任東郡太守。等到尉遲迥作亂，派人引誘仲文，仲文拒絶。尉遲迥派遣儀同宇文威攻打仲文，仲文迎擊，大敗宇文威，因功勞授開府。尉遲迥又派遣他的將領宇文冑渡過石濟，宇文威、鄒紹從白馬兩路一起進發，攻打仲文。郡中人士赫連僧伽、敬子哲率領衆人響應尉遲迥。仲文估計不能支撑，抛下妻子兒女，衝開重圍而逃路，到達京城。尉遲迥殺了他的三個兒子一個女兒。隋文帝召他進入卧室内，爲之流下眼淚，賜給他彩色絲織品五百段，黄金二百兩。仲文升任爲大將軍，兼河南道行軍總管，賜給鼓吹一部。仲文乘傳車趕往洛陽調發兵士，討伐尉遲迥的將領檀讓。

時韋孝寬拒迥於永橋，仲文詣之，有所計議。總管宇文忻頗有自疑心，因謂仲文曰："尉遲迥誠不足平，正恐事寧後，更有藏弓之慮。"仲文懼忻生變，謂曰："丞相寬仁大度，明識有餘，仲文在京三日，頻見三善，非常人也。"忻曰："三善何如?"仲文曰："有陳萬敵新從賊中來，丞相即令其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大度一也。上士宋謙奉使勾檢，謙緣此别求他罪。丞相責之曰：'入網者自可推求，何須别訪，以虧大體。'此不求人私二也。言及仲文

當時韋孝寬在永橋抗拒尉遲迥，仲文前往那裏，有所商議。總管宇文忻自己很有疑心，於是對仲文説："尉遲迥實在不難平定，衹恐怕事情安寧後，又有鳥盡弓藏的憂慮。"仲文害怕宇文忻産生變亂，對宇文忻説："丞相寬容仁厚大度，明察秋毫，我在京城三日，接連見到他三項善行，不是一般人。"宇文忻説："三項善行是什麽?"仲文説："有個陳萬敵剛從賊寇中到來，丞相當即命令他的弟弟難敵招募鄉親，隨從軍隊討伐賊寇。這是大度是第一項。上士宋謙奉命稽查，宋謙利用這個機會另外尋找其他的罪過。丞相責備他説：'落入法網的自然可以追究，何必另外訪查，有損大體。'這是不尋求别人私事是

妻子，未嘗不潸泫。此有仁心三也。”忻自是遂安。

第二項。說到我的妻子兒女，没有不傷心落淚的。這種有仁慈之心的事是第三項。”宇文忻從此安下心來。

仲文軍至汴州東，頻破迥將。進攻梁郡，迥守將劉孝寬棄城走。初，仲文在蓼堤，諸將皆曰：“軍自遠來，疲弊不可决戰。”仲文令趣食列陳，既而破賊。諸將問其故，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人，果於速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進擊曹州，獲迥所署刺史李仲康及上儀同房勁。檀讓以餘衆屯成武，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椎牛饗士。仲文選騎襲之，遂拔成武。迥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作毗羅使，謂金鄉城主徐善净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令，賞將士。”金鄉人謂爲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迥旗幟。善净以爲檀讓至，出城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勸屠之，仲文曰：“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皆絶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設伏，兵發，俱拽柴鼓噪。毗羅軍潰，皆投洙水死，水爲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河南悉平。毗羅匿滎陽人家，執斬之，傳首闕下。勒石紀功，樹於泗上。入朝京師，文帝引入卧内，宴享極歡。賜雜綵千段，妓女十人，拜柱國。屬文帝受禪，不行。

仲文的軍隊到達汴州以東，接連打敗尉遲迥的將領。進軍攻打梁郡，尉遲迥的守衛將領劉孝寬放棄城池逃跑。當初，仲文在蓼堤，各將領都說：“軍隊從遠方來，疲憊不能决戰。”仲文命令趕緊進餐擺開陣勢，隨之打敗賊寇。各將領詢問他原因，仲文笑着説：“我所率領的將領士兵都是崤山以東的人，善於急速進軍，不適宜長久對峙。乘氣勢攻打敵人，所以取勝。”各將領都説：“不是我們所能想到的。”進軍攻打曹州，擒獲尉遲迥所委任的刺史李仲康以及上儀同房勁。檀讓率領其餘的部衆駐守在成武，以爲仲文不能馬上到來，正殺牛犒賞兵士。仲文挑選騎兵襲擊他們，攻下成武。尉遲迥的將領席毗羅，部衆十萬人，駐守在沛縣，將要攻打徐州。他的妻子兒女在金鄉。仲文派人假裝毗羅的使者，對金鄉城主徐善净說：“檀讓明天午時到達金鄉，將要宣布蜀公的命令，賞賜將領士兵。”金鄉人以爲真是如此，都很喜悦。仲文挑選精鋭兵士，假豎尉遲迥的旗幟。善净以爲檀讓到達，出城迎接拜見。仲文捉住他，終於攻取金鄉。各將領勸説屠殺城中男女老少，仲文説：“應當寬恕他們的妻子兒女，他們的兵士自然歸附。如果屠殺，他們所有人就死心了。”衆人都稱好。這時毗羅仗恃人多前來逼近官軍，仲文靠城列陣，設下埋伏，兵士出發，都拖柴木擊鼓叫喊。毗羅軍隊潰敗，都投入洙水死去，水爲之不流。擒獲檀讓，用囚車押送到京城。黄河以南全部平定。毗羅藏匿在滎陽平民家中，捉住後殺了他，傳送首級到朝廷。刻石碑記載功勛，豎立在泗水邊。仲文進入京城朝見，文帝召他進入卧室内，設宴飲酒極爲歡樂。賞賜各種絲織品一千段，歌妓十人，任命他爲柱國。恰逢文帝接受禪讓，仲文没有赴任。

未幾，其叔父太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爲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

不久，仲文的叔父太尉于翼因事獲罪被關入監獄，仲文也爲有關官員逮捕審問，他在監獄中上書説：

曩者尉迥逆亂，所在景從。

往日尉遲迥叛逆作亂，各地如影相從。

臣任處關河，地居衝要，嘗膽枕戈，誓以必死。迴時購臣，位大將軍，邑萬户。臣不顧妻子，不愛身命，冒白刃，潰重圍，三男一女，相繼淪没，披露肝膽，馳赴闕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南凶寇，狼顧鴟張。臣以羸兵八千，掃除氛祲。摧劉寬於梁郡，破檀讓於蓼堤，平曹州，復東郡，安成武，定永昌，解亳州圍，破徐州賊。席毗羅十萬之衆，一戰土崩。河南蝗聚之徒，應時戡定。

臣下任職處在關河地區，地處要衝，日夜警惕，立誓以死報國。尉遲迥當時懸賞臣下的人頭，許以大將軍，封邑萬户。臣下不顧妻子兒女，不愛惜身家性命，冒着戰火衝開重圍，三兒一女，相繼死去，我表白忠心，奔馳到朝廷。承蒙陛下授給臣下高官，委任臣下征戰之責。當時黄河以南凶惡的敵寇，如豺狼鴟鳥。臣下率領弱兵八千人，掃除凶氣。在梁郡打垮劉寬，在蓼堤打敗檀讓，平定曹州，收復東郡，攻下成武，安定永昌，解除亳州的圍困，打敗徐州的賊寇。席毗羅十萬人的軍隊，一戰就土崩瓦解。黄河以南如蟻聚集的敵人，很快被平定。

當群凶問鼎之際，生靈乏主之辰，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總馭燕、趙，南鄰群寇，北掃旄頭，内安外撫，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旗黑水，與王謙爲鄰，式遏蠻陬，鎮綏蜀道。臣兄顗作牧淮南，坐制勍敵，乘機剿定，傳首京師。王謙竊據二州，叛换三蜀。臣第三叔義受脤廟庭，恭行天罰。自外父叔兄弟，皆當文武重寄。或銜命危難，或侍衛鉤陳，合門誠款，冀有可明。伏願垂泣辜之恩，降雲雨之施，則寒灰更然，枯骨還肉。

在奸臣争奪國家大權的時候，百姓缺乏主宰的日子，臣下二叔于翼起先在幽州，總領燕、趙地區，南面鄰近敵寇，向北掃除外族，安撫内外，得以免除罪過。臣下五叔于智在黑水豎起旌旗，和王謙鄰接，他遏制蠻族，鎮撫蜀道。臣下的哥哥于顗在淮水南任刺史，制服强大的敵人，乘機剿滅平定，送首級到京城。王謙非法占據二州，在三蜀地區飛揚跋扈。臣下三叔于義受命於朝廷，恭敬執行上天的處罰。其他叔父兄弟，都受文武重任。有的在危難時受命，有的在戰陣中侍衛，全家誠心誠意，期望明察。伏願陛下賜予哀憐罪人的恩惠，降雨施捨，則寒冷的炭灰再次燃起，乾枯的骨骸又生皮肉。

上覽表，并翼釋之。

皇帝看過奏表，將仲文連同于翼一同釋放。

明年，拜行軍元帥，統十二總管以擊胡。出服遠鎮，遇虜，破之。於是從金河出白道。遣總管辛明瑾、元滂、賀蘭志、吕楚、段諧等二萬人出盛樂道，趣那頡山。至護軍州北，與虜遇。可汗見仲文軍容整肅，不戰而退。仲文逾山追之。及還，上以尚書省文簿繁雜，吏多奸詐，令仲文勘録省中事，所發擿甚多。上嘉其明斷，厚加勞賞。上每憂轉運不給，仲文請

第二年，仲文被任命爲行軍元帥，統領十二州總管去攻打胡人。出服遠鎮，遇到敵寇，打敗他們。便從金河出兵白道。派遣總管辛明瑾、元滂、賀蘭志、吕楚、段諧等二萬人兵出盛樂道，趕往那頡山。到達護軍州北部，和敵寇相遇。可汗見到仲文軍容整齊嚴肅，未戰而退。仲文越山追擊可汗。等到返回，皇帝因尚書省文書記録繁多雜亂，官吏多有奸巧詐僞，命令仲文復查尚書省事務，所揭露的事很多。皇帝嘉許他的精明果斷，多加慰勞賞賜。皇帝經常憂慮運輸不能供

决渭水，開漕渠。上然之，使仲文總其事。及伐陳之役，拜行軍總管。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仲文復以行軍總管討之。時三軍乏食，米粟踊貴，仲文私糶軍糧，坐除名。明年，復官爵，率兵屯馬邑以備胡。晉王廣以仲文有將領才，每常屬意，至是奏之，乃令督晉王軍府事。後突厥犯塞，晉王爲元帥，使仲文將前軍，大破賊而還。

給，仲文主張掘開渭水，開通漕運渠道。皇帝同意這樣做，命令仲文總管這件事。等到討伐陳國的戰役時，仲文被任命爲行軍總管。高智慧等人在長江以南作亂，仲文又任行軍總管去討伐他們。當時三軍缺乏糧食，米粟昂貴，仲文私下賣出軍糧，獲罪除去名籍。次年，恢復官職爵位，率領兵士駐守在馬邑來防備胡人。晉王楊廣因仲文有將才，經常想要他，到這時上奏，皇帝便命令仲文總領晉王軍府事務。後來突厥侵犯邊境，晉王擔任元帥，派仲文率領先鋒部隊，大敗賊寇後返回。

煬帝即位，遷右翊衛大將軍，參掌文武選事。從帝討吐谷渾，進位光禄大夫，甚見親重。

煬帝登位，仲文調任右翊衛大將軍，參與掌管文武官員考核選拔事務。隨從皇帝討伐吐谷渾，升任光禄大夫，很受親近重用。

遼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道。次烏骨城，仲文簡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既而率衆東過。高麗出兵掩襲輜重，仲文回擊，大破之。至鴨緑水，高麗將乙支文德詐降，來入其營。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禽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爲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遣人紿文德曰："更有言議，可復來也。"文德不從，遂濟。仲文選騎度水追之，每戰破賊。文德遺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勝功既高，知足願云止。"仲文答書諭之，文德燒栅而遁。時宇文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鋭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將軍杖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顔以見帝？且仲文此行也，固無功矣！"述因厲聲曰："何以知無功？"仲文曰："昔周亞夫之爲將也，見天子，軍容不變。此决在一人，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敵？"初，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稟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遂

遼東戰役中，仲文率領軍隊攻向樂浪道。停駐在烏骨城，仲文挑選瘦弱的馬驢幾千匹，安置在軍隊後面，隨之率領部衆向東進發。高麗出兵偷襲車輛物資，仲文返回攻打，大敗他們。到達鴨緑江，高麗的將領乙支文德假裝投降，前來進入軍營中。仲文先接到秘密指令，如果遇到高元和文德，一定擒獲他們。到這時，文德前來，仲文將要捉住他。當時尚書右丞劉士龍擔任慰撫使，堅决制止仲文。仲文便放了文德。不久後悔，派人騙文德説："另有商議，可以再來。"文德不聽，過了鴨緑江。仲文挑選騎兵渡江追趕他，每次交戰都打敗賊寇。文德送給仲文詩説："神機探天象，妙算知地理。戰勝功已高，知足望停止。"仲文回信開導他，文德焚燒栅欄而逃跑。當時宇文述因糧食用光想返回，仲文商議用精鋭部隊追擊文德，可以立功。宇文述堅决阻止他，仲文發怒説："將軍率領十萬軍隊，不能打敗小賊寇，有什麽臉面去見皇帝？而且我這次出征，不會有功勞了！"宇文述高聲説："怎麽知道没有功勞？"仲文説："從前周亞夫做將領，見到天子，軍隊陣形不改變。這是决斷在一人身上，所以功成名就。現在人們各有自己的想法，怎麽出擊敵人？"當初，皇帝因仲文有計謀，命令各軍向他報告商量，聽他指揮，所以仲文有這些話。宇文述等人不得已而聽從他的意見。於是前

行，東至薩水。宇文述以兵餒退歸，師遂敗績。帝以屬吏，諸將皆委罪於仲文。帝大怒，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恚發病，困篤，方出之。卒於家，時年六十八。撰《漢書刊繁》三十卷、《略覽》三十卷。有子九人，欽明最知名。

進，向東到達薩水。宇文述因士兵飢餓而撤退，軍隊大敗。皇帝把這事交付有關官員，各將領都把罪過推給仲文。皇帝大怒，釋放各將領，惟獨關押仲文。仲文憂慮氣憤而發病，病重，纔讓他出獄。仲文在家中去世，終年六十八歲。仲文撰有《漢書刊繁》三十卷、《略覽》三十卷。有兒子九人，欽明最著名。

于翼

寔弟翼，字文若，美風儀，有識度。年十一，尚文帝女平原公主，拜員外散騎常侍，封安平縣公。大統十六年，進爵郡公，加大都督，領文帝帳下左右，禁中宿衛。遷武衛將軍。謹平江陵，所賜得軍實，分給諸子，翼一無所取，唯簡賞口內名望子弟有士風者，別待遇之。文帝聞之，賜奴婢二百口，翼固辭不受。尋授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官建，除左宮伯。

于寔的弟弟于翼，字文若，風度儀表很美，有見識器度。十一歲時，娶文帝的女兒平原公主，爲員外散騎常侍，封安平縣公。大統十六年，升爵爲郡公，加授大都督，兼任文帝帳下左右，在宫中守衛。調任武衛將軍。于謹平定江陵，所賞賜得到的軍用物資，分給各個兒子，于翼全不收取，僅挑選賞賜人口中有士人風尚的名門望族子弟，優厚地對待他們。文帝聽説後，賜給奴婢二百多人，于翼堅決推辭不接受。不久授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部官職設立，任左宮伯。

孝閔帝踐阼，出爲渭州刺史。翼兄寔先莅此州，頗有惠政。翼又推誠布信，事存寬簡，夷夏感悦，比之大小馮君焉。時吐谷渾入寇河右，凉、鄯、河三州咸被攻圍，使來告急。秦州都督遣翼赴援，不從，僚屬咸以爲言。翼曰："攻取之術，非夷俗所長。此寇之來，不過鈔掠邊牧耳，安能頓兵城下，久事攻圍！掠而無獲，勢將自走。勞師以往，亦無所及。翼揣之已了，幸勿復言。"數日，問至，果如翼所策。賀蘭祥討吐谷渾，翼率州兵，先鋒深入，以功增邑。尋徵拜右宮伯。

孝閔帝登位，外任渭州刺史。于翼的哥哥于寔原先治理這個州，很有德政。于翼又敞開誠心宣示信義，事情力求寬容簡約，夷人華夏人感激喜悦，把他倆比作大小馮君。當時吐谷渾進犯河右，凉、鄯、河三州都被攻打圍困，使者前來告急。秦州都督派遣于翼趕去救援，于翼不聽從，僚屬都爲此進言。于翼説："攻城戰術，不是夷人所擅長的。這些敵寇到來，不過是抄掠邊境牧民而已，豈能在城墻外駐扎軍隊，長久進攻圍困！劫掠而没有收獲，必將自動逃走。辛勞部隊前去，也無法趕上。我揣測他們已經走了，不要再説了。"幾天後，消息傳到，果然如于翼所料。賀蘭祥討伐吐谷渾，于翼率領州中軍隊，任先鋒深入吐谷渾境内，因功勞增加封邑。不久入朝任右宮伯。

明帝雅愛文史，立麟趾學，在朝有藝業者，不限貴賤，皆聽預焉。乃至蕭撝、王褒等與卑鄙之徒同爲學士。翼言於帝曰："撝，梁之宗子，褒，梁之公卿，今與趨走同儕，恐非

明帝很喜愛文史，建立麟趾學，在朝官員有才藝學問的，不分貴賤，都准許參加進去。竟至於蕭撝、王褒等人和低賤之輩一同成了學士。于翼向皇帝進言説："蕭撝，是梁國的皇族子弟，王褒，是梁國的公卿，現在和低下的人奔走在一

尚賢貴爵之義。”帝納之，詔翼定其班次，於是有等差矣。

起，恐怕不是崇尚賢人尊重爵位的道理。”皇帝采納他的建議，詔令于翼確定等級，於是學士有了差别。

明帝崩，翼與晋公護同受遺詔，立武帝。保定元年，徙軍司馬。三年，改封常山郡公。天和初，遷司會中大夫。三年，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武帝行親迎之禮，命翼總司儀制。狄人雖蹲踞無節，然咸憚翼之禮法，莫敢違犯。遭父憂去職，居喪過禮，爲時輩所稱。尋有詔起令視事。武帝又以翼有人倫之鑒，皇太子及諸王等相傅以下，并委翼選置。其所擢用，皆民譽也，時論僉謂得人。遷大將軍，總中外宿衛兵事。

明帝逝世，于翼和晋公宇文護一同接受遺詔，扶立武帝。保定元年，于翼調任軍司馬。三年，改封常山郡公。天和初年，調任司會中大夫。三年，皇后阿史那氏從突厥過來，武帝行親自迎接的禮儀，命令于翼總管禮儀制度。狄人雖然坐立没有禮節，然而都畏懼于翼的禮法，没有人敢違犯。于翼遇父親去世離職服喪，服喪超過禮制規定，爲當時人所稱贊，不久下詔讓他復出理事。武帝又因于翼有品評選拔人的鑒别力，皇太子和各親王的輔佐師傅以下官員，都委托于翼選拔安置。于翼所擢升的，都是在民衆中有聲望的，當時輿論都認爲朝中人才濟濟。于翼升爲大將軍，總管宫廷内外守衛事務。

晋公護以帝委翼腹心，内懷猜忌，轉爲小司徒，加拜柱國。雖外示崇重，實疏斥之。及誅護，帝召翼，遣往河東取護子中山公訓，仍代鎮蒲州。翼曰：“冢宰無君陵上，自取誅夷。元惡既除，餘孽宜殄。然皆陛下骨肉，猶謂疏不間親。陛下不使諸王，而使臣異姓，非直物有横議，愚臣亦所未安。”帝然之，乃遣越王盛代翼。

晋公宇文護因皇帝任用于翼爲心腹，心中懷有猜忌，改任于翼爲小司徒，加授柱國，雖然表面上尊崇他，實際上疏遠排斥他。等到誅殺宇文護，皇帝召見于翼，派他前往河東拘捕宇文護的兒子中山公宇文訓，隨之接替宇文訓鎮守蒲州。于翼説：“冢宰目無君主欺凌主上，自取滅亡。元凶鏟除後，餘黨應該消滅。然而這些人都是陛下的兄弟，應該是疏遠者離間不了親近者。陛下不指派親王，而指派身爲異姓的臣下，不僅人們横加議論，愚臣也心中不安。”皇帝同意他的意見，便派遣越王宇文盛代替于翼。

先是，與齊、陳二境，各修邊防，雖通聘好，而每歲交兵。然一彼一此，不能有所克獲。武帝既親萬機，將圖東討，詔邊城鎮并益儲峙，加戍卒。二國聞之，亦增修守禦。翼諫曰：“疆埸相侵，互有勝敗，徒損兵儲，非策之上者。不若解邊嚴，减兵防，繼好息人，敬待來者。彼必喜於通和，懈而無備，然後出其不意，一舉而山東可圖。”帝納之。

在此以前，北周和北齊、陳國二方邊境，各自加强邊防，雖然報聘修好，但每年交戰。然而一來一往，不能有所獲取。武帝親自執掌朝政後，將策劃東征，詔令邊境城鎮都增加糧食儲備，增加士卒。二國聽説後，也增修防禦設施。于翼規勸説：“邊境相侵犯，互有勝敗，徒然損傷兵士儲蓄，不是上等的計策。不如解除邊境戒嚴，减少兵士防衛，繼續和好息事寧人，恭敬接待前來的人。他們一定能和好而喜悦，鬆懈而没有戒備，然後我們出乎他們的意料，一次行動而山東可以攻取。”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

建德二年，出爲安州總管。時大

建德二年，外任安州總管。當時大旱，涓水

旱，湞水絶流。舊俗每逢亢旱，禱白兆山祈雨。帝先禁群祀，山廟已除。翼遣主簿祭之，即日澍雨，歲遂有年。百姓感之，聚會歌舞頌之。

四年，武帝將東伐，朝臣未有知者，遣納言盧韞前後三乘驛詣翼問策。翼贊成之。及軍出，詔翼自宛、葉趣襄城，旬日下齊一十九城。所過秋毫無犯，所部都督輒入人村，即斬以徇。由是百姓欣悦，赴者如歸。屬帝有疾，班師，翼亦旋鎮。

轉宜陽總管。以宜陽地非襟帶，請移鎮於陜。詔從之，仍除陜州刺史，總管如舊。其年，大軍復東討，翼自陜入，徑到洛陽。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開門降，河南九州三十鎮，一時俱下。襄城人庶等喜復見翼，并壺漿道左。除河陽總管，仍徙豫州。陳將魯天念久圍光州，聞翼到汝南，望風退散。

大象初，徵拜大司徒。詔翼巡長城，立亭鄣。西自雁門，東至碣石，創新改舊，咸得其要害。仍除幽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爲抄掠，居人失業。翼素有威武，兼明斥候，自是不敢犯塞，百姓安之。

及尉遲迥據相州舉兵，以書招翼。翼執其使，并書送之。時隋文帝執政，賜翼雜繒一千五百段，并珍寶服玩等。進位上柱國，封任國公，增邑通前五千户，别食任城縣一千户，收其租賦。翼又遣子讓通表勸進，并請入朝，許之。

隋開皇初，翼入朝，上降榻握手極歡。數日，拜太尉。或有告翼往在幽州，欲同尉遲迥。按驗，以無實見原。三年，薨於本位。加贈六州諸軍

斷流。舊日習俗每逢大旱，禱告白兆山求雨。皇帝原先禁止各處祭祀，山廟已經拆除。于翼派遣主簿祭祀，當天降下及時雨，當年豐收。百姓感激于翼，聚會唱歌跳舞歌頌他。

四年，武帝將要東征，朝廷官員没有知道的，派遣納言盧韞前後三次乘驛站馬匹前往于翼那裏詢問計策。于翼贊同促成這件事。等到軍隊出征，詔令于翼從宛縣、葉縣趕往襄城，十天之間攻下北齊十九座城鎮。所經過的地方秋毫無犯，所轄都督擅自進入别人的村子，就斬首示衆。因此百姓欣喜，去的人如同歸家一般。恰逢皇帝患病，撤軍，于翼也回到鎮守之處。

改任宜陽總管。因宜陽城不是重要之地，請求遷移鎮所到陜城。詔令聽從他的建議，隨後任陜州刺史，總管照舊。這一年，大軍又東征，于翼從陜城進軍，直達洛陽。北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打開城門投降，黄河以南九州三十鎮，很快都攻下來。襄城民衆欣喜又見到于翼，都以壺盛酒站在道路旁。朝廷任于翼爲河陽總管，隨後遷到豫州。陳國將領魯天念長久圍困光州，聽説于翼到達汝南，聞風退散。

大象初年，召入朝任大司徒。詔令于翼巡視長城，建立邊塞堡壘。西起雁門，東到碣石，創新堡改舊堡，都在要害之地。隨後任幽州總管。在此以前，突厥多次劫掠，居民失去家業。于翼一向有威望武功，加上有偵察兵，從此突厥不敢侵犯邊塞，百姓安居樂業。

等到尉遲迥占據相州起兵，用書信招引于翼。于翼捉住他的使者，連同書信送到朝廷。當時隋文帝執掌朝政，賜給于翼各種絲織品一千五百段，并有珍寶服飾古玩等物品。于翼升任上柱國，封任國公，增加封邑連同從前共五千户，另外獲封任城縣一千户，徵收他們的租税。于翼又派遣兒子于讓上奏勸隋文帝登位，并請求進入朝廷，朝廷准許了他的請求。

隋開皇初年，于翼進入朝廷，皇帝從坐榻上下來和他握手極爲歡樂。幾天後，于翼被任命爲太尉。有人告發于翼往日在幽州，想要附和尉遲迥。加以審查，因没有事實被寬恕。三年，在

事、蒲州刺史，謚曰穆。翼性恭儉，與物無競，常以滿盈自戒，故能以功名終。子璽嗣。

本任上逝世。加贈六州諸軍事、蒲州刺史，謚號穆。于翼性格恭敬節儉，與世無爭，時常以不要自滿警戒自己，所以能够以功名終身。兒子于璽繼嗣。

于璽

璽字伯符，少有器幹。仕周，位職方中大夫，封黎陽縣公。宣帝嗣位，轉右勛曹中大夫。尋領右忠義。隋文帝受禪，加上大將軍，進爵郡公。歷汴、邵二州刺史，所歷并有恩惠。後檢校江陵總管，邵州人張願等數十人詣闕上表，請留璽。上嘉嘆良久，令還邵州，父老相賀。尋歷洛、熊二州刺史，亦粗有惠政。以疾還京師，卒於家，謚曰静。有子志本。

璽弟詮，位上儀同三司、吏部下大夫、常山公。

詮弟讓，儀同三司。

于璽字伯符，少年時有器度才幹。在北周爲官，擔任職方中大夫，封黎陽縣公。宣帝繼位，于璽改任右勛曹中大夫。不久兼右忠義。隋文帝接受禪讓，于璽加授上大將軍，升爵爲郡公。歷任汴、邵二州刺史，所任之處都有德政。後來任檢校江陵總管，邵州人張願等幾十人前往朝廷上奏表，請求留下于璽。皇帝稱贊了很久，命令于璽回邵州，父老相互慶賀。不久歷任洛、熊二州刺史，也略有德政。因病回到京城，在家中去世，謚號爲静。有兒子名叫志本。

于璽的弟弟于詮，任上儀同三司、吏部下大夫、常山公。

于詮的弟弟于讓，任儀同三司。

于義

翼弟義。義字慈恭，少矜嚴，有操尚，篤志好學。大統末，以父功賜爵平昌縣伯。後改封廣都縣公。周閔帝踐阼，遷安武太守。專崇教化，不尚威刑。有郡人張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太守德薄不勝所致。"於是以家財分與二人，喻而遣去。善安等各懷耻愧，移貫他州。於是風化大洽。進封建平郡公。明、武世，歷西兗、瓜、邵三州刺史。數從征伐，進位開府。

宣帝即位，政刑日亂，義上疏諫帝。時鄭譯、劉昉以恩倖當權，謂義不利於己，先惡之於帝。帝覽表色動，謂侍臣曰："于義謗訕朝廷也。"御正大夫顔之儀進曰："古先哲王立謗訕之木，置敢諫之鼓，猶懼不聞過。于義之言，不可罪也。"帝乃解。

及王謙構逆，隋文帝謀將於高

于翼的弟弟于義。于義字慈恭，少年時莊重嚴肅，有節操，志向堅定愛好學習。大統末年，因父親的功勞賜爵平昌縣伯。後來改封廣都縣公。周閔帝登位，調任安武太守。一心推崇教化，不崇尚刑罰。有郡中人張善安、王叔兒爭奪財物而訴訟，于義說："這是太守德行淺薄不勝任所致。"便把家中財物分給二人，教育後讓他們離去。善安等人感到羞愧，遷居到其他州。於是風尚教化大爲普及。于義升爵爲建平郡公。明帝、武帝時，于義歷任西兗、瓜、邵三州刺史。多次隨從征伐，升任開府。

宣帝登位，政治日益混亂，于義上奏疏提出看法。當時鄭譯、劉昉因受皇帝寵幸而當權，以爲于義不利於自己，先在皇帝面前中傷他。皇帝看過奏疏而發怒，對侍臣說："于義是誹謗朝廷。"御正大夫顔之儀進言說："古代聖明的君主設寫諫言的謗木，安置敢於諫諍的大鼓，還擔心聽不到過失。于義的上奏，不可加罪。"皇帝這纔消氣。

等到王謙作亂，隋文帝同高熲商議以誰爲主

熲，熲言義可爲元帥。文帝將任之，劉昉曰：“梁睿任望素重，不可居義下。”乃以睿爲元帥，義爲行軍總管，將左軍，破謙將達奚惎於開遠。尋拜潼州總管，賜奴婢五百口，雜綵三千段，超拜上柱國。歲餘，以疾免歸，卒於京師。贈豫州刺史，謚曰剛。子宣道、宣敏，并知名。

將，高熲說于義可做元帥。文帝將要任用他，劉昉說：“梁睿地位聲望一向顯要，不可位居于義之下。”於是任命梁睿爲元帥，于義爲行軍總管，率領左翼軍隊，在開遠打敗王謙的將領達奚惎。不久任命于義爲潼州總管，賜給奴婢五百人，各種絲織品三千段，擢升上柱國。一年多後，因病免職歸家，在京城去世。追贈豫州刺史，謚號爲剛。兒子宣道、宣敏，都有名望。

于宣道

宣道字元明，性謹密，不交非類。仕周，以父功，賜爵城安縣男，位小承御上士。隋文帝爲丞相，引爲外兵曹。及踐阼，遷内史舍人，進爵爲子。父憂，水漿不入口者累日。歲餘，起令視事。免喪，拜車騎將軍，兼右衛長史，舍人如故。後遷太子左衛副率，進位上儀同。卒。

子志寧，早知名。出繼叔父宣敏。

宣道字元明，性格謹慎嚴密，不交往不同類的人。在北周爲官，因父親的功勞，賜爵爲城安縣男，任小承御上士。隋文帝任丞相，召他爲外兵曹。等到登位，宣道調任内史舍人，升爵位爲子。父親去世，幾天不吃不喝。一年多後，復出理事。喪期結束，被任命爲車騎將軍，兼右衛長史，舍人照舊。後來調任太子左衛副率，升爲上儀同。去世。

兒子志寧，很早就聞名。出繼叔父宣敏。

于宣敏

宣敏字仲達，少沈密，有才思。年十一，詣周趙王招，命之賦詩。宣敏爲詩，甚有幽貞之志。招大奇之，坐客莫不嗟賞。起家右侍上士，遷千牛備身。

隋文帝踐阼，拜奉車都尉，奉使撫慰巴、蜀。及還，上疏曰：

> 臣聞開磐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而罷諸侯，魏后昵諂邪而疏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他族，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阜，西通邛、僰，南屬荆、巫。周德之衰，兹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此地便爲禍先。是以明者防於無形，安者制其未亂，方可慶隆萬世，年逾七百。

宣敏字仲達，少年時深沉縝密，有才氣思致。十一歲時，前往周趙王宇文招那裏，宇文招命他賦詩。宣敏寫的詩，很有高潔堅貞的志向。宇文招對他大感驚奇，座中客人無不嗟嘆贊賞。初任右侍上士。升爲千牛備身。

隋文帝登位，宣敏被授任爲奉車都尉，奉命安撫慰問巴、蜀地區。等到返回，上奏疏說：

> 臣下聽說設置磐石般的宗室，漢室於是永久；建立牢固的藩鎮，周朝國運所以長久。從前秦皇設置州牧郡守而罷除諸侯，魏后親近諂媚小人而疏遠親屬，於是使宗廟社稷轉移給其他家族，皇位傳授給異姓。這種事情洞若觀火。山川設置險阻，不是親屬不鎮守。而且蜀地肥沃富饒，百姓衆多，向西到達邛都、僰道，南面連接荆山、巫山。周朝國運衰微，這片土地便成爲首先交戰的地區；漢朝政局失控，這片土地便成爲禍難的起點。所以聰明的人在禍難没形成時防範，治理的人在没有戰亂時加以控制，纔可以吉

伏惟陛下日角龍顔，膺樂推之運；參天貳地，居揖讓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須樹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軌。抑近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枝。但三蜀、二齊，古稱天險，分王戚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得所，則巨猾息其非望，奸臣杜其邪謀。盛業洪基，同天地之長久；英聲茂實，齊日月之照臨。臣雖學謝多聞，然情深體國，輒申管見，戰灼惟深。

帝省表嘉之，謂高熲曰："于氏世有人焉。"竟納其言，遣蜀王秀鎮於蜀。

宣敏常以盛滿之誡，昔賢所重，每懷静退，著《述志賦》以見志焉。未幾，卒官，年二十九。

義弟禮，上大將軍、趙州刺史、安平郡公。

禮弟智，初爲開府，以受宣帝密旨，告齊王憲反，遂封齊國公。尋拜柱國，位大司空。

智弟紹，上開府、綏州刺史、華陽郡公。

紹弟弼，上儀同、平恩縣公。

弼弟蘭，上儀同、襄陽縣開國公。

蘭弟曠，上儀同。贈恒州刺史。

論曰：魏氏平定中原，于栗磾有武功於三世，兼以虚己下物，罰不濫加，斯亦諸將所稀矣。洛拔任參内外，以功名自終。烈氣概沈遠，受任艱危之際，有柱石之質，殆禦侮之臣

慶興盛萬代，年代超過七百。

陛下有帝王貴相，身受衆人推舉之運；德可與天地相比，居於他人作揖推讓的地位。百姓忠心，百神受職。按道理必須建立藩國屏障，封授子孫，繼承周朝、漢朝的宏大藍圖，改變秦朝、魏朝的翻車軌迹。抑制受寵幸者的權勢，培植公族的本枝。不過三蜀、二齊地區，自古稱爲天然險阻，分别讓親屬在那裏爲諸侯王，現在正是時候。如果建立藩國合適，封授王侯得宜，則惡人停止非分之想，奸臣斷絶邪惡圖謀。興盛的事業宏大的根基，同天地共長久；英明的聲望偉大的業績，與日月齊照耀。臣下雖然不够見多識廣，然而情感深厚體念國家，便申述管見，深爲恐懼焦急。

皇帝閲覽奏疏嘉許宣敏，對高熲説："于氏世代有人才。"最後采納宣敏的意見，派遣蜀王楊秀去蜀地鎮守。

宣敏常以自滿告誡自己，爲賢人所推重，常懷有恬静謙退的心意，撰作《述志賦》來表達志向。不久，在任上去世，終年二十九歲。

于義的弟弟于禮，任上大將軍、趙州刺史、安平郡公。

于禮的弟弟于智，起初任開府，因接受宣帝的密旨，告發齊王宇文憲謀反，獲封齊國公。不久被授爲柱國，任大司空。

于智的弟弟于紹，任上開府、綏州刺史、華陽郡公。

于紹的弟弟于弼，任上儀同、平恩縣公。

于弼的弟弟于蘭，任上儀同、襄陽縣開國公。

于蘭的弟弟于曠，任上儀同。追贈恒州刺史。

論曰：魏氏平定中原，于栗磾在三朝立下戰功，加上虚心待人，罰不濫加，這也是衆將中所稀有。洛拔職任朝廷内外，功名終身。于烈氣概深沉遠大，受命於危難之際，有柱石般的堅定，也是抵禦外敵的忠臣吧！于忠因耿直樸實受

乎！忠以梗朴見親，乘非其據，遂擅威權，生殺自己。苟非女主之世，何以全其門族？不至誅滅，抑其幸也。謹負佐時之略，逢興運之期，爲大厦之棟梁，擬巨川之舟楫。卒以耆年碩德，譽高望重，禮備上庠，功歌司樂。而常以滿盈爲誡，覆折是憂，不有君子，何以能國？翼既功臣之子，地則姻親，荷累葉之恩，兼文武之寄，理同休戚，與存與亡。加以總戎馬之權，受捍城之托，智能足以衛難，勢力足以勤王。曾無釋位之心，但務隨時之義。弘名節以高貴，豈所望於斯人！仲文博涉書記，以英略自許，尉迥之亂，遂立功名。自兹厥後，屢當推轂。遼東之役，實喪師徒。斯乃大樹將顛，蓋非一繩之罪也。義運屬時來，宣其力用，崇基弗墜，析薪克荷，盛矣！

親近，利用不可靠的行爲，專擅威權，生殺隨自己心意。如果不是女主之世，如何保全家族？不至於被誅殺滅族，是他的幸運。于謹具有輔佐時政的謀略，遇上國運興起的機會，是國家的棟梁，被比作大河中的船槳。最終以老年大德，德高望重，禮備太學，司樂頌功。而時常以盈滿爲警戒，憂慮前功盡棄，不是君子，怎能治國？于翼既是功臣的兒子，地位則是皇室姻親，獲得幾代的恩典，兼受文武的希望，理應休戚相關，存亡與共。加之總領兵馬的權力，接受捍衛城池的托付，智能足以保衛國家，勢力足以爲王事盡力。竟没有放棄職位的心思，衹是順風揚帆。光大名節以高貴，豈能期望這種人！仲文博覽經書文籍，以英武謀略稱許自己，尉遲迥之亂時，建立功名。從此以後，屢次身受重任。遼東之戰，喪失兵卒。這也是大樹將倒，大概不是一根繩子的罪過。于義遇上應時而來的機會，施展能力才幹，高大的根基不墜落，繼承父業，好啊！

北史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二

崔逞（子）頤（孫）彧（玄孫）冏 休（五世孫）悛（六世孫）贍 儦（逞兄）遹
王憲（曾孫）昕 晞 晧
封懿（族曾孫）回（回子）隆之（回弟子）肅（回族弟）述

崔逞

崔逞字叔祖，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五世孫也。曾祖諒，晋中書令。祖遇，仕石氏，爲特進。父瑜，黄門郎。

崔逞字叔祖，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崔琰的五世孫。曾祖父崔諒，晋時任中書令。祖父崔遇，在後趙石氏政權做官，爲特進。父親崔瑜，任黄門郎。

逞少好學，有文才。仕慕容暐，補著作郎，撰《燕記》。遷黄門侍郎。暐滅，苻堅以爲齊郡太守。堅敗，仕晋，歷清河、平原二郡太守。爲翟遼所虜，以爲中書令。慕容垂滅翟釗，以爲秘書監。慕容寶東走和龍，爲留臺吏部尚書。

崔逞少年時喜好學習，有文才。在前燕慕容暐手下做官，補爲著作郎，撰寫《燕記》。升任黄門侍郎。慕容暐滅亡，苻堅任命他爲齊郡太守。苻堅失敗，在東晋做官，歷任清河、平原二郡太守。被翟遼俘虜，任爲中書令。後燕慕容垂滅掉翟釗，任他爲秘書監。慕容寶東走和龍，他擔任留臺吏部尚書。

及慕容驎立，逞携妻子歸魏。張衮先稱美之，由是道武禮遇甚厚。拜尚書，録三十六曹，别給吏屬，居門下省。尋除御史中丞。

慕容驎繼位，崔逞携帶妻子兒女投奔北魏。張衮對他贊美有加，因此道武帝給他很豐厚的待遇。拜爲尚書，録三十六曹，别給吏屬，屬於門下省。不久任御史中丞。

道武攻中山，未剋，六軍乏糧，問計於逞。逞曰："飛鴞食葚而改音，《詩》稱其事，可取以助糧。"帝雖銜其侮慢，然兵既須食，乃聽人以葚當租。逞又言："可使軍人及時自取，過時則落盡。"帝怒曰："内賊未平，兵人安可解甲收葚乎！"以中山未拔，故不加罪。及姚興侵晋，襄陽戍將郗恢馳使乞師於常山王遵，書云"賢兄武步中原"，道武以爲悖君臣之體，

道武帝攻打中山，没有攻下，六軍缺乏糧食，問計於崔逞。崔逞説："飛鴞吃桑葚而改音，《詩經》稱頌其事，可以取以助糧。"皇帝雖然對他態度傲慢不滿，但是士兵需要糧食，於是讓人把桑葚當租。崔逞又説："可以使士兵及時自取，時間一過桑葚就落盡了。"皇帝發怒説："内賊没有平定，士兵怎麽可以解下盔甲拾取桑葚呢！"由於中山没有攻下，所以没有對他治罪。到後秦姚興侵犯東晋，襄陽守將郗恢派遣使者急馳常山王托跋遵請求派兵援助，書信説"賢兄武步中

勑逞與張衮爲遵書答使，亦貶其主號以報之。逞、衮爲書，乃云"貴主"。帝怒其失旨，黜衮，遂賜逞死。

原"，道武帝認爲這違背了君臣之禮，下令崔逞與張衮代托跋遵寫信作答，也貶他的主號以報復他。崔逞、張衮寫書信，説是"貴主"。皇帝對他們不遵照旨意大爲憤怒，貶黜張衮。賜崔逞死。

後晋荆州刺史司馬休之等數十人爲桓玄所逐，皆將來奔。至陳留，聞逞被殺，分爲二輩，一奔長安，一奔廣固。帝聞深悔，自是士人有過，多見優容。

後來東晋荆州刺史司馬休之等數十人被桓玄驅逐，都要來投奔北魏。到陳留，聽説崔逞被殺，分成二批，一批奔長安，一批奔廣固。皇帝聞知後深爲後悔，從此以後士人有過失，大多寬容相待。

逞子毅、諲、禕、嚴、頤。初，逞之内徙，終慮不免，乃使其妻張氏與四子歸慕容德於廣固，獨與小子頤在代京。及逞死，亦以此爲譴。

崔逞有子崔毅、崔諲、崔禕、崔嚴、崔頤。起初，崔逞内遷，思慮最終免不了災禍，便讓他的妻子張氏帶着四個兒子到廣固投靠慕容德，自己與最小的兒子崔頤在代京。到崔逞死，也以此爲一條罪過。

崔頤

頤字太冲，散騎常侍，賜爵清河侯。太武聞宋以其兄諲爲冀州刺史，乃曰："義隆用其兄，我豈無冀州地邪?"乃以頤爲冀州刺史。入爲大鴻臚，持節策拜楊難當爲南秦王。奉使數返，光揚朝命，太武善之。後與方士韋文秀詣王屋山造金丹，不就。真君初，卒。

崔頤字太冲，任散騎常侍，賜爵清河侯。太武帝聽説南朝宋任命崔頤的哥哥崔諲爲冀州刺史，於是説："劉義隆用他的哥哥，我難道没有冀州的地盤嗎?"就任命崔頤爲冀州刺史。又入朝任大鴻臚，持節策拜楊難當爲南秦王。作爲使者多次往返，弘揚朝廷命令，太武帝很稱贊他。後來與方士韋文秀一起到王屋山造金丹，没有成功。太平真君初年，去世。

始崔浩與頤及滎陽太守模等，年皆相次。浩爲長，次模，次頤。三人别祖，而模、頤爲親。浩恃其家世魏、晋公卿，常侮模、頤。浩不信佛道，模深所歸向，雖糞壤中，禮拜形像。浩大笑曰："持此頭顱，不净處跪是胡神也!"模嘗謂人曰："桃簡可欺我，何容輕我周兒也!"浩小名桃簡，頤小名周兒。太武頗聞之，故浩誅時，二家獲免。

起先崔浩與崔頤以及滎陽太守崔模等，年齡都差不多。崔浩最長，其次是崔模，再次是崔頤。三人不同祖，但崔模、崔頤爲親。崔浩依恃其家世代爲魏、晋公卿，常欺侮崔模、崔頤。崔浩不相信佛教，崔模深信佛教，即使在糞壤中，也禮拜形像。崔浩大笑説："持着這個頭顱，不净處跪是胡神也!"崔模曾對别人説："桃簡可以欺侮我，怎麽能看輕我周兒呢!"崔浩小名桃簡，崔頤小名周兒。太武帝聽説這件事，因此崔浩被殺時，崔模、崔頤二家没有受到牽連。

頤五子。少子叡以交通境外，伏誅。自逞之死，至叡之誅，三世，積五十餘年，在北一門盡矣。

崔頤有五個兒子。最小的兒子崔叡因爲勾結境外戎敵，被殺。自從崔逞之死，到崔叡被殺，三代，積五十餘年，在北方這一家族已經絶代了。

崔彧

彧字文若，頤兄禕之孫也。父勳

崔彧字文若，是崔頤哥哥崔禕的孫子。父親

之，字寧國，位大司馬、外兵郎，贈通直郎。彧與兄相如俱自宋入魏。相如以才學知名，早卒。

彧少逢隱沙門，教以《素問》、《甲乙》，遂善醫術。中山王英子略曾病，王顯等不能療。彧針之，抽針即愈。後位冀州别駕。性仁恕，見疹者，喜與療之。廣教門生，令多救療。其弟子清河趙約、勃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

彧子景哲，豪率，亦以醫術知名。仕魏，太中大夫、司徒長史。

崔勳之，字寧國，官至大司馬、外兵郎，贈通直郎。崔彧與哥哥崔相如都從南朝宋來到魏。崔相如以才學有名於當時，很早去世。

崔彧少年時遇到不露身份的和尚，教給他《素問》、《甲乙》，於是就擅長醫術。中山王托跋英的兒子托跋略曾有病，王顯等人不能治療。崔彧用針治療，拔出針就痊愈了。後來任冀州别駕。本性仁恕，見到病人，熱心治療。廣教門生，要他們多給人治病。他的弟子清河人趙約、勃海人郝文法等，也都有名氣。

崔彧的兒子崔景哲，豪放率直，也以醫術有名於當時。在北魏做官，任太中大夫、司徒長史。

崔冏

景哲子冏，字法峻，幼好學，泛覽經傳，多伎藝，尤工相術。仕魏爲司空參軍。齊天保初，爲尚藥典御。歷高陽太守、太子家令。武平中，爲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從幸晉陽，嘗謂中書侍郎李德林曰："比日看高相王以下文武官人相表，俱盡其事，口不忍言。唯弟一人更應富貴，當在他國，不在本朝，吾不及見也。"其精如此。冏性廉謹，恭儉自修，所得俸秩，必分親故。終鴻臚卿。臨終，誡其二子曰："夫恭儉福之輿，傲侈禍之機。乘福輿者浸以康休，蹈禍機者忽而傾覆，汝其誡歟！吾没後，斂以時服，祭無牢餼，棺足周尸，瘞不泄露而已。"及卒，長子修遵父命。

崔景哲的兒子崔冏，字法峻，從小喜好學習，博覽經傳，會很多技藝，特别擅長相術。在北魏任司空參軍。北齊天保初年，任尚藥典御。又歷官高陽太守、太子家令。武平年間，任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跟隨皇帝到晉陽，曾對中書侍郎李德林説："近日看高相王以下文武官吏相表，都盡其事，口不忍言。祇有弟一人更應富貴，但當在他國，不在本朝，我來不及見到了。"他的精明如此。崔冏本性廉潔謹慎，恭順儉約注意修身，所得俸禄，都分給親人朋友。官至鴻臚卿。將要去世時，告誡兩個兒子説："恭順勤儉是福的來源，傲慢奢侈是禍的先兆。駕着福的車子就有健康快樂，踏着禍的兆頭就會傾倒覆滅，你們一定要警戒啊！我去世以後，用時服收殮，祭祀不要用牛羊猪等，棺材祇要把尸體裝下，埋在地下不露出來就可以了。"到去世後，長子崔修遵照父命辦理喪事。

景哲弟景鳳，字鸞叔，位尚藥典御。

崔景哲的弟弟崔景鳳，字鸞叔，任尚藥典御。

崔休

休字惠盛。曾祖諲，仕宋位青、冀二州刺史。祖靈和，宋員外散騎侍郎。父宗伯，始還魏，追贈清河太守。

休少孤貧，矯然自立。舉秀才，

崔休字惠盛。曾祖父是崔諲，在南朝宋任青、冀二州刺史。祖父崔靈和，在宋任員外散騎侍郎。父親崔宗伯，回到北魏，追贈爲清河太守。

崔休少年時孤苦貧寒，堅强自立。舉爲秀

入京師，與宋弁、邢巒雅相知友。尚書王嶷欽其人望，爲長子娉休姊，贍以財貨，由是少振。孝文納休妹爲嬪。頻遷兼給事黄門侍郎。休勤學，公事軍旅之隙，手不釋卷。禮遇亞于宋弁、郭祚。孝文南伐，以北海王詳爲尚書僕射，統留臺事，以休爲尚書左丞。詔以北海年少，百揆務殷，便以委休。轉長史，兼給事黄門侍郎，參定禮儀。帝嘗閲故府，得舊冠，題曰"南部尚書崔逞制"，顧謂休曰："此卿家舊事也。"後從駕南行。及還，幸彭城，泛舟泗水，詔在侍筵，觀者榮之。

宣武初，休以祖父未葬，弟夤又亡，固求出爲勃海太守。性嚴明，雅長政體。下車先戮豪猾數人，奸盗莫不禽翦。清身率下，部内安之。時大儒張吾貴名盛山東，弟子恒千餘人，所在多不見容。休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儒者稱爲口實。入爲吏部郎中，遷散騎常侍，權兼選任，多所拔擢。廣平王懷數引談宴。以與諸王交游，免官。後爲司徒右長史，公平清潔，甚得時譽。歷幽、青二州刺史，皆以清白稱，二州懷其德澤。入爲度支、七兵、殿中三尚書。休久在臺閣，明習典故，每朝廷疑議，咸取正焉。諸公咸謂崔尚書下意處不可異也。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文貞。

休少而謙退，事母孝謹。及爲尚書，子仲文娶丞相高陽王雍女，女適領軍元叉庶長子舒，挾恃二家，志氣微改，陵藉同列。尚書令李崇、左僕射蕭寶夤、右僕射元欽皆以此憚下之。始休母房氏欲以休女妻其外孫邢氏，休乃違母情，以妻叉子，議者非

才，到了京城，與宋弁、邢巒相知友善。尚書王嶷欽佩他的人望，爲長子娶崔休的姐姐爲妻，供給他們財物，家境有所改善。孝文帝納崔休的妹妹爲嬪妃。多次升調兼任給事黄門侍郎。崔休喜歡學習，公事軍旅的空隙，手不釋卷。受到的禮遇僅次於宋弁、郭祚。孝文帝討伐南方，任命北海王元詳爲尚書僕射，統領留臺事務，任命崔休爲尚書左丞。又下詔因北海王年少，宰相的職務繁重，都委托給崔休。調任長史，兼給事黄門侍郎，參與制定禮儀。皇帝曾巡視故府，得到舊冠，題作"南部尚書崔逞制"，回頭對崔休説："這是你家的舊事。"後跟隨皇帝南行。返回時，到彭城，在泗水上泛舟，皇帝下詔崔休陪同宴飲，看的人很羡慕。

宣武帝初年，崔休認爲祖父還未安葬，弟弟崔夤又去世了，一再請求調出京城擔任勃海太守。他生性嚴明，長於治理百姓。到任先殺了豪猾之徒數人，奸盗没有不被擒獲殺掉的。清廉公正作下屬表率，管轄區内安定和睦。當時大儒張吾貴在山東很有名，弟子有千餘人，所在之地大多排擠他們。崔休招請他們以禮相待，讓他們學完課業再回去，儒生們稱頌他。後又入朝任吏部郎中，調任散騎常侍，暫時兼管選拔事務，提升了很多有才幹的人。廣平王元懷多次招他聚談宴飲。因爲與諸王交游，被免去官職。後任司徒右長史，爲官公正清廉，得到時人好評。又歷任幽、青二州刺史，都以清白著稱，二州百姓感激懷念他的德澤恩惠。又入朝任度支、七兵、殿中三尚書。崔休長期在臺閣爲官，熟悉朝廷各種規章制度，朝廷每有疑議，都向他詢問。官吏都説崔尚書的意見不可變更。去世，贈尚書右僕射，謚號叫文貞。

崔休年少時就很謙讓，小心孝養母親。到擔任尚書之職，兒子崔仲文娶丞相高陽王元雍的女兒爲妻，女兒嫁給領軍元叉庶出的長子元舒，倚仗着這二家，志氣有了改變，欺侮同僚。尚書令李崇、左僕射蕭寶夤、右僕射元欽都因此畏懼他。起先崔休母親房氏想要崔休的女兒給她的外孫邢氏做妻子，崔休違背母親意願，把女兒嫁給

之。子㥄。

崔㥄

㥄字長儒，狀貌偉麗，善於容止。少知名。爲魏宣武挽郎。釋褐太學博士，累遷散騎侍郎。坐事免歸鄉里。冀部豪傑之起，争召㥄兄弟，㥄中立無所就。高敖曹以三百騎劫取之，以爲師友。

齊神武至信都，以爲開府諮議參軍，歷給事黄門侍郎、衛將軍。神武入洛，議定廢立。太僕綦儁盛言節閔帝賢明，可主社稷。㥄作色而前曰："若其賢明，自可待我高王。既爲逆胡所立，何得猶作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由是節閔及中興主皆廢。更立平陽王，是爲孝武。以建義功，封武城縣公。

㥄恃預義旗，頗自矜縱。尋以貪污爲御史糾劾，逃還鄉里。時清河多盗，齊文襄以石愷爲太守，令得專殺。愷經㥄宅，謂少年曰："諸郎輩莫作賊，太守打殺人！"㥄顧曰："何不答府君：下官家作賊，止捉一天子牽臂下殿，捉一天子推上殿；不作偷驢摸犢賊。"及遇赦出，復爲黄門。

天平中，授徐州刺史，給廣宗部曲三百，清河部曲千。㥄性暴慢。寵妾馮氏，長且姣，家人號曰成母，朝士邢子才等多奸之。至是假其威勢，恣情取受，風政不立。

初，㥄爲常侍，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㥄曰："收輕薄徒耳。"更引祖鴻勳爲之。又欲陷收不孝之罪，乃以盧元明代收爲中書郎。由是收銜之。及收聘梁，過徐州，㥄備刺史鹵簿迎之，使人相聞收曰："勿怪儀衛多，稽古力也。"收語蹇，急報曰："崔徐州建義之勛，何稽古

元叉的兒子，議論的人都非難他。有兒子崔㥄。

崔㥄字長儒，相貌壯美，注重儀容舉止。年少時就有名。爲北魏宣武帝挽郎。開始擔任太學博士，又調任散騎侍郎。因受牽連免官返回家鄉。冀州豪傑起事，争着召喚崔㥄兄弟，崔㥄保持中立不參加。高敖曹派三百騎兵將他劫取，和他成爲師友。

後爲齊神武帝的高歡到信都，任他爲開府諮議參軍，歷任給事黄門侍郎、衛將軍。高歡進入洛陽，議定廢立。太僕綦儁極言節閔帝賢明，可以主持國家大事立爲國君。崔㥄臉上變色上前説："如果他賢明，自可待我高王。既然是叛逆的胡人所立，怎麽能當天子呢？如果聽從綦儁的話，王師怎麽能稱爲義舉呢？"因此節閔帝和安定王都被廢黜。改立平陽王，這就是孝武帝。因爲擁立孝武帝有功，被封爲武城縣公。

崔㥄依仗參與擁立孝武帝的功勞，很是驕矜放縱。不久因爲貪污被御史彈劾，逃回鄉里。當時清河地方多盗賊，後爲齊文襄帝的高澄任命石愷爲太守，令他可以專殺。石愷經過崔㥄住宅，對少年説："你們這些人不要作賊，太守可以打殺人！"崔㥄看着説："爲什麽不回答太守：我們家作賊，僅捉一個天子牽着手臂下殿，捉一個天子推上殿；不會作偷驢摸牛的小賊。"到遇上大赦，又回京城任黄門。

東魏天平年間，任徐州刺史，給廣宗部曲三百，清河部曲一千。崔㥄本性暴戾傲慢。寵妾馮氏，年長而且姣美，家人稱爲成母，朝士邢子才等人多與她通奸。這時藉其威勢，任情放蕩淫亂，教化難立。

起初，崔㥄任常侍，求人修撰起居注，有人説："魏收可以。"崔㥄説："魏收是輕薄之徒。"就改請祖鴻勳修撰。又想誣陷魏收不孝之罪，就以盧元明取代魏收爲中書郎。因此魏收忌恨他。到魏收受聘出使梁朝，經過徐州，崔㥄準備了刺史的儀仗迎接他，使人相傳告知魏收説："不要怪儀衛多，靠考古之力。"魏收説話口吃，急報説："崔徐州有擁立皇帝的功勞，何來要靠考

之有？”㥄自以門伐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此挫之。罷徐州，除秘書監，以母憂去官。服終，兼太常卿，轉七兵尚書、清河邑中正。

㥄有文學，偉風貌，寡言辭，端嶷如神，以簡貴自處。齊神武言：“崔㥄應作令僕，恨其精神太遒。”趙郡李渾將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歡，㥄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伯猷嘆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謦咳爲洪鍾響，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

㥄以籍地自矜，常與蕭祇、明少遐等高宴終日，獨無言。少遐晚謂㥄曰：“驚風飄白日，忽然落西山。”㥄亦無言，直曰“爾”。每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唯我與爾，博崔、趙李何事者哉！”崔暹聞而銜之。神武葬後，㥄又竊言：“黃頷小兒堪當重任不？”暹外兄李慎以告暹。暹啓文襄，絶㥄朝謁。㥄要拜道左，文襄發怒曰：“黃頷兒何足拜也！”於是鎖㥄赴晋陽，訊之，不服。暹引邢子才爲證，子才執無此言。㥄在禁謂邢曰：“卿知我意屬太丘不？”邢出，告㥄子贍曰：“尊公意，正應欲結姻陳元康。”贍有新生女，乃許妻元康子。元康爲言於文襄曰：“崔㥄名望素重，不可以私語殺之。”文襄曰：“若免其性命，當徙之遐裔。”元康曰：“㥄若在邊，或將外叛。以英賢資寇敵，非所宜也。”文襄曰：“既有季珪之罪，還令輸作可乎？”元康曰：“元康常讀《崔琰傳》，追恨魏武不弘。㥄若在作所而殞，後世豈道公不殺也？”文襄曰：“然則奈何？”元康曰：“㥄合死，朝野皆知。公誠能以寬濟猛，特輕其罰，則仁德彌著，天下歸心。”段孝

古？”崔㥄自認爲門第素來很高，特不平此言。魏收乘着以前的怨恨，所以用這來挫敗他。崔㥄後被免去徐州刺史之職，任秘書監，因母親去世而離任。服喪完畢，兼任太常卿，調任七兵尚書、清河邑中正。

崔㥄有文學才能，容貌奇偉，少言辭，嚴正端莊如神一般，以簡傲高貴自處。高歡説：“崔㥄應該作尚書令與僕射，遺憾他的精神太强勁。”趙郡李渾將要出使梁朝，名人聚集，寫詩飲酒正歡樂時，崔㥄後到，一坐下没有人再説話。鄭伯猷感嘆説：“身高八尺，面如刻畫，説起話來如洪鐘般響亮，胸中存有千卷書，使人怎麽能不畏服呢！”

崔㥄以官宦門第而自負，常常與蕭祇、明少遐等人終日宴飲，沉默無言。明少遐晚上對崔㥄説：“驚風飄白日，忽然落西山。”崔㥄仍是無言，直説“是”。每次對盧元明説：“天下的豪門望族僅有我與你，博陵崔氏、趙郡李氏怎麽能相比呢！”崔暹聽説後怨恨他。齊神武帝高歡下葬後，崔㥄又私下説：“黃頷小兒能當重任否？”崔暹表兄李慎告訴崔暹。崔暹稟告齊文襄帝高澄，不准崔㥄朝謁。崔㥄要拜道左，齊文襄帝發怒説：“黃頷兒有什麽可拜的！”於是鎖住崔㥄趕赴晋陽，訊問他，不服。崔暹引出邢子才作證，邢子才堅執没有此言。崔㥄在禁中對邢子才説：“你知道我意屬太丘否？”邢子才出來，告訴崔㥄的兒子崔贍説：“尊公的意願，正想和陳元康結成親家。”崔贍剛生下的女兒，就許配給陳元康的兒子爲妻。陳元康對高澄説：“崔㥄名望向來很重，不能够因爲私語殺了他。”高澄説：“如果要赦免他的性命，應當把他流放到遠方。”陳元康説：“崔㥄如果在邊地，或許要外叛。把有才幹的人趕去幫助寇敵，是不合適的。”高澄説：“他有崔琰的罪，罰他作勞役可以嗎？”陳元康説：“我常常讀《崔琰傳》，追恨魏武帝不寬弘。崔㥄如果在勞役之地死亡，後世難道會説您没有殺他嗎？”高澄説：“那怎麽辦呢？”陳元康説：“崔㥄應該處死，朝野都知道。您如果能够用寬大來處理這事，減輕他的責罰，那麽仁德就越加

先亦言㥄勳舊，乃捨之。㥄進謁奉謝，文襄猶怒曰："我雖無堪，忝當大任，被卿以爲黄頷小兒。金石可銷，此言難滅！"

顯明，天下都歸心了。"段孝先也説崔㥄是有功勳的舊臣，於是赦免了他。崔㥄進謁致謝，高澄仍發怒説："我雖然没有什麽本領，有愧於擔當這個大任，被你説是黄頷小兒。金石可以銷毁，這話永遠不會忘記！"

齊天保初，除侍中，監起居。以禪代之際，參掌儀禮，别封新豐縣男，回授第九弟子約。

北齊天保初年，任侍中，監修起居注。因爲剛改朝换代，參與執掌儀禮，别封爲新豐縣男，回授給第九弟崔子約。

㥄一門婚嫁，皆衣冠美族，吉凶儀範，爲當時所稱。婁太后爲博陵王納㥄妹爲妃，敕其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文宣帝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㥄跪對："孝順乃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

崔㥄一門婚嫁，都是衣冠美族，吉凶之事的禮儀，爲當時所稱道。婁太后給博陵王娶崔㥄的妹妹爲妃，敕令使者説："好好遵循禮法，不要讓崔家笑話我們。"結婚那天，文宣帝高洋舉酒祝賀説："新婦宜男，孝順富貴。"崔㥄跪着回答説："孝順是臣家應該做到的，富貴的恩德來自陛下。"

五年，爲東兖州刺史，復携馮氏之部。爲馮氏厭蠱，頗失精爽，尋遇偏風。馮氏受納狼籍，爲御史劾，與㥄俱召，詔付廷尉，諸囚多奸焉，獄中致競。尋别詔斬馮氏於都市，支解爲九段。㥄以疾卒獄中。

五年，任東兖州刺史，又携帶馮氏部屬。被馮氏用巫術致以災禍，失掉精神，不久又得了中風病。馮氏受賄名聲不好，爲御史彈劾，與崔㥄一起被召見，下詔交付廷尉，各個囚犯多爲奸邪，在獄中争競强辯。不久另下詔在都市斬了馮氏，把尸體支解爲九段。崔㥄因病在獄中去世。

㥄歷覽群書，兼有辭藻，自中興迄於孝武，詔誥表檄多㥄所爲。然性侈，耽財色，於諸弟不能盡雍穆之美，世論以此譏之。素與魏收不協，收後專典國史，㥄恐被惡言，乃悦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縮鼻笑之，憾不釋。㥄子瞻。

崔㥄博覽群書，又有文采，自中興年間一直到孝武帝時，詔書誥命表章檄文大多是崔㥄所作。但是他本性奢侈，沉湎於財色，與各個弟弟不能和睦融洽，當時輿論以這個來譏諷他。一向與魏收不和，魏收後來專門掌修國史，崔㥄擔心被他惡言，就笑着説："過去有班固，今天則有您魏子。"魏收不屑一顧笑了笑，原先的怨恨仍不消除。崔㥄有兒子崔瞻。

崔瞻

瞻字彦通。潔白，善容止，神彩嶷然，言不妄發，才學風流爲後來之秀。初，潁川荀濟自江南入洛，瞻學於濟，故得經史有師法。侍中李神儁雅有風譽，晚年無子，見瞻，嘆謂邢卲曰："昨見崔㥄兒，便爲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見此使人傷懷！"

崔瞻字彦通。皮膚潔白，注重容貌舉止，神采端莊，不隨意説話，才學風流爲後來之秀。起初，潁川人荀濟從江南到達洛陽，崔瞻拜荀濟爲師學習，所以經史都有師法。侍中李神儁儒雅有聲譽，晚年無子，見到崔瞻，感嘆着對邢卲説："昨天看見崔㥄的兒子，可説是後生第一。我年長無子，見到這使人傷心感懷！"

年十五，刺史高昂召署主簿，清河公高岳辟爲開府西閤祭酒。博陵

十五歲時，刺史高昂召他任主簿，清河公高岳任他爲開府西閤祭酒。博陵人崔暹爲中尉，

崔暹爲中尉，啓除侍御史。以父與暹隙，俄而去官。神武召與北海王晞俱爲諸子賓友，仍爲相府中兵參軍，轉主簿。文襄崩，秘未發喪，文宣命瞻兼相府司馬，使鄴。

魏孝静帝以人日登雲龍門。與其父㥄俱侍宴爲詩。詔問邢卲等曰："令瞻此詩何如其父?"咸曰："㥄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并詩人之冠冕。"宴罷，咸共嗟賞之，云："今日之宴，并爲崔瞻父子。"楊愔欲引瞻爲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省，愔問其文藻優劣，思道曰："崔瞻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没。"愔云："此言有理。"其日奏用之。愔又曰："昔裴瓚晋世爲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皆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亦當無愧裴子乎?"

皇建元年，除給事黄門侍郎。與趙郡李概爲莫逆之友。概將東還，瞻遺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呵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瞻患氣，兼性遲重，雖居二省，竟不堪敷奏。

孝昭踐阼，皇太子就傅受業，除太子中庶子，徵赴晋陽。敕曰："東宫弱年，未陶訓義。卿儀形風德，人之師表，故勞卿朝夕游處，開發幼蒙。一物三善，皆以相寄。"瞻專在東宫，調護講讀及進退禮度，皆歸委焉。太子納妃斛律氏，敕瞻與鴻臚崔劼撰定婚禮儀注，主司以爲後式。時詔議三恪之禮，太子少傅魏收爲一議，朝士莫不雷同。瞻别立異議，收讀訖笑而不言。瞻正色曰："聖上詔群臣議國家大典，少傅名位不輕，瞻議若是，須贊其所長；若非，須詰其不允。何容讀國士議文，直此冷笑?

開始任侍御史。因爲父親與崔暹有怨仇，不久離職。神武帝召他與北海王晞都爲各皇子賓友，任相府中兵參軍，調任主簿。文襄帝去世，秘不發喪，文宣帝命令崔瞻兼任相府司馬，出使鄴城。

東魏孝静帝在正月初七這天登雲龍門。崔瞻與他的父親崔㥄都侍宴在側并賦詩。皇帝詔問邢卲等説："崔瞻這首詩和他父親相比怎麽樣?"大家都説："崔㥄的詩博雅弘麗，崔瞻的詩氣調清新，都是詩人中的首位。"宴飲結束，大家一起欣賞，説："今天的宴飲，都是爲崔瞻父子。"楊愔想推薦崔瞻任中書侍郎，當時盧思道任職中書省，楊愔問他的文辭優劣，盧思道説："崔瞻文詞之美，實在可以稱贊，但是大家都看重他的風流，所以才華被掩蓋了。"楊愔説："這話有道理。"這一天上奏皇帝任用他。楊愔又説："過去裴瓚在晋朝任中書郎，神情超逸，每次從宫門出入，守衛的人都肅然動容。崔生相貌堂堂，應當無愧於裴子吧?"

皇建元年，任給事黄門侍郎。與趙郡人李概是莫逆之交。李概將要回到東邊，崔瞻給他書信説："仗氣使酒，是我的缺點，詆呵指切，在你身上尤其明顯。你返回東邊，我到哪裏再去聽我的過失呢?"崔瞻有呼吸道病，又加上生性謹慎穩重，雖官居二省，竟然不能奏報。

孝昭帝即位，皇太子挑選師傅學習，任太子中庶子，徵召赴晋陽。敕令説："皇太子年小，未能很好學習訓義。你儀形風德，爲人師表，所以煩請你朝夕與皇太子相處，對他進行啓蒙教育。一物三善，都相寄托。"崔瞻專在東宫，調護講讀以及進退禮度，都由他主持。太子娶妃子斛律氏，敕令崔瞻與鴻臚崔劼撰定婚禮儀注，主管部門以此作爲以後格式。當時下詔商議三恪之禮，太子少傅魏收提出一議，朝士都同意。崔瞻却提出不同意見，魏收讀完後笑着不説。崔瞻嚴肅地説："聖上下詔要我們群臣議論國家大典，您的地位不低，我提議如果有道理，應該贊揚其長處；如果没有道理，應該指出其錯誤。怎麽能讀國士議文，直此冷笑?崔瞻位居聖朝要職，尚

崔贍居聖朝顯職，尚不免見疵，草萊諸生，欲云何自進！”贍容貌方嚴，詞旨雄辯，收慚遽，竟無一言。

大寧元年，除衛尉少卿。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行過彭城，讀道旁碑文未畢而絶倒，從者遥見，以爲中惡。此碑乃贍父徐州時所立，故哀感焉。贍經熱病，面多瘢痕，然雍容可觀，辭韵温雅，南人大相欽服。陳舍人劉師知見而心醉，乃言：“常侍，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來？今日誰相對揚者！”其見重如此。還，襲爵武城公，再遷吏部郎中。因患耳，請急十餘日。舊式，百日不上，解官。吏部尚書尉瑾性褊急，以贍舉措舒緩，曹務煩劇，附驛奏聞，因見代，遂免歸。天統末，加驃騎大將軍，就拜銀青光禄大夫。卒，贈大理卿、濟州刺史，謚曰文。

贍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在御史臺，恒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别室獨飡，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贍食，便往造焉。贍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箸。裴坐觀贍食罷而退。明日，自携匕箸，恣情飲啖。贍謂曰：“我初不唤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鵝炙，豈亦異是？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性方重，好讀書，酒後清言，聞者莫不傾耳。自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醖籍者爲潦倒，而贍終不改焉。常見選曹以劉逖爲縣令，謂之曰：“官長正應子琮輩，乃復屈名人！”馮子琮聞之大怒。及其用事，幾敗焉。有集二十卷。

崔仲文

悛弟仲文，有文學。太昌中，爲丞相掾。沙苑之敗，仲文持馬尾度

且免不了受譏笑，民間儒生，如何能受提拔！”崔贍面部表情嚴厲，説話雄辯有力。魏收羞愧惶恐，最終不説一句話。

大寧元年，任衛尉少卿。不久兼任散騎常侍，出使陳朝。經過彭城，讀道旁碑文還未完畢就氣絶而倒下，跟隨的人遠遠望見，以爲中了惡疾。這碑原來是崔贍的父親在徐州時所立，所以哀傷。崔贍得過熱病，臉上多瘢痕，但仍氣度非凡，説話温文爾雅，陳朝人大爲佩服。陳舍人劉師知見到他欽慕不已，就説：“常侍，前朝通好之日爲什麽不來？今日誰能與你相對答！”看重他到這種程度。回到北齊，襲爵位爲武城公，再任吏部郎中。因有耳病，請假十餘日。按照過去的制度，百日不到任，解除官職。吏部尚書尉瑾性情急躁，認爲崔贍動作緩慢，吏部事務繁瑣，交付驛使向上奏報，要别人代理，崔贍被免職回家。天統末年，加任驃騎大將軍，拜爲銀青光禄大夫。去世後，贈官大理卿、濟州刺史，謚號文。

崔贍生性傲慢，以才學門第自負，和他交往的人，都是當時的名流。在御史臺，常由家中送食，都是珍饈美味，在另外的房間一個人獨自食用，處之泰然自若。有一個河東人士姓裴，也是御史，崔贍吃飯時，前去訪問。崔贍不與他講話，也不拿吃飯用具招待他。這個姓裴的御史坐着看崔贍吃完而離開。第二天，自帶着吃飯用具，任情吃飲。崔贍對他説：“我起初不叫你吃，也不和你講話，便能不拘小節。過去劉毅在京口冒請鵝炙，難道不是這樣？你一定是名士。”於是常與他一起進食。本性端方持重，喜好讀書，酒後清言，得知的人没有不傾耳去聽的。自從天保年間以後，重視吏事，認爲容貌舉止寬和有涵養的爲潦倒，崔贍始終不改變。常見選曹以劉逖爲縣令，對他説：“官長正應着子琮輩，是復屈名人！”馮子琮聽到後大怒。到他主持政事，幾乎敗亡。有文集二十卷。

崔悛弟仲文，有文學才能。北魏太昌年間，任丞相掾。沙苑之戰失敗，崔仲文手持馬尾渡

河，波中乍没乍出。神武望見，曰："崔掾也。"遽遣船赴接。及至，謂曰："卿爲君爲親，不顧萬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忠臣也。"後文襄欲使行青州，聞其多醉，乃止。天保初，㥄爲侍中，仲文爲銀青光禄大夫，同日受拜，時云兩鳳連飛。嘗被敕召，宿酲未解，文宣怒，將罰之，試使爲觀射詩十韵，操筆立成，乃原之。拜散騎常侍、光禄大夫。卒。

子偃，太子洗馬、尚書郎。偃弟儦。

河，在波浪中時出時没。高歡望見，説："這是崔仲文。"立即派遣船隻接應。上岸後，對他説："你爲君爲親，不顧自己的性命，可説是家中的孝子，國家的忠臣。"後來高澄想派他出使青州，聽説他常常喝醉酒，就不派他了。北齊天保初年，崔㥄任侍中，崔仲文任銀青光禄大夫，同一天受拜，當時人説他們是兩鳳連飛。曾經被皇帝召見，因酒醉醒後困憊，文宣帝大怒，將要處罰他，讓他寫觀射詩十韵，拿起筆立刻寫成，就赦免了他。拜爲散騎常侍、光禄大夫。去世。

兒子崔偃，任太子洗馬、尚書郎。崔偃弟崔儦。

崔儦

儦字岐叔。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讀書爲務，負恃才地，大署其户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初舉秀才，爲員外散騎侍郎。遷殿中侍御史，與熊安生、馬敬德等議五禮，兼修律令。尋兼散騎侍郎，使陳。還，待詔文林館。歷尚書郎。與頓丘李若俱見稱重，時人語曰："京師灼灼，崔儦、李若。"若每謂其子曰："盧思道、崔儦，杳然崖岸，吾所重也，汝其師之。"思道與儦嘗酒後相調，儦曰："偃蹇無聞。"思道譏儦云："高曾官薄。"齊亡，歸鄉。仕郡爲功曹，補主簿。

崔儦字岐叔。少年時與范陽人盧思道、隴西人辛德源志向相同關係密切。發憤讀書，依仗自己的才學門第，在門上寫着這樣的話："不讀過五千卷書的人，不能進入這間屋子。"起初舉秀才，任員外散騎侍郎。調任殿中侍御史，與熊安生、馬敬德等人議定五禮，兼修律令。不久兼任散騎侍郎，出使陳朝。回來後，待詔文林館。又任尚書郎。與頓丘人李若都被人推重，當時人説："京城中有名的，是崔儦、李若。"李若常對他的兒子説："盧思道、崔儦，嚴肅端莊，是我所看重的，你要拜他們爲師。"盧思道與崔儦曾經在酒後互相調侃，崔儦説："你短小無聞。"盧思道譏笑崔儦説："你高大官薄。"北齊滅亡，回到家鄉。在郡任功曹，補爲主簿。

隋開皇四年，徵授給事郎，兼内史舍人。後兼通直散騎侍郎，聘陳。還，授員外散騎侍郎。以聾，常得無事，一醉輒八日。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幸，重儦門地，爲子玄縱娶其女爲妻，娉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坐，素令騎迎之，儦弊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坐，儦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坐。後數日，儦方來謝，素待之如初。詔授易州刺史，或言其未合，乃追停。儦語

隋朝開皇四年，徵召授給事郎，兼内史舍人。後兼任通直散騎侍郎，出使陳朝。回來，任員外散騎侍郎。因耳聾，常能無事，一次喝醉酒能睡八天。越國公楊素當時受到寵幸，看重崔儦的門第，爲自己的兒子楊玄縱娶他的女兒爲妻，聘禮很豐厚。迎親開始時，公卿滿座，楊素下令車騎迎接他，崔儦穿着破衣冠騎着驢到了。楊素請他上坐，崔儦傲慢不守禮節，講話又不恭敬，楊素很憤怒拂衣而起，竟不坐。過了數日，崔儦纔來謝罪，楊素待他和過去一樣。下詔任他爲易州刺史，有人説他不合適，於是追回不授。

人曰："易州刺史何必勝道義。"仁壽中，卒於京師。子世濟。

崔儦對人説："易州刺史何必勝道義。"仁壽年間，在京城去世。有兒子崔世濟。

崔叔仁

仲文弟叔仁，輕俠重衿期。仕魏爲潁州刺史。以貪污，爲御史中丞高仲密劾，賜死於宅。臨刑，賦詩五絶，與諸弟訣别，不及其兄悛，以其不甚營救也。

崔仲文的弟弟崔叔仁，爲人輕生重義守信諾。在魏時任潁州刺史。因爲貪污，被御史中丞高仲密彈劾，在家中被賜死。臨刑時，賦詩五絶，與各個弟弟訣别，不見哥哥崔悛，責怪他没有營救。

子彦武，有識用。隋開皇初，位魏州刺史。

兒子崔彦武，有識見和才能。隋朝開皇初，任魏州刺史。

崔叔義

叔仁弟叔義，魏孝莊時爲尚書庫部郎。初，叔義父休爲青州刺史，放盗魁，令出其黨，遂以爲門客。在洛陽，與兄叔仁鑄錢。事發，合家逃逸，叔義見執。時城陽王徽爲司州牧，臨淮王彧以非其身罪，驟爲致言。徽以求婚不得，遂停赦書而殺之。

崔叔仁的弟弟崔叔義，北魏孝莊帝時任尚書庫部郎。起初，崔叔義的父親崔休任青州刺史，放走盗賊頭領，讓他供出同黨，遂以爲門客。在洛陽，與哥哥崔叔仁鑄錢。事情被查出，全家逃走，崔叔義被捉住。當時城陽王元徽任司州牧，臨淮王元彧以爲不是他本身的罪過，多次爲他説話。元徽因爲求婚不成，就壓下赦書把他殺了。

崔子侃

叔義弟子侃，以寄名從軍竊級爲中書郎，爲尚書左丞和子岳彈糾，失官。性兼使氣。後自修改，閉門讀書，當時稱爲博洽。後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梁，爲陽斐副。耻居斐下，自負才地，呼斐爲陽子，語輒折之。還，卒於路。子拯，位太子僕、武德郡守。

崔叔義的弟弟崔子侃，以挂名從軍而自己在家，且被授爲中書郎，被尚書左丞和子岳彈劾，免除官職。他又恣逞意氣。後來修養自身，閉門讀書，當時稱他知識廣博。後兼任通直散騎常侍，出使梁朝，爲陽斐副手。他以身居陽斐之下爲耻，自認爲有才學門第高，稱陽斐爲陽子，説話常常打斷他。回來時，在途中去世。兒子崔拯，官至太子僕、武德郡守。

子侃弟子植，位冀州别駕。走馬從禽，髮挂木而死。子珪。

崔子侃的弟弟崔子植，官至冀州别駕。騎着馬追逐飛禽，頭髮挂在樹上而死。有兒子崔珪。

子植弟子聿，位東莞太守。

崔子植的弟弟崔子聿，官至東莞太守。

崔子約

子聿弟子約。五歲喪父，不肯食肉。後喪母，居喪哀毁骨立。人云："崔九作孝，風吹即倒。"禫月，兄子度死，又百日不入房。長八尺餘，姿神俊異，潛觀梁使劉孝儀，賓從見者駭目。武定中，爲平原公開府祭酒。與兄子瞻俱詣晋陽，寄居佛寺。瞻長

崔子聿的弟弟崔子約。五歲時父親去世，不肯吃肉。後來母親去世，守喪期間悲傷痛哭瘦得皮包骨頭。大家説："崔九盡孝，風就可以把他吹倒。"到服喪期滿時，哥哥崔子度又去世了，他又一百天不入房。他身高八尺餘，容貌神態與衆不同，暗中觀看梁朝使者劉孝儀，賓客和隨從見到後感到吃驚。東魏武定年間，任平原公開

於子約二歲，每退朝久立，子約馮几對之，儀望俱華，儼然相映。諸沙門竊窺之，以爲二天人也。乾明中，爲考功郎。病且卒，謂贍曰："自諸兄歿而門業頹替，居家大唯吾與爾。命之修短，曾何足悲。汝能免之，吾不餒矣。"

府祭酒。與哥哥的兒子崔贍一起赴晉陽，寄居佛寺。崔贍比崔子約大二歲，每次退朝久立，崔子約靠着桌子對着他，儀容都出衆，互相輝映。各個出家修道的人暗中看着他們，以爲是兩個神人。北齊乾明年間，任考功郎。得病將要去世，對崔贍説："自從各個哥哥去世門庭逐漸衰落，在家中大的祇有我與你。生命的長短，有什麼可悲的。你能活得長久，我在九泉之下就不會飢餓了。"

崔夤 崔愍

休弟夤，字敬禮，位太子舍人。卒，贈樂安太守。妻，樂安王長女晋寧公主也，貞烈有德行。

子愍，字長謙，幼聰敏。濟州刺史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休子倰爲長謙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令姊妹爲妯娌。"尚之感其義，於是同日成婚。休誡諸子曰："汝等宜皆一體，勿作同堂意。若不用吾言，鬼神不享汝祭祀。"休亡，枕中有書，如平生所誡，諸子奉焉。長謙與休第二子仲文同年而月長，其家謂之大二、小二。長謙少與太原王延業俱爲著作佐郎，監典校書。後爲青州司馬，賊圍城二百日，長謙讀書不廢，凡手抄八千餘紙，天文、律曆、醫方、卜相、風角、鳥言，靡不閑解。晚頗以酒爲損。還司徒諮議，修起居注，加金紫光禄大夫。後兼散騎常侍，使梁。將行，謂人曰："我厄在吴國，忌在酉年，今恐不免。"及還，未入境，卒。年二十八。贈南青州刺史。

崔休的弟弟崔夤，字敬禮，官至太子舍人。去世後，贈樂安太守。妻子是樂安王的長女晋寧公主，節烈貞操有德行。

兒子崔愍，字長謙，從小就很聰明。濟州刺史盧尚之想把自己的長女嫁給崔倰，崔休的兒子崔倰爲崔長謙求盧尚之的次女，説："家事多由婦人管，想讓她們姊妹成爲妯娌。"盧尚之爲他們兄弟情義感動，於是兩女同一天成婚。崔休告誡兒子説："你們應該成爲一家，不要作同處一堂意。如果不聽我的話，鬼神也不享用你們的祭祀。"崔休去世，枕中有書，如平生所告誡的，各個兒子都遵奉。崔長謙與崔休的第二子崔仲文同年但長他幾個月，家裏稱他們是大二、小二。崔長謙年輕時與太原人王延業都擔任著作佐郎，監典校書。後來任青州司馬，賊兵圍城二百天，崔長謙讀書没有停止，手抄八千多頁紙，天文、律曆、醫方、卜相、風角、鳥言，没有不通曉的。後來喝酒太多讀書減少。調任司徒諮議，修撰起居注，加官金紫光禄大夫。後又兼散騎常侍，出使梁朝。將要出發，對人説："我的災難在吴國，忌在酉年，如今恐怕躲不掉了。"到返回，還未進入國境，就去世了。時年二十八歲。贈南青州刺史。

崔逾

逞兄逾。逾字寧祖，亦有名於時。爲慕容垂尚書左丞、范陽昌黎二郡太守。

逾曾孫延壽，冀州主簿。輕財好施，甚收鄉曲譽。

崔逞的哥哥崔逾。崔逾字寧祖，在當時也很有名。任後燕慕容垂的尚書左丞、范陽昌黎二郡太守。

崔逾的曾孫崔延壽，任冀州主簿。輕財物好施捨，很得鄉人稱道。

崔隆宗

延壽子隆宗，簡率友悌，居喪以孝聞。位蘭陵、燕二郡太守。仁信待物，檢慎至誠，故見重於時。卒，贈齊州刺史，謚曰孝。

崔延壽的兒子崔隆宗，簡樸率真兄弟相友愛，治喪期間以孝順聞名。任蘭陵、燕二郡太守。仁信待物，檢點謹慎待人至誠，在當時很被人看重。去世，贈齊州刺史，謚號孝。

子敬保，冀州儀同府從事中郎。卒，贈冀州刺史。

兒子崔敬保，任冀州儀同府從事中郎。去世，贈冀州刺史。

敬保子子恒，位魯郡太守，早卒。

崔敬保的兒子崔子恒，任魯郡太守，很早去世。

子恒弟子安、子昪，武定中，連元瑾事伏法。

崔子恒的弟弟崔子安、崔子昪，東魏武定年間，因受元瑾事牽連被殺。

崔模

逞宗人模，字思範，琰兄霸之後也。父遵，慕容垂少府卿。模仕宋爲滎陽太守。神䴥中，平滑臺，歸降，後賜爵武城男。模長者篤厚，不營榮利，雖爲崔浩輕侮，而不爲浩屈。與崔頤相親，往來如一家。

崔逞的同族崔模，字思範，是崔琰哥哥崔霸的後代。父親崔遵，任後燕慕容垂的少府卿。崔模在南朝宋做官爲滎陽太守。北魏神䴥年間，平定滑臺，崔模歸降北魏，後賜爵武城男。崔模是忠厚長者，把名利看得很淡，雖然被崔浩輕視欺侮，但不爲崔浩所屈服。與崔頤相友善，往來如一家。

始模在南，妻張氏有二子，仲智、季柔。模至京師，賜妻金氏，生子幼度。仲智等以父隔遠，乃聚貨規贖歸之。其母張曰："汝父志懷無決，必不能來。"行人以賄至都，模果顧念幼度等，指謂行人曰："何忍捨此輩，致爲刑辱。當爲爾取一人，使名位不减我。"乃授以申謨，宋東郡太守也，神䴥中被執，賜妻，生子靈度。申謨聞此，乃棄妻子走還江外。靈度刑爲閹人。

開始時崔模在南方，妻子張氏生有兩個兒子，崔仲智、崔季柔。崔模到了京城，皇帝賜他娶金氏爲妻，生子崔幼度。崔仲智等以父親相距遥遠，就聚財贖他回來。他們的母親張氏說："你們的父親意志没有决斷，必定不能回來。"派去的人行賄到達京城，崔模果然顧念崔幼度等，指着他對派去的人説："怎麽忍心丢下他呢，以致受刑辱。當爲你取一人，使名位不下於我。"就找一人叫申謨，原是南朝宋東郡太守，神䴥年間被捉，賜給妻子，生子申靈度。申謨得知此事，就拋棄妻子回到江南。申靈度被處以刑罰貶爲守門人。

初，真君末，模兄協子邪利爲宋魯郡太守，以郡降。賜爵臨淄子，拜廣甯太守，卒。邪利二子，懷順、次恩，仍居宋青州。懷順以父入魏，故不仕。及魏克青州，懷順迎邪利喪還青州云。

起初，太平真君末年，崔模哥哥崔協的兒子崔邪利任南朝宋魯郡太守，以郡投降北魏。賜爵位爲臨淄子，拜廣甯太守，去世。崔邪利有兩個兒子，崔懷順、崔次恩，仍居住在宋青州。崔懷順因爲父親到了北魏，所以不做官。到北魏攻克青州，崔懷順將崔邪利的棺木送回青州。

王憲

王憲字顯則，北海劇人也。其

王憲字顯則，是北海劇人。他的先祖姓田，

先姓田，秦始皇滅齊，田氏稱王家子孫，因以爲氏。仍居海岱。祖猛，仕苻堅，位丞相。父休，河東太守。

秦始皇滅齊，田氏稱爲王家子孫，因此以王爲姓。仍然居住在海岱。祖父王猛，在前秦苻堅朝爲官，任丞相。父親王休，擔任河東太守。

憲幼孤，隨伯父永在鄴。苻丕稱尊號，復以永爲丞相。永爲慕容永所殺，憲匿於清河人家。皇始中，乃歸魏。道武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以爲本州中正，領選曹事，兼掌門下。太武即位，遷廷尉卿。出爲上谷太守，賜爵高唐子。清身率下，風化大行。尋拜外都大官，復移中都。歷任二曹，斷獄稱旨。進爵劇縣侯。出爲并州刺史，又進北海公。境內清肅。及還京師，以憲年老，特賜錦綉布帛，珍羞醴膳。天安初，卒，年八十九。謚曰康。子崇襲。

王憲幼年成爲孤兒，隨伯父王永住在鄴。苻丕稱帝，又任命王永爲丞相。王永被慕容永殺害，王憲躲藏在清河人家中。北魏皇始年間，纔歸順北魏。道武帝見了他説："這是王猛的孫子。"用厚禮對待他，任爲本州中正，領選曹事，兼掌門下。太武帝即位，調任廷尉卿。又離開京城任上谷太守，賜爵爲高唐子。以身作則，風氣大爲好轉。不久拜爲外都大官，又移中都。歷任二曹，斷獄符合皇帝意旨。進爵爲劇縣侯。出任并州刺史，又進爵爲北海公。全境清平寧靜。返回京城，因爲王憲年老，特賜給他錦綉布帛，美味食品。天安初年，去世，年八十九歲。謚號康。兒子王崇繼承爵位。

王嶷

崇弟嶷，字道長。孝文初，爲南部尚書，在任十四年。時南州多事，訟者填門。嶷性儒緩不斷，終日昏睡。李訢、鄧宗慶等，號爲明察，而二人終見誅戮。餘十數人或出或免，唯嶷卒得自保。時人語曰："實痴實昏，終得保存。"後封華山公，入爲內都大官，卒。

王崇的弟弟王嶷，字道長。孝文帝初年，任南部尚書，在任十四年。當時南州多事，打官司的絡繹不絶。王嶷生性柔弱辦事不果斷，終日昏睡。李訢、鄧宗慶等，被稱作明察，但這兩人最終被處死。其餘十數人或調出或免職，祇有王嶷最後得到保全。當時人説："是痴是昏，終得保存。"後來封爲華山公，入朝爲內都大官，去世。

子祖念襲爵。

兒子王祖念繼承爵位。

王雲

祖念弟雲，字羅漢，頗有風尚，位南兖州刺史。坐受所部荆山戍主杜虔財，又取官絹，因染遂有割易，御史糾劾。會赦免。卒官，贈豫州刺史，謚文昭。長子昕。

王祖念的弟弟王雲，字羅漢，很有氣度，任南兖州刺史。收受所部荆山戍主杜虔的財物，又取官絹，因侵吞財物，被御史彈劾。遇大赦免罪。在官任上去世，贈官豫州刺史，謚號文昭。長子王昕。

王昕

昕字元景，少篤學，能誦書，日以中叠舉手極上爲率。與太原王延業俱詣魏安豐王延明，延明嘆美之。太尉、汝南王悦辟爲騎兵參軍。舊事，王出則騎兵武服持刀陪從。昕耻

王昕字元景，少年時專心學習，能誦讀經書，每天以舉手極上爲標準。與太原人王延業一起去見魏安豐王元延明，元延明很稱贊他。太尉、汝南王元悦徵召他爲騎兵參軍。按原來制度，王出行就要騎兵武服拿着刀陪同跟從。王昕

之，未嘗肯依行列。悦好逸游，或馳騁信宿，昕輒棄還。悦乃令騎馬在前，手爲驅策。昕捨轡高拱，任馬所之。左右言其誕慢。悦曰："府望唯在此賢，不可責也。"悦數散錢於地，令諸佐争拾之，昕獨不拾。悦又散銀錢以目昕，乃取其一。悦與府僚飲酒，起自移床，人争進手，昕獨執板却立。悦作色曰："我帝孫，帝子，帝弟，帝叔，今親起輿床，卿何偃蹇?"對曰："元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儀形，安敢以親王僚采，從厮養之役。"悦謝焉。坐上皆引滿酣暢；昕先起，卧於閑室，頻召不至。悦乃自詣呼之，曰："懷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昕曰："商辛沈湎，其亡也忽諸。府主自忽傲，僚佐敢任其咎?"悦大笑而去。

恥於這樣做，從來不肯進入隊列。元悦喜好游樂，有時騎馬馳奔兩三日，王昕常常放棄返回。元悦就命令他騎馬在前，手拿馬鞭駕御。王昕放下繮繩束住手，任憑馬向前行。左右的人説他放蕩傲慢。元悦説："府署的人望在他身上，不可責備他。"元悦多次把錢散在地上，命令部下争着撿錢，王昕獨獨不撿。元悦又散銀錢用眼睛看着王昕，王昕就取其中的一個。元悦與府僚飲酒，起自移床，人人争着進手，衹有王昕獨自拿着板站立。元悦臉上變色説："我是帝孫，帝子，帝弟，帝叔，今天親起輿床，你爲什麽不動?"王昕回答説："我王元景地位人望低微，不足以使殿下景慕儀形，怎麽敢以親王的同僚，從事僕役的事務。"元悦道歉。座上的人都斟滿酒暢飲，王昕先起身，在閑室中睡覺，多次召唤他仍不到。元悦就親自去叫他，説："懷有才學而輕視長官，這可以説是仁嗎?"王昕説："商紂王沉湎於酒色，很快就滅亡了。長官輕視傲慢，臣屬能放任他的過失?"元悦大笑着離開了。

後除著作佐郎。以兵亂漸起，將避地海隅。侍中李琰之、黄門侍郎王遵業惜其名士，不容外任，奏除尚書右外兵郎中。出爲光州長史，故免河陰之難。還東萊太守。于時年凶，人多相食，昕勤恤人隱，多所全濟。昕少時與河間邢卲俱爲元羅賓友，及守東萊，卲舉室就之。郡人以卲是邢杲從弟，會兵將執之。昕以身蔽伏其上，呼曰："欲執子才，當先執我。"卲乃免。

後來任著作佐郎。因爲戰事頻起，將至海邊任職。侍中李琰之、黄門侍郎王遵業愛惜他是名士，不讓他外任，上奏任他爲尚書右外兵郎中。出任光州長史，所以能躲過河陰之難。又調任東萊太守。當時年成不好，人多相食，王昕體恤人民的痛苦，對他們多有所救濟幫助。王昕年輕時與河間人邢卲都是元羅的賓客朋友，到他任東萊太守，邢卲全家來投奔他。郡中人因爲邢卲是邢杲的堂弟，會同兵將來捉拿邢卲。王昕用自己的身體伏在邢卲身上，大聲説："想要捉邢子才，先來捉我。"邢卲得以保全。

太昌初，還洛。吏部尚書李神儁奏言："比因多故，常侍遂無員限。今以王元景等爲常侍，定限八員。"加金紫光禄大夫。武帝或時袒露，與近臣戲狎，每見昕，即正冠而斂容焉。昕體素甚肥，遭喪後，遂終身羸瘠。楊愔重其德素，以爲人之師表。

太昌初年，回到洛陽。吏部尚書李神儁上奏説："近來多變故，常侍没有一定的限額。如今以王元景等人爲常侍，限定爲八人。"加任金紫光禄大夫。魏孝武帝有時袒露身子，和近臣游戲狎玩，每次見到王昕，立即整好衣冠表情嚴肅。王昕身體一向肥胖，遭到喪事服喪後，就瘦了下來。楊愔敬重他的德行，把他看作是大家學習的榜樣。

元象元年，兼散騎常侍，聘梁，

東魏元象元年，兼任散騎常侍，出使梁朝，

魏收爲副，并爲朝廷所重。使還，高隆之求貨不得，諷憲臺劾昕、收在江東大將商人市易，并坐禁止。齊文襄營救之。累遷秘書監。

昕雅好清言，詞無淺俗。在東萊時，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謂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邢卲後見文襄，説此言以爲笑樂。昕聞之，詣卲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駡之極深。"頃之，以被謗，左遷陽平太守。在郡有稱績。文襄謂人曰："王元景殊獲我力，由吾數戲之，其在吏事，遂爲良二千石。"

齊文宣踐阼，拜七兵尚書。以參議禮，封宜君縣男。嘗有鮮卑聚語，崔昂戲問昕曰："頗解此不?"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唱染干，似道我輩。"

文宣以昕疏誕，非濟世才，駡曰："好門户，惡人身!"又有讒之者，云："王元景每嗟水運不應遂絶。"帝愈怒，乃下詔曰："元景本自庸才，素無勛行，早沾纓紱，遂履清途。發自畿邦，超居詹事。俄佩龍文之劍，仍啓帶礪之書。語其器分，何因到此? 誠宜清心勵己，少酬萬一。尚書百揆之本，庶務攸歸。元景與奪任情，威福在己，能使直而爲枉，曲反成弦。害政損公，名義安在? 僞賞賓郎之味，好咏輕薄之篇，自謂模擬傖楚，曲盡風制。推此爲長，餘何足取。此而不繩，後將焉肅? 在身官爵，宜從削奪。"於是徙幽州爲百姓。昕任運窮通，不改其操。未幾，徵還，奉敕送蕭莊於梁爲主。除銀青光禄大夫，判祠部尚書。

帝怒臨漳令嵇曄及舍人李文師，以曄賜薛豐洛，文師賜崔士順爲奴。

魏收任副使，都爲朝廷所看重。出使回來，高隆之求取財貨没有得到，暗示憲臺彈劾王昕、魏收在南方參與商人交易得到好處，都受到囚禁。高澄進行營救。調任秘書監。

王昕喜好清言，講話從不淺俗。在東萊時，捕獲一個殺了他同伴的人，審問後不認罪。王昕對他説："你們一起走他没有回來，你無事而返回，怎麽説清楚呢?"邢卲後來見到高澄，説這話以爲笑樂。王昕聽説後，去邢卲處説："你不知道什麽是造化。"回來對人説："邢子才應該死，我駡他很厲害。"不久，因爲被毁謗，降爲陽平太守。在郡中有政績受到稱頌。高澄對人説："王元景很得到我的幫助，我多次逗趣他，他長於治理，就成爲了好的郡守。"

北齊文宣帝即位，任七兵尚書。因參與制定禮儀，封爲宜君縣男。曾有鮮卑人在一起説話，崔昂戲笑着問王昕説："能聽懂這話嗎?"王昕説："樓羅，樓羅，實在是難以明白。時唱染干，好像是在説我們這些人。"

文宣帝認爲王昕不受拘束，不是濟世棟梁之材，駡他説："好門户，惡人身!"又有進讒言的人，説："王元景常感嘆水運不應斷絶。"皇帝愈加憤怒，就下詔説："王元景本來就是庸才，一向没有卓著的成績，早年受益做了官，就登上了清高的仕途。從京城管轄的地區發迹，提拔擔任詹事之職。佩帶龍紋之劍，啓奏帶礪之書。説到他的資質與才能，怎麽能到這一步? 實在應該清心勵己，以報萬一。尚書是百官之本，各種事務都要歸到這裏。王元景處理事務任性不法，作威作福，能使直的爲曲，曲的成直。害政損公，成績在什麽地方? 僞賞賓郎之味，好咏輕薄之篇，自己説是仿效楚歌，曲盡風采。以此爲長處，其餘的何足取。對此不采取措施，以後將如何整肅? 他的官爵，應該給予剥奪。"於是將他遷移到幽州爲百姓。王昕聽任命運安排，不改變自己的節操。不久，被召回京城，奉皇帝旨意送蕭莊到梁朝爲主。任銀青光禄大夫，兼祠部尚書。

皇帝怨恨臨漳令嵇曄以及舍人李文師，把嵇曄、李文師分别賜給薛豐洛、崔士順爲家奴。鄭

鄭子默私誘昕曰："自古無朝士作奴。"昕曰："箕子爲之奴，何言無也？"子默遂以昕言啓文宣，仍曰："王元景比陛下於紂。"楊愔微爲解之。帝謂愔曰："王元景是爾博士，爾語皆元景所教。"帝後與朝臣酣飲，昕稱疾不至。帝遣騎執之，見其方摇膝吟咏，遂斬於御前，投尸漳水。天統末，追贈吏部尚書。有文集二十卷。

子默私下引誘王昕説："自古以來没有朝士作奴僕的。"王昕説："箕子就作了奴僕，怎麽説没有呢？"鄭子默就把王昕説的話奏報文宣帝，還説："王元景把陛下比作紂王。"楊愔爲他作了解釋。皇帝對楊愔説："王元景是你的博士，你的話都是王元景所教。"皇帝後來與朝臣一起暢飲，王昕稱説有病没有到。皇帝派遣騎兵前往捉拿，祇見他正摇膝吟咏，就在皇帝面前把他殺了，把尸體投入漳水。天統末年，追贈他爲吏部尚書。著有文集二十卷。

子顗嗣。卒於燕郡太守。

兒子王顗繼承。死於燕郡太守任上。

昕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皆風流醖籍，世號王氏九龍。昕弟暉、昭、晞、晧最知名。

王昕母親是清河人崔氏，有學識和教養。生有九個兒子，都是風流寬和有涵養，世人稱爲王氏九龍。王昕的弟弟王暉、王昭、王晞、王晧最有名。

暉字元旭，少與昕齊名，兼多術藝。卒於中書舍人，贈兖州刺史。

王暉字元旭，年少時與王昕齊名，并且擅長技藝。在中書舍人任上去世，贈官兖州刺史。

昭字仲亮，少好儒術，又頗以武藝自許。性敦篤，以友悌知名。卒於考功郎中。

王昭字仲亮，年少時喜好儒學，以自己武藝高超自誇。本性敦厚樸實，以敬愛兄長知名於時。去世時官爲考功郎中。

王晞

晞字叔朗，小名沙彌。幼而孝謹，淹雅有器度。好學不倦。美容儀，有風則。魏末，隨母兄東適海隅，與邢子良游處。子良愛其清悟，與其在洛兩兄書曰："賢弟彌郎，意識深遠，曠達不羈。簡於造次，言必詣理。吟咏情性，麗絶當時。恐足下方難爲兄，不暇慮其不進也。"

王晞字叔朗，小名沙彌。小時候孝順而恭謹，寬和儒雅有器度。好學不倦。容貌秀麗儀表堂堂，有風采。魏末，隨同母兄東到海邊，與邢子良交游相處。邢子良喜歡他的清醒明慧，給他在洛陽的兩個哥哥寫信説："你們的弟弟彌郎，意識深遠，曠達不羈。簡於造次，言必有道理。吟咏情性，在當時堪稱優秀。惟恐你們難以爲兄長，無暇考慮能不能够推薦提拔。"

魏永安初，第二兄暉聘梁，啓晞釋褐，除員外散騎侍郎，徵署廣平王開府功曹史。晞願養母，竟不受署。母終後，仍屬還鄴，遨游鞏、洛，悦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侣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

北魏永安初年，二哥王暉出使梁朝，推薦王晞做官，任員外散騎侍郎，又徵召任廣平王開府功曹史。王晞願意奉養母親，最終没有受任。母親去世後，搬到鄴，遨游鞏、洛，喜歡那兒的山水。與范陽人盧元明、鉅鹿人魏季景結爲好友，前往天陵山，很有在那裏終老一生的志向。

及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爲開府記室。晞稱先被犬傷，困篤，不赴。有故人疑其所傷非猘，書勸令赴。晞

到西魏將領獨孤信進入洛陽，任他爲開府記室。王晞聲稱先前爲犬所傷，病重，不去赴任。有以前的朋友懷疑他所傷不是瘋狗所咬，寫信勸

復書曰："辱告存念，見令起疾。循復眷旨，似疑吾所傷未必是猘。吾豈願其必猘？但理契無疑耳。就足下疑之，亦有過說。足下既疑其非猘，亦可疑其是猘，其疑半矣。若疑其是猘而營護，雖非猘亦無損。疑其非猘而不療，儻是猘則難救。然則過療則致萬全，過不療或至於死。若王晞無可惜也，則不足取。既取之，便是可惜。奈何奪其萬全，任其或死！且將軍威德所被，飆飛霧襲，方掩八紘，豈在一介？若必從隗始，先須濟其生靈。足下何不從容爲將軍言也？"於是方得見寬。俄而信返，晞遂歸鄴。

告他去赴任。王晞回信說："承蒙你的思念之情，見到命令生了病。回覆恩寵的旨意，好像懷疑我所傷不是瘋狗所咬。我難道願意被瘋狗咬嗎？從道理上講不要懷疑了。你懷疑我被瘋狗咬不是事實，也有不當。你既可懷疑不是瘋狗所傷，也可以懷疑是瘋狗所傷，這懷疑各爲一半。如果懷疑是瘋狗所傷而治療，即使不是瘋狗所傷也無損。懷疑不是瘋狗所傷而不救治，如果真是瘋狗所傷就難以治療了。然而重視治療則可以萬全，不重視治療則或許要死亡。像我王晞這樣不可惜，則不足取。既然取了，就是可惜了。奈何奪他的萬全之策，任其至於死亡！況且將軍威德所至，飆飛霧襲，到達八方極遠之地，豈在我一個人？如果一定要像燕昭王禮待賢臣從郭隗開始那樣，必須先要關心百姓。你爲什麽不從容對將軍說這些話呢？"於是方得見諒。不久獨孤信返回，王晞回到鄴。

齊神武訪朝廷子弟忠孝謹密者，令與諸子游。晞與清河崔贍、頓丘李度、范陽盧正通首應此選。文襄時爲大將軍，握晞等手曰："我弟并向成長，志識未定，近善狎惡，不能不移。吾弟不負義方，卿祿位常亞吾弟；若苟使回邪，致相詿誤，罪及門族，非止一身。"晞隨神武到晉陽，補中外府功曹參軍，帶常山公演友。

齊神武帝尋求朝廷子弟中忠孝謹密的人，讓他們與自己的各個兒子交往。王晞與清河人崔贍、頓丘人李度、范陽人盧正通首先被選中。高澄當時任大將軍，握着王晞等人的手說："我的弟弟尚在成長，志趣識見還没有定下來，靠近善的輕忽惡的，不能不移。我的弟弟不幸負你們教育他走上正道，你們的祿位次於我的弟弟；如果使他走上邪路，以至於貽誤一生，你們的罪過就要連累到門族，并非你們自己。"王晞隨高歡到晉陽，補爲中外府功曹參軍，帶常山公高演友。

齊天保初，行太原郡事。

北齊天保初年，代理太原郡事務。

及文宣昏逸，常山王數諫。帝疑王假辭於晞，欲加大辟。王私謂晞曰："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爲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髡鞭鉗配甲坊。居三年，王又固諫争，大被毆撻，閉口不食。太后極憂之。帝謂左右曰："儻小兒死，奈我老母何！"於是每問王疾，謂曰："努力强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往。王抱晞曰："吾氣

到文宣帝昏庸驕逸，常山王多次勸諫。皇帝懷疑常山王托詞於王晞，想對他處以死刑。常山王私下對王晞說："博士，明日當做一件事，爲的是互相活命，也希圖自我保全，望你體諒不要見怪。"就在衆人面前杖打王晞二十下。皇帝發怒，聽説王晞挨了打，便没有殺王晞，處以鞭鉗的刑罰發配到製造鎧甲的作坊去做工。過了三年，常山王一再諫争，被重重毆打，於是閉口不食。太后非常擔憂。皇帝對左右的人說："假如這個小兒死，怎麽向我老母交待！"於是常問候常山王的疾病，對他說："努力吃飯，就把王晞

息惙然，恐不復相見！”晞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爲人兄，尊爲人主，安可與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不惜太后乎？”言未卒，王强坐而飯。晞由是得免徒，還爲王友。

還給你。”就釋放王晞讓他到常山王那裏。常山王抱住王晞説：“我氣息微弱憂傷過度，擔心不能够再相見了。”王晞流着眼淚説：“天道神明，怎能讓殿下死在這間房子裏面。皇帝和您親爲兄弟，尊爲人主，怎可以與他計較？殿下不吃飯，太后也不吃飯，殿下縱然不愛惜自己，難道不愛惜太后嗎？”話還没有説完，常山王强坐起來吃飯。王晞因此得到赦免，仍爲常山王友。

王復録尚書事。新除官者必詣王謝職，去必辭。晞言於王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爲干紀。朝廷文武，出入辭謝，宜一約絶。主上顒顒，賴殿下扶翼。”王深納焉。常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恒，卿耳目所具，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爲撰諫草，吾當伺便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切諫王曰：“今朝廷乃爾，欲學介子匹夫，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不自覺，刀箭豈復識親疏？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業何！奈皇太后何！乞且將順，日慎一日。”王歔欷不自勝，曰：“乃至是乎！”明日見晞，曰：“吾長夜九思，今便息意。”便命火對晞焚之。後王承間苦諫，遂致忤旨。帝使力士反接伏，白刃注頸，駡曰：“小子何知，欲以吏才非我！是誰教汝？”王曰：“天下噤口，除臣誰敢有言？”帝催遣捶楚，亂杖數十。會醉卧得解。爾後褻黷之好，遍於宗戚，所往留連，俾晝作夜；唯常山邸多無適而去。

常山王仍任録尚書事。新任命的官吏必須到常山王那裏謝職，去必推辭不見。王晞對常山王説：“受爵於天朝，拜恩於私人第宅，自古以來認爲是違犯法紀。朝廷文武官吏，出入辭謝，應該一律約絶。主上肅敬，有賴殿下護持輔佐。”常山王同意他的看法。曾從容地對王晞説：“主上起居不常，你耳目所具，我怎麽可以因爲以前遭到怒斥，就不説話了。你應該爲這事寫出諫章，我等待機會再次向皇帝進諫。”王晞就寫了十餘條呈上，切諫常山王説：“如今朝廷如此，想學介子匹夫，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不自覺，刀箭怎麽能够識得親疏呢？一旦禍出理外，殿下的家業如何呢！皇太后又該如何呢！請求和睦，每天都要慎之又慎。”常山王感慨不已，説：“乃至於這樣嗎！”第二天見到王晞，説：“我一晚上思考這件事，如今便打消這個念頭。”便下令用火對着王晞把諫書燒了。後來常山王乘機苦諫，以至於違背了皇帝的旨意。皇帝派力士反接伏，用白刃架在他的頭頸上，駡道：“你這小子知道什麽，想以吏才責怪我！是誰教的你？”常山王説：“天下人都不説話了，除了我還有誰敢説呢？”皇帝催着杖擊，打了數十下。遇上醉卧纔停止。這以後輕慢之事，遍於宗戚，所往留連，把白天當作夜裏；衹有常山王的府中大多無適而去。

及帝崩，濟南嗣立。王謂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因言：“朝廷寬仁慈恕，真守文良主。”晞曰：“天保享祚，東宫委一胡人。今卒覽萬機，駕馭雄傑。如聖德幼冲，未堪多難，而使他姓出納詔命，必權

到皇帝去世，後廢爲濟南王的高殷繼位。常山王對王晞説：“一人垂衣拱手，我們也可以保持悠閑。”因此説：“朝廷寬仁慈恕，真是守成的良主。”王晞説：“文宣帝在位時天保年間，東宫委托給一個胡人。如今總攬大權，駕馭才智出衆的人。皇帝年齡幼小，不堪多難，而讓其他姓氏

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職，其可得也？假令得遂冲退，自審家祚得保靈長不？”王默然，思念久之，曰：“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朝諸侯，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幸有故事，惟殿下慮之。”王曰：“我安敢自擬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避周公得邪？”王不答。帝臨發，敕王從駕，除晞并州長史。

的臣子出納詔命，必定大權旁落。殿下即使衹想守住藩王地位，但這可能嗎？假如真的謙虚退讓，自己考慮一下家運還能保持長久嗎？”常山王默不作聲，思考了很長時間，說：“怎麽樣來處置我？”王晞說：“周公抱着成王朝見諸侯，攝政七年，然後還政於明君。有過去的事情作例子，希望殿下考慮這件事。”常山王說：“我怎麽敢把自己比作周公？”王晞說：“殿下今日的地位，想避周公的位置行嗎？”常山王不作聲。皇帝臨出發，敕令常山王跟從，任命王晞爲并州長史。

及王至鄴，誅楊、燕等。詔以王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督攝文武還并州。及至，延晞謂曰：“不早用卿言，使群小弄權，幾至傾覆。今君側雖獲暫清，終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將往時地位，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有頃，奏趙郡王叡爲左長史，晞爲司馬。每夜載入，晝則不與語，以晞儒緩，恐不允武將之意。後進晞密室，曰：“比王侯諸貴每見煎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或有變起，吾正欲以正法繩之。”晞曰：“朝廷比者疏遠親戚，寧思骨血之重。殿下倉卒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交戟入頸，上下相疑，何由可久？且天道不恒，虧盈迭至，神機變化，肹蠁斯集。雖執謙挹，粃糠神器，便是違上玄之意，墜先人之基。”王曰：“卿何敢頻發非所宜言！須致卿於法。”晞曰：“竊謂天時人事，同無異揆，是以冒犯雷霆，不憚斧鉞。今日得披肝膽，抑亦神明攸贊。”王曰：“拯難匡時，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言。”尋有詔，以丞相任重，普進府僚一班，晞以司馬領吏部郎中。丞相從事中郎陸杳將出使，臨别，握晞手曰：“相王功格區宇，天

常山王到達鄴，殺了楊愔、燕子獻等人。皇帝下詔任命常山王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督攝文武官員返回并州。等到了并州，請來王晞說：“不早聽你的話，使這些小人專權，幾乎傾覆社稷。如今皇帝身邊雖然暫時清除了這些人，終當怎麽來處置我？”王晞說：“殿下秉承過去地位，仍可以名教出處。今天的時勢，涉及到天時，不是人理所能達到的。”不久，上奏趙郡王高叡爲左長史，王晞爲司馬。每天晚上把他載入府中，白天則不與他說話，認爲王晞柔弱，恐怕不合武將的心意。後進入王晞密室，說：“近來王侯大臣常相煎迫，說我違背天意不吉祥，擔心或許有變故發生，我正想處理他們。”王晞說：“朝廷近來疏遠親戚，豈不思念骨血之親。殿下匆忙所行，非復人臣的事情。芒刺在背，交戟入頸，上下互相猜疑，怎麽能够長久呢？况且天道不常，虧盈交替到來，機運變化，聲響氣體聚集。雖即謙遜退讓，輕視政權，便是違背上天的意旨，墜毁先人的基業。”常山王說：“你怎麽敢連着說不合適的話！應該把你用刑法處置。”王晞說：“我認爲天時人事，同一尺度，所以敢冒犯雷霆，不懼怕刀斧加身。今天得以表白真心，抑或也是神明的旨意。”常山王說：“救難匡時，正等待聖哲到來，我怎麽敢私下議論，不要再多說了。”不久有詔書下達，因爲丞相任重，普進府僚一班，王晞以司馬兼任吏部郎中。丞相從事中郎陸杳將要出使，臨别時，握着王晞的手說：“相王功達域内，天下樂意擁戴，歌謡滿道，物

下樂推，歌謡滿道，物無異望。沓等伏隸，願披赤心。而忽奉外使，無由面盡短誠，寸心謹以仰白。”晞尋述沓言。王曰：“若内外咸有異望，趙彦深朝夕左右，何因都無所論？自以卿意試密與言之。”晞以事隙問彦深。曰：“我比亦驚此音謡，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戰。弟既發論，吾亦欲昧死一披肝膽。”因亦同勸。是時諸王公將相日敦請，四方岳牧表陳符命。乾明元年八月，昭帝踐阼。九月，除晞散騎常侍，仍領兼吏部郎中。

無異望。我陸沓等人佩服服從，願意披露赤心。而忽然奉命外出作使者，不能當面表達自己的忠誠，謹向上表明我們的寸心。”王晞轉述了陸沓的話。常山王説：“如果内外都有謀叛的意圖，趙彦深朝夕侍奉左右，爲什麽都無所論？用你的意思暗中與他講一講。”王晞在辦事間隙問趙彦深。趙彦深説：“我也爲這歌謡感到吃驚，常想向皇帝陳述聽到的歌謡，就心驚膽戰口不能言。你既然説出這話，我也想冒死披露一下肝膽。”因此一同勸進。這時各王公將相每天請求，四方的將領也上表章陳述上天要立常山王的符兆。乾明元年八月，孝昭帝登位。九月，任王晞爲散騎常侍，仍兼任吏部郎中。

後因奏事罷，帝從容曰：“比日何爲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候少隙即徑進也。”因敕尚書陽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人，每日本職務罷，并入東廊。共舉録歷代廢禮墜樂，職司廢置，朝饗異同，輿服增損，或道德高俊，久在沈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爰及田市舟車、徵税通塞、婚葬儀軌、貴賤等衰，有不便於時而古今行用不已者，或自古利用而當今毁棄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未待頓備，遇憶續聞。朝晡給典御食，畢景聽還。

後來因爲奏事完畢，皇帝從容地説：“近來爲什麽同外客一般，暫不可見？今後若非局司，衹要有所想法，宜作一牒文，等稍有空隙直接送進來。”於是敕與尚書陽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人，每天本職事務完畢，都入東廊。共同舉録歷代廢弛毁壞的禮樂，職司的廢置，天子祭祀宗廟的異同，輿服的增損，或者道德高尚俊逸，久在沉淪之中，或者巧言迷惑習俗，妖邪損害政事，連及田市舟車、徵税通塞、婚葬的禮法規矩、貴賤的等級次序，有不便於時而古今通行不止的，或者古代通行而今天毁棄的，都要詳細思考，以便一條條上奏。不用完備，僅求繼承續聞。早晚給御餐，入暮聽便回去。

時百官請建東宫，敕未許，每令晞就東堂監視太子冠服，導引趨拜。尋拜爲太子太傅。晞以局司奉璽授皇太子。太子釋奠，又兼中庶子。帝謂曰：“今既當劇職，不得尋常舒慢也。”

當時百官請求設東宫，皇帝敕令未同意，每次命王晞就東堂監視太子冠服，導引趨拜。不久任爲太子太傅。王晞以局司奉璽授給皇太子。太子在學校設置酒食奠祭先聖先師，又兼任中庶子。皇帝對他説：“如今既然擔任艱巨煩劇的職務，不能像往常一樣遲緩懈怠了。”

帝將北征，敕問：“比何所聞？”晞曰：“道路傳言，車駕將行。”帝曰：“庫莫奚南侵，我未經親戎，因此聊欲習武。”晞曰：“鑾駕巡狩，爲復何爾？若輕有征戰，恐天下失望。”帝曰：“此懦夫常慮，吾自當臨時斟

皇帝將要北征，敕問：“近來聽到些什麽？”王晞回答説：“民間傳説，皇帝將要出行。”皇帝説：“庫莫奚南侵，我没有親自經歷過戰争，因此想練習一下打仗。”王晞説：“皇帝的車駕出行，是爲了做什麽？如果隨便征戰，天下會失望的。”皇帝説：“這是懦夫常常憂慮的，我自然會

酌。”帝使齋帥裴澤、主書蔡暉伺察群下，好相誣枉，朝士呼爲裴、蔡。時二人奏“車駕北征後，陽休之、王晞數與諸人游宴，不以公事在懷”。帝杖休之、晞脛各四十。帝斬人於前，問晞曰：“此人合死不？”晞曰：“罪實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當爲王公改之。”

臨時斟酌。”皇帝派齋帥裴澤、主書蔡暉暗中觀察臣下，便於誣陷，朝士呼他們爲裴、蔡。當時二人上奏說：“皇帝北征以後，陽休之、王晞多次與衆人游樂宴會，不把公事放在心上。”皇帝下令用棍棒打陽休之、王晞的小腿各四十下。皇帝在他們面前斬人，問王晞說：“這個人該死嗎？”王晞回答說：“他的罪應該處死，但遺憾的是死的地方不適宜。我聽説殺人應在市上，與大家一起拋棄他，殿廷不是殺人的場所。”皇帝變了臉色說：“從今以後當爲王公改變這個殺人場所。”

帝欲以晞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疏，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疏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百官嘗賜射，晞中的，當得絹，爲不書箭，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今段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晞無子，帝將賜之妾，使小黄門就宅宣旨，皇后相聞晞妻。晞令妻答，妻終不言，晞以手撩胸而退。帝聞之笑。

皇帝想讓王晞擔任侍中，王晞一再推辭不接受。有人勸王晞不要自己疏遠，王晞說：“我從少年以來，看到顯要人物很多了。少年時得意忘形，很少有不敗落的。况且我生性懶散遲鈍，不堪擔任國家重任。皇帝對我的私恩，怎麼能始終保全呢？萬一失意，想退也没有地方了。并不是不喜歡當權勢顯赫的官，衹是思考很久纔決定的。”百官曾受命射箭，王晞射中了，應當得到賞賜的絹，因爲在箭上没有寫上名字，有關官府不給他。王晞和樂地說：“我如今可以說是武有餘文不足了。”王晞没有兒子，皇帝將要賜妾給他，派小黄門到他的住處宣讀旨意，皇后與王晞的妻子通報。王晞讓妻子回答，妻子始終没有講話，王晞用手摸着胸退下。皇帝聽說後大笑。

孝昭崩，晞哀慕殆不自勝，因以羸敗。武成本忿其儒緩，由是彌嫌之，因奏事，大被呵叱，而雅步晏然。歷東徐州刺史、秘書監。武平初，遷大鴻臚，加儀同三司，監修起居注，待詔文林館。

孝昭帝去世，王晞哀傷思念不能控制自己，因此瘦弱無力。武成帝本來不喜歡他寬柔，由此更加嫌棄他，因爲上奏事情，王晞被大聲呵叱，而他雅步晏然。歷任東徐州刺史、秘書監。武平初年，調任大鴻臚，加儀同三司，負責監修起居注，待詔文林館。

性閑澹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雖戎馬填閭，未嘗以世務爲累。良辰美景，嘯咏遨游，登臨山水，以談讌爲事，人士謂之“方外司馬”。詣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召，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閤祭酒盧思道謂晞曰：“昨被召已朱顔，

本性閑淡寡欲，即使職事紛擾繁忙，但高尚的操守始終不改變。在并州，雖戰事不斷，從没有以世務爲累。良辰美景，吟詩出游，登臨山水，以談笑聚會爲事，大家稱他爲“方外司馬”。到晉祠，賦詩說：“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派人召他，王晞没有及時到達。第二天，丞相西閤祭酒盧思道對王晞說：“昨天被召已臉紅，這不是魚鳥作怪嗎？”王晞慢慢地笑着

得無以魚鳥致怪？”晞緩笑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而已？”

說：“昨晚陶然，頗以飲酒被責。你們也是留連這一物，難道衹是在魚鳥而已？”

及晉陽陷敗，與同志避周兵東北走。山路險迴，懼有土賊，而晞溫酒服膏，曾不一廢。每不肯疾去，行侶尤之，晞曰：“莫尤我，我行事若不悔，久作三公矣。”

到了晉陽陷敗，與同志向的好友避開北周兵往東北走。山路險峻，擔心有强盗，而王晞溫酒服膏，從不間斷。常不肯快走，同行的人責怪他，王晞說：“不要責怪我，我辦事如不悔，很早就作三公了。”

齊亡，周武帝以晞爲儀同大將軍、太子諫議大夫。隋開皇元年，卒於洛陽，年七十一。贈儀同三司、曹州刺史。

北齊滅亡，周武帝任命王晞爲儀同大將軍、太子諫議大夫。隋開皇元年，在洛陽去世，時年七十一歲。贈官儀同三司、曹州刺史。

王晧

晧字季高，少立名行，爲士友所稱。遭母憂，居喪有至性。儒緩亦同諸兄。嘗從文宣北征，乘赤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候爲求覓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爲司徒掾，在府聽午鼓，蹀躞待去。群僚嘲之曰：“王七思歸何太疾？”季高曰：“大鵬始欲舉，燕雀何啾唧？”嘲者曰：“誰家屋當頭，鋪首浪游逸。”於是喧笑，季高不復得言。大寧初，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天統末，修國史。尋除通直散騎常侍。卒，贈郢州刺史。子伯，奉朝請，待詔文林館。

王晧字季高，少年時就有名聲和品行，爲士友所稱道。母親去世，服喪有至性。寬柔也和各個兄長一樣。曾跟隨文宣帝北征，乘赤馬，早晨蒙霜氣，就不認識這匹馬了。自己説丢了馬，虞候爲他尋找找不到。不一會兒太陽出來了，馬身上的霜没有了，繫在帳前，便説：“我的馬還在。”任司徒掾，在府中聽午鼓，急步行走急着出門。群僚笑他説：“王七想回去爲什麽這樣急？”王季高説：“大鵬始欲舉，燕雀何啾唧？”笑他的人説：“誰家屋當頭，鋪首浪游逸。”於是大家一起喧笑，王季高不再講話。大寧初年，兼任散騎常侍，受聘出使陳朝。天統末年，撰修國史。不久任通直散騎常侍。去世，贈官郢州刺史。兒子王伯，爲奉朝請，待詔文林館。

晧弟曄，字季炎，卒於滄州司馬。

王晧的弟弟王曄，字季炎，在滄州司馬任上去世。

封懿

封懿字處德，勃海蓨人也。曾祖釋，晉東夷校尉。父放，慕容暐吏部尚書。兄孚，慕容超太尉。

封懿字處德，是勃海蓨人。曾祖封釋，晉時任東夷校尉。父親封放，任前燕慕容暐的吏部尚書。哥哥封孚，任南燕慕容超的太尉。

懿有才器，能屬文，與孚雖器行有長短，而名位略齊。仕慕容寶，位中書令、户部尚書。寶敗，歸魏，除給事黄門侍郎、都坐大官、章安子。道武引見，問以慕容舊事，懿應對疏慢，廢黜還家。明元初，復徵拜都坐

封懿有才能和器量，善於寫文章，與封孚雖然才行有長短，而名位相當。在後燕慕容寶手下作官，任中書令、户部尚書。慕容寶失敗，投奔北魏，任給事黄門侍郎、都坐大官、章安子。道武帝引見，詢問他慕容氏舊事，封懿回答怠慢，被廢黜回家。明元帝初年，重新任都坐大

大官，進爵爲侯。卒官。懿撰《燕書》，頗行於世。

子玄之，坐與司馬國璠、温楷等謀亂，伏誅。臨刑，明元謂曰："終不令絶汝種也，將宥汝一子。"玄之以弟虔之子磨奴字君明早孤，乞全其命。乃殺玄之四子，赦磨奴，刑爲宦人。崔浩之誅也，太武謂磨奴曰："汝本應全，所以致刑者，由浩也。"後爲中曹監，使張掖，賜爵富城子。卒於懷州刺史，贈勃海公，謚曰定。以族子叔念爲後。

官，進爵位爲侯。在官任上去世。封懿撰有《燕書》，流行於世。

兒子封玄之，因參與司馬國璠、温楷等人圖謀作亂，被處死。臨刑時，明元帝對他說："最終不讓你絶種，將寬赦你的一個兒子。"封玄之因弟弟封虔之的兒子磨奴字君明早年失去父親，請求讓他活命。就殺了封玄之的四個兒子，赦免磨奴，受宮刑成廢人。崔浩被殺，太武帝對磨奴說："你本來應該保全，所以受到宮刑，是由於崔浩的緣故。"後來任中曹監，出使張掖，賜爵富城子。在懷州刺史任上去世，贈勃海公，謚號定。以同族子弟封叔念爲繼嗣。

封回

回字叔念，孝文賜名焉，慕容暐太尉奕之後也。父鑒。初，磨奴既以回爲後，請於獻文，贈鑒寧遠將軍、滄水太守。

回襲磨奴爵富城子。宣武時，累遷安州刺史。山人愿朴，父子賓旅同寢一室。回下車，勒令别處，其俗遂改。明帝時，爲瀛州刺史。時大乘寇亂之後，加以水潦，表求振恤，免其兵調，州内賴之。歷度支、都官二尚書、冀州大中正。

滎陽鄭雲諂事長秋卿劉騰，貨紫纈四百匹，得爲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晚往詣回，坐未定，問回："安州興生，何事爲便?"回曰："卿荷國寵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乎? 封回不爲商賈，何以相示?"雲慚失色。

轉七兵尚書，領御史中尉，劾奏尚書右僕射元欽與從兄麗妻崔氏奸通，時人稱之。後爲殿中尚書、右光禄大夫。莊帝初，遇害河陰。贈司空公，謚曰孝宣。長子隆之。

封回字叔念，是孝文帝賜的名字，前燕慕容暐時太尉封奕的後代。父親封鑒。起初，磨奴既以封回爲繼嗣，請於獻文帝，贈封鑒爲寧遠將軍、滄水太守。

封回繼承磨奴的爵位富城子。宣武帝時，多次升官至安州刺史。山人樸實敦厚，父子賓客同在一室睡覺。封回剛到任，勒令分開住宿，這個風俗就改變了。孝明帝時，任瀛州刺史。當時大乘寇亂之後，加上水災，上表請求賑恤，免除他們的兵役賦税，州内依賴他得以度過危難。歷任度支、都官二尚書、冀州大中正。

滎陽人鄭雲迎奉長秋卿劉騰，賄賂紫纈四百匹，得以擔任安州刺史。任命書早上發出，晚上前往封回處，未坐定，問封回道："安州經商求利，什麽事情最好?"封回回答說："你蒙受國家恩寵，位到方伯，即使不能拔園葵，去織婦，與民同勞，也應該考慮爲百姓謀利益，如何一見面就問經商求利呢? 我封回不爲商賈，怎麽回答?"鄭雲慚愧得變了臉色。

調任七兵尚書，兼任御史中尉，劾奏尚書右僕射元欽與堂兄元麗的妻子崔氏通奸，當時的人很稱贊他。後來任殿中尚書、右光禄大夫。孝莊帝初年，在河陰遇害。贈官司空公，謚號孝宣。長子叫封隆之。

封隆之

隆之字祖裔，小名皮，寬和有度

封隆之字祖裔，小名皮，寬和有度量。延昌

量。延昌中，道人法慶作亂冀州，自號大乘，衆五萬人。隆之以開府中兵參軍與大都督元遥討之，獲法慶，賜爵武城子。累遷河内太守。未到郡，屬尒朱兆入洛，莊帝幽崩，隆之以父遇害，常懷報雪，因持節東歸，圖爲義舉。遂與高乾等夜襲冀州，克之，乃推爲刺史。及齊神武自晋陽東出，隆之遣子子繪隨高乾奉迎於滏口。

中興初，拜吏部尚書。韓陵之役，留隆之鎮鄴城。未幾，徵爲侍中，封安德郡公。于時朝議以尒朱榮宜配食明帝廟庭。隆之議曰："榮爲人臣，親行殺逆，豈有害人之母而與子對食之理？"以參議麟趾閣新制，又贈其妻祖氏范陽郡君。隆之表以先爵富城子及武城子轉授弟子孝琬等，朝廷嘉而從之。後爲斛斯椿等所構，逃歸鄉里，齊神武召赴晋陽。

魏孝静立，除吏部尚書，尋加侍中。元象初，除冀州刺史，加開府，累遷尚書右僕射。及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將叛，陰招冀州豪望爲内應。詔隆之馳驛慰撫，遂得安静。隆之首參神武經略，奇謀皆密以啓聞，手書削稿，罕知於外。卒於齊州刺史，贈司徒。神武以追榮未盡，復啓贈太保，謚宣懿。神武後至冀州北境，次交津，追憶隆之，顧冀州行事司馬子如，言其德美，爲之流涕。令以太牢就祭。

隆之歷事五帝，以謹素見知。凡四爲侍中，再爲吏部尚書，一爲僕射，四爲冀州刺史。每臨冀部，州中舊齒咸曰："我封公復來。"其得物情如此。子子繪嗣。

封子繪

子繪字仲藻，小名搔。性和理，有器局。釋褐秘書郎，累遷平陽太

年間，道人法慶在冀州作亂，自號大乘，有部衆五萬人。封隆之以開府中兵參軍與大都督元遥一起討伐他，抓獲了法慶，賜爵武城子。調任河内太守。還没有到郡，正遇上尒朱兆入洛，孝莊帝去世秘不發喪，封隆之因父親遇害，常想報仇雪恨，所以持節東歸，以圖起事。就與高乾等人夜襲冀州，攻克了冀州，被推舉爲刺史。到高歡從晋陽東出，封隆之派遣自己的兒子封子繪隨着高乾在滏口迎接高歡。

中興初年，任吏部尚書。韓陵之戰，封隆之留下鎮守鄴城。不多久，徵召任侍中，封爲安德郡公。當時朝廷議論認爲尒朱榮適宜配食孝明帝廟庭。封隆之議論説："尒朱榮作爲人臣，親行殺母，怎麽能有害人之母而與其子對食的道理？"參與商議麟趾閣新制，又封他妻子祖氏爲范陽郡君。封隆之上表把祖上的爵位富城子以及武城子轉授給弟弟之子封孝琬等，朝廷稱贊并同意了他的請求。後來被斛斯椿等陷害，逃歸家鄉，高歡召他趕赴晋陽。

東魏孝静帝即位，任吏部尚書，不久加任侍中。元象初年，任冀州刺史，加開府，多次升任至尚書右僕射。到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將要叛亂，暗中招引冀州豪强作爲内應。皇帝下詔封隆之駕乘驛馬疾行慰撫，纔得以安定。封隆之首先參與高歡的謀劃，奇謀大計都是暗中上報，看了以後即銷毁，外人很少能知道。在齊州刺史任上去世，贈官司徒。高歡認爲追封的榮耀還不够，又上奏贈官太保，謚號宣懿。高歡後來到冀州北境，駐扎在交津，追憶封隆之的功績，對冀州行事司馬子如説，他德行美好，爲他流下了眼泪。下令用牛羊猪三牲的儀式祭祀。

封隆之前後事奉五個皇帝，以謹慎樸實見稱。四次擔任侍中，兩次擔任吏部尚書，一次擔任僕射，四次擔任冀州刺史。每次到冀州，州中舊臣都説："我們的封公又來了。"他深得民心如此。兒子封子繪繼承。

封子繪字仲藻，小名搔。性格和洽，有度量。初任秘書郎，後調任平陽太守，加散騎常

守，加散騎常侍。晉州北界霍山舊號千里徑者，山坂高峻，每大軍往來，士馬勞苦。子繪請於舊徑東谷别開一路。神武從之，仍令子繪修開，旬日而就。徵補大行臺吏部郎中。神武崩，秘未發喪，文襄以子繪爲勃海太守，執其手曰："誠知未允勛臣官望，但須鎮撫。且衣錦晝游，古人所貴，宜善加經略，不勞習常太守向州參也。"仍聽收集部曲一千人。大寧二年，爲都官尚書。高歸彦作逆，命子繪參贊軍事。賊平，敕子繪權行州事。徵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卒，謚曰簡。子寶蓋襲。

侍。晉州北部霍山以前稱千里徑的地方，山坂高峻，每次大軍往來，士兵馬匹都很辛苦。封子繪請求在舊徑東谷别開一條路。高歡聽從了他的意見，下令由封子繪負責修路，十天就修成。徵召補任大行臺吏部郎中。高歡去世，秘不發喪，高澄任封子繪爲勃海太守，握着他的手說："我知道還没有實現勛臣官望，但須鎮守安撫。况且衣錦晝游，爲古人所貴，宜善加謀劃，不用像習常太守一樣向州參拜。"聽任他收集部衆一千人。大寧二年，任都官尚書。高歸彦叛亂，下令封子繪參贊軍事。叛亂平定後，命封子繪暫時代理處置州中事務。徵召爲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去世，謚號簡。兒子封寶蓋繼承。

封子繡

子繪弟子繡，位霍州刺史。陳將吴明徹侵淮南，子繡城陷，送揚州。齊亡後，逃歸。終於通州刺史。子繡外貌儒雅，而使氣難犯。兄女婿司空婁定遠爲瀛州刺史，子繡爲勃海太守。定遠過之，對妻及諸女宴集言戲，微有褻慢。子繡鳴鼓集衆將攻之，定遠免冠拜謝，久之乃釋。

封子繪的弟弟封子繡，任霍州刺史。陳朝將領吴明徹侵犯淮南，封子繡的守城陷落，送往揚州。北齊滅亡後，逃回。在通州刺史任上去世。封子繡外貌儒雅，却專横難犯。哥哥的女婿司空婁定遠任瀛州刺史，封子繡任勃海太守。婁定遠經過，對妻子及各個女兒宴會言歡，稍有輕慢。封子繡鳴鼓聚集部衆將要攻打他，婁定遠脱下帽子謝罪，很久纔放了他。

封興之　封孝琬

隆之弟興之，字祖胄。經明行修，恬素清静。位瀛冀二州刺史、平北府長史。所歷有當官譽。卒，以隆之佐命功，贈殿中尚書、雍州刺史，謚曰文。

封隆之的弟弟封興之，字祖胄。經明行修，恬素清静。任瀛冀二州刺史、平北府長史。所任職位都有聲譽。去世，因爲封隆之輔佐創業的功勞，贈官殿中尚書、雍州刺史，謚號文。

子孝琬，字士蒨，七歲而孤，爲隆之鞠養，慈愛甚篤，隆之啓以父爵富城子授焉。位東宫洗馬。卒，贈太府少卿。孝琬性恬静，頗好文咏。太子少師邢卲、七兵尚書王昕并先達高才，與孝琬年位懸隔，晚相逢遇，分好遂深。孝琬靈櫬言歸，二人送於郊外，悲哭凄慟，有感路人。

兒子封孝琬，字士蒨，七歲時父親去世，被封隆之撫養，對他慈愛有加，封隆之上奏把父親的爵位富城子授給他。任東宫洗馬。去世，贈官太府少卿。封孝琬本性恬静，喜好文學。太子少師邢卲、七兵尚書王昕都是早已著名的高才，與封孝琬年齡地位相差很大，晚相逢遇，情義很深。封孝琬的棺木運回故鄉，二人送到郊外，悲哭凄楚哀痛，感動路人。

封孝琰

孝琬弟孝琰，字士光，少修飭，

封孝琬的弟弟封孝琰，字士光，少年時行爲

學尚有風儀。位秘書丞、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在道遥授中書侍郎。還，坐受魏收囑，牒其門客從行事發，付南都獄，决鞭二百，除名。後除并省吏部郎中、南陽王友，赴晋陽典機密。

和士開母喪，托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并爲義孝，有一士人亦在哭限。孝琰入吊，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士開知而大怒。其後會黄門郎李瓌奏南陽王綽驕恣，士開因譖之曰："孝琰從綽出外，乘其副馬，捨離部伍，别行戲語。"時孝琰女爲范陽王妃，爲禮事，因假入辭，帝遂决馬鞭一百放出，又遣高阿那肱重决五十，幾死。還鄴，在集書省上下。自此沈廢。士開死後，爲通直散騎常侍。後與周和好，以爲聘周使副。

祖珽輔政，奏入文林館撰御覽。孝琰文筆不高，但以風流自立，善談戲，威儀閑雅，容止進退，人皆慕之。以祖珽好自矜大，佞之云："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爲恨。尋以本官兼尚書左丞。其所彈射，多承意旨。時有道人曇獻者，爲皇太后所幸，賞賜隆厚，車服過度。又乞爲沙門統，後主意不許，但太后欲之，遂得居任。然後主常憾焉。因僧尼他事，訴者辭引曇獻，上令有司推劾。孝琰案其受賄，致於極法，其家珍異悉以没官。由是正授左丞，仍奏門下事。

性頗簡傲，不諧時俗，意遇漸高，彌自矜誕，舉動舒遲，無所降屈，識者鄙之。與崔季舒等以正諫同死。子君確、君静二人徙北邊，少子君嚴、君贊下蠶室。南安敗，君確等

端正不違禮義，學問高深有風度。任秘書丞、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在路上遥授中書侍郎。從陳朝返回，因接受魏收囑咐，度牒其門客從行事被揭發，交付南都獄，鞭打二百，被免去官職。後來任并省吏部郎中、南陽王友，赴晋陽掌機密事。

和士開的母親去世，依附他的人都前往哭喪。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都爲他服孝，有一個士人也在其中痛哭。封孝琰前去吊唁，出來對人説："嚴興的南邊，丁鄒的北邊，有一個士人，哭號聲非常哀痛。"聽説的人傳開了。和士開知道後大怒。以後黄門郎李瓌上奏南陽王高綽驕傲放縱，和士開附和進讒言説："封孝琰跟着高綽出外，乘其副馬，捨離部伍，别行戲語。"當時封孝琰的女兒爲范陽王妃，爲禮事，因假入辭，皇帝便决定用馬鞭打他一百下放出，又派遣高阿那肱重打五十，幾乎要打死。回到鄴，在集書省上下。從此以後不被起用。和士開死後，任通直散騎常侍。後與北周和好，任爲聘北周使者的副手。

祖珽輔政，上奏進入文林館修撰御覽。封孝琰文筆不是很好，但以風流自立，善於談笑，威儀嫻雅，容貌舉止進退有度，人們都敬慕他。以祖珽喜好驕矜自大，諂媚他説："是衣冠宰相，不同於其他人。"親近的人聽説後，大以爲恨。不久以本官兼任尚書左丞。他所彈劾的，多奉承上面的意旨。當時有道人叫曇獻的，受到皇太后的寵幸，賞賜很豐厚，車馬服飾超過了規定的限度。又請求爲沙門統，後主不允許，但太后想給他，於是得到沙門統的職位。然而後主常常爲此感到不滿。因爲僧尼的其他事，上訴的人説到曇獻，皇帝下令有關官員追究審查。封孝琰查出他受賄，對他處以極刑，他家的珍異財寶全部没入官府。由此而任左丞，仍奏門下事。

封孝琰本性傲慢，不合於時俗，意遇漸高，自大狂妄，舉動舒緩，無所降屈，有見識的人看不起他。與崔季舒等人一同因正諫而死。兒子封君確、封君静二人流放北邊，小兒子封君嚴、封君贊受到閹割的刑罰。南安敗，封君確等二人都

二人皆坐死。

受牽連而死。

封延之

興之弟延之，字祖業，少明辯，有世用。封郯城子，位青州刺史，多所受納。後行晉州事。沙苑之敗，延之棄州北走，以隆之故，免其死。卒，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謚文恭。子纂嗣。

封興之的弟弟封延之，字祖業，少年時聰明善辯，是有用的人才。封爲郯城子，任青州刺史，多次接受賄賂。後來代理晉州事務。沙苑戰敗，封延之放棄州郡北逃，因爲封隆之的緣故，免他死罪。去世，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謚號文恭。兒子封纂繼嗣。

封琳

鑒長子琳，字彥寶，位中書侍郎。與侍中、南平王馮誕等議定律令，有識者稱之。歷位太尉長史、司宗下大夫、南青夏二州刺史、光禄大夫。琳弟子肅。

封鑒的長子封琳，字彥寶，任中書侍郎。與侍中、南平王馮誕等議定律令，有識之士很稱贊他。歷任太尉長史、司宗下大夫、南青夏二州刺史、光禄大夫。封琳的弟弟之子是封肅。

封肅

肅字元邕，博涉經史。太傅崔光見而賞焉。位尚書左中兵郎中。性恭儉，不妄交游，唯與崔勵、勵從兄鴻尤相親善。所制文章多亡失，存者十餘卷。

封肅字元邕，博覽經史。太傅崔光見了他後很贊賞他。任尚書左中兵郎中。性格恭儉，不隨意交游，衹與崔勵、崔勵的堂兄崔鴻特別友善。所撰寫的文章大多亡佚，留存下來的有十餘卷。

封愷

懿從兄子愷，字思悌，奕之孫也。父勸，慕容垂侍中、太常卿。愷位給事黄門侍郎、散騎常侍。後入代都，名出懿子玄之右。俱坐司馬氏事死。愷妻，盧玄姊也。愷子伯達，棄母及妻李氏南奔河表，改婚房氏。獻文末，伯達子休傑内入。祖母盧猶存，垂百歲矣，而李已死。休傑位冀州咸陽王府諮議參軍。

封懿堂兄的兒子封愷，字思悌，是封奕的孫子。父親封勸，任後燕慕容垂的侍中、太常卿。封愷任給事黄門侍郎、散騎常侍。後入代都，名氣在封懿的兒子封玄之之上。都受司馬氏謀亂事牽連被處死。封愷的妻子，是盧玄的姐姐。封愷的兒子封伯達，拋棄母親及妻李氏南奔河表，另娶房氏爲妻。獻文帝末年，封伯達的兒子封休傑暗地裏返回。祖母盧氏還活着，將近一百歲，而李氏已經去世。封休傑任冀州咸陽王府諮議參軍。

封軌 封偉伯

回族叔軌，字廣度。好學，通覽經傳。與光禄大夫武邑孫惠蔚同志友善。惠蔚每推軌曰："封生之於經義，吾所弗如者多矣。"頗自修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修飾，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

封回的族叔封軌，字廣度。好學習，通覽經傳。與光禄大夫武邑人孫惠蔚志向相同關係密切。孫惠蔚常推頌封軌説："封生之於經義，我所比不上的地方很多。"自己很注重整齊潔净，儀容出色。有人説："學士不重視修飾，這個人爲什麽獨獨如此?"封軌聽説後，笑着説："君子整理衣冠，看重外表，何必要蓬頭垢面纔能成爲

而後爲賢。”言者慚退。

賢者。”説的人羞愧退下。

以兼員外散騎常侍銜命高麗。高麗王雲恃其偏遠，稱疾不親受詔。軌正色詰之，喻以大義，雲乃北面受旨。使還，轉考功郎中，除本郡中正。勃海太守崔休入爲吏部郎中，以己考事干軌。軌曰：“法者天下之事，不可以舊君故，虧之也。”休嘆其守正。軌在臺中，稱爲儒雅。除國子博士，假通直散騎常侍，慰勞汾州山胡。

以兼員外散騎常侍的官銜出使高麗。高麗王王雲依恃自己國家地處偏遠，稱病不親自接受詔書。封軌正色詰問他，對他曉以大義，王雲這纔北面接受詔書。出使回來，調任考功郎中，兼任本郡中正。勃海太守崔休入朝任吏部郎中，以自己的考事求封軌。封軌説：“法是天下的事，不可以因爲你是故舊，就不遵守法。”崔休佩服他的公正。封軌在臺中，稱得上儒雅。任國子博士，暫爲通直散騎常侍，去慰勞汾州山胡。

司空、清河王懌表修明堂、辟雍，詔百僚集議。軌議曰：

《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户，八窗。鄭玄曰：“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文以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玄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户者達四時，八窗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恒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宫以節觀者，茅蓋白盛爲之質飾，赤綴白綴爲之户牖，皆典籍所載，制度之明義也。

司空、清河王元懌上表修明堂、辟雍，皇帝詔令百官商議。封軌説：

《周官·匠人》上説：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户，八窗。鄭玄説：“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文以見同制。”可見三代明堂，其規定是一樣的。案周與夏、殷，增減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勿革，明瞭五室之義，便得天數。所以鄭玄又説：“五室者，象五行也。”可見九階效法九土，四户達四時，八窗通八風，實在是不可改易的大規，國家的常制。如果上圓下方以劃分天地，通水環宫以節觀，茅蓋白盛作爲質飾，赤綴白綴作爲門窗，這都是典籍所載，制度所明確的。

秦焚滅五典，非毁三代，變更先聖，不依舊憲。故《吕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文。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爲九室。是以《黄圖》、《白武通》、蔡邕、應劭等咸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行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逾

秦焚滅五典，詆毁三代，變更先聖，不依照舊有的制度。所以《吕氏春秋》《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禮》著有十二堂之文。漢繼承秦法，也没有改變，東西二京，都是九室。所以《黄圖》、《白武通》、蔡邕、應劭等都稱説九室以象徵九州，十二堂以象徵十二辰。室用以祭天，堂用以布政。依行而祭，所以室不超過五；依時布政，所以堂不超過四。州和辰，不是應效法的。九與十二，作用在什麽地方？如今聖朝想尊道訓

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厥用安在？今聖朝欲尊道訓人，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爲永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袁準之徒已論正矣。

人，備禮化物，適宜用五室，以成爲永遠的制度。至於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袁準這些人已論說清楚了。

後卒於廷尉少卿。贈濟州刺史。

後來在廷尉少卿任上去世。贈濟州刺史。

初，軌深爲郭祚所知，祚常謂子景尚曰："封軌、高綽二人，并幹國之才，必應遠至。吾平生不妄進舉，而每薦此二人，非直爲國進賢，亦爲汝等之津梁。"其見重如此。軌既以方直自業，高綽亦以風概立名。高肇拜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曰："吾一生自謂無愆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軌以務德慎言，修身之本，奸回讒佞，世之巨害，乃爲《務德》、《慎言》、《遠佞》、《防姦》四戒。文多不載。

起初，封軌深爲郭祚所知遇，郭祚常對他的兒子郭景尚説："封軌、高綽二人，都是國家的人才，必應成大臣。我平生不多進舉，而每次推薦這二人，不僅是爲國家進賢人，也是爲你們引作橋梁。"對他看重如此。封軌以方直自律，高綽也以風度氣概立名。高肇拜爲司徒，高綽送迎往來，封軌竟然不去。高綽回頭不見封軌，就急促歸來説："我一生自認爲没有違背規矩，今天的舉動與封生相比差遠了。"封軌以爲務德慎言，是修身之本，奸回讒佞，是世之巨害，於是作《務德》、《慎言》、《遠佞》、《防姦》四戒。文章多不載。

長子偉伯，字君良，博學有才思。弱冠，除太學博士。每朝廷大議，偉伯參焉。雅爲太保崔光、僕射游肇所知賞。太尉、清河王懌辟參軍事。懌親爲《孝經解詁》，命偉伯爲難例九條，皆發起隱漏。偉伯又討論《禮》、《傳》、《詩》、《易》疑事數十條，儒者咸稱之。時朝廷將經始明堂，廣集儒學，議其制度，九五之論，久而不定。偉伯乃搜檢經、緯，上《明堂圖説》六卷。又撰《封氏本録》六卷。

長子封偉伯，字君良，博學有才思。剛成年時，任太學博士。每次朝廷大議，封偉伯都參與。很爲太保崔光、僕射游肇所瞭解賞識。太尉、清河王元懌任爲參軍事。元懌親自作《孝經解詁》，命封偉伯爲難例九條，都是發起隱漏。封偉伯又討論《禮》、《傳》、《詩》、《易》疑事數十條，讀書人都稱贊他。當時朝廷將經始明堂，廣集儒學之士，議其制度，九五之論，很久而没有定下來。封偉伯就搜檢經、緯，呈上《明堂圖説》六卷。又撰寫《封氏本録》六卷。

正光末，尚書僕射蕭寶夤爲關西行臺，引爲行臺郎。及寶夤爲逆，偉伯與南平王冏潛結關中豪右韋子粲等，謀舉義兵。事發，見殺。永安中，贈瀛州刺史，聽一子出身，無子，轉授弟翼。翼弟述。

正光末年，尚書僕射蕭寶夤爲關西行臺，引爲行臺郎。蕭寶夤叛變，封偉伯與南平王元冏暗中交結關中豪强韋子粲等人，商議舉兵。事情泄漏，被殺。永安年間，贈官瀛州刺史，給一個兒子賜出身，因没有兒子，轉授給弟弟封翼。封翼的弟弟封述。

封述

述字君義，有幹用。天平中，爲

封述字君義，有才幹。東魏天平年間，任

三公郎中。時增損舊事，爲《麟趾新格》，其名法科條皆述所删定。齊受禪，累遷大理卿。河清三年，敕與録尚書趙彦深、僕射魏收、尚書陽休之、國子祭酒馬敬德等議定律令。歷位度支、五兵、殿中三尚書。

述久爲法官，明解律令，議斷平允，深爲時人所稱。而厚積財産，一無分饋，雖至親密友，貧病困篤，亦絶於拯濟。朝野物論甚鄙之。外貌方整，而不免請謁，回避進趣，頗致嗤駭。前妻河内司馬氏。一息爲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打像爲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便用？"一息娶范陽盧莊之女，述又經府訴云："送騾乃嫌脚跛，評田則云鹹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爲吝嗇所及，每致紛紜。

子元儁，位太子舍人。

封詢

述弟詢，字景文，窺涉經史，以清素自持。位尚書左丞、濟南太守，歷官皆有幹局才具，臨郡甚著聲績。隋開皇中卒。

論曰：崔暹文學器識，當年之俊，忽微慮遠，俱以爲災。休立身有本，當官著稱。長儒才望之美，禍因驕物，雖有周公之才，猶且爲累，况未足論其高下，能無及乎？贍詞韵温雅，風神秀發，固人望也。王憲名公之孫，老見優異。元景昆季履道，標映人倫，美哉！封回克光家世，隆之勤勞霸業，子繪實隆堂構，可謂載德者矣。君義聚斂嗇吝，無乃鄙哉！

三公郎中。當時增削舊事，寫成《麟趾新格》，其中名法科條都是封述所删定。北齊建立，多次升官至大理卿。河清三年，皇帝敕令他與録尚書趙彦深、僕射魏收、尚書陽休之、國子祭酒馬敬德等議定律令。歷任度支、五兵、殿中三尚書。

封述長時間擔任法官，瞭解律令，論議裁斷公平恰當，深爲當時人所稱贊。而積累財産，從不分送别人，即使是至親密友，貧病困難，也不去救濟。官民議論很看不起他。外貌端莊，免不了有請求謁告，迴避求取，很被人譏笑。前妻河内人司馬氏。不久要娶隴西人李士元的女兒，大送財聘。到將要成禮時，仍然是猶豫不定。封述忽然取出所供養像，對着李士元打像爲誓。李士元笑着説："封公從哪裏常得到應急像，需發誓便用？"不久又要娶范陽人盧莊之的女兒，封述又經府訴説："送騾乃嫌脚跛，評田則説鹹薄，銅器又嫌古廢。"都是因爲吝嗇所造成的，常引起紛爭。

兒子封元儁，任太子舍人。

封述的弟弟封詢，字景文，廣泛閲讀經史，以清正廉潔自重。任尚書左丞、濟南太守，所任之職都有辦事的才幹器度，任地方官很有聲望政績。隋朝開皇年間去世。

論曰：崔暹有文學器度與見識，當年的俊傑，忽視微小之處思慮將來之事，都成了災難。崔休立身有根基，當官以業績著稱。崔長儒才能聲望很好，他的遭禍起於傲物，雖有周公之才，仍爲此而拖累，况且未能够表明其高下，禍害能不來到嗎？崔贍才學高雅，神采飛揚，實在是衆望所歸。王憲是有名望家族的孫子，年老而受到恩寵。王元景兄弟遵循道德，善於品評選拔人才，好啊！封回光耀家世，封隆之勤勞霸業，封子繪繼承發揚祖先的遺業，可以説是施行德化了。封君義聚斂財貨小氣吝嗇，實在是很羞耻啊！

北史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三

古弼　張黎　劉潔　丘堆　娥清　伊馛　乙瓌　周幾　豆代田
車伊洛　王洛兒　車路頭　盧魯元　陳建　來大干　宿石
萬安國 嵇根　周觀　尉撥　陸真　呂洛拔　薛彪子 (子)琡　尉元
慕容白曜　和其奴　苟頹　宇文福

古弼

古弼，代人也。少忠謹，善騎射。初爲獵郎，門下奏事，以敏正稱。明元嘉其直而有用，賜名曰筆。後改名弼，言其有輔佐才也。令典西部，與劉潔等分綰機要，敷奏百揆。

古弼，是代郡人。少年時忠厚嚴謹，擅長騎馬射箭。起初爲獵郎，在門下省做事，因機敏剛正受稱贊。明元帝嘉奬他的正直而又能幹，賜給他名字叫筆。後來改名字弼，說他有輔佐的才能。叫他主持西部事務，和劉潔等人分別管理機要事務，掌管百官奏折。

太武即位，以功拜立節將軍，賜爵靈壽侯。歷位侍中、吏部尚書，典南部奏事。後征馮弘。弘將奔高麗，高麗救軍至，弘乃隨之，令婦人被甲居中，其精卒及高麗陳兵於外。弼部將高苟子擊賊軍，弼酒醉，拔刀止之，故弘得東奔。太武大怒，黜爲廣夏門卒。尋復爲侍中，與尚書李順使涼州。賜爵建興公，鎮長安，甚有威名。及議征涼州，弼與順咸言涼州乏水草，不宜行，帝不從。既剋姑臧，微嫌之，以其有將略，弗之責。

太武帝即位，因功授立節將軍，賜爵靈壽侯。歷任侍中、吏部尚書，主持南部上奏事務。後來跟從皇上征討馮弘。馮弘要投奔高麗，高麗的救兵趕到，馮弘就跟他們走了，叫婦女穿上鎧甲走在中間，他的精兵和高麗的兵將排列在外圍。古弼的部將高苟子攻打敵軍，古弼喝醉了酒，拔出刀來制止他，馮弘因此得以逃脫到東方。太武帝大怒，把他降爲廣夏門的守兵。不久又爲侍中，和尚書李順出使涼州。賜爵建興公，鎮守長安，很有威名。皇上商議征討涼州，古弼和李順都說涼州缺水草，不宜去，皇上未聽從。攻克姑臧後，有些討厭他，因他有將才，没有責備他。

宋將裴方明剋仇池，立楊玄庶子保熾。於是假弼節，督隴右諸軍討仇池，平之。未幾，諸氐復推楊文德爲主，圍仇池。弼攻解其圍，文德走漢川。時東道將皮豹子聞仇池圍解，議

宋國的大將裴方明攻克仇池，立楊玄的庶出兒子楊保熾爲主。皇上於是讓古弼假節，率領隴山以西各軍討伐仇池，平定了他。不久，氐人的各頭目又推舉楊文德做國主，圍攻仇池。古弼攻打他們解了仇池之圍，文德逃到漢川。當時東路

欲還軍。弼使謂曰："若其班師，寇衆復至，後舉爲難。不出秋冬，南寇必來，以逸待勞，百勝之策也。"豹子乃止。太武聞之曰："弼言長策也。制有南秦，弼謀多矣。"

將領皮豹子聽説仇池已解圍，建議回軍。古弼派人對他説："如果現在回朝，敵人再來，再要打敗他們就難了。不超過這年秋冬，南賊必定會來，以逸待勞，是百戰百勝的策略。"皮豹子就留了下來。太武帝聽後説："古弼的話是長遠的計策。制服南秦的氐人，古弼計謀多得很。"

景穆總攝萬機，徵爲東宫四輔，與宜都王穆壽并參政事。遷尚書令。弼雖事務殷湊，而讀書不輟。端謹慎密，口不言禁中事。功名等於張黎，而廉不及也。

景穆帝攝政，徵召他爲東宫四輔，和宜都王元穆壽一起參與政事。升尚書令。古弼雖然公務繁多，但不停止讀書。端正謹慎嚴密，嘴上不説宫中事。功名和張黎相當，但没他那麽清廉。

上谷人上書，言苑囿過度，人無田業，宜減太半，以賜貧者。弼入欲陳奏，遇帝與給事中劉樹棋，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帝前捽樹頭，掣下床，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帝失容，放棋曰："不聽奏事，過在朕。樹何罪？置之！"弼具狀以聞。帝奇弼公直，皆可其奏，以與百姓。弼曰："爲臣逞志於君前者，非無罪也。"乃詣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帝召之，謂曰："卿其冠履。吾聞築社之役，蹇蹶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然則卿有何罪？自今以後，苟利社稷，益國便人者，雖復顛沛造次，卿則爲之，無所顧也。"

上谷的人上書，説御苑獵場太大，人民没有了田地，應該縮小大半，賜給貧困的人耕種。古弼進宫想上奏，碰到皇上正和給事中劉樹下棋，無心思聽奏。古弼坐了很久，也無機會説話。就站起來，在皇上面前抓住劉樹的頭，牽下床來，用手揪他的耳朵，用拳打他的背，説："皇上不理事，都是你的罪過！"皇上大驚失色，放下棋説："不聽你奏事，過錯在我。劉樹有什麽罪？放了他！"古弼把上奏的事説了。皇上對古弼的公正耿直感到驚奇，全部同意了他上奏的事，把田地給了百姓。古弼説："作爲臣子在君王面前逞强，不能算是無罪。"就到公堂，脱帽光脚，自己彈劾請罪。皇上召見他，説："你穿好鞋帽。我聽説臣子的本職，就是耿直盡忠，公正辦事，這是神賜給君王的福氣。那麽你又有什麽罪呢？從今以後，祇要有利於國家，方便人民的事，就算再唐突過分，你都可以做，不要有所顧忌。"

太武大閲，將校獵於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太武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帝常名之曰"筆頭"，時人呼爲"筆公"。屬官懼誅。弼告之曰："吾謂事君使田獵不適盤游，其罪小也。不備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焉之志，窺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軍實，爲不虞之遠慮。苟使國家有利，吾寧避

太武帝要閲兵，將士們在黄河以西地區圍獵，古弼留守京城。皇上下詔把肥壯馬分給騎兵，古弼命令給瘦弱的馬。太武帝大怒説："尖頭奴膽敢戲弄我！我回京，先殺了他！"古弼的頭尖，皇上常叫他"筆頭"，當時人們叫他"筆公"。手下官吏怕被殺。古弼告訴他們説："我認爲使皇上不去打獵，這罪很小。不防備意外敵人，使賊寇得逞，這罪很大。現在北狄很猖狂，南賊又未消滅，他們居心不良，企圖侵犯我國邊境地區，這是我所擔心的。因此選壯馬充實軍隊，防止意外。如果對國家有利，我怎可逃避被

死乎？明主可以理干，此自吾罪。”帝聞而嘆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鹿十頭。後車駕田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牛五十乘運之。帝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弼表至，曰：“今秋穀懸黄，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雁侵費，風波所耗，朝夕參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帝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卜，可謂社稷之臣。”

處死呢？聖明的君主可以講道理勸説，這是我自己犯的罪。”皇上聽説後贊嘆説：“有這樣的臣子，是國家的一寶啊。”賜給一件衣服，兩匹馬，十頭鹿。後來皇上到山北打獵，打到麋鹿幾千頭，下詔尚書派五十輛牛車來運。皇上不久又對隨從的人説：“筆公肯定不會派車給我，你們不如用馬運快些。”於是回京。走了幾百里古弼的奏表到了，説：“今年秋天穀物成熟，麻菽遍野都是，猪鹿偷吃，鳥雁損害，風雨侵蝕，早晚差别一半。請求哀憐寬緩，使人民得以收運糧食。”皇上對身旁的人説：“筆公果然如我所料，真是爲國家着想的臣子啊。”

初，楊難當之來也，詔弼悉送其子弟於京師。楊玄少子文德，以黄金三十斤賂弼。弼受金留文德，而遇之無禮，文德亡入宋。太武以其正直，有戰功，弗加罪責。太武崩，吴王立，以弼爲司徒。文成即位，與張黎并坐議不合旨，俱免。有怨謗之言，其家人告巫蠱，俱伏法。時人冤之。

當初，楊難當來歸附，皇上下令古弼把他的兒子全部送到京城。楊玄的小兒子文德，用黄金三十斤賄賂古弼。古弼接受黄金留下了文德，但對他很無禮，文德逃到了宋。太武帝因他正直，有戰功，不加罪。太武帝去世，吴王即位，任命古弼爲司徒。文成帝即位，和張黎都因議論不合旨意，一起被免官。他有怨恨誹謗的話，他的家人被告發使用巫蠱術，一起被殺。當時的人認爲冤枉。

張黎

張黎，雁門平原人也。善書計，道武知待之。明元器其忠亮，賜爵廣平公，管綜機要。太武以其功舊，任以輔弼，除大司農卿。軍國大議，黎常與焉。以征赫連定功，進號征北大將軍，與樂安王範、濟南公崔徽鎮長安。清約公平，甚著聲稱，代下之日，家無餘財。太武征凉州，蠕蠕吴提乘虚入寇，黎與司空長孫道生拒擊走之。景穆初總百揆，黎與崔浩等輔政，忠於奉上，非公事不言，詔賜浩、黎布帛各千匹，以褒舊勛。吴王余立，以黎爲太尉。後文成即位，與古弼俱誅。

張黎，是雁門平原人。擅長公文、書信，道武帝禮遇他。明元帝也器重他的忠誠，賜爵廣平公，管理機要事務。太武帝因他有功，把輔政的工作交給他，任大司農卿。軍國大事，張黎都常常參與。因征討赫連定有功，進號征北大將軍，和樂安王元範、濟南公崔徽鎮守長安。他清廉簡約公正平和，很有好名聲，任期滿時，家裏没有多餘的財物。太武帝征討凉州，蠕蠕人吴提趁虚入侵，張黎和司空長孫道生抵抗打跑了他。景穆帝開始總攬大權時，張黎和崔浩等人輔政，忠心侍奉皇上，不是公事不發言，皇上下詔賜給崔浩、張黎布帛各一千匹，以褒獎他倆往日的功勛。吴王元余自立爲王，任張黎爲太尉。後來文成帝即位，和古弼一起被殺。

劉潔

劉潔，長樂信都人也。昭成時，慕容氏獻女，潔祖父生爲公主家臣，

劉潔，是長樂信都人。昭成帝時，慕容氏獻上女兒，劉潔的祖父劉生是公主的家臣，就隨

乃隨入魏。賜以妻妾，生子堤，位樂陵太守，封信都男。卒。

潔襲堤爵。數從征討，進爵會稽公。後與永安侯魏勤及功勞將軍元屈等擊吐京叛胡，爲其所執，送赫連屈丐。潔聲氣不撓，呼其字而與之言，神色自若。屈丐壯而釋之。後得還國，典東部事。明元寢疾，太武監國，潔與古弼等選侍東宫，對綜機要。

太武即位，奇其有柱石用，委以大任。及議軍國，朝臣咸推其能。遷尚書令，改爲鉅鹿公。車駕西伐，潔爲前鋒。沮渠牧犍弟董來距戰於城南，潔信卜者之言，以日辰不協，擊鼓却陣，故董來得入城。太武微嫌之。潔久在樞密，恃寵自專，帝心稍不平。

時議伐蠕蠕，潔言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群臣皆從其議。帝决行，乃從崔浩議。既出，與諸將期會鹿渾谷，而潔恨其計不用，欲沮諸將，乃矯詔更期，諸將不至。時虜衆大亂，景穆欲擊之，潔執不可。停鹿渾谷六日，諸將猶不集，賊已遠遁，追至石水，不及而還。師次漠中，糧盡，士卒多死。潔陰使人驚軍，勸帝棄軍輕還，帝不從。潔以軍行無功，奏歸罪於崔浩。帝曰："諸將後期，及賊不擊，罪在諸將，豈在於浩?"又潔矯詔事遂發，輿駕至五原，收潔幽之。

太武之征也，潔私謂親人曰："若軍出無功，車駕不返，即吾當立樂平王。"潔又使右丞張嵩求圖讖，問："劉氏應王，繼國家後，我審有名姓不?"嵩對曰："有姓而無名。"窮驗款引，搜嵩家，果得讖書。潔與

公主到魏國。皇上賜給他妻妾，生下兒子劉堤，官至樂陵太守，封信都男。死。

劉潔承襲了劉堤的爵位。多次跟從皇上征討，進封爵會稽公。後來和永安侯魏勤及功勞將軍元屈等攻打吐京叛亂的胡人，被胡人抓住，送給赫連屈丐。劉潔很有骨氣不屈不撓，直呼屈丐的名字和他説話，神色自然。屈丐佩服他的膽量就放了他。後來回國，主持東部事務。明元帝病重，太武帝當政，劉潔和古弼等人被挑選陪伴侍候太子，管理機要事務。

太武帝即位，認爲他是國家有用的棟梁之臣，把大事委托給他。談論軍國大事，朝臣都推崇他的才能。升尚書令，改封鉅鹿公。皇上西征，劉潔爲前鋒。沮渠牧犍的弟弟董來在城南抵抗，劉潔聽信占卜者的話，認爲時辰不合適，敲鼓退兵，因此董來得以逃回城裏。太武帝有些恨他。劉潔久在樞密，仗着寵愛獨斷專行，皇上心中對他開始不滿。

當時商議討伐蠕蠕，劉潔説不如重視農業生産，積累糧草，等敵人前來，群臣都附和他的建議。皇上决心討伐，就依從了崔浩的建議。出兵後，和諸將約定在鹿渾谷會兵，而劉潔恨皇上不聽從他的計策，想阻攔衆將，就篡改詔書更改了時間，衆將未按時趕到。當時敵人大亂，景穆帝想攻打他們，劉潔固執地説不行。在鹿渾谷停留了六天，衆將還不到，敵人已逃遠了，追到石水，追不上而回。軍隊駐扎在沙漠中，糧食吃完了，士兵大多死亡。劉潔暗中叫人驚嚇軍隊，勸皇上丢下軍隊回京，皇上没有聽從。劉潔因軍隊出征無功而回，上奏歸罪於崔浩。皇上説："衆將未按時趕到，未能攻打敵人，罪在衆將，怎麽是崔浩的罪?"又因劉潔篡改詔書的事被告發，皇上到五原後，就把劉潔軟禁起來。

太武帝征討時，劉潔私下裏對親人説："如果軍隊出征無功，皇上回不來，那我就要擁立樂平王。"劉潔又叫右丞張嵩查看能知凶吉的讖書，問道："劉氏應作王，在皇上之後，我確實有名姓嗎?"張嵩對他説："有姓但無名。"事發後牽連出這事，搜查張嵩家，果然搜出讖書。劉潔和

南康公秋鄰及嵩等皆夷三族，死者百餘人。潔既居勢要，内外憚之，側目而視。籍其家，財産巨萬。太武追忿，言則切齒。

南康公秋鄰以及張嵩等人都被滅三族，死了一百多人。劉潔居高官，内外都怕他，不敢正眼看他。籍没他家，財産超過萬數。太武帝後來還痛恨他，説起來就咬牙切齒。

丘堆

丘堆，代人也。美容儀。初以忠謹入侍。明元即位，拾遺左右，稍遷散騎常侍。太武監國臨朝，堆與太尉穆觀等爲右弼。及即位，賜爵臨淮公，位太僕。

與宗正娥清略地關右，而宜城王奚斤表留堆，合軍與赫連昌相拒。斤進擊赫連定，留堆守輜重。斤爲定禽，堆聞而棄甲走長安。帝大怒，遣西平公安頡斬堆。

丘堆，是代郡人。容貌儀態漂亮。起初因忠誠謹慎入宫侍奉皇上。明元帝即位，任左右拾遺，不久升散騎常侍。太武帝監國臨朝時，丘堆和太尉穆觀等人爲右弼。即位之後，賜爵臨淮公，官至太僕。

他和宗正娥清在關右開拓土地，宜城王元奚斤上表留下丘堆，合軍一處抗拒赫連昌。奚斤進攻赫連定，留下丘堆守護輜重。奚斤被赫連定抓住，丘堆聽説後丢下兵逃到長安。皇上大怒，派西平公元安頡殺了丘堆。

娥清

娥清，代人也。少有將略，累著戰功，稍遷給事黄門侍郎。明元南巡，幸鄴，以清爲中領軍將軍，與宋兵將軍周幾等度河，略地至湖陸，以功賜爵須昌侯。與幾等遂鎮枋頭。太武初，乃還京師，進爲東平公。

後從平統萬，遂與奚斤討赫連昌，至安定。及昌弟定西走，斤追之。清欲尋水往，斤不從，遂與斤俱爲定禽。剋平凉，乃得還。後與古弼等東討馮弘，以不急戰，弘奔高麗，檻車徵，黜爲門卒而卒於家。

子延，賜爵南平公。

娥清，是代郡人。少年時有將才，屢次建立戰功，不久升任給事黄門侍郎。明元帝到南方巡視，到鄴城，任娥清爲中領軍將軍，和宋兵將軍周幾等渡過黄河，攻戰到湖陸，因功賜爵須昌侯。和周幾等人鎮守枋頭。太武帝初年，回京城，進爵東平公。

後來跟從皇上平定統萬城，和奚斤討伐赫連昌，到安定。赫連昌的弟弟赫連定西逃，奚斤追擊他。娥清想找河道去追，奚斤不聽從，他和奚斤都被赫連定抓住。攻克平凉後，纔得以回京城。後來和古弼等人東討馮弘，因不立即出戰，使得馮弘逃奔到高麗，檻車押他回京，免官做守門的兵卒而死在家中。

兒子娥延，賜爵南平公。

伊馛　伊盆生

伊馛，代人也。少勇健，走及奔馬，善射，力曳牛却行。神䴥初，擢爲侍郎，轉三郎，賜爵汾陽子。太武將討凉州，議者咸以無水草諫，唯司徒崔浩勸行。群臣出後，馛曰："凉州若無水草，何得爲國？宜從浩言。"帝善之。及剋凉州，大會於姑臧，帝謂群臣曰："崔公智計有餘，吾亦不

伊馛，是代郡人。少年時勇敢强健，跑得過飛奔的馬，擅長射箭，力氣大得能拉牛往後走。神䴥初年，提升侍郎，轉任三郎，賜爵汾陽子。太武帝要征討凉州，商議的人都藉口没有水草來勸諫，祇有崔浩勸皇上出兵。群臣出殿後，伊馛説："凉州如果没有水草，怎能建國？應該聽從崔浩的話。"皇上認爲他説得對。攻克凉州後，在姑臧大會，皇上對群臣説："崔公的智慧計謀

復奇之。正奇馛弓馬士，所見能與崔同耳。”顧謂浩曰：“馛智力如此，終至公相。”浩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衛青、霍去病亦不讀書而致公輔。”帝欲以馛爲尚書，封郡公。馛以尚書務殷，公爵至重，辭之；中、秘二省，多諸文士，請參其次。帝賢之，遂拜秘書監，賜爵河南公。拜司空，清約自守，爲政舉大綱而已，不爲苛碎。

多的是，這我也不再有什麽奇怪的。我奇怪的是伊馛是開弓騎馬的武士，見識和崔浩相同。”回頭對崔浩説：“伊馛有這樣的智力，終究會當公相的。”崔浩説：“不必一定要讀書，纔能學到東西。衛青、霍去病也都是不讀書做到公輔之位的。”皇上想叫伊馛當尚書，封爲郡公。伊馛認爲尚書事務多，公爵位太重，推辭了；中書省、秘書省，有太多文士，請求在他們中任官。皇上認爲他是賢臣，就授他秘書監，賜爵河南公。授司空，他清廉簡約自律，爲政注意抓大事，不苛求小節。

太安二年，領太子太保。三年，與司徒陸麗等并平尚書事。薨。

太安二年，領太子太保。太安三年，和司徒陸麗等人一起爲尚書。死。

子蘭襲爵，位庫部尚書。卒。

兒子伊蘭承襲爵位，官至庫部尚書。死。

子盆生，驍勇有膽氣，累有戰功，遂爲名將。以勳賜爵平城子。爲西道都督，戰殁。贈雍州刺史。

兒子伊盆生，驍勇有膽識氣度，多次建立戰功，成爲名將。因功賜爵平城子。爲西道都督，戰死。追贈雍州刺史。

乙瓌

乙瓌，代人也。其先世統部落。太武時，瓌父匹知遣瓌入貢，帝留之。瓌善騎射，手格猛獸。尚太武女上谷公主，除駙馬都尉，賜爵西平公。從駕南征，都督前鋒諸軍事，勇冠三軍。後進爵爲王，又爲西道都將。薨，年二十九，贈太尉公，謚曰恭。子乾歸襲爵。

乙瓌，是代郡人。他的先祖世代統領部落。太武帝時，乙瓌的父親匹知派他入朝進貢，皇上留下了他。乙瓌擅長騎馬射箭，空手能鬥猛獸。娶太武帝的女兒上谷公主爲妻，任駙馬都尉，賜爵西平公。跟從皇上南征，都督前鋒諸軍事，勇冠三軍。後來進封爲王，又爲西道都將。死，年紀二十九歲，贈太尉公，謚號恭。兒子乙乾歸承襲爵位。

乙乾歸

乾歸有氣幹，頗習書疏，尤好兵法。尚景穆女安樂公主，除駙馬都尉、侍中。獻文初，爲秦州刺史，有惠政。孝文即位，爲中道都將。卒，謚曰康。

乙乾歸有氣度才幹，擅寫奏章，尤其喜歡兵法。娶景穆公的女兒安樂公主爲妻，任駙馬都尉，侍中。獻文帝初年，爲秦州刺史，政績很好。孝文帝即位，爲中道都將。死，謚號康。

子海，字懷仁，位散騎侍郎。卒，謚曰孝。

兒子乙海，字懷仁，官至散騎侍郎。死，謚號孝。

乙瑗

海子瑗，字雅珍，尚孝文女淮陽公主，除駙馬都尉，累遷西兖州刺史。天平元年，舉兵應樊子鵠，戰敗死。

乙海的兒子乙瑗，字雅珍，娶孝文帝的女兒淮陽公主爲妻，任駙馬都尉，屢次升官爲西兖州刺史。天平元年，帶兵接應樊子鵠，戰敗身亡。

周幾

周幾，代人也。少以善射爲獵郎。明元即位，爲左部尚書，以軍功封交趾侯。太武以幾有智勇，遣鎮河南，威信著于外境。幾常嫌奚斤等綏撫關中失和，每至言論，形于聲色，斤等憚焉。進號宋兵將軍，率洛州刺史于栗磾以萬人襲陝城，卒于軍，軍人無不嘆惜之。歸葬京師。謚曰桓。子步襲爵。

周幾，是代郡人。少年時因擅長射箭爲獵郎。明元帝即位，爲左部尚書，因軍功封交趾侯。太武帝認爲周幾有智謀又勇敢，派他鎮守河南，他的威信在境外很有名。周幾常常埋怨奚斤等人安撫關中失和，每次談論這事，都疾言厲色，奚斤等人都很害怕他。進號宋兵將軍，率領洛州刺史于栗磾以一萬人襲擊陝城，死在軍中，軍民没有不惋惜的。歸葬京城。謚號桓。兒子周步承襲爵位。

豆代田

豆代田，代人也。明元時，以善騎射爲内細射。從攻武牢，詔代田登樓射賊，矢不虛發。以功遷内三郎。從討赫連昌，乘勝追賊，入其宫門。門閉，代田逾宫而出。太武壯之，拜勇武將軍。後從討平凉，破赫連定，得奚斤等，以定妻賜之。詔斤膝行授酒於代田。敕斤曰："全爾身命者，代田功也。"以從討和龍戰功，封長廣公。卒於統萬鎮大將。贈長廣王，謚曰恭。子周求襲爵。

豆代田，是代郡人。明元帝時，因擅長騎馬射箭爲内細射。跟從皇上攻打武牢，皇上下詔令他登上城樓射敵人，箭不虛發。因功升内三郎。跟從皇上討伐赫連昌，乘勝追擊敵人，進敵人宫門，門關閉，代田跳出宫墻。太武帝認爲他是壯士，授勇武將軍。後來跟從皇上討伐平凉，打敗赫連定，獲得奚斤等人，皇上把赫連定的妻子賜給他。下詔奚斤等跪着送酒給代田。告訴奚斤説："保全你們的性命，全靠代田的功勞。"因跟從皇上討伐和龍有戰功，封長廣公。死在統萬鎮大將任上。贈長廣王，謚號恭。兒子豆周求承襲爵位。

車伊洛

車伊洛，焉耆胡也。世爲東境部落帥，恒修職貢。延和中，授平西將軍，封前部王。伊洛規欲歸闕，爲沮渠無諱斷路，伊洛連戰破之。無諱卒，伊洛前後遣使招喻其子乾壽等，及其户五百餘家，送之京師。又率部衆二千餘人伐高昌，討破焉耆東關七城。

車伊洛，是焉耆的胡人。世代爲東方的部落頭領，常向朝廷進貢。延和年間，授平西將軍，封前部王。伊洛帶領人馬想歸附朝廷，被沮渠無諱切斷去路，車伊洛連續作戰打敗了他。無諱死後，伊洛先後派遣使者招降他的兒子沮渠乾壽等人，以及他的部下五百多家，送到京城。又率領部下二千多人討伐高昌，攻下焉耆人的東關等七座城堡。

正平二年，伊洛朝京師，拜都官尚書，將軍、王如故。卒，謚康王，葬禮依盧魯元故事。子歇襲爵。

正平二年，伊洛到京城朝拜皇上，授都官尚書，平西將軍、前部王仍舊。死，謚號康王，葬禮按照過去盧魯元的規格進行。兒子車歇承襲爵位。

王洛兒

王洛兒，京兆人也。明元在東宫，以善騎射給事帳下，謹愿未嘗有

王洛兒，是京兆人。明元帝爲東宫太子時，因擅長騎馬射箭在帳下爲給事，謹慎侍奉不曾出

過。明元嘗獵于灅南，冰陷没馬。洛兒投水奉帝出，殆將凍死。帝解衣賜之，自是恩寵日隆。天賜末，帝避難居外，洛兒晨夜侍衛，恭勤發於至誠。元紹之逆，帝左右唯洛兒與車路頭。晝居山嶺，夜還洛兒家。洛兒鄰人李道潛相奉給，晨復還山。衆庶頗知，喜而相告。紹聞，收道斬之。洛兒猶冒難往返京都，通問於大臣，大臣遂出奉迎，百姓奔赴。明元還宫，社稷獲全，洛兒有功焉。

過錯。明元帝曾在灅水南打獵，冰塊破裂馬陷河中。洛兒跳入水中救起皇上，幾乎被凍死。皇上脱下衣服賜給他，從此對他恩寵日益隆厚。天賜末年，皇上居住在外避難，洛兒日夜侍候保衛，恭敬勤勞出於一片至誠之心。元紹叛亂，皇上身旁僅有洛兒和車路頭。皇上白天住在山頂，晚上回洛兒家。洛兒的鄰居李道暗中侍奉皇上，清早皇上又上山。很多村民知道這件事，高興得互相轉告。元紹聽説後，抓住李道并殺了他。洛兒還冒險往返京城，通告大臣們，大臣們便出城奉迎皇上，百姓争相跟着前去。明元帝回宫，國家得以保全，洛兒立了大功。

明元即位，拜散騎常侍，賜爵新息公，加直意將軍，又追贈其父爲列侯，賜僮隸五十户。卒，贈太尉、建平王。賜温明秘器，載以轀輬車，使殿中衛士爲之導從，親臨哀慟者數四焉。乃鴆其妻周氏，與合葬。子長城襲爵。

明元帝即位，授散騎常侍，賜爵新息公，加封直意將軍，又追贈他的父親爲列侯，賜給奴僕五十户。死，贈太尉、建平王。賜給貴族用的最貴重棺木，用轀輬車裝他的靈柩，令殿中衛士爲他們開路，皇上親臨葬禮，多次爲他悲哀痛哭。於是毒死他的妻子周氏，與他合葬。兒子王長城承襲爵位。

車路頭

車路頭，代人也。少以忠厚選給東宫，爲帳下帥。天賜末，明元出於外，路頭隨侍竭力。及即位，封宣城公、忠意將軍。帝性明察，群臣多以職事遇譴，至有杖罰，故路頭優游不任事。性無害，每評獄處理，常獻寬恕之議，以此見重於朝，帝亦敬納之。卒，明元親臨哀慟，贈太保、宣城王，謚曰忠貞。喪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陪葬金陵。子眷襲爵。

車路頭，是代郡人。少年時因忠厚被選入東宫，爲帳下帥。天賜末年，明元帝在外避難，路頭竭盡全力伴隨侍奉太子。明元帝即位，封宣城公、忠意將軍。皇上性格嚴明仔細，群臣大多因公事被責備，甚至被杖打懲罰，爲此路頭就悠閑不做事。他没有害人之心，每當商議處理案件，他常提些寬恕的建議，因此被朝臣器重，皇上也能聽從他的建議。死，明元帝親自爲他悲哀痛哭，贈太保、宣城王，謚號忠貞。喪禮完全按照過去安城王叔孫俊的規格進行。陪葬在金陵。兒子車眷承襲爵位。

盧魯元　盧統

盧魯元，昌黎徒河人也。曾祖副鳩，仕慕容氏，爲尚書令、臨澤公。祖、父并至大官。

盧魯元，是昌黎徒河人。曾祖父盧副鳩，是慕容氏手下尚書令、臨澤公。祖父、父親都是大官。

魯元寬和有雅度，明元時，選爲通直郎，以忠謹給侍東宫，太武親愛之。即位，以爲中書侍郎，寵待彌渥。而魯元益加謹肅，帝愈親待之。

魯元性格寬和有高雅的度量，明元帝時，被選爲通直郎，因忠誠謹慎在東宫爲侍從，太武帝親近喜愛他。太武帝即位，任命他爲中書侍郎，對他更加寵愛。而魯元也更加謹慎嚴肅，皇上愈

内外大臣，莫不敬憚。性多容納，善與人交，好掩人過揚人美，由是公卿咸親附之。以工書有文才，累遷中書監，領秘書事。賜爵襄城公，贈其父爲信都侯。

加親近善待他。朝廷内外的大臣，没有不尊敬他的。性情寬和大度，喜歡和人交往，喜歡掩蓋别人的過錯頌揚别人的美德，因此公卿都親近依附他。因擅長書法有文才，屢次升官到中書監，領任秘書事務。賜爵襄城公，追贈他的父親爲信都侯。

從征赫連昌，太武親追擊，入其城門，魯元隨帝出入。是日微魯元，幾至危殆。後遷太保、録尚書事。帝貴異之，臨幸其第，不出旬日。欲其居近，易往來，乃賜甲第於宫門南。衣食車馬皆乘輿之副。

跟從皇上征討赫連昌，太武帝親自追擊赫連昌，進入城門，魯元跟隨皇上進去。當天要是没有魯元，皇上幾乎要出危險。後來升任太保、録尚書事。皇上對他特别看重，到他家裏，十天都不出門。想讓他住近些，好往來，就賜給他在宫門南面的一處上好的住宅。又送他衣食車馬，都是皇上備用的。

真君三年，駕幸陰山，魯元以疾不從。侍臣問疾，醫藥傳驛，相屬於路。及薨，帝甚悼惜之，還臨其喪，哭之哀慟。東西二宫，命太官日送奠，晨昏哭臨，訖則備奏鍾鼓伎樂。輿駕比葬三臨之。喪禮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而賵送有加。贈襄城王，謚曰孝。葬於崞山，爲建碑闕。自魏興，貴臣恩寵，無與爲比。

真君三年，皇上到陰山，魯元因生病没有跟隨。皇上派侍臣詢問病情，傳送藥物的人，相望於道。死後，皇上很悼念他，回朝參加他的葬禮，哭得非常悲痛。東西二宫，命太官每天哀悼，早晚去哭吊，喪禮完畢後奏鐘鼓音樂。皇上親自三次參加葬禮。喪禮按照安城王叔孫俊的規格而贈物更多些。贈襄城王，謚號孝。葬在崞山，爲他立碑建廟。自從魏建立以來，貴臣所受恩寵，没有能比上他的。

子統襲爵，以父任，侍東宫。太武以元舅陽平王杜超女南安長公主所生妻之。車駕親自臨送，太官設供具，賞賚千計。文成即位，典選部、主客二曹。卒，贈襄城王，謚曰景。無子。

兒子盧統承襲爵位，以父親過去任職，侍奉太子。太武帝把大舅陽平王杜超的女兒南安長公主所生的女兒嫁給他爲妻。皇上親自送親，太官準備酒食器具，賞給數千財物。文成帝即位，負責選部、主客二曹。死，贈襄城王，謚號景。没有兒子。

弟彌娥襲。卒，贈襄城王，謚曰恭。

弟弟盧彌娥繼承爵位。死，贈襄城王，謚號恭。

盧内

魯元少子内，給侍東宫。景穆深昵之，常與卧起，同衣食。父子有寵兩宫，勢傾天下。内性寬厚，有父風，而恭慎不及。正平初，宫臣伏誅。太武以魯元故，唯殺内而厚撫其兄弟。

盧魯元的小兒子盧内，爲東宫侍從。景穆帝很喜歡他，常和他同起同睡，穿同樣的衣服吃同樣的飯。父子兩代都受皇家寵愛，權勢天下第一。盧内性格寬厚，有父親的風範，但不如父親謙恭謹慎。正平初年，宫中侍臣被殺。太武帝因爲盧魯元的原因，僅殺了盧内而善加撫慰他的兄弟們。

陳建

陳建，代人也。以善騎射擢爲三郎，遷下大夫、内行長。太武討山胡白龍，輕之，單將騎數十，每自登山。白龍伏壯士，出不意，帝墜馬，幾至不測。建以身捍賊，奮擊，殺數人，被十餘瘡。帝壯之，賜别户二十。文成初，出爲幽州刺史，假秦郡公。帝以建貪暴懦弱，遣使就州罰杖五十。

陳建，是代郡人。因擅長騎馬射箭提拔爲三郎，升下大夫、内行長。太武帝討伐山胡白龍，輕視他，祇帶幾十名騎兵，常常自己登山。白龍埋伏壯士，出其不意殺出，皇上落馬，險遭不測。陳建用身體擋住敵人，奮力搏鬥，殺死數人，受傷十多處。皇上認爲他是壯士，賜給二十户。文成帝初年，出任幽州刺史，暫爲秦郡公。皇上因陳建對懦弱之輩貪婪殘暴，派人到州裏打他五十杖以示懲罰。

孝文初，徵爲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爵趙郡公。建與晉陽侯元仙德、長樂王穆亮、平原王陸叡密表啓南伐，帝嘉之。遷司徒，進爵魏郡王。帝與文明太后頻幸建第，賜建妻宴於後庭。薨，子念生襲。有罪，爵除。

孝文帝初年，徵召爲尚書右僕射，加官侍中，進爵趙郡公。陳建和晉陽侯元仙德、長樂王元穆亮、平原王陸叡秘密上表請求南伐，皇上表揚了他。升司徒，進爵魏郡王。皇上和文明太后常到陳建家裏，賜陳建妻子在後庭陪宴。死，兒子陳念生承襲爵位。因犯罪，免去爵位。

來大干

來大干，代人也。父初真，從道武避難叱候山，參創業功。官至後將軍，武原侯，與在八議。

來大干，是代郡人。父親來初真，跟從道武帝在叱候山避難，參與創業有功。官至後將軍、武原侯，參與八議。

大干驍果善騎射。永興初，襲爵，位中散。至於朝賀之日，大干常著御鎧，盤馬殿庭，朝臣莫不嗟嘆。遷内三郎、幢將，典宿衛禁旅。大干用法嚴明，上下齊肅。嘗從明元校獵，見獸在高岩上，持矟直前刺之，應手而死，帝嘉其勇壯。

大干驍勇果敢擅長騎馬射箭。永興初年，承襲爵位，爲中散。到朝賀的日子，大干常穿着御賜鎧甲，在殿中庭院内騎馬，朝臣無不羡慕感嘆。升内三郎、幢將，主管宿衛禁旅。大干執法嚴明，上下官吏都整肅。曾跟從明元帝打獵，看到高岩上有一頭猛虎，他拿着長矛衝上前去刺虎，虎應手而死，皇上表揚他勇敢。

太武踐阼，與襄城公盧魯元等七人俱爲常侍，常持仗侍衛，晝夜不離左右。累從征伐，以戰功賜爵廬陵公，鎮雲中，兼統白道軍事。太武以其壯勇，數有戰功，兼悉北境險要，詔使巡撫六鎮，以防寇虜。經略布置，甚得事宜。

太武帝即位，他和襄城公盧魯元等七人都爲常侍，常常手持儀仗侍衛，晝夜不離皇上。多次跟隨皇上征戰討伐，因戰功賜爵廬陵公，鎮守雲中郡，兼統領白道軍事。太武帝因他勇猛，有很多戰功，又熟悉北方險要之處，詔令他巡視安撫六鎮，以防備賊寇。領導布置，都很得體。

後吐京胡反，以大干爲都將，討平之。在吐京卒。喪還，停於平城南。太武出游還，見而問之，左右以對，帝悼嘆者良久。詔聽其喪入殯城

後來吐京的胡人反叛，皇上任命大干爲都將，討伐平定了他們。死在吐京，靈柩返回，停在平城南面。太武帝出城巡游回來，看到就詢問，侍臣告訴了他，皇上悼念哀嘆了很久。下詔

內。贈司空，謚莊公。子丘頹襲爵，降爲晉興侯。

聽任他的喪車停在城內。贈司空，謚號莊公。兒子來丘頹繼承爵位，降爵爲晉興侯。

宿石

宿石，朔方人，赫連屈丐弟文陳之曾孫也。天興中，文陳父子歸魏，道武嘉之，以宗女妻焉，拜上將軍。祖若豆根，明元時賜姓宿氏，襲上將軍。父沓干，從太武征平凉有功，賜爵漢安男。後從討蠕蠕，戰没。

石年十三襲爵，擢爲中散，遷內行令。從於苑中游獵，石走馬引前，道峻馬倒，殞絶，久之乃蘇。由是御馬得制。文成嘉之，賜以綿帛、駿馬，改爵義陽子。又常從獵，文成親欲射猛獸。石叩馬諫，引帝至高原上。後猛獸騰躍殺人。褒美其忠，許後有犯罪，宥而勿坐，賜駿馬一匹。尚上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吏部尚書，進爵太山公，爲北征中道都大將。卒，追贈太原王，謚康，葬禮依盧魯元故事。太和初，子倪襲爵。

宿石，朔方人，是赫連屈丐弟弟赫連文陳的曾孫。天興年間，赫連文陳父子歸附魏國，道武帝嘉獎他們，把同族女子嫁給赫連文陳爲妻，授上將軍。祖父若豆根，明元帝時賜姓宿，承襲上將軍。父親宿沓干，跟從太武帝征討平凉有功，賜爵漢安男。後來跟從皇上討伐蠕蠕，戰死。

宿石十三歲承襲爵位，提升爲中散，升内行令。跟從皇上在御園中游玩打獵，宿石在前面騎馬引路，路險馬摔倒，宿石昏迷，很久纔蘇醒。因此皇上的馬纔得以止步。文成帝表揚了他，賜給綿帛、駿馬，改封爲義陽子。常跟隨皇上打獵，文成帝想親自射殺猛虎。宿石在馬前叩頭勸諫，帶皇上到高原上。後來有猛虎騰跳起來咬死了人。皇上贊揚他的忠心，許諾他以後如果犯罪，寬恕他不治罪，賜給他一匹駿馬。娶上谷公主爲妻，授駙馬都尉。官至吏部尚書，進爵太山公，任北征中道都大將。死，追贈太原王，謚號康，葬禮依照盧魯元的規格。太和初年，兒子宿倪承襲爵位。

萬安國

萬安國，代人也。世爲酋帥。父振，尚高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長安鎮將，爵馮翊公。

安國少明敏，以國甥復尚河南公主，拜駙馬都尉。獻文特親寵之，與同卧起。拜大司馬、大將軍，封安城王。安國先與神部長奚買奴不平，承明初，矯詔殺買奴於苑中。孝文聞之，大怒，遂賜死，年二十三。子翼襲王爵。

萬安國，是代郡人。世代爲酋長。父親萬振，娶高陽長公主爲妻，授駙馬都尉，官至長安鎮將，封爵馮翊公。

安國少年時聰明，以皇上外甥的身份娶河南公主爲妻，授駙馬都尉。獻文帝特別親近寵愛他，和他同睡同起。授他大司馬、大將軍，封他安城王。安國早先和神部長奚買奴不和，承明初年，僞造詔書在御園中殺了奚買奴。孝文帝聽説後，大爲惱怒，就賜他自殺，年僅二十三歲。兒子萬翼承襲爵位。

嵇根

有嵇根者，世爲紇奚部帥。皇始初，率部歸魏，尚昭成女。生子拔，位尚書令。拔尚華陰公主，生子敬。元紹之逆也，主有功，超授敬大司馬，封長樂王。薨，子護襲，拜外都

有個叫嵇根的人，世代爲紇奚部的頭領。皇始初年，率領部下歸附魏國，娶昭成帝的女兒爲妻。生兒子嵇拔，官至尚書令。嵇拔娶華陰公主爲妻，生兒子嵇敬。元紹叛亂時，因有功，越級授他大司馬，封爲長樂王。死，兒子嵇護承襲王

大官。根事迹遺落，故略附云。

爵，授外都大官。嵇根的事迹已遺落，因此簡單附記在這裏。

周觀

周觀，代人也。驍勇有膂力。太武以軍功賜爵金城公，位高平鎮將。善撫士卒，號有威名。後拜內都大官，出爲秦州刺史。撫馭失和，部人薛永宗聚衆汾曲以叛。觀討永宗，爲流矢所中。太武幸蒲坂，觀聞帝至，驚怖而起，瘡重遂卒。帝怒，絶其爵云。

周觀，是代郡人。驍勇有力。太武帝因爲他有軍功賜爵金城公，任高平鎮將。善於安撫士兵，很有威名。後來授內都大官，出任秦州刺史。撫慰統轄不當，部族人薛永宗在汾河一帶聚衆反叛。周觀討伐永宗，被流箭射中。太武帝到蒲坂，周觀聽説皇上來了，驚慌恐懼地起來，傷重而死。皇上大怒，取消了他的爵位。

尉撥

尉撥，代人也。父那，濮陽太守。

尉撥，是代郡人。父親尉那，做濮陽太守。

撥爲太學生，募從兖州刺史羅忸擊賊於陳、汝，有功，賜爵介休男。討和龍，擊吐谷渾，皆有軍功，進爵爲子。累遷杏城鎮將，大得人和。文成以撥清平有惠績，賜以衣服。獻文即位，爲北征都將。復爲都將，南攻懸瓠。進爵安城侯，位北豫州刺史。卒，謚敬侯。

尉撥做太學生時，受招募跟從兖州刺史羅忸在陳州、汝州攻打賊人，有功，賜爵介休男。討伐和龍，攻打吐谷渾時，都有戰功，進爵爲介休子。屢次升官做到杏城鎮將，很得人心。文成帝因尉撥清廉公平有好的政績，賜給他衣服。獻文帝即位，任北征都將。又做都將，南攻懸瓠。進爵安城侯，官至北豫州刺史。死，謚號敬侯。

陸真 陸延

陸真，代人也。父洛侯，秦州刺史。

陸真，是代郡人。父親陸洛侯，任秦州刺史。

真少善騎射。太武以真膂力過人，拜內三郎。真君中，從討蠕蠕，以功賜爵關內侯。後攻懸瓠，登樓臨射城中，弦不虛發。從太武至江，還攻盱眙，真功居多。文成即位，進爵都昌侯，位選部尚書。後拜長安鎮將。時初置長蛇鎮，真率衆築城未訖，而氐豪仇傉檀等反叛。真擊平之，卒城長蛇而還。東平王道符反于長安，以真爲長安鎮將，賜爵河南公。長安兵人素伏其威信，及至，皆怗然安静。在鎮數年，甚著威稱。卒，謚曰烈。

陸真少年時擅長騎馬射箭。太武帝因陸真勇力過人，授他內三郎。真君年間，跟從皇上征討蠕蠕，因功賜爵關內侯。後來攻打懸瓠，他登樓射城中敵人，箭無虛發。跟從太武帝到長江，返回攻打盱眙，以陸真功勞最多。文成帝即位，進爵都昌侯，任選部尚書。後來授長安鎮將。當時剛設置長蛇鎮，陸真率人修築城墻未完成，而氐人豪强仇傉檀等人反叛。陸真攻打平定了他們，終於修築好長蛇城回京。東平王元道符在長安謀反，皇上任命陸真爲長安鎮將，賜爵河南公。長安軍民素來佩服他的威信，到任後，全都變得很安静。在做鎮將的幾年裏，很有威信。死，謚號烈。

子延，字契胡提，頗有氣幹。襲

兒子陸延，字契胡提，很有氣度才幹。承襲

爵河南公，例降，改封汝陽侯。位懷朔鎮大將、太僕卿。受使綏慰秀容，爲牧子所害。

河南公的爵位，依例降爵，改封爲汝陽侯。任懷朔鎮大將、太僕卿。受命出使安撫秀容，被牧民殺害。

呂洛拔　呂文祖

呂洛拔，代人也。曾祖渴侯，昭成時率户五千歸魏。父匹知，太武時爲西部長，封滎陽公。

呂洛拔，是代郡人。曾祖父呂渴侯，在昭成帝時率五千户歸附魏國。父親呂匹知，太武帝時是西部長官，封滎陽公。

洛拔以壯勇知名。文成末，爲平原鎮都將。隨尉元攻宋將張永，大敗之，賜爵成武侯。卒。

呂洛拔以雄健勇猛知名。文成帝末年，爲平原鎮都將。跟隨尉元攻打宋將張永，大敗他，賜爵成武侯。死。

長子文祖，獻文以其勛臣子，補龍牧曹奏事中散。以牧産不滋，坐徙武川鎮。後文祖以舊語譯注皇誥，辭義通辯，爲外都曹奏事中散。後坐事伏法。

長子呂文祖，獻文帝因他是功臣的兒子，補授他龍牧曹奏事中散。因牧馬未能繁殖，被判流放罪到武川鎮。後來文祖用原族語言譯注皇家誥書，辭義通暢，爲外都曹奏事中散。後來因事犯法被處死。

薛彪子

薛彪子，代人也。祖達頭，自姚萇時率部落歸魏。道武賜爵聊城侯，待以上客禮，賜妻鄭氏。卒，贈冀州刺史，謚曰悼。父野腊，并、太二州刺史，封河東公，有聲稱。卒，謚曰簡。

薛彪子，是代郡人。祖父薛達頭，從姚萇時就率部下歸附魏國。道武帝賜爵聊城侯，待以上賓之禮，賜給他妻子鄭氏。死，贈冀州刺史，謚號悼。父親薛野腊，并、太二州刺史，封河東公，有聲望。死，謚號簡。

彪子姿貌壯偉，明斷有父風。爲内行長，典奏諸曹事。當官正直，内外憚之。及文明太后臨朝，出爲枋頭鎮將。素剛簡，爲近臣所嫉，因小過，黜爲鎮門士。及獻文南巡，次山陽，彪子拜訴於路，復除枋頭鎮將。累遷開府、徐州刺史，在州甚多惠政，百姓便之。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咸以贓污，彪子案之於法。安等遣子弟上書，誣彪子南通賊虜。孝文曰："此妄矣。"推案果虚。卒，謚曰文。子琡。

薛彪子容貌强壯偉岸，聰明果斷有父親的風範。爲内行長，主管上奏諸曹事務。爲官正直，内外都懼怕他。文明太后當權時，出任枋頭鎮將。一向剛正直爽，被近臣嫉妒，因小錯誤，被罷黜爲鎮門的兵士。獻文帝南巡，駐扎在山陽，彪子在路旁跪拜向皇上訴説，又復任枋頭鎮將。屢次升官爲開府、徐州刺史，在州裏有很好的政績，百姓很依賴他。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都因貪污，被彪子法辦。張安等派子弟上書，誣告彪子勾結南敵。孝文帝説："這是誣告。"復察後果然是假的。死，謚號文。兒子薛琡。

薛琡

琡字曇珍，形貌瑰偉。少以幹用爲典客令。每引見，儀望甚美。宣武謂曰："卿風度峻整，姿貌秀異，後當升進，何以處官？"琡答曰："宗廟

薛琡字曇珍，體格相貌魁梧偉岸。少年時因有才幹爲典客令。每次引見客人，儀表很美。宣武帝對他説："你風度俊逸整齊，姿態容貌英俊，以後應該升職，你想怎樣做官？"薛琡回答説：

之禮，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忠。自此之外，非庸臣所及。”

“宗廟的禮儀，不敢不尊敬；朝廷的事務，不敢不忠誠。除此之外，就不是我這樣無用的臣子力所能及。”

正光中，行洛陽令，部内肅然。時以久旱，京師見囚悉召集於都亭，理問冤滯。洛陽獄唯有三人。孝明嘉之，賜縑百匹。琡本附元叉，叉廢，憂懼，由是政教廢弛，坐免官。李神軌有寵於靈太后，琡復事之。

正光年間，爲洛陽令，管轄範圍内一片肅然。當時因乾旱了很久，京城裏的囚犯都被召集到都亭，審理冤情。洛陽的牢裏衹關了三個人。孝明帝表揚了他，賜給他一百匹縑。薛琡原依附於元叉，元叉被廢黜後，他很擔心害怕，不管事而政教敗壞，因此獲罪而被免去官職。李神軌受靈太后寵愛，薛琡又去依附他。

累遷吏部郎中。先是，吏部尚書崔亮奏立停年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琡乃上書曰：“臣聞錦縠雖輕，不委之以學割；瑚璉任重，豈寄之以弱力。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使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今黎元之命繫於守長。若其得人，則蘇息有地；任非其器，爲患更深。請郡縣之職，吏部先盡擇才，并舉通古今曉達政職者，以應其選。不拘入職遠近，年勛多少。其積勞之中，有才堪牧人者，自在先用之限。其餘不堪者，既壯藉其力，豈容老而棄之，將佐丞尉去人稍遠，小小當否，未爲多失，宜依次補叙，以酬其勞。”書奏，不報。後因引見，復陳之曰：“今四方初定，務在養人。臣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三公宰貴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庶令塗炭之餘，戴仰有地。”詔下公卿議之，事亦寢。

屢次升官爲吏部郎中。此前，吏部尚書崔亮上奏立即停止按任職年月升級，不重視才學，專門看有功的舊臣。薛琡就上書説：“我聽説錦縠雖然很輕，不能委托學裁剪的人做；祭器很重，豈能托付給力氣小的人。如果選官衹看年資，不看賢能與否，就會使任官像大雁一樣排得整整齊齊，如魚貫而進，照着簿子喊名字，一名官吏就足够了。用幾個人來做這事就够了，又怎能叫選拔人才？現在百姓的性命掌握在長官們手裏。如果用人得當，那麽老百姓就能休養生息；如果用人不當，則會産生更多的禍患。請任用郡縣官吏時，吏部先盡力選擇人才，讓學通古今明白政務的人，都來應選。不拘任職遠近，年齡功勞多少。那些多年有勞績的人中，有才能勝任的，自然要在首先任用之列。其餘不適宜任職的人，既然年輕時他們爲國家出了力，豈能讓他們年老了被拋棄，將佐丞尉等職離百姓較遠，小小的用錯人，不能算大的損失，可以依次補任，以酬謝他們的功勞。”奏折送上後，没有回音。後來因被皇上召見，又陳述這觀點説：“現在四方纔平定，關鍵在於培養人才。我請求像漢朝一樣設立四科，令三公宰相貴族等都推舉當代賢才，來補充地方官的不足。明確規定，防止阿諛奉承結黨營私的事端。這樣纔能讓百姓在戰亂之餘得以感戴皇上恩德。”皇上下令公卿商議，又不了了之。

元天穆討邢杲，以琡爲行臺尚書。軍次東郡，時元顥已據鄼城，邢杲又逼歷下，天穆議其所先。議者咸以杲盛，宜先經略。唯琡以杲爲聚衆

元天穆討伐邢杲，任命薛琡爲行臺尚書。軍隊駐扎在東郡，當時元顥已據有鄼城，邢杲又逼近歷下，天穆商議先打哪裏。議論的人都認爲邢杲强大，應先對付。惟獨薛琡認爲邢杲聚衆名不

無名，雖强猶賊；元顥皇室昵親，來稱義舉，自河陰之役，人情駭怨，今有際會，易生感動。待顥事决，然後迴師。天穆以群情所願，遂先討杲。杲降，軍還至定陶，天穆留琡行西兖州事。尋爲元顥所陷。顥執琡自隨。尒朱榮破顥，天穆謂琡曰："不用君言，乃至於此！"

正言不順，再强大也是個賊；元顥是皇室近親，這次是自稱起義，自從河陰之戰後，人心惶恐怨恨，現在這樣的時候，容易使其内部發生變故。等到元顥的事情解决之後，再回師攻打邢杲不遲。元天穆根據大家的意願，决定先攻打邢杲。邢杲投降，軍隊回到定陶，天穆留下薛琡管理西兖州事務。不久被元顥攻下城池。元顥俘獲了薛琡隨軍。尒朱榮打敗元顥，元天穆對薛琡說："不聽你的話，纔到今天這地步！"

天平初，拜七兵尚書。齊神武引爲丞相府長史，軍國之事，多所關知。琡亦推誠盡節，屢進忠讜。神武大舉西伐，將度蒲津。琡諫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但宜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來年麥秋，人應餓死，寶炬、黑獺自然歸降。願無渡河。"侯景亦曰："今舉兵極大，萬不一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合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神武皆弗納，遂有沙苑之敗。

天平初年，授七兵尚書。齊神武帝用他爲丞相府長史，軍國大事，大多讓其參與。薛琡也忠誠盡心，多次進諫皇上。神武帝率大軍西討，要渡過蒲津。薛琡勸諫說："西賊年年受饑荒，因此冒死侵入陝州。我們衹需在各條道路上布置軍隊把守，不能和他們在曠野作戰。等到明年麥收季節，他們的人應該餓死了不少，寶炬、黑獺自然會來歸降。希望不要渡過黄河。"侯景也說："現在出動了很多軍隊，萬一不勝，最終難以收兵。不如分爲二軍，前後相繼推進，前軍如果打勝，後軍可以合力一處；前軍如果戰敗，後軍可以接應。"神武帝不聽從，於是有沙苑兵敗。

後范陽盧仲禮反，琡與諸軍討平之。轉殷州刺史。爲政嚴酷，吏人苦之。後歷位度支、殿中二尚書。天保元年，卒於兼尚書右僕射。臨終，敕其子斂以時服，逾月便葬，不聽干求贈官。自制喪車，不加雕飾，但用麻爲旒蘇，繩網絡而已。明器等物，并不令置。

後來范陽人盧仲禮反叛，薛琡和各路軍隊討伐平定了他。轉任殷州刺史。他爲政嚴酷，官吏都恨他。後來他任度支、殿中二尚書。天保元年，死在兼尚書右僕射任上。臨死前，叫他兒子用平時穿的衣服裝殮自己，過一個月就埋葬，不要去請求追贈官爵。自製送喪車，不加雕飾，衹用麻布作旒蘇，麻繩捆扎而已。明器等陪葬品，都不要求置辦。

琡久在省闥，明閑簿領，當官剖斷，敏速如流。然天性險忌，情義不篤，外若方格，内實浮動。受納貨賄，曲理舞法，深文刻薄，多所傷害。人士畏惡之。魏東平王元匡妾張氏，淫逸放恣。琡初與奸通，後納以爲婦。惑其讒言，遂棄前妻于氏，不認其子允。家人内忿，競相告列，深爲世所譏鄙。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青州刺史。謚曰威恭。子

薛琡在尚書省任官很久，精於記事及簿册文書，决斷事務，敏捷神速。然而他天性陰險猜忌，不遵守情理道義，外表方正，内心浮躁。貪污受賄，循私枉法，害人刻薄，傷害了很多人。朝臣都討厭他。魏東平王元匡的妾張氏，爲人淫蕩。薛琡起初和她通奸，後來娶了她。受她的迷惑，就拋棄了前妻于氏，不認他的兒子薛允。家人都很忿怒，争相狀告他，很被世人鄙視。死後皇上贈他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青州刺史。謚號威恭。他的兒子薛允繼承家業。

允嗣。

尉元

尉元字苟仁，代人也。世爲豪宗。父目斤，勇略聞於當時，位中山太守。元以善射稱，爲羽林中郎，以匪懈見知。稍遷駕部給事中，賜爵富城男。和平中，遷北部尚書，進爵太昌侯。

天安元年，薛安都以徐州内附，獻文以元爲持節、都督東道諸軍事，與城陽公孔伯恭赴之。宋兖州刺史畢衆敬遣東平太守章仇欆歸款，元并納之，遂長驅而進。宋遣將張永、沈攸之等屯于下礚。安都出城見元。元依朝旨，授其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李璨等與安都俱還入城。別令孔伯恭撫安内外，然後元入彭城。元以永仍據險要，乃命安都與璨等同守，身率精鋭，揚兵於外，分擊吕梁，絶其糧運。永遂捐城夜遁。於是遣高閭與張讜對爲東徐州刺史；李璨與畢衆敬對爲東兖州刺史。拜元開府、都督、徐州刺史、淮陽公。

太和初，徵爲内都大官。既而出爲使持節、鎮西大將軍、開府、統萬鎮都將，甚得夷人之心。三年，進爵淮陽王，以舊老見禮，聽乘步挽，杖於朝。齊高帝既立，多遣間諜，扇動新人，不逞之徒，所在蜂起。以元威名夙振，使總率諸軍以討之。東南清晏，遠近怗然。入爲侍中、都曹尚書。遷尚書令，進位司徒。

十六年，例降庶姓王爵，封山陽郡公。其年，頻表以老乞身，詔許之。元詣闕謝老，引見於庭，命升殿勞宴，賜玄冠、素服。又詔曰："前司徒山陽郡公尉元、前大鴻臚卿新泰伯游明根，并元亨利貞，明允誠素，位顯台宿，歸老私第。可謂知始

尉元字苟仁，是代郡人。世代爲地方豪族。父親尉目斤，武勇和謀略在當時很有名，任中山太守。尉元以擅長射箭著稱，任羽林中郎，以不懈怠知名。不久升任駕部給事中，賜爵富城男。和平年間，升北部尚書，進爵太昌侯。

天安元年，薛安都把徐州城作獻禮歸附了魏國，獻文帝派尉元爲持節、都督東道諸軍事，和城陽公孔伯恭赴州。宋國的兖州刺史畢衆敬派東平太守章仇欆歸附，尉元一并接納了他，於是長驅直入徐州。宋派大將張永、沈攸之等在下礚駐守。薛安都出城見尉元。尉元依照朝廷旨意，授予他徐州刺史，派中書侍郎高閭、李璨等和安都一起進城。又下令孔伯恭安撫内外軍民，然後尉元進入彭城。尉元因張永仍在險要之地駐兵，就命安都和李璨等守城，親率精鋭部隊，在城外布兵，分頭攻打吕梁，斷絶了他的糧道。張永連夜棄城逃跑。於是派高閭和張讜同爲東徐州刺史；李璨和畢衆敬同爲東兖州刺史。皇上授尉元開府、都督、徐州刺史、淮陽公。

太和初年，徵召爲内都大官。不久出爲使持節、鎮西大將軍、開府、統萬鎮都將，深得北方少數民族的民心。太和三年，進爵淮陽王，因是老臣受禮遇，聽任他乘轎，拄杖上朝。齊高帝即位，派了很多間諜，煽動新歸附的人，不法之徒在各地蜂起鬧事。皇上因尉元素有威名，叫他統兵討伐。於是東南一帶清静，遠近地方平安。入朝爲侍中、都曹尚書。升尚書令，進位司徒。

太和十六年，依例降庶姓王的爵位，封爲山陽郡公。當年，不斷上表請求告老回家，皇上下詔同意。尉元到朝廷謝恩，皇上在朝廷接見他，命他上殿并賜宴慰勞，又賜給玄冠、素服。又下詔説："前任司徒山陽郡公尉元、前任大鴻臚卿新泰伯游明根，都是忠直老臣，真心實意，位至臺閣，歸老回家。可以説是自始至終，當世少

知卒，希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國老、庶老於階下。孝文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元言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則，人之所崇，莫重於孝順。然五孝六順，天下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臣既年衰，不究遠趣，心耳所及，敢不盡誠。”帝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明言，銘之于懷。”明根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故《詩》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如此則孝順之道，無所不格。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臣年志朽弊，識見昧然，在於愚慮，不敢不盡。”帝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範，敷展德音。當克己復禮，以行來授。”禮畢，乃賜步挽一乘。詔曰：“夫尊老尚更，列聖同致，欽年敬德，綿哲齊軌。朕雖道謝玄風，識昧睿則，然仰稟先誨，企遵猷旨。故推老以德，立更以元，父焉斯彰，兄焉斯顯矣。前司徒公元、前鴻臚卿明根，并以冲德懸車，懿量歸老，故尊老以三，事更以五。雖老、更非官，耋耋罔祿，然况事既高，宜加殊養。三老可給上公祿，五更可食元卿俸。供食之味，亦同其例。”

十七年，元疾篤，帝親省疾。薨，謚景桓公，葬以殊禮，給羽葆鼓吹，假黄鉞，班劍四十人。

子翊襲爵。遷洛，以山陽在畿內，改爲博陵郡公。卒於恒州刺史，謚曰順。

慕容白曜

慕容白曜，慕容晃之玄孫也。父琚，歷官以廉清著稱，賜爵高都侯。

有的賢臣。山陽公因有八十歲，應受三老待遇；新泰伯有七十歲，可受五更待遇。”於是在明堂設三老、五更位，在階下設國老、庶老位。孝文帝再次拜見三老，親自切肉，端酒給他們；對五更行站拜禮；賜給國老、庶老不同的衣服。接着尉元説：“自從天地分離，五行運轉，人們所崇尚的，没有比孝順更重的。因此五孝六順，是天下人的根本準則，希望皇上重視，以教化四方。我雖年老身衰，管不了很遠的事情，但就耳目所能看到的，怎敢不誠心説出。”皇上説：“孝順之道，是天經地義的事。現在聽三老明言，我牢記在心中。”游明根説：“孝到極點能通靈，順到極點能感神，因此《詩經》説：‘孝悌到了極點，可以通於神明，光耀四海。’如此説來孝順之道，無所不包。希望皇上記住，以幫助百姓。我年紀老了，見識不清，這是我的愚見，不敢不説出來。”皇上説：“五更補充三老的話説出至理名言，説了有德行的話。我應當克己復禮，推行傳授。”禮儀結束，賜給二人步挽車各一輛。下詔説：“尊老敬老，各位聖王是一致的，欽佩年老遵行德行，各位聖王是一致的，欽佩哲人，各位賢王也都同樣。我雖然道行不能通玄理，見識暗昧，但敬仰先生教誨，遵行旨意。因此推崇老年人的德行，父德得到表彰，兄德得以實現。前任司徒公尉元、前鴻臚卿游明根，都是有德之年，歸老回家，因此尊他們爲三老、五更。雖然三老、五更不是官職，老年也不受俸禄，但他們年事已高，應常給以特别的奉養。三老應給上公的俸禄，五更可給元卿的俸禄。供給的食物，也同樣。”

太和十七年，尉元病重，皇上親自看望他的病情。死，謚號景桓公，用特别禮儀安葬，賜給羽葆鼓吹，假黄鉞，班劍共四十人。

兒子尉翊承襲了爵位。遷到洛陽，因爲山陽在京畿之内，改封爵爲博陵郡公。死在恒州刺史任上，謚號順。

慕容白曜，是慕容晃的玄孫。父親慕容琚，所任官職都以清廉著稱，賜爵高都侯。死在尚書

終尚書左丞，謚曰簡。

白曜少爲中書吏，以敦直給事宫中。襲爵，稍遷北部尚書。文成崩，與乙渾共執朝政，遷尚書右僕射，進爵南鄉公。

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兖州刺史畢衆敬并以城内附，詔鎮南大將軍尉元、鎮東將軍孔伯恭赴之。而宋東平太守申纂屯無鹽，并州刺史房崇吉屯升城，遏絶王使。皇興初，加白曜使持節、都督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進爵上黨公。屯碻磝，爲諸軍後繼。白曜攻纂於無鹽，拔其東郭。纂遁，遣兵追執之。迴攻升城。肥城戍主聞軍至，棄城遁走，獲粟三十萬石。又下襲破麋溝、垣苗二戍，得粟十餘萬斛。由是軍糧充足。先是，淮陽公皮豹子再征垣苗不剋，白曜一旬内頻拔四城，威震齊土。獻文下詔褒美之。升城不降，白曜縱兵陵城，殺數百人，崇吉夜遁。白曜撫其人，百姓懷之。獲崇吉母妻，待之以禮。宋遣將吴喜公欲寇彭城，鎮南大將軍尉元請濟師，獻文詔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因停。會崇吉與從弟法壽盗宋盤陽城以贖母妻。白曜遣將軍長孫觀等率騎入自馬耳關赴之。觀至盤陽，諸縣悉降。白曜自瑕丘進攻歷城。二年，崔道固及兖州刺史梁鄒守將劉休賓并面縛而降。白曜皆釋之，送道固、休賓及其僚屬于京師。後乃徙二城人望於下館，朝廷置平齊郡懷寧、歸安二縣以居之。自餘悉爲奴婢，分賜百官。白曜雖在軍旅，而接待人物，寬和有禮。所獲崇吉母妻、申纂婦女，皆别營安置，不令士卒喧雜。及進克東陽，擒沈文秀。凡獲倉粟八十五萬斛。始末三年，築圍攻擊，雖士卒死傷，無多怨叛。三齊欣

左丞任上，謚號簡。

白曜少年時爲中書吏，因敦厚正直在宫中任給事。承襲父親的爵位，不久升爲北部尚書。文成帝去世，他和乙渾共掌朝政，升尚書右僕射，進封南鄉公。

宋國徐州刺史薛安都、兖州刺史畢衆敬都獻城歸附，皇上詔令鎮南大將軍尉元、鎮東將軍孔伯恭去接納他們。然而宋的東平太守申纂駐守在無鹽，并州刺史房崇吉駐守在升城，阻擋皇上的使臣。皇興初年，加封白曜使持節、都督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進封上黨公。駐守在碻磝，作爲諸軍的後援。白曜在無鹽攻打申纂，攻下他的東城。申纂逃跑，派兵抓住了他。回軍攻打升城。肥城守將聽説大軍來了，棄城逃跑，繳獲三十萬石糧食。又攻破麋溝、垣苗二城，得到糧食十餘萬斛。從此軍糧充足。先前，淮陽公皮豹子二次攻打垣苗都没攻克，白曜十天之内連下四城，威震齊國。獻文帝下詔表揚贊美他。升城守將不投降，白曜派兵攻上城頭，殺了幾百人，房崇吉連夜逃跑。白曜安撫軍民，百姓很感激他。抓住崇吉的母親妻子，以禮相待。宋派將軍吴喜公侵犯彭城，鎮南大將軍尉元請求援軍，獻文帝派白曜趕去。白曜到瑕丘，生病，就停下來。正碰上崇吉和堂弟法壽搶了宋的盤陽城來贖母親妻子。白曜派將軍長孫觀等人帶兵從馬耳關入城。長孫觀到盤陽，各縣都投降。白曜從瑕丘進攻歷城。第二年，崔道固和兖州刺史梁鄒的守將劉休賓都自綁投降，白曜放了他們，送道固、休賓和他們的手下到京城。後來遷徙這兩城的豪傑到下館，朝廷設置平齊郡的懷寧、歸安二縣讓他們居住。其餘的人都做了奴婢，分别賜給百官。白曜雖然在軍隊中任職，但待人接物，寬和有禮。抓獲的崇吉的母親妻子、申纂的女人，都另設營帳安置，不叫士兵驚嚇她們。攻克東陽城，捉住沈文秀。共得到糧食八十五萬斛。自始至終共三年，築圍攻城，雖然士兵有傷亡，但没有多少怨言叛逃的。三齊人民很高興，百姓安居樂業。攻克東陽城時，因沈文秀抗拒不對他跪拜，他大怒暴打了文秀，僅有這事被人嘲笑。因功授開府儀

然，安堵樂業。剋城之日，以沈文秀抗倨不爲之拜，忿而撾撻，唯以此見譏。以功拜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青州刺史，進爵濟南王。

同三司、都督、青州刺史，進爵濟南王。

初，乙渾專權，白曜頗所挾附，後緣此追以爲責。四年，見誅，云謀反叛，時論冤之。

起初，乙渾專權，白曜有所依附，後來因此受到追查。四年後，被殺，說是他陰謀反叛，當時議論的人認爲是冤枉了他。

白曜少子真安，年十一，聞父被執，將自殺。家人止之曰："輕重未可知。"真安曰："王位高功重，若小罪，終不至此。我不忍見父之死。"遂自縊。太和中，著作佐郎成淹上表理白曜，孝文覽表嘉愍之。

慕容白曜的小兒子慕容真安，十一歲，聽說父親被抓，要自殺。家人勸止他說："事情的結果怎樣還不知道。"真安說："父親位高功大，如果是小罪，必定不會被抓。我不忍心看到父親死。"便自己上吊而死。太和年間，著作佐郎成淹上表要求重新審理白曜的事情，孝文帝看表後嘉獎了他。

慕容契

白曜弟子契，輕薄無檢。太和初，以名家子擢爲中散，遷宰官中散。南安王楨有貪暴之響，遣中散閭文祖詣長安察之。文祖受楨金寶之賂，爲楨隱而不言。事發，太后引見群臣，謂曰："前論貪清，皆云剋修。文祖時亦在中，後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孝文曰："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位歸第。"契進曰："小人之心無定，而帝王之法有常。以無恒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剋堪。乞垂退免。"帝曰："契若知心不可常，即知貪之惡矣，何爲求退?"遷宰官令，賜爵定陶男。後卒於都督、朔州刺史，謚曰克。

慕容白曜弟弟的兒子慕容契，行爲輕薄不檢點。太和初年，因是名家子弟提拔爲中散，升宰官中散。南安王元楨有貪暴的名聲，皇上派中散閭文祖到長安審查他。文祖接受了元楨賄賂，替元楨隱瞞不說。事情敗露後，太后接見群臣，對他們說："前面議論貪婪清廉的事，你們都說會要求嚴格。文祖當時也在其中，後來竟然犯法。這樣說來，人心真的不可信。"孝文帝說："你等自我省視有不能克制貪心的，聽任其辭官回家。"慕容契說："臣子的心無定向，而帝王的法制有常規。拿無定的心來遵守有常的法，不是我能勝任的。請求讓我離職。"皇上說："慕容契如果知道心不可常，也就是知道了貪污的可恨，何必辭官?"升任他爲宰官令，賜爵定陶男。後來死在都督、朔州刺史任上，謚號克。

初，慕容氏破後，種族仍繁。天賜末，頗忌而誅之。時有免者，不敢復姓，皆以輿爲氏。延昌末，詔復舊姓。而其子女先入掖庭者，猶號慕容，特多於他族。

起初，慕容氏亡國後，種族人口很多。天賜末年，很多人受猜忌而被殺。當時有免於被殺的，不敢再用原姓，都用輿爲姓。延昌末年，下詔恢復舊姓。而慕容氏的子女先入掖庭的，仍然姓慕容，而且比其他家族的人多。

和其奴

和其奴，代人也。少有操行，善射御。初爲三郎。文成初，封平昌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又與河東王

和其奴，是代郡人。少年時有情操德行，擅長射箭駕車。起初爲三郎，文成帝初年，封爲平昌公，屢次升官至尚書左僕射。又和河東王閭

閭毗、太宰常英等并平尚書事。在官慎法，不受私請。遷司空，加侍中。文成崩，乙渾與林金閭擅殺尚書楊保年等。時殿中尚書元郁率殿中宿衛士欲加兵於渾。渾懼，歸咎於金閭，執以付郁。時其奴以金閭罪惡未分，出之爲定州刺史。皇興元年，長安鎮將東平王道符反，詔其奴討之，未至而道符敗。軍還，薨，内外嘆惜之。贈平昌王，謚曰宣。子受襲爵。

毗、太宰常英等人共同處理尚書省事務。當官謹守法度，不接受私人請求。升司空，加封侍中。文成帝去世，乙渾和林金閭擅自殺害尚書楊保年等人。當時殿中尚書元郁率領殿中宿衛要殺乙渾。乙渾害怕，把罪責推給金閭，抓住他交給元郁。當時其奴認爲金閭罪行不確定，出任其爲定州刺史。皇興元年，長安鎮將東平王元道符反叛，皇上下詔和其奴征討他，未到長安元道符就失敗了。回軍，死，朝廷内外都爲他贊嘆惋惜。贈平昌王，謚號宣。兒子和受承襲爵位。

苟頹

苟頹，代人也。本姓若干。父洛拔，内行長。

苟頹，是代郡人。本姓若干。父親苟洛拔，爲内行長。

頹厚重寡言，少嚴毅清直，武力過人。擢爲中散，小心謹敬。太武至江，賜爵建德男。累遷司衛監、洛州刺史。抑强扶弱，山蠻畏威，不敢爲寇。太和中，歷位侍中、都曹尚書，進爵河南公。

苟頹爲人忠厚穩重沉默寡言，少年時威嚴剛毅清廉正直，勇力超過常人。提拔爲中散，小心謹慎做事。太武帝到長江，賜爵建德男。屢次升官爲司衛監、洛州刺史。抑制豪强扶持貧弱，山蠻畏懼他的威風，不敢做盜賊。太和年間，歷任侍中、都曹尚書，進爵河南公。

頹方正好直言，雖文明太后生殺不允，頹亦言至懇切。李惠、李訢之誅，頹并致諫。遷司空，進爵河東王。以舊老，聽乘步挽，杖於朝。大駕行幸三川，頹留守京師。沙門法秀謀反，頹率禁旅收掩畢獲，内外晏然。薨，謚僖王。

苟頹性格方正喜歡直言相諫，雖然文明太后亂殺無辜，苟頹也直言勸諫。李惠、李訢被誅殺，苟頹都曾懇諫。升司空，進爵河東王。因是老臣，聽任他乘輤、拄杖上朝。皇上巡幸三川，苟頹留守京城。僧人法秀謀反，苟頹率禁軍搜查并全部抓住了他們，朝廷内外一片太平。死，謚號僖王。

長子愷襲爵河東王，例降爲公。

長子苟愷承襲了河東王爵位，按例降爲公。

宇文福　宇文延

宇文福，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也。世爲擁部大人。祖活撥，仕慕容垂爲唐郡内史、遼東公。道武之平慕容氏，活撥入魏，爲第一客。

宇文福，先祖是南單于的遠親。世代爲擁部大人。祖父宇文活撥，在慕容垂手下爲唐郡内史、遼東公。道武帝平定慕容氏，活撥歸附魏國，爲第一客。

福少驍果，有膂力。太和中，累遷都牧給事。及遷洛，敕福檢牧馬所。福規石濟以西，河内以東，拒黄河南北千里爲牧地，今之馬場是也。及從代移雜畜牧於其所，福善於將養，并無損耗。孝文嘉之。尋補司衛監。後以勛封襄樂縣男，歷位太僕

宇文福少年時驍勇果敢，有勇力。太和年間，屢次升官爲都牧給事。遷都洛陽後，下令宇文福管理牧馬所。宇文福規劃石濟以西，河内以東，劃出黄河南北上千里地區做牧地，就是現在的馬場。從代郡遷移各種牲畜到牧場，宇文福擅長飼養，没有損耗。孝文帝嘉獎了他。不久補任司衛監。後因功封襄樂縣男，歷任太僕卿、都官

卿、都官尚書、營州大中正、瀛州刺史。性忠清，在公嚴毅，以信御人，甚得聲譽。後除都督懷朔沃野武川三鎮諸軍事、懷朔鎮將。至鎮卒，謚曰貞惠。

子延，字慶壽，體貌魁岸，眉目疏朗。位員外散騎侍郎。以父老，詔聽隨侍在瀛州。屬大乘妖黨突入州城，延率奴客逆戰，身被重瘡。賊縱火燒齋閣，福時在内，延突火入，抱福出外，支體灼爛，鬢髮盡焦。於是勒衆與賊苦戰，賊乃散走，以此見稱。累遷直寢。與万俟醜奴戰，没。

論曰：古弼謀軍經國，有柱石之量；張黎誠謹廉方，以勛舊見重。并纖介之間，一朝隕覆。宥及十世，乃徒言耳。劉潔咎之徒也。丘堆敗以亡身。娥清、伊馛俱以材力見用，而馛以謀猷取異，其殆優乎。乙瓌之驍猛，周幾之智勇，代田之騎射，其位遇豈徒然也。車伊洛宅心自遠，豈常戎乎。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來大干、宿石，或誠發于衷，竭節危難；或忠存衛主，義足感人，苟非志烈，亦何能若此。宜其生受恩遇，殁盡哀榮。至如安國，以至覆亡，害盈之義也。周觀、尉撥、陸真、吕洛拔等，咸以勇毅自進，而觀竟致貶黜，異夫數子者矣。薛彪子世載强正，曇珍克盛家聲，美矣乎！魏之諸將，罕方面之績，尉元以寬雅之風，膺將帥之任，威名遠被，位極公老，自致乞言之地，無乃近代之一人歟！白曜出專薄伐，席卷三齊，考績圖勞，固不細矣。而功名難處，追猜嬰戮。宥賢議勤，未聞於斯日也。和其奴之貞正，苟頹之剛直，宇文福之氣幹，咸亦有用之士乎！

尚書、營州大中正、瀛州刺史。性格忠誠清廉，在官威嚴剛毅，以信義用人，很有聲譽。後來任都督懷朔、沃野、武川三鎮諸軍事、懷朔鎮將。到鎮所死去，謚號貞惠。

兒子宇文延，字慶壽，體格魁梧偉岸，眉目疏朗。官至員外散騎侍郎。因父親年老，下詔由他在瀛州陪伴。碰到大乘妖黨突然殺入州城，宇文延率家奴迎戰，身受重傷。賊人放火燒齋閣，宇文福正在裏面，宇文延衝入火中，抱着宇文福出來，肢體被燒爛，鬢髮被燒焦。便率衆和敵人苦戰，賊人分散逃跑，因此受稱贊。屢次升官至直寢。和万俟醜奴作戰，戰死沙場。

論曰：古弼爲國家出謀劃策，有棟梁氣概；張黎忠誠嚴謹廉潔方正，以功勛老臣被重用。都因很小的過失，一朝被殺。但恩及十代，這又另當别論了。劉潔是有罪的人。丘堆戰敗身亡。娥清、伊馛都以才能被重用，而伊馛謀略與衆不同，應當是好的。乙瓌的驍勇威猛，周幾的智謀勇氣，代田的騎馬射箭，他們的官位待遇得來豈是偶然的。車伊洛心懷遠慮，豈是一個平常的軍人。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來大干、宿石，有的忠誠發自内心，在危難中竭盡氣節；有的忠心保衛皇上，義氣足以感動人，如果不是志向貞烈的人，又怎能做到這樣。也難怪他們生前受恩遇，死後享哀榮了。至於萬安國，到了被殺的地步，是作惡太多之故。周觀、尉撥、陸真、吕洛拔等人，都勇敢堅毅自建功勛，而周觀竟然被廢棄，和其他幾人又不同了。薛彪子世代剛强正直，薛曇珍家聲很高，真美啊！魏國的各位將領，很少有一地的功績，尉元以寬厚儒雅的風度，任將帥的職位，威名遠播，位極公卿三老，自己上書請歸，真不愧是近代的第一人啊！慕容白曜出城討伐，席捲三齊州郡，推論功勞，固然不小。但功名難保，受猜忌被殺。寬恕賢臣評議政績，都在當時無名。和其奴的忠貞正直，苟頹的剛强耿直，宇文福的氣概才幹，也都是在當時受重用的人啊！

北史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四

宋隱（從子）愔（愔孫）弁（弁孫）欽道（弁族弟）翻
（翻弟子）世良 世軌（翻弟）世景
許彥（五世孫）惇　刁雍（子）遵（曾孫）冲 柔
辛紹先　韋閬（孫）子粲　杜銓

宋隱

宋隱字處默，西河介休人也。曾祖奭，祖活，父恭，世仕慕容氏，位并通顯。慕容儁徙鄴，恭始家於廣平列人焉。

隱性至孝，專精好學。仕慕容垂，位本州別駕。道武平中山，拜隱尚書吏部郎，積遷行臺右丞，領選。以老病乞骸骨，不許。尋以母喪歸列人，既葬被徵，乃棄妻子匿於長樂，數年而卒。臨終，謂其子經曰："汝等苟能入順父兄，出悌鄉黨，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之，足矣。不勞遠詣臺閣，恐汝不能富貴，徒延門户累耳。若忘吾言，是死若父也。使鬼有知，吾不歸食矣。"

宋隱字處默，是西河郡介休縣人。曾祖父宋奭，祖父宋活，父親宋恭，世代在慕容氏處做官，都任高官顯位。慕容儁遷徙到鄴城，宋恭纔在廣平郡列人縣定居。

宋隱性情最孝順，專心好學。在慕容垂處做官，任本州別駕。道武帝平定中山，授宋隱爲尚書吏部郎，積累功勛升爲行臺右丞，領選部事務。因年老多病請求辭官回家，不被允許。不久因母親去世回到列人縣，安葬完畢後又被皇上徵召，於是拋下妻子兒女隱藏在長樂，幾年後去世。臨死之際，對兒子宋經説："你們如能在家孝順父兄，出外親近鄉親，在郡裏做官能做到功曹史，能忠正清廉行事，就足够了。不必辛苦遠到朝廷任臺閣高官，我怕你們不但不能享受富貴，反而連累家門。如果忘了我的告誡，就會像你的父親一樣，終生受累。假使鬼魂有知，我不回來受用你們的祭食。"

宋宣

隱弟宣，字道茂，與范陽盧玄、勃海高允、博陵崔建、從子愔俱被徵，拜中書博士。後拜侍郎、行司隸校尉。卒，謚曰簡侯。

宣子謨，字乾仁，襲爵，卒於遼西太守。子鸞襲爵，位東莞太守。

宋隱的弟弟宋宣，字道茂，和范陽人盧玄、勃海人高允、博陵人崔建、侄子宋愔一起被徵召，任中書博士。後來任侍郎、行司隸校尉。去世，謚號爲簡侯。

宋宣的兒子宋謨，字乾仁，繼承爵位，死在遼西太守任上。兒子宋鸞繼承爵位，官至東莞太

守。

鸞弟瓊，字普賢，以孝稱。母曾病，季秋月思瓜。瓊夢想見之，求而遂獲，時人異之。卒於家。

宋鸞的弟弟宋瓊，字普賢，以孝順著稱。母親曾氏生病，在秋末想吃瓜。宋瓊做夢見到，依夢尋找，果然找到，當時人們都感到很驚奇。他死在家中。

宋愔

愔歷中書博士、員外散騎常侍，使江南。爵列人子。卒於廣平太守。長子顯襲爵。顯無子，養弟子弁爲後。

宋愔歷任中書博士、員外散騎常侍，出使江南。封爵爲列人子。死在廣平太守任上。長子宋顯繼承爵位。宋顯没有兒子，領養弟弟的兒子宋弁爲後代。

宋弁　宋維　宋紀

弁字義和。父叔珍，娶趙郡李敷妹，因敷事而死。弁至京師，見尚書李冲，因言論移日。冲異之，退曰："此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顯卒，弁襲爵。弁與李彪州里，迭相祗好。彪爲秘書丞，請爲著作佐郎。遷尚書殿中郎中。孝文曾因朝會次，歷訪政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進止可觀。帝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賜名爲弁，意取弁和獻玉，楚王不知寶之也。

宋弁字義和。父親宋叔珍，娶了趙郡李敷的妹妹爲妻，受李敷事件牽連而死。宋弁到京城，見到尚書李冲，談了很長時間。李冲很贊賞他，事後説："此人一日千里，有輔佐君主的才能。"宋顯去世，宋弁繼承爵位。宋弁和李彪是州里同鄉，成爲至交。李彪任秘書丞，請求任宋弁爲著作佐郎。升任尚書殿中郎中。孝文帝曾經藉朝會的間隙，向群臣詢問治政之道。宋弁年少官小，在下面回答，聲音清亮，進退有禮。皇上稱贊了他很久。從此大受知遇，賜名叫弁，意思取自弁和獻玉，楚王不知道此是寶物的故事。

遷中書侍郎兼員外散騎常侍，使齊。齊司徒蕭子良、秘書丞王融等皆稱美之，以爲志氣謇諤不逮李彪，而體韵和雅，舉止閑邃過之。轉散騎侍郎。時散騎位在中書之右。孝文曾論江左事，問弁在南興亡之數。弁以爲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必不能貽厥孫謀，保有南海。若物憚其威，身免爲幸。後車駕南征，以弁爲司徒司馬、東道副將。軍人有盜馬靽者，斬而徇，於是三軍震懼，莫敢犯法。

升任中書侍郎兼員外散騎常侍，出使南齊。南齊司徒蕭子良、秘書丞王融等人都稱道贊美他，認爲他志向氣度剛直敢言雖比不上李彪，但風度温雅，舉止嫻静深遠却超過了他。轉任散騎侍郎。當時散騎的地位在中書之上。孝文帝曾談論起江東的事情，問宋弁南邊王朝興亡的氣數。宋弁認爲蕭氏父子對天下没有大的功德，他的天下是通過不正常的手段取得的，不能順情理而持守，必定不能爲子孫謀福，保住南海。如果人們畏懼他的威勢，他能够保全性命就是大幸。後來皇上征討南方，任命宋弁爲司徒司馬、東道副將。士兵中有人偷盜馬靽，宋弁把他殺了示衆，於是三軍都感到震動懼怕，没有人再敢犯法。

黄門郎崔光薦弁自代，帝不許，亦賞光知人。未幾，以弁兼司徒左長史。時大選内外群官，并定四海士族，弁專參銓量之任，事多稱旨。然

黄門郎崔光推薦宋弁取代自己，皇上不允許，但也贊賞崔光善識人才。不久，任命宋弁兼任司徒左長史。當時廣泛選任内外官員，并確定天下士族門第，宋弁專職從事甄別評審的工作，

好言人之陰短。高門大族意所不便者，弁因毁之；至於舊族淪滯而人非可忌者，又申達之。弁又爲本州大中正，姓族多所降抑，頗爲時人所怨。遷散騎常侍，尋遷右衛將軍、領黄門。弁屢自陳讓，帝曰："吾爲相知者，卿亦不可有辭。豈得專守一官，不助朕爲政！且常侍者，黄門之庶兄，領軍者，二衛之假攝，不足空存推讓，以棄大委。"其被知遇如此。

處理的事情大多符合皇上的旨意。然而他却好説别人的隱私短處。豪門大族中有不如他意的，宋弁就詆毁他們；對没落舊族而人又不用提防的，宋弁又提携他們。宋弁又任本州大中正，本姓族人大都被貶抑，深受當時人的怨恨。升任散騎常侍，不久升右衛將軍、領黄門。宋弁多次上表請求辭讓，皇上説："我是知道你的，你也不應該推讓。怎能專門任一種官職，不幫助朕治理政事呢！而且常侍這個官，就像黄門的庶兄，而領軍，就是爲左右二衛代行職事，你再不要無謂推讓，而使這一重要職位空缺。"他就是如此被皇上看重。

孝文北都之選，李冲多所參預，頗抑宋氏。弁恨冲而與李彪交結，雅相知重。及彪之抗冲，冲謂彪曰："爾如狗耳！爲人所嗾。"及冲劾彪，不至大罪，弁之力也。彪除名，弁大相嗟慨，密圖申復。

孝文帝對北都的選擇，李冲參與了很多意見，很貶抑了宋氏一番。宋弁因恨李冲就和李彪結交，互相知交看重。到李彪對抗李冲之時，李冲對李彪説："你就像狗一樣！被人所嗾使。"李冲彈劾李彪，但未被判大罪，是宋弁出力的結果。李彪被除名，宋弁很爲他嘆息感慨，暗中打算爲他伸冤復官。

孝文在汝南不豫，大漸，旬餘日不見侍臣，左右唯彭城王勰等數人而已。小瘳，乃引見門下及宗室長幼諸人。入者未能皆致悲泣，惟弁與司徒司馬張海歔欷流涕，由是益重之。車駕征馬圈，留弁以本官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令卿綰攝二曹。"弁頓首辭謝。

孝文帝在汝南生病，病情加重，十多天不見侍臣們，身旁祇有彭城王元勰等幾個人而已。病稍好，纔召見門下省官員和宗室老少等人。進來拜見的人中不是人人都悲傷流淚，祇有宋弁和司徒司馬張海抽泣流淚，因此皇上更器重他。皇上征討馬圈，留下宋弁以本官兼任祠部尚書，統攝七兵事務。臨行之際，拉着他的手説："國家大事，就是祭祀和征戰，因此令你統管這兩件事。"宋弁叩頭感謝皇上信任。

弁劬勞王事，恩遇亞於李冲。帝每稱弁可爲吏部尚書，及崩，遺詔以弁爲之。與咸陽王禧等六人輔政，而弁先卒。年三十八。贈瀛州刺史，謚曰貞順。

宋弁爲皇家的事情操勞很多，受到的恩遇僅次於李冲。皇上常常説宋弁可以擔任吏部尚書，到快要逝世的時候，留下遺詔任命宋弁爲吏部尚書。與咸陽王元禧等六人輔佐朝政，而宋弁先去世。享年三十八歲。追贈瀛州刺史，謚號爲貞順。

弁性好矜伐，自許膏腴。孝文以郭祚晋魏名門，從容謂弁曰："卿固當推郭祚之門。"弁笑曰："臣家未肯推祚。"帝曰："卿自漢、魏以來，既無高官，又無俊秀，何得不推？"弁

宋弁生性恃才誇功，自認爲是富貴之家。孝文帝認爲郭祚是晋、魏的名門後裔，曾從容地對宋弁説："你應當推崇郭祚的門第。"宋弁笑着説："我家不肯推崇郭祚。"皇上説："你們家從漢、魏以來，既無高官，又無良才，爲什麽不推

曰：“臣清素自立，要爾不推。”侍臣出後，帝謂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自不惡，乃復欲以門户自矜，殊爲可怪。”

崇郭祚？”宋弁説：“我以清素自立，因此從不推崇别人。”侍臣出去之後，皇上對彭城王元勰説：“宋弁本身人倒不壞，却想用門户自誇，真是太奇怪了。”

長子維，字伯緒，襲父爵。爲給事中。坐諂事高肇，出爲益州龍驤府長史，辭疾不行。太尉、清河王懌輔政，以維名臣子，薦爲通直郎，辟其弟紀行參軍。靈太后臨政，委任元叉，恃寵憍盈，懌每以公理裁斷。叉甚忿恨，思害懌，遂與維作計，以富貴許之。維見叉寵勢日隆，乃告司染都尉韓文殊父子謀逆立懌。懌被録禁中。文殊父子懼而逃遁。鞫無反狀，以文殊亡走，懸處大辟。置懌於宫西別館，禁兵守之。維應反坐，叉言於太后，欲開將來告者之路，乃黜爲燕州昌平郡守，紀爲秦州大羌令。

長子宋維，字伯緒，繼承父親爵位。任給事中。由於奉迎侍奉高肇而獲罪，貶任益州龍驤府長史，推托有病不赴任。太尉、清河王元懌輔政，認爲宋維是名臣之子，推薦他任通直郎，徵辟他的弟弟宋紀任參軍。靈太后掌權，把國事委任給元叉，元叉恃寵驕横自大，元懌常常秉公執法。元叉忿恨不已，想着陷害元懌，就和宋維設計，答應事成之後給他富貴。宋維看到元叉受寵權勢日益强大，就告發司染都尉韓文殊父子陰謀擁立元懌。元懌被軟禁在宫中。韓文殊父子因害怕逃走。經審理没有謀反的事實，因爲韓文殊逃跑了，懸賞要處他以死刑。把元懌安置在皇宫西邊另一處屋裏，派禁兵看守。宋維因誣告罪反而應該處死刑，元叉在太后面前説情，想爲以後的告發者開闢言路，就貶任他爲燕州昌平郡太守，宋紀爲秦州大羌縣令。

維及紀頗涉經史，而浮薄無行。懌尊親懿望，朝野瞻屬，維受懌眷賞而無狀構間，天下士人莫不怪忿而賤薄之。及叉殺懌，專斷朝政，以維兄弟前者告懌，徵維爲散騎侍郎，紀爲太學博士、領侍御史。叉甚昵之。維超遷通直常侍，又除洛州刺史，紀超遷尚書郎。紀字仲烈。

宋維和宋紀看了不少經史書籍，但却輕浮淺薄没有德行。元懌位尊望高，朝野尊敬，宋維受元懌賞識却無端地對他陷害，天下士人無不感到驚奇忿怒而瞧不起他。元叉殺了元懌後，獨攬朝政，因爲宋維兄弟此前告發元懌有功，徵召宋維爲散騎侍郎，宋紀爲太學博士、領侍御史。元叉很親近他們。宋維越級升任通直常侍，又出任洛州刺史，宋紀越級升任尚書郎。宋紀字仲烈。

初，弁謂族弟世景，言“維疏險而紀識慧不足，終必敗吾業”。世景以爲不爾。至是果然。聞者以爲知子莫若父。尚書令李崇、左僕射郭祚、右僕射游肇每云：“伯緒凶疏，終敗宋氏，幸得殺身耳。”論者以爲有徵。後除營州刺史。靈太后反政，以叉黨除名，遂還鄉里。尋追其前誣告清河王事，於鄴賜死。

起初，宋弁對族弟宋世景説“宋維粗暴狠毒而宋紀見識智慧不足，最終會敗壞我的家業”。世景認爲不至於這樣。此時果然如此。聽説這件事的人都認爲知子莫如父。尚書令李崇、左僕射郭祚、右僕射游肇常説：“宋伯緒凶暴狠毒，最終會使宋氏敗亡，最大的僥幸是衹殺了他一人。”談論此事的人認爲這話有根據。後出任營州刺史。靈太后重新執政，朝廷認爲他是元叉的黨羽而被除名，隨後回到家鄉。不久追究他以前誣告清河王元懌的事情，在鄴城被賜死。

子春卿早亡，弟紀以次子欽仁

兒子宋春卿早死，弟弟宋紀把第二個兒子宋

嗣。欽仁，武定末爲太尉祭酒。

欽仁過繼給他。宋欽仁，在武定末年任太尉祭酒。

紀，明帝末爲北道行臺，卒晉陽。子欽道。

宋紀，明帝末年任北道行臺，死於晉陽。兒子叫宋欽道。

宋欽道

欽道仕齊，歷位中山太守。長於撫接，然好察細事。其州府佐吏使人間者，先酬錢然後敢食。臨莅處稱爲嚴整。尋徵爲黄門侍郎，又令在東宫教太子吏事。時鄭子默以文學見知，亦被親寵。欽道本文法吏，不甚諳識古今，凡有疑事，必詢子默。二人幸於兩宫，雖諸王貴臣莫敢不敬憚。欽道又遷秘書監，仍帶黄門侍郎。乾明初，遷侍中，與楊愔同誅。贈吏部尚書、趙州刺史。

宋欽道在北齊做官，歷任中山太守。擅長安撫交接，然而喜歡過問瑣碎小事。他的州府下屬到民間辦事的，都是先給飯錢然後纔敢吃飯。他所到之處都能做到紀律嚴明。不久徵召入朝任黄門侍郎，又令他在東宫教太子如何管理國家。當時鄭子默以文章才學知名，也很受皇上親近寵信。欽道本來是文法吏，不很熟悉歷史，凡有疑問的事，一定問子默。二人受兩宫寵信，即便是各位王公大臣也不敢不敬畏他們。宋欽道又升任秘書監，仍兼黄門侍郎。乾明初年，升任侍中，和楊愔同時被殺。追贈吏部尚書、趙州刺史。

宋穎

弁族弟穎，字文賢，位魏郡太守。納貨劉騰，騰言之，以爲凉州刺史。穎前妻劉氏亡後十五年，穎夢見之。拜曰："新婦今被處分爲高崇妻，故來辭君。"泫然涕流。穎旦見崇，言之。崇後數日而卒。

宋弁的族弟宋穎，字文賢，任魏郡太守。對劉騰行賄，劉騰爲他説話，任命爲凉州刺史。宋穎的前妻劉氏死了十五年後，宋穎夢見了她。跪拜説："我現在被安排給高崇做妻子了，因此來和你告别。"説完流下了眼淚。宋穎一早去見高崇，説了這事。高崇過幾天就死了。

宋鴻貴

穎族弟鴻貴，爲定州平北府參軍。送戍兵於荆州，坐取兵絹四百匹，兵欲告之，乃斬兵十人。又疏凡不達律令，見律有梟首罪，乃生斷兵手，以水澆之，然後斬决。尋坐伏法。時人哀兵之苦，笑鴻貴之愚。

宋穎的族弟宋鴻貴，任定州平北府參軍。送戍兵到荆州，貪污兵絹四百匹，士兵要告發他，他就殺了十個士兵。他又粗疏不懂得律令，看到律文上有梟首罪，他就活活砍斷士兵的手，用水澆醒，然後再斬首。不久被處死。當時人們既哀傷士兵的苦難，又譏笑宋鴻貴的愚蠢。

宋翻

弁族弟翻。翻字飛烏，少有操行，世人以剛斷許之。孝莊時，除司徒左長史、河南尹。

宋弁的族弟宋翻。宋翻字飛烏，少年時就有情操品行，世人稱贊他剛毅果斷。孝莊帝時，任司徒左長史、河南尹。

初，翻爲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爲劫，攝而不送，翻將兵圍主宅，執主婿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沾地。縣舊有大枷，時人號曰彌尾青。及翻爲縣，主吏請焚

起初，宋翻任河陰令，順陽公主的家奴搶劫，不把家奴送官，宋翻帶兵包圍了公主的府宅，抓住了公主的夫婿馮穆，徒步押到縣衙。當時正是酷暑天，讓馮穆站在太陽下，汗一直流到地上。縣衙原有一副大枷，當時人叫做彌尾青。

之。翻曰："置南墻下，以待豪右。"未幾，有内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遜，翻命取尾青以鎖之。小駒既免，入訴於宣武。宣武大怒，敕河南尹推之，翻具自陳狀。詔曰："卿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翻對曰："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凶暴之徒如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

宋翻做縣令時，主吏請求燒毁它。宋翻説："放在南墻下面，等待那些敢於犯法的豪强。"不久，有個叫楊小駒的内監到縣衙辦事，言語無禮，宋翻叫人用彌尾青鎖了他。楊小駒被放回去後，入宫告訴了宣武帝。宣武帝大怒，下令河南尹追查這件事，宋翻依實陳述。皇上下詔説："你故意違背朝廷法律，難道不是想立威收買名聲嗎?"宋翻回答説："造枷的人不是我，因此收買名聲的人也應該不是我。我之所以留下彌尾青這副大枷，不敢對百姓使用，衹想對像楊小駒這樣的凶暴之徒使用罷了。"從此他威震京城。

及爲洛陽，迄於河南尹，畏憚權勢，更相承接，故當世之名大致减損。卒官，贈侍中、衛將軍、相州刺史。孝武初，重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謚曰貞烈。

從任洛陽令起，到河南尹止，他畏懼權勢，和他們周旋，因此在當時名聲大受損失。死在官任上，追贈侍中、衛將軍、相州刺史。孝武帝初年，重新追贈他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謚號爲貞烈。

翻弟毓，字道和，敦篤有志行。卒於太中大夫。子世良。

宋翻的弟弟宋毓，字道和，敦厚誠實很有志氣品行。死在太中大夫任上。兒子叫宋世良。

宋世良

世良字元友。年十五，便有膽氣。後隨伯父翻在南兖州，屢有戰功。行臺、臨淮王彧與語，奇之。魏朝以尒朱榮有不臣迹，帝將圖之，密令彧將兵赴洛。彧在梁郡，稱疾，假世良都督，令還南兖發兵以聽期。世良請簡見兵三千騎，五日必到洛陽，并陳三策，彧皆不能從。

宋世良字元友。十五歲時，就很有膽識氣度。後來跟隨伯父宋翻在南兖州，多次立戰功。行臺、臨淮王元彧和他談話，很驚奇他的才能。魏朝因尒朱榮有反叛的迹象，皇上想除掉他，密令元彧帶兵到洛陽。元彧在梁郡，聲稱有病，讓宋世良代理都督，令他回南兖州發兵聽候調遣。宋世良請求讓他挑選現有騎兵三千，五天内必定趕到洛陽，同時陳上三條計策，元彧都没有聽從。

尋爲殿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户，大獲浮惰。還見汲郡城旁多骸骨，移書州郡，悉令收瘞。其夜甘雨滂沱。河内太守田估贓貨百萬，世良檢按之，未竟，遇赦而還。孝莊勞之曰："知卿所括得丁，倍於本帳。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其後還殿中。世良奏殿中主齊會之事，請改付餘曹。帝曰："卿意不欲親庖厨邪? 宜付右兵，以爲永式。"

不久任殿中侍御史，到黄河以北地區清查户口，查出許多虚假的情况。回來時看到汲郡城外有許多骸骨，就送文書給州郡長官，令他們全部收埋。當晚大雨滂沱。河内太守田估貪污百萬，宋世良查出并處理他，還没能處理完畢，遇到大赦而回朝。孝莊帝慰勞他説："我知道你清查户口所得到的人丁，比原來報上來的多了一倍。如果官吏都像你一樣用心做事，就又多出了一個天下了。"此後升任殿中。宋世良上奏殿中主持齋會之事，請求改付其他官曹辦理。皇上説："你

河州刺史梁景叡，枹罕羌首，恃遠不敬，其賀正使人，頻年稱疾。秦州刺史侯莫陳悦受其贈遺，常爲送表。世良并奏科其罪。帝嘉之，謂長孫承業曰："宋郎中實有家風，甚可重也。"

的意思是不願親近庖厨嗎？應該交付右兵，以爲永遠的規定。"河州刺史梁景叡，是枹罕的羌人首領，仗着地處偏遠不進貢朝廷，他的負責進貢朝賀的使者，一連幾年都稱説有病。秦州刺史侯莫陳悦接受他的饋贈，常爲他上表説情。宋世良一并啓奏追究他們的罪責。皇上表揚了他，對長孫承業説："宋郎中很有家風，大可重用。"

後拜清河太守。世良才識閑明，尤善政術。在郡未幾，聲問甚高。陽平郡移掩劫盗三十餘人，世良訊其情狀，唯送十二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魏明朗大怒云："輒放吾賊！"及推問，送者皆實，放者皆非。明朗大服。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群盗多萃於此。人爲之語曰："寧度東吴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盗奔他境。人又謡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迹。"齊天保初，大赦，郡無一囚，率群吏拜詔而已。獄内穭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牙門虚寂，無復訴訟者，謂之神門。其冬，醴泉出於界内。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者，泣而前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唯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莫不攀轅涕泣。

後來任清河太守。宋世良才識聰明，尤其擅長治政之道。在郡任職不久，聲望就很大。陽平郡轉送來搶劫犯三十多人，世良審訊犯罪情況，衹送上十二人，其餘的人都放了。陽平太守魏明朗大怒説："怎敢隨便把我抓的盗賊給放了！"再審問，送上的都是真正的盗賊，放了的都不是。魏明朗很佩服他。郡東南有個地方叫曲堤，成公一個家族占據并住在那裏，群盗大多會集在此。人們爲之編了一段諺語："寧可度越東吴會稽，不過成公曲堤。"宋世良施行八條法制，盗賊都跑到清河境外去了。人們又有諺語説："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迹。"北齊天保初年，大赦天下，那裏没有一個在押犯人，世良衹是帶領官吏拜領詔書而已。監獄内雜草叢生，桃樹蓬蒿長滿了院子。每天衙門都十分清寂，再也没有來告狀的人，被稱作神門。當年冬天，有甘泉在郡内出現。到任期結束時，全城人都到大路上送行。有個叫丁金剛的老人，哭着上前道謝他説："老頭我九十歲了，記得三十五任官。你不僅善於治理，也是最清廉的。現在我們失去了你這樣的賢人，該怎麽辦呢？"百姓無不拉住他的車轅痛哭流淚。

後卒於東郡太守，贈信州刺史。世良强學，好屬文，撰《字略》五篇、《宋氏别録》十卷。

後來他死在東郡太守任上，追贈信州刺史。宋世良學問好，喜歡寫文章，撰寫有《字略》五篇、《宋氏别録》十卷。

子伯宗，位侍御史。性清退好學，多所撰述。至齊亡，不徙職，遂不入仕。隋大業初，卒於家。世良弟世軌。

兒子宋伯宗，官至侍御史。性格謙虚好學，有很多著作。北齊滅亡後，不改任官職，於是他不再做官。隋朝大業初年，死在家中。宋世良的弟弟叫宋世軌。

宋世軌

世軌幼自修整，好法律。天保初，歷尚書三公、二千石、都官郎

宋世軌小時候就自律很嚴，喜歡法制律令。天保初年，歷任尚書三公、二千石、都官郎中，

中，兼并州長史。執獄寬平，多所全濟。爲都官郎中，有囚事枉，將送，垂致法，世軌遣騎追止之，切奏其狀，遂免。

稍遷廷尉少卿。洛州人聚結欲劫河橋，吏捕案之，連諸元徒黨千七百人。崔昂爲廷尉，以爲反，數年不斷。及世軌爲少卿，判其事爲劫，唯殺魁首，餘從坐悉舍焉。大理正蘇珍之以平幹知名，寺中語曰："决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爲寺中二絶。南臺囚到廷尉，世軌多雪之，仍移攝御史，將問其濫狀。中尉畢義雲不送，移往復不止。世軌遂上書極言義雲酷擅。文宣引見二人，親敕世軌曰："我知臺欺寺久，卿能執理抗衡，但守此心，勿慮不富貴。"敕義雲曰："卿比所爲誠合死，以志在疾惡，故且一恕。"仍顧謂朝臣曰："此二人并我骨鯁臣也。"及卒，廷尉、御史諸繫囚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贈光州刺史，謚曰平。無子，世良以第五子朝基嗣。

兼任并州長史。他執法寬和公平，保全拯救了不少人。任都官郎中時，有個囚犯受冤枉，就要被押走，將被正法，世軌派人騎馬追上去制止了行刑，懇切地上奏其冤情，使他得到免罪。

升任廷尉少卿。洛州人聚集一起想打劫河橋地區，官吏逮住他們，牽連出各元氏徒黨一千七百人。崔昂做廷尉，認爲他們是謀反，好多年斷不了案。世軌任少卿後，判這事是打劫，衹殺了帶頭的人，其餘脅從犯人一概不問。大理正蘇珍之以公平幹練知名，寺中説："决斷嫌疑數蘇珍之，由表見裏數宋世軌。"當時的人認爲他們是寺中二絶。南臺囚徒送到廷尉，世軌大多爲他們平反，仍送到御史臺，詢問他們被誤判的情况。中尉畢義雲不送，轉送往返不斷。世軌上書充分反映畢義雲殘酷專權。文宣帝召見二人，親自對世軌説："我知道臺閣欺壓大理寺很久了，你能依理抗争，衹要堅持這樣，不要擔心不富貴。"又對畢義雲説："你以往的所作所爲真是該死，但念你是嫉惡如仇，姑且饒你一回。"又回過頭來對朝臣説："這二人都是我的耿介忠臣。"宋世軌死後，廷尉、御史各處拘禁的囚犯都哭着説："宋廷尉死了，我們哪裏還有生路！"追贈光州刺史，謚號平。他没有兒子，宋世良把第五個兒子宋朝基過繼給他。

宋世景　宋道璵

翻弟世景。世景少自修立，事親以孝聞。與弟道璵下帷讀誦，博覽群言，尤精經義。族兄弁甚重之。舉秀才上第。再遷彭城王勰開府法曹行參軍。勰愛其才學，雅相器敬。孝文甚嘉異之。遷司徒法曹行參軍。世景明刑理，著律令，裁决疑獄，剖判如流。轉尚書祠部郎。彭城王勰每稱曰："宋世景精微，尚書僕射才也。"臺中疑事，右僕射高肇常以委之。世景既才長從政，加之夙勤不怠，兼領數曹，深著稱績。左僕射源懷引爲行臺郎。巡察州鎮，十有餘所，黜陟賞罰，莫不咸允。還七鎮，别置諸戍，

宋翻的弟弟是宋世景。世景少年時就修身自立，因侍奉雙親很孝順而聞名。和弟弟宋道璵一起閉門讀書，博覽群書，尤其精通經義。族兄宋弁很器重他。被推舉爲秀才上第。又升任彭城王元勰的開府法曹行參軍。元勰喜愛他的才學，向來對他很器重尊敬。孝文帝也很嘉獎稱贊他。升司徒法曹行參軍。世景通曉刑理，撰述律令，裁决疑難案子，分析判斷快得像流水一樣，轉任尚書祠部郎。彭城王元勰常常稱贊他説："宋世景精妙細緻，是做尚書僕射的好材料。"臺中有疑難的事，右僕射高肇都常委托給他。世景既有從政之才，加上他勤奮不懈，所以兼任幾個部門的官職，都很受稱贊。左僕射源懷舉薦他做行臺郎。巡察州鎮，共有十多處，升降賞罰，全都能

明設亭候，以備不虞。懷大相委重，還，薦之宣武，以爲不減李冲。帝曰："朕亦聞之。"

做到很公平。遷移了七個鎮，另行設置戍守之所，設立亭候，以防備意外。源懷把這些事都委任他做，回到京城，源懷向宣武帝推薦他，認爲他并不比李冲差。皇上說："我也聽說過他的事。"

後爲伏波將軍，行滎陽太守。鄭氏豪横，號爲難制。濟州刺史鄭尚弟遠慶，先爲苑陵令，多所受納，百姓患之。而世景下車，召而誡之。遠慶行意自若，世景繩之以法。遠慶懼，棄官亡走。於是屬縣畏威，莫不改肅。終日坐於廳事，未嘗寢息。人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奸擿伏，有若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鷄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鷄。世景叱而告之，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

後來爲伏波將軍，代任滎陽太守。鄭氏豪强横行，人們都認爲難以制服。濟州刺史鄭尚的弟弟鄭遠慶，先任苑陵令，接受了許多賄賂，百姓很恨他。而宋世景到任後，把他召來訓誡了一番。鄭遠慶我行我素，世景就要把他繩之以法。遠慶害怕了，棄官逃走。從此所轄各縣縣令都害怕他的威嚴，無不變得規矩起來。他整天坐在公堂裏處理公務，從不休息。民間的事，無論大小全都瞭解，揭發奸邪暴露隱事，如同神明。曾經有一個小吏，休假期滿要回郡裏，吃了人家的鷄和猪。又有一個小官，收了别人一頂帽子的賄賂，又吃了兩隻鷄。世景斥責并告誡他們一番，小吏、小官都磕頭服罪。從此官吏上下都感到震恐，不敢再違反禁令。

坐弟道璵事除名。世景友于之性，過絶於人，及道璵死，哭之，酸感行路。歲餘，母喪，遂不勝哀而卒。世景曾撰《晋書》，竟未得就。

受弟弟宋道璵的事情牽連被免了官。世景友愛兄弟的本性，超過常人，道璵死後，哭着爲他送葬，感動得過路人都不禁酸楚起來。一年多後，他母親去世，禁不住過分悲傷而死。世景曾撰寫《晋書》，最終未能完成。

遺腹子季儒，位太學博士。曾至譙、宋間，爲文吊嵇康，甚有理致。後夜寢室壞，壓而殞，時人悼傷惜之。

他有個遺腹子宋季儒，任太學博士。曾到譙縣、宋縣等地，撰文悼念嵇康，很有義理情致。後來晚上睡覺時屋子倒塌，他被壓死，當時的人都悼念惋惜他。

道璵少而敏俊，自太學博士轉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坐愉反得罪。作詩及挽歌詞寄之朋親，以見冤痛。道璵又曾贈著作郎張始均詩，其末章云："子深懷璧憂，余有當門病。"道璵既不免難，始均亦遇世禍，時咸怪之。

宋道璵少年時聰明俊秀，從太學博士轉任京兆王元愉的法曹行參軍。受元愉謀反一案牽連獲罪。作詩和挽歌寄給親朋好友，以表明他的冤枉和悲痛。道璵也曾經贈給著作郎張始均一首詩，最後一句是："你深受懷才遭忌的患害，我有着王家主臣的冤屈。"道璵未能免去災難，始均也遇到禍患，當時的人都爲此感到奇怪。

宋孝王

道璵從孫孝王，學涉，亦好緝綴文藻。形貌短陋而好臧否人物，時論甚疾之。爲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

道璵的堂孫宋孝王，學習博雜，也喜歡舞文弄墨。形貌矮小醜陋却喜歡評價别人，當時人們談論起他都很厭惡。任北平王文學。請求進文林

不遂，因非毁朝士，撰《朝士别録》二十卷。會周武滅齊，改爲《關東風俗傳》，更廣聞見，勒成三十卷以上之。言多妄謬，篇第冗雜，無著述體。周大象末，預尉迥事，誅死。

館未能得逞，因此詆毁朝臣，撰寫了《朝士别録》二十卷。正遇上周武帝滅掉北齊，就改成爲《關東風俗傳》，又廣收見聞，編成三十卷獻給皇上。言語大多虚妄荒謬，篇章冗長繁雜，没有著作體例。北周大象末年，參預尉迥反叛的事，被處死。

許彦

許彦字道謨，高陽新城人也。祖茂，仕慕容氏高陽太守。彦少孤貧，好讀書，從沙門法叡受《易》。太武徵令卜筮，頻驗，遂在左右，參與謀議。彦質厚慎密，與人言，不及内事，帝以此益親待之。賜爵武昌公，拜相州刺史。在州受納，多違法度，詔書切讓之，然以彦腹心近臣，弗之罪也。卒，謚宣公。

許彦字道謨，高陽郡新城縣人。祖父許茂，任慕容氏的高陽太守。許彦少年時成了孤兒，家境貧寒，喜歡讀書，跟從僧人法叡學習《周易》。太武帝徵召令他占卜，多次應驗，就把他留在身邊，參與出謀劃策。許彦爲人質樸厚道心思慎密，和人説話，從不提朝廷裏的事，皇上因此更加親近善待他。賜爵爲武昌公，任相州刺史。在州裏任職期間收受錢財，多次違反法度，皇上下詔狠狠地斥責他，然而因他是心腹近臣，没有給他判罪。去世，謚號宣公。

子熙襲。熙卒，子安仁襲。安仁卒，子元康襲，降爵爲侯。

兒子許熙繼承爵位。許熙去世後，兒子許安仁繼承爵位。安仁去世後，兒子許元康繼承爵位，降爵爲侯。

許宗之

熙弟宗之，歷位殿中尚書、定州刺史，封潁川公。受敕討丁零，既平，宗之因循郡縣，求取不節。深澤人馬超毁謗宗之，宗之怒，毆殺超。超家人告狀，宗之上超謗訕朝政。文成聞之曰："此必宗之懼罪誣超。"案驗果然，遂斬於都市。

許熙的弟弟許宗之，歷任殿中尚書、定州刺史，封爲潁川公。受命征討丁零，平定後，宗之巡行各郡縣，毫無節制地索取。深澤人馬超誹謗許宗之，許宗之大怒，打死了馬超。馬超的家人告狀，宗之上書説馬超誹謗朝廷。文成帝聽後説："這肯定是宗之畏罪誣告馬超。"查證之後果然如此，就在都市斬首。

許恂

元康弟護，州主簿。子恂，字伯禮，頗有業尚，閨門雍睦，三世同居，吏部尚書李神儁常稱其家風。位司徒諮議參軍，修起居注，拜太中大夫。卒，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恂弟惇。

許元康的弟弟許護，任州主簿。兒子許恂，字伯禮，很有才學，家門和睦，三代同堂，吏部尚書李神儁常稱贊他家風好。官至司徒諮議參軍，編修起居注，任太中大夫。去世，追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許恂的弟弟叫許惇。

許惇

惇字季良。清識敏速，達於從政。位司徒主簿，以明斷見知，時人號爲"入鐵主簿"。稍遷陽平太守。

許惇字季良。高見卓識而又才思敏捷，通達政務。爲司徒主簿，以明於決斷知名，當時人叫他"入鐵主簿"。不久升任陽平太守。當時已遷

時還都於鄴，陽平爲畿郡，軍國責辦，賦斂無準；又勛貴屬請，朝夕徵求。惇并御之以道，咸以無怨，政爲天下第一。特加賞異，圖形於闕，詔頒天下。歷魏尹、齊梁二州刺史，政并有治聲。遷大司農。會王思政入據潁城，王師出討，惇常督漕，軍無乏絶。引洧水灌城，惇之策也。遷殿中尚書。惇美鬚，下垂至帶，省中號"長鬣公"。齊文宣嘗因酒酣，提惇鬚稱美，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懼，因不復敢長，人又號"齊鬚公"。歷御史中丞、膠州刺史、司農大理二卿。再爲度支尚書、太子少保、少師、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特進，賜爵萬年縣子，食下邳郡幹。惇年老，致仕於家。三年，卒。

都鄴城，陽平是京畿郡，督責軍國之需，徵辦賦税都很繁多；又有功臣貴族們的無理要求，早晚不停地索取。許惇都能想辦法處理好，大家都没有怨言，政績天下第一。皇上對他特别獎賞，把他的像畫在宫闕上，下詔令頒告天下。歷任魏尹、齊州、梁州二州刺史，爲政都有好名聲。升任大司農。正逢王思政占據潁城，皇上派軍隊討伐，許惇負責監督漕運，軍隊從不缺乏供應。引洧水淹灌城池，就是許惇出的計策。升任殿中尚書。許惇鬍鬚很漂亮，下垂到衣帶處，省中就叫他"長鬣公"。北齊文宣帝曾藉着酒醉，拉着許惇的鬍鬚贊美，拿刀割鬚，衹剩下了一把。許惇害怕，不再敢留長鬚，人們又叫他"齊鬚公"。歷任御史中丞、膠州刺史、司農大理二卿。再爲度支尚書、太子少保、少師、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特進，賜爵爲萬年縣子，封給下邳郡作食邑。許惇年老，告老還鄉。三年後，去世。

惇少純直，晚更浮動。齊朝體式，本州大中正以京官爲之。乾明中，邢卲爲中書監，德望甚高。惇與卲競中正，遂憑附宋欽道，出卲爲刺史，朝議甚鄙薄之。雖久處朝行，歷官清顯，與邢卲、魏收、陽休之、崔劼、徐之才比肩同列，諸人或談説經史，或吟咏詩賦，更相嘲戲，欣笑滿堂，惇不好劇談，又無學術，或坐杜口，或隱几而睡，不爲勝流所重。

許惇少年時單純而又率直，晚年纔變得浮躁。北齊朝廷的體制，本州大中正都由京官擔任。乾明年間，邢卲任中書監，德高望重。許惇和邢卲争中正之位，就依附宋欽道，出任邢卲爲刺史，朝廷官員議論起來都很鄙薄他。他雖然在朝做官很久，所任官職都清要顯達，和邢卲、魏收、陽休之、崔劼、徐之才等人并肩同列，這些人有時談論經史，有的吟咏詩賦，互相嘲諷戲弄，滿堂歡笑，許惇不喜歡暢談，又没什麽學問，經常閉口枯坐，有時伏在几案上睡覺，名士們看不起他。

子文紀，武平末，度支郎中。

兒子許文紀，武平末年，任度支郎中。

許文經

文紀弟文經，勤學方雅，身無擇行，口無戲言。武平末，殿中侍御史。隋開皇初，侍御史、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主爵侍郎。卒於相州長史。

許文紀的弟弟許文經，勤學方正風雅，行止端正，不説開玩笑的話。武平末年，任殿中侍御史。隋朝開皇初年，任侍御史、兼通直散騎常侍、出使陳國的副使、主爵侍郎。死在相州長史任上。

惇兄遜，字仲讓，有幹局。乾明中，平原太守。卒，贈信州刺史。遜子文高，司徒掾。

許惇的哥哥許遜，字仲讓，有才幹器局。乾明年間，任平原太守。去世，追贈信州刺史。許遜的兒子許文高，任司徒掾。

刁雍

刁雍字淑和，勃海饒安人也。曾祖協，從晋元帝度江，居京口，位尚書令。父暢，晋右衛將軍。初，晋相劉裕微時，負社錢三萬，違時不還，暢兄逵執而徵焉。及誅桓玄，以嫌，先誅刁氏。雍與暢故吏遂奔姚興，爲太子中庶子。

刁雍字淑和，是勃海郡饒安縣人。曾祖父刁協，跟從晋元帝渡長江，居住在京口，官至尚書令。父親刁暢，是晋朝的右衛將軍。起初，晋宰相劉裕貧寒時，帶着社錢三萬，過時還不回來，刁暢的哥哥刁逵抓住了他并要懲罰他。到殺了桓玄之後，因記恨這件事，先殺刁氏家族。刁雍和刁暢的部下隨即投奔姚興，任太子中庶子。

及姚泓滅，與司馬休之等歸魏，請於南境自效。明元假雍建威將軍。雍遂於河、濟間招集流散，傳檄邊境。雍弟彌，時亦率衆入京口，親共討裕。裕頻遣兵破之。明元南幸鄴，雍朝於行宫。明元問曰："縛劉裕者，於卿親疏?"雍曰："伯父。"帝笑曰："劉裕父子當應憚卿。"於是假雍鎮東將軍、青州刺史、東光侯，使别立義軍。又詔雍令隨機立效。雍於是招集譙、梁、彭、沛人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遷鎮濟陰。遷徐州刺史，賜爵東安伯。

姚泓被滅後，刁雍和司馬休之等人歸附魏，請求在南方邊境效力。明元帝以刁雍爲建威將軍。刁雍就在黄河、濟河之間招集流散人員，在邊境傳布檄文。刁雍的弟弟刁彌，當時也率軍到京口，親族合兵討伐劉裕。劉裕連續派兵打敗了他們。明元帝南下巡幸鄴城，刁雍到行宫朝拜。明元帝問道："當年捉住劉裕的人，和你是什麽關係?"刁雍回答説："是我伯父。"皇上笑着説："劉裕父子應當怕你。"於是任他爲鎮東將軍、青州刺史、東光侯，讓他另外建立一支義軍。又下詔令刁雍先斬後奏效勞。刁雍於是招集譙縣、梁縣、彭城、沛縣人五千多家，設置了二十七營，遷移到濟陰鎮守。升任徐州刺史，賜爵爲東安伯。

後除薄骨律鎮將。雍以西土乏雨，表求鑿渠，溉公私田。又奉詔以高平、安定、統萬及薄骨律等四鎮，出車牛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以供軍糧。道多深沙，車牛艱阻，求於牽屯山河水之次造船水運。又以所綰邊表，常懼不虞，造城儲穀，置兵備守。詔皆從之。詔即名此城爲刁公城，以旌功焉。皇興中，雍與隴西王源賀及中書監高允等并以耆年特見優禮，錫雍几杖，劍履上殿，月致珍羞焉。

後任薄骨律鎮將。刁雍因西方少雨，上表請求開渠，灌溉公私田地。又奉詔用高平、安定、統萬和薄骨律四鎮所出牛車五千輛，運屯穀五十萬斛到沃野鎮，用來作軍糧。路上有很多是很深的沙，牛車難行，請求在牽屯山的黄河邊造船從水路運送。又因所管轄的地方在邊境，時常懼怕出現意外，應築城儲糧，駐兵備守。皇上下詔都聽從了。詔書中稱此城爲刁公城，以表彰他的功勞。皇興年間，刁雍和隴西王源賀以及中書監高允等人都因爲得享高年而受到特别的優待，賜刁雍几杖，帶劍着履上殿，每月給他精美的食物。

雍性寬柔，好尚文典，手不釋書。明敏多智，凡所爲詩、賦、論、頌并諸雜文百有餘篇。又泛施愛士，恬静寡欲。篤信佛道，著《教誡》二十餘篇以訓子孫。太和八年，卒，年

刁雍性格寬厚柔和，喜好文章典故，手不釋卷。聰明多智謀，所做的詩、賦、論、頌及各種雜文共有一百多篇。又好普濟施捨結交提携士人，恬静少欲。篤信佛教，撰著《教誡》二十多篇用以教育子孫。太和八年，去世，終年九十五

九十五，謚曰簡。子遵。

歲，謚號簡。兒子刁遵。

刁遵

遵字奉國，襲爵。遵少不拘小節，長更修改。太和中，例降爲侯。嘗經篤疾，幾死，見有神明救之，言福門子當享長年。後卒於洛州刺史，謚曰惠侯。

刁遵字奉國，繼承爵位。刁遵少年時不拘小節，年長後改變。太和年間，依例降爵爲侯，曾經得重病，幾乎死去，昏昏沉沉中見有神明救他，説是福門之子應當享受長命。後來死在洛州刺史任上，謚號惠侯。

子楷，早卒。楷子冲。

兒子刁楷，早死。刁楷的兒子叫刁冲。

刁冲

冲字文朗。十三而孤，孝慕過人。其祖母司空高允女，聰明婦人也。哀其早孤，撫養尤篤。冲免喪後，便志學他方，高氏泣涕留之，冲終不止。雖家世貴達，及從師於外，自同諸生。于時學制，諸生悉日直監厨，冲雖有僕隸，不令代己，身自炊爨。每師受之際，發志精專，不捨晝夜，殆忘寒暑。學通諸經，偏修鄭説。陰陽、圖緯、算數、天文、風氣之書莫不關綜，當世服其精博。刺史郭祚聞其盛名，訪以疑義，冲應機解辯，無不祛其久惑。後太守范陽盧尚之、刺史河東裴桓并徵冲爲功曹主簿。非所好也，受署而已，不關事務，唯以講學爲心。四方學徒就其受業者，歲有數百。

刁冲字文朗，十三歲時父母雙亡，孝順過人。他的祖母是司空高允的女兒，是個聰明的女人。哀憐他年少便成了孤兒，對他撫養特別盡心。刁冲守孝期滿，就立志要到外地求學，高氏哭着挽留他，刁冲始終没有動摇。他雖然家世顯貴，然而在外從師，和其他普通學生一樣要求自己。按當時的學校制度，學生都要輪流在厨房值日，刁冲雖然有僕人，但不叫他代替自己去，自己親自生火做飯。每當老師傳授的時候，發奮求精求專，不管白天黑夜，幾乎忘了嚴寒和酷暑。終於精通諸經，全面修習了鄭玄的學説。凡是陰陽、圖緯、算數、天文、風氣之類的書無不融會貫通，當時人都佩服他的博大精深。刺史郭祚聽説他的大名，帶着疑難問題向他請教，刁冲隨機解答，把郭祚疑惑了很久的問題全部解决。後來太守范陽人盧尚之、刺史河東人裴桓都徵召他做功曹主簿。這不是刁冲所喜好，所以衹是挂名而已，不負責具體事務，衹是把講學的事放在心裏。四方的學生到他這裏求學的，每年有好幾百人。

冲雖儒生，而執心壯烈，不畏强禦。延昌中，帝舅司徒高肇擅恣威權，冲乃抗表極言其事。辭旨懇直，文義忠憤，太傅、清河王懌覽而嘆息。

刁冲雖然是儒士，但却性格豪壯剛烈，不畏强權。延昌年間，皇上的舅父司徒高肇擅施威權，刁冲就上表直言他的過錯。辭氣懇切耿直，文義忠正激憤，太傅、清河王元懌看了之後很感嘆。

先是，冲曾祖雍作《行孝論》以誡子孫，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至秦以後，生則不能致養，死則厚葬過度。及於末世，至蘧蒢裹尸，倮而葬

在此之前，刁冲的曾祖父刁雍作《行孝論》來告誡子孫，説古代埋葬的人，都用柴草掩蓋，不封土不樹碑。後代的聖人，用棺木代替柴草。到秦朝以後，生前不盡心奉養，死後却厚葬過度。到了末世，甚至有用蘆席裹尸，裸體下葬

者。確而爲論，并非折衷。既知二者之失，豈宜同之？當令所存者，棺厚不過三寸，高不過三尺。弗用繒綵，斂以時服。輀車止用白布爲幔，不加畫飾，名爲清素車。又去挽歌、方相并明器雜物。及冲祖遵將卒，敕其子孫，令奉雍遺旨。河南尹丞張普惠謂爲太儉，貽書於冲叔整，議其進退。整令與通學議之。冲乃致書國學諸儒，以論其事，學官竟不能答。

的。平心而論，這都不是恰當的做法。既然知道這兩種做法的偏頗，怎能苟同？要讓活着的人做到，棺木不超過三寸厚，高不超過三尺。不用綵緞，用平時穿的衣服裝殮。喪車衹用白布做幔，不加雕飾，名叫清素車。還要免去挽歌、方相和明器等一應雜物。刁冲祖父刁遵臨死之際，告誡子孫，命他們奉行刁雍的遺言。河南尹丞張普惠認爲喪事太簡樸了，去信給刁冲的叔父刁整，商量取捨。刁整命令和有學問的人商議。刁冲就給國學的各位儒者去信，討論這事，學官竟不能答覆他。

神龜末，冲以嫡傳祖爵東安侯。京兆王繼爲司空也，并以高選頻辟記室參軍。明帝將親釋奠，於是國子助教韓神固與諸儒詣國子祭酒崔光、吏部尚書甄琛，舉其才學，奏而徵焉。

神龜末年，刁冲因是嫡傳繼承了祖父東安侯的爵位。京兆王元繼任司空，也以首選多次徵辟他爲記室參軍。明帝要親自祭奠，於是國子助教韓神固和各儒士拜見國子祭酒崔光、吏部尚書甄琛，推舉他的才學，上奏皇上徵用他。

及卒，國子博士高涼及范陽盧道侃、盧景裕等復上狀陳冲業行，議奏謚曰安憲先生，祭以太牢。子欽，字志儒，早亡。

死後，國子博士高涼和范陽人盧道侃、盧景裕等又上書陳述刁冲的學問德行，商議上奏請贈其謚號爲安憲先生，用三牲祭奠他。兒子刁欽，字志儒，早死。

刁整

楷弟整，字景智。少有大度，頗涉書史。太和十五年，爲奉朝請。孝文都洛，親自臨選，除司空法曹參軍。累遷黄門郎。普泰初，假征東大將軍、滄冀瀛三州刺史、大都督。尋加車騎將軍、右光禄大夫。遂逢本鄉賊亂，奉母客於齊州。既而母卒。母即高允之女。崔光、崔亮皆經允接待，是以涼燠之際，光等每致拜焉。天平四年，卒於鄴，贈司空公，謚曰文獻。整解音律，輕財好施，交結名勝，聲酒自娱。然貪而好色，爲議者所貶。子柔。

刁楷的弟弟刁整，字景智。少年時就有胸懷氣量，看了很多書籍。太和十五年，授爲奉朝請。孝文帝遷都洛陽，親自選官，任命刁整爲司空法曹參軍。多次升遷至黄門郎。普泰初年，授征東大將軍、滄冀瀛三州刺史、大都督。不久加官車騎將軍、右光禄大夫。正逢本鄉賊人暴亂，送母親客居在齊州。不久母親去世。母親就是高允的女兒。崔光、崔亮等人都曾得到過高允的照顧，所以每到冷暖寒暑之際，崔光等人都要來拜訪。天平四年，死在鄴城，追贈爲司空公，謚號文獻。刁整懂得音律，輕視財物好施捨，交結名士，以聲色飲酒自娱。然而貪婪好色，被議論的人所瞧不起。兒子刁柔。

刁柔

柔字子温。少好學，留心儀禮，性强記，至於氏族内外，皆所諳悉。居母喪以孝聞。初爲魏宣武挽郎，

刁柔字子温。少年時就愛好學習，留心禮儀，記憶力好，對氏族内外的事，都很熟悉。爲母親守喪期間因盡孝而聞名。起先任北魏宣武

解巾司空行參軍。齊天保初，累遷國子博士。中書令魏收撰魏史，啓柔等同其事。柔性專固，自是所聞，收常嫌憚。

帝的挽郎，又入仕任司空行參軍。北齊天保初年，多次升遷至國子博士。中書令魏收編撰魏史，請求調刁柔等一起共事。刁柔性格固執，好堅持自己的意見，魏收常常討厭害怕他。

又參議律令。時議者以爲五等爵邑承襲，無嫡子，立嫡孫；無嫡孫，立嫡子弟；無嫡子弟，立嫡孫弟。柔以爲無嫡孫，應立嫡曾孫，不應立嫡子弟。議曰：

又參與議定律令。當時議論的人認爲五等爵和食邑的承襲，没有嫡親兒子，傳給嫡親孫子；没有嫡親孫子，傳給嫡親兒子的弟弟；没有嫡親兒子的弟弟，傳給嫡親孫子的弟弟。刁柔認爲没有嫡親孫子，應該傳給嫡親曾孫，不應傳給嫡親兒子的弟弟。他説：

案《禮》，立嫡以長，故謂長子爲嫡子。嫡子死，以嫡子之子爲嫡孫，死則曾、玄亦然。然則嫡子之名本爲傳重。故《喪服》曰："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禮》："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發，微子舍其孫腯而立其弟衍。'"鄭注曰："伯子爲親者諱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嫡子死，立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不，立孫。'"注曰："據周禮。"然則商以嫡子死，立嫡子之母弟；周以嫡子死，立嫡子之子爲嫡孫。故《春秋公羊》之義，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爲出母無服者，喪者不祭故也。爲祖母三年者，大宗傳重故也。今議以嫡孫死而立嫡子母弟。嫡子母弟者，則爲父後矣。嫡

根據《禮記》，傳給嫡親的長子，因此把長子叫做嫡子。嫡子死，把嫡子的兒子叫作嫡孫，死後又立曾孫、玄孫，依次類推。嫡子之名本來是爲傳位給嫡長子的。因此《喪服》説："庶子不行長子那樣的三年之喪，因其不繼承祖與禰的緣故。"《禮記》説："公儀仲子死後，檀弓説：'誰守喪？我以前從未聽説過。''仲子放棄立他的嫡孫而立他的次子，這是爲什麽'？子服伯子回答説：'仲子也是在行古禮。古時周文王不立伯邑考而立武王姬發，微子不立他的嫡孫趙腯而立他的弟弟趙衍。'"鄭玄注釋説："伯子是爲親者諱而已，立兒子是不對的。文王立武王，是特例。微子的嫡子死，立弟趙衍，是行殷朝兄終弟繼的禮儀。""子游曾就此事詢問孔子，孔子説：'不對，應當立孫子。'"鄭玄又注釋説："根據周的禮儀。"而商朝在嫡子死後，立嫡子同母所生的弟弟；周在嫡子死後，立嫡子的兒子做嫡孫。因此《春秋公羊傳》的大義是，嫡子死後有孫，質家親親者先立弟，文家尊尊者先立孫。《喪服》説："繼承父親的人，對被休出的母親不服喪。"《小記》中説："祖父死而後代是祖母所生的，服喪三年。"對被休出的母親不服喪的原因，是因爲喪者不受祭的緣故。而爲祖母服三年之喪，是因爲大宗傳承的重責在嫡孫的緣故。現在議論的人認爲應該嫡孫死立嫡子的同母弟。嫡子的同母弟，就成了父親後嗣了。嫡子的同母弟本來

子母弟本非承嫡，以無嫡，故得爲父後，則嫡孫之弟，理亦應得爲父後，則是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既得爲祖服斬，而不得爲傳重，未之聞也。若用商家親親之義，本不應嫡子死而立嫡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豈宜舍其孫而立其弟？或文或質，愚用惑焉。

不是繼承人，因爲死了嫡子，纔會成爲父後的，那麼嫡孫的弟弟，按理也應該成爲父後，就是説父親死後是祖父後代的人都要服斬衰，既然爲祖父服斬衰，而又不能擔當傳承重任，真是從來没聽説過。如果用商朝立最親的用意，本來不應嫡子死後立嫡孫。如果依從周朝立最尊的傳統，怎能捨棄其孫而立其弟弟？或文或質，都被愚昧之人搞迷惑了。

《小記》云："嫡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注云："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嫡，及將所傳重者非嫡，服之皆如衆子庶婦也。"言死無子者，謂絶世。無子，非謂無嫡子。如其有子，焉得云無後？夫雖廢疾無子，婦猶以嫡爲名。嫡名既在，而欲廢其子者如禮何？禮有損益，革代相沿。必謂宗嫡可得而變者，則爲後服斬亦宜有因而改。

《小記》説："嫡婦不是舅舅後人的，則姑行小功。"注釋説："是説丈夫有殘疾毛病或其他原因，如果死後無兒子，就不是繼承人。小功，是婦女服喪的叫法。凡是父母之於兒子，舅姑之於婦女，如不傳重給嫡親，以及將傳重給非嫡親的人，服喪也就如同衆子的庶婦一樣。"説死後無子的，叫絶世。所謂無子，不是説無嫡子。如果他有兒子，怎能説是無後？雖然因殘疾毛病無子，婦女仍然還以嫡爲名。嫡名既然存在，而要廢他的兒子這怎麼合禮法呢？禮法有增減，代代沿革。一定要説家族嫡子可以改變的話，那麼作爲後人服斬衰也應該有改變。

七年，卒。柔在史館未久，勒成之際，志在偏黨。《魏書》中與其内外通親者，并虚美過實，爲時論所譏。

七年，去世。刁柔在史館不久，修書之際，一心偏護親黨。《魏書》中凡和他家有内外親戚關係的，都有言過其實的贊美，被當時人議論譏笑。

刁宣

整弟宣，字季達。以功封高城縣侯，歷位都官尚書、衛大將軍、滄州刺史。卒，贈太尉公，謚曰武。

刁整的弟弟刁宣，字季達。因功封高城縣侯，歷任都官尚書、衛大將軍、滄州刺史。去世，追贈太尉公，謚號武。

刁氏世有榮貴，而門風不甚修潔，爲時所鄙。

刁氏家族世代享有榮華富貴，但門風不佳，被當時的人所鄙視。

刁雙

雍族孫雙，字子山。高祖藪，晋齊郡太守。藪因晋亂，居青州之樂安。至雙始歸本鄉。

刁雍的族孫刁雙，字子山。高祖刁藪，是晋朝的齊郡太守。刁藪因晋朝戰亂，居住在青州的樂安。到刁雙這一代纔回到故鄉。

雙少好學，兼涉文史，雅爲中山王英所知賞。位西河太守。爲政清

刁雙少年時就愛好學習，涉獵文史書籍，很受中山王元英賞識。任西河太守。爲官清廉，

簡，吏人安悦。及中山王熙起兵誅元叉，事敗，熙弟略投命於雙。雙藏護周年。時購略甚切，略懼，求送出境。雙曰："會有一死，所難遇耳。今遭知己，視死如歸，願不以爲慮。"略復苦求南轉，雙乃遣從子昌送達江左。靈太后反政，知略因雙獲濟，徵拜光禄大夫。時略姊饒安主，刁宣妻也，頻訴靈太后，乞徵略還。朝廷乃以徐州所獲俘江革、祖暅二人易之。以雙與略有舊，乃令至境迎接。

官吏和人民都很安悦。中山王元熙發兵討伐元叉，事情失敗，元熙的弟弟元略投奔刁雙。刁雙藏匿他整整一年。當時懸賞捉拿元略很急迫，元略害怕，請求送他出境。刁雙説："人總有一死，死是難得遇到的事。現在遇到知己，應視死如歸，希望你不要多慮。"元略又苦苦請求把他轉移到南方，刁雙這纔派侄子刁昌送他到江南。靈太后重掌政權，得知元略因刁雙纔獲救，徵召他授任爲光禄大夫。當時元略的姐姐饒安公主，是刁宣的妻子，不斷向靈太后哭訴，請求徵召元略回朝。朝廷就用在徐州俘獲的江革、祖暅二人換回了他。因刁雙和元略有交情，就令他到邊境迎接。

明帝末，除西兖州刺史。時賊盜蜂起，州人張桃弓等招聚亡命，公行劫掠。雙至境，先遣使諭桃弓，陳示禍福，桃弓即隨使歸罪，雙捨而不問。後有盗發之處，令桃弓追捕，咸悉禽獲，於是州境清肅。孝莊初，行濟州刺史，以功封曲城鄉男。孝武初，還驍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興和三年，卒，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齊州刺史，謚曰清穆。

明帝末年，出任西兖州刺史。當時盜賊蜂起，州人張桃弓等人招集亡命之徒，公然搶劫。刁雙到西兖州境上，先派人警告張桃弓，告訴他利害關係，桃弓就隨使者歸罪，刁雙放了他不追究他的罪責。後來凡有盜賊的地方，就叫桃弓去追捕，都能抓得到，從此州境之内太平無事。孝莊帝初年，任濟州刺史，因功封曲城鄉男。孝武帝初年，升任驍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興和三年，去世，追贈車騎人將軍、儀同三司、齊州刺史，謚號清穆。

辛紹先

辛紹先，隴西狄道人也。五世祖怡，晋幽州刺史。父深，仕西凉爲驍騎將軍。及凉後主歆與沮渠蒙遜戰於蓼泉，軍敗，失馬，深以所乘授歆，而身死於難，以義烈見稱西土。

辛紹先，隴西狄道人。五世祖辛怡，是晋朝的幽州刺史。父親辛深，在西凉爲驍騎將軍。凉後主李歆和沮渠蒙遜在蓼泉作戰，戰敗，失去戰馬，辛深把自己騎的馬送給李歆，而自己却死在亂兵中，以義氣剛烈在西域很有名。

凉州平，紹先内徙，家於晋陽。明敏有識量，與廣平游明根、范陽盧度世、同郡李承等甚相友善。有至性，丁父憂，三年口不甘味，頭不櫛沐，髮遂落盡，故常著垂裙皂帽。自中書博士轉神部令。

凉州平定，辛紹先内遷，在晋陽定居。他聰明有見識器量，和廣平人游明根、范陽人盧度世、同郡的李承等人很要好。有至孝天性，爲父守喪，三年不吃美味，不洗頭沐浴，頭髮掉光，所以常戴垂裙皂帽。從中書博士轉任神部令。

皇興中，薛安都以彭城歸魏。時朝廷欲綏安初附，以紹先爲下邳太守。爲政不甚皦察，舉其大綱而已，

皇興年間，薛安都以彭城歸附魏朝。當時朝廷安撫剛歸附的人，任辛紹先爲下邳太守。他做官不管小事，僅僅抓些大事而已，教人生産及做

唯教人爲產禦賊之備。及宋將陳顯達、蕭道成、蕭順之來寇，道成謂順之曰："辛紹先未易侵也，宜共慎之。"於是不歷郡境，徑屯呂梁。卒於郡，贈并州刺史、晉陽侯，謚曰惠。

抵抗盜賊的準備。劉宋的將領陳顯達、蕭道成、蕭順之來侵犯，道成對順之說："辛紹先不容易攻打，大家最好謹慎一些。"於是不經過其所轄郡縣，直接屯駐在呂梁。死在郡守任上，追贈爲并州刺史、晉陽侯，謚號惠。

子鳳達，耽道樂古，有長者之名。卒於京兆王子推國常侍。

兒子辛鳳達，以修德崇古爲樂，有長者的名聲。死在京兆王元子推封國的常侍任上。

辛祥

鳳達子祥，字萬福。舉司州秀才，再遷司空主簿。咸陽王禧妃，即祥妻之妹也。及禧構逆，親知多罹塵謗，祥獨蕭然不預。轉并州平北府司馬。有白壁還兵欒道顯，被誣爲賊，官屬咸疑之。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苦執申之。月餘，別獲真賊。後除郢州龍驤府長史，帶義陽太守。白早生之反也，梁遣來援，因此緣淮鎮戍，相繼降没。唯祥堅城固守。梁又遣將胡武城、陶平虜，於州南金山之上，連營侵逼。祥出其不意，襲之，賊大崩，禽平虜，斬武城，以送京師。州境獲全。論功方有賞授，而刺史婁悦恥勳出其下，間之執政，事竟不行。胡賊劉龍駒作逆華州，除祥安定王燮征虜府長史，仍爲別將，與討胡使薛和滅之。卒，贈南青州刺史。

辛鳳達的兒子辛祥，字萬福。被推舉爲司州秀才，再升司空主簿。咸陽王元禧的妃子，就是辛祥妻子的妹妹。元禧叛逆，親戚知友們大多受到誹謗，祇有辛祥與此事一點也不相干。轉任并州平北府司馬。有個從白壁回來叫欒道顯的兵，被誣告爲賊，官吏都懷疑他。辛祥說："道顯臉色悲慘。查案要看臉色，說的就是這樣的情況！"堅持爲他伸冤。一個多月後，終於在另外的地方抓住了真盜賊。後來出任郢州龍驤府長史，帶任義陽太守。白早生反叛，梁朝派來援軍，遂即沿淮河戍守，相繼投降或陷没。祇有辛祥堅持固守。梁朝又派將領胡武城、陶平虜，在州城南面金山上，連續扎營步步進逼。辛祥出其不意，襲擊了他們，敵人大亂，捉住了陶平虜，殺了胡武城，送到京城。州郡得以保全。論功應授給封賞，但刺史婁悦恥於辛祥的功勛在他之上，便挑撥主事官員，竟未封賞。胡族叛賊劉龍駒在華州作亂，任辛祥爲安定王元燮的征虜府長史，仍做別將，與討胡使薛和一道消滅了他。去世，追贈南青州刺史。

辛少雍

祥弟少雍，字季和，少聰穎，有孝行，尤爲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常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肝。性仁厚，有禮義，門内之法，爲時所重。稍遷司空、高陽王雍田曹參軍。少雍清正，不憚强禦，積年久訟，造次决之。請托路絶，時稱賢明。正始中，詔百官各舉所知，高陽王雍及吏部郎中李憲俱

辛祥的弟弟辛少雍，字季和，少年時就聰明，有孝行，尤其受祖父辛紹先喜歡。辛紹先愛吃羊肝，常叫少雍一起吃，紹先死後，少雍終生不吃羊肝。他性格仁慈寬厚，有禮義，家門内要求甚嚴，被當時的人敬重。不久升司空，高陽王元雍的田曹參軍。少雍清廉正直，不畏强權，拖了很久的案子，他都按部就班地判决。拒絶請托，當時人稱贊他賢明。正始年間，下詔百官各自推舉知道的名士，高陽王元雍和吏部郎中李憲

以少雍爲舉首。卒於給事中。

少雍妻王氏，有德義。少雍與從子懷仁兄弟同居。懷仁等事之甚謹，閨門禮讓，人無間焉。士大夫以此稱美。

子元桓，武定中，儀同府司馬。

元桓弟士遜，太師開府功曹參軍。

都首先推舉少雍。死在給事中任上。

辛少雍的妻子王氏，有德行高義。少雍和侄子辛懷仁兄弟共住一處房子。懷仁等人侍奉他很敬謹，家中婦女互相禮讓，互相之間親密無間。士大夫因此稱贊他家。

兒子辛元桓，武定年間，任儀同府司馬。

辛元桓的弟弟辛士遜，任太師開府功曹參軍。

辛穆　辛子馥

鳳達弟穆，字叔宗，舉茂才，東雍州别駕。初隨父在下邳，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爲沙門，從師遠學，經久不返。敬文病臨卒，以雜綾二十匹托穆與敬武。穆久不得見，經二十年，始於洛陽見敬武，以物還之，封題如故。世稱廉信。歷東荆州司馬，轉長史，帶義陽太守，領戍。雅有恤人之志。再轉汝陽太守。遇水潦人饑，上表請輕租賦。帝從之，遂敕汝陽一郡，聽以小絹爲調。除平原相。徵爲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未發，卒於郡。贈後將軍、幽州刺史。

子子馥，字元穎，早有學行，累遷平原相。父子并爲此郡，吏人懷安之。元顥入洛，子馥不從。莊帝反政，封三門縣男。天平中，除太尉府司馬。白山連接三齊，瑕丘數州之界，多有賊盜。子馥受使檢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鎮戍之所。又諸州豪右，在山鼓鑄，奸黨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上表請破罷諸冶。朝廷善而從之。後卒於清河太守。子馥以《三傳》經同説異，遂總爲一部，傳注并出，校比短長。會亡，未就。

辛鳳達的弟弟辛穆，字叔宗，被選爲茂才，任東雍州别駕。起初隨父親住在下邳，和彭城的陳敬文關係友好。敬文的弟弟敬武，小時候做和尚，跟從師傅到遠方求學，很長時間也不回來。敬文生病臨死前，拿出二十匹雜綾托辛穆交給敬武。辛穆很久都找不到敬武，經過了二十年，纔在洛陽看到敬武，把東西交給他，封口題款還是原樣。世人都稱贊他清廉守信用。歷任東荆州司馬，轉任長史，帶任義陽太守，領鎮戍。他能體恤民情。再轉任汝陽太守。遇上水災人民饑荒，他上表請求減輕租税。皇上聽從，下令汝陽郡，可以用小絹繳税。任平原相。徵召爲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未上任，死在郡所。追贈後將軍、幽州刺史。

兒子辛子馥，字元穎，早年就有學問品行，多次升遷至平原相。父子都在這個郡任官，官吏百姓都懷念感戴他們。元顥進入洛陽，子馥没有跟從。莊帝重新當政，封他爲三門縣男。天平年間，出任太尉府司馬。白山連接三齊，瑕丘是幾個州的交界之處，有很多盜賊。子馥受命檢查，隨即提議在山谷要害處設立鎮戍機構。另有各州的豪强，在山上鑄錢，奸邪之徒大多依附他們，暗中造兵器儀仗。他上表請求取締各處冶所。朝廷認爲有道理聽從了他。後來死在清河太守任上。子馥認爲《三傳》經書相同解説不同，就彙總成一部書，傳和注一起列出，校刊比較其優缺點。因爲去世，未能完成。

韋閬

韋閬字友觀，京兆杜陵人也。世爲三輔冠族。祖楷，晋長樂清河

韋閬字友觀，是京兆杜陵人。世代爲三輔冠族。祖父韋楷，是晋朝長樂、清河二郡的太

二郡太守。父逵，慕容垂大長秋卿。

閬少有器望，遇慕容氏政亂，避地薊城。太武初，徵拜咸陽太守，轉武都太守。卒郡。

子範，試守華山郡，賜爵高平男。卒。

韋儁

範子儁，字穎超，早有學。少孤，事祖母以孝聞。性温和廉讓，爲州里所稱。太和中，襲爵。歷位都水使者。宣武崩，領軍于忠矯擅威刑，儁與左僕射郭祚昏媾，故亦同時遇害。臨終，訴枉於尚書元欽，欽知而不敢申理。儁嘆曰："吾一生爲善，未蒙善報；常不爲惡，今爲惡終。悠悠蒼天，抱直無訴！"時人咸怨傷焉。熙平元年，追贈洛州刺史，謚曰貞。子子粲。

韋子粲

子粲字暉茂。齊王蕭寶夤爲雍州刺史，引爲府主簿，轉録事參軍。及寶夤反，子粲與弟子爽執志不從，相率逃免。雍州平，賜爵長安子。普泰中，累遷中書侍郎。孝武帝入關，子粲歷行臺左丞、南汾州刺史。少弟道諧爲鎮城都督。元象中，齊神武命將出討，子粲及道諧俱被獲，送於晋陽。子粲累遷南兖州刺史。齊天保初，封西熒縣男。後卒於豫州刺史，謚曰忠。

子粲兄弟十三人，并有孝行，居父喪，毁瘠過禮。既葬，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弟榮亮最知名。

韋榮亮

榮亮字子昱。博學有文才，德行仁孝，爲時所重。歷諫議大夫、衛大將軍。卒，贈河州刺史。子綱，字世紀，有操行，才學見稱，領袖本州，謂爲中正。開皇中，位趙州長史。有

守。父親韋逵，任慕容垂的大長秋卿。

韋閬少年時就有才氣名望，正逢慕容氏政治混亂，就避難到薊城。太武帝初年，徵召任咸陽太守，轉任武都太守。死在武都郡。

兒子韋範，試守華山郡，賜爵爲高平男。去世。

韋範的兒子韋儁，字穎超，早年有學問。少年時父母雙亡，侍奉祖母以孝順聞名。性情温和謙讓，爲州里的人所稱道。太和年間，繼承爵位。歷任都水使者。宣武帝去世，領軍于忠濫施淫威，韋儁和左僕射郭祚有姻親關係，同時被害。臨死之際，向尚書元欽叙説冤情，元欽知道他有冤但不敢爲他伸冤。韋儁嘆氣説："我一生做善事，没有得到善報；不曾作惡，現在却得到惡果。悠悠蒼天，我謹守正直却無處傾訴！"當時的人都爲他感到怨恨和悲傷。熙平元年，追贈他爲洛州刺史，謚號貞。兒子叫韋子粲。

韋子粲字暉茂。齊王蕭寶夤任雍州刺史，請他任府主簿，轉任録事參軍。蕭寶夤謀反，子粲和弟弟子爽堅決不跟從他，一起逃脱。雍州平定後，賜爵爲長安子。普泰年間，多次升遷至中書侍郎。孝武帝入關，子粲歷任行臺左丞、南汾州刺史。小弟韋道諧任鎮城都督。元象年間，北齊神武帝派將領出征，子粲和道諧都被抓住，送到晋陽。子粲多次升遷至南兖州刺史。北齊天保初年，封爲西熒縣男。後來死在豫州刺史任上，謚號爲忠。

韋子粲有兄弟十三人，都很孝順，爲父親守喪，悲傷過度致使身體憔悴。下葬後，在墓旁結草廬，他們自己背土爲墳。弟弟韋榮亮最有名。

韋榮亮字子昱。博學多才，他德行仁孝，被當時的人所敬重。歷任諫議大夫、衛大將軍。去世，追贈爲河州刺史。兒子韋綱，字世紀，有德行操守，以有才學受到贊揚，爲本州一流，被徵調任中正。開皇年間，任趙州長史。有兒子韋文

子文宗、文英，并知名。

宗、韋文英，都很有名。

韋道福

閬從叔道福，父熙，爲苻堅丞相王猛所器重，以女妻焉。仕堅爲東海太守。堅滅，奔江左，仕宋爲秦州刺史。

韋閬的堂叔韋道福，其父親韋熙，被苻堅的丞相王猛所器重，把女兒嫁給他爲妻。任苻堅的東海太守。苻堅被滅，投奔江東，任劉宋的秦州刺史。

道福有志略，仕宋位盱眙、南沛二郡太守，領鎮北府録事參軍。與徐州刺史薛安都謀擁州内附，賜爵高密侯，因家彭城。卒，贈兖州刺史，謚曰簡。

韋道福有志向才略，任劉宋的盱眙、南沛二郡太守，領任鎮北府録事參軍。和徐州刺史薛安都謀劃以州歸附，賜爵爲高密侯，隨後在彭城定居。去世，追贈爲兖州刺史，謚號簡。

子欣宗，以歸國勛，别賜爵杜縣侯。歷位太中大夫、行幽州事。卒，贈南兖州刺史，謚曰簡。

兒子韋欣宗，因歸附的功勛，另賜爵爲杜縣侯。歷任太中大夫、行幽州事。去世，追贈爲南兖州刺史，謚號簡。

韋崇

閬從子崇，字洪基。父肅，字道壽，隨劉義真度江，位豫州刺史。

韋閬的侄子韋崇，字洪基。其父親韋肅，字道壽，跟隨劉義真過長江，官至豫州刺史。

崇年十歲，父卒，母鄭氏携以入魏，因寓居河、洛。少爲舅兖州刺史鄭羲所器賞。位司徒從事中郎。孝文納其女爲充華嬪，除南潁川太守。不好發擿細事，恒云："何用小察，以傷大道？"吏人感之，郡中大安。帝聞而嘉賞，賜帛二百匹。遷洛，以崇爲司州中正。尋除咸陽王禧開府從事中郎，復爲河南邑中正。崇頻居衡品，以平直見稱。出爲鄉郡太守，更滿應代，吏人詣闕乞留，復延三年。後卒。

韋崇十歲時，父親去世，母親鄭氏帶他到了北魏，就寓居在河州、洛陽一帶。少年時就被舅父兖州刺史鄭羲所器重賞識。任司徒從事中郎。孝文帝招納他的女兒爲充華嬪，他出任南潁川太守。不大喜歡糾纏小事情，常說："何必細察小事，壞了大事？"官吏百姓都感激他，郡中很安定。皇上知道後嘉獎他，賜給二百匹帛。遷都洛陽後，任韋崇爲司州中正。不久任咸陽王元禧的開府從事中郎，後來又任河南邑中正。韋崇多次任選官職務，以公平正直被稱道。出任鄉郡太守，任期滿，官吏百姓到朝廷上表挽留他，於是又延任三年。後來去世。

子猷之，釋褐奉朝請，轉給事中、步兵校尉，稍遷前、後將軍，太中大夫，卒。

兒子韋猷之，起初任奉朝請，轉任給事中、步兵校尉，又升做前、後將軍，太中大夫，去世。

韋休之

猷之弟休之，貞和自守，未嘗言行忤物。歷位給事中、河南邑中正、安西將軍、光禄大夫。卒。子道建、道儒。

韋猷之的弟弟韋休之，忠貞和氣而自律，從來不在言語行爲上冒犯别人。歷任給事中、河南邑中正、安西將軍、光禄大夫。去世。兒子韋道建、韋道儒。

韋珍　韋纘

閬族弟珍，字靈智，孝文賜名

韋閬的族弟韋珍，字靈智，是孝文帝賜給的

焉。父子尚，字文叔。位樂安王良安西府從事中郎。卒，贈雍州刺史。

珍少有志操，歷位尚書南部郎。孝文初，蠻首桓誕歸款，朝廷思安邊之略，以誕爲東荆州刺史，令珍爲使，與誕招慰蠻左。珍至桐栢山，窮淮源，宣揚恩澤，莫不懷附。淮源舊有祠堂，蠻俗恒用人祭之。珍乃曉告曰："天地明靈，即人之父母，豈有父母，甘子肉味？自今宜悉以酒脯代用。"群蠻從約，自此而改。凡所招降七萬餘户，置郡縣而還。以奉使稱旨，賜爵霸城子。

後以軍功，進爵爲侯。累遷顯武將軍、郢州刺史。所在有聲績，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賜驊騮二匹，帛五十匹，穀三百斛。珍乃召集州内孤貧者，謂曰："天子謂我能撫綏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

尋轉荆州刺史。與尚書盧陽烏征赭陽，爲齊將垣歷生、蔡道恭所敗，免歸鄉里。臨别，謂陽烏曰："主上聖明，志吞吴會。用兵機要，在於上流。若有事荆楚，恐老夫復不得停耳。"後車駕征鄧沔，復起珍爲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勰長史。鄧沔既平，試守魯陽郡。孝文復南伐，路經珍郡，加中壘將軍，正太守。珍從至清水，帝曰："朕頃戎車再駕，卿恒翼務中軍。今日之舉，亦欲引卿同行，但三鵶嶮要，非卿無以守也。"因敕還。及孝文崩於行宫，秘匿而還，至珍郡，始發大諱。

還，除中散大夫，尋加鎮遠將軍、太尉諮議參軍。卒，贈本將軍、青州刺史，謚曰懿。

長子纘，字遵彦。年十三，補中

名字。父親韋子尚，字文叔。任樂安王元良的安西府從事中郎。去世，追贈雍州刺史。

韋珍少年時就有志向情操，歷任尚書南部郎。孝文帝初年，蠻人首領桓誕表示願意歸附，朝廷考慮安邊的策略，任命桓誕爲東荆州刺史，令韋珍做使者，和桓誕一道安撫蠻人。韋珍到了桐栢山，走遍淮水源頭地區，宣揚皇室恩澤，結果没有不歸附的。淮水源頭舊時設有祠堂，蠻人的風俗總是用人祭祀。韋珍就開導他們説："天地間的神靈，就像是人的父母，哪裏有父母喜歡吃兒子的肉呢？從現在起應該用酒肉代替人祭祀。"各部蠻人聽從了他的話，從此改變了風俗。共招降了七萬多户人家，設置了郡縣後回京。因出使符合皇上的意旨，賜爵爲霸城子。

後因軍功，進爵爲侯。多次升遷至顯武將軍、郢州刺史。凡任官之處都有很好的政績，朝廷嘉獎他，升任龍驤將軍，賜驊騮馬兩匹，五十匹帛，三百斛穀。韋珍招集州裏孤寡貧窮的人，對他們説："皇上認爲我能安撫你們，因此賜給我穀帛，我怎敢獨自享用。"就把所賜之物，全部拿給他們分了。

不久轉任荆州刺史。與尚書盧陽烏征討赭陽，被齊將垣歷生、蔡道恭打敗，免職回到家鄉。臨别時，對陽烏説："皇上聖明，有志吞并吴會。用兵的關鍵，在長江上游。如果要在荆楚打仗，恐怕老夫又不得空閑了。"後來皇上親征鄧沔，又起用韋珍爲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元勰的長史。鄧沔平定後，試任魯陽郡太守。孝文帝又南伐，路過韋珍的郡所，加中壘將軍，正式任太守。韋珍跟從皇上到清水，皇上説："我以前親征，你總守護中軍。這次征討，也想讓你同行，但三鵶一帶險要，除了你無人能守。"就叫他回去了。孝文帝在行宫去世，秘不發喪而回京，到韋珍的郡所，纔開始發喪。

回京，任中散大夫，不久加任鎮遠將軍、太尉諮議參軍。去世，追贈爲本將軍、青州刺史，謚號爲懿。

長子韋纘，字遵彦。十三歲，補中書學生。

書學生。聰敏明辯，爲博士李彪所稱。再遷侍御中散。孝文每與德學沙門談論往復，纘掌綴録，無所遺漏，頗見知賞。累遷長兼尚書左丞。壽春内附，尚書令王肅出鎮揚州，請纘行，爲州長史。加平遠將軍，帶梁郡太守。肅薨，敕纘行州事。任城王澄代肅爲州，復啓纘爲長史。澄出征之後，梁將姜慶真乘虚攻襲，遂據外郭。雖尋克復，纘坐免官。卒。

韋彧

纘弟彧，字遵慶，亦有學識。解褐奉朝請，稍遷平遠將軍、東豫州刺史。綏懷蠻左，頗得其心。蠻酋田益宗子魯生、魯賢先叛父南入，數爲寇掠。自彧至州，魯生等咸箋啓修敬，不復爲害。彧以蠻俗不識禮儀，乃立太學，選諸郡生徒於州總教。又於城北置崇武館以習武焉。州境清肅。罷還，遇大將軍、京兆王繼西征，請爲長史。尋以本官兼尚書，爲豳、夏行臺，以功封陰盤縣男。卒，贈撫軍將軍、雍州刺史，謚曰文。

子彪襲。孝莊末，爲藍田太守，因仕關西。

彪弟融，以軍功賜爵長安伯。稍遷大司馬開府司馬。融娶司農卿趙郡李瑾女，疑其妻與章武王景哲奸通，乃刺殺之。懼，亦自殺。

韋朏

彧弟朏，字遵顯，少有志業。年十八，辟州主簿。時屬歲儉，朏以家粟造粥，以飼飢人，所活甚衆。解褐太學博士。稍遷右軍將軍，爲荆、郢和糴大使。南郢州刺史田夷啓稱朏父珍往任荆州，恩洽夷夏，乞朏充南道别將，領荆州驍勇，共爲腹背。詔從之。未幾，行南荆州事。還東徐州刺史。梁遣其郢州刺史田粗憘率衆來

聰明善辯，被博士李彪所稱賞。再升爲侍御中散。孝文帝常和有德行學識的和尚往來討論，韋纘做記録，没有遺漏，很受賞識。多次升遷至長兼尚書左丞。壽春歸附，尚書令王肅出鎮揚州，請求派韋纘同行，任州長史。加官平遠將軍，帶梁郡太守。王肅去世，詔令韋纘代理州内事務。任城王元澄代替王肅任州刺史，又請求任韋纘爲長史。元澄出征之後，梁將姜慶真乘虚攻打州城，隨即占據了外城。雖然不久又被收復，韋纘還是因有過失被免了官。去世。

韋纘的弟弟韋彧，字遵慶，也有學識。初爲奉朝請，不久升任平遠將軍、東豫州刺史。安撫蠻人，很得人心。蠻人頭領田益宗的兒子田魯生、田魯賢先前反叛父親南下，多次搶掠。自從韋彧到州裏後，田魯生等人都寫信表示敬意，不再爲害。韋彧認爲蠻人風俗不知道禮儀，就設立太學，挑選各郡的學生到州裏集中受教育。又在城北設置崇武館練武。州裏清静平安。離任回京，正逢大將軍、京兆王元繼西征，請求做長史。不久以本官兼任尚書，任豳州、夏州行臺，因功封爲陰盤縣男。去世，追贈撫軍將軍、雍州刺史，謚號文。

兒子韋彪繼承爵位。孝莊帝末年，任藍田太守，就在關西做官。

韋彪的弟弟韋融，因軍功賜爵爲長安伯。不久升任大司馬開府司馬。韋融娶了司農卿趙郡人李瑾的女兒爲妻，懷疑妻子和章武王元景哲通奸，就刺殺了她。感到恐懼，也自殺。

韋彧的弟弟韋朏，字遵顯，少年時就有志向。十八歲，任州主簿。當時年成歉收，韋朏拿出家裏的糧食做粥，供給飢民，救活了許多人。任太學博士。不久升右軍將軍，爲荆州、郢州的和糴大使。南郢州刺史田夷上書説韋朏的父親韋珍往年任職荆州，對中原人和夷人都有恩惠，請求任韋朏爲南道别將，帶領荆州驍勇士卒，和他前後呼應。皇上下詔聽從。不久，管理南荆州事務。升任東徐州刺史。梁朝派其郢州刺史田粗憘

寇，朏於石羊岡破斬之，以功封杜縣子。卒於州，贈侍中、雍州刺史，謚曰宣。

長子鴻，字道衍，頗有幹用，累遷中書舍人。天平三年，坐漏泄，賜死於家。

杜銓

杜銓字士衡，京兆人，晋征南將軍預五世孫也。祖胄，苻堅太尉長史。父嶷，慕容垂秘書監，仍僑居趙郡。

銓學涉，有長者風，與盧玄、高允等同被徵爲中書博士。初，密太后父豹喪在濮陽，太武欲令迎葬於鄴，謂司徒崔浩曰："天下諸杜，何處望高？朕今方改葬外祖，意欲取杜中長老一人，以爲宗正，令營護凶事。"浩曰："京兆爲美。中書博士杜銓，其家今在趙郡，是杜預後，於今爲諸杜最。"密召見，銓器貌瑰雅，太武感悦，謂浩曰："此真吾所欲也。"以爲宗正，令與杜超子道生送豹喪柩，致葬鄴南。銓遂與超如親。超謂銓曰："既是宗近，何緣僑居趙郡？"乃延引同屬魏郡。再遷中書侍郎，賜爵新豐侯。卒，贈相州刺史、魏縣侯，謚曰宣。

子振，字季元。舉秀才，卒於中書博士。

振子遇，字慶期，位尚書起部郎。竊官材瓦起立私宅，清論鄙之。卒於河東太守，贈都官尚書、豫州刺史，謚曰惠。

杜景　杜正玄

銓族孫景，字宣明，學通經史。州府交辟，不就。

景子裕，字慶延，雖官非貴仕，而文學相傳。仕齊，位止樂陵令。齊亡，退居教授，終于家。

率兵侵犯，韋朏在石羊岡打敗殺死了他，因功封杜縣子。死在州任上，追贈爲侍中、雍州刺史，謚號爲宣。

長子韋鴻，字道衍，很有才幹，多次升遷至中書舍人。天平三年，因泄露機密，賜他在家裏自殺。

杜銓字士衡，京兆人，是晋朝征南將軍杜預的五世孫。祖父杜胄，爲苻堅的太尉長史。父親杜嶷，任慕容垂的秘書監，仍然僑居趙郡。

杜銓學問廣博，有長者風範，和盧玄、高允等人同時被徵召爲中書博士。起初，密太后的父親密豹死在濮陽，太武帝想下令迎葬於鄴城，對司徒崔浩説："天下姓杜的，哪裏的名望最高？我現在改葬外祖父，想在杜姓長老中選一個人，任命做宗正，讓他負責喪事。"崔浩説："京兆的最好。中書博士杜銓，他家現在趙郡，是杜預的後代，現在是所有姓杜的人當中名望最高的。"皇上秘密召見他，杜銓氣度儒雅，太武帝感到很高興，對崔浩説："這正是我想要的人。"任命他爲宗正，命他和杜超的兒子杜道生護送密豹的靈柩，送到鄴城南安葬。杜銓就和杜超像親戚一樣相處。杜超對杜銓説："我們既然是同宗親戚了，何必僑居在趙郡？"就請他同到魏郡。兩次升遷爲中書侍郎，賜爵爲新豐侯。去世，追贈爲相州刺史、魏縣侯，謚號爲宣。

兒子杜振，字季元。被推舉爲秀才，死在中書博士任上。

杜振的兒子杜遇，字慶期，官至尚書起部郎。偷公家的木材磚瓦建私宅，輿論都鄙視他。死在河東太守任上，追贈爲都官尚書、豫州刺史，謚號爲惠。

杜銓的族孫杜景，字宣明，兼通經史。州府都要任用他，他不去。

杜景的兒子杜裕，字慶延，雖然没做顯貴的官，但却以文學傳家。在北齊做官，任樂陵令。北齊滅亡後，回家教書，死在家中。

子正玄，字知禮，少傳家業，耽志經史。隋開皇十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策過左僕射楊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爲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内唯正玄一人應秀才，餘常貢者，隨例銓注訖，正玄獨不得進止。曹司以選期將盡，重以啓素。素志在試退正玄，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劍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爲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玄及時并了。素讀數遍，大驚曰："誠好秀才！"命曹司録奏。屬吏部選期已過，注色令還。期年重集，素謂曹司曰："秀才杜正玄至。"又試《官人有奇器》闕并立成，文不加點。素大嗟之，命吏部優叙。曹司以擬長寧王記室參軍。時素情背曹官，及見，曰："小王不盡其才也。"晉王廣方鎮揚州，妙選府僚，乃以正玄爲晉王府參軍。後豫章王鎮揚州，又爲豫章王記室。卒。

兒子杜正玄，字知禮，少年時受家學傳授，酷愛經史。隋朝開皇十五年，被推舉爲秀才，試策獲高等。考官因爲他的試策批評了左僕射楊素，大怒說："周公、孔子再世，也不能做秀才，刺史怎麽玩忽職守胡亂推舉此人？可以把他放在下等。"就把策卷丢在地上，不看。當時國内衹有正玄一人是以秀才身份應考，其餘被推舉上來的，隨例登録完後，惟獨正玄一人未入選。考官以選期將結束，又重新告知楊素。楊素有意要在考試中退掉正玄，就親手出題叫他擬作司馬相如的《上林賦》、王褒的《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的《燕然山銘》、張載的《劍閣銘》、《白鸚鵡賦》，說："我不能爲你留宿一夜，可到未時寫完。"正玄按時間全部做好了。楊素讀了幾遍，大驚說："真是個好秀才！"令考官録用。趕上吏部選期已過，寫好履歷後叫他回家。一年後又來，楊素對考官說："秀才杜正玄到了。"又讓他試作《官人有奇器》有缺文都立即完成，所作文章一氣呵成。楊素大爲感慨，命吏部優先録用。有關部門準備讓他任長寧王的記室參軍。當時楊素與有關部門不很協調，看到這結果，就說："小王府不能讓他施展才華。"晉王楊廣正在揚州鎮守，精心挑選幕府僚屬，就任命杜正玄任晉王府參軍。後來豫章王鎮守揚州，又爲豫章王記室。去世。

杜正藏

正玄弟正藏，字爲善，亦好學，善屬文。開皇十六年，舉秀才。時蘇威監選，試擬賈誼《過秦論》及《尚書·湯誓》、《匠人箴》、《連理樹賦》、《几賦》、《弓銘》，應時并就，又無點竄。時射策甲第者合奏，曹司難爲別奏，抑爲乙科。正藏訴屈，威怒，改爲丙第，授純州行參軍。遷梁郡下邑縣正。大業中，與劉炫同以學業該通，應詔被舉。時正藏弟正儀貢充進士，正倫爲秀才，兄弟三人同時應命，當世嗟美之。著作郎王劭奏追修史，司隸大夫薛道衡奏擬從事，并以見任且放還。九年，從駕征遼，爲夫

杜正玄的弟弟杜正藏，字爲善，也愛好學習，擅長寫文章。開皇十六年，被推舉爲秀才。當時蘇威負責考選，試題爲擬作賈誼的《過秦論》和《尚書·湯誓》、《匠人箴》、《連理樹賦》、《几賦》、《弓銘》，他都能按時完成，不加改動。當時對策甲等的人一起奏上，考官難以另奏，把他降低成了乙等。正藏訴説委屈，蘇威發怒，改爲丙等，授他純州行參軍。升任梁郡下邑縣正。大業年間，和劉炫同時因學業博通，應詔被推舉。當時正藏的弟弟正儀作爲貢生充進士，正倫爲秀才，兄弟三人同時應選，當時的人都感嘆贊美他們。著作郎王劭上奏追修史書，司隸大夫薛道衡上奏擬任其爲從事，都是因爲他們已經有了任職而作罷。九年，跟從皇上征遼，任夫餘道行

餘道行軍長史。還至涿郡，卒。

正藏爲文迅速，有如宿構。曾令數人并執紙筆，各題一文，正藏口授俱成，皆有文理。爲當時所異。又爲《文軌》二十卷，論爲文體則，甚有條貫。後生寶而行之，多資以解褐，大行於世，謂之《杜家新書》云。

軍長史。回到涿郡，去世。

正藏作文下筆迅速，就像已構思好了似的。曾經叫幾個人各拿紙和筆，各出一道題目，正藏口述完成命題之作，都很有文理。被當時人們稱爲奇才。又撰寫有《文軌》二十卷，論述文章體例規則，很有條理。後生學子珍惜學習，很多人憑藉它應考做官，於是流行於世，被稱之爲《杜家新書》。

論曰：宋隱操行貞白，遺略榮名，宣、愔并保退素，咸見徵辟，可謂德門者矣。義和以才度見知，迹參顧命，拔萃出類，當有以哉！無子之嘆，豈徒羊舌！宗祀不亡，蓋其幸也。翻剛鯁自立，猛而斷務。世良昆季，雅有家風。道謨卜筮取達，季良累於學淺。刁雍才識恢遠，著聲立事，禮遇優隆，世有人爵，堂構之義也。辛、韋不殞門風。杜銓所在爲重。正玄難兄難弟，信爲美哉！

論曰：宋隱的情操品行堅貞清白，不把功名看得很重，宋宣、宋愔都保持謙讓品德，都被皇上徵召任命，可以説是有德行的家族。宋義和以才學氣度有名，參與顧命輔佐朝政，出類拔萃，他當之無愧！没有兒子的哀嘆，豈僅羊舌一人！宗廟祭祀未斷絶，也算是他的幸運。宋翻以剛烈耿直自立，勇猛而且能够決斷事務。世良兄弟，有良好的家風。道謨憑卜筮取得富貴，季良被學識淺薄所誤。刁雍才能見識遠大，留下好名聲成就大事業，受到皇上特别隆厚的禮遇，代代有人被封爵，有繼承祖先遺業的表現啊！辛、韋兩家門風未殞滅。杜銓始終都是重臣。正玄難兄難弟，令人稱美！

北史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五

屈遵　張蒲　谷渾（曾孫）楷　公孫表　張濟　李先
賈彝　竇瑾　李訢　韓延之　袁式　毛脩之 朱脩之 嚴稜
唐和　寇讚（孫）儁　酈範（子）道元　韓秀　堯暄（孫）雄　柳崇

屈遵

屈遵，字子度，昌黎徒何人也。博學多才藝，慕容垂以爲博陸令。道武南伐，博陵太守申永南奔河外，高陽太守崔宏東走海濱。屬城長吏，率多逃竄，遵獨歸道武。道武素聞其名，拜中書令。中原既平，賜爵下蔡子。卒。

屈遵，字子度，是昌黎徒何人。學識淵博多才多藝，慕容垂任用他爲博陸令。道武南伐時，博陵太守申永往南奔竄至黄河以南，高陽太守崔宏往東逃跑到海濱。其下屬城邑的官吏，大多逃竄，惟獨屈遵歸順道武。道武早已聽説過屈遵之名，便任命他爲中書令。中原平定後，賜封爵位下蔡子。去世。

子須襲爵。除長樂太守，進爵信都侯。卒，贈昌黎公，謚曰恭。

兒子屈須繼承了爵位。任長樂太守，進封爵位信都侯。去世後，賜贈昌黎公，謚號爲恭。

屈恒　屈道賜　屈拔

須長子恒，字長生，沈粹有局量。歷位尚書右僕射，加侍中。以破平涼功，賜爵濟北公。太武委以大政，車駕出征，常居中留鎮。與襄城公盧魯元俱賜甲第。真君四年，墜馬卒。時帝幸陰山，景穆遣使乘傳奏狀。帝甚悼惜之，謂使人曰："汝等殺朕良臣，何用乘馬？"遂令步歸。贈征西大將軍，謚曰成公。

屈須長子屈恒，字長生，沉厚純良有器量。歷任尚書右僕射，加官侍中。由於攻克平涼有功，賜封爵位濟北公。太武委以要政，皇上出征時，常留他於京都鎮守。和襄城公盧魯元均被賜予豪華宅第。真君四年，從馬上跌下摔死。當時皇上正駕臨陰山，景穆派使者乘驛馬來報告情况。皇上非常哀痛惋惜屈恒之死，對使者説："你們殺了我的賢臣，憑什麽還乘馬？"於是令使者徒步返回。賜贈屈恒爲征西大將軍，謚號爲成公。

子道賜襲爵。道賜善騎射，機辯有辭氣，太武甚器之。位尚書右僕射，加侍中。卒，謚曰哀公。

兒子道賜繼承了爵位。道賜擅長騎馬射箭，機智善辯頗有言辭氣度，太武帝很器重他。官居尚書右僕射，加官侍中。去世後，謚號爲哀公。

子拔襲爵。帝追思其父祖，年十四，以爲南部大人。時太武南伐，禽

兒子屈拔繼承了爵位。皇上懷念他的父親和祖父，在他十四歲時，就任命他爲南部大人。當

守將胡盛之以付拔，酒醉不覺，盛之逃。太武令斬之。將伏鑕，帝愴然曰："若鬼有知，長生問其子孫，朕將何以應?"乃赦拔。後獻文以其功臣子，拜營州刺史。

時太武帝南征，把擒獲的守將胡盛之交付給屈拔，屈拔因酒醉不醒，盛之趁機逃走。太武帝詔令斬殺屈拔。將要受刑時，皇上感傷道："如果鬼神有知的話，長生問起他的子孫來，我將用什麽作答覆呢?"於是赦免了屈拔。後來獻文帝以他是功臣子嗣的緣故，便任命他爲營州刺史。

張蒲

張蒲，字玄則，河内脩武人也。本名謨。父攀，仕慕容垂，位兵部尚書，以清方稱。

蒲少有父風，仕慕容寶爲尚書左丞。道武定中山，寶官司敘用，多降品秩。帝既素聞蒲名，仍拜尚書左丞。明元即位，爲内都大官，賜爵泰昌子。參决庶獄，私謁不行。後改爲壽張子。太武即位，以蒲清貧，妻子衣食不給，乃以爲相州刺史。扶弱抑强，進善黜惡，風化大行。卒於官，吏人痛惜之。蒲在謀臣之列，屢出爲將，朝廷論之，常以爲稱首。贈平東將軍、廣平公，謚曰文恭。

子昭襲。以軍功進爵脩武侯，位幽州刺史，以善政見稱。

張蒲，字玄則，是河内脩武人。張蒲本名謨。父親張攀，在慕容垂那裏做官，官居兵部尚書，因其廉潔正直而被稱道。

張蒲年輕時就有父親的風範，在慕容寶那裏任尚書左丞。道武平定中山後，慕容寶的官吏們在被分級録用時，大多降低了品級。皇上平素已聽説張蒲的聲名，依舊任用他爲尚書左丞。明元即位，任内都大官，賜封爵位泰昌子。他參預判决了各種獄訟之事，使因私事而謁見請托的行爲得以制止。後改封爲壽張子。太武即位，因張蒲清寒貧窮，不能供給妻兒衣食，於是任用他爲相州刺史。張蒲扶弱抑强，獎善懲惡，致使風俗教化盛行。張蒲任職時去世，吏民爲之痛惜。張蒲本在謀臣之列，却多次出任將領，朝廷論次評定他們時，每每認爲張蒲數第一。賜贈平東將軍、廣平公，謚號爲文恭。

兒子張昭繼承了爵位。由於有軍功進封爵位脩武侯，官居幽州刺史，因其善政而被稱道。

谷渾

谷渾，字元冲，昌黎人也。父衮，彎弓三百斤，勇冠一時。仕慕容垂，位廣武將軍。

渾少有父風，任俠好氣，晚乃折節受經業，被服類儒者。道武時，以善隸書爲内侍左右。太武時，累遷侍中、儀曹尚書，賜爵濮陽公。渾正直有操行，性不苟合。然愛重舊故，不以富貴驕人。時人以此稱之。在官廉直，爲太武所器重，以渾子孫年十五以上，悉補中書學生。卒，謚曰文宣。

谷渾，字元冲，是昌黎人。父親谷衮，可以拉滿三百斤重的大弓，勇冠一時。在慕容垂那裏做官，官居廣武將軍。

谷渾年輕時就有父親的風範，仗義行俠好逞血氣之勇，晚年纔改變志節從師學習經術，穿衣着裝有如儒士。道武在位期間，因擅長隸書成爲皇上親從而侍奉左右。太武在位期間，屢次升遷爲侍中、儀曹尚書，賜封爵位濮陽公。谷渾端正剛直有品行，禀性不會隨便附和。然而珍愛敬重舊交，不由於富貴而倨傲輕視他人。當時的人們因爲這些而頌揚他。爲官清廉正直，被太武所器重，於是讓谷渾子孫中十五歲以上的，全部補爲中書學生。去世後，謚號爲文宣。

子闐，字崇基，襲爵。位外都大官。卒，謚曰簡公。

兒子谷闐，字崇基，繼承了爵位。官居外都大官。去世後，謚號爲簡公。

子洪，字元孫，位尚書，賜爵滎陽公。性貪奢，僕妾衣服錦綺。時獻文舅李峻等初至，官給衣服，洪輒截没。爲有司所糾，并窮其前後贓罪，伏法。

兒子谷洪，字元孫，官居尚書，賜封爵位滎陽公。天性貪婪奢侈，僕從婢妾衣着精緻華麗的絲織品。當時獻文的舅舅李峻等剛到京城，由官府供給衣裳服飾，谷洪總是攔截吞没。被有關部門檢舉揭發，并且追究其前後貪贓之罪行，依法被處以死刑。

子穎，位太府少卿。卒，贈營州刺史，謚曰貞。

兒子谷穎，官居太府少卿。去世後，賜贈營州刺史，謚號爲貞。

子士恢，字紹達，位鴻臚少卿，封元城縣侯。太后嬖幸鄭儼，懼紹達間構於帝，因言次，以紹達爲州。紹達耽寵，不願出。太后誣其罪，殺之。

兒子士恢，字紹達，官居鴻臚少卿，封爵元城縣侯。太后寵愛鄭儼，害怕紹達在皇帝面前離間中傷自己，趁言談之際，要皇帝任命紹達爲州官。紹達溺於寵幸，不願外出。太后捏造紹達的罪狀，殺了他。

谷楷

渾曾孫楷。楷有幹局，稍遷奉車都尉。眇一目，性甚嚴忍，前後奉使皆以酷暴爲名，時人號曰“瞎武”。累遷城門校尉，卒。

谷渾曾孫谷楷。谷楷有才幹氣度，逐漸升任爲奉車都尉。谷楷一隻眼瞎，生性十分冷酷殘忍，先後奉命出使都因其冷酷暴戾而著名，當時人稱爲“瞎武”。屢經升任爲城門校尉，去世。

公孫表

公孫表，字玄元，燕郡廣陽人也。爲慕容冲尚書郎。慕容垂破長子，從入中山。慕容寶走，乃歸，爲博士。初，道武以慕容垂諸子分據勢要，權柄推移，遂至亡滅，表詣闕上《韓非書》二十卷，道武稱善。明元初，賜爵固安子。河西飢胡劉武反於上黨，詔表討之，爲胡所敗，帝深銜之。

公孫表，字玄元，是燕郡廣陽人。在慕容冲那裏任尚書郎。慕容垂攻下長子後，隨其進入中山。慕容寶逃走，纔回來，任博士。起初，道武讓慕容垂的兒子們分别把持權柄占據要職，致使權力轉移，終於遭至滅亡，公孫表赴朝廷進獻《韓非書》二十卷，道武稱道贊許。明元初年，賜封爵位固安子。河西鬧饑荒的胡人劉武在上黨造反，詔令公孫表討伐他們，被胡人擊敗，皇帝因此深深怨恨公孫表。

泰常七年，宋武帝殂。時議取河南侵地，以奚斤爲都督，以表爲吴兵將軍、廣州刺史。表既剋滑臺，遂圍武牢。車駕次汲郡。始昌子蘇坦、太史令王亮奏表置軍武牢東，不得形便之地，故令賊不時滅。明元雅好術數，又積前忿，及攻武牢，士卒多傷，乃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以賊未退，秘而不宣。

泰常七年，宋武帝死。當時商議奪取黄河以南的被侵之地，任奚斤爲都督，任公孫表爲吴兵將軍、廣州刺史。公孫表攻克滑臺以後，就包圍了武牢。皇上停駐汲郡。始昌子蘇坦、太史令王亮上書説公孫表將軍隊布置在武牢的東面，没有得到形勢便利之地，所以致使叛賊不能及時被剿滅。明元平素愛弄權術，又有舊怨久積，至進攻武牢時，大量的戰士負傷，於是派人夜裏到帷帳中勒死了公孫表。由於叛賊没有退走，此事便

隱瞞而没有公開。

初，表與勃海封愷友善，後爲子求愷從女，愷不許，表甚銜之。及封氏爲司馬國璠所逮，帝以舊族，欲原之，表證其罪，乃誅封氏。表外和内忌，時人以此薄之。表本與王亮同營署，及其出也，輕侮亮，故及於死。

起初，公孫表與勃海人封愷關係友好，後來爲兒子求娶封愷的侄女，封愷不同意，公孫表非常怨恨他。到了封氏被司馬國璠逮捕時，皇帝因爲其族古老，想恕免他們，公孫表證實他們的罪行，於是誅滅了封氏。公孫表外表温和却内心猜忌，當時的人因爲這而鄙視他。公孫表原本與王亮同營舍官署，到了他地位超出時，就蔑視王亮，因此招致身亡。

公孫軌　公孫叡

第二子軌，字元慶。明元時，爲中書郎。出從征討，補諸軍司馬。太武平赫連昌，引諸將帥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取。帝把手親探金賜之，謂曰："卿臨財廉，朕所以增賜者，欲顯廉於衆人。"後兼大鴻臚，持節拜立氐楊玄爲南秦王。及境，玄不郊迎，軌數玄無蕃臣禮。玄懼，詣郊受命。使還稱旨，拜尚書，賜爵燕郡公，出爲武牢鎮將。初，太武將北征，發驢以運糧，使軌部詣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一匹，乃與受之。百姓語曰："驢無强弱，輔脊自壯。"衆共嗤之。坐徵還。卒。

第二個兒子公孫軌，字元慶。明元在位時，任中書郎。出外隨從征戰討伐，補任諸軍司馬。太武平定赫連昌，率領衆將帥進入其官府倉庫，讓他們各自隨意拿取金銀寶玉。衆將領獲取的金銀寶玉塞滿了懷抱，衹有公孫軌不拿取。皇帝握着他的手親自取出金子賜予他，對他説道："你面對財物顯出廉潔風範，我之所以增加賞賜的緣故，是想在衆人面前顯揚這種廉潔。"後來兼大鴻臚，持節出使授命氐人楊玄爲南秦王。到達其境時，楊玄没有到郊外迎接，公孫軌責備楊玄不守藩屬臣子的禮節。楊玄畏懼，到達郊外接受册命。出使歸來合乎皇上的旨意，任尚書，賜封爵位燕郡公，出任武牢鎮將。起初，太武將要北征，徵發驢子用來運糧食，派公孫軌所部到雍州。公孫軌命驢子的主人都要加出絹一匹，纔同意接受驢子。老百姓編的諺語説道："驢子没有强壯和羸弱，脊梁上有輔助之物就自己强壯了。"民衆一起譏笑公孫軌。獲罪召回。不久，去世。

軌既死，帝謂崔浩曰："吾過上黨，父老皆曰：公孫軌爲將，受貨縱賊，使至今餘奸不除，軌之罪也。其初來，單馬執鞭；及去，從車百兩。載物而南，丁零渠帥，乘山罵軌。軌怒，取罵軌者之母，以矛刺其陰而死之，曰：'何以生此逆子！'從下倒劈，分磔四支於山樹上。是忍行不忍之事。軌幸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誅之。"

公孫軌死後，皇帝對崔浩説："我經過上黨時，老人們都説：公孫軌任將領，接受賄賂放縱叛賊，致使到今天剩餘的奸賊仍未除掉，這是公孫軌的罪過。他剛來時，手握皮鞭騎着一匹馬；到離去時，跟隨的車有一百輛。載着財物向南走時，丁零的首領，登上山頂臭罵公孫軌。公孫軌大怒，捉住罵公孫軌的人的母親，用長矛刺戳她的陰部而使之死，説道：'怎麽生下這樣一個叛逆之子！'從下倒着劈開尸首，分裂四肢挂在山中樹上。這是殘忍地幹着不能容忍的事情。公孫軌幸虧早死了，如果到今天還活着的話，我一定

要族滅他。”

軌終得娶封氏，生子叡，字叔文。位儀曹長，賜爵陽平公。時獻文於苑内立殿，敕中秘群官制名。叡奏曰：“臣聞至尊至貴，莫崇於帝王；天人挹損，莫大於謙光。臣愚以爲宜曰崇光。”奏可。卒於南部尚書，謚曰宣。

公孫軌最終得以迎娶封氏，生下兒子公孫叡，字叔文。官居儀曹長，賜贈爵位陽平公。當時獻文在園林中建宫殿，敕命中書省和秘書省的衆官員取名。公孫叡上書道：“我聽説最尊重最高貴的，莫過於帝王；有道之人的抑制謙退，莫大於因謙讓而更加顯示的光輝美德。我認爲應該叫崇光。”奏書被准可。任南部尚書時去世，謚號爲宣。

叡妻，崔浩弟女也。生子良，字遵伯，聰明好學。爲尚書左丞，爲孝文所知遇。良弟衡，字道津。良推爵讓之，仕至司直。良以别功，賜爵昌平子。子崇基襲。

公孫叡的妻子，是崔浩的侄女。生下兒子公孫良，字遵伯，聰明好學。任尚書左丞，受到孝文的賞識和重用。公孫良的弟弟公孫衡，字道津。公孫良推辭爵位讓給公孫衡，官至司直。公孫良由於其他的功勞，賜封爵位昌平子。兒子崇基繼承了爵位。

公孫質

軌弟質，字元直，有經義，爲中書學生，稍遷博士。太武征凉州，留宜都王穆壽輔景穆。時蠕蠕乘虚犯塞，京師震恐。壽雅信任質，爲謀主。質性好卜筮，卜筮者咸云必不來，故不設備。由質，幾敗國。後屢進讜言，超遷尚書。卒，贈廣陽侯，謚曰恭。

公孫軌的弟弟公孫質，字元直，通經書義理，爲中書學生，逐漸升爲博士。太武征伐凉州，留下宜都王穆壽輔佐景穆。當時蠕蠕乘虚侵犯邊塞，京都震驚恐懼。穆壽平素信任公孫質，讓他成了主掌謀劃的人。公孫質生性喜愛占卜，占卜者總是説一定不來，因此没有設防。任用公孫質，幾乎使國家敗毁。後來多次進獻直言，越級升任爲尚書。去世後，贈封廣陽侯，謚號爲恭。

公孫邃

第二子邃，字文慶，位南部尚書，封襄平伯，出爲青州刺史。以邃在公遺迹可紀，下詔褒述。卒官。孝文在鄴宫，爲之舉哀。時百度唯新，青州佐吏疑爲邃服，詔曰：“專古也，理與今違；專今也，太乖曩義。當斟酌兩途，商量得失，人吏之情亦不可苟順也。主簿，近代相承服斬，過葬便除，可如故事。自餘無服，大成寥落，可準諸境内之人，爲齊衰三月。”子同始襲爵，卒於給事中。

第二個兒子公孫邃，字文慶，官居南部尚書，賜封襄平伯，出任青州刺史。由於公孫邃在公務中留下的事迹可以載記，於是下詔令褒揚傳述。任職時去世。孝文在鄴都的宫殿裏，爲他舉行哀悼。當時百事維新，青州佐吏爲給公孫邃着喪服一事持有疑問，詔令道：“獨行古禮，情理與今悖離；獨行今禮，太違背從前理義。應該斟酌兩種方法，根據得失商量裁决，官民之情也不可以隨便順從。主簿，近代相傳服斬衰，葬禮過後就除去，可以依照舊例。此外不着喪服，古樂大成已冷落，可以准許其轄區裏的人，爲他服齊衰三個月。”兒子同始繼承了爵位，在任給事中時去世。

邃、叡爲從父兄弟。叡才器小優，又封氏之甥、崔氏之婿。邃母雁門李氏，地望懸隔。鉅鹿太守祖季真多識北方人物，每云："士大夫當須好婚親。二公孫同堂兄弟耳，吉凶會集，便有士庶之異。"

公孫邃、公孫叡爲叔伯兄弟。公孫叡的才識和度量稍優，又是封氏之甥、崔氏之婿。公孫邃的母親出自雁門李氏，地位和名望相差很大。鉅鹿太守祖季真認識許多北方聲望卓著有地位的人，常常説道："士大夫應該需要好的有婚姻關係的親戚。二位公孫是同祖兄弟呢，吉凶聚合起來，就有士族與庶族的差别了。"

張濟

張濟，字士度，西河人也。父千秋，慕容永驍騎將軍。永滅，來奔。道武善之，拜建節將軍，賜爵成紀侯。

張濟，字士度，是西河人。父親千秋，任慕容永的驍騎將軍。慕容永覆滅後，投奔來此。道武喜歡他，拜任建節將軍，賜封爵位成紀侯。

濟涉獵書傳，清辯善儀容。道武愛之，與公孫表等俱爲行人，拜散騎侍郎，襲爵。

張濟廣泛地閲讀過典籍和傳述，清晰明辯儀表堂堂。道武喜愛他，他與公孫表等一起被任命爲行人，拜授散騎侍郎，繼承了爵位。

先是，晉雍州刺史楊佺期乞師於常山王遵以禦姚興。帝遣濟爲遵從事，即報之。濟自襄陽還，帝問濟江南事。濟曰："司馬昌明死，子德宗代立，君弱臣强，全無綱紀。佺期問臣：'魏初伐中山，幾十萬衆?'臣答：'四十餘萬。'佺期曰：'魏被甲戎馬，可有幾匹?'臣答：'中軍精騎十餘萬，外軍無數。'佺期曰：'以此討羌，豈不滅也！'又曰：'魏定中山，徙幾户於北?'臣答：'七萬餘家。'佺期曰：'都何城?'臣答：'都平城。'佺期曰：'有此大衆，何用城爲！'又曰：'魏帝欲爲久都平城？將移也?'臣答：'非所知也。'佺期聞朝廷不都山東，貌有喜色，曰：'洛城救援，仰恃於魏，若獲保全，當必厚報。如爲羌所乘，寧使魏取。'"道武嘉其辭，厚賞其使，許救洛陽。後以累使稱旨，拜勝兵將軍。卒，子多羅襲爵，坐事除。

先前，晉朝雍州刺史楊佺期向常山王元遵求討軍隊用來抵禦姚興。皇帝派遣張濟爲元遵從事，隨即回覆了他。張濟從襄陽回來，皇帝向張濟詢問有關江南的事情。張濟説："司馬昌明死了，兒子德宗繼位，君主弱小臣子强大，完全没有法度。佺期問我：'北魏起初征伐中山時，有幾十萬軍隊?'我答道：'四十多萬。'佺期問：'北魏披甲的軍馬，大約有多少匹?'我答道：'主力中軍精鋭的戰騎十多萬，另外軍隊的戰騎不計其數。'佺期説：'用這樣的軍隊討伐羌人，難道還不滅了它！'又問道：'北魏平定中山，遷移了多少户到北方?'我答道：'七萬多家。'佺期問：'定都什麽城?'我答道：'定都平城。'佺期問：'有這麽多的人，哪用得着城邑！'又問道：'北魏皇帝是想要長久定都平城？還是將遷都呢?'我答道：'這不是我知道的事情。'佺期聽説朝廷不在崤山以東定都，面有喜色，説：'援救洛陽，仰仗北魏了，如果能得保全，一定會重重報答。倘使被羌人制服的話，寧可讓北魏占取。'"道武贊賞他的言辭，因他出使有功給予重賞，許諾援救洛陽。後來因爲他多次出使能合乎皇帝旨意，任勝兵將軍。去世後，兒子多羅繼承了爵位，因事獲罪而被免除。

李先

李先，字宏仁，中山盧奴人。少好學，善占相術。慕容永迎爲謀主，勸永據長子城。仕永，位秘書監。永滅，徙中山。皇始初，先於井陘歸。道武問先曰："卿何國人？祖父及身悉歷何官？"先曰："臣本趙郡平棘人。大父重，晋平陽太守、大將軍右司馬。父懋，石季龍樂安太守、左中郎將。臣，苻丕左主客郎，慕容永秘書監、高密侯。"車駕還代，以先爲尚書右中兵郎。再遷博士、定州大中正。帝問先："何者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曰："唯有經書，三皇、五帝政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又問："朕欲集天下書籍，如何？"對曰："主之所好，集亦不難。"帝於是班制天下，經籍稍集。

李先，字宏仁，中山盧奴人。年幼時愛學習，擅長占卜相面之術。慕容永請他來爲自己主掌謀劃，他勸説慕容永擁據長子城。在慕容永那裏任職，官居秘書監。慕容永滅亡後，移居中山。皇始初年，李先從井陘歸來。道武問李先道："你是哪國人？祖父、父親及你本人都歷任過哪些官職？"李先答道："我本是趙郡平棘人。祖父李重，爲晋朝的平陽太守、大將軍右司馬。父親李懋，爲石季龍的樂安太守、左中郎將。我本人，爲苻丕的左主客郎，慕容永的秘書監、高密侯。"皇上返回代地，任命李先爲尚書右中兵郎。又升任博士、定州大中正。皇帝問李先："什麽東西最好，可以有益於人的精神智慧？"李先答道："衹有經典書籍，三皇、五帝政事與教化的典籍，可以補益君王的精神智慧。"又問道："我想要收集天下的圖書典籍，怎麽樣？"回答説："君主喜歡的東西，收集起來也不困難。"皇帝於是頒布詔令於天下，經書典籍不久收集起來了。

道武討姚興於柴壁也，問計於先。對曰："兵以正合，戰以奇勝。聞姚興欲屯兵天渡，利其糧道。及其到前，遣奇兵先邀天渡，柴壁左右嚴設伏兵，備其表裏，興欲進不得，住又乏糧。夫高者爲敵所栖，深者爲敵所囚，兵法所忌，而興居之，可不戰而取。"帝從其計，興果敗歸。

道武在柴壁討伐姚興，向李先討問計謀。回答道："用兵以常規對陣交鋒，作戰靠出其不意的謀劃取勝。聽説姚興將在天渡駐軍，以便有利於他的運糧之道通暢。在他抵達之前，派遣奇兵先在天渡阻截，在柴壁附近嚴密布置伏兵，在他的内外都予以布防，使姚興要進不能，住下又缺糧。高處被敵人占據，低處被敵人封鎖，這是兵法忌諱的，姚興却正處於這樣的境地，我們可以不戰就取勝。"皇帝聽從了他的計謀，姚興果真失敗而回。

明元即位，問左右："舊臣中誰爲先帝所親信？"新息公王洛兒曰："有李先者，爲先帝所知。"俄而召先，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詔有司曰："先所知者，皆軍國大事，自今常宿於内。"賜先絹綵及御馬一匹，拜安東將軍、壽春侯，賜隸户二十二。卒於内都大官，年九十五。詔賜金縷命服

明元即位後，詢問身邊的臣子："舊臣當中誰是先帝所親近信任的？"新息公王洛兒答道："有個叫李先的，受到先帝的賞識。"不久徵召李先，李先講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太公兵法》裏的十一個典故。明元詔令有關部門道："李先知曉的，都是軍國大事，從今往後他要常住宫内。"賞賜李先精美的絲織品絹綵等及皇帝御用的馬一匹，任安東將軍、壽春侯，并賜没入爲奴隸的人家二十二户。在任内都大官時去世，

一襲，贈定州刺史、中山公，謚曰文懿。子國襲爵。

終年九十五歲。詔令賞賜金絲命服一套，追贈定州刺史、中山公，謚號爲文懿。兒子李國繼承了爵位。

國子鳳，中書博士。

李國的兒子李鳳，任中書博士。

李預

鳳子預，字元凱。太和初，歷秘書令、齊郡王友、征西大將軍長史，帶馮翊太守。府解，罷郡，遂居長安。羡古人飡玉法，乃采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頗有粗黑者，亦篋盛以還。至而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爲屑食之，餘多惠人。後預及聞者更求玉於故處，皆無所見。馮翊公源懷弟得其玉，琢爲器佩，皆鮮明可寶。預服經年，云有效驗。而世事寢食，皆不禁節，又加好酒損志。及疾篤，謂妻子曰："吾酒色不絶，自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尸體必當有異，勿速殯，令後人知飡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尸四宿，而體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唅之，口閉，常謂曰："君自云飡玉有神驗，何不受唅?"言訖，齒啓納珠。因嘘其口，都無穢氣。舉斂於棺，堅直不傾委。死時有遺玉屑數升，囊盛納諸棺中。

李鳳的兒子李預，字元凱。太和初年，歷任秘書令、齊郡王友、征西大將軍長史，兼任馮翊太守。府解體，郡消散，於是居住長安。羡慕古人的飡玉法，便到藍田采集訪問，親自去進行挖掘，獲得像環、璧、各式各樣形狀的玉，大小一百多塊。略有些粗糙色黑的，也用箱子裝着帶回。走近觀看它們，都光亮細潤可供玩賞。李預便將七十塊搗成玉屑服食，其餘的大多賜人。後來李預和聞風而來的人再到老地方求取玉石，都不見了。馮翊公源懷的弟弟得到了他的玉石，琢磨成器物和佩飾，都鮮亮明麗可愛。李預服食了一年，説有功效。然而處世行事起居飲食，都不節制，還加上酗酒喪志。到病危時，對妻子説："我喜酒好色不斷，是自己招來了死亡，不是藥物的過失。然而我的尸體一定會有異常，不要很快埋葬，讓後人知道食玉的妙處。"當時是七月中旬，長安酷熱，李預的尸體停放過了四個夜晚，却身體的顏色不變。他的妻子常氏，想把兩顆玉珠放進他的口裏，嘴緊閉，常氏對他説："您自己説飡玉有神奇的效驗，怎麽不接受玉珠?"説完，牙齒開啓接受了玉珠。於是嘘其口，完全没有污穢之氣。將他托起收殮入棺時，其身體堅挺正直不歪斜彎曲。死時留有玉屑幾升，用袋子裝着收進棺材裏。

李皎

先少子皎，天興中，密問先曰："子孫永爲魏臣，將復事他姓邪?"先曰："國家政化長遠，不可紀極。"皎爲寇謙之弟子，遂服氣絶粒數十年，隱於恒山。年九十餘，顏如少童。一旦，沐浴冠帶，家人異之，俄而坐卒。道士咸稱其得尸解仙道。

李先的小兒子李皎，天興期間，秘密地詢問過李先："是子孫後代永遠做北魏的臣子，還是將再奉事他姓呢?"李先答道："國家的政治和教化長久深遠，是不可限量的。"李皎成爲寇謙之的學生，於是服氣絶粒幾十年，隱居恒山。九十多歲了，容顏與幼童一樣。一天早晨，沐浴後戴上帽子繫上腰帶，家裏人覺得他不同尋常，不久便坐着去世了。道士們都稱頌他得了尸解成仙之道。

李義徽

皎孫義徽，太和中，以儒學博通，有才華，補清河王懌府記室。箋書表疏，文不加點，清典贍速，當世稱之。又，爲懌撰《輿地圖》及《顯忠録》。性好《老》《莊》，甚嗤釋教。靈太后臨朝，屬有沙門惠憐以咒水飲人，云能愈疾，百姓奔凑，日以千數。義徽白懌，稱其妖妄。因令義徽草奏以諫，太后納其言。元叉惡懌，徙義徽都水使者。俄而懌被害，因棄官隱於大房山。

李皎的孫子義徽，太和期間，由於淵博貫通儒家學説，有文才，補清河王元懌的府記室。箋書表疏，一氣呵成而無須塗改，精美的典故迅速不斷地提供出來，當時人稱道他。又，爲元懌撰寫《輿地圖》和《顯忠録》。生性喜愛《老子》《莊子》，大譏佛教。靈太后臨朝聽政，適值有沙門惠憐用咒水給人飲用，説能治愈疾病，老百姓奔赴會聚，每天有上千的人數。義徽禀告元懌，稱那是妖術。於是命義徽起草奏書上諫，太后接受了他的奏言。元叉憎恨元懌，貶義徽爲都水使者。不久元懌被害，於是義徽拋棄官職到大房山隱居。

少子蘭，以純孝著聞，不受辟召。孝昌中，旌表門閭。

小兒子李蘭，因大孝而著名，不應徵召。孝昌期間，表彰其家族。

正光中，文宣王亶嗣位，思義徽雅正惇篤，薦其孫景儒，位至奉車都尉。自皇始至齊受禪，百五十歲。先之所言，有明徵焉。

正光期間，文宣王元亶繼位，懷念義徽高尚正直敦厚篤實的品性，推舉他的孫子景儒做官，官至奉車都尉。從皇始到北齊受禪，享年一百五十歲。李先講的話，在這裏有明晰的驗證。

李昭徽

景儒子昭徽，博涉稽古，脱略不羈，時人稱其爲播郎，因以字行於燕、趙焉。善談論，有宏辯，屬文任氣，不拘常則。志好隱逸，慕葛洪之爲人。尋師訪道，不遠千里。遇高尚則傾蓋如舊，見庸識雖王公蔑如。初爲道士，中年應詔舉，爲高唐尉。大業中，將妻子隱於嵩山，號黄冠子。有文集十卷，爲學者所稱。

景儒的兒子昭徽，博覽典籍研習古事，放蕩不羈，當時人稱他爲播郎，藉此稱謂作爲自己的字而行使於燕地、趙地之間。擅長言論，有雄辯之才，行文任性恣意，不拘泥常規。志向喜愛隱居遠遁，羨慕葛洪的爲人之道。尋師訪道，不以千里爲遠。遇上高尚的人便一見如故，見到目光短淺者即便是王公也不放在眼裏。起初做道士，中年應徵召薦舉，任高唐尉。大業期間，率妻子兒女隱居在嵩山，號稱黄冠子。著有文集十卷，被學者稱揚。

賈彝

賈彝，字彦倫，本武威姑臧人也。六世祖敷，魏幽州刺史、廣川都亭侯，子孫因家焉。父爲苻堅鉅鹿太守，坐訕謗繫獄。彝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申。遠近嘆之，僉曰："此子英英，賈誼之後，莫之與京。"

賈彝，字彦倫，本是武威姑臧人。六世祖賈敷，爲魏幽州刺史、廣川都亭侯，子孫們於是安居在這裏。父親任苻堅的鉅鹿太守，因毁謗而囚禁於獄。賈彝當時十歲，到長安替父親伸冤使其獲得了自由。遠近的人贊揚他，都説："這孩子俊美，賈誼的後代，没有誰比他偉大。"

弱冠，爲慕容垂遼西王農記室參軍。道武先聞其名，常遣使者求彝

成年時，任慕容垂的遼西王慕容農的記室參軍。道武早聽説過他的名聲，經常派使者到慕

於垂，垂彌增器敬。垂遣其太子寶來寇，大敗於參合，執彝及其從兄代郡太守潤等。道武即位，拜尚書左丞，參預國政。天賜末，彝請詣温湯療疾，爲叛胡所掠，送於姚興。積數年遁歸，又爲赫連屈丐所執，拜秘書監，卒。太武平赫連昌，子秀迎其尸柩，葬於代南。

容垂那裏請求賈彝，慕容垂更增加了對他的器重和尊敬。慕容垂派他的太子慕容寶前來侵犯，在參合慘敗，賈彝及其堂兄代郡太守賈潤等被俘。道武即位後，任尚書左丞，參預國家政事。天賜末年，賈彝請求到温泉治療疾病，被叛亂的胡人擄掠，送給了姚興。數年後逃回時，又被赫連屈丐抓住，任秘書監，不久去世。太武平定赫連昌，兒子賈秀迎回他的尸棺，葬在代地的南邊。

賈秀 賈儁

秀位中庶子，賜爵陽都男，本州大中正。文成即位，進爵陽都子。時丞相乙渾妻庶姓，而求公主之號，屢言於秀，秀默然。後因公事，就第見渾。渾夫妻同坐，厲色曰："爾管攝職事，無所不從。我請公主，不應，何意?"秀慷慨大言對曰："公主之稱，王姬之號，尊寵之極，非庶族所宜。秀寧就死於今朝，不取笑於後日。"渾左右莫不失色，爲之震懼，秀神色自若。渾夫妻默然含忿。他日，乃書太醫給事楊惠富臂，作"老奴官慳"字，令以示秀。渾每欲伺隙陷之。會渾伏誅，遂免難。

賈秀任中庶子，賜封爵位陽都男，本州大中正。文成即位，升爵位陽都子。當時丞相乙渾娶異姓妻子，却請求公主的名號，多次對賈秀説起，賈秀沉默不語。後來因爲公事，到宅第見乙渾。乙渾夫妻一同在座，乙渾露出嚴厲的臉色説："你在管理職内之事時，我什麽都依從你。我求取公主的名號，你不應答，什麽用意?"賈秀慷慨激昂地回答道："公主的名號，王妃的稱號，是尊貴愛寵的頂極，不是旁姓支族應有的。賈秀寧願死在今天，也不要日後被取笑。"乙渾左右的人没有誰不驚恐變色，爲之震懼，賈秀神色自如。乙渾夫妻含怒不語。過了幾天，便在太醫給事楊惠富的臂上書寫，寫上"老奴官慳"等字，讓他把這些字給賈秀看。乙渾常常想等待可乘之機陷害賈秀。適逢乙渾犯法被處死刑，終於幸免於難。

時秀與中書令勃海高允俱以儒舊重於時，皆選擬方岳，以詢訪被留，各聽長子出爲郡。秀固讓不受，許之。自始及終，歷奉五帝，雖不至大官，常當機要。廉清儉約，不營資産。年七十三，遇疾，詔給醫藥，賜几杖。時朝廷舉動及大事不决，每遣尚書、高平公李敷就第訪决。卒，贈冀州刺史、武邑公，謚曰簡。

當時賈秀和中書令勃海人高允都因是儒學老人而名重一時，都被選中打算派任地方長官，因要受咨詢訪問而被留下，聽任每人長子出任郡守。賈秀堅辭不接受，皇上同意了他的請求。自始至終，歷經奉事五位皇帝，雖然没有做到大官，但常掌機密要政。廉潔克儉，不經營資産。七十三歲時，染上疾病，詔令給他提供醫療藥物，賞賜小桌子和手杖。當時朝廷有什麽措施以及重大事情不能决定，常派尚書、高平公李敷到其住宅咨詢决定。去世後，贈賜冀州刺史、武邑公，謚號爲簡。

子儁，字異鄰。襲爵，位荆州刺史，依例降爵爲伯。先是，上洛置荆州，後改爲洛州，在重山，人不知

兒子賈儁，字異鄰。繼承了爵位，官居荆州刺史，根據規章條例降低爵位爲伯。先前，上洛設立荆州，後改爲洛州，地處深山，當地人不曉

學，儁表置學官。在州五載，清靖寡事，爲吏人所安。卒，贈兗州刺史。子叔休襲爵。

得學習，賈儁上表設置學官。在州任職五年，廉政少事，使官民安定。去世後，贈賜兗州刺史。兒子叔休繼承了爵位。

賈禎

潤曾孫禎，字叔願，學涉經史，居喪以孝聞。太和中，以中書博士副中書侍郎高聰使江左。還，以母老患，輒在家定省，坐免官。後爲司徒諮議參軍、通直散騎常侍，加冠軍將軍。卒，贈齊州刺史。

賈潤的曾孫賈禎，字叔願，學問涉及經史，在家守喪因盡孝而聞名。太和期間，帶着中書博士副中書侍郎高聰出使長江下游以東地區。回來，因爲母親年邁有病，則在家問安侍候，因事牽連坐罪被免官職。後來任司徒諮議參軍、通直散騎常侍，加官冠軍將軍。去世後，贈賜齊州刺史。

賈景儁

禎兄子景儁，亦以學識知名，爲京兆王愉府外兵參軍。愉起逆於冀州，將授其官，不受，死之。贈河東太守，謚曰貞。

賈禎侄子景儁，也由於其學識而著名，任京兆王元愉的府外兵參軍。元愉在冀州起兵叛逆，要授任他官職，不肯接受，便處死了他。追贈河東太守，謚號爲貞。

賈景興

景儁弟景興，清峻鯁正，爲州主簿，遂栖遲不仕。後葛榮陷冀州，稱疾不拜。景興每捫膝而言曰：“吾不負汝。”以不拜榮也。

景儁的弟弟景興，高潔剛直，任州主簿時，索性游息不出仕。後來葛榮攻占冀州，自稱有病不能跪拜。景興常常撫摸着膝蓋説道：“我没有辜負你。”因不跪拜葛榮的緣故。

竇瑾　竇遵

竇瑾，字道瑜，頓丘衛國人，自云漢司空融之後也。高祖成，頓丘太守，因家焉。

竇瑾，字道瑜，頓丘衛國人，自説是漢代司空竇融的後代。高祖竇成，爲頓丘太守，因而在此安家。

瑾少以文學知名，自中書博士爲中書侍郎，賜爵繁陽子。參軍國謀，屢有功，進爵衛國侯，轉四部尚書。初定三秦，人猶去就，拜長安鎮將、毗陵公。在鎮八年，甚著威惠。徵爲殿中都官尚書。太武親待之，賞賜甚厚。從征蓋吴，吴平，留瑾鎮長安。還京復爲殿中、都官，典左右執法。太武嘆曰：“國之良輔，毗陵公之謂矣。”出爲冀州刺史，清約冲素，著稱當時。還爲内都大官。

竇瑾年幼時因文章博學而著名，從中書博士任中書侍郎，賜贈爵位繁陽子。參與軍務國政的謀劃，多次建功，晋升爵位衛國侯，遷職四部尚書。剛剛平定關中陝西一帶時，人還去留不定，於是拜授長安鎮將、毗陵公。在鎮任職八年，大施恩威。徵召爲殿中都官尚書。太武親近優待他，賞賜非常豐厚。跟隨征討蓋吴，平定蓋吴後，留下竇瑾鎮守長安。回到京城再任爲殿中、都官，掌管左右執法。太武贊嘆道：“國家的賢良大臣，指的正是毗陵公啊。”出任冀州刺史，清廉儉約謙和純樸，名揚當時。回來後任内都大官。

興光初，瑾女婿鬱林公司馬彌陀以選尚臨涇公主，瑾教彌陀辭。托

興光初年，竇瑾的女婿鬱林公司馬彌陀由於被選中匹配臨涇公主，竇瑾讓彌陀推辭。因囑

有誹謗咒詛之言，與彌陀同誅，唯少子遵逃匿得免。

遵善楷篆，北京諸碑及臺殿樓觀宮門題署多遵書。位濮陽太守，多所受納。其子僧演奸通人婦，爲部人賈邈告，坐免。後以善書拜庫部令，卒官。

托有誹謗咒詛之言，與彌陀同時被誅殺，衹有小兒子竇遵逃匿纔得以幸免。

竇遵擅長楷書篆書，北京衆多碑刻以及臺殿樓觀宮門的題字多爲竇遵書寫。官居濮陽太守，所接受的賄賂很多。他的兒子僧演與有夫之婦通奸，被部下賈邈所告，因獲罪免職。後來因擅長書法任庫部令，在任職期間去世。

李訢

李訢，字元盛，小名真奴，范陽人也。曾祖產，產子績，二世知名於慕容氏。父崇，馮跋吏部尚書、石城太守。車駕至和龍，崇率十餘郡歸降，太武甚禮之，呼曰李公。爲北幽州刺史、固安侯。卒，謚曰襄侯。

訢母賤，爲諸兄所輕。崇曰："此子之生，相者言貴，吾每觀，或未可知。"遂使入都爲中書學生。太武幸中書學，見而異之，指謂從者曰："此小兒終效用於朕之子孫。"因識眄之。帝舅陽平王杜超有女，將許貴戚，帝曰："李訢後必官達，益人門户，可以妻之。"遂勸成婚。南人李哲常言訢必當貴達。杜超之死也，帝親哭三日。訢以超女婿，得在喪位出入，帝指謂左右曰："觀此人舉動，豈不異於衆也？必爲朕家幹事臣。"訢聰敏機辯，强記明察。初，李靈爲文成博士，詔崔浩選中書學生器業優者爲助教。浩舉其弟子箱子與盧度世、李敷三人應之。給事高讜子祐、尚書段霸兒侄等以爲浩阿黨其親戚，言於景穆。以浩爲不平，聞之於太武。太武意在訢，曰："云何不取幽州刺史李崇老翁兒？"浩對曰："前亦言訢合選，但以其先行在外，故不取之。"帝曰："可待訢還，箱子等罷之。"遂除中書助教、博士，入授文成經。

李訢，字元盛，小名真奴，是范陽人。曾祖父李產，李產的兒子李績，在慕容氏那裏兩代出名。父親李崇，任馮跋的吏部尚書、石城太守。皇上到和龍，李崇率領十多個郡投降歸附，太武對他以禮相待十分敬重，稱呼他爲李公。任北幽州刺史，封爵固安侯。去世後，謚號爲襄侯。

李訢的母親卑微，被所有同宗之兄輕視。李崇說："這個兒子出生時，看相的說有貴人之相，我常常觀察，或許說不定。"於是讓他進京爲中書學生。太武前去中書學，見了他覺得不同尋常，指着他對隨從人員說："這個小孩終究能效勞於我的子孫。"因此用心觀看而記住了他。皇帝的舅舅陽平王杜超有個女兒，將許配給貴戚，皇帝說："李訢將來一定會官運通達，使人的門第光大，可使小女作他的妻子。"便鼓勵他們結成婚姻。南方人李哲常說李訢必將顯貴。杜超死時，皇帝親自痛哭三天。李訢因爲是杜超的女婿，可以在死者的靈堂出入，皇帝指着他對左右的人說："觀察這個人的舉動，難道不是與衆不同嗎？一定會成爲我家幹練辦事的臣子。"李訢聰明機靈能言巧辯，記憶力好洞察力强。起初，李靈任文成的博士，詔令崔浩挑選中書學生中才幹學業優異者爲助教。崔浩推舉他的弟子箱子和盧度世、李敷三人就職。給事高讜的兒子高祐、尚書段霸的侄子等認爲崔浩偏袒他的親戚寵信，同景穆說起這些。認爲崔浩不公平，將這事禀告給太武。太武有意於李訢，問道："如何不選取幽州刺史李崇老人的兒子？"崔浩回答說："先前也說過李訢符合選舉條件，衹是由於他已出行在外，所以没有取他。"皇帝說："可以等待李訢回來，箱子等就罷免掉。"於是任中書助教、博士，

召入宮内向文成傳授經學。

文成即位，訢以舊恩親寵，遷儀曹尚書，領中秘書，賜爵扶風公。贈其母孫氏爲容城君。帝顧群臣曰："朕始學之歲，情未能專；既總萬機，温習靡暇。是故儒道實有闕焉。豈惟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所以爵賞仍隆，蓋不遺舊也。"訢免冠拜謝。出爲相州刺史。爲政清簡，百姓稱之。訢上疏求於州郡各立學官，使士望之流，衣冠之胄，就而受業。其經藝通明者，上王府。書奏，獻文從之。以訢政爲諸州之最，加賜衣服。

文成即位，李訢因故恩受寵，升任儀曹尚書，領中秘書，賜封爵位扶風公。贈封他的母親孫氏爲容城君。皇帝環視群臣說："我初學之時，心情不能專一；主理萬機後，没有空閑復習學業。因此我的儒學確實存在缺陷。難道祇是我的過失，或許是老師不努力吧？所以爵禄賞賜仍舊豐厚的緣故，不外乎是不遺忘從前的功德啊。"李訢脱帽叩謝。出任相州刺史。爲政清廉儉約，百姓頌揚。李訢上疏請求在州郡各自設立學官，讓名士之流，官紳之後，就地從師學習。其中經學通曉的，上入王府。奏疏呈上，獻文聽從了這個建議。由於李訢的政績在諸州中最突出，增加賞賜衣裳服飾。

自是遂有驕矜自得之志，受納人財物，商胡珍寶。兵人告言。尚書李敷與訢少長相好，每左右之。或有勸以奏聞，敷不許。獻文聞訢罪狀，檻車徵訢，拷劾抵罪。敷兄弟將見疏斥，有司諷以中旨嫌敷兄弟之意，令訢告列敷等隱罪，可得自全。訢深所不欲，且弗之知也，乃謂其女婿裴攸曰："吾與李敷，族世雖遠，情如一家。在事既有此勸，昨來引簪自刺，以帶自絞，而不能致絶。且亦不知其事。"攸曰："何爲爲他死？敷兄弟事釁可知。有馮闡者，先爲敷殺，其家切恨之。但呼闡弟問之，足可知委。"訢從其言。又趙郡范檦具列敷兄弟事狀，有司以聞，敷坐得罪。詔列訢貪冒應死，以糾李敷兄弟，故免。百鞭髡刑，配爲厮役。

從此以後李訢便有傲慢自得之意，接受他人財物，販賣胡人珍寶。兵民告狀。尚書李敷與李訢從小到大關係密切，每每幫助他。有人勸說將此事奏報，李敷不允許。獻文聽說李訢的犯罪事實，用囚車押回李訢，拷打并審判其應負的罪責。李敷兄弟將被疏遠排斥時，有關部門委婉暗示是皇帝的旨意懷疑李敷兄弟的意圖，令李訢告發列舉李敷等隱藏的罪行，可得以保全自己。李訢十分不情願，并且不知道内情，於是對他的女婿裴攸說："我和李敷，世代雖隔很遠，却情同一家。居官任事便有此勉勵，昨日以來拿簪子自殺，用帶子自縊，竟不能致死。況且也不知道他的那些事情。"裴攸說："何必爲他死？李敷兄弟的事情有破綻可知。有個叫馮闡的人，先前被李敷所殺，他的家人深切痛恨李敷。祇要喊來馮闡的弟弟問情況，足可以知道詳委。"李訢聽從了他的話。又有趙郡人范檦詳盡開列出李敷兄弟的罪狀，有關部門上報皇帝，李敷因此獲罪。詔令列舉李訢貪圖財物罪應得死，由於檢舉揭發李敷兄弟，所以免去死罪。抽打一百鞭剃去頭髮，發配爲奴僕。

訢之廢也，平壽侯張讜見訢，與語，奇之，謂人曰："此佳士也，終不久屈。"未幾而復爲太倉尚書，攝南部事。用范檦陳策計，令千里之

李訢被廢棄時，平壽侯張讜見到李訢，與之交談，覺得他奇特，對人說："這是個良士，終究不會久屈人下。"不久就免除勞役而任爲太倉尚書，攝南部事。用范檦陳上的計策，令千里

外，户别轉運，詣倉輸之。使所在委滯，停延歲月。百姓競以貨賂，各求在前，於是遠近大爲困弊。道路群議曰："畜聚斂之人，未若盗臣。"訢弟左軍將軍璞謂訢曰："范檦善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辭，未聞德義之言，但有勢利之說。聽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所謂諂諛譏慝，貪冒奸佞。不早絶之，後悔無及。"訢不從，彌信之，腹心事皆以告檦。訢既寵於獻文，參决軍國大議，兼典選舉，權傾内外，百僚莫不曲節以事之。檦以無功起家拜盧奴令。

之外，分户運輸，到倉庫繳納。致使處處糧食積壓，滯留拖延了時間。老百姓競相行賄，各自請求在前運輸，自此遠近之民處於非常艱難的疲困之中。路上的衆人議論道："容留收刮財物的人，不如容留讒佞之臣。"李訢的弟弟左軍將軍李璞對李訢説："范檦擅長用媚態取悦人，用諂言恭維人，没有聽到他的道德仁義之言，衹有附勢趨利之説。耳聽他的言語甜美，察看他的行爲敗壞，這就叫做阿諛奉承惡言歹意，貪財圖物奸邪諂媚。不早點與他絶斷，後悔莫及。"李訢不聽從，更加信任他，心中有事都去告訴范檦。李訢既受寵於獻文，參預决定軍國大計，又掌官吏選舉，權傾内外，百官没有誰不降低志節來奉事他。范檦由無功起之於家而出任盧奴令。

獻文崩，訢遷司空，進爵范陽公，出爲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范檦知文明太后之忿訢，又知内外疾之，太和元年，希旨告訢外叛。文明太后徵訢至京師，言其叛狀。訢曰："無之。"引檦證訢。訢言："爾妄云知我，吾又何言！雖然，爾不顧余之厚德，而忍爲此，不仁甚矣。"檦曰："公德於檦，何若李敷之德於公？公昔忍於敷，檦今敢不忍公乎？"訢慨然曰："吾不用璞言，自貽伊戚，萬悔於心，何嗟及矣！"遂見誅。

獻文逝世，李訢升任司空，晋爵位范陽公，出任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范檦知道文明太后怨恨李訢，還知道朝廷内外憎惡他，太和元年，迎合皇上旨意告發李訢在外叛亂。文明太后召李訢到京城，訴説他的叛亂罪狀。李訢説："没有這些。"引來范檦對質李訢。李訢説："你胡説知道我的罪狀，我還有什麽可説的！即使如此，你不顧我對你的寬厚恩德，却忍心這樣做，太不仁義了。"范檦説："您對我范檦的恩德，哪裏比得上李敷對您的恩德？您過去對李敷忍心，我范檦今天怎敢不對您忍心呢？"李訢憤激道："我不用李璞的意見，自己留下這個憂患，萬千悔恨在心頭，還憂嘆什麽禍患來臨喲！"終於被誅殺。

璞，字季直，性惇厚，多識人物。賜爵宜陽侯，太常卿。

李璞，字季直，性情純樸厚道，結識了許多有才德名望的人。賜封爵位宜陽侯，任太常卿。

韓延之

韓延之，字顯宗，南陽堵陽人，魏司徒暨之後也。仕晋，位建威將軍、荆州從事，轉平西府録事參軍。晋將劉裕伐司馬休之，未至江陵，密與延之書招之。延之報書，辭甚激厲，曰："劉裕足下：海内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其不屈如此。事見《南史·宋本紀》。

韓延之，字顯宗，南陽堵陽人，是魏國司徒韓暨的後代。在晋國做官，官居建威將軍、荆州從事，遷職平西府録事參軍。晋國將領劉裕討伐司馬休之，未到江陵，秘密寫信給延之想召他來。延之復信，言辭非常激烈，説："劉裕足下：天下的人，哪個不明白您的這個用心，却還要欺騙蒙蔽一個國中傑出的人物！"他的不屈精神就像這樣。事情見《南史·宋本紀》。延之因劉裕的

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於是己字顯宗，名子爲翹，蓋示不臣劉氏也。後奔姚興。

父親名叫翹，字顯宗，於是自己以顯宗爲字，給兒子取名爲翹，不外乎表示不做劉氏的臣子。後來逃奔姚興。

泰常二年，與司馬文思等俱入魏。明元以延之爲武牢鎮將，賜爵魯陽侯。

泰常二年，和司馬文思等人一起進入北魏。明元任延之爲武牢鎮將，賜封爵位魯陽侯。

初，延之曾來往柏谷塢，省魯宗之墓，有終焉之志。因謂子孫云："河洛三代所都，朝廷必有居此者。我死，不勞向北代葬也，即可就此。"子從其言，遂葬宗之墓次。延之後五十餘年而孝文徙都，其孫數家即居於祖墓之北柏谷塢。

起初，延之曾來往柏谷塢，探望魯宗之墓，有死後葬在這裏的想法。因而對子孫們說："黄河洛水一帶爲三代定都的地方，帝王中一定有居住此地的。我死後，不要煩勞往北葬在代地了，即可就此地安葬。"兒子聽從了他的話，於是葬在宗之墓旁。延之死後五十多年孝文遷都，他的孫子幾家就居住在祖墓北面的柏谷塢。

袁式

袁式，字季祖，陳郡陽夏人，漢司徒滂之後。父深，晋侍中。

袁式，字季祖，陳郡陽夏人，漢朝司徒袁滂的後代。父親袁深，任晋國侍中。

式在南，歷武陵王遵諮議參軍。及劉裕執權，式歸姚興。及姚泓滅，歸魏，爲上客，賜爵陽夏子。與司徒崔浩一面，便盡國士之交。時朝儀典章悉出於浩，浩以式博於故事，每所草創，恒顧訪之。性長者，雖羈旅飄泊，而清貧守度，不失士節。時人甚敬重之，皆呼曰袁諮議。至延和二年，衛大將軍、樂安王範爲雍州刺史，詔式與中書侍郎高允俱爲從事中郎。辭而獲免。

袁式在南方時，歷任武陵王司馬遵的諮議參軍。到劉裕掌權時，袁式歸附姚興。到姚泓滅亡時，歸附北魏，任上客，賜封爵位陽夏子。與司徒崔浩初次見面，就相互把對方作爲國中最優秀的人士來結交。當時朝廷禮儀典章制度盡出自崔浩之手，崔浩認爲袁式對有關過去的典章制度知識淵博，每次起草的稿子，總要拜訪咨詢他的意見。他是個生性寬厚自重的人，儘管羈旅飄泊，却安貧守道，不失士節。當時人非常敬重他，都叫他爲袁諮議。到延和二年，衛大將軍、樂安王元範任雍州刺史，詔令袁式與中書侍郎高允同爲從事中郎。推辭而得免。

式沈靖樂道，周覽書傳，至於詁訓《倉》、《雅》，偏所留懷。作《字釋》未就。以太安二年卒，贈豫州刺史，謚肅侯。

袁式深沉謙恭樂守聖賢之道，遍覽書籍，至於解釋古書字義的《三倉》、《爾雅》，特别留意。著《字釋》而未完成。在太安二年去世，賜贈豫州刺史，謚號肅侯。

子濟襲父爵，位魏郡太守，政有清稱。加寧遠將軍。及宋王劉昶開府，召爲諮議參軍。

兒子袁濟繼承了父親的爵位，官居魏郡太守，爲政有清正廉潔之美稱。加官寧遠將軍。到宋王劉昶開建府署時，召任爲諮議參軍。

毛脩之

毛脩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也。世仕晋。劉裕之平關中，留子義真鎮長安，以脩之爲司馬。及義真

毛脩之，字敬文，是滎陽陽武人。世代在晋國做官。劉裕平定關中時，留下兒子義真鎮守長安，任脩之爲司馬。到義真失敗時，脩之淪落

敗，脩之没統萬。太武平赫連昌，獲之。使領吴兵，以功拜吴兵將軍。脩之能爲南人飲食，手自煎調，多所適意。太武親待之，累遷尚書，賜爵南郡公，常在太官主進御膳。

從討和龍，時諸軍攻城，行宫人少，宋故將朱脩之爲雲中鎮將，欲率吴兵爲逆，因入和龍，冀浮海南歸。以告脩之，不聽，乃止。是日無脩之，大變幾作。朱脩之遂奔馮弘。脩之又以軍功，遷特進、撫軍大將軍，位次崔浩下。

浩以其中國舊門，雖不博洽，猶涉獵書傳，與共論説之。次及陳壽《三國志》，云："有古良史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班史以來無及壽者。"脩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爲諸葛亮門下書佐，得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祚之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譽，非挾恨之言。夫亮之相備，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爲喻。而不能與曹氏争天下，委棄荆州，退入巴蜀，守窮崎嶇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以趙佗爲偶，而以管、蕭之亞匹，不亦過乎？且亮既據蜀，弗量勢力，嚴威切法，控勒蜀人，欲以邊夷之衆，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祁山，一攻陳倉，疏遲失會，摧衄而反。後入秦川，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以不戰屈之。智窮勢盡，發病而死。由是言之，豈合古之善將，見可知難乎？"脩之謂浩言爲然。後卒於外都大官，謚恭公。

脩之在南有四子，唯子法仁入魏。文成初，爲金部尚書，襲爵，轉

統萬。太武平定赫連昌，得到他。讓他統領吴地兵，由於有功拜授吴兵將軍。脩之能做南方人的飲食，親手烹調，多爲太武滿意。太武親近優待他，屢經升遷爲尚書，賜封爵位南郡公，常常在太官主掌進御膳。

跟隨征討和龍，當時衆軍攻城，行宫中人少，劉宋舊將朱脩之任雲中鎮將，想率吴地兵叛亂，趁機進入和龍，希望走海路南歸。將此情告訴毛脩之，没有聽從，纔罷休。這天没有脩之的話，大事變就要發作了。朱脩之於是逃奔馮弘。毛脩之又由於軍功，升任特進、撫軍大將軍，位居崔浩之下。

崔浩認爲他出自華夏古老的家族門第，雖説不淵博，還是閲讀了不少書籍，便和他一起評論讀過的書。談到陳壽的《三國志》，説："有古代優良史家的風範，他所撰寫的書，其内容和意義典雅正直，從史家班固以來没有誰能達到陳壽的水平。"脩之説："從前在蜀地，聽老人説，陳壽曾在諸葛亮門下任書佐，被鞭打過一百下，所以他評論武侯説：應付事變不是他所擅長的。"崔浩便和他辯論道："承祚評説諸葛亮，却有故意拔高美化的贊譽，不是什麽懷恨的言論。諸葛亮輔佐劉備，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投合，把他們比作魚與水的關係。却不能和曹氏争奪天下，放棄荆州，退入巴蜀，困守在高低不平的艱難之地，越軌稱帝於邊遠蠻夷之中，這是下等的策略。可以把他當作趙佗的同類，却作爲管仲、蕭何的同流，不也過分了嗎？而且諸葛亮占據蜀地後，不度量勢力，整肅威重嚴厲法令，控制蜀地人民，想用邊地蠻夷之衆，與上等國家抗衡。出兵隴山以西，二次攻打祁山，一次攻打陳倉，懶散遲緩錯過機會，挫敗而回。後來進入秦川，再求在曠野作戰。魏國人知道他的用意，用不戰的方法使他受挫。才智枯竭大勢已去，生病死去。由此來評説他，哪裏符合古代的良將標準，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呢？"脩之認爲崔浩所言有理。後來任外都大官時死去，謚號恭公。

脩之在南方有四個兒子，衹有兒子法仁進入北魏。文成初年，任金部尚書，繼承了爵位，遷

殿中尚書。法仁言聲壯大，至於軍旅田狩，唱呼處分，振於山谷。卒，贈征東大將軍、南郡王，謚曰威。

職殿中尚書。法仁説話的聲音宏亮，至於作戰狩獵，喊唱吩咐，震動山谷。去世後，賜贈征東大將軍、南郡王，謚號爲威。

朱脩之

朱脩之者，仕宋爲司徒從事中郎。守滑臺，爲安頡所禽。太武善其固守，以宗室女妻之，以爲雲中鎮將。後奔馮弘。弘送之江南。

朱脩之，在劉宋任司徒從事中郎。守衛滑臺，被安頡擒獲。太武贊許他守衛頑强，把皇族之女嫁給他，任爲雲中鎮將。後來投奔馮弘。馮弘送他到江南。

嚴稜

頡之剋滑，宋陳留太守嚴稜戍倉垣。及山陽公奚斤軍至潁川，稜率文武五百人詣斤降。明元嘉其誠款，賜爵郃陽侯，假荆州刺史。隨駕南討，還爲上客。及太武踐阼，以歸化之功，除中山太守，有清廉稱。卒於家。子幼玉襲。稜舊書有傳，今附之云。脩之在宋顯達，事并具《南史》。

安頡攻克滑臺時，劉宋的陳留太守嚴稜戍守倉垣。到山陽公奚斤的軍隊抵達潁川時，嚴稜率領文武官員五百人到奚斤那裏投降。明元贊賞他的忠誠，賜封爵位郃陽侯，假荆州刺史。跟隨皇上南下征討，回來任上客。到太武登基時，由於歸順的功勞，授任中山太守，有清廉的美譽。在家中去世。兒子幼玉繼承了爵位。嚴稜在過去的書中有傳，現在附上它。脩之在劉宋榮顯聞達，事情一并具列在《南史》。

唐和　*唐契*

唐和，字幼起，晋昌冥安人也。父繇，以凉土喪亂，推凉武昭王霸于河右。及凉亡，和與兄契携其甥武昭王孫寶，避難伊吾。招集人衆二千餘家，臣於蠕蠕。蠕蠕以契爲伊吾王。

唐和，字幼起，是晋昌冥安人。父親唐繇，因凉地喪亂，推戴凉武昭王在黄河以西稱霸。到西凉滅亡時，唐和與哥哥唐契帶着他們的外甥武昭王的孫子李寶，到伊吾避難。招集民衆二千多家，臣服蠕蠕。蠕蠕封唐契爲伊吾王。

經二十年，和與契遣使降魏，爲蠕蠕所逼，遂擁部至高昌。蠕蠕遣部帥阿若討和，至白力城。和先攻高寧。契與阿若戰没，和收餘衆，奔前部國。時沮渠安周屯横截城，和攻拔之，斬安周兄子樹，又剋高寧、白力二城。遣使表狀。太武嘉之，屢賜之璽書。後和與前部王車伊洛破安周。太武使成周公萬度歸討焉耆，詔和與伊洛率所領赴度歸，喻下柳驢以東六城。因共擊波居羅城，拔之。後同征龜兹，度歸令和鎮焉耆。時柳驢戍主乙真伽將叛，和徑入其城，禽斬乙真伽。由是西域剋平，和有力焉。

過了二十年，唐和與唐契派使者向北魏投降，被蠕蠕逼迫，於是集合部屬到高昌。蠕蠕派部帥阿若討伐唐和，抵達白力城。唐和率先攻打高寧。唐契與阿若交戰陣亡，唐和收集殘餘部衆，投奔前部國。當時沮渠安周駐守横截城，唐和攻克了它，斬殺安周的侄兒沮渠樹，還攻克了高寧、白力二城。派使者上表奏明情况。太武贊賞他，多次賜他用印章封記的文書。後來唐和與前部王車伊洛一起攻破安周。太武派成周公萬度歸討伐焉耆，詔令唐和與伊洛率所部馳援度歸，通過曉諭制服了柳驢以東的六座城池。趁機合擊波居羅城，攻克了它。後來一同征討龜兹，度歸命唐和鎮守焉耆。當時柳驢戍主乙真伽將要反叛，唐和徑直驅入其城，擒獲并斬殺了乙真伽。因此西域被攻克平定，唐和出了大力。

正平元年，和詣闕。太武優寵之，待以爲上客。文成以和歸誠先朝，封酒泉公。太安中，爲濟州刺史，甚有稱績。徵爲内都大官。評决獄訟，不加捶楚，察疑獲實者甚多，世以是稱之。卒，贈征西大將軍、太常卿、酒泉王，謚曰宣。

正平元年，唐和赴皇帝殿廷。太武十分寵愛他，把他作爲上客對待。文成因唐和歸順誠服前朝，封爵酒泉公。太安期間，任濟州刺史，頗有稱頌的業績。徵召爲内都大官。評判決斷訟事，不施杖刑，調查疑案得到真相實情的很多，世人因此而頌揚他。去世後，賜贈征西大將軍、太常卿、酒泉王，謚號爲宣。

子欽，字孟真，位陝州刺史。降爵爲侯。卒，子景宣襲爵。卒於東郡太守。

兒子唐欽，字孟真，官居陜州刺史。降低爵位爲侯。去世後，兒子景宣繼承了爵位。在任東郡太守時去世。

唐玄達

契子玄達，性果毅，有父風。與叔父和歸闕，俱爲上客，封晋昌公。獻文時，位華州刺史。太和十六年，降爲侯。子崇，字繼祖，襲爵。

唐契的兒子玄達，性情果斷堅毅，有父親的風範。和叔父唐和一起回到京城，都成了上客，封爵晋昌公。獻文時，任華州刺史。太和十六年，降爵爲侯。兒子唐崇，字繼祖，繼承了爵位。

寇讚

寇讚，字奉國，上谷人也，因難徙馮翊萬年。父脩之，字延期，苻堅東萊太守。讚弟謙，有道術，太武敬重之，故追贈脩之安西將軍、秦州刺史、馮翊公。賜命服，謚曰哀公。詔秦、雍二州爲立碑墓。又贈脩之母爲馮翊夫人，及宗從追贈太守、縣令、侯、子、男者十六人，其臨職者七郡、五縣。

寇讚，字奉國，是上谷人，因禍難遷徙馮翊萬年。父親脩之，字延期，任苻堅的東萊太守。寇讚的弟弟寇謙，有道德學術，太武敬重他，因此追贈脩之爲安西將軍、秦州刺史、馮翊公。贈賜命服，謚號爲哀公。詔令秦、雍二州爲他立碑建墓。又贈賜脩之的母親爲馮翊夫人，及其堂伯叔和堂兄弟追贈太守、縣令、侯、子、男爵的有十六人，他們任職的有七個郡、五個縣。

讚少以清潔知名。身長八尺，姿容嚴嶷，非禮不動。苻堅僕射韋華，州里高達，雖年時有異，恒以風味相待。華爲馮翊太守，召爲功曹。後除襄邑令。姚泓滅，秦、雍人千餘家推讚爲主，歸魏。拜河南郡太守。其後秦、雍人來奔河南、滎陽、河内者，户至萬數，拜讚南雍州刺史、軹縣侯，於洛陽立雍州之郡縣以撫之。由是流人襁負，自遠而至，參倍於前。進讚爵河南公，加安南將軍，領南蠻校尉，仍刺史。分洛、豫二州之僑郡以益之。雖位高爵重，接待不倦。

寇讚年輕時因爲清雅高潔而著名。身高八尺，外表嚴肅冷峻，不合禮儀的事不做。苻堅的僕射韋華，在本土高潔通達，雖然年歲不同，總是趣味相投。韋華任馮翊太守，召他爲功曹。後任襄邑令。姚泓滅亡，秦州、雍州人一千多家推崇寇讚爲首領，歸附北魏。任河南郡太守。此後秦州、雍州人來投奔河南、滎陽、河内的，户數已達萬計，拜授寇讚爲南雍州刺史、軹縣侯，在洛陽設置雍州之郡縣來安撫他們。於是逃亡者用襁褓背負孩兒，從遠方奔來，人數比以前多了三倍。晋升寇讚的爵位爲河南公，加官安南將軍，領南蠻校尉，仍襲刺史之職。分配洛、豫二州僑置的郡邑來給他安置。雖説位高爵重，待人接物

從不懈怠。

初，讚之未貴，嘗從相者唐文相。文曰："君額上黑子入幘，位當至方伯，封公。"及其貴也，文以百姓禮拜謁曰："明公憶疇昔言乎?"讚延文坐曰："往時卿言杜瓊不得官長，人咸謂不然。及瓊爲盩厔令，卿猶言相中不見，而瓊果以暴疾，未拜而終。昔魏舒見主人兒死，自知己必至公。吾恒以卿言瓊之驗，亦復不息此望也。"乃賜文衣服良馬。

起初，寇讚没有顯貴時，曾經去找看相的唐文看相，唐文説："你額上的黑痣進入頭巾裏，位當至一方諸侯之長，爵封公。"到他顯貴時，唐文用平民禮拜見説："明公還記得從前我説過的話嗎?"寇讚請唐文入座後説："以往你説杜瓊得不到官位，人們都説不會這樣。到杜瓊被任命爲盩厔令時，你還説其相中看不見，杜瓊果然得暴病，没有授官就死了。從前魏舒看見主人的兒子死了，就知道自己一定會成爲公卿。我總是由於你對杜瓊預言的驗證，因此再也没有熄滅這個希望了。"於是賜予唐文衣裳服飾和好馬。

讚在州十七年，甚收公私之譽。年老，求致仕。卒，遺令薄葬，斂以時服。太武悼惜之，謚曰宣穆。子元寶襲爵。

寇讚在州任職十七年，頗得官府和民衆的稱頌。年老，請求退休。去世時，遺囑要薄葬，用平常所着的衣服入殮。太武悼念痛惜他，謚號爲宣穆。兒子元寶繼承了爵位。

寇臻　寇祖訓　寇祖禮

元寶弟臻，字仙勝。年十二，遭父憂，居喪以孝稱。輕財好士。獻文末，爲中川太守。時馮熙爲洛州刺史，政號貪虐，仙勝微能附之，甚得其意。後爲弘農太守。坐受納，爲御史所彈，遂廢，卒於家。

元寶的弟弟寇臻，字仙勝。十二歲時，遭父親之喪，在喪期之中因盡孝而被稱頌。輕財好士。獻文末年，任中川太守。當時馮熙任洛州刺史，政令貪婪殘暴，仙勝勉强歸附他，使他頗得意。後任弘農太守。因受賄坐罪，被御史彈劾，終於廢棄，在家中去世。

子祖訓，順陽太守。祖訓弟祖禮。兄弟并孝友敦穆，白首同居。父母亡雖久，猶於平生所處堂宇，備設幃帳几杖，以時節開堂列拜，垂涕陳薦，若宗廟焉。吉凶之事，必先啓告，遠出行反亦如之。

兒子祖訓，任順陽太守。祖訓的弟弟是祖禮。兄弟倆都孝順友愛敦厚温和，白頭到老一直生活在一起。父母去世雖久，仍在平生起居的房子裏，備置帷帳桌子和手杖，按照四時的節序開堂列拜，流淚供獻祭品，有如宗廟在此。有吉利和不吉利的事情，一定先陳述上告，遠出行歸也如此。

祖禮，宣武末爲河州刺史。在任數年，遇郤鐵忽反，又爲城人詣都列其貪狀十六條。會赦免。久之，兼廷尉卿，又兼尚書。畏避勢家，承顔候色，不能有所執據。後蠻反於三鵶，爲都督追討，戰歿。贈衛大將軍、七兵尚書、雍州刺史、昌平男。祖禮弟儁。

祖禮，宣武末年任河州刺史。在任數年，碰上郤鐵忽反叛，又被城民告到京都列舉了他的貪污罪狀十六條。適逢大赦免罪。許久，兼廷尉卿，又兼尚書。畏懼躲避有權勢的家族，察看順承人家的顔色，不能據理論争。後來蠻民在三鵶造反，被任命爲都督去追剿討伐，戰死。贈賜衛大將軍、七兵尚書、雍州刺史、昌平男。祖禮的弟弟寇儁。

寇儁

儁，字祖儁。性寬雅，幼有識量，好學强記。性又廉恕，不以財利爲心。家人曾賣物與人，而利得絹一匹。儁於後知之，乃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以選爲孝文帝挽郎，除奉朝請。大乘賊起，燕、趙擾亂，儁參護軍事東討，以功授員外散騎侍郎。累遷司空府主簿。時靈太后臨朝，減食禄官十分之一，造永寧佛寺，令儁典之。資費巨萬，主吏不能欺隱。寺成，又極壯麗。靈太后嘉之，除左軍將軍。孝昌中，朝議以國用不足，乃置鹽池都將，秩比上郡。前後居職者多有侵隱，乃以儁爲之，仍主簿。

寇儁，字祖儁。品性寬容高雅，年幼時就有見識和度量，喜愛學習記憶力好。秉性又廉潔寬厚，不以財物貨利爲念。家人曾經販賣物品給他人，從而得到一匹絹的贏利。寇儁在後來知道了此事，便説："得到財利失掉品行，這是我所不取的。"尋訪到買主後歸還了絲絹。通過選舉成爲孝文帝挽郎，任奉朝請。大乘叛賊起事，燕地、趙地紛擾混亂，寇儁任參護軍事東去征討，因功授任員外散騎侍郎。屢經升遷爲司空府主簿。當時靈太后臨朝聽政，裁減十分之一食俸禄的官員，以建造永寧佛寺，命寇儁主持此事。資金費用萬萬，主吏不得欺騙隱瞞。佛寺建成，又極其雄偉華麗。靈太后贊許他，任左軍將軍。孝昌期間，朝廷商議由於國家費用不充足，於是設立鹽池都將，級别與上郡一樣。先後任職的多有侵占貪污之行，便任命寇儁爲此職，照舊擔任主簿。

永安初，華州人史底與司徒楊椿訟田。長史以椿勢貴，皆言椿直，欲以田給椿。儁曰："史底窮人，楊公横奪其地，若欲損不足以給有餘，見使雷同，未敢聞命。"遂以地還史底。孝莊帝後知之，嘉儁守正不撓，拜司馬；其附椿者咸責焉。

永安初年，華州人史底與司徒楊椿因争田而訴訟。長史由於楊椿權勢顯貴，都説楊椿理直，欲將田判給楊椿。寇儁説："史底是窮人，楊公横蠻地奪取他的田地，你們想減損不足的去供給有餘的，見解以致如此雷同，我不敢聽命。"於是把田地還給了史底。孝莊帝後來知道了此事，贊許寇儁堅守正道不屈從，任司馬；那些附和楊椿的都受到了處罰。

二年，出爲梁州刺史。人俗荒獷，多爲盗賊。儁乃令郡縣爲立庠序，勸其耕桑，敦以禮讓。數年之中，風俗頓革。梁遣其將曹琰之鎮魏興，繼日板築。琰之屢擾疆埸，邊人患之。儁遣長史杜林道攻克其城，并禽琰之。琰之即梁大將景宗之季弟也。於是梁人懼焉。屬魏室多故，州又僻遠，梁人知無外援，遂大兵頓魏興，志圖攻取。儁撫厲將士，人思效命。梁人知其得衆心也，弗之敢逼。儁在州清苦，不事産業，其子等并徒步而還，吏人送儁，留連於道，久之

二年，出任梁州刺史。民俗粗野猛悍，多數成爲盗賊。寇儁於是命郡縣建立學校，鼓勵他們耕種植桑，用禮貌謙讓教育督促他們。幾年之間，風俗頓時改變。蕭梁派其將領曹琰之鎮守魏興，連日修築城墙。琰之屢屢侵擾邊界，邊疆人民憂患此事。寇儁派長史杜林道攻克其城，并且擒獲了琰之。琰之就是蕭梁大將景宗最小的弟弟。從此蕭梁人畏懼他。適值魏室多變亂，州又偏僻遥遠，蕭梁人知道它没有外援，於是重兵駐扎魏興，立志圖謀攻克占取。寇儁慰撫勉勵將士，人人想着捨命報效。蕭梁人知道他得軍心，不敢逼迫他。寇儁在州任職守貧刻苦，不經營資産，他的兒子等都步行而歸，吏民送寇儁，在路

乃得出界。

大統三年，東魏授儁洛州刺史，儁因此乃謀歸闕。五年，將家及親屬四百口入關，拜秘書監。時軍國草創，墳典散逸，儁始選置令史，抄集經籍，四部群書，稍得周備。加鎮東將軍，封西安縣男。十七年，加散騎常侍，遂稱篤疾，不復朝覲。恭帝三年，賜姓若口引氏。孝閔帝踐阼，進爵爲子。武成元年，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儁年齒雖高，而志識未衰，教授子孫，必先典禮。明帝尚儒重德，特欽賞之，數加恩賜，思與相見。儁不得已，乃入朝，帝與同席而坐，顧訪洛陽故事。儁身長八尺，鬚鬢皓然，容止端詳，音韵清朗。帝與之談論，不覺屢爲之前膝。及儁辭還，帝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欽尚。乞言之事，所望於公。宜數相見，以慰虚想。"以御輿令於帝前乘出。顧謂左右曰："如此事，唯積善者可以致之。何止見重於今，亦將傳之萬古。"時人咸以爲榮。卒年八十二。武帝嘆惜之，贈本官，加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元。

儁篤於仁義，期功之中有孤幼者，衣食豐約，并與之同。少爲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勵與儁結友。儁每造光，常清談移日。小宗伯盧辯以儁業行俱崇，待以師友之禮，每有閑暇，輒詣儁宴語彌日。恒謂人曰："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其爲通人所敬重如此。

子奉，位至儀同大將軍、順陽郡守、洵州刺史、昌國縣公。

上捨不得離去，他很久纔得以走出州界。

大統三年，東魏任寇儁爲洛州刺史，寇儁趁這個機會開始謀劃回到皇帝身邊。五年，率家人及其親屬四百人進入關中，任秘書監。當時軍國初創，古籍散失，寇儁開始選設令史，抄録收集經典書籍，經史子集四部群書，逐漸得以完備。加官鎮東將軍，封爵西安縣男。十七年，加官散騎常侍，繼而稱病重，不再朝見皇帝。恭帝三年，賜姓若口引氏。孝閔帝即位，晋升爵位爲子。武成元年，升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寇儁年歲雖高，但見識不衰減，教授子孫，一定先從典法禮儀開始。明帝崇尚儒學尊重道德，特别欽佩賞識他，多次施加恩賜，想和他見面。寇儁不得已，纔入宫上朝，皇帝與他同席而坐，顧問咨詢洛陽的舊事。寇儁身高八尺，鬚鬢雪白，容貌舉止端莊安詳，抑揚頓挫的聲音清晰爽朗。皇帝與他談論，不知不覺爲他移膝向前。到寇儁告辭返回時，皇帝親自握着他的手，説："您年歲與德望都高，是我所欽佩崇尚的。求教之事，寄希望於您了。應該多相見，以慰撫我對您的懸念。"讓他享用御車在皇帝的前面乘出。環顧左右的人説："像這樣的事，衹有積累善德的人纔能致此。何止在今天受到敬重，也將傳之萬古。"當時的人們都認爲他榮耀。終年八十二歲。武帝哀嘆痛惜他，賜贈本官，加官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號爲元。

寇儁忠守仁義，在期功的喪期之中有孤兒的，衣食豐儉，都與他相同。年幼時被司徒崔光賞識，崔光令其兒子崔勵與寇儁結交爲友。寇儁每次造訪崔光，常常雅談高論許久。小宗伯盧辯認爲寇儁學業與品行皆高，用對可以求教請益的人的禮節待他，每有空閑，總是到寇儁那裏宴飲交談一整天。常對人説："不見着西安君，煩憂排遣不了。"他受到學識淵博的人的敬重就像這樣。

兒子寇奉，官至儀同大將軍、順陽郡守、洵州刺史、昌國縣公。

寇顒

奉弟顒，少好學，最知名。居喪哀毁。位儀同大將軍，掌朝、布憲、典祀下大夫，小納言，濩澤郡公。

寇奉的弟弟寇顒，年幼好學，最有聲名。在喪期中因哀痛損傷身體。位居儀同大將軍，掌朝、布憲、典祀下大夫，小納言，濩澤郡公。

酈範

酈範，字世則，范陽涿鹿人也。祖紹，慕容寶濮陽太守，以郡迎降，道武授兗州監軍。父嵩，天水太守。

酈範，字世則，是范陽涿鹿人。祖父酈紹，任慕容寶的濮陽太守，率郡接受招降，道武授任兗州監軍。父親酈嵩，任天水太守。

範，太武時，給事東宫。文成踐阼，追録先朝舊勛，賜爵永寧男。以奉禮郎奉遷太武、景穆神主於太廟，進爵爲子。爲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司馬。及定三齊，範多進策，白曜皆用其謀，遂表爲青州刺史。進爵爲侯，加冠軍將軍。還爲尚書右丞。

酈範，太武時，在東宫供職。文成即位，追記前朝舊功，贈賜爵位永寧男。作爲奉禮郎恭奉遷移太武、景穆的靈牌到太廟，晋升爵位爲子。任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的司馬。到平定三齊時，酈範進獻了許多計策，白曜全部采用了他的謀劃，於是上表薦爲青州刺史。晋升爵位爲侯，加官冠軍將軍。回來後任尚書右丞。

後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假范陽公。範前解州還京也，夜夢陰毛拂踝。他日説之。時齊人有占夢者史武進云："公豪盛於齊下矣。使君臨撫東秦，道光海岱，必當重牧全齊，再禄營丘矣。"範笑答曰："吾將爲卿必驗此夢。"果如言。時鎮將元伊利表範與外賊交通。孝文詔範曰："鎮將伊利表卿造船市玉，與外賊交通，規陷卿罪，窺覦州任。有司推驗，虚實自顯，有罪者今伏其辜矣。卿其明爲算略，勿復懷疑。"還朝，卒京師。謚曰穆。子道元。

後來任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假范陽公。酈範先前卸掉州官回京時，夜裏夢見陰毛長拂脚踝。後來説起了這件事。當時齊地人有個叫史武的占夢者進言道："這是您在齊下豪盛的意思呀。如果讓您去治理安撫東秦，道德的光輝將照耀東海與泰山之間的土地，一定會重新統治整個齊地，第二次把營丘作爲俸禄之地。"酈範笑着回答説："我將成爲公卿必定是對此夢的驗證。"果真如他所説的一樣。當時鎮將元伊利上表説酈範和外面的賊人勾結。孝文下詔書給酈範説："鎮將伊利上表説你造船販玉，和外面的賊人勾結，捏造陷害你的罪名，暗中希望得到州官之職。有關部門推究驗證，真假自明，有罪的人現在已服罪了。你算是通曉謀略的，不要再心存疑慮。"返回入朝，在京都去世。謚號爲穆。兒子道元。

酈道元

道元，字善長。初襲爵永寧侯，例降爲伯。御史中尉李彪以道元執法清刻，自太傅掾引爲書侍御史。彪爲僕射李冲所奏，道元以屬官坐免。景明中，爲冀州鎮東府長史。刺史于勁，順皇后父也，西討關中，亦不至州，道元行事三年。爲政嚴酷，吏人畏之，奸盗逃于他境。後試守魯陽

道元，字善長。起初繼承爵位永寧侯，依例降爵爲伯。御史中尉李彪認爲道元執法公正嚴厲，由太傅掾引進爲書侍御史。李彪被僕射李冲劾奏，道元因爲是其部屬而受牽連坐罪免職。景明期間，任冀州鎮東府長史。刺史于勁，是順皇后的父親，往西征討關中時，也不到本州，道元主其事三年。處理政務嚴厲殘暴，吏民畏懼他，奸民盗賊逃到其他地方。後來試守魯陽郡，道元

郡，道元表立黌序，崇勸學教。詔曰："魯陽本以蠻人，不立大學。今可聽之，以成良守'文翁之化'。"道元在郡，山蠻伏其威名，不敢爲寇。延昌中，爲東荆州刺史，威猛爲政，如在冀州。蠻人詣闕訟其刻峻，請前刺史寇祖禮。乃以遣戍兵七十人送道元還京，二人并坐免官。

上表建立學校，推崇鼓勵學習教育。詔令道："魯陽本因蠻人，不設立大學。今可聽任之，以成就優良郡守的'文翁之化'。"道元在郡任職時，山裏蠻人懾服他的威名，不敢劫掠侵擾。延昌期間，任東荆州刺史，處理政務威烈凶暴，同在冀州一樣。蠻人到朝廷起訴他苛刻嚴峻，請求再派前任刺史寇祖禮。而因派遣七十名守邊的士兵押送道元回京，二人都因獲罪免去官職。

後爲河南尹。明帝以沃野、懷朔、薄骨律、武川、撫冥、柔玄、懷荒、禦夷諸鎮并改爲州，其郡、縣、戍名，令準古城邑。詔道元持節兼黄門侍郎，馳驛與大都督李崇籌宜置立，裁減去留。會諸鎮叛，不果而還。

後來任河南尹。明帝把沃野、懷朔、薄骨律、武川、撫冥、柔玄、懷荒、禦夷諸鎮都改爲州，它們的郡、縣、戍的名稱，命依照古城邑名。詔令道元持節兼黄門侍郎，乘驛馬兼程趕去與大都督李崇籌劃建置事宜，决定留下哪些裁減哪些。適值衆鎮反叛，没有結果就返回了。

孝昌初，梁遣將攻揚州，刺史元法僧又於彭城反叛。詔道元持節、兼侍中、攝行臺尚書，節度諸軍，依僕射李平故事。梁軍至渦陽，敗退。道元追討，多有斬獲。

孝昌初年，蕭梁派遣將領進攻揚州，徐州刺史元法僧又在彭城反叛。詔令道元持節、兼侍中、攝行臺尚書，節制衆軍，依照僕射李平先例。蕭梁軍隊到達渦陽，兵敗退走。道元追逐討伐，斬殺俘獲不少敵人。

後除御史中尉。道元素有嚴猛之稱，權豪始頗憚之。而不能有所糾正，聲望更損。司州牧、汝南王悦嬖近左右丘念，常與卧起。及選州官，多由於念。念常匿悦第，時還其家，道元密訪知，收念付獄。悦啓靈太后，請全念身，有敕赦之。道元遂盡其命，因以劾悦。

後來任御史中尉。道元素有嚴厲凶暴之稱，權貴豪强開始非常害怕他。但不能有所督察糾正，聲名更加貶降。司州牧、汝南王元悦寵愛親近身邊的丘念，常與他同卧同起。至於選拔州官，多由丘念來定奪。丘念經常藏匿在元悦的宅第，不定期地返回自己的家，道元秘密查訪得知，收捕丘念關進牢獄。元悦向靈太后陳説，請求保全丘念的性命，下敕令赦免他。道元於是殺了他，趁機藉此彈劾元悦。

時雍州刺史蕭寶夤反狀稍露，侍中、城陽王徽素忌道元，因諷朝廷，遣爲關右大使。寶夤慮道元圖己，遣其行臺郎中郭子帙圍道元於陰盤驛亭。亭在岡上，常食岡下之井。既被圍，穿井十餘丈不得水。水盡力屈，賊遂逾墻而入。道元與其弟道闞二子俱被害。道元瞋目叱賊，厲聲而死。寶夤猶遣斂其父子，殯於長安城東。事平，喪還，贈吏部尚書、冀州刺

當時雍州刺史蕭寶夤反叛的情狀已稍稍暴露，侍中、城陽王元徽平素忌恨道元，因此婉言規勸皇上，遣任爲關右大使。寶夤顧慮道元圖謀自己，派他的行臺郎中郭子帙在陰盤驛亭圍住道元。驛亭在山脊上，平常飲用山脊下的井水。被圍之後，掘井十多丈得不到水。水盡力竭，賊人終於越墻而入。道元與他的弟弟道闞兩個兒子都被害。道元怒目呵斥賊人，大叫而死。寶夤還是派人殯殮他們父子，停柩在長安城東。事情平息後，運回遺體，賜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安

史、安定縣男。

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爲《七聘》及諸文皆行於世。然兄弟不能篤睦，又多嫌忌，時論薄之。子孝友襲。

定縣男。

道元好學，遍覽奇異之書，撰著注釋《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著述的《七聘》與衆多文章皆流傳於世。然而兄弟不能真誠和睦，又多猜忌，當時的輿論對此持鄙薄的態度。兒子孝友繼承了爵位。

酈道慎

道元第四弟道慎，字善季，涉歷史傳，有幹局。位正平太守，有能名。遷長樂相。卒，贈平州刺史。

道元的第四個弟弟道慎，字善季，廣泛地涉獵了史籍傳記，有才幹器度。官居正平太守，有能幹美名。升任長樂相。去世後，賜贈平州刺史。

酈道約

道慎弟道約，字善禮，樸質遲鈍，頗愛琴書。性多造請，好以榮利干謁，乞丐不已，多爲人所笑弄。坎壈於世，不免飢寒。晚歷東萊、魯陽二郡太守。爲政清静，吏人安之。

道慎的弟弟道約，字善禮，質樸不敏捷，很喜愛彈琴和書法。性好出訪，喜歡爲名利而求人請見，乞求不止，常被人耍笑愚弄。處世不順，難免挨餓受凍。晚年歷任東萊、魯陽二郡太守。爲政清簡不煩擾，吏民安定。

酈惲

範弟道峻子惲，字幼和。好學有文才，尤長吏幹。舉秀才，射策高第。歷位尚書外兵郎。行臺長孫承業引爲行臺郎。惲頗兼武用，恒以功名自許。每進計於承業，多見納用。以功賞魏昌縣子。惲在軍啓求減身官爵，爲父請贈，詔授征虜將軍、安州刺史。

酈範的弟弟道峻的兒子酈惲，字幼和。好學有文才，尤其擅長任職爲官。選舉爲秀才，考中射策高等。歷任尚書外兵郎。行臺長孫承業引薦爲行臺郎。酈惲頗兼備用兵的才能，總是自我評價能建功立名。每每向承業進獻計策，多被采用。因功賞封爲魏昌縣子。酈惲在軍中報告請求降低自己的官爵，爲父親請求追贈，詔令授任征虜將軍、安州刺史。

惲後與唐州刺史崔元珍固守平陽，尒朱榮稱兵赴闕，惲與元珍不從，爲榮行臺郎中樊子鵠陷城，被害。所作文章，頗行於世。撰慕容氏書，不成。

酈惲後來與唐州刺史崔元珍堅守平陽，尒朱榮興兵開赴京城，酈惲與元珍不屈從，被尒朱榮的行臺郎中樊子鵠攻陷城池，遭殺害。所著文章，在世上頗爲流傳。撰寫關於慕容氏的書，没有完成。

子懷則，司空長流參軍。

兒子懷則，任司空長流參軍。

韓秀

韓秀，字白武，昌黎人也。祖宰，慕容儁謁者僕射。父景，皇始初歸魏，拜宣威將軍、騎都尉。

韓秀，字白武，是昌黎人。祖父韓宰，任慕容儁的謁者僕射。父親韓景，皇始初年歸附北魏，任宣威將軍、騎都尉。

秀歷位尚書郎，賜爵遂昌子。文成稱秀聰敏清辯，才任喉舌，遂命出納王言，并掌機密。行幸游獵，隨侍

韓秀，歷任尚書郎，賜封爵位遂昌子。文成稱贊韓秀聰慧敏捷清晰明辯，才華能勝任重要官職，於是讓他肩負向下面傳達皇命向皇上報告下

左右。獻文即位，轉給事中，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

面意見的使命，并且掌握機要秘密。皇帝出巡游獵，伴隨侍奉在左右。獻文即位，遷職給事中，參預征南慕容白曜的軍事。

延興中，尚書奏以敦煌一鎮，介遠西北，寇賊路衝，慮或不固，欲移就涼州。群臣會議，僉以爲然。秀獨曰："此蹙國之事，非闢土之宜。愚謂敦煌之立，其來已久，雖鄰强寇，而兵人素習，循常置戍，足以自全。若徙就姑臧，慮人懷異意，或貪留重遷，情不願徙，脱引寇内侵，深爲國患。且捨遠就近，遥防有闕。一旦廢罷，是啓戎心，則夷狄交構，互相來往。關右荒擾，烽警不息，邊役煩興，艱難方甚。"乃從秀議。後爲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卒，子務襲爵。

延興年間，尚書上奏認爲敦煌一鎮，在西北邊遠之地，寇賊盤踞道路要衝，考慮它或許不穩固，想遷移到涼州。群臣聚會商議，都認爲可以。惟獨韓秀説道："這是减縮國界的事情，不是開闢疆土的事理。我認爲敦煌的設立，其來已久，雖然鄰近强大的敵寇，但兵民素來習戰，尋常設置的營壘，足以自全。如果遷徙到姑臧，大概會使人産生不同的心思，或許貪戀留下不輕易移居，情感上不願遷徙，倘或招引敵寇入侵，就會成爲國家深重的禍患。况且放棄遠方遷到近處，使遥遠的防綫有了漏洞。一旦廢棄，這就開啓戎賊的野心，那麽夷狄就會聯合起來，相互來往。關西荒亂，烽燧報警不斷，邊界兵役頻繁地興起，艱難困苦將十分嚴重。"於是聽從了韓秀的建議。後來任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去世後，兒子韓務繼承了爵位。

韓務

務，字道世，性端謹，有吏幹。爲定州平北長史，頗有受納，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劾。付廷尉，會赦免。後除龍驤將軍、郢州刺史。務獻七寶床、象牙席。詔曰："昔晉武帝焚雉頭裘，朕常嘉之。今務所獻，亦此之流也。奇麗之物，有乖風素，可付其家人。"後以詐表破賊，免官。久之，拜太中大夫，進號左將軍，卒。

韓務，字道世，性格端莊嚴謹，有從政的才幹。任定州平北長史，有嚴重的受賄行爲，被御史中尉李平彈劾。交付廷尉，適值大赦獲免。後授任龍驤將軍、郢州刺史。韓務貢獻七寶床、象牙席。詔令道："從前晉武帝焚毁用野鷄頭羽製作的皮衣，我常常贊許這種行爲。現在韓務所進獻的，也屬這雉頭裘之流。奇異華麗的物品，不合乎風氣的純潔，可以送給家僕。"後來由於上表詐稱敗賊，免去官職。許久，任太中大夫，晋升職稱左將軍，不久去世。

堯暄　堯雄

堯暄，字辟邪，上黨長子人也。本名鍾葵，後賜名暄。祖僧賴，道武平中山，與趙郡呂含首來歸國。暄聰了，美容貌。爲千人軍將。太武以其恭謹，擢爲中散。後兼北部尚書。于時始立三長，暄爲東道十三州使，更比户籍，賜獨車一乘，厩馬四匹。暄前後從征及出使檢案三十許度，皆

堯暄，字辟邪，是上黨長子人。本名鍾葵，後被賜名暄。祖父僧賴，道武平定中山時，與趙郡人呂含降服來歸附北魏。堯暄聰明懂事，容貌英俊。任千人軍將。太武因爲他謙恭謹慎，提升爲中散。後來兼北部尚書。在這時開始設立黨、里、鄰三長，堯暄爲東道十三州使，查驗更正户籍，賞賜車一乘，厩中馬四匹。堯暄前後跟隨出征及其出使檢驗考察約三十次，都有克己奉公之

有剋己奉公之稱。賞賜衣服、綵絹、奴婢等物，賜爵平陽伯。及改置百官，授太僕卿，轉大司農。卒於平城，孝文爲之舉哀，贈相州刺史。初，暄至徐州，見州城樓觀，嫌其華盛，乃令往往毀徹，由是，後更損落。及孝文幸彭城，聞之，曰："暄猶可追斬。"

暄長子洪襲爵。洪子傑，字永壽。元象中，開府儀同三司、樂城縣公。

洪弟遵，位臨洮太守。卒，謚曰思。

遵弟榮，位員外散騎侍郎。

子雄，字休武，少驍果，輕財重氣。位燕州刺史、平城縣伯。隨尒朱兆與齊神武戰，敗於廣阿，率所部據定州歸神武。其從兄傑爲兆滄州刺史，亦遣使降。神武以其兄弟俱有誠款，使傑便爲行瀛州事。使雄代傑爲瀛州刺史，進爵爲公。時禁網疏闊，官司相與聚斂。唯雄義然後取，接下以恩，甚爲吏人所懷。

魏孝武帝入關，雄爲大都督，隨高昂破賀拔勝於穰城，仍除豫州刺史。元洪威據潁川叛，叛人趙繼宗殺潁川太守邵招，據樂口，北應洪威。雄討之，繼宗敗走。城内因雄之出，據州引西魏。雄復與行臺侯景討平之。

梁將李洪芝、王當伯襲破平鄉城，雄并禽之。又破梁司州刺史陳慶之，復圍南荆州。東救未至，雄陷其城。梁以元慶和爲魏王，侵擾南境，雄大破之於南頓。尋與行臺侯景破梁楚城。豫州人上書，更乞雄爲刺史，復行豫州事。

潁州長史賀若統執刺史田迅，據州降西魏。詔雄與廣州刺史趙育、揚

稱譽。賞賜衣裳服飾、綵絹、奴婢等物，贈賜爵位平陽伯。到改設百官時，任太僕卿，遷職大司農。在平城去世，孝文爲他舉行哀悼，贈賜相州刺史。起初，堯暄到徐州，看到州城中高大的建築，不滿意它們的華美壯麗，便下令一處處拆毀，於是，後來更加減損降低建築物的高度。至孝文到彭城時，聽説起這事，説道："堯暄仍可追加斬殺。"

堯暄的長子堯洪繼承了爵位。堯洪的兒子堯傑，字永壽。元象期間，任開府儀同三司，封樂城縣公。

堯洪的弟弟堯遵，官居臨洮太守。去世後，謚號爲思。

堯遵的弟弟堯榮，官居員外散騎侍郎。

兒子堯雄，字休武，年輕時驍勇果斷，輕財利重義氣。位居燕州刺史、平城縣伯。跟隨尒朱兆與齊神武作戰，在廣阿失敗，率領所部擁據定州歸附神武。他的堂兄堯傑任尒朱兆的滄州刺史，也派遣使者來降。神武認爲他們兄弟都有誠心，便使用堯傑爲行瀛州事。使用堯雄代替堯傑爲瀛州刺史，晋升爵位爲公。當時法禁不嚴密，百官競相收刮財物。惟獨堯雄取之有義，用恩惠來接待下面，頗被吏民愛戴。

魏孝武帝進關，堯雄任大都督，跟隨高昂在穰城攻克賀拔勝，於是授任豫州刺史。元洪威憑據潁川反叛，叛徒趙繼宗殺死潁川太守邵招，占據樂口，在北面與洪威呼應。堯雄討伐繼宗，繼宗戰敗逃走。城内人趁堯雄出征，憑據州城招來西魏軍。堯雄再與行臺侯景討伐平定了他們。

蕭梁將領李洪芝、王當伯偷襲攻克了平鄉城，堯雄將他們一并擒獲。又擊敗蕭梁的司州刺史陳慶之，再度包圍了南荆州。東邊的救兵未到，堯雄攻占其城。蕭梁封元慶和爲魏王，侵擾南部邊境，堯雄在南頓大敗他。接着與行臺侯景攻克蕭梁的楚城。豫州民衆上書，再次請求堯雄爲刺史，重行豫州事。

潁州長史賀若統拘捕刺史田迅，擁據潁州投降西魏。詔令堯雄與廣州刺史趙育、揚州刺史是

州刺史是寶，隨行臺任祥攻之。西魏將怡鋒敗祥等，育、寶各還，據城降敵。雄收散卒，保大梁。周文帝遣其右丞韋孝寬等攻豫州，雄都督郭丞伯、程多寶降之。執刺史馮邕，并雄家屬及部下妻子數千口，欲送長安。至樂口，雄外兵參軍王恒伽、都督赫連儁等從大梁邀之，斬多寶，收雄家口還大梁。雄別破樂口，禽丞伯，進討縣瓠。復以雄行豫州事。西魏以是寶爲揚州刺史，據項城，義州刺史韓顯據南頓。雄一日拔其二城，禽顯及長史丘岳，寶遁走。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仍隨侯景平魯陽，復除豫州刺史。

寶，跟隨行臺任祥進攻潁州。西魏將領怡鋒打敗任祥等，趙育、是寶各自返回，擁據城池投降敵人。堯雄收容散兵，保衛大梁。周文帝派他的右丞韋孝寬等進攻豫州，堯雄的都督郭丞伯、程多寶投降了他們。拘捕刺史馮邕，連同堯雄家屬及其部下妻子兒女幾千人，打算送往長安。到樂口，堯雄的外兵參軍王恒伽、都督赫連儁等從大梁阻截，斬殺多寶，收聚堯雄的家人返回大梁。堯雄另外攻克了樂口，擒獲丞伯，進軍征討縣瓠。再次任命堯雄行豫州事。西魏任是寶爲揚州刺史，占據項城，義州刺史韓顯占據南頓。堯雄一天內攻占了他們這兩座城池，擒獲韓顯及其長史丘岳，是寶逃走。加官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仍跟隨侯景平定魯陽，復任豫州刺史。

雄雖武將，性質寬厚，爲政舉其大綱而已。在邊十年，屢有功績。愛人物，多所施與，亦以此稱。興和四年，卒於鄴，贈司徒，謚曰武恭。子師嗣。

堯雄雖是武將，却品性寬厚，治理政務衹抓住其要領而已。在邊境任職十年，屢建功勛業績。喜愛有才德名望的人，多用財物接濟他們，也因此而被稱頌。興和四年，在鄴地去世，賜贈司徒，謚號爲武恭。兒子堯師繼承了爵位。

柳崇

柳崇，字僧生，河東解人也。七世祖軌，晋廷尉卿。崇方雅有器量，身長八尺，美鬚明目，兼有學行。舉秀才，射策高第。解褐太尉主簿，轉尚書右外兵郎中。于時河東、河北二郡争境。其間有鹽池之饒，虞坂之便，守宰百姓皆恐外割，公私朋競，紛囂臺府。孝文乃遣崇檢斷，上下息訟。屬荆、郢新附，南寇窺擾，又詔崇持節與州郡經略，加慰喻。還，遷太子洗馬、本郡中正。

柳崇，字僧生，是河東解地人。七世祖柳軌，任晋朝廷尉卿。柳崇方正文雅有才幹氣量，身高八尺，美鬚明目，兼有學問和操行。選舉爲秀才，考中射策高等。出仕太尉主簿，遷職尚書右外兵郎中。在這時河東、河北二郡争執邊界之地。它們中間有富饒的鹽池，便利的虞坂，地方官老百姓都害怕割裂出去，公家私家聯合競逐，在朝廷上紛争吵鬧。孝文於是派柳崇檢察決斷，上上下下停止了争執。適值荆州、郢州剛剛歸附，南邊的敵寇伺隙侵擾，又詔令柳崇持節與州郡長官一道籌劃治理，加以慰撫。回來，升任太子洗馬、本郡中正。

累遷河中太守。崇初届郡，郡人張明失馬，疑執十餘人。崇見之，不問賊事，人别借以温顔，更問其親老存不，農業多少，而微察其辭色。即獲真賊吕穆等二人，餘皆放遣。郡中畏服，境内怗然。卒於官，贈岐州刺

屢經升遷爲河中太守。柳崇剛到郡時，郡裏人張明丢失了馬，懷疑拘捕了十多人。柳崇召見他們，不過問盗竊的事，人分開後擺出温和的面孔，改問他們的父母老人是否健在，農業收成多少，却在暗地裏觀察他們的言語和神態。馬上得到真正的竊賊吕穆等二人，其餘的都予以釋放。

史，謚曰穆。崇所製文章，寇亂遺失。

郡中人畏懼懾服，境内穩定。任官職時去世，賜贈岐州刺史，謚號爲穆。柳崇所寫的文章，因戰亂而遺失。

長子慶和，性沉静，不競於時。位給事中、本郡中正，卒。

長子慶和，性格深沉寧静，與世無争。官居給事中、本郡中正，去世。

慶和弟楷，字士則。身長八尺，善草書，頗涉文史。位撫軍司馬。

慶和的弟弟柳楷，字士則。身高八尺，擅長草書，涉獵了不少文史方面的書籍。官居撫軍司馬。

論曰：屈遵學藝知機。恒乃局量受委。張蒲、谷渾，文武爲用，人世仍顯，不亦善乎？公孫表初則一介見知，終以輕薄致戾。軌始受探金之賞，末陷財利之嫌，"鮮克有終"，固不虚也。張濟使於四方，有延譽之美。李先學術嘉謀，荷遇三世。賈彝早播時譽。秀則不畏强禦。竇瑾、李訢，時曰良幹。瑾以片言疑似，訢以夙故猜嫌，而嬰合門之戮，良可悲也。韓延之忠於所事，有國士之烈。袁式取遇崔公，以博雅而重。脩之晚著誠款，唐和萬里慕義，寇讚誠信見嘉，酈範智器而達。道元遭命，有衡鬚之風。韓秀議邊，得馭遠之算。堯暄聰察致位，禮加存没。柳崇素業有資，器行仍世。盛矣乎！

論曰：屈遵有學問和技藝知道事物變化之所由。屈恒有度量受到委托。張蒲、谷渾，文武之才受到了任用，在世間接連榮顯，不是也很美妙嗎？公孫表開始時就那麽一點點見識，終究因輕薄導致罪行。公孫軌開始受到皇帝親手爲他取金的賞賜，最後陷入貪圖財利而被憎惡，"很少能有好的結局"，本來就不是一句空話。張濟出使四方，有播揚聲譽的美稱。李先有學問良謀，三代受到厚待。賈彝很早就使自己在當時的聲譽遠播。賈秀則不畏强權。竇瑾、李訢，當時稱爲賢良的官吏。竇瑾因片言是非不明，李訢因舊交猜忌憎惡，而遭遇全家殺戮，實在可悲呀。韓延之忠於所奉事的君主，有國中傑出人才的功業。袁式取得崔公的賞識，由於其淵博典雅而受到重用。脩之晚年表達忠誠，唐和萬里之外仰慕正道，寇讚忠誠不欺受到贊美，酈範有才智器量而顯達。道元遭遇厄運，有誓死不屈之風範。韓秀議論邊防，獲得統馭遠方的謀算。堯暄由聰慧明察而得到官位，生與死都享有厚禮相待。柳崇從事本業有天賦，器量學行累代傳揚。興盛啊！

北史卷二十八

列傳第十六

陸俟　源賀（曾孫）彪（玄孫）師（師從叔）雄　劉尼　薛提

陸俟 陸馛

陸俟，代人也。曾祖幹，祖引，世領部落。父突，道武初帥部人從征伐，數有戰功，位離石鎮將、上黨太守、關内侯。

俟少聰慧。明元踐祚，襲爵關内侯，位給事中，典選部、蘭臺事，當官無所撓。太武征赫連昌，詔俟督諸軍鎮以備蠕蠕。與西平公安頡攻剋武牢，賜爵建鄴公，拜冀州刺史。時考州郡，唯俟與河内太守丘陳爲天下第一。轉武牢鎮大將。平凉休屠金崖、羌狄子玉等叛，復轉爲安定鎮大將，追討崖等，皆獲之。

遷懷荒鎮大將。未期，諸高車莫弗訟俟嚴急，請前鎮將郎孤。太武許之。徵俟，至京朝見，言不過周年，孤身必敗，高車必叛。帝疑不實，切責之，以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孤以叛。帝聞之大驚，召俟問其故。俟曰："夫高車之俗，上下無禮，無禮之人，難爲其上。臣莅以威嚴，節之憲網，欲漸加訓導，使知分限。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故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鎮，欣其名譽，必加恩於百姓，譏臣爲失，專欲以寬惠臨之，仁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陵傲，不過期年，無復上下。既無上

陸俟，是代國人。曾祖父陸幹，祖父陸引，世代統領部落。父親陸突，道武初年統率部民跟隨皇上征戰討伐，多次建有戰功，位居離石鎮將、上黨太守、關内侯。

陸俟年幼時聰明有智慧。明元即位，繼承爵位關内侯，位居給事中，主管選部、蘭臺事，做官時没有什麽能使他屈撓。太武征討赫連昌，詔令陸俟督率衆軍鎮守以防備蠕蠕。和西平公安頡一道攻克武牢，贈賜爵位建鄴公，拜授冀州刺史。當時考核州郡，衹有陸俟和河内太守丘陳爲天下第一。遷職武牢鎮大將。平凉休屠人金崖、羌族人狄子玉等反叛，又遷職爲安定鎮大將，追擊征討金崖等，將他們全部擒獲。

遷職懷荒鎮大將。不到一年，衆高車族首領莫弗訴訟陸俟嚴厲壓迫，要求請回前鎮將郎孤。太武答應了他們。徵召陸俟，回到京城朝見皇上，説不過一年，郎孤一定被害，高車一定反叛。皇帝懷疑不切實，嚴辭譴責他，陸俟帶着公爵的身份回到自己的住所。第二年，衆首領莫弗果然殺死郎孤反叛。皇帝聽説後大吃一驚，召來陸俟詢問其緣故。陸俟説："高車的風俗，上下之間没有禮節，没有禮節的人，難做他們的上司。我用威嚴駕馭他們，用法紀節制他們，想漸漸加以訓導，使他們知道名分和界限。然而厭惡嫉害正直的人很多，所以控訴我没有恩惠，稱贊郎孤有美德。郎孤得以返回鎮守後，欣喜他的名聲和美譽，一定會對百姓施加恩惠，譏刺我的所

下，然後收之以威，則人懷怨懟。怨懟既多，敗亂彰矣。”帝嘆曰：“卿身乃短，慮何長也！”即日復除散騎常侍。

作是過失，一心要用寬惠去統治他們，用仁恕去厚待他們。没有禮節的人，容易滋生僭越傲慢之心，不過一年，不再有上下之分。已經没了上下之分，然後用嚴威來控制他們，便會使人人心懷怨恨。怨恨多了以後，身敗禍亂就顯露出來了。”皇帝贊嘆道：“你的身材這麽短小，思慮的怎麽這樣長遠啊！”當天就再任他爲散騎常侍。

帝征蠕蠕，破涼州，常隨駕别督輜重。又與高涼王那復渡河南略地。仍遷長安鎮大將。與高涼王那擊蓋吴於杏城，獲吴二叔。諸將欲送京師，俟獨不許，曰：“若不斬吴，恐長安之變未已。一身藏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衆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許吴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吴。”諸將咸曰：“今獲其二叔，唯吴一人，何所復至？”俟曰：“諸君不見毒蛇乎？不斷其頭，猶能爲害。况除腹心之疾，而曰必遺其類，可乎？”遂捨吴二叔，與之期。及期，吴叔不至，諸將皆咎俟。俟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背也。”後數日，果斬吴以至，皆如其言。俟之明略獨决，皆此類也。遷内都大官。

皇帝征討蠕蠕，攻占涼州，常常跟隨皇帝另外督運輜重。又與高涼王元那再渡黄河向南攻取土地。仍然遷職長安鎮大將。與高涼王元那一道在杏城攻擊蓋吴，擒獲蓋吴的二叔。衆將領想送往京城，惟獨陸俟不同意，説：“如果不殺掉蓋吴，恐怕長安的事變不止。隻身藏匿逃竄，不是他的親信，誰能够擒獲他？如果停留十萬軍隊追捕一人，不是上策。不如私下許諾蓋吴的叔叔，釋放他的妻子兒女，讓他自己去追殺蓋吴。”衆將領都説：“現在擒獲了他的二叔，衹有蓋吴一人了，哪裏還能再來？”陸俟説：“諸位不是見過毒蛇嗎？不斷掉它的頭，仍然可以爲害。况且要除掉心腹之患，却説一定得留下它的同類，可以嗎？”於是放走蓋吴的二叔，與他約定再會日期。到了約定時間，蓋吴的叔叔没有來，衆將領都怪罪陸俟。陸俟説：“這是他没有得到其方便而已，一定不會背約的。”幾天以後，果真斬殺了蓋吴來見，全部情况如陸俟所説。陸俟的英明謀略和獨自決斷，都諸如此類。升任内都大官。

安定盧水劉超等叛，太武以俟威恩被關中，詔以本官加都督秦、雍諸軍，鎮長安。帝曰：“超等恃險，不順王命，朕若以重兵與卿，則超等必合爲一；若以輕兵與卿，則不制矣。今使卿以方略定之。”於是俟單馬之鎮。既至，申揚威信，示以成敗，超猶無降意。俟乃率其帳下見超。超使人逆曰：“三百人以外，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人以内，當以酒食相供。”乃將二百騎詣超。超備甚嚴，遂縱酒，盡醉而還。後僞獵，詣超。與士卒約曰：“今會發機，當以醉爲

安定盧水人劉超等反叛，太武認爲陸俟聲威與恩德廣被關中，詔令任本官加都督秦州、雍州諸軍，鎮守長安。皇帝説：“劉超等憑藉天險，不服從王命，我如果把重兵交付你，那麽劉超等必然合而爲一；如果衹把輕兵交付你，那麽就不能制服他們了。今令你用謀略來平定他們。”於是陸俟隻身單騎到達長安鎮。到後，再三宣揚威望與信譽，曉之以得失成敗之理，劉超仍没有投降的意思。陸俟於是率領他的部屬去見劉超。劉超派人迎接説：“多於三百人，當用弓馬相對待；少於三百人，當用酒食來款待。”便率二百名騎兵到劉超那裏。劉超戒備非常嚴密，便狂飲一氣，個個酒醉而回。後來假裝打獵，到達劉超那

限。”俟乃詐醉，上馬大呼，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遂平之。帝大悦，徵拜外都大官。

裏。和士兵們約定道：“今天發動事變的時機，當以酒醉爲界限。”陸俟便假裝酒醉，上馬大喊，斬掉劉超的腦袋。士兵們應着喊聲躍起出擊，終於平定了劉超。皇帝大喜，徵召拜授爲外都大官。

文成踐祚，以子麗有定策勛，進爵東平王。薨，年六十七，謚成王。有子十二人。

文成即位，由於兒子陸麗有擁立皇帝的功勛，晋升爵位東平王。去世時，六十七歲，謚號成王。有兒子十二人。

長子馛，多智，有父風。文成見而悦之，謂朝臣曰：“吾常嘆其父智過其軀，是復逾於父矣！”少爲内都下大夫。奉上接下，行止取與，每能逆曉人意。與其從事者無不愛之。

長子陸馛，智慧多，有父親的風範。文成接見後很喜歡他，對朝臣們説：“我常常贊嘆他的父親智慧超越了他自己的軀體，他又超過了他的父親呀！”年輕時任内都下大夫。奉事上司接待下屬，舉止取捨，常能預知他人的心意。和他一起辦事的没有誰不愛戴他。

興安初，賜爵聊城侯。出爲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爲政清平，抑强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責以方略，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又簡取諸縣强門百餘人以爲假子，誘接殷勤，賜以衣服，令各歸家爲耳目，於是發奸擿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爲神明，無敢劫盜者。在州七年，家至貧約。徵爲散騎常侍，百姓乞留馛者千餘人。獻文不許，謂群臣曰：“馛之善政，雖古人何以加之？”賜絹五百匹，奴婢十口。馛之代還也，吏人大斂布帛以遺之，馛皆不受，人亦不取，於是以此物起佛寺焉，因名長廣公寺。後襲父爵，改封建安王。

興安初年，賜封爵位聊城侯。出任相州刺史，假長廣公。處理政務清廉公平，抑强扶弱。州中有德的老前輩和名望素來很高的，用朋友的禮節對待他們，向他們咨詢政事，求取謀略，像這樣的有十人，號稱十善。又選取諸縣豪門中一百多人作爲養子，接待引導情意懇切，用衣裳服飾賞賜他們，使他們各自回家作爲他的耳目，於是揭發隱匿的奸邪，事情無不得到驗證。老百姓認爲他神明，没有敢去搶劫盜竊的。在州任職七年，家中極其貧困。徵召爲散騎常侍，乞求留下陸馛的百姓有一千多人。獻文不同意，對群臣道：“陸馛之善政，即使是古人又怎麽能超過他？”賞賜絲絹五百匹，奴婢十人。陸馛被替代回來時，吏民大力收集布匹絲織品送給他，陸馛概不接受，奴婢也不要，於是用這些物品在當地建起一座佛寺，因而取名長廣公寺。後來繼承了父親的爵位，改封爲建安王。

時宋司州刺史常珍奇以懸瓠内附，新人猶懷去就。馛銜旨撫慰，諸有陷軍爲奴婢者，馛皆免之。百姓欣悦，人情乃定。車駕討蠕蠕，詔馛爲選部尚書，録留臺事。

當時劉宋的司州刺史常珍奇率懸瓠歸附，剛剛歸附的人仍然去留不定。陸馛承皇旨安撫慰問，許多因兵敗淪爲奴婢的，陸馛都將他們的奴婢身份免除。百姓歡欣喜悦，人們的情緒纔穩定下來。皇上征討蠕蠕，詔令陸馛爲選部尚書，録留臺事。

及獻文將禪位於京兆王子推，任城王雲、隴西王源賀并固諫。馛

到獻文將禪讓皇位給京兆王子推時，任城王元雲、隴西王源賀一起堅决諫阻。陸馛高聲

抗言曰："皇太子聖德承基，四海瞻望，不可横議，干國之紀。臣請刎頸殿庭，有死無貳。"久之，帝乃解。詔曰："馛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馛爲太保，與太尉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紱傳位于孝文。延興四年薨，贈以本官，謚曰貞王。馛有六子，琇、凱知名。

說道："皇太子聖明的道德足以繼承基業，國内人民仰首期待，不可以肆意議論此事，這關係到國家的綱紀。我請求在皇上的殿廷刎頸自盡，就是死也没有二心。"許久，皇帝纔作罷。詔令道："陸馛是正直的臣子，大概能保護我的兒子吧?"於是任命陸馛爲太保，與太尉源賀持節捧着皇帝的璽紱傳位給孝文。延興四年去世，贈賜本官，謚號爲貞王。陸馛有六個兒子，陸琇、陸凱有名當世。

陸琇

琇，字伯琳，馛第五子也。母赫連氏身長七尺九寸，甚有婦德。馛有以爵傳琇之意。琇年九歲，馛謂之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爲嫡長，承襲家業。今已年老，屬汝幼冲，詎堪爲陸氏宗首乎?"琇對曰："苟非鬥力，何患童幼!"馛奇之，遂立琇爲世子。馛薨，襲爵。琇沈毅少言，雅好讀書。以功臣子孫，爲侍御長，累遷祠部尚書、司州大中正。會從兄叡事，免官。

陸琇，字伯琳，是陸馛的第五個兒子。母親赫連氏身高七尺九寸，很有婦德。陸馛有把爵位傳給陸琇的意思。陸琇九歲時，陸馛對他說："你的祖父東平王有十二個兒子，我是嫡傳長子，繼承了家業。如今已經年老，你正年幼，難道可以做陸氏宗族的首領嗎?"陸琇回答道："如果不是爭比力量，童幼有什麽憂慮的!"陸馛認爲他非同一般，終於確立陸琇爲世子。陸馛去世後，繼承了爵位。陸琇深沉剛毅不多言語，平素喜愛讀書。由於是功臣的子孫，任侍御長，屢經升遷爲祠部尚書、司州大中正。適值堂兄陸叡事發，免去官職。

景明初，試守河内郡。咸陽王禧謀反，令子曇和等先據河内。琇聞禧敗，斬曇和首。時以琇不先送曇和，禧敗始斬，責其通情，徵詣廷尉。少卿崔振窮罪狀，案琇大逆。陸宗大小，咸見收捕。會將赦，先斃於獄。琇弟凱仍上書訴冤，宣武詔復琇爵，子景祚襲。

景明初年，試守河内郡。咸陽王元禧陰謀叛逆，命兒子曇和等先占據河内。陸琇聽說元禧失敗，斬掉曇和的腦袋。當時認爲陸琇不事先斬曇和，元禧失敗纔斬殺，責備他串通敵情，收捕到廷尉。少卿崔振窮究犯罪事實，將陸琇定罪爲大叛賊。陸氏宗族的大大小小，都被收捕。適逢將赦免，先處死在獄中。陸琇的弟弟陸凱仍然上書申訴冤情，宣武詔令恢復陸琇的爵位，兒子景祚繼承。

陸凱 陸暐

凱，字智君，謹重好學。位太子庶子、給事黄門侍郎。凱在樞要十餘年，以忠厚見稱。後遇患，頻上書乞骸骨。除正平太守，在郡七年，號爲良吏。

陸凱，字智君，恭謹穩重好學。官居太子庶子、給事黄門侍郎。陸凱在機要部門十多年，由於忠厚而被稱頌。後來染上疾病，頻頻上書請求退休。任正平太守，在郡任職七年，被稱爲良吏。

初，孝文將議革變舊風，大臣并有難色；又每引劉芳、郭祚等，常與

起初，孝文要商討變革舊有的風氣，大臣們都有些爲難的樣子；又經常召見劉芳、郭祚等，

規謀，共論政事。而國戚謂遂疏己，怏怏有不平之色。帝乃令凱私喻之曰："至尊但欲廣知前事，直當問其古式耳。終無寵彼而疏國戚舊人意。"乃稍解。及兄琇陷罪，凱亦被收，遇赦乃免。凱痛兄之死，哭無時節，目幾失明，訴冤不已。至正始初，宣武復琇官爵。凱大喜，置酒集諸親曰："吾所以數年之中抱病忍死者，顧門計耳，今願已遂。"以其年卒，贈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惠。

長子暐，字道暉，與弟恭之并有時譽。洛陽令賈禎見其兄弟，嘆曰："僕以老年，更睹雙璧。"又，嘗兄弟共候黄門郎孫惠蔚。謂諸賓曰："不意二陸，復在坐隅。吾德謝張公，無以延譽。"暐位尚書右户、三公郎，坐事免。後除伏波將軍。卒，贈冠軍、恒州刺史。暐擬《急就篇》爲《悟蒙章》，及《七誘》、《十醉》，章表數十篇。暐與恭之晚不和睦，爲時所鄙。子元規位尚書郎。元規子撥，陰陽律曆，多所通解，位并州長流參軍。

陸恭之

恭之，字季順，有操尚，位東荆州刺史。贈吏部尚書，謚曰懿。恭之所著文章詩賦凡千餘篇。子羣，字仁崇，篤志文學，《齊律》序則仁崇之詞。位終通直散騎常侍。弟寬，字仁惠，太子中舍人，待詔文林館。寬兄弟并有才品，議者稱爲三武。

馥弟歸，位東宮舍人、駕部校尉。

子珍，夏州刺史，贈太僕卿，謚

常與他們規劃謀計，共同討論政事。而外戚們認爲自己終究會被疏遠，悶悶不樂露出憤憤不滿的樣子。皇帝於是使陸凱私下曉諭他們說："皇上衹是想廣泛地瞭解以前的事情，不過問問他們古代的法式而已。終究没有寵幸他們而疏遠外戚故人的意思。"纔稍稍緩解。到哥哥陸琇被陷害有罪，陸凱也被收捕，遇到赦令纔幸免。陸凱痛惜哥哥的死，哭泣没有時間節制，眼睛幾乎失明，不停地申訴冤情。到正始初年，宣武恢復陸琇的官職爵位。陸凱十分高興，置辦酒宴邀集衆親戚說："我之所以多年之中疾病纏身掙扎不死的原因，衹是顧念家門興敗罷了，現在願望已經滿足了。"在這一年去世，賜贈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謚號爲惠。

長子陸暐，字道暉，和弟弟恭之一起在當時都有很好的聲譽。洛陽令賈禎見到他們兄弟，贊嘆道："我在老年時，相繼看到了才行并美猶如雙璧的兄弟倆。"又，兄弟倆曾經一道探望黄門郎孫惠蔚。他對衆賓客說："没想到二陸，還在座位旁邊。我的德行不如張公，不能爲他們播揚聲譽。"陸暐官居尚書右户、三公郎，因事坐罪免職。後來任伏波將軍。去世後，賜贈冠軍、恒州刺史。陸暐模仿《急就篇》寫成《悟蒙章》，以及《七誘》、《十醉》，章表等上奏的文書幾十篇。陸暐與恭之晚年不和睦，被當時人鄙薄。兒子元規官居尚書郎。元規的兒子陸撥，陰陽學、樂律、曆法，多能精通理解，官居并州長流參軍。

恭之，字季順，有德操志尚，官居東荆州刺史。賜贈吏部尚書，謚號爲懿。恭之所撰寫的文章詩賦總共一千多篇。兒子陸羣，字仁崇，專心致志於文學，《齊律》序就是仁崇的文辭。官位終於通直散騎常侍。弟弟陸寬，字仁惠，任太子中舍人，待詔文林館。陸寬兄弟都有才華品德，評議者稱他們是河鼓三星。

陸馥的弟弟陸歸，官居東宮舍人、駕部校尉。

兒子陸珍，任夏州刺史，賜贈太僕卿，謚號

曰静。

陸旭

珍子旭，性雅澹，好《易》、緯候之學，撰《五星要决》及《兩儀真圖》，頗得其指要。太和中，徵拜中書博士，稍遷散騎常侍。知天下將亂，遂隱於太行山，屢徵不起。卒後，贈并、汾、恒、肆四州刺史。子騰。

陸騰

騰，字顯聖，少慷慨有大節。從尒朱榮平葛榮，以功賜爵清河縣伯。稍遷通直散騎常侍。及孝武西遷，時使青州，遂留鄴，爲陽城郡守。

大統九年，大軍東討陽城，被執。周文帝釋而與語，騰盛論東州人物，又叙述時事，辭理抑揚。周文嘆曰："卿真不背本也！"即拜帳内大都督。未幾，除太子庶子，遷武衛將軍。騰既爲周文所知，思欲立功，不願内職。

及安康賊黄衆寶等作亂，攻圍東梁州。城中糧盡，詔騰率軍大破之。軍還，拜龍州刺史。使通江油路，直出南秦。周文謂曰："此是卿取柱國之日。"即解所服金帶賜之。州人李廣嗣、李武等憑據岩險，歷政不能制。騰密令多造飛梯，夜襲破之，執廣嗣等於鼓下。其黨有任公忻，圍逼州城，請免廣嗣及武，即散兵請罪。騰謂將士曰："吾不殺廣嗣等，可謂墮軍實而長寇讎。"即斬廣嗣及武，以首示之。於是出兵奮擊，盡獲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江州刺史，進爵上庸縣公。陵州木籠獠恃險，每行抄劫，詔騰討之。獠因山爲城，攻之未可拔。騰遂於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伎，示無戰心。諸賊果棄其兵仗，或携妻子臨城觀樂。騰

爲静。

陸珍的兒子陸旭，品性高尚淡泊，喜歡《周易》、讖緯星象之學，撰寫《五星要决》和《兩儀真圖》，很能掌握其旨要。太和期間，徵召拜授中書博士，逐漸升遷爲散騎常侍。知道天下將混亂，於是遁隱於太行山，多次徵召不出仕。去世後，賜贈并、汾、恒、肆四州刺史。兒子陸騰。

陸騰，字顯聖，年輕時胸襟開闊有大氣節。跟隨尒朱榮平定葛榮，因功被賜封爵位清河縣伯。逐漸升遷爲通直散騎常侍。到孝武西遷時，經常被派往青州，於是留在鄴地，任陽城郡守。

大統九年，大軍向東征討陽城，被俘。周文帝釋放他并與之交談，陸騰贊美談論東邊州中有才德的人，又叙説評述時事，説道論理時抑揚起伏。周文帝贊嘆道："你真是没有背棄根本啊！"即刻拜授帳内大都督。不久，任太子庶子，升任武衛將軍。陸騰被周文帝賞識以後，想要立功，不願意在朝廷内任職。

到安康盗賊黄衆寶等進行叛亂時，進攻包圍東梁州。城裏糧食已盡，詔令陸騰率軍隊大敗叛賊。軍隊返回，任龍州刺史。派他打通去江油的路，直接出往南秦。周文帝對他説："這是你獲得國家所倚重的大臣的日子。"隨即解下所佩的金帶賜予他。州中人李廣嗣、李武等憑據險要，歷代執政者不能制服。陸騰秘密下令多造雲梯，夜裏偷襲攻占了險要，在軍中戮人之處鼓下捕獲了廣嗣等。他們的黨徒裏有個叫任公忻的，包圍緊逼州城，要求釋放廣嗣和李武，然後就解散部隊服罪。陸騰對將士們説："我不殺掉廣嗣等，可説是毁壞我們已獲取的戰利品而助長敵寇。"旋即斬殺了廣嗣和李武，將他們的腦袋出示給叛賊。與此同時奮力出擊，叛賊全部被擒獲。升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職江州刺史，晋升爵位上庸縣公。陵州的木籠僚憑恃險要，經常進行搶劫，詔令陸騰討伐他們。木籠僚依山築城，進攻它不能占取。陸騰於是在城下布置許多

知其無備，遂縱兵討擊，盡殺破之。

歌舞音樂以及各種游戲技藝，表示没有打仗的意思。衆賊果然放下他們的兵器，有的携帶妻子兒女登臨城墻欣賞樂舞。陸騰得知他們没有防備，於是發兵征討，全部將寇賊滅殺。

周明帝初，陵、眉等八州夷夏并反，攻破郡縣，騰率兵討平之。及齊公憲作鎮於蜀，以騰爲隆州刺史，令憲入蜀兵馬鎮防，皆委騰統攝。趙公招代憲，復請留之。遷隆州總管，領刺史。

周明帝初年，陵、眉等八州少數民族和華夏族人一起造反，攻占郡縣，陸騰率兵討伐平定了他們。到齊公宇文憲在蜀地鎮守時，任命陸騰爲隆州刺史，命齊公宇文憲進入蜀地兵馬的鎮防，都委托陸騰統領。趙公宇文招替代齊公宇文憲後，又請求留下他。升任隆州總管，領刺史。

保定二年，資州槃石人反，殺郡守，據險自守，州軍不能制。騰率軍討擊，盡破斬之。而蠻子反，所在蜂起，山路險阻，難得掩襲。遂量山川形勢，隨便開道。蠻獠畏威，承風請服。所開之路，多得古銘，并是諸葛亮、桓温舊道。是年，鐵山獠抄斷内江路，使驛不通。騰乃進軍討之，一日下其三城，招納降附者三萬户。

保定二年，資州槃石人造反，殺死郡守，憑據險要自守，州府的軍隊不能制服。陸騰率軍征討進擊，全部擊敗斬殺。然而蠻人又造反，所在之地紛紛而起，山路險要阻塞，難得發動突然襲擊。於是根據山川的地形地勢，隨其所宜開闢道路。蠻人僚人畏懼他的軍威，願意接受教化請求臣服。所開闢的道路上，得到許多古碑銘，這些都是諸葛亮、桓温的故道。這一年，鐵山僚從後面截斷了内江的道路，致使驛馬不能通行。陸騰便進軍征討，一天攻下他們的三座城池，招納投降歸附的有三萬户。

帝以騰母在齊，未令東討。適有其親屬自齊還朝者，晋公護奏令告騰云："齊已誅公母兄。"蓋欲發其怒也。騰乃發哀泣血，志在復仇。四年，齊公憲與晋公護東征，請騰爲副。趙公招時在蜀，復欲留之。晋公護與招書，於是令騰馳傳還朝，副憲東伐。

皇帝因爲陸騰的母親在齊國，没有令他東去征討。恰好有他的親屬從齊國回到朝廷的，晋公宇文護跑去令其告訴陸騰説："齊國已經誅殺了你的母親和哥哥。"不外乎想激發他的憤怒。陸騰於是頓起悲哀涕淚帶血，立志要報仇。四年，齊公宇文憲與晋公宇文護一起東征，請求陸騰爲輔佐。趙公宇文招當時在蜀地，想再留下他。晋公宇文護寫信給宇文招，於是命陸騰乘驛站車馬急行返回朝廷，輔佐宇文憲東去征伐。

天和初，信州蠻、蜑據江硤反叛，連結二千餘里，又詔騰討之。騰沿江南而下，軍至湯口，分道奮擊，所向摧破。乃築京觀，以旌武功。涪陵郡守蘭休祖又阻兵爲亂，方二千餘里。復詔騰討之，巴蜀悉定，詔令樹碑紀功績焉。騰自在龍州至是，前後破平諸賊，凡賞得奴婢八百口，馬牛

天和初年，信州蠻人、蜑人占據長江山峽反叛，連接成二千多里的勢力範圍，再次詔令陸騰討伐他們。陸騰沿着長江南岸而下，軍隊抵至湯口，分路奮力出擊，所向披靡。於是收集敵人尸首封土成爲高冢，用來表彰獲取的戰功。涪陵郡守蘭休祖又仗恃軍隊作亂，波及方圓二千多里。又詔令陸騰討伐他，巴地蜀地全部平定，詔令樹碑在上面銘記他的功勛戰績。陸騰從在龍州任職

稱是。

到這時，前後擊敗平定衆多寇賊，總共獲得賞賜奴婢八百人，馬牛與此相當。

四年，遷江陵總管。陳遣其將章昭達圍江陵，衛王直聞有陳寇，遣大將軍趙誾、李遷哲等率步騎赴之，并受騰節度。時遷哲等守外城，陳將程文季、雷道勤夜來掩襲，遷哲等驚亂，不能抗禦。騰夜遣開門奮擊，大破之。陳人奔潰，道勤中流矢而斃。陳人决龍川寧朔堤，引水灌江陵城。騰親率將士，戰於西堤，破之，陳人乃遁。加位柱國，進爵上庸郡公。

四年，調任江陵總管。陳朝派其將領章昭達包圍了江陵，衛王宇文直聽説有陳朝敵寇，派大將軍趙誾、李遷哲等率領步兵騎兵馳赴江陵，都受陸騰節制調度。當時遷哲等防守外城，陳朝將領程文季、雷道勤夜來偷襲，遷哲等大驚慌亂，不能抵禦。陸騰夜裏派兵開城門奮力出擊，大敗敵軍。陳朝人奔逃潰亂，道勤被流矢射中而死。陳朝人决開龍川的寧朔堤，引水灌注江陵城。陸騰親自率領將士，在西堤上作戰，擊敗敵軍，陳朝人於是逃走。加官位柱國，晋升爵位上庸郡公。

建德二年，徵拜大司空，尋出爲涇州總管。宣政元年冬，薨於京師，贈大後丞，謚曰定。子玄嗣。

建德二年，徵召拜授大司空，不久出任涇州總管。宣政元年冬，在京城去世，賜贈大後丞，謚號爲定。兒子陵玄繼承了爵位。

陸玄

玄，字士鑒，騰入關時，年七歲。仕齊爲奉朝請、成平縣令。齊平，武帝見玄，特加勞勉，即拜地官府都上士。大象末，爲隋文帝相府内兵參軍。

陸玄，字士鑒，陸騰入關時，年紀七歲。在齊朝任奉朝請、成平縣令。齊朝被平定，武帝召見陸玄，特别加以慰問鼓勵，隨即拜授地官府都上士。大象末年，任隋文帝相府内兵參軍。

玄弟融，字士傾，最知名，少歷顯職。大象末，位至大將軍、定陵縣公。

陸玄的弟弟陸融，字士傾，最爲著名，年輕時歷任顯要官職。大象末年，位至大將軍、定陵縣公。

陸麗

歸弟麗，少以忠謹，入侍左右，太武特親昵之。舉動審慎，初無愆失。賜爵章安子，稍遷南部尚書。

陸歸的弟弟陸麗，年少由於忠誠恭謹，入宫侍奉皇帝左右，太武特别親近他。舉止謹慎，開始時没有過失。賞賜爵位章安子，逐漸升爲南部尚書。

太武崩，南安王余立。既而爲中常侍宗愛等所殺，百僚憂惶，莫知所立。麗首建大議，與殿中尚書長孫渴侯、尚書源賀、羽林中郎劉尼奉迎文成於苑中而立之。社稷獲安，麗之謀也。由是受心膂之任，在朝者無出其右。興安初，封平原王，麗頻讓，不聽，乃啓以讓父。文成曰："朕爲天下主，豈不能得二王封卿父子也？"

太武去世，南安王元余即位。不久被中常侍宗愛等殺害，百官憂慮恐懼，無人知道該擁立誰。陸麗首倡大議，與殿中尚書長孫渴侯、尚書源賀、羽林中郎劉尼一道到園林中奉迎文成擁立了他。國家得到安定，是陸麗謀劃的結果。因此受到重用，在朝的官員没有超過他的。興安初年，封爵平原王，陸麗一再辭讓，不允許，於是陳言將爵位讓給父親。文成説："我爲天下之主，難道不可以用二王賜封你們父子嗎？"封他的父

以其父俟爲東平王。麗尋遷侍中、撫軍大將軍、司徒公，復其子孫，賜妻妃號。麗以優寵既頻，固辭不受，帝益重之。領太子太傅。麗好學愛士，常以講習爲業。甚孝，遭父憂，毀瘠過禮。

親陸俟爲東平王。不久陸麗升任侍中、撫軍大將軍、司徒公，免除他的子孫的賦税和勞役，賜封妻子妃號。陸麗認爲優待恩寵已經頻繁了，堅决推辭不接受，皇帝更加器重他。領太子太傅。陸麗好學愛士，常把講論研習作爲學業。十分孝順，爲父親守喪時，因哀痛損傷身體超過了禮節。

和平六年，文成崩。先是，麗療疾於代郡温泉，聞凶欲赴。左右止之曰："宫車晏駕，王德望素重，奸臣若疾人譽，慮有不測之禍。"麗曰："安有聞君父之喪，方慮禍難？"便馳赴。初，乙弗渾悖傲，每爲不法，麗數諍之，由是見忌，害之。謚曰簡王，陪葬金陵。孝文追録先朝功臣，以麗配饗廟庭。

和平六年，文成逝世。先前，陸麗在代郡温泉治病，聽到噩耗打算奔喪。左右的人制止他説："皇帝去世，大王德行聲望素來高尚顯赫，奸臣倘若妒忌您的榮譽，大抵就有不測之禍。"陸麗説："哪裏有聽説君父的喪事時，反而考慮自己的禍難？"就馳馬奔喪而去。起初，乙弗渾狂悖傲慢，每次做違法之事，陸麗就一再規勸他，於是受到猜忌，被害死。謚號爲簡王，葬在金陵旁。孝文追記前朝功臣，把陸麗袝祭於祖廟。

麗二妻，長曰杜氏，次張氏。長子定國，杜氏所生，次叡，張氏所出。

陸麗有兩個妻子，大的叫杜氏，其次是張氏。長子定國，爲杜氏所生，次子陸叡，爲張氏所生。

陸定國　陸昕之

定國在襁抱，文成幸其第，詔養宫内。至於游止，常與獻文同處。年六歲，爲中庶子。及獻文踐祚，拜散騎常侍，賜封東郡王。定國以承父爵，辭，不許。又以父爵讓弟叡，乃聽之。俄遷侍中、儀曹尚書，轉殿中尚書。前後大駕征巡，擢爲行臺，録都曹事，超遷司空。定國恃恩，不循法度，延興五年，坐事免官爵爲兵。太和初，復除侍中、鎮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復王爵。八年，薨於州。贈以本官，謚曰莊王。

定國在襁褓中時，文成到他的住宅，詔令入宫撫養。至於游樂歇息，常和獻文一起。六歲時，任中庶子。到獻文即位時，拜授散騎常侍，賜封爵位東郡王。定國認爲繼承了父親的爵位，推辭，没有同意。又將父親的爵位讓給弟弟陸叡，便聽從了他。不久升任侍中、儀曹尚書，遷職殿中尚書。先後隨從皇上出巡，提升爲行臺，録都曹事，越級升任爲司空。定國仗恃皇恩，不遵循法度，延興五年，因事坐罪免去官職爵位爲士卒。太和初年，又任侍中、鎮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恢復王爵。八年，在州任職時去世。贈賜本官，謚號爲莊王。

子昕之，字慶始，風望端雅。襲爵，例降爲公。尚獻文女常山公主，拜駙馬都尉，歷通直郎。景明中，以從叔琇罪，免官。尋以主婿，除通直散騎常侍。歷兖、青二州刺史，并有政績。轉安北將軍、相州刺史。卒，

兒子昕之，字慶始，名譽聲望端正美好。繼承了爵位，按例降爲公。娶獻文的女兒常山公主爲妻，任駙馬都尉，歷任通直郎。景明期間，由於堂叔陸琇犯罪，免除官職。不久因是皇帝的女婿，任通直散騎常侍。歷任兖、青二州刺史，都有政績。遷職安北將軍、相州刺史。去世後，賜

贈鎮東將軍、冀州刺史，謚曰惠。

初，定國娶河東柳氏，生子安保。後娶范陽盧度世女，生昕之。二室俱爲舊族，而嫡妾不分。定國亡後，兩子爭襲父爵。僕射李冲有寵於時，與度世子伯源婚親相好，冲遂左右助之，昕之由是承爵，尚主，職位赫弈。安保沈廢貧賤，不免飢寒。昕之容貌柔謹，孝文以其主婿，特垂昵眷。宣武時，年未四十，頻撫三藩，當世以此榮之。昕之卒後，母盧悼念，傷過而亡。公主奉姑有孝稱。神龜初，與穆氏琅邪長公主并爲女侍中。又，性不妒忌，以昕之無子，爲納妾媵，而皆育女。公主有三女，無男，以昕之從兄希道第四子子彰爲後。

贈鎮東將軍、冀州刺史，謚號爲惠。

起初，定國娶河東柳氏爲妻，生下兒子安保。後來娶了范陽盧度世的女兒，生下昕之。二室都屬古老的家族，而且妻妾不分。定國死後，兩個兒子爭着繼承父親的爵位。僕射李冲在當時受到恩寵，與度世的兒子伯源是有婚姻關係的親戚和朋友，李冲便幫助他，昕之於是繼承了爵位，娶公主爲妻，職位顯赫。安保未被起用至於貧窮卑賤，不免挨餓受凍。昕之容貌溫和恭謹，孝文由於他是先帝的女婿，特别關懷親近。宣武時，年紀不到四十，多次鎮撫三藩，當代人由於這而覺得他榮光。昕之去世後，母親盧氏追念，傷心過度而死。公主奉事婆母有孝順的美譽。神龜初年，和穆氏琅邪長公主都被任爲女侍中。又，生性不嫉妒，由於昕之没有兒子，爲他納侍妾，却都生的是女兒。公主有三個女兒，無男兒，把昕之的堂兄希道的第四個兒子子彰作爲後嗣。

陸子彰

子彰，字明遠，本名士沈。年十六出後，事公主盡禮。丞相、高陽王雍常言曰："常山妹雖無男，以子彰爲兒，乃過自生矣。"正光中，襲爵東郡公，累遷給事黄門侍郎。子彰妻即咸陽王禧女。禧誅，養於彭城王第，莊帝親之，略同諸姊。建義初，尒朱榮欲循舊事，庶姓封王，由是封子彰濮陽郡王。尋而詔罷，仍復先爵。

天平中，拜衛將軍、潁州刺史，以母憂去職。元象中，以本將軍除齊州刺史，又加驃騎將軍，行懷州事，轉北豫州刺史，仍除徐州刺史，將軍并如故。一年歷三州，當世榮之。還朝，除衛大將軍、右光禄大夫，行瀛州事。尋拜侍中，復行滄州事。進號驃騎大將軍，行冀州事。除侍讀，兼七兵尚書，行青州事。子彰初爲州，以聚斂爲事，晚節修改，自行青、

子彰，字明遠，本名士沈。十六歲時出爲後嗣，奉事公主盡到禮節。丞相、高陽王元雍常言道："常山妹妹雖然没有男兒，把子彰作爲兒子，却超過了親生的喲。"正光期間，繼承了爵位東郡公，屢經升遷爲給事黄門侍郎。子彰的妻子即咸陽王元禧之女。元禧被誅，寄養在彭城王的家裏，莊帝親愛她，略同於所有同宗的姐姐。建義初年，尒朱榮想遵循先例，封異姓爲王，於是封子彰爲濮陽郡王。不久詔令廢除，照舊恢復以前的爵位。

天平期間，任衛將軍、潁州刺史，因居母親之喪免除官職。元象期間，以本將軍任齊州刺史，又加官驃騎將軍，行懷州事，遷職北豫州刺史，還任徐州刺史，將軍一職一并依舊。一年歷任三州，當代以此爲榮耀。返回朝廷，任衛大將軍、右光禄大夫，行瀛州事。不久拜授侍中，又行滄州事。晋升官號驃騎大將軍，行冀州事。任侍讀，兼七兵尚書，行青州事。子彰開始任州官時，把搜刮錢財作爲一種事業，晚年改正了過失，從行青州、冀州、滄州、瀛州事後，在當時

冀、滄、瀛，甚有時譽。加以虛己納物，人士敬愛之。除中書監。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文宣。

子彰崇好道術，曾嬰重病，藥中須桑螵蛸，子彰不忍害物，遂不服焉，其仁如此。教訓六子，雅有法度。子卬。

頗有聲譽。加上虛心處事，有名望的人也敬重愛戴他。任中書監。去世後，賜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號爲文宣。

子彰崇尚道德學術，曾患重病，藥裏需要桑螵蛸，子彰不忍心傷害動物，於是没有服用藥物，他的仁慈就像這樣。教育訓導六個兒子，頗有法度。兒子陸卬。

陸卬　陸乂

卬，字雲駒，少機悟，美風神。好學不倦，博覽群書，《五經》多通大義。善屬文，甚爲河間邢卲所賞。卲又與子彰交游，嘗謂子彰曰："吾以卿老蚌遂出明珠，意欲爲群拜紀可乎?"由是名譽日高，雅爲搢紳所推許。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歷文襄大將軍主簿、中書舍人、兼中書侍郎，以本職兼太子洗馬。自梁、魏通和，歲有交聘，卬每兼官宴接。在席賦詩，卬必先成，雖未能盡工，以敏速見美。

陸卬，字雲駒，年幼聰明靈活，風度神采瀟灑漂亮。好學不倦，博覽群書，《五經》要旨大多精通。擅長寫作，頗受河間人邢卲賞識。邢卲又與子彰交結，曾對子彰說："我認爲您老的蚌蛤裏終於出了珍珠，我想要像陳群拜陳紀那樣可以嗎?"因此聲譽日益顯赫，頗被士大夫推重贊許。自家中徵召出任員外散騎侍郎，歷任文襄大將軍主簿、中書舍人、兼中書侍郎，以本職兼太子洗馬。自從蕭梁、北魏往來和好，每年有雙方使者互訪，陸卬常兼職設宴接待。在酒席上賦詩，陸卬一定先成，儘管不能全都精巧，却由於其敏捷而被贊美。

除中書侍郎，修國史。以父憂去職。居喪盡禮，哀毁骨立，詔以本官起。文襄時鎮鄴，嘉其至行，親詣門以慰勉之。卬母，魏上庸公主，初封藍田，高明婦人也，甚有志操。卬昆季六人，并主所出，故邢卲常謂人云："藍田生玉，固不虛矣。"主教訓諸子，皆以義方，雖創巨痛深，出於天性，然動依禮度，亦母氏之訓焉。卬兄弟相率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朝廷所嗟尚，發詔褒揚，改其所居里爲孝終里。服竟，當襲，不忍嗣侯。使迄未應受。

授任中書侍郎，撰修國史。由於居父親之喪免除官職。居喪期間盡守禮節，因哀痛損傷了身體至於骨瘦如柴，詔令以本官出任。文襄時鎮守鄴地，爲贊賞他的完美德行，親自上門慰問勉勵他。陸卬的母親，是東魏的上庸公主，起初封於藍田，是位高尚明達的婦女，很有志向和操守。陸卬兄弟六人，都是公主所生，所以邢卲常對人說："藍田生産玉，本不是虛傳啊。"公主教育訓導諸兒，都是用做人的正道，儘管創傷大痛楚深，出自天性，却行爲依據禮節法度，這就是母親訓導他們的結果。陸卬兄弟相繼在墓邊建起茅廬，背土堆成墳丘。皇上贊嘆推崇，發布詔令褒揚，將他們所居住的地方改名爲孝終里。服喪完畢，當繼承爵位，却不忍心繼承侯位。以致没有接受。

齊天保初，常山王薦卬器幹，文宣面授給事黄門侍郎。遷吏部郎中。上洛王思宗爲清都尹，辟爲邑中正，食貝丘縣幹。遭母喪，哀慕毁

北齊天保初年，常山王推薦陸卬有才能，文宣當面授任爲給事黄門侍郎。調任吏部郎中。上洛王思宗爲清都尹時，薦舉爲邑中正，享受貝丘縣的幹禄。遭遇母親之喪事，因哀痛思念而

悴，殆不勝喪，遂至沈篤，頓伏床枕，又成風疾。第五弟摶遇疾，臨終，謂其兄弟曰："大兄尩病如此，性至慈愛，摶之死日，必不得使大兄知之，哭泣聲必不可聞徹，致有感動。"家人至於祖載，方始告之。卬聞而悲痛，一慟便絶。年四十八。

身體損傷憔悴，幾乎不能完成居喪禮節，終於病重，立刻倒在床枕之上，又得了半身不遂之症。第五個弟弟陸摶染病，臨終時，對他的兄弟們説："大哥瘦弱多病如此，性情極其慈愛，陸摶死之日，一定不能讓大哥知道，哭泣聲一定不能讓他聽到，以致觸動他的情感。"家裏人到了將葬之際行祖祭禮時，纔開始告訴他。陸卬聞訊悲痛萬分，一哭就氣絶了。年紀四十八歲。

卬自在朝行，篤慎周密，不説人短，不伐己長，言論清遠，有人倫鑒裁，朝野甚悲惜之。贈衛將軍、青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十四卷，行於世。齊之郊廟諸歌，多卬所制。

陸卬自從在朝廷行事，忠厚恭謹周全嚴密，不敘説他人的短處，不誇耀自己的長處，言論高雅深遠，評述人的流品時能明鑒識别，朝廷和民間非常悲痛惋惜他的去世。賜贈衛將軍、青州刺史，謚號爲文。撰寫的文章十四卷，流傳於世。北齊郊祀和祖先宗廟裏所用的歌辭，多爲陸卬創作。

子乂，字旦，襲爵始平侯。乂聰敏博學，有文才，年十九舉司州秀才。歷秘書郎、南陽王文學、通直散騎侍郎，待詔文林館。兼散騎侍郎，迎陳使。還，兼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常侍。乂於《五經》最精熟，館中謂之石經。人爲之語曰："《五經》無對，有陸乂。"

兒子陸乂，字旦，繼承了爵位始平侯。陸乂聰明機敏學識淵博，有文學寫作的才能，十九歲選舉爲司州秀才。歷任秘書郎、南陽王文學、通直散騎侍郎，待詔文林館。兼散騎侍郎，迎接陳朝使者。返回，兼中書舍人，加官通直散騎常侍。陸乂對《五經》最爲精通熟習，館中人稱他是石經。人們爲此編了句話説："《五經》不能校對時，有陸乂。"

卬第二弟駿，字雲驤。自中書舍人歷黄門侍郎、散騎常侍，卒於東廣州刺史。

陸卬的第二個弟弟陸駿，字雲驤。由中書舍人歷任黄門侍郎、散騎常侍，在任東廣州刺史時去世。

陸沓

駿弟沓，字雲邁，亦歷中書舍人、黄門常侍，假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平中，爲寇所圍，經百餘日，就加開府儀同三司。城中多疫癘，死者過半，人無異心。遇疾卒。及城陷，陳將吴明徹以沓有善政，吏人所懷，啓陳主，還其尸，家累貲物無所犯。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僕射。子玄卿，位尚書膳部郎。

陸駿的弟弟陸沓，字雲邁，也歷任中書舍人、黄門常侍，假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平期間，被敵寇包圍，歷經一百多天，前往拜授加官開府儀同三司。城中多瘟疫，死的人雖過半數，人們却没有二心。染病去世。到城池被攻破時，陳朝將領吴明徹認爲陸沓有善政，吏民歸附他，秉告陳朝君主，送還他的尸體，家屬財物絲毫不犯。賜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僕射。兒子玄卿，官居尚書膳部郎。

沓弟騫，字雲儀，亦歷中書舍人、黄門常侍。武平末，吏部郎中。

陸沓的弟弟陸騫，字雲儀，也歷任中書舍人、黄門常侍。武平末年，任吏部郎中。

騫弟摶，字雲征，好學有行檢，

陸騫的弟弟陸摶，字雲征，好學有操行，在

卒於著作佐郎。

任著作佐郎時去世。

陸彥師

摶弟彥師，字雲房，少以行檢稱。及長好學，解屬文。魏襄城王元旭引爲參軍事，以父艱去職。哀毀殆不勝喪，與兄卬廬於墓次，鄉人重之，皆就墓側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絶。中書令河間邢卲表薦之。未報，彭城王浟爲司州牧，召補主簿。後歷中外府東閤祭酒。兄卬當襲父始平侯，以彥師昆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彥師固辭而止。世稱友悌孝義，總萃一門。爲中書舍人、通直散騎侍郎。每陳使至，必高選主客，彥師所接對者，前後六輩。歷中書、黄門侍郎。後以不阿宦者，遇讒，出爲中山太守，有惠政。數年，徵爲吏部郎中、散騎常侍，又拜銀青光禄大夫，假儀同三司，行鄭州刺史，尋除給事黄門侍郎。武平末，車駕如晋陽，北平王鎮鄴，委彥師留臺機密，以重慎見知。

陸摶的弟弟彥師，字雲房，年幼時因有操行而被頌揚。長大後喜愛學習，擅長寫作。東魏襄城王元旭推薦爲參軍事，因居父親之喪而免除官職。由於哀痛損傷了身體幾乎不能完成喪禮，和哥哥陸卬在墓邊建起茅舍，鄉里人推重他，都到墓邊慰問，早晚之間，車馬不斷。中書令河間人邢卲上表薦舉他。没有答覆，彭城王元浟爲司州牧，召補爲主簿。後來歷任爲中外府東閤祭酒。哥哥陸卬應當繼承父親爵位始平侯，認爲彥師在兄弟中最小，上表謙讓封給他，彥師堅決推辭纔作罷。世人稱贊友悌孝義，聚萃一家。任中書舍人、通直散騎侍郎。每當陳朝使節來到，一定用高標準來選拔主客，彥師所接待的，前後六批。歷任中書、黄門侍郎。後來由於不曲從太監，遭到讒害，出任中山太守，有善政。幾年後，徵召爲吏部郎中、散騎常侍，又任銀青光禄大夫，假儀同三司，行鄭州刺史，不久任給事黄門侍郎。武平末年，皇上到晋陽，北平王鎮守鄴地，委任彥師留在都城掌管機要部門，由於穩重謹慎而被賞識。

周武帝平齊，授彥師載師下大夫，轉少納言，賜爵臨水縣男。及隋文爲丞相，彥師遇疾，請假還鄴。尉遲迥將爲亂，彥師知之，遂將妻子潛歸長安。文帝嘉之，授内史下大夫，拜上儀同。及帝受禪，拜尚書左丞，進爵爲子。彥師素多病，未幾，以務劇病動，乞解所職，有詔聽以本官就第。歲餘，轉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彥師在職，凡所任人，頗甄别於士庶，論者美之。後復以病出爲汾州刺史，卒官。

周武帝平定北齊，授任彥師載師下大夫，遷職少納言，賜封爵位臨水縣男。到隋文帝爲丞相時，彥師染疾，請假回鄴地。尉遲迥將發動叛亂，彥師知道此事，於是率妻子兒女偷偷地返回長安。文帝贊賞他，授任内史下大夫，拜授上儀同。到皇帝受禪時，拜授尚書左丞，晋升爵位爲子。彥師一向多病，不久，因爲事務的繁重而病發，請求解去自己的官職，有詔令聽其以本官職位回到家中。一年多後，遷職吏部侍郎。隋朝承襲北周的制度，官吏的出身混雜不純，彥師任職時，凡所任用的人，都要對其士族和庶族進行鑒别，評論者贊美他。後來又由於有病出任汾州刺史，任職時去世。

陸叡

叡，字思弼，年十餘，襲爵撫軍大將軍、平原王。沈雅好學，折節下士。年未二十，時人便以宰輔許之。

陸叡，字思弼，十多歲時，繼承官爵撫軍大將軍、平原王。深沉高雅喜歡學習，降低身份謙恭地對待賢士。不到二十歲，當時人就認定他可

娶東徐州刺史博陵崔鑒女，時孝文尚未改北人姓，鑒謂所親云："平原王才度不惡，但恨其姓名殊爲重複。"叡婚，自東徐還經鄴，見李彪，甚敬悦之，仍與趣京，以爲館客。後爲北征都督，擊蠕蠕，大破之。遷侍中、都曹尚書。時蠕蠕又犯塞，詔叡討之，追至石磧，禽其帥赤阿突等數百人。還，加散騎常侍，遷尚書左僕射，領北部尚書。

十六年，降五等之爵，以麗勛著前朝，封叡鉅鹿郡公。尋爲使持節、鎮北大將軍、尚書令、衛將軍，討蠕蠕，大破之而還。以母憂解。孝文將有南伐之事，以本官起授征南將軍。叡固辭，請終情禮，敕有司敦喻不許。復除使持節、都督恒州刺史，行尚書令。時車駕南征，上表諫，帝不從。叡又表請車駕還代，親臨太師馮熙葬，坐削奪都督三州諸軍事。尋進號征北大將軍。以有順遷之表，加邑四百户。

時穆泰爲定州刺史，以疾病，請恒州自效，乃以叡爲定州刺史。未發，遂與泰等同謀構逆，賜死獄中。聽免孥戮，徙其妻子於遼西。

陸希道

叡長子希道，字洪度。有風貌，美鬚髯，歷覽經史，頗有文致。初拜中散，遷通直郎。坐父事，徙於遼西。於後得還，從征自效，以軍功賜爵淮陽男，拜諫議大夫。累遷前將軍、郢州刺史。希道善於馭邊，甚有威略。轉平西將軍、涇州刺史，卒官，贈撫軍將軍、定州刺史。

希道有六子：士懋，字元偉。天平中以其曾祖麗有翼戴之勛，詔特復鉅鹿郡公，令士懋襲。位營州刺史。士懋弟士宗，字仲彦，尚書左外兵郎

以做到皇帝的輔佐大臣。娶東徐州刺史博陵人崔鑒的女兒爲妻，當時孝文還没有改北人姓，崔鑒對親近的人説："平原王才華氣度不錯，衹是遺憾他的姓名太與人重複了。"陸叡婚後，從東徐返回經過鄴地，見到李彪，十分敬重喜歡他，便和他赴京城，把他作爲門客。後來任北征都督，攻打蠕蠕，大敗它。升任侍中、都曹尚書。當時蠕蠕又侵犯邊塞，詔令陸叡討伐，追擊到沙漠，擒獲了其統帥赤阿突等幾百人。回來，加官散騎常侍，升任尚書左僕射，領北部尚書。

十六年，頒行五個等級的爵位，因陸麗在前朝功勛卓著，封陸叡爲鉅鹿郡公。不久任使持節、鎮北大將軍、尚書令、衛將軍，討伐蠕蠕，大敗它而回。由於居母親之喪而解職。孝文將舉兵南伐，以本官起於家授任征南將軍。陸叡堅决推辭，請求盡到孝子的情義與禮節，敕令有關部門敦促開導駁回請求。再次出任使持節、統領恒州刺史，行尚書令。當時皇上南征，上表諫阻，皇帝不聽從。陸叡又上表請求皇上返回代地，親自去參加太師馮熙的葬禮，獲罪剥奪都督三州諸軍事。不久晋升官號征北大將軍。由於有規勸遷都的奏表，增加采邑四百户。

當時穆泰任定州刺史，由於有疾病，請求到桓州效命，於是任陸叡爲定州刺史。没有啓程，就與穆泰等同謀勾結叛逆，在獄中賜死。同意不誅及子孫，將其妻子兒女流放到遼西。

陸叡的長子希道，字洪度。有風采容貌，美鬚髯，遍覽經書史籍，很有文才和情致。起初拜授中散，升任通直郎。因父事牽連坐罪，流放到遼西。後來得以返回，跟隨征戰自覺效命，由於軍功賜封爵位淮陽男，任諫議大夫。屢經升遷爲前將軍、郢州刺史。希道擅長於統治邊疆，很有威望和韜略。遷職平西將軍、涇州刺史，在任職時去世，賜贈撫軍將軍、定州刺史。

希道有六個兒子：士懋，字元偉。天平期間由於其曾祖父陸麗有輔佐擁戴的功勛，詔令特别恢復鉅鹿郡公，命士懋繼承。官居營州刺史。士懋的弟弟士宗，字仲彦，任尚書左外兵郎中。士

中。士宗弟士述，字幼文，符璽郎中。建義初，并於河陰遇害。士述弟士沈，出繼從叔昕之。士沈弟士廉，字季脩，建州平北府長史。永安末，尒朱世隆攻陷州城，見害。士廉弟士佩，字季偉，武定中，安東將軍、司州中從事。

宗的弟弟士述，字幼文，任符璽郎中。建義初年，都在河陰遇害。士述的弟弟士沈，過繼給堂叔昕之做兒子。士沈的弟弟士廉，字季脩，任建州平北府長史。永安末年，尒朱世隆攻克州城，被害。士廉的弟弟士佩，字季偉，武定期間，任安東將軍、司州中從事。

希道弟希悦，尚書外兵郎中。

希道的弟弟希悦，任尚書外兵郎中。

麗季弟騏驎，侍御中散，轉侍御史。太和初，新平太守。

陸麗的弟弟騏驎，任侍御中散，遷職侍御史。太和初年，任新平太守。

子高貴，孝昌中，兗州鎮東府法曹參軍。

兒子高貴，孝昌期間，任兗州鎮東府法曹參軍。

陸操

高貴子操，字仲志，高簡有風格，早以學業知名，雅好文。操仕魏，兼散騎常侍聘梁，使還，爲廷尉卿。齊文襄爲世子，甚好色，崔季舒爲掌媒焉。薛氏寶書妻元氏有色，迎入欲通之。元氏正辭，且哭。世子使季舒送付廷尉罪之。操曰："廷尉守天子法，須知罪狀。"世子怒，召操，命刀環築之，更令科罪。操終不撓，乃口責之。後徙御史中丞。天保中，卒於殿中尚書。子孔璋，武平中，卒於高陽太守。

高貴的兒子陸操，字仲志，高尚簡約有風度品格，很早由於有學問而著名，平素愛好文學。陸操在魏國任職，兼散騎常侍訪問梁國，出使回來，任廷尉卿。齊文襄帝爲世子，十分好色，崔季舒爲他主介美女。薛寶書的妻子元氏有美色，迎入家中要與她通奸。元氏義正辭嚴，并且哭泣。世子讓季舒送交廷尉罪罰她。陸操説："廷尉恪守天子的法律，需要知道犯罪的事實。"世子憤怒，召去陸操，令人用刀頭的鐵環擊打他，再命他依律斷罪。陸操終究不屈服，而且開口譴責他。後來遷職御史中丞。天保期間，在任殿中尚書時去世。兒子孔璋，武平期間，在任高陽太守時去世。

高貴弟孟遠，位奉朝請。

孟遠子概之，位司農卿。

高貴的弟弟孟遠，任奉朝請。

孟遠的兒子概之，官居司農卿。

陸爽　陸法言

概之子爽，字開明。少聰敏，年九歲就學，日誦二千餘言。齊尚書僕射楊遵彦見而異之曰："陸氏世有人焉。"仕齊，位中書侍郎。齊滅，周武帝聞其名，與陽休之、袁叔德等俱徵入關。諸人多將輜重，爽獨載數千卷書。至長安，授宣納上士。隋文帝受禪，頻遷太子洗馬，與左庶子宇文愷等撰《東宫典記》七十卷。朝廷以其博學有口辯，陳人至境，常令迎

概之的兒子陸爽，字開明。年幼聰明機敏，九歲時就學，每日背誦二千多字。北齊尚書僕射楊遵彦見面後認爲他不同尋常就説道："陸氏代代有人哦。"在北齊任職，官居中書侍郎。北齊滅亡，周武帝聽説過他的名聲，和陽休之、袁叔德等都徵召入關。衆人多帶輜重，惟獨陸爽裝載數千卷書籍。到達長安，授任宣納上士。隋文帝受禪，屢經升任爲太子洗馬，與左庶子宇文愷等撰寫《東宫典記》七十卷。皇帝認爲他博學有口才，陳朝人到國境，常命他迎接慰勞。任職時去

勞。卒官，贈上儀同、宣州刺史。

子法言，敏學有家風，釋褐承奉郎。初，爽之爲洗馬，常奏文帝云："皇太子諸子未有嘉名，請依《春秋》之義，更立名字。"上從之。及太子廢，上追怒爽曰："我孫製名，寧不自解？陸爽乃爾多事！扇惑於勇，亦由此人。其身雖故，子孫并宜屏黜，終身不齒。"法言竟坐除名。

世，賜贈上儀同、宣州刺史。

兒子法言，勤勉好學有家族傳統的風尚，出仕承奉郎。起初，陸爽任洗馬，常常上奏文帝說："皇太子諸子没有好的名字，請求根據《春秋》的意義，更改名字。"皇上聽從了這個建議。到太子被廢黜，皇上追憶前事對陸爽發怒道："我孫子的命名，難道不能自作解釋？陸爽如此多事！對楊勇煽動蠱惑，也是由於這個人。他的生命雖然已經作古，子孫們都應該屏棄廢黜，終身不予録用。"法言終於因牽連坐罪除名。

源賀 源延

源賀，西平樂都人，私署河西王禿髮傉檀之子也。傉檀爲乞伏熾盤所滅，賀自樂都奔魏。賀偉容貌，善風儀。太武素聞其名，及見，器其機辯，賜爵西平侯。謂曰："卿與朕同源，因事分姓，今可爲源氏。"從擊叛胡白龍，又討吐京胡，皆先登陷陣。以功進號平西將軍。

太武征涼州，以爲鄉導，問攻戰之計。賀曰："姑臧外有四部鮮卑，各爲之援，然皆臣祖父舊人。臣願軍前宣國威信，必相率請降。外援既服，然後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耳。"帝曰："善。"乃遣賀招慰，下三萬餘落。及圍姑臧，由是無外慮，故得專力攻之。涼州平，以功進爵西平公。又從征蠕蠕，擊五城吐京胡，討蓋吴諸賊，皆有功，拜散騎常侍。從駕臨江，爲前鋒大將，善撫士卒，加有料敵制勝之謀。賀爲人雄果，每遇强寇，輒自奮擊，帝深誡之。賀本名破羌，是役也，帝謂曰："人之立名，宜保其實，何可濫也？"賜名賀焉。拜殿中尚書。

南安王余爲宗愛所殺，賀部勒禁兵，静遏外内，與南部尚書陸麗决議定策，翼戴文成。令麗與劉尼馳詣

源賀，西平樂都人，是自封河西王禿髮傉檀的兒子。傉檀被乞伏熾盤滅掉，源賀從樂都逃到北魏。源賀容貌魁梧，風度儀表美好。太武平素聽説過他的聲名，到見面時，器重他的機智巧辯，賜封爵位西平侯。對他説："你與我同源，因爲變故纔分别各自爲姓，現在可以叫源氏。"跟隨攻擊胡人白龍，又討伐吐京胡，都是率先深入敵陣。因功晉升官號平西將軍。

太武征伐涼州，讓他作爲嚮導，咨詢攻戰的計策。源賀説："姑臧之外有四個鮮卑部落，各爲涼州的外援，但都是我祖父的故交。我願在軍前宣傳國家的威望和信譽，他們一定會相繼請求降順。外援既然順服，然後攻其孤城，攻克它就易如反掌了。"皇帝説："好。"便派源賀招撫，降服三萬多個村落。到包圍姑臧時，於是没有外患，因此得以集中兵力進攻它。平定涼州，由於有功晋升爵位西平公。又跟隨征討蠕蠕，進擊五城的吐京胡，討伐蓋吴衆賊，都有功勞，任散騎常侍。跟隨皇上直到長江，爲前鋒大將，善於慰撫士卒，加上有料敵制勝的計謀。源賀爲人勇武果决，每次遇上强悍的敵寇，總是親自奮力出擊，皇帝深切地警戒他。源賀本名破羌，這次戰役，皇帝對他説："人取的名字，應該保證它的真實性，怎麼可以濫取呢？"賜予他賀名。任殿中尚書。

南安王元余被宗愛殺害，源賀部署統率皇帝的親兵，禁止阻斷皇宫内外，與南部尚書陸麗决議謀立天子，擁戴文成。命陸麗與劉尼馳馬到

苑中奉迎，賀營中爲内應。俄而麗抱文成，單騎而至。及即位，賀有力焉。以定策勛，進爵西平王。及班賜百僚，敕賀任意取之，辭以江南未賓，漠北不款，府庫不宜致匱。固使取之，唯取戎馬一匹。

園林中迎接，源賀在宫内作内應。很快陸麗抱着文成，單騎趕來。待到即位，源賀對此出了大力。由於擁立皇帝的功勞，晋升爵位西平王。等到頒賜百官時，敕令源賀任意索取寶物，以長江以南没有歸順，沙漠以北没有誠服，國家的倉庫不應使致匱乏的理由推辭。一定要他索取寶物時，衹取了戰馬一匹。

時斷獄多濫，賀上書曰："案律，謀反之家，其子孫雖養他族，追還就戮，所以絶罪人之類，彰大逆之辜。其爲劫賊應誅者，兄弟子侄在遠道隔關津皆不坐。竊惟先朝制律之意，以不同謀，非絶類之罪，故特垂不死之詔。若年十三已下，家人首惡，計所不及。臣愚以爲可原其命，没入官。"帝納之。

當時審判案件較濫，源賀上書説："根據法律，謀反之家，其子孫儘管過繼給他族，追回依律斬殺，這是滅絶罪人的同類，暴露大逆罪惡的手段。那些做劫賊應該誅殺的，兄弟子侄在遠方隔着關塞渡口的都不牽連坐罪。我私下以爲前朝制定法律的用意，根據不是同謀，就不是滅絶同類的罪惡，因此特别下不處死的詔令。如果年齡十三歲以下，家人是罪魁，考慮到不會是同謀。我認爲可以饒了他的性命，没收入官。"皇帝采納了這個建議。

出爲冀州刺史，改封隴西王。既受除，上書曰："臣聞人之所寶，莫寶於生命；德之厚者，莫厚於宥死。然犯死之罪，難以盡恕，權其輕重，有可矜恤。今勍寇游魂於北，狡賊負險於南，其在疆埸，猶須戍防。臣愚以爲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贓及盗與過誤之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謫守邊境。是則已斷之體，更受生成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幾在兹。"帝嘉納之，已後入死者，皆恕死徙邊。久之，帝謂群臣曰："昔源賀勸朕，宥諸死刑，徙充北藩諸戍。自爾至今，一歲所活，殊爲不少。濟命之理既多，邊戍之兵有益。苟人人如賀，朕臨天下，復何憂哉！"群臣咸曰："非忠臣不能進此計，非聖明不能納此言。"

出任冀州刺史，改封爲隴西王。受任之後，上書道："我聽説人所珍視的，没有比生命更寶貴的；仁德寬厚的，没有比原宥免死更寬厚的了。然而犯了死罪，難以全部恕免，權衡它們的輕重，有的可以憐惜。如今强寇像游蕩的鬼魂在北面，狡賊仗恃險要在南面，他們所在的邊境，還需防守。我認爲如果不是大逆叛賊、徒手殺人的罪惡，那些因犯貪臟及其盗竊和過失之罪本應處死的，都可以饒其性命，發配去防守邊疆。這樣就使已經斷送的軀體，再蒙受新生的恩德；服勞役的人家，也逐漸得到休息的恩惠。無人犯法致使刑法擱置不用的教化，或許就在此吧。"皇帝贊賞接納了他的意見，以後判死罪的，都恕免死罪流放邊境服勞役。許久，皇帝對群臣説："昔日源賀勸説我，寬恕各種死刑，流放到北邊藩鎮的衆營壘。從那時到今天，一年所存活的人，甚是不少。濟命之法既多，守邊的士兵又增加了。如果人人像源賀，我統治天下，還有什麽憂慮啊！"群臣都説道："不是忠臣不能進獻此計，不是皇上聖明不能采納此言論。"

賀之臨州，鞫獄以情，徭役簡省，清約寬裕，甚得人心。時武邑郡

源賀治理州政，根據實情審判案件，减少勞役，清明簡約寬容，頗得人心。當時武邑郡奸民

姧人石華告沙門道可與賀謀反，有司以聞。文成曰："賀保無此。"乃精加訊檢，華果引誣。乃遣使慰勉之。帝顧左右曰："賀忠誠，尚致誣謗，其不若是者，可無慎乎?"時考殿最，賀政爲上第，賜衣馬器物，班宣天下。

石華告發沙門道可與源賀謀反，有關部門上報此事。文成説："保證源賀没有此事。"便仔細加以詢問檢察，石華果然自己承認是誣陷。於是派使者慰問勉勵源賀。皇帝環顧左右的人説："源賀忠誠，尚且招致誣陷誹謗，那些不如他的人，可以不謹慎嗎?"當時通過考核政績和軍功來確定是下等"殿"還是上等"最"，源賀的政績爲上等，賞賜衣服馬匹和器物，頒布天下。

後徵拜太尉。蠕蠕寇邊，賀從駕討破之。及獻文將傳位于京兆王子推，時賀都督諸軍事屯漠南，乃馳傳徵賀。賀至，正色固執不可。即詔持節奉皇帝璽綬以授孝文。是歲，河西敕勒叛，遣賀討之，多所降破。賀依古今兵法及先儒耆舊説，略采至要，爲十二陳圖，上之，獻文覽而嘉焉。

後來徵召拜授太尉。蠕蠕侵犯邊境，源賀跟隨皇上討伐擊敗了它。等到獻文將傳位給京兆王子推，當時源賀任都督諸軍事駐守沙漠南面，於是驛馬急馳徵召源賀。源賀到，神情嚴肅堅决不同意。就詔令持節奉皇帝璽綬授予孝文。這一年，黄河西面的敕勒反叛，派源賀討伐，大多被降伏擊敗。源賀根據古今兵法及先儒年高望重者的説法，簡略采取其要旨，畫出十二個戰陣圖，呈上，獻文看了十分贊賞。

又都督三道諸軍屯漠南。時每歲秋冬，遣軍三道并出，以備北寇，至春中乃班師。賀以勞役京都，又非禦邊長計，乃上言，請募諸州鎮有武勇者三萬人，復其徭賦，厚加振恤，分爲三部。二鎮之間築城，城置萬人，給强弩十二床，武衛三百乘。弩一床給牛六頭，武衛一乘給牛二頭。多造馬槍及諸器械，使武略大將二人以鎮撫之。冬則講武，春則種植，并戍并耕，則兵未勞而有盈蓄矣。又於白道南三處立倉，運近州鎮租粟以充之。足食足兵，以備不虞，於事爲便。不可歲常舉衆。事寢不報。

又督率三道諸軍駐守沙漠南面。當時每年秋冬，派三道的軍隊一起出發，用來防備北邊的敵寇，到春中纔撤軍。源賀認爲這既使京都勞苦疲困，又不是防禦邊患的長遠之計，便上書，請求招募各州鎮中有武有勇者三萬人，免除他們的徭役賦税，多加以救濟，分成三部。在二鎮之間築城，城中布置一萬人，配給十二張帶木架的大弩，武衛三百乘。每張帶木架的大弩配給六頭牛，武衛一乘配給二頭牛。多製造馬槍及各種器械，讓二位有軍事謀略的大將來安撫他們。冬季習武，春季種植，一起防守一起耕作，這樣士兵没有疲勞却有了積蓄。又在白道南邊三個地方建倉，運輸附近州鎮收的租粟來填滿它們。充實食物加强兵力，用來防備不測之患，這對於防守之事有利。不可以每年常興師動衆。此事擱置没有答覆。

上書稱病乞骸骨，至于再三，乃許之。朝有大議，皆就詢訪，又給衣藥珍羞。太和元年二月，療疾於温湯。孝文、文明太后遣使屢問消息，太醫視疾。患篤，還于京師。乃遺令諸子曰："吾頃以老患辭事，不悟天

上書稱有病請求退休，直到多次，纔准許他。朝廷有重要的謀議，都要到他那裏咨詢，還供給他衣服藥物和美味食物。太和元年二月，在温泉治病。孝文、文明太后派使者多次詢問病情，太醫看病。病重，回到京城。臨終前便命諸兒道："我近來由於年邁有病辭去官事，不覺皇

慈降恩，爵逮於汝。汝其毋傲吝，毋荒怠，毋奢越，毋嫉妒。疑思問，言思審，行思恭，服思度。遏惡揚善，親賢遠佞，目觀必真，耳屬必正，忠勤以事君，清約以臨己。吾終之後，所葬，時服單櫝，足申孝心，芻靈明器，一無用也。”三年，薨，贈侍中、太尉、隴西王印綬，謚曰宣王。賜輼輬車及命服、温明秘器，陪葬金陵。

上慈悲降下恩惠，將爵位傳給你們。你們可不要傲慢吝嗇，不要荒廢懈怠，不要奢侈僭越，不要嫉良妒賢。疑難想到求問，言語想到審慎，行動想到恭謹，穿戴想到節度。遏惡揚善，親賢遠佞，眼睛看的一定要是真實的東西，耳朵傾聽的一定要是正直的東西，用忠誠勤奮去奉事君主，用清廉儉約來對待自己。我死之後，陪葬的，平常的衣服和一口薄棺材，足以表達孝心了，草扎的人馬和殉葬品，一樣也不用。”三年，逝世，賜贈侍中、太尉、隴西王印綬，謚號爲宣王。賜予輼輬車和命服、温明葬器和棺材，陪葬在金陵旁。

長子延，性謹厚，少好學，位侍御中散，賜爵廣武子。卒，贈凉州刺史，廣武侯，謚曰簡。子鱗襲。

長子源延，稟性謹慎寬厚，年幼好學，官居侍御中散，賞賜爵位廣武子。去世後，賜贈凉州刺史，廣武侯，謚號爲簡。兒子源鱗繼承了爵位。

源懷　源子邕

延弟思禮，後賜名懷，謙恭寬雅有大度。文成末，爲侍御中散。父賀辭老，詔受父爵。後持節督諸軍屯於漠南，蠕蠕甚憚之。還，除殿中尚書，出爲長安鎮將、雍州刺史。清儉有惠政，善撫恤，劫盜息止。復拜殿中尚書，加侍中，參都曹事。又督諸軍征蠕蠕，六道大將，咸受節度。遷尚書令，參議律令。後例降爲公。除司州刺史。又從駕南征，加衛大將軍，領中軍事。以母憂去職，賜帛三百匹，穀一千石。車駕幸代，詔使者吊慰。

源延的弟弟思禮，後來賜名懷，謙恭寬和文雅有大度。文成末年，任侍御中散。父親源賀告老，詔令接受父親的爵位。後來持節督率衆軍駐守在沙漠南面，蠕蠕非常畏懼他。回來，授任殿中尚書，出任長安鎮將、雍州刺史。清廉儉樸有仁惠的政令，善於安撫救濟，劫匪盗賊匿迹。再次拜授殿中尚書，加官侍中，參都曹事。又督率衆軍征討蠕蠕，六道的大將，都受節制調度。升任尚書令，參議律令。後來按例降爵爲公。授任司州刺史。又跟隨皇上南征，加官衛大將軍，領中軍事。因爲居母親之喪免除職位，賞賜絲帛三百匹，穀一千石。皇上到代地，詔遣使者哀悼慰問。

景明二年，除尚書左僕射，加位特進。時詔以奸吏犯罪，每多逃遁，肆眚乃出，并皆釋然。自今犯罪，不問輕重，藏竄者，悉皆遠流。若永避不出，兄弟代徙。懷乃奏曰："謹案條制，逃吏不在赦限。竊惟聖朝之恩，事異前宥，諸流徙在路，尚蒙旋返，况有未發，而仍遣邊戍？案守宰犯罪，逃走者衆，禄潤既優，尚有兹

景明二年，授任尚書左僕射，加官位特進。當時詔令認爲奸吏犯罪，常常大多逃匿，寬赦罪過纔出來，并都怡然自得。從現在起犯罪，不管輕罪重罪，藏匿逃竄的，全部都流放遠地。如果長期躲避不出，兄弟替代遠徙。源懷便上奏説："謹案條文制度，逃亡的小官吏不在寬赦的範圍。我個人認爲聖朝的恩惠，時事不同了就要寬宥前罪，衆多流亡在路上的，尚且蒙恩返回，何况有没上路的，却仍然遣送邊境戍衛？查考地方官犯

失，及蒙恩宥，卒然得還。今獨苦此等，恐非均一之法。”書奏，門下以成式既班，駁奏不許。懷重奏曰：“臣以爲法貴經通，政尚簡要，刑憲之設，所以網羅罪人，苟理之所備，不在繁典。伏尋條制，勳品以下，罪發逃亡，遇恩不宥。雖欲抑絶奸途，匪爲通式。謹按事條，侵官敗法，專據流外，豈九品已上，人皆貞白也？其諸州守宰，職任清流，至有貪濁，事發逃竄，而遇恩免罪；勳品已下，獨求斯例。如此，則寬縱上流，法切於下，育物有差，惠罰不等。又謀逆滔天，經恩尚免，吏犯微罪，獨不蒙赦，使大宥之經不通，開生之路致壅，進違古典，退乖今律。臣少踐天官，老荷樞要，每見訴訟，出入嗟苦，輒率愚見，以爲宜停。”書奏，宣武納之。

罪，逃跑的衆多，俸禄收入已經優厚，尚且有這樣的過失，到承蒙恩赦寬宥時，突然得以返回。現在惟獨困苦此類人，恐怕不是均平如一的法律。”奏書呈上，門下認爲確定的規章已經頒布，駁回奏書不同意。源懷重新上奏道：“我認爲法律貴在恒久通達，政治崇尚簡明切要，刑法的設置，是用來收羅罪人的，祇要法則完備，不在於制度的繁複。探尋條文制度，勳品以下，罪行被揭發逃亡的，遇上恩赦也不寬宥。儘管是爲了制止禁絶奸邪之道，也不是通達的規章。依照治事的法規，侵越職守毁壞法律，專門祇抓九品以下的，難道九品以上的，人人都正直清廉嗎？各州的地方官，他們的職責是使政治清明，至於有了貪污，事情被揭露時逃亡奔竄，却遇上恩赦免罪；勳品以下，偏偏責求此條例。如果這樣，就對上寬容放縱，對下却刑法嚴厲，培育民衆有差别，恩惠刑罰不平等。又謀反罪惡滔天，經過恩赦尚且免罪，小官吏犯了輕罪，偏偏不蒙受恩赦，使大赦之常道不通，開釋生命的路途招致壅塞，往前説違反古代的典章，往後説背離今天的法律。我年少時承襲天官，年老了擔負要職，每每見到來官署訴訟的，出入嘆苦，即依照本人愚昧的見解，認爲應該停止了。”奏書呈上，宣武采納了這個意見。

其年，除車騎大將軍、涼州大中正。懷又表曰：“昔世祖升遐，南安在位，出拜東廟，爲賊臣宗愛所賊。時高宗避難，龍潛苑中，宗愛異圖，神位未立。先臣賀與長孫渴侯、陸麗等奉迎高宗，纂徽寶命。麗以扶負聖躬，親所見識，蒙授撫軍、司徒公、平原王。興安二年，追論定策之勳，進先臣爵西平王。皇興季年，顯祖將傳大位於京兆王，先臣時都督諸將屯於武川，被徵詣京，特見顧問。先臣固執不可，顯祖久乃許之，遂命先臣持節授皇帝璽綬於高祖。至太和十六年，麗息叡狀秘書，稱其亡父與先臣援立高宗，朝廷追録，封叡鉅鹿郡

那年，授任車騎大將軍、涼州大中正。源懷又上表説：“從前世祖升天，南安在位，出門參拜東廟，被賊臣宗愛殺害。當時高宗避難，未即位躲在園林中，宗愛圖謀不軌，帝位没有確立。先父源賀與長孫渴侯、陸麗等奉迎高宗，繼承徽號天命。陸麗由於攙扶抱負過聖上的身體，親自參與了策劃，蒙恩授任撫軍、司徒公、平原王。興安二年，給死者論定擁立皇帝的功勛，晋升先父爵位西平王。皇興末年，顯祖將傳帝位給京兆王，先父當時統領諸將駐守在武川，被徵召至京城，特地受到顧視問訊。先父堅持不同意，顯祖許久纔答應先父，便令先父持節授皇帝璽綬給高祖。到太和十六年，陸麗的兒子陸叡向秘書呈上狀文，稱他已故的父親與我的先父擁立過高宗，朝廷給死者録功，封陸叡爲鉅鹿郡開國公。我當

開國公。臣時丁艱草土，不容及例。至二十年，除臣雍州刺史。臨發奉辭，面奏先帝，申先臣舊勛。時蒙敕旨，但赴所臨，尋當別判。至二十一年，車駕幸雍，臣復陳聞。時蒙敕旨，征還當授。自宫車晏駕，遂爾不申。竊惟先臣，遠則援立高宗，寶曆不墜；近則陳力顯祖，神器有歸。如斯之勛，超世之事也。麗以父功，而獲山河之賞；臣有家勛，不沾茅土之錫。得否相懸，請垂裁處。”詔曰：“宿老元臣，云如所訴，訪之史官，頗亦言此。可依比授馮翊郡開國公，食邑九百户。”

又詔爲使持節，加侍中、行臺，巡行北邊六鎮，恒、燕、朔三州，賑給貧乏，兼采風謡，考論殿最，事之得失，先决後聞。自京師遷洛，邊朔遥遠，加以連年旱儉，百姓困弊。懷銜命撫導，存恤有方，便宜運轉，有無通濟。時后父于勁勢傾朝野，勁兄子祚與懷宿昔通婚，時爲沃野鎮將，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相聞，即劾祚免官。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少舊，亦貪穢狼籍。置酒請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人檢鎮將罪狀之處。”尼須揮淚而已，無以對之。既而懷表劾尼須。其奉公不撓，皆此類也。時百姓爲豪强陵壓，積年枉滯，一朝見申者，日有百數。所上事宜，便於北邊者，凡三十餘條，皆見嘉納。

正始元年九月，有告蠕蠕率十二萬騎，六道并進，欲直趣沃野、懷朔，南寇恒、代。詔懷以本官加使持

時正居父母之喪，不容比照此例。到二十年時，授任我爲雍州刺史。臨啓程時行告别之禮，面奏先帝，申述先父從前的功勛。此時接受的敕命是，僅僅赴所統領之地，不久將另外裁定。等到二十一年，皇上至雍州，我再次陳述此事。當時接受的敕命是，征戍返回將授任。從皇上逝世後，於是就没申述了。我私下認爲先父，遠則擁立高宗，使國祚不失；近則爲顯祖施展才力，使帝位有歸屬。像這樣的功勛，是傑出不凡異乎尋常的業績。陸麗因父功，而獲山河之封賞；我有家勛，不沾受封王侯的賜予。得與不得相隔懸殊，請予以裁决安排。”詔令道：“老一輩的大臣，如此所訴，向史官咨詢，也大致説法如此。可以比照授予馮翊郡開國公，采邑九百户。”

又詔令源懷任使持節，加官侍中、行臺，巡視北邊六鎮，恒、燕、朔三州，救濟窮困，兼采反映風土民情的歌謡，考查評定軍功政績的等級，事情的成敗得失，先决斷後上報。從京都遷至洛陽後，北境遥遠，加上由於連年乾旱歉收，百姓貧乏疲困。源懷奉命安撫引導，慰問撫恤有方，因利乘便地進行轉運輸送，互通有無。當時皇后的父親于勁勢傾朝野，于勁的侄子于祚與源懷向來互通婚姻，此時任沃野鎮將，多有受賄。源懷將入其鎮，于祚出郊迎接於道左，源懷不跟他打招呼，即刻審判于祚免去他的官職。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源懷爲幼時故交，也貪婪邪惡行爲不檢。設酒宴邀請源懷，説：“性命的長短，由你一句話，難道可以不給予寬免?”源懷説：“今天聚會的場所，衹是源懷與舊友飲酒的席座，不是審訊案件的地方。明天的公堂，纔是使者檢察鎮將罪狀的地方。”尼須衹是揮淚罷了，無言以對。很快源懷上表揭發尼須的罪行。他奉公不曲，都是像這樣的。當時百姓被豪强欺凌壓迫，多年冤屈沉積，一朝見到有伸冤的，每天上訴的計以百數。所呈上的關於事情的安排和處理，有利於北方邊境的，總共三十多條，都被贊賞采納。

正始元年九月，有人秉告蠕蠕統率十二萬騎兵，六路并進，將直趨沃野、懷朔，南犯恒州、代地。詔令源懷以本官加使持節、侍中，出外憑

節、侍中，出據北蕃，指授規略，隨須徵發，諸所處分，皆以便宜從事。又詔懷子直寢徵隨懷北行。詔賜馬一匹、細鎧一具、御矟一枚。懷拜受既訖，乃於其庭，跨鞍執矟，躍馬大呼。顧謂賓客曰："氣力雖衰，尚得如此。蠕蠕雖畏壯輕老，我亦未便可欺。今奉廟勝之規，總驍捍之衆，足以擒其酋帥，獻俘闕下耳。"時年六十一。懷至雲中，蠕蠕亡遁。旋至恒、代，乃案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皆量其高下，揣其厚薄，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表五十八條，宣武并從之。卒，贈司徒公，謚曰惠。

懷性寬簡，不好煩碎。恒語人曰："爲政貴當舉綱，何必須太子細也！如爲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足矣。斧斤不平，非屋病也。"性不飲酒，而喜以飲人。好接賓客，雅善音律，雖在白首，至宴居之暇，常自操絲竹。

子子邕，字靈和。少好文雅，篤志於學，推誠待士，士多歸之。累遷夏州刺史。時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首爲反亂，統萬逆徒，寇害應接。子邕嬰城自守，城中糧盡，煮馬皮而食之。子邕善綏撫，無有離貳。以飢饉轉切，欲自出求糧，留子延伯據守。僚屬僉云，未若棄城俱去，更展規略。子邕泣請於衆曰："吾世荷國恩，此是吾死地，更欲何求？"遂自率羸弱向東夏運糧。延伯與將士送出城，哭而拜辭，三軍莫不嗚咽。子邕爲朔方胡帥曹阿各拔所邀，力屈被執。乃密遣人齎書間行與城中云："大軍在近，汝其奉忠，勿移其操。"子邕雖

據北方藩鎮，指點授以規劃謀略，根據需要徵集動用人力和物資，各種處置，都要見機行事。又詔令源懷的兒子直寢源徵跟隨源懷北行。詔令賞賜馬一匹、精緻的鎧甲一具、御用的矟一枚。源懷跪拜接受賞賜後，便在他的庭中，跨鞍執矟，躍馬大呼。環顧左右對賓客們說："氣力儘管衰弱，尚且能够這樣。蠕蠕雖然畏懼强壯輕視老弱，我也未必就可欺負。今天奉受戰前朝廷早已定下的克敵制勝的謀略，統率驍勇强悍的軍隊，足以擒拿他們的酋領，獻俘虜於宮闕之下了。"當時年齡六十一歲。源懷到雲中，蠕蠕逃走。旋即到恒州、代地，於是察視衆鎮附近的要害之地，可以築城設防的地方，都丈量其高低，揣度其厚薄，及其儲囤糧食存積兵器的事宜，地形交錯如何相互援救的形勢，總共表呈五十八條，宣武全部聽從他的意見。去世後，賜贈司徒公，謚號爲惠。

源懷性格寬容簡明，不喜歡繁瑣。常對人說："處理政務貴在舉其綱要，何必需要過分地仔細！如建房子，衹要外觀高大顯赫，柱梁水平正直，足够了。斧子砍削不平，不是房子的毛病。"性情不喜歡飲酒，却喜歡以酒款待他人。喜好接待賓客，很擅長音樂，儘管人已年老髮白，到閑居之暇時，常常自己彈弄絲竹。

兒子子邕，字靈和。年輕時喜歡藝文禮樂，專心致志學業，以誠待士，士人多歸附他。屢經升遷爲夏州刺史。當時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爲首叛反作亂，統萬的叛逆之徒，侵擾爲害與之呼應。子邕環城自守，城中糧盡，煮食馬皮。子邕善於安撫，没人有叛離異心。由於饑饉變得十分嚴重，想自己出去尋求糧食，留下兒子延伯據守。部屬們都説，不如放棄城池一道離去，再施展規劃謀略。子邕哭泣着對衆人請求道："我世代蒙受國恩，這就是我的死地，還想再求什麽？"於是自己率領疲憊衰弱的一行人趕往東夏運糧。延伯與將士們送他們出城，痛哭跪拜辭别，三軍没有誰不嗚咽悲泣的。子邕被朔方胡人統帥曹阿各拔攔截，力竭被俘。便秘密派人携帶書信潛行送到城中告知："大軍就在近前，你們還是敬奉

被囚束，雅爲胡人所敬，常以百姓禮事之。子邕爲陳安危禍福之端，勸阿各拔令降。將從之，未果而死。拔弟桑生代總部衆，竟隨子邕降。時北海王顥爲大行臺，子邕具陳諸賊可滅狀。顥給子邕兵，令其先出。時東夏合境反叛，所在屯結，子邕轉戰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戰，乃平東夏。徵税租粟，運糧統萬，於是二夏漸寧。

忠誠，不要動摇你們的節操。”子邕雖然被囚禁，却頗被胡人尊敬，常用官吏的禮節來對待他。子邕給他們陳述安危禍福的緣由，規勸阿各拔發令投降。阿各拔將要聽從他，没有實現就死了。阿各拔的弟弟桑生替代統率部衆，終於跟隨子邕降順。當時北海王元顥任大行臺，子邕詳盡陳述衆賊可以消滅的情况。元顥撥給子邕兵馬，命他先出擊。這時東夏全境反叛，所在之處屯兵聚結，子邕轉戰向前，九十天之中，總共幾十戰，竟平定了東夏。徵集賦税租粟，運輸糧食於統萬，於是二夏逐漸安寧。

及蕭寶夤等爲賊所敗，關右騷擾，時子邕新平黑城，遂率士馬并夏州募義人，鼓行南出。賊帥康維摩守鋸谷，斷絶甄棠橋，子邕與戰，大破之，禽維摩。又攻破賊帥契官斤於楊氏堡。出自西夏，至於東夏，轉戰千里。至是，朝廷始得委問。除兼行臺尚書。復破賊帥紇單步胡提於曲沃，明帝璽書勞勉之。子邕在白水郡破賊率宿勤明達子阿非軍，多所斬獲。除給事黄門侍郎，封樂平縣公。

到蕭寶夤等被寇賊擊敗，關西騷動擾亂，這時子邕剛剛平定黑城，便率領兵馬連同在夏州招募的義士，擊鼓行軍向南出征。賊首康維摩據守鋸谷，斷絶甄棠橋，子邕與之交戰，大敗寇賊，擒獲維摩。又在楊氏堡擊敗賊首契官斤。從西夏出征，到達東夏，轉戰千里。至此，朝廷纔得悉他的音訊。授任兼行臺尚書。又在曲沃擊敗賊首紇單步胡提，明帝用璽印封記的文書慰勞勉勵他。子邕在白水郡擊敗寇賊統帥宿勤明達的兒子阿非的軍隊，斬殺擒獲很多。授任給事黄門侍郎，封爵樂平縣公。

以葛榮久逼信都，詔子邕爲北討都督。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鄴反，敕子邕與都督李神軌先討平之。改封陽平縣公。遂與裴衍發鄴，討葛榮。而信都城陷，除子邕冀州刺史，與裴衍俱進。子邕戰敗而歿，贈司空，謚曰莊穆。

由於葛榮長期威逼信都，詔命子邕爲北討都督。此時相州刺史、安樂王元鑒據鄴反叛，敕令子邕與都督李神軌先去討伐平定了他。改封爵位陽平縣公。於是與裴衍從鄴出發，征討葛榮。然而信都城池已淪陷，授任子邕冀州刺史，與裴衍一并進軍。子邕戰敗身亡，賜贈司空，謚號爲莊穆。

源子恭

子邕弟子恭，字靈順，聰敏好學。稍遷尚書北主客郎，攝南主客事。時梁亡人許周自云梁給事黄門侍郎，朝士咸共信待。子恭奏以爲真僞難辨，請下徐、揚二州密訪。周果以罪歸闕，詐假職位，如子恭所疑。河州羌却鐵忽反，詔子恭爲行臺討之。子恭示以威恩，兩旬間悉降。朝廷嘉之。

子邕的弟弟子恭，字靈順，聰明敏捷喜愛學習。逐漸升爲尚書北主客郎，攝南主客事。當時從蕭梁逃亡的人許周自説是蕭梁的給事黄門侍郎，朝廷的官吏都相信了他。子恭上奏認爲真假難辨，請求下徐、揚二州秘密查訪。許周果然因罪到皇宫自首，充假職位詐騙，正像子恭所懷疑的那樣。河州羌人却鐵忽反叛，詔命子恭爲行臺討伐他。子恭向他曉示嚴威與恩惠，二十天之内全部投降。皇上贊許他。

正光元年，爲行臺左丞，巡北邊。轉爲起部郎中。明堂、辟雍并未建就，子恭上書，求加經綜，書奏，從之。稍遷豫州刺史。頻以軍功，加鎮南將軍，兼尚書行臺。元顥之入洛也，加子恭車騎將軍，子恭不敢拒之，而頻遣間使參莊帝動静。未幾，顥敗，車駕還洛，録前後征討功，封臨潁縣侯，侍中。尒朱榮之死也，世隆、度律斷據河橋，詔子恭爲都督以討之。尋而太府卿李苗夜燒河橋，世隆退走，以子恭兼尚書僕射，爲大行臺、大都督。節閔帝初，以預定策勛，封臨汝縣子。

正光元年，任行臺左丞，巡視北部邊境。遷職爲起部郎中。明堂、辟雍都没有建成，子恭上書，請求加上經綜，書折呈上，聽從了。逐漸升爲豫州刺史。屢因軍功，加官鎮南將軍，兼尚書行臺。元顥進入洛陽時，升遷子恭爲車騎將軍，子恭不敢拒絶他，便屢屢派遣間諜考察莊帝動静。不久，元顥失敗，皇上返回洛陽，記録前後征討功勛，子恭被封爵爲臨潁縣侯，任侍中。尒朱榮死時，世隆、度律阻斷占據河橋，詔命子恭爲都督討伐他們。旋即太府卿李苗夜裹火燒河橋，世隆撤走，任子恭兼尚書僕射，爲大行臺、大都督。節閔帝初年，由於參預擁立皇帝的功勛，封爵臨汝縣子。

永熙中，入爲吏部尚書。以子恭前在豫州戰功，追賞襄城縣男。又論子恭餘效，封新城縣子，子恭尋表請轉授第五子文盛，許之。天平初，除中書監。三年，拜魏尹，又爲齊神武王軍司。卒，贈司空公，謚曰文獻。子彪。

永熙期間，入任吏部尚書。由於子恭先前在豫州的戰功，追加賞封襄城縣男。又按子恭其餘的功績，封爵新城縣子，子恭接着上表請求轉授給第五個兒子文盛，同意了。天平初年，任中書監。三年，拜授魏尹，又任齊神武王軍司。去世後，賜贈司空公，謚號爲文獻。兒子源彪。

源彪 源師

彪字文宗，學涉機警，少有名譽。魏永安中，以父功賜爵臨潁縣伯。天平四年，爲涼州大中正。及齊文襄攝選，沙汰臺郎，以文宗爲尚書祠部郎中。皇建二年，累遷涇州刺史。文宗以恩信待物，甚得邊境之和，爲鄰人所欽服，前政被抄掠者，多被放遣。累遷秦州刺史，乘傳之府，特給後部鼓吹。時李孝貞聘陳，陳主云："齊朝還遣源涇州來在瓜步，真可謂通和矣。"

源彪，字文宗，有學識修養機敏警覺，年輕時有聲譽。北魏永安期間，由於父親的功勛賜封爵位臨潁縣伯。天平四年，任涼州大中正。到齊文襄兼任吏部尚書時，淘汰尚書郎，任文宗爲尚書祠部郎中。皇建二年，屢經升遷爲涇州刺史。文宗用恩惠誠信接人待物，頗使邊境得以和睦，被鄰國人敬佩悦服，被以前的執政者搶劫去的，多被放還。屢經升遷爲秦州刺史，乘驛車到州府，特别賜給他後部鼓吹。當時李孝貞訪問陳朝，陳朝君主説："北齊仍派源涇州來到瓜步，真可謂是爲了和平友好啊。"

武平三年，授秘書監。陳將吴明徹寇淮南，歷陽、瓜步相尋失守。趙彦深於起居省密訪文宗討捍之計。文宗曰："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以爲宜以淮南委之王琳。琳於晏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彦深曰：

武平三年，任秘書監。陳朝將領吴明徹侵犯淮南，歷陽、瓜步相繼失守。趙彦深到起居省秘密咨詢文宗討伐强敵的計謀。文宗説："國家對待淮南，失去它如同失去微賤的蓬蒿做的箭。認爲應該把淮南交給王琳。王琳對曇項，顯然不肯北面奉事他。"彦深説："這僅僅是良策。徒用口

"弟此良圖。但以口舌爭來十日，已是不見從。時事如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及齊平，與陽休之等十八人入京，授儀同大將軍、司成下大夫。隋開皇中，拜莒州刺史。遇病去官，卒。

舌爭來十天，已經是不被采用了。時事像這樣，怎麼可以直言！"因此相互顧憐涕泣。到北齊平定時，與陽休之等十八人入京城，授任儀同大將軍、司成下大夫。隋朝開皇期間，任莒州刺史。染病免除官職，不久去世。

文宗以貴族子弟升朝列，才識敏贍，以幹局見知。然好游貴要之門，時論以爲善附會。

文宗由於是貴族子弟而躋身百官之列，聰明多智有才識，因辦事的才能和氣度而著名。然而喜歡周旋於尊貴顯要的門户之間，當時的輿論認爲他善於依附。

子師，字踐言。少知名，明辯有識悟，尤以吏事自許。仕齊爲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爲録尚書事，謂爲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云："作何顔色？"師整容云："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漢兒多事，强知星宿！"祭事不行。師出，竊嘆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既廢也，其能久乎？齊亡無日矣！"尋周武帝平齊，授司賦上士。

兒子源師，字踐言。年輕時有名，聰明善辯有見識悟性，自認爲尤其有治理之才。在北齊做官任尚書左外兵郎中，還攝祠部。後來適值農曆四月，由於蒼龍出現請求舉行求雨之祭。當時高阿那肱爲録尚書事，認爲是真龍出現，非常驚喜，詢問龍所在的地方，問："是什麼顔色？"源師擺出嚴肅的面孔説："這是蒼龍星剛剛出現，按禮當在郊壇行求雨之祭，并不是説真龍另有所降。"阿那肱憤怒變色道："漢人多事，强辯自己知道星宿！"不舉行祭祀活動。源師出來，私下哀嘆道："國家的大事，在於祭祀和軍事，禮既然廢棄了，還能够長久嗎？北齊的滅亡就在眼前了！"旋即周武帝平定北齊，授任司賦上士。

隋文帝受禪，累遷尚書左丞，以明幹著稱。時蜀王秀頗違法度，乃以師爲益州總管司馬。俄而秀被徵，秀恐京師有變，將謝病。師數勸之，不可違命。秀乃作色曰："此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苦諫，秀乃從徵。秀發後，州官屬多相連坐，師以此獲免。後加儀同三司。

隋文帝接受禪讓的帝位後，屢經升遷爲尚書左丞，以精明强幹著稱。當時蜀王楊秀嚴重違反法制，於是任命源師爲益州總管司馬。不久楊秀被徵召，楊秀懼怕京都有變故，將托病推辭。源師多次規勸他，不可違抗命令。楊秀便變色道："這是我的家事，與你有什麼相干？"源師流淚苦苦勸説，楊秀纔服從徵召。楊秀的事暴露後，州中屬吏多被牽連坐罪，源師因此獲免。後來升任儀同三司。

煬帝即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宫，敕宫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師據法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脱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

煬帝即位，任大理少卿。皇帝在顯仁宫，敕令宫外衛士，不得擅離職守。有一個主帥，私自命衛士外出，皇帝將其交付大理。源師根據法律條款上奏判爲拘禁起來强制他服勞役的刑罰。皇帝命令將其斬首。源師上奏説："如果陛下當初就殺了他，自可不關涉法律條款，已經交付給有關部門，道理就屬於永恒的法典了。如果宫中值

止。師居職强明，有口辯，而無廉平之稱。卒於刑部侍郎。

宿擔任警衛的皇上侍從又有此類犯禁，將用什麽加刑呢？”皇帝纔作罷。源師任職强幹精明，能言善辯，却無廉正公平之名。任刑部侍郎時去世。

子恭弟纂，字靈秀，位太府少卿。遇害河陰，贈定州刺史。子雄。

子恭的弟弟源纂，字靈秀，官居太府少卿。在河陰遇害，贈賜定州刺史。兒子源雄。

源雄

雄，字世略，少寬厚，美姿容。初仕魏，歷位秘書郎。在周以伐齊功，封朔方公，歷冀、平二州刺史，檢校徐州總管。及尉遲迥作亂，時雄家累在相州，迥潛以書誘之，雄卒不顧。隋文帝遺書慰勉之。迥遣其將畢義緒據蘭陵，席毗陷昌慮下邑，雄遣衆悉平之。陳人見中原多故，遣其將陳紀、蕭摩訶、任蠻奴、周羅睺、樊毅等侵江北，自江陵，東距壽陽，人多應之，攻陷城鎮。雄與吴州總管于顗等擊走之，悉復故地。進位上大將軍，拜徐州總管，遷朔州總管。

源雄，字世略，年輕時就寬容厚道，相貌英俊。起初在西魏做官，歷仕秘書郎。在北周由於討伐北齊的功勞，封爵朔方公，歷仕冀、平二州刺史，檢校徐州總管。到尉遲迥發動叛亂，當時源雄的家屬在相州，尉遲迥暗中通信引誘，源雄終不理顧。隋文帝寄書信慰問勉勵他。尉遲迥派他的將領畢義緒占據蘭陵，席毗攻占了昌慮小城邑，源雄派遣軍隊全部平定了他們。陳朝人見中原多變故，派其將領陳紀、蕭摩訶、任蠻奴、周羅睺、樊毅等侵犯長江以北地區，從江陵，東到壽陽，人們多響應他們，攻占城鎮。源雄與吴州總管于顗等擊退了他們，全部收復了以前的地盤。晋升官位上大將軍，拜授徐州總管，遷職朔州總管。

平陳之役，從秦王俊出信州道。陳平，以功進位上柱國，賜子崇爵端氏縣伯，褒爲安化縣伯，復鎮朔方。後歲，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卒於家。

平定陳朝的戰爭中，跟隨秦王楊俊從信州道出發。陳朝被平定，由於功勞晋升官位上柱國，賜予兒子源崇爵位端氏縣伯，源褒爲安化縣伯，再次鎮守朔方。次年，上表請求退休，徵召回京都，在家中去世。

子崇嗣，大業中，爲尚書虞部郎，討北海賊，力戰死之，贈正議大夫。

兒子源崇繼承了爵位，大業期間，任尚書虞部郎，討伐北海寇賊，奮力作戰而死，賜贈正議大夫。

劉尼

劉尼，代人也。曾祖敦，有功於道武，爲方面大人。父婁，爲冠軍將軍。尼勇果善射，太武見而善之，拜羽林中郎，賜爵昌國子。宗愛既殺南安王余於東廟，秘之，唯尼知狀。尼勸愛立文成。愛自以負罪於景穆，聞而驚曰：“君大痴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曰：“若爾，立誰？”愛曰：“待還宫，擢諸王子賢者

劉尼，是代地人。曾祖父劉敦，對道武有功勞，爲一方大官。父親劉婁，任冠軍將軍。劉尼勇猛果斷擅長射術，太武見後很喜歡他，拜任羽林中郎，賜封爵位昌國子。宗愛在東廟殺了南安王元余以後，隱藏此事，衹有劉尼知道情况。劉尼規勸宗愛擁立文成。宗愛自以爲得罪了景穆，聽到這驚訝道：“你是個過分痴呆的人！要立皇孫，難道忘了正平時的事情嗎？”劉尼問：“如果這樣，擁立誰呢？”宗愛説：“等回到宫裏，

而立之。”尼懼其有變，密以狀告殿中尚書源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仍共南部尚書陸麗謀，密奉皇孫。於是，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尼與麗迎文成於苑中。麗抱文成於馬上，入於京城。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殺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可還宮。”衆咸唱萬歲。賀及渴侯登執宗愛、賈周等，勒兵而入，奉文成於宮門外，入登永安殿。以尼爲内行長，封東安公。

選拔衆王子中賢良的而擁立。”劉尼害怕他有變故，秘密將真相報告殿中尚書賀源。當時與劉尼一道掌管軍隊在宮中值宿，還同南部尚書陸麗謀劃，秘密奉迎皇孫。於是，源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整軍隊守衛，劉尼與陸麗到園林中迎接文成。陸麗抱着文成騎在馬上，進入京城。劉尼馳馬返回東廟，大喊道：“宗愛殺了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經登上帝位。有詔令，在宮中值宿的士兵，都可以回到宮裏。”衆人呼萬歲。源賀與渴侯即刻拘捕了宗愛、賈周等，率兵而入，在宮門外奉迎文成，入登永安殿。任命劉尼爲内行長，封爵東安公。

尋遷尚書右僕射，爲定州刺史。在州清慎，然率多酒醉。文成末，爲司徒。獻文即位，以尼有大功於先朝，特加尊重，賜别户四十。皇興四年，車駕北征，帝親誓衆，而尼昏醉，兵陳不整。帝以其功重，特恕之，免官而已。延興四年薨，子社生襲。

接着升爲尚書右僕射，任定州刺史。在州任職清廉謹慎，然而通常多半酒醉。文成末年，任司徒。獻文即位，認爲劉尼在前朝有大功勞，特别給予尊重，另外賞賜四十户。皇興四年，皇上北征，皇帝親自主持誓師大會，劉尼却醉酒昏昏，軍陣不整齊。皇帝認爲他功勞大，特别寬恕了他，免除官職罷了。延興四年逝世，兒子社生繼承了爵位。

薛提

薛提，太原人，皇始中，補太學生，拜侍御史，累遷晉兵將軍、冀州刺史，封太原公。有政績，徵拜侍中，攝都曹事。太武崩，秘不發喪，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疋等議，以皇孫幼冲，宜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秘室。提曰：“皇孫有世嫡之重，人望所係，春秋雖少，令問聞於天下。廢所宜立而更别求，必有不可。”延等未決，中常侍宗愛知其謀，矯皇后令，徵提等入，殺之。文成即位，以提有謀立之誠，詔提弟浮子襲兄爵太原公，有司奏降爲侯。

薛提，太原人，皇始期間，補爲太學生，任侍御史，屢經升遷爲晉兵將軍、冀州刺史，封爵太原公。有政績，徵召拜授侍中，攝都曹事。太武逝世，隱秘不公布死訊，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疋等商議，認爲皇孫幼小，應該擁立年長的爲君主，徵召秦王元翰將他安置在秘室。薛提説：“皇孫有嫡系子孫的貴重，衆望所歸，年紀雖小，美名傳布天下。廢棄所應該立的却再另外索求，一定有不行的地方。”蘭延等没有決定，中常侍宗愛知道他們的謀劃，詐稱皇后的命令，徵召薛提等入宫，殺了他們。文成即位，認爲薛提有謀劃擁立的忠誠，詔令薛提的弟弟浮子繼承哥哥的爵位太原公，有關部門上奏降級爲侯。

論曰：陸俟以智識見稱，馛乃不替風範，雅杖名節，自立功名，其傳芳銘典，豈徒然也？麗忠國奉主，鬱爲梁棟，資忠履義，赴難如歸，世載

論曰：陸俟由於有辨識的能力被稱頌，陸馛便有不衰的風範，平素憑藉着名譽與節操，自建功名，他們留芳於金石史册，難道是空無所據嗎？陸麗忠於國家奉事君主，優異傑出爲棟梁之

克昌，名不虛得。叡、琇以沈雅顯達，何末亦披猖？子彰令終之美，家聲孔振。卬及彥師俱以孝爲本，出處之譽，并可作範人倫。爽學業有聞，亦人譽也。源賀堂堂，非徒武節，觀其翼佐文成，廷抑禪讓，殆乎社稷之臣。懷幹略兼舉，出内馳譽，繼迹賢孝，不墮先業。子邕功立夏方，身亡冀野。彪著名齊朝。師、雄官成隋代，美矣。劉尼忠國，豈徒驍猛之用？薛提正議忠謀，見害奸閹，痛乎！

才，資質忠誠踐履道義，赴難如歸，世代能昌盛，名不虛得。陸叡、陸琇因爲深沉文雅而顯達，爲何後來又猖狂起來？子彰保持善名而死的美德，使得家世的名聲大振。陸卬和彥師都把孝作爲根本，進退都有美好的名聲，皆可作爲人倫的典範。陸爽的學問有名，也受到了衆人的贊譽。源賀儀表堂堂，不但有武德，看他輔佐文成，在朝廷上制止禪讓，恐怕就是個關係國家安危的大臣。源懷兼有辦事的才能和謀略，因能掌好上下傳達的職責而馳名，承繼賢良孝道，不毁壞先輩的事業。子邕功立夏州一方，身亡冀州郊野。源彪在北齊揚名。源師、源雄在隋代做官有成，美妙啊。劉尼忠於國家，何止驍猛之用？薛提言論正直謀劃忠貞，被害於邪惡的閹宦，痛惜啊！

北史卷二十九

列傳第十七

司馬休之　司馬楚之（曾孫）裔 司馬景之 司馬叔璠 司馬天助
劉昶　蕭寶夤（兄子）贊　蕭正表　蕭祗（子）放
蕭退　蕭泰　蕭撝　蕭圓肅　蕭大圜

司馬休之　司馬文思

司馬休之，字季豫，河内温人，晋宣帝季弟譙王進之後也。晋度江之後，進子孫襲封譙王。至休之父恬，爲鎮北將軍、青兖二州刺史。天興五年，休之爲荆州刺史，被桓玄逼逐，遂奔慕容德。及玄誅，還建業，復爲荆州刺史。

司馬休之，字季豫，河内温縣人，是晋宣帝最小的弟弟譙王司馬進的後代。西晋渡過長江以後，司馬進的子孫繼承封爵譙王。到休之的父親司馬恬時，任鎮北將軍、青兖二州刺史。天興五年，休之任荆州刺史，被桓玄脅迫趕逐，於是投奔慕容德。等到桓玄被誅，返回建業，再任荆州刺史。

休之頗得江漢人心。其子文思繼其兄尚之爲譙王，謀圖劉裕。裕執送休之，令爲其所。休之表廢文思，并與裕書陳謝。神瑞中，裕收休之子文寶、兄子文祖并殺之，乃討休之。休之與魯宗之及宗之子軌起兵討裕，兵敗，遂與子文思及宗之奔姚興。裕滅姚泓，休之與文思及晋河間王子道賜等數百人皆將妻子降長孫嵩。卒，贈征西大將軍、右光禄大夫、始平公，謚曰聲。

休之頗得江漢流域地區的人心。他的兒子文思繼承其哥哥尚之的爵位爲譙王，謀劃對付劉裕。劉裕將他拘捕送給休之，命給他一個處置。休之上表廢除文思，并寫信給劉裕表示歉意。神瑞年間，劉裕收捕休之的兒子文寶、哥哥的兒子文祖一并殺掉，於是討伐休之。休之與魯宗之以及宗之的兒子魯軌起兵討伐劉裕，兵敗，於是與兒子文思以及宗之逃奔姚興。劉裕消滅了姚泓，休之與文思以及東晋河間王的兒子道賜等幾百人皆率妻子兒女投降長孫嵩。去世後，賜贈征西大將軍、右光禄大夫、始平公，謚號爲聲。

文思與淮南公國璠、池陽子道賜不平，而僞親之。國璠性疏直，因醉欲外叛，文思告之，皆坐誅。以文思爲廷尉，賜爵鬱林公。文思善於其職，聽斷，百姓不得匿其情。進爵譙王，位懷荒鎮將，薨。

文思對淮南公國璠、池陽子道賜憤慨不滿，却僞裝親近他們。國璠天性粗放直率，趁着酒醉想投敵反叛，文思告發了他們，都獲罪被誅殺。任命文思爲廷尉，賜封爵位鬱林公。文思擅長他的本職工作，聽訟斷案，百姓不能隱匿真情。晋升爵位譙王，官居懷荒鎮將，不久逝世。

司馬楚之

司馬楚之，字德秀，晋宣弟太常馗之八世孫也。父榮期，晋益州刺史，爲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楚之時年十七，送父喪還丹楊。會劉裕誅夷司馬氏，叔父宣期、兄貞之并遇害。楚之乃逃，匿諸沙門中，濟江至汝、潁間。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及宋受禪，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宋武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圖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來，欲因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賫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心，皆此類也。

司馬楚之，字德秀，是晋宣的弟弟太常司馬馗的第八代孫子。父親榮期，任東晋益州刺史，被他的參軍楊承祖殺害。楚之當時十七歲，送父親遺體回丹楊。適值劉裕誅滅司馬氏，叔父宣期、哥哥貞之一并遇害。楚之於是逃亡，藏匿在僧徒中，渡過長江到達汝河、潁河之間。楚之年輕時有威武的氣概，能屈己下人謙恭待士。到劉宋接受禪讓時，圖謀要報仇，收羅民衆占據長社，歸附他的常常有一萬多人。宋武深深畏懼他，派刺客沐謙圖謀殺害楚之。楚之對待沐謙十分優厚。沐謙夜裏詐稱有病，知道楚之一定會來，想趁此機會殺了他。楚之聽説沐謙生病，果然親自帶着湯藥前往探視他。沐謙見其誠意受到感動，從席子下抽出匕首，以真情相告，於是以身奉事楚之。他以誠相待信任他人，得士心，都諸如此類。

明元末，山陽公奚斤略地河南，楚之遣使請降，授荆州刺史。奚斤既平河南，以楚之所率人户，分置汝南、汝陽、南頓、新蔡四郡，以益豫州。

明元末年，山陽公奚斤在黄河以南攻占土地，楚之派使者請求歸降，授任荆州刺史。奚斤平定黄河以南的地區之後，將楚之所統領的人口住户，分别安置到汝南、汝陽、南頓、新蔡四郡，用來補充豫州。

太武初，楚之遣妻子内居於鄴。尋徵入朝，授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以拒宋師。賜前後部鼓吹。破宋將到彦之别軍於長社。又與冠軍安頡攻拔滑臺，禽宋將朱脩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謨，俘萬餘人。上疏求更進討，太武以兵久勞，不從，以散騎常侍徵還。宋將裴方明、胡崇之寇仇池，楚之與淮南公皮豹子等督關中諸軍擊走方明，禽崇之，仇池平而還。

太武初年，楚之遣送妻子兒女内遷居住鄴城。很快被徵召入朝，授任安南大將軍，封爵琅邪王，以抵禦劉宋的軍隊。賜予前後部鼓吹。在長社打敗劉宋將領到彦之的偏師。又與冠軍安頡攻占滑臺，擒獲劉宋將領朱脩之、李元德以及東郡太守申謨，俘虜一萬多人。上奏疏請求再進一步討伐，太武認爲軍隊長久疲勞，没有聽從，任命他爲散騎常侍徵召回來。劉宋將領裴方明、胡崇之侵犯仇池，楚之與淮南公皮豹子等督率關中衆軍擊退方明，擒獲崇之，平定仇池而回。

車駕征蠕蠕，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以繼大軍。時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説令擊楚之以絶糧運。蠕蠕乃遣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爲驗耳，賊將至矣。"乃伐柳爲城，

皇上征伐蠕蠕，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給養用來接濟大軍。當時鎮北將軍封沓逃入蠕蠕，勸説讓他們攻擊楚之以斷絶糧運。蠕蠕便派人偵察楚之的軍隊，割下驢子的耳朵而去。有人報告驢子的耳朵不見了，楚之説："一定是偵察的寇賊割下它作爲憑證去了，敵賊將要來臨了。"

灌水令凍，城立而賊至，不可攻逼，乃走散。太武聞而嘉之。尋拜假節、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在邊二十餘年，以清儉著聞。及薨，贈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揚州刺史，謚貞王，陪葬金陵。長子寶胤，與楚之同入魏，拜中書博士、雁門太守，卒。

於是砍伐柳樹構築城墻，灌入水使其凍結，城墻建立起來寇賊便來到，不能攻進逼近，於是逃散。太武聽説後便贊許他。旋即拜授假節、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在邊境二十多年，由於清廉儉樸而著名。到逝世時，賜贈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揚州刺史，謚號貞王，陪葬於金陵旁。長子寶胤，和楚之一同進入北魏，拜授中書博士、雁門太守，不久去世。

司馬金龍

楚之後尚諸王女河内公主。生子金龍，字榮則，少有父風，後襲爵，拜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吏部尚書。薨，贈司空公，謚康王。

金龍初納太尉、隴西王源賀女，生子延宗，次纂，次悦。後娶沮渠氏，生子徽亮，即河西王沮渠牧犍女、太武妹武威公主所生也，有寵於文明太后，故以徽亮襲。例降爲公，坐連穆泰罪，失爵，卒。

楚之後來娶了藩王的女兒河内公主爲妻。生下兒子金龍，字榮則，年幼有父親的風範，後來繼承了爵位，拜授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吏部尚書。逝世後，賜贈司空公，謚號康王。

金龍起初納娶太尉、隴西王源賀的女兒，生下兒子延宗、第二個兒子司馬纂、第三個兒子司馬悦。後來娶了沮渠氏，生下兒子徽亮，她就是河西王沮渠牧犍的女兒、太武帝的妹妹武威公主所生的，受到文明太后的寵愛，所以使徽亮繼承了爵位。按例降爵位爲公，因穆泰之罪受到牽連，失去爵位，不久去世。

司馬悦

悦，字慶宗，歷位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齎錢五千，死於道路。郡縣人疑張堤爲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自誣言殺。至州，悦觀色，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得何物？"靈之曰："唯得一刀削。"悦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爲也。"乃召州内刀匠示之。有郭門前曰："此刀削，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人董及祖。"悦收及祖詰之，及祖款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衣皂襦，及祖伏法。悦察獄，多此類也。

司馬悦，字慶宗，歷任豫州刺史。當時有個汝南上蔡人叫董毛奴的，携帶錢五千，死在路上。郡縣裏的人懷疑是張堤搶劫的，又在張堤的家裏獲得錢五千，張堤懼怕拷問，本來無罪却説是自己殺的。到了州府，司馬悦察言觀色，懷疑他説的不真實。接見毛奴的哥哥靈之，對他説："殺人盗取錢財，當時的情形一定窘迫慌亂，應該有什麽遺留下，得到了什麽物件？"靈之回答："祇得到一把刀鞘。"司馬悦取來察看它，説："這不是在鄉下製造的。"於是召集州城内的刀匠向他們出示這把刀鞘。有個叫郭門的走向前説："這把刀鞘，是我親手製作的，去年賣給了外城人董及祖。"司馬悦收捕及祖審訊他，及祖從實認罪。靈之又從及祖身上得到毛奴所穿的黑色短襖，及祖犯法被處死刑。司馬悦審察案子，大多如此。

俄與鎮南將軍元英攻克義陽，詔改梁司州爲郢州，以悦爲刺史。改爲豫州刺史，論前勛，封漁陽子。永平元年，城人白早生謀爲叛，遂斬悦首送梁。詔揚州移購悦首，贈青州刺史，謚曰莊子。子朏襲。

不久與鎮南將軍元英攻克義陽，詔令改蕭梁的司州爲郢州，任司馬悦爲刺史。改任豫州刺史，評定以前的功勛，封爵漁陽子。永平元年，城中人白早生陰謀反叛，於是斬下司馬悦的首級送到蕭梁。詔令揚州贖購移送司馬悦的首級，賜贈青州刺史，謚號爲莊子。兒子司馬朏繼承了爵位。

朏尚宣武妹華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員外散騎常侍。卒，贈滄州刺史。子鴻，字慶雲，性粗武。襲爵，位都水使者，坐通西魏，賜死。子孝政襲。齊受禪，例降。朏弟裔。

司馬朏娶宣武帝的妹妹華陽公主爲妻，拜授駙馬都尉、員外散騎常侍。去世後，賜贈滄州刺史。兒子司馬鴻，字慶雲，生性粗疏猛武。繼承了爵位，官居都水使者，因暗通西魏坐罪，賜死。兒子孝政繼承了爵位。北齊接受禪讓後，按例降低爵位。司馬朏的弟弟司馬裔。

司馬裔

裔，字遵胤，少孤，有志操。起家司徒府參軍事，後爲員外散騎常侍。大統三年，大軍復弘農，乃於温城送款歸西魏。六年，授北徐州刺史。八年，入朝。周文帝嘉之，特蒙賞勞。頃之，河内有四千餘家歸附，并裔之鄉舊，乃命領河内郡守，令安集流人。十五年，周文令山東立義諸將等能率衆入關者，并加重賞。裔領户千室先至，周文欲以封裔。裔辭曰：“立義之士，遠歸皇化者，皆是其誠心内發，豈裔能率之乎？今以封裔，便是賣義士以求榮。”周文善而從之。授帥都督，拜其妻元爲襄城郡公主。

司馬裔，字遵胤，年幼成爲孤兒，有志向節操。起之於家而出任司徒府參軍事，後來任員外散騎常侍。大統三年，大軍收復弘農，便在温城投誠歸附西魏。六年，授任北徐州刺史。八年，入京上朝。周文帝贊許他，特别蒙受賞賜慰勞。不多久，河内有四千多家歸附，都是司馬裔的鄉親，於是命領河内郡守，令安定和順流民。十五年，周文帝令山東起義衆將等能率軍入關的，一并加以重賞。司馬裔率千户人家先到，周文想將他們封給司馬裔。司馬裔推辭道：“起義之士，遠來歸順皇帝的德政和教化的，都是發自内心的誠意，難道我司馬裔能够統率他們嗎？今天將他們封給我司馬裔，便是出賣義士來求取榮顯。”周文贊許而聽從了他。授任帥都督，拜封他的妻子元爲襄城郡公主。

周孝閔帝踐祚，除巴州刺史，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琅邪縣伯。保定四年，爲御正中大夫，進爵爲公。大軍東討，裔與少師楊檦守軹關，即授懷州刺史。天和初，隨上庸公陸騰討信州反蠻冉令賢等。裔自開州道入，先遣使宣示禍福，群蠻率服。歷信、潼二州刺史。六年，徵拜大將軍，除西寧州刺史，未及之部，卒於京師。

北周孝閔帝即位，拜任巴州刺史，晋升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晋升爵位琅邪縣伯。保定四年，任御正中大夫，晋升爵位爲公。大軍東征討伐，司馬裔與少師楊檦防守軹關，即刻授任懷州刺史。天和初年，跟從上庸公陸騰討伐信州反叛的蠻人冉令賢等。司馬裔從開州道入，先派使者曉示禍福利害，群蠻臣服。歷任信、潼二州刺史。六年，徵召拜授大將軍、任西寧州刺史，没有等到去州衙署時，就在京都去世了。

裔性清約，不事生産，所得俸禄，并散之親戚，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宅宇卑陋，喪庭無所，詔爲起祠堂焉。贈本官，加四州刺史，謚曰定。子侃嗣。

司馬裔生性清廉儉約，不從事謀生之業，所得俸禄，都散發給親戚，身死之日，家無餘財，住房矮小簡陋，没有地方舉行哀葬死者的禮儀，詔令爲他建祠堂。賜贈本官，加官四州刺史，謚號爲定。兒子司馬侃繼承了爵位。

司馬侃

侃，字道遷，少果勇，未弱冠，便從戎旅。位樂安郡守，以軍功，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兖州刺史，未之部，卒。贈本官，加豫州刺史，謚曰惠。子運嗣。

司馬侃，字道遷，年幼果决勇猛，未成年，就跟隨在軍中。官居樂安郡守，由於軍功，加官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職兖州刺史，未至州衙署，去世。賜贈本官，加官豫州刺史，謚號爲惠。兒子司馬運繼承了爵位。

司馬躍

金龍弟躍，字寶龍，尚趙郡公主，拜駙馬都尉。代兄爲雲中鎮將，拜朔州刺史，假安北將軍、河内公。表求罷河西苑封，丐人墾殖。有司執奏，此苑麋鹿所聚，太官取給，若丐人，懼有所闕。躍固請，孝文從之。還爲祠部尚書、大鴻臚卿、潁川王師，卒。

金龍的弟弟司馬躍，字寶龍，娶趙郡公主爲妻，拜授駙馬都尉。替代哥哥爲雲中鎮將，拜授朔州刺史，假安北將軍、河内公。上表請求廢除河西園林的疆界，給予人開墾種植。有關部門堅持奏言，此園林是麋鹿聚集的地方，太官取之以供需用，如果給予人，恐怕有所空缺。司馬躍一再請求，孝文聽從了他的意見。回來任祠部尚書、大鴻臚卿、潁川王師，不久去世。

楚之父子相繼鎮雲中，朔土服其威德。

楚之父子相繼鎮守雲中，北土之民敬服他的聲威與德行。

司馬氏桓玄、劉裕之際歸北者，又有司馬景之、叔璠、天助，位并崇顯。

在司馬氏時代的桓玄、劉裕之際歸附北方的，還有司馬景之、叔璠、天助，地位都高貴顯赫。

司馬景之

景之，字洪略，晋汝南王亮之後。明元時歸闕，賜爵蒼梧公，加征南大將軍。清直有節操。卒，贈汝南王。子師子襲爵。

景之，字洪略，晋朝汝南王司馬亮的後代。明元時歸附朝廷，賞賜爵位蒼梧公，加官征南大將軍。清廉正直有節操。去世後，賜贈汝南王。兒子師子繼承了爵位。

司馬準

景之兄準，字巨之，以泰常末歸魏，封新安公。除廣寧太守，改密陵侯。卒，子安國襲爵。

景之的哥哥司馬準，字巨之，在泰常末年歸附北魏，封爵新安公。授任廣寧太守，改封密陵侯。去世後，兒子安國繼承了爵位。

司馬叔璠

叔璠，晋安平獻王孚之後。父曇之，晋河間王。桓玄、劉裕之際，叔璠與兄國璠奔慕容超。後投姚泓。泓滅，奔屈丐。統萬平，兄弟俱入

叔璠，晋朝安平獻王司馬孚的後代。父親曇之，晋朝河間王。桓玄、劉裕之際，叔璠與哥哥國璠逃奔慕容超。後來投靠姚泓。姚泓滅亡，逃奔屈丐。統萬被平定，兄弟一并入北魏，

魏，國璠賜爵淮南公，叔璠賜爵丹楊侯。

國璠被賜爵位淮南公，叔璠被賜爵位丹楊侯。

司馬天助

天助，自云晋驃騎將軍元顯之子。歸闕，封東海公，歷青、兗二州刺史。

天助，自稱是晋朝驃騎將軍元顯的兒子。歸附朝廷，封爵東海公，歷任青、兗二州刺史。

劉昶

劉昶，字休道，宋文帝子也。在宋封義陽王，位徐州刺史。及廢主子業立，疑昶有異志。昶和平六年，遂委母妻，携妾吴氏，間行降魏。朝廷嘉重之，尚武邑公主，拜侍中、征南將軍、駙馬都尉，封丹楊王。歲餘，主薨，更尚建興長公主。

劉昶，字休道，是宋文帝的兒子。在劉宋封爵義陽王，官居徐州刺史。到廢主子業即位時，懷疑劉昶有異心。劉昶在和平六年，於是放棄母親和妻子，帶着小妾吴氏，從小路出走投降北魏。皇上贊賞器重他，娶武邑公主爲妻，拜授侍中、征南將軍、駙馬都尉，封爲丹楊王。一年多後，公主逝世，再娶建興長公主爲妻。

皇興中，宋明帝使至，獻文詔昶與書，爲兄弟式。宋明帝不答，責昶，以母爲其國妾，宜如《春秋》荀罃對楚稱外臣之禮。尋敕昶更爲書。辭曰："臣若改書，事爲二敬；猶修往文，彼所不納。請停今答。"朝廷從之。拜外都坐大官。公主復薨，更尚平陽長公主。

皇興期間，宋明帝使節來到，獻文詔令劉昶給他寫信，書信采用兄弟間的方式。宋明帝不答覆，責備劉昶，把母親作爲他的國妾，好像《春秋》時荀罃對楚國稱外臣的禮節。旋即敕令劉昶改寫書信。推辭道："我如果改寫書信，是奉事兩個敬重的主人了；尚且已寫了去信，他没有接受它。請求停止現在的答覆。"皇上聽從了他。拜授外都坐大官。公主又逝世了，再娶平陽長公主爲妻。

昶好犬馬，愛武事。入魏歷紀，猶布衣皂冠，同凶素之服。然呵駡僮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或戾手嚙臂，至於痛傷，笑呼之聲，聞于御聽。孝文每優假之，不以怪問。至於陳奏本國事故，語及征役，則斂容涕泗，悲動左右。而天性褊躁，喜怒不恒，每至威忿，楚扑特苦；引待南士，禮多不足。緣此，人懷畏避。

劉昶喜愛狗馬，愛好軍事。進入魏國過了十二年，仍然布衣黑帽，如同喪服。然而呵斥叱駡年幼的僕役，叫聲裹混雜着夷狄華夏的語言。即使在公共場合，衆王常常輕慢并戲弄他，有時扭手咬臂，以致疼痛傷害，笑喊之聲，都傳到了皇上的耳朵裏。孝文常常寬待他，不因此怪罪責問。至於陳述進言本國事情，談到征戰勞役時，便神情凝重滿臉眼淚和鼻涕，悲戚感動左右的人。然而天性狹隘急躁，喜怒無常，每至發威憤怒，刑杖擊打特别苦毒；接待南方的士人，禮節多不完備。由於這樣，人們對他總是抱着畏懼規避的態度。

太和初，轉内都坐大官。及齊初，詔昶與諸將南伐，路經徐州，哭拜其母舊堂，哀感從者。乃遍循故居，處處隕涕，左右亦莫不酸鼻。及

太和初年，遷職内都坐大官。到北齊初年，詔令劉昶與衆將南伐，路過徐州，痛哭跪拜他母親的舊居，哀戚感動了跟隨的人。竟轉遍了故居，處處落淚，左右的人也無不鼻酸。等到了軍

至軍所，將臨陣，四面拜諸將士，自陳家國滅亡，蒙朝廷慈覆，辭理切至，聲氣激揚，涕泗橫流，三軍咸爲感嘆。後昶恐水雨方降，表請還師，從之。

隊的處所，將臨陣時，向四面揖拜衆將士，自叙家國滅亡，蒙受皇上恩慈的覆被，言辭道理懇切周至，聲音和語氣激動振奮，滿臉涕淚縱橫，三軍都爲之感動慨嘆。後來劉昶恐怕雨水將降，上表請求回師，聽從了。

又加儀同三司，領儀曹尚書。於時改革朝儀，詔昶與蔣少遊專主其事。昶條上舊式，略不遺忘。孝文臨宣文堂，引武興王楊集始入宴，詔昶曰："集始，邊方之酋，不足以當諸侯之禮。但王者不遺小國之臣，故勞公卿於此。"又爲中書監。開建五等，封昶齊郡公，加宋王之號。

又加官儀同三司，領儀曹尚書。在這時改革朝廷中的禮儀，詔令劉昶與蔣少遊專門主持此事。劉昶分條陳上以前的儀式，一點也没遺漏。孝文到宣文堂，拉着武興王楊集始入宴席，詔令劉昶道："集始，邊境一方的首領，不足以承受諸侯的禮節。祇是王者不遺棄小國的臣子，因此在此有勞委曲你們這些公卿了。"又任爲中書監。開設爵位的五個等級，封劉昶爲齊郡公，加封宋王的名號。

十七年，孝文臨經武殿，大議南伐，語及劉、蕭篡奪之事，昶每悲泣不已。帝亦爲之流涕，禮之彌崇。十八年，除使持節、都督吴越楚彭城諸軍事、大將軍、開府，鎮徐州。昶頻表辭大將軍，詔不許。及發，帝親餞之，命百僚賦詩贈昶，又以其文集一部賜昶。帝因以所製文筆示之曰："時契勝殘，事鍾文業，雖則不學，欲罷不能。脱思一見，故以相示，雖無足味，聊復爲一笑耳。"其重昶如是。自昶背彭城，至是久矣，昔齋宇山池，并尚存立，昶更修繕，還處其中。不能綏邊懷物、撫接義故，而閨門喧猥，内外奸雜，舊吏莫不慨嘆。預營墓於彭城西南，與三公主同塋而異穴。發石累之，墳崩，壓殺十餘人。後復移改，公私費害。

十七年，孝文臨經武殿，舉行大會議論南伐一事，談及劉裕、蕭道成篡位奪權的事情，劉昶常悲泣不已。皇帝也爲之流淚，對他更加禮遇。十八年，授任使持節、都督吴越楚彭城諸軍事、大將軍、開府，鎮守徐州。劉昶屢次上表辭讓大將軍，詔令不許可。到啓程時，皇帝親自爲他餞行，令百官賦詩贈劉昶，又將他的一部文集賜給劉昶。皇帝於是把所撰寫的文章拿給他看并説道："時時投意化惡爲善的政治，事情專注文學事業，雖然没有才學，欲罷不能。思想一見諸文字，便拿來給你看，縱然不足以品味，姑且還可博得一笑吧。"他器重劉昶就像這樣。從劉昶離開彭城，到這時已很久了，往日的房舍山林池苑，都還存在，劉昶再加以修繕，仍居住其中。不能安定邊境懷撫民衆、慰問接待昔日受恩的故舊，而且内室喧鬧混亂，内外奸佞之人聚集，舊時的屬吏無不感慨嘆息。事先在彭城西南營造墳墓，與三個公主同墓而異穴。開石砌壘，墳墓崩塌，壓死十多人。後來又遷移改造，公家私人浪費巨大。

十九年，昶朝京師。孝文臨光極堂大選，曰："國家昔在恒代，隨時制宜，非通世之長法。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爲不然，何者？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

十九年，劉昶入朝京都。孝文到光極堂主持大選，説："國家過去在恒代之地，按當時情形而制定的適宜的措施，不是通貫世間的長久法則。有人説，衹委任有賢能的人，不必拘泥門第。我認爲不對，爲什麽呢？清濁同流，混同一

品無別，此殊爲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家爲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爲一人，混我典制。故令班鏡九流，使千載之後，我得仿像唐、虞，卿等依希元、凱。”及論大將軍，帝曰：“劉昶即其人也。”後給班劍二十人。薨於彭城，孝文爲之舉哀，給温明秘器，贈假黄鉞、太傅，領揚州刺史，加以殊禮，備九錫，給前後部羽葆鼓吹，依晋琅邪王伷故事，謚曰明。

等，君子小人，名位品級没有差别，這完全是不行的。今我八族以上，士人品級等第有九；九品之外，是小人之官，又有七個等級。倘若有賢能的人，可以從家裏徵召出來任爲三公。縱然恐怕賢才難得，也不可衹爲了一人，混亂我典章制度。因此命令規定等級借鑒九品人物，致使千載之後，我能類似唐堯、虞舜，你們仿佛古代高辛氏的才子‘八元’、高陽氏的才子‘八凱’。”到評定大將軍時，皇帝説：“劉昶就是此人選。”後來給予二十人上朝佩帶飾有花紋的木劍。在彭城逝世，孝文爲他舉行哀悼，賜給温明葬器和棺材，賜贈假黄鉞、太傅，領揚州刺史，加以特殊禮遇，備具九錫，給予前後部羽葆和鼓吹，依據晋朝琅邪王司馬伷先例，謚號爲明。

昶嫡子承緒，主所生也。少而尪疾，尚孝文妹彭城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先昶卒。

劉昶嫡傳的兒子承緒，是公主所生的。年幼就瘦弱多病，娶孝文的妹妹彭城長公主爲妻，任駙馬都尉，先於劉昶去世。

劉暉

承緒子暉，字重昌，爲世子，襲封。尚宣武第二姊蘭陵長公主。主嚴妒，暉嘗私幸主侍婢，有身，主笞殺之，剖其孕子，節解，以草裝實婢腹，裸以示暉。暉遂忿憾，疏薄公主。公主姊因入聽講，言其故於靈太后。太后敕清河王懌窮其事。懌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奏其不和狀，請離婚，削除封位，太后從之。公主在宫内周歲，雍等屢請聽復舊義。太后流涕送公主，誡令謹敕。正光初，暉又私淫張、陳二氏女。公主更不檢忌，主姑陳留公主共將扇獎，與暉復致忿諍。暉推主墜床，手脚毆蹈，主遂傷胎。暉懼罪逃逸。靈太后召清河王懌决其事，二家女髡笞付宫，兄弟皆坐鞭刑，徙配敦煌爲兵。主因傷致薨，太后親臨慟哭，舉哀太極東堂。出葬城西，太后親送數里，盡哀而還。後執暉於河内温縣，幽于司州，將加死刑，會赦，免。後復其官

承緒的兒子劉暉，字重昌，爲嫡長子，繼承了封爵。娶宣武的第二個姐姐蘭陵長公主爲妻。公主嫉妒心强，劉暉曾經與公主的侍婢私通，有了身孕，公主用杖將她打死，剖出她肚中的胎兒，支解，用草裹裝後塞滿侍婢的腹腔，將其裸身給劉暉看。劉暉於是憤怒仇恨，疏遠淡薄公主。公主的姐姐趁入宫聽講座的機會，對靈太后説起此事。太后敕令清河王元懌窮究這事。元懌與高陽王元雍、廣平王元懷上奏他們不和睦的事實，請讓他們離婚，削去封爵，太后聽從了。公主在宫内一年，元雍等多次請求聽任恢復原來的名分。太后流淚送走公主，教令她謹慎而整飭。正光初年，劉暉又私下與張、陳二氏的女子淫亂。公主更加不約束嫉妒心，公主的姑姑陳留公主也在一旁提供幫助煽動鼓勵，與劉暉又導致憤怒的争執。劉暉把公主推下床，拳擊脚踹，公主於是傷胎。劉暉畏罪逃亡。靈太后令清河王元懌裁决此事，二家的女兒削去頭髮杖擊後交付宫中，兄弟皆因牽連坐罪施以鞭刑，流放發配敦煌當兵。公主因傷致死，太后親臨痛哭，在太極東堂舉行哀悼。出葬於城西，太后親自送葬數

爵，還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卒，家遂衰頓。

里，竭盡哀思纔回來。後來在河内温縣抓住了劉暉，拘禁在司州，將要施加死刑時，適逢大赦，免罪。後來恢復了他的官職爵位，升任征虜將軍、中散大夫，不久去世，家道於是衰落。

蕭寶夤

蕭寶夤，字智亮，齊明帝第六子，廢主寶卷之母弟也。在齊封建安王。及和帝立，改封鄱陽王。

梁武克建業，以兵守之，將加害焉。其家閹人顔文智與左右麻拱、黄神密計，穿墻夜出寶夤。具小船於江岸，脱本衣服，着烏布襦，腰繫千許錢，潛赴江畔，躡屩徒步，脚無全皮。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夤假爲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岸。遂委命投華文榮。文榮與其從天龍、惠連等三人，棄家，將寶夤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宵行。景明二年，至壽春東城戍。戍主杜元倫推檢，知實蕭氏子，以禮延待，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者以爲掠賣生口也。澄待以客禮。乃請喪君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之制，給其齊衰，寶夤從命。澄率官僚赴吊。寶夤居處有禮，不飲酒食肉，輟笑簡言，一同極哀之節。壽春多其故義，皆受慰唁。唯不見夏侯一族，以其同梁故也。改日造澄，澄深器重之。

蕭寶夤，字智亮，齊明帝的第六個兒子，是廢主寶卷的同母之弟。在北齊封爵建安王。到和帝即位時，改封爲鄱陽王。

梁武攻克建業，派兵守着他，準備加害於他。他家的宦官顔文智與侍從麻拱、黄神秘密策劃，掘穿墻壁弄出寶夤。在長江岸邊準備了小船，脱掉本身的衣服，穿上黑布短衣，腰間裹繫約千錢，偷偷地奔赴長江岸邊，脚蹬草鞋徒步遠行，脚上没有完好的皮膚。防守的人到天亮時追捕他，寶夤假扮垂釣者，隨波逐浪順流而下十多里，追捕的人没有懷疑他。等到他們散去，纔渡江到西岸。於是委身投靠華文榮。文榮與其隨從天龍、惠連等三人，拋棄家小，將寶夤潛藏在山澗，租來驢子乘坐，晝伏夜行。景明二年，到達壽春東城戍。戍主杜元倫推究查驗，弄清楚確實是蕭氏的兒子後，以禮接待，馳馬稟告揚州刺史、任城王元澄。元澄派車馬侍衛迎接他。當時年紀十六歲，因徒步遠行而憔悴不堪，見到他的人以爲是被擄掠販賣的戰俘或者奴隸。元澄用賓客的禮節接待他。於是請求爲喪君服斬衰，元澄派人曉諭情禮，按喪兄的制度，給他服齊衰，寶夤聽從了教令。元澄率百官赴吊。寶夤生活有禮節，不飲酒食肉，不笑寡言，一切符合極哀的禮節。壽春有許多舊友故交，都給予了慰問和吊唁。惟獨不見夏侯一族，是由於他們贊同蕭梁的緣故。改日訪問元澄，元澄很器重他。

及至京師，宣武禮之甚重。伏訴闕下，請兵南伐，雖遇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是年，梁江州刺史陳伯之與其長史褚胄等自壽春歸降，請軍立效。帝謂伯之所陳，時不可失，以寶夤懇誠，除使持節、都督、東揚州刺史、鎮東將軍、丹楊郡公、齊王，配兵一萬，令據東城，待秋冬大舉。寶

等到了京都，宣武用十分隆重的禮節接待他。在宫廷俯伏控訴，請求出兵南伐，縱然遇上暴風大雨，始終不移動片刻。這一年，蕭梁的江州刺史陳伯之和他的長史褚胄等從壽春歸附降順，請求軍隊立功。皇帝説伯之所上言的，時不可失，由於寶夤誠懇，授使持節、都督、東揚州刺史、鎮東將軍、丹楊郡公、齊王，配給兵力一萬，命盤踞東城，等到秋冬時大舉出兵。寶夤天

夤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備禮策授，賜車馬什物，事從豐厚，猶不及劉昶之優隆也。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人，以文智等三人爲積弩將軍，文榮等三人爲强弩將軍，并爲軍主。寶夤雖少羈寓，而志性雅重，過期猶絶酒肉，慘悴形色，蔬食粗衣，未嘗嬉笑。及被命當南伐，貴要多相憑托，門庭賓客若市，而書記相尋，寶夤接對報復，不失其理。

正始元年，寶夤行達汝陰，東城已陷，遂停壽春之栖賢寺。逢梁將姜慶真内侵，圍逼壽春，寶夤率衆力戰，破走之。寶夤勇冠諸軍，聞見者莫不壯之。還，改封梁郡公。及中山王英南伐，寶夤又表求征。與英頻破梁軍，乘勝攻鍾離。淮水泛溢，寶夤與英狼狽引退，士卒死没者十四五。有司奏處以極法。詔恕死，免官削爵還第。

尋尚南陽長公主。公主有婦德，事寶夤盡雍和之禮，雖好合而敬事不替。寶夤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賓，自非太妃疾篤，未曾歸休。寶夤器性温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内外諧穆。清河王懌親而重之。

永平四年，盧昶克梁朐山戍，以琅邪戍主傅文驥守之。梁師攻文驥，昶督衆軍救之。詔寶夤爲使持節、假安南將軍，别將長驅往赴，受昶節度。寶夤受詔，泣涕横流，哽咽良久。後昶軍敗，唯寶夤全師而還。

延昌初，除瀛州刺史，復其齊王，還冀州刺史。及大乘賊起，寶夤遣軍討之，頻爲賊破。臺軍至，乃滅之。靈太后臨朝，還京師。

梁將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除寶夤使持節、都督東討軍事、

明將受命，當夜痛哭。到早晨，備具禮節策書授命，賜予車馬雜物，隨從豐厚，但還是不如給劉昶的優厚豐盛。又聽憑他招募天下壯丁，得到幾千人，任文智等三人爲積弩將軍，文榮等三人爲强弩將軍，都爲一軍的主將。寶夤雖然年幼寄居，却志氣非常高尚，過了喪期仍然禁絶酒肉，外貌與容色凄慘憔悴，蔬食粗衣，不曾嬉笑。到受命南伐時，權要多來依托，門庭賓客若市，但查尋記事的文字，寶夤接待答覆，不失其原則。

正始元年，寶夤行軍抵達汝陰，東城已淪陷，於是停在壽春的栖賢寺。遭遇蕭梁將領姜慶真内侵，包圍逼近壽春，寶夤率軍奮力作戰，擊敗驅走了他們。寶夤的勇敢列於衆軍首位，看見他作戰的無不稱贊他勇壯。回來，改封爲梁郡公。到中山王元英南伐時，寶夤又上表請求出征。和元英一起屢次擊敗梁軍，乘勝進攻鍾離。淮水泛濫，寶夤與元英狼狽撤走，士卒中死亡的占十分之四五。有關部門奏請處以極刑。詔令寬宥免死，罷除官職削去爵位回到家中。

不久娶南陽長公主爲妻。公主有婦德，侍奉寶夤盡到相親和睦之禮，儘管情投意和但敬重侍奉不減。寶夤每次進屋，公主必定站着接待他，相待如賓，要不是太妃病危，未曾回娘家。寶夤性情温順，自律以禮，奉敬公主，内外和睦。清河王元懌親近而器重他。

永平四年，盧昶攻克蕭梁的朐山戍，用琅邪戍主傅文驥鎮守它。梁軍進攻文驥，盧昶率衆軍救援他。詔令寶夤爲使持節、假安南將軍，别將長驅奔赴前往，接受盧昶的節制調度。寶夤接到詔令，泣涕横流，哽咽許久。後來盧昶兵敗，祇有寶夤全師返回。

延昌初年，任瀛州刺史，恢復他的封號齊王，遷職冀州刺史。到大乘寇賊興起，寶夤派軍討伐，屢次被寇賊擊敗。朝廷的軍隊來到，纔消滅了寇賊。靈太后臨朝聽政，回到京都。

蕭梁將領康絢在浮山築堰攔淮水去灌淹揚州、徐州。任寶夤使持節、都督東討軍事、鎮東

鎮東將軍以討之，復封梁郡公。熙平初，梁堰既成，淮水將爲揚、徐之患，寶夤乃於堰上流更鑿新渠，水乃小減。乃遣壯士千餘人夜度淮，燒其竹木營聚，破其三壘，火數日不滅。又分遣將破梁將垣孟孫、張僧副等於淮北。仍度淮南，焚梁徐州刺史張豹子等十一營。及還京師，爲殿中尚書。寶夤之在淮堰，梁武寓書招誘之。寶夤表送其書，陳其忿毒之意。志存雪復，屢請居邊。

將軍去討伐他，再次封爵梁郡公。熙平初年，蕭梁的堤堰築成以後，淮水將成爲揚州、徐州的禍患，寶夤便在堤堰的上游又開鑿新渠，洪水纔減小了。於是派壯士一千多人夜渡淮水，焚燒梁軍的竹木和軍營積蓄，攻克其三座營壘，大火幾天不熄滅。又分派將領在淮水北岸擊敗蕭梁將領垣孟孫、張僧副等。再渡淮水到南岸，焚燒蕭梁徐州刺史張豹子等十一座營壘。回京都後，任殿中尚書。寶夤在淮水的堤堰時，梁武寄信招引誘惑他。寶夤上表呈送梁武的書信，陳述自己極度憤恨的心意。立志雪耻復仇，多次請求駐守邊境。

神龜中，爲都督、徐州刺史、車騎大將軍。乃起學館於清東，朔望引見土姓子弟，接以恩顔，與論經義。勤於聽理，吏人愛之。

神龜年間，任都督、徐州刺史、車騎大將軍。於是在清地的東面興建學館，每月的初一和十五接見當地人的子弟，以慈愛的態度對待他們，與他們討論經義。聽取言論處理政務勤奮努力，吏民愛戴他。

正光二年，徵爲尚書左僕射。善於吏職，甚有聲名。四年，上表曰：

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爲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處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岳，授曰爾諧，讓稱俞往，將何以克厭大名，允兹令問。自比以來，官罔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説，用相褒舉。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能核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實皆爽。謂之考功，事同泛陟，紛紛漫漫，焉可勝言！

正光二年，徵召爲尚書左僕射。擅長於爲官之道，頗有聲譽名望。四年，上表道：

我私下以爲文德武功的名聲，居於人世的最高地位；道德品行的稱揚，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忠貞的美名，是在朝爲官的榮譽；仁義的稱號，是立身處世的開端。如果職位不是九卿六部的官員，職責分掌四方的諸侯，授任時説“你去諧和四方”，辭退時説“是的，前往”，那麽將怎樣能够與大名相符，與美譽相稱。近來，官無高下之分，人無貴賤之别，都修飾言辭虚構事情，來相互褒奬薦舉。責求時不能衡量他們的優劣，選拔時不能核實他們的是非，於是使上下相混，名實皆不合，説是考核功績，事實如同普遍遷升，紛亂龐雜，怎可盡言！

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廢絶。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遥，散落都盡。累年之後，方求追訪，無不苟相悦附，共爲脣齒，

又在京之官，多年纔考核一次。他們中間，有的所事奉的主管，遷動變易多次，有的所事奉的君主，身死廢棄。雖然當時的公文案卷，記録了他們是上等最還是下等殿的考核成績，但日月久遠，都散佚亡盡。多年之後，纔去追踪訪詢，無不苟且

飾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階而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爲甚。

相互取悦附和，共同彼此相依，粉飾污垢掩藏缺點，胡亂施於虛美之辭，趕緊使彼此得到官階罷了，没有什麽值得顧忌珍惜。賢良通達的君子，不免憂慮這些。中庸之道已衰落，這還有什麽可論！官以求取而得，身以請托而立，上下相欺，没有比這更厲害的了。

又勤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爲約，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叙。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内外之相縣，令厚薄之若此！

又憂心憐惜民衆的痛苦，都是郡守縣令等地方官的職責，他們的擔子不輕，所負的責任實在重要。然而對他們的考核，都是以六年爲限，後來期限滿了被替代返回，再經歷六年纔按等級進用。於是年滿十二，方獲得晋升一級。在東西兩省，文武閑散官員，三公官府閑散的僚屬，無事的多餘官吏，有的幾十天輪到一次值勤，有的每月初一和十五衹上一會兒朝，等到了他們考核的日子，却獲得四年爲一期限。於是十二年之中，便晋升三級。那些實際操勞擔當繁重政務的，升遷之路却極其艱難；這些衹有閑散職位空有官名的，升遷之途却異常容易。爲什麽内官外官相差懸殊，致使厚此薄彼像這樣！

孟子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污隆殊世，莫不寶兹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科，恒自持也。乃至周之藹藹，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况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説興利之規，終縣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羸益，坐獲數階之官，籍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僞辯鋒出，役萬慮以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抑

孟子説："仁義忠信，是天然的爵位；公卿大夫，是人所授予的爵位。古代的人，修養他們高尚的道德品質而人的爵位就跟隨而來。"因此即使文采與質樸的風尚不同時，世道的盛衰不同世，都無不珍視這爵號和車服儀制，不能將它們借給他人。所以賞賜懲罰的法律，永遠是自己把持的。以至周朝强盛，周公的五個弟弟没有官；漢代明察，館陶的請求也枉然。確實由於賞罰一有差錯，那麽就不能用它們來懲治和勉勵；公正一時廢棄，那麽就有非分之想的人進行欺詐。因此要極其慎重極其珍惜，不斷努力如此。何况親不是皇上的近親，才能與英秀出衆相差很遠，有的充任單個的使者，初始無汗馬之勞；有的游説興利的規劃，終究衹有十分之一的利益。都是誇飾無功，亂説羸利，坐着獲取連升

之則其流已往，引之則有何紀極！

幾級的官職，門籍成爲通達顯赫的崇尚。於是機巧詐僞萌生，詭辯紛紛出現，用萬千心思以求取榮顯，用多種方法去追逐名利。遏止它則其濁流已過去，引導它則又有什麽終極！

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案《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致事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政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核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宕説，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有紕繆，即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下，容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黄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黄門印署，掌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其外内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爲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廢興，遐邇所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恒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訴，貪榮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傍通，則蔓草難除，涓流遂積，穢我彝章，撓兹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化。

琴瑟在於一定要和諧，調整樂器之弦以求得它的聲調適合。過去的已經不能補救，未來的或許可以更改。按照《周官》：太宰的職責，年終，則命官府各自審定所主管的部屬，接受他們的財務報告，聽取他們陳述政事的情况從而上告於王；三年，則綜合考察百官的政績而誅罰或者賞賜他們。我認爲今天可以粗略依照這個準則。現在擔任官職的，每年年終，本部門都要明辨其任職期間的每天每月，全面考核其才能德行能否，審定其實際能力，從而注明他們的上下等級，虛浮不實的話語放蕩不嚴謹的評説，一概不予采取。羅列詳情呈送尚書，審察其合不合格。如有錯誤，就治罪懲罰，不得一并反復審問推卸給下屬，允許其升降任免。已經判定出他們的優劣，善與惡都分别開來，經奏報之後，考核功績的部門分别將他們書寫在黄紙、光滑的絲帛上。一份由本部門尚書與令僕加印簽字畫押，留在門下；一份由侍中黄門加印簽字畫押，掌管在尚書。嚴加密封，不得開啓查閲。到了考核功績的日子，然後復核以供度量裁决。外官内官考核治績以定升轉，裁决不采用專擅的辦法，祈求廣泛議論，使得劃一。如果是特殊的謀略不同尋常的策劃，事情關係到盛衰，遠近談論的，内容没有不同意見的，自然可以臨時斟酌，不拘泥於常例。至於援引同類比照類推的申辯，貪圖榮顯求取升職的請求，如果没有關卡加以限制，縱恣他們暢通的話，那麽蔓生的雜草就難以除去，涓涓細流於是匯集起來，玷污我常典，擾亂國家重要的法制，認爲應該明確加以禁止斷絶，來完備至美的教化。

詔付外博議，以爲永式。竟無所改。

時梁武弟子西豐侯正德來降，寶夤表曰：“正德既不親親，安能親人？脱包此凶醜，置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釁結禍深，痛纏骨髓，日暮途遥，報復無日，豈區區於一豎哉！但才雖庸近，職居獻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陳。”正德既至京師，朝廷待之尤薄，歲餘，還叛。

初，秦州城人薛伯珍、劉慶、杜遷等反，執刺史李彦，推莫折大提爲首，自稱秦王。大提尋死，其第四子念生竊號天子，年曰天建。置官僚，以息阿胡爲太子，其兄阿倪爲西河王，弟天生爲高陽王，伯珍爲東郡王，安保爲平陽王。天生率衆出隴東，遂寇雍州，屯於黑水。朝廷甚憂之，除寶夤開府、西道行臺，爲大都督，西征。明帝幸明堂以餞之。寶夤與大都督崔延伯擊天生大破之，追奔至小隴。進討高平賊帥万俟醜奴於安定，更有負捷。

時有天水人吕伯度兄弟始共念生同逆，後與兄衆保於顯親聚衆討念生，戰敗，奔於胡琛。琛以伯度爲大都督、秦王，資其士馬，還征秦州。大破念生將杜粲於成紀，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賢於水洛城，遂至顯親。念生率衆身自拒戰，又大敗。伯度乃背胡琛，遣其兄子忻和率騎東引大軍。念生事迫，乃詐降於寶夤。朝廷嘉伯度立義之功，授涇州刺史、平秦郡公。而大都督元脩義、高聿停軍隴口，久不西進，念生復反，伯度爲醜奴所殺。故賊勢更甚，寶夤不能制。

孝昌二年，除寶夤侍中、驃騎大

詔令交付外面廣泛地討論，將此作爲永久的法式。最終没有任何修改。

當時梁武的學生西豐侯正德來降順，寶夤上表説：“正德既然不能親其所當親，怎能去親近他人？倘或容下此凶惡，安排他在官之列，百官學着像他一樣，還能誅伐什麽呢？我的不祥之兆聚結將災殃深重，痛楚纏繞入於骨髓，日景已晚而行程遥遠，報恩却無一日，難道還會爲一小人而奔走盡力！衹是才雖平庸淺陋，官職居於諍言進諫的地位，我抱定忠誠，不敢不表明陳述。”正德到達京都之後，皇上待他很薄，一年多，反叛回歸。

起初，秦州城民薛伯珍、劉慶、杜遷等反叛，拘捕刺史李彦，推舉莫折大提爲首領，自稱爲秦王。大提很快死去，他的第四個兒子念生僭用天子尊號，年號叫天建。設置官吏，立兒子阿胡爲太子，封他的哥哥阿倪爲西河王，弟弟天生爲高陽王，伯珍爲東郡王，安保爲平陽王。天生統率軍隊從隴山以東出兵，於是侵犯雍州，駐守在黑水。朝廷爲此十分憂慮，授任寶夤開府、西道行臺，爲大都督，西進征伐。明帝到明堂爲他餞行。寶夤與大都督崔延伯攻擊天生大敗他，追逐到小隴。進軍到安定討伐高平賊寇首領万俟醜奴，互有勝負。

當時有天水人吕伯度兄弟開始與念生一同叛逆，後來與哥哥衆保在顯親聚集部衆討伐念生，戰鬥失敗，逃奔到胡琛那裏。胡琛任伯度爲大都督、秦王，資助他兵馬，回頭征討秦州。在成紀大敗念生的將領杜粲，又在水洛城擊敗他的金城王莫折普賢，終於到達顯親。念生率軍親自抵禦作戰，又被打得大敗。伯度於是離開胡琛，派他哥哥的兒子忻和率騎兵到東邊引來朝廷大軍。念生見情形危急，便向寶夤假裝投降。皇上贊許伯度有起義的功勞，授任涇州刺史、平秦郡公。然而大都督元脩義、高聿讓軍隊停在隴山口，遲遲不向西進軍，念生再次反叛，伯度被醜奴殺害。因此叛賊的勢力更加强大，寶夤不能制服。

孝昌二年，授任寶夤侍中、驃騎大將軍、儀

將軍、儀同三司、假大將軍、尚書令，給前後部鼓吹。寶夤初自黑水，終至平凉，與賊相對，年年攻擊，賊亦憚之。關中保全，寶夤之力。三年正月，除司空公。出師既久，兵將疲弊，是月大敗，還雍州。有司處寶夤死罪，詔恕爲編户。四月，除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九月，念生爲其常山王杜粲所殺，合門皆盡。粲降寶夤。十月，除尚書令，復其舊封。

時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北，人情沮喪。寶夤自以出師累年，糜費尤廣，一旦覆敗，慮見猜責，内不自安。朝廷頗亦疑阻。及遣御史中尉酈道元爲關中大使，寶夤謂密欲取己，將有異圖，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謠言：'鸞生十子九子㱩，一子不㱩關中亂。'武王有亂臣十人，亂者理也，大王當理關中，何所疑慮?"道元行達陰盤驛，寶夤密遣其將郭子恢等攻殺之，而詐收道元尸，表言白賊所害。遂反，僭舉大號，大赦其部内，稱隆緒元年，立百官。詔尚書僕射、行臺長孫承業討之。時北地毛鴻賓與其兄遐糾率鄉義，將討寶夤。寶夤遣其將侯終德往攻遐。終德還圖寶夤，軍至白門，寶夤始覺。與終德戰，敗，携公主及其少子與部下百餘騎從後門出，遂奔万俟醜奴。醜奴以寶夤爲太傅。

同三司、假大將軍、尚書令，供給前後部鼓吹。寶夤起初從黑水，最後到平凉，與叛賊相對抗，年年進攻出擊，叛賊也畏懼他。關中得以不受損失，是寶夤的功勞。三年正月，授任司空公。軍隊出征已久，將士疲憊困苦，此月大敗，回到雍州。有關部門判處寶夤死罪，詔令恕免爲編入户籍的平民。四月，授任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西討大都督，從函谷關往西，都受他節制調度。九月，念生被他的常山王杜粲殺死，全家都被斬盡殺絶。杜粲投降寶夤。十月，授任尚書令，恢復他以前的封爵。

當時太行山以東、函谷關以西，寇賊比比皆是，帝王的軍隊屢屢失敗，人心沮喪。寶夤自認爲軍隊出征多年，浪費格外多，一旦傾覆失敗，憂慮被猜疑責備，自己内心不安。朝廷也很懷疑他。等到派御史中尉酈道元爲關中大使時，寶夤認爲是暗中要取代自己，打算圖謀反叛，詢問河東人柳楷。柳楷説："大王您是齊明帝的兒子，爲天下人所歸屬，今天的舉動，確實符合人民的意願。况且歌謡道：'鳳凰生十隻卵有九隻卵壞孵不出雛鳥，一隻卵不壞孵出雛鳥關中就大亂。'武王有亂臣十人，亂是治理的意思，大王您當治理關中，所疑慮的是什麽呢?"道元行抵陰盤驛，寶夤秘密派他的將領郭子恢等攻擊殺害了他，却假裝收殮道元尸體，上表禀告是寇賊殺害的。終於反叛，僭越標舉皇帝的名號，大赦他所轄之内的罪囚，稱號隆緒元年，設立百官。詔令尚書僕射、行臺長孫承業討伐他。當時北地人毛鴻賓與他的哥哥毛遐集結率領鄉里義士，準備討伐寶夤。寶夤派他的將領侯終德前往進攻毛遐。終德回師圖謀寶夤，軍隊到達白門時，寶夤纔覺察出。與終德交戰，失敗，携帶公主和他的小兒子與部下一百多騎士從後門出走，於是投奔万俟醜奴。醜奴任寶夤爲太傅。

尒朱天光遣賀拔岳等破醜奴於安定，追禽醜奴及寶夤，并送京師。詔置閶闔門外都街中，京師士女聚觀，凡經三日。吏部尚書李神儁、黄門侍

尒朱天光派賀拔岳等在安定擊敗醜奴，追趕并擒獲醜奴和寶夤，一起送到京都。詔令處置在閶闔門外的大街上，京都的男女聚集圍觀，一共經歷了三天。吏部尚書李神儁、黄門侍郎高道穆

郎高道穆并與寶夤素舊，二人相與左右，言於莊帝，云其逆迹事在前朝，冀將救免。會應詔王道習時自外至，莊帝問道習在外所聞，道習曰："唯聞陛下欲不殺蕭寶夤。人云李尚書、高黄門與寶夤周款，并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道習因曰："若謂寶夤逆在前朝，便將恕之；敗在長安，爲醜奴太傅，豈非陛下御曆之日？賊臣不翦，法欲安施？"帝然其言，乃於太僕駝牛署賜死。將刑，神儁携酒就之叙故舊，因對之下泣。寶夤夷然自持，了不憂懼，唯稱推天委命，恨不終臣節。公主携男女就寶夤訣别，慟哭極哀，寶夤亦色貌不改。

寶夤三子皆公主所生，并凡劣。長子烈，復尚明帝妹建德公主，拜駙馬都尉，坐寶夤反，伏法。次子權與小子凱射戲，凱矢激，中之，死。凱妻，長孫承業女也，輕薄無禮，公主數加罪責。凱竊銜恨，妻復惑説之。天平中，凱遣奴害公主。乃轘凱於東市，妻梟首，家遂滅。寶夤兄子贊。

都與寶夤有舊交，二人相互配合支持，向莊帝游説，説寶夤叛逆的事情在前朝，希望將他釋免。恰逢應詔王道習這時從外面回來，莊帝問起道習在外面聽到的情況，道習説："衹聽到陛下想不殺蕭寶夤。人們説李尚書、高黄門同寶夤親近，都處於能直接進言的地位，一定能保全他。"道習接着説："如果説寶夤在前朝叛逆，就要寬恕他；在長安失敗，做醜奴的太傅，難道不是陛下統治年代的日子？不除滅盜賊之臣，法令將怎麽實施？"皇帝肯定了他的言論，便在太僕的駝牛署賜寶夤死。將行刑時，神儁帶着酒到他那裏叙説往日交情，於是面對着他落淚。寶夤坦然能自我克制，完全没有憂慮恐懼，衹是推説天意如此，遺憾不能盡到爲臣節操。公主帶着子女來與寶夤告别，痛哭極其悲哀，寶夤也容顔不變。

寶夤的三個兒子都是公主所生，都平庸低下。長子蕭烈，再娶明帝的妹妹建德公主爲妻，拜授駙馬都尉，因寶夤反叛牽連坐罪，被處死刑。二兒子蕭權與小兒子蕭凱射箭游戲，蕭凱的箭迅疾，射中蕭權，蕭權死了。蕭凱的妻子，是長孫承業的女兒，輕浮淺薄没有禮節，公主多次加以懲罰責備。蕭凱暗暗懷恨在心，妻子又游説蠱惑他。天平期間，蕭凱派奴僕害死公主。於是在東市上車裂蕭凱，妻子梟首示衆，全家於是被滅。寶夤哥哥的兒子蕭贊。

蕭贊

贊，字德文，本名綜。初，梁武滅齊，齊廢主東昏侯寶卷宫人吴氏始孕，匿不言，及生贊，梁武以爲己子，封豫章王。及長，學涉有才思。其母告之以實，贊晝則談謔，夜則銜悲涕泣。有濟陰苗文寵、安定梁話，贊曲加禮接，割血自誓，布以心腹，寵、話感其情義，深相然諾。會元法僧以彭城叛入梁，梁武命贊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彭城。時明帝遣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討之，贊與寵、話夜奔延明。

孝昌元年秋，届于洛陽。陛見

蕭贊，字德文，本名綜。起初，梁武滅南齊，齊廢主東昏侯寶卷的宫女吴氏剛剛懷孕，隱秘不宣，等到生下蕭贊，梁武以爲是自己的兒子，封爵豫章王。長大後，有學識修養才思敏捷。他的母親將實情告訴了他，蕭贊白天談吐調笑，晚上含悲哭泣。有濟陰人苗文寵、安定人梁話，蕭贊折節厚禮相待，私自割牲血盟，披露衷情，文寵、梁話被他的深情厚義感動，對他許下重諾。適逢元法僧率彭城反叛歸附蕭梁，梁武任命蕭贊爲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守彭城。當時明帝派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元彧討伐他，蕭贊同苗文寵、梁話夜裏投奔延明。

孝昌元年秋天，到達洛陽。謁見天子後，赴

後，就館舉哀，追服三載。寶夤時在關西，遣使觀察，問其形貌，斂眉悲感。朝廷賞賜豐渥，禮遇隆厚，授司空，封高平郡公、丹楊王。及寶夤反，贊怖，欲奔白鹿山，至河橋，爲北中所執。朝議明其不相干預，仍蒙慰免。

建義初，轉司徒，遷太尉，尚帝姊壽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出爲都督齊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寶夤見禽，贊拜表請寶夤命。

尒朱兆入洛，爲城人趙洛周所逐。公主被録送京，尒朱世隆欲相陵逼，公主守操被害。贊既棄州，爲沙門，潛詣長白山，未幾，至陽平，病卒。贊機辯，文義頗有可觀，而輕薄俶儻，猶有父風。普泰初，迎其喪，以王禮與公主合葬嵩山。

元象初，吴人盜其喪還江東，梁武猶以爲子，祔葬蕭氏墓焉。贊，江南有子，在魏無後。

蕭正表

蕭正表，字公儀，梁武帝弟臨川王宏之子也。在梁封封山縣侯，位北徐州刺史，鎮鍾離。正表長七尺九寸，雖質貌豐美，而性理短暗。

初，梁武未有子，以正表兄西豐侯正德爲子。及自有子，正德歸本，私懷忿憾，以正光三年，背梁奔魏。魏朝以其人才庸劣，不禮焉。尋逃歸梁，梁武不之罪，封爲臨賀王。

侯景將濟江，知正德有恨，密與交通，許推爲主，正德以船迎之。景度，攻揚州。正表聞正德爲侯景所推，盤桓不赴援。景尋以正表爲南兖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遂於歐陽立栅，斷梁援軍。南兖州刺史南康王蕭會理遣兵擊破之。正表走還鍾離，

宮廷治事之所舉行哀悼，追念先帝補行服喪三年。寶夤這時在關西，派使者察看，詢問他的身形面貌，皺眉悲痛感傷。皇帝賞賜豐厚，以隆重的禮節相待，授任司空，封爲高平郡公、丹楊王。到寶夤反叛時，蕭贊恐怖，將逃奔白鹿山，到達河橋，被北中拘捕。朝廷議明他與此没有關係，仍然受到慰問勉勵。

建義初年，轉任司徒，遷職太尉，娶皇帝的姐姐壽陽長公主爲妻，拜授駙馬都尉。出任爲都督齊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寶夤被擒獲，蕭贊上奏章爲寶夤祈求保全性命。

尒朱兆進入洛陽，被城民趙洛周驅逐。公主被捕送往京都，尒朱世隆想侵侮威逼，公主堅守節操被害死。蕭贊已經離開州府，當上僧徒，潛入長白山，不久，到達陽平，病死。蕭贊機警善辯，文章的内容和涵義很有可供觀賞的，而放蕩灑脱，仍有父親的風範。普泰初年，迎來他的遺體，按照葬王的禮節在嵩山與公主合葬。

元象初年，吴人將其遺體偷回江東，梁武仍把他當作兒子，合葬在蕭氏墓地。蕭贊，在江南有兒子，在北魏没有後代。

蕭正表，字公儀，是梁武帝弟弟臨川王蕭宏的兒子。在蕭梁封爵封山縣侯，官居北徐州刺史，鎮守鍾離。正表身高七尺九寸，儘管體貌健壯俊美，却情緒與理智短缺昏亂。

起初，梁武没有兒子，把正表的哥哥西豐侯正德作爲兒子。到自己有了兒子時，正德回歸到親生父母那裏，便心懷仇恨，在正光三年，背叛蕭梁投奔北魏。北魏朝廷因爲他的人品平庸低劣，對他没有以禮相待。旋即逃跑回到蕭梁，梁武没有懲治他，封爲臨賀王。

侯景將渡長江，知道正德有怨恨，暗中與他勾結，許諾推戴他爲君主，正德派舟船迎接。侯景渡過，進攻揚州。正表聽説正德被侯景推戴，逗留不去援助。侯景旋即任正表爲南兖州刺史，封爲南郡王。正表於是在歐陽設置栅欄，截斷蕭梁的援軍。南兖州刺史南康王蕭會理派兵擊敗了他。正表逃回鍾離，在武定七年，擁據本州内

以武定七年，據州内屬，封蘭陵郡王。尋除侍中、太子太保、開府儀同三司。薨，贈司空公，謚曰昭烈。子廣壽。

附，封爲蘭陵郡王。不久授任侍中、太子太保、開府儀同三司。去世後，賜贈司空公，謚號爲昭烈。兒子廣壽。

蕭祇 蕭放

蕭祇，字敬式，梁武帝弟南平王偉之子也。少聰敏，美容儀。在梁封定襄縣侯，位東揚州刺史。于時江左承平，政寬人慢，祇獨莅以嚴切，梁武悦之，遷北兖州刺史。

蕭祇，字敬式，是梁武帝的弟弟南平王蕭偉的兒子。年幼聰明機靈，儀表俊美。在蕭梁封爲定襄縣侯，官居東揚州刺史。在這時長江下游以東太平，政治寬鬆百姓怠慢，衹有蕭祇治理嚴厲，梁武欣賞他，升任北兖州刺史。

太清二年，侯景圍建業，祇聞臺城失守，遂來奔，以武定七年至鄴。齊文襄令魏收、邢卲與相接對。歷位太子少傅，領平陽王師，封清河郡公。

太清二年，侯景圍攻建業，蕭祇聽到臺城失守，於是跑來投奔，在武定七年到達鄴城。齊文襄命魏收、邢卲去接待應對。歷任太子少傅，領平陽王師，封爵清河郡公。

齊天保初，授右光禄大夫，領國子祭酒。時梁元帝平侯景，復與齊通好，文宣欲放祇等還南。俄而西魏克江陵，遂留鄴。卒，贈中書監、車騎大將軍、揚州刺史。

北齊天保初年，任右光禄大夫，領國子祭酒。當時梁元帝平定侯景，又與北齊往來交好，文宣想放蕭祇等返回南方。不久西魏攻占江陵，於是留在鄴城。去世後，賜贈中書監、車騎大將軍、揚州刺史。

子放，字希逸，隨祇至鄴。祇卒，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則之，未嘗有闕。時以爲至孝之感。服闋，襲爵。武平中，待詔文林館。放性好文咏，頗善丹青，因此在宫中披覽書史及近世詩賦，監畫工作屏風等雜物。見知，遂被眷待。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兒子蕭放，字希逸，跟隨蕭祇到鄴城。蕭祇去世，蕭放在喪期中因盡孝而聞名。所居住的簡陋房舍前面，有兩隻慈烏飛來聚集，各自占據一棵樹築巢，在中午以前，順服地在庭中飲水啄食；午後再不下樹。每當哭吊時展翅悲鳴，完全像悲哀哭泣。家裏人效法它們，不曾缺漏。當時認爲是至孝的感應。喪服滿期，繼承了爵位。武平年間，待詔文林館。蕭放生性喜愛文章詩詞，很擅長繪畫，因爲這些可在宫中翻閲經史典籍和近代詩賦，監督畫工繪製屏風等雜物。被賞識，於是受到器重優待。屢經升遷爲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蕭退 蕭慨

蕭退，梁武帝弟司空、鄱陽王恢之子也。退在梁封湘潭侯，位青州刺史。建業陷，與從兄祇俱入東魏。齊天保中，位金紫光禄大夫，卒。

蕭退，是梁武帝弟弟的司空、鄱陽王蕭恢的兒子。蕭退在蕭梁封爵湘潭侯，官居青州刺史。建業淪陷，和堂兄蕭祇一起進入東魏。北齊天保年間，官居金紫光禄大夫，不久去世。

子慨，深沈有體表，好學，善草隸書，南士中稱爲長者。歷著作佐

兒子蕭慨，深沉有儀表，喜愛學習，擅長草書和隸書，在南方士大夫中被稱爲德高望重的

郎，待詔文林館。卒於司徒從事中郎。

人。歷任著作佐郎，待詔文林館。任司徒從事中郎時去世。

蕭泰

蕭泰，字世怡，亦恢之子也。在梁封豐城侯，位譙州刺史。侯景襲而陷之，因被執，尋逃至江陵。梁元帝平侯景，以泰爲兼太常卿、桂陽內史。未至郡，屬于謹平江陵，遂隨兄脩佐郢州。及脩卒，即以泰爲刺史。湘州刺史王琳襲泰，泰以州輸琳。時陳武帝執政，徵爲侍中，不就。乃奔齊，爲永州刺史。

保定四年，大將軍權景宣略地河南，泰遂歸西魏。以名犯周文帝諱，稱字焉。拜開府儀同三司，封義興郡公，授蔡州刺史。政存簡惠，深爲吏人所安。卒官，子寶嗣。

蕭泰，字世怡，也是蕭恢的兒子。在蕭梁封爵豐城侯，官居譙州刺史。侯景偷襲而攻占了其城，於是被抓獲，旋即逃到江陵。梁元帝平定侯景，任蕭泰兼太常卿、桂陽內史。未到郡，適值于瑾平定江陵，於是跟隨哥哥蕭脩輔佐郢州。到蕭脩去世時，便任蕭泰爲刺史。湘州刺史王琳偷襲蕭泰，蕭泰將一州獻納給王琳。當時陳武帝當政，徵召他爲侍中，不去。於是投奔北齊，任永州刺史。

保定四年，大將軍權景宣攻奪黃河以南的土地，蕭泰於是歸附西魏。因爲其名犯周文帝名諱，稱其字。拜授開府儀同三司，封爵義興郡公，任蔡州刺史。政治講求簡要寬厚，使吏民深感安逸。在任時去世，兒子蕭寶繼承了爵位。

蕭寶

寶，字季珍，美風儀，善談笑，未弱冠，名重一時。隋文帝輔政，引爲丞相府典籤。開皇中，至吏部侍郎。後坐太子勇事誅，時人冤之。

蕭寶，字季珍，風度翩翩儀表堂堂，善於談笑，不到成年，名重一時。隋文帝輔佐大政時，引進爲丞相府典籤。開皇年間，升到吏部侍郎。後來因太子楊勇事牽連坐罪被誅殺，當時人以爲他冤枉。

蕭撝　蕭濟

蕭撝，字智遐，梁武帝弟安成王秀之子也。性温裕，有儀表，在梁封永豐縣侯。東魏遣李諧、盧元明使梁，梁武帝以撝辭令可觀，令兼中書侍郎，受幣於賓館。歷黄門侍郎，累遷巴西、梓潼二郡守。及侯景作亂，武陵王紀稱尊號。時宗室在蜀，唯撝一人，封撝秦郡王。紀率衆東下，以撝爲尚書令、征西大將軍、都督、益州刺史，守成都。又令梁州刺史楊乾運守潼州。

蕭撝，字智遐，是梁武帝的弟弟安成王蕭秀的兒子。性格温和寬容，儀表不錯，在蕭梁封爵永豐縣侯。東魏派李諧、盧元明出使蕭梁，梁武帝認爲蕭撝應對的言詞頗佳，命兼中書侍郎，在賓客居住的館舍接受來訪者的禮物。歷任黄門侍郎，屢經升遷爲巴西、梓潼二郡守。到侯景叛亂時，武陵王蕭紀稱帝。當時宗室在蜀地，祇有蕭撝一人，封蕭撝爲秦郡王。蕭紀率師東下，任蕭撝爲尚書令、征西大將軍、都督、益州刺史，守衛成都。又令梁州刺史楊乾運守衛潼州。

周文帝知蜀兵寡弱，遣大將軍尉遲迥總衆討之。迥入劍閣，長驅至成都。撝見兵不滿萬人，而倉庫空竭，於是率文武於益州城北，共迥升壇歃

周文帝知道蜀地軍隊人少勢弱，派大將軍尉遲迥統領軍隊討伐他們。尉遲迥進入劍閣，長驅直入抵達成都。蕭撝看到士兵不滿萬人，而且倉庫空虚，於是率領文武百官在益州城北，拱衛尉

血立盟，以城歸魏。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歸善縣公。周閔帝踐阼，進爵黄臺郡公。

武成中，明帝令諸文儒於麟趾殿校定經史，仍撰《世譜》，撝亦豫焉。尋以母老，兼有疾疹，請在外著書，詔許之。

保定元年，授禮部中大夫，又以歸款功，别賜食多陵縣五百户，收其租賦。三年，出爲上州刺史。爲政以禮讓爲本，嘗至元日，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争之，撝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行。以之獲罪，彌所甘心。"諸囚荷恩，并依限而至，吏人稱其惠化。秩滿向還，部人季漆等三百餘人上表，乞留更兩載。詔雖不許，甚嘉美之。

及撝入朝，屬置露門學，武帝以撝與唐瑾、元偉、王褒等四人，俱爲文學博士。撝以母老，表請歸養私門，帝弗許。尋以母憂去職。歷少保、少傅，改封蔡陽郡公。卒，武帝舉哀於正武殿，贈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傅、益州刺史，謚曰襄。

撝善草隸，書名亞王褒，算數醫方，咸亦留意，所著詩賦雜文數萬言，頗行於世。

子濟，字德成，少仁厚，頗好屬文。爲東中郎將，從撝入朝。周孝閔帝踐阼，除中外府記室，後至蒲陽郡守。

蕭圓肅

蕭圓肅，字明恭，梁武帝之孫，武陵王紀之子也。風度淹雅，敏而好學。紀稱尊號，封宜都王，除侍中。紀下峽，令圓肅副蕭撝守成都。及尉遲迥至，與撝俱降。授開府儀同

遲迥登壇歃血結盟，率城歸附西魏。任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爵歸善縣公。周閔帝即位，進封爵位黄臺郡公。

武成年間，明帝命衆儒學文士在麟趾殿校定經史典籍，仍舊撰寫《世譜》，蕭撝也參與了這些工作。不久因爲母親年邁，兼有疾病，請求在外面著書，詔令同意他的要求。

保定元年，任禮部中大夫，又由於歸附順服的功勞，另外賞賜食邑多陵縣五百户，收取他們的租賦。三年，出任爲上州刺史。理政把禮讓作爲根本，曾經到正月初一時，將獄中關押的囚犯，全部釋放回家，聽任自由三天然後趕往監獄。主管官員極力規勸他，蕭撝説道："往日王長、虞延，被過去的史書稱譽。我雖説缺少德行，也私自心懷對高尚德行的欽慕。由於這而得罪，愈覺心甘情願。"衆囚犯蒙受恩惠，都按限期到達，吏民稱頌他的恩惠教化。任職期滿將回，部下季漆等三百多人上表，乞求再留二年。雖説詔令没有同意，也非常贊美他。

到蕭撝進入朝廷時，適值建立露門學，武帝任蕭撝和唐瑾、元偉、王褒等四人，都爲文學博士。蕭撝因爲母親年邁，上表請求回歸家門奉養，皇帝不同意。不久由於居母之喪離職。歷任少保、少傅，改封爵蔡陽郡公。去世後，武帝在正武殿舉行哀悼，賜贈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傅、益州刺史，謚號爲襄。

蕭撝擅長草書和隸書，書法的名聲僅次於王褒，算術醫術，也都留心，所著的詩賦雜文幾萬字，在世上流傳很廣。

兒子蕭濟，字德成，年幼時就仁愛寬厚，很喜愛寫作。任東中郎將，跟從蕭撝進入朝廷。北周孝閔帝即位，任中外府記室，後來官至蒲陽郡守。

蕭圓肅，字明恭，是梁武帝的孫子，武陵王蕭紀的兒子。儀容氣度高雅，聰慧又好學。蕭紀稱帝，封爲宜都王，任侍中。蕭紀下三峽，命圓肅輔助蕭撝守衛成都。到尉遲迥來臨時，與蕭撝一起投降。任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封爵安化縣

三司、侍中，封安化縣公。

周明帝初，進棘城郡公，以歸款勛，別賜食思君縣五百户，收其租賦。後拜咸陽郡守，甚有政績。尋改授太子少傅，作《少傅箴》。太子見而悦之，致書勞問。改授豐州刺史，尋進位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歷司宗中大夫、洛州刺史，進位大將軍。

隋開皇初，授貝州刺史，以母老請歸就養，許之，卒於家。有文集十卷，又撰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卷、《廣堪》十卷、《淮海亂離志》四卷，行於世。

公。

周明帝初年，進爵棘城郡公，因爲歸附順服的功勛，另外賞賜食邑思君縣五百户，收取他們的租賦。後來拜授咸陽郡守，政績突出。不久改任太子少傅，撰《少傅箴》。太子見了很喜歡，致信慰問。改任豐州刺史，不久晋升職位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歷任司宗中大夫、洛州刺史，晋升職位大將軍。

隋朝開皇初年，任貝州刺史，由於母親年邁請求回去到身邊奉養，同意了他的請求，在家中去世。有文集十卷，又編集當時人的詩和散文成《文海》四十卷、《廣堪》十卷、《淮海亂離志》四卷，流傳於世。

蕭大圜

蕭大圜，字仁顯，梁簡文帝第二十子也。幼而聰敏，年四歲，能誦《三都賦》及《孝經》、《論語》，七歲居母喪，便有成人性。梁大寶元年，封樂梁郡王，丹楊尹。屬侯景殺簡文，大圜潛遁獲免。景平，歸建業。時喪亂之後，無所依，乃寓居善覺佛寺。人有以告王僧辯，乃給船餼，得往江陵。梁元帝見之甚悦，賜以越衫胡帶，改封晋熙郡王，除琅邪、彭城二郡太守。

時大圜兄汝南王大封等猶未通謁。元帝性忌刻，甚恨望之，乃使大圜召之。大圜即日曉諭，兩兄相繼出謁，元帝乃安之。大圜恐讒訴生，乃屏絶人事，門客左右，不過三兩人，不妄游狎，兄姊間，止箋疏而已。恒以讀《詩》、《禮》、《書》、《易》爲事。元帝嘗自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圜詞約指明，應答無滯。帝甚嘆美之，因曰："昔河間好學，爾既有之，臨淄好文，爾亦兼之。然有東平爲善，彌高前載。"及于謹軍至，元帝乃令大封充使請和，大圜副焉，其實質也。出至軍所，信宿，元帝

蕭大圜，字仁顯，是梁簡文帝第二十個兒子。年幼就聰明機靈，四歲時，能朗誦《三都賦》和《孝經》、《論語》，七歲在母親的喪期之中，就有成年人的性情。蕭梁大寶元年，封爲樂梁郡王，丹楊尹。適值侯景殺害簡文帝，大圜潛逃得以幸免。侯景被平定，回到建業。當時在喪亂之後，没有地方安處，於是暫居善覺佛寺。有人將此報告王僧辯，便供給船隻穀物，得以前往江陵。梁元帝見到他很是喜歡，賞賜給越地所産的布衫和胡地所産的帶子，改封爲晋熙郡王，授任琅邪、彭城二郡太守。

當時大圜的哥哥汝南王大封等仍然没有來晋見。元帝生性嫉妒刻薄，非常怨恨不滿他們，便讓大圜召唤他們。大圜當天明白開導，兩個哥哥相繼出來晋見，元帝纔安心。大圜害怕招來讒言誹謗，於是摒棄世上各種事情，門下食客連同身邊親信，不過兩三人，不胡亂游樂親近他人，在哥哥姐姐之間，衹是書信疏通罷了。常把讀《詩經》、《三禮》、《尚書》、《周易》作爲己事。元帝曾經親自詢問幾十條《五經》要事，大圜言辭簡約旨義明晰，對答如流。皇帝非常贊美他，便道："從前河間王喜愛學習，你已經有了它，臨淄喜愛文章，你也兼備了它。然而有東平的行善，更加高於從前記載的人物。"到于謹的軍隊來臨時，元帝便命大封擔任使者請求和平，大圜

降。

輔助他，其實是以大圜爲主。出城到達軍隊的駐所，住了兩夜，元帝投降。

魏恭帝二年，大圜至長安，周文帝以客禮待之。保定二年，大封爲晋陵縣公，大圜始寧縣公。尋加大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俄而開麟趾殿，招集學士，大圜預焉。《梁武帝集》四十卷、《簡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江陵平後，并藏秘閣。大圜入麟趾，方得見之，乃手寫二集，一年并畢，識者稱嘆之。

魏恭帝二年，大圜到長安，周文帝用招待賓客的禮節接待他。保定二年，大封封爲晋陵縣公，大圜爲始寧縣公。旋即加任大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不久開麟趾殿，招集學者文人，大圜參與其中。《梁武帝集》四十卷、《簡文集》九十卷各衹有一本，江陵平定後，都收藏在宫中珍貴圖書的藏所。大圜進入麟趾，纔得以看到它，於是動手抄寫二集，一年全部完畢，有見識的人稱頌贊嘆他。

大圜深信因果，心安閑放，嘗云：

大圜深信因果報應，心地安逸清閑自在，曾道：

> 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縣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者有優游之美，朝廷者有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踪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群，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

> 提衣撩裳不辭勞苦地爲國事奔波，没有什麽吞舟之魚般的罪大惡極者漏網；挂冠懸節辭官走，謀劃我未酬之志向。倘若得到展禽那樣的被黜免，有美於慈明那樣的晋升，如果蒙受北叟那樣的放逐，實勝過濟南那樣的徵召。它們的緣故是什麽呢？平民百姓有悠閑自得的美好，朝廷任官有佩戴修飾的束縛，大概由來已久啊。留侯仿效赤松子，陶朱在辛文那裏成就謀術，實在是有道理啊。何況智慧不超群，操行不高出同類，却要辛苦一生，多麽偏執啊。

> 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絶人間，南山之南，超逾世網。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皋。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烟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窗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檐而看灌畦。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紝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鷄種黍，應莊叟之言。穫菽尋氾氏之書，露葵徵尹君

> 哪裏如知道滿足知道停止，清静寡欲没有牽累，在北山的北邊，摒棄隔絶人世，在南山的南邊，超越塵世的羅網。面對着高原而被流水纏繞，靠着郊外的曠野而枕着水邊的平地。在叢林中構築斗室，在草木茂密隱秘處建造土圍墻。近觀繚繞的烟霧，遠眺變幻的風雲。坐卧在小草之上庇身在高松之下，繫扎蘭花手執香桂。仰瞻百仞之上的飛鳥，俯視千尋之下的游魚。果園在後面，打開窗户就面對花草；菜園在前面，坐在檐下便看到灌溉田溝。二頃用來提供米粥，十畝用來供給桑麻。婢女三五個，可以負擔紡織；奴僕三四個，足以代勞耕耘。販漿牧羊，和合潘生的志趣；養鷄種黍，響應莊叟的言語。收割豆子時

之録。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采至賾，歌纍纍，唱烏烏。可以娱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榷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

查尋氾氏的著作，露水解葵時檢索尹君的記載。烹煮小羊小豬以佐助春酒，迎接伏日臘日等待一年中的季節。翻閲美好書籍，采納至深精奥，歌兒累累，唱聲嗚嗚。可以娱樂精神，可以消解憂慮。有朋友來自遠方，商討古今；農民路過，暢談農事。這些就足够了，樂不可支，永保性命，畏懼什麽責任。

豈若蹙足入絆，申頸就羈。游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

哪裏像踏足投入絆索，伸頸趨赴籠頭。來往於帝王的宫門，趨附於宰相的權勢。不知塵土飄落的一瞬，豈覺年歲逝去的短暫。萬物流轉不絶，不留其心迹；天道純厚渾樸，怎麽能够問詢喲？

嗟乎！人生若浮，朝露寧俟。長繩繫景，實所願言。執燭夜游，驚其迅邁。百年幾何，擎跽曲拳。四時如流，俯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耻，抑亦宣尼耻之。

哎喲！人生無定如虚浮，早晨的露水哪裏能等待。用長長的繩子縛住時光，實在是心中的願望。把着火炬夜中出游，驚其疾行。一生有多少，還拱手長跪曲身彎腰。時光如流水，還俯首低眉脚跟不敢着地。出仕和隱退一事無成，説話和沉默又恰當在哪裏。不止是丘明所耻辱的，或許也是宣尼引以爲耻的。

建德四年，除滕王逌友。逌嘗問大圜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有之乎？餘傳乃可抑揚，帝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攘羊。"對曰："言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爲《世祖紀》，章帝爲《顯宗紀》，殷鑒不遠，足爲成例。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彰於四海，安得而隱之？如有不彰，亦安得不隱？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逌乃大笑。後大軍拔晋州，或問大圜："師遂克不？"對曰："高歡昔以晋州肇基僞迹，今本既拔矣，能無亡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居數月，齊氏果滅。聞者以爲知言。

建德四年，任滕王宇文逌友。宇文逌曾問大圜道："我聽説湘東王著《梁史》，有此事嗎？末傳纔可褒貶，帝王本紀怎麽樣？隱瞞就不是實情，記載就是揚父君之過。"回答説："説得荒誕了。假使有這種事，也不足以見怪。從前漢明著《世祖紀》，章帝著《顯宗紀》，殷鑒不遠，足以作爲先例。况且君子的過失，如日食月食，大白於天下，怎麽能够隱瞞呢？如果没有暴露，又怎麽能不隱瞞？不外乎兒子替父親隱瞞，正直就在此事中，避諱國家的醜惡，或許又是禮了。"宇文逌於是大笑。後來大軍攻占晋州，有人問大圜："軍隊終究能勝嗎？"回答説："高歡從前在晋州始創僭僞的基業，現在根基已經拔除了，能不亡嗎？所謂君從這裏開始，必然從這裏終結。"過了幾個月，齊氏果真滅亡。聽説的人認爲是遠見之言。

隋開皇初，拜内史侍郎，卒於西河郡守。撰《梁舊事》三十卷、

隋朝開皇初年，拜授内史侍郎，在任西河郡守時去世。著《梁舊事》三十卷、《寓記》三

《寓記》三卷、《士喪儀注》五卷、《要决》兩卷，并文集二十卷。

大封位開府儀同三司、陳州刺史。

論曰：諸司馬以亂亡歸命，楚之最可稱乎！其餘碌碌，未足論也。而以往代遺緒，并當位遇，可謂幸矣。劉昶猜疑懼禍，蕭賁亡破之餘，并潛骸竄影，委命上國，俱稱曉了，盛當位遇。雖有枕戈之志，終無鞭墓之成。昶諸子狂疏，喪其家業。寶賁背恩忘義，梟鏡其心。蕭贊臨邊脱身，晚去仇賊，寵禄頓臻，顛狽旋至，信吉凶之相倚也。梁氏云季，子弟奔亡。正表動不由仁，胡顔之甚。祇、退、泰、撝、圓肅、大圜等雖羈旅異國，而終享榮名，非素有鎡基，懷文抱質，亦何能至於此也！

方武陵擁衆東下，任撝以蕭何之事。君臣之道既篤，家國之情亦隆。金石不足比其心，河水不足明其誓。及魏安之至城下，旬日而智力俱竭，委金湯而不守，舉庸蜀而來王。若乃見機而作，誠有之矣；守節没齒，則未可焉。

卷、《士喪儀注》五卷、《要决》兩卷，合文集二十卷。

大封官居開府儀同三司、陳州刺史。

論曰：衆司馬因動亂逃亡歸順，楚之最可稱道啊！其餘的平庸無能，不足論道。却由於前代遺留的功業，都得到相當禮遇，可以説幸運啊。劉昶被懷疑於是害怕禍患，蕭賁國破家亡之餘，都隱身逃竄，寄命上國，俱被稱道明曉時務，受到很高的待遇。雖説有頭枕干戈復仇的志向，却終究没有取得鞭尸雪耻的成功。劉昶衆子放蕩不羈，喪失了他留下的家業。寶賁背恩忘義，其心猶如梟獍這様没有情義的惡鳥惡獸。蕭贊鎮守邊境時得以抽身擺脱，後來離開仇敵賊人，恩寵爵禄頃刻來到，流離顛沛也旋即降臨，的確吉與凶是相互倚伏的。梁氏末世，後輩逃亡。正表舉止無仁德，太無臉面了。蕭祇、蕭退、蕭泰、蕭撝、圓肅、大圜等雖説寄居異國，却終於享受榮耀名位，不是平素具備才幹利器，身兼文華與質樸，又怎能到達這個地步啊！

當武陵擁兵東下時，以蕭何的職務任命蕭撝。君臣之道已純一，家庭國家之情也豐厚。金石不足以與其心相比，河水不足以顯明其誓。等魏安到達城下時，十天就智力窮竭，放棄金城湯池而不守，獻庸地蜀地來朝見天子。至於見機行事，確實有此本領；保持節操終身，却不能喲。

北史卷三十

列傳第十八

盧玄（玄孫）思道 昌衡 元明 潛
盧柔（子）愷　盧觀（弟）仲宣 叔彪（從子）文偉
盧同（子）斐（兄子）景裕（景裕弟）辯 光（光子）賁（光從弟）勇　盧誕

盧玄　盧度世

盧玄，字子真，范陽涿人也。曾祖諶，晋司空劉琨從事中郎。祖偃、父邈，并仕慕容氏。偃爲誉丘太守，邈爲范陽太守，皆以儒雅稱。

盧玄，字子真，是范陽涿地人。曾祖父盧諶，任晋朝司空劉琨的從事中郎。祖父盧偃、父親盧邈，都在慕容氏那裏做官。盧偃任營丘太守，盧邈任范陽太守，都由於温文爾雅而被稱道。

神䴥四年，太武辟召天下儒俊，以玄爲首。授中書博士，遷侍郎，本州大中正。使馮弘，稱臣請附。外兄司徒崔浩每與言輒嘆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大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玄曰："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爲此者，詎幾人也？宜三思。"浩當時雖無以異之，竟於不納。浩敗，頗亦由此。

神䴥四年，太武徵召天下儒學俊傑，把盧玄作爲第一。任中書博士，升任侍郎，本州大中正。出使馮弘那裏，使其稱臣請求歸附。表兄司徒崔浩每與他交談總是感嘆道："與子真應對，使我懷古之情更加深厚。"崔浩想大力整齊人的類别與等級，分明姓氏家族。盧玄説："創建事業，各有其時宜，樂意爲此事的，哪裏有多少人呢？應當三思。"崔浩當時雖説没有對此表示不同意見，到底没有采納。崔浩事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爲這個緣故。

後賜爵固安子，散騎常侍，使宋。宋文帝與之言，嘉嘆良久，曰："中郎，卿曾祖也！"還，遇疾，歸鄉卒，贈平東將軍、幽州刺史、固安侯，謚曰宣。

後來賜封爵位固安子，任散騎常侍，出使劉宋。宋文帝與他交談，贊嘆許久，説："中郎，是你的曾祖父啊！"返回，得病，回歸鄉里去世，賜贈平東將軍、幽州刺史、固安侯，謚號爲宣。

子度世，字子遷。幼聰達，有計數。爲中書學生，應選東宫。弱冠，與從兄遐俱以學行爲時流所重。遐特爲崔浩所敬，位至尚書、光禄大夫、范陽子。

兒子度世，字子遷。年幼聰明通達，有計謀。爲中書學生，應東宫選拔授官。二十歲時，與堂兄盧遐都由於學問和操行被時人所推重。盧遐特别被崔浩敬重，位至尚書、光禄大夫、范陽子。

度世後以崔浩事，棄官逃於高陽鄭羆家，羆匿之。使者囚羆長子，將加捶楚。羆誡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雖死勿言。"子奉父命，遂被拷掠，乃至火爇其體，因以物故，卒無所言。度世後令弟娶羆妹，以報其恩。太武臨江，宋文使其殿上將軍黄延年至。帝問曰："盧度世坐與崔浩親通，逃命江表，應已至彼。"延年對曰："都下無聞，當必不至。"帝詔東宫赦度世宗族逃亡籍没者，度世乃出。拜中書侍郎，襲爵。

興安初，兼太常卿，立保太后父遼西獻王廟，進爵爲侯。後除散騎侍郎，使宋，應對宋侍中柳元景失衷。還，被禁劾，經年乃釋。除濟州刺史，州接邊境，將士數相侵掠，度世乃禁勒所統，還其俘虜，二境以寧。後坐事免。尋除青州刺史，未拜，卒，謚曰惠。四子：伯源、敏、昶、尚之。

初，玄有五子，唯度世嫡，餘皆別生。崔浩之難，其庶兄弟恒欲害之，度世常深忿恨。及度世有子，每誡絶妾孽，以防後患。至伯源兄弟，婢妾生子，雖形貌相類，皆不舉接。爲識者所非。

盧伯源　盧道將

伯源，小名陽烏，性温雅寡欲，有祖父風。敦尚學業，閨門和睦。襲侯爵，降爲伯。累加秘書監、本州大中正。時孝文帝將立馮后，先問伯源。請更簡卜。帝曰："以先后之侄，朕意已定。"伯源曰："雖奉敕如此，然臣心實有未盡。"及朝臣集議，執意如前。馮誕有盛寵，深以爲恨，伯源不以介懷。及孝文議伐齊，伯源表以爲萬乘親戎，轉運難繼。詔雖不

度世後來由於崔浩的事情，棄官逃到高陽鄭羆家，鄭羆將他藏匿。追捕者拘禁了鄭羆的長子，將要施加杖刑。鄭羆教令他説："君子殺身以成仁，你即使死也不要説出來。"兒子遵循父親的教令，於是被鞭打，竟至於火燒其身，因此死亡，終究没有説什麽。度世後來命弟弟娶了鄭羆的妹妹，來報答他的恩德。太武視臨長江，宋文派他的殿上將軍黄延年來到。皇帝問道："盧度世因與崔浩親密交好牽連坐罪，逃命江南，應該已經到了那裏。"延年應答道："京城裏没有聽説，應當肯定没有到達。"皇帝詔令東宫赦免度世同宗中逃亡没收財産入官的人，度世纔出來。拜授中書侍郎，繼承了爵位。

興安初年，兼太常卿，建立保太后父親遼西獻王之廟，進封爵位爲侯。後來任散騎侍郎，出使劉宋，與劉宋的侍中柳元景應對時失當。回來，被監禁審判，經過一年纔釋放。任濟州刺史，州域連接邊境，雙方將士多次相互侵犯掠奪，度世嚴厲約束部下，歸還他們的俘虜，兩國的邊境得以安寧。後來因事牽連坐罪免職。旋即任青州刺史，未及拜授，去世，謚號爲惠。有四個兒子：盧伯源、盧敏、盧昶、盧尚之。

起初，盧玄有五個兒子，衹有度世嫡傳，其餘的都是庶出。崔浩禍難時，他的庶出兄弟總想迫害他，度世常深懷怨恨。到度世有兒子時，常常警戒杜絶妾生庶子，以防後患。到了伯源兄弟們，婢妾所生的兒子，儘管長相類似其父，都不予接納。被有見識的人指摘。

伯源，小名陽烏，性情温文爾雅淡泊少欲，有祖父的風範。崇尚學問之事，家室和睦。繼承了侯爵，降爲伯爵。屢經升遷爲秘書監、本州大中正。當時孝文帝將立馮后，事先詢問伯源。伯源請另擇日卜問。皇帝説："因爲她是先后的侄女，我主意已定。"伯源説："雖説遵奉敕命這樣，但是我的心意實在没有竭盡。"到朝廷大臣們集聚商議時，仍像先前那樣堅持意見。馮誕大受恩寵，對此事深深懷恨，伯源不把這放在心上。到孝文商討征伐南齊時，伯源上表認爲皇上

從，而優答之。尋以齊武帝殂，停師。

親征，運輸難以相繼。詔令雖然不同意，却用褒美嘉獎的詔書酬答了他。旋即齊武帝死，停止出師。

時涇州羌叛，殘破城邑。伯源以步騎六千號三萬，徐行而進。未經三旬，賊衆逃散。降者數萬口，唯梟首惡，餘悉不問。詔兼侍中。初，伯源年十四，嘗詣長安。將還，餞送者五十餘人，别於渭北。有相者扶風人王遾曰："諸君皆不如此盧郎，雖位不副實，然得聲名甚盛，望逾公輔。後二十餘年，當制命關右，願不相忘。"此行也，相者年過八十，詣軍門請見，言叙平生。未幾，守儀曹尚書。

當時涇州的羌人反叛，毀滅破壞城邑。伯源率六千步兵騎兵號稱三萬，緩緩向前推進。不到三十天，叛賊部衆逃散。投降者數萬人，衹將首惡梟首，其餘的全部不追究。詔令兼侍中。起初，伯源十四歲時，曾經到過長安。將返回時，送行的五十多人，在渭河北岸告别。有個看相的扶風人王遾説："諸位都不如這個盧氏少年，雖説官位不合乎他的實際，但是得到的名聲很大，聲望超過三公和宰相。往後二十多年，將號令關西，希望不要忘記。"此次出征，看相的年紀已過八十，到軍營門前請求接見，叙説往常的事情。不久，守儀曹尚書。

及齊雍州刺史曹武請降，乃以伯源爲使持節、安南將軍，督前鋒諸軍，徑赴樊、鄧。辭以儒生不行軍事，帝不許。伯源曰："臣恐曹武爲周魴耳。陛下宜審之。"武果僞降。伯源乃進攻赭陽，師敗，坐免官爵。尋遭母憂。服闋，兼太尉長史。

到南齊的雍州刺史曹武請求降順時，便任伯源爲使持節、安南將軍，督率前鋒衆軍，徑直奔赴樊地、鄧地。以儒士不從軍事爲由推辭，皇帝不准許。伯源説："我怕曹武是周魴啊。陛下應該仔細考察他。"曹武果然假降。伯源於是進攻赭陽，部隊戰敗，因此獲罪免除官職爵位。不久遭母親之喪。服喪期滿，兼太尉長史。

後爲徐州京兆王愉兼長史。愉時年少，事無巨細，多决於伯源。伯源以誠信御物，甚得東南人和。南徐州刺史沈陵密謀叛，伯源屢有表聞，朝廷不納，陵果逃叛。陵之餘黨，伯源皆撫而赦之，唯歸罪於陵，由是衆心乃安。

後來爲徐州京兆王元愉兼長史。元愉當時年幼，事情不管大小，多由伯源决定。伯源用誠實信用理事，很得東南百姓的歡心。南徐州刺史沈陵秘密謀反，伯源多次上表呈報，皇帝没有接納，沈陵果真叛逃。沈陵的其他黨羽，伯源都安撫赦免了他們，衹歸罪於沈陵，因此衆人心裏纔安定。

景明初，卒於秘書監，年四十八，贈幽州刺史，復本爵固安伯。謚曰懿。

景明初年，任秘書監時去世，年紀四十八歲，賜贈幽州刺史，恢復本爵位固安伯。謚號爲懿。

初，諶父志，法鍾繇書，子孫傳業，累世有能名。至邈以上，兼善草迹。伯源習家法，代京宫殿，多其所題。白馬公崔宏亦善書，世傳衛瓘體。魏初工書者，崔、盧二門。伯源與李冲特相友善，冲重伯源門風，伯源私冲才官，故結爲婚姻，往來親

起初，盧諶的父親盧志，效法鍾繇書法，子孫傳授學業，歷代有能幹的聲名。從盧邈往上，兼善草書。伯源通曉家法，代京的宫殿，多由他題寫。白馬公崔宏也擅長書法，世代傳授衛瓘體。北魏初年擅長書法的，是崔氏、盧氏二家。伯源與李冲關係格外友好，李冲看重伯源的家風，伯源偏愛李冲爲官的才能，因此結爲姻親，

密。至於伯源荷孝文意遇，頗亦由沖。伯源有八子。

長子道將，字祖業。應襲父爵而讓第八弟道舒，詔不許。道將引清河王國常侍韓子熙讓弟采魯陽男之例，詔乃許之。道將涉獵經史，風氣謇諤，頗有文才，爲一家後來之冠，諸父并敬憚之。彭城王勰、任城王澄皆虛衿相待。勰爲中軍大將軍，辟行參軍。累遷燕郡太守。道將下車表樂毅、霍原之墓，爲之立祠。優禮儒生，厲勸學業，敦課農桑，墾田歲倍。卒於司徒司馬，贈太常卿，謚曰獻。所爲文筆數十篇。

子懷祖，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卒。子莊，少有美名，位都水使者，卒官。

盧懷仁

懷祖弟懷仁，字子友，涉學有辭。性恬静，蕭然有閑雅致。歷太尉記室、弘農郡守，不之任，卜居陳留界。所著詩賦銘頌二萬餘言，撰《中表實録》二十卷。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常語衍云："昔太丘道廣，許劭知而不顧；嵇生峭立，鍾會遇而絶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衍以爲然。

子彦卿，有學尚，仕隋位御史。撰《後魏紀》三十卷。貞觀中位石門令、東宮學士。

道將弟道亮，字仲業，隱居不仕。子思道。

盧思道

思道，字子行，聰爽俊辯，通侻不羈。年十六，中山劉松爲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

來往親密。至於伯源承蒙孝文的賞識，在相當的程度上也是由於李沖的緣故。伯源有八個兒子。

長子道將，字祖業。應當繼承父親的爵位却推讓給排行第八的弟弟道舒，詔令不准許。道將援引了清河王國常侍韓子熙謙讓魯陽男爵位給弟弟韓采的例子，詔令纔准許了他。道將披閱經典史籍，風度正直敢言，很有文才，在全家後輩中位居第一，同族的叔伯們都敬畏他。彭城王元勰、任城王元澄都虛心相待。元勰任中軍大將軍，徵召他爲行參軍。多次升遷爲燕郡太守。道將到任就給樂毅、霍原之墓刻石以彰其善，爲他們建立祠堂。厚禮相待儒士，激勵獎賞學問之事，督促考察農耕與蠶桑，開墾田地幾倍。在任司徒司馬時去世，賜贈太常卿，謚號爲獻。所著文章幾十篇。

兒子懷祖，任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去世。兒子盧莊，年少就有好名聲，官居都水使者，在任職時去世。

懷祖的弟弟懷仁，字子友，研究學問能解説。性情恬淡安静，清静有安閑文雅的意趣。歷任太尉記室、弘農郡守，未赴任，擇地定居在陳留邊界。所著的詩賦銘頌二萬多字，撰寫《中表實録》二十卷。懷仁有操行，擅長與人交際。和琅邪人王衍、隴西人李壽之感情好彼此投合。常常對王衍説："從前陳寔思想學説廣博，許劭知曉却不往顧；嵇生俊俏不凡，鍾會與之相遇却滅其言。我居於季氏、孟氏上下之間，除去那過分之處。"王衍認爲是。

兒子彦卿，有學問志向，在隋朝做官位居御史。撰寫《後魏紀》三十卷。貞觀期間官居石門令、東宮學士。

道將的弟弟道亮，字仲業，隱居不出來做官。兒子思道。

思道，字子行，聰明豪爽口才超群，曠達不拘小節。十六歲時，中山人劉松給人撰寫碑文和銘文，將它們拿給思道看，思道讀了它們，許多不能理解。於是感動而發憤讀書，以師禮相待河

後復爲文示松，松不能甚解。乃喟然嘆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間，才學兼著。然不持操行，好輕侮人物。齊天保中，《魏史》成，思道多所非毁，由是前後再被笞辱，因而落泊不調。

間人邢子才。後來又撰寫文章給劉松看，劉松不能深入理解。便喟然嘆息道："學習有益，哪裏是枉然喲！"就到魏收那裏借閲世所罕見的書。幾年之間，才能與學問兼備。然而不守品操德行，喜歡輕蔑侮辱有才德名望的人。北齊天保期間，《魏史》著成，思道多加非難詆毁，因此前後兩次被拷打凌辱，因而落魄不再升調官職。

後左僕射楊遵彦薦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長兼員外散騎侍郎，直中書省。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唯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稱爲"八米盧郎"。後漏泄省中語，出爲丞相西閤祭酒。歷太子舍人、司徒録事參軍。每居官，多被譴辱。後以擅用庫錢，免歸家。嘗於薊北，悵然感慨，爲五言詩見意，世以爲工。後爲給事黄門侍郎，待詔文林館。

後來左僕射楊遵彦在朝廷上推薦他，出仕司空行參軍、長兼員外散騎侍郎，在中書省值班。文宣帝逝世，當朝的文人各作挽歌十首，選出其中好的而采用。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用一二首，衹有思道獨被采用八篇。因此當時人稱他爲"八米盧郎"。後來泄露宫禁之内的談話，出任丞相西閤祭酒。歷任太子舍人、司徒録事參軍。每次任職，多被譴責凌辱。後來因爲擅自動用府庫儲錢，被免職回家。曾在薊北，由於失意而有所感觸慨嘆，作五言詩表達胸臆，世人認爲精巧。後來任給事黄門侍郎，待詔文林館。

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爲，詞意清切，爲時人所重。新野庾信遍覽諸同作者，而深嘆美之。未幾，母疾，還鄉。遇同郡祖英伯及從兄昌期等舉兵作亂，思道預焉。柱國宇文神舉討平之。思道罪當斬，已在死中。神舉素聞其名，引出，令作露布。援筆立成，文不加點。神舉嘉而宥之。後除掌教上士。

周武帝平定北齊，任儀同三司，跟隨到長安。和同輩陽休之等幾人著《聽蟬鳴篇》。思道所作，詞意清峻直切，被當時人推重。新野人庾信遍覽諸位同題的作品，而深深贊美他。不久，母親得病，返回鄉里。碰上同郡人祖英伯和堂兄昌期等起兵叛亂，思道加入其間。柱國宇文神舉討伐平定了他們。思道罪過當斬，已在死囚中。神舉平素聽説過他的聲名，領他出來，命他作露布。執筆立就，下筆成章。神舉贊賞而寬恕了他。後來任掌教上士。

隋文帝爲丞相，遷武陽太守。位下，不得志，爲《孤鴻賦》以寄其情。其序曰：

> 余志學之歲，自鄉里游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群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虚名。通人楊令君、邢特進以下，皆分庭致敬，倒屣相接，翦拂吹噓，長其光

隋文帝任丞相時，貶職爲武陽太守。地位下降，不得志，作《孤鴻賦》來寄托他的情感。其序言道：

> 我十五歲時，從鄉里出游京都，就見識知己，一直受到諸君的愛寵。年近二十，開始歸列百官，談論者稱譽過實，於是盗取虚名。學識淵博者楊令君、邢特進以下，都以平等的禮節相互表達敬意，熱情相待，推崇宣揚，增長了我的身價。然而才能本來愚

價。而才本駑拙，性實疏懶，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籠絆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

攝生舛和，有少氣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湄，沃野彌望，囂務既屏，魚鳥爲鄰。有離群之鴻，爲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玩，既用銷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於陸"，羽儀盛也。揚子曰"鴻飛冥冥"，騫翥高也。《淮南子》云"東歸碣石"，違溽暑也。平子賦"南翔衡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鵷鸞已降，罕見其儔。而鎩翮墙陰，偶影獨立，唼喋秕稗，鷄鶩爲伍，不亦傷乎？

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爲之賦，聊以自慰云。

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職，優詔許之。思道恃才地，多所陵轢，由是官途淪滯。既而又著《勞生論》，指切當世。歲餘，奉詔郊勞陳使。頃之，遭母憂。未幾，起爲散騎侍郎，參内史侍郎事。于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思道上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太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産而賤刑名，誠爲不可。"又陳殿庭非杖罰之所，朝臣犯笞罪，請以贖論。上悉嘉納之。是歲，卒于京師。上甚惜之，遣使吊祭焉。集二十卷，行於世。子赤松，大業中，位河東縣長。

鈍，性情實在懶散，權勢與貨利，淡漠處之不去經營，儘管被朝廷和市肆羈絆，將近三十年，然而獨往獨來的心願，不曾離開胸懷啊。

養生不順，年少時就得了呼吸系統的疾病。剖分符節閑坐吟嘯，掌管東原。寬闊的黄河岸邊，滿眼肥沃的田野，喧囂的事務排除之後，與魚鳥爲伴。有隻離群的飛鴻，被捕鳥人捕獲，鄉野之人馴養後，將它進獻給我。放置庭中水池，天天玩賞，既用來消除憂愁，同時用來減輕病患。《大易》説"鴻漸進登陸"，是羽翼豐滿。揚子説"鴻飛向遠空"，是展翅高飛。《淮南子》説"東去歸於碣石"，是離開濕熱的盛夏。平子賦道"南下飛到衡陽"，是躲避冬季的嚴寒。倘若行步嫻雅聲音清亮，心地高遠氣質高雅，鸞鳳以下，少見其輩。如果在墻陰之下羽毛摧落，與影相對孤獨無依，吃着癟穀和稗子，與鷄鴨爲伍，不是太悲傷了嗎？

我五十歲的年紀，忽然已經來臨，吟咏身世，感慨多端，於是作此辭賦，聊以自慰。

開皇初年，因爲母親年邁，上表請求卸任離職，下詔褒美嘉獎准許了他。思道仗恃才能與門第，對多數人加以欺壓，因此仕途滯留難進。不久又撰著《勞生論》，指責當代時事。一年多後，奉詔令到郊外迎接慰勞陳國使者。很快，遭遇母親之喪。不久，起任爲散騎侍郎，參内史侍郎事。在這時，商議設置六卿，將撤銷大理官職。思道上奏書道："官署有駕部，治所保留太僕；官署有刑部，治所撤銷大理。這就是重視畜牧業而輕視刑法，實在不可以。"又陳説朝廷不是拷打懲罰的地方，朝官犯有笞罪，請求按贖罪論處。皇上贊賞并全部采納了他的意見。這一年，在京都去世。皇上很痛惜，派使者去吊唁祭祀他。文集二十卷，流傳於世。兒子赤松，大業期間，官居河東縣長。

盧道裕

道亮弟道裕，字寧祖。少以學尚

道亮的弟弟道裕，字寧祖。年少因有學問和

知名，風儀兼美。尚獻文女樂浪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幽州大中正，卒於涇州刺史，謚曰文。

志向而著名，風度儀表都美好。娶獻文的女兒樂浪長公主爲妻，任駙馬都尉。歷任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幽州大中正，任涇州刺史時去世，謚號爲文。

盧道虔

道裕弟道虔，字慶祖。粗閑經史，兼通算術。尚孝文女濟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公主驕淫，聲穢遐邇，無疾暴薨，時云道虔所害。宣武秘其事，不苦窮之。後靈太后追主薨事，黜道虔，令終身不仕。道虔外生李彧，尚莊帝姊豐亭公主，因相藉托，永安中，除輔國將軍、通直常侍。以議曆勛，賜爵臨淄伯。天平中，歷都官尚書、本州大中正，幽州刺史，加衛大將軍。卒官，贈尚書右僕射、司空公、瀛州刺史，謚曰文恭。

道虔好《禮》學，難齊尚書令王儉《喪服集記》七十餘條。爲尚書同僚於草屋下設鷄黍之膳，談者以爲高。昧旦將上省，必見其弟然後去。奴在馬上彈琵琶，道虔聞之，杖奴一百。公主二子，昌寓、昌仁，昌寓不慧，昌仁早卒。道虔又娶司馬氏，有子昌裕。後司馬氏見出，更娉元氏，甚聰悟，常升高座講《老子》。道虔從弟元明隔紗帷以聽焉。元氏生二子，昌期、昌衡，昌衡最知名。

道裕的弟弟道虔，字慶祖。粗通經典和史籍，兼通推算曆象之術。娶孝文的女兒濟南長公主爲妻，任駙馬都尉。公主驕奢淫逸，污穢的名聲遠近聞名，没有疾病突然逝世，當時人説是道虔害死的。宣武隱秘了這件事情，没有竭力去窮究它。後來靈太后追究公主逝世的事，廢黜了道虔，命其終生不得入仕。道虔的外甥李彧，娶莊帝的姐姐豐亭公主爲妻，於是相依托，永安期間，任輔國將軍、通直常侍。由於斟酌修訂曆法有功，賞賜爵位臨淄伯。天平期間，歷任都官尚書、本州大中正，幽州刺史，加衛大將軍。任職時去世，賜贈尚書右僕射、司空公、瀛州刺史，謚號爲文恭。

道虔喜愛《三禮》之學，詰責南齊尚書令王儉的《喪服集記》七十多條。爲尚書同事在草屋下置飯菜飲食，談論者認爲高尚。天未大亮將上宫時，一定要見到弟弟然後纔去。奴僕在馬上彈琵琶，道虔聽到了，杖擊奴僕一百下。公主生有二個兒子，昌寓、昌仁，昌寓愚笨，昌仁早死。道虔又娶了司馬氏，生有兒子昌裕。後來司馬氏被遺棄，再娶元氏，十分聰明有悟性，常常登居上座講習《老子》。道虔堂弟元明隔着紗帳來聽講。元氏生了二個兒子，昌期、昌衡，昌衡最有名。

盧昌衡

昌衡，字子均，小字龍子。沈靖有才識，風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稱英妙，昌衡與之俱被推重。故幽州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

仕魏，兼太尉外兵參軍。齊受禪，歷平恩令。右僕射祖孝徵薦爲尚書金部郎。孝徵每曰："吾用盧子均

昌衡，字子均，小字龍子。深沉謙恭有才能見識，風度神采清高典雅，容貌舉止可作楷模。博覽經典和史籍，擅長草書和行書。堂弟思道，小字釋奴，宗族中稱道其傑出美善，昌衡和他一道受到推崇。因此幽州有諺語道："盧家千里，釋奴、龍子。"

在東魏做官，兼太尉外兵參軍。北齊受禪，歷任平恩令。右僕射祖孝徵薦舉他爲尚書金部郎。孝徵每每説："我任用盧子均爲尚書郎，自

爲尚書郎，自謂無愧幽明。”始天保中，尚書王昕以雅談獲罪，諸弟尚守而不墜。自兹以後，此道浸微。昌衡與頓丘李若、彭城劉珉、河南陸彦師、隴西辛德源、太原王循并爲後進風流之士。後兼散騎侍郎，迎勞周使。周武平齊，授司玉中士，與大宗伯斛斯徵修《禮令》。

認爲無愧於天地。”當初天保期間，尚書王昕由於直言獲罪，諸位弟弟尚且能保持此道而不使之墜落。自此往後，此道漸近衰微。昌衡與頓丘人李若、彭城人劉珉、河南人陸彦師、隴西人辛德源、太原人王循都是後輩傑出的人士。後來兼散騎侍郎，迎接慰勞北周的使節。周武平定北齊後，拜授司玉中士，和大宗伯斛斯徵撰寫《禮令》。

隋開皇初，拜尚書祠部侍郎。文帝嘗大集群下，令自陳功，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熲目而異之。陳使賀徹、周濆相繼來聘，朝廷每令昌衡接對之。未幾，出爲徐州總管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德爲世表，行爲士則。”論之者以爲美談。常行至浚儀，所乘馬爲人牛所觸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焉？”拒而不受。性寬厚不校，皆此類也。轉壽州總管長史，宇文述甚敬之，委以州務。歲餘，遷金州刺史。

隋朝開皇初年，拜授尚書祠部侍郎。文帝曾大會群臣，命各自陳述功績，人人都争先恐後，惟獨昌衡没有説什麽。左僕射高熲看着他認爲他不同尋常。陳國使者賀徹、周濆相繼來訪問，朝廷每次命昌衡接待應對他們。不久，出任徐州總管長史，很有能幹的名聲。吏部尚書蘇威考核了他後説：“道德爲世人的表率，舉止爲士大夫的準則。”評論他的人以此作爲美談。曾經行路到浚儀，乘坐的馬被他人的牛觸擊致死。牛的主人表示道歉，要求償還損失。昌衡對他説：“六畜相互觸擊，自屬常理，這哪裏相關人情，你道歉什麽呢？”拒不接受。性情寬厚不計較，都如此類。遷職壽州總管長史，宇文述很敬重他，把州中的事務托付給他。一年多後，升爲金州刺史。

仁壽中，奉詔持節爲河南道巡省大使。及還，以奉使稱旨，授儀同三司，賜物二百段。昌衡自以年在縣車，上表乞骸骨，優詔不許。大業初，徵爲太子左庶子，行詣洛陽，道卒。子寶素、寶胤。

仁壽期間，奉詔令持節爲河南道巡省大使。回來時，由於奉命出使符合皇帝旨意，任儀同三司，賞賜物品二百件。昌衡自認爲年已七十，上表請求退休，詔令褒奬他没有同意他的退休請求。大業初年，徵召爲太子左庶子，行至洛陽，在路上去世。兒子寶素、寶胤。

道虔弟道侃，字希祖，沈雅有學尚，位州主簿，卒。以弟道約子正達爲後。

道虔的弟弟道侃，字希祖，深沉高雅有學問志向，官居州主簿，去世。將弟弟道約的兒子正達作爲後嗣。

道侃弟道和，字叔雍，兄弟之中，人望最下。位冀州中軍府中兵參軍，卒。子景猷，弘農太守。景猷子士彦，有風概，隋開皇中，爲蜀王秀屬。以秀所爲不軌，辭疾，終於家。

道侃的弟弟道和，字叔雍，在兄弟中間，聲望最差。官居冀州中軍府中兵參軍，去世。兒子景猷，任弘農太守。景猷的兒子士彦，有風采氣概，隋朝開皇期間，爲蜀王楊秀部屬。認爲楊秀的所作所爲不合法度，藉口有病告辭，死在家中。

盧道約

道和弟道約，字季恭，位司徒屬、幽州大中正。興和末，除衛大將軍、兗州刺史，在州頗得人和。卒，贈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子正通，少有令譽，位開府諮議，卒。妻謝氏，與正通弟正思淫亂，爲御史所劾，人士疾之。正思弟正山子公順，早以文學見知，爲符璽郎，待詔文林館。正思兄弟以齊太后舅氏，武平中，并得優贈。

道約弟道舒，字幼安，襲父爵，位中書侍郎，卒。子熙裕襲。熙裕清虛守道，有古人風，爲親表所敬。

道和的弟弟道約，字季恭，官居司徒屬、幽州大中正。興和末年，任衛大將軍、兗州刺史，在州中很得人民的歡心。去世後，賜贈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兒子正通，年少有好的聲譽，官居開府諮議，去世。妻子謝氏，與正通的弟弟正思淫亂，被御史彈劾，士人憎恨他。正思的弟弟正山的兒子公順，很早因文章博學而出名，任符璽郎，待詔文林館。正思兄弟由於是齊太后母親的兄弟，武平期間，一起得到優厚的賜贈。

道約的弟弟道舒，字幼安，繼承了父親的爵位，官居中書侍郎，去世。兒子熙裕繼承了爵位。熙裕清静淡泊遵守倫理道德，有古人遺風，被親戚們所敬重。

盧敏　盧義僖

伯源弟敏，字仲通，小字洪崖，少有大量。孝文器之，納其女爲嬪。位儀曹郎，早卒，贈威遠將軍、范陽太守，謚曰靖。五子。

長義僖，字遠慶，早有學尚，識度沈雅。年九歲喪父，便有至性，少爲僕射李冲所嘆美。起家秘書郎，累遷冠軍將軍、中散大夫，以母憂去職。幽州刺史王誦與之交款，每與故舊李神儁等書曰："盧冠軍在此，時復惠存，輒連數日，得以諮詢政道。"其見重若此。後拜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散秩多年，澹然自得。李神儁勸其干謁當途，義僖曰："既學先王之道，貴行先王之志，何得苟求富貴也?"

孝昌中，除散騎常侍。時靈太后臨朝，黄門侍郎李神軌勢傾朝野，求結婚姻。義僖慮其必敗，拒而不許。王誦謂義僖曰："昔人不以一女易五男，卿易之也?"義僖曰："所以不從，正爲此耳。從，恐禍大而連速。"誦乃握義僖手曰："我聞有命，不敢

伯源的弟弟盧敏，字仲通，小字洪崖，年少有寬宏的度量。孝文器重他，納娶他的女兒爲嬪。官居儀曹郎，早逝，賜贈威遠將軍、范陽太守，謚號爲靖。有五個兒子。

長子義僖，字遠慶，早就有學問志向，見識多度量大深沉又高雅。九歲喪父時，就有孝親之情，年輕時就被僕射李冲贊美。起之於家而出任秘書郎，屢經升遷爲冠軍將軍、中散大夫，由於居母之喪辭職。幽州刺史王誦與他交往親密，常給故交李神儁等寫信道："盧冠軍在這裏，時常反復來關懷問候，往往一連數天，得以咨詢爲政之道。"他受到了如此器重。後來任征虜將軍、太中大夫，居閑散而無一定職守的官職多年，淡然自得。李神儁勸他求見當權者，義僖說："既然學習先王之道，崇尚實行先王之志，怎麽能以不正當的手段求取富貴呢?"

孝昌期間，授任散騎常侍。當時靈太后臨朝聽政，黄門侍郎李神軌勢傾朝野，請求與他結爲親家。義僖料其必敗，拒絶不同意。王誦對義僖說："古人不因一女而替代多子多孫的福氣，你怎麽就替代了呢?"義僖說："不聽從的目的，正是爲了這個呀。聽從的話，恐怕禍患大而迅速牽連。"王誦於是握着義僖的手說："我聽到了朋友

以告人。”遂適他族。臨婚之夕，靈太后遣中常侍服景就家敕停，内外惶怖，義僖夷然自若。普泰中，除都官尚書、驃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

的教令，不敢轉告他人。”義僖終將女兒出嫁給其他家族。到了成婚的那天傍晚，靈太后派中常侍服景到家中敕令停止，家室裏外驚慌恐怖，義僖安然自如。普泰期間，任都官尚書、驃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

義僖寬和畏慎，不妄交款。性清儉，不營財利。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數萬石穀貸人，義僖以年穀不熟，乃燔其契，州閭悦其恩德。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蔬食，怡然甘之。卒，贈大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孝簡。

義僖寬厚温和戒惕謹慎，不隨便交友。性格清廉儉約，不經營財産貨利。年輕時，幽州屢受洪澇旱災，先前有幾萬石穀貸給他人，因爲一年穀物不收，義僖便燒毁了那些貸借的契約，鄉里對他的恩德都感到心悦誠服。雖然處在顯要地位，常常到達貧困的地步，粗糙的飯菜，也愉快地享用它們。去世後，賜贈大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號爲孝簡。

子遜之，清靖寡欲，位太尉記室參軍。義僖四弟，并遠不逮兄也。

兒子遜之，清静寡欲，官居太尉記室參軍。義僖的四個弟弟，都遠不及他們的哥哥。

盧昶

敏弟昶，字叔達，小字師顔，學涉經史，早有時譽。太和中，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孝文詔昶曰：“密邇江揚，不早當晚，會是朕物。卿等欲言便言，無相疑難。”又敕副使王清石曰：“卿莫以南人語致疑盧昶。若彼先有知識，欲見但見，須論即論。昶正寬柔君子，無多文才，或主客命卿作詩，莫以昶不作，便罷也。凡使人以和爲貴，勿相矜夸，見於色貌。”及至彼，遇齊明立，孝文南討，昶兄伯源爲别道將。而齊明以朝廷加兵，遂酷遇之。昶等本非骨鯁，大怖，淚汗横流。齊明以腐米臭魚莝豆供之。而謁者張思寧，辭氣謇愕，遂以壯烈死於館中。昶還，孝文責之曰：“銜命之禮，有死無辱，雖流放海隅，猶宜抱節致殞。卿不能長纓羈首，已是可恨。乃俯眉飲啄，自同犬馬。有生必死，修短幾何？卿若殺身成名，貽之竹素，何如甘彼芻菽，以辱君父？縱不能遠慚蘇武，寧不近愧思寧？”遂見罷黜。

盧敏的弟弟盧昶，字叔達，小字師顔，學問涉及經學史學，在當時早有聲譽。太和期間，兼員外散騎常侍，出使南齊。孝文詔令盧昶道：“鄰近的江、揚之地，或早或遲，總會是我的囊中之物。你們想説就説，不要相互疑慮爲難。”又敕令副使王清石説：“你不要讓南方人的語言使盧昶有猜疑。如果他有什麽見解，要表達儘管表達，該評論就評論。盧昶正是寬和温順的君子，没有多少文才，或許主客令你作詩，不要因爲盧昶不作，就不作了。大凡使者以和爲貴，不要相互自誇，表現在外表上。”等到了那裏時，碰上齊明登位，孝文南征討伐，盧昶的哥哥伯源任另一分支隊伍的將領。而齊明因爲朝廷加兵於己，於是虐待他們。盧昶等本來不是剛直的人，非常恐怖，淚水汗水縱横交流。齊明用腐爛的米發臭的魚切碎的草和豆子供給他們。然而謁者張思寧，言辭聲調慷慨激昂，終於由於勇敢有氣節死在賓館中。盧昶回來，孝文譴責他道：“奉命出使的禮節，寧死不辱，儘管放逐到海角，仍應該保持氣節而死。你不能用長繩捆縛自己服罪，已經是可恨了。竟然俯首低眉飲水啄食，如同狗馬。有生必有死，是長是短能有多少區别呢？你如果捨棄生命成就聲名，會留名青史，比起你享

用那料草和豆子，來侮辱你的君父怎麼樣？即使不能遠使蘇武慚愧，難道不能近讓思寧羞愧？”於是被罷免廢除。

景明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黄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散騎常侍，兼尚書。時洛陽縣獲白鼠，昶奏，以爲案《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祗上命，刻暴，百姓怨嗟，則白鼠至。因陳時政，多所勸誡。詔書褒美其意。轉侍中，又兼吏部尚書，尋即正，仍侍中。昶守職而已，無所激揚，與侍中元暉等更相朋附，爲宣武所寵，時人鄙之。

景明初年，任中書侍郎，升任給事黄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散騎常侍，兼尚書。當時洛陽縣抓獲白鼠，盧昶上奏，認爲查考《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敬奉上命，苛刻殘暴，百姓怨恨憂嘆，這樣白鼠就來了。於是陳説當時政事，多加以勸勉告誡。下詔書褒獎贊美他的意見。遷職侍中，又兼吏部尚書，旋即轉正，仍任侍中。盧昶保守職責罷了，没有什麼激勵宣揚的，與侍中元暉等相互勾結阿附，受到宣武的寵愛，當時人看不起他。

出爲徐州刺史。昶既儒生，本少將略，又羊祉子燮爲昶司馬，專任戎事，掩昶耳目，將士怨之。朐山戍主傅文驥糧樵俱罄，以城降梁。昶見城降，先走退，諸軍相尋奔遁。遇大寒，軍人凍死及落手足者太半。自魏經略江右，唯中山王英敗於鍾離，昶於朐山失利，最爲甚焉。宣武遣黄門甄琛馳驛鎖昶，窮其敗狀，詔以免官論。自餘將統以下，悉聽依赦復任。未幾，拜太常卿，仍除雍州刺史，進號鎮西將軍，加散騎常侍。卒官，謚曰穆。

出任徐州刺史。盧昶既是儒士，本來缺乏用兵的謀略，又羊祉的兒子羊燮任盧昶的司馬，專門指揮軍事，遮蔽了盧昶的耳目，將士們怨恨。朐山戍主傅文驥糧食柴薪都用完了，率城投降蕭梁。盧昶看到城已降，率先逃跑退去，衆軍相繼逃奔。碰上嚴寒，軍人凍死以及凍掉手脚的有一大半。從北魏籌劃謀取長江下游以西地區起，衹有中山王元英在鍾離失敗，盧昶在朐山失利，最爲慘重。宣武派黄門甄琛乘驛馬兼程趕去囚禁盧昶，窮究其失敗的罪狀，詔令以免官論處。其餘將帥以下，全部判定爲根據赦令恢復任職。不久，授任太常卿，依舊任雍州刺史，晋升官號鎮西將軍，加官散騎常侍。任職時去世，謚號爲穆。

昶寬和矜恕，善於綏懷。其在徐州，戍兵有疾，親自檢恤，至番兵年滿不歸，容充後役，終昶一政，然後始還，人庶稱之。

盧昶寬厚温和體恤仁恕，擅長安撫關懷。他在徐州時，守邊的士兵有疾病，親自察看安置，至於輪流戍守的士兵年限已滿没有回歸的，可以充任後備役，盧昶一任完畢，然後可以返回，百姓稱頌他。

子元聿，字仲訓，無他才能。尚孝文女義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太尉司馬、光禄大夫。卒，贈中書監。子士晟，儀同開府掾。

兒子元聿，字仲訓，没有别的才能。娶孝文的女兒義陽長公主爲妻，任駙馬都尉。官居太尉司馬、光禄大夫。去世後，賜贈中書監。兒子士晟，任儀同開府掾。

盧元明

元聿第五弟元明，字幼章。涉歷群書，兼有文義，風彩閑潤，進退可

元聿的第五個弟弟元明，字幼章。瀏覽群書，兼通文章的底蘊，風度神采安閑自在光彩照

觀。永安初，長兼尚書令、臨淮王彧欽愛之。及彧開府，引爲兼屬，仍領部曲。孝武登阼，以郎任行禮，封城陽縣子，遷中書侍郎。永熙末，居洛東緱山，乃作《幽居賦》焉。於時，元明友人王由居潁川，忽夢由携酒就之言别，賦詩爲贈。及明，憶其詩十字，云："自兹一去後，市朝不復游。"元明嘆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有今夢，詩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爲亂兵所害。尋其亡日，乃是發夢之夜。

人，進退舉止可觀。永安初年，長久兼尚書令、臨淮王元彧欽佩喜愛他。到元彧開建府署設置僚屬時，引進爲兼任的部屬，仍舊統領私兵。孝武登位，由於任郎職有禮，封爵城陽縣子，升任中書侍郎。永熙末年，居住在洛陽東面的緱山，於是在那裏寫下了《幽居賦》。當時，元明的友人王由居住在潁川，忽然夢見王由帶着酒來與他告别，賦詩作爲贈禮。到天亮時，回憶出他的詩裏的十個字，説："自兹一去後，市朝不復游。"元明嘆息道："王由天性不媚俗，寄旅人世，纔有現在的夢，詩又如此，一定有其他的緣故。"過了三天，果然聽説王由被亂兵害死。探尋他死亡的日子，就是做夢的那個夜晚。

天平中，兼吏部郎中，副李諧使梁，南人稱之。還，拜尚書右丞，轉散騎常侍，監起居。積年在史館，了不措意。又兼黄門郎、本州大中正。

天平期間，兼吏部郎中，輔助李諧出使蕭梁，南方人稱贊他。返回，任尚書右丞，遷任散騎常侍，照料皇帝的日常作息。長年工作在史館，絲毫不在意。又兼黄門郎、本州大中正。

元明善自標置，不妄交游，飲酒賦詩，遇興忘返。性好玄理，作史子雜論數十篇，諸文别有集録。少時，常從鄉還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識之士，見而嘆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爲佳器。"遂留之數日，贈帛及馬而别。元明凡三娶，次妻鄭氏與元明兄子士啓淫污，元明不能離絶。又好以世地自矜，時論以此貶之。

元明善於把自己排在很高的地位，不隨便交往，飲酒賦詩，碰上有興致樂而忘返。秉性喜愛玄理，撰寫關於史部子部雜論幾十篇，衆文章另有集録。年少時，曾經從鄉下返回洛陽，路上碰到相州刺史、中山王元熙。元熙是博學多識之士，見了他後贊嘆道："盧郎有這般的風采神韻，衹需誦吟《離騷》，酌飲美酒，自然就成爲賢士良才。"於是留下他幾天，贈送絲帛和馬匹而告别。元明總共娶了三個妻子，第二個妻子鄭氏與元明哥哥的兒子士啓淫亂，元明不能斷絶。却又喜歡以家世的地位自誇，當時的輿論因此貶斥他。

元明弟元緝，字幼緒，凶粗好酒，曾於婦氏飲宴，小有不平，手刃其客。位輔國將軍、司徒司馬，贈驃騎大將軍、吏部尚書、幽州刺史，謚曰宣。

元明的弟弟元緝，字幼緒，凶暴粗悍又嗜酒，曾在妻子娘家的宴席上飲酒，稍微有點不滿，親手殺死了她的客人。官居輔國將軍、司徒司馬，賜贈驃騎大將軍、吏部尚書、幽州刺史，謚號爲宣。

盧尚之

昶弟尚之，字季儒，小字羨夏。亦以儒素見重，位司徒左長史、前將軍、濟州刺史、光禄大夫。

盧昶的弟弟尚之，字季儒，小字羨夏。也由於儒者的品德操行被推重，官居司徒左長史、前將軍、濟州刺史、光禄大夫。

長子文甫，字元祐，涉歷文史，

長子文甫，字元祐，瀏覽文學和史學，在當

有名譽於時。位司空行參軍。

文甫弟文翼，字仲祐，少甚輕躁，晚頗改節。以軍功賜爵范陽子，位太中大夫。

文翼弟文符，字叔偉，性通率，位通直散騎侍郎。子潛。

時有聲譽。官居司空行參軍。

文甫的弟弟文翼，字仲祐，年輕時非常輕浮急躁，晚年很有些改變。由於軍功被賞賜爵位范陽子，官居太中大夫。

文翼的弟弟文符，字叔偉，性格曠達坦率，官居通直散騎侍郎。兒子盧潛。

盧潛

潛容貌瑰偉，善言談，少有成人志尚。累遷大將軍府中兵參軍，機事强濟，爲文襄所知，言其終可大用。王思政見獲於潁川，文襄重其才識。潛常從容白文襄："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 文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便是更得一王思政。"

天保中，除左户郎中。坐譏議《魏書》，與王松年、李庶等俱被禁止。會清河王岳救江陵，特赦潛爲岳行臺郎。還，歷中書、黄門侍郎。爲奴誣告謀反，文宣明之，以奴付潛，潛不之責。黄門鄭子默奏潛從清河王岳南討，岳令潛説梁將侯瑱，大納瑱賂遺，還不奏聞。文宣杖潛一百，仍截其鬚，潛顔色不變。歷魏尹丞、司州别駕、江州刺史，所在有善政。

孝昭作相，以潛爲揚州道行臺左丞。先是，梁將王琳擁其主蕭莊歸壽陽，朝廷以琳爲揚州刺史，敕潛與琳爲南討經略。後除行臺尚書、儀同三司。王琳鋭意圖南，潛以爲時事未可，由是與琳有隙，更相表列。武成追琳入鄴，除潛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潛在淮南十三年，大樹風績，爲陳人所憚。陳主與其邊將書云："盧潛猶在，卿宜深備之。" 文宣初平淮南，給復十年，年滿後，逮天統、武平中，徵税頗雜。又，高元海執政，斷漁獵，人家無以自資；諸商胡負官責息者，宦者陳德信縱其妄注淮

盧潛容貌魁梧，善於談吐，年少就有成人的志向。屢經升遷爲大將軍府中兵參軍，處理機密要事精明幹練，被文襄賞識，説他終將可以大用。王思政在潁川被擒獲，文襄看重他的才幹和見識。盧潛時常從容地稟告文襄："思政不能以死殉節，哪裏值得重視?" 文襄對身邊的人説："我有了盧潛，就是又得了一個王思政。"

天保期間，任左户郎中。因非議《魏書》坐罪，與王松年、李庶等一起被軟禁起來。適逢清河王元岳援救江陵，特地赦免盧潛任元岳的行臺郎。返回，歷任中書、黄門侍郎。被奴僕誣告謀反，文宣清楚他，將奴僕交付給他，盧潛没有處罰奴僕。黄門鄭子默上奏盧潛跟隨清河王元岳向南討伐時，元岳命盧潛游説蕭梁的將領侯瑱，大量收納侯瑱賄賂的財物，回來不奏報。文宣令杖擊盧潛一百下，還削去了他的鬍鬚，盧潛面不改色。歷任魏尹丞、司州别駕、江州刺史，所在之地都有善政。

孝昭任宰相，任盧潛爲揚州道行臺左丞。先前，蕭梁的將領王琳擁護其君主蕭莊歸附壽陽，皇帝任王琳爲揚州刺史，敕令盧潛與王琳着手向南征討籌劃謀取。後來任行臺尚書、儀同三司。王琳專心一意圖謀南方，盧潛認爲當時的情形不允許，因此與王琳有矛盾，雙方交替上表陳述。武成將王琳召回鄴都，任盧潛爲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盧潛在淮南十三年，大樹德風政績，使陳朝人畏懼。陳朝君主給他的邊防將領的詔書説："盧潛仍在，你應該深加防備他。" 文宣剛平定淮南時，詔令免除徭役十年，年限滿了後，到天統、武平期間，徵收賦税十分雜亂。又，高元海當政，禁絶捕魚打獵，百姓没有什麼來自給；衆經商的胡人欠官方的債和利息的，宦官陳德信

南富家，令州縣徵責；又敕送突厥馬數千匹於揚州管内，令土豪貴買之，錢直始入，便出敕括江、淮間馬并送官厩。由是百姓騷擾，切齒嗟怨。潛隨事撫慰，兼行權略，故得寧靖。

慫恿他們將欠賬胡亂登記在淮南的富豪之家，命州縣官員收債；又敕令將突厥所産的幾千匹馬送到揚州管轄區内，命地方上的豪强富貴購買它們，按值所付的錢財收入，就出敕令搜求長江、淮水之間的馬匹一并送往官方的馬厩。因此百姓動亂不安，切齒怨嘆。盧潛隨時隨地安撫慰問，同時實施隨機應變的謀略，因此纔得以安定止息。

武平三年，徵爲五兵尚書。揚州吏人以潛斷酒肉，篤信釋氏，大設僧會，以香花緣道流涕送之。潛嘆曰："正恐不久復來耳！"至鄴未幾，復爲揚州道行臺尚書。

武平三年，徵召爲五兵尚書。揚州官民因爲盧潛禁絶酒肉，誠信佛教，便大肆召集僧會，用香花妝扮沿途流淚送别他。盧潛感嘆道："祇恐怕不久再來喲！"到鄴都不久，又任揚州道行臺尚書。

四年，陳將吴明徹來寇，領軍封輔相赴援。陳兵及峴，輔相不從，潛固争不得，憂憤發病，卧幕下，果敗。陳人遂圍壽陽，壅芍陂，以水灌之。詔王長春爲南討都督。長春軍次河南，多給兵士糧，便鳴角欲引，而賤糴其米；及頓兵，更貴糶其米。乃與皮景和擁衆十萬於淮北，不進。壽陽城中青黑龍升天，城尋陷。潛及行臺僕射王貴顯、特進巴陵王王琳、扶風王可朱渾孝裕、武衛將軍奚永樂、儀同索景和、仁州刺史酈伯偉、霍州刺史封子繡、泰州刺史高子植、行臺左丞李騊駼等督將五十八，軍士一萬，皆没焉。陳人殺王琳，餘皆囚於東冶。陳主欲知齊之虚實，乃出潛，曰："囚本屬幽州，於河北最小，口有五十萬，落陳者，唯與酈伯偉二人耳。"

四年，陳朝將領吴明徹來侵犯，領軍封輔相趕來援助。陳朝軍隊到峴地，輔相不進逼，盧潛力争也不行，因憂慮憤怒生病，卧倒在帳篷中，終於失敗。陳朝人於是包圍壽陽，堵塞芍陂，用水灌城。詔令王長春任南討都督。長春的軍隊停留在黄河以南，多多供給士兵軍糧，便吹響號角想要撤退，從而以賤價買入他們的米糧；到止留部隊時，又以高價賣給他們米糧。竟與皮景和在淮北擁兵十萬，不進軍。壽陽城中有青黑色的龍升入天空，城池旋即淪陷。盧潛及其行臺僕射王貴顯、特進巴陵王王琳、扶風王可朱渾孝裕、武衛將軍奚永樂、儀同索景和、仁州刺史酈伯偉、霍州刺史封子繡、泰州刺史高子植、行臺左丞李騊駼等督軍將領五十八人，士兵一萬，全部在此淪爲俘虜。陳朝人殺了王琳，其餘的都囚禁在東冶。陳朝君主想知道北齊的虚實情况，於是放出盧潛，盧潛説："囚徒我本屬幽州，它在黄河以北地區是最小的，人口擁有五十萬，淪落陳朝的，祇有我與酈伯偉二人而已。"

時李騊駼將逃歸，并要潛。潛曰："我此頭面，何可誑人？吾少時，相者云：没在吴越地。死生已定，弟其行也。"因寄書與弟士邃曰："吾夢汝以某月某日得患，某月某日漸損。"皆如其言。既而嘆曰："壽陽陷，吾欲以頸血濺城而死，佛教不聽

當時李騊駼將要逃跑回去，并相約盧潛。盧潛説："我這樣的面目，怎麽能騙人？我年少時，看相的説：死在吴越之地。生死已經命定，你還是儘管離去吧。"於是寄書信給弟弟士邃説："我夢見你在某月某日得病，某月某日病情逐漸減輕。"全部像他所説的。不久慨嘆道："壽陽失陷，我想以頸血濺城而死，佛教不允許自殺，因

自殺，故荏苒偷生，今可死矣！"於是閉氣而絶。其家購尸歸葬，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兗州刺史。無子，以弟士邃子元孝嗣。

此怯懦偷生，現在可以死了！"於是自閉其氣而死。他的家人求取尸體運回安葬，賜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兗州刺史。没有兒子，把弟弟士邃的兒子元孝作爲後嗣。

潛雅性貞固。祖珽常要潛陷仁州刺史劉逖，許以高位。潛曰："如此事，吾不爲也。"行臺慕容悖德常所推重，有疾，謂其子曰："盧尚書教我爲人，有如昆弟。我死，持上騂馬與之。"其子以他馬往。悖德柩出門自停，不可動，巫祝以爲悖德聲怒曰："何不與盧尚書我所騎騂馬？"其子遽奉命，柩乃行。潛以馬價爲營福事。其爲時重如此。

盧潛本性高雅固守正道。祖珽曾經逼迫盧潛陷害仁州刺史劉逖，許諾給他高位。盧潛説："像這樣的事，我不幹。"行臺慕容悖德常常推重他，生病時，對他的兒子説："盧尚書教我做人，像兄弟一樣待我。我死後，把上等的赤色馬送給他。"他的兒子將另外的馬送去。悖德的靈柩出門後自行停住了，不能移動，巫祝使用悖德的聲音怒斥道："怎麽不把我所騎的赤色馬給盧尚書？"他的兒子趕緊遵命，靈柩纔可運行。盧潛把馬所值的價錢拿出來經營爲人造福的事業。他被當時推重猶如此類。

盧士邃

士邃，字子淹，少爲崔昂所知。昂云："此昆季足爲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位尚書左右丞、吏部郎中、中山太守帶定州長史。齊亡後，卒。

士邃，字子淹，年少時被崔昂所賞識。崔昂説："這兄弟足以成爲後輩的俊傑，衹是遺憾他們都不讀書啊。"官居尚書左右丞、吏部郎中、中山太守帶定州長史。北齊滅亡後，去世。

度世之爲濟州也，魏初平升城。無鹽房崇吉母傅，度世繼外祖母兄之子婦也，兗州刺史申纂妻賈氏，崇吉之姑女也，皆亡破，老病憔悴。而度世推計中表，致其供恤。每覲見傅氏，跪問起居，隨時奉送衣被食物；亦存賑賈氏，供其服膳。青州既陷，諸崔墜落，多所收贖。及伯源、昶等，并循父風。遠親疏屬，叙爲尊行長者，莫不畢拜致敬。閨門之禮，爲世所推。謙退簡約，不與世競。父母亡後，同居共財，自祖至孫，家内百口。在洛時，有飢年，無以自贍，然尊卑怡穆，豐儉同之。親從昆季，常旦省諸父，出坐别室，暮乃入内。朝府之外，不妄交游。其相勖以禮，如此。又一門三主，當世以爲榮。伯源兄弟亡，及道將卒後，家風衰損。子

度世治理濟州時，北魏剛剛平定升城。無鹽人房崇吉的母親傅氏，是度世繼外祖母的哥哥的兒媳，兗州刺史申纂的妻子賈氏，是崇吉姑母的女兒，都破落失散，年邁有病瘦弱枯萎。然而度世推究户籍表簿，使她們得到供給撫恤。每次去見傅氏，跪着詢問日常生活狀況，隨時奉送衣被和食物；也撫養救濟賈氏，供應她衣服膳食。青州失陷後，衆崔氏淪落，多被收容贖身。到伯源、盧昶等，都繼承了父親的遺風。疏遠的親屬，按次序排爲尊輩長者的，無不一一尊拜致以敬意。家門的禮節，被世人推重。謙恭退讓簡易節約，與世無争。父母去世後，同居共財，從祖父到孫子，家中人有百口。在洛陽時，碰上災荒之年，不能自給，然而長輩晚輩和睦相處，同甘共苦。至親和同宗的兄弟們，常常早晨去向他們的叔伯們問安，出來坐在正室以外的房間，傍晚纔進正室之内。朝廷官府以外，不隨便交際。他們相互以禮節勉勵，皆如此類。又一家三個家

孫多有非法，幃薄混穢，爲時所鄙。

長，當代引以爲榮。伯源兄弟死，到道將去世後，家風衰敗。子孫中多有非法之徒，内室中混濁污穢，被當時鄙薄。

度世從祖弟神寶，位中書博士。孝文爲弟高陽王雍納其女爲妃。

度世同曾祖的弟弟神寶，官居中書博士。孝文爲弟弟高陽王元雍納娶他的女兒爲妃子。

初，玄從祖兄溥，慕容寶之末，統攝鄉部屯海濱，殺其鄉姻諸祖十餘人，稱征北大將軍、幽州刺史，攻掠郡縣。天興中，討禽之。

起初，盧玄同曾祖不同祖父的哥哥盧溥，在慕容寶統治末年，率領鄉兵駐扎在海邊，殺了他的鄉里姻親衆祖氏十多人，號稱征北大將軍、幽州刺史，攻打掠奪郡縣。天興期間，討伐擒獲了他。

溥玄孫洪，字曾孫，太和中，位中書博士，樂陵、陽平二郡太守，幽州中正。洪三子。

盧溥的玄孫盧洪，字曾孫，太和期間，官居中書博士，樂陵、陽平二郡太守，幽州中正。盧洪有三個兒子。

長子崇，少立美名，有識者許之以遠大，卒於驃騎府法曹參軍。崇子柔。

長子盧崇，年少就樹立了美好的名聲，有見識的人相信他前程遠大，任驃騎府法曹參軍時去世。盧崇的兒子盧柔。

盧柔

柔，字子剛。少孤，爲叔母所養，撫視甚於其子。柔盡心温凊，亦同己親，親族嘆重之。性聰敏好學，未冠解屬文，但口吃，不能持論。頗使酒誕節，爲世所譏。司徒、臨淮王彧見而器之，以女妻焉。

盧柔，字子剛。幼年成爲孤兒，被嬸母撫養，體恤照顧超過了她的兒子。盧柔竭盡孝心温柔深情，也如待自己的親生母親，親屬贊嘆推重他。秉性聰明機靈喜愛學習，未成年就通曉寫作，衹是口吃，不能自持所見發表議論。好酗酒任性荒誕不經，被世人指責。司徒、臨淮王元彧見了很器重他，把女兒嫁給了他。

及魏孝武與齊神武有隙，詔賀拔勝出牧荆州，柔謂因此可著功績，遂從勝之荆州。以柔爲大行臺郎中，掌書記，軍之機務，柔多預之。及勝爲太保，以柔爲掾。孝武後召勝引兵赴洛，勝以問柔。柔曰："高歡托晋陽之甲，意實難知。公宜席卷赴都，與决勝負，存没以之，此忠之上策也。若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兖、豫，西接關中，帶甲十萬，觀釁而動，亦中策也。舉三荆之地，通款梁國，可以庇身，功名去矣，策之下者。"勝輕柔年少，笑而不應。

到魏孝武與齊神武有矛盾時，詔令賀拔勝出朝管理荆州，盧柔認爲趁這個機會可以建立功勞業績，於是跟隨賀拔勝到荆州。任盧柔爲大行臺郎中，掌管記事的各種書寫文字，軍隊的機要事務，盧柔大多參預。到賀拔勝任太保時，任盧柔爲掾。孝武後來徵召賀拔勝帶兵到洛陽，賀拔勝就此事詢問盧柔。盧柔説："高歡依托晋陽之兵，用意實在難知。您應當帶上所有兵馬奔赴都城，與他决出勝負，與君主同存亡，這是忠誠的上策。如果北邊以魯陽爲險阻，南邊吞并過去的楚地，東邊連接兖州、豫州，西邊接壤關中，率甲兵十萬，觀察敵方的裂痕而行動，也是中策。率三荆之地，與蕭梁通好言和，可以保全性命，功業與名聲不復存在，這是下策。"賀拔勝因爲盧柔年少而小看他，故笑而不答。

及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襲穰。勝敗，遂南奔梁，柔亦從之。勝頻表梁武帝，求歸關中。梁武帝覽表，嘉其辭彩，既知柔所製，因遣舍人勞問，并遺縑錦。後與勝俱還，行至襄陽。齊神武懼勝西入，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及柔懼，乃棄船山行，贏糧冒險，經數百里。時屬秋霖，徒侶凍餒者，太半至於死。

到孝武西遷時，東魏派侯景偷襲穰地。賀拔勝失敗，於是往南投奔蕭梁，盧柔也跟隨他。賀拔勝頻頻上表梁武帝，請求回歸關中。梁武帝閱覽奏表，贊賞奏表的文采，知道是盧柔所作之後，便派舍人慰勞問候，并贈送了彩色的絲織品。後來和賀拔勝一起返回，走到襄陽。齊神武害怕賀拔勝向西進入，派侯景率輕騎阻截他們。賀拔勝與盧柔懼怕，便放棄船隻走山路，帶着軍糧冒險前行，經過幾百里。當時正值綿綿秋雨，同伴飢寒交迫的，大半死去。

大統二年，至長安，封容城縣男。周文帝引爲行臺郎中，除從事中郎，與郎中蘇綽掌機密。時沙苑之役，大軍屢捷，汝、潁之間，多舉義來附，書翰往反，日百餘牒，柔隨機報答，皆合事宜。進爵爲子。累遷中書侍郎，兼著作，撰起居注。後爲黃門侍郎。周文知其貧，解衣賜之。後遷中書監。

大統二年，到達長安，封爵容城縣男。周文帝舉爲行臺郎中，任從事中郎，與郎中蘇綽掌管機要大事。當時沙苑之役，朝廷的軍隊屢次戰勝，汝水、潁水之間，大多起義來歸附，書札往來，每天一百多件，盧柔隨機應變予以答覆，都能符合事理。進爵位爲子。屢經升遷爲中書侍郎，兼著作，撰寫皇帝的起居注。後來任黃門侍郎。周文知道他貧困，賞賜衣服給他。後來升爲中書監。

周孝閔帝踐阼，拜小內史大夫，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卒於位。所作詩、頌、碑、銘、檄、表、啓行於世者數十篇。子愷嗣。

北周孝閔帝登位，任小內史大夫，晋升官位開府儀同三司，在位時去世。所作的詩、頌、碑、銘、檄、表、啓流傳於世的有幾十篇。兒子盧愷繼承了爵位。

盧愷

愷，字長仁。性孝友，神情穎悟，涉獵經史，有當世幹能，頗解屬文。周齊王憲引爲記室。從憲伐齊，説齊栢社鎮下之。遷小吏部大夫。時染工王神歡者，以賂自進，冢宰宇文護擢爲計部下大夫。愷諫曰：“古者，登高能賦，可爲大夫。求賢審官，理須詳慎。今神歡出自染工，更無殊異，徒以家富自通，遂與搢紳并列。實恐鵜翼之刺，聞之外境。”護竟寢其事。轉內史下大夫。武帝在雲陽宮，敕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爲美談。向奉明敕，欲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轉禮部大

盧愷，字長仁。禀性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精神意態聰慧過人，廣泛閱覽經典和史籍，有用世的才能，十分通曉寫作。北周齊王宇文憲引進爲記室。跟隨宇文憲征伐北齊，游説北齊栢社鎮使之降服。升爲小吏部大夫。當時染工王神歡，通過賄賂使自己晋升，冢宰宇文護提拔爲計部下大夫。盧愷諫阻道：“古時候，登高能賦詩的，纔可任大夫。尋求賢士審察官員，按理需要詳細謹慎。現在神歡出身染工，又没有特殊本領，衹是憑藉家中富有使自己通達，就和士大夫比肩并列。確實害怕有小人在朝的譏諷，傳到了國外。”宇文護終於停止了這事。遷職内史下大夫。武帝在雲陽宮時，敕令衆駐守軍隊選擇老牛，準備用來宴享將士。盧愷諫阻道：“從前田子方爲老馬贖生，君子把這作爲美談。剛纔接到

夫，爲聘陳使副。先是，行人多從其國禮，及愷爲使，一依本朝，陳人莫能屈。建德四年，李穆攻拔軹關、栢崖二鎮，命愷作露布。帝讀大悦曰："盧愷文章大進，荀景倩故是令君之子。"大象元年，拜東都吏部大夫。

隋開皇初，加上儀同三司，除尚書吏部侍郎。進爵爲侯，仍攝尚書左丞。每有敷奏，侃然正色，雖逢喜怒，不改其常。加散騎常侍。八年，上親考百僚，以愷爲上，固讓不敢受。文帝曰："當仁不讓，何愧之有？皆在朕心，無勞飾讓。"

歲餘，拜禮部尚書，攝吏部尚書事。會國子博士何妥與右僕射蘇威不平，奏威陰事，愷坐與相連。憲司奏愷曰："房恭懿者，尉遲迥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人，曲相薦達，累轉海州刺史。吏部預選者甚多，愷不即授官，皆注色而遣。威之從父弟徹、肅二人，并以鄉正徵詣吏部。徹文狀後至，而先任用。肅左足攣蹇，才用無算，愷以威故，授朝請郎。愷之朋黨，事甚明白。"上大怒曰："愷敢將天官，以爲私惠！"愷免冠頓首曰："皇太子將以通事舍人蘇夔爲舍人。夔，威之子，臣以夔未當遷，固啓而止。臣若與威有私，豈當如此？"上曰："威子，朝廷共知，卿乃固執，以徼身幸；至所不知，便行朋附。奸臣之行也。"於是除名，卒於家。

自周氏以降，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陸彦師等甄别士流，故涉黨錮之譖，遂及於此。

崇弟仲義，字小黑，知名於世，位員外散騎侍郎、幽州刺史。崇兄弟

明令，將用老牛宴享將士，有損仁者之政。"皇帝贊美他的言論便作罷了。遷職禮部大夫，任訪問陳朝大使的助手。先前，使者多遵從所使之國的禮節，到盧愷任使者，全部按照本朝禮節，陳朝人不能使他屈服。建德四年，李穆攻占軹關、栢崖二鎮，令盧愷執筆撰寫露布。皇帝讀了非常高興地説道："盧愷的文章大有長進，荀景蒨必定是你的老師。"大象元年，任東都吏部大夫。

隋朝開皇初年，加官上儀同三司，任尚書吏部侍郎。晋升爵位爲侯，依舊攝尚書左丞。每每有陳述奏進，理直氣壯表情嚴肅，即使碰到喜怒哀樂之事，也不改變常態。加官散騎常侍。八年，皇上親自考察百官，把盧愷作爲上等，堅決推讓不敢接受。文帝説："當仁不讓，有什麽慚愧的？都在我的心裏，不必謙讓了。"

一年多後，任禮部尚書，攝吏部尚書事。遇上國子博士何妥對右僕射蘇威憤慨不滿，彈奏蘇威秘事，盧愷因與之牽連獲罪。御史彈劾盧愷道："房恭懿是尉遲迥的黨羽，不應該進身爲官，蘇威、盧愷二人，彼此曲意薦舉，使他多次晋升遷職爲海州刺史。吏部預選的人很多，盧愷不就此授任官職，全部填寫履歷後遣走。蘇威的堂弟蘇徹、蘇肅二人，都以鄉正召到吏部。蘇徹的檔案後到，却先被任用。蘇肅左足卷曲跛殘，没什麽才幹，盧愷由於蘇威的緣故，授任朝請郎。盧愷結黨營私，事實非常明白。"皇上大怒道："盧愷膽敢把朝廷的官職，當作私人的恩惠！"盧愷取下頭冠叩拜道："皇太子將任命通事舍人蘇夔爲舍人。蘇夔是蘇威的兒子，我認爲蘇夔不應當晋升，堅決陳述勸阻從而制止。我如果與蘇威有私情，難道應該這樣嗎？"皇上説："蘇威的兒子，朝廷百官都知道，你纔堅持，藉此來邀寵幸；至於不知道的，就進行勾結依附。這是奸臣的行爲。"於是廢黜，在家中去世。

從周氏以來，選舉清濁不分。到盧愷攝吏部時，與薛道衡、陸彦師等分别出身士族的人，因此涉及黨錮之讒毁，於是落到這步田地。

盧崇的弟弟仲義，字小黑，在當時有名，官居員外散騎侍郎、幽州刺史。盧崇兄弟官位雖然

官雖不達，婚姻常與玄家齊等。

洪弟光宗，位尚書郎。光宗子觀。

不顯貴，所結的姻親却常常與盧玄家不相上下。

盧洪的弟弟光宗，官居尚書郎。光宗的兒子盧觀。

盧觀

觀，字伯舉。少好學，有俊才，舉秀才，射策甲科。除太學博士、著作佐郎。與太常少卿李神儁、光禄大夫王誦等在尚書上省，撰定朝儀。遷尚書儀曹郎中。孝昌元年卒。

盧觀，字伯舉。年少好學，有卓越的才智，選舉爲秀才，考中射策甲科。任太學博士、著作佐郎。與太常少卿李神儁、光禄大夫王誦等在尚書上省，擬定朝廷中的禮儀。遷職尚書儀曹郎中。孝昌元年去世。

盧仲宣

觀弟仲宣，小名金。才學優洽，乃逾於觀，但文體頗細。兄弟俱以文章顯，論者美之。位太尉屬。魏孝莊帝初，遇害河陰。及兄觀并無子，文集莫爲撰次，罕有存者。仲宣弟叔彪。

盧觀的弟弟仲宣，小名金。才能學識卓異而廣博，而且超過盧觀，衹是文章的體裁和風格較細弱。兄弟們都因爲文章而顯赫，受到評論者的贊美。官居太尉屬。北魏孝莊帝初年，在河陰遇害。和哥哥盧觀都没有兒子，詩文的專集没有人爲它編排次序，很少有保存的。仲宣的弟弟叔彪。

盧叔彪

叔彪，少機悟，豪率輕俠，好奇策，慕諸葛亮之爲人。爲賀拔勝荆州開府長史，勝不用其計，棄城奔梁。叔彪歸本縣，築室臨陂，優游自適。齊文襄降辟書，辭疾不到。天保初，復徵，不得已，布裙露車至鄴。楊愔往候之，以爲司徒諮議，辭疾不受。孝昭即位，召爲中庶子，問以世事。叔彪勸討關西，畫地陳兵勢，請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實之。帝深納之。又願自居平陽，成此謀略。帝命元文遥與叔彪參謀，撰《平西策》一卷。未幾，帝崩，事寢。武成即位，拜儀同三司，判都官尚書，出爲合州刺史，遷太子詹事。

叔彪，年少機靈聰明，豪爽直率輕生仗義，喜歡奇妙的計策，欽慕諸葛亮的爲人。任賀拔勝的荆州開府長史，賀拔勝不用他的計策，棄城投奔蕭梁。叔彪返歸本縣，靠近池塘建築房屋，悠閑自得。齊文襄下達徵召的文書，托病推辭不到。天保初年，又徵召，迫不得已，穿着布製的衣裙坐着没有篷蓋的車子到達鄴都。楊愔前往問候他，任爲司徒諮議，托病不接受。孝昭即位，徵召爲中庶子，就世事向他咨詢。叔彪勸説征討函谷關以西地區，在地上畫圖陳述軍事形勢，請求在平陽設立重鎮，和那蒲州兩相對應，深挖溝高壘城墻，運送糧食充實它。皇帝很贊同地接納了這個建議。又願意自己居住在平陽，成就這一謀略。皇帝令元文遥和叔彪一道參預策劃，撰寫《平西策》一卷。不久，皇帝逝世，事情便作罷。武成登位，任儀同三司，判都官尚書，出任合州刺史，遷職太子詹事。

叔彪在鄉時，有粟千石，每至春夏，鄉人無食者，令自載取；至秋，任還其價而不計。歲歲常得倍餘。既在朝通貴，自以年老，兒子又多，遂

叔彪在鄉里時，有粟千石，每到春夏之季，鄉里人没有吃的，就讓他們自己裝載拿取；到了秋季，聽任他們歸還多少而不計較。每年常常得到一倍多。入仕通達顯貴後，自認爲年邁，兒子

營一大屋，曰："歌於斯，哭於斯。"魏收常來詣之，訪以洛京舊事，不待食而起，云："難爲子費。"叔彪留之，良久食至，但有粟飡葵菜，木碗盛之，片脯而已。所將僕從，亦盡設食，一與此同。

又多，於是建造一所大房子，說："在這裏歌唱吧，在這裏哭泣吧。"魏收常來造訪，就洛京往事咨詢他，不等到吃飯就起身告辭，說："不讓你破費了。"叔彪挽留他，許久食物纔來，衹有用粟做的飯葵做的菜，用木製的碗裝着它們，一兩片乾肉罷了。所有的隨從僕役，也都具饌備食，全部與這一樣。

齊滅，歸范陽。遭亂城陷，與族弟士邃皆以寒餒斃。周將宇文神舉以二人有名德，收而葬之。

北齊滅亡後，返回范陽。遇上戰亂城池淪陷，與同族之弟士邃都由於飢寒交迫死去。北周將領宇文神舉認爲二人有好的名聲和德行，收殮埋葬了他們。

洪從弟附伯，附伯弟侍伯，并有學識。附伯位滄州平東府長史，侍伯南岐州刺史。侍伯從弟文偉。

盧洪的堂弟附伯，附伯的弟弟侍伯，都有學問見識。附伯官居滄州平東府長史，侍伯官居南岐州刺史。侍伯的堂弟文偉。

盧文偉　盧詢祖

文偉，字休族。父敞，位議郎，後以文偉勛，贈幽州刺史。文偉少孤，有志尚，頗涉經史。州辟主簿。年三十八，始舉秀才，除本州平北府長流參軍。說刺史裴儁案舊迹修督亢陂，溉田萬餘頃，人賴其利。儁修立之功，多以委之。文偉既善於營理，兼展私力，家素貧儉，因此致富。及北方將亂，文偉積稻穀於范陽城，時經荒儉，多所振贍，彌爲鄉里所歸。及韓樓據薊城，文偉率鄉閭守范陽。樓平，以功封大夏縣男，除范陽太守。

文偉，字休族。父親盧敞，官居議郎，後來由於文偉有功勛，賜贈幽州刺史。文偉年幼成爲孤兒，有志向，讀了不少經典和史籍。州裏薦舉爲主簿。年紀三十八歲時，纔選舉爲秀才，授任本州平北府長流參軍。勸說刺史裴儁按照過去的遺迹修築督亢陂，灌溉田地一萬多頃，人們受到它的惠利。裴儁將修築的事功，多委托給他。文偉既擅長經營管理，同時爲私家出力，家中平素貧困，由於這而致富。到北方將亂時，文偉在范陽城囤積稻穀，當時經歷了歉收的荒年，他多給予救濟供養，愈發使鄉里百姓歸附。到韓樓擁據薊城時，文偉率鄉里之民堅守范陽。韓樓被平定後，因功封爵爲大夏縣男，授任范陽太守。

莊帝崩，文偉與幽州刺史劉靈助同謀起義。靈助克瀛州，留文偉行州事，自率兵赴定州，爲尒朱榮將侯深所敗。文偉走還本郡，仍與高乾兄弟相影響。屬神武至信都，文偉遣子懷道奉啓陳謝。中興初，除安州刺史，不之官，尋轉幽州刺史。安州刺史盧曹亦從靈助舉兵，靈助敗，因據幽州降尒朱兆，兆仍以爲刺史，據城不下，文偉不得入。後除青州刺史。

莊帝逝世，文偉與幽州刺史劉靈助共同策劃起義。靈助攻克瀛州，留下文偉管理州中事務，自己率軍奔赴定州，被尒朱榮的將領侯深擊敗。文偉逃回本郡，仍然和高乾兄弟相互呼應。適值神武到信都，文偉派兒子懷道奉命陳述謝罪。中興初年，任安州刺史，未赴任，旋即遷職幽州刺史。安州刺史盧曹也追隨靈助起兵，靈助失敗，便擁據幽州投降尒朱兆，尒朱兆仍舊任他爲刺史，因爲據城不肯歸順，文偉不能進入。後來任青州刺史。

文偉輕財愛客，善於撫接，好爲

文偉輕視錢財愛重賓客，擅長撫慰交接，喜

小惠，是以所在頗得人情。經紀生資，常若不足，致財積聚，承候寵要，餉遺不絶。卒，贈司徒公、尚書右僕射，謚曰孝威。

愛施予小恩小惠，所以處處深得人心。經營的產業，常常似乎不足，積蓄財物，奉侍問候寵幸要人，饋贈不斷。去世後，賜贈司徒公、尚書右僕射，謚號爲孝威。

子恭道，性温良，頗有文學。位范陽郡太守，有德惠。先文偉卒。贈度支尚書，謚曰定。

兒子恭道，性情温和善良，很有學識。官居范陽郡太守，有德澤和恩惠。在文偉之前去世。賜贈度支尚書，謚號爲定。

子詢祖，襲祖爵大夏男。有術學，文辭華美，爲後生之俊。舉秀才，至鄴。趙郡李祖勳嘗宴諸文士，齊文宣使小黄門敕祖勳母曰："蠕蠕既破，何無賀表？"使者待之。諸賓皆爲表，詢祖俄頃便成。其詞云："昔十萬横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時重其工。後朝廷大遷除，同日催拜。詢祖立於東止車門外，爲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辭理可觀。詢祖初襲爵，有宿德朝士謂曰："大夏初成"，詢祖應聲曰："且得燕雀相賀。"

兒子詢祖，繼承祖父爵位大夏男。有道德學術，文辭華麗優美，成爲後輩的俊傑。選舉爲秀才，到達鄴都。趙郡人李祖勳曾宴請衆文人，齊文宣派小黄門告諭祖勳的母親説："擊敗蠕蠕之後，爲什麽没有賀表？"使者等待答覆。衆賓客都作賀表，詢祖立刻就作成了。表中文辭寫道："從前十萬敵軍横行，樊將軍請戰而受挫；五千兵馬深入，李都尉投降而不歸順。"當時推重其文精巧。後來朝廷進行大的升遷拜授，同日裏催促拜謝。詢祖站在東止車門外，替二十多人作表，才思敏捷下筆成章，文辭義理皆爲可觀。詢祖剛剛繼承爵位，有年老而有德望的朝廷官吏對他説："大夏開始有成了"，詢祖應聲道："而且得到小小燕雀之流的恭賀。"

天保末，爲築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内懷鬱怏，遂毁容服如賤役者以見楊愔。愔曰："故舊皆有所縻，唯大夏未加處分。"詢祖厲聲曰："是誰之咎？"既至役所，作《築長城賦》以寄其意。其略曰："板則紫柏，杵則木瓜，何斯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靡靡，緣岡而殖。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辭間於荆棘？"

天保末年，任築長城副使。自恃其才，心懷憂悶不滿，於是面帶憂色降低服式等級有如卑賤僕役的樣子去見楊愔。楊愔説："故交都有所節制，衹有大夏不加整飭。"詢祖厲聲道："是誰的罪過？"到了築城的工地後，撰《築長城賦》來寓寄自己的心意。它的大略意思是："製夾板就用紫柏，做棒槌就用木瓜，哪裏是這樣的材料就這樣用了呢？青草茂盛綿綿，纏繞着山嶺繁殖。衹要十步遠有一芳草，我又何必埋怨自己處在荆棘中間？"

邢卲常戲曰："卿小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惕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卲甚重其敏贍。既有口辯，好臧否人物。衆共嫉之，言其淫於從妹。宗人思道謂曰："大夏何爲招四海議？"詢祖曰："骨肉還相殘，何况執玉帛者萬國。"與

邢卲常常開玩笑説："你幼年就才學豐富淵博，頭上生角的無上齒，恐怕你活得不長。"回答説："詢祖我開始聽到這話，實在心懷戒懼；看到老人雪染雙鬢，略微使自己安定下來。"邢卲很看重他的機靈多智。既然有口才，便喜歡褒貶人物。大家都憎恨他，説他與堂妹淫亂。同族人思道問他道："大夏爲什麽受到天下非議？"詢祖説："至親還相互殘害，何况仕宦者來自多國。"

思道俱爲北州人俊，魏收揚譽思道而以詢祖爲不及。詢祖謂人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翦其翅翮。"既諸謗毀日至，素論皆薄其爲人。長廣太守邢子廣曰："詢祖有規檢禰衡，思道無冰棱文舉。"後頗折節。歷太子舍人、司徒記室，卒。有文集十卷，皆遺逸。

和思道一起成爲北方諸州的人傑，魏收頌揚思道却認爲詢祖不如。詢祖對人説："看到不能高飛的，借給他們羽毛；得知超群衝天的，剪去他們的翅膀。"既然衆多的誹謗詆毁天天不斷，於是輿論都鄙視他的爲人。長廣太守邢子廣説："詢祖讓禰衡規範檢點，思道使文舉收斂鋒芒。"後來很有點屈己下人降低身份。歷任太子舍人、司徒記室，去世。有文集十卷，都遺失了。

盧懷道

恭道弟懷道，性輕率好酒，頗有慕尚。既家預義舉，神武親待之。卒於烏蘇鎮城都督。

恭道的弟弟懷道，性情輕率嗜酒，很有志向。全家參加起義後，神武待他親近。任烏蘇鎮城都督時去世。

盧宗道

懷道弟宗道，性粗率，動作狂俠，位南營州刺史。嘗於晉陽置酒，賓游滿座，中書舍人馬士達目其彈箜篌女妓，云手甚纖素，宗道即以遺之。士達固辭，宗道便命其家人，將解其腕，士達不得已而受之。將赴營州，於督亢城坡，大集鄉人，殺牛聚會。有一舊門生，醉言疏失，宗道令沈之於水。後坐酷濫除名。

懷道的弟弟宗道，性格粗疏直率，舉動狂暴仗義，官居南營州刺史。曾在晉陽設酒宴，賓客滿座，中書舍人馬士達盯着他的撥彈箜篌的女藝人，説其手很纖細白皙，宗道立刻將她送給他。士達堅決推辭，宗道便令他的家僕，將把她的手腕砍下，士達不得已接受了她。就要去營州時，在督亢城的坡上，大規模地召集家鄉人，殺牛聚餐宴會。有一個過去的弟子，酒醉後言語疏失，宗道命令把他沉於水中。後來因刑罰殘酷和濫用獲罪被廢黜。

玄族子輔，字顯光，本州别駕。子同。

盧玄的同族兄弟之子盧輔，字顯光，任本州别駕。兒子盧同。

盧同

同，字叔倫，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善於處世。太和中，起家北海王詳國常侍。熙平初，累遷尚書左丞。時相州刺史奚康生徵百姓歲調，皆長七八十尺，以邀憂公之譽，部内患之。同於歲禄，官給長絹。同乃舉案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詔科康生罪，兼褒同在公之績。明帝世，朝政稍稀，人多竊冒軍功。同閲吏部勛書，因加檢核，得竊階者三百餘人。乃表言：

盧同，字叔倫，身高八尺，容貌魁梧，善於爲人處世。太和期間，從家中徵召出來授以北海王元詳國常侍。熙平初年，屢經升遷爲尚書左丞。當時相州刺史奚康生按年徵收百姓一種紡織品的户税，都超過了七八十尺長，來求取爲公家憂慮的稱譽，統轄内的人民厭恨他。盧同根據一年的俸禄，官方供給超長的絲絹。盧同於是列舉罪狀一一查究康生額外徵收紡織品的户税。上書後，詔令根據法律斷定康生的罪行，同時褒獎盧同辦理公事的政績。明帝時，朝廷政治綱紀逐漸稀疏，有不少冒取盜竊軍功的人。盧同查閲吏部的功勛簿，於是加以檢查核對，獲得盜取官階的有三百多人。便上表道：

竊見吏部勳簿，多皆改換，乃校中兵奏案，并復乖舛。愚謂罪雖恩免，猶須刊定。請遣一都令史，與令僕省事各一人，總集吏部、中兵二局勳簿，對句奏案。若名級相應者，即於黄素楷書大字，具件階級數，令本曹尚書以朱印印之。明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與奏案對掌。進則防揩洗之僞，退則無改易之理。

私下看了吏部的功勳簿，大多都有改換，於是校對中兵奏報的文書，都不一致。我認爲罪過雖然可以恩免，仍然需要訂正。請求派一都令史，和令僕省事各一人，總彙吏部、中兵兩官署的功勳簿，將文書逐句對勘。如果名稱級别相符者，便在黄色的絹帛上寫上楷書大字，完備地分列出官階的各種級别，命本部門尚書用朱印蓋印在上面。公開造二份，一份送交吏部，一份留在兵部，和文書一道共同保管。進可防止揩擦洗掉之虚假，退没有改换之可能。

從前以來，勳書上省，唯列姓名，不載本屬。致令竊濫之徒，輕爲苟且。今請征職白身，具列本州郡縣三長之所；其實官正職者，亦列官名曹别録曆。皆仰本軍印記其上，然後印縫，各上所司。統將、都督，并皆印記，然後列上行臺。行臺關太尉。太尉檢練精實，乃始關刺。省重究括，然後奏申。奏出之日，黄素朱印，關付吏部。

自過去以來，功勳簿書上呈禁中官署，衹具列姓名，不記載所屬部門。致使盗取濫冒之徒，輕易隨便得逞。現在請求聘任没有官職出身的人的職務時，一一列出本屬州郡縣及地方行政之處所；那些有官有職的，也列出官名所屬部門和履歷。都要在上面蓋上本軍的印記，然後加印縫合，各自呈上所管部門。統將、都督，都要蓋上印記，然後陳上行臺。行臺通告太尉。太尉檢察選擇出真實的，纔開始寫上關刺這樣的公文。禁中官署再加以推尋深究，然後奏上。奏章呈出的那天，用黄色的絲帛書寫加上朱印，交付吏部。

頃來，非但偷階冒名，改換勳簿而已，或一階再取，或易名受級，凡如此者，其人不少。良由吏部無法，防塞失方。何者？吏部加階之後，簿不注記，緣此之故，易生僥倖。自今叙階之後，名簿具注，加補日月，尚書印記，然後付曹，郎中别作抄目，遷代相付。此制一行，差止奸罔。

近來，不僅僅盗取官階假冒名義，改换功勳簿册而已，有的進了一級後再次盗取，有的更換名字受到晋級，總之這樣的，其人數不少。實在是因爲吏部没有法則，堵塞防範無辦法。爲什麽呢？吏部加級之後，簿册不予記録，由於這個緣故，容易滋生僥幸貪取功名之心。從今按級進職或獎勵後，名册全部加以登記，補上日月，尚書蓋上印記，然後交付有關部門，郎中另外抄寫一份細目，换代時轉交。這種制度一推行，頗可制止奸怪魍魎。

詔從之。同又奏曰：

詔令聽從這一建議。盧同又上奏道：

臣伏思黄素勳簿，政可粗止奸僞，然在軍虚詐，猶未可盡。請自今在軍閲簿之日，行臺、軍

我想用黄色絲帛書寫的功勳簿，衹可粗略制止奸詐虚僞，然而在軍中的虚僞欺詐，仍不能消滅。請求從今後在軍中閲覽簿册的

司、監軍、都督各明立文案，處處記之。斬首成一階以上，即令給券。其券，一紙之上，當中大書，起行臺、統軍位號，勛人甲乙。斬三賊及被傷成階以上，亦具書於券，各盡一行，當行竪裂。其券，前後皆起年號日月，破某處陣，某官某勛，印記爲驗。一支付勛人，一支付行臺。記至京，即送門下，别函守録。

時候，行臺、軍司、監軍、都督各自公開建立公文案卷，處處加以記録。斬首之功獲一級以上的，便發給契據。此契據，在一張紙上，正中書寫大字，起頭爲行臺、統軍的爵位與名號，功勛者的等第。斬殺三賊以及受傷獲官位品級以上的，也完整地寫在契據上，各寫滿一行，從這行字中間直分兩半。在這契據上，前後都寫上年號和日月，破了某處敵陣，某官得某功勛，蓋上印記作爲驗證。一半交給立功人，一半交給行臺。登記後交到京城，即送門下，用另外的函匣保存。

又自遷都以來，戎車屢捷，所以征勛轉多，叙不可盡者，良由歲久生奸，積年長僞，巧吏階緣，偷增遂甚。請自今爲始，諸有勛簿已經奏賞者，即廣下遠近，云某處勛判，咸令知聞。立格酬叙，以三年爲斷。其職人及出身，限内悉令銓除；實官及外號，隨才加授。庶使酬勤速申，立效者勸，事不經久，僥倖易息。或遭窮難，州無中正者，不在此限。

又從遷都以來，戰事頻傳捷報，所以征戰立功的變多，不能按規定的等級次第授官職或按功績大小給予獎賞的原因，實在是由於年代長久而滋生弊端，累年便易作僞，投機取巧的官吏藉此攀升，竊取加官的現象於是越來越嚴重。請求從現在開始，所有功勛簿上已經報請獎賞的，便廣告遠近各地，説明某處的功勛已裁定賞畢，讓人都知道。訂出標準按等級次第酬勞和授官職，以三年爲限。那些有職位的以及有資歷身份的，期限内要全部選授；實際官職及封號，根據才能加任授予。希望使酬報勞勉很快實現，建立功績的人得到鼓勵，事情不拖很長時間，企求非分者容易止息。如果遇到困境危難，州中没有中正官的，不在此期限内。

又勛簿之法，征還之日，即應申送。然頃來，行臺、督將至京始造，或一年二歲，方上勛書。奸僞之原，實自由此。於今以後，軍還之日，便通勛簿，不聽隔月。

又功勛簿申報規則，在出征返回之日，就應該呈送。然而近來，行臺、督將到達京都纔開始製作，有的一年兩年，纔送上功勛册。奸詐僞造的根源，實是來源於此。從今往後，軍隊返回之日，就交上功勛簿，不准相隔一月。

詔復依行。

詔令再照此實行。

元叉之廢靈太后也，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敗之。叉以同爲持節兼黄門侍郎慰勞使，乃就州刑熙。還，授正黄門。同善事在位，爲叉所親，戮熙之日，深窮黨與，以希

元叉廢黜靈太后時，相州刺史、中山王元熙在鄴城起兵。被擊敗。元叉任盧同爲持節兼黄門侍郎慰勞使，於是前往所在之州處罰元熙。回來，任正黄門。盧同善於侍奉身居要位的人，受到元叉的親信，斬殺元熙的日子，大肆窮究其同

乂旨，論者非之。同兄琇，少多大言，常云公侯可致。至此，始爲都水使者。同啓求回身二階以加琇。琇遂除安州刺史，論者稱之。

黨，來迎合元乂的旨意，評論者對他有非議。盧同的哥哥盧琇，年少時就愛講大話，常説自己能得到公侯的爵位。到這時，纔任職都水使者。盧同呈請將自己的兩級官階轉加給盧琇。盧琇於是任安州刺史，評論者贊許他。

營州城人就德興謀反，除同度支尚書，持節使營州慰勞，聽以便宜從事。同乃遣賊家口三十人，并免家奴爲良，齎書喻之。德興乃降，安輯其人而還。德興復反，詔同爲幽州刺史，兼尚書行臺，慰勞之。同慮德興難信，勒衆而往，爲德興所擊，大敗而還。

營州城裏人就德興謀反，任盧同度支尚書，持節出使營州慰勞，聽任他相機行事。盧同便釋放叛賊家裏三十人，并豁免家奴爲平民，帶去書信曉諭叛賊。德興於是投降，安定他們後返回。德興再次反叛，詔令盧同任幽州刺史，兼尚書行臺，慰問安撫他們。盧同考慮德興難加信任，統軍前往，被德興攻擊，慘敗而回。

靈太后反政，以同乂黨，除名。莊帝踐祚，詔復本秩，除都官尚書，復兼七兵。以前慰勞德興功，封章武縣伯，正除七兵。轉殿中。普泰初，除侍中，進號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同時久病，牽强啓乞儀同。初同之爲黄門也，與節閔帝俱在門下，同異其爲人，素相款托。帝以恩舊，許之，除儀同三司。永熙初，薨，贈尚書右僕射。四子，長子斐嗣。

靈太后重新執政，認爲他是元乂同黨，免除官職。莊帝登位，詔令恢復原職，任都官尚書，又兼七兵。由於他先前慰勞德興的功勛，封爵章武縣伯，正式授任七兵。改任殿中。普泰初年，任侍中，進號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盧同當時患病已久，勉强請求儀同官職。起初盧同任黄門時，和節閔帝同在門下，盧同覺得他的爲人不同尋常，一向誠心與他結交。皇帝因爲舊情，同意了他的請求，授任儀同三司。永熙初年，逝世，賜贈尚書右僕射。有四個兒子，長子盧斐繼承了爵位。

盧斐

斐，字子章，性殘忍，以强斷知名。齊文襄引爲大將軍府刑獄參軍，謂云："狂簡，斐然成章，非嘉名字也。"天保中，稍遷尚書左丞，别典京畿詔獄。酷濫非人情所爲，無問事之大小，拷掠過度，於大棒車輻下死者非一。或嚴冬至寒，置囚於冰雪之上；或盛夏酷熱，暴之日下。枉陷人致死者，前後百數人。伺察官人罪失，動即奏聞。朝士見之，莫不重迹屏氣，皆目之爲校事。斐揚揚得志，言必自矜。後以謗史事，與李庶俱病鞭杖，死獄中。斐弟筠，青州中從事。

盧斐，字子章，性情殘忍，以無理判決而著名。齊文襄薦舉爲大將軍府刑獄參軍，對他説："志向高大却處事疏忽，妄加穿鑿以成文章，這不是好的名字。"天保期間，逐漸升任尚書左丞，另外掌管京畿地區關押奉旨緝捕的犯人的牢獄。殘暴濫施刑罰的行爲違背了人之常情，不管事情大小，鞭打刑訊過分，在大棒車輪下死的人不少。或是嚴冬至寒，將囚犯置於冰雪之上；或是盛夏酷熱，將囚犯置於烈日下曝曬。冤枉陷害人致死的，前後幾百人。偵察官吏的過失，動不動就奏報皇上。朝官見到他，無不駐足站立屏住呼吸，都把他當作偵察刺探官民的校事官。盧斐洋洋得意，説起話來必定自我炫耀。後來因著詆毁當朝者的史書事件，和李庶一起被鞭打杖擊受到

重創，死在獄中。盧斐的弟弟盧筠，任青州中從事。

同兄静，好學有風度，飲酒至數斗不亂。終於太常丞。大統初，贈太僕卿、平州刺史。静子景裕。

盧同的哥哥盧静，好學有風度，飲酒量達幾斗而不迷亂。在任太常丞時去世。大統初年，賜贈太僕卿、平州刺史。盧静的兒子景裕。

盧景裕

景裕，字仲孺，小字白頭。少敏，專經爲學。居拒馬河，將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寧山，不營世事。居無二業，唯在注解。其叔父同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貞素自得，由是世號居士。

景裕，字仲孺，小字白頭。年少機敏，專研經學做學問。住在拒馬河時，帶一個做飯的老年婢女，妻子兒女不跟隨自己。又隱居大寧山，不問世事。生活没有二事，衹是注經解義。他的叔父盧同官職位居顯要，景裕却居住在田園茅舍，情趣寄寓在鄉郊野外。謙遜恭謹恪守正道，貞純素樸輕鬆自適，因此世人稱其爲居士。

節閔初，除國子博士，參議正聲，甚見親遇，待以不臣之禮。永熙初，以例解。天平中，還鄉里。與邢子才、魏季景、魏收、邢昕等同徵赴鄴，景裕寓托僧寺，講聽不已。未幾，歸本郡。

節閔初年，任國子博士，參預議定符合音律的標準樂聲，極受皇帝的恩遇，用不把他視作臣屬的禮節來對待他。永熙初年，按例解職。天平期間，回鄉里。和邢子才、魏季景、魏收、邢昕等一同應徵召前往鄴城，景裕寓居僧寺，講習聽論不斷。不久，返回本郡。

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逼其同反，以應西魏。齊神武命都督賀拔仁討平之。聞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既而舍之，使教諸子，在館十日一歸家，隨以鼎食。景裕風儀言行，雅見嗟賞。

河間人邢摩納與景裕的堂兄仲禮擁據鄉里叛逆，逼迫他一起造反，以與西魏呼應。齊神武令都督賀拔仁征討平定了他們。聽説景裕精通經術品行著稱，用驛馬特别徵召。旋即放棄，讓他教誨衆子，在學館十天回家一次，聽任其列鼎而食。景裕風度儀表言談舉止，很受贊賞。

先是，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論語》、《禮記》、《老子》，其《毛詩》、《春秋左氏》未訖。齊文襄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俊，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理義精微，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呵，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誦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

先前，景裕注釋《周易》、《尚書》、《孝經》、《論語》、《禮記》、《老子》，可《毛詩》、《春秋左氏》未注完。齊文襄入朝任相，在其府第宣講，招聘當時的俊傑，命景裕講解他所注釋的《周易》。景裕所論理義精深微妙，談吐優雅。有時有人詰問駁辯，有的詆毁呵責，大聲厲色，言語以至不遜。但景裕神色莊重嚴肅，諷誦吟咏照舊，不慌不忙進退自如，無懈可擊，因此士人君子贊美他。

初，元顥入洛，以爲中書郎。普泰中，復除國子博士。進退其間，未曾有得失之色。性清静，淡於榮利，弊衣粗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

起初，元顥進入洛陽，任爲中書郎。普泰期間，又任國子博士。升降任免之間，不曾有過患得患失的神情。心性純正恬静，對榮利淡漠處之，穿着破舊的衣服吃着粗劣的食物，恬然自安，終日端莊嚴肅，有如接待賓客。

興和中，補齊王開府屬，卒於晉陽。神武悼惜之。

景裕雖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於世。又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悕，每譯諸經論，輒托景裕爲之序。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脱。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謂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號曰《高王觀世音》。

景裕弟辯。

盧辯

辯，字景宣，少好學，博通經籍。正光初，舉秀才，爲太學博士。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爲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汝注《大戴》，庶纂前修矣。"

節閔帝立，除中書舍人。屬齊神武起兵信都，既破尒朱氏，遂鼓行指洛。節閔遣辯持節勞之於鄴。神武令辯見其所奉中興主，辯抗節不從。神武怒曰："我舉大義，誅群醜，車駕在此，誰遣爾來？"辯抗言酬答，守節不撓。神武異之，捨而不逼。

孝武即位，以辯爲廣平王贊師。永熙二年，平等浮屠成，孝武會萬僧於寺。石佛低舉其頭，終日乃止。帝禮拜之。辯曰："石立社移，自古有此，陛下何怪。"

及帝入關，事起倉卒，辯不及至家，單馬而從。或問辯曰："得辭家不？"辯曰："門外之道，以義斷恩，復何辭也。"孝武至長安，封范陽縣公。歷位給事黄門侍郎，領著作，加本州大中正。周文帝以辯有儒術，甚禮之，朝廷大議，常召顧問。遷太子

興和期間，補任齊王開府屬，在晉陽去世。神武哀悼痛惜他。

景裕雖然没有招集門徒教誨傳授，所注釋的《周易》却廣傳於世。又喜愛佛教，通曉其要旨。天竺胡人沙門道悕，每次翻譯衆多佛教三藏中的經藏與論藏，總是委托景裕給它們作序。景裕毁敗時，拘囚在晉陽的監獄，誠心誦經，枷鎖自然脱落。這時，又有人負罪當處死，景裕夢見沙門教誨講習經義，醒時如所夢見的，勸其誦經千遍，臨刑時刀被折斷。主管者聽説此事，赦免了他。此經於是流傳，稱謂《高王觀世音》。

景裕的弟弟盧辯。

盧辯，字景宣，年少時就好學，博通儒家經書。正光初年，舉爲秀才，任太學博士。由於《大戴禮》没有注釋，盧辯於是對它進行注釋。他的哥哥景裕是當時的大儒，對盧辯説："從前侍中注釋《小戴》，現在你注釋《大戴》，差不多纂集了前賢的著述。"

節閔帝即位，任中書舍人。適值齊神武在信都起兵，擊破尒朱氏以後，便擊鼓前行直指洛陽。節閔派盧辯持節到鄴城慰勞他。神武命盧辯朝見他所奉戴的中興主，盧辯堅守節操不聽從。神武憤怒道："我發動奪取政權的起義，誅伐群醜，皇上在此，是誰派你來的？"盧辯高聲應答，守住節操不屈不撓。神武覺得他非同尋常，放了他而不繼續威逼。

孝武登位，任盧辯爲廣平王元贊師。永熙二年，平等佛建成，孝武會聚萬名僧徒於寺中。石佛低舉着它的頭，如此一整天纔停止。皇帝頂禮膜拜它。盧辯説："石佛建立社稷轉移，自古有這樣的情形，陛下有何奇怪。"

到皇帝進函谷關時，因事情來得倉促，盧辯來不及回家，乘着單騎跟隨。有人問盧辯道："得以與家人告辭嗎？"盧辯説："出門爲官之道，用大義割斷私人之間的恩情，又有什麼可告辭的。"孝武到達長安，封他爲范陽縣公。歷任給事黄門侍郎，領著作，加官本州大中正。周文帝因爲盧辯有儒術，對他以厚禮相待，朝廷集議國

少保，領國子祭酒。趙青雀之亂，魏太子出居渭北，辯時隨從，亦不告家人。其執志敢决，皆此類也。尋除太常卿、太子少傅，轉少師，魏太子及諸王等皆行束脩之禮，受業於辯，進爵范陽郡公。

家大事，常常召來咨詢。升任太子少保，領國子祭酒。趙青雀叛亂時，西魏太子出外居住在渭水以北，盧辯當時跟隨陪同，也不與家人告辭。他堅持平素志向果敢决斷，都有如此類。不久授任太常卿、太子少傅，遷職少師，西魏太子和衆王等都行入學敬師的束脩之禮，拜盧辯爲師學習，晋升爵位范陽郡公。

自孝武西遷，朝儀湮墜，于時朝廷憲章、乘輿法服、金石律吕、晷刻渾儀，皆令辯因時制宜。皆合軌度，多依古禮。性强記默識，能斷大事，凡所創制，處之不疑。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累遷尚書令。及建六官，爲師氏中大夫。

從孝武西遷以後，朝廷禮儀湮没失落，在這時朝廷的典章制度、根據禮法規定的不同等級的車馬服飾、樂器音律、日晷刻漏渾天儀，都命盧辯因時制宜。全部合乎規範法度，大多遵循古代的禮制。生性記憶力强能暗中記住東西，能决斷大事，凡所建立的制度，對待它們堅信不移。加官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屢經升遷爲尚書令。到建立六卿之官時，任師氏中大夫。

明帝即位，遷小宗伯，進位大將軍。帝嘗與諸公幸其第，儒者榮之。出爲宜州刺史，以患不之部。卒，謚曰獻，配食文帝廟庭。子慎嗣，位復州刺史。慎弟詮，性趫捷，善騎射，位儀同三司。隋開皇初，以辯前代名德，追封沈國公。

明帝登位，改任小宗伯，晋升職位大將軍。皇帝曾與衆公卿到過他的住宅，儒士認爲他榮耀。出任宜州刺史，由於患病没有赴任。去世後，謚號爲獻，祔祭在文帝宗廟。兒子盧慎繼承了爵位，官居復州刺史。盧慎的弟弟盧詮，身體敏捷强健，擅長騎馬射箭，官居儀同三司。隋朝開皇初年，因爲盧辯在前朝有名望和德行，追封爲沈國公。

初，周文欲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未幾而綽卒，乃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革漢、魏之法。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六卿之外，置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是曰三孤。時未建東宫，其太子官員，改創未畢。尋又改典命爲大司禮，置中大夫。自兹厥後，世有損益。武成元年，增御正四人，位上大夫。保定四年，改宗伯爲納言，禮部爲司宗，大司禮爲禮部，大司樂爲樂部。五年，左右武伯各置大夫一人。以建德元年，改置宿衛官員。二年，省六府諸司中大夫以下官，府置四司，以下大夫爲官之長，上士貳之。是歲，又增改東宫官員。三年，初置

起初，周文帝想推行《周官》禮制，令蘇綽專門掌管此事。不久蘇綽去世，便命盧辯完成它。於是依照《周禮》建立六卿之官，變革漢朝、魏朝之法。在魏恭帝三年，開始下令推行它。六卿之外，設置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此叫三孤。當時没有建東宫，其太子官員們，改建創立没有完成。不久又變更典制命爲大司禮，置立中大夫。從這以後，歷世有損减有增益。武成元年，增益御正四人，位居上大夫。保定四年，改宗伯爲納言，禮部爲司宗，大司禮爲禮部，大司樂爲樂部。五年，左右武伯各設大夫一人。在建德元年，另行設置宿衛官員。二年，省六府衆官署中大夫以下的官，府設四個官署，任下大夫爲官吏之長，上士輔佐他。這年，又增設改置東宫官員。三年，初設太子諫議，官員定額四人，文學十人；皇弟、皇子友，官員定額各二

太子諫議，員四人，文學十人；皇弟、皇子友，員各二人，學士六人。四年，又改置宿衛官員。其司武、司衛之類，皆後所增改。太子正宮尹之屬，亦後所創置。而典章散滅，弗可復知。宣帝嗣位，事不師古，官員班品，隨情變革。至如初置四輔官，及六府諸司復置中大夫，并御正、内史增置上大夫等，則今載於外史。餘則朝出夕改，莫能詳録。

人，學士六人。四年，又另行設置宿衛官員。其司武、司衛之類官職，都是後來增設改置的。太子正宮尹之官屬，也是後來創立的。但典章散佚湮滅，不可再知。宣帝繼位，行事不效法古代，官員的官位品級，隨着情形的不同而變革。至於初設置的四輔官，以及六府衆官署再設置中大夫，連同御正、内史增設上大夫等，則現在都載録在外史。其餘的則朝出夕改，不能詳備載録。

于時，雖行《周禮》，内外衆職，又兼用秦、漢等官，今略舉其名號及命數，附之於左。其紀傳内更有餘官而於此不載者，亦史之闕文也。

在這時，雖然依行《周禮》，朝廷内外衆多官職，又兼用秦朝、漢朝的官制，現在略舉它們的名稱及其爵位或官職的品級，將這附録在下邊。那些紀傳内又有遺漏的官而在此不載録的，是著史有意存疑而未載録的。

柱國、大將軍，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國、上大將軍也：正九命。

柱國、大將軍，建德四年增設上柱國、上大將軍：正九命。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爲開府儀同大將軍，仍增上開府儀同大將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爲儀同大將軍，仍增上儀同大將軍；雍州牧：九命。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爲開府儀同大將軍，仍然增設上開府儀同大將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爲儀同大將軍，仍然增設上儀同大將軍；雍州牧：九命。

驃騎將軍、右光禄大夫，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户三萬以上州刺史：正八命。

驃騎將軍、右光禄大夫，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轄三萬户以上的州刺史：正八命。

征東、征南、征西、征北等將軍，右金紫光禄大夫；中軍、鎮軍、撫軍等將軍，左金紫光禄大夫；大都督；户二萬以上州刺史；京兆尹：八命。

征東、征南、征西、征北等將軍，右金紫光禄大夫；中軍、鎮軍、撫軍等將軍，左金紫光禄大夫；大都督；轄二萬户以上的州刺史；京兆尹：八命。

平東、平西、平南、平北等將軍，右銀青光禄大夫；前、右、左、後等將軍，左銀青光禄大夫；帥都督；柱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録；户一萬以上州刺史：正七命。

平東、平西、平南、平北等將軍，右銀青光禄大夫；前、右、左、後等將軍，左銀青光禄大夫；帥都督；柱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録；轄一萬户以上的州刺史：正七命。

冠軍將軍、太中大夫，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都督，户五千以上州刺史，户一萬五千以上郡守：七命。

冠軍將軍、太中大夫，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都督，轄五千户以上的州刺史，轄一萬五千户以上的郡守：七命。

鎮遠將軍、諫議大夫，建忠將

鎮遠將軍、諫議大夫，建忠將軍、誠議大

軍、誠議大夫，别將，開府長史、司馬、司録，户不滿五千以下州刺史，户一萬以上郡守：正六命。

中堅將軍、右中郎將；寧朔將軍、左中郎將；儀同府、正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録；户五千以上郡守；大呼藥：六命。

寧遠將軍、右員外常侍；揚烈將軍、左員外常侍；統軍；驃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録；柱國大將軍府中郎、掾、屬；户一千以上郡守；長安、萬年縣令：正五命。

伏波將軍、奉車都尉；輕車將軍、奉騎都尉；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正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録；開府府中郎、掾、屬；户不滿一千以下郡守；户七千以上縣令；正八命州呼藥：五命。

宣威將軍、武賁給事；明威將軍、冗從給事；儀同府中郎、掾、屬；柱國大將軍府列曹參軍；四平前右左後將軍府、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録；正八命州别駕；户四千以上縣令；八命州呼藥：正四命。

襄威將軍、給事中；厲威將軍、奉朝請；軍主；開府列曹參軍；冠軍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長史、司馬、司録；正七命州别駕；正八命州中從事；七命郡丞；户二千以上縣令；正七命州呼藥：四命。

威烈將軍、右員外侍郎；討寇將軍、左員外侍郎；幢主；儀同府、正八命州列曹參軍；柱國大將軍府參軍；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將軍府長史、司馬；正六命州别駕；正七命州中從事；正六命郡丞；户五百以上縣令；七命州呼藥：正三命。

蕩寇將軍、武騎常侍，蕩難將軍、武騎侍郎，開府參軍，驃騎車騎

夫，别將，開府長史、司馬、司録，轄不滿五千户以下的州刺史，轄一萬户以上的郡守：正六命。

中堅將軍、右中郎將；寧朔將軍、左中郎將；儀同府、正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録；轄五千户以上的郡守；大呼藥：六命。

寧遠將軍、右員外常侍；揚烈將軍、左員外常侍；統軍；驃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録；柱國大將軍府中郎、掾、屬；轄一千户以上的郡守；長安、萬年縣令：正五命。

伏波將軍、奉車都尉；輕車將軍、奉騎都尉；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正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録；開府府中郎、掾、屬；轄不滿一千户以下的郡守；轄七千户以上的縣令；正八命州呼藥：五命。

宣威將軍、武賁給事；明威將軍、冗從給事；儀同府中郎、掾、屬；柱國大將軍府列曹參軍；四平前右左後將軍府、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録；正八命州别駕；轄四千户以上的縣令；八命州呼藥：正四命。

襄威將軍、給事中；厲威將軍、奉朝請；軍主；開府列曹參軍；冠軍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長史、司馬、司録；正七命州别駕；正八命州中從事；七命郡丞；轄二千户以上的縣令；正七命州呼藥：四命。

威烈將軍、右員外侍郎；討寇將軍、左員外侍郎；幢主；儀同府、正八命州列曹參軍；柱國大將軍府參軍；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將軍府長史、司馬；正六命州别駕；正七命州中從事；正六命郡丞；轄五百户以上的縣令；七命州呼藥：正三命。

蕩寇將軍、武騎常侍，蕩難將軍、武騎侍郎，開府參軍，驃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列曹參

將軍府、八命州列曹參軍，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長史，正六命州中從事，六命郡丞，户不滿五百以下縣令，戍主，正六命州呼藥：三命。

殄寇將軍、强弩司馬，殄難將軍、積弩司馬，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正七命州列曹參軍，正五命郡丞：正二命。

掃寇將軍、武騎司馬，掃難將軍、武威司馬，四平前右左後將軍府、七命州列曹參軍，五命郡丞，戍副：二命。

曠野將軍、殿中司馬，横野將軍、員外司馬，冠軍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列曹參軍：正一命。

武威將軍、淮海都尉，武牙將軍、山林都尉，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列曹參軍：一命。

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者，并加使持節、大都督；其開府又加驃騎大將軍、侍中；其儀同又加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其授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爲常。大象元年，詔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辯所制定之後，又有改革。今粗附之云。辯弟光。

盧光

光，字景仁。性温謹，博覽群書，精於《三禮》，善陰陽，解鍾律，又好玄言。孝昌初，釋褐司空府參軍事。及魏孝武西遷，光於山東立義，遥授晋州刺史。大統六年，携家西入，除丞相府記室參軍，賜爵范陽縣伯。俄拜行臺郎中，專掌書記，改封安息縣伯。歷位京兆郡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匠師中大夫，進爵燕郡公、虞州刺史，行陝州總管府長史，

軍，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長史，正六命州中從事，六命郡丞，轄不滿五百户以下的縣令，戍主，正六命州呼藥：三命。

殄寇將軍、强弩司馬，殄難將軍、積弩司馬，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正七命州列曹參軍，正五命郡丞：正二命。

掃寇將軍、武騎司馬，掃難將軍、武威司馬，四平前右左後將軍府、七命州列曹參軍，五命郡丞，戍副：二命。

曠野將軍、殿中司馬，横野將軍、員外司馬，冠軍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列曹參軍：正一命。

武威將軍、淮海都尉，武牙將軍、山林都尉，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列曹參軍：一命。

北周官制：封郡縣五等爵位的，都加號開國；任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官職的，一起加號使持節、大都督；其中開府又加號驃騎大將軍、侍中；其中儀同又加號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那些任總管、刺史的，則加號使持節、諸軍事。把這作爲常例。大象元年，詔令總管、刺史及其行兵官職的，加號持節，其餘的全部免去。盧辯制定了這些典章之後，又有所改革。現在粗略地將它們附録在這裏。盧辯的弟弟盧光。

盧光，字景仁。性情温和謹慎，博覽群書，精通《三禮》，擅長有關日月等天體運轉規律的學問，明曉音律，又喜愛玄言。孝昌初年，出仕司空府參軍事。到魏孝武西遷時，盧光在山東舉義，遥授晋州刺史。大統六年，帶着全家西入，授任丞相府記室參軍，賞賜爵位范陽縣伯。不久任行臺郎中，專門掌管書記，改封爲安息縣伯。歷任京兆郡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匠師中大夫，進爵燕郡公、虞州刺史，行陝州總管府長史，任官時去世。周武帝年少時曾拜盧光爲師學

卒官。周武帝少嘗受業於光，故贈賻有加恒典，贈少傅，謚曰簡。

光性崇佛道，至誠信敬。常從周文狩於檀臺山，時獵圍既合，帝遥指山上謂群公曰："公等有所見不?"咸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帝曰："是也。"即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帝稱嘆，因立寺焉。及爲京兆，而郡舍先是數有妖怪，前後郡將，無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馬忽升廳事，登床，南首而立；食器無故自破。光并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注《道德經章句》行於世。子賁。

習，所以爲助治喪贈送財物的數量超過了常典，追贈少傅，謚號爲簡。

盧光本性崇尚佛教道教，極真誠地信奉崇敬。常跟隨周文帝在檀臺山狩獵，當時有一次狩獵的包圍圈已經合攏，皇帝遠指着山上對衆公卿説："你們有没有看見什麽?"都説："没有看見什麽。"祇有盧光説："看見一個僧侣。"皇帝説："是啊。"即刻解除包圍而回。命盧光在僧侣站立的地方建造佛塔。挖掘地基一丈深時，獲得瓦鉢錫杖各一件，皇帝贊嘆，因而在此建立佛寺。到任京兆郡守時，而郡府官舍先前多次有妖怪，前後郡將，没有敢居住的。盧光説："吉凶由人，妖怪不會胡亂作祟。"於是入居官舍。不久，盧光的坐騎忽然走上堂屋，登上坐床，頭朝南而立；盛食物的器具無故自破。盧光并不因此介意，他精誠守正諸如此類。注釋《道德經章句》流傳於世。兒子盧賁。

盧賁

賁，字子徵。略涉書記，頗解鍾律。在周，襲爵燕郡公，歷位魯陽太守、太子少宫尹、儀同三司、司武上士。時隋文帝爲大司馬，賁知帝非常人，深自推結。宣帝嗣位，加開府。及文帝被顧托，群情未一，引賁置左右。帝將之東第，百官皆不知所去，帝潛令賁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而謂曰："欲富貴者當相隨來!"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宫，門者拒不内，賁諭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却。既而帝得入，賁恒典宿衛，承間進説以應天順人之事，帝從之。及受禪，命賁清宫，因典宿衛。賁乃奏改周旗幟，更爲嘉名，其青龍、騶虞、朱雀、玄武、千秋、萬歲之旗，皆賁所創也。尋拜散騎常侍，兼太子左庶子、左領軍將軍。

及高熲、蘇威共掌朝政，賁甚不平。時柱國劉昉被疏忌，賁諷昉及上

盧賁，字子徵。粗略涉獵過書籍，十分明曉音律。在北周時，繼承爵位燕郡公，歷任魯陽太守、太子少宫尹、儀同三司、司武上士。當時隋文帝任大司馬，盧賁知道皇帝不是尋常人，專心與他推誠結交。宣帝繼位，加開府。到文帝受囑托時，衆心不一，引進盧賁安排爲左右親信。皇帝將去東第，百官都不知道去哪裏，皇帝密令盧賁調集部曲行伍及手執兵仗的侍衛，於是召來公卿對他們説："想要富貴的當跟隨我來!"處處竊竊私語，想要離去。盧賁部署軍隊趕來，衆人没誰敢動彈。走出崇陽門到東宫，門衛拒不讓進，盧賁曉告他們仍不離去，怒目呵斥他們，門衛終於退却。不久皇帝得以進入，盧賁常掌宿衛，趁機會向上勸説以應天命順人意的登基之事，皇帝聽從了。到接受禪讓登基時，令盧賁清理宫室，於是掌管宿衛。盧賁便上奏改换北周旗號，更换爲美名，那些青龍、騶虞、朱雀、玄武、千秋、萬歲的旗子，都是盧賁所創建的。旋即任散騎常侍，兼太子左庶子、左領軍將軍。

到高熲、蘇威共同執掌朝廷政務時，盧賁極爲不滿。當時柱國劉昉被疏遠猜忌，盧賁婉言勸

柱國元諧、李詢、華州刺史張賓等謀黜熲、威，五人相與輔政。又以晋王上之愛子，謀行廢立。復私謂皇太子曰："賁將數謁殿下，恐爲上譴，願察區區之心。"謀泄，昉等委罪於賓、賁。公卿奏二人坐當死，帝以龍潛之舊，不忍加誅，并除名。賓未幾卒。

説劉昉以及上柱國元諧、李詢、華州刺史張賓等謀劃黜免高熲、蘇威，五人共相輔佐朝政。又因爲晋王是皇上的愛子，皇上想謀劃太子廢立之事。再私下對皇太子說："我盧賁將數次謁見殿下，惟恐你遭皇上貶降，願你明察我的區區之心。"陰謀泄露，劉昉等把罪責推卸給張賓、盧賁。公卿奏劾二人坐罪當處死刑，皇帝因爲與他有未即位前的故交，不忍心加以誅殺，一起罷免官職。張賓不久去世。

歲餘，賁復爵位，檢校太常卿。以古樂宫縣七八，損益不同，歷代通儒，議無定準，乃上表曰："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鶉火天駟之應，其音用七。漢興，加應鍾，故十六枚而在一簴。鄭玄注《周禮》，"二八十六爲簴"，此則七八之義，其來遠矣。然世有沿革，用捨不同。至周武帝復改縣七，以林鍾爲宫。夫樂者，政之本也，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以吴札觀而辯興亡。然則樂也者，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情發於聲，安危斯應。周武以林鍾爲宫，蓋將亡之徵也。且林鍾之管，即黄鍾下生之義。黄鍾，君也，而生於臣，明於皇朝九五之應。又陰者臣也，而居君位，更顯國家登極之祥。斯實冥數相符，非關人事。臣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蓋隨時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帝竟從之，改七縣八，黄鍾爲宫。詔賁與儀同楊慶和刊定周、齊音律。

一年多以後，盧賁恢復爵位，任檢校太常卿。由於古代帝王所用的音樂宫懸或七音或八音，損減增益有所不同，歷代通曉古今學識淵博的儒者，商討論議并無確定的標準，於是上表說："殷代人以前，通用五個音階。周武滅殷代，得到鶉火天駟星宿的感應，其音階用七個。漢代興起，加上應鐘，所以十六件鐘磬樂器挂在一根立柱上。鄭玄注釋《周禮》，說"二個人八音共十六爲一柱"，這樣七八之制，它們的來歷就久遠了。然而世代有沿革，取捨不相同。到周武帝時又改懸爲七，把林鐘作爲宫音。音樂，是立政的根本，所以移風易俗，没有什麽比音樂更好，因此吴札通過觀賞各國的音樂能辨別出它們的興盛衰亡。既然這樣那麽音樂這個東西，是用來動天地，感鬼神的工具，情感發自聲音，安危隨之而至。周武把林鐘作宫音，恐怕是即將滅亡的徵兆。况且把林鐘當作定音的準則，就是黄鐘出生的意味。黄鐘，是君主，却生自臣子，明顯是當朝帝王的應驗。又陰是臣，却處居君位，更加表明了皇帝登位的吉祥。這實在是與上天所定的氣數相合，不關人世之事。我聽説五帝不相互沿襲音樂，三王不相互沿襲禮儀，這不外乎是因時制宜却不失典雅純正的原因。"皇帝終於聽從了他的意見，改懸七爲懸八，用黄鐘爲宫音。詔令盧賁和儀同楊慶和修改審定北周、北齊的音律。

未幾，歷郢、虢、懷三州刺史。在懷州决沁水東注，名曰利人渠，又派入温縣，名曰温潤渠，以溉舄鹵，人賴其利。後爲齊州刺史，糶官米而自糶，坐除名。

不久，歷任郢、虢、懷三州刺史。在懷州决開沁水往東灌注，名叫利人渠，又使水分道而流入温縣，名叫温潤渠，用來灌溉鹽碱地，百姓得其利。後來任齊州刺史，把公家的米作爲自己的米出售，因此獲罪罷免官職。

後從幸洛陽，帝從容謂曰："我始爲大司馬，及總百揆，頻繁左右，與卿足爲恩舊。卿若無過，位與高熲齊。坐與凶人交構，由是廢黜。言念疇昔之恩，復處牧伯之位，何乃不思報效，以至於此！吾不忍殺卿，是屈法申私耳。"賁俯伏陳謝。詔復本官。後數日，對詔失旨，又自敘功績，有怨言。帝大怒，謂群臣曰："吾將與賁一州，觀此，不可復用。"

後來跟隨皇帝到洛陽，皇帝和緩地對他說："我剛剛任大司馬，到總理國政時，你多次在我身邊，我與你足以稱得上舊交。你如果没有過失，地位會與高熲一樣。因與惡人交結牽連坐罪，因此廢除罷免。念及從前的交情，又讓你處在州郡長官的位置，爲什麼竟然不念報恩效力，以至於到現在這步田地！我不忍心殺你，是委屈法律而伸展私情呀。"盧賁俯首伏地表示謝罪。詔令恢復本官。幾天後，對策不合皇帝旨意，又自述功績時，有怨言。皇帝大怒，對群臣說："我欲給盧賁一個州，可是看到這些，不能再用他了。"

後皇太子爲其言曰："此輩并有佐命功，雖性行輕險，誠不可棄。"帝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譯及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顏之儀等請以趙王輔政，此輩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爲政，又欲亂之，故昉謀大逆於前，譯爲巫蠱於後。如賁之例，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致之則怨，自難信也，非我棄之。衆人見此，或有竊議，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蘇威進曰："漢光武欲全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請，至尊仁育，復用此道以安之。"上曰："然。"遂廢，卒於家。

後來皇太子替他說情道："這等人都有輔佐皇上得天下的功勞，儘管本性與行爲輕躁奸險，確實不能拋棄。"皇帝說："我壓抑委屈他，是爲了成全天所賦予的大命。要没有劉昉、鄭譯以及盧賁、柳裘、皇甫績等人，那麼我不能到今天這個地步。然而這等人都是變化無常的小人。在周宣帝時，憑藉其刁頑耍奸得到寵幸。到皇帝病危時，顏之儀等請求命趙王輔弼朝政，這等人行詐，讓我受皇帝的遺詔。我將執政時，又想作亂，所以劉昉圖謀叛逆在前，鄭譯使用巫術加害在後。像盧賁之類，都心裏不滿意，信任他們就傲慢無禮，控制他們就心懷怨恨，本來難以信用，不是我拋棄他們。大家看到這樣，或許有人私下議論，說我有薄於功臣，其實不是這樣呵。"蘇威進言道："漢光武想成全功臣，都封爲列侯奉朝請，皇上用仁德教化加以培育，再用這種方法來安撫他們。"皇上說："行。"終被廢棄，在家中去世。

盧勇

勇，字季禮，景裕從弟也。父璧，魏下邳太守。勇初與景裕俱在學，其叔同曰："白頭必以文通，季禮當以武達。興吾門者，二子也。"幽州反者僕骨邢以勇爲本郡范陽王，時年十八。後葛榮又以勇爲燕王。齊神武起兵，盧文偉召之，不應。

盧勇，字季禮，是景裕的堂弟。父親盧璧，任北魏的下邳太守。盧勇當初和景裕一同讀書時，他的叔叔盧同說："白頭必定因爲文才亨通，季禮將會因爲武功顯達。振興我家的，是這兩個孩子。"幽州造反者僕骨邢任盧勇爲本郡范陽王，當年十八歲。後來葛榮又封盧勇爲燕王。齊神武起兵時，盧文偉召他，没有響應。

尒朱氏滅，乃赴晋陽。神武署丞

尒朱榮覆滅後，便往赴晋陽。神武任命他爲

相主簿。屬山西霜儉，運山東租輸，皆令實載，違者罪之，令勇典其事。鄉郡公主虛僦千餘車，勇劾之。公主訴於神武，而勇守法不虧。神武謂郭秀曰："盧勇懔懔，有不可犯色，真公直人也。方當委之大事，豈止納租而已。"

丞相主簿。適值山西遭霜災歉收，啓運山東的租賦，下令車子都要裝滿，違者治罪，命盧勇掌管此事。鄉郡公主虛成一千多車，盧勇把她彈劾了。公主向神武申辯，但盧勇堅守法律不違背。神武對郭秀說："盧勇嚴正剛烈，有不可冒犯的威嚴，是真正公平鯁直的人。應當對他委以大任，難道僅僅是收納租賦而已。"

後行洛州事。元象初，官軍圍廣州，未拔，行臺侯景聞西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勇請進觀形勢，於是率百騎，各攏一馬，至大騩山，知西魏將李景和將至，勇乃多置旛旗於樹頭，分騎爲數十隊，鳴角直前，禽西魏儀同程華，斬儀同王征蠻而還。

後來行洛州事。元象初年，官軍圍攻廣州，沒有攻克，行臺侯景聽說西魏的救兵將到，召集衆將領商議此事。盧勇請求前去觀察形勢，於是率領百名騎兵，各牽一馬，到達大騩山，瞭解到西魏將領李景和將到，盧勇便多多在樹頂上安插旌旗，將騎兵分成幾十隊，吹響號角向前直衝，擒獲西魏儀同程華，斬殺儀同王征蠻而回。

再還陽州刺史，鎮宜陽。叛人韓木蘭、陳忻等常爲邊患，勇大破之。啓求入朝，神武賜勇書曰："吾委卿陽州，安枕高卧，無西南之慮矣。表啓宜停，當使漢兒之中，無在卿前者。"卒，年三十二。勇有馬五百匹，私造甲仗，遺啓盡獻之。贈司空、冀州刺史，謚武貞。

又改任陽州刺史，鎮守宜陽。叛逆者韓木蘭、陳忻等經常騷擾邊境，盧勇將他們打得大敗。申請到朝廷任官，神武賜予盧勇的書信說："我將陽州委托給你，安枕高卧，沒有西南邊的憂慮了。申請應該停止，妻兒可以前往與你同住，應當說在漢人之中，於你之前沒有先例。"去世時三十二歲。盧勇有馬五百匹，私造的鎧甲兵器，遺命全部獻給朝廷。賜贈司空、冀州刺史，謚號武貞。

盧誕

誕，本名恭祖。曾祖晏，博學，善隸書，有名於世，仕慕容氏，位給事黄門侍郎，營丘、成周二郡守。祖壽，太子洗馬，慕容氏滅，入魏爲魯郡守。

盧誕，本名恭祖。曾祖父盧晏，學識淵博，擅長隸書，有名於世，在慕容氏那裏做官，官居給事黄門侍郎，任營丘、成周二郡守。祖父盧壽，任太子洗馬，慕容氏覆滅，入北魏任魯郡守。

父叔仁，年十八，州辟主簿，舉秀才，除員外郎。以親老，乃辭歸就養。父母既没，哀毁六年，躬營墳壠，遂有終焉之志。景明中，被徵入洛，授武賁中郎將，非其好也。尋除鎮遠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并稱疾不朝。乃出爲幽州司馬，又辭歸鄉里。當時咸稱其高尚焉。

父親叔仁，十八歲時，州中徵辟爲主簿，選舉爲秀才，任員外郎。因爲父母年邁，於是辭職回家奉養。父母去世後，居喪盡禮達六年，親自營造墳墓，於是有終生守護在那裏的志向。景明期間，被徵召進洛陽，任武賁中郎將，不是他所喜愛的。旋即授任鎮遠將軍、通直散騎常侍，都稱病不朝。於是出任幽州司馬，又辭職回歸鄉里。當時都稱贊他高尚。

誕於度世爲族弟。幼而通亮，博學，有詞彩。郡辟功曹，州舉秀才，

盧誕屬度世同高祖兄弟的弟輩。年幼時就通達聰明，學識淵博，詞章有文采。郡裏舉薦爲功

不行。起家侍御史，累遷輔國大將軍、太中大夫、幽州別駕、北豫州都督府長史。時刺史高仲密以州歸西魏，遣大將軍李遠率軍赴援，誕與文武二千餘人奉候大軍。以功授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封固安縣伯。尋加散騎侍郎，拜給事黄門侍郎。

魏帝詔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爲師。"於是親幸晋王第，敕晋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因賜名曰誕。加征東將軍、散騎常侍。周文帝又以誕儒宗學府，爲當世所推，乃拜國子祭酒，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恭帝二年，除秘書監，後以疾卒。

曹，州裏選舉爲秀才，不去。出仕侍御史，屢經升遷爲輔國大將軍、太中大夫、幽州别駕、北豫州都督府長史。當時刺史高仲密率州歸附西魏，派大將軍李遠率軍趨往援助，盧誕和文武官員二千多人恭候大軍。由於功勋任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封爵固安縣伯。不久加官散騎侍郎，授任給事黄門侍郎。

魏帝詔令道："傳經之師易求，人表之師難得。我衆子漸大，想讓你做他們的老師。"於是親自到晋王宅第，敕命晋王以下衆子都在皇帝面前拜他爲師，便賜他名叫誕。加官征東將軍、散騎常侍。周文帝又由於盧誕是儒者的宗師和學問的府庫，被當代推崇，便授任國子祭酒，晋升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恭帝二年，任秘書監，後來因爲疾病去世。

論曰：盧玄緒業著聞，首應旌命，子孫繼迹，爲世盛門。其文武功烈殆無足紀，而見重於時，聲高冠帶，蓋德業儒素有過人者。伯源兄弟亦有二方之風流，雅道家聲，諸子不逮。思道一代俊偉，而宦途寥落，雖曰窮通有命，抑亦不護細行之所致乎！潛及昌衡，雅素之紀，家風克嗣，堂構無虧。子剛使酒誕節，蓋亦明珠之類。長仁諫説可重，一簣而傾，惜矣！伯舉、仲宣，文雅俱劭。叔彪志尚宏遠，任俠好謀。文偉望重地華，早有志尚，間關夷險之際，終遇英雄之主，雖禮秩未弘，亦爲佐命之一也。詢祖辭情艷發，早著聲名，負其才地，肆情矜矯，位遇未聞，弱年夭逝。若得終介眉壽，通塞未可量焉。叔倫質器洪厚，卷舒兼濟。子章殘忍爲志，咎之徒也。景裕兄弟，雅業可宗，雖擇木異邦，而立名俱劭。辯損益成務，其殆優乎？勇雖文武異趣，各其美也。賁二三其德，雖取悦於報己，而移之在我，亦安能其罵

論曰：盧玄事業著名，首先接受表彰徵召，子孫繼續他的踪迹，成爲當世興隆之家。他們的文武功勋業績差不多没有什麽值得記載的，然而在當時受到推重，名聲顯赫封爵授官，不外乎道德修養和儒者的素質有過人之處。伯源兄弟們也有後漢元方、季方兩兄弟的風流，守忠厚之道有家族世傳的聲名美譽，然而衆子不及。思道一代優秀傑出，却仕途衰落，雖説困厄與顯達由命運主宰，或許也是不注意小節所招致的啊！盧潛與昌衡，一生之中，能繼承家族的傳統風尚，使祖先的遺業不虧損。子剛因酒使性放縱不拘，大概也衹屬那明珠之疵。長仁規諫游説有分量，功虧一簣，痛惜呀！伯舉、仲宣，文雅并美。叔彪志向遠大，見義勇爲喜愛謀劃。文偉名望大地位榮耀，很早就有志向，輾轉在平坦與艱險之間，終於碰到英雄的君主，雖然禮儀等第和爵禄品級没有增加，也是輔佐帝王創業的功臣之一。詢祖話語和文辭的情感鮮明焕發，早著聲名，以其才能出身自負，放蕩情懷驕矜孤高，官位和待遇没有聽説，就年少夭折了。如果能够長壽而終，境遇之順逆未可估量。叔倫資質風範寬厚，進退隱顯兼善。子章追求殘忍，是禍害之徒。景裕兄弟，其學問可推尊效法，雖擇異邦之主而事，但

人？見遺末路，尚何足怪？誕不殞儒業，亦足稱云。

建立的功名都美好。盧辯通過損益前代的典章制度成就事業，差不多算優秀吧？盧勇雖然和景裕文武趨向不同，但各有其美呀。盧賁其德性反復無定，雖然去討好能報答自己的人，但被動搖改變的關鍵在於自己，又怎能去詛咒他人？被遺棄於末朝，又有什麽值得奇怪的？盧誕使儒學不墜落，也足以稱道。

北史卷三十一

列傳第十九

高允（從祖弟）祐（祐曾孫）德正（祐從子）乾 昂 季式

高允

高允，字伯恭，勃海蓨人，漢太傅裒之後也。曾祖慶，慕容垂司空。祖父泰，吏部尚書。父韜，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推敬。亦仕慕容垂，爲太尉從事中郎。道武平中山，以爲丞相參軍，早卒。

高允，字伯恭，勃海蓨地人，是漢朝太傅高裒的後代。曾祖父高慶，在慕容垂那裏任過司空。祖父高泰，任吏部尚書。父親高韜，年少因聰明俊秀而聞名，同郡人封懿很推重尊敬他。也在慕容垂那裏做官，任太尉從事中郎。道武平定中山後，任他爲丞相參軍，早逝。

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宏見而異之，嘆曰："高子黄中内潤，文明外照，必爲一代偉器，但吾恐不見耳。"年十餘歲，祖父泰喪，還本郡。允推財與二弟而爲沙門，名法净，未久而罷。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曾作《塞上公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

高允從小成爲孤兒而早熟，有非凡的氣度，清河人崔宏見了他認爲他非同一般，贊嘆道："高子美德滋潤於内，文德輝耀於外，必成一代大器，衹是恐怕我不能見到了。"十多歲時，祖父高泰去世，返回本郡。高允將家財推讓給二弟而成爲僧侣，法號法净，不久作罷。性情愛好文章學問，擔負書箱和典籍，千里求學。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其喜愛《春秋公羊》。曾經撰寫《塞上公詩》，有混同憂喜、遺忘得失之雅致。

神𪊨三年，太武舅陽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軍，鎮鄴，以允爲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超以方春而諸州囚不决，表允與中郎吕熙等分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以貪穢得罪，唯允以清平獲賞。府解，還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

神𪊨三年，太武的舅舅陽平王杜超任征南大將軍，鎮守鄴城，任高允爲從事中郎，當時他年齡有四十多歲了。杜超由於將近春季而各州獄事尚未决斷，表請高允與中郎吕熙等分别到各州，共同評判獄訟之事。吕熙等都因爲貪污獲罪，衹有高允由於清廉公平而得賞。府署解散，回家教授學業，來求學拜師的有一千多人。

四年，與盧玄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與太原張偉并以本官領衛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太武寵弟，西鎮長安，允甚有匡益，

四年，和盧玄等一起被徵召，授任中書博士，升任侍郎。與太原人張偉都以本官兼任衛大將軍樂安王元範從事中郎。元範，是太武寵愛的弟弟，在西邊鎮守長安，高允對他多有匡正補

秦人稱之。尋被徵還。樂平王丕西討上邽，復以本官參丕軍事。以謀平涼州之勳，賜爵汶陽子。

後奉詔領著作郎，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歷以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没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歷，當不虛言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高允之術，陽元之射也。"衆乃嘆服。允雖明於歷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惟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尋以本官爲秦王翰傅。後敕以經授景穆，甚見禮待。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李靈、胡方回共定律令。

益，秦地人贊頌他。不久被徵召回去。樂平王元丕向西征討上邽時，又任本官參元丕軍事。由於謀劃平定涼州的功勛，賜封爵位汶陽子。

後來奉詔命兼領著作郎，和司徒崔浩撰成編年國史。當時崔浩招集衆術士，考察核對漢初以來，日月相掩食，水木金火土五星運行的度數，一并譏刺前史的錯誤，另造一部北魏的曆法給高允看。高允説："擅長談論遠處的人，其道理一定要在近處先得到驗證。况且漢元年冬十月，水木金火土五星聚集在東井星宿，這是曆法的疏失。現在譏刺漢史却不知道這個謬誤，衹怕將來之譏刺現在，猶如現在之譏刺古代呀。"崔浩問："所指的謬誤是説的什麽？"高允回答説："考查《星傳》，金、水二星，常跟隨太陽而運行，冬十月，太陽在尾、箕二星宿之間，黄昏則沉没在申南，而東井纔出現在寅北，二星爲何背離太陽而運行？是史官想使其事情神秘，不再以理推究的緣故。"崔浩説："想設法變通的話，有什麽不可以的？你爲什麽獨獨不懷疑三星的集聚，却責怪那二星運行的由來。"高允説："這不能憑空争論，應當重新仔細審察它們。"當時在座的都感到他怪異，衹有東宫少傅游雅説："高君擅長曆法，應該不是空言。"一年多後，崔浩對高允説："先前所談論的，本來没有經意，到再加考究時，果然像你所説的一樣。在前三個月聚集在東井星宿，而不是十月份。"又對游雅説："高允善於曆法，猶如陽元善於射術。"衆人纔贊嘆心服。高允雖然明曉曆法，起初并不推算天象曆法而有什麽論説。衹有游雅屢屢就自然界中的各種災害和異常現象等問題求教高允。高允説："古人有言，知道它們非常困難，知道後，又恐怕有遺漏失誤，不如不知道。天下妙理很多，怎麽急於問這個？"游雅纔罷休。不久以原本的官職爲秦王元翰傅。後來敕命以經教授景穆，很受禮遇。又詔令高允和侍郎公孫質、李靈、胡方回共同確定法令。

太武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萬機何者爲先？"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游食衆。允因曰："臣

太武召高允和他討論刑法政令，言談很合皇上旨意。因而詢問高允："處理紛繁的政務以什麽爲先？"當時有許多禁封的良田，加上京都游

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斗；不勸，則畝損三斗。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况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飢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百姓。

手好閑不勞而食的人衆多。高允趁機勸説：“我年少時貧賤，所知道的祇有田地之事，請允許我説説農事。古人説：方圓一里就可造田三頃七十畝，方圓百里則可造田三萬七千頃。如果勉勵農耕，那麽每畝增收三斗；不勉勵的話，那麽每畝减産三斗。按方圓百里增减之數量計算，就是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更何况按天下之大來計算呢？如果公家私人有儲備，即使遇到饑荒之年，又有什麽憂慮呢？”皇帝贊許他的意見，於是除去田禁，全部將它們授予老百姓。

初，崔浩薦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數十人，各起家爲郡守。景穆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爲郎吏。又守令宰人，宜使更事者。”浩固争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宫博士管恬曰：“崔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

起初，崔浩薦舉冀、定、相、幽、并五州賢者幾十人，從家中徵召授以郡守。景穆對崔浩説：“先徵召的人，也是州郡選舉的，在職已久，辛勤勞苦没有酬答。現在可以先補任前面徵召的，出任郡縣之官；用新近徵召的代任郎吏。又地方之官，應該任命有閲歷的人。”崔浩力争而遣任了他薦舉的人。高允聽説此事後，對東宫博士管恬説道：“崔浩恐怕不能免禍啊！隨便放縱其非法行爲而與上争勝，憑什麽能成功？”

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發，黑子問允：“主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幃幄寵臣，答詔宜實。”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等咸言宜諱之。黑子以鑒等爲親己，怒而絶允，而不以實對，終獲罪戮。

遼東公翟黑子受到太武的寵幸，奉命出使并州，受賄布料千匹。事情被舉發後，黑子詢問高允：“皇上如果問我，是自首呢？還是隱瞞呢？”高允説：“你是宫内寵臣，回答詔命應當説實話。”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等都説應該隱瞞實情。黑子認爲崔鑒等是親己的，憤怒地與高允絶交，不以實情應對，終究得罪被誅殺。

時著作令史閔湛、郄標性巧佞，爲崔浩信待。見浩所注《詩》、《書》、《論語》及《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請收藏境内諸書，班浩所注。并求敕浩注《禮》、《傳》。浩亦表薦湛有著述才。湛等又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

當時著作令史閔湛、郄標性情奸詐機巧阿諛奉承，被崔浩信任。看到崔浩所注釋的《詩經》、《尚書》、《論語》和《周易》後，便上疏説馬融、鄭玄、王弼、賈逵不如崔浩精奥微妙，請求將國内他們所注的書收集藏存起來，而頒布崔浩所注的書。并且講求敕命崔浩注釋三《禮》、三《傳》。崔浩也上表推薦閔湛有著述的才華。閔湛等又勸説崔浩將所撰寫的國史刊刻在碑石上，來彰顯其正直的筆法。高允聽説後，對著作郎宗欽説：“閔湛所鑽營的是短暫之間的功利，恐怕會造成崔氏家門的萬世禍患，我輩没有幸存的了。”不久災難便發生。

初，浩之被收，允直中書省。景

起初，崔浩被收捕時，高允代理中書省。景

穆使召允，留宿宫内。翌日，命驂乘至宫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脱至尊有問，但依吾説。"既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於浩，請赦之。帝召允謂曰："國書皆浩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彦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耳。臣向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宫言不?"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虚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不敢迷亂。"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怒甚，敕允爲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介士執允。景穆拜請，帝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嘆曰："高允其殆聖乎!"

穆派使者召來高允，留住在宫内。第二天，令陪乘到宫門，對他説："進去將見皇上，我親自引導你，假使皇上有問的話，你衹能聽從我説的。"進見後，景穆説高允小心慎密，并且地位低下，撰著全由崔浩所作，請求赦免他。皇帝召唤高允對他説："國史是否都是崔浩所作的?"高允説："《太祖記》，是前著作郎鄧彦海撰寫的；《先帝記》和《今記》，是我與崔浩共同寫作的，然而我比崔浩寫得多。"皇帝大怒道："這罪比崔浩更重，哪裹有活路?"景穆説："皇帝的威嚴使人敬畏，高允迷亂失常了。我曾經問過他，都説是崔浩所作。"皇帝問道："是否如太子所言?"高允説："我的罪過應該滅族，不敢虚言妄説。殿下由於我爲他講學時間久長，哀憐我爲我請求性命而已。實在没有問過我，我不敢迷亂。"皇帝對景穆説："直率啊！這是人之常情不易做到的，而能臨死不改變。况且用實話應對君主，是忠貞的臣子，寧願錯過一有罪之行，也應該寬宥他。"高允最終得以幸免。在這時皇上召唤崔浩進見，讓人責問詰難，他疑懼不能應答。高允事事辯解，都有條理。當時皇帝非常惱怒，敕命高允作詔書，從崔浩以下，僕隸以上，一百二十八人全部誅滅五族。高允猶豫不作，詔令頻頻催促，高允請求再次進見，然後作詔書。詔令他進見，高允説："受崔浩連坐的，如還有其他的罪過，不是我能知道的。僅因爲觸犯，罪過不至於死。"皇帝憤怒，令武士拘執高允。景穆拜見請求，皇帝説："没有此人犯顔諫我，將有幾千人死啊!"崔浩最終被滅族，其餘的都衹處死本人。宗欽臨刑時贊嘆道："高允差不多是聖人啊!"

景穆後讓允，以不同己所導之言而令帝怒。允曰："夫史籍，帝王之實録，將來之炯誡，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私欲没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動之迹，言國家得失之事，此爲史之本體，未爲多違。然臣與浩實同其事，

景穆後來責備高允，由於他與自己所引導的言論不同而讓皇帝憤怒。高允説："史書，是帝王的實録，未來的明鑒，今天通過它觀察過去，未來通過它瞭解今天。所以帝王的言行舉動，無不詳備記載，因此君主要謹慎認真。然而崔浩世代受到特殊的禮遇，榮耀當時，私欲淹没了公正廉潔，個人的愛憎掩蔽了正直公理，這是崔浩的罪責。至於書寫朝廷各種活動的過程，談論國家得失之事情，這是作史的根本，他没有多少背

死生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景穆動容稱嘆。允後與人言曰：“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也。”

離。而我與崔浩實共其事，生死理應没有特殊。倘若荷蒙殿下再生之恩，違心苟且幸免，不是我的意願。”景穆臉上呈現出感動的表情贊嘆稱許。高允後來對人説道：“我没有遵從太子導言趣旨的緣故，是恐怕有愧於翟黑子。”

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允諫曰：“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鷄犬，乃至販酤市廛，與人争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願殿下少察過言，斥出佞邪，所在田園，分給貧下。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景穆不納。景穆之崩也，允久不進見，後見，升階歔欷，悲不能止。帝流淚，命允使出。左右莫知其故，相謂曰：“允無何悲泣，令至尊哀傷，何也？”帝聞之，召而謂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宮苦請，是以得免。今無東宮，允見朕悲耳。”

景穆晚年，過於親近身邊的人，營置田地和園圃，據此得其利。高允勸諫道：“殿下，是國家的儲君，四海之内歸心，言行舉止，爲全國各地遵行的準則。却營置私田，畜養鷄犬，以至於商市販賣，與民争利，非議之聲流傳開去，不可能事後掩飾。天下，是殿下的天下，完全擁有四海，有什麽追求不能得到？有什麽欲望不能滿足？却去與那叫賣的男女争奪這尺寸微利！希望殿下略察一下錯誤的言論，擯棄奸佞邪惡的小人，所有的田地和園圃，分發給貧苦的下民。像這樣，便贊美之聲天天來到，誹謗非議可以消除了。”景穆不采納。景穆逝世後，高允久不進宮朝見，後來朝見時，登階悲泣，悲痛無法止住。皇帝流淚，令高允出去。左右的人不知其中緣故，相互交談道：“高允没有什麽事却悲痛哭泣，致使皇上哀痛傷感，爲什麽呀？”皇帝聽到後，召唤他們對他們説：“你們不知道高允爲什麽悲傷嗎？崔浩被誅時，高允也當被處死。太子苦苦請求，所以得以幸免。現在没有了太子，高允看到我便悲傷起來。”

先是，敕允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允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爲八篇。帝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豈減崔浩乎！”

先前，敕命高允收集天文災異資料，使事情按類相從，簡約可觀。高允依據《洪範傳》、《天文志》，摘取那些重要的事情，省略那些過於修飾的辭令，總共成八篇。皇帝閲覽後褒揚他，説：“高允明曉災異之學，又哪裏比崔浩差啊！”

及文成即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

到文成即位時，高允參預了不少謀劃，司徒陸麗等都受到重賞，高允既没有蒙受特殊的褒揚嘉獎，又終生不談此事。他的忠誠而不誇耀的品德，都如同這般。

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文成大起宫室。允諫曰：“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今建國已久，宫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

給事中郭善明，本性多機詐奸巧，想顯示自己的才能，勸文成大興宫室。高允諫阻道：“我聽説太祖道武皇帝平定天下之後，纔建造都城。他所營建的工程，必定是趁農閑之時。現在建國已久，宫室已經完備，永安前殿，足可朝會各

會萬國；西堂温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周視遠近。若廣修壯麗爲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運土及諸雜役須二萬，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婦不織，或受其寒。’况數萬之衆，其所損費，亦已多矣！”帝納之。

允以文成纂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乃諫曰：

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謡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絶。雖條旨久班，而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爲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此。《詩》云：‘爾之教矣，人胥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

《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火，娶妻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爲嬉戲，而獨禁細人不得作樂，此一異也。

古之婚者，皆采德義之門，妙簡貞閑之女，先之以媒娉，繼之以禮物，集僚友以重其别，親御輪以崇其敬。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别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以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此過。今皇子娶妻，多出宫掖，令天下小人，必依禮限，此二異也。

凡萬物之生，靡不有死，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見，故深藏之。昔堯葬穀林，農不易畝，

國；西堂暖和的房間，足可安歇皇上聖體；紫樓登高瞭望，可以環視遠近。如要大建宏偉壯麗的宫殿而成爲奇異景觀的話，應該逐步建成，不能匆忙急迫。預計斫伐木材搬運土方及從事各種差使的人需兩萬，壯年男子充任役使，老少供送飯食，合計四萬人，半年纔能完成。古人説道：‘一個男人不耕耘，就有人挨餓；一個女人不織布，就有人受凍。’况且是幾萬人之多，其所損耗的，實在已經太多了！”皇帝采納了他的意見。

高允認爲文成繼承太平大業，却風俗依舊，婚姻嫁娶喪事殯葬，不遵古代法式，便上諫道：

前朝之世，屢次發布明確的詔令，禁止婚姻嫁娶，不得作樂，到出殯掩埋之日，放聲歌唱擊鼓跳舞，殺牲口焚燒送葬物，這所有的都予禁絶。儘管起草的聖旨頒布已久，却不見變革，是由於位居上位的不能悔改，在下面的習以爲俗，教化衰敗，竟到了這種地步。《詩經》説：‘你言傳身教喲，百姓都仿效喲。’君主的一舉一動，不可不謹慎。

《禮》書上説：嫁女之家，三天不滅烟火；娶妻之家，三天不奏樂。現在衆王納娶家室，都由樂部供給樂舞以資嬉戲，却偏偏禁止地位卑微的人作樂，這是第一種怪異的現象。

古代婚娶者，都是選取有道德仁義的家庭，精選貞静嫻淑的女子，先由媒妁進行中介，接着奉送聘娶之禮物，聚集同官的人用來隆重地表示有所區别，親自駕車迎接用來極大地顯示自己的尊敬。現在衆王十五歲就讓娶妻别居。然而所婚配的，有的年歲懸殊，有的是因罪淪没入掖庭的，却讓她們與皇族中的封王結成夫婦，嬪妃遮蔽美德，過分失禮的程度，再没有超過這樣的了。現在皇子納娶的妻子，多出自宫掖，却命天下平民百姓，一定遵循禮法限度，這是第二種怪異的現象。

凡是萬物生長，無不有死亡，而葬的意思就是藏起來，死者不可能再出現，所以將其深藏起來。從前唐堯葬在穀林，農事不變

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爲地市，下錮三泉，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爲灰燼。上爲之而不輟，而禁下人之必止，此三異也。

更田地，虞舜葬在蒼梧，貿易不改換市集。秦始皇建造地下城市，在三重泉的地下深處銅澆鐵鑄，死後不久，尸體被焚墳墓遭掘。由此推之，唐堯、虞舜的儉樸，始皇的奢華，誰是誰非一目瞭然。現在國家處理殯葬之事，耗費數以億計，一旦遭到焚毀，將成爲灰燼。上面進行這事從不停止，却禁令下面的人一定止住，這是第三種怪異的現象。

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馮，致食饗之禮。今已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宴好如夫妻，損敗風化，黷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絶，此四異也。

古時，祭祀時一定設置代死者受祭的人，按其昭穆次序排列，使死者有憑據，盡到以酒食祭祀宗廟的禮節。現在安葬之後，象徵死者神靈的人衹求與死者貌似，像父母一樣事奉他，像夫妻一樣宴飲聚會，傷風敗俗，攪亂人情禮儀，没有比這更嚴重的了。上面没有禁止這種現象，下面不改正斷絶，這是第四種怪異的現象。

夫大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内外相混，酒醉喧嘵，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褻，污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爲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

天子宴請諸侯來朝者，是用來確立禮儀，教導各國的，所以聖明的君王重視它。甚至盛酒禮器滿了便不飲，肉食乾了便不吃，音樂不是雅正之樂就不演奏，物品不是純正的顔色就不陳列。如今的大規模的聚會，内外混雜，酗酒喧嚷，没有禮儀法式，加之俳優藝人鄙陋輕慢，污染瀆褻視聽。朝廷積弊已久習以爲美，却要求風俗清正純潔，這是第五種怪異的現象。

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晋亂之弊，而不矯然釐改，以厲頽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矣。

現在陛下正值歷代帝王之末，踵繼晋代亂世的積弊，却不堅決改正，來整飭頽廢的風俗，我恐怕天下百姓，永遠不能聽到見到禮儀教化了。

允如此非一，帝從容聽之。或有觸迕，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事陳得失者，帝省而謂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爲不作書於人中諫之，使人知惡，而於家内隱處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

高允像這樣不止一次，皇帝安閑地聽着。有時有所觸犯迕逆，皇帝不願意聽説的，令身邊的人攙扶他出去。政事有不適宜的，高允則請求進見，皇帝知道高允的用意，摒斥左右的人來接待他。以禮敬待非常厚重，早晨入宫黄昏退出，有時多日居住禁中，朝廷大臣没有人知道他論説什麽。有時上書言事陳述得失，皇帝察看後對群臣説："君主父親是一樣的，父親有是非過錯，兒子爲什麽不在人群之中作書勸諫他，讓人知道其缺陷，却在家裏隱藏起來呢？難道不是因爲父親

顯諫，以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恒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論説，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不曾聞一正言，但伺朕喜以求官。汝等以弓刀侍朕，徒立勞耳，皆至公、王，此人執筆匡我，不過著作郎。汝等不亦愧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帝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厨中鹽菜而已。帝嘆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長子忱爲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帝不許。

關係親近，恐怕其缺陷暴露在外面嗎？現在國家的善惡，不能當面陳説，却上表明諫，用這種方法，難道不是暴露君主的短處，表明自己的長處？至於高允這樣的人，是真正的忠臣啊。我有是非過錯，總是直言當面談論，涉及我所不願聽到的，也都侃侃論説，没有什麽避諱。我知道了我的過失，然而天下却不知道他的諍諫，難道不是忠心嗎？你們在我身邊，我未曾聽到一句直言，衹是伺候得我滿心歡喜而爲你們自己謀求官位。你們用弓刀侍衛我，不過有站立之勞而已，都到達公卿、王位，這個人執筆匡正我，不過是一著作郎。你們不應該羞愧嗎！”於是任高允爲中書令，任著作郎照舊。司徒陸麗説：“高允儘管蒙受恩寵優待，却家境貧寒布衣穿戴，妻子兒女難以生存。”皇帝發怒道：“爲什麽不早説？現在看到我任用他，纔説他貧困！”這天，皇上到高允的住所，衹有草屋幾間，布製的被子和以亂麻爲絮的袍子，厨房中僅食鹽蔬菜而已。皇帝嘆息道：“古人之清貧，哪裏有這樣的啊！”隨即賜予絲帛五百匹，粟一千斛，任其長子高忱爲長樂太守。高允頻頻上表堅决辭讓，皇帝不同意。

初與允同徵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禄，允恒使諸子樵采自給。初，尚書竇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没入縣官。後焦以老得免，瑾之親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護在家，積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此。

起初和高允一同被徵召的游雅等，大多至顯官，封爲侯爵，且高允部下的官吏一百幾十人，也位至刺史、二千石；然而高允任郎官二十七年不升官職。當時百官没有俸禄，高允常讓兒子們打柴自給。起初，尚書竇瑾因事坐罪被誅，竇瑾的兒子竇遵逃亡在山野，竇遵的母親焦氏被没入官府。後來焦氏由於年邁得以身免，竇瑾的親戚朋友中，没有去周濟她的。高允憐憫焦氏年邁，在自家保養調護她，長達六年，竇遵纔蒙受赦免。其行爲純正踏實有如此類。

轉太常卿，本官如故。允上《代都賦》，因以規諷，亦《二京》之流也。時中書博士索敞與侍郎傅默、梁祚論名字貴賤，著議紛紜。允遂著《名字論》以釋其惑，甚有典證。復以本官領秘書監，解太常卿，進爵梁城侯。

改任太常卿，任本官照舊。高允上呈《代都賦》，藉以規勸諷諭，也屬《二京賦》之類。當時中書博士索敞和侍郎傅默、梁祚評論人的名字貴賤，争議紛紜。高允於是撰著《名字論》以解釋其疑惑，頗有出典和依據。又以本官兼領秘書監，解太常卿，進封爵位梁城侯。

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

起初，高允和游雅及太原人張偉研習相同的

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餘年，未見是非愠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内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吶吶不能出口，余常呼爲'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一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韵高亮。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僚友，保兹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故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内，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其爲人物所推如此。

學業并關係友好。游雅曾評論高允説："喜怒之情，是人生所不能没有的。而從前史書記載卓公度量寬大，文饒寬宏大量，心胸狹窄的人或許不明白他們。我與高子交游四十多年，没有見過他在是非面前的愠怒和喜悦的表情，這不使人相信他確實寬宏大量嗎。高子内心明察，却外表柔弱，他言語遲鈍不能説出口，我常稱他爲'守文之子'。崔公對我説：'高生博學多才，爲一代才學優良的人，所缺乏的衹是勇武剛强的風骨節操罷了。'我當時也贊同這種意見。司徒之譴責，起於細小的事情，到了詔令責問時，崔公聲嘶力竭雙腿戰抖，不能説一句話。從宗欽往下的官員，匍匐在地上大汗淋漓，臉上完全没有一點血色。高子鋪叙事理，闡明是非，辭采語義清晰明辯，聲音高昂洪亮。聖明的君主臉上呈現出被他感動的表情，聽到的人没有不贊美的。仁惠施及同官的人，保佑這些人大吉，從前的所謂勇武剛强者，又在這裏出現了呵！宗愛任意使用手中的權力時，威震四海，曾在政事堂召集百官，王爵公爵以下，都望庭跪拜，高子衹是登階拱手高舉自上而下行長揖之禮。由此觀之，汲長孺能卧躺着見衛青，怎能稱作對抗禮節！從前的所謂有風骨節操者，能不是這樣的嗎？瞭解人固然不容易，人也難以被他人瞭解。我既失誤在心内，崔公也錯失在身外。鍾期衹聽伯牙的琴聲，夷吾能被鮑叔瞭解，的確有道理呀。"他被聲望卓著有地位的人所推重就像這樣。

文成重允，常不名之，恒呼爲"令公"。令公之號，播於四遠矣。

文成尊重高允，常不叫他的名，總是喊他爲"令公"。令公的稱呼，流傳到四方邊遠之地。

文成崩，獻文居諒闇，乙弗渾專擅朝命，謀危社稷。文明太后誅之，引允禁中，參决大政。又詔允曰："朕稽之舊典，欲置學官於郡國。卿儒宗元老，宜與中秘二省，參議以聞。"允表：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

文成逝世，獻文生活在居喪時所住的房子裏，乙弗渾獨攬朝廷政令，謀劃危害國家。文明太后誅滅了他，招高允至宫中，參預决斷國家政務。又詔令高允道："我考查過去的典章，想在郡國設置學官。你是讀書人所敬仰的元老學者，應與中秘兩省，參與謀議并將結果報告上來。"高允上表：請令在大的郡設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位居其次的郡設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等郡設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等郡設立博士一人、

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關經典，履行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循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等。帝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

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這些博士選取廣涉經書典籍，行爲忠誠廉正，能够爲人師表的學者，年齡限定在四十以上。助教也與博士的條件相同，年齡限定在三十以上。如果善行美德早成，才能勝任傳授知識的，不限制年齡。學生選取郡中有好名望，個人行爲謹慎恪守禮法，能够依循以正名定分爲主的禮教的，先竭盡高貴門第，依次而及中等之家。皇帝聽從這個建議，郡國興建學校，從這時開始。

後允以老疾，頻上表乞骸骨，詔不許，於是乃著《告老詩》。又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

後來高允因爲年邁有病，頻頻上表請求退休，詔令不允許，於是就作《告老詩》。又由於早年一同被徵召的，都將死盡，感念往昔緬懷故人，作《徵士頌》。徵士祇限於遵命的，那些被徵召而没有來的，便空缺没録。

其著《頌》者：中書侍郎、固安侯范陽盧玄子真，郡功曹史博陵崔綽茂祖，河内太守、下樂侯廣甯燕崇玄略，上黨太守、高邑侯廣甯常陟公山，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高毗子翼，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李金道賜，河西太守、饒陽子博陵許堪祖根，中書郎、新豐侯京兆杜銓士衡，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京兆韋閬友規，京兆太守趙郡李詵令孫，太常博士、鉅鹿公趙郡李靈武符，中書郎、即丘子趙郡李遐仲熙，營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張偉仲業，輔國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邁，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侃士倫，東郡太守、蒲陰子中山劉策，濮陽太守、真定子常山許琛，行司隸校尉、中都侯西河宋宣道茂，中書郎燕郡劉遐彦鑒，中書郎、武恒子河間邢穎宗敬，滄水太守、浮陽侯勃海高濟叔仁，太平太守、原平子雁門李熙士元，秘書監、梁郡公廣平游雅伯度，廷尉正、安平子博陵崔建興祖，廣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愔，州主簿長樂潘符，郡功曹長樂杜熙，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張綱，

這些著於《頌》上的是：中書侍郎、固安侯范陽人盧玄子真，郡功曹史博陵人崔綽茂祖，河内太守、下樂侯廣甯人燕崇玄略，上黨太守、高邑侯廣甯人常陟公山，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人高毗子翼，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人李金道賜，河西太守、饒陽子博陵人許堪祖根，中書郎、新豐侯京兆人杜銓士衡，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京兆人韋閬友規，京兆太守趙郡人李詵令孫，太常博士、鉅鹿公趙郡人李靈武符，中書郎、即丘子趙郡人李遐仲熙，營州刺史、建安公太原人張偉仲業，輔國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人祖邁，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人祖侃士倫，東郡太守、蒲陰子中山人劉策，濮陽太守、真定子常山人許琛，行司隸校尉、中都侯西河人宋宣道茂，中書郎燕郡人劉遐彦鑒，中書郎、武恒子河間人邢穎宗敬，滄水太守、浮陽侯勃海人高濟叔仁，太平太守、原平子雁門人李熙士元，秘書監、梁郡公廣平人游雅伯度，廷尉正、安平子博陵人崔建興祖，廣平太守、列人侯西河人宋愔，州主簿長樂人潘符，郡功曹長樂人杜熙，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人張綱，中書郎上谷人張誕叔術，秘書郎雁門人王道雅，秘書郎雁門人閔弼，衛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人郎苗，大司馬從事中郎上谷人侯辯，陳郡太守、高邑子趙郡人吕季才，合計三十四人。

中書郎上谷張誕叔術，秘書郎雁門王道雅，秘書郎雁門閔弼，衛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郎苗，大司馬從事中郎上谷侯辯，陳郡太守、高邑子趙郡呂季才，合三十四人。

其詞曰：

紫氣干天，群雄亂夏，王襲徂征，戎車屢駕。掃蕩游氛，克剪妖霸，四海從風，八垠漸化。政教無外，既寧且壹，偃武櫜兵，唯文是恤。帝乃虛求，搜賢采逸，岩隱投竿，異人并出。

亹亹盧生，量遠思純，鑽道據德，游藝依仁，旌弓既招，釋褐投巾，攝齋升堂，嘉謀日陳，自東徂南，躍馬馳輪，僭馮影附，劉以和親。茂祖煢單，夙離不造，克己勉躬，聿隆家道，敦心《六經》，游思文藻，終辭寵命，以之自保。燕、常篤信，百行靡遺，仕不苟進，任理栖遲，居冲守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如飢。子翼致遠，道賜悟深，相期以義，和若瑟琴，并參幕府，俱發德音，優游卒歲，聊以寄心。祖根運會，克光厥猷，仰緣朝恩，俯因德友，功雖後建，爵實先受，班同舊臣，位并群后。士衡孤立，內省靡疚，言不崇華，交不遺舊，以產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實邦之秀。卓矣友規，稟茲淑量，存彼大方，擯此細讓，神與理冥，形隨流浪，雖屈王侯，莫廢其尚。趙實名區，世多奇士，山岳所鍾，挺生三李，矯矯清風，抑抑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誂尹西都，靈惟作傅，載訓皇

其詞道：

紫色雲氣參天，群雄擾亂華夏，大王因而前往征討，兵車頻頻起駕。掃蕩游動的雲氣，剪除妖魔惡霸，四海迅即響應，八方感染教化。政治與教化沒有其他目的，就是使國家既安寧又統一，息武收兵，衹顧及文治而已。於是皇帝虛心徵求，收羅賢才選取俊傑，隱士罷釣投竿，異能之士俱出。

勤勉不倦的盧生，胸懷遠大思想純正，目標在道根據在仁，依靠仁而游憩於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中。徵召賢士的旌旗和弓發出召喚之後，便出仕任官，提起衣裳的下擺登升朝堂，良謀天天陳上，從東往南，躍馬馳車，越軌的馮弘歸附，劉宋前來和親。茂祖孤單無依，早年遭受不幸，克己自勉，隆興家道，專心《六經》，運思文章，終辭寵任，因以自保。燕崇、常陟對道德和事業抱有堅定的信心，各種品行沒有闕失，仕途不苟且進取，據理游息其間，居冲淡守簡約，好推讓善薦舉，思念賢者喜好古代，如飢似渴。子翼可委以大事，道賜能悟理深刻，相約以道義，和諧如琴瑟，共同參預府署，一起發出德言，悠閑度日，聊以寄意。祖根時運際會，能光大功業，仰依朝恩，俯憑德友，功雖後來建，爵實提前受，官階同老臣，地位齊公卿。士衡獨立，內省沒有愧疚，言談不尚華麗，交游不忘舊友，據其產業則爲貧寒，論其道義則爲富有，所謂此人，實是國家的俊秀。卓越啊友規，天賦予他美好的才能，留存那大道，擯棄這小節，神與理暗合，形隨之流浪，雖屈居王侯之下，不廢其志向。趙郡確實是著名的地方，世代多非常之士，山岳鍾愛，孕育傑出的

宫，載理雲霧，熙雖中夭，迹階郎署，餘塵可挹，終亦顯著。仲業深長，雅性清到，憲章古式，綢繆典誥，時逢嶮艱，常一其操，納衆以仁，訓下以孝，化洽龍川，人歸其教。邁則英賢，侃亦稱選，聞達邦家，名行素顯，志在兼濟，豈伊獨善，繩匠弗顧，功不獲展。劉、許履忠，竭力致躬，出則騁說，入獻其功，輶軒一舉，橈燕下崇，名彰魏世，享業亦隆。道茂夙成，弱冠播名，與朋以信，行物以誠，怡怡昆弟，穆穆家庭，發響九臯，翰飛紫冥，頻煩省闥，亦司于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猗歟彦鑒，思參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靡矜于高，莫耻于下，乃謝朱門，歸迹林野。宗敬延譽，號爲四俊，華藻雲飛，金聲夙振，中遇沈痾，賦詩以訊，忠顯于辭，理出于韵。高滄朗達，默識該通，領新悟異，發自心胸，質侔和璧，文照雕龍，耀姿天邑，衣錦舊邦。士元先覺，介焉不惑，振袂來庭，始賓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孔稱游、夏，漢美卿、雲，越哉伯度，出類逾群，司言秘閣，作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涣此潛文，儒道以析，九流以分。崔、宋二賢，誕性英偉，擢穎閭閻，聞名象魏，謇謇儀形，邈邈風氣，達而不矜，素而能貴。潘符樹尚，杜熙好和，清不潔流，渾不同波，絶悕龍津，止分常科，幽而逾顯，損而逾多。張綱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洽

三李，卓然不群的高潔品格，軒昂美好的儀容舉止，尚未發迹時便潛伏下來，一見風雲際會就騰空而起，李詵治理西都，李靈惟作師傅，教誨皇室，掌管文籍，李熙儘管中途夭亡，地位登升皇帝侍從，留下的功業足可推崇，聲名終究也顯著。仲業深遠，本性高潔，效法古制，殷勤經典，時遇艱險，常持節操，以仁恕容納民衆，以孝道訓導部下，使教化普沾龍川，使人民歸順政教。祖邁則德才傑出，祖侃也力能稱職，傳揚於國内，名聲與品行一向顯耀，志向在於天下受惠，難道衹是獨善其身，論功行賞時不被顧及，功勞得不到回報伸展。劉策、許琛履行忠貞，盡力獻身，出則馳騁游説，入則獻上他們的功績，使臣的輕車一動，使北燕屈服崇地歸降，名聲顯著北魏之世，享受的家業也豐隆。道茂早成，二十來歲就聲名播揚，交友以信，行事以誠，美好和睦的兄弟，端正恭敬的家庭，白鶴鳴叫於曲折深遠的沼澤，騰飛於高遠的天空，頻頻進出宫禁，也在京都任職，刑罰適中，政治安平。值得贊嘆的彦鑒，思想文雅，率真任情不加修飾，是個真正的人才，處高不驕傲，處下不爲耻，辭别貴族豪門之家，歸身山野隱居之地。宗敬聲譽播揚，號稱四俊，華麗的辭藻如雲飄飛，美好的聲譽很早顯揚，中途遇上重病，賦詩問訊政事，忠貞昭顯於文辭，善性呈現於音韵。高滄豁達，默記博通，領悟理解新穎奇異，發自心胸，純樸同於和氏之璧，文采映照雕龍，才幹輝耀京都，通達顯貴故國。士元覺悟早於常人，耿介孤高遇事能明辨不疑，揮動衣袖來到朝廷，開始賓服天子之國，舉止端莊正直，嚴守規矩準則，善人君子，其容止儀表没有差錯。孔子稱道的子游、子夏，漢代贊美的司馬相如、揚雄，伯度超過了他們，出類超群，擔任秘書監，出任黄河、汾水之間，移風易俗，理亂解紛，融通那疑難的理義，明釋

聞，弼爲兼識，拔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飡，豈要斗食，率禮從仁，罔愆于式，失不繫心，得不形色。郎苗始舉，用均已試，智足周身，言足爲誌，性協於時，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古而異。物以利移，人以酒昏，侯生潔已，唯義是敦，日縱醇醪，逾敬逾温，其在私室，如涉公門。季才之性，柔而執競，屆彼南秦，申威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帝道用光，邊王內慶。

這隱晦的文字，解析儒道，分辨九流。崔健、宋愔兩位賢士，天性英俊奇偉，由平民脱穎而出，聞名朝廷，忠貞的典範，超凡脱俗的風采氣度，顯達而不驕傲，低微而能自重。潘符高尚，杜熙平和，清不求過於澄净的水流，渾不與之同流合污，杜絶心念仕宦騰達，衹任普通等級的官職，低微而勝過顯貴，損抑而超出富有。張綱寬柔謙讓，叔術剛正耿直，道雅博聞，閔弼多識，拔萃民間，俱爲高才，發憤忘食，豈爲獵取俸禄官職，遵禮從仁，不失法度，失去時不耿耿於懷，得到時不喜形於色。郎苗始被選拔時，已經試用所施公平，智慧足以保全自身，言論足以載入記録，生性和諧於時，情趣勤勉於事，與今相同，與古相異。衆因利而改變，人因酒而迷亂，侯生潔身自好，衹重仁義，每日縱有醇厚的美酒，越來越恭敬越來越温和，他在私家，如歷衙門。季才的禀性，柔弱而自强不息，到了那南秦，施展神威傳達使命，誘之以謀略，矯之以正道，帝道因而光大，邊王於是吉慶。

群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其忠，才盡其概。體襲朱裳，腰紉雙佩，榮曜當時，風高千載，君臣相遇，理實難階。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披衿散想，解帶舒懷。此昕猶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衷心九摧。揮毫頌德，潸爾增哀。

群賢遇上好世道，聲譽榮顯有代。志竭其忠，才盡其量。身着紅色的衣裳，腰間縫綴雙佩，榮名光耀當時，風儀高超千載，君臣相合，理當慎於進取。從前因爲朝命同時徵召，我與他們能和諧相處，披襟暢想，解帶舒懷。歷歷在目如同昨日，生者和死者忽然分離，静静地想着這些，內心哀傷之極。揮筆頌揚他們的美德，不覺潸然淚下悲哀加重。

皇興中，詔允兼太常至兖州祭孔子廟，謂允曰：“此簡德而行，勿有辭也。”後允從獻文北伐，大捷而還，至武川鎮，上《北伐頌》，帝覽而善之。帝時有不豫，以孝文冲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諸大臣，以次召問。允進跪上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神聽。願陛下上思宗廟托附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帝於是

皇興中期，詔令高允兼太常到兖州祭祀孔子廟，對高允説：“這次行動是挑選有德之人前往，不要推辭。”後來高允跟隨獻文北伐，大勝而回，到武川鎮時，呈上《北伐頌》，皇帝閲後很欣賞。皇帝當時有病，認爲孝文年幼，打算立京兆王子推，召集衆大臣，按等次召喚詢問。高允進去跪着上前，哭泣説：“我不敢多説來煩勞神聖之聽覺。希望陛下上思祖宗托付的重任，回想周公抱立成王的事情。”皇帝於是傳位給孝文，賞賜

傳位於孝文，賜允帛百匹，以標忠亮。

高允絲帛百匹，用來表彰忠誠堅貞。

又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雖久典史事，然不能專勤屬述。時與校書郎劉模有所緝綴，大較依續崔浩故事，準《春秋》之體而時有刊正。自文成迄于獻文，軍國書檄，多允作也。末乃薦高閭以自代。以定議之勛，進爵咸陽公。

又升爲中書監，加官散騎常侍。雖然久掌修撰國史之事，但不能專門從事撰述。當時和校書郎劉模有所編輯綴合，大致依照沿續崔浩舊例，按《春秋》的體例而不時有所校正。從文成到獻文爲止，軍務國政的書簡檄文，多爲高允所作。後來纔推薦高閭來代替自己。由於決定謀策的功勛，進封爵位咸陽公。

尋授懷州刺史。允秋月巡境，問人疾苦。至邵縣，見邵公廟廢毀不立，乃嘆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祀，爲善者何望！"乃表修葺之。允於時年將九十矣，勸人學業，風化頗行。然儒者優游，不以斷决爲事。後正光中，中書舍人河内常景追思允，率郡中故老，爲允立祠於野王之南，樹碑紀德焉。

不久任懷州刺史。高允秋季巡視境内，詢問百姓疾苦。到達邵縣，看到邵公廟廢棄毁壞没有修建，便感嘆道："憑藉邵公之善行，尚且空缺而没有祭祀，爲善的人有什麽盼望！"於是表請將它修繕。高允在這時年近九十了，鼓勵人民勤於學業，風俗教化廣爲推行。然而有讀書人的悠閑從容，不從事評斷是非之事情。後來正光年間，中書舍人河内人常景追念高允，率領郡中舊臣，在野王祠堂的南面爲高允建立祠堂。立碑刻記他的功德。

太和二年，又以老乞還鄉，章十餘上，卒不聽許，遂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敕州郡發遣。至都，復拜鎮軍大將軍，領中秘書事。固辭，不許。扶引就内，改定皇誥；又被敕，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孝文覽而悦之，常置左右，詔允乘車上殿，朝賀不拜。明年，詔允議定律令。雖年漸期頤，而志識無損，猶心存舊職，披考史書。又詔曰："允年涉危境，而家貧養薄，可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娱其志。"特賜允蜀牛一頭、四望蜀車一乘、素几杖各一、蜀刀一口。又賜珍味，每春秋致之。尋詔朝晡給御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允皆分之親故。是時貴臣之門，并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遷尚書、散騎常侍。時延入，備几杖，詢以政事。

太和二年，又以年邁請求退休回故里，奏章十多次呈上，終究不獲批准，於是稱病請假回家。這一年，詔令用可以坐乘的小車徵召高允，敕命州郡派送。到京都，又授任鎮軍大將軍，兼領中秘書事。堅决推辭，不被允許。由人攙扶引進宫中，改定皇帝的誥書；又受敕命，編次撰集前代酗酒敗壞品德的事情，把它作爲《酒訓》。孝文看後很欣賞它，常放在自己的身邊，詔令高允可以乘車上宫殿，朝覲慶賀不跪拜。第二年，詔令高允討論確定法令。儘管年近一百歲，識見記憶并不减損，仍然用心以往的職事，披閲考稽史書。又詔令道："高允到了高齡，却家中清貧給養不多，可讓樂部提供樂工十個人，每五天去一次高允那裏，使他藉此寄托其高尚的志向。"特别賞賜高允蜀地所産的牛一頭、四面有窗可以觀望的蜀車一乘、不加雕飾的小几和手杖各一、蜀中所製有環的刀一口，又賞賜珍奇貴重的食物，每到春秋之季送給他。不久詔令一日兩餐供應他皇帝御用的飲食，農曆每月初一和十五送去牛和酒，衣服綿絹，每月供給。高允都將它們分

給親戚故舊。這時權貴大臣之家，都是顯達之官排列，但高允的子弟，都没有官職爵位，他的廉讓就像這樣。升任尚書、散騎常侍。不時請進宫中，備置坐几和手杖，就政事向他咨詢。

十年，加光禄大夫，金章紫綬，朝之大議，皆諮訪焉。其年四月，有事西郊，詔御馬車迎允就郊所板殿觀矚。馬忽驚奔，車覆，傷眉三處。孝文、文明太后遣醫藥護療，存問相望。司駕將處重坐，允啓陳無恙，乞免其罪。先是，命中黄門蘇興壽扶侍允，曾雪中遇犬驚倒，扶者大懼，允慰勉之，不令聞徹。興壽稱共允接事三年，不嘗見其忿色。恂恂善誘，誨人不倦，晝夜手常執書，吟咏尋覽。篤親念故，虚己存納，雖處貴重，志同貧素。性好音樂，每至伶人弦歌鼓舞，常擊節稱善。又雅信佛道，時設齋講，好生惡殺。

十年，加官光禄大夫，掌黄金印章和繫印的紫色綬帶，朝廷的重大謀議，都要訪求向他咨詢。這一年四月，在京都西郊祭祀，詔令用皇帝御用的馬車迎接高允到郊外住所用木板所建的大殿觀看。馬忽然受驚狂奔，車子顛覆，高允的眉損傷了三個地方。孝文、文明太后派送醫生和藥物護理治療，慰問接連不斷。駕馭車馬的人將處以重刑，高允上陳没有傷害什麽，請求寬宥其罪。先前，令中黄門蘇興壽攙扶侍候高允，曾在雪中遭遇犬受驚跌倒，攙扶的人非常恐懼，高允安慰勸勉他，不讓他人知曉。興壽聲稱跟着高允奉事三年，不曾見過他有憤怒的表情。循循善誘，誨人不倦，晝夜常手拿着書，吟誦咏嘆翻尋披閲。篤愛親屬懷念故舊，虚心接納，儘管處在權貴顯要的地位，志趣却同清貧寒素時一樣。性情喜愛音樂，每到樂人弦歌鼓舞時，常和着節奏擊掌贊美。又非常信奉佛道，時常開設宣講佛法的集會，愛惜生靈憎惡殺戮。

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始真君中，以獄訟留滯，始令中書以經義斷諸疑事。允據律評刑，三十餘載，内外稱平。允以獄者人命所係，常嘆曰："皋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況凡人能無咎乎？"性簡至，不妄交游。獻文之平青、齊，徙其族望於代。時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飢寒。徙人之中，多允姻媾，皆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產，以相贍振，慰問周至，無不感其仁厚。又隨其才能，表奏申用。時議者皆以新附致異，允謂取材任能，無宜抑屈。

北魏初年刑法嚴刻，朝廷之士多受杖刑懲罰。高允歷經事奉五位皇帝，前前後後在中書、門下、尚書三省供職五十多年，始終没有受到責罪。當初真君年間，由於訟案滯留不決，開始命中書根據經書義理決斷衆疑難訟事。高允依據刑律判刑，三十多年，朝廷内外稱贊公平。高允認爲獄訟關係人命，常感嘆道："皋陶有完美的品德，後來英、蓼事先逃亡；劉邦、項羽之際，英布受黥刑而稱王。閲歷世事雖然經久，仍有刑罰没有懲治的剩餘罪行。況且平凡之人能够没有過失嗎？"向來言語文辭簡練而周到，不隨便交往。獻文平定青州、齊州時，遷徙其他有聲望的名門大族到代地。當時衆士人，流亡遷移自遠方而來，一般都受飢挨凍。遷徙的人當中，許多是高允的姻親，都步行來登門，高允散盡財産，來供養救濟他們，慰問周到，没人不感激他的仁慈厚愛。又根據他們的才能，上表申請采用。當時議

論者都認爲這是新近依附他而給予了特別優待，高允稱是取材任能，不應該壓抑委屈他們。

先是，允被召在方山作頌，志氣猶不多損，談說舊事，了無所遺。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人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不適，猶不寢臥，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咏如常。孝文、文明太后聞而遣醫李脩往脉視之，告以無恙。脩入，密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于鹽醢，百有餘品，皆盡時味；及床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王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賚，得以贍客矣。"表謝而已，不有他慮。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詔給絹一千匹、布二千匹、綿五百斤、錦五十匹、雜綵百匹、穀千斛，以周喪用。魏初以來，存亡蒙賚者莫及，朝廷榮之。將葬，贈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將軍、公如故。謚曰文，賜命服一襲。

此前，高允受召在方山作頌文，志向和氣概仍然没有多少減損，談說往事，絲毫没有什麽遺忘。十一年正月去世，終年九十八歲。起初，高允常對人說："我在中書省時積有陰德，救助過人命，如果在人世間得到的報應無差錯的話，我的壽命應享百年呀。"去世前十多天，稍有不適，仍没有卧床，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誦如常。孝文、文明太后得知後便派醫生李脩前往把脉診病，告訴他没有疾病。李脩入宫，秘密上陳高允血的循環和氣的周流有異常情况，恐他活不長了。於是派使者賞賜各種皇帝的飲食珍美的肴饌，從酒米到鹽醬，一百多種，都是應時的美味；及至床上挂帳衣裳服飾，褥墊被子坐几手杖，排列在廳堂。朝廷的官員來回往返，慰問接連不斷，高允喜形於色，對人說："皇上恩惠因爲我年老已甚，大有賞賜，可以供養賓客了。"上表謝恩罷了，没有其他的憂慮。如此過了幾天，夜中去世，家人没有誰察覺。詔令供給絲絹一千匹、布料二千匹、絲綿五百斤、彩色絲織品五十匹、雜色絲織品一百匹、穀一千斛，用來周濟喪葬費用。北魏初年以來，生者和死者荷蒙賞賜的没有誰能趕上他，朝廷百官認爲他很榮耀。將殯葬時，賜贈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將軍、公爵如舊。謚號爲文，賞賜命服一套。

允所製詩賦咏頌箴論表贊誄、《左氏釋》、《公羊釋》、《毛詩拾遺》、《論雜解》、《議何鄭膏肓事》凡百餘篇，别有集，行於世。允尤明算法，爲《算術》三卷。

高允所作的詩賦咏頌箴論表贊誄、《左氏釋》、《公羊釋》、《毛詩拾遺》、《論雜解》、《議何鄭膏肓事》總共一百多篇，另外有集子，流傳於世。高允尤其通曉計算的方法，作《算術》三卷。

子忱，字士和，位長樂太守，爲政寬惠，百姓安之。後例降爵爲侯，卒，子貴賓襲。

兒子高忱，字士和，官居長樂太守，理政寬容仁愛，百姓安定。後來按例降低爵位爲侯，去世後，兒子貴賓繼承了爵位。

忱弟懷，字士仁，恬淡退静，位太尉、東陽王丕諮議參軍。

高忱的弟弟高懷，字士仁，淡泊謙退沉静，官居太尉、東陽王元丕諮議參軍。

子綽，字僧裕。少孤，恭敏自立。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沈雅有度量，博涉經史。稍遷洛陽令，爲政强

兒子高綽，字僧裕。年幼成爲孤兒，謙恭勤勉能自立。身高八尺，腰帶長十圍。沉静文雅有器量，博覽經史。逐漸升任爲洛陽令，理政剛强

直，不避豪右，京邑憚之。延昌初，尚書右丞。後爲御史中尉元匡奏高聰及綽朋附高肇，詔并原罪。歷豫、并二州刺史，卒，謚文簡。

正直，不畏富豪家族世族大户，京都一帶都畏懼他。延昌初年，任尚書右丞。後來被御史中尉元匡奏劾高聰和高綽勾結阿附高肇，詔令都寬宥罪過。歷任豫、并二州刺史，去世後，謚號爲文簡。

高推

允弟推，字仲讓，早有名譽。太延中，以前後南使不稱，妙簡行人，游雅薦推應選。詔兼散騎常侍使宋，南人稱其才辯。卒於建業，贈臨邑子，謚曰恭。

高允的弟弟高推，字仲讓，很早有聲譽。太延年間，由於先後派往南方的使者不稱職，精選使者，游雅推薦高推接受挑選。詔令兼散騎常侍出使劉宋，南方人稱贊其才智機辯。在建業去世，賜贈臨邑子，謚號爲恭。

高燮

推弟燮，字季和，亦有文才。太武每詔徵，辭疾不應，恒笑允屈折久宦，栖泊京邑，常從容於家。州辟主簿，卒。孫市賓，永熙中，開府從事中郎。

高推的弟弟高燮，字季和，也有文才。太武每次下詔徵召，以有病在身爲由推辭不應徵召，總是譏笑高允屈身久任官職，寄居京都，常悠閑在家。州薦舉爲主簿，不久去世。孫子市賓，永熙年間，任開府從事中郎。

始神䴥中，允與從叔濟、族兄毗及同郡李金俱被徵。濟位滄水太守、浮陽子。卒，贈冀州刺史，謚曰宣。子矯襲。

當初神䴥年間，高允和堂叔高濟、族兄高毗以及同郡人李金一起被徵召。高濟位居滄水太守、浮陽子。去世後，賜贈冀州刺史，謚號爲宣。兒子高矯繼承了爵位。

高遵

矯弟遵，字世禮。賤出，其兄矯等常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喪位。遵遂馳赴平城，歸允。允爲作計，乃爲遵父舉哀，以遵爲喪主，京邑無不吊集，朝貴咸識之。徐歸奔赴。免喪後，爲營宦路。遵感成益之恩，事允如諸父。涉歷文史，頗有筆札。隨都將長廣公侯窮奇等平定三齊。以功賜爵高昌男，補安定王相。撰太和、安昌二殿畫圖。後與中書令高閭增改律令，進中書侍郎。假中書令，詣長安，刊燕宣王廟碑，進爵安昌子。使濟、兗、徐三州，觀風理訟。進中都令。及新制衣冠，孝文恭薦宗廟，遵形貌莊潔，音氣雄暢，常兼太祝令，跪贊禮事，爲俯仰之節，粗合儀矩，由是帝頗識待之。後與游明根、高

高矯的弟弟高遵，字世禮。爲妾所生，他的哥哥高矯等時常欺侮他，到父親去世時，不讓他居喪位。高遵於是馳馬奔赴平城，歸屬高允。高允爲他考慮，於是給高遵的父親舉行哀悼，讓他作爲喪事的主持人，京都官吏没有誰不來會集吊喪，朝廷顯貴都認識了他。一起返回奔喪。喪期滿後，爲他經營仕途。高遵感激成全裨益之恩德，事奉高允如親伯叔。涉獵文史，很有作文章書畫的才能。跟從都將長廣公侯窮奇等平定三齊。由於功勞賜封爵位高昌男，補任安定王相。作太和、安昌兩宮殿的圖畫。後來和中書令高閭增改法令，進升中書侍郎。代任中書令，到長安，刊刻燕宣王廟碑，進封爵位安昌子。出使濟、兗、徐三州，觀察民情處理訟事。進升中都令。到新製衣冠時，孝文恭敬祭祀獻牲宗廟，高遵外表端莊整潔，聲氣雄壯流暢，常兼太祝令，跪行宣唱儀節令人行禮之事，作前俯後仰的禮

閭、李冲等入議律令，親對御坐，時有陳奏。出爲齊州刺史。建節歷本州，宗鄉改觀，而矯等彌妒毁之。

節，大致合乎禮儀規矩，因此皇帝很賞識厚待他，後來與游明根、高閭、李冲等人入宫討論法令，親自面對皇帝的寶座，不時有進言上書。出任齊州刺史。執持符節經過本州，宗族鄉親改變原有的看法，而高矯等更加嫉妒毁謗他。

遵性不廉清。在中書時，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驛馬，將從百餘，屯逼人家，不得絲縑滿意，則詬詈不去。旬月之間，縑布千數，郡邑苦之。既莅方岳，本意未弭，選召僚吏，多所取納。又其妻明氏，家在齊州，母弟舅甥，共相憑屬，爭取貨利。嚴暴，非理殺害甚多。貪酷之響，帝頗聞之。及車駕幸鄴，遵自州來朝。會有赦宥，遵臨還州，請辭。帝於行宫引見誚讓之。遵自陳無負。帝厲聲曰："若無遷都赦，必無高遵矣！又卿非唯貪婪，又虐於刑法"。謂："何如濟陰王，猶不免於法；卿何人，而爲此行！自今宜自謹約。"還州，仍不悛革。齊州人孟僧振至洛訟遵，詔廷尉少卿鄧述窮鞫，皆如所訴。先，沙門道登過遵。遵以道登荷眷於孝文，多奉以貨，深托仗之。道登屢因言次，申啓救遵，帝不省納，遂詔述賜遵死。時遵子元榮詣洛訟冤，猶恃道登，不時還赴。道登知事决，方乃遣之。遵恨其妻，不與訣，别處沐浴，引椒而死。

高遵本性不清廉。在中書省時，每次告假回山東，一定借用預備驛馬，率隨從一百多人，圍逼民家，得到的絲縑不能滿意，便責駡而不離去。旬月之間，得到的絲織品數以千計，府縣厭惡他。任一方重臣之後，本性不改，選拔召任屬吏，大多收取財物。另外其妻明氏，老家在齊州，同母之弟舅甥，共同憑托依附，爭逐攫取財利。苛刻殘暴，無理殺害很多人。貪婪酷暴的名聲，皇帝聽到不少。到皇上親臨鄴城時，高遵從州中前來朝見。適值有赦免，高遵將返州時，請求告辭。皇帝在行宫接見時責問他。高遵自陳無過失。皇帝厲聲道："如果没有因遷都而大赦的話，一定没有你高遵了！而且你不僅僅是貪婪不知足，還施刑暴虐。"接着説："濟陰王怎麽樣，仍然不能身免刑法；你是什麽人，竟然作出這等事情！從今後應當謹慎約束自己。"返州後，依然不悔改。齊州人孟僧振到洛陽起訴高遵，詔令廷尉少卿鄧述窮加追究，全部如同所起訴的。先前，沙門道登訪問過高遵。高遵因爲道登受到孝文的恩寵，多奉送他財物，深深委托依仗他。道登多次趁言談之間，申辯表白救助高遵，皇帝不予省察采納，終究詔令鄧述賜高遵死。當時高遵的兒子元榮到洛陽申辯冤屈，還是依恃道登，時常前往。道登知道事情已决斷後，纔讓他離去。高遵怨恨他的妻子，不與她訣别，在另外的地方沐浴，服毒而死。

元榮學尚有文才，長於几案。位兼尚書右丞，爲西道行臺，至高平鎮，遇城翻，被害。

元榮學問高深有文才，擅長文牘工作。官位兼尚書右丞，任西道行臺，到高平鎮，遭遇城墻翻倒，被害。

遵弟次文，雖無位宦，而貲産巨萬。遵每責其財，又結憾於遵，吉凶不相往反。時論責之。

高遵的弟弟次文，雖然没有入仕任職，却資産極多。高遵常索取他的財産，又與高遵結怨，有吉凶大事也不相往來。受到當時輿論的譴責。

毗，字子翼，鄉邑稱爲長者，位征南從事中郎。

高毗，字子翼，故里稱贊他是德高望重的人，官居征南從事中郎。

劉模

初，允所引劉模者，長樂信都人，頗涉經籍。允撰修國記，選爲校書郎，與其緝著。常令模帶持管籥，每日同入史閣，接膝對筵，屬述時事。允年已九十，手目稍衰，多遣模執筆而占授裁斷之，如此者五六歲。允所成篇卷，模預有功。

太和中，除南潁川太守。王肅之歸闕，路經縣瓠，羈旅窮悴，時人莫識。模獨經給所須，吊待以禮，肅深感其意。及肅臨豫州，模猶在郡，微報復之，由是爲新蔡太守。在二郡積十年，寬猛相濟，頗有聲稱。遷陳留太守。時年七十餘矣，而飾老隱年，昧禁自效。遂家於南潁川，不復歸其舊鄉矣。

起初，高允所推薦的劉模，是長樂信都人，涉獵了不少儒家經書。高允撰寫編年體國史，選他爲校書郎，和他編輯著述。常讓劉模帶着鑰匙，每天同入史館，促膝對飲，撰述時事。高允年已九十，手眼已經衰老，多讓劉模執筆而口授剪裁和論斷史料，像這樣有五六年之久。高允所完成的書籍，劉模參與有功。

太和年間，授任南潁川太守。王肅歸還朝廷時，路過縣瓠，客居異鄉困頓憔悴，當時人没有誰瞭解他，惟獨劉模經常供給他所需物品，按禮節慰問款待他，王肅深深感激他的誠意。到王肅在豫州任職時，劉模仍在原郡任職，王肅暗中報答他，因此任新蔡太守。在兩郡任職達十年之久，理政寬猛相濟，很有聲譽。調任陳留太守。當時年紀七十多了，却掩飾老邁隱藏年齡，暗中隱秘地自願爲朝廷效命。於是在南潁川安家，不再回歸他的故鄉了。

高祐

祐，字子集，允之從祖弟也。本名禧，以與咸陽王同名，孝文賜名焉。祖展，慕容寶黄門郎。道武平中山，徙京師。卒於三都大官。父讜，從太武滅赫連昌，以功賜爵南皮子。與崔浩共參著作，位中書侍郎、給事中、冀青二州中正。假散騎常侍、蓨縣侯，使高麗。卒，贈冀州刺史，假滄水公，謚曰康。祐兄祚襲爵，位東青州刺史。

高祐，字子集，是高允同曾祖的兄弟。本名禧，因爲和咸陽王同名，孝文賜此名。祖父高展，任慕容寶的黄門侍郎。道武平定中山後，遷移京都。任三都大官時去世。父親高讜，跟隨太武滅掉赫連昌，因功被賜封爵位南皮子。和崔浩一起參與寫作，官居中書侍郎、給事中、冀青二州中正。代任散騎常侍、蓨縣侯，出使高麗。去世後，賜贈冀州刺史，假滄水公，謚號爲康。高祐的哥哥高祚繼承了爵位，官居東青州刺史。

祐博涉書史，好文字雜説，性通放，不拘小節。自中書學生再遷中書侍郎，賜爵建康子。文成末，兖州東郡吏獲一異獸，送之京師，時無識者，詔以問祐。祐曰："此是三吴所出，厥名鯪鯉。餘域率無，今我獲之，吴、楚之地，其有歸國乎?"又有人於靈丘得玉印一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亦是

高祐博覽經史，喜歡研究文字和百家學説，性情通達豪放，不拘小節。從中書學生兩次升任至中書侍郎，賜封爵位建康子。文成末年，兖州東郡官吏捕獲一隻奇異之獸，送到京都，當時没有人認識它，下詔詢問高祐。高祐説："這是在三吴出産的，它的名字叫鯪鯉。其他地區都没有，現在我們獲得它，吴、楚之地中，大概將有歸順我國的人?"又有人在靈丘得到一枚玉印獻上，下詔讓高祐看。高祐説："印上有用大篆體寫的兩個字，文字是'宋壽'，壽就是命的意思，

歸我之徵。”獻文初，宋義陽王昶來奔，薛安都等以五州降附，時謂祐言有驗。

我們獲得宋的命，也是歸順我們的徵兆。”獻文初年，劉宋義陽王劉昶來投奔，薛安都等率五個州投奔歸附，當時認爲高祐的話得到驗證。

孝文初，拜秘書令。後與丞李彪等奏曰：“《尚書》者，記言之體；《春秋》者，録事之辭。尋覽前志，斯皆言動之實録也。惟聖朝創制上古，開基《長發》，自始均以後，至於成帝，其間世數久遠，是以史弗能傳。臣等疏漏，忝當史職，披覽國記，竊有志焉。愚謂自王業始基，庶事草創，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遷、固大體，令事類相從，紀傳區別，表志殊貫，如此修綴，事可備書。著作郎已下，請取有才用者，參造國書。如得其人，三年有成矣。”帝從之。

孝文初年，任秘書令。後來與丞李彪等上奏道：“《尚書》，用的是記言的體例；《春秋》，用的是記事的體例。考查瀏覽以前的記載，這些都是言行的實録。聖朝創建於上古，開創基業於《長發》，從始均以後，直到成帝，其間世系的輩數相隔久遠，因此史事没能流傳下來。我等生性疏漏，愧居史官之職，翻閲編年體國史，暗自立志改寫它。我認爲從王業初建起，諸事草創，皇始以後，廣有中原。應當依照司馬遷、班固的體例，讓事情以類相從，紀傳區分，表志各自連貫，如此撰寫編輯，事情可以詳備記載。從著作郎以下，請求選取有才能的人，參與修撰國史。如果選取的正是有用的人，三年就有成果了。”皇帝聽從了他們的意見。

孝文嘗問祐：“比水旱不調，何以止災而致豐稔？”祐曰：“堯湯之運，不能去陽九之會。陛下道同前聖，其如小旱何？但當旌賢佐政，則災消穰至矣。”又問止盗之方。祐曰：“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當須宰守貞良，則盗賊止矣。”祐又上疏云：“今選舉不采職政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又勛舊之臣，年勤可録而才非撫人者，則可加以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帝皆善之。加給事中、冀州大中正。時李彪專統著作，祐爲令，時關豫而已。

孝文曾經詢問高祐：“近來水澇與乾旱不協調，用什麽能够制止災害而獲得豐收？”高祐説：“唐堯成湯的世運，尚不能除去災荒年景和厄運。陛下志趣與先聖相投，又能把小旱災怎麽樣？衹要表彰賢士讓他們輔助朝政，那麽就會災害消失豐收來到了。”又詢問制止盗賊的方法。高祐説：“如果訓導有方，難道不能輕易平息嗎？當需主管守衛忠良，那麽盗賊就被制止了。”高祐又上疏道：“現在選舉不是以任職時政績的好壞爲標準采用，專門憑資歷的深淺來挑選，這不是人盡其才的方法。應該捨棄那資歷，惟才是舉。又功勛舊臣，資格勤勉可載却才幹不能理民的，便可加以封爵賞賜，不宜委以一方重任。這就是所説的君王可以用財物贈給偏愛的人，不可以把官職贈給偏愛的人。”皇帝對他的意見都很贊賞。加官給事中、冀州大中正。此時李彪專掌著作，高祐爲令，當時衹過問一下而已。

出爲西兖州刺史，假東光侯，鎮滑臺。祐以郡國雖有太學，縣黨宜有黌序，乃縣立講學，黨立教學，村立小學。又令一家之中，自立一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給行客，不聽

出任西兖州刺史，假東光侯，鎮守滑臺。高祐認爲郡國儘管有太學，縣黨也應該有學校，於是在縣設立講學，在黨設立教學，在村設立小學。又命在一家之中，自立一舂米的石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用來提供旅客用水，不准婦女

婦人寄舂取水。又設禁賊之方，令五五相保，若盜發，則連其坐。初似煩碎，後風化大行，寇盜止息。

借石碓舂米或取他人的井水。又設立禁止盜賊的方法，命以五人爲伍互相擔保，如果發現其中有盜賊，就一起牽連坐罪。起初似乎繁雜瑣碎，後來風俗教化廣爲推行，寇盜消失。

轉宋王劉昶傅，以參定律令，賜帛粟馬等。昶以其舊官年耆，雅相祇重。拜光禄大夫，傅如故。昶薨，徵爲宗正卿，而祐留連彭城，久不赴。僕射李冲奏祐無事稽命，處刑三歲，以贖論，免卿任。復爲光禄，卒。太常謚曰煬侯。詔曰："不遵上命曰靈，可謚爲靈。"

調任宋王劉昶傅，因爲參與議定法令，賞賜絲帛粟米馬匹等。劉昶因爲他是舊臣又年老，十分敬重他。授任光禄大夫，宋王傅照舊。劉昶逝世，徵召爲宗正卿，但高祐留連彭城，長期不赴任。僕射李冲奏陳高祐没有事情却不及時聽從命令，被判刑三年，按贖罪論處，免去卿職。又任光禄，不久去世。太常給他的謚號爲煬侯。詔令道："不遵從皇上的命令叫靈，可取謚號爲靈。"

子和璧，字僧壽，有學尚，位中書博士，早卒。

兒子和璧，字僧壽，有學識，官居中書博士，很早去世。

高顥

和璧子顥，字門賢，學涉有時譽。襲爵建康子，仕輔國將軍、朝散大夫，贈滄州刺史，謚曰惠。子德正襲。

和璧的兒子高顥，字門賢，廣學博覽在當時有美名。繼承爵位建康子，任輔國將軍、朝散大夫，賜贈滄州刺史，謚號爲惠。兒子德正繼承了爵位。

高德正

德正，幼而敏慧，有風神儀表。初爲齊文宣儀同開府參軍，尋知管記事，甚相親狎。累遷相府掾，神武委以腹心。徙給事黄門侍郎，方雅周慎，動見稱述。文襄嗣業，如晋陽，文宣在鄴居守，令德正參機密，彌見親重。文襄之崩，勛將等以纘戎事重，勸文宣早赴晋陽。文宣不决，夜中召楊愔、杜弼、崔季舒及德正等，策始定。以愔從，令德正居守。以爲相府司馬，專知門下事。

德正，從小聰明有智慧，外表有風采。開始任齊文宣儀同開府參軍，不久主持管記之事，很受君主的親近狎昵。屢經升遷爲相府掾，神武委以心腹之任。升任給事黄門侍郎，雅正周密謹慎，時常被稱揚述説。文襄繼承大業，到晋陽，文宣在鄴城留守，命德正參與機要大事，更加受到信任器重。文襄逝世時，有功勛的大將等認爲繼承帝業的事情重大，勸説文宣及早奔赴晋陽。文宣不能决斷，夜裏召來楊愔、杜弼、崔季舒以及德正等，計策纔定奪。讓楊愔跟隨，命德正留守。任他爲相府司馬，主持門下之事。

德正與文宣舊昵愛，言無不盡。散騎常侍徐之才館客宋景業，先爲天文圖讖學，又陳山提家客楊子術有所援引，并因德正勸文宣行禪代事。德正又固請。文宣恐愔不决。自請赴鄴與愔言，乃定。還，未至而文宣便發晋陽。至平城都，召諸勛將入，告以禪讓事，諸將莫敢答者。時杜弼爲長

德正與文宣往日親近，無話不談。散騎常侍徐之才的門客宋景業，先前研治天文圖讖之學，又陳山提的門客楊子術有所援引其説，都通過德正鼓勵文宣實行要魏帝禪讓而自己接替帝位之事。德正又堅决請求。文宣害怕楊愔不能决斷。德正自己請求到鄴城和楊愔交談，纔定了下來。返回，尚未到達文宣就從晋陽出發了。到達平城都，召唤衆有功將領入城，向他們宣告禪讓之

史，密啓文宣：恐關西因此自稱義兵，挾天子而東向，將何以待？之才云：今若先受魏禪，關西自應息心。縱欲屈强，止當逐我稱帝。弼無以答。文宣以衆意未協，又先得太后旨云："汝父如龍，汝兄如猛獸，皆以帝王之重，不敢妄據，尚以人臣終。何欲行舜禹事？此正是高德正教汝。"又説者以爲昔周武王再駕盟津，然始革命。於是乃旋晋陽。

事，衆將領中没有誰敢應答的。當時杜弼任長史，秘密秉告文宣：恐怕函谷關以西由於這事而組成自稱爲保衛東魏王朝的義兵，挾持天子而向東，將怎麽應付？之才説：現在如果先接受東魏的禪讓，函谷關以西自然應該不再企望了。即令他們放縱私欲倔犟不依，衹當逐逼我稱帝。杜弼無從應答。文宣由於大家的意見不能統一，又先得到太后的旨意道："你的父親像蛟龍，你的哥哥像猛獸，都因爲帝王的位置貴重，不敢非分竊據，尚且以臣子的身份而終身。爲什麽要行虞舜夏禹禪讓之事？這正是高德正教唆你的。"又有評論者認爲從前周武王兩次駕臨盟津，然後纔革命。於是便返回晋陽。

自是居常不悦。徐之才、宋景業等每言卜筮雜占陰陽緯候，必宜以五月應天命。德正亦敦勸不已，仍白文宣追魏收。收至，令撰禪讓詔册、九錫、建臺及勸進文表。至五月初，文宣發晋陽。德正又録在鄴諸事條進於文宣。文宣令陳山提馳驛齎事條并密書與楊愔。山提以五月至鄴，楊愔即召太常卿邢卲、七兵尚書崔㥄、度支尚書陸操、太子詹事王昕、給事黄門侍郎陽休之、中書侍郎裴讓之等議撰儀注。六日，要魏太傅咸陽王坦、録尚書事濟陰王暉業等總集，引入北宫，留于東齋，受禪後乃放還宅。文宣發至前亭，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至平城都，便不復肯進。德正與徐之才苦請曰："山提先去，恐其漏泄，不果。"即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觀察物情。七日，子如等至鄴，衆人以事勢已决，無敢異言。九日，文宣至城南頓所。時既未行詔敕，諸公文書唯云奉約束，德正及楊愔宣署而已。

自此經常不快樂。徐之才、宋景業等常進言卜筮和卜筮之外的占卜術以及陰陽讖緯之學，認爲一定應當在五月順應天命。德正也敦促勸勉不止，頻頻啓告文宣徵召魏收。魏收到，命撰寫禪讓詔册、九錫、建朝廷及勸進文表。到五月初，文宣從晋陽出發。德正又誊録下將在鄴城時的各種條例法規進呈給文宣。文宣命陳山提乘驛車疾行帶着條例法規和密信交給楊愔。山提在五月到鄴城，楊愔隨即召集太常卿邢卲、七兵尚書崔㥄、度支尚書陸操、太子詹事王昕、給事黄門侍郎陽休之、中書侍郎裴讓之等擬訂制度。六日，脅迫東魏太傅咸陽王元坦、録尚書事濟陰王暉業等集合，引進北宫，拘留在東齋，接受禪讓一事完畢後纔放回住宅。文宣出發到前亭，所乘的馬匹忽然倒下，内心非常忌諱此事。到平城都時，就不再願意前進了。德正和徐之才竭力請求道："山提先已去，恐怕事情泄漏，不能成功。"便令司馬子如、杜弼乘驛車疾行相續入城，觀察民情。七日，子如等到鄴城，衆人認爲情勢已决，没有誰敢發表不同意見。九日，文宣到達城南的營房。當時還未行皇帝的命令，衆公卿公文衹稱奉約束，德正與楊愔傳布攝理罷了。

受禪日，堯難宗染赤雀以獻。帝尋知之，亦弗責也。是日，即除德正爲侍中，又領宗正卿。尋遷吏部尚

接受禪讓的那天，堯難宗把雀染紅獻上。皇帝很快知道這事，也不責究了。這天，即任德正爲侍中，又兼領宗正卿。旋即升任吏部尚書，任

書，侍中如故，封藍田縣公。天保十年，遷尚書右僕射，兼侍中，食勃海郡幹。德正與尚書令楊愔，綱紀朝政，多有弘益。

侍中照舊，封爵藍田縣公。天保十年，改任尚書右僕射，兼侍中，享受勃海郡幹祿。德正和尚書令楊愔，治理朝政，多有補益。

文宣末年，縱酒酣醉，德正屢進忠言，帝不悦。又謂左右云："高德正恒以精神陵逼人。"德正甚憂懼，乃移疾，屏居佛寺，兼學坐禪，爲退身之計。帝謂楊愔曰："我大憂高德正，其疾何似?"愔知帝内忌之，由是答云："陛下若用作冀州刺史，病即自差。"帝從之，德正見除書而起。帝大怒，謂曰："聞爾病，我爲爾針!"親以刀子刺之，血流沾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趾。劉桃枝捉刀不敢下，帝起臨陛，切責桃枝，桃枝乃斬足之三指。帝怒不解，禁德正於門下省。其夜，開城門，以氈輿送還家。旦日，德正妻出寶物滿四床，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而怒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也。遂曳出斬之，妻出拜謝，又斬之。并其子司徒東閤祭酒伯堅亦見害。

文宣晚年，酗酒沉醉，德正屢屢進呈忠言，皇帝不高興。又對身邊的人説："高德正總是在精神上欺凌逼迫人。"德正非常憂慮恐懼，於是上書稱病，退隱佛寺，同時學習坐禪，作爲隱居之計。皇帝對楊愔説："我很擔憂高德正，他的病怎麼樣?"楊愔知道皇帝内心憎惡他，因此回答説："陛下如果任用他爲冀州刺史，病即刻自愈。"皇帝聽從了，德正看見任職書就病愈了。皇帝大怒，對他説："聽説你病了，我來給你扎針灸！"親手用刀子刺他，血流一地。又派人將他拖下去，令斬掉他的脚趾。劉桃枝握着刀不敢下手，皇帝起身走近臺階，嚴詞斥責桃枝，桃枝纔斬下脚上的三個趾頭。皇帝的怒氣仍未消解，將德正拘禁在門下省。這天夜裏，打開宫禁城門，用以毛氈爲篷的車子把他送回家。第二天，德正的妻子清出的寶物堆滿了四座，打算將它們寄存他人。皇帝忽然來到其住宅，看見後憤怒道："我的府庫還没有這些寶物呢。"追問他們從哪裏得到的，都是衆元氏賄賂他們的。於是將德正拖出去斬首，妻子出來跪拜謝罪，又被斬首。同時他的兒子司徒東閤祭酒伯堅也被害。

後文宣謂群臣曰："高德正常言，宜用漢除鮮卑，此即合死。又教我誅諸元，我今殺之，爲諸元報仇也。"帝後悔，贈太保、冀州刺史，謚曰康。嫡孫王臣，襲爵藍田縣公，給事中、通直散騎侍郎。德正次子仲武，京畿司馬、平原郡守。

後來文宣對群臣説道："高德正常説，應該用漢人除掉鮮卑，這正好該他死。又教我誅滅衆元氏，我現在殺了他，是爲衆元氏報仇。"皇帝不久後悔，賜贈太保、冀州刺史，謚號爲康。嫡系孫子王臣，繼承爵位藍田縣公，官居給事中、通直散騎侍郎。德正的第二個兒子仲武，官居京畿司馬、平原郡守。

高雅

顥弟雅，字興賢，有風度，位定州撫軍府長史。天平中，追贈冀州刺史。子德範，早有令問，位任城太守，卒。

高顥的弟弟高雅，字興賢，有風度，官居定州撫軍府長史。天平年間，追加賜贈冀州刺史。兒子德範，早有美名，官居任城太守，不久去世。

高諒

雅弟諒，字脩賢，少好學，多識

高雅的弟弟高諒，字脩賢，從小好學，博學

强記，居喪以孝聞。太和末，京兆王愉開府辟召，孝文妙簡僚佐，諒與隴西李仲尚、趙郡李鳳起等同時應選。正光中，加驍騎將軍，爲徐州行臺。至彭城，屬元法僧反，逼諒同之，不從見害。贈滄州刺史。又詔以諒臨危授命，復贈使持節、平北將軍、幽州刺史，優授一子出身，謚曰忠侯。

多識記憶力强，居喪期間因盡孝道而聞名。太和末年，京兆王元愉開建府署徵召，孝文精選屬官，高諒和隴西人李仲尚、趙郡人李鳳起等同時接受銓選。正光年間，加官驍騎將軍，任徐州行臺。到彭城時，適值元法僧謀反，逼迫高諒和他一道反叛，因不屈服而被害。賜贈滄州刺史。又詔令以高諒臨危受命，再賜贈使持節、平北將軍、幽州刺史，優待賜予他的一個兒子出仕，謚號爲忠侯。

諒造《親表譜録》四十餘卷，自五世以下，内外曲盡，覽者服其博記。

高諒編纂《親表譜録》四十多卷，從第五代往下，内外完備詳盡，讀者敬服他廣博的見聞和記憶力。

高翼

祐從父弟翼，字次同，豪俠有風神。孝昌末，葛榮作亂，朝廷以翼山東豪右，即家拜勃海太守。翼率合境，徙居河、濟間，魏朝因置東冀州，以翼爲刺史，封樂城縣侯。俄除定州刺史，以賊亂不行。及尒朱兆弑莊帝，翼保境自守，卒。中興初，贈使持節、侍中、太保、録尚書、六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文宣。子乾。

高祐的堂弟高翼，字次同，豪放仗義有風采。孝昌末年，葛榮叛亂，朝廷因爲高翼屬太行山以東的富豪大族，上家門授任爲勃海太守。高翼率領全境的人，遷居黄河、濟水之間，北魏朝廷於是設置東冀州，任高翼爲刺史，封爵樂城縣侯。不久任定州刺史，由於叛賊作亂未成行。到尒朱兆弑莊帝時，高翼保境自守，不久去世。中興初年，賜贈使持節、侍中、太保、録尚書、六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號爲文宣。兒子高乾。

高乾

乾，字乾邕。性明悟俊偉，有智略，美音容，進止都雅。少時輕俠，長而修改，輕財重義，多所交結。起家拜員外散騎侍郎，稍遷員外散騎常侍。魏孝莊之居藩也，乾潛相托附。及尒朱榮入洛，乾東奔於翼。乾兄弟本有從横志，見榮殺害人士，謂天下遂亂，乃率河北流人反於河、濟間，受葛榮官爵。莊帝遣右僕射元羅巡撫三齊，乾兄弟相率出降。朝廷以乾爲給事黄門侍郎，兼武衛將軍。尒朱榮以乾前罪，不應復居近要，莊帝聽乾解官歸鄉里。於是招納驍勇，以射獵自娱。

高乾，字乾邕。生來聰慧傑出，有智謀韜略，聲音美妙容貌英俊，舉止優雅。年少時輕生重義而勇於急人之難，年長後改正過失，輕財重義，交結廣泛。出仕爲員外散騎侍郎，逐漸升任員外散騎常侍。魏孝莊在藩國時，高乾暗相依附。等到尒朱榮進入洛陽，高乾往東投奔高翼。高乾兄弟本來就有横行天下的志願，看到尒朱榮殺害有名望的人，認爲天下完全混亂，於是率領黄河以北的流民在黄河、濟水之間造反，接受了葛榮的官職爵位。莊帝派右僕射元羅巡察安撫三齊，高乾兄弟相繼出來投降。朝廷任高乾爲給事黄門侍郎，兼武衛將軍。尒朱榮認爲高乾有前罪，不應該再任朝内要職，莊帝接受高乾解職返回鄉里。因此招納勇士，通過射獵自尋樂趣。

及榮死，乃馳赴洛陽。莊帝見之

到尒朱榮死後，便馳馬奔赴洛陽。莊帝見到

大喜，以乾兼侍中，加撫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鎮河北。又以弟昂爲通直散騎常侍、平北將軍。令俱歸，招集鄉閭，爲表裏形援。帝親送於河橋上，舉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儻有變，可爲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昂援劍起舞，誓以死繼之。

他非常高興，任命高乾兼侍中，加撫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鎮守黄河以北地區。又任其弟弟高昂爲通直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命他們都回去，召集鄉親，形成内外相互聲援呼應的形勢。皇帝親自送他們到河橋上，舉着酒樽指着河水説：“你們兄弟是冀州一帶的豪傑，能讓士兵拼命送死。京城如有變故，可爲我在黄河邊上討伐征戰。”高乾流着眼淚接受詔令，高昂持劍起舞，發誓以死跟隨君王。

及尒朱氏既弑害，遣其監軍孫白雞率百餘騎至冀州。托言括馬，其實欲因乾兄弟送馬收之。乾既宿有報復之心，而白雞忽至，知欲見圖。將先發，以告前河内太守封隆之。隆之父先爲尒朱榮所殺，聞之喜曰：“國耻家怨，痛入骨髓，乘機而發，今正其時。謹聞命矣。”二月，乾與昂潜勒壯士，夜襲州城，執刺史元嶷，射白雞殺之。於葛榮殿爲莊帝舉哀，素服，乾升壇誓衆，詞氣激揚，涕泗交集，將士莫不感憤。欲奉次同爲主。次同曰：“和鄉里，我不及封皮。”乃推隆之爲大都督，行州事。隆之欲逃，昂勃然作色，拔刀將斫隆之，隆之懼，乃受命。北受幽州刺史劉靈助節度，俄而靈助被尒朱氏禽。

到尒朱氏弑君後，派他的監軍孫白雞率領一百多騎兵到冀州。藉口收集馬匹，其實是想趁高乾兄弟送馬時收捕他們。高乾既然一向有報仇之心，而白雞突然來到，知道將被謀害。打算先舉事，把這告訴前河内太守封隆之。隆之的父親先被尒朱榮殺害，聽到這事高興地説道：“國耻家仇，恨之入骨，乘機舉事，現在正是時候。恭敬接受命令。”二月，高乾和高昂暗中部署壯士，夜裏偷襲州城，捉住刺史元嶷，將白雞射殺。在葛榮的殿堂爲莊帝舉行哀悼，穿着白色的喪服，高乾登壇誓師，語氣激昂，涕淚交流，將士無不感動憤慨。欲推次同爲主帥，次同説：“使鄉親和睦同心，我不如封皮。”於是推舉隆之爲大都督，主持州中事宜。隆之想逃走，高昂勃然發怒，拔刀要斬隆之，隆之畏懼，纔接受任命。受北面幽州刺史劉靈助節制調度，不久靈助被尒朱氏擒獲。

屬齊神武出山東，揚聲以討乾爲辭，衆情惶懼。乾謂之曰：“高晋州雄材蓋世，不居人下。且尒朱弑主肆虐，正是英雄效節之時，今者之來，必有深計。勿憂，吾將爲諸君見之。”乃間行，與封隆之子子繪，俱迎於滏陽。因説神武曰：“尒朱氏酷逆，痛結人神，凡厥生靈，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忠立，則屈强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鄙州雖小，户口不减十萬，穀秸之税，足濟軍資。願公熟詳其計。”神武大笑曰：“吾事諧矣！”遂與乾同帳而寢，呼乾

適逢齊神武出太行山往東，揚言要討伐高乾，衆心惶恐畏懼。高乾對他們説：“高晋州雄才蓋世，不願屈居人下。況且尒朱弑君肆虐，正是英雄盡忠之時，現在前來，一定有深遠的謀劃。不要擔憂，我將代表你們去見他。”於是潜行，和封隆之的兒子子繪，一起在滏陽迎接神武。於是對神武説：“尒朱氏殘暴爲逆，使人神痛恨，凡是在世之人，無不思謀奮起。明公威望德行一向顯著，天下仰慕，如果以忠誠進行征伐的話，那麽倔犟不馴之徒不足以成爲明公的敵手。我們州儘管小，户口却不下十萬，穀物秸秆的徵收，足以接濟軍資。願你周密地詳審這個計劃。”神武大笑道：“我的事情辦成了！”於是和

爲叔父。乾旦日受命而去。

高乾共在一個帷帳裏安寢，叫高乾爲叔父。高乾第二天接受命令離去。

時神武雖内有遠圖，而外迹未見。尒朱羽生爲殷州刺史，神武密遣李元忠於封龍山舉兵逼其城，令乾率衆僞往救之。乾遂輕騎入見羽生，僞爲之計。羽生出勞軍，彭樂側從馬上禽斬之，遂平殷州。又共定策，推立中興主。拜侍中、司空公。是時，軍國草創，乾父喪，不得終制。及孝武立，天下初定，乾乃表請解職，行三年之禮。詔聽解侍中，司空如故，封長樂郡公。

當時神武儘管内心有深遠的圖謀，却外表不露聲色。尒朱羽生任殷州刺史，神武秘密派遣李元忠在封龍山起兵進逼其城，命高乾率軍假裝前往援救尒朱羽生。高乾便帶着輕騎兵進城見羽生，假裝爲他謀劃。羽生出來慰勞軍隊，彭樂在側面從馬上擒獲斬殺了他，於是平定了殷州。又共同尊立天子，擁立中興之主。被授任侍中、司空公。這時，軍國初建，高乾的父親去世，不能服滿三年之喪。到孝武登位時，天下初步安定，高乾於是上表請求解職，行服三年之喪禮。詔令聽從解去侍中之職，任司空照舊，封爵長樂郡公。

乾雖求退，不謂便見從許，既去内侍，朝政罕關，居常快快。孝武將貳於神武，欲乘此撫之，於華林園宴罷，獨留乾，謂曰："司空弈世忠良，今日復建殊效。相與雖則君臣，實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勒逼之。乾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二？"乾雖有此對，然非其本心，事出倉卒，又不謂孝武便有異志，遂不固辭，亦不啓神武。帝以乾爲誠己。

高乾雖然請求引退辭職，不料即被准許，離開在皇帝身邊侍奉之後，很少涉及朝政，常常一副失意的樣子。孝武將背叛神武，想趁這個機會籠絡他，在華林園宴會完畢，單獨留下高乾，對他説："司空世代忠良，如今又建特殊的功勛。相處雖然是君臣，實質如同兄弟，應當共同建立盟約。"强迫他結盟。高乾説："我願將生命獻給國家，怎敢有異心？"高乾儘管有這樣的應對，却不是自己的本意，事情出現得突然，又不以爲孝武就有異心，於是没有堅決拒絶，也没有秉告神武。皇帝以爲高乾忠誠於自己。

時禁園養部曲稍至千人，驟令元士弼、王思政詣賀拔岳計，又以岳兄勝爲荆州刺史。乾謂所親曰："難將作矣，禍必及吾。"乃密以啓神武。神武召乾問之，乾因勸神武受禪。神武以袖掩其口曰："勿復言。今啓叔復爲侍中，門下之事，一以仰委。"及頻請而帝不答，乾懼變，啓神武，求爲徐州。乃以乾爲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將行，帝聞其與神武言，怒，使謂神武曰："高乾與朕私盟，今復反覆。"神武聞其與帝盟，亦惡之，乃封其前後密啓以聞。帝對神武使詰乾。乾曰："臣以身奉國，義盡忠貞。陛下既有異圖，更言臣反覆。

當時皇帝的園養軍隊漸至千人，屢次命令元士弼、王思政到賀拔岳那裏策劃，又任命賀拔岳的哥哥賀拔勝爲荆州刺史。高乾對他的親信説："禍難就要發生了，災禍一定連及我。"於是秘密致書神武。神武召來高乾詢問，高乾趁機勸説神武接受禪讓。神武用袖子遮着他的口説："不要再説了。現在啓奏叔父再任侍中，門下省的事情，全部仰仗委托你了。"等到頻頻請示皇帝却不答覆，高乾害怕有變故，禀告神武，請求出任徐州。於是任高乾爲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將出行時，皇帝聽説了他和神武的交談，大怒，派使者對神武説："高乾與我私下訂盟，現在又不算數了。"神武聽到他與皇帝盟約，也憎恨他，便將他前後秘密給自己的書函封起來上報給皇帝。皇帝當着神武的使者責問高乾。高乾説：

以匹夫加諸，尚或難免，况人主推惡，何以逃命？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功大身危，自昔然也。若死而有知，差無負莊帝。”詔遂賜死於門下省，年三十七。臨死時，武衛將軍元整監刑，謂曰：“頗有書及家人乎？”乾曰：“吾諸弟分張，各在異處，今日之事，想無全者。兒子既小，未有所識，亦恐巢傾卵破，夫欲何言！”

“我願將生命奉獻國家，理應盡到忠誠堅貞。陛下既然有其他企圖，却説我變化無常。以平民百姓的身份將這些加在我身上，還或許難以免身，何况君主推諉罪過給我，哪裏能够逃命？正是所説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功勞大了生命就面臨危險，古來如此。如果死後有知覺的話，感嘆没有辜負莊帝。”詔令就在門下省讓他自殺，年僅三十七歲。臨死時，武衛將軍元整監督施刑，對他説：“尚有遺書給家人嗎？”高乾説：“我的弟弟們分散了，各在不同的地方，有了今天的事情，想必没有能保全的。兒子既小，没有知識，也恐怕會巢傾卵破，要説什麽啊！”

後神武討斛斯椿等，謂高昂曰：“若早用司空策，豈有今日之舉？”天平初，贈太師、録尚書事、冀州刺史，謚曰文昭。以長子繼叔襲祖次同樂城縣侯，令第二子吕兒襲乾爵。

後來神武討伐斛斯椿等，對高昂説：“如果早用司空的謀策，哪裏有今天的事情？”天平初年，賜贈太師、録尚書事、冀州刺史，謚號爲文昭。讓大兒子繼叔繼承祖父次同的樂城縣侯，命第二個兒子吕兒繼承高乾的爵位。

高慎

乾弟慎，字仲密，頗涉文史，與兄弟志尚不同，偏爲父所愛。歷位滄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光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天下初定，聽慎以本鄉部曲數千自隨。爲政嚴酷，又縱左右，吏人苦之。乾死，仲密棄州，將歸神武。武帝敕青州斷其歸路，慎間行至晋陽。神武以爲大行臺左丞，轉尚書，當官無所迴避。累遷御史中尉，選用御史，多其親戚鄉閭，不稱朝望，文襄奏令改選焉。

高乾的弟弟高慎，字仲密，涉獵了不少文史方面的書籍，與其兄弟的志向不同，被父親所偏愛。歷任滄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光州刺史，加官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當時天下剛剛平安，聽憑高慎率本鄉私家軍數千人跟隨自己身邊。理政嚴刻殘暴，又放縱左右的人，官吏和庶民痛恨他。高乾死後，仲密捨棄所任之州，將去歸附神武。武帝敕令青州官兵截斷他的歸途，高慎潛行到晋陽。神武任他爲大行臺左丞，調任尚書，當官没有什麽顧忌。屢經升遷爲御史中尉，選拔任用御史，多是他的親戚鄉親，不符合朝廷的人望，文襄啓奏命他重新選授官職。

慎前妻，吏部郎中崔暹妹，爲慎棄。暹時爲文襄委任，乃爲暹高嫁其妹，禮夕，親臨之。慎後妻趙郡李徽伯女也，艶且慧，兼善書記，工騎乘。慎之爲滄州，甚重沙門顯公，夜常語，久不寢。李氏患之，構之於慎，遂被拉殺。文襄聞其美，挑之，不從，衣盡破裂。李以告慎，慎由是積憾，且謂暹構己，遂罕所糾劾，多

高慎的前妻，是吏部郎中崔暹的妹妹，被高慎拋棄，崔暹當時受到文襄信任，便爲崔暹高嫁其妹，婚禮的晚上，親自到場。高慎的後妻是趙郡人李徽伯的女兒，艶麗且聰慧，還擅長寫作，精通騎術。高慎在滄州任職時，非常敬重和尚顯公，夜裏常常交談，久久不能安寢。李氏厭惡他，在高慎跟前誣陷他，於是被杖擊殺死。文襄聽説她美麗，引誘她，不聽從，衣服全部被撕破。李氏將這事告訴高慎，高慎因此心積怨恨，

行縱捨。神武嫌責之，彌不自安。出爲北豫州刺史，遂據武牢降西魏。

并且認爲崔暹謀害自己，於是很少舉發彈劾，多半予以釋放。神武不滿而加以責備，自己更加不安。出任北豫州刺史，於是擁據武牢投降西魏。

慎先入關，周文率衆東出，敗於芒山，慎妻子盡見禽。神武以其家勳，啓慎一房配没而已。仲密妻逆口行中，文襄盛服見之，乃從焉。西魏以慎爲侍中、司徒，遷太尉。慎弟昂。

高慎先入函谷關，周文率軍往東出擊，在芒山戰敗，高慎的妻子兒女全被擒獲。神武因爲他的家族過去對國家有功，衹啓奏高慎的一房家屬發配爲奴隸罷了。仲密的妻子在被發配的叛逆犯人的行列中，文襄盛裝接見她，於是順從嫁給了他。西魏任高慎爲侍中、司徒，調任太尉。高慎的弟弟高昂。

高昂

昂，字敖曹。其母張氏，始生一男二歲，令婢爲湯，將浴之。婢置而去，養猿繫解，以兒投鼎中，爛而死。張使積薪於村外，縛婢及猿焚殺之，揚其灰於漳水，然後哭之。

高昂，字敖曹。他的母親張氏，開始生的一個男孩兩歲時，命女奴燒熱水，準備給孩子洗澡。女奴放下孩子離開了，飼養的猿挣脱所繫的繩子，把男兒投入燒水的鼎中，燙死了他。張氏讓人在村外堆起木柴，將女奴和猿捆綁住燒死，將其骨灰抛灑進漳水，然後哭起自己的兒子來。

昂性似其母，幼時便有壯氣。及長，俶儻，膽力過人，龍犀豹頸，姿體雄異。其父爲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横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

高昂的性子像他的母親，年幼時就有豪邁勇壯的氣概。到長大時，豪爽灑脱，膽量和魄力超過常人，龍犀豹頸，相貌身體傑出卓異。他的父親爲他請了嚴師，讓老師嚴加捶打鞭撻。高昂不遵守老師教訓，一心撲在縱馬疾馳的事上，常言："男兒當横行天下，自己去獵取富貴，哪能端端正正地坐着讀書，當個老博士呢?"他的父親説："這個兒子不是毀滅我的家族，就是光大我的家門。"因爲他超群出衆，聲音咋呼，因此用它們給他命名取字。

少與兄乾數爲劫掠，鄉閭畏之，無敢違忤。兄乾求博陵崔聖念女爲婚，崔氏不許。昂與兄往劫之，置女村外，謂兄曰："何不行禮?"於是野合而歸。乾及昂等并劫掠，父次同常繫獄中，唯遇赦乃出。次同語人曰："吾四子皆五眼，我死後豈有人與我一鍬土邪?"及次同死，昂大起冢。對之曰："老公！子生平畏不得一鍬土，今被壓，竟知爲人不?"

年少時與哥哥高乾多次進行搶劫，同鄉人畏懼他們，不敢違抗。哥哥高乾要求與博陵人崔聖念的女兒成婚，崔氏不准許。高昂和他的哥哥前往搶劫，將其女兒處置在村外，對他的哥哥説："爲什麽不行婚禮?"於是在野外結爲夫妻而回。高乾和高昂等一起搶劫，父親次同常被囚禁在監獄中，衹有遇上赦免纔能出來。次同對人説："我的四個兒子都長了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等五眼，我死後可有人給我一鍬土嗎?"到次同死時，高昂大修墳墓。對父親説："老爹！你生前害怕死後得不到一鍬土，現在被壓着，終於知道體面了吧?"

昂以建義初，兄弟共舉兵，既而奉魏莊帝旨散衆。仍除通直散騎侍郎，封武城縣伯。與兄乾俱爲尒朱榮所黜，免歸鄉里。陰養壯士，又行抄掠。榮聞惡之，密令刺史元仲宗誘執昂，即送晋陽。及入洛，將昂自隨，禁於駝牛署。既而榮死，莊帝即引見勞勉之。時尒朱世隆還逼宮闕，帝親臨大夏門指麾處分。昂既免縲紲，被甲橫戈，與其從子長命，推鋒徑進，所向披靡。帝及觀者，莫不壯之，即除直閤將軍，賜帛千匹。昂以寇難尚繁，乃請還本鄉招集部曲，仍除通直散騎常侍，加平北將軍。

高昂在建義初年，兄弟倆共同起兵，不久遵奉魏莊帝令解散部隊。照舊任通直散騎侍郎，封爵武城縣伯。與哥哥高乾都被尒朱榮廢黜，免官回到鄉里。暗中蓄養壯士，又進行搶掠。尒朱榮聽到這些很憎惡他們，秘密令刺史元仲宗誘捕高昂，隨即送到晋陽。到進入洛陽後，讓高昂跟在自己身邊，禁閉在駝牛署。不久尒朱榮死去，莊帝立即召見慰勞勸勉他。當時尒朱世隆回來逼近宮殿，皇帝親自到大夏門指揮調度。高昂身免囚禁之後，披甲橫戈，與他的侄兒長命，勇往直前，所向披靡。皇帝和看到這些的人，無不稱贊他勇壯，隨即任直閤將軍，賞賜絲帛千匹。高昂認爲賊寇作難尚且頻繁，於是請求返回本鄉招集私人武裝，依舊任通直散騎常侍，加官平北將軍。

及聞莊帝見害，京師不守，遂與父兄據信都起兵。尒朱世隆從叔殷州刺史羽生，率五千人掩至龍尾坂。昂將十餘騎，不擐甲而馳之。乾城守，繩下五百人追救，未及而昂已交兵，羽生敗走。昂馬矟絶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神武至信都，開門奉迎。昂時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爲婦人，遺以布裙。神武使世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昂乃與俱來。後廢帝立，除冀州刺史以終其身。

到聽到莊帝被害，京都失守，便和長兄擁據信都舉兵。尒朱世隆的堂房叔父殷州刺史羽生，率領五千人突襲到龍尾坂。高昂率十多名騎兵，没有穿甲胄就去追逐他們。高乾據城而守，用繩子放下五百人追去援救，未趕到高昂就已接刃交戰，羽生失敗逃去。高昂在馬上舞動長矛的武藝冠絶當世，左右的人無不以一當百，當時的人把他比作項籍。神武到達信都，高乾打開城門恭迎。高昂當時在外面攻占土地，聽到這，認爲高乾是個女人，將布製的裙子贈給他。神武派自己的嫡長子高澄以晚輩的禮節進見他，高昂纔與他一起回來。後來廢帝即位，任冀州刺史直至終身。

仍爲大都督，率衆從神武破尒朱兆於廣阿。又討四胡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老等三千人，神武將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合。對曰："敖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不煩更配。"神武從之。及戰，神武軍小却，兆等方乘之。昂與蔡儁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兆軍大敗。是日，微昂等，神武幾殆。

照舊任大都督，率軍跟隨神武在廣阿擊敗尒朱兆。又在韓陵討伐四胡。高昂自己帶領了鄉人武裝王桃湯、東方老等三千人，神武將分出鮮卑兵一千多人與之相互摻合。回答説："敖曹我所率的自家武裝，已操練很久，無須煩勞再調配。"神武聽從了他的意見。到交戰時，神武的軍隊小退，尒朱兆等正要乘機進擊。高昂和蔡儁率一千多騎兵從栗園出來，攔腰攻擊，尒朱兆的軍隊大敗。這一天，如果没有高昂等，神武幾近失敗。

太昌初，始之冀州。尋加侍中、開府，進爵爲侯。及兄乾被殺，乃將

太昌初年，始到冀州任職。不久加官侍中、開府，進爵位爲侯。到哥哥高乾被殺時，便率十

十餘騎奔晉陽。神武向洛陽，令昂爲前驅。武帝入關中，昂率五百騎倍道兼行，至崤、陝，不及而還。尋行豫州刺史。天平初，除侍中、司空公。昂以兄乾薨此位，固辭不拜，轉司徒公。好著小帽，世因稱司徒帽。

多名騎兵逃奔晉陽。神武往洛陽，命高昂在前開路。武帝進入函谷關，高昂率領五百名騎兵日夜兼程，到達崤山、陝地，没有趕上便返回了。不久任豫州刺史。天平初年，授任侍中、司空公。高昂因爲哥哥高乾是任此職時去世的，堅決推辭不拜受，調任司徒公。喜愛戴小帽子，世人因此稱之爲司徒帽。

神武以昂爲西南道大都督，徑趣商、洛。昂度河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行經君所，故相决醉。"時山道峻阻，巴寇守險，昂轉鬥而進，莫有當鋒。遂克上洛，獲西魏洛州刺史泉企并將數十人，欲入藍田關。會竇泰失利，神武召昂。昂不忍棄衆，力戰全軍而還。時昂爲流矢所中，創甚，顧左右曰："吾死無恨，恨不見季式作刺史耳!"神武聞之，馳驛啓季式爲濟州刺史。

神武任高昂爲西南道大都督，直逼商縣、上洛。高昂渡黄河時祭祀河伯説："河伯，水中的神仙；高敖曹，陸上的老虎。路過你的處所，因此與你一醉訣别。"當時山路險阻，巴地的賊寇據守險要，高昂轉戰前進，無人能抵禦。於是攻占上洛，擒獲西魏洛州刺史泉企及其將領幾十人，將進入藍田關。適逢竇泰失敗，神武召回高昂。高昂不忍心拋棄部隊，奮力作戰保全軍隊而回。當時高昂被流箭射中，傷勢很重，環視左右的人説："我死而無憾，遺憾的是不能看見季式任刺史了！"神武聽説後，乘驛車疾行趕來啓用季式爲濟州刺史。

昂還，復爲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與行臺侯景練兵於武牢。御史中尉劉貴時亦率衆在焉。昂與北豫州刺史鄭嚴祖握槊，貴召嚴祖，昂不時遣，枷其使。使者曰："枷時易，脱時難。"昂使以刀就枷刎之，曰："何難之有?"貴不敢校。明日，貴與昂坐，外白河役夫多溺死。貴曰："頭錢價漢，隨之死。"昂怒，拔刀斫貴。貴走出還營，昂便鳴鼓會兵攻之。侯景與冀州刺史万俟受洛解之乃止。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唯憚昂。神武每申令三軍，常爲鮮卑言；昂若在列時，則爲華言。昂嘗詣相府，欲直入，門者不聽，昂怒，引弓射之。神武知而不責。性好爲詩，言甚陋鄙，神武每容之。

高昂返回，復任軍司、大都督，統領七十六個都督，與行臺侯景在武牢練兵。御史中尉劉貴當時也率軍在此。高昂和北豫州刺史鄭嚴祖正玩着一種類似雙陸的博戲，劉貴召嚴祖去，高昂不及時放人，反將召喚的使者套上木枷。使者説："套上木枷時容易，脱下木枷時困難。"高昂讓人用刀挨着木枷割斷他的頸子，説："有什麽難的?"劉貴不敢抗争。第二天，劉貴與高昂坐在一起，役吏稟告在黄河上服役的人溺死了許多。劉貴説："衹值一錢價格的漢兒，隨他們死。"高昂憤怒，拔刀砍劉貴。劉貴逃出回到軍營，高昂擂響戰鼓集合士兵攻打他。侯景和冀州刺史万俟受洛勸解他纔罷休。當時鮮卑都輕視漢族朝廷之士，衹畏懼高昂。神武每次向三軍發布命令時，總是用鮮卑語；高昂如果在隊列中時，則用漢語。高昂曾去丞相府，要徑直闖入，守門人不依，高昂發怒，拉弓射殺他。神武知道了却不責備。性情喜愛作詩，言詞非常粗俗，神武總是寬容他。

元象元年，進封京兆郡公，與侯

元象元年，進封爵位京兆郡公，和侯景等在

景等同攻獨孤信於金墉。與周文帝戰，敗於芒陰，死之。

金墉共同攻打獨孤信。與周文帝交戰，在芒陰失敗，戰死。

是役也，昂使奴京兆候西軍。京兆於傅婢强取昂佩刀以行，昂執殺之。京兆曰：“三度救公大急，何忍以小事賜殺？”其夜，夢京兆以血塗己。寤而怒，使折其二脛。時劉桃棒在勃海，亦夢京兆言訴得理，將公付賊。桃棒知昂必死，遽奔焉。昂心輕敵，建旗蓋以陵陣，西人盡鋭攻之，一軍皆没。昂輕騎東走河陽城，太守高永洛先與昂隙，閉門不受。昂仰呼求繩，又不得，拔刀穿闔，未徹，而追兵至。伏於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昂所在，奴示之。昂奮頭曰：“來，與爾開國公！”追者斬之以去。先是，昂夢爲此奴所殺，以告盧武，將殺之，武諫乃止，果及難。時年四十八。桃棒會喪於路。神武聞之，如喪肝膽，杖永洛二百。西魏賞斬昂首者布絹萬段，歲歲稍與之，周亡猶未充。贈太師、大司馬、太尉公、録尚書事、冀州刺史，謚曰忠武。

這次戰役前，高昂派奴僕京兆偵察西土的軍隊。京兆向侍婢强行索取了高昂的佩刀出行，高昂將他捕獲殺死。京兆死時説：“三次爲你救急，怎麽忍心因爲小事送我死？”這天夜裏，夢見京兆用血塗在自己身上，睡醒後發怒，使人折斷他的兩腿。當時劉桃棒在勃海，也夢見京兆説已得以辯白，把高昂交給了寇賊。桃棒知道高昂必死，急速逃奔。高昂心中輕敵，樹起自己的大旗和傘駕臨陣地，西土人竭盡精鋭來攻擊他，全軍都覆没了。高昂輕騎向東逃奔河陽城，太守高永洛先與高昂有仇隙，關閉城門不接納。高昂仰頭呼喊要求放下繩子，又不行，拔刀鑿城門，未鑿通，追兵就趕到了。藏伏在橋下。追趕的人看見他的隨從奴僕拿着金帶，問高昂在哪裏，奴僕告訴了他。高昂奮然抬頭説：“來吧，給你一個開國公的爵位！”追趕的人斬殺他後離去。先前，高昂夢見被這個奴僕殺害，將這夢告訴盧武，要殺了他，盧武勸阻纔罷了，果然遇難。當時年紀四十八歲。桃棒在路上參加了他的喪葬儀式。神武聽到這事，如喪肝膽，杖擊永洛二百下。西魏賞賜斬下高昂首級的人布匹絲絹一萬段，年年逐漸不斷地給予他，北周滅亡時仍未給足。賜贈高昂爲太師、大司馬、太尉公、録尚書事、冀州刺史，謚號爲忠武。

西魏尋歸敖曹首，猶可識。先是，有鵲巢於庭中地上，家人怪之，及其首函至，置正當巢處。葬後，其妻張氏常見敖曹夜來旦去，有若生平。傍人莫見，唯犬隨而吠之，歲餘乃絶。其故吏東方老爲南兖州刺史，追慕其恩，爲立祠廟。靈像既成，頭上拆裂，改而更作，裂如初，見者咸稱神異。

西魏不久歸還敖曹的首級，仍可辨認。先前，有喜鵲在庭院中的地上構巢，家人覺得奇怪，等到裝着高昂首級的盒子送到，將它正放置在鵲巢的地方。安葬後，他的妻子張氏常見敖曹夜晚來早晨去，有如生前一樣。旁人都看不見，衹有狗跟隨着吠他，一年多纔斷。他原來的屬吏東方老任南兖州刺史，追念思慕他的恩德，爲他建立祠廟。神像製成後，頭上裂開，改换再製，開裂如故，看見的人都稱神奇靈異。

子突騎嗣，早卒。文襄復親簡昂諸子，以第三子道豁嗣。皇建初，追封昂永昌王，以道豁襲。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入周，爲儀同大將軍。

兒子突騎繼承了爵位，很早去世。文襄又親自挑選高昂諸子，讓第三個兒子道豁繼承爵位。皇建初年，追封高昂永昌王，讓道豁繼承。武平末年，任開府儀同三司。進入北周，任儀同大將

隋開皇中，卒於黄州刺史。

高季式

昂弟季式，字子通，亦有膽氣。太昌初，累遷尚食典御，尋加驃騎大將軍。天平中，爲濟州刺史。季式兄弟貴盛，并有勛於時，自領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衣甲器仗皆備，故能追督境内賊盜，多致克捷。時濮陽人杜靈椿等，又陽平路叔文徒黨各爲亂，季式并討平之。有客嘗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是畿内，何忽遣私軍遠戰？”季式曰：“我與國家同安危，豈有見賊不討之理？若以此獲罪，吾亦無恨。”

芒山之敗，所親部曲請季式奔梁。季式曰：“吾兄弟受國厚恩，與高王共定天下，一旦傾危而亡之，不義。”是役也，兄昂殁焉。興和中，行晋州事。解州，仍鎮永安。季式兄慎以武牢叛，遣信報季式。季式奔告神武，神武待之如初。武定中，除侍中，尋加冀州大中正、都督。以前後功，加儀同三司。

天保初，封乘氏縣子。尋遷太常卿。仍爲都督，隨司徒潘樂征江、淮間。爲私使樂人於邊境交易，還京，坐被禁止。尋赦之。四年夏，發疽卒。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恭穆。

季式豪率好酒，又恃舉家勛功，不拘檢節。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游款，在濟州夜飲，憶元忠，開城門，令左右乘驛馬持一壺酒往光州勸之。朝廷知而容之。兄慎叛後，少時解職。黄門郎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又是神武婿，勢盛當時。因退食暇，尋季式，酣歌留宿。旦日，重門并閉，消難固請去。季式曰：“君以地勢脅我邪？”消難拜謝請出，終不

軍。隋朝開皇年間，任黄州刺史時去世。

高昂的弟弟季式，字子通，也有膽量和勇氣。太昌初年，屢經升遷爲尚食典御，不久加官驃騎大將軍。天平年間，任濟州刺史。季式兄弟高貴顯赫，都在當時有功勛，自己統領着私家武裝一千多人，馬八百匹，鎧甲武器都具備，所以能追捕督察境内盜賊，多傳捷報。當時濮陽人杜靈椿等，還有陽平人路叔文黨徒皆作亂，季式一并討伐平定了他們。有客人曾對季式説：“濮陽、陽平是王都周圍千里以内的地區，爲什麽忽派私人軍隊遠戰？”季式説：“我與國家共安危，哪裏有看到寇賊不去征討的道理？如果由此得罪，我也不怨恨。”

芒山戰敗時，親近的部屬請求季式投奔蕭梁。季式説：“我兄弟們蒙受國家厚恩，與高王共同安定天下，一旦有傾覆之危就逃亡，不合乎道義。”這次戰役，哥哥高昂戰死。興和年間，代理晋州事務。解去州中職務，仍舊鎮守永安。季式的哥哥高慎據武牢反叛，派使者報告季式。季式馳奔禀告神武，神武待他如從前一樣。武定期間，任侍中，不久加官冀州大中正、都督。根據前後的功勛，加官儀同三司。

天保初年，封爵乘氏縣子。不久升任太常卿。照舊任都督，跟從司徒潘樂出征長江、淮水之間。因爲私自派歌舞藝人在邊境往來，返回京都，坐罪被囚禁。旋即赦免了他。四年夏季，生毒瘡去世。賜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號爲恭穆。

季式豪爽直率喜愛飲酒，又依恃全家的功勛，不檢點節操。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前交游親密，在濟州夜飲時，想念元忠，打開城門，命身邊的人乘驛馬帶一壺酒前往光州勸元忠飲酒。皇帝知道此事却寬容了他。哥哥高慎反叛後，不久解去職務。黄門侍郎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的兒子，又是神武的女婿，在當時勢力顯赫。趁公餘休息之閑暇，找到季式，酣歌暢飲留住一宿。第二天，幾道門一并關上，消難堅决請求離去。季式説：“你用地位權勢脅迫我嗎？”消難感謝他的

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索車輪括消難頸，又更索一車輪自括頸，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笑而從之。方俱脱車輪，更留一宿。及消難出，方具言之。文襄輔政，白魏帝，賜消難美酒數石，珍羞十轝，并令朝士與季式親狎者，就季式宅宴集。其被優遇如此。

招待請求出去，始終不被允許。酒上來，不願飲。季式將車輪套上繩索捆綁在消難的頸上，又另將一個車輪套在自己頸上，斟滿酒相勸。消難不得已，笑着聽從了他。纔一起解脱車輪，又留住了一宿。到消難出來，纔詳細地上報了此事。文襄輔佐朝政，禀告魏帝，賞賜消難美酒幾石，珍饈十車，并命朝廷之士中與季式親密的，到季式的住宅宴會。他受到的優厚待遇就像這樣。

自昂起兵，爲羽翼者，有呼延族、劉貴珍、劉長秋、東方老、劉士榮、成五彪、韓願生、劉桃棒；隨其建義者，有李希光、劉叔宗、劉孟和等。名顯可知者，列之後云。

從高昂起兵後，輔佐他的，有呼延族、劉貴珍、劉長秋、東方老、劉士榮、成五彪、韓願生、劉桃棒；跟隨他謀劃的，有李希光、劉叔宗、劉孟和等。其中名聲顯著可知的，將他們列在後面。

東方老

東方老，安德鬲人，與昂爲部曲。文宣受禪，封陽平縣伯，位南兖州刺史。後與蕭軌等度江，没。

東方老，安德鬲地人，爲高昂的部屬。文宣接受禪讓登位後，封爵陽平縣伯，官居南兖州刺史。後來與蕭軌等渡長江，戰死。

李希光

李希光，勃海蓨人，初隨高乾起兵，後位儀同三司、揚州刺史。文宣責陳武帝廢蕭明，命儀同蕭軌率希光、東方老、裴英起、王敬寶步騎數萬，以天保七年三月度江，襲克石頭城。五將名位相侔，英起以侍中爲軍司，蕭軌與希光并爲都督。軍中抗禮，動必乖張。頓軍丹楊城下，遇霖雨五十餘日，故致敗。將帥俱死，軍士得還者十二三。

李希光，勃海蓨地人，開始跟從高乾起兵，後來官居儀同三司、揚州刺史。文宣譴責陳武帝廢黜蕭明，令儀同蕭軌率領希光、東方老、裴英起、王敬寶步兵騎兵幾萬人，在天保七年三月渡過長江，襲擊攻占石頭城。五位將領官位相等，英起以侍中的身份任軍司，蕭軌與希光一并任都督。軍内行對等之禮，動必分離。軍隊駐扎在丹楊城下，遇上連綿淫雨五十多天，因此導致失敗。將帥都死了，士兵得以返回的衹有十分之二三。

劉叔宗，名纂，樂陵平昌人，歸昂，位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

劉叔宗，名纂，樂陵平昌人，歸附高昂，官居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

劉孟和，名協，浮陽饒安人，聚衆附昂兄弟，位終大丞相司馬，坐事死。其餘并不知所終云。

劉孟和，名協，浮陽饒安人，會聚部衆依附高昂兄弟，官位終於大丞相司馬。因事牽連坐罪致死。其餘的人都不知道下落。

盧曹

神武初起兵，范陽盧曹亦以勇力稱，爲尒朱氏守，據薊。神武厚禮召之，以昂相擬，曰："宜來，與從叔爲二曹。"曹愠曰："將田舍兒比國

神武剛起兵時，范陽人盧曹也因爲勇猛而有力氣著稱，爲尒朱氏守衛，擁據薊地。神武用重禮聘召他，與高昂相類似，説："應當來，和堂叔結成二曹。"盧曹愠怒道："將農家子和國士相

士。"遂率其徒自薊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髑髏爲馬皂；脛長丈六尺，以爲二矟。送其一於神武，諸將莫能用，唯彭樂强舉之。未幾，曹遇疾，恫聲聞於外。巫言海神爲祟，遂卒。其徒五百人皆服斬衰，葬畢潛散。

比。"於是率領他的部屬從薊地入居海島。獲得巨人的骨頭，用頭骨做馬的食槽；腿骨長一丈六尺，將它們製作成兩支長矛。把其中的一支送給神武，衆將領没有誰能使用，衹有彭樂勉强舉起它。不久，盧曹染疾，呻吟之聲傳到外面。巫説是海神作祟，於是去世。他的部屬五百人都服斬衰的喪服，安葬完畢後暗中四散。

曹身長九尺，鬢面甚雄，臂毛逆如猪鬣，力能拔樹。性弘毅方重，常從容雅服，北州敬仰之。嘗卧疾，猶申足以舉二人。蠕蠕寇范陽，曹登城射之，矢出三百步，投弓於外，群虜莫能彎，乃去之。時有沙門曇讚，號爲神力，唯曹與之角焉。曇讚聞叫聲則勝。

盧曹身高九尺，面貌十分雄壯，手臂上的汗毛逆拂時如同猪鬃，力氣大能徒手拔樹。性格寬宏堅毅端方持重，常常安閑舒緩衣着儒雅，北方州郡的人們敬仰他。曾經卧病在床，仍能伸足舉起兩人。蠕蠕侵犯范陽，盧曹登上城墻射擊，箭飛出去三百步遠，將弓投到城外，衆賊無人能拉彎弓，便撤退了。當時有個叫曇讚的僧侣，號稱爲神力，衹有盧曹與他較量。曇讚在聽到鷄鳴聲纔勝出。

論曰：高允蹈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忘身濟難，卒悟明主，保己全名。自非體鄰知命，鑒昭窮達，亦何能若此。宜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僧裕藝用有聞，聿修之義。世禮貪而無道，能無及乎？子集學業優通，知名前世，儒俊之風，門舊不殞。德正受終之際，契協亂臣，雖鍾淫虐，而名亦茂矣！乾邕兄弟，不階尺土之資，奮臂河朔，自致勤王之舉，神武因之，以成霸業。但以非潁川元從，異豐沛故人，腹心之寄，有所未允。露其啓疏，假手天誅，枉濫之極，莫或過此。昂之膽力，氣冠萬夫，韓陵之下，風飛電擊。然則齊氏元功，一門而已。其餘托而唱義，亦足稱云。

論曰：高允身臨危險禍患之地，抗衡天子雷霆之怒氣，對待死亡坦然處之，奮不顧身解救危難，最終使聖明的君主醒悟，保住了自己成全了名聲。如果不是血統親近又知天命，審辨明察困頓與通達，又怎能如此。無怪榮耀四代，終享百歲。北魏以來，衹有此人而已。僧裕技藝才能有名，繼承了高允的德業。世禮貪婪無道，能够不及禍害嗎？子集學問博通，著名前代，有才智出衆的儒士之風範，高門舊德没有喪失。德正在文宣承受帝位之際，符合善於治國的臣子，雖然遭逢淫亂暴虐，但是名聲還是美好的！乾邕兄弟，没有尺地的資本作爲憑藉，在黄河以北振臂而起，主動倡導救援王朝的義舉，神武憑藉他們，成就了霸業。衹是因爲不是在潁川自始即相從的人，不同於帝王故鄉的人，至誠之心的托付，有所不當。泄露了他的秘密奏書，藉天子之手誅滅了他，枉錯淫濫之極，也没有超過這了。高昂有膽量和氣力，勇氣在萬人之首，在韓陵城下，攔腰殺出時有如疾風狂掃閃電轟擊。既然這樣那麽齊氏的元勛，衹有他們一家罷了。其餘的依托他們而舉兵起義，也足可稱道。

北史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

崔鑒（兄孫）伯謙　崔辯（孫）士謙（士謙子）彭（士謙弟）説（説子）弘度

崔挺（子）孝芬（孫）宣猷（曾孫）仲方（仲方從叔）昂（挺從子）季舒（挺族孫）暹

崔鑒

崔鑒，字神具，博陵安平人也。六世祖贊，魏尚書僕射。五世祖洪，晋吏部尚書。曾祖懿，字世茂，仕燕，位秘書監。祖遭，字景遇，位鉅鹿令。父綽，少孤，學行修明，有名於世。與范陽盧玄、勃海高允、趙郡李靈等俱被徵，尋以母老固辭。後爲郡功曹，卒。

崔鑒，字神具，是博陵安平人。六世祖崔贊，任魏朝尚書僕射。五世祖崔洪，任晋朝吏部尚書。曾祖父崔懿，字世茂，在燕朝做官，官居秘書監。祖父崔遭，字景遇，官居鉅鹿令。父親崔綽，幼時成爲孤兒，學業和德行都很傑出，馳名於當世。和范陽人盧玄、勃海人高允、趙郡人李靈等一起被徵召，不久因爲母親年邁堅決辭官。後來任郡功曹，不久去世。

鑒頗有文學，自中書博士轉侍郎，賜爵桐廬縣子。出爲東徐州刺史。鑒欲安新附，人有年老者，表求假以守令，詔從之。又於州内銅冶爲農具，兵人獲利。卒，贈青州刺史、安平侯，謚曰康。

崔鑒很有文才和學識，從中書博士遷職侍郎，賜封爵位桐廬縣子。出任東徐州刺史。崔鑒爲了安撫新近歸附者，有些年老的，崔鑒上表請求給予他們非正式的守、令等地方官職，詔令聽從這一建議。又將州中的銅冶鑄爲農具，使軍民都獲得了好處。去世後，賜贈青州刺史、安平侯，謚號爲康。

子合，字貴和，少有時譽，襲爵桐廬子，位終常山太守。

兒子崔合，字貴和，年少就在當時享有聲譽，繼承爵位桐廬子，官位終於常山太守。

崔康　崔忻

合弟康，少有志氣，陽平王頤之爲定州，康爲衛軍府録事，帶毋極令。時甄琛爲長史，曾因公事，言競之間，以拳擊琛墜床。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其豪率若此。彭城王勰征壽春，康從行，招致壯俠，以爲部下。勰目之，謂左右曰："吾當寄膽氣於此人。"累遷廣平内史，大納財

崔合的弟弟崔康，年少有志向和氣量，陽平王元頤任定州刺史時，崔康任衛軍府録事，帶毋極令。當時甄琛任長史，曾經因爲公事，在争論之中，用拳頭將甄琛打落座位下。甄琛因爲他是本縣之長，祇笑笑并未論罪。其狂放粗魯就像這樣。彭城王元勰征伐壽春，崔康跟隨出征，招募羅致强健的俠士，作爲部屬。元勰注視他，對身邊的人説："我將把膽量和勇氣寄托在這個

貨，爲清論所鄙。後爲燕州刺史，爲杜洛周攻圍，堅守歷年。朝廷遣都督元譚赴救，譚敗，康奔定州，坐免官。太昌中，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頻以老病求解，永熙三年，去職。薨，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靖穆。

長子忻，字伯悦，有世幹。以鄭儼之甥，累遷兼尚書左丞。莊帝初，遇害河陰。追贈殿中尚書、冀州刺史。

崔仲哲

忻弟仲哲，早喪所生，爲祖母宋氏所養。六歲，宋亡，啼慕不止，見者悲之。性恢達，常以將略自許。以軍功賜爵安平縣男。及父康於燕被圍，泣訴朝廷，遂除別將，與都督元譚赴援，戰歿。

子長瑜，位至開府中兵參軍。

崔子樞

長瑜子子樞，學涉好文詞，强辯有才幹。仕齊，位考功郎中，參議五禮，待詔文林館。兼散騎常侍，聘周。使還，除通直散騎常侍，兼知度支。子樞明解世務，所居稱職。因度支有受納風聞，爲御史劾，遇赦免。仕周，位至上士。預尉遲迥事，被誅。

子樞次弟子端，亦有才幹，而文藝爲優。歷殿中侍御史，卒於通直散騎侍郎。

子端弟子博，武平末，爲河陽道行臺郎。隋開皇末，卒於泗州刺史。

子博弟子發，有文才，武平末，秘書郎，修起居注。仕隋爲秦王文學，卒於國子博士。

崔叔瓚

長瑜弟叔瓚，頗有學識，性好直言。其妻即齊昭信皇后姊也，文宣

人身上。”屢經升遷爲廣平内史，大力收納財物，受到正直言論的鄙薄。後來任燕州刺史，被杜洛周圍攻，堅守多年。朝廷派都督元譚趕去救援，元譚失敗，崔康逃奔定州，因此被罷免官職。太昌年間，任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多次以年老有病爲由請求解去職務，永熙三年，免去職務。逝世後，賜贈尚書令、司徒公，謚號爲靖穆。

長子崔忻，字伯悦，有經世之才。因爲是鄭儼的外甥，屢經升遷爲兼尚書左丞。莊帝初年，在河陰遇害。追贈爲殿中尚書、冀州刺史。

崔忻的弟弟仲哲，早喪生母，被祖母宋氏撫養。六歲時，宋氏去世，思念啼哭不已，看到的人都悲憐他。性情豁達，常常稱許自己有用兵的謀略。由於軍功被賜贈爵位安平縣男。到父親崔康在燕州被圍困時，到朝廷哭泣訴説，於是被任爲别將，和都督元譚趕去救援，戰死。

兒子長瑜，官至開府中兵參軍。

長瑜的兒子子樞，有學識修養喜愛文章，善辯有才能。在北齊做官，官居考功郎中，參預商議五禮，待詔文林館。兼散騎常侍，訪問北周。出使回來，拜任通直散騎常侍，兼知度支。子樞明曉時務，所任之官皆稱職。由於任度支官時有受賄的傳聞，被御史彈劾，遇大赦免罪。在北周做官，官至上士。參預尉遲迥之事，被誅殺。

子樞的二弟子端，也有才能，尤以寫作見長。歷任殿中侍御史，任通直散騎侍郎時去世。

子端的弟弟子博，武平末年，任河陽道行臺郎。隋朝開皇末年，任泗州刺史時去世。

子博的弟弟子發，有文學寫作的才能，武平末年，任秘書郎，撰起居注。在隋朝任官爲秦王文學，任國子博士時去世。

長瑜的弟弟叔瓚，很有學問見識，性格喜歡直言。他的妻子就是北齊昭信皇后的姐姐，文

擢爲魏尹丞。屬蝗蟲爲災，帝以問叔瓚。對曰："案《漢書·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作厲。'當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故致此災。"帝大怒，令左右毆之，又擢其髮，以溷汁沃其頭，曳以出，由是廢頓久之。後卒於陽平太守，贈本州刺史。

宣提拔他爲魏尹丞。適值蝗蟲肆虐成災，皇帝就此詢問叔瓚，回答道："據《漢書·五行志》所載：'治水築城等工程不合時宜，蝗蟲興災。'當今在外修築長城，在內興建三臺，所以招致此災。"皇帝大怒，令身邊侍從毆打他，又抓起他的頭髮，把糞汁澆在他的頭上，將其拖出去，因此廢置很久。後來任陽平太守時去世，賜贈本州刺史。

仲哲弟叔彥，位撫軍。

仲哲的弟弟叔彥，官居撫軍。

叔彥弟季通，位司農少卿。季通子德立，好學，愛屬文，預撰《御覽》，位濟州別駕。

叔彥的弟弟季通，官居司農少卿。季通的兒子德立，好學，喜歡寫作，參預撰寫《御覽》，官居濟州別駕。

崔季良

季通弟季良，風望閑雅，位太學博士，以征討功，賜爵蒲陰縣子，累遷太尉長史。及康東還鄉，季良亦去職歸養。後位中軍將軍、光祿大夫，先康卒於家，贈尚書右僕射，謚曰簡。

季通的弟弟季良，風度嫻靜文雅，官居太學博士，由於征討有功，賜贈爵位蒲陰縣子，屢經升遷爲太尉長史。到崔康東返鄉里，季良也離職回歸養老。後來官居中軍將軍、光祿大夫，在家中先於崔康去世，賜贈尚書右僕射，謚號爲簡。

康弟習，字貴禮，有世用，卒於河東太守，贈并州刺史。

崔康的弟弟崔習，字貴禮，有處世治事的才能，任河東太守時去世，賜贈并州刺史。

鑒兄槲，字洛祖，行博陵太守。槲子文業，中書郎、鉅鹿太守。文業子伯謙。

崔鑒的哥哥崔槲，字洛祖，行博陵太守。崔槲的兒子文業，任中書郎、鉅鹿太守。文業的兒子伯謙。

崔伯謙

伯謙，字士遜，貧居養母。齊神武召補相府兼功曹，稱之曰："崔伯謙清直奉公，真良佐也。"轉七兵、殿中、左户三曹郎中。弟仲讓爲北豫州司馬，與高慎同叛。坐免官。後歷瀛州別駕、京畿司馬。文襄將之晋陽，勞之曰："卿聘足瀛部，已著康歌。督府務總，是用相授。"臨別，又馬上執手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卿宜深體此情。"族弟暹當時寵要，伯謙與之舊僚同門，非吉凶未嘗造請，以雅道自居。

伯謙，字士遜，貧困在家侍養母親。齊神武徵召補任爲相府兼功曹，稱贊他道："崔伯謙清廉正直盡職爲公，真是個好助手。"遷職七兵、殿中、左户三曹郎中。弟弟仲讓任北豫州司馬，和高慎一起反叛。因坐罪免去官職。後來歷任瀛州別駕、京畿司馬。文襄將去晋陽，慰勞他說："你幫助治理的瀛州，已呈現一片太平景象。軍府中的繁雜事務，因此委托給你了。"臨別時，又在馬上握着他的手說："握着你的手，與你一起活到老，你應該深深地體會我的這份情意。"同族的弟弟崔暹當時得寵顯要，伯謙和他既是往日的同僚又是同宗，没有吉凶之事從不去拜訪，一直以正道自居。

天保初，除濟北太守，恩信大

天保初年，任濟北太守，普遍推行恩德和誠

行，富者禁其奢侈，貧者勸課周給。縣公田多沃壤，伯謙咸易之以給人。又改鞭，用熟皮爲之，不忍見血，示耻而已。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政何似，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誦人爲歌曰："崔府君，能臨政。退田易鞭布威德，人無争。"客曰："既稱恩化，何因復威?"對曰："長吏憚其威嚴，人庶蒙其恩惠，故兼言之。"以相府舊僚，例有加授，徵赴鄴。百姓號泣遮道，數日不得前。

以弟仲讓在關中，不復居内任，除南鉅鹿太守。下車導以禮讓，豪族皆改心整肅。事無巨細，必自親覽。在縣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告白鬚公，不慮不决"。在郡七年，獄無停囚。每有大使巡察，恒處上第。徵拜銀青光禄大夫。

伯謙少時讀經、史，晚年好《老》、《莊》，容止儼然無愠色，親賓至，則置酒相娱，清言不及俗事，士大夫以爲儀表。卒，贈南兖州刺史，謚曰懿。

伯謙弟仲讓，仕西魏，位至鴻臚少卿。

崔辯　崔逸　崔巨倫

崔辯，字神通，鑒之從祖弟也。祖琨，字景龍，行本郡太守。父經，贈兖州刺史。

辯學涉經史，風儀整峻，獻文徵拜中書博士、武邑太守。政事之餘，專以勸學。卒，贈安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恭。

長子景儁，鯁正有高風，好古博涉，以經明行修，徵拜中書博士。歷侍御史、主文中散。孝文賜名爲逸。

信，禁止富人奢侈糜費，鼓勵窮人致力農桑并予以周濟。縣裏公田大多土壤肥沃，伯謙都將它們調换給百姓。又改换刑具鞭子，用熟皮製作，不忍心看見出血，表示耻辱罷了。朝廷重臣路過郡地，向人問起太守執政如何，回答説："太守的恩德教化，是古來没有的。"并朗誦當地人所作的歌謡道："崔府君，能臨政，退田易鞭布威德，人無争。"來客問："既然説他行恩德教化，爲什麽又施嚴威呢?"回答説："官吏懼怕他的威嚴，百姓蒙受他的恩惠，所以都兼顧説到。"由於是相府的舊官員，按例要加官，受徵召去鄴都。老百姓痛哭流涕攔在路上，數天不能前行。

因爲弟弟仲讓在關中，不再在朝内任職，拜任南鉅鹿太守。一到任就用禮讓之道引導，豪户大族都改過自新行爲整飭。不管事情大小，一定要親自過問。在縣中有貧困孱弱者有事得不到公正處理的，都説："我親自告到白鬍子太守那裏，不愁不解决。"在郡任職七年，監獄裏没有長久關押的囚犯。每次有朝廷大使巡行視察，他的政績總是被評定爲上等。徵召拜授爲銀青光禄大夫。

伯謙年少時研讀經、史，晚年喜讀《老子》、《莊子》，儀容舉止矜持莊重没有怨怒之色，親朋好友來了，就設酒席一起宴飲娱樂，清談高論不涉及世俗之事，士大夫把他作爲榜樣。去世後，賜贈南兖州刺史，謚號爲懿。

伯謙的弟弟仲讓，在西魏做官，官至鴻臚少卿。

崔辯，字神通，是崔鑒的同曾祖而不同祖父的弟弟。祖父崔琨，字景龍，行本郡太守。父親崔經，賜贈兖州刺史。

崔辯學識涉及經史，風度儀表嚴肅冷峻，獻文徵召拜授爲中書博士、武邑太守。處理政事之餘，專心從事鼓勵勤奮學習。去世後，賜贈安南將軍、定州刺史，謚號爲恭。

長子景儁，正直有高卓之風範，崇尚古代廣博涉獵，由於通曉經術行爲修整，徵召拜授爲中書博士。歷任侍御史、主文中散。孝文賜其名爲

後爲員外散騎侍郎，與著作郎韓興宗參定朝儀。雅爲孝文所知重，遷國子博士。每有公事，逸常被詔獨進，博士特命自逸始。轉通直散騎常侍、廷尉少卿，卒。

子巨倫，字孝宗，幼孤。及長，歷涉經史，有文學武藝。叔楷爲殷州，巨倫仍爲長史、北道別將。在州陷賊，斂恤存亡，爲賊所義。葛榮聞其才名，欲用爲黄門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僚，令巨倫贈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牛復喘吐舌。"以此自晦，獲免。結死士，夜中南走，逢賊，俱恐不濟。巨倫曰："寧南死一寸，豈北生一尺!"便欺賊曰："吾受敕而行。"賊爇火觀敕，火未然。巨倫手刃賊十餘人，賊乃四潰，得馬數匹。夜陰失道，唯看佛塔户而行。到洛陽，持節別將北討。初，楷喪之始，巨倫收殯倉卒，事不周固。至是遂偷路改殯，并竊家口以歸。尋授國子博士。

逸。後來任員外散騎侍郎，和著作郎韓興宗參預釐定朝廷禮儀。極受孝文賞識器重，升爲國子博士。每每有公事，崔逸常被詔令單獨進宫，博士負特別使命從崔逸開始。遷職通直散騎常侍、廷尉少卿，不久去世。

兒子巨倫，字孝宗，幼年成爲孤兒。到大了時，廣泛涉獵經史，博學有文才會騎射。叔父崔楷任殷州刺史時，巨倫仍任長史、北道別將。所任職之州淪陷賊手，收殮亡者撫恤生者，被賊寇稱善。葛榮聽説過他的才華聲名，想任用他爲黄門郎，巨倫心裏憎惡他。到五月五日，聚集官員們，命巨倫贈詩。巨倫便道："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牛復喘吐舌。"用這來隱藏自己，獲得幸免。交結敢死之士，夜裏往南逃走，遇上賊寇，都害怕不能成功。巨倫説："寧願往南進一寸而死，豈能朝北退一尺而生!"便欺騙賊寇道："我是接受敕命而行動的。"賊寇點火看敕命，火還未點燃。巨倫親手殺死賊寇十多人，賊寇於是四處逃散，獲得馬數匹。夜黑迷路，衹看見寺户前行。到了洛陽，身爲持節別將向北征討。起初，崔楷剛死時，巨倫收殮殯葬倉猝，事情辦得不周全牢固。到這時便暗中前去改葬，并且將家人偷偷弄出帶回。不久任國子博士。

莊帝即位，除東濮陽太守。時河北紛梗，人避賊，多入郡界，歲儉饑乏，巨倫傾資贍恤，務相全濟。時類高之。元顥入洛，據郡不從，莊帝還宫，封漁陽縣男。後除光禄大夫。卒，子子武襲。

莊帝登位，任東濮陽太守。當時黄河以北災禍紛擾，人民躲避賊寇，多進入其郡界内，年歲歉收饑荒困乏，巨倫傾其資財供給救濟，務必全部救助。當時人很推崇他。元顥進入洛陽，擁據本郡不追隨，莊帝回宫，封爵漁陽縣男。後來任光禄大夫。去世後，兒子子武繼承了爵位。

初，巨倫有姊，明慧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内外親族，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爲子翼納之。時人嘆其義識。

起初，巨倫有個姐姐，聰慧有才能操行，由於瞎了一隻眼，内外親屬，没有來求娶的。她的家人商議想屈尊下嫁她。巨倫的姑姑，趙國人李叔胤的妻子，聽到後悲痛感傷道："我的哥哥有大德，不幸早死，怎能讓此女屈尊奉事低等的家族!"便爲兒子李翼納娶了她。當時的人贊嘆她的守義之見識。

崔模

逸弟模，字叔軌。身長八尺，圍

崔逸的弟弟崔模，字叔軌。身高八尺，兩手

亦如之。出後其叔，雅有志度。蕭寶夤討關、隴，引爲西征别將，屢有戰功，封槐里縣伯。後行岐州事，擊賊，歿於陣。永熙中，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相州刺史。模弟楷。

合圍的長度也如此。出繼給叔父，很有志向氣度。蕭寶夤討伐函谷關以西、隴山以東一帶時，引薦爲西征别將，多次有戰功，封爵槐里縣伯。後來行岐州事，進擊寇賊，陣亡。永熙期間，賜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相州刺史。崔模的弟弟崔楷。

崔楷

楷，字季則，爲廣平王懷文學。正始中，以王國官非其人，多被戮，唯楷與楊昱以數諫諍獲免。後爲太子中舍人、左中郎將。以黨附高肇，爲中尉所劾。事在《高聰傳》。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强，時人語曰："莫儯儸，付崔楷。"時冀、定數州頻遭水害，楷上疏導之便宜，事遂施行。

孝昌初，置殷州，以楷爲刺史，加後將軍。楷將之州，人咸勸單身述職。楷曰："單身赴任，朝廷謂吾有進退之計，將士又誰肯固志?"遂闔家赴州。賊勢已逼，或勸減小弱以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男夜出。既而曰："一朝送免兒女，將謂吾心不固。"遂命追還。及賊來攻，楷率力拒抗，莫不爭奮，咸稱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一身？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賊遂害之。楷兄弟父子并死王事，朝野傷嘆焉。贈侍中、鎮軍將軍、定州刺史。永熙中，又特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冀州刺史。

崔楷，字季則，任廣平王元懷文學。正始年間，由於王國官員不稱職，多被殺戮，衹有崔楷與楊昱因多次直言規勸獲得幸免。後來任太子中舍人、左中郎將。因爲依附高肇成爲同黨，被中尉彈劾。事情詳見《高聰傳》。崔楷性格嚴厲酷烈，能打擊豪强，當時人作諺語道："莫强横，付崔楷。"這時冀州、定州幾個州屢屢遭受水災，崔楷上奏論述疏導的好處，此事於是施行。

孝昌初年，置立殷州，任崔楷爲刺史，加官後將軍。崔楷將要去州赴任，人們都勸他單身一人到職。崔楷説："單身一人赴任，朝廷認爲我打算給自己留有進退去留的餘地，將士們又有誰肯堅定志向?"於是帶着全家到州赴任。寇賊的勢力已經逼近，有人勸説减少小孩和弱者以避開寇賊，於是遣送第四個女兒、第三個男兒夜裏出走。不久説道："一旦兒女被送走得免，將會認爲我心不堅定了。"於是令人把他們追回。到寇賊來進攻時，崔楷率兵士抵抗，没人不争先奮勇，都説崔公尚且不惜百口之家，我等還珍愛什麽一己之身？力量耗盡城池淪陷，崔楷堅守氣節不屈服，寇賊於是殺害了他。崔楷兄弟父子都爲公事而死，朝野爲他們傷感嘆息。賜贈侍中、鎮軍將軍、定州刺史。永熙年間，又特别賜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冀州刺史。

長子士元，沈雅有學尚，州陷，戰没，贈平州刺史。子育王，少以器幹稱，仕齊至起部郎。子文豹，字蔚，少有文才，本州大中正。士元弟士謙。

長子士元，深沉儒雅有學問志向，州城淪陷時，戰死，賜贈平州刺史。兒子育王，年少由於才能而見稱，在北齊做官位至起部郎。兒子文豹，字蔚，年少有文才，任本州大中正。士元的弟弟士謙。

崔士謙

士謙，孝昌初解褐著作佐郎。後賀拔勝出鎮荆州，以士謙爲行臺左

士謙，孝昌初年出仕任著作佐郎。後來賀拔勝出任鎮守荆州，任士謙爲行臺左丞。孝武西遷

丞。孝武西遷，士謙勸勝倍道兼行，謁帝關右，勝不能用。州人鄧誕引侯景軍奄至，勝與戰敗績，遂奔梁，士謙與俱行。及至梁，每乞師赴援。梁武雖不爲出軍，而嘉勝等志節，并許其還國。乃令士謙先，且通鄰好。周文素聞其名，甚禮之，賜爵千乘縣男。及勝至，拜太師長史，以功進爵爲子，拜尚書右丞。從周文解洛陽圍，經河橋戰，加定州大中正、瀛州刺史。又破柳仲禮於隨郡，討李遷哲於魏興，并有功，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直州刺史，賜姓宇文氏。恭帝初，轉利州刺史。士謙性明悟，深曉政術，吏人畏而愛之。

周保定二年，遷總管、安州刺史，加大將軍，進爵武康郡公。天和中，授江陵總管、荆州刺史。州既統攝遐長，俗兼夷夏，又南接陳境，東鄰齊寇。士謙外禦强敵，内撫軍人，風化大行，號稱良牧。每年考績，常爲天下之最，屢有詔褒美焉。士謙隨賀拔勝之在荆州也，雖被親遇，而名位未顯；及踐其位，朝野以爲榮。卒於州，闔境痛惜之，立祠堂，四時祭饗。子曠嗣。

士謙性至孝，與弟説特相友愛，雖復年位并高，資産皆無私焉。居家嚴肅，曠及説子弘度并奉其遺訓云。

曠，少温雅，大象末，位開府儀同大將軍、淅州刺史。曠弟彭。

崔彭

彭，字子彭，少孤，事母以孝聞。性剛毅，有武略，工騎射，善《周官》、《尚書》，并略通大義。仕周，累遷門正上士。隋文帝爲相，周陳王純鎮齊州，帝恐其爲變，遣彭以兩騎徵純入朝。彭未至齊州三十

時，士謙勸賀拔勝兼程而行，在函谷關以西晋見皇帝，賀拔勝没有采用。州中人鄧誕引導侯景的軍隊忽然來到，賀拔勝與之交戰大敗，於是投奔蕭梁，士謙與他同行。等到了蕭梁，常請求出師赴援。梁武儘管不能爲他們派出軍隊，但嘉賞賀拔勝等的志氣節操，并且許諾他們可以回國。便命士謙先行，且與鄰國通問交好。周文平素已聞其名，對他很禮遇，賜封爵位千乘縣男。等賀拔勝到時，任太師長史，因功進封爵位爲子，任尚書右丞。跟隨周文解洛陽之圍，經歷河橋之戰，加官定州大中正、瀛州刺史。又在隨郡擊破柳仲禮，在魏興討伐李遷哲，都有戰功，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直州刺史，賜姓爲宇文。恭帝初年，遷職利州刺史。士謙生性聰明有悟性，深曉爲政之術，官民畏懼却敬愛他。

北周保定二年，遷職總管、安州刺史，加官大將軍，進封爵位爲武康郡公。天和年間，任江陵總管、荆州刺史。州府統轄的地區既邊遠廣大，兼雜着夷狄和華夏的風俗，又南面地接陳朝國境，東面鄰近北齊寇賊。士謙對外抗禦强敵，對内慰撫軍民，風俗教化盛行，號稱好州官。每年考察政績，常爲國内第一，多次有詔令褒奬贊美他。士謙跟隨賀拔勝在荆州時，雖然受到親近禮遇，却官位不顯達，到升其位時，朝野認爲他榮耀。在州任職時去世，全境人悲痛憐惜他，建立祠堂，四季供祭。兒子崔曠繼承爵位。

士謙性情極孝順，和弟弟崔説特别友愛，雖説年齡地位都高，所有的資産没有私屬的。治家嚴厲整肅，崔曠和崔説的兒子弘度都遵奉他的遺訓。

崔曠，年少時温文爾雅，大象末年，官居開府儀同大將軍、淅州刺史。崔曠的弟弟崔彭。

崔彭，字子彭，年幼喪父，事奉母親因爲孝順聞名。性格剛强堅毅，有軍事謀略，擅長騎射之術，愛好《周官》、《尚書》，并且略通要旨。在北周任官，屢經升遷爲門正上士。隋文帝任丞相時，周陳王宇文純鎮守齊州，皇帝害怕他有變故，派崔彭帶兩騎兵徵召宇文純入朝。崔彭在

里，因詐病止傳舍，遣人召純。純疑有變，多將從騎至彭所。彭請間，因顧騎士執而鎖之。乃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左右愕然而去。至，拜上儀同。

不到齊州三十里的地方，便假裝有病歇在客舍，派人召喚宇文純。宇文純疑心有變故，多率些隨從的騎兵到崔彭的住所。崔彭請摒退左右言事，趁機示意騎兵拘捕他并加上鎖鏈。於是大聲説道："陳王有罪過，詔令徵召入朝，左右的人不得亂動。"左右隨從驚愕離去。回來，授任上儀同。

及踐祚，遷監門郎將，兼領右衛長史，賜爵安陽縣男。再遷驃騎將軍，恒典宿衛。性謹密，在省闥二十餘年，當上，在仗危坐終日，未嘗有墮容。上每謂曰："卿當上日，我寢處自安。"又嘗曰："卿弓馬固以絶人，頗知學不?"彭曰："臣少愛《周禮》、《尚書》，休沐之暇，不敢廢也。"上曰："試爲我言之。"彭因説君臣戒慎之義，上稱善。觀者以爲知言。後加上開府，遷備身將軍。

到隋文帝登基時，遷職監門郎將，兼領右衛長史，賜封爵位安陽縣男。又遷職驃騎將軍，長期掌宫中警衛。性格謹慎細密，在宫中二十多年，爲皇上值班警衛時，在儀仗中端坐終日，不曾有懈怠的樣子。皇上常對他説："你值勤之日，我坐卧自安。"又曾問道："你的騎射之術當然過人，略知一些學問不?"崔彭答道："我年少時喜歡《周禮》、《尚書》，休假閑暇時，也不敢廢弛。"皇上説："嘗試給我談談。"崔彭趁機論説君臣警戒謹慎的道理，皇上稱贊美妙。觀察者認爲是遠見之言。後來加官上開府，遷職備身將軍。

上嘗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鴿鳴於梁上。命彭射之，中，上大悦，賜錢一萬。及使者反，可汗復遣使請崔將軍一與相見。上曰："此必善射聞於虜庭。"遂遣之。及至，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因擲肉於野，以集飛鳶，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莫不嘆服。仁壽末，進爵安陽縣公。

皇上曾在武德殿設宴款待達頭可汗的使者時，在殿梁上有鴿子鳴叫。令崔彭射下，射中，皇上大喜，賞賜錢幣一萬。到使者返回，可汗再派使者請求崔將軍與他相見。皇上説："這一定是擅長射術的名聲傳到了突厥王庭。"於是派他前去。等到了那裏時，可汗召集擅長射術者幾十人，便將肉拋擲在野地，用來誘集飛鷹，派出他的那些擅長射術的人射殺，多數射不中。崔彭連發數箭，都應弦而落。突厥人無不贊嘆心服。仁壽末年，進封爵位安陽縣公。

煬帝即位，遷左領軍大將軍。時漢王諒初平，令彭鎮遏山東，復領慈州事。卒，贈大將軍，謚曰肅。子寶德嗣。

煬帝即位，遷職左領軍大將軍。當時漢王楊諒剛剛被平定，命崔彭鎮遏山東，又領慈州事。去世後，賜贈大將軍，謚號爲肅。兒子寶德繼承了爵位。

崔説

士謙弟説。説本名士約。少有氣概，膂力過人，尤工騎射。賀拔勝牧荆州，以爲假節、冠軍將軍、防城都督。又隨奔梁。復自梁歸西魏。授武衛將軍、都督，封安昌縣子。從周文

士謙的弟弟崔説。崔説本名士約。年少時就有氣魄，膂力過人，尤其擅長騎射之術。賀拔勝統治荆州時，任他爲假節、冠軍將軍、防城都督。又跟隨投奔蕭梁。再從蕭梁回歸西魏。任武衛將軍、都督，封爵安昌縣子。跟隨周文收復弘

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進爵爲侯，除京兆郡守。累遷都官尚書、定州大中正，改封安固縣侯，賜姓宇文，并賜名説焉。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萬年縣公。再遷總管、凉州刺史。説莅政强毅，百姓畏之。後除使持節，熊和中三州、崇德等十三防諸軍事，加授大將軍，改封安平縣公。建德四年，卒，贈鄜、延等五州刺史，謚曰壯。子弘度。

農，出戰沙苑，都有功勛，進封爵位爲侯，任京兆郡守。屢經升遷爲都官尚書、定州大中正，改封爲安固縣侯，賜姓爲宇文，且賜他名説。進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官侍中，進封爵位萬年縣公。又遷職總管、凉州刺史。崔説執政强幹果决，百姓畏懼他。後來任使持節，熊和中三州、崇德等十三防諸軍事，加任大將軍，改封爲安平縣公。建德四年，去世，追贈鄜州、延州等五州刺史，謚號爲壯。兒子弘度。

崔弘度

弘度，字摩訶衍。膂力絶人，儀貌魁岸，鬚面甚偉，性嚴酷。年十七，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親信，累轉大都督。時護子中山公訓爲蒲州刺史，令弘度從焉。嘗與訓登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欻擲下，至地無所損，訓大奇之。後以戰功授儀同。從平齊，進上開府、鄴縣公。尋從汝南公宇文神舉破盧昌期於范陽，鄖公韋孝寬經略淮南。以前後勛進位上大將軍。襲父爵安平縣公。

弘度，字摩訶衍。膂力過人，體貌魁梧，外表十分壯美，性格嚴厲冷酷。十七歲時，北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親信，屢經升遷爲大都督。當時宇文護的兒子中山公宇文訓任蒲州刺史，命弘度跟隨他。曾和宇文訓登樓，到達頂層，離地四五丈，低頭望下面，宇文訓説："可怕呀！"弘度説："這有什麽值得怕的？"忽然跳下，到了地上没有任何損傷，宇文訓認爲他很不一般。後來由於戰功任儀同。跟隨平定北齊，進位上開府、鄴縣公。旋即跟隨汝南公宇文神舉在范陽擊敗盧昌期，跟隨鄖公韋孝寬籌劃謀取淮水以南。因爲前前後後的功勛進位上大將軍。繼承父親的爵位安平縣公。

及尉遲迥反，弘度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討之，所當無不披靡。弘度妹先適迥子爲妻。及破鄴城，迥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迥將射弘度，弘度脱兜鍪謂曰："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事既如此，早爲身計，何所待也？"迥擲弓於地，罵大丞相極口，自殺。弘度顧弟弘昇，使取迥頭。進位上柱國。時行軍總管例封國公，以弘度不時殺迥，縱致惡言，由是降爵一等爲武鄉郡公。

到尉遲迥反叛時，弘度以行軍總管的身份跟隨韋孝寬討伐他，所抗之敵無不望風披靡。弘度的妹妹先出嫁給尉遲迥的兒子作妻子。到攻破鄴城時，尉遲迥困迫被逼登樓，弘度直接爬上從城外到城上所築的龍尾道追趕他。尉遲迥將射弘度，弘度摘下頭盔對他説："今天各自圖謀國事，不得顧及私情。事情已經這樣了，早點爲自身打算，還等待什麽呀？"尉遲迥將弓擲在地上，極力謾駡大丞相後，自殺。弘度示意弟弟弘昇，讓他割下尉遲迥的頭。進位上柱國。當時行軍總管按例封爲國公，由於弘度没有及時殺死尉遲迥，招來惡語，於是降低爵位一等爲武鄉郡公。

開皇初，以行軍總管拒突厥於原州。還，拜華州刺史。納妹爲秦孝王

開皇初年，任行軍總管在原州抵禦突厥。返回，任華州刺史。將妹妹出嫁給秦孝王作妃子。

妃。尋還襄州總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所在令行禁止，盜賊屏迹。梁主蕭琮來朝被止，以弘度爲江陵總管，鎮荆州。陳人憚之，不敢窺境。以行軍總管從秦孝王平陳，賜物五千段。高智慧等作亂，復以行軍總管隸楊素。弘度與素品同，而年長於素，素每屈下之，一旦隸素，意甚不平。素亦優容之。及還，以行軍總管檢校原州事，以備胡。無虜而還。上甚禮之，復以其弟弘昇女爲河南王妃。仁壽中，檢校太府卿。

不久遷職襄州總管。弘度一向顯貴，統御部屬嚴峻苛刻，所任之地有令即行有禁即止，盜賊銷聲匿迹。後梁君主蕭琮來朝見被禁止，任弘度爲江陵總管，鎮守荆州。陳朝人畏懼他，不敢窺視邊境。以行軍總管的身份跟隨秦孝王平定陳朝，賞賜物品五千件。高智慧等發動叛亂，又任命爲行軍總管隸屬楊素。弘度和楊素級别相等，而且比楊素年齡大，楊素常屈己謙讓他，現在一旦隸屬於楊素，内心很不滿。楊素也寬容了他。到返回時，以行軍總管的身份任檢校原州事，用來防備胡人。没有敵寇而返回。皇上很禮遇他，又將他的弟弟弘昇的女兒作爲河南王的妃子。仁壽年間，任檢校太府卿。

自以一門二妃，無所降下。每誡其僚吏曰：“人當誠恕，無得欺誑。”皆曰：“諾。”後嘗食鱉，侍者八九人，弘度問之曰：“鱉美乎?”人懼之，皆曰：“美。”弘度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鱉，安知其美?”俱杖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莫不汗流，無敢欺隱。時有屈突蓋爲武候車騎，亦嚴刻。長安爲之語曰：“寧飲三斗醋，不見崔弘度；寧炙三斗艾，不逢屈突蓋。”然弘度居家，子弟班白，動行捶楚，閨門整肅，爲當世所稱。

自認爲一家中出了二個妃子，没有什麽謙讓。常常告誡他的臣屬説：“人應該誠實寬厚，不能欺騙。”都説：“是。”後來嘗吃鱉時，侍奉左右的有八九個人，弘度問他們道：“鱉味美嗎?”人們害怕他，都答：“美。”弘度大罵道：“平庸的奴才！怎敢欺騙我？你們剛纔没有吃鱉，怎麽知道它味美?”全部杖擊八十下。屬吏衆官看到這，無不冷汗直流，不敢欺騙隱瞞。當時有個叫屈突蓋的人任武候車騎，也嚴厲苛刻。長安爲此編了一首歌謡：“寧肯灌飲三斗陳醋，不願見到崔弘度；寧肯燒灼三斗艾葉，不願遇上屈突蓋。”然而弘度治家，頭髮斑白的後輩們，還常常被處以杖刑，致使家風整飭嚴肅，被當代稱頌。

未幾秦王妃以罪誅，河南王妃復被廢，弘度憂恚，謝病於家。諸弟乃與之别居，彌不得志。煬帝即位，河南王爲太子。帝將復立崔妃，遣中使就第宣旨。使者詣弘昇家，弘度不之知。使者反，帝曰：“弘度有何言?”使者曰：“弘度稱疾不起。”帝默然，其事竟寢。弘度憂憤，未幾卒。

不久秦王的妃子因罪被誅殺，河南王的妃子也被廢棄，弘度憂愁憤恨，以有病爲由辭職歸家。諸位弟弟於是和他分居，更加不遂心。煬帝登位，河南王立爲太子。皇帝想再立崔妃，派宫中使者去他家宣諭聖旨。使者到弘昇家中，弘度不知這事。使者回去，皇帝問：“弘度有什麽話?”使者答：“弘度稱病卧床不起。”皇帝無語，這件事終究廢置了。弘度憂愁憤恨，不久去世。

崔弘昇

弘昇，字上客，在周爲右侍上士。從平尉遲迥，以功拜上儀同。尋加上開府，封黄臺縣侯。隋文受禪，

弘昇，字上客，在北周任右侍上士。跟隨平定尉遲迥，由於功勛授任上儀同。旋即加官上開府，封爵黄臺縣侯。隋文接受禪讓登基，進封爵

進爵爲公，授驃騎將軍。歷慈鄭二州刺史、襄州總管。以戚屬故，待遇隆重。及河南王妃罪廢，弘昇亦免官。煬帝即位，歷冀州刺史、信都太守，位金紫光祿大夫，轉涿郡太守。遼東之役，檢校左武衛大將軍事，指平壤。與宇文述等同敗，奔還，發病卒。

位爲公，任驃騎將軍。歷任慈州鄭州二州刺史、襄州總管。由於親屬的緣故，得到地位貴盛的待遇。到河南王妃子因罪廢棄時，弘昇也被免掉官職。煬帝登位，歷任冀州刺史、信都太守，官至金紫光祿大夫，遷職涿郡太守。遼東之役時，任檢校左武衛大將軍事，率軍指向平壤。和宇文述等一起失敗，逃回，發病去世。

崔挺

崔挺，字雙根，辯之從父弟也。父鬱，位濮陽太守。

崔挺，字雙根，是崔辯的堂弟。父親崔鬱，官居濮陽太守。

挺幼孤，居喪盡禮，少敦學。五代同居，後頻年饑，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鄉人有贍遺，挺辭而後受，仍亦散之。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侍郎。以工書，受敕於長安書文明太后父燕宣王碑，賜爵秦昌子。轉登聞令，遷典屬國下大夫。以參議律令，賜帛、穀、馬、牛等。尚書李沖甚重之。孝文以挺女爲嬪。宋王劉昶南鎮彭城，詔挺爲長史，以疾辭免，乃以王肅爲長史，其被遇如此。

崔挺年幼成爲孤兒，在守喪期間盡到禮節，年少學習勤勉。五世同堂，後來因爲荒年頻仍，大家纔分開。崔挺與弟弟崔振推讓出田地宅第和舊有資産，衹守着墳地罷了。家徒四壁，兄弟和悦，手不釋卷。鄉里人有饋贈的東西，崔挺推辭然後接受，仍舊又散發掉。薦舉爲秀才，考中射策甲科。任中書博士，遷職侍郎。因爲擅長寫字，在長安受敕命給文明太后的父親燕宣王書寫碑文，賜封爵位秦昌子。轉任登聞令，遷職典屬國下大夫。由於參預議定法令，賞賜帛、穀、馬、牛等。尚書李沖很器重他。孝文任崔挺的女兒爲宫廷女官。宋王劉昶南鎮彭城，詔命崔挺爲長史，由於有病辭掉，於是任王肅爲長史，他受到的待遇就像這樣。

後拜昭武將軍、光州刺史，風化大行。及車駕幸兗州，召挺赴行在所，問以臨邊之略，因及文章。帝甚悦，謂曰："别卿以來，倏焉二載。吾所綴文，以成一集，今當給卿副本。"顧謂侍臣曰："擁旄者皆如此，何憂哉！"復還州。及散騎常侍張彝巡行風俗，謂曰："彝受使巡方，采察謡訟，入境觀政，實愧清使之名。"州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峰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岳。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上，秋夏之際，常有暴雨。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龍相去，

後來任昭武將軍、光州刺史，普遍推行風俗教化。皇上到兗州時，徵召崔挺到皇上巡行所在的住地，詢問他治理邊境的策略，順便談及文章之事。皇帝很歡喜，對他説："和你分别以來，一晃二年。我寫作的東西，已結成一集，現在將給你一個副本。"回頭對陪從的臣子説："統率軍隊的人都像這樣，還憂慮什麽啊！"又回到本州。到散騎常侍張彝巡回視察地方風尚習俗時，對他説："我張彝接受使命巡視地方，采集考察民間流傳的贊頌，入境瞭解政績，實在是有愧於清使的名聲。"州中古老的掖城西北面幾里遠，有一座斧山，山峰高拔險峻，北邊面對滄海，南邊遥望岱岳。崔挺在山頂上想造道觀廟宇，閲歷豐富的老人説："這座山峰上，秋夏之間，常有暴雨。

何遠之有？虬龍倏忽，豈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既代，即爲風雨所毁，遂莫能立。衆以爲善化所感。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亡，闔門充役。挺上書，以爲《周書》父子罪不相及，以一人犯罪，延及闔門，豈不哀哉！辭甚雅切，帝納之。

相傳是龍走的道，恐怕此座道觀不能久存。”崔挺説：“人與龍的距離，有什麽遠的？無角龍迅疾，難道它衹有一條路嗎？”於是建造道觀。幾年裏，果然没有異常的風雨。崔挺被代以後，立刻被風雨毁壞，終究没有誰能建立。衆人認爲這是他善於教化得到的感應。當時因犯罪被發配戍邊者多有逃走越境的，於是建立嚴厲的法制，一人犯罪逃亡，全家充役。崔挺上奏書，認爲《周書》所載罪罰時父子不株連，因一人犯罪，連累全家，難道不悲哀嗎！言辭非常正直切中，皇帝接納了這個意見。

先是州内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有賴。孝文將辨天下氏族，仍亦訪定，乃遥授挺本州大中正。掖縣有人年逾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采，藏之海島，垂六十歲，忻逢明政，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爲寶。”遣船隨取，光潤果然，迄不肯受，乃表送都。景明初，見代，老幼泣涕追隨，縑帛送贈，悉不納。

在此以前州中缺少鐵，器物用具都求助於外地，崔挺上表恢復了鐵官，公私有利。孝文將要辨别天下氏族等級，仍都要訪查確定，便遥授崔挺爲本州大中正。掖縣有個人年過九十，乘坐一種老人的代步工具板輿訪問州府。自稱年輕時曾經充任使者到林邑，得到一塊美玉，四周長一尺四寸，很有光彩，藏放在海島，將近六十年，欣遇開明的政治，現在願意將它奉獻出來。崔挺説：“我儘管德不如古人，也不能將玉當作寶貝。”派船隨去取來，光亮細潤果然如此，始終不肯接受，於是上表呈送京都。景明初年，被替任，老少哭泣追踪跟隨，贈送的絹帛，全部不接受。

散騎常侍趙脩得幸宣武，挺雖同州壤，未嘗詣門。北海王詳爲司徒、録尚書事，以挺爲司馬，固辭不免。世人皆嘆其屈，而挺處之夷然。詳攝選，衆人競稱考第，以求遷叙，挺終無言。詳曰：“崔光州考級并未加授，宜投一牒，當爲申請。遽伯玉耻獨爲君子，亦何故默然？”挺曰：“階級是聖朝大例，考課亦國之恒典，至於自衒求進，竊以羞之。”詳大相稱嘆。其爲司馬，詳未曾呼名，常稱州號，以示優禮。卒，贈輔國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景。光州故吏聞凶問，莫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固寺赴八關齋，追奉冥福。

散騎常侍趙脩得到宣武的寵幸，崔挺雖與他同州域，不曾登門。北海王元詳任司徒、録尚書事，任崔挺爲司馬，堅决推辭不能免掉。當時人都慨嘆他委屈，崔挺却處之坦然。元詳主持量才授官，衆人競相稱揚自己考核評定的等級，來求取升官進職，崔挺始終無語。元詳説：“崔光州考核的等級都没有加任官職，應該贈送一紙委任狀，將爲之申請。遽伯玉以僅僅是君子爲耻，又是什麽緣故不語？”崔挺説：“尊卑等級是聖朝重要的規則，考驗政績也是國家永久的典制，至於自我誇耀來貪求晋升，我認爲羞耻。”元詳大加稱許贊嘆。他任司馬，元詳不曾直呼其名，常稱州號，來表示優厚的禮遇。去世後，追贈輔國將軍、幽州刺史，謚號爲景。光州他過去的屬吏聽到死訊，没有誰不悲痛傷感，共同鑄造一尊八

尺高的銅像，在城東的廣固寺投身參與八關齋，爲死者祈求死後之福。

初，崔光貧賤，挺贍遺衣食，常親敬焉。又識邢巒、宋弁於童幼，世稱其知人。歷官三十餘年，家資不益，食不重味，室無綺羅，閨門之内，雍雍如也。欲諸子恭敬廉讓，因以孝爲字。及葬，親故多有贈賵，諸子推挺素志，一無所受。有子六人，長子孝芬。

起初，崔光貧寒卑賤時，崔挺饋贈衣食，經常親近尊敬他。又在邢巒、宋弁的孩提時代就賞識他們，當時稱譽他能識別人。歷仕三十多年，家中積蓄不富有，吃飯没有多種菜肴，妻子没有華麗的絲織品，家庭内部，和睦相親。想讓諸位兒子恭敬廉讓，因而用孝作爲他們的名字。到殯葬時，親戚朋友多有贈送的陪葬品，諸位兒子尊崇崔挺平素的志向，一概没有接受。有兒子六人，長子爲孝芬。

崔孝芬　崔勉

孝芬，字恭梓。早有才識，博學好文章。孝文召見，甚嗟賞之。李彪謂挺曰："比見賢子謁帝，旨喻殊優，今當爲絶群耳！"挺曰："卿自欲善處人父子之間，然斯言吾不敢聞也。"後襲父爵，累遷司空屬、定州大中正。長於剖判，甚有能名，府主任城王澄雅重之。澄奏地制八條，孝芬所參定也。遷廷尉少卿。

孝芬，字恭梓。早有才能與見識，學識淵博喜歡文辭。孝文召來接見後，很贊嘆賞識他。李彪對崔挺説："近來見令郎謁見皇帝，聖旨告諭非常優秀，如今當是超絶群倫啊！"崔挺説："你自然是想善於處置人的父子關係，然而此話我不敢接受。"後來繼承了父親的爵位，屢經升遷爲司空屬、定州大中正。擅長於辨别分析，很有能幹的名聲，府主任城王元澄非常器重他。元澄上奏田地制度八條，是孝芬參預定奪的。升任爲廷尉少卿。

孝昌初，梁將裴邃等寇淮南，詔行臺酈道元、都督河間王琛討之，敕孝芬持節催令赴接，賊退而還。遷荆州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領軍司，率諸將以援神儁，因代焉。孝芬遂從恒農道南入，敵便奔散，人還安堵。明帝嘉勞之。後以元叉之黨，與盧同、李獎等并除名，徵還。又除孝芬爲廷尉。章武王融以贓貨被劾，孝芬案以重法。及融爲都督，北討鮮于脩禮，時孝芬弟孝演率宗從在博陵，爲賊攻陷，遇害。融密啓云孝演入賊爲逆，遂見收捕。全家投梁，遇赦乃還。

孝昌初年，蕭梁將領裴邃等侵犯淮水以南地區，詔令行臺酈道元、都督河間王元琛征討他，敕命孝芬持節催促趕往接應。寇賊退走後返回。升任荆州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領軍司，率衆將去支援神儁，於是接替了他。孝芬便由恒農道南入，敵軍就逃奔四散了，人民又安居下來。明帝嘉獎慰勞他。後來由於成爲元叉的黨羽，和盧同、李獎等一起被免除官職，徵召回來。又任孝芬爲廷尉。章武王元融因貪污財物被彈劾，孝芬依嚴法判決。到元融任都督時，向北征討鮮于脩禮，當時孝芬的弟弟孝演率領堂伯叔和堂兄弟在博陵，被敵賊攻克，遇害。元融秘密報告説孝演加入敵賊當了叛逆，於是被拘捕。全家投奔蕭梁，遇到赦免纔返回。

後梁將成景儁逼彭城，孝芬兼尚書右丞，爲徐州行臺。孝芬將發，入辭。靈太后謂曰："卿女今事我兒，

後來蕭梁的將領成景儁進逼彭城，孝芬兼尚書右丞，任徐州行臺。孝芬將出發，入宫告辭。靈太后對他説："你女兒現在事奉我兒子，和你

與卿是親。曾何相負，而内頭元叉車内，稱此嫗須了却！”孝芬曰：“臣蒙國厚恩，義無斯語；假有斯語，誰能得聞？若有此聞，即此人於元叉親密，過臣遠矣。乞對之，足辨虛實。”太后乃有愧色。孝芬既至，景儁等力屈退走。以孝芬兼尚書，爲徐、兖二州行臺。

建義初，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反，引南賊圍兖州。除孝芬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仍兼尚書、東道行臺，與大都督刁宣往救援。與行臺于暉時相接。至便圍之，侃突圍奔梁。永安中，授西兖州刺史，孝芬倦外役，固辭不行，仍爲太常卿。太昌初，兼殿中尚書，後加儀同三司，兼吏部尚書。

孝武帝入關，齊神武至洛，與尚書辛雄、劉厥等并被誅。没其家口，天平中，乃免之。

孝芬博聞口辯，善談論，愛好後進，終日忻然。商榷古今，間以嘲謔，聽者忘疲。文筆數十篇。有子八人。

長子勉，字宣祖，頗涉史傳。普泰中，兼尚書右丞。勉善附會，世論以浮競譏之。爲尚書令尒朱世隆所親待，而尚書郎魏季景尤爲世隆所知，勉與季景内頗不睦。季景於世隆求右丞，奪勉所兼，世隆啓用季景，勉遂悵怏自失。太昌初，除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定州大中正，敕左右廂出入。其家被收之際，逃免。後見齊神武，勞撫之。天平末，遣勉送勛貴妻子赴定州，因得還。屬母李氏喪亡，勉哀號過性，遇病卒。無子，弟宣度以子龍子爲後。勉弟猷。

是親戚。爲何竟然辜負我們，而在車内回頭對着元叉，説這個婦人必須了結！”孝芬説：“我蒙受國家的深厚恩德，絶無這樣的話；假使有這樣的話，哪個能够聽到？如果有人傳出此話，則此人與元叉的親近密切程度，遠遠超過我了。請求和他對質，足可辨别真假。”太后於是面有愧色。孝芬到了後，景儁等力竭撤走。命孝芬兼尚書，任徐州、兖州二州行臺。

建義初年，泰山太守羊侃擁據本郡反叛，引進南方寇賊包圍兖州。任孝芬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照舊兼尚書、東道行臺，和大都督刁宣前往救援。與行臺于暉按時相會合，到後便包圍叛賊，羊侃突破包圍投奔蕭梁。永安年間，任西兖州刺史，孝芬厭倦在外驅使，堅决推辭不去，照舊任太常卿。太昌初年，兼殿中尚書，後來加官儀同三司，兼吏部尚書。

孝武帝進入函谷關，齊神武到達洛陽，與尚書辛雄、劉厥等一起被誅殺。他的家人被没收入官，天平年間，纔得到赦免。

孝芬博聞善辯，擅長言論，喜愛後輩，終日歡悦。討論古今，間雜以調笑戲謔，旁聽者忘其疲倦。文章幾十篇。有兒子八人。

長子崔勉，字宣祖，涉獵了不少史籍書傳。普泰年間，兼尚書右丞。崔勉善於依附，當世的輿論用輕浮争逐的評語來譏刺他。被尚書令尒朱世隆親近相待，但尚書郎魏季景更加被世隆賞識，崔勉和季景之間很不和睦。季景向世隆請求右丞，奪取崔勉所兼的官職，世隆起用季景，崔勉於是失意不樂茫然無措。太昌初年，任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定州大中正，敕命從左右廂出入。他的家被没收入官之際，逃脱幸免。後來遇見齊神武，慰勞安撫他。天平末年，派崔勉送功臣權貴的妻子兒女趕往定州，於是得以返回。適值母親李氏去世，崔勉悲哭過分，染病去世。没有兒子，弟弟宣度讓兒子龍子作爲他的後嗣。崔勉的弟弟崔猷。

崔猷

猷，字宣猷。少好學，風度閑雅。性鯁正，有軍國籌略。普泰初，累遷司徒從事中郎。既遭家難，遂間行入關。及謁魏孝武，哀動左右。帝爲之改容，目送曰："忠孝之道，萃此一門。"即以本官奏門下事。

崔猷，字宣猷。年少好學，風度閑静文雅。性格剛直，有軍務與國政的謀略。普泰初年，屢經升遷爲司徒從事中郎。遭遇家難之後，便隱秘進入函谷關。到晋見魏孝武時，哀痛感動了左右的人。皇帝爲之改變神色，以目光相送他道："忠孝之道，聚集在這一家。"旋即任以本官奏門下事。

大統初兼給事黄門郎、平原縣伯。二年，正黄門。行軍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猷常以本官從軍典文翰。五年，除司徒左長史，加驃騎將軍。時太廟初成，四時祭祀猶設俳優角抵之戲；其郊廟祭官，多有假兼。猷上疏諫，書奏，并納焉。遷京兆尹。時婚姻禮嫁聚會之辰，多舉音樂；又廛里富室，衣服奢淫，乃有織成文綉者。猷請禁斷，事并施行。與盧辯等創修六官。十二年，除淅州刺史。

大統初年兼給事黄門郎、平原縣伯。二年，任正黄門。指揮作戰擒獲竇泰，收復弘農，攻破沙苑，崔猷常以本官從軍典文翰。五年，任司徒左長史，加官驃騎將軍。當時天子的祖廟剛剛建成，四季祭祀仍然設置俳優角抵等游戲；那些祭天地祭祖的祭官，多是由他人代兼的。崔猷上疏諫阻，書奏後，全部采納了。遷職京兆尹。當時婚姻嫁娶聚會之時，多舉行音樂舞蹈；又里巷富家，穿戴奢侈淫逸，竟有織成彩色花紋的絲織用品。崔猷請求禁止杜絶，此事都得到實施。和盧辯等建置修訂六卿之官。十二年，任淅州刺史。

十四年，侯景據河南歸款，遣行臺王思政赴之。周文與思政書曰："崔宣猷智略明贍，有應變之才，若有所疑，宜與量其可不。"思政初頓兵襄城，後於潁川爲行臺，并致書於猷。猷書曰："襄城控帶京洛，實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静，易相應接。潁川既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城，爲行臺所；潁川置州，遣郭賢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爲患?"使人見周文，具以啓聞。周文令依猷策。思政重啓，求與朝廷立約，賊若水攻，乞一周爲斷；陸攻，請三歲爲期。限内有事，不煩赴援。過此以往，惟朝廷所裁。乃許之。及潁川没，周文深追悔焉。以疾去職，屬大軍東征，周文賜以馬，隨軍與之籌略。十七年，進侍中、驃騎大將

十四年，侯景擁據黄河以南地區歸順，派行臺王思政前往。周文給思政的書信説："崔宣猷智謀明哲豐富，有應變之才，如有什麽疑問，應和他商量事情可不可行。"思政開始屯兵襄城，後來將潁川作爲行臺治所，并寄信給崔猷。崔猷信中説："襄城縈繞着京洛，實爲當今的要害之地，如果有什麽動静，容易相互接應。潁川既鄰近敵寇之境，又没有山川險固，敵賊如果來偷襲，可徑直抵達城下。不如屯兵襄城，作爲行臺治所；在潁川設置州，派郭賢鎮守。那麽裏外堅固，人心容易安定，縱使遇有不測，哪裏能造成禍患?"派人去晋見周文，皇上通過書信得到詳盡的情況。周文命令依照崔猷的策略。思政再次陳述，請求與朝廷約定，敵賊如果從水上來攻，請求以一年爲期限；從陸上來攻，請求以三年爲期限。期限内有兵事，不煩勞趕來支援。超過這以後，全憑朝廷裁决。於是同意這一提議。到潁川淪陷時，周文深深後悔這件事。崔猷因病離職，適值朝廷軍隊東征，周文賜予他馬匹，隨軍

軍、開府儀同三司、本州大中正，賜姓宇文氏。

恭帝元年，周文欲開梁、漢舊路，乃命猷督儀同劉道通等五人開通車路，鑿山堙谷五百餘里，至于梁州。即以猷爲都督、梁州刺史。及周文崩，始、利、沙、興等諸州阻兵爲逆，信、合、開、楚四州亦叛，唯梁州境內，人無二心。利州刺史崔士謙請援，猷遣兵六千赴之；信州糧盡，猷爲送米四千斛。於是二鎮獲全。猷第二女，帝養爲己女，封富平公主。

周明帝即位，徵拜御正中大夫。時依《周禮》稱天王，又不建年號。猷以爲世有澆淳，故帝王因以沿革。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稱皇帝，建年號。朝議從之。除司會中大夫，御正如故。明帝崩，遺詔立武帝。晉公護謂猷曰："今奉遵遺旨，君以爲何如？"對曰："殷道尊尊，周道親親，今朝廷既遵《周禮》，無容輒違此義。"雖不行，時稱其守正。

及陳將華皎來附，晉公護議欲南伐，公卿莫敢言。猷獨進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加撫循，而創痍未復。近者長星爲災，乃上玄所以垂鑒誡也，豈可窮兵極武，而重其譴負哉？"議不從。後水軍果敗，而裨將元定等遂没江南。

建德六年，拜少司徒，加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文帝受禪，以猷前代舊齒，授大將軍，進爵汲郡公。開皇四年，卒，謚曰明。子仲方嗣。

參預謀略。十七年，進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本州大中正，賜姓爲宇文。

恭帝元年，周文想開通梁州、漢中的老路，便令崔猷督率儀同劉道通等五人開通車道，打通高山填塞低谷五百多里，到達梁州。便任崔猷爲都督、梁州刺史。到周文逝世時，始州、利州、沙州、興州等幾個州擁兵叛逆，信州、合州、開州、楚州四州也反叛，衹有梁州境內，人們没有異心。利州刺史崔士謙請求支援，崔猷派兵六千奔赴那裏；信州糧食告罄，崔猷給他們送去米四千斛。於是兩鎮得到保全。崔猷的第二個女兒，皇帝收養爲自己的女兒，封爲富平公主。

周明帝登位，徵召拜任爲御正中大夫。當時根據《周禮》號稱天王，又不建立年號。崔猷認爲世風浮薄，所以帝王應根據情形來沿襲變革以往的事物。現在天子稱王，不足以威懾天下。請求遵循秦朝、漢代的先例，稱皇帝，建立年號。朝廷商議同意這一建議。任司會中大夫，任御正照舊。明帝逝世，遺留詔令立武帝。晉公宇文護對崔猷説："現在奉遵遺命，你認爲怎樣？"回答道："殷代之道尊敬尊長，周代之道親愛親戚，現在朝廷已經遵奉《周禮》，不容即刻違背此義。"儘管不行，當時人稱贊他篤守正道。

到陳朝將領華皎來歸附時，晉公宇文護提議打算南伐，公卿没有誰敢發言。崔猷偏偏進言道："前年東征，死傷超過半數，近來雖然加以安撫，却創傷没有修復。最近彗星興災，就是上天用來垂示借鑒警戒的，怎麽能窮兵極武，而加重其罪責呢？"建議没有被聽從。後來水軍果然失敗，而且裨將元定等全部覆没長江以南。

建德六年，任少司徒，加官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文帝接受禪讓登位，因爲崔猷是前代有德望的元老，任大將軍，進封爵位汲郡公。開皇四年，去世，謚號爲明。兒子仲方繼承了爵位。

崔仲方

仲方，字不齊。少好讀書，有文武才略。年十五，周文帝見而異之，令與諸子同就學。隋文帝亦在其中，由是與帝少相款密。後以明經爲晉公

仲方，字不齊。年少就喜愛讀書，有文才武略。十五歲時，周文帝見到他認爲他不同一般，讓他和衆兒子一起讀書。隋文帝也在其中，因此與皇帝從小就交往親密。後來因通曉經術任晉公

宇文護參軍，轉記室，遷司玉大夫，與斛斯徵、柳敏等同修禮律。後以軍功授平東將軍、銀青光禄大夫，賜爵石城縣男。時武帝陰有滅齊志，仲方獻二十策，帝大奇之。復與少内史趙芬删定格式。尋從帝攻下晋州，又令仲方説下翼城等四城，授儀同，進爵范陽縣侯。後以行軍長史從郯國公王軌禽陳將吴明徹於吕梁，仲方策居多。

宇文護參軍，改任記室，升任司玉大夫，和斛斯徵、柳敏等一起撰修關於禮儀和樂律方面的書。後來由於軍功任平東將軍、銀青光禄大夫，賜封爵位石城縣男。當時武帝暗中懷有滅掉北齊的志向，仲方進獻二十條計策，皇帝認爲他非同尋常。又和少内史趙芬確定官吏處事的規則法度。不久跟隨皇帝攻下晋州，又命仲方游説拿下了翼城等四座城池，任儀同，進封爵位范陽縣侯。後來以行軍長史的身份跟隨郯國公王軌在吕梁擒獲陳朝將領吴明徹，其中仲方的計策居多數。

宣帝嗣位，爲少内史。會帝崩，隋文帝爲丞相，與仲方相見，握手極歡，仲方亦歸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事，帝并嘉納之。又勸帝應天受命，從之。及受禪，上召仲方與高熲議正朔服色事。仲方曰："晋爲金行，後魏爲水，周爲木，皇家以火承木德之統；又聖躬載誕之初，有赤光之瑞。車服旗牲，并宜用赤。"又勸上除六官，依漢魏之舊。并從之。進位上開府，授司農少卿，進爵固安縣公。令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至黄河，西拒綏州，南至勃出嶺，綿歷七百里。明年，復令仲方發丁十萬，於朔方已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以遏胡寇。

宣帝繼位，任少内史。適逢皇帝逝世，隋文帝任丞相，與仲方相見時，握着他的手非常高興，仲方也從心裏歸附他了。那一夜獻上有利國家合乎時宜之事十八件，皇帝全部贊許接納了。又規勸皇帝順應天意受命爲帝，聽從了他。到接受禪讓登位時，皇上命仲方和高熲商議新頒之曆法和車馬服飾的顔色等事宜。仲方説："晋朝在五行中屬金，後魏屬水，北周屬木，皇室用火德承繼木德之統緒；又皇上開始誕生之時，有紅光的吉兆。車輛禮服旌旗和祭祀用牲，都應當采用紅色。"又勸説皇上設置六卿之官，按照漢朝、魏朝的舊制。全部聽從了他。進職上開府，任司農少卿，進封爵位固安縣公。命徵發壯丁三萬在朔方、靈武修築長城，東到黄河，西抵綏州，南達勃出嶺，綿延七百里。第二年，又命仲方徵發壯丁十萬，在朔方以東，沿着邊境險要之地，構築幾十座城堡，用來遏制胡人入侵。

丁父艱，去職。未期，起爲虢州刺史。上書論取陳之策曰：

> 臣謹案：晋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晋武帝平吴。至今開皇六年，歲次丙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寶乾圖》云："王者三百年一蠲法。"今三百之期，可謂至矣。陳氏草竊，起於丙子，至今丙午，又子午爲衝，陰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陳，顓頊之族，爲水，故歲在鶉火以滅。"又云："周武王克

爲父親守喪，離職。守喪期未滿，起用爲虢州刺史。上書論述謀取陳朝的策略説：

> 我慎重地考查過：晋太康元年，正是庚子年，晋武帝平定吴國。到現在開皇六年，正是丙午年，合計三百零七年。《春秋·寶乾圖》説："有帝王三百年一免之法。"如今三百年的期限，可説已到了。陳氏盜取，起於丙子年，現在是丙午年，又子與午相衝克，是陰陽變化中的大忌。從前史趙説過這樣的話："陳人，顓頊的同族，屬水，所以歲星在鶉火中時就滅亡。"又説："周武王滅商朝，把胡公滿封在陳國。"到

商，封胡公滿於陳。”至魯昭九年，陳災，裨竈曰：“歲五及鶉火而後陳亡，楚克之。”楚，祝融後也，爲火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舜承顓頊。太歲左行，歲星右轉，鶉火之歲，陳族再亡，戊午之年，嬀虞運盡。語迹雖殊，考事無別。皇朝五運相承感火德；而國號爲隋，隋與楚同分，楚是火正。午爲鶉火，未爲鶉首，申爲實沈，酉爲大梁。既當周、秦、晋、趙之分，若當此分發兵，將得歲之助。以今量古，陳滅不疑。臣謂午、未、申、酉并其數極。蓋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況主聖臣良，兵强國富，陳既主昏於上，人讟於下，險無百二之固，衆非九國之師，獨此島夷，而稽天討！

魯昭九年，陳國發生災禍，裨竈説：“歲星過五年到鶉火然後陳國滅亡，是楚國滅了它。”楚人，是祝融的後裔，任過火正官，所以再滅陳國。陳人是虞舜的後裔，虞舜是顓頊的傳人，太歲向左行，歲星往右轉，到達鶉火的那年，陳族再次滅亡，戊午這年，嬀虞氣數已盡。言語事迹儘管與現在有别，但考察其中的規律没有什麽不同。今皇朝按五運相承應感爲火德；而且國號稱隋，古時隋國與楚國同分野，楚是火正。午配鶉火，未配鶉首，申配實沉，酉配大梁。既當周、秦國、晋國、趙國的分野，如果在此分野起兵，將得到天時的幫助。以今天來比照古代，陳朝必滅無疑。我認爲午、未、申、酉都是術數的極點。聽説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何況皇上聖明臣下賢良，兵强國富，陳朝在上的君主昏憒，在下的民衆怨恨，險要没有以二敵百的堅固之地，軍隊不是當年的九國之師，僅此島夷，怎能阻住皇上親自出兵征伐！

伏度朝廷，自有宏謨，芻蕘所見，冀申螢爝。今唯須武昌以下，蘄、和、滁、方、吴、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渡計；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爲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争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首、蘄口、盆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决。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横度；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三吴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

我揣度朝廷，自有宏偉的謀略，我的草野之民的見解，不過想發出一點微弱的亮光。現在衹須在武昌以下，蘄、和、滁、方、吴、海等州再添補精兵，秘密準備渡江計劃；益、信、襄、荆、基、郢等州加快製造船隻，大造聲勢，製作水上作戰的器具。蜀、漢兩地之江，是長江上游，水路要衝，必争之地。敵賊雖然在流頭、荆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首、蘄口、盆城備置船隻，但終究要會聚漢口、峽口，用水戰一决勝負。如果敵賊果真認爲上游有軍隊，命精兵趨往增援的話，下游衆將領，即刻應該選擇適當機會横渡；如果擁軍自衛的話，上游水軍，擊鼓行進向前。雖然憑恃九江五湖的天險，没有德行無法使之牢固；徒然有三吴百越之兵，没有恩義無以自立。

上覽，大悦。轉基州刺史，徵入朝。仲方因陳經略，上善之，賜以御袍袴并羅雜綵五百段，進位開府。及大舉伐陳，以仲方爲行軍總管，與秦王會。及陳平，坐事免。未幾，復位。

皇上閱後，大喜。改任基州刺史，徵召入朝。仲方由於陳述籌劃謀略，皇上賞識他，賜給御用的長袍褲子和彩色的絲織品五百段，進職開府。到大舉征伐陳朝時，任仲方爲行軍總管，和秦王會合。到陳朝被平定時，因事牽連坐罪免職。不久恢復職位。

後數載，授會州總管。時諸羌猶未賓附，詔仲方擊之，與賊三十餘戰，紫祖、四鄰、望方、涉題、干碉、小鐵圍山、白男、弱水等諸部悉平。賜奴婢一百二十口、黄金三十斤。遷代州總管。後被徵入朝。

幾年後，任會州總管。當時各部羌人還没有歸順，詔令仲方出擊他們，和敵賊打了三十多仗，紫祖、四鄰、望方、涉題、干碉、小鐵圍山、白男、弱水等衆部全部平定。賞賜奴婢一百二十人、黄金三十斤。調任代州總管。後來被徵召入朝。

會文帝崩，漢王餘黨據吕州不下。煬帝遣周羅睺攻之，中流矢卒。及令仲方代總其衆，拔之，進位大將軍。歷户部、禮部尚書，坐事免。尋爲國子祭酒，轉太常卿。朝廷以其衰老，出拜上郡太守。以母憂去職，歲餘起爲信都太守。後乞骸骨，優詔許之，卒於家。子燾，位定陶令。宣猷弟宣度，位齊王開府司馬、恒農太守。宣度弟宣軌，頗有才學，位尚書考功郎中，與弟宣質、宣静、宣略并早卒。

適值文帝逝世，漢王餘黨擁據吕州不能攻下。煬帝派周羅睺攻打，被流矢射中身亡。到命仲方取代統領其軍時，攻下了它，進職大將軍。歷任户部、禮部尚書，因事牽連坐罪免職。不久任國子祭酒，改任太常卿。朝廷因爲他衰老，出任上郡太守。因爲母親守喪離職，一年多後起用爲信都太守。後來請求退休，詔令褒美嘉獎准許了他的請求，在家中去世。兒子崔燾，官居定陶令。宣猷的弟弟宣度，官居齊王開府司馬、恒農太守。宣度的弟弟宣軌，很有才學，官居尚書考功郎中，和弟弟宣質、宣静、宣略一樣都過早去世。

崔孝偉

孝芬弟孝偉，趙郡太守。郡經葛榮離亂後，人皆賣鬻兒女，夏椹大熟，孝偉勸户人多收之，郡内乃安。教其人種殖，招撫遺散，先恩後威，一周之後，流户大至。興立學校，親加勸厲，百姓賴之。卒郡，贈瀛州刺史，謚曰簡。朝議謂爲未申，復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一子昂。

孝芬的弟弟孝偉，任趙郡太守。郡内經歷葛榮的騷亂後，人人都在賣兒賣女，夏季桑樹的果實成熟時，孝偉鼓勵民户多采收它們，郡内纔安定下來。教授他的民衆種植，招集安撫逃亡散失的人，先施恩惠後行威嚴，一年之後，流亡外地的人家回來很多。興建學校，親自加以勸導勉勵，老百姓依賴他。在郡任職時去世，賜贈瀛州刺史，謚號爲簡。朝廷議論認爲這還未能表明他的生平政績，又賜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有一兒子崔昂。

崔昂

昂，字懷遠，七歲而孤，事母以孝聞。伯父吏部尚書孝芬嘗謂親友曰："此兒終當遠至，是吾家千里駒

崔昂，字懷遠，七歲便喪父，事奉母親因爲孝順而聞名。伯父吏部尚書孝芬曾對親友説："這個侄兒終將才能大成，是我家的千里馬啊！"

也！”昂性端直，頗綜文詞。

天平二年，文襄引爲記室參軍，委以腹心之任；及輔國政，召爲開府長史，并攝京畿長史事。時勛將親族賓客，多行不軌，孫騰、司馬子如之門尤劇。昂受文襄密旨，以法繩之，未幾間，内外齊肅。尋遷司徒右長史。時左府有陽平人吴賓爲妄認繼嗣事，披訴經久。長史王昕、郎中鄭憑、掾盧斐、屬王敬寶等窮其獄，始末積年，鞫掠不獲實。司徒婁昭付昂推問，即日詰根緒，獲其真狀。昭嘆曰：“左府都官數人，不如右府一長史。”昕、憑甚以爲愧。

武定中，文襄普令内外極言得失。昂上書曰：“屯田之設，其來尚矣。曹魏破蜀，業以興師；馬晋平吴，兵因取給。朝廷頃以懷、洛兩邑，鄰接邊境，薄屯豐稔，糧儲已贍。準此而論，龜鏡非遠。其幽、安二州，控帶奚賊、蠕蠕；徐、揚、兖、豫，連接吴越强鄰。實藉轉輸之資，常勞和糴之費。諸道别遣使營之，每考其勤惰，則人加勸勵，倉廩充實，供軍濟國，實謂在兹。其次，法獄之重，人命所懸。頃者官司糾察，多不審練，乃聞緣淺入深，未有雪大爲小，咸以畏避嫌疑，共相殘刻。至如錢絹粟麥，其狀難分，徑指爲贓，罪從此定。乞勒群司，務存獲實。如此則有息將來，必無枉濫。”文襄納之。

後除尚書左丞，其年兼度支尚書。左丞之兼尚書，近代未有，朝野榮之。度支水漕陸運，昂設轉輸相入之差，付給新陳之法，有利於人，遂爲常式。右僕射崔暹奏請海沂煮鹽，有利軍國。文襄以問昂。昂曰：“亦

崔昂性格正直，對文章頗有造詣。

天平二年，文襄引進爲記室參軍，委以機要重任；到輔佐國政時，召入任開府長史，并攝京畿長史事。當時擁有大功將領的親屬賓客，多幹些不合法度的勾當，孫騰、司馬子如之家尤甚。崔昂秉受文襄密令，將他們繩之以法，在很短的時間内，内外整肅。不久升任司徒右長史。當時左府有個陽平人吴賓爲了亂認繼嗣的事，申訴很久。長史王昕、郎中鄭憑、掾盧斐、屬王敬寶等窮究其訟事，從頭到尾經過多年，審訊拷問不得實情。司徒婁昭交付崔昂推究審問，當天追根查源，得到其真情。婁昭感嘆道：“左府都官幾人，不如右府一個長史。”王昕、鄭憑對此甚感慚愧。

武定年間，文襄廣令朝廷内外盡言朝政得失。崔昂上書説：“屯田的設置，其來久遠了。曹魏打敗蜀國，業以興師；馬晋平定孫吴，兵馬憑據它獲得給養。朝廷近來因懷、洛兩邑，鄰接邊境，屯田獲得豐收，糧食儲備已足。照此而論，借鑒不遠。那幽、安兩州，縈繞着奚地寇賊、蠕蠕；徐、揚、兖、豫等州，鄰接吴越之地的强敵。實賴轉運的資助，常耗和糴之費用。各道另派使者經營屯田，常常考評他們是勤奮還是懶惰，這樣人人受到勸勉鼓勵，倉庫充實，供給軍隊助濟國家，實際的意義就在這裏。其次，刑法司獄之重要，係關人命。近來官司糾舉檢察，多不慎重精細，衹聽説由淺入深，未有雪大爲小的，都爲了畏避嫌疑，互相殘害。至於有關錢絹粟麥的官司，其罪狀難以區分時，便徑直指爲贓物，罪由此而定。請求勒令司法部門，務必要據實定罪。這樣就又滅絶了將來之患，一定没有了無辜受害擴大冤獄的情形。”文襄接受了他的意見。

後來任尚書左丞，那年兼度支尚書。左丞兼尚書，近代没有過，朝野認爲他榮耀。規劃計算水陸漕運，崔昂設置轉運相入的等級，付諸新頒之法上，有利於百姓，於是成爲常典。右僕射崔暹上奏請求海邊煮製食鹽，有利於軍務與國政。文襄就此事詢問崔昂。崔昂説：“衹是既然官方

既官煮，須斷人竈，官力雖多，不及人廣。請準關市，薄爲竈税，私館官給，彼此有宜。”朝廷從之。

武定六年，甘露降宫闕，文武同賀。魏帝問右僕射崔暹、尚書楊愔、崔㥄、邢卲、散騎常侍魏收、御史中丞陸操、國子祭酒李澤曰：“可各言德績感致所由。”次至昂，昂曰：“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雉之戒，實啓中興；小鳥孕大，未聞福感。所願陛下，雖休勿休，允答天意。”帝爲斂容。後攝都官尚書，上勸田事七條。尋兼太府卿。

齊受禪，改散騎常侍，兼大司農卿。二寺所掌，世號繁劇，昂校理有術，下無奸僞。又奏上横市妄費事三十四條。其年，與太子少師邢卲議定國初禮式，仍封華陽縣男。又詔删定律令，損益禮樂，令尚書右僕射薛琡等四十三人在領軍府議定。帝尋幸晋陽，將發，敕遞相遵率；不者，命昂以聞。昂部分科條，校正今古，手所增損，十有七八。

轉廷尉卿。昂號深文，世論不以平恕相許。又與尚書盧斐，别典京畿詔獄，并有殘刻之聲。至於推繩大事，理可明言是非，不至冤酷。有濮陽子沈子遐，賫侯景鐵券，告徐州都督府長史畢義緒期舉兵應景；又衛尉卿杜弼門生郝子寬，告弼誹謗，并與元子雄謀逆。帝盛怒，付昂窮鞫。昂皆執正雪免，告者引妄獲罪。天保三年，除度支尚書。時有肴藏小吏，因内臣投書告事，又别有飛書告事者，并付昂窮檢。昂言笑間，咸得情，告者辭窮，并引嫌狀。於是飛書遂絶。轉都官尚書，仍兼都官事，食濟北郡幹。

煮製，就須廢絶民人竈地，官方力役雖多，不如民人廣泛。請求規範關市，减輕竈户之税，私館官給，彼此有利。”朝廷聽從了他的建議。

武定六年，甘露降落宫殿，文武百官一起慶賀。東魏皇帝命右僕射崔暹、尚書楊愔、崔㥄、邢卲、散騎常侍魏收、御史中丞陸操、國子祭酒李澤説：“可各自談論德政功績招致感應的由來。”其次輪到崔昂，崔昂説：“吉凶兩道門徑，不由符瑞開啓，所以桑雉的警戒，確實開啓了中興之業；小鳥孕大，却没有聽到吉福的感應。所願陛下的事情是，雖然吉祥不要以爲吉祥，順應天意。”皇帝因此嚴肅其容。後來攝都官尚書，呈上七條有關勉勵農耕的事宜。不久兼太府卿。

北齊接受禪位後，改任散騎常侍，兼大司農卿。二官署所掌管的事務，世稱繁重，崔昂管理有方，下面没有奸邪詐僞。又奏呈霸市亂耗費的事情三十四條。那一年，和太子少師邢卲商議定奪建國初期的禮儀法式，依舊封爵華陽縣男。又詔令確定法令，增减改動禮樂制度，命尚書右僕射薛琡等四十三人在領軍府商議定奪。皇帝不久去晋陽，將出發時，敕命互相遵從；不這樣的，令崔昂上報。崔昂處理法令條規，比較審定今古，親手增减改動的，占十分之七八。

改任廷尉卿。崔昂有援用法律條文苛刻細密使人陷罪的稱號，當世的評論認爲他缺乏平和寬容。又與尚書盧斐，分别典掌京畿地區奉詔令關押犯人的監獄，都有凶暴狠毒的名聲。至於審問處治大的事件，審理可以明言是非，不會招致冤屈慘痛。有濮陽子沈子遐，帶着侯景的鐵券，狀告徐州都督府長史畢義緒曾約定起兵響應侯景；又衛尉卿杜弼的門生郝子寬，狀告杜弼誹謗朝廷，并且與元子雄謀劃叛逆。皇帝大怒，交付崔昂窮究審問。崔昂都秉正昭雪免罪，狀告者承認亂誣而獲罪。天保三年，任度支尚書。當時有管理儲藏菜肴倉庫的小官吏，通過宫内的臣子投書告發罪事，另外又有用匿名信告發罪事的，一起交付崔昂窮究檢察。崔昂談笑之間，都得到了實情，告發者理屈辭窮，都承認是自己的仇怨使然。於是匿名信終於絶迹。改任都官尚書，照舊

兼都官事，享受濟北郡的幹禄。

文宣幸東山，謂曰："舊人多出爲州，當用卿爲令僕，勿望刺史。卿六十外，當與卿本州。中間，州不可得也。"後九卿以上陪集東宫，帝指昂及尉瑾、司馬子瑞謂皇太子曰："此是國家名臣，汝宜記之。"未幾，復侍宴金鳳臺，歷數諸人，咸有罪負，至昂，曰："崔昂直臣，魏收才士，婦兄妹夫，俱省罪過。"十年，除兼右僕射，數日，即拜爲真，未幾，還爲兼。楊愔少時與昂不平，文宣崩後，遂免昂右僕射，除儀同三司、光禄勛。皇建元年，轉太常卿。河清元年，兼御史中丞，太常如故。

文宣到東山，對他説："老臣們多出任爲州官了，當用你爲尚書令與僕射，不要期望刺史。你六十開外時，將任你本州。在此之間，州官不可得。"後來九卿以上的官員陪從皇帝聚集東宫，皇帝指着崔昂以及尉瑾、司馬子瑞對皇太子説："這是國家的名臣，你應當記住他們。"不久，又在金鳳臺陪從皇帝宴飲，皇上一一數説衆人，都有罪過，輪到崔昂時，説："崔昂是直臣，魏收是才士，妻兄妹夫，都没有罪過。"十年，兼右僕射，幾天後，即實授官職，不久，仍任兼職。楊愔年少時與崔昂不和，文宣逝世後，便免掉崔昂的右僕射官職，任儀同三司、光禄勛。皇建元年，改任太常卿。河清元年，兼御史中丞，任太常照舊。

昂從甥李公統坐高歸彦事誅。依律，婦人年六十以上免配官。時公統母年始五十餘而稱六十，公統舅宣寶求吏以免其姊。昂弗知，録尚書、彭城王浟發其事，竟坐除名。三年，復爲五兵尚書，還祠部。天統元年，卒，贈趙州刺史。

崔昂堂姐妹的兒子李公統因高歸彦的事牽連坐罪被誅。根據法律，婦女六十歲以上的免去發配宫中服刑役。當時公統母親的年齡纔五十多歲却宣稱六十，公統的舅舅宣寶請求崔昂底下的官員免了他的姐姐。崔昂不知道，録尚書、彭城王高浟揭發這事，終究因牽連坐罪免除官職。三年，又任五兵尚書，調任祠部。天統元年，去世，賜贈趙州刺史。

昂有風調才識，奮立堅正剛直之名。然好揣上情，感激時主，或陳便宜蠲省，或列陰私罪失。深爲文宣所知賞，朝之大事，多以委之。情尚嚴猛，每行鞭撻，雖苦楚萬端，對之自若。前則崔暹、季舒爲之親援，後乃高德正是其中表，常有挾恃，意色矜高。以此不爲名流歸服。有五子。第三子液，字君洽，頗習文藻，有學涉，風儀器局爲時論所許。以奉朝請待詔文林館。隋開皇中，爲中書侍郎。

崔昂有風度才能和見識，迅疾樹立了堅定公正剛直的名聲。然而喜愛揣度皇上的好惡，爲感動激發當時的君主，或是陳述免除租税徭役的應辦事宜，或是列舉他人的陰私罪失。深被文宣所賞識，朝廷大事，多托付給他。性情崇尚威嚴凶猛，每每施行鞭撻時，儘管受刑者痛楚萬般，然而面對這些泰然自如。前有崔暹、季舒作爲他的親戚黨援，後有高德正是他的老表，常有倚仗憑恃，神色高傲。由於這些不能讓名流心悦誠服。有五個兒子。第三個兒子崔液，字君洽，通曉文辭，有學識修養，風度儀表才識度量爲當時的輿論所贊許。任奉朝請待詔文林館。隋代開皇年間，任中書侍郎。

崔孝演

孝偉弟孝演，字則伯，出繼伯父。性通率，美鬚髯，姿貌魁傑，少

孝偉的弟弟孝演，字則伯，出繼給伯父。性格通達直率，美鬚髯，外表高大雄健，年少時没

無宦情，沈浮鄉里。位瀛州安西府外兵參軍，因罷歸。及鮮于脩禮起逆，遇害。無子，弟孝直以子士游爲後。

有做官的志趣，在鄉里隨時隨俗。官居瀛州安西府外兵參軍，藉機辭職歸里。到鮮于脩禮起兵叛逆時，遇害。没有兒子，弟弟孝直把兒子士游作爲其後嗣。

崔孝直

孝直，字叔廉，身長八尺，眉目疏朗，早有志尚。稍遷直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尒朱兆入洛，孝直以天下未寧，去職歸鄉里。太昌中，除衛將軍、右光禄大夫，辭不赴。卒於家，誡諸子曰："吾才疏效薄，於國無功。若朝廷復加贈謚，宜循吾意，不得祗受。若致干求，則非吾意。"子士順，位太府卿。

孝直，字叔廉，身高八尺，眉宇開闊眼睛明亮，很早就有志向。逐漸升任爲直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尒朱兆進入洛陽，孝直因天下没有安寧，離職回歸鄉里。太昌年間，授任衛將軍、右光禄大夫，推辭不就任。在家中去世，告誡衆兒子説："我才識淺貢獻少，對國家没有功勞。如果朝廷再追加贈謚的話，應該遵循我的意願，不能恭敬地領受。如果去請求的話，那麽就不是我的意願了。"兒子士順，官居太府卿。

崔孝政

孝直弟孝政，字季讓。十歲挺亡，號哭不絶，見者爲之悲慘。志尚貞立，博學經史，雅好辭賦。喪紀特所留情，衣服制度，手能執造。位太尉汝南王悦行參軍。

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慟，絶肉蔬食，容貌毁瘠，見者傷之。孝偉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且温顔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始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既亡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温凊，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諮决，每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庫，四時分賚，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歲。撫從弟宣伯、子朗，如同氣焉。

孝直的弟弟孝政，字季讓。十歲時崔挺去世，哭喊不已，看到的人爲他感到悲痛淒慘。志向端直方正，廣泛地學習經史，平素愛好辭賦。喪事特别傾情，衣服的製作，可以親手製造。官居太尉汝南王元悦行參軍。

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弟孝演、孝政先去世，孝芬等哭泣悲痛至極，禁肉粗食，容貌因居喪悲傷過度而形銷骨立，看見的人莫不爲之傷感。孝偉等侍奉孝芬竭盡恭順的禮節，坐食舉止，孝芬没有命令則不敢輕舉妄動，鷄叫時就起來，而且顔色温和，一枚錢幣一尺布帛，不進自己的私房，吉事和凶事有需要，聚合起來分發食品財物等作爲給養。妯娌之間也相親相愛，同甘共苦。起初崔挺弟兄們同堂而居，孝芬的叔叔崔振去世後，孝芬等侍奉叔母李氏，如侍奉親生母親一樣。每天温存體貼，出入拜見請示，家事大小，一律由她謀議决斷，每有兄弟出外行遠，有獲得財物的，稍有些價值分量的，全部納入李氏的倉庫，四季分賜，李氏自己裁决，像這樣過了二十多年。撫養堂弟宣伯、子朗，有如親兄弟一樣。

崔振

挺弟振。振字延根。少有學行，居家孝，爲宗族所稱。爲秘書中散，

崔挺的弟弟崔振。崔振字延根。年少時就有學問品行，在家中孝順，被同宗族的人稱許。任

在内謹敕，爲孝文所知。孝文南討，自高陽内史徵兼尚書左丞，留京。振既才幹被擢，當世以爲榮。遷太子庶子。

景明初，除長兼廷尉少卿。振有公斷，以明察稱。河内太守陸琇與咸陽王禧同謀爲逆，禧敗事發，振窮案之。時琇内外親黨及當朝貴要咸爲言之，振研核切至，終無縱緩，遂斃之於獄。其奉法如此。除肆州刺史，在任有政績。卒於河東太守，贈南兖州刺史，謚曰定。

振歷官四十餘載，考課恒爲稱職，議者善之。子子朗，美容貌，涉獵經史，少温厚，有風尚。位侍御史，加平東將軍，卒。

挺從父子瑜，字仲璉，少孤，有學業，位鴻臚少卿，封高邑男，贈瀛州刺史。

子孟舒，字長才，襲父爵，位廣平太守，卒，贈殷州刺史、鎮東將軍，謚曰康。

孟舒弟仲舒，位鄴縣令。仲舒弟季舒，最知名。

崔季舒

季舒，字叔正。少孤，性明敏，涉獵經史，長於尺牘，有當世才具。年十七，爲州主簿。爲大將軍、趙郡公琛所器重，言之齊神武。神武親簡丞郎，補季舒大行臺都官郎中。

文襄輔政，轉大將軍中兵參軍，甚見親寵。以魏帝左右，須置腹心，擢拜中書侍郎。文襄爲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中書。又季舒善音樂，故内伎亦囘隸焉。内伎屬中書，自季舒始也。文襄每進書魏帝，有所諫請，或文詞繁雜，季舒輒修飾通之，得申勸戒而已。静帝報答霸朝，恒與季舒論之，云崔中書是我奶母。轉給

秘書中散，在朝内謹慎自飭，被孝文賞識。孝文向南征討時，從高陽内史徵召兼尚書左丞，留在京城。崔振因才能而被提升，當時以此爲榮。升任太子庶子。

景明初年，任長兼廷尉少卿。崔振能秉公判斷，由於明察而被稱許。河内太守陸琇與咸陽王元禧同謀叛逆，元禧失敗事被舉發，崔振窮究審察。當時陸琇的内外親信黨羽以及當朝顯貴權要都爲他説情，崔振審察切當，始終不鬆懈，終於將他擊斃在獄中。他奉行法令就像這樣。任肆州刺史，在任上有政績。任河東太守時去世，賜贈南兖州刺史，謚號爲定。

崔振歷任官職四十多年，考核總是稱職，評論者贊美他。兒子子朗，儀表俊美，廣泛閲覽經史，從小温雅敦厚，有氣節。官居侍御史，加官平東將軍，不久去世。

崔挺叔伯的兒子崔瑜，字仲璉，年少時成爲孤兒，有學問，官居鴻臚少卿，封爵高邑男，賜贈瀛州刺史。

兒子孟舒，字長才，繼承了父親的爵位，官居廣平太守，去世後，賜贈殷州刺史、鎮東將軍，謚號爲康。

孟舒的弟弟仲舒，官居鄴縣令。仲舒的弟弟季舒，最爲著名。

季舒，字叔正。年少時成爲孤兒，禀性聰明機敏，廣泛閲讀過經史，擅長於文辭，有治世的才幹。十七歲時，任州主簿。受到大將軍、趙郡公元琛的器重，向齊神武推薦了他。神武在親自挑選丞郎時，任用季舒爲大行臺都官郎中。

文襄輔佐治理政事時，改任大將軍中兵參軍，頗受親近恩寵。因魏帝身邊需要安排親信，提升爲中書侍郎。文襄治理中書監，遷移門下機事，合歸中書。又季舒擅長音樂，所以在宫内供奉的歌舞藝人也改屬他。宫内供奉的歌舞藝人隸屬中書，是從季舒開始的。文襄每每上書魏帝，有所規勸請示，有的文詞繁瑣而雜亂，季舒則修改潤飾後通報，衹是能够表明勸誡罷了。静帝在答覆另外稱霸的政權時，總與季舒討論應對之

事黄門侍郎，領主衣都統。雖迹在魏朝，而歸心霸府，密謀大計，皆得預聞。於是賓客輻凑，傾身接禮，甚得名譽，勢傾崔暹。暹嘗於朝堂屏人拜之曰："暹若得僕射，皆叔父之恩。"其權重如此。

事，稱説崔中書是我的乳母。改任給事黄門侍郎，領主衣都統。雖然形迹在東魏朝廷，却心歸終成王業的藩臣府署，秘密謀劃篡位的重大計策，都得以參與其事并得知内情。在這時賓客輻凑，他謙卑恭順以禮相接，獲得了極大的名望與聲譽，權勢超越崔暹。崔暹曾在朝廷避開衆人拜托他説："崔暹如果得到僕射的官職，全靠叔父的恩惠。"他的權力重大如此這般。

時勛貴多不法，文襄無所縱捨，外議以季舒及崔暹等所爲，甚被怨嫉。及文襄遇難，文宣將赴晋陽，黄門郎陽休之勸季舒從，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季舒性愛聲色，心在閑放，遂不請行，欲恣其行樂。司馬子如緣宿憾，及尚食典御陳山提等列其過狀。由是季舒及暹各鞭二百，徙北邊。

當時功臣權貴多不守法，文襄没有追踪與捨棄，外界議論季舒和崔暹等人的作爲，甚爲不滿。到文襄遇難時，文宣將往晋陽，黄門郎陽休之勸季舒跟隨，説："一天不朝，造成的間隔能容納小船。"季舒本性喜好淫聲和女色，心在悠閑放任，於是没有請求隨行，打算放縱自己行樂。司馬子如由於舊日結下的仇恨，與尚食典御陳山提等列舉他的罪狀。於是季舒和崔暹各被鞭笞二百，流放北部邊境服勞役。

天保初，文宣知其無罪，追爲將作大匠。再遷侍中，俄兼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大被恩遇。

天保初年，文宣知道他無罪，追任將作大匠。又升任侍中，旋即兼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深受天子知遇。

乾明初，楊愔以文宣遺旨，停其僕射。遭母喪解任。起服，除光禄勛，兼中兵尚書。出爲齊州刺史。坐遣人度淮平市，亦有贓賄事，爲御史所劾，會赦不問。武成居藩，曾病，文宣令季舒療病，備盡心力。大寧初，追還，引入慰勉。累遷度支尚書、開府儀同三司。營昭陽殿，敕令監造，以判事式。爲胡長仁密言其短，出爲西兖州刺史。爲進典籤於吏部，被責免官。又以詣廣寧王宅，决鞭數十。及武成崩，不得預於哭泣。久之，除膠州刺史，還侍中、開府，食新安、河陰二郡幹。加左光禄大夫，待詔文林館，監撰《御覽》。加特進，監國史。

乾明初年，楊愔根據文宣遺詔，停止了他的僕射職務。遭逢母親喪事解去官職。服滿而起用，任光禄勛，兼中兵尚書。出任齊州刺史。因派人渡淮水使市價穩定而牽連有罪，也有貪污受賄之事，被御史彈劾，適逢大赦不追究。武成在藩國時，曾生病，文宣命季舒治病，竭盡心力。大寧初年，召回，引進宫中慰撫勉勵。屢經升遷爲度支尚書、開府儀同三司。營造昭陽殿時，敕命主管營造，作爲署理事務的榜樣。被胡長仁暗中揭發其短，出任西兖州刺史。因爲向吏部推薦典籤官，被追究免去官職。又因造訪廣寧王住宅，用皮鞭責打幾十。到武成逝世時，不得參與哭吊。許久以後，任膠州刺史，升任侍中、開府，享受新安、河陰二郡幹禄。加官左光禄大夫，待詔文林館，主管撰寫《御覽》。加特進，掌管國史編撰。

季舒素好圖籍，暮年轉更精勤，兼推薦人士，獎勸文學，議聲翕然，遠近稱美。祖珽受委，奏季舒總監内

季舒平素喜愛閲覽文籍圖書，晚年變得更加專心勤勉，同時推薦文士，獎掖勉勵儒生，非議之聲平息，遠近贊美。祖珽受委托，奏請季舒管

作。珽被出，韓長鸞以爲珽黨，亦欲出之。屬車駕將適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爲壽春被圍，大軍出拒，言使往還，須稟節度；兼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云大駕向并州，畏避南寇，若不啓諫，必動人情。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彦深、唐邕、段孝言等初亦同心，臨時疑貳，季舒與爭，未决。長鸞遂奏云："漢兒文官，連名總署，聲云諫止向并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帝即召已署表官人集含章殿，以季舒、張雕、劉逖、封孝琰、裴澤、郭遵等爲首，并斬之殿庭。長鸞令棄其尸於漳水。自外同署，將加鞭撻，趙彦深執諫獲免。季舒等家屬男子徙北邊，妻女及子婦配奚官，小男下蠶室，没入貲産。

理監督宫廷内製造器物的作坊。祖珽被驅逐，韓長鸞把他作爲祖珽的同黨，也準備驅逐他。適逢皇上將去晉陽，季舒與張雕謀議，認爲壽春被圍困，朝廷軍隊出外抵禦，使者往返，應受節制約束；同時平民百姓，有的遞相驚恐，説皇上要去并州，是畏懼躲避南方賊寇，如果不啓奏規諫，一定會動摇人心。於是和陪從皇上的文官，聯名上奏勸諫。當時顯貴的臣子趙彦深、唐邕、段孝言等起初還齊心，到時候却猶豫不定，季舒與他們争執，不能决斷。長鸞便上奏道："漢人文官，聚集聯合簽名，聲稱進諫勸止去并州，其實未必不是造反，應該加以誅殺。"皇帝即刻召來已經在奏表上簽名的官員會集含章殿，把季舒、張雕、劉逖、封孝琰、裴澤、郭遵等作爲首領，一起斬殺在宫殿階前的平地上。長鸞命將他們的尸首丢進漳水。在外面共同簽名的，將要加以鞭撻，趙彦深固執規諫得以幸免。季舒等家屬男子流放北部邊境服勞役，妻子女兒及其兒媳婦發配到奚官官署爲奴婢，男孩投入執行宫刑的蠶室，没收財産入官。

季舒本好醫術，天保中於徙所無事，更鋭意研精，遂爲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曾懈怠，縱貧賤厮養，亦爲之療護。

季舒本喜愛醫術，天保年間在流放地無事，更加專心精研，於是成爲高手，病人多被他保全救活。雖然地位聲望變高了，也不曾懈怠，縱然是窮人和奴僕，也爲他們治療護理。

庶子長君，尚書右外兵郎中。次鏡玄，著作佐郎。并流於長城。未幾，季舒等六人妻，以年老放出。後南安王思好更稱朝廷罪惡，以季舒等見害爲詞，悉召六人兄弟子侄隨軍趣晉陽。事敗，長君等并從戮。六人之妻，又追入官。

妾所生的兒子長君，任尚書右外兵郎中。長君的弟弟鏡玄，任著作佐郎。一起流放到長城。不久，季舒等六人的妻子，由於年老放了出來。後來南安王思好重申朝廷罪惡，以季舒等被害爲理由，盡召六人兄弟兒子和侄子隨軍趨向晉陽。事情失敗，長君等人一起被殺。六人的妻子，又追究没入官。

周武帝滅齊，詔斛律光與季舒等六人同被優贈，季舒贈開府儀同大將軍、定州刺史。

周武帝滅了北齊，詔令斛律光與季舒等六人一起受到優待追贈，追贈季舒開府儀同大將軍、定州刺史。

崔敬邕

挺從祖弟敬邕，性長者，爲左中郎將，以軍功賜爵臨淄男，位營州刺史。庫莫奚國有馬數百匹，因風入境，敬邕悉令送還，於是夷人感附。

崔挺同曾祖的弟弟敬邕，性格有長者風範，任左中郎將，由於軍功賞賜爵位臨淄男，官居營州刺史。庫莫奚國有馬幾百匹，因爲大風進入其境，敬邕命全部送回，於是夷民感激歸附。任太

卒於太中大夫，贈濟州刺史，謚曰恭。

中大夫時去世，追贈濟州刺史，謚號爲恭。

崔接

敬邕從弟接，字願賓。容貌魁偉，放邁自高，不拘檢。爲中書博士、樂陵内史。雅爲任城王澄所禮待，及澄爲本部，接了無人王敬，王忻然容下之。後爲樂陵太守，還鄉卒。

敬邕的堂弟崔接，字願賓。外表魁梧，豪放超脱自視清高，不檢束。任中書博士、樂陵内史。很受任城王元澄的禮待，到元澄任本部，崔接毫不禮敬王，王却欣然寬容且屈身與他相接。後來任樂陵太守，回鄉後去世。

崔纂

挺族子纂，字叔則。博學有文才，既不爲時知，乃著《無談子論》。尋爲廷尉正，每有大獄，多所據明，有當官之譽。時太原王静自廷尉監遷少卿，纂耻居其下，乃與静書，辭氣抑揚，無上下禮。入啓求解位。後爲洛陽令，卒，贈司徒左長史。

崔挺同族兄弟的兒子崔纂，字叔則。博學有文才，既然不被當時賞識，便撰著《無談子論》。不久任廷尉正，每每有重大案件，多能證據明確，有居官稱職之聲譽。當時太原人王静從廷尉監升任少卿，崔纂以位居其下爲耻，便寫信給他，口氣洋洋自得，没有上下之分的禮節。入宫上陳請求解職。後來任洛陽令，去世後，賜贈司徒左長史。

纂兄穆，字子和，雅有度量，州辟主簿，卒。穆子暹。

崔纂的哥哥崔穆，字子和，素有器量。州裏薦舉爲主簿，去世。崔穆的兒子崔暹。

崔暹

暹，字季倫。少爲書生，避地勃海，依高乾，以妹妻其弟慎。慎後臨滄、光二州，啓暹爲長史，委以職事。趙郡公琛鎮定州，辟爲開府諮議，隨琛往晋陽。神武與語悦之，以兼丞相長史。神武舉兵將入洛，留暹佐琛，凡百後事，一以屬暹，握手殷勤，至于三四。琛後以罪被責，暹亦黜免。尉景爲并州，起暹爲别駕。

崔暹，字季倫。從小爲書生，爲避禍遷地勃海，依附高乾，將妹妹嫁給他的弟弟高慎。高慎後來統治滄、光二州，啓奏崔暹爲長史，委任他職務。趙郡公元琛鎮守定州時，薦舉爲開府諮議，跟從元琛去晋陽。神武與他交談很喜歡他，任兼丞相長史。神武發兵將進入洛陽，留下崔暹輔佐元琛，所有事務，一概托付崔暹處理，握手頻繁，至於再三再四。元琛後來因罪被處罰，崔暹也被罷免。尉景治理并州時，起用崔暹爲别駕。

文襄代景，轉暹爲開府諮議，仍行别駕事。從文襄鎮撫鄴都，加散騎常侍，遷左丞、吏部郎，領定州大中正，主議《麟趾格》。暹親遇日隆，好薦人士，言邢卲宜親重。言論之際，卲遂毁暹。文襄不悦，謂暹曰："卿説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痴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説子

文襄取代尉景，改任崔暹爲開府諮議，照舊行别駕事。跟隨文襄鎮撫鄴都，加官散騎常侍，升任左丞、吏部郎，領定州大中正，主持討論《麟趾格》。崔暹被親愛恩遇日益深厚，喜歡薦舉士人，推薦邢卲應該信任器重。言談之間，邢卲便詆毁崔暹。文襄不高興，對崔暹説："你説子才的長處，子才專言你的短處，這是個平庸之人。"崔暹説："子才説我崔暹的短處，我崔暹説

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痴也。"高慎之叛，爲與暹隙，神武後知之，欲發其事而殺暹，文襄苦救得止。

子才的長處，都是事實，他不是平庸之人。"高慎反叛，是因爲和崔暹有怨恨，神武後來知道了這事，準備揭露這事而殺掉崔暹，文襄竭力相救纔得以作罷。

遷御史中尉，選畢義雲、盧潛、宋欽道、李愔、崔贍、杜蕤、嵇曄、酈伯偉、崔子武、李廣皆爲御史，世稱其知人。文襄欲假暹威勢，諸公在坐，令暹後通名，因待以殊禮。暹乃高視徐步，兩人擎裾而入，文襄分庭對揖。暹不讓席而坐，觴再行，便辭退。文襄曰："下官薄有蔬食，公少留。"暹曰："適受敕，在臺檢校。"遂不待食而去，文襄降送之。旬日後，文襄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在道，前驅爲赤棒所擊，文襄回馬避之。

升任御史中尉，挑選的畢義雲、盧潛、宋欽道、李愔、崔贍、杜蕤、嵇曄、酈伯偉、崔子武、李廣都成爲御史，當時稱贊他能鑒別人。文襄想給予崔暹威勢，衆公卿在場時，命崔暹後通報姓名，藉此待以特殊的禮節。崔暹便氣宇軒昂慢步而行，兩人托着衣襟進來，文襄以平等的禮節與他相對揖拜。崔暹不推讓座席便坐下，第二次傳杯時，便告辭退出。文襄説："下官我略備有些粗食，請您稍留。"崔暹説："剛纔接受敕命，在御史臺查核檢察。"於是不等到吃食就離去，文襄下堂送走他。十天後，文襄和衆公卿出城到東山，在路上遇到崔暹，前導被紅棒擊打，文襄回馬避讓他。

暹前後表彈尚書令司馬子如，及尚書元羨、殷州刺史慕容獻，又彈太師司州牧咸陽王坦、并州刺史可朱渾道元、冀州刺史韓軌，罪狀極筆，并免官，其餘死黜者甚衆。神武書與鄴下諸貴，極言褒美，且誡屬之。先是僧尼猥濫，暹奏設科條，薦沙門法上爲昭玄都以檢約之。神武如鄴，群官迎於紫陌，神武握暹手勞之曰："小兒任重才輕，非中尉何有今日？榮華富貴，直是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神武親爲擁之而授轡。魏帝宴華林園，謂神武曰："自頃所在百司，多有貪暴。朝廷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跪言："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段，乞以回賜。"帝又褒美之。於是文襄亦催暹酒，神武親爲之抃。文襄退，謂暹曰："我尚畏羨，何况餘人！"神武將

崔暹先後上表彈劾尚書令司馬子如，以及尚書元羨、殷州刺史慕容獻，又彈劾太師司州牧咸陽王元坦、并州刺史可朱渾道元、冀州刺史韓軌，罪狀淋漓盡致全部寫出，一起免除官職，其餘處死罷免的極多。神武寫信給鄴城的衆顯貴，竭力褒獎贊美他，并且告誡他們要服從他。先前和尚和尼姑多而濫，崔暹上奏設置法令條文，薦舉沙門法上任昭玄都來約束他們。神武到鄴城，群官在紫陌迎接，神武握着崔暹的手慰勞他説："我兒任重才短，不是中尉哪裏有今天？榮華富貴，衹是中尉自取，我們父子没有什麽可以拿來相報答的。"賞賜崔暹馬匹，讓他騎着馬跟隨，邊走邊説。崔暹下馬拜謝，馬受驚奔走，神武親自爲他抱住驚馬將繮繩交給他。魏帝設宴華林園，對神武説："近來居位的百官，多有貪婪暴虐之行，朝廷中有居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的，你可勸他飲酒。"神武走下臺階跪下説："衹有御史中尉崔暹一人，恭敬地遵從聖明的旨意，斗膽用酒來勸他，還有我在射禮上被賞賜的千件物品，請求將它們轉賜給他。"皇帝又褒獎贊美了他。在這時文襄也來催崔暹飲酒，神武親自爲他鼓掌。文襄退後，對崔暹説："我尚且敬

還晋陽，又以所乘馬加綵物賜暹。由是威名日盛，内外莫不畏服。

重羡慕你，何况其餘的人！”神武將回晋陽，又用所乘坐的馬加上綵物賞賜給崔暹。因此威望名聲日益盛大，朝廷内外無不敬服。

神武崩，未發喪，文襄以暹爲度支尚書，監國史，兼右僕射，委以心腹之寄，仍爲魏帝侍讀。暹憂國如家，以天下爲己任。文襄盛寵王昭儀，欲立爲正室，暹諫曰：“天命未改，魏室尚存，公主無罪，不容棄辱。”文襄意不悦，苦請乃從之。文襄車服過度，誅戮變常，言談進止，或有虧失，暹每厲色極言，文襄亦爲之止。臨淮王孝友被文襄狎愛，數歌舞戲謔於前，顧見暹，輒斂容而止。有獄囚數百，文襄盡欲誅之，每催文帳，暹故緩之，不以時進，文襄意釋，竟免。司州别駕司馬仲粲、中從事陸士佩并被文襄毆擊，付獄將餓殺，暹送食藥，爲致言而釋之。

神武逝世，没有將死訊公告於衆，文襄任崔暹爲度支尚書，掌管編撰國史，兼右僕射，委任他機要重任，照舊任魏帝侍讀。崔暹憂國如同憂家，以天下爲己任。文襄非常寵幸王昭儀，想立她爲正房，崔暹規勸説：“天命没有改變，魏家尚且存在，公主没有罪過，不能抛棄侮辱。”文襄心情不快樂，竭力請求纔聽從了他。文襄的車輿禮服超過了制度，誅殺改變常道，言談舉止，有時闕失，崔暹每每以嚴厲的臉色直言規勸，文襄也因此止住。臨淮王孝友被文襄寵愛，幾次且歌且舞在文襄面前開玩笑，回頭看見崔暹，便正容而停止。有監獄囚犯幾百人，文襄想全部誅殺掉，每次催逼公文案卷，崔暹故意拖延，不按時呈上，文襄意氣消除，終於免了。司州别駕司馬仲粲、中從事陸士佩都被文襄毆打，投入監獄將餓死他們，崔暹送去食物藥品，爲他們上言而釋放了他們。

自出身從官，常日晏乃歸。侵曉則與兄弟跪問母之起居，暮則嘗食視寢，然後至外齋，對親賓論事，或與沙門辯玄理，夜久乃還寢。一生不問家産，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暹唯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繕寫，以幡花寶蓋贊唄送至館焉。

從出仕皇帝近臣以來，常常天色已晚纔回。破曉就和兄弟們跪着問候母親的日常生活狀况，傍晚就爲母親試辨食物味道侍候她安寢，然後到外屋房間，與親戚和賓客論事，或者和沙門辯論精微的義理，夜深纔回室就寢。一生不過問家産，東魏、蕭梁互通往來和好，權要顯貴都派人隨訪問使者進行買賣交易，崔暹衹傾心尋求佛家經典。梁武帝聽説這事，編録後，和供佛的幢幡彩花、傘蓋、以短偈形式贊唱的佛教頌歌等一并送到他的住宅。

然好大言，調戲無節。嘗密令沙門明藏著《佛性論》而署己名，傳諸江表。子達拏，年十三，令儒者權會教其解《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命達拏高坐開講。同郡眭仲讓陽屈服之，暹用仲讓爲司徒中郎。鄴下爲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仲讓官至右丞。此皆暹之短也。

然而喜愛説大話，嘲謔没有節度。曾經秘密命沙門明藏撰著《佛性論》却署上自己的名字，傳播到長江以南地區。兒子達拏，十三歲時，命儒生權會教導他解釋《周易》兩字，於是聚集朝廷顯貴名流，令達拏坐在講席上宣講。同郡人眭仲讓假裝屈服，崔暹任用仲讓爲司徒中郎。鄴城裏的人爲此編了一句歌謡道：“講説經義兩行得中郎。”仲讓官位至右丞。這都是崔暹的短處。

文宣初嗣霸業，司馬子如、韓軌

文宣剛剛繼承霸業，司馬子如、韓軌等帶着

等挾舊怨，言暹罪重。高隆之亦言宜寬政網，去糾察法官，黜崔暹，則得遠近人意，文宣從之。及踐阼，譖毀者猶不息，帝令都督陳山提、舍人獨孤永業搜暹家。甚貧匱，得神武、文襄與暹書千餘紙，多論軍國大事。帝嗟賞之。仍不免衆口，流暹於馬城，晝則負土供役，夜則置諸地牢。歲餘，奴告暹謀反，鎖赴晉陽，窮驗無實。

以往的仇怨，訴説崔暹罪過深重。高隆之也説應該放寬法紀，除去舉發督察的法官，罷黜崔暹，這樣纔得遠方近處的人心，文宣聽從了這些意見。到登位後，説壞話詆毀他的人仍不絶，皇帝命都督陳山提、舍人獨孤永業搜查崔暹家。極其貧窮，獲取神武、文襄給崔暹的書信一千多件，大多討論軍務與國政大事。皇帝贊賞他。仍然不能免除衆人口舌，流放崔暹到馬城，白天背土服勞役，晚上關在地牢。一年多後，奴僕控告崔暹謀劃造反，戴上鎖鏈押赴晉陽，窮究查驗没有證據。

先是，文襄疑文宣佯愚，慮其有後變，將陰圖之，以問暹。暹曰："嘗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而不嗔，乃將犀手板换暹竹者，自揩拭而玩視之，以是知其實痴。不足慮也。"帝既鎖暹，責其往昔打背。暹自陳所對文襄之言，明己功以贖死。帝悟曰："我免禍，乃暹之力。"釋而勞之，使行太原郡事，還太常卿。謂群臣曰："崔暹清正，天下無雙，卿等不及也。"初，文襄欲以最小妹嫁與暹子達拏，會崩，遂寢。至是，宴於宣光殿，群臣多在焉，文宣謂暹曰："賢子達拏甚有才學，亡兄長女樂安公主，魏帝外甥，勝朕諸妹，思成大兄宿志，故欲作婚姻。"乃以主降達拏。

先前，文襄懷疑文宣僞裝愚笨，憂慮他後來有什麼變故，準備暗中圖謀害死他，於是就此事詢問崔暹。崔暹説："曾經與二郎都是任同行當的官職，我試着用笏拍打他的背却不生氣，竟將犀牛角製的笏交换我手中竹製的，自己擦拭玩賞它，由此得知他確實愚笨。不值得憂慮。"皇帝給崔暹戴上鎖鏈後，責備他從前打過自己的背。崔暹自我陳述對文襄説過的話，表明自己的功勞來贖死。皇帝醒悟道："我幸免於禍，原來是崔暹的功勞。"釋放後慰勞他，讓他行太原郡事，升任太常卿。對群臣説："崔暹清廉正直，天下無雙，你們趕不上他呀。"起初，文襄想把最小的妹妹嫁給崔暹的兒子達拏，適逢他逝世，於是作罷。到這時，會飲於宣光殿，群臣大多在此，文宣對崔暹説："您賢能的兒子達拏極有才華學識，我死去的哥哥的大女兒樂安公主，是魏帝的外甥女，超過我的妹妹們，想成就大哥的宿願，所以希望締結姻親。"於是將公主下嫁達拏。

暹尋遷中書監，兼并省右僕射。是時法網已嚴，官司難於剖决，繫獄者千餘人。暹初上省，便大録囚，旬月間，斷雪略盡。文襄時欲封暹，神武亦欲封之，暹并固辭。文宣數出游，多至暹宅，以暹女爲皇太子妃，李后不可，乃止。天保八年，還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時調絹以七丈爲匹，暹言之，乃依舊焉。帝謂左右曰："崔暹諫我飲酒過多，然我飲酒

崔暹不久升任中書監，兼并省右僕射。此時法紀已嚴厲，官司難於判决，被關押的囚犯有一千多人。崔暹剛上任，便總録囚犯，十天至一個月間，審理昭雪將盡。文襄當時想封爵給崔暹，神武也想封他，崔暹都堅决推辭了。文宣屢次出游，多到崔暹的住宅，打算把崔暹的女兒作爲皇太子的妃子，李后不同意，纔作罷。天保八年，升任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當時徵調的絲絹以七丈長爲一匹，崔暹進言此事，於是依照舊制。皇帝對身邊的近臣説："崔暹規勸説我飲酒太多，

何所廢？"常山王私謂暹曰："至尊威嚴多醉，太后尚不能致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犯顔，内外深相感愧。"十年，卒，帝撫靈哭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定州刺史，謚曰貞節。

達拏温良廉謹，有識學。位儀同三司、司農卿，周御府大夫。大象中使鄴，屬尉遲迥起兵，以爲總管司馬，迥平，伏誅。初，文宣嘗問樂安公主："達拏於汝何似？"答云："甚相敬，唯阿家憎兒。"文宣令宫人召達拏母入而殺之，投漳水。齊滅，達拏殺主以復讎。

暹兄謀開。

崔游

纂從祖弟游，字延叔，少有風概。爲河東太守。郡有鹽户，常供州郡爲兵，子孫見丁從役。矜其勞苦，乃爲表聞，請聽更代，郡内感之。太學舊在城内，游移置城南閑敞處，親自説經，當時學者莫不勸勉，號爲良守。正光中，除南秦州刺史。先是，州人楊松柏、洛德兄弟數爲反叛，游深加招慰，兄弟俱至。松柏既郡之豪帥，感恩奬喻，郡賊咸來歸款，且以過在前政，不復自疑，游乃因宴會，一時俱斬。於是外人以其不信，合境皆反。正光五年，秦州城人殺刺史李彦爲逆。數日後，游知必不安，謀欲出外，尋爲城人韓祖香等所攻。游事窘登樓，慷慨悲嘆，乃推下小女而殺之，義不爲群小所辱，爲祖香等害。永安中，贈散騎常侍、鎮北將軍、定州刺史。子伏護。

然而我飲酒荒廢了什麽？"常山王私下對崔暹説："君上威嚴多醉，太后尚且不能進言，我們兄弟不敢開口；僕射獨自敢於冒犯君王的威嚴，使我們内外深感羞愧。"十年，去世，皇帝撫着靈柩痛哭他，賜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定州刺史，謚號爲貞節。

達拏温和善良廉潔謹慎，有學識。官居儀同三司、司農卿、周御府大夫。大象年間出使鄴城，適逢尉遲迥興兵，任他爲總管司馬，尉遲迥平定，被處死。起初，文宣曾問樂安公主："達拏對你怎麽樣？"回答道："非常尊敬我，衹是公婆厭惡我。"文宣命宫人召唤達拏的母親入宫而殺了她，投入漳水。北齊滅亡，達拏殺死公主以報仇。

崔暹的哥哥崔謀開（有闕文）。

崔纂同曾祖的弟弟崔游，字延叔，年少時就有風度氣概。任河東太守。郡中有以製鹽爲業的人户，常供應州郡的兵員，後代現有的壯丁服役。憐愍他們的勞苦，於是爲他們上表申聞於上，請求聽任替换，郡中人感激他。太學過去設在城内，崔游移置城南寬敞的地方，親自講解經義，當時學者無不受到勸導勉勵，有優良郡守的稱號。正光年間，任南秦州刺史。先前，州中人楊松柏、洛德兄弟多次造反叛亂，崔游深深加以招撫安慰，兄弟一起歸附。松柏既是一郡的首領，感激他的恩德便爲他勸勉開導，一郡賊寇都來投誠，而且因爲罪過是在前任時犯下的，所以不再自行懷疑，崔游於是趁着宴會，一起斬殺。這時其他人認爲他不守信用，於是全境都起來造反。正光五年，秦州城裏人殺了刺史李彦反叛。幾天後，崔游知道一定不會安寧，計劃準備逃出郡外，旋即被城裏人韓祖香等攻擊。崔游見形勢危急登上城樓，慷慨悲嘆，於是推下小女兒而殺死她，按照道德上的要求不容衆小人所侮辱，被祖香等殺害。永安年間，賜贈散騎常侍、鎮北將軍、定州刺史。兒子伏護。

論曰：崔鑒以文業應利用之秋，

論曰：崔鑒以文事順應了使人能盡其所能的

世家有業，餘慶不已，人位繼軌，亦爲盛哉！辯器業著聞，位不遠到；逸德優官薄，仍世恨之。模雄壯之烈，楷忠貞之操，殺身成義，臨難如歸，非大丈夫亦何能若此矣！士謙昆弟非唯武毅見重，忠公之稱，亦足嘉云。挺兄弟風操高亮，懷文抱質，歷事著聞，見重朝野，繼世承家，門族并著，市朝可變，人焉不絶。至若宣猷之立朝贊務，則嘉謀屢陳，出撫宣條，則威恩具舉；仲方之兼資文武，雅長謀算，伐陳之策，信爲深遠。弈世載德，夫豈徒然？昂智足立功，能足幹事，霸朝委遇，良有以焉。而謝彼仁心，安兹苛政，晚途遭躓，理其宜也！季舒蹈龍逄之節，季倫受分庭之遇，雖遭逢異日，得喪不同，考其遺迹，而榮名一也，蓋所謂彼有人焉。

那個時期，世系有功業，留給後輩的德澤不絶，人的地位接繼前人之軌迹，是多麽興盛啊！崔辯才能學識著名，然而官位不顯；崔逸品德優良却官職卑微，歷代都爲他感到遺憾。崔模雄偉勇武之壯烈，崔楷忠誠堅貞之節操，殺身成仁，臨難如歸，不是大丈夫又怎能如此啊！士謙兄弟不是僅憑勇武剛毅受到重視，忠誠公正的稱謂，已足以表彰。崔挺兄弟志行品德高尚忠正，文華質樸兼備，歷官任職著名，受到朝野的推重，繼承先世承接家業，家族一并顯赫，朝廷官府可變遷，而傑出人才層出不窮。至於宣猷在朝爲官協助處理事務，則良計輩出，出外鎮撫宣示條令，則恩威并施；仲方兼備文武，尤其擅長謀劃，討伐陳朝的策略，確實是深遠。世代記載其德政，難道是偶然的嗎？崔昂智慧足以立功，才能足以辦事，霸王之朝信任禮遇，實在是有道理呀。然而辭却那仁愛之心，安於這苛刻酷政，晚年遭受挫折，是理所當然的呀！季舒遵行龍逄的節操，季倫受到平等的禮遇，儘管際遇異日，得失不同，考察他們的遺迹，却美名同一，大概是所謂他們家族有傑出的人物啊。

北史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一

李靈（曾孫）元忠 渾（弟子）璨（璨曾孫）德饒 公緒　李順（玄孫）元操
李孝伯（兄孫）謐（弟子）士謙　李裔（子）子雄　李義深（弟）幼廉

李靈　李恢

李靈，字武符，趙郡平棘人也。父勰，字小同，恬靜好學，有聲趙、魏間。道武平中原，聞其已亡，哀惜之，贈宣威將軍、蘭陵太守。

李靈，字武符，是趙郡平棘人。父親李勰，字小同，恬淡安靜喜愛學習，在趙郡、魏郡一帶有聲譽。道武平定中原時，聽説他已去世，哀痛惋惜他，賜贈宣威將軍、蘭陵太守。

神䴥中，太武徵天下才俊，靈至，拜中書博士。再遷淮陽太守。以學優，選授文成皇帝經，加中散、内博士，賜爵高邑子。文成踐阼，卒於洛州刺史，贈定州刺史、鉅鹿公，謚曰簡。

神䴥年間，太武徵召天下才能出衆的人，李靈應召而來，任中書博士。又升任淮陽太守。因爲學問廣博，被選拔教授文成皇帝經學，加官中散、内博士，賜封爵位高邑子。文成登位後，任洛州刺史時去世，賜贈定州刺史、鉅鹿公，謚號爲簡。

子恢襲，以師傅子，拜長安鎮副將，進爵爲侯，假鉅鹿公。後東平王道符謀反，遇害，贈定州刺史、鉅鹿公，謚曰貞。恢弟綜，事見於後。

兒子李恢繼承了爵位，因爲是皇帝老師的兒子，任長安鎮副將，晋封爵位爲侯，假鉅鹿公。後來東平王道符謀反，遇害，賜贈定州刺史、鉅鹿公，謚號爲貞。李恢的弟弟李綜，其事見後文。

恢長子悦祖，襲爵高邑侯，例降爲伯，卒。

李恢的長子悦祖，繼承了爵位高邑侯，按例降爵位爲伯，去世。

悦祖子瑾，字伯瓊，襲，位大司農卿。瑾淳謹好學，老而不倦。卒，贈司空。

悦祖的兒子李瑾，字伯瓊，繼承了爵位，官居大司農卿。李瑾淳厚恭謹喜愛學習，年老也不懈怠。去世後，賜贈司空。

李顯甫　李元忠

悦祖弟顯甫，豪俠知名，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開李魚川方五六十里居之，顯甫爲其宗主。以軍功賜爵平棘子，位河南太守，贈安州刺史，謚曰安。

悦祖的弟弟顯甫，以豪邁好義聞名，在殷州西山聚集衆李氏幾千家，開闢的李魚川有方圓五六十里之大，從而居住於此，顯甫作爲一姓的繼承人。由於軍功賜封爵位平棘子，官居河南太守，賜贈安州刺史，謚號爲安。

子元忠，少厲志操，粗覽書史及陰陽術數，有巧思，居喪以孝聞。襲爵平棘子，魏清河王懌爲營明堂大都督，引爲主簿。遭母憂去任，歸李魚川。嘗亡二馬，既獲盜，即以與之。在母喪，哭泣哀動旁人，而飲酒騎射不廢，曰："禮豈爲我？"初元忠以母多患，專心醫藥，遂善方技，性仁恕，無貴賤皆爲救療。家素富，在鄉多有出貸求利，元忠焚契免責，鄉人甚敬之。

兒子元忠，從小砥礪志向節操，略微讀過一些經史典籍和有關陰陽方術的書，思路靈巧，居喪期間因爲盡孝道而聞名。繼承了爵位平棘子，北魏清河王元懌任營明堂大都督，引薦爲主簿。爲母親守喪而離職，回歸李魚川。曾經丟失兩匹馬，捕獲盜賊後，便將馬送給了盜賊。居母喪時，哭泣悲哀感動了旁人，但鄉中飲酒騎射不廢止，說："禮儀難道祇爲我？"起初元忠因爲母親多病，用心專一研究醫術和藥物，於是擅長醫術，秉性仁愛寬容，不論貴賤都給救治。家中一向富有，在鄉里曾放過不少高利貸，元忠焚毁契據免去債權，鄉民很尊敬他。

孝莊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餘匹。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牛以食之，遣奴爲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舍避。及葛榮起，元忠率宗黨作壘以自保，坐於大槲樹下，前後斬違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却之。葛榮曰："我自中山至此，連爲趙李所破，則何以能成大事？"乃悉衆攻圍，執元忠以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

孝莊在位時，盜賊如蜂四起，清河有五百人在西部邊境戍守，返回經過南趙郡，由於道路阻斷，共同投靠元忠，奉獻絲絹一千多匹。元忠祇接受一匹，宰殺五頭牛給他們吃，派奴僕爲他們當嚮導，說："如果遇上寇賊，祇說是李元忠派遣的。"照所說的辦，寇賊都放行避讓。等到葛榮起兵時，元忠率領宗族鄉黨築軍壁來自衛，坐在大槲樹下，先後斬殺違抗命令的共三百人。寇賊來到，元忠總是擊退他們。葛榮說："我從中山到這裏，連連被趙郡李元忠擊敗，這樣怎麽能成就大事？"於是出動全部人馬圍攻，抓住元忠帶上隨軍。寇賊平定後，受任南趙郡太守。喜愛酒，没有政績。

及莊帝幽崩，元忠棄官，潛圖義舉。會齊神武東出，元忠便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俊傑，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謂神武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尒朱乎？"神武曰："富貴皆由他，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曾來未？"是時，高乾邕已見，神武因紿曰："從叔輩粗，

到莊帝因禁而逝世時，元忠拋棄官職，秘密圖謀起義。適值齊神武向東出行，元忠便乘没有帷蓋的車載着不加裝飾的箏和渾濁的酒來恭迎。神武聽說他是個好飲酒的人，没有立即接見他。元忠下車獨坐，邊飲酒邊剖開乾肉吃着，對守門人說："本來說他招延優秀傑出的人才，今天聽到國士到了門口，不能吐哺輟洗禮賢下士，算是知道這個人了。把我的名帖還給我，不要再通報了。"守門人將這些稟告後，神武趕快接見他。引進，酒過兩巡，元忠從車上取箏彈奏，放聲高歌情緒激昂。歌畢，對神武說："天下的形勢很清楚，明公還要奉事尒朱嗎？"神武說："富貴都源於他，怎敢不盡忠節。"元忠說："真不是英雄啊。高乾邕兄弟來過嗎？"當時，高乾邕已見過。

何肯來?”元忠曰:“雖粗,并解事。”神武曰:“趙郡醉!”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神武乃復留與言,元忠慷慨流涕,神武亦悲不自勝。元忠進從横之策,深見嘉納。又謂神武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冀州大藩,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爲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賜委。冀、殷合,滄、瀛、幽、定自然弭從。唯劉誕黠胡,或當乖拒,然非明公之敵。”神武急握元忠手而謝焉。

神武於是欺騙説:“堂叔輩大,哪裏肯來?”元忠説:“雖然輩大,但都是通曉事理的。”神武説:“趙郡醉了!”派人攙扶他出去,元忠不肯起身。孫騰進言道:“這人是上天派來的,天命不可違呀。”神武於是又留下他與之交談,元忠情緒激昂涕淚縱横,神武也悲不自勝。元忠呈上横行天下的計策,深受賞識而被采納。又對神武説:“殷州小,没有軍糧和兵器,不足以成就大事。冀州是個大領地,如果去冀州,高乾邕兄弟必爲明公的東道主。殷州便傾付委屬。冀州、殷州聯合,滄州、瀛州、幽州、定州自然服從。衹有劉誕是奸猾的胡人,或許要違抗,然而他不是明公的敵手。”神武緊握元忠的手感謝他。

時殷州刺史尒朱羽生阻兵據州,元忠聚衆與大軍禽斬之。神武即令行殷州事。累遷太常卿、殷州大中正。後以從兄瑾年長,以中正讓之。

當時殷州刺史尒朱羽生仗恃軍隊擁據本州,元忠會聚部衆和大軍一起擒獲并斬殺了他。神武即命他行殷州事。屢經升遷爲太常卿、殷州大中正。後來因爲堂兄李瑾年長,把中正讓給他了。

魏孝武帝納神武女爲后,詔元忠致娉於晉陽。每宴席論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轟轟大樂,比來寂寥無人問,更欲覓建義處。”神武撫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賜白馬一匹。元忠戲曰:“若不與侍中,當更覓建義處。”神武曰:“建義處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爲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捋神武鬚大笑。神武悉其雅意,深重之。後神武奉送皇后,仍田於晉澤,元忠馬倒,良久乃蘇。神武親自撫視,封晉陽縣伯。後爲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人皆菜色,元忠表求賑貸,被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爲少,遂出十五萬石賑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責。徵拜侍中。

北魏孝武帝娶神武的女兒爲皇后,詔令元忠到晉陽送交定親禮品。每每在酒席上談論往事,元忠説:“往日興義兵,轟轟烈烈快樂之極,近來沉寂無人問津,想再尋覓興舉義兵的地方。”神武拍掌笑道:“這人逼我起兵。”賞賜白馬一匹。元忠開玩笑説:“如果不給侍中,將再尋覓興舉義兵的地方。”神武説:“興舉義兵的地方不擔心没有,衹畏懼這樣的老人不可以遇上啊。”元忠説:“衹因爲此人難得遇到,因此不離去。”於是捋着神武的鬍鬚大笑。神武知道他的本意,很器重他。後來神武恭敬送嫁了女兒去做皇后,仍在晉澤田獵,元忠的乘馬摔倒,他很久纔蘇醒過來。神武親自探視慰問,封爵晉陽縣伯。後來任光州刺史,當時州境因天災而歉收,人人都因飢餓臉色青黄,元忠上表請求救濟,被回覆可准用糧食一萬石。元忠認爲少了,便放出十五萬石救濟飢民。事情完畢,上表陳述此事,朝廷嘉許而没有責備。徵召任爲侍中。

元忠雖處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娱,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携壺,

元忠雖處要職,起初不讓事務擾亂心意,衹以聽音樂喝酒自娱,大多常醉。大大小小的家裏事,一點也不關心。庭園羅致種植了不少果樹藥材,親戚朋友尋來,必定挽留設宴犒賞。常夾着

游遨里閈。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書令復求爲太常卿，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故。神武欲用爲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時，宜勿飲酒。"

每言於執事，云年漸遲暮，乞在閑冗，以養餘年，乃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曾貢文襄王蒲桃一盤，文襄報以百縑，其見賞重如此。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樹下，葛巾擁被，對壺獨酌。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視，嘆息而去，大餉米絹，受而散之。俄復以本官領衛尉卿。卒，有米三石，酒數斛，書籍藥物，充滿篋架，未及賻至，金蟬質絹，乃得斂焉。贈司徒，謚曰敬惠。

初，元忠將仕，夢手執炬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受業師，占云："大吉，可謂光照先人也。"竟如其占。

性甚工彈，彈桐葉常出一孔，擲棗栗而彈之，十中七八。嘗從文襄入謁魏帝，有梟鳴殿上，文襄命元忠彈之，問得幾丸而落，對曰："一丸奉至尊威靈，一丸承大將軍意氣，兩丸足矣！"如其言而落之。子搔嗣。

李搔

搔，字德沈，少聰敏，有才藝。曾采諸聲，别造一器，號曰八弦，時人稱有思理。武定末，自丞相記室除

彈弓帶着酒壺，漫游鄉里。常説寧可没有吃的，不可讓我没有酒，阮步兵是我的老師，孔少府怎能欺我啊。後來從中書令再請任太常卿，由於那裏音樂和美酒多的緣故。神武想任用他爲僕射，文襄説他放達常醉，不可以委任尚書臺的職務。他的兒子李搔聽説這，請他節制飲酒。元忠説："我説任僕射不如飲酒快樂；你喜歡僕射時，應該不要飲酒。"

常言於主管部門，説年至暮年，請求任閑散的官職，以養餘年，於是任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曾進貢文襄王一盤蒲桃，文襄王回報一百匹雙絲織的淺黄色細絹，他受到賞識尊重就像這樣。孫騰、司馬子如曾造訪元忠，遇上他正坐在樹下，頭戴葛布製作的頭巾半躺着用被裹護着下身，對着酒壺獨自酌飲。房屋庭園荒蕪，讓女僕捲着兩床褥子去作换取酒肉的抵押物，喊妻子出來，衣裳短小不能曳地。兩公相視，嘆息離去，大量贈送米絹，他接受後又將它們散盡。不久又任本官領衛尉卿。去世後，有米三石，酒幾斛，書籍藥物，充滿了箱子和架子，來不及等到助喪的財物送來，用他的任侍中的冠飾金蟬作抵押换絲絹，纔得以將他入殮。賜贈司徒，謚號爲敬惠。

起初，元忠將出仕時，夢見自己手持火炬進入父親的墳墓，半夜驚起，非常忌諱。早晨告訴了他的受業的老師，老師占卜説："大吉，可以説是光照先人呀。"終於像他所占卜的那樣。

有擅長彈擊的天賦，彈擊桐樹葉子時彈丸前後常從一個孔裏穿出，拋擲棗子和栗子而彈擊它們，十中七八。曾經跟隨文襄入見魏帝，有隻梟鳥在殿梁上鳴叫，文襄令元忠彈擊它，問得幾粒彈丸纔能將它擊落，回答説："一粒彈丸奉承皇上的顯赫聲威，一粒彈丸奉承大將軍您的意志和氣概，兩粒彈丸足够了！"正如所説的那樣擊落了它。兒子李搔繼承了爵位。

李搔，字德沈，從小聰明機靈，有才能。曾經采集各種聲調，另造一種樂器，號稱八弦，當時人稱道他有構思設計的才智。武定末年，由丞

河内太守。居數載，流人盡復。代至，將還都，父老號泣，追送二百餘里，生爲立碑。終於儀曹郎。

相記室任河内太守。經過幾年，流民全部回歸。繼任者到，將返回京都，父老鄉親大聲哭泣，追隨相送兩百多里，生前就給他立碑。任儀曹郎時去世。

李法行

搔妹曰法行，幼好道，截指自誓不嫁，遂爲尼。所居去鄴三百里，往來恒步，在路或不得食，飲水而已。逢屠牽牛，脱衣求贖，泣而隨之。雉兔馴狎，入其山居房室。齊亡後，遭時大儉，施糜粥於路。異母弟宗侃與族人孝衡爭地相毁，尼曰："我有地，二家欲得者，任來取之，何爲輕致忿訟?"宗侃等慚，遂讓爲閑田。

李搔的妹妹叫法行，自幼崇尚佛教，截斷手指自己發誓不出嫁，於是當了尼姑。居住的地方離鄴地三百里，來去總是步行，在途中有時得不到食物，衹飲水罷了。碰上屠夫牽着牛，脱下衣服請求贖牛，哭着跟隨她。野鷄野兔親近她，進入她在山中居住的房屋。北齊滅亡後，遭逢當時的大荒年，在路旁施粥。同父異母的弟弟宗侃與同族人孝衡爲爭奪田地相互詆毁，尼姑説："我有田地，兩家想得的，隨便來獲取它們，何故忿怒相爭?"宗侃等慚愧，於是相讓作爲閑田。

李渾　李湛

渾，字季初，靈之曾孫也。祖綜，行河間郡，早卒。父遵，字良軌，有業尚，爲魏冀州征東府司馬。京兆王愉冀州起逆，遇害。贈幽州刺史，謚曰簡。

渾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後以四方多難，求爲青州征東司馬，與河間邢卲、北海王昕俱奉老母携妻子，同赴青、齊。未幾而尒朱榮入洛，衣冠殲盡，物論以爲知幾。時河北流移人聚青土，衆逾二十萬，共劫河間邢杲爲主，起自北海，襲東陽。青州刺史元世儁欲謀誅之，府人遂猜貳。渾乃與長史崔光韶具陳禍福，由是歃血而盟，上下還睦。普泰中，崔社客反於海岱，攻圍青州，詔渾爲都官尚書、東北道行臺，赴援。社客諸城各自固保，渾以社客賊之根本，烏合易離，若銜枚夜襲，便可禽殄。如社客就禽，諸郡可傳檄而定。諸將尚遲疑，渾乃决行，果禽社客，斬首送洛陽，海隅清定。

李渾，字季初，是李靈的曾孫。祖父李綜，行河間郡，早逝。父親李遵，字良軌，有學問和品德，任北魏冀州征東府司馬。京兆王元愉在冀州起兵叛逆，遇害。賜贈幽州刺史，謚號爲簡。

李渾由於其父爲王事而死，任給事中。後來因爲四方多難，請求任青州征東司馬，與河間人邢卲、北海人王昕侍奉年老的母親帶着妻子兒女，共赴青州、齊州。不久尒朱榮進入洛陽，士大夫被全部殲滅，輿論認爲他預知危險。當時黄河以北流亡的人聚集青州境域，人數超過二十萬，共同劫持河間人邢杲爲主子，從北海起兵，襲擊東陽。青州刺史元世儁想圖謀誅滅他們，州府的人於是猜疑而有二心。李渾便與長史崔光韶詳盡陳述禍害福利，因此歃血盟誓，上上下下又和睦起來。普泰年間，崔社客在海岱造反，圍攻青州，詔令李渾任都官尚書、東北道行臺，奔赴救援。社客屬下的衆城各自頑固守衛，李渾認爲社客是叛賊的根本，烏合之衆容易離散，如果銜枚夜襲，便可擒獲殲滅。如果社客就擒，各郡可傳布檄文就平定了。衆將領還在猶豫，李渾便决斷行動，果然擒獲社客，斬下首級送到洛陽，海邊清平安定。

天平初，丁母憂，行喪冢側，殆將滅性。武定初，兼散騎常侍、聘梁使主。梁武謂曰："伯陽之後，久而彌盛，趙李人物，今實居多。"使還，爲東郡太守。以贓賄徵還。齊文襄王使武士提以入，置諸庭。渾抗言曰："將軍今日猶自禮賢邪?"文襄笑而舍之。

天平初年，爲母親守喪，在其墳墓的邊上守孝，幾乎要毀滅性命。武定初年，兼散騎常侍、訪問蕭梁正使。梁武對他說："伯陽的後代，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更加興盛，趙郡李氏才能傑出的人，如今實在占了多數。"出使回來，任東郡太守。因爲貪贓納賄被徵召回來。齊文襄王讓武士執持他進來，扔棄在殿庭上。李渾高聲而說道："將軍今天尚親自禮遇賢者嗎?"文襄笑起來放了他。

齊天保初，除太子少保。時太常邢卲卲少師，吏部尚書楊愔爲少傅，論者榮之。以參禪代儀注，賜爵涇陽縣男。文宣以魏《麟趾格》未精，詔渾與邢卲、崔㥄、魏收、王昕、李伯倫等修撰。嘗謂魏收曰："雕蟲小技，我不如卿；國典朝章，卿不如我。"

北齊天保初年，任太子少保。當時太常邢卲任少師，吏部尚書楊愔任少傅，輿論者認爲他榮耀。因爲參與禪讓和接替的儀節，賜封爵位涇陽縣男。文宣認爲魏朝《麟趾格》不精，詔令李渾與邢卲、崔㥄、魏收、王昕、李伯倫等修撰。曾經對魏收說："刻意雕琢辭章的微小技能，我不如你；擬定國家與朝廷的典章制度，你不如我。"

尋除海州刺史。後土人共圍州城，城中多石無井，常食海水，賊絶其路。城内先有一池，夏旱涸竭，渾齋戒朝服而祈焉，一朝天雨，泉流涌溢。賊以爲神，應時駭散。渾捕斬渠帥，傳首鄴都。渾妾郭，在州干政納貨，坐免，卒于鄴。

不久任海州刺史。後來世代居住本地的人一起包圍了州城，城中石頭多沒有水井，常飲海水，叛賊斷絶了供水的道路。城内原先有一水池，夏季乾旱枯竭，李渾沐浴齋戒穿着朝服在池邊祈禱，一時天下雨，泉水流涌溢出。叛賊認爲神靈，即刻驚駭四散。李渾捕獲斬殺了首領，將首級傳送到鄴都。李渾的小妾郭氏，在州中干預政治接受貨賄，李渾因牽連坐罪免職，在鄴都去世。

子湛，字處元，涉獵文史，有家風。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襲爵涇陽男。渾與弟繪、緯俱爲聘梁使主，湛又爲使副，是以趙郡人士，目爲四使之門。

兒子李湛，字處元，涉獵過文史方面的書籍，有家族的傳統風尚。兼通直散騎常侍、訪問陳朝的副使，繼承了爵位涇陽男。李渾與弟弟李繪、李緯都任訪蕭梁使者中的正職，李湛又任副使，因此趙郡民衆，把他們家看作四使之門。

李繪

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遂竊其姊筆牘用之，未逾晦朔，遂通《急就章》，内外以爲非常兒。及長，儀貌端偉，神情朗俊。第五舅河間邢晏每與言，嘆其高遠，曰："若披烟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後敕撰

李繪，字敬文。六歲時就請求入校讀書，家人因爲逢雙的年紀是民俗忌諱的，不准許，於是李繪便偷取他姐姐的筆和寫字板來使用，不過一個月，便讀懂了《急就章》，家内外認爲他是不同尋常的孩子。到大了時，儀表端正身材魁梧，神情高雅俊秀。五舅河間人邢晏每次與他交談後，贊嘆他志行高尚前途遠大，說："如撥開雲

五禮，繪與太原王乂同掌軍禮。魏靜帝於顯陽殿講《孝經》、《禮記》，繪與從弟騫、裴伯茂、魏收、盧元明等俱爲録議，簡舉可觀。歷中書侍郎、丞相司馬。每霸朝文武總集，對揚王庭，常令繪先發言端，爲群僚之首。音詞辯正，風儀都雅，聽者悚然，文襄益加敬異。又掌儀注。

霧，如逢俊傑英才，將出貴甥的希望，實在這個外甥身上。”後來敕命編撰吉、凶、軍、賓、嘉五禮，李繪與太原人王乂共同主掌軍禮。魏靜帝在顯陽殿講說《孝經》、《禮記》，李繪與堂弟弟李騫、裴伯茂、魏收、盧元明等記録旨意，簡要而周全值得一看。歷任中書侍郎、丞相司馬。每次稱霸之王朝文武百官大會，在朝廷面君奏對時，常命李繪最先發言，爲百官之首。言辭華美雅正，風度儀容并雅，傾聽的人肅然恭敬，文襄更加敬重。又主持禮儀。

武定初，兼散騎常侍，爲聘梁使主。梁武問高相今在何處？黑獺若爲形容？高相作何經略？繪敷對明辯，梁武稱佳。與梁人泛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坐皆笑。前後行人皆通啓求市，繪獨守清尚，梁人重其廉潔。

武定初年，兼散騎常侍，任訪問蕭梁使者中的正職。梁武詢問高相現在哪裏？黑獺是怎樣的外表？高相作了哪些經營治理？李繪奏對特別清楚，梁武稱道。與蕭梁人隨意談論宗族譜系，袁狎說：“都不如我本出自黃帝，在黃帝的十四姓後裔之内。”李繪說：“老兄的淵源雖然久遠，當與車千秋共分一個字吧！”舉座皆笑。前後使者都通書信請求貿易，李繪獨守清高，蕭梁人敬重他廉潔。

使還，拜高陽内史。郡境舊有三猛獸，人常患之，繪欲修檻，遂因鬥俱死於郡西。咸以爲化感所致，皆勸申上。繪曰：“猛獸因鬥而斃，自是偶然，貪此爲功，人將窺我。”竟不聽。高陽舊多陂淀，繪至後，淀水皆涸，乃置農正，專主勸課，墾田倍增，家給人足。瀛州三郡人俱詣州，請爲繪立碑于郡街。神武東巡郡國，在瀛州城西駐馬久立，使郎中陳元康喻慰之。

出使回來，任高陽内史。郡境内原有三隻猛獸，人們常憂患它們，李繪打算修建栅欄，它們終於因爲相鬥一起死在郡境西部。都認爲是教化感應導致的結果，勸他申奏皇上。李繪說：“猛獸因相鬥而死，衹是偶然，貪圖將此據爲己功，人們將看破我。”終究没有聽從。高陽過去有很多池塘湖泊，李繪到任後，湖水都乾涸了，於是設置農正官，專門主持勸勵農桑的工作，開墾的田地倍增，家給人足。瀛州三個郡的百姓都到州府，請求在郡街上爲李繪樹碑。神武往東巡視郡國，在瀛州城西停馬站了很久，派郎中陳元康告知慰問他。

河間太守崔諶，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鴿羽。繪答書曰：“鴿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疏懶，手足遲鈍，不能近追飛走，遠事佞人。”時文襄使暹選司徒左長史，暹薦繪，既而不果，咸謂由此書。

河間太守崔諶，仗恃他弟弟崔暹的勢力，向李繪索要麋鹿的角和鴿子羽毛。李繪回信說：“鴿子有六根羽莖，飛起來就直衝雲天；麋鹿有四條腿，跑起來就直入大海。下官我身體懶散，手脚遲鈍，不能近追飛禽走獸，遠事奸佞的小人。”當時文襄命崔暹選舉司徒左長史，崔暹薦舉李繪，不久没有成，都認爲是由於此信的緣故。

及文襄嗣業，普代山東諸郡，其特降書徵者，唯繪與清河太守辛術二人而已。至，補大將軍從事中郎，遷司馬。文襄以前司徒侯景進賢冠賜繪曰："卿但直心事孤，當用卿爲三公，莫學侯景叛也。"及文宣嗣事，仍爲丞相司馬。天保初，除司徒右長史。繪質性方重，未嘗趣事權門，以此久而沈屈。卒，贈南青州刺史，謚曰景。子君道，有父風。

到文襄繼承大業後，普遍更換了太行山以東各郡的官員，被特地下詔書徵召的，衹有李繪與清河太守辛術兩人罷了。到京後，任大將軍從事中郎，升任司馬。文襄把前司徒侯景的進賢冠賜予李繪道："你衹管心地坦誠地奉事我，將任用你爲三公，不要學侯景反叛。"到文宣嗣位，仍任丞相司馬。天保初年，任司徒右長史。李繪品性端莊持重，不曾趨附奉事權貴豪門，因此長久埋没屈抑。去世後，賜贈南青州刺史，謚號爲景。兒子君道，有父親的風範。

李緯

繪弟緯，字乾經，少聰慧，有才學。與舅子河間邢昕少相倫輩，晚不逮之。位中散大夫。梁使至，侍中李神儁舉緯爲尚書南主客郎。緯前後接對凡十八人，頗爲稱職。鄴下爲之語曰："學則渾、繪、緯，口則繪、緯、渾。"齊文襄攝選，以緯爲司徒諮議參軍，謂曰："自郎署至此，所謂不次，以卿人才，故有此舉耳。"梁謝藺來聘，緯勞之。藺問安平諸崔，緯曰："子玉以還，雕龍絶矣。"崔暹聞之怒，緯詣門謝之，暹上馬不顧。緯語人曰："雖失要人意，聘梁使不得捨我。"武定五年，兼散騎常侍，使梁。緯常逸游放達，自號"隱君"，蕭然有絶塵之意。使還，除太子家令，卒。齊初，贈北徐州刺史，謚曰文。

李繪的弟弟李緯，字乾經，從小聰慧，有才能和學問。與舅子河間人邢昕年少時爲同一流的人，後來不及他。官居中散大夫。蕭梁使者來到，侍中李神儁薦舉李緯任尚書南主客郎。李緯前後接待應對共十八人，頗爲稱職。鄴人給他們編了一句諺語説："論學問的順序則是李渾、李繪、李緯，論口才的順序則是李繪、李緯、李渾。"齊文襄兼任吏部尚書，任命李緯爲司徒諮議參軍，對他説："由郎官安排到這個位置，所以破格，因爲你是人才，便有這個舉措。"蕭梁的謝藺來訪問，李緯慰勞他。謝藺問起安平籍的衆崔氏，李緯説："子玉以來，文辭博大恢弘不同凡響的人絶迹了。"崔暹聽到後很惱火，李緯登門向他道歉，崔暹騎上馬連頭也不回。李緯對人説："雖然不合顯要之人的心意，但選任出訪蕭梁的使者時不可捨棄我了。"武定五年，兼散騎常侍，出使蕭梁。李緯放縱游樂豪放豁達，自稱"隱君"，瀟灑有超脱塵俗之意。出使回來，任太子家令，不久去世。北齊初年，賜贈北徐州刺史，謚號爲文。

李璨

璨，字世顯，靈弟趙郡太守均之子也。身長八尺五寸，容貌魁偉，受學於梁祚，位中書郎，雅爲高允所知。天安初，宋徐州刺史薛安都舉彭城降，詔鎮南大將軍博陵公尉元、鎮東將軍城陽公孔伯恭等迎之，獻文復以璨參二府軍事。安都率文武出

李璨，字世顯，是李靈的弟弟趙郡太守李均的兒子。身高八尺五寸，相貌魁梧，向梁祚從師學習，官居中書郎，很受高允賞識。天安初年，劉宋徐州刺史薛安都率彭城投降，詔令鎮南大將軍博陵公尉元、鎮東將軍城陽公孔伯恭等前往迎接，獻文又任命李璨參與二府軍事。安都率文武官員出城迎接，尉元不以禮相待，安都返回

迎，元不加禮接，安都還城，遂不降。宋將張永、沈攸之等先屯下礚，元令璨與中書郎高閭入彭城説安都，即與俱載赴軍。元等入城，收管籥。其夜，永攻南門，不剋退還。璨勸元乘永，永失據，攻永米船，大破之，於是遂定淮北。加璨寧朔將軍，與張讜對爲兖州刺史，安帖初附。以參定徐州功，賜爵始豐侯，卒，謚曰懿。子元茂襲爵。

城裏，於是不投降。劉宋將領張永、沈攸之等先駐扎在下礚，尉元命李璨與中書郎高閭進彭城游説安都，即刻與他一起乘車奔赴大軍。尉元等進城，收繳鑰匙。當夜，張永攻打南門，不能攻下便退回。李璨勸説尉元追擊張永，張永失去憑依，進攻張永裝米的船隻，大敗他，於是終於平定了淮水以北地區。加官李璨爲寧朔將軍，與張讜同爲兖州刺史，安定新附之民。因爲參與平定徐州的功勞，賞賜爵位始豐侯，去世後，謚號爲懿。兒子元茂繼承了爵位。

李元茂

元茂，以寬雅著稱，位司徒司馬、彭城鎮副將，人吏安之。卒，贈顯武將軍、徐州刺史，謚曰順。

元茂，以其寬大能容而著稱，官居司徒司馬、彭城鎮副將，官民安定。去世後，賜贈顯武將軍、徐州刺史，謚號爲順。

子秀之，字鳳起，襲爵，位尚書都官郎。秀之弟子雲，字鳳昇；子雲弟子羽，字鳳降；子羽弟子岳，字鳳跱。秀之等并早孤，事母孝謹，兄弟容貌并魁偉，風度審正，而皆早卒。鳳昇子道宗，位直閤將軍。道宗弟德林，司徒中兵參軍。

兒子秀之，字鳳起，繼承了爵位，官居尚書都官郎。秀之的弟弟子雲，字鳳昇；子雲的弟弟子羽，字鳳降；子羽的弟弟子岳，字鳳跱。秀之等從小都失去了父親，奉事母親孝順而恭謹，兄弟們相貌都魁梧，風度凝重正直，但都早逝。鳳昇的兒子道宗，官居直閤將軍。道宗的弟弟德林，官居司徒中兵參軍。

李宣茂　李籍之

元茂弟宣茂，太和初，拜中書博士，後兼定州大中正，受鄉人財貨，爲御史所劾，除名。正始初，除太中大夫，遷光禄勛。與游肇往復，肇善之。卒於幽州刺史，遺令薄葬，贈齊州刺史，謚曰惠。

元茂的弟弟宣茂，太和初年，任中書博士，後來兼定州大中正，納取鄉民財物，被御史彈劾，免職。正始初年，任太中大夫，升任光禄勛。與游肇往來，游肇親善他。任幽州刺史時去世，遺囑要薄葬，賜贈齊州刺史，謚號爲惠。

子籍之，字脩遠，性謹正，粗涉書史。位司徒諮議參軍、太中大夫。著《忠誥》一篇，文多不載。卒，贈定州刺史。

兒子籍之，字脩遠，性格忠謹正直，粗略涉獵過經史之類的書籍。官居司徒諮議參軍、太中大夫。著有《忠誥》一篇，文章大多没有録載。去世後，賜贈定州刺史。

子徹，仕齊，位尚書左丞。

兒子李徹，在北齊做官，官居尚書左丞。

徹子純，隋開皇中爲介州長史。

李徹的兒子李純，隋朝開皇期間行介州長史。

李德饒　李德侶

純子德饒，字世文。少聰敏好學，有至性。弱冠仕隋爲校書郎，仍直内史省，參掌文翰。轉監察御史，

李純的兒子德饒，字世文。從小聰明好學，有天賦的卓絶的本性。二十歲在隋朝任校書郎，仍在内史省當值，參與掌管公文信札，調任監察

糾正不避權貴。大業三年，遷司隸從事。每巡四方，理冤枉，褒孝悌。雖位秩未通，德行爲當時所重，凡與交結，皆海内髦彦。

御史，督察舉發不畏權貴。大業三年，升任司隸從事。常巡察各地，審理冤假錯案，褒獎孝順父母敬愛兄弟的人物事迹。雖然官爵不顯達，道德品行却被當時推重，凡是與他結交的，都是國内傑出的人才。

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歐血數升。及送葬，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縗徒跣，號踴幾絶。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爲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詣廬吊慰之，因改所居村名爲孝敬村，里爲和順里。

性情極其孝順，父母卧病，則整天不進食，百日不脱衣。到爲父母守喪時，五天水漿不進口，悲痛至極，吐血數升。到送葬時，時逢冬季的第二個月積久下雪，行程四十多里，穿着單薄的縗服打着赤脚，哭號頓足幾乎死過去。參加葬禮的一千多人，無不爲之流淚。後來甘露降在庭院的樹上，有鳩鳥在守喪的小屋上築巢，納言楊達巡察黄河以北地區，來到鳥巢下吊唁慰撫他，於是改所居村名爲孝敬村，里爲和順里。

後爲金河縣長，未之官，屬群盜蜂起，賊帥格謙、孫宣雅等十餘頭聚衆於勃海，有敕許其歸首。謙等懼，不敢降，以德饒信行有聞，遣奏曰："若德饒來者，即相率歸首。"帝遣德饒往勃海慰諸賊。至冠氏，會他賊攻陷縣城，見害。

後來任金河縣長，未上任，恰遇群盜如蜂四起，盜賊首領格謙、孫宣雅等十多個爲頭的人在勃海聚集部衆，有敕命允許他們歸降自首。格謙等畏懼，不敢降順，認爲德饒誠實守信的品行有名，派人奏上道："如果德饒來的話，就相繼歸降自首。"皇帝派德饒前往勃海慰撫衆賊。到冠氏時，適逢其他的盜賊攻陷縣城，被害。

其弟德佋，性重然諾。大業末爲離石郡司法書佐，太守楊子崇特禮之。及義兵起，子崇遇害，棄尸城下。德佋赴哭盡哀，收瘗之。至介休，詣義師請葬子崇。見許，因贈子崇官，令德佋爲使者，往離石禮葬子崇。

他的弟弟德佋，歷來説話算數。大業末年任離石郡司法書佐，太守楊子崇特别禮遇他。到義兵興起時，子崇遇害，尸體拋棄在城下。德佋往赴痛哭竭盡悲哀，將他收殮掩埋。到介休，拜謁義軍請求安葬子崇。被准許，便贈予子崇官職，命德佋爲使者，前往離石按禮安葬子崇。

李公緒

徹弟公緒。公緒字穆叔，性聰敏，博通經傳。魏末爲冀州司馬，屬疾去官，絶迹贊皇山。齊天保初，以侍御史徵，不就。公緒沈冥樂道，又不閑時務，故誓心不仕。尤明天文，善圖緯之學，嘗謂子弟曰："吾觀齊之分野，福德不多，國家祚終四七。"及齊亡歲，距天保之元二十八年矣。公緒雅好著書，撰《典言》十卷、《禮質疑》五卷、《喪服章句》一

李徹的弟弟公緒。公緒字穆叔，生性聰明機靈，博通儒家典籍的經與傳。東魏末年爲冀州司馬，托病辭去官職，隱居贊皇山。北齊天保初年，以侍御史之職徵召，不就職。公緒幽居匿迹喜愛修道，又不熟悉時務，因此心中發誓不做官。尤其精通天文，擅長讖緯之學，曾經對年輕的後輩説："我觀察北齊與星次相對應的地域，福德不多，國家福運終止還有二十八年。"到北齊滅亡之年，距離天保之元年正好二十八年。公緒平素愛好寫書，著《典言》十卷、《禮質疑》

卷、《古今略記》二十卷、《玄子》五卷、《趙記》八卷、《趙語》十二卷，并行於世。公緒既善陰陽之術，有秘記，傳之子孫而不好焉，臨終取以投火。子少通，有學行。

五卷、《喪服章句》一卷、《古今略記》二十卷、《玄子》五卷、《趙記》八卷、《趙語》十二卷，都流傳於世。公緒喜好陰陽之術後，有占驗術數預見未來的書籍，將它們傳給子孫却又不喜歡它們，臨終時取來投入火中燒了。兒子少通，有學問品行。

李概

公緒弟概，字季節，少好學。然性倨傲，每對諸兄弟，露髻披服，略無少長之禮。爲齊文襄大將軍府行參軍，進側集，題云"富春公主撰"。閑緩不任事，每被譏訶。除殿中侍御史，修國史。後爲太子舍人，爲副使聘于江南。江南多以僧寺停客，出入常袒露。還，坐事解。後卒於并州功曹參軍。撰《戰國春秋》及《音譜》并行於世。

又自簡詩賦二十四首，謂之《達生文人集》。其序曰："達生文人者，生於戰國之世，爵里姓名無聞焉爾，時人揆其行己，强爲之號。頗好屬文，成輒棄稿。常持論文云：古人有言，性情生於欲。又曰人之性静，欲實汩之。然則性也者，所受於天，神識是也，故爲形骸之主；情也者所受於性，嗜欲是也，故爲形骸之役。由此言之，情性之辯，斷焉殊異。故其身泰，則均齊死生，塵垢名利，縱酒恣色，所以養情；否，則屏除愛著，擯落枝體，收視反聽，所以養識。是以遇榮樂而無染，遭厄窮而不悶，或出人間，或栖物表，逍遥寄托，莫知所終。"

公緒的弟弟李概，字季節，從小好學。然而性格傲慢不恭，常當着衆兄弟，露着髮髻披着衣服，毫無尊卑長幼之禮。任齊文襄大將軍府行參軍，呈上單獨的文集，題署道"富春公主撰"。懶散遲緩不稱職，常被稽查盤問。任殿中侍御史，修撰國史。後來任太子舍人，任副使出訪江南。在江南時多在僧寺停留寄居，進出常常上身裸露。返回，因事坐罪解職。後來任并州功曹參軍時去世。撰著的《戰國春秋》和《音譜》都流傳於世。

又自己挑選詩賦二十四首，稱之爲《達生丈人集》。其序言説："達生丈人，生在多國混戰之世，官爵鄉里以及姓名不爲人知，當時人度量他的立身行事，勉强給他取了這個稱號。很喜愛撰寫文章，文成就將草稿遺棄。談論文人時常主張道：古人有言，性情生於欲望。又説人的本性清静，實是欲望擾亂了它。既然這樣，那麽本性，是由上天賦予的，精神智慧正是，因此成爲軀殼的主宰；感情是由本性賦予的，嗜好欲望正是，因此成爲軀殼的僕役。由此而言，感情和本性的區分，是斷然不同的。所以自身通達，則會對生與死同樣看待，追求世俗名利，沉湎美酒女色，用以涵養情趣；不然，則摒除情欲的迷戀，排棄肢體的感受，專心致志心不旁騖，用以修養神智。因此碰上榮華逸樂却不被熏染，遭逢困厄窮迫却不致煩悶，或者出現在人世之間，或者隱匿於世俗之外，逍遥處世，全然不知結局和下落。"

李順　李敷

李順，字德正，鉅鹿公靈之從父弟也。父系，慕容垂散騎侍郎、東武城令。道武定中原，以爲平棘令。卒，贈趙郡太守、平棘男。

李順，字德正，是鉅鹿公李靈的堂弟。父親李系，任慕容垂的散騎侍郎、東武城令。道武平定中原，任爲平棘令。去世後，賜贈趙郡太守、平棘男。

順博涉經史，有計策。神瑞中，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從征蠕蠕，以籌略，賜爵平棘子。太武將討赫連昌，謂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策數事，實合經略大謀。今欲使總前驅之事，何如？”浩曰：“順智足周務，實如聖旨。但臣與之婚姻，深知其行，然性果於去就，不可專委。”帝乃止。初，浩弟娶順妹，又以弟子娶順女，雖婚媾，而浩頗輕順，順又不伏，由是潛相猜忌，故浩毁之。至統萬，大破昌軍，順謀功居多。後征統萬，昌出逆戰，順破其左軍。及剋統萬，帝賜諸將珍寶雜物，順固辭，唯取書數千卷，帝善之。遷給事黄門侍郎。又從擊赫連定於平涼。三秦平，進爵爲侯，遷四部尚書，甚見寵待。

李順博覽經籍史書，有計謀韜略。神瑞年間，任中書博士，調任中書侍郎。跟隨征伐蠕蠕，因爲謀略，賜封爵位平棘子。太武將討伐赫連昌，對崔浩說：“我前次北征，李順獻計策數條，確實合乎經營治理的大計。現在想讓他總攬先頭部隊的事宜，怎麽樣？”崔浩說：“李順的才智足可成事，確實如聖上所說。衹是我與他是有婚姻關係的親戚，深知他的品行，而他一向去留果决，不能專任。”皇帝於是作罷。起初，崔浩的弟弟娶了李順的妹妹，又讓弟弟的兒子娶了李順的女兒，儘管聯姻，崔浩却很輕視李順，李順又不服，因此暗中相互猜疑，所以崔浩詆毁他。到達統萬，大敗赫連昌的軍隊，李順謀計之功占了多數。後來征伐統萬，赫連昌出來迎戰，李順擊敗了他的左軍。到攻克統萬時，皇帝賞賜衆將領珍寶什物，李順堅决推辭，衹取書籍幾千卷，皇帝褒揚他。升任給事黄門侍郎。又跟隨皇上在平凉進擊赫連定。三秦平定，晋封爵位爲侯，升任四部尚書，很受恩寵優待。

沮渠蒙遜以河西内附，帝欲簡行人，崔浩曰：“宜令清德重臣，奉詔褒慰，尚書順即其人也。”帝曰：“順納言大臣，不宜方爲此使，若蒙遜身執玉帛而朝於朕，復何以加之？”浩曰：“邢貞使吴，亦魏之太常，苟事是宜，無嫌於重。”帝從之，以順爲太常，策拜蒙遜爲太傅、凉王。使還，拜使持節、都督四州諸軍事、長安鎮都大將、寧西將軍、開府，進爵高平公。未幾，徵爲四部尚書，加散騎常侍。

沮渠蒙遜率黄河以西地區歸附，皇帝想選用使者，崔浩說：“應當命有高潔品德的權臣，奉詔令褒獎慰撫，尚書李順就是那樣的人。”皇帝說：“李順是納言大臣，不應衹爲此使，如果蒙遜親自帶着玉帛來朝見我，又用什麽來加待他呢？”崔浩說：“邢貞出使孫吴，也是曹魏的太常，如果事情是適宜的，對待過重也無妨。”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任李順爲太常，皇上以策書任命蒙遜爲太傅、凉王。出使回來，任使持節、都督四州諸軍事、長安鎮都大將、寧西將軍、開府，晋封爵位高平公。不久，徵召爲四部尚書，加官散騎常侍。

延和初，使凉。蒙遜辭疾，箕坐隱几，無起動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是！”握節而出。蒙遜使中兵校郎楊定歸追順曰：“太常云朝廷賜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若曰爾拜爾跽，而不承命，乃小臣之罪矣。”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公賜胙，命曰伯舅

延和初年，出使北凉。蒙遜以有病推辭不拜，隨意張開兩腿靠着几案坐着，没有挪動身子的迹象。李順神色莊重嚴肅地大聲說道：“想不到這個老頭無禮，竟到了這種地步！”手握符節而出。蒙遜派中兵校郎楊定歸趕上李順說：“太常說朝廷恩賜了不行拜禮的詔令，所以敢不拜而自以爲安定；如果命令說你要拜你就要下跪，却不遵命的話，是小臣的罪過了。”李順說：“齊桓

無拜，而桓公降而拜受。今朝廷未有不拜之詔，而便偃蹇自取，此乃速禍之道。"蒙遜拜伏盡禮。

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公將天子祭祀宗廟、社郊後的祭肉分賜給他，并帶有詔令說伯舅不拜，但是桓公還是下堂跪拜領受。如今朝廷没有不拜的詔令，然而就安卧自取，這是招致禍害的做法。"蒙遜跪拜俯伏盡到禮節。

順還，帝問與蒙遜往復辭，及其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許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但前歲表許十月送曇無讖，及臣往迎，便乖本意，不臣不信，於是而甚。以臣觀之，不復周矣。"帝曰："若如卿言，則效在無遠，襲世之後，早晚當滅。"對曰："臣略見其子，并非才俊。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若繼蒙遜，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僉云不逮，殆天所用資聖明也。"帝曰："朕方事于東，未暇營西，如卿所言，三五年間，不足爲晚。"及蒙遜死問至，太武謂順曰："卿言蒙遜死，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千匹、厩馬一乘，寵待彌厚，政無巨細，無所不參。崔浩惡之。

李順返回，皇帝詢問與蒙遜往來的辭令，及其政治教化的得失。李順說："蒙遜在黄河以西地區獨擅威勢，約三十年，經歷困苦艱難，略識機智權變，雖然不能有留給子孫後代的謀略，仍足可終其一代。衹是前年上表同意十月送曇無讖，到我前往迎接時，就違背原意，不臣不信，在這次更加厲害。根據我對他的觀察，他活不過一年了。"皇帝說："如果像你所說的，那麽不久就會驗證，繼世之後，早晚將滅。"回答說："我偶爾見過他的兒子，并非才能出衆。而聽說敦煌太守牧犍，性格大致成熟，被選擇繼承蒙遜的，一定是這個人了。然而與其父相比，都說不及，大概是上天用來資助皇上的吧。"皇帝說："我正致力於往東發展的事業，没有時間顧及經營西方，如果像你所說的，再過三五年，不足爲晚。"到蒙遜死訊傳來時，太武對李順說："你說蒙遜很快就死，應驗了；又說牧犍當登位，何等絶妙啊！我攻克涼州，也將不遠了。"於是賞賜絲絹一千匹、飼養的馬一匹，恩寵待遇更加優厚，政事不管大小，没有不參與的。崔浩憎恨他。

順凡使涼州十二回，太武稱其能。而蒙遜數與順游宴，頗有悖言，恐順泄之，以金寶納順懷中，故蒙遜罪釁得不聞。又西域沙門曇無讖有方術，在涼州，詔追之，順受蒙遜金，聽殺之。浩并知之，密言於帝。帝未之信。太延三年，順復使涼州，及還，帝問以將平河右計，順以人勞既久，不可頻動，帝從之。五年，議征涼州，順以涼州乏水草，不宜遠征。崔浩固以爲宜征，帝從浩議。及至姑臧，甚豐水草，帝與景穆書，頗嫌順。後謂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驗矣。"克涼州後，聞受蒙遜金而聽其

李順總共出使涼州十二次，太武稱贊他的才能。然而蒙遜多次與李順交游宴飲，有不少悖逆之言，害怕李順泄露，把金銀財寶放入李順懷裏，因此蒙遜的罪行得以不被皇上知道。又西域僧人曇無讖有方術，人在涼州，詔令徵召他，李順接受了蒙遜的錢財，聽任他被殺死。崔浩都知道這些事情，秘密告訴了皇帝。皇帝不相信。太延三年，李順又出使涼州，到返回後，皇帝向他咨詢將平定黄河以西地區的計策，李順認爲國人勞苦已久，不能頻繁興師動衆，皇帝聽從了他。五年，商議征伐涼州，李順認爲涼州缺乏水草，不適宜遠征。崔浩堅持認爲應該出征，皇帝聽從了崔浩的建議。等到了姑臧時，發現水草很豐盛，皇帝寫信給景穆，對李順頗爲猜疑。後來對

殺曇無懺，益嫌之。猶以寵舊，未加其罪，尚詔順差次群臣，賜以爵位。順頗受納，品第不平。凉州人徐桀發其事，浩又毁之。帝大怒，刑順於城西。

崔浩說："你過去所說的，現在果然驗證了。"攻克凉州後，聽到接納蒙遜的錢財而聽任其殺了曇無懺，更加對他不滿。仍然因爲是往日寵幸的大臣，没有加罪於他，還詔令李順分别群臣的等級次序，賜予爵位。李順很受了些賄賂，等級的評定不公正。凉州人徐桀舉發他的事，崔浩又詆毁他。皇帝大怒，在城西處死了李順。

順死後數年，其從父弟孝伯爲太武知重，居中用事。及浩誅，帝怒甚，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雖誤國，朕意亦未至此。由浩，遂殺卿從兄。"皇興初，順子敷等貴寵，獻文追贈順侍中、鎮西大將軍、太尉公、高平王，謚曰宣王。妻邢氏曰孝妃。順四子。

李順死後幾年，他的堂弟孝伯被太武賞識器重，在朝中執政。到崔浩被誅時，皇帝非常憤怒，對孝伯說："你的堂兄以往雖然誤了國家，我本意也不至於這樣。由於崔浩，終究殺了你的堂兄。"皇興初年，李順的兒子李敷等顯貴而受寵信，獻文追贈李順爲侍中、鎮西大將軍、太尉公、高平王，謚號爲宣王。妻子邢氏爲孝妃。李順有四個兒子。

長子敷，字景文。真君二年，選入中書教學，以忠謹給侍東宫，又爲中散。與李訢、盧遐、度世等并以聰敏内參機密。敷性謙恭，加有文學，文成寵遇之。遷秘書下大夫，賜爵平棘子。後兼録南部，遷散騎常侍、南部尚書、中書監，領内外秘書，襲爵高平公。朝政大議，事無不關。及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等以彭城、懸瓠降，于時朝議謂未必可信，敷乃固執必然。乃遣師接援，淮海寧輯。敷既見待二世，兄弟親戚在朝者十餘人。弟弈又有寵於文明太后。李訢列其隱罪二十餘條，獻文大怒，皇興四年，誅敷兄弟，削順位號爲庶人。敷從弟顯德、妹夫廣平宋叔珍等皆坐關亂公私，同時伏法。敷兄弟敦崇孝義，家門有禮，至於居喪法度，吉凶書記，皆合典則，爲北州所稱美。既致斯禍，時人嘆惜之。

長子李敷，字景文。真君二年，被選入中書教學，因爲忠誠謹慎讓他侍奉太子，又任中散。與李訢、盧遐、度世等都因爲聰明機靈而在朝内參與機密要事。李敷性格謙恭，加上有文章博學，文成寵幸優待他。升任秘書下大夫，賜封爵位平棘子。後來兼録南部，升任散騎常侍、南部尚書、中書監，領内外秘書，繼承了爵位高平公。朝廷的政務重要的議論，所有的事情無不參與。等到劉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等率彭城、懸瓠投降，在這時朝廷議論認爲未必能相信，李敷堅持認爲一定是這樣。於是派軍隊接應援助，淮水至海邊一帶歸順。李敷已被二代君主重用，兄弟親戚在朝任職的十多人。弟弟李弈又被文明太后寵幸，李訢羅列他們不爲人知的罪行二十多條，獻文大怒，皇興四年，誅滅李敷兄弟，削去李順的爵位名號爲平民。李敷的堂弟顯德、妹夫廣平人宋叔珍等都因涉及混淆公私之事坐罪，同時依法處死。李敷兄弟崇尚孝義，家庭的門風守禮節，至於居喪的規矩，吉凶之事的有關文字，都符合典章制度，受到北方諸州的贊美。招致此禍之後，當時人爲之嘆惜。

李式　李憲

敷弟式，字景則，學業知名。位西兗州刺史、濮陽侯。式自以家據權

李敷的弟弟李式，字景則，學問著名。官居西兗州刺史、濮陽侯。李式自認爲家人位居權貴

要，心慮危禍，常敕津吏，臺有使者，必先啓然後度之。既而使人卒至，始云南過，既濟，突入執式赴都，與兄俱死。

子憲，字仲軌，清粹善風儀，好學有器度。太和初，襲爵，又降爲伯。拜秘書中散，雅爲孝文知賞。後拜趙郡太守。趙脩與其州里，脩歸葬父母也，牧守以下畏之累迹，憲不爲屈，時人高之。後以黨附高肇，爲御史所劾。正光五年，行雍州刺史，尋除七兵尚書。孝昌中，除征東將軍、揚州刺史、淮南大都督。及梁平北大將軍元樹等來寇，憲力屈而降。因求還國。既至，敕付廷尉。憲女婿安樂王鑒據相州反，靈太后謂鑒心懷劫脅，遂詔賜憲死。永熙中，贈儀同三司、尚書令、定州刺史，謚曰文靖。

子希遠，字景冲，早卒。希遠子祖悛，襲祖爵。

顯要，心裏憂慮危險禍患，常令把守渡口的官吏，一旦有使者來，一定先禀告然後渡過。不久使者突然來到，起始説是往南渡過，渡過後，忽然闖入拘捕李式往赴京都，與哥哥一起被處死。

兒子李憲，字仲軌，清秀好風度，好學有器量。太和初年，繼承了爵位，又降級爲伯爵。任秘書中散，很受孝文賞識。後來任趙郡太守。趙脩與他同鄉，趙脩將已故的父母送回故鄉埋葬時，牧守以下官吏因畏懼他不敢正立，李憲却不爲之屈服，當時人尊崇他。後來因爲結黨阿附高肇，被御史彈劾。正光五年，行雍州刺史，旋即任七兵尚書。孝昌年間，任征東將軍、揚州刺史、淮南大都督。到蕭梁的平北大將軍元樹等來侵犯時，李憲力竭而投降。於是請求回國。到達後，敕令將他交付廷尉。李憲的女婿安樂王元鑒擁據相州反叛，靈太后認爲元鑒是想威逼脅迫，於是詔令李憲自殺。永熙年間，追贈儀同三司、尚書令、定州刺史，謚號爲文靖。

兒子希遠，字景冲，早逝。希遠的兒子祖悛，繼承了祖父的爵位。

李希宗

希遠弟希宗，字景玄。性寬和，儀貌雅麗，有才學。位金紫光禄大夫。齊神武擢爲中外府長史。文宣帝納其第二女爲皇后。位上黨太守，卒。贈司空公、殷州刺史，謚曰文簡。

希遠的弟弟希宗，字景玄。性情寬厚温和，外貌高雅優美，有才幹學問。官居金紫光禄大夫。齊神武提拔爲中外府長史。文宣帝娶他的第二個女兒爲皇后。官居上黨太守，不久去世。賜贈司空公、殷州刺史，謚號爲文簡。

希宗長子祖昇，儀容瑰麗，垂手過膝，文學足以自通。位齊州刺史。淫於從兵妻，見殺。

希宗的長子祖昇，容貌美好，手垂下時超過膝蓋，儒家學説足可無師自通。官居齊州刺史。與親隨的兵卒之妻淫亂，被殺。

李祖勳

祖昇弟祖勳，位給事黄門侍郎。齊文宣以其女爲濟南王妃。除侍中，封丹楊郡王，尋改封公。濟南即位，除趙州刺史。濟南廢，還除金紫光禄大夫。大寧中，昭信后有寵於武成，除齊州刺史。贓賄狼籍，坐免官。復起爲光州刺史。祖勳性貪慢，兼其妻崔氏驕豪干政，時論鄙之。女侍中陸

祖昇的弟弟祖勳，官居給事黄門侍郎。齊文宣將他的女兒配給濟南王做王妃。任侍中，封爲丹楊郡王，不久改封爲公爵。濟南登位，任趙州刺史。濟南被廢黜，又任金紫光禄大夫。大寧年間，昭信皇后受到武成的寵幸，任齊州刺史。貪贓受賄名聲敗壞，因坐罪免職。又起用爲光州刺史。祖勳性格貪婪傲慢，加上他的妻子崔氏驕矜縱恣干預政事，當時的輿論很鄙視他。女侍中陸

媪母元氏，即祖勳妻姨，爲此附會，又除西兖州刺史、殿中尚書。祖勳無才幹，自少及長，居官無可稱述。卒，贈尚書右僕射。武平中，將封后兄君璧等爲王，還復祖勳王爵。其弟祖欽封竟陵王，位光禄卿。

祖勳第三弟祖納，兄弟中最有識尚，以經史被知，卒於散騎常侍。

希宗弟希仁，字景山，有學識。卒於侍中、太子詹事。子公統，仕齊，位員外郎。高歸彦之反，公統爲之謀主。歸彦敗，伏法。其母崔氏當没官，其弟宣寶行賕，改籍注老。事發，武成帝棓殺之，肝腦塗地。

媪的母親元氏，即祖勳妻子的姐妹，因爲這依附他，又任西兖州刺史、殿中尚書。祖勳没有才幹，從小到大，做官都没有可以稱道的。去世後，賜贈尚書右僕射。武平年間，將封皇后的哥哥君璧等爲王時，又恢復了祖勳的王爵。他的弟弟祖欽封爲竟陵王，官居光禄卿。

祖勳的第三個弟弟祖納，在兄弟中最有見識志向，因爲精通經史被賞識，任散騎常侍時去世。

希宗的弟弟希仁，字景山，有學問知識。任侍中、太子詹事時去世。兒子公統，在北齊做官，官居員外郎。高歸彦反叛時，公統是他出謀劃策的主要人物。歸彦失敗，他依法被處死。他的母親崔氏當没收入官府爲奴，他的弟弟宣寶行賄，改寫户籍年齡這樣可以年老免刑。事情被舉發，武成帝用杖擊殺了他，肝腦塗地。

李騫

希仁弟騫，字希義，博涉經史，文藻富贍。位散騎常侍、殷州大中正、尚書左丞。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梁。後坐事免，論者以爲非罪。騫嘗贈親友盧元明、魏收詩云："監河愛升水，蘇子惜餘明，益州達友趣，廷尉辯交情。"蓋失職之志云。後除給事黄門侍郎，卒。其文筆别有集録。齊受禪，贈儀同三司，謚曰文惠。

希仁的弟弟李騫，字希義，博覽經籍史書，文采豐富。官居散騎常侍、殷州大中正、尚書左丞。以本官兼散騎常侍出使蕭梁。後來因事坐罪免職，評論者認爲他無罪。李騫曾經在贈給親友盧元明、魏收的詩中説："監河喜歡我送來比價差額，蘇子愛惜我贈予恩惠福澤，益州那裏送達友誼情趣，廷尉那裏辯明交往真情。"不外乎是失職的記載。後來任給事黄門侍郎，不久去世。他的文章詞賦另有彙集抄録。北齊接受禪讓時，賜贈儀同三司，謚號爲文惠。

李希禮　李孝貞

騫弟希禮，字景節，性敦厚，容止樞機，動遵禮度。起家著作佐郎，修起居注。歷位太常少卿，兼廷尉少卿，行魏尹事，豫州刺史。仍居議曹，與邢卲等議定禮律。卒於信州刺史。

子孝貞，字元操，好學善屬文。仕齊，釋褐司徒府參軍事。與弟孝基同見吏部郎中陸昂。昂戲之曰："弟名孝基，兄其替矣！"孝貞對曰："札雖不肖，請附子臧。"昂握手曰："士

李騫的弟弟希禮，字景節，性格淳樸寬厚，儀容舉止言談話語，往往遵守禮制法度。起之於家而出任著作佐郎，撰寫起居注。歷任太常少卿，兼廷尉少卿，行魏尹事，豫州刺史。仍在議曹官署，與邢卲等議定禮法和刑律。任信州刺史時去世。

兒子孝貞，字元操，好學擅長寫文章。在北齊做官，脱去平民服裝初仕司徒府參軍事。與弟弟孝基一同拜見吏部郎中陸昂。陸昂戲謔他道："弟弟名叫孝基，哥哥大概被廢棄了吧！"孝貞回答説："季札雖然不才，願意依附子臧。"陸昂握

固不妄有名，吾賢必當遠至。”簡静，不妄通接賓客。射策甲科，拜給事中。稍遷兼通直散騎常侍，副李翥使陳。

着他的手説：“士人固然不妄圖出名，我賢必將前程遠大。”簡約沉静，不隨便交接賓客。考中射策高等，任給事中。逐漸升遷兼通直散騎常侍，輔佐李翥出使陳朝。

孝貞從姊則昭信皇后，從兄祖勳女爲廢帝濟南王妃，祖欽女一爲後主娥英，一爲琅邪王儼妃，祖勳叔騫女爲安德王延宗妃。諸房子女，多有才貌，又因昭信后，所以與帝室姻媾重叠。兄弟并以文學自達，耻爲外戚家。于時黄門侍郎高乾和親要用事，求婚於孝貞，孝貞拒之。由是有隙，陰譖之，出爲太尉府外兵參軍。後歷中書舍人。

孝貞的堂姐即昭信皇后，堂兄祖勳的女兒是被廢黜的皇帝濟南王的王妃，祖欽的女兒一個是後主的娥英，一個是琅邪王元儼的王妃，祖勳的叔叔李騫的女兒是安德王延宗的王妃。各房的女兒，多有才有貌，又憑藉昭信后，因此與皇室聯姻多。兄弟都因爲文章博學并經過自己的努力而顯達，以外戚家族爲耻。在這時黄門侍郎高乾和親近顯要執掌朝事，請求與孝貞聯姻，孝貞拒絶了他。因此有怨仇，暗中讒害他，出任太尉府外兵參軍。後來歷任中書舍人。

武平中，出爲博陵太守，不得志。尋爲司州别駕。後復兼散騎常侍，聘周使副。還，除給事黄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假儀同三司。以美於詞令，敕與中書侍郎李若、李德林别掌宣傳詔敕。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小典祀下大夫。宣帝即位，轉吏部下大夫。隋文帝爲丞相，孝貞從韋孝寬討尉遲迥，以功授上儀同三司。

武平年間，出任博陵太守，意願不能得到滿足。旋即任司州别駕。後來又兼散騎常侍，出訪北周使節的副手。返回，任給事黄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假儀同三司。由於他擅長詞翰策令，敕命與中書侍朗李若、李德林另掌宣布傳達詔令敕命。周武帝平定北齊後，任儀同三司、小典祀下大夫。宣帝登位後，調任吏部下大夫。隋文帝任丞相時，孝貞跟隨韋孝寬討伐尉遲迥，因功任上儀同三司。

開皇初，拜馮翊太守，爲犯廟諱，於是稱字元操。後數歲，遷蒙州刺史，吏人安之。自此不復留意文筆。人問其故，慨然嘆曰：“五十之年，倏焉已過，鬢垂素髮，筋力已衰，宦意文情，一時盡矣，悲夫!”然每暇日，輒引賓客，弦歌對酒，終日爲歡。後徵拜内史侍郎，與内史令李德林參典文翰。元操無幹劇之用，頗稱不理。上譴怒之，敕御史劾其事。由是出爲金州刺史，卒官。所著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元玉。

開皇初年，任馮翊太守，因爲觸犯皇帝父祖的名諱，於是稱呼其字元操。幾年後，升任蒙州刺史，官民安定。從此不再關心文章詞賦。有人詢問他緣故，他感慨嘆息道：“五十歲的年紀，一晃就過了，兩鬢懸着白髮，體力已經衰弱，做官的意趣作文的情致，一下全没了，悲哀喲!”然而每逢空閑的日子，總是接待賓客，對着酒樽依着琴瑟而歌，整天尋歡。後來任内史侍郎，與内史令李德林參與掌管公文信札。元操没有處理繁劇事物的能力，大致稱得上不治理公務。皇上惱怒譴責他，敕令御史彈劾他的事情。於是出任金州刺史，任職時去世。所著文集三十卷流傳於世，兒子元玉。

元操弟孝基，亦有才學，風詞甚美。以衛尉丞待詔文林館，位儀曹郎

元操的弟弟孝基，也有才能學問，詩詞很美。以衛尉丞的身份待詔文林館，官居儀曹郎

中。孝基弟孝俊，太子洗馬。孝俊弟孝威，字季重，涉學有器幹，兄弟之中，最爲敦篤。位太尉外兵參軍，修起居注。仕隋，禮部侍郎、大理少卿。

中。孝基的弟弟孝俊，任太子洗馬。孝俊的弟弟孝威，字季重，研究學問有才幹，在兄弟中，最爲敦厚篤實。官居太尉外兵參軍，撰寫起居注。在隋朝做官，任禮部侍郎、大理少卿。

李弈

式弟弈，字景世，美容貌，有才藝。位都官尚書、安平侯，與兄敷同死。太和初，文明太后追念弈兄弟，及誅李訢，存問憲等一二家，歲時賜以布帛。

李式的弟弟李弈，字景世，容貌俊美，有才能技藝。位居都官尚書、安平侯，與哥哥李敷一同被處死。太和初年，文明太后懷念李弈兄弟，到誅殺李訢時，安撫慰問李憲等一二家，每年在一定的季節或時間賜予布帛。

李冏

弈弟冏，字道度，少爲中散，逃避得免。後歷位度支尚書。太和二十一年，孝文幸長安，冏以咸陽山河險固，秦、漢舊都，勸帝去洛陽都之。後孝文引見冏，笑謂曰："昔婁敬一說，漢祖即日西駕；尚書今以西京説朕，使朕不廢東轅。當是獻可理殊，所以今古相反耳！"冏曰："昔漢祖起於布衣，欲藉險以自固，婁敬之言，符於本旨；今陛下德洽四海，事同隆周，是以愚臣獻説，不能上動。"帝大悦。冏性鯁烈，敢直言，常面折孝文，彈駁公卿，無所迴避，百僚皆憚之。孝文常加優禮，每車駕巡幸，恒兼尚書右僕射，雖才學不及諸兄，然公强當世，堪濟過之。卒。

李弈的弟弟李冏，字道度，年輕時任中散，逃跑避難得以身免。後來歷任度支尚書。太和二十一年，孝文到長安，李冏認爲咸陽一帶的山河險阻堅固，又是以往秦朝、漢朝的京都，勸說皇帝離開洛陽在那裏定都。後來孝文召見李冏，笑着對他說："從前婁敬一說起，漢祖當天西行；尚書現在用定都西京來勸說我，讓我不廢棄東面的行宫。正是議論國事興革的道理不同，因此古今相反喲！"李冏說："從前漢祖由平民興起，想憑藉險要來鞏固自己，婁敬之說，符合本意；現在陛下德澤廣被四海，事業如同興盛的周代，所以我獻上的建議，不能打動皇上。"皇帝非常高興。李冏性格鯁直剛烈，敢於直言，常當面批評指責孝文，彈劾駁斥公卿，無所畏懼，百官都害怕他。孝文常加禮優待，每次皇上巡游各地，李冏總是兼尚書右僕射，儘管才能學識不如衆兄，然而公正剛强當政執權，能够超過他們。不久去世。

子祐，字長禧，篤穆友于，見稱於世。歷位給事中，累遷博陵太守，所在亦以清幹著。

兒子李祐，字長禧，篤誠和睦兄弟，在當世被稱道。歷任給事中，屢經升遷爲博陵太守，所到之處也由於清廉幹練著稱。

順弟脩基，陳留太守，卒。子探幽，高平太守。探幽兄子洪驚，河間太守。

李順的弟弟脩基，官居陳留太守，不久去世。兒子探幽，官居高平太守。探幽哥哥的兒子洪驚，官居河間太守。

李孝伯

李孝伯，高平公順從父弟也。父曾，少以鄭氏《禮》、《左氏春秋》

李孝伯，是高平公李順的堂弟。父親李曾，年輕時以教授鄭氏注釋的《三禮》、《左氏春秋》

教授爲業。郡三辟功曹，并不就，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乃嘆曰："梁叔敬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道武時，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爲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郡謡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卒，贈荆州刺史、柏仁子，謚曰懿。

爲業。郡府三次薦舉爲功曹，都不赴任，説："功曹的職位，雖説是鄉里選舉後任職的高品第，仍然是個郡吏罷了，臣服奉事人，多麽容易！"州府薦舉爲主簿，赴任一個多月後，便嘆息道："梁叔敬説過'州郡的職務，使人空自勞苦罷了'！大道不推行，是我自身的憂慮啊。"於是回家講授。道武在位時，任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人丁零多次禍害太行山以東地區，知道李曾能使百姓拼命效力，畏懼不入其境。盗賊在常山邊界得到一隻死鹿，賊首説這是趙郡的境地，責備他，還命他把鹿送回原處。郡中有歌謡道："假冒趙郡的鹿，仍勝常山的粟。"其被畏憚就像這樣。去世後，賜贈荆州刺史、柏仁子，謚號爲懿。

孝伯少傳父業，博綜群言，美風儀，動有法度。從兄順言之太武，徵爲中散，謂順曰"真卿家千里駒也"。遷秘書奏事中散，轉散騎侍郎、光禄大夫，賜爵魏昌子。委以軍國機密，甚見親寵，謀謨切秘，時人莫能知。遷北部尚書。以頻從征伐規略之功，進爵壽光侯。

孝伯年少時就繼承了父業，博通各家著述，風度儀表美好，舉止有規矩。堂兄李順向太武推薦他，徵召爲中散，對李順説"真正是你家的千里馬"。升任秘書奏事中散，調任散騎侍郎、光禄大夫，賜封爵位魏昌子。將統軍治國的機要大事委任給他，很受親近寵信，謀略要秘，當時的人没有誰知道。升任北部尚書。由於頻頻跟隨征伐有規劃謀略的功勞，晋封爵位壽光侯。

真君末，宋文帝聞車駕南伐，遣其弟太尉、江夏王義恭率衆赴彭城。太武至彭城，登亞父冢以望城内，遣送其俘蒯應至小市門，宣詔勞問。義恭等問應士馬數，曰："中軍四十餘萬。"宋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人獻酒二器、甘蔗百挺，并請駱駝。

真君末年，宋文帝聽説皇帝率軍南伐，派他的弟弟太尉、江夏王義恭率軍奔赴彭城。太武到彭城，登上亞父冢來觀望城内，派遣俘虜蒯應到小集貿市場大門，宣讀詔令慰問。義恭等探問蒯應兵馬數字，回答説："中軍四十多萬。"劉宋徐州刺史武陵王劉駿派人奉獻二器酒、一百挺甘蔗，并請求駱駝。

帝明旦復登亞父冢，遣孝伯至小市門，駿亦使其長史張暢對。孝伯曰："主上有詔詔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今遣賜駱駝及貂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縱爲鄰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鄰國之臣？又何至杜門絶橋？"暢曰："二王以魏帝營壘未立，此精甲十萬，恐輕相陵踐，故且閉城。待

皇帝第二天早晨又登上亞父冢，派孝伯到小集貿市場大門，劉駿也派他的長史張暢來應對。孝伯説："皇上有詔詔令太尉、安北，可暫出城門，想與他們相見。現在賜予駱駝和貂皮製作的衣裘及什物等。"張暢説："關於'有詔'的説法，怎麽能如此稱呼？"孝伯説："你家太尉、安北是臣子不是？縱然是鄰國的君主，爲何不能對鄰國的臣子稱詔令？又何至於關閉城門絶斷橋梁？"張暢説："二王因爲魏帝營壘没有建成，這裏有精兵十萬，恐怕輕易相欺凌，故且關閉城

彼休息兵士，然後共修戰場，剋日交戲。”孝伯曰：“令行禁止，主將常事，何用廢橋杜門？復何以十萬誇大？我亦有良馬百萬，復可以此相矜。”既開門，暢屏人却仗，出受賜物。孝伯曰：“詔以貂裘賜太尉，駱駝騾馬賜安北。”義恭獻皮袴褶一具，駿奉酒二器、甘蔗百挺。帝又遣賜義恭、駿等氈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豉。孝伯曰：“有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自所食；黑鹽療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鹽療目痛；戎鹽療諸瘡；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并非食鹽。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朕間，見朕小大，知朕老少，觀朕爲人？”暢曰：“魏帝爲人，久爲往來所具，故不復遣信。”義恭獻蠟燭十挺，駿獻錦一匹。

孝伯風容閑雅，應答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嘆。帝大喜，進爵宣城公。爲使持節、散騎常侍、秦州刺史，卒。贈征南大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文昭公。

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朝野貴賤，咸推重之。景穆曾啓太武，廣徵俊秀，帝曰：“朕有一孝伯，足理天下，何用多爲？假復求訪，此人輩亦何可得？”其見貴如此。性方慎忠厚，每朝廷事有所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削滅稿草，家人不見。公廷論議，常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是非，終不抑折；及見帝，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爲已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自崔浩誅後，軍國謀謨，咸出孝伯。太武寵眷，有亞於浩，亦以宰輔遇之。獻替補闕，其迹不見，時人莫得而知。

門。待他休整了士兵，然後共同擺設戰場，約定日期交戰。”孝伯說：“法紀嚴明，是國君和將帥的常事，何須廢壞橋梁關閉城門？又爲什麽要把兵力誇大成十萬？我也有精鋭騎兵百萬，還可用這相誇耀。”便打開城門，張暢摒退旁人放下武器，出來接受賞賜的物品。孝伯說：“詔令將貂皮衣裘賜給太尉，駱駝騾馬賜給安北。”義恭奉獻皮製褲褶一套，劉駿奉送二器酒、一百挺甘蔗。皇帝又賜予義恭、劉駿等氈子各人一領，鹽各人九種，以及胡豉。孝伯說：“後有詔令：所有這些鹽，各有適宜。白鹽是食鹽，皇上親自食用的；黑鹽可以治腹脹氣膨，稱六銖重的黑鹽碾成粉末，用酒服下；胡鹽治眼痛；戎鹽治各種瘡癤；紅鹽、顔色駁雜的鹽、臭鹽、馬齒鹽四種，都不是食用鹽。太尉、安北，爲什麽不派人來到我這裏，看看我的個頭大小，瞭解我的年紀老少，觀察我的處事爲人？”張暢說：“魏帝爲人，久因來往已詳知，所以不再派人瞭解。”義恭奉獻十挺蠟燭，劉駿奉獻絲錦一匹。

孝伯風采儀容嫻静文雅，對答如流，張暢及其身邊的人大加贊嘆。皇帝非常高興，晋封爵位宣城公。任使持節、散騎常侍、秦州刺史，不久去世。賜贈征南大將軍、定州刺史，謚號爲文昭公。

孝伯風度恢弘高雅，通達政事，無論是在朝在野或貴或賤的人，都推崇他。景穆曾經上書太武，要求廣泛徵召傑出人才，皇帝說：“我有一個孝伯，足以治理天下，何須那麽多？即使再訪求，這樣的人才又怎麽能够得到？”其被重視就像這樣。性格方正謹慎忠厚，每每皇帝處事有不足之處，一定親手起草書表，直言陳述勸諫，有不聽從的，以至於再三切諫，書表的草稿都予以銷毁，家人見不到。公室議論，常據引綱常。或有談政事的，孝伯聽憑他陳述，即使有過錯，始終不壓制指責；到見皇帝後，説其人的長處，全不埋没人家的姓名，來當作自己的美善。因此士大夫們，敬服他的雅正。從崔浩被誅後，統軍治國的謀略，都出於孝伯。太武對他的恩寵關注，雖比不上對崔浩的，但也把他作爲輔政的大臣任

卒之日，遠近哀傷焉。孝伯美名，聞於遐邇，李彪使江南，齊武帝謂曰："北有李孝伯，於卿遠近?"其爲遠人所知若此。

用。議論國家的興革補救朝廷的闕失，他不露痕迹，當時人没有誰能知曉。去世之日，遠近都哀痛悲傷他。孝伯的美好名聲，遐邇聞名，李彪出使江南，齊武帝問他："北面有李孝伯，與你的關係怎麼樣?"他就是這樣受到遠方之人的賞識。

其妻崔賾女，高明婦人，生一子元顯。崔氏卒後納翟氏，不以爲妻，憎忌元顯。後遇劫，元顯見害，世云翟氏所爲也。元顯志氣甚高，爲時人所傷惜。翟氏二子，安人、安上，并有風度。安人襲爵壽光侯，司徒司馬。無子，爵除。安上鉅鹿太守，亦早卒。安人第豹子後追理先封，卒不得襲。

他的妻子是崔賾的女兒，出身顯貴的婦人，生下一個兒子叫元顯。崔氏去世後娶了翟氏，不把她作爲正房妻子，所以憎恨嫉妒元顯。後來遭到打劫，元顯被害，世間説是翟氏所爲。元顯志氣很高，當時人感到惋惜。翟氏的兩個兒子，安人、安上，都有風度。安人繼承了爵位壽光侯，官居司徒司馬。没有兒子，爵位被免去。安上官居鉅鹿太守，也早逝。安人的弟弟豹子後來追查處理先前的封爵，終未能繼承爵位。

李祥　李安世

孝伯兄祥，字元善。學傳家業，鄉黨宗之。位中書博士。時尚書韓元興率衆出青州，以祥爲軍司。略地至陳、汝，淮北之人詣軍降者七千餘户，遷之兖、豫之南，置淮陽郡以撫之。拜祥太守，流人歸者萬餘家，百姓安業。遷河間太守，有威恩之稱。徵拜中書侍郎，人有千餘上書，乞留數年，朝廷不許。卒官，追贈定州刺史、平棘子，謚曰憲。

孝伯的哥哥李祥，字元善。學問繼承了家傳的學業，鄉親推尊而效法他。官居中書博士。當時尚書韓元興率軍出青州，任李祥爲軍司。攻占土地到達陳、汝二地，淮水以北的民衆往赴大軍投降的有七千多户，遷徙到兖州、豫州的南面，設置淮陽郡來安撫他們。任李祥爲太守，流民歸附的有一萬多家，百姓安居樂業。調任河間太守，有聲威和恩德的美譽。徵召爲中書侍郎，有一千多人上書，請求留任幾年，朝廷不准許。任官時去世，追贈定州刺史、平棘子，謚號爲憲。

子安世，幼聰悟。興安二年，文成帝引見侍郎、博士子，簡其秀俊，欲以爲中書學生。安世年十一，帝見其尚小，引問之。安世陳説父祖，甚有次第，即以爲生。帝每幸國學，恒獨被引問。詔曰："汝但守此至大，不慮不富貴。"天安初，拜中散，以謹慎，帝親愛之。

兒子安世，年幼時就聰明有悟性。興安二年，文成帝接見侍郎、博士的兒子，選取其傑出的，打算招爲中書學生。安世年紀十一歲，皇帝見他還小，召來詢問他。安世陳説父親祖父時，很有條理，當即招爲學生。皇帝每次到國學，他總是單獨被召去詢問。教導説："你衹要堅持這樣到大了時，不愁没有富貴。"天安初年，任中散，因爲恭謹慎重，皇帝親近寵愛他。

累遷主客令。齊使劉纘朝貢，安世奉詔勞之。安世美容貌，善舉止，纘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纘等呼安世爲典客。安世曰："何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世曰：

屢經升遷爲主客令。南齊使者劉纘朝貢，安世奉詔令慰勞他。安世容貌俊美，舉止優雅，劉纘等相互交談道："没有君子，還能建國嗎?"劉纘等稱安世爲典客。安世説："爲什麼用滅亡的秦朝之官職，稱呼上國官員?"劉纘説："世上不同的稱呼，一共又有幾個呢?"安世説："周代叫

"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曰主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亡秦。"纘又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石頭之與番禺耳。"

做掌客，秦朝改爲典客，漢朝稱爲鴻臚，你們不去仿效周文王、周武王，却鍾情滅亡的秦朝。"劉纘又指着方山道："這座山離燕然多遠?"安世回答："亦是石頭城與番禺之間的距離而已。"

時每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内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問價，纘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同於瓦礫；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愛寶，故無川無金，無山無玉。"纘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慚而罷。遷主客給事中。

當時每每有長江以南的使者到來時，擺出許多庫藏中的珍寶物品，命京都富家愛好儀容服飾的購買，讓使者盡情交易。使者到賣金玉的店鋪詢問價格，劉纘說："北方的金玉好便宜，該是從山川裏出産的?"安世說："我聖朝不以金玉爲貴，所以賤同於瓦礫；又皇上恩德廣達神聖高超，山不吝惜珍寶，所以没有川流無金，没有山中無玉。"劉纘開始時準備大肆購買，聽了安世的話後，慚愧作罷。升任主客給事中。

時人困飢流散，豪右多有占奪，安世乃上疏陳均量之制，孝文深納之。後均田之制，起於此矣。

當時人窮困飢餓流離失散，豪强大量侵占掠奪，安世於是上疏陳奏統一度量之制，孝文深加接納了這個建議。後來的均田之制，起源於此。

出爲相州刺史，假趙郡公。敦農桑，斷淫祀。西門豹、史起有功於人者，爲之修飾廟堂。表薦廣平宋翻、陽平路恃慶，皆爲朝廷善士。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强盛，殘掠不已，前刺史薛道㯹親往討之，大爲波敗，遂爲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設方略，誘波及諸子侄三十餘人，斬于鄴市，州内肅然。病卒于家。

出任相州刺史，假趙郡公。鼓勵農桑，禁絶不合禮制的祭祀。西門豹、史起對百姓有功績，便爲他們裝飾廟宇。上表薦舉廣平人宋翻、陽平人路恃慶，都是朝廷的有德之士。起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强盛，殘害掠奪不止，前任刺史薛道㯹親自前往討伐他們，被李波打得大敗，於是其族成爲藏匿逃亡者的地方，成了公家私室的禍患。百姓編的諺語說："李波小妹字雍容，撩起裙子驅逐馬兒如風捲飛蓬。左右射殺必成雙，女的尚如此，男的哪能逢!"安世設計謀，誘捕李波及其衆子侄三十多人，在鄴城的街市上將他們斬殺，州内安定秩序井然。在家中病逝。

安世妻博陵崔氏，生一子瑒。崔氏以妒悍見出，又尚滄水公主，生二子，謐、郁。

安世的妻子博陵人崔氏，生下一個兒子叫李瑒。崔氏因嫉妒凶暴被休，又娶滄水公主爲妻，生了兩個兒子，叫李謐、李郁。

李瑒

瑒，字琚羅，涉歷史傳，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公强當世。太師、高陽王雍表薦瑒爲友。時人多絶户爲沙門，瑒上言："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絶祀。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缺

李瑒，字琚羅，涉獵史册，很有文才，氣度豪爽，公正强直可與當代人匹敵。太師、高陽王元雍上表薦舉李瑒爲友。當時人很多絶後當僧人，李瑒進言道："衆多的罪行中，没有什麽罪行比不孝更大的了，不孝中最大的罪行，没有超過斷子絶孫的。怎麽能够輕率放縱違背禮義的情

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以瑒爲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責之，瑒自理曰：“鬼神之名皆是通靈達稱。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名之爲鬼，愚謂非謗。”靈太后雖以瑒言爲允，然不免暹等意，猶罰瑒金一兩。

欲，而恣肆其仰慕佛法的意念；廢弛當代之禮義，而追求來世之利益；放棄光明之政治，而從事鬼神之宗教呢?”僧人統領僧暹等氣憤李瑒的有關鬼神宗教的説法，認爲李瑒誹謗詆毀佛法，向靈太后哭訴。責備他，李瑒爲自己申訴道：“鬼神的名稱都是對通於神靈的通行稱謂。佛不是天不是地，本出自人，稱之爲鬼，我認爲不是誹謗。”靈太后雖然認爲李瑒的話恰當，但不能免除僧暹等怒意，還是罰了李瑒金一兩。

轉尚書郎，隨蕭寶夤西征，以瑒爲統軍。瑒德洽鄉閭，招募雄勇，其樂從者數百騎。瑒傾家賑恤，率之西討。寶夤見瑒至，拊其肩曰：“子遠來，吾事辦矣。”故其下每有戰功，軍中號曰李公騎。寶夤啓瑒爲左丞，仍爲别將，軍機戎政，皆與參决。寶夤又啓爲中書侍郎。還朝，除岐州刺史，坐辭不赴任，免官。建義初，河陰遇害。初贈尚書右僕射、殷州刺史，後又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調任尚書郎，跟從蕭寶夤西征，任李瑒爲統軍。李瑒德澤廣被鄉里，招募勇士，那些樂意跟隨的有幾百名騎兵。李瑒傾其家財救濟貧弱，率領他們西去征討。寶夤見李瑒到來，撫摸着他的肩膀説：“你遠道而來，我的事情就成功了。”因此其部下常有戰功，軍中號稱李公騎。寶夤啓奏李瑒爲左丞，仍舊任偏軍將領，軍事機宜，都參與議決。寶夤又啓奏爲中書侍郎。返回朝廷後，任岐州刺史，因推辭不赴任坐罪，免去官職。建義初年，在河陰遇害。開始賜贈尚書右僕射、殷州刺史，後來又賜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瑒倜儻有大志，好飲酒，篤於親知。每謂弟郁曰：“士大夫學問，稽博古今而罷，何用專經爲老博士也?”與弟謐特相友愛。謐在鄉物故，瑒慟哭絶氣，久而方蘇，不食數日，期年形骸毁悴，人倫哀嘆之。

李瑒卓異不凡有遠大志向，喜愛飲酒，對親戚朋友忠厚誠實。常對弟弟李郁説：“士大夫做學問，考察通曉古今而已，何必專心經籍做老博士呢?”與弟弟李謐特别友愛。李謐在鄉里去世，李瑒哀痛悲哭之極以致休克，許久纔蘇醒過來，幾天不吃東西，一年因悲哀身體損害憔悴，人們爲他哀傷嘆息。

李謐

謐，字永和，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謐以公子徵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并不就。唯以琴書爲業，有絶世之心。覽《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曰：

李謐，字永和，年少好學，博覽諸子百家。開始拜小學博士孔璠爲師，幾年後，孔璠回過來向李謐請教學業。同門弟子爲此編了一首諺語道：“青出於藍，藍不如青，哪裏有長久的老師，關鍵在明經。”李謐因爲是富貴人家的子弟徵召授任著作佐郎，將此推讓給弟弟李郁，詔令同意了。州中再舉秀才，公府二次薦舉，都不赴任。衹把彈琴和讀書作爲事業，有與世隔離之意。閲讀《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因明堂之制不同，於是撰寫《明堂制度論》道：

余謂論事辯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援證定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堂之制，誰使正之？是以後人紛糾，競興異論，五九之説，各信其習，是非無準，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所取正。乃使裴頠云："今群儒紛糾，互相掎摭，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爲設虚器耳。况漢氏所作，四維之个，復不能令各處其辰。愚以爲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斯豈不以群儒舛互，并乖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從哉？但恨典文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復遂去室牖諸制。施之於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於情，未可喻其所以必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余以爲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聖人之於禮，殷勤而重之，裴頠之於禮，任意而忽之，是則頠賢於仲尼矣！以斯觀之，裴氏子以不達失禮之旨也。

我認爲論事辯物，應當用經典之原文作典範，援引證據定奪疑義，一定要在周公、孔子的遺訓裏得到驗證，然後可以稱得上準則了。如今禮樂儀制殘缺，聖人的言論不存，明堂制度，用什麽來訂正它？因此後人意見糾紛，競相興起不同的議論，五室九室之説，各自確信自己一套因襲的理論，是非没有標準，得與失各半，所以歷代紛擾，没有什麽可以用作典範的。於是裴頠説："現在群儒意見糾紛，互相指摘，縱然其形狀可得而描繪，其所作的居用之禮不能通，衹是形同虚設而已。况且漢氏所作的，四隅的旁室，還不能使之各處其位。我認爲祭天時以先祖配祭，其義昭然，廟宇之制，論據不清楚，衹可爲殿屋來尊崇父親的祭祀。其餘雜亂零碎的，一并除却。"這豈不以爲群儒抵牾，全部與事實不合，根據正道求得適中，没有什麽可以遵從嗎？衹恨經典文獻殘缺湮滅，求之無據罷了，於是又終究除去室牖各制。施之於教，不知它怎樣去興政，求之於情，不能明白它所以一定必需，所論可惜呀！仲尼這樣説過："子貢啊，你愛你的羊，我愛我的禮。"我認爲興隆政教必定需要禮，難道需要的是那隻羊嗎？推此而論，那麽聖人對於禮，關注而推重，裴頠對於禮，隨意而忽略，這樣那麽裴頠超過仲尼了！以此看來，裴氏因爲不明白失去了禮之宗旨。

余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尋義，以求其真，貴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以《禮傳》，考之以訓注，博采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説，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

我自不量力，頗有些自己的意見，據理尋義，來求得其真諦，貴在合乎雅正適當，不隨便偏信。於是憑藉着《禮傳》，參考訓釋注解，博采先賢的言論，廣搜通儒的學説，衡量它們是否適當，參照它們相同和不同的意見，捨棄其中錯誤的，收納其中正確的，推求義理省察圖形，來判斷他們恰當的意見，哪裏敢一定完善，姑且也來各言其志吧。

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

總之論述明堂制度的儘管衆多，但考察它們的大要，僅二種體系而已。説五室的，

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爲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爲源，是伯喈之倫所持。此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毁，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采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室；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之户牖，則數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儻或在斯矣。

則依據《周禮·考工》的記載作爲根本，是康成之流堅持的；說九室的則按照《大戴盛德》之篇作爲本源，是伯喈之輩堅持的。這兩書雖然不是聖人的言論，却是先賢之中廣見博通的。衹是各記所聞，不能完全正確，可以說是已盡美了，還没有盡善。然而先儒不能考證它們是否適當，便各自推崇自己相沿成習的一套理論，終究相互詆毁，哪裏是通達之士的相當確切的言論呢？小戴氏解說注釋行禮之事四十九篇，稱爲《禮記》，雖然不能全部正確，但多得其要。與先賢相比，也不慚愧呀。而且《月令》、《玉藻》、《明堂》三篇，很有明堂的意義，我因此采取兩家，參考《月令》，認爲明堂五室，是古今通用的法則。其室居中的，叫做太室；太室之東的，叫做青陽；在太室之南的，叫做明堂；太室之西的，叫做總章；在太室之北的，叫做玄堂。四方之室，各有夾房，叫做左右个，共計三十六門七十二窗。室个的形狀，如今的殿前是它遺留的樣子。个，就是寢室。衹是明堂與寢室，使用已不同，所以房个的名稱，也因事而變化。現在大致地寫出它的形狀，以表達我的意見，根據圖形考察其義，大略可以驗證了。因此驗查其五室，則道理顯明於《考工》；考察其門窗，則數量合於《盛德》；研究其使用，則事情著於《月令》；索求其餘事，符合《周禮》和《玉藻》。既與夏代、殷代相同，又與周代、秦朝相符，儘管違背衆儒，或許真諦就在這裏。

《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堂之修廣。何者？當以理推之，

《考工記》說："周代人的明堂，用九尺長的席位來度量，東西九個席位長，南北七個席位寬，堂高一個席位。五室，所有的室有兩個席位大小，室中用小桌度量，堂上用席位度量。"我認爲《考工記》關於五室的說法是正確的，關於堂的長與寬是錯誤的。

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創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謂施政及祀，二三俱允。求之古義，竊爲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取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方，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攻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服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髽，帶麻於房中。"

爲什麼？應當以理來推斷，使之合乎古今之情理。明堂，不外乎用來每月初一行祭告祖廟聽政之禮、公布按季節制定的有關農事的政令、祭文王、祀五帝的地方。然而建造的模式，自然應該因宜創制。所以五室，合乎五帝各居一室的意義。而且四季的祭祀，都據其方位之正，又聽朔布令，都得到了每月日月的交會點，可以說施政和祭祀，幾件事情都得當，推尋古義，我私自認爲恰當。鄭康成是漢朝末年的通儒，後來學者取法的典範。解釋五室的方位時，認爲土德居中，木火金水等德各居四隅。然而四隅之室已背離了它們的正位，布令聽朔各失其中，左右的夾房捨棄而不顧及；却反而用美說來文飾，用巧辭來裝扮，說水德木德行祭祀之事交合於東北，木德火德行祭祀之事交合於東南，火德土德行祭祀之事交合於西南，金德水德行祭祀之事交合於西北。既然依據五行之說，應當遵從它們的方位，用事交合之說，出自什麼經典？可以說指責不同的見解時，言論不通達，迷惑貽誤後來的學者，不是先儒所期望的。《禮記·玉藻》說："天子在南門之外行聽朔之禮，遇上閏月就關上左邊的門扉，位於它們的中間。"鄭玄注釋道："天子的廟和路寢都如同明堂的制度。明堂在都城之南，每月在與之相對應的堂行聽朔之禮。完事後返居路寢，也如在明堂一樣每月異所。閏月是非常之月，在明堂門下聽朔，返回也處路寢之門，終竟一月。"而且《考工記》中的"周人明堂"，鄭玄注釋說："有時說王寢，有時說明堂，上下文義互相闡發互相補足來表明它們的制度相同。"它們制度相同的說法，都出於鄭玄的注釋，這樣那麽明堂與路寢，不得相異了。然而《尚書·顧命篇》說："在南門之外迎太子姬釗，引入翼室。"這翼室，就是路寢。其下文說："大貝賁鼓在西房，垂的竹製箭在東房。"這樣那麽路寢有左右房，見之於經典史籍了。《禮記·喪服大記》說："諸侯之妻在路寢去

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説還相矛楯，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争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

《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户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爲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爲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户之外爲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户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耳。《記》云："四旁兩夾窗。"若爲三尺之户，二尺之窗，窗户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瓮牖之室，篳門圭竇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爲通矣。驗之衆塗，略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户牖之間，不逾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注曰："設斧於户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説扆制曰：

世，小殮，士之妻以麻束髮，戴麻在房中。"鄭玄注釋説："這大概是諸侯之禮。戴麻在房中，即是西房。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見之於注文。論路寢則表明有左右房，談明堂則缺乏左右个，制度相同的説法却相矛盾，通儒的注釋，爲什麽這樣呢？倘使持九室觀點者奮筆而争勝的話，難道不是由於處置室所不當嗎？

《考工記》説：東西九個席位長，南北七個席位寬。五室，所有的室有兩個席位大小。把五室置於此堂，儘管是讓公輸班、倕構思，王爾量度營造，也不能不使三室居其南北。這樣那麽三室的空間，便占據了六個席位，而在室墻之外，纔有四尺五寸之堂。難道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祭祀祖宗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臨朝聽政接受諸侯朝見之處，而室門之外，僅剩有的四尺之堂而已嗎？假使是爲了儉約，也過於簡陋了。論其殿堂，則偏狹不合制，推求於道理，則不符人情，這是不對的一個方面。我恐怕鄭學之徒，無原則地爲求得必勝，競生異端，來攻訐和貶低，説兩個席位的是室的東西之長而已，南北則比這狹窄些。我因此完備地論説道：如果東西是兩個席位，那麽室門之外是一丈三尺五寸了。南北門外再如此，那麽三室之中南北各纔一丈二而已。《考工記》説："四門之旁兩邊夾着窗子。"如果是三尺之門，二尺之窗，窗門之間，纔滿一尺。繩樞瓮牖之室，柴門小户之堂，尚且不是這樣呢。假使復欲小擴之，則四方之外，寬窄不一，東西已很深，南北更加淺，與房屋的制度，不相通了。用各種方法來查驗，都無法算計。况且所有的室衹有兩個席位大小，一丈八尺之地而已，這樣那麽門窗之間，不過兩尺了。《禮記·明堂》載："天子背着斧扆朝南而立。"鄭玄注釋道："置斧在門窗之間。"而鄭氏的《禮圖》解説扆的制度説："長寬八尺，在上面畫上斧的圖形，即爲今天的屏風。"將八尺的屏風放在二尺的門窗

“從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户，則户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户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驗之，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宫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户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

之間，此之不可通，不用智者，也清楚可見了。假如兩個席位大小的房室是四尺寬的門，那麽門的兩旁各纔七尺寬而已，全部用來安置它，仍然容納不下，況且還是在門窗之間呢？這是不對的第二個方面。又再以歷代的情况來查驗它，則有虞氏之世、夏代崇尚質樸，殷代、周人漸變文華，營造的差别，是每加以裝飾。而且夏后時之室，堂的長度已達十四，周代人的制度，反倒更加局促狹窄了，這哪裏是夏禹使宫室卑小的意思，周代根據夏商兩代然後建立起來的豐富多彩的禮儀制度呢？由此來察看它，這是不對的第三個方面。又説“堂高一個席位”，便是地基高九尺，然而門墻之外纔四尺五寸，和營造建制之法自然不相稱，這是不對的第四個方面。又説“室中用小桌子來度量，堂上用坐席來度量”，却又説“所有的室是兩個席位大小”，而不是用小桌子來度量的，又自相矛盾了，這是不對的第五個方面。根據這些來檢驗它，《考工記》的謬誤，於是可見了。

《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上員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户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夾房，面各有户，户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户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修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爲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户牖，則於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爲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爲

《盛德篇》説：明堂總共九室、三十六門、七十二窗，上圓下方，東西九仞長，南北七個席位寬，堂高爲三尺。我認爲《盛德篇》關於門窗的説法是正確的，關於九室的説法是錯誤的。爲什麽呢？五室的制度，旁邊有左右房，每方各有門，每門有兩扇窗，這是根據事情建立的準則，不是爲了固執不同的學説，門窗的數字，本屬自然的了。九室的觀點，論及五帝，事情既不符合，施及季節時令，又失其日月交會之點，左右之个，重複設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這是毫無根據的，不足以稱道。而且堂的長寬，纔六十三尺而已，假使四尺五寸是室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就是五室的地盤，計其一室之中，僅約一丈，安置上門窗，那麽能容納什麽呢？如果一定縮小尺度安置它們，用來充其數目，那麽衹能讓帝王側身出入，這確實太奇怪了啊！這不僅僅是不合於典

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爲戴氏聞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户之窗，計其户牖之數，即以爲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於當時，即識其修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爲謬。更修而廣之，假其法象。可嘆因僞飾辭，順非而澤，諒可嘆矣。

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爲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恒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誚。脱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儻或存焉。

謐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乃作《神士賦》。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遐邇悼惜之。其年，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曰：

竊見故處士趙郡李謐，十歲喪父，哀號罷鄰人之相；幼事兄瑒，恭順盡友于之誠。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歷數之術，尤盡其長。州閭鄉黨，有神童之號。年十八，詣學受業。時博士即孔璠也。覽始要終，論端究緒，授者無不欣其言矣。於是鳩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十有二卷。爲璠等判析隱伏，垂盈百條。滯無常滯，纖豪必舉；通不長通，有枉斯屈。不苟言以

制，還是可笑之極的事情呀。我認爲那九室的説法，誠然也有它的根據。然而我私下認爲是戴氏聽説過三十六門七十二窗，没有見過它的制度，不知怎麽安置它們，便以爲一室有四門和八扇窗，計算它們的門窗之數後，就認爲是九室了，或許是没經過思考。蔡伯喈，漢朝末年時的學者，而且受到當時的推重，就認識到了它的長寬的尺寸不恰當，却一定没有想到那九室是個錯誤，於是改變其長度而擴大之，但還是在模仿它。可以説是因爲飾辭，順從錯誤且加以潤飾，委實讓人傷感嘆息喲。

我如今通過省察各家，傾心從善，希望探求它們之中恰當的，不是爲了任意地標新立異。衹是厚古薄今，是世間的常情；愛遠惡近，是世中的常事。而且在千載之後，獨自地議論古代制度，驚世駭俗的言談，自然會引發許多責備。倘若有深深賞識的君子，看後能堅持它，或許能使它存留世上了。

李謐不飲酒，愛好音律，喜歡山水，高尚的情操，歷久而更加堅定，一旦遇上他所欣賞的，悠爾忘歸，於是寫下了《神士賦》。延昌四年去世，年僅三十二歲，遠近都哀悼痛惜他。這年，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道：

私下知道已故處士趙郡人李謐，十歲時喪父，哀痛號泣推却鄰人的相助；年幼奉事哥哥李瑒，恭敬順從竭盡誠心親近相愛兄弟。十三歲通曉《孝經》、《論語》、《毛詩》、《尚書》，有關歷數的學術，尤其擅長。在州裏家鄉，有神童的稱號。十八歲時，到太學從師學習。當時的博士是孔璠。察始求終，論争時追根求源，聽者無不欣賞他的言論。於是搜集衆經，廣校異同，考校《三傳》成例，取名《春秋叢林》共十二卷。爲孔璠等分析隱藏的旨意，將近一百條。滯没有長久之滯，纖豪必舉；通没有長久之通，是彎曲就是彎曲。不違背經典隨便談論，不悖離道理虚飾文辭，

違經，弗飾辭而背理，辭氣磊落，觀者忘疲。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絶迹下帷，杜門却掃，棄産營書，手自删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猶括次專家，搜比黨議，隆冬達曙，盛暑通宵。雖仲舒不窺園，君伯之閉户，高氏之遺漂，張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爲喻。

言辭磊落，觀看者忘了疲倦。常説："丈夫擁有圖書萬卷，何必依賴統治百城。"於是形迹與外面隔絶而閉門苦讀，屏居謝客清閑自適，放棄産業校訂整理書籍，親手删削，卷無重複的有四千多卷。還搜求比次專家，聚集排比衆議，隆冬達旦，盛夏通宵。儘管仲舒不觀園，君伯閉門，高氏隱逸，張生忘食，比之此人，都不足以説明什麽。

謐嘗詣故太常卿劉芳，推問音義，語及中代興廢之由。芳乃嘆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僕有也。"前河南尹、黄門侍郎甄琛，内贊近機，朝野傾目，于時親識有求官者，答云："趙郡李謐，耽學守道，不悶于時，常欲致言，但未有次耳。諸君何爲輕自媒衒？"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明師甚邇，何不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愧時，但未薦李謐，以此負朝廷耳。"又結宇依岩，憑崖鑿室，方欲訓彼青衿，宣揚墳典，冀西河之教重興，北海之風不墜。而祐善空聞，暴疾而卒。邦國銜殄悴之哀，儒生結摧梁之慕，况播等或服議下風，或親承音旨，師儒之義，其可默乎？

李謐曾經訪問已故太常卿劉芳，詢問音義，談到中古興衰的緣由。劉芳便感嘆道："您如果遇到高祖，侍中、太僕不是我所據有的。"前河南尹、黄門侍郎甄琛，内掌機要，朝野注目，這時親友有向他請求官職的，回答説："趙郡人李謐，特别好學堅守正道，不憤懣於時，常欲進言，祇是没有職位而已。諸君爲什麽自己輕率求取進身呢？"對他的兒子説道："從前鄭玄、盧植不遠千里往赴扶風人馬融求學，如今你的高明的老師非常近，爲什麽不拜師學習呢？"又對朝廷之士説："我甄琛的行爲無愧於時代，祇是没有薦舉李謐，因此有負於朝廷啊。"又依山岩建造屋舍，傍山崖鑿成窟室，將要訓導那些學子，廣泛傳播典籍，希望西河之教化重興，北海之風化不墜。然而僅僅聽到祐善的打算，便得暴病去世了。邦國噙含困苦之悲哀，儒生凝聚摧折棟梁之號啼，况且孔播等有的服膺正義處於下位，有的親自奉承言辭旨意，以經師的名分，難道可以沉默無聞嗎？

事奏，詔曰："謐屢辭徵辟，志守冲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玄晏，謚曰：貞静處士，并表其門閭，以旌高節。"於是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云。

事情奏上後，詔令道："李謐屢次推辭徵聘辟召，志向抱守冲淡純樸，儒士隱居的節操，深可嘉獎贊美。可以遠以惠、康爲據，近以玄晏爲準，謚號稱：貞静處士，并表彰其鄉里，以顯揚他的高風亮節。"於是表彰其城門稱之爲文德，里稱之爲孝義。

李郁

郁，字永穆，好學沈靖，博通經

李郁，字永穆，好學沉静，博通經史。任廣

史。爲廣平王懷友，深見禮遇。時學士徐遵明教授山東，生徒甚盛，懷徵遵明在館，令郁問其《五經》義例十餘條，遵明所答數條而已。稍遷國子博士。自國學之建，諸博士率不講説，其朝夕教授，唯郁而已。謙虚寬雅，甚有儒者之風。再遷通直散騎常侍。建義中，以兄瑒卒，遂撫育孤侄，歸於鄉里。永熙初，除散騎常侍、衛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兼都官尚書，尋領給事黄門侍郎。三年，於顯陽殿講《禮記》，詔郁執經。郁解説不窮，群難鋒起，無廢談笑。孝武及諸王凡預聽者，莫不嗟善。尋病卒，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都督、定州刺史。

平王元懷友，深受以禮相待。當時學士徐遵明在太行山以東地區教授學業，門徒很多，元懷徵聘遵明任學館的教師，命李郁問他《五經》主旨和體例十多條問題，遵明回答了幾條而已。逐漸升爲國子博士。自國學建立後，衆博士都不講述解説，那從早到晚教授的，衹有李郁而已。謙虚而寬大能容，很有讀書人的風範。又升任通直散騎常侍。建義年間，由於哥哥李瑒去世，於是爲撫養失去父親的侄兒，返歸鄉里。永熙初年，任散騎常侍、衛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兼都官尚書，旋即領給事黄門侍郎。三年，在顯陽殿講解《禮記》，詔令李郁講授經學。李郁解説無窮盡，衆人責難如蜂紛起，談笑風生依然如舊。孝武和衆王以及所有參預聽講的，無不贊美。不久因病去世，賜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都督、定州刺史。

李士謙

謐子士謙，字子約，一名容郎，髫齔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歐吐，疑中毒，因跪嘗之。伯父瑒深所嗟尚，每稱："此兒吾家顔子也。"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參軍事。後丁母憂，居喪骨立。有姊適宋氏，不勝哀而死。士謙服闋，捨宅爲伽藍。脱身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遂博覽群籍，善天文術數。齊吏部尚書辛術召署員外郎，趙郡王叡舉德行，皆稱疾不就。和士開亦重其名，將諷朝廷，擢爲國子祭酒，固辭得免。刺史高元海以禮再致之，稱爲菩薩。隋有天下，畢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親賓至，輒陳樽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

李謐的兒子士謙，字子約，一名容郎，幼年喪父，奉事母親因盡孝節聞名。母親曾嘔吐，懷疑是中了毒，因而跪在地上嘗食嘔吐物。伯父李瑒贊嘆嘉美，常稱道："此兒是我家的顔子。"十二歲時，東魏廣平王元贊薦舉爲開府參軍事。後來爲母親守喪，守喪時瘦骨嶙峋。有個嫁給宋氏的姐姐，因不勝悲哀而死。士謙服喪期滿，離家到佛寺。脱身出家，到處向人請教學業，窮究精義不懈怠，於是博覽群書，擅長天文術數。北齊吏部尚書辛術召任爲員外郎，趙郡王高叡薦舉其德行，都稱病不去。和士開也很推重他，打算婉勸皇上，提升他爲國子祭酒，堅決推辭便作罷。刺史高元海以禮再招致他，號稱菩薩。隋朝統治天下，堅決立志不仕。自認爲年幼成孤兒，不曾飲酒食肉，口無傷害之言。親戚與賓客來到，總是用樽盛酒用俎置肉，面對他們正襟危坐，整天不敢懈怠。

李氏宗黨豪盛，每春秋二社，必高會極宴，無不沈醉喧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爲設黍。謂群從曰："孔子稱黍爲五穀之長，荀卿亦

李氏宗族昌盛，每年春季秋季兩次祭祀土地神，一定舉行盛大宴會盡情歡樂，没有不是酗酒醉飲喧鬧不拘禮節的。曾聚集士謙住所，豐盛的飲食堆滿面前，則先擺上黄米飯。對堂兄弟及衆

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寧可違乎！”少長肅然，無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爲人疏，頓至於此！”

子侄說：“孔子稱黄米是五穀之首，荀卿也説吃東西先吃黄米高粱，古人所崇尚的，難道能够違背嗎？”長幼嚴肅認真，不敢懈怠，退出後相對説：“見了君子之後，纔發覺我等没有德行啊。”士謙聽説後自責道：“何故被人疏遠，一下到了這步田地！”

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爲務。州里有喪事。不均，至相鬩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相埒。兄弟愧懼，更相推讓，卒爲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凉處，飼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刈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喻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其奴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於手下。震懼請罪，士謙謂曰：“卿本無殺心，何爲相謝？然可速去，無爲吏拘。”性寬厚皆此類也。後出粟萬石以貸鄉人，屬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賑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債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契，曰：“債了矣，幸勿爲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債家争來償，士謙拒之，一無所受。他年饑，多有死者，士謙罄家資爲之糜粥，賴以全活者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田糧種子，分給貧乏。趙郡農人德之，撫其子孫曰：“此李參軍遺惠也。”仁心感物，群犬生子，交共相乳。凶年散穀至萬餘石，合諸藥以救疾癘，如此積三十年。或謂士謙：“子多陰德。”士謙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己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家中財産富有，親自保持節儉，常把救濟施捨作爲事業。州里有喪事。財産分配不平均，以致互相争訟，士謙聽到後就拿出財物補給那財産分得少的，讓其與多得者相等。分財的兄弟慚愧敬畏，相互推讓，終究成爲有德行的人。有牛踐踏了他的田地，士謙牽引安置在蔭凉處，飼養它超過了原來的主人。望見偷割禾黍的，默然避開他。他的家僕曾抓住偷粟者，士謙解釋寬慰他道：“窮困逼至如此，理應不相追究。”速令放了他。他的奴僕曾與鄉人董震因酒醉相鬥，董震扼住其咽喉，將他扼死在手下。董震畏懼請罪，士謙對他説：“你本來没有殺害之心，爲什麽要來謝罪呢？但應該趕快離去，不要被官吏捉住。”性情寬厚都諸如此類。後來拿出一萬石粟借貸給鄉民，適逢一年中種植的穀物歉收，借債的人家不能償還，都來表達歉意。士謙説：“我家富餘的粟，本來是想用來救濟的，哪裏是爲了追求利潤啊！”於是召集所有的借債人家，設酒食款待他們，與他們核對後將契約燒了，説：“債務了結了，希望不要爲此挂念了。”命他們各自作罷回去。第二年大豐收，借債的人家争着來償還，士謙拒絶他們，一點也没有接受。後來鬧饑荒，死了不少人，士謙竭盡家財施粥給飢民，靠這保全活命的數以萬計；收殮掩埋骸骨，所見到的没有遺漏；到春季，又出糧食種子，分發給貧窮匱乏者。趙郡農民感激他，撫摸着他們的子孫説：“這些是李參軍留下的恩惠啊。”仁愛之心感化他物，衆犬生的狗崽，相互共同乳養。災荒年散發穀物達一萬多石，收集衆多藥物來救治流行性急性傳染病，像這樣達三十年之久。有人對士謙説：“你積了很多陰德。”士謙説：“説起陰德，它猶如耳鳴，惟獨自己知道，他人没有知道的；現在我做的一切，您都知道了，又有什麽陰德？”

士謙善談玄理，嘗有客在坐，不信佛家應報義。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邪？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來，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鮌爲黄熊，杜宇爲鶗鴂，褒君爲龍，牛哀爲猛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黄母爲黿，宣武爲鱉，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烏，書生爲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爲樗櫟'？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

士謙擅長談論玄理，曾經有在座的客人，不相信佛家的因果報應經義。士謙曉諭他説："積德行善之家恩澤及於子孫，積惡行不善之家災禍及於後嗣，這難道不是吉凶嗎？佛經説'在天、人、畜生、餓鬼、地獄五處輪迴轉動，没有窮盡'，這就是賈誼所言'千變萬化，從未有完結，偶然成爲人'的意思呀。佛教説的未來，而賢明之士已經知其然了。至於姒鮌變成黄熊，杜宇變成杜鵑，褒君變成龍，牛哀變成野獸，君子變成天鵝，小人變成猿，彭生變成猪，如意變成狗，黄母變成黿，宣武變成鱉，鄧艾變成牛，徐伯變成魚，僕役變成烏，書生變成蛇，羊祜的前身是李氏之子，這不是佛家變受異形的意思嗎？"客人説："邢子才道'哪裏有松柏的轉世之身，化作臭椿和麻櫟的'？我認爲他説得對。"士謙説："這説的不是一回事，變化都由心作，樹木難道有心嗎？"客人又問三教優劣，士謙説："佛教，是太陽；道教，是月亮；儒教，是金木水火土五星。"客人實在不能難住他。

士謙平生時時爲咏懷詩，輒毁其本，不示人。又嘗論刑罰，遺文不具。其略曰："帝王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損益，無爲頓改。今之贓重者死，是酷而不懲也。語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謂此罪，宜從肉刑，刖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左腕。流刑刖去右手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盗宜黥，又犯，刖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則下其腕。無不止也。無賴之人，竄之邊裔，職爲亂階，適所以召戎矣，非求安之道也。博弈淫游，盗之萌也，禁而不止，黥之則可。"有識者頗以爲得政體。

士謙平素常常作詩以抒發情懷寄托抱負，總是銷毁其文本，不給人看。又曾論述刑罰，文字散佚不詳備。其大致説："帝王制定法律，因各代沿襲和變革不同，自然可以有所增減，何必全改。現在貪贓嚴重者處死，是殘酷却不能懲罰呀。諺語説：'人不怕死，不能用死來恐嚇他。'我認爲此罪，應該依照殘害肉體的刑罰處置，砍斷其一足，再犯者，砍斷其左手腕。發配到邊遠地方服勞役還砍斷右手三個指頭，又犯者，砍下其右手腕。小盗應當處以黥刑，再犯，砍落其所用的三個指頭，還不悔改，就砍下其手腕。没有不制止的。無賴之徒，竄到邊遠的地方，衹能是禍根，僅僅是用來招致戎寇，不是求取安定的辦法。沉醉局戲和圍棋恣縱逸樂，是盗之罪的萌芽，禁令不能制止的話，就可將他們處以黥刑。"有眼光的人深以爲他得到了爲政的要領。

隋開皇八年，終於家。趙州士女聞之，莫不流淚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丘園，條其行狀，

隋朝開皇八年，死在家中。趙州百姓聽説後，無不流淚道："我等爲何不死却讓李參軍死了喲！"參加葬禮的有一萬多人。李景伯等認爲士謙的德行在其隱居的家鄉顯著，逐一登録他的

詣尚書省請先生之謚，事寢不行，遂相與樹碑於墓。其妻范陽盧氏，亦有婦德。及夫終，所有賻贈，一無所受。謂州里父老曰："參軍平生好施，今雖殞歿，安可奪其志哉!"乃散粟五百石以賑窮乏，免奴婢六十人。

事迹，到尚書省請求先生的謚號，事情廢置未成，於是共同在其墓前建碑。他的妻子范陽人盧氏，也有婦德。到丈夫死時，所有贈送的財物，一點也没有接受。對鄉里父老説："參軍終生好施，現在儘管去世了，怎能强行改變他的志向呢!"於是散發五百石粟用來救濟貧困者，免除六十人的奴婢身份。

案趙郡李氏，出自趙將武安君牧。當楚、漢之際，廣武君左車則其先也。左車十四世孫恢，字仲興，漢桓、靈間，高尚不仕，號有道大夫。恢生定，字文義，仕魏，位漁陽太守。有子四人，并仕晋。平字伯括，爲樂平太守；機字仲括，位國子博士；隱字叔括，保字季括，位并尚書郎。兄弟皆以儒素著名，時謂之"四括"。

機子楷，字雄方，位書侍御史，家于平棘南。有男子五人，輯、晃、芬、勁、叡。輯字護宗，晃字仲黄，芬字季黄，勁字少黄，叡字幼黄，并以友悌著美，爲當世所宗，時所謂四黄者也。輯位高密郡守，二子，慎、敦。晃位鎮南府長史，一子，義。勁位書侍御史，四子，盛、敏、隆、喜。叡位高平太守，二子，勗、充。其後，慎、敦居柏仁，子孫甚微。義南徙故壘，世謂之南祖。勗兄弟居巷東，盛兄弟居巷西，世人指其所居，因以爲目，蓋自此也。義字敬仲，位司空長史。生東宫舍人吉，字彦同。吉生尚書郎聰，字小時。聰生真，字令才。義深事列于後。勗字景賢，位頓丘太守。勗生趙郡太守頤，字彦祖。頤生緦、系、曾，各有令子，事并列于前。盛位中書郎。三子，纘、襲、闔。纘字緯業，位太尉祭酒。生四子，誕、休、重、苞。誕字紹元，假趙郡太守。生四子，建、追、確、

查考趙郡李氏，出自趙國將軍武安君李牧。在西楚霸王項羽與漢王劉邦争奪天下期間，廣武君左車就是其祖先。左車十四世孫李恢，字仲興，東漢桓帝、靈帝年間，保持高潔不出仕，號稱有道大夫。李恢生李定，字文義，在魏國做官，官居漁陽太守。有四個兒子，都在西晋做官。李平字伯括，任樂平太守；李機字仲括，官居國子博士；李隱字叔括，李保字季括，官職都是尚書郎。兄弟都因爲有儒者的素質而著名，當時稱他們爲"四括"。

李機的兒子李楷，字雄方，官居書侍御史，在平棘的南部安家。有五個兒子，李輯、李晃、李芬、李勁、李叡。李輯字護宗，李晃字仲黄，李芬字季黄，李勁字少黄，李叡字幼黄，都因爲兄弟間相互友愛而被贊美，被當代推重效法，這就是當時所説的四黄者。李輯官居高密郡守，有兩個兒子，李慎、李敦。李晃官居鎮南府長史，有一個兒子，李義。李勁官居書侍御史，有四個兒子，李盛、李敏、李隆、李喜。李叡官居高平太守，有兩個兒子，李勗、李充。在那之後，李慎、李敦定居柏仁，子孫十分衰弱。李義南遷至古代的堡壘，後嗣稱他爲南祖。李勗兄弟居住胡同東邊，李盛兄弟居住胡同西邊，世上人指示其居住的地方，通過用眼神來示意，不外乎由於這的緣故。李義字敬仲，官居司空長史。生東宫舍人李吉，字彦同。李吉生尚書郎李聰，字小時。李聰生李真，字令才。義深的事迹在後面陳述。李勗字景賢，官居頓丘太守。李勗生趙郡太守李頤，字彦祖。李頤生育李緦、李系、李曾，各有賢郎，事迹都在前面陳述。李盛官居中書郎。有三個兒子，李纘、李襲、李闔。李纘字緯業，官居太尉祭酒。生育四個兒子，李誕、李休、李

龜。龜字神龜，位州主簿。生二子，鳳林、秀林。

重、李苞。李誕字紹元，假趙郡太守。生育四個兒子，李建、李追、李確、李龜。李龜字神龜，官居州主簿。生育兩個兒子，鳳林、秀林。

李裔　李子雄

李裔，字徽伯。父秀林，小名榼，性強直。太和中，中書博士，爲頓丘相，豪右畏之。景明初，試守博陵郡，抑強扶弱，政以嚴威爲名。以母憂去職。後爲司徒司馬、定州大中正、太中大夫。卒，贈齊州刺史。

裔出後伯父鳳林。孝昌中爲定州鎮軍長史，帶博陵太守。于時逆賊杜洛周侵亂州界，裔潛引洛周，州遂陷没。洛周特無綱紀，至于市令、驛帥咸以爲王，呼曰市王、驛王，乃封裔定州王。洛周尋爲葛榮所滅，裔仍事榮。尒朱榮禽葛榮，遂縶裔及高昂、薛脩義、李無爲等於晋陽。從榮至洛，榮死乃免。

天平初，以齊神武大丞相諮議參軍，參定策功，封固安縣伯，爲候衛大將軍、陜州刺史。及周文帝攻剋州城，見害。東魏贈尚書令、司徒、定州刺史。

子子旦襲。子旦弟子雄。

子雄，少慷慨有大志，陜州破，因隨周軍入長安。家世并以學業自通，子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讓之曰："棄文尚武，非士大夫素業。"子雄曰："自古誠臣貴仕，文武不備而能濟功業者鮮矣。既文且武，兄何病焉？"子旦無以應。

仕周，累遷小賓部。後從達奚武與齊人戰於芒山，諸軍大破，子雄所領獨全。累遷凉州總管長史，從滕王逌破吐谷渾於青海，以功加上儀同。宣帝即位，從行軍總管韋孝寬略定淮南，拜亳州刺史。隋文帝總百揆，徵爲司會中大夫，以淮南功，加位上開

李裔，字徽伯。父親秀林，小名榼，性格剛強正直。太和年間，官居中書博士，任頓丘相，豪強畏懼他。景明初年，代理博陵郡，抑強扶弱，爲政以嚴厲威猛聞名。因爲母親的喪事離職。後來任司徒司馬、定州大中正、太中大夫。去世後，賜贈齊州刺史。

李裔過繼給伯父鳳林。孝昌年間任定州鎮軍長史，帶博陵太守。這時叛賊杜洛周侵擾州境，李裔暗中招引洛周，州土於是淪陷。洛周格外没有法度，以至於市令、驛帥都封爲王，叫做市王、驛王，於是封李裔爲定州王。洛周旋即被葛榮消滅，李裔接着奉事葛榮。尒朱榮擒獲葛榮，於是在晋陽拘捕李裔和高昂、薛脩義、李無爲等。隨葛榮到洛陽，葛榮死後纔身免。

天平初年，任齊神武大丞相諮議參軍，因參與擁立天子的功勛，封爵固安縣伯，任候衛大將軍、陜州刺史。到周文帝攻占州城時，被害。東魏賜贈尚書令、司徒、定州刺史。

兒子子旦繼承了爵位。子旦的弟弟叫子雄。

子雄年少性格豪爽有遠大志向，陜州淪陷，便隨北周的軍隊進入長安。家族世代都自通學問，惟獨子雄學習騎馬和射箭。他的哥哥子旦責備他說："棄文尚武，不是士大夫的本業。"子雄說："自古忠臣做高官，文武不兼備而能成就功業的很少啊。既能文又能武，哥哥有什麽憂慮的？"子旦無從應答。

在北周做官，屢經升遷爲小賓部。後來跟隨達奚武與北齊人在芒山交戰，各軍大敗，衹有子雄所率的軍隊保全。屢經升遷爲凉州總管長史，跟隨滕王宇文逌在青海擊敗吐谷渾，因功加官上儀同。宣帝登位，跟隨行軍總管韋孝寬攻克平定淮水以南地區，任亳州刺史。隋文帝總領百官時，徵召爲司會中大夫，因在淮水以南地區的功

府。及受禪，拜鴻臚卿，進爵高都郡公。

及晉王廣出鎮并州，以子雄爲河北行臺兵部尚書。上謂曰："吾兒既少，卿兼文武之才，今者推誠相委，吾無北顧憂矣。"子雄頓首流涕，誓以效命。子雄當官正直，侃然有不可犯色，王甚敬憚，吏人稱焉。歲餘，卒官。子公挺嗣。

裔從祖詵，字令世，誕弟休之子也。休字紹則，散騎常侍。詵與族兄靈、族弟熙等俱被徵，事在高允《徵士頌》。詵位中書侍郎、京兆太守。

詵從祖弟善見，位趙郡太守。

善見子顯進，位州主簿、濮陽太守。

顯進子暵，字暉道，位相州中從事、步兵校尉，贈殷州刺史。

暵子普濟，學涉有名，性和韵，位濟北太守，時人語曰"入粗入細李普濟"。武定中，位北海太守。

李育

暵弟育，字仲遠，位相州防城別將，以拒葛榮之勳，賜爵趙郡公。後除金紫光禄大夫，卒，贈都官尚書，謚曰貞。

子愔，襲，與從父兄普濟并應秀才舉，時人謂其所居爲秀才村。愔位太子舍人。

李肅

愔族叔肅，字彦邕，位員外常侍。初諂附侍中元暉。後以左道事侍中穆紹。常裸身被髮，畫腹銜刀，於隱屏處爲紹求福。故紹愛之，薦爲黄門郎。性酒狂，從靈太后幸江陽王繼第，侍飲頗醉，言辭不遜，抗辱太傅、清河王懌。爲有司彈劾，太后恕之。卒於夏州刺史。

勞，加官位上開府。到隋文帝接受禪讓時，任鴻臚卿，晋封爵位高都郡公。

到晋王楊廣外出鎮守并州時，任子雄爲河北行臺兵部尚書。皇上對他説："我的兒子既小，你兼備文武的才能，現在以誠心相委托，我没有顧望北方的憂慮了。"子雄叩首流淚，發誓捨命報效。子雄任官正直，剛直有不可冒犯的威嚴，晋王非常敬畏他，官民稱道他。一年多後，任職時去世。兒子公挺繼承了爵位。

李裔父親的堂兄弟李詵，字令世，是李誕的弟弟李休的兒子。李休字紹則，官居散騎常侍。李詵與族兄李靈、族弟李熙等一起被徵召，事迹在高允的《徵士頌》裏。李詵官居中書侍郎、京兆太守。

李詵同曾祖的弟弟善見，官居趙郡太守。

善見的兒子顯進，官居州主簿、濮陽太守。

顯進的兒子李暵，字暉道，官居相州中從事、步兵校尉，賜贈殷州刺史。

李暵的兒子普濟，廣學博覽有名聲，一向文雅有風度，官居濟北太守，當時人編的諺語説"粗中有細李普濟"。武定年間，官居北海太守。

李暵的弟弟李育，字仲遠，官居相州防城別將，因爲抗拒葛榮的功勳，賜封爵位趙郡公。後來任金紫光禄大夫，去世後，賜贈都官尚書，謚號爲貞。

兒子李愔繼承了爵位，與堂兄普濟都被舉薦爲秀才，當時人稱其所居住的村爲秀才村。李愔官居太子舍人。

李愔的族叔李肅，字彦邕，官居員外常侍。起初逢迎趨附侍中元暉。後來以邪門旁道奉事侍中穆紹。經常光着身子散披頭髮，在腹部作畫口中叼着刀子，在隱蔽的地方爲穆紹求福。因此穆紹寵愛他，舉薦爲黄門郎。一向縱酒使氣，跟隨靈太后到江陽王元繼的住宅，陪從宴飲頗醉，談吐傲慢無禮，頂撞侮辱太傅、清河王元懌。被有關部門彈劾，太后寬恕了他，任夏州刺史時

肅從弟曒，字景林，有學識，位廷尉少卿，贈齊州刺史，謚曰宣。子慎，武定中，位東平太守。

李仲琁

曒從弟仲琁，司徒左長史、恒農太守。先是宫、牛二姓阻險爲害，仲琁示以威惠，即并歸伏。累遷左光禄大夫。天平初，遷都於鄴，以仲琁爲營構都將，進號衛大將軍。出爲兗州刺史，還除將作大匠，所歷并著聲績。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子希良，侍御史。

李煥　李密

煥，字仲文，小字醜瓌，中書侍郎盛弟隆之後也。隆字太彝，位阜城令。隆生蓨縣令謀。謀生始平太守景，名犯太祖元皇帝諱。景生東郡太守伯應。伯應生煥。

煥有幹用，與酈道元俱爲李彪所知。恒州刺史穆泰據代都謀反，煥以書侍御史與任城王澄推究之。煥先驅至州，宣旨曉喻，乃執泰等。景明初，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歸附，煥以司空從事中郎爲軍司馬，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迎接，仍行揚州事，賜爵容城伯。及荆蠻擾動，敕煥兼通直散騎常侍慰勞之，降者萬餘家。除梁州刺史。時武興氐楊集起舉兵作逆，敕假煥平西將軍，督别將大破集起軍。又破秦州賊吕苟兒，及斬氐王楊定。還朝，遇患卒，贈幽州刺史，謚曰昭。

子密，字希邕，少有節操。母患積年，名醫療之不愈，乃精習經方，洞閑針藥，母疾得除。由是以醫術知名。屬尒朱兆弑逆，與勃海高昂爲報復計。後從神武，封容城縣侯，位襄州刺史。

去世。

李肅的堂弟李曒，字景林，有學問見識，官居廷尉少卿，賜贈齊州刺史，謚號爲宣。兒子李慎，武定年間，官居東平太守。

李曒的堂弟仲琁，官居司徒左長史、恒農太守。先前宫、牛兩姓憑恃險要爲害，仲琁向他們展示武威與恩惠，即刻全部歸順降伏。屢經升遷爲左光禄大夫。天平初年，遷都到鄴城。任仲琁爲營構都將，晋升官爵名號衛大將軍。出任兗州刺史，回來任將作大匠，所歷之官名譽政績都受到稱道。去世後，賜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兒子希良，官居侍御史。

李煥，字仲文，小字醜瓌，是中書侍郎李盛的弟弟李隆的後代。李隆字太彝，官居阜城令。李隆生蓨縣令李謀。李謀生始平太守李景，名冒犯太祖元皇帝名諱。李景生東郡太守伯應。伯應生李煥。

李煥有才幹，與酈道元一起被李彪賞識。恒州刺史穆泰擁據代都謀反，李煥以書侍御史的身份與任城王元澄去審查他。李煥先馳馬到州，宣布聖旨明白勸導，於是拘捕穆泰等。景明初年，南齊豫州刺史裴叔業率壽春歸附，李煥以司空從事中郎的身份任軍司馬，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迎接，依舊行揚州事，賜封爵位容城伯。到荆蠻騷擾時，敕命李煥兼通直散騎常侍慰撫他們，投降的有一萬多家。任梁州刺史。當時武興氐族人楊集起起兵叛逆，敕命假李煥平西將軍，率偏將大敗集起的軍隊。又擊敗秦州叛賊吕苟兒，并斬殺氐族王楊定。返回朝廷，染疾去世，賜贈幽州刺史，謚號爲昭。

兒子李密，字希邕，年幼時就有節操。母親患病多年，名醫不能治愈她，於是精心研習藥方，通曉施針用藥，母親的疾病得以根除。因此以醫術知名。適逢尒朱兆弑君叛逆，與勃海人高昂策劃應對的計謀。後來跟隨神武，封爵容城縣侯，官居襄州刺史。

李義深　李騊駼　李政藻

李義深，趙郡高邑人也。祖真，字令才，位中書侍郎。父紹，字嗣宗，殷州别駕。

義深有當世才用，而心胸險峭，時人語曰："劍戟森森李義深。"初以殷州别駕歸齊神武，再遷鴻臚少卿。見尒朱兆兵盛，叛歸之。兆平，神武恕其罪。遷齊州刺史，好利，多所受納。轉行梁州刺史，爲陽夏太守段業告其在州聚斂，被禁止。卒於禁所。

子騊駼，有才辯，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陳人稱之。後爲壽陽道行臺左丞，與王琳同陷陳。周末逃歸。隋開皇中爲永安郡太守、絳州長史，卒。

子政藻，明敏有才幹。騊駼没陳，政藻時爲開府行參軍，判集書省事，便謝病解職，居處若在喪禮，人士稱之。開皇中，歷尚書工部員外郎，卒於宜州長史。

騊駼弟文師，歷中書舍人，齊郡太守。

李義深，是趙郡高邑人。祖父李真，字令才，官居中書侍郎。父親李紹，字嗣宗，官居殷州别駕。

義深有用世的才幹，却心胸陰險，當時人編的諺語説："陰險刻薄李義深。"起初以殷州别駕的身份歸順齊神武，又升任鴻臚少卿。見尒朱兆兵强盛，叛變歸附他。尒朱兆平定後，神武寬恕了他的罪過。調任齊州刺史，喜愛財利，受了許多賄賂。遷職行梁州刺史，陽夏太守段業告發他在州中收刮財貨，被囚禁。在囚禁之所去世。

兒子騊駼，有才智機辯。官兼通直散騎常侍，訪問陳朝。陳朝人稱道他。後來任壽陽道行臺左丞，與王琳一道陷落陳朝。北周末年逃回。隋朝開皇年間任永安郡太守、絳州長史，不久去世。

兒子政藻，聰明機敏有才幹。騊駼陷入陳朝期間，政藻當時任開府行參軍，判集書省事，於是托病解除官職，起居如同在居喪之禮中，人們稱道他。開皇年間，歷任尚書工部員外郎，任宜州長史時去世。

騊駼的弟弟文師，歷任中書舍人，齊郡太守。

李同軌

義深弟同軌，體貌魁岸，腰帶十圍，學綜諸經，兼該釋氏，又好醫術。年二十，舉秀才，再遷著作郎，典儀注，修國史，遷國子博士。興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梁。梁武深耽釋學，遂集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槃大品經》，引同軌豫席，兼遣其朝士并共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爲善。

盧景裕卒，齊神武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甚嘉禮之。每旦入授，日暮始歸，緇素請業者，同軌夜爲解説，四時恒爾，不以爲倦。卒，時人傷惜之，神武亦嗟悼之。贈瀛州刺史，謚曰康。

義深的弟弟同軌，體態容貌魁梧高大，束腰的帶子有十圍之長，治學衆經，兼備佛學，又喜愛醫術。年紀二十歲時，薦舉爲秀才，再升任著作郎，主掌儀節，修撰國史，升任國子博士。興和年間，兼通直散騎常侍，出使蕭梁。梁武專注佛學，於是在他的愛敬、同泰二寺召集名僧，講論《涅槃大品經》，招致同軌列席與會，同時派他的朝廷之士都一起往觀旁聽，同軌辯論詰難很久，出家之人與世俗之人都認爲不錯。

盧景裕去世後，齊神武招致同軌在學館教授衆公子，對他十分贊賞禮待。每天早上入館教授，黄昏時纔回去，僧俗請教學業的，同軌晚上爲他們講解，四季長期如此，從不懈怠。去世後，當時人悲傷痛惜他，神武也哀嘆悼念他。賜贈瀛州刺史，謚號爲康。

同軌弟幼舉，安德太守，以貪污棄市。

同軌的弟弟幼舉，官居安德太守，因貪污斬首於市。

幼舉弟之良，有幹用，位金部郎中。

幼舉的弟弟之良，有才幹，官居金部郎中。

李幼廉

之良弟幼廉，少寡欲，爲兒童時，初不從人家有所求請。嘗故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强付，輒擲之地。州牧以其蒙幼而廉，故以名焉。性聰敏，累遷齊文襄驃騎府長史。文襄薦爲濟州儀同府長史，又遷瀛州長史。齊神武行經冀部，總合河北六州文籍，商榷户口增損，親自部分，多在馬上徵責文簿，指影取備，事非一緒。幼廉應機立成，恒先期會，爲諸州準的。神武深加慰勉，仍責諸人曰："碎卿等諸人，作得李長史一脚指不?"是時諸人并謝罪，幼廉獨前拜恩，觀者咸嘆美之。神武還并州，以告文襄，文襄喜，謂人曰："吾足知人矣!"

之良的弟弟幼廉，年幼時就少欲，在兒童時代，始終不向他人有什麼請求。曾經故意將貴重財物給予他，終究不納取，强行付與他，便扔到地上。州牧由於他蒙昧幼稚就不苟取，因此用幼廉來給他命名。生性聰明機敏，累經升遷爲齊文襄的驃騎府長史。文襄薦舉爲濟州儀同府長史，又升爲瀛州長史。齊神武路過冀部，彙集聚合黄河以北六州的文簿賬册，研究户口的增減情况，親自部署，大多在馬背上徵求文册簿籍，斥責隱瞞的選取完備的，事非一個頭緒。幼廉當機即成，總是在約定的時間之前實施政令，成爲各州的標準。神武深深加以勉勵，且責備衆人道："聚集你們這些人，做得了李長史的一個脚趾頭不?"這時衆人都道歉，祇有幼廉走向前謝恩，看到的人都贊美他。神武返回并州，將此告訴文襄，文襄欣喜，對人說："我足以能鑒察人啊!"

文襄嗣事，除霸府掾。時以并州王政所基，求好長史，舉者多不見納。後因大集，謂陳元康曰："我教你好長史處，李幼廉即其人也。"遂命爲并州長史。常在文襄第内，與隴西辛術等六人，號爲館客。天保初，除太原郡太守。文宣嘗與語及楊愔，誤稱爲楊公，以應對失宜，除濟陰郡守。累遷太僕大司農二卿、趙州大中正、大理卿，所在稱職。

文襄繼承了大業，任他爲霸府掾。當時由於并州是國君政令憑藉的地方，徵求好的長史，被薦舉的多不被選取。後來通過大聚會，對陳元康說："我告訴你好的長史在哪裏，李幼廉就是這個人。"於是任命爲并州長史。經常在文襄的住宅裏，與隴西人辛術等六人，號稱爲門客。天保初年，任太原郡太守。文宣曾與他談到楊愔，失誤稱作楊公，由於對答失當，任濟陰郡守。屢經升遷爲太僕大司農二卿、趙州大中正、大理卿，所到之處都稱職。

後主時，和士開權重，百僚盡傾，幼廉高揖而已，由是出爲南青州刺史。主簿徐乾富而暴横，歷政不能禁。幼廉初至，因其有犯，收繫之。乾密通疏，奉黄金百挺、妓婢二十人，幼廉不受，遂殺之。罷還鄴。祖孝徵執政，求紫石英於幼廉，以其南青州所出。幼廉辭無好者，固請，乃

後主時，和士開掌握大權，百官全部傾服，幼廉抱拳高舉作揖罷了，因此出任南青州刺史。主簿徐乾富有而殘暴横行，歷任執政者不能禁止。幼廉剛到任，趁其有觸犯，收捕了他。徐乾想暗中疏通，奉送黄金百挺、歌舞女藝人二十，幼廉不接受，終於殺了他。任滿返回鄴都。祖孝徵當政，向幼廉求取紫石英，因爲它出自南青州。幼廉推辭没有好的，堅决要求，纔給了二

與二兩。孝徵有不平之言，或以告幼廉。幼廉抗聲曰："李幼廉結髮從宦，誓不曲意求人。天生德于予，孝徵其如予何？假欲挫頓，不過遣向并州耳。"時已授并省都官尚書，辭而未報，遂發敕遣之。齊末官至三品已上，悉加儀同，獨不沾此例，語人曰："我不作儀同，更覺爲榮。"卒，贈吏部尚書。

兩。孝徵有不滿的言論，有人將這告訴了幼廉。幼廉高聲道："李幼廉剛成年就從政，立誓不曲意求人。老天爺在我身上生了這樣的品德，孝徵將把我怎麽樣？假使想摧折損傷我，不過遣往并州罷了。"當時已任并省都官尚書，推辭的請求還没有得到批覆，於是發命差遣他去并州。北齊末年官至三品以上的，全部加官儀同，衹有他不享受此例，對人説："我不做儀同，更覺得以此爲榮。"去世後，賜贈吏部尚書。

李神威

義深族弟神威，幼有風裁，家業《禮》學，又善音樂，撰集樂書近百卷，卒於尚書左丞。

義深的族弟神威，年幼時就有風度神采，繼承了家傳的學業《禮》學，又擅長音樂，編集樂書近百卷，任尚書左丞時去世。

李翥

又有李翥，字彦鴻，世居柏仁，弱冠以文章知名。仕齊，位東平太守。後待詔文林館，除通直散騎常侍，聘于陳。晚節頗以貪酒爲累。貧無居宅，寄止佛寺中。嘗著巾帔，終日對酒，招致賓客，風調詳雅。

翥從兄子朗，才辭翥之亞，兼有吏能，位中書舍人。

又有李翥，字彦鴻，世代居住柏仁，剛成年時就因爲文章博學而知名。在北齊做官，官居東平太守。後來待詔文林館，任通直散騎常侍，訪問陳朝。晚年很受貪酒的連累。貧困没有住宅，寄居佛寺中。經常着頭巾和披肩，成天對酒而食，招徠賓客，品格情調安祥温雅。

李翥堂兄的兒子李朗，才氣辭章僅次於李翥，兼有爲政的才能，官居中書舍人。

論曰：古人云"燕、趙多奇士"，觀夫李靈兄弟，并有焉。靈則首應弓旌，道光師傅；順則器標棟幹，一時推重；孝伯風範鑒略，蓋亦過人。各能克廣門業，道風不殞，餘慶之美，豈非此之謂乎？至如元忠之倜儻從横，功名自卒；季初之家風素業，昆季兼舉。有齊之日，雅道方振。憲之子弟，特盛衣纓，豈唯戚里是憑，固亦文雅所得。安世識具通雅，時幹之良。瑒以豪俊達，郁則儒博顯，謐之高逸，固可謂世有人焉。義深弟兄，人位兼美，子雄才官，不替門緒，茂矣。

論曰：古人説"燕、趙之地多奇士"，觀看那李靈兄弟，都是這樣的人。李靈則最先接受徵聘，使教師之道得到發揚和傳頌；李順則器能顯出爲棟梁才幹，被當代推崇；孝伯的風度氣派識見才略，總的來説也超過常人。各人能光大家業，使道德風操不喪失，積德行善造福子孫之美，難道不就是説的這嗎？至於元忠豪爽灑脱恣意縱横，自成功名；季初有家族傳統的作風繼承了儒業，兄弟都取得了成功。北齊期間，正道方興。李憲的後輩，官運特别興盛，哪裏衹是憑藉外戚的地位，本來也是靠自己的文才所獲得的。安世見識通達高雅，有治世幹才之賢良。李瑒由於才智傑出通達，李郁則因學問淵博顯貴，李謐的高隱，當然可以稱得上當代有傑出的人物。義深兄弟，職位都不錯，子雄爲有才能的官吏，家門的世系不衰落，昌盛啊。

北史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二

游雅（從祖弟）明根　高閭　趙逸（兄子）琰　胡叟　胡方回　張湛
段承根 宗欽　闞駰　劉延明　趙柔　索敞　宋繇（玄孫）遊道　江式

游雅

游雅，字伯度，小名黄頭，廣平任人也。太武時，與勃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後使宋，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進爵爲侯。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爲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徵爲秘書監，委以國史之任，竟無所成。

游雅，字伯度，小名黄頭，是廣平任地人。太武在位時，與勃海人高允等都著名，徵召爲中書博士。後來出使劉宋，任散騎侍郎，賜封爵位廣平子。逐漸升任太子少傅，領禁兵，晋封爵位爲侯。接受詔命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法制。出任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潔，推行了不少德政。徵召爲秘書監，將修撰國史的任務委任給他，最終没有什麽成果。

雅性剛戇，好自矜誕，凌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爲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黄頭。"其貴己賤人，皆此類也。允著《徵士頌》，殊重雅。雅因議論長短，忿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卒，贈相州刺史，謚曰宣侯。

游雅生性倔犟迂愚，喜歡自大狂妄，凌駕他人。高允推重游雅的文章博學，但游雅輕視高允的才幹，高允性格温柔寬厚，不因此忌恨。高允將與邢氏聯姻，游雅勸説高允娶他的同族人，高允没有聽從。游雅説："人家看重的河間的邢氏，不能超過廣平的游氏，人家自己嫌棄伯度，我自己敬重黄頭。"他看重自己輕視别人，都諸如此類。高允撰寫的《徵士頌》，特别推重游雅。游雅因評論人物優劣之事，憎恨儒士陳奇，於是陷害陳奇以致被族滅。評論者深深譴責他。去世後，賜贈相州刺史，謚號爲宣侯。

游明根　游肇　游祥

明根，字志遠，雅從祖弟也。祖鱓，慕容熙樂浪太守。父幼，馮跋假廣平太守。

明根，字志遠，是游雅同曾祖的弟弟。祖父游鱓，官居慕容熙的樂浪太守。父親游幼，官居馮跋的假廣平太守。

明根幼年遭亂，爲櫟陽王氏奴。主使牧羊，明根以漿壺倩人書字路

明根幼年遭遇動亂，爲櫟陽王氏的奴隸，主人讓他放羊，明根用水壺請托人將字寫在路

邊，書地學之。長安鎮將竇瑾見之，呼問，知其姓名，乃告游雅。雅使人贖之，教書。年十六，辭雅歸鄉里，於白渠坎爲窟，讀書積歲。雅稱薦之，太武擢爲中書學生。性寡欲，綜習經史。

文成踐阼，爲都曹主書。帝以其敬慎，每嗟美之。假員外散騎常侍、安樂侯，使宋。宋孝武稱其長者，迎送禮加常使。獻文時，累遷東兖州刺史，封新泰侯，爲政清平。孝文時爲儀曹長，清約恭謹，號爲稱職。歷儀曹尚書，加散騎常侍。遷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尚書如故，隨例降侯爲伯。又參定律令，屢進讜言。

明根以年逾七十，表求致仕，優詔許之。引入陳謝，悲不自勝，帝言別殷勤，仍爲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行禮辟雍，賜步挽一乘，給上卿禄，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以定律令，賜布帛等。歸本郡，又賜安車、兩馬、幄帳、被褥。車駕幸鄴，明根朝于行宮，優詔賜以穀帛，敕太官備送珍羞，爲造甲第。國有大事，恒璽書訪之。舊疾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卒於家，宣武吊祭贈賵甚厚，贈光禄大夫，金章紫綬，謚靖侯。

明根歷官内外五十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孝文初，明根與高閭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閭以才筆，時侮明根。世號“高游”焉。

子肇襲，字伯始，孝文賜名焉。博綜經史。孝文初，爲内秘書侍御中

邊，自己在地上學着描繪它。長安鎮將竇瑾看到後，喊來詢問，知道了他的姓名，便告訴游雅。游雅派人贖了他，教他念書寫字。年紀十六歲時，告别游雅回到鄉里，在白渠挖了一個土室，讀書多年。游雅舉薦他，太武提升他爲中書學生。禀性少欲，博習經史。

文成登位後，任都曹主書。皇帝因爲他恭敬謹慎，常贊美他。假員外散騎常侍、安樂侯，出使劉宋。宋孝武稱道他是德高望重的人，迎接送别的禮節高於平常的使者。獻文時期，屢經升遷爲東兖州刺史，封爵新泰侯，理政廉潔公正。孝文時期任儀曹長，廉潔節儉恭敬謹慎，號稱守職。歷任儀曹尚書，加官散騎常侍。升任大鴻臚卿、河南王元幹師，任尚書照舊，按例降侯爵爲伯爵。又參預確立法令，頻頻進呈直言。

明根因爲年齡過了七十，上表請求辭職，詔令褒美贊賞同意了他的請求。招致入宫致謝，悲不自勝，皇帝的言語格外情意深厚，且爲之流淚，賞賜青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品。那年，尊奉司徒尉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在太學拜行禮節，賞賜用人力拉的步挽車一乘，給予上卿的俸禄，提供吃的食物，太官每月到其住宅奉送。因爲制定法令的功勞，賞賜布帛等。返回本郡，又賞賜可以坐乘的小車、兩匹馬、帷帳、被褥。皇上到鄴城，明根在行宫朝見，詔令褒美嘉獎并賞賜穀物絲帛，敕命太官備送珍美的肴饌，爲他建造豪華的宅第。國家有重要事情，皇帝總是下詔書向他咨詢。舊病復發，皇上親手寫詔書詢問疾病，太醫送去藥物。在家中去世，宣武親自吊祭贈送很豐厚的財物，賜贈光禄大夫，黄金印章和繫印的紫色綬帶，謚號靖侯。

明根在朝廷内外歷任官職五十多年，立身處世仁愛温和，與人交往禮貌謙讓，當時的輿論推重他。孝文初年，明根與高閭因爲是儒士長者有學問，受到特别禮待，公私來往，常相追隨，但高閭憑有寫詩作文的才能，不時輕慢明根。世間號稱“高游”。

兒子游肇繼承了爵位，字伯始，孝文賜給他名。博通經史。孝文初年，任内秘書侍御中散，

散，稍遷典命中大夫。車駕南伐，肇表諫，不納。尋遷太子中庶子。肇謙素敦重，文雅見任。以父老，求解官扶侍。孝文欲令禄養，出爲本州南安王楨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薨，復爲高陽王雍鎮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爲政清簡，加以匡贊，歷佐二王，甚有聲績。以父憂解任。復授黄門侍郎，兼侍中，爲畿内大使，黜陟善惡，賞罰分明。歷太府、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黄門如故。肇儒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莫非傷風敗俗。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恕。尚書令高肇，宣武之舅，百僚懾憚，以肇名與己同，欲令改易。肇以孝文所賜，執志不許，高肇甚銜之，宣武嘉其剛梗。

逐漸升任典命中大夫。皇帝南下親征，游肇上表諫阻，没有采納。不久升任太子中庶子。游肇謙恭恬淡敦厚莊重，温文爾雅受到信任。因爲父親年邁，請求辭職服侍。孝文想讓他以俸禄供養，出任本州南安王元楨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逝世後，又任高陽王元雍鎮北府長史，任太守照舊。理政清廉簡約，加以匡正輔佐，歷輔兩王，很有聲譽功績。因爲父親守喪解職。又任黄門侍郎，兼侍中，任畿内大使，黜退壞的官員晋升好的官員，賞罰分明。歷任太府、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黄門照舊。游肇爲儒士，時常注重禮教，以法制裁所糾舉的，没有一個不是傷風敗俗的。執法仁明公平，斷案儘量憐憫寬恕。尚書令高肇，是宣武的舅舅，百官畏懼，因爲游肇的名與自己相同，想讓他改名。游肇認爲其名爲孝文所賜，執意不同意，高肇對他十分懷恨，宣武贊賞他剛正梗直。

盧昶之在朐山也，肇諫曰："朐山蕞爾，僻在海濱，於我非急，於賊爲利。如聞賊將屢以宿豫求易朐山，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爲大。"帝將從之，尋而昶敗。還侍中。梁軍主徐玄明斬其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首，以郁州内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以爲不宜勞師争海島之地，帝不納。及大將軍高肇伐蜀，肇又陳願俟後圖，又不納。

盧昶在朐山時，游肇上諫道："朐山很小，在海邊偏僻之地，對我來説無關緊要，對賊來説有利了。而聽説賊首多次用宿豫求换朐山，拿着這無用的地盤，恢復那原有的疆土，戰事及時消解，其利較之是大的。"皇帝將聽從他的意見，旋即盧昶失敗。升任侍中。蕭梁的一軍主將徐玄明將他的青、冀二州刺史張稷斬首，率郁州歸附朝廷。朝廷商議派兵往援，游肇上表認爲不應使軍隊勞累去争奪海島之地，皇帝不采納。到大將軍高肇征討蜀地時，游肇又陳辭請求等待以後圖謀，又不采納。

明帝即位，還中書令、相州刺史，有惠政。再遷尚書右僕射。肇於吏事斷决不速，主者諮呈反覆，至於再三，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迴撓，方正之操，時人服之。及元叉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懌，乃集公卿會議其事。於時，群官莫不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以爲不可，終不下署。卒，謚文貞公。

明帝登位後，升任中書令、相州刺史，有德政。再次升任尚書右僕射。游肇處理政事不是很快决斷，主管者與諮呈官往返，至於再三，一定窮究事情之理，然後下筆處理。儘管寵貴權勢請托，他始終不屈服，正直無邪的節操，爲當時人敬服。到元叉廢黜靈太后時，將加害太傅、清河王元懌，便召集公卿聚會商議此事。在那時，群官無不失態變色順從其旨意，惟獨游肇高聲而言，認爲不行，終究没有下到官署處理。去世後，謚號爲文貞公。

肇外寬柔，内剛直，耽好經傳，

游肇外表寬緩和柔，内心剛强正直，特别愛

手不釋書。善《周易》、《毛詩》，尤精《三禮》。爲《易集解》，撰《冠婚儀》、《白珪論》，詩賦表啓凡七十五篇。謙廉不競，曾撰《儒碁》，以表其志。清貧寡欲，資仰俸禄而已。爲廷尉時，宣武嘗敕肇有所降恕，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及明帝初，近侍群官預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以下并加封，封肇文安縣侯。肇獨曰："子襲父位，今古之常，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

子祥，字宗良，頗有才學。襲爵新泰伯，位國子博士，領尚書郎中。明帝以肇昔辭文安之封，復欲封祥，祥守其父志，卒不受。又追論肇前議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侯。卒，贈給事黄門侍郎、幽州刺史，謚曰文。

好儒家典籍經傳，手不釋卷。通曉《周易》、《毛詩》，尤其精通《三禮》。作《易集解》，著《冠婚儀》、《白珪論》，詩賦表啓共七十五篇。謙恭廉正不争逐，曾著《儒碁》，用來表白他的志向。清貧少欲，生活來源憑藉俸禄罷了。任廷尉時，宣武曾敕命游肇有所減罪寬恕，堅守固執而不聽從，説："陛下自能寬恕，怎能命我徇情枉法呢！"他堅持己見就像這樣。到了明帝初年，親近侍從和百官參與恭迎的，從侍中崔光往下都受到加封，封游肇文安縣侯。惟獨游肇説道："兒子繼承父親的地位，是古今的常事，憑藉這一點而獲得加封，將怎麽自居?"堅决推辭不接受。評論者推崇他。

兒子游祥，字宗良，很有才能學問。繼承了爵位新泰伯，官居國子博士，領尚書郎中。明帝因爲游肇從前推辭文安的封爵，又想封給游祥，游祥固守他父親的意願，終究不接受。又追加評定游肇以前議論清河王，堅守正義毫不屈服，於是封游祥高邑縣侯。去世後，賜贈給事黄門侍郎、幽州刺史，謚號爲文。

高閭

高閭，字閻士，漁陽雍奴人也。五世祖原，晋安北將軍、上谷太守、關中侯，有碑在薊中。祖雅，少有令名，位州别駕。父洪，字季願，位陳留王從事中郎。閭貴，乃贈幽州刺史、固安貞子。

閭早孤，少好學，博綜經史，下筆成章。少爲車子，送租至平城，修刺詣崔浩。浩與語奇之，使爲謝中書監表。明日，浩歷租車過，駐馬呼閭，諸車子皆驚。閭本名驢，浩乃改爲閭，而字焉，由是知名。和平末，爲中書侍郎。文成崩，乙渾擅權，内外危懼，文明太后臨朝誅渾，引閭與中書令高允入禁中參决大政，賜爵安樂子。與鎮南大將軍尉元南赴徐州，以功進爵爲侯。獻文傳位，徙御崇光宫，閭表上《至德頌》。高允以閭文

高閭，字閻士，是漁陽雍奴人。五世祖高原，官居晋朝的安北將軍、上谷太守、關中侯，在薊中有石碑。祖父高雅，年少時有美名，官居州别駕。父親高洪，字季願，官居陳留王的從事中郎。高閭顯貴後，便賜贈幽州刺史、固安貞子。

高閭早年成爲孤兒，年少好學，博通經史，下筆成章。年少時作爲駕車的人，送租到平城，置備名帖拜見崔浩。崔浩與他交談認爲他卓異不凡，讓他作酬答中書監的表文。第二天，崔浩經過送租車時，停馬喊高閭，衆車夫都感到吃驚。高閭本名驢，崔浩便改名爲閭，并爲他取了字，因此知名。和平末年，任中書侍郎。文成逝世，乙渾獨攬大權，朝廷内外恐懼不安，文明太后臨朝聽政誅殺乙渾，召高閭與中書令高允進入宫中參與决策要政，賜封爵位安樂子。和鎮南大將軍尉元南往徐州，因功進封爵位爲侯。獻文傳位後，皇帝出行到崇光宫，高閭上表《至德頌》。

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爲獻文所知，參論政事。

高允認爲高閭的文章文辭豐贍卓越，薦舉他代替自己，於是被獻文所賞識，參與議論政事。

承明初，爲中書令、給事中，委以機密。文明太后甚重閭，詔令書檄碑銘贊頌皆其文也。太和三年，出師討淮北，閭表諫，陳四疑，請時速返旆。文明太后曰："六軍電發，有若摧朽，何慮四難也！"遷尚書、中書監。淮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祿，閭表以爲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奸情，清者不能自保，詔從閭議。

承明初年，任中書令、給事中，委任他機要大事。文明太后非常器重高閭，詔書命令書函檄文碑銘贊頌都是他所作的。太和三年，出兵征討淮水以北地區，高閭上表諫阻，陳述四點疑難，請求即刻回師。文明太后說："國家的軍隊如閃電出擊，有如摧枯拉朽，四點疑難又有什麼擔憂的！"升任尚書、中書監。淮南王元他上奏請求按舊例斷絶俸禄，高閭上表認爲如果不頒發俸禄，那麼貪婪的縱恣奸心，清廉的不能自己維持生計，詔令聽從高閭的建議。

孝文又引見王公以下於皇信堂，令辯忠佞。閭曰："佞者飾知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皦然可知。"帝曰："玉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境，豈是皦然易明哉？或有托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如楚之子綦，後事雖忠，初非佞也？"閭曰："子綦諫楚，初雖隨述，終致忠言，此適欲幾諫，非爲佞也。子綦若不設初權，後忠無由得顯。"帝善閭對。

孝文又在皇信堂召見王公以下官員，讓他們辯論忠奸的區别。高閭說："奸佞者裝着有智慧去騙人處事，忠貞者發自内心來追隨正道，猶如玉和石頭，清楚明白可辨知。"皇帝說："玉和石頭同一物體而不同名稱，忠與奸不同名稱而同一事理。尋求它們相同的地方，便得到它們所以差異的地方；推尋它們的差異之處，便失去了它們所以相同的地方。它們來源於同與異之間，交錯着忠與奸的境界，哪裏是那麼清楚容易辨明的呢？或者有人托付奸佞用來成就忠貞，或者有人假藉忠貞用來掩飾奸佞，例如楚國的子綦，後來的事情雖然是忠貞的表現，開始時難道不是奸佞嗎？"高閭說："子綦勸諫楚王，開始時附和叙説，但最終表達了忠言，這是順其欲好婉言勸諫，不是奸佞的表現。子綦如果開始不設權宜之計，後來的忠貞就没有辦法能够顯現了。"皇帝贊許高閭的應答。

後上表曰：

後來上表道：

臣聞爲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功以威之；人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賞罰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剋。北

我聽説治國之道，它有五個重要的方面：一是文德，二是武功，三是法度，四是防固，五是刑賞。因此遠方之民不順服，便修治文德來使他們歸附；荒遠狡詐之徒逆命，便施行武力來威鎮他們；人民不懂得如何作戰，便制訂法律來整治他們；殘暴的敵人輕率侵犯，便設防固守來抵禦他們；遇到事變要能制服，便嚴明賞罰來勉勵人們。因而能開闢國土安定四方，戰無

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内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室家并至，奔則與畜牧俱逃。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鬥，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理宜然也。

不勝。北狄强悍愚昧，如同禽獸，所擅長的是野戰，所短缺的是攻城，如果利用北狄所短缺的，消除掉他們所擅長的，那麽儘管人多不能成爲禍患，儘管來犯不能威脅内地。又北狄散居山野草澤，跟隨水草遷徙，作戰時則與家室同來，逃跑時則與牲畜俱奔。因此古人征伐北方，驅除其侵犯擄掠罷了。歷代成爲邊患的原因，實在是由於他們行動迅急變化不定的緣故。六個邊鎮勢力分散，敵人衆多難以争戰，相互圍逼，難以制服他們。從前周天子令南仲，在那北方築城，趙靈、秦始，修築長城，漢朝的孝武，繼承他前代的事業。這四代的國君，都是帝王中的雄傑，所以同興此勞役的原因，不是智略不高，兵力不足，而是防禦北狄的重大事情，理所當然應該這樣。

今故宜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施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始必懲。又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於苑内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刀楯，二萬人專習騎矟。修立戰場，十日一習。采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敵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兵器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郡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倉庫，隨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

因此如今應當在六個邊鎮的北面修築長城，用來抵禦北寇，儘管有暫時勞作的辛勤，却有一勞永逸的好處。就在險要的地方，處處開門，在門邊建造小城，根據情形安排退敵的方法，多設置弓弩。狄人來犯，有城可以據守，有兵可以捍衛。敵既無法攻城，鄉野擄掠没有收獲，牧草完了便退走，終究受到懲罰。又應該徵發附近各州威武勇猛的壯士四萬人，同京都二萬人，合計六萬人，作爲武士，在禁苑中設置征北大將軍府，選拔忠誠勇猛有才志的充任其職。下設屬吏，分爲三軍：二萬人專門練習射箭，二萬人專門練習耍刀持盾，二萬人專門練習騎馬用矛。修建戰場，十天一演習。采用諸葛亮的八陣圖陣法，作爲平地禦敵的方法，使他們瞭解武器的使用，明白旌旗的節度。兵器精鋭堅固，一定能抵禦敵寇。讓將領有固定的兵士，兵士有長久的主帥，上下互相信任，晝夜一樣。七月，徵發六郡兵士一萬人，各備軍用器具，敕命禁城以北各屯倉庫，就近舂米，全部送到北方各鎮。到了八月，征北大將軍府所統率的部下，和六個邊

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决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强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軍糧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

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游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游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

鎮的軍隊，直達沙漠以南，揚軍威於沙漠以北。狄人如果來抗拒，與之决戰，如果他們不來，然後在其地分散，去修築長城。計算六個邊鎮之地，東西長不超過千里，如果一人一月能築城三步長，三百人爲三里，三千人爲三十里，三萬人爲三百里，那麽千里之地，强弱搭配，預計十萬人一月必定完成。準備一個月的軍糧，不算多，人們抱着一勞永逸的想法，勞苦點也無怨言。

算來修築長城，它有五個好處：免去流動防守的艱苦，是它的第一個好處；在北邊放牧，没有被搶掠的禍患，是它的第二個好處；登上城墻觀察敵情，以逸待勞，是它的第三個好處；減少邊境防守的憂慮，停止無時無刻的防備，是它的第四個好處；長年可以轉運，能够永不匱乏，是它的第五個好處。

孝文詔曰："比當與卿面論。"

又詔閭爲書問蠕蠕。時蠕蠕國有喪而書不叙凶事。帝曰："卿職典文辭，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對曰："昔蠕蠕主敦崇和親，其子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吊。"帝曰："敬其父則子悦，敬其君則臣悦，卿云不合吊慰，是何言歟?"閭遂免冠謝罪。帝曰："蠕蠕使牟提，小心恭慎，同行疾其敦厚，恐其還北，必被謗誣。昔劉準使殷靈誕，每禁下人不爲非禮事，及還，果被譖訴，以致極刑。今書可明牟提忠於其國，使蠕蠕主知之。"

孝文詔令道："待將與你當面討論。"

又詔令高閭寫書信給蠕蠕。當時蠕蠕國有喪事書信中却不提及喪事。皇帝説："你主管文辭，不論及他們的喪事，如果知道而不寫上，罪責顯然，如果没有考慮到，應該辭却所任職務。"回答説："從前蠕蠕君主崇尚和親，他的兒子屢屢侵犯邊境，按照我的愚鈍之見，認爲不當吊問。"皇帝説："尊敬其父親兒子就高興，尊敬其君主臣子就高興，你説不該吊喪慰問，是什麽話呢?"高閭於是摘下帽子謝罪。皇帝説："蠕蠕的使者牟提，小心恭謹，同來的人怨恨他忠厚，擔心他回北方後，一定受到誹謗誣陷。原來劉準的使者殷靈誕，常禁止手下人不做不合禮節的事情，到返回後，果然被人中傷，招致極刑。今天的書信可以證明牟提忠於他的國家，讓蠕蠕的君主知道這一點。"

是年冬至，大饗群官，孝文親舞於太后前，群臣皆舞。帝乃長歌，仍率群臣再拜上壽。閭進曰："臣聞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孝，聲著一國；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敦行孝道，臣等不勝慶踊，謹上千萬

這年冬至，大宴群臣，孝文親自在太后面前起舞，群臣都隨之起舞。皇帝於是放聲高歌，照舊率領群臣拜了又拜敬酒祝壽。高閭上前説："我聽説大夫行孝，可以和睦一家；諸侯行孝，聲譽顯揚一國；天子行孝，德澤廣被四海。如今陛下篤行孝道，我們臣子不勝歡欣鼓舞，敬上千

歲壽。”帝大悦。又議政於皇信堂，閭曰：“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百揆，願終成其事。”帝曰：“刑法者，王道所用。何者爲法？何者爲刑？施行之日，何先何後？”對曰：“創制立會，軌物齊衆，謂之法；犯違制約，致之於憲，謂之刑。然則法必先施，刑必後著。”帝曰：“《論語》稱：冉子退朝，孔子曰：‘何晏也？’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其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何者爲政？何者爲事？”對曰：“政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綜。”

後詔閭與太常采雅樂以營金石。又領廣陵王師，出除鎮南將軍、相州刺史。以參定律令之勤，賜布帛粟牛馬等。遷都洛陽，閭表諫，言遷有十損，必不獲已，請遷於鄴。帝頗嫌之。

雍州刺史曹武據襄陽請降，車駕親幸懸瓠。閭表諫：洛陽草創，武既不遣質任，必非誠心，帝不納。武果虚詐，諸將皆無功而還。車駕還幸石濟，閭朝於行宫。帝謂曰：“朕往年之意，不欲决征。但兵士已集，恐爲幽王之失，不容中止，遂至淮南。而彼諸將并列州鎮，至無所獲，實由晚一月日故耳。”閭曰：“古攻戰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征，誠應大捷，所以無大獲，良由兵少故也。今京邑甫爾，庶事造創，願陛下當從容伊、瀍，使德被四海。”帝曰：“願從容伊、瀍，實亦不少，但未獲耳。”閭曰：“司馬相如臨終，恨不封禪。今雖江介不賓，然中州地略以盡平，豈可聖明之辰，而闕盛禮？”帝曰：“荆揚未一，豈得如卿言也？”閭以江南非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

萬歲福壽。”皇帝大喜。又在皇信堂商議朝政時，高閭説：“我想到太皇太后的十八條法令，以及敬慕依循聖朝所施行的法令，各方面都考慮周全了，希望最終能成就此事。”皇帝説：“刑罰，是推行王道所用的。什麽叫法？什麽叫刑？施行的時候，誰先誰後？”回答説：“創建各種制度，規範事物治理人民，這就叫法；違犯制度，按法令處置，這就叫刑。既然這樣，那麽法必然先施，刑必然後行。”皇帝説：“《論語》道：冉子退朝，孔子説：‘爲什麽晚了？’答道：‘有政務。’孔子説：‘衹是事務罷了，如果有政務，雖然不用我了，我也會知道的。’什麽是政？什麽是事？”回答説：“政，是皇上所發布的；事，是臣下所推行的。”

後來詔令高閭與太常收集雅樂用來演奏。又領廣陵王師，出任鎮南將軍、相州刺史。由於參與制訂法令的勞苦，賞賜布帛粟牛馬等物。遷都洛陽時，高閭上表勸諫，説遷都有十個方面的損失，必不得已，請遷到鄴城。皇帝對他很不滿。

雍州刺史曹武擁據襄陽請求投降，皇上親臨懸瓠。高閭上表勸諫：洛陽初立都城，曹武既然不派送人質和任子，一定没有誠心，皇帝不采納。曹武果然詐降，衆將領都無功而回。皇上回到石濟，高閭在行宫朝見。皇帝對他説：“我從前的意願，没打算一定要出征。衹是兵士已經集合，恐怕造成幽王那樣的失誤，不能中斷停止，於是到了淮水以南。然而對方衆將領會聚防守州鎮，以致一無所獲，實在是因爲晚了一個月時間的緣故而已。”高閭説：“古時攻戰的法則，兵力多一倍就進攻對方，多十倍就包圍對方，皇上親征，本該大勝，所以没有收獲的原因，實在是因爲兵少的緣故而已。如今京都初建，諸事草創，希望陛下從容伊水、瀍水之間，使德澤廣被四海。”皇帝説：“也願意從容經營伊水、瀍水之間，的確也做了不少，衹是没有收獲罷了。”高閭説：“司馬相如臨終時，抱恨未能參加帝王祭天地的大典。如今儘管長江一帶不臣服，但是中原地區已經全部平定，怎麽能在這聖明之時，却

遠。帝曰："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荆州，此非近中國乎?"

缺乏盛大的禮儀呢?"皇帝說："長江中下游地區未能統一，怎能依照你所說的那樣去做呢?"高閭認爲長江以南不是中原，况且三代的疆界，也并不廣大。皇帝說："淮水到大海是揚州，荆山至衡山以南是荆州，這些不也接近中原嗎?"

及車駕至鄴，孝文頻幸其州館，下詔褒揚之。閭每請本州以自效，詔曰："閭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塵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刺史，令存勸兼行，恩法并舉。"閭以諸州罷從事，依府置參軍，於政體不便，表宜復舊。帝不悦。歲餘，表求致仕，優答不許。徵爲太常卿，頻表陳遜，不聽。又車駕南討漢陽，閭上表諫求迴師，帝不納。漢陽平，賜閭璽書，閭上表陳謝。

等皇上到鄴城時，孝文屢次駕臨他下榻的州中館舍，下詔令贊揚他。高閭常請求出任本州爲朝廷效命，詔令道："高閭在退休的年齡，還求顯貴，衹知進求忘了退讓，玷污了謙遜美德，可貶降名號爲平北將軍。朝廷的老臣，應該滿足其心願，改任幽州刺史，使鑒察與勉勵同行，寬恩與嚴法并用。"高閭認爲各州免去從事官，按府制設立參軍，和政體不適宜，上表認爲應該恢復舊制。皇帝不高興。一年多後，上表請求退休，下詔褒獎答覆不同意退休。徵召爲太常卿，頻頻上表謙讓辭謝，不聽從。又皇上向南親征漢水以北地區，高閭上表勸請回師，皇帝不采納。漢水以北地區平定，賜予高閭詔書，高閭上表致謝。

宣武踐阼，閭累表遜位，優詔授光禄大夫，金章紫綬，使吏部尚書邢巒就家拜授。及辭，引見東堂，賜以肴羞，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舊，告老求歸，帝爲之流涕。優詔賜安車、几杖、輿馬、繒綵、衣服、布帛，事從豐厚。百僚餞之，猶群公之祖二疏也。閭進陟北芒，上《望闕表》以示戀慕之誠。卒于家，謚文貞。

宣武登位，高閭多次上表讓位，下詔褒獎授予光禄大夫，金製的印章和紫色的綬帶，派吏部尚書邢巒到家中拜任。到辭職時，在東堂接見，賜給他美味佳肴，向他咨詢朝廷要政。因爲他是前朝儒生出身的德高望重的老臣，告老請求回歸，皇帝爲之流淚。下詔褒獎賜予安車、坐几手杖、車馬、彩色絲帛、衣裳服飾、布帛，樣樣豐厚。百官爲他餞行，如當年漢宣帝時衆公卿爲疏廣疏受餞行一樣。高閭登上北芒山，呈上《望闕表》用來表達留戀愛慕之衷情。在家中去世，謚號文貞。

閭好爲文章，集四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爲當時所服。閭强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於朝廷廣衆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孝文以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然貪褊矜慢。初在中書，好詈辱諸博士。學生百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受其賄。及老爲二州，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之譽。

高閭喜愛作文章，有文集四十卷。他的文章也屬高允之品類，後來被稱爲二高，受到當時人的敬服。高閭剛强果敢勇於直諫，他在自己房裏，説話的聲音僅能耳聞；當在朝廷廣衆之中時，談論起來就慷慨激昂，沒有人能成爲他的對手。孝文因爲他的温文爾雅的美德，常對他優禮相待。然而高閭貪婪狹隘倨傲輕慢。當初在中書省時，好辱罵衆博士。學生一百多人，對他有所請求的，沒有不收受其賄賂的。到了年老先後任兩個州的刺史時，便變得清廉節儉自我嚴格約

束，有賢能的州郡長官之美稱。

子元昌襲爵，位遼西、博陵二郡太守。

兒子元昌繼承了爵位，官居遼西、博陵二郡太守。

閭弟悦，篤志好學，有美於閭，早卒。

高閭的弟弟高悦，志趣專一愛好學問，名聲比高閭更好，很早去世了。

趙逸

趙逸，字思群，天水人也。父昌，石勒黄門郎。逸好學夙成，仕姚興，歷中書侍郎。後爲赫連屈丐所虜，拜著作郎。太武平統萬，見逸所著，曰："此豎無道，安得爲此言乎！作者誰也？速推之。"司徒崔浩進曰："彼之謬述，亦子雲《美新》，固宜容之。"帝乃止。歷中書侍郎、赤城鎮將，頻表乞免，久乃見許。性好墳典，白首彌勤，年逾七十，手不釋卷，凡所著述，詩賦銘頌五十餘篇。

趙逸，字思群，是天水人。父親趙昌，官居石勒的黄門郎。趙逸好學早成，在姚興那裏做官，歷任中書侍郎。後來被赫連屈丐俘虜，授任著作郎。太武平定統萬時，看到趙逸寫的著作，説："這個小人不行正道，怎麽能寫出這樣的文字來！作者是誰？趕快予以追究。"司徒崔浩進言道："他的謬論，也如子雲的《美新》，因而應當寬容。"皇帝纔罷休。歷任中書侍郎、赤城鎮將，頻頻上表請求免職，很久纔被准許。一向喜愛典籍，老了更加勤奮，年過七十，手不釋卷，所撰寫的文章，詩賦銘頌總共五十多篇。

趙温

逸兄温，字思恭，博學有高名，爲姚泓天水太守。劉裕滅泓，遂没於氐。氐王楊難當稱藩，太武以温爲難當府司馬，卒于仇池令。

趙逸的哥哥趙温，字思恭，博學有盛名，任姚泓的天水太守。劉裕滅姚泓後，便陷落在氐，氐王楊難當自稱藩屬，太武任命趙温爲難當府司馬，任仇池令時去世。

趙琰

温子琰，字叔起。初，苻氏亂，琰爲乳母携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飪熟之節，必親調之。皇興中，京師儉，婢簡粟糶之，琰遇見，切責，敕留輕秕。嘗送子應冀州娉室，從者於路遇得一羊，行三十里而琰知之，令送於本處。又過路旁，主人設羊羹，琰訪知盜殺，卒辭不食。遣人買耜刃，得剩六耜，即命送還刃主。刃主高之，義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

趙温的兒子趙琰，字叔起。起初，苻氏叛亂，趙琰被奶媽帶着逃到壽春，十四歲時纔回。盡孝心和顔悦色奉養父母，烹調之時，一定親自爲他們調味。皇興期間，京都一帶歉收，婢女擇粟出售，趙琰碰見，嚴詞斥責，命留下輕癟的粟。曾經送兒子趙應到冀州聘娶，隨從在路上撿得一隻羊，走了三十里趙琰知道此事後，命將羊送回原處。又在經過的路邊，接待賓客的人用羊肉湯款待他，趙琰探訪得知羊是偷盜來宰殺的，終究推辭不吃。派人購買耜刃，多得了六把耜刃，立刻下令送還給耜刃的主人。耜刃的主人認爲他高尚，大加贊許而不接受，趙琰令將耜刃放下離去。

初爲兖州司馬，轉團城鎮副將。還京，爲淮南王他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葬於舊兆，琰積四十

開始時任兖州司馬，轉任團城鎮副將。返回京都，任淮南王元他府長史。當時控制很嚴，不准越關卡下葬故地，趙琰累積四十多年不能下

餘年不得葬二親。及蒸嘗拜獻，未曾不嬰慕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順，而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遷窆無冀，乃絶鹽粟，斷諸肴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葬焉。

葬父母雙親。到祭祀禮拜供奉時，未嘗不思念牽挂終事。每次在四時的節日，不受子孫慶賀。一年後六十歲，而孝親之思更加深厚，感嘆歲月流逝，遷葬無望，於是禁絶鹽粟，斷了各種肉類食物，僅食麥罷了。八十歲時去世。遷都洛陽後，兒子趙應等便回鄉將他安葬在那裏。

應弟煦，字賓育，好音律，以善歌聞於世，位秦州刺史。

趙應的弟弟趙煦，字賓育，喜愛音樂，因爲擅長歌唱聞名於世，官居秦州刺史。

胡叟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世爲西夏著姓。叟少聰慧，年十三，辯疑釋理，鮮有屈焉。學不師受，披讀群籍，再閲於目，皆誦焉。好屬文，既善典雅之詞，又工鄙俗之句。

胡叟，字倫許，是安定臨涇人，世代爲西夏有聲望的族姓。胡叟年少時就聰明有智慧，十三歲時，辯駁疑難闡釋道理，很少有能使他屈服的。學業没有從師，閲讀群書，再次過目後，都能背誦它們。喜愛寫文章，既擅長典雅的文辭，又精於通俗的語句。

以姚氏將衰，遂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名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少閲典墳，多蔑時彦，待叟不足。叟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返乎?"叟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遂歸主人，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八矣。其述前載，無違舊美；叙中世，有協時事；而末及鄙黷。人皆奇其才，畏其筆。

認爲姚氏將衰敗，於是進入長安觀察風氣。隱匿自己過去的名聲和品行，怕被人知道。當時京兆人韋祖思很少閲讀典籍，多瞧不起當代的名流，對待胡叟不够重視。胡叟拂衣而出，祖思堅决挽留他道："將和你討論天道與人事之間的關係，怎麽就要回去了呢?"胡叟説："已經好久没有討論天和人的了，我與你相互瞭解，何必説這樣的大話。"於是又歸主人家，爲韋氏、杜氏二族作賦，一夜便成。當時年僅十八歲。他叙述前期的歷史，没有違背舊有美德的史實；叙述中期，符合當時的情况；却不曾涉及其輕賤侮辱之事。人們都認爲他才能奇異，害怕他的筆頭。

叟孤飄坎壈，未有仕路，遂入漢中。宋梁、秦二州刺史馮翊吉翰頗相禮接。授叟末佐，不稱其懷。未幾，翰遷益州，叟隨入蜀。時蜀沙門法成率僧數千人鑄丈六金像，宋文帝惡其聚衆，將加大辟。叟聞之，即赴丹楊，啓申其美，遂免。復還蜀，法成遺其珍物，價直千餘匹，叟一無所受。

胡叟孤苦飄零困頓不得志，没有進身爲官之路，於是進入漢中。劉宋梁、秦二州刺史馮翊人吉翰頗能以禮相待。任胡叟末佐，與他的抱負不相稱。不久，吉翰調任益州，胡叟跟隨進入蜀地。當時蜀地沙門法成率領僧侣幾千人鑄造佛身金像，宋文帝憎惡他聚衆，將判處死刑。胡叟聽説此事，立刻奔往丹楊，上言申明其美德，於是恕免。再返回蜀地時，法成贈送他珍貴物品，價值一千多匹，胡叟一概不接受。

後入沮渠牧犍，牧犍遇之不重，叟乃爲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曰："群犬吠新客，佞暗排疏賓，

後來到了沮渠牧犍那裏，牧犍不器重他，胡叟便作詩，給相識的廣平人程伯達看。詩文簡略道："芸芸衆犬狂吠新客的來到，奸佞昏亂拒斥

直途既已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惋祝鮀，眄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托翰寄輔仁。”伯達見詩，謂曰：“凉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何祝鮀之有?”叟曰：“貴主奉正朔而弗淳，慕仁義而未允。吾之擇木，夙在大魏，與子暫違，非久闊也。”歲餘，牧犍破降。

生疏的遠賓，正直的官道已經杜塞，邪曲的仕途怎能依循。望衛地嘆惜祝鮀，看楚境傷感靈均。憑什麼宣泄胸中憂悶，托文辭寄予培養仁德。”伯達看了詩，對他説：“凉州儘管地處寇戎之境，然而從張氏以來，號稱有華夏之風。而如今典章制度不缺，哪裏又有什麼祝鮀呢?”胡叟道：“貴方君主奉行帝王新頒的曆法却不敦厚，欽慕仁義却不誠信。我擇主而事的國度，早定在大魏，與你暫别了，但不是久别。”一年多後，牧犍戰敗投降。

叟既先歸魏，朝廷以其識機，賜爵始復男。家於密雲，蓬室草筵，唯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栖，謝其高矣。”文成時，召叟及舒，并使作檄，檄宋、蠕蠕。舒文劣於叟。尋歸家，不事産業，常苦飢貧，然不以爲耻。養子字螟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門，恒乘一牸牛，弊韋袴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斛，飲啖醉飽，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尚書李敷嘗遺以財，都無所取。初，叟一見高允曰：“吴、鄭之交，以紵縞爲美談，吾之於子，以弦韋爲幽贄，以此言之，彼可無愧也。”於允館見中書侍郎趙郡李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謂曰：“李子，今若相脱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許也?”譏其惟假盛服。璨惕然失色。

胡叟歸附北魏以後，皇帝認爲他知曉事物發生變化的隱微迹象，賞賜爵位始復男。家安在密雲，茅屋草席，惟飲酒而悠然閑適自得其樂。對友人金城人宗舒道：“我這樣的生活，似勝焦先，精神所寄托的，不如他高超啊。”文成在位時，徵召胡叟和宗舒，讓他們都作檄文，用檄文曉諭劉宋、蠕蠕。宗舒的檄文不如胡叟的。不久回歸家裏，不經營私人財産，常受到飢寒貧窮的困擾，但不以爲耻。給養子取字螟蛉，意謂自己供給他的生活，每到貴勝門，常乘着一頭母牛，穿着破舊的皮褲褶罷了。製作的布袋，有三四斛的容量，吃喝醉飽後，多餘的肉餅給予螟蛉。見到乘坐車馬的顯貴們，覺得他們没有什麼了不起的。尚書李敷曾送他財物，概不收取。起初，胡叟初次見到高允就説：“吴地、鄭地的交往，把友情交誼作爲美談，我與你，把警戒自我的弦韋作爲隱微的見面禮，由此言之，那麼比較起來就并不遜色了。”在高允的館第看到中書侍郎趙郡人李璨，衣着華麗奢靡。胡叟貧寒老邁穿着粗布衣服，李璨很輕視他。胡叟對他説：“李子，如今若都脱掉身上的褲褶衣帽，你又是什麼呢?”譏諷他祇依托一身華麗的裝束而已。李璨惶恐變色。

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甯常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侯法儁，提壺執俎，至郭外空静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燉煌氾潜家善釀酒，每節送

胡叟從小成爲孤兒，每談到父母，便眼淚直流如幼兒號啼。春秋將祭祀之前，就先準備好酒美食，帶着他的好友廣甯人常順陽、馮翊人田文宗、上谷人侯法儁，提着酒壺拿着祭祀所需的禮器，到城外空曠安静的地方，設靈位獻上酒食拜祭，盡到孝順思念之敬意。當時燉煌人氾潜家擅

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武、河東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爲君子矣。順陽等數子，禀叟獎示，頗涉文流。

長釀酒，每到節日送一壺酒給胡叟。著作佐郎博陵人許赤武、河東人裴定宗等對氾潛説："一次又一次的施惠，覺得太厚重了點，你施惠給胡叟，怎麼那樣長久呢?"氾潛説："我長期供給祭祀用酒，是因爲他長期有孝親之思的緣故。"評論者認爲氾潛是個君子。順陽等幾人，禀受胡叟的扶掖指導，頗入文士之流。

高閭曾造其家，遇叟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爲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然案其館宇卑陋，園疇褊局，而飯菜精潔，醯醬調美。見其二妾，并年衰跛眇，衣布穿弊。閭見其貧，以衣物直十餘匹贈之，亦無辭免。閭作《宣命賦》，叟爲之序。密雲左右皆祇仰其德，歲時奉以布麻穀麥，叟隨分散之，家無餘財。卒，無子，無家人營主凶事，胡始昌迎殯之于家，葬於墓次。即令弟繼之，襲其爵始復男、武威將軍。叟與始昌雖宗室，性氣殊詭，不相附，其存，往來乃簡；及亡，而收恤至厚。議者以爲非必敦哀疏宗，或緣求利品秩也。

高閭曾經登其家門拜訪，遇上胡叟穿着粗布短衣拖着柴薪，從田野回家，爲高閭擺出的濁酒粗食，都是他親手置辦的。然而考察其屋宇低矮簡陋，田地狹窄，却飯菜精緻潔凈，肉醬調和味美。看到他的兩位妾婦，都年紀衰老又跛又瞎，穿着的布衣已經破舊。高閭見他貧寒，將價值十多匹的衣物贈送給他，也没有推辭不要。高閭作《宣命賦》，胡叟爲賦作序。密雲附近的人都敬仰他的美德，每年一定的季節奉送布麻穀麥，胡叟隨即將它們分送散盡，家中没有多餘的財産。去世時，没有兒子，没有家人主持喪事，胡始昌將他的靈柩迎到家中，葬在墓地。隨即命弟弟繼承他，沿襲了他的爵位始復男、武威將軍。胡叟與始昌儘管同宗族，性格氣質却差異極大，互不親近，他活着時，交往就少；到死去時，却收容周濟極其豐厚。評議者認爲不一定是真心哀惋疏遠的同宗，或許是由於求取那官品與俸秩之利。

胡方回

胡方回，安定臨涇人也。父義周，姚泓黄門侍郎。方回仕赫連屈丐爲中書侍郎。涉獵史籍，辭彩可觀，爲屈丐《統萬城銘》、《蛇祠碑》諸文，頗行於世。太武破赫連昌，方回入魏，未爲時知。後爲北鎮司馬，爲鎮修表，有所稱薦，帝覽之嗟美，問知方回，召爲中書博士，賜爵臨涇子。遷侍郎，與太子少傅游雅等改定律制。司徒崔浩及當時朝賢，并愛重之。清貧守道，以壽終。

胡方回，是安定臨涇人。父親義周，任姚泓的黄門侍郎。方回在赫連屈丐那裏任中書侍郎。瀏覽史籍，文采可觀，爲屈丐作《統萬城銘》、《蛇祠碑》衆文，很流行於世。太武擊敗赫連昌，方回進入北魏，未被當時人注意。後來任北鎮司馬，給鎮撰寫奏表，有所稱道，皇帝閲表後贊美，詢問得知是方回，徵召爲中書博士，賞賜爵位臨涇子。升任侍郎，與太子少傅游雅等修定法典。司徒崔浩和當時的朝中賢人，都敬愛推重他。清貧守道，最後老死。

張湛　張銑

張湛，字子然，一字仲玄，燉煌深泉人也。魏執金吾恭九葉孫，爲河

張湛，字子然，一字仲玄，是燉煌深泉人。魏朝執金吾張恭的九世孫，爲河西地區有聲望的

西著姓。祖質，仕涼，位金城太守。父顯，有遠量，武昭王據有西夏，引爲功曹，甚器異之。嘗稱曰："吾之臧子原也。"位酒泉太守。

湛弱冠知名涼土，好學能屬文，冲素有大志。仕沮渠蒙遜，位兵部尚書。涼州平，拜寧遠將軍，賜爵南浦男。司徒崔浩識而禮之。浩注《易》，叙曰："燉煌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并有俊才，見稱西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爲解注，故爲之解。"其見稱如此。湛至京師，家貧不立，操尚無虧。浩常給其衣食，薦爲中書侍郎，湛知浩必敗，固辭。每贈浩詩頌，多箴規之言。浩亦欽敬其志，每常報答，極推崇之美。浩誅，湛懼，悉燒之，閉門却掃，慶吊皆絶，以壽終。

兄銑，字懷義，閑粹有才幹，仕沮渠蒙遜，位建昌令。性至孝，母憂，哀毁過人，服制雖除，而蔬糲弗改。崔浩禮之與湛等。卒於征西參軍。

張通

懷義孫通，字彦綽，博通經史，沈冥不預時事。頓丘李彪欽其學行，與之游款。及彪用事，言於中書令李冲，冲召見，甚器重之。太和中，徵中書博士、中書侍郎，永平中，又徵汾州刺史，皆不赴，終於家。

通四子，徹、麟、儉、鳳，皆傳家業，知名於世。徹字方明，位侍中、衛尉卿，封西平縣公。子敢之襲，位太中大夫、樂陵郡守。麟字嘉應，位廣平太守。儉字元慎，位涼州刺史。鳳字孔鸞，位國子博士、散騎常侍，著《五經異同評》十卷，爲儒

族姓。祖父張質，在涼地做官，官居金城太守。父親張顯，有遠大的器量，武昭王占有西夏時，薦舉爲功曹，很器重他。曾稱道："是我的臧子原。"官居酒泉太守。

張湛成年時聞名於涼地，好學能寫文章，冲淡純樸有遠大志向。在沮渠蒙遜那裏做官，官居兵部尚書。涼州平定，任寧遠將軍，賞賜爵位南浦男。司徒崔浩賞識他以禮相待。崔浩注釋《周易》，序言道："燉煌人張湛、金城人宗欽、武威人段承根三人都是儒士，俱有優異的才能，在西州受到稱道。常和我討論《周易》，我把《左氏傳》以卦理來解釋它，於是爲了注解相互勉勵，因此得到了這些注解。"他受到的稱贊就像這樣。張湛到京都後，家中清貧不能自給，但操守志向不損。崔浩常供給他衣食，薦舉爲中書侍郎，張湛知道崔浩一定失敗，堅決推辭。每次贈送崔浩的詩頌中，多是勸誡規諫之語。崔浩也欽慕敬佩他的志向，常常答覆他，極力推崇他的美善。崔浩誅滅，張湛畏懼，全部燒毁了它們，閉門謝客，喜事與喪事都杜絶賓客，最後老死。

哥哥張銑，字懷義，文雅純正有才幹，在沮渠蒙遜那裏做官，官居建昌令。生性極其孝順，爲母親守喪，因哀痛損傷身體超過常人，服喪期儘管已滿，却仍不改粗食。崔浩像對張湛等一樣禮待他。任征西參軍時去世。

懷義的孫子張通，字彦綽，博通經史，幽居匿迹不過問時事。頓丘人李彪欽慕他的學問品行，與他交游親密。到李彪當權時，向中書令李冲推薦他，李冲召見後，十分器重他。太和期間，徵召爲中書博士、中書侍郎，永平期間，又徵召爲汾州刺史，都不赴任，在家中去世。

李通有四個兒子，李徹、李麟、李儉、李鳳，都傳承了家業，有名當世。李徹字方明，官居侍中、衛尉卿，封爵西平縣公。兒子敢之繼承了爵位，官居太中大夫、樂陵郡守。李麟字嘉應，官居廣平太守。李儉字元慎，官居涼州刺史。李鳳字孔鸞，官居國子博士、散騎常侍，撰寫《五經異同評》十卷，被儒士稱道。

者所稱。

段承根　段暉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漢太尉熲九世孫也。父暉，字長祚，身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敕游學，今將歸，損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終，乘馬騰虛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仕乞伏熾盤爲輔國大將軍、涼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熾盤子慕末襲位，政亂，暉父子奔吐谷渾。慕璝内附，暉與承根歸魏。太武至長安，人告暉欲南奔，云置金於馬韉中。帝密遣視之，果如告者言，斬之於市，暴尸數日。時有儒生京兆林白奴，欽暉德音，夜竊其尸，置之枯井。女爲燉煌張氏婦，聞之，乃向長安收葬。

段承根，是武威姑臧人，自稱是漢朝太尉段熲的九世孫。父親段暉，字長祚，身高八尺多，拜歐陽湯爲師，歐陽湯很器重寵愛他。有一兒童與段暉志趣相同，二年後，兒童告歸向段暉請求馬。段暉開玩笑做了個木馬給這兒童。他很高興，向段暉謝道："我是太山府君的兒子，奉命到外地求學，現在將回去，損及你而勞厚贈，沒有什麼可以拿來報答你的恩德。你將來官至皇帝的近臣且被封爲侯爵，不是僅僅爲報答，且以此表示友好。"説完，乘木馬騰空而去。段暉便知自己必將顯貴。在乞伏熾盤那裏任輔國大將軍、涼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熾盤的兒子慕末繼位，政治動亂，段暉父子投奔吐谷渾。慕璝内附，段暉和承根歸附北魏。太武到長安，有人告發段暉打算投奔南方，説將金子置入馬鞍下的墊子中。皇帝秘密派人查視，果然像告發者所説，將他在街市上斬殺，暴露其尸體幾天。當時有個儒生是京兆人林白奴，欽慕段暉的美名，夜裏將其尸體偷走，置放在枯井裏。女兒是燉煌張氏的妻子，聽説後，便前往長安收殮埋葬。

承根好學機辯，有文思，而性行疏薄，有始無終。司徒崔浩見而奇之，與同郡陰仲達俱被浩引，以爲俱涼土文華，才堪注述，言之太武，并請爲著作郎，引與同事。世咸重承根文而薄其行。甚爲燉煌公李寶所敬待。浩誅，承根與宗欽等俱死。

承根好學機敏善辯，有文才，却品性粗疏輕薄，做事有頭無尾。司徒崔浩見了很驚奇他的才能，與同郡人陰仲達一起被崔浩薦舉，認爲都是涼地有才華的人，才幹能勝任注釋工作，向太武推薦他們，請求一并任爲著作郎，引以爲同事。世人都推重承根的文才却鄙薄他的行爲。很受燉煌公李寶的敬重厚待。崔浩被誅殺時，承根和宗欽等一道被處死。

宗欽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少好學，有儒者風。仕沮渠蒙遜爲中書郎、世子洗馬，上《東宫侍臣箴》。太武平涼州，入魏，賜爵卧樹男，拜著作郎。與高允書，贈詩，允答書并詩，甚相褒美。在河西撰《蒙遜記》十卷，無足可稱。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年幼好學，有儒士的風範。在沮渠蒙遜那裏任中書郎、世子洗馬，呈上《東宫侍臣箴》。太武平定涼州後，進入北魏，賞賜爵位卧樹男，任著作郎。給高允寫信，贈送詩歌，高允回信并答詩，相互極力褒獎嘉美。在河西時撰著《蒙遜記》十卷，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

闞駰

闞駰，字玄陰，燉煌人也。祖倞，父玖，并有名於西土，玖位會稽令。駰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群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注王朗《易傳》，撰《十三州志》。沮渠蒙遜甚重之，常侍左右，訪以政事損益，拜秘書、考課郎中，給文吏三十人，典校經籍，刊定諸子三千餘卷。牧犍待之彌重，拜大行臺，遷尚書。及姑臧平，樂平王丕鎮涼州，引爲從事中郎。王薨，還京師。家甚貧，不免飢寒。性能多食，一飯至三升乃飽。卒，無後。

闞駰，字玄陰，是燉煌人。祖父闞倞，父親闞玖，都在西域有名聲，闞玖官居會稽令。闞駰博通儒家的經典和傳注，聰明機敏超過常人，《史記》、《漢書》、《東觀漢記》三史以及各家著述，過目能誦，當時人稱他是修養有素的學者。注解王朗的《易傳》，著《十三州志》。沮渠蒙遜很器重他，常讓他侍奉左右，向他咨詢朝政大事的興革，任秘書、考課郎中，配備文官三十人，主持校勘經籍，修改審定諸子三千多卷。牧犍更加器重他，任大行臺，升任尚書。到姑臧平定，樂平王元丕鎮守涼州時，薦舉爲從事中郎。王去世後，遷回京師。家中十分貧困，難免忍飢受寒。平素能吃，一餐飯要三升米纔飽。不久去世，没有後代。

劉延明

劉延明，燉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稱。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延明。遂别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延明遂奮衣坐，神志湛然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延明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

劉延明，是燉煌人。父親劉寶，字子玉，因爲精通儒學被稱道。延明十四歲時，就學於博士郭瑀。郭瑀的弟子五百多人，通曉儒家經書學業的有八十多人。郭瑀有個女兒剛到成年，想精選好的女婿，有意於延明。於是特别設一個席位，對弟子們說："我有一個女兒，想尋一位稱心如意的女婿，誰坐上這個席位的，我將女兒嫁給他。"延明於是振衣去塵就座，神情安然道："延明就是這個人。"郭瑀就將女兒嫁給了他。延明後來隱居酒泉，不接受州郡的任命，向他求學拜師的弟子五百多人。

涼武昭王徵爲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昭王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葺。延明時侍側，請代其事。王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遇，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昭王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夜可休息。"延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延明何人斯，敢不如此。"延明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燉煌實録》二十卷，

涼武昭王徵召爲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昭王喜愛崇尚文章典籍，經史遺漏脱落的，親自補輯。延明當時侍奉昭王左右，請求代理此事，王說："親自做這事的目的，想讓人重視這些典籍。我和你相逢，和孔明遇上玄德有什麽差異。"升任撫夷護軍，儘管有政務，仍手不釋卷。昭王道："你抄録注解典籍，秉燭繼續白天的工作，白天還可以，晚上應休息。"延明說："早上得知道，當晚死去也可以了，不曉得衰老將要到來，這是孔聖說的話。延明是什麽人啊，敢不這樣去做。"延明認爲《史記》、《漢書》、《東觀漢記》這三史文字浩繁，著《略記》一百三十篇、八十

《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行於世。

四卷，撰述《燉煌實録》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釋的《周易》、《韓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流行於世。

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沈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犍尊爲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時同郡索敞、陰興爲助教，并以文學見稱，每巾衣而入。

蒙遜平定酒泉，任秘書郎，專掌注記。在西苑修築陸沈觀，親自前往那裏舉行典禮，號稱玄處先生。學生幾百人，每月送來羊和酒。牧犍尊崇他爲國師，親自致以拜禮，令所屬官吏，都北面拜師求教。當時同郡人索敞、陰興任助教，都因爲文章博學被稱道，經常身着巾衣而入。

太武平涼州，士庶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中郎。太武詔諸年七十已上，聽留本鄉，一子扶養。延明時老矣，在姑臧歲餘，思鄉而返，至涼州西四百里韮谷窟，疾卒。

太武平定涼州，士人和百姓東遷，早聽説了他的名聲，任樂平王的從事中郎。太武詔令各位年紀七十歲以上的，可以留在本鄉，由一個兒子侍奉供養。延明當時已衰老了，在姑臧一年多後，思念故鄉而返回，到涼州西邊四百里的韮谷窟時，病死。

太和十四年，尚書李冲奏：延明河右碩儒，今子孫沈屈，未有禄潤，賢者子孫，宜蒙顯異。於是除其一子爲郢州雲陽令。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曰："故樂平王從事中郎燉煌劉延明，著業涼城，遺文在茲。如或愆釁，當蒙數世之宥，況乃維祖逮孫，相去未遠，而令久淪皂隸，不獲收異，儒學之士，所爲竊嘆。乞敕尚書，推檢所屬，甄免碎役，敦化厲俗，於是乎在。"詔曰："太保啓陳，深合勸善，其孫等三家，特可聽免。"河西人以爲榮。

太和十四年，尚書李冲奏道：延明是河西的大儒，如今子孫埋没屈抑，没有得到俸禄和恩惠，賢能者的子孫，應當承蒙明顯不同的恩澤。於是任命他的一個兒子爲郢州雲陽令。正光三年，太保崔光上奏説："已故樂平王的從事中郎燉煌人劉延明，在涼城從事儒學，遺留的文章在此。倘若有過錯，也將蒙承幾代的寬宥，何況祇是祖父到孫子，相距不遠，却讓他們長久地埋没在衙門差役的卑職中，不能得到特别的優待，從事儒學的士人，所以私下悲嘆。請求敕命尚書，推尋核查其屬下，甄别免除瑣碎的勞役，敦促教化勉勵風俗，就在這裏。"詔令道："太保上陳的，很合乎鼓勵善行的原則，他的孫子等三家，特别准許免除雜役。"河西人認爲這是他們的榮耀。

趙柔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河右。沮渠牧犍時，爲金部郎。太武平涼州，内徙京師。歷著作郎、河内太守，甚著信惠。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縑，柔呼主還之。後有人遺柔鏵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市。有人從

趙柔，字元順，是金城人，年少因爲有德行才學，在河西著名。在沮渠牧犍時代，任金部郎，太武平定涼州後，向内遷徙到京都。歷任著作郎、河内太守，很有信用與恩惠。趙柔曾在路上，拾得他人丢失的金珠一貫，價值幾百匹彩色的絲帛，趙柔呼唤主人將它歸還。後來有人送給趙柔幾百把鍬，趙柔和兒子善明在市場上出售它

柔買，柔索絹二十匹。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隴西王源賀采佛經幽旨作《祇洹精舍圖偈》六卷，柔爲之注解，爲當時俊僧所欽味。又憑立銘贊，頗行於世。

子默，字冲明，武威太守。

們。有人向趙柔收買，趙柔要換絹二十匹。有商賈得知價賤，願向趙柔出三十匹絹，善明將換取它們。趙柔説："和人交易，説一不二，怎麽能够因爲利而動心呢?"於是將鍬賣給了先前的買主。士大夫之流，聽説後敬佩他。隴西王源賀采集佛經中深奥玄妙的意旨撰成《祇洹精舍圖偈》六卷，趙柔給它作了注解，被當時才智傑出的僧人欽敬玩味。又據此立銘贊，很流行於世。

兒子趙默，字冲明，官居武威太守。

索敞

索敞，字巨振，燉煌人也。爲劉延明助教，專心經籍，盡能傳延明業。凉州平，入魏，以儒學爲中書博士。京師貴游之子，皆敬憚威嚴，多所成益，前後顯達位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皆受業於敞。敞以喪服散在衆篇，遂撰比爲《喪服要記》。出補扶風太守，在位清貧，卒官。時舊同學生等爲請謚，詔贈凉州刺史，謚曰獻。

初，敞之在凉州，與鄉人陰世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師，被罪，徙和龍，屆上谷，困不前達，土人徐能抑掠爲奴。敞因行至上谷，遇見世隆，對泣而别。敞爲訴理，得免。世隆子孟賁，性至孝，每向田芸耨，早朝拜父，來亦如之，鄉人欽焉。

索敞，字巨振，是燉煌人。任劉延明的助教，一心鑽研典籍，完全能够傳授延明的學業。凉州平定後，進入北魏，因爲精通儒學任中書博士。京都王公貴族的子弟，都敬懼他的威嚴，多受到裨益，先後顯達官至尚書、牧、守的幾十人，都曾向索敞拜師求學。索敞以喪服禮制分散在各篇，於是排比編輯爲《喪服要記》。出任扶風太守，在任時生活清寒貧苦，任職時去世。當時他以前的學生們爲他請求謚號，詔令賜贈凉州刺史，謚號爲獻。

起初，索敞在凉州時，和同鄉人陰世隆，因爲都有文才而結交。世隆到京都，因罪而受懲治，流放到和龍，抵達上谷時，困乏不能接近目的地，當地人徐能强行擄掠他爲奴隸。索敞因行到上谷，遇見世隆，相對而泣然後告别。索敞爲世隆申訴，使他得以恕免。世隆的兒子孟賁，性情極盡孝道，每次去田裏耕耘，早上朝拜父親，回來也如此，鄉里人敬佩他。

宋繇

宋繇，字體業，燉煌人也，世仕張氏。父僚，張玄靚武興太守。繇生而僚爲張邕所誅。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聞。八歲而張氏卒，居喪過禮。喟然謂妹夫張彦曰："門户傾覆，負荷在繇，不衛膽自厲，何以繼承先業。"遂隨彦至酒泉，追師就學，閉室讀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吕光時，舉秀才，除郎中。後奔段業，爲中散騎常侍。以業無遠略，西奔凉

宋繇，字體業，是燉煌人，世代在張氏那裏做官。父親宋僚，任張玄靚的武興太守。宋繇剛出生宋僚即被張邕誅殺。五歲時母親去世，侍奉伯母張氏因盡孝道而聞名。八歲時張氏去世，居喪時超過禮制。感嘆地對妹夫張彦説："家柱倒塌，重擔壓在我宋繇身上，不嘗膽刻苦自勵，怎麽能繼承先人的事業。"於是跟從張彦到酒泉，追尋老師從師學習，閉門讀書，晝夜不知疲倦，博通經史。在吕光時期，薦舉爲秀才，任郎中。後來投奔段業，任中散騎常侍。認爲段業没有深

武昭王。歷位通顯，家無餘財，雖兵革間，講誦不廢。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引談經籍。尤明斷决，時事亦無滯也。

遠的謀略，往西投奔涼武昭王。歷官通達顯要，家中没有多餘的財産，儘管戰爭期間，仍不中止講授誦讀。每次聽到儒士到了家門口，常熱情出門迎客，援引談論典籍。尤其明於決斷，處理政事也是雷厲風行從不拖拉。

沮渠蒙遜平酒泉，於繇室得書數千卷、鹽米數十斛而已。蒙遜嘆曰："孤不喜克李氏，欣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蒙遜將死，以子牧犍托之。牧犍以爲左丞，送其妹興平公主於京師。太武拜繇河西王右丞相，錫爵清水公。及平涼州，從牧犍至京師，卒，謚恭公。

沮渠蒙遜平定酒泉時，在宋繇的家裏得到書籍幾千卷、鹽和米幾十斛罷了。蒙遜感嘆道："戰勝李氏我并不怎麽歡喜，衹是歡喜得到了宋繇而已。"授任尚書吏部郎中，委任他主管官吏的選拔。蒙遜臨死時，把兒子牧犍托付給他。牧犍任命爲左丞，護送他的妹妹興平公主到京都。太武任宋繇爲河西王的右丞相，賞賜爵位清水公。到平定涼州時，跟隨牧犍到京都，去世後，謚號恭公。

長子巖襲爵，改爲西平侯。巖子蔭，中書議郎、樂安王範從事中郎，卒，贈咸陽太守。蔭子季預，性清嚴，居家如官，位勃海太守。子遊道。

長子宋巖繼承了爵位，改封爲西平侯。宋巖的兒子宋蔭，官居中書議郎、樂安王元範的從事中郎，去世後，賜贈咸陽太守。宋蔭的兒子季預，一向清廉嚴正，居家和在官府一樣，官居勃海太守。兒子遊道。

宋遊道　宋士素

遊道，弱冠隨父在郡，父亡，吏人贈遺無所受，事母以孝聞。與叔父别居，叔父爲奴誣以構逆，遊道誘令返，雪而殺之。魏廣陽王深北伐，請爲鎧曹，及爲定州刺史，又以爲府佐。廣陽爲葛榮所殺，元徽誣其降賊，收録妻子，遊道爲訴得釋，與廣陽子迎喪返葬。中尉酈善長嘉其氣節，引爲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惡能討，宋遊道。"

遊道，成年隨父親在郡中，父親去世後，官民的贈送一概不受，侍奉母親因爲盡孝道而聞名。和叔父分開居住，叔父被奴僕誣陷爲造反叛亂，遊道誘使奴僕返回，呵斥而殺了他。北魏廣陽王元深北伐時，請求爲鎧曹官，到任定州刺史時，又任命爲府佐。廣陽王被葛榮殺害，元徽誣陷他投降了賊寇，收捕他的妻子兒女，遊道爲之申訴得以免釋，與廣陽王的兒子把他的尸骨迎回安葬。中尉酈善長贊賞他的氣節，薦舉爲殿中侍御史。禁中流傳的諺語道："見惡能討，宋遊道。"

孝莊即位，除左中兵郎中。爲尚書令臨淮王彧譴責，遊道乃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嗔，不謝王理。"即日詣闕上書曰：

孝莊登位，任左中兵郎中。被尚書令臨淮王元彧譴責，遊道便手持朝笏作長揖之禮道："下官我拒絶王的怒責，不拒絶王的説理。"當天奔赴朝廷上書道：

> 徐州刺史元孚頻有表，云僞梁廣發士卒，圖彭城，乞增羽林二千。以孚宗室重臣，告請應實，所以量奏給武官千人。孚今

> 徐州刺史元孚多次上表，説僞朝蕭梁廣徵兵士，圖謀彭城，請求增派羽林軍二千人。因爲元孚是皇族大臣，禀告請求的應該屬實，所以酌量表奏所請給予武官千人。元

代下，以路阻自防，遂納在防羽林八百人，辭云疆境無事，乞將還家。臣忝局司，深知不可。尚書令臨淮王彧，即孚之兄子，遣省事謝遠，三日之中，八度逼迫，云宜依判許。臣不敢附下罔上，孤負聖明。但孚身在任，乞師相繼；及其代下，便請放還。進退爲身，無憂國之意。所請不合，其罪下科。彧乃召臣於尚書都堂云："卿一小郎，憂國之心，豈厚於我？"醜罵溢口，不顧朝章。右僕射臣世隆、吏部郎中臣薛琡已下百餘人，并皆聞見。臣實獻直言云："忠臣奉國，事在其心，亦復何簡貴賤？比自北海入洛，王不能致身死難，方清宫以迎篡賊；鄭先護立義廣州，王復建旗往討。趣惡如流，伐善何速！今得冠冕百僚，乃欲爲私害政！"爲臣此言，彧賜怒更甚。臣既不佞，干犯貴臣，乞解郎中。

孚如今被更換，以路途險阻要自我防衛爲理由，於是收納在防的羽林軍八百人，藉口邊境無事，請求率他們回家。我辱列官銜的主事官，深知不行。尚書令臨淮王元彧，是元孚哥哥的兒子，指使省事謝遠，三天之中，八次逼迫，説應當聽從裁斷許可。我不敢附下欺上，辜負神聖開明的皇上。衹是元孚自身在任時，請求軍隊不斷增援；到了他被更換時，便請求放他們回來。在任與不在任完全是爲了自身，没有憂國之心。所請求的相互違背，他的罪行應交付審理判刑。元彧竟然召我到尚書省的總辦公處説："你一個小郎官，憂國之心，怎能比我深厚？"滿口辱罵之語，毫不顧忌朝廷典章。臣子右僕射世隆、臣子吏部郎中薛琡以下一百多人，都一起聽到看見。我如實獻上直言説："忠臣獻身爲國，事情的成功全靠自己用心，又分什麽貴賤？近來從北海進入洛陽，王不能爲國家的危難獻出生命，反而清理宫室來迎接篡逆之人；鄭先護在廣州舉義，王又樹立旌旗前往征討。趨惡如流水，伐善多麽迅速！如今居於百官首位，却要爲了私利禍害朝政！"因爲我的這些言論，元彧對我更加憤怒。我既然不才，冒犯了顯貴的大臣，請求解除郎中。

帝召見遊道，嘉勞之。彧亦奏言："臣忝冠百僚，遂使一郎攘袂高聲，肆言頓挫，乞解尚書令。"帝乃下敕，聽解臺郎。

皇帝召見遊道，嘉獎勉勵他。元彧也上奏道："我辱列百官之首，竟然讓一郎官奮起大聲，毫無顧忌聲調抑揚地談論着我，請求解除尚書令。"皇帝於是下令，聽任解除尚書令。

後除司州中從事。時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於河橋。遊道於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固大痴！"遊道應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痴！"後齊神武自太原來朝，見之曰："此人是遊道邪？常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遷遊道别駕，後日，神武之司州，饗朝士，舉觴屬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爲人，合飲此酒。"

後來任司州中從事。當時將返回鄴城，碰上連綿大雨，旅客阻塞在河橋。遊道在帳幕下朝夕宴飲歌唱。旅行者説："是什麽時候了還這樣唱歌？必定是個大白痴！"遊道應聲道："是什麽時候了却還不這樣唱歌，也是個大白痴！"後來齊神武從太原來朝見時，見到他説："這人是遊道嗎？常聽説他的名字，今天纔認識他的面孔。"升任遊道爲别駕，兩天後，神武到司州，宴請朝廷之士，舉杯向遊道勸酒説："能飲高歡手中酒的是大丈夫，你的做人處世接物，應當飲下這杯

及還晉陽，百官辭於紫陌，神武執遊道手曰："甚知朝貴中有憎忌卿者。但用心，莫懷畏慮，當使卿位與之相似。"於是啓以遊道爲中尉。文襄執請，乃以吏部郎中崔暹爲御史中尉，以遊道爲尚書左丞。文襄謂暹、遊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

遊道入省，劾太師咸陽王坦、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録尚書元弼、尚書令司馬子如官貸金銀，催徵酬價。雖非指事贓賄，終是不避權豪。又奏駁尚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王儒之徒，并鞭斥之；始依故事於尚書省立門名，以記出入早晚。令僕已下皆側目。

魏安平王坐事亡，章武二王及諸王妃、太妃是其近親者，皆被徵責。都官郎中畢義雲主其事，有奏而禁，有不奏輒禁者。遊道判下廷尉科罪。高隆之不同，於是反誣遊道厲色挫辱己，遂枉拷群令史證成之。與左僕射襄城王旭、尚書鄭述祖等上言曰：

> 飾僞亂真，國法所必去；附下罔上，王政所不容。謹案：尚書左丞宋遊道，名望本闕，功績何紀？屬永安之始，朝士亡散，乏人之際，叨竊臺郎。躁行諂言，肆其奸詐，罕識名義，不顧典文。人鄙其心，衆畏其口。出州入省，歷忝清資，而長惡不悛，曾無忌諱，毁譽由己，憎惡任情。比因安平王事，遂肆其褊心，因公報隙，與郎中畢義雲遞相糾舉。

酒。"

到返回晉陽時，百官在紫陌告别，神武握着遊道的手説："我十分瞭解朝廷顯貴中有嫌恨嫉妒你的。儘管專心致志，不要心懷畏懼顧忌，將讓你的地位與他們相當。"於是稟告皇上任命遊道爲中尉。文襄執意請求，便任吏部郎中崔暹爲御史中尉，任遊道爲尚書左丞。文襄對崔暹、遊道説："你們一人在御史臺，一人在尚書省，應當讓天下安定平静秩序良好。"

遊道進入尚書省後，彈劾太師咸陽王元坦、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録尚書元弼、尚書令司馬子如以官方借貸金銀，催逼徵收應償付的代價。儘管没有指出賄賂的事情，終究是不畏懼權貴。又呈上駁議書奏陳列尚書省違章過失幾百條；尚書省中的依仗權勢的官吏王儒之流，都受到了鞭撻；開始按舊例在尚書省立門名，以記録進出的早晚。令僕以下的官吏都由於畏懼而不敢正視他。

東魏安平王因事牽連坐罪敗亡，章武二王及其衆王妃、太妃是他的近親者，都受到懲處。都官郎中畢義雲主理此事，有被奏劾囚禁的，也有未被奏劾就囚禁的。遊道判決交付廷尉定罪。高隆之不同意，在這時反而誣陷遊道滿臉怒容地凌辱他，竟然違法拷打衆令史作僞證使罪名成立。和左僕射襄城王元旭、尚書鄭述祖等上言道：

> 裝假作僞混淆真相，是國法所必須除去的；附和偏袒同僚或下屬却欺騙君上，是王道仁政所不能容忍的。審慎查考：尚書左丞宋遊道，名聲威望本來缺乏，功勞政績哪裏有記載？適逢永安之初，朝廷之士散失，人才匱乏期間，竊得尚書郎之職。行爲輕躁言語諂媚，肆意行其奸詐，很少知道名聲和道義，毫不顧忌典章制度。人們鄙薄他的心思，大家畏懼他的口舌。出任州郡入仕禁中，歷次羞辱清貴官職，却長期作惡不肯悔改，從來毫無避忌，詆毁贊譽由己，憎恨厭惡任情。近日通過安平王的事情，於是縱恣他褊狹的心胸，藉公家的名義報私怨，與郎

中畢義雲輪流更換督察舉發。

又左外兵郎中魏叔道牒云：“局内降人左澤等爲京畿送省，令取保放出。”大將軍在省日，判聽。遊道發怒曰：“往日官府成何物官府？將此爲例！”又云：“乘前旨格，成何物旨格？”依事請問，遊道并皆承引。案律：“對捍詔使，無人臣之禮大不敬者死。”對捍使者尚得死坐，况遊道吐不臣之言，犯慢上之罪？口稱夷、齊，心懷盗跖，欺公賣法，受納苞苴，產隨官厚，財與位積。雖贓污未露，而奸詐如是，舉此一隅，餘詐可驗。今依禮據律，處遊道死罪。

又左外兵郎中魏叔道呈上公文道：“附近的投降者左澤等被從京畿送到禁中，讓他們提供擔保者然後放出。”大將軍在禁中時，判決准許。遊道發怒道：“以前的官府成了什麼官府？把這作爲慣例！”又説：“逾越以前的法制，成了什麽法制？”據事發問，遊道都一一招認罪過。根據法律：“對抗皇帝派出的使者，没有臣子的禮節屬於大不敬之罪應當處死。”對抗皇帝派出的使者尚且得到死罪，何况遊道談吐不合臣道的言論，犯下輕慢皇上的罪惡呢？口裏稱道伯夷、叔齊，心裏却懷着盗跖的鬼胎，欺騙公家貪贓枉法，接受賄賂，資產隨着官職的晋升而增加，財富伴着地位的登高而聚積。儘管貪污賄賂没有敗露，但是奸詐如此，列舉這一個方面，其餘的奸詐就可推驗了。如今依照禮法根據刑律，應判定遊道死罪。

是時朝士皆分爲遊道不濟。而文襄聞其與隆之相抗之言，謂楊遵彦曰：“此真是鯁直大剛惡人。”遵彦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詔付廷尉，遊道坐除名。

在這個時候朝廷之士都判斷遊道没有救了。然而文襄聽説了他和隆之相互對抗的言論，對楊遵彦説：“這真是一個率直剛烈的惡人。”遵彦道：“譬如養狗，本來是爲了得到它的叫聲，如今由於叫了幾聲就殺了它，恐怕將來再也没有吠叫的狗了。”詔令交付廷尉，遊道因罪免職。

文襄使元景康謂曰：“卿早逐我向并州，不爾，他經略殺卿。”遊道從至晋陽，以爲大行臺吏部，又以爲太原公開府諮議。及平陽公爲中尉，遊道以諮議領書侍御史。尋以本官兼司徒左長史。

文襄派元景康對他説：“你早點追隨我去并州，不然，會有其他的打算殺了你。”遊道跟隨到晋陽，任命爲大行臺吏部官員，又任命爲太原公開府諮議。到平陽公任中尉時，遊道以諮議領書侍御史。旋即以本官兼司徒左長史。

及文襄疑黄門郎温子昇知元瑾之謀，繫諸獄而餓之，食弊襦而死，棄尸路隅，遊道收而葬之。文襄謂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云卿僻於朋黨，將爲一病。今卿真是重舊節義人，此情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憚？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

到文襄懷疑黄門郎温子昇知道元瑾的陰謀，將他囚禁在監獄使之受餓，吃破舊的短衣而死，尸體被遺棄在路邊，遊道收殮安葬了他。文襄對他説：“我近來寫信給京都的各位權貴，論到朝廷之士，説你迴避那些相互勾結傾軋的宗派，將可能遭受禍患。如今看到你真是個推重從前典章的合乎正道的人，此情不可挫傷。我本不想殺死子昇，你安葬了他有什麽畏懼的？天下人中替你擔憂害怕的，是不瞭解我的心啊。”

尋除御史中尉。東萊王道習參御史選，限外投狀，道習與遊道有舊，使令史受之。文襄怒，收遊道，辯而判之曰："遊道禀性獷悍，是非肆己，吹毛洗垢，創疵人物。往與郎中蘭景雲忿競，列事十條，及加推窮，便是虛妄。方共道習，陵侮朝典。法官而犯，特是難原，宜付省科。"遊道被禁，獄吏欲爲脱枷，遊道不肯曰："此令公命所著，不可輒脱。"文襄聞而免之。遊道抗志不改。

不久任御史中尉。東萊人王道習參加御史選拔，呈遞文狀時超過了期限，道習與遊道有舊交情，故讓令史受納了。文襄憤怒，收捕遊道，評判他道："遊道秉性粗野强悍，任意褒貶，吹毛求疵，毁傷非議有德之人。以往和郎中蘭景雲忿爭，列舉罪狀十條，等到加以推研窮究時，便知是荒誕無稽。與道習一起，凌辱朝廷典章。作爲法官而冒犯，更是難以寬恕，應當交付官署審判。"遊道被囚禁時，監獄官吏要給他脱去木枷，遊道不肯道："這是文襄大人下令戴上的，不能擅自脱下。"文襄聽説後便恕免了他。遊道高尚其志而不改變。

天保元年，以遊道兼太府卿，乃於少府覆檢主司盜截，得巨萬計。奸吏反誣奏之，下獄。尋得出，不歸家，徑之府理事。卒，遺令薄葬，不立碑表，不求贈謚。贈瓜州刺史。武平中，以子士素久典機密，重贈儀同三司，謚曰貞惠。

天保元年，任命遊道兼太府卿，於是在少府再次檢查主管非法截留的財物，獲得的數量極大。奸吏反而誣陷劾奏他，下了監獄。旋即得以出來，不回家，徑直到官署處理政事。不久去世，遺囑薄葬，不樹墓碑，不請求追贈謚號。賜贈瓜州刺史。武平期間，因爲兒子士素長期掌管機要大事，重贈儀同三司，謚號爲貞惠。

遊道剛直，疾惡如仇，見人犯罪，皆欲致之極法。彈糾見事，又好察陰私，問獄察情，捶撻嚴酷。兖州刺史李子貞在州貪暴，遊道案之。文襄以子貞預建義勳，意將含忍。遊道疑陳元康爲其内助，密啓云："子貞、元康交游，恐其别有請屬。"文襄怒，於尚書都堂集百僚，撲殺子貞。又兖州人爲遊道生立祠堂，像題曰"忠清君"。遊道别劾吉寧等五人同死，有欣悦色。朝士甚鄙之。

遊道剛直，疾惡如仇，看見有人犯罪，就想使他們都受到極刑。彈劾糾察識别事勢，又喜歡追察隱私，審問案子調查案情時，拷打殘酷。兖州刺史李子貞在州中貪婪暴戾，遊道審理他。文襄因爲子貞參預舉義的功勛，想要容忍。遊道懷疑陳元康是他在内的幫手，秘密上告道："子貞、元康交結，恐怕他們另有私事相囑托。"文襄憤怒，在尚書省的總辦公處召集百官，杖擊殺死了子貞。又兖州人爲遊道生前立祠堂，他的塑像題名爲"忠清君"。遊道另外彈劾吉寧等五人同時處死時，面有欣喜之色。朝廷之士很鄙薄他。

然重交游，存然諾之分。歷官嚴整，而時大納賄，分及親故之艱匱者，其男女孤弱，爲嫁娶之，臨喪必哀，躬親營視。爲司州綱紀，與牧昌樂、西河二王乖忤，及二王薨，每事經恤之。與頓丘李奬，一面便定死交。奬曰："我年位已高，會用弟爲佐史，令弟北面於我足矣。"遊道曰："不能。"既而奬爲河南尹，辟遊道爲

然而重視結交朋友，保持説話算數的本分。先後任官職時都很謹嚴，而有時大受賄賂，分給親戚故舊中生活艱難貧乏的人，其中孤苦無依的男女，包辦他們的嫁娶之事，臨喪必哀，親自照顧。任司州綱紀時，與州牧昌樂、西河二王抵觸，到二王逝世時，常常照料周濟他們的家屬。和頓丘人李奬，見一面後就定下了生死之交。李奬説："我年紀大地位也高些，恰巧任弟爲佐吏，讓弟北面奉事我足够了。"遊道説："不行。"不

中正，使者相屬，以衣帢待之，握手歡謔。元顥入洛，獎受其命，出使徐州，都督元孚與城人趙紹兵殺之。遊道爲獎訟冤，得雪。又表爲請贈，回己考一泛階以益之。又與劉廞結交，托廞弟粹於徐州殺趙紹。後劉廞伏法於洛陽，粹以徐州叛，官軍討平之，梟粹首於鄴市。孫騰使客告市司，得五百匹後，聽收。遊道時爲司州中從事，令家人作劉粹所親，於州陳訴，依律判許，而奏之。敕至，市司猶不許，遊道杖市司，勒使速付。騰聞大怒，遊道立理以抗之。既收粹尸，厚加贈遺。李獎二子構、訓居貧，遊道後令其求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凡得錢百五十萬，盡以入構、訓。其使氣黨俠如此。時人語曰："遊道獼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貌，何謂醜者必無情。"

久李獎任河南尹，薦舉遊道爲中正，派遣的使者不斷，身着便衣便帽相待，握手歡樂戲謔。元顥進入洛陽，李獎接受他的命令，出使徐州，都督元孚與城裏人趙紹起兵殺了他。遊道爲李獎訴冤，得以昭雪。又上表爲他請求追贈，願收回自己得到的普調的一級來加給他。又與劉廞結交，托付劉廞的弟弟劉粹在徐州殺死趙紹。後來劉廞在洛陽被依法處死，劉粹據徐州反叛，朝廷軍隊討伐平定了他，在鄴城的街市上斬殺劉粹梟首示衆。孫騰的使者通告管理市場的官員市司，得到五百匹後，聽任收取。遊道當時任司州中從事，命家人充當劉粹的親人，到州府陳訴，根據法律判决同意收回劉粹的尸首，并向皇上奏報。敕命下達，市司仍不同意，遊道對市司施以杖刑，强制迅速交出。孫騰聞訊後大怒，遊道據理與他抗争。殮葬了劉粹的尸體後，贈送他的家人豐厚的財物。李獎的兩個兒子李構、李訓生活貧窮，遊道後來讓他們尋找三位犯有死罪的富人然後判决釋免他們，總共得到錢一百五十萬，全部給了李構、李訓。他就像這樣恣逞意氣與游俠結成朋黨。當時人作諺語道："遊道面如獼猴臉，陸操體似蝌蚪形，精神與外貌不相關，怎麽説醜人必無情。"

構嘗因遊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爲通名，稱族弟遊山。遊道出見之，乃獼猴而衣帽也。將與構絶，構謝之，豁然如舊。遊道死後，構爲定州長史，遊道第三子士遜爲墨曹、博陵王管記，與典籤共誣奏構。構於禁所祭遊道而訴焉。士遜晝卧如夢者，見遊道怒己曰："我與構恩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謀陷清直之士！"士遜驚跪曰："不敢！不敢！"旬日而卒。

李構曾趁遊道會客之際，便與他開玩笑道："你的堂兄弟正在門外，一個大好人，應當親自迎接。"爲他通報姓名，稱是族弟遊山。遊道出去見他，原來是一隻穿衣戴帽的獼猴。要和李構絶交，李構向他道歉後，坦蕩相待如同從前。遊道死後，李構任定州長史時，遊道的第三個兒子士遜任墨曹、博陵王管記，與典籤一起上奏誣陷李構。李構在監禁的處所祭祀遊道而申訴。士遜白天睡覺做了一個夢，夢見遊道憤怒地對自己説："我和李構有恩情，你難道不知道？爲什麽與小人一起謀害誣陷清廉正直之士！"士遜驚起下跪道："不敢！不敢！"不久就去世了。

遊道每戒其子士素、士約、士慎等曰："吾執法太剛，數遭屯蹇，性自如此，子孫不足以師之。"諸子奉父言，柔和謙遜。

遊道常常告誡他的兒子士素、士約、士慎等説："我執法太强硬，多次遭遇艱難困苦而不順利，天性這樣，子孫們不值得去效法。"衆子遵行父親的誡言，都柔和謙遜。

士素沉密少言，有才識，稍遷中書舍人。趙彦深引入内省，參典機密。歷中書、黄門侍郎，遷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恒領黄門侍郎。自處機要，近二十年，周慎温恭，甚爲彦深所重。初，祖珽知朝政，出彦深爲刺史。珽奏以士素爲東郡守，中書侍郎李德林白珽留之，由是還除黄門侍郎，共典機密。

士約亦重善士，官尚書左丞。

士素深沉嚴謹言語不多，有才能見識，逐漸升任爲中書舍人。趙彦深舉薦他進宫中，參與主持機要大事。歷任中書、黄門侍郎，升任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常領黄門侍郎。從處理機密要政起，近二十年，周密謹慎温和恭順，很受彦深器重。起初，祖珽執掌朝政，出任彦深爲刺史。祖珽奏請任士素爲東郡守，中書侍郎李德林禀告祖珽留住他，因此又任黄門侍郎，共同掌管機要大事。

士約也推重有德之士，官居尚書左丞。

江式

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也。六世祖瓊，字孟琚，晋馮翊太守，善蟲篆詁訓。永嘉大亂，瓊棄官投張軌，子孫因居凉土，世傳家業。祖强，字文威，凉州平，内徙代京。上書三十餘法，各有體例，又獻經史諸子千餘卷，由是拜中書博士。卒，贈敦煌太守。父紹興，高允奏爲秘書郎，掌國史二十餘年，以謹厚稱。卒於趙郡太守。

式少專家學，數年中，常夢兩人時相教授，及寤，每有記識。初拜司徒長兼行參軍，檢校御史，尋除符節令。以書文昭太后尊號謚册，除奉朝請，仍符節令。篆體尤工，洛京宫殿諸門板題，皆式書也。延昌三年三月，式表曰：

臣聞伏犧氏作而八卦形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爻，觀鳥獸之迹，别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宣之王迹，則百工以敘；載之方册，則萬品以明。迄於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

江式，字法安，是陳留濟陽人。六世祖江瓊，字孟琚，任晋朝馮翊太守，擅長蟲書和訓詁之學。永嘉大亂時，江瓊棄職投奔張軌，子孫們因而居住凉地，世代傳承家業。祖父江强，字文威，凉州平定後，内遷到代京。上書三十多種法令，各有體例，又獻上經史諸子一千多卷，因此任中書博士。去世後，賜贈敦煌太守。父親紹興，高允奏請爲秘書郎，掌管修撰國史二十多年，因爲謹嚴厚道而被稱道。任趙郡太守時去世。

江式年少時專心家學，幾年之中，常夢見兩人時時向他傳授知識，到醒來時，每次都能記住。開始任司徒長兼行參軍，檢校御史，不久任符節令。因爲上書文昭太后尊號謚册，任奉朝請，照舊任符節令。篆體尤其精巧，洛京宫殿各門的木板匾額，都是江式書寫的。延昌三年三月，江式上表道：

我聽説伏犧氏興起而八卦形成其圖畫，軒轅氏興起而靈龜顯示其色彩。古代的史官倉頡審視天地物象，觀察鳥獸的脚印，另外創造了文字，用來代替結繩，用文字來記事。昭示帝王的功業，那麽百官有序；載記在簡牘，那麽萬物分明。到了三代，字體有很大的差異，儘管是按類製作，也不能和倉氏的文字不同。所以《周禮》有：八歲入小學，保氏以六書教授公卿大夫的子弟：一是指事，二是象形，三是形聲，四是會意，五是轉注，六是假借。不外乎是史頡遺留的法

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是史頡之遺法。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孔子修《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

則。到了宣王太史史籀作《大篆》十五篇，與古文字或同或異，當時人就稱它爲籀書。孔子修定《六經》，左丘明傳述《春秋》，都用的是古文字，他們的意旨可得以言之。

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别。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或頗有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之後七國差距很大，文字不同。到秦國統一天下後，丞相李斯便上奏廢除不符合秦國文字的其他文字。李斯著《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著《爰歷篇》，太史令胡母敬著《博學篇》，都取法史籀體，或略微有些簡化改變，這就是所説的小篆字體。在這時秦朝焚燒經書，清除以前的典制，官府訟案繁多，爲了趨向簡約，開始使用隸書，古文字從此消失了。隸書，是始皇讓下杜人程邈依據小篆創作的。當世人因爲程邈是徒隸，便把這種字體稱爲隸書。因此秦朝有八種字體：一是大篆，二是小篆，三是符書，四是蟲書，五是摹印，六是署書，七是殳書，八是隸書。

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尚書史。吏人上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其書形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説文字於未央宫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黄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應運制作，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

漢朝興起，有研究廷尉所掌的律令的學問，又以籀書教授，再學習八種字體，通過定期考核檢查其中政績最好的，任命爲尚書史。官吏上書，字體簡化不規範的，就檢舉彈劾。又有草書，不知是誰創始，它的字形儘管不那麽合宜，也是一種臨時的變通。孝宣時期，徵召通曉《倉頡》讀音的，衹有張敞從命應召。涼州刺史杜業、沛地人爰禮研習，大夫秦近也能談論它。孝平時期，徵召爰禮等一百多人在未央宫裏説解文字，任命爰禮爲小學元士。黄門侍郎揚雄收集後撰成《訓纂篇》。到敗亡的新莽代居時，自認爲順應機運創建，大司馬甄豐校正文字之部類，改定了不少古文字。當時有六種文字：一是古文，是孔子宅壁中的文字；二是奇字，就是古文字而不相同的；三是篆書，叫小篆；四是佐書，是秦代隸書；五是繆篆，用以雕刻印章的；六是鳥蟲，用來題表官號以爲符

六曰鳥蟲，所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

信的旗幟。宅壁中的文字，是魯恭王拆除孔子舊宅而得到的《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獻上的《春秋左氏傳》，字體與孔氏的相類似，即是前代的古文字。

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嘆俗儒之穿鑿，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可謂類聚群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采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

後漢郎中扶風人曹喜號稱擅長篆書，同李斯的法式稍有不同，而且更精巧，從此後來的學者，都以此爲法則。又詔令侍中賈逵整理從前的文字典籍，不同的技能不同的業術，是王者教化的一個方面，如果有可以增益國家的，無不詳盡收集。賈逵就是汝南人許慎研究古文經學的老師。後來許慎感慨當時人追求新奇喜歡標新立異，嘆惜淺陋而迂腐的儒士的附會穿鑿，因此撰著《說文解字》十五篇，從一開始到亥終結，各有部屬，可以說是類聚群分，雜而不散，文華質樸配合得宜，是最值得論說的。左中郎將陳留人蔡邕采取李斯、曹喜的法式，作古今各種字形，詔令在太學建立石碑，刊刻載録《五經》，爲當時書寫的典範，其文多是蔡邕書寫的。後來在鴻都門開設學校，書畫奇能之士，無不在此雲集。當時各地方獻上的篆書作品，没有超過蔡邕的。

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開古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焕，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并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

魏朝初年，博士清河人張揖作《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研究他的《埤倉》、《廣雅》，采集連綴遺漏，增加了文章中引用古事故實以類比事理，而且也對文字有所補益。然而他的《字詁》，較之許慎的書籍，古今文字的本體和運用，有得有失。陳留人邯鄲淳也與張揖同時代，博通古代的學問技藝，特别擅長《倉頡》、《爾雅》，許氏的文字涵義、八體、六書，精研法理，比張揖有名。以書教授皇帝的兒子。又在漢碑的西面建立《三字石經》，其文章的文采鮮明華美，三種字體反復宣示。用《說文》來校對它，篆書、隸書大致相同，而古字稍異。又有京兆人韋誕、河東人衛覬二位，都稱擅長篆書。當時臺觀匾額楹聯上的文字和題款，寶

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

晋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吕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况趣，附托許慎《説文》，而按偶章句，隱别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静别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宫、商、角、徵、羽各爲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

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虚造，巧談辯士，以意爲疑，炫惑於時，難以厘改。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免爲䨲，神虫爲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説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關古，莫不惆悵焉。嗟夫！文字者六籍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

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晋之初，與從父兄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説文》之誼，當時并收善譽。而祖遇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牧犍内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録，叙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

暨臣暗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是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求撰集古來

器上的銘文，全部是韋誕書寫的。都傳授給了子孫，當世稱道他們高明巧妙。

晋代義陽王典祠令任城人吕忱表呈《字林》六卷，探求它的内容和旨趣，憑藉許慎的《説文》，而查對章節和句子，審核辨别古籀和奇惑之字，文字符合標準寫法的隸書，不失篆書的意趣。吕忱的弟弟吕静另外仿效原左校令李登的《聲類》之法，著《韻集》五卷，讓宫、商、角、徵、羽各爲一篇，而文字即便與他的哥哥一樣是魯地、衛地的，也是南楚、諸夏的字音讀法，時有不同。

皇魏前接歷代帝王之後，承襲五行生克朝代興替的氣運之統系。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書字形出現錯誤，隸書形體失去本真。世俗流行之學淺陋的研習，再加捏造，巧語善辯之士，任意猜疑，迷亂當時，難以改正。竟然説：追來是歸，巧言是辯，小免是䨲，神虫是蠶。像這樣的訓釋太多了，都不符合孔氏古文、史籀《大篆》、許氏《説文》、《石經》的三種字體。凡是涉及古字的，無不讓人失望而感到惱怒。嗨！文字是《六經》的根本，王道教化的開端，前人用來留傳事迹給今天，今人用來認識古代。

我的六世祖江瓊，家族世居陳留，曾在晋朝的初年，與堂兄一起拜衛覬爲師學習，關於古篆之法，《倉頡》、《爾雅》、《方言》、《説文》之字義的研究，當時都獲得了贊譽。然而祖父遭遇洛陽之亂，避難居住河西，幾代傳授和學習，此學業因此不失。世祖太延期間，牧犍歸附朝廷，我流亡的祖父文威也追隨回國，奉獻五代繼承掌管的文字書籍，古篆八種字體的模式。當時承蒙獎進録用，按次序列於儒家學者之群，官職的等級位次文省，家族被稱有世代相傳的事業。

至於我不明事理，學識淺陋，一直受家風的濡染影響，但有愧於家業而不能顯揚。因此憑據六代積累的資本，遵奉祖先的法則，私下欽慕古人高尚的道德風範，希望踐

文字，以許慎《説文》爲主，及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以類編聯，文無復重，統爲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并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脱蒙遂許，冀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秘書所須之書，乞垂敕給；并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五人，專令抄寫。侍中、黄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評議疑隱，庶無紕繆。所撰名目，伏聽明旨。

履儒家的大道。搜尋編集自古以來的文字，以許慎的《説文》爲主，以及孔氏的《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各種辭賦文字有六書之義的，按類編輯，文字不重復，總起來爲一部類。那些古籀、奇惑、俗隸各字體，都使它們排列在篆書下，各有區別。古語的意義假藉的字義，都隨文而解釋；字音讀南楚、諸夏之聲，都逐字而注音。那些不知道的，就存疑不言了。假使承蒙允許，希望省去閲讀百家諸子的勞苦，而且使文字同在一處。典書秘書所需的書籍，請求敕命給予；聚合曾經研習文字的五位學士，幫助我翻閲書籍；五位書生，專門讓他們抄寫。侍中、黄門、國子祭酒一月一察看，評議疑義與精微之處，希望没有錯誤。所撰寫的名稱，俯伏聽從聖明的旨令。

詔曰："可如所請，并就太常，冀兼教八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給之。名目待書成重聞。"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説文》爲本，上篆下隸。正光中，兼著作郎。卒官，贈巴州刺史。其書竟未能成。

詔令道："同意滿足他的請求，一并歸屬太常，希望兼教司馬遷所著的八書。他有什麽需要，按照請求給予他。名稱待書成後再報告而定。"江式於是編集字書，名稱《古今文字》，總共四十卷，大體依據許氏《説文》爲底本，上爲篆書下爲隸書。正光期間，兼著作郎。任官職時去世，賜贈巴州刺史。其書終没有完成。

式兄子征虜將軍順和，亦工篆書。

江式哥哥的兒子征虜將軍順和，也擅長篆書。

先是，太和中，兗州人沈法會能隸書。宣武之在東宫，敕法會侍書。後以隸迹見知於閭里者甚衆，未有如崔浩之妙。

此前，太和年間，兗州人沈法會有寫隸書的才能。宣武在東宫時，敕命法會爲侍書。後來因爲他的隸書墨迹而被很多的平常百姓知曉，但没有像崔浩那樣精妙。

論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絶世而莫祀。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有乞言之重，抑乃曠世一時。肇既聿修，克隆堂構，正情梗

論曰：游雅的才學，就同高允之類，至於陷害而使陳奇族滅，這纔因此死後而没有人祭祀。明根正道有儒者的風範，終於受到不同尋常的待遇，憑着太和時期的盛世，持有皇帝求教的貴重，也可以説是空前一時。游肇繼承祖先的德業

概，顛沛不渝，辭爵主幼之年，抗節臣權之日，顧視群公，其風固已遠矣。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詞，故能受遇累朝，見重明主，挂冠謝事，禮備懸輿。美矣！趙逸文雅自業，琰加之孝義，可謂世有人焉。胡叟顯晦之間，優游無悶，亦一代之異人歟！胡方回、張湛、段承根、闞駰、劉延明、趙柔、索敞皆通涉經史，才志不群，價重西州，有聞東國，故流播之中，自拔泥滓。人之不可以無能，信也。宋繇處屈能申，終致顯達。遊道剛直自立，任使爲累。江式能世其業，亦足稱云。

之後，興隆了先輩的遺業，端莊的情態剛直的氣概，困頓挫折也不改變，辭去官職君主年幼的歲月，堅守節操抵制權臣的日子，環視衆公卿，他的風範早已很高超了。高閭出口成文章，下筆多文詞，因此能歷朝受到禮遇，被聖明的君主器重，辭官卸任，退休家居也受到周備的禮待。美好啊！趙逸文雅自持，趙琰加上行孝重義，可謂當世有傑出的人物啊。胡叟在仕與隱之間，悠閑自得没有苦惱，也是一代裏不尋常的人啊！胡方回、張湛、段承根、闞駰、劉延明、趙柔、索敞都廣泛涉獵經史，才志超群，名重西州，傳聞東方之國，因此在顛沛流離之中，能主動脱離痛苦之境。作爲人不能够没有才能，確實如此呀。宋繇處屈能伸，終致顯達。遊道剛直自守，任差也爲家眷。江式能繼承他的家業，也足以稱道。

北史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三

王慧龍（玄孫）松年（五世孫）劭
鄭義（孫）述祖（從曾孫）道邕（道邕子）譯（譯叔祖）儼（儼從子）偉

王慧龍

王慧龍，太原晉陽人，晉尚書僕射愉之孫，散騎侍郎緝之子也。幼聰慧，愉以爲諸孫之龍，故名焉。初，宋武微時，愉不爲之禮，及得志，愉合家見誅。慧龍年十四，爲沙門僧彬所匿，因將過江。津人見其行意匆匆，疑爲王氏子孫。彬稱爲受業者，乃免。既濟，遂西上江陵，依叔祖忱故吏荆州前中從事習辟彊。時刺史魏詠之卒，辟彊與江陵令羅脩、前别駕劉期公、土人王騰等謀舉兵，推慧龍爲盟主，剋日襲州城。而宋武聞詠之卒，亦懼江陵有變，遣其弟道規爲荆州，衆遂不果。羅脩等將慧龍又與僧彬北詣襄陽。晉雍州刺史魯宗之資給慧龍，送度江，遂奔姚興。自言也如此。

王慧龍，太原晉陽人，是晉朝尚書僕射王愉的孫子，散騎侍郎王緝的兒子。從小聰明智慧，王愉認爲是衆孫裏的一條龍，因此以慧龍命名他。起初，宋武卑微時，王愉對他不以禮相待，到了他得志時，王愉全家被誅殺。慧龍當時十四歲，被僧人僧彬藏匿起來，於是帶着他過長江。擺渡的船夫看見他行色匆匆，懷疑是王氏的子孫。僧彬稱他是從師學習的，纔幸免。渡江之後，便西上江陵，依附叔祖父王忱的舊吏荆州原中從事習辟彊。當時刺史魏詠之去世，辟彊與江陵令羅脩、原别駕劉期公、當地人王騰等密謀起兵，推舉慧龍爲盟主，約定日期偷襲州城。然而宋武聞知詠之去世，也害怕江陵有變故，派他的弟弟道規赴任荆州，衆人的密謀終究没有實現。羅脩等帶着慧龍又和僧彬北抵襄陽。晉朝雍州刺史魯宗之資助慧龍，送他渡江，於是投奔姚興。他自己也是這樣説的。

姚泓滅，慧龍歸魏。明元引見與言，慧龍請效力南討，言終，俯而流涕，天子爲之動容。謂曰："朕方混一車書，席卷吴會，卿情計如此，豈不能相資以衆乎？"然亦未之用。後拜洛城鎮將，鎮金墉。會明元崩，太武初即位，咸謂南人不宜委以師旅之任，遂停前授。

姚泓被滅，慧龍歸附北魏。明元接見他與之交談，慧龍請求效力南去征討，説完，俯身流淚，天子被他感動得改變了容顔。對他説："我將統一天下，席捲吴會，你處境這樣，怎能不給你資助軍隊呢？"然而畢竟没有采用他的建議。後來任洛城鎮將，鎮守金墉。適逢明元逝世，太武剛登位，都説南邊人不應委任軍隊的職務，於是停止以前所授的職務。

初，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

起初，崔浩的弟弟崔恬聽説慧龍是王氏的後

女妻之。浩既婚姻，及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齇鼻，江東謂之"齇王"。慧龍鼻漸大，浩曰："真貴種矣!"數向諸公稱其美。司徒長孫嵩聞之不悅，言於太武，以其嗟服南人則有訕鄙國化之意。太武怒，召浩責之。浩免冠陳謝得釋。慧龍由是不調。久之，除樂安王範傅，領并、荊、揚三州大中正。慧龍抗表，願得南垂自效，崔浩固言之，乃授南蠻校尉、安南大將軍左長史。

嗣，把女兒嫁給了他。崔浩與他成了姻親後，到見到他時，說："的確是王家的兒子呀。"王氏世代是酒糟鼻，江東人稱他們是"齇王"。慧龍的鼻子逐漸長大，崔浩說："真正的貴種啊!"多次向衆公卿稱贊他的美妙。司徒長孫嵩聽到這不高興，向太武説起，認爲他贊服南方人便有譏笑鄙視本國風尚教化的意味。太武憤怒，召來崔浩譴責他。崔浩脱帽謝罪纔得以脱身。慧龍因此未得升遷。很久以後，任樂安王元範傅，領并、荊、揚三州大中正。慧龍向皇帝上奏章，希望能够在南部邊陲爲國效命，崔浩堅決爲他説情，於是任南蠻校尉、安南大將軍左長史。

及宋荊州刺史謝晦起兵江陵，引慧龍爲援。慧龍督司馬靈壽等一萬人，拔其思陵戍，進圍項城。晦敗，乃班師。後宋將王玄謨寇滑臺，詔假慧龍楚兵將軍，與安頡等同討之。相持五十餘日，諸將以賊盛，莫敢先，慧龍設奇兵大破之。太武賜以劍馬錢帛，授龍驤將軍，賜爵長社侯，拜滎陽太守，仍領長史。在任十年，農戰并修，大著聲績，招携邊遠，歸附者萬餘家，號爲善政。

到劉宋荊州刺史謝晦在江陵起兵時，引慧龍爲己援。慧龍督率司馬靈壽等一萬人，攻克劉宋的思陵戍，進軍包圍了項城。謝晦失敗，纔調回軍隊。後來劉宋將領王玄謨侵犯滑臺，詔令假慧龍楚兵將軍，和安頡等共同征討他。相持了五十多天，衆將領由於敵賊强大，不敢居前，慧龍布置奇兵大敗敵賊。太武賞賜他劍馬錢帛，授任龍驤將軍，賜封爵位長社侯，授任滎陽太守，照舊領長史。在任上十年，大興屯田，聲譽功績顯揚，招引尚未歸心的邊遠之民，歸附的有一萬多家，號稱良政。

其後宋將到彦之、檀道濟頻頓淮、潁，大相侵掠，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彦之與友人蕭斌書曰："魯軌頑鈍，馬楚粗狂，亡人之中，唯王慧龍及韓延之可爲深憚。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訝之。"宋文縱反間，云慧龍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寇入邊，因執安南大將軍司馬楚之以叛。太武聞曰："此必不然，是齊人忌樂毅耳。"乃賜慧龍璽書曰："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也。"宋文計既不行，復遣刺客吕玄伯購慧龍首二百户男、絹一千匹。玄伯爲反間來，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

此後劉宋將領到彦之、檀道濟多次駐扎在淮水、潁水，大舉前來侵犯擄掠，慧龍努力作戰，多次挫敗敵軍的鋭氣。彦之給友人蕭斌的書信説："魯軌愚頑遲鈍，馬楚粗魯狂暴，逃亡的人中間，衹有王慧龍和韓延之能讓人深深畏懼。没料到軟弱無能的讀書人，竟使老夫感到驚詫。"宋文使反間計，散布慧龍自認爲功高却官位不相配，想招引敵寇進入邊境，趁機拘執安南大將軍司馬楚之來反叛。太武聽到後道："一定不是這樣，是齊國人忌諱樂毅罷了。"於是賜給慧龍詔書道："義隆畏懼將軍如虎，想中傷你，朕自己清楚這些。流言蜚語，想來不值得介意啊。"宋文計謀行不通之後，又派遣刺客吕玄伯以二百户男、絹一千匹的價值懸購慧龍的首級。玄伯爲反間計來，要求摒開旁人有些話要講，慧龍懷疑他，讓人探測出他的懷中藏有短刀。玄伯叩頭請

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皆言義隆賊心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創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仁義爲干鹵，又何憂乎刺客？”遂捨之。時人服其寬恕。

求一死。慧龍説：“各爲自己的主子而已，我不忍心殺害這個人。”身邊的人都説義隆賊心不死，不殺玄伯的話，無從警戒後來的刺客。慧龍説：“生死自有天命，他們又怎能害我。況且我將用仁義作爲盾牌，又擔憂什麽刺客？”終究放了他。當時人佩服他寬厚仁恕的胸懷。

慧龍自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焉。生一男一女，遂絶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舉動必以禮。太子少傅游雅言於朝曰：“慧龍，古之遺孝也。”撰帝王制度十八篇，號曰《國典》。真君元年，拜使持節、寧南將軍、武牢鎮都副將，未至鎮而卒。

慧龍認爲自己遭受禍難轉徙流離，常懷憂傷，於是撰寫《祭伍子胥文》用來寄托自己的心意。生養了一男一女後，便斷絶房事，穿着布製的衣服吃着粗劣的食物，不參與喜慶之事，舉動必按禮節。太子少傅游雅在朝廷上説：“慧龍，是古代遺留的孝子。”編寫帝王制度十八篇，名爲《國典》。真君元年，任使持節、寧南將軍、武牢鎮都副將，未到鎮所便去世了。

臨没，謂功曹鄭曄曰：“吾羈旅南人，恩非舊結，蒙聖朝殊特之慈，得在疆埸效命，誓願鞭尸吴市，戮墳江陰。不謂嬰此重疾，有心莫遂，非唯仰愧國靈，實亦俯慚后土。修短命也，夫復何言！身殁後，乞葬河内州縣之東鄉，依古墓而不墳，足藏髮齒而已。庶其魂而有知，猶希結草之報。”時制，南人入國者，皆葬桑乾。曄等申遺意，詔許之。贈安南將軍、荆州刺史，謚穆侯。吏人及將士共於墓所起佛寺，圖慧龍及僧彬像而贊之。吕玄伯感全宥之恩，留守墓側，終身不去。子寶興襲爵。

臨死前，對功曹鄭曄説：“我是寄居的南方人，受到的恩遇不是從前的功勞的結果，承蒙聖朝特殊的慈惠，能在邊疆效命，誓願在吴地的街市上鞭尸，在江南的土地上戮墓。不料患上這種重病，有此心願不能實現，不僅僅仰愧國命，實在也俯慚大地。活的長短是命啊，又有什麽可説的！身死之後，請求葬在河内州縣朝東的地方，傍着古墓但不起墳堆，足藏頭髮和牙齒罷了。或許那魂兒有知覺，仍希望學那老人結草雖死猶報。”當時的制度，南方人入國境的，都葬在桑乾。鄭曄等一再表白他的遺願，詔令同意了。賜贈安南將軍、荆州刺史，謚號穆侯。官民和將士一起在他的墓地建起佛寺，畫慧龍和僧彬的圖像而贊頌他們。吕玄伯感激他赦免自己罪行保全自己生命的恩德，留守在他的墓旁，終生不離去。兒子寶興繼承了爵位。

王寶興

寶興少孤，事母至孝。尚書盧遐妻，崔浩女也。初，寶興母及遐妻俱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爲親。”及昏，浩爲撰儀，躬自監視，謂諸客曰：“此家禮事，宜盡其美。”及浩被誅，盧遐後妻寶興從母也，緣坐没官。寶興亦逃避，未幾得出。盧遐妻時官賜度斤

寶興從小失去父親，奉事母親極盡孝道。尚書盧遐的妻子，是崔浩的女兒。起初，寶興的母親和盧遐的妻子都懷了孕，崔浩對她們説：“你們將來所生的，都出自於我，可以指腹爲婚。”到了成親時，崔浩爲他們編定儀式，親自監督視察，對衆賓客説：“這家的婚禮之事，應當使它完美。”到崔浩被誅殺時，盧遐的後妻是寶興的姨母，因牽連獲罪没收入官。寶興也逃匿躲避，

鎮高車滑骨，寶興盡賣貨産，自出塞贖之以歸。州辟中從事、别駕，舉秀才，皆不就。閉門不交人事。襲爵長社侯、龍驤將軍。卒，子瓊襲爵。

不久得以出來。盧遐的妻子當時官府賜予度斤鎮高車的滑骨，寶興賣掉所有的財産，自己出塞將她贖出帶回。州府舉薦中從事、别駕，選舉秀才，都不赴任。閉門不交接人事。繼承了爵位長社侯、龍驤將軍。去世後，兒子王瓊繼承了爵位。

王瓊 王遵業 王松年

瓊，字世珍，孝文賜名焉。太和九年，爲典寺令。十六年，降侯爲伯。帝納其長女爲嬪，拜前將軍、并州大中正。正始中，爲光州刺史，有受納響，爲中尉王顯所劾，終得雪免。神龜中，除左將軍、兖州刺史。去州歸京，多年沈滯。所居在司空劉騰宅西，騰雖勢傾朝野，初不候之。騰既權重，吞并鄰宅，增廣舊居，唯瓊終不肯與，以此久見屈抑。

王瓊，字世珍，是孝文賜給他的名。太和九年，任典寺令。十六年，降侯爵爲伯爵。皇帝納娶他的長女爲姬妾，授任前將軍、并州大中正。正始年間，任光州刺史，有接受賄賂的傳聞，被中尉王顯彈劾，終於得以昭雪赦免。神龜年間，任左將軍、兖州刺史。離開州府回到京都，多年得不到晋升。居處在司空劉騰住宅的西面，劉騰儘管勢傾朝野，却始終没有去拜訪他。劉騰執掌大權之後，吞并鄰近的住宅，擴大舊居，祇有王瓊始終不肯讓與，因此長久受到壓抑。

瓊女適范陽盧道亮，不聽歸其夫家。女卒，哀慟無已，瓊仍葬之别所，冢不即塞，常於壙内哭泣，久之乃掩，當時深怪之。加以聾疾，每見道俗，乞丐無已，造次見之，令人笑愕。道逢太保、廣平王懷，據鞍抗禮，自言馬瘦，懷即以誕馬并乘具與之。嘗詣尚書令李崇，騎馬至其黄閤，見崇子世哲，直問繼伯在否，崇趨出，瓊乃下。崇儉而好以紙帖衣領，瓊哂而掣去之。崇小子青肫嘗盛服。竉勢亦不足恨。領軍元叉使奴遺瓊馬，瓊并留奴。王誦聞之笑曰："東海之風，於兹墜矣。"

王瓊的女兒嫁給范陽人盧道亮，不允許回到她的夫家。女兒去世，悲痛不已，王瓊便將她葬在别處，墳地不馬上填塞，常在墓穴裏哭泣，很久纔掩埋，當時人覺得他非常怪異。加上耳聾，每每見到出家人和世俗之人，向他們求索不已，乍一遇到他，讓人既驚訝又好笑。路上碰見太保、廣平王元懷，跨着馬鞍行對等之禮，自言馬瘦，元懷便將儀仗隊中未施鞍轡的備用馬和乘具送給他。曾去拜訪尚書令李崇，騎馬到了他的宰相官署，見到李崇的兒子世哲，直問繼伯在不，李崇趕緊迎出，王瓊纔從馬上下來。李崇儉樸喜歡用紙貼在衣領上，王瓊譏笑他并將他衣領上的紙扯掉。李崇的小兒子青肫曾衣着華麗的服飾，王瓊上前剥去他的衣服，李崇也不怎麽怨恨。領軍元叉派奴僕送給王瓊馬匹，王瓊將奴僕一并留下。王誦聽説後譏笑道："東海之地的風尚，在他這裏墜失了。"

孝昌三年，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中書令。時瓊子遵業爲黄門郎，故有此授。卒，贈征北將軍、中書監、并州刺史。自慧龍入國，三世一身，至瓊始有四子。

孝昌三年，任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中書令。當時王瓊的兒子遵業任黄門郎，因此有這些任命。去世後，賜贈征北將軍、中書監、并州刺史。從慧龍入國以來，三代單傳，到王瓊纔有四個兒子。

長子遵業，風儀清秀，涉歷經史。位著作佐郎，與司徒左長史崔鴻同撰起居注。遷右軍將軍、兼散騎常侍，慰勞蠕蠕。乃詣代京，采拾遺文，以補起居所闕。與崔光、安豐王延明等參定服章。及光爲孝明講《孝經》，遵業預講，延業録義，并應詔作《釋奠侍宴詩》。時人語曰："英英濟濟，王家兄弟。"轉司徒左長史、黄門郎，監典儀注。

長子遵業，風度儀表美好不俗，涉獵經史。官居著作佐郎，與司徒左長史崔鴻共同修撰起居注。升任右軍將軍、兼散騎常侍，慰勞蠕蠕。於是到代京，采集散佚的文字，用來補充所撰起居的缺漏。和崔光、安豐王延明等參與制定不同官階身份的服飾。到崔光爲孝明講說《孝經》時，遵業參與講座，延業記録講義，都應詔作《釋奠侍宴詩》。當時人編的諺語道："人才濟濟，王家兄弟。"調任司徒左長史、黄門郎，監掌制度。

遵業有譽當時，與中書令陳郡袁翻、尚書琅邪王誦并領黄門郎，號曰三哲。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黄門爲小宰相，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穿角履，好事者多毁新履以學之。以胡太后臨朝，天下方亂，謀避地，自求徐州。太后曰："王誦罷幽州始作黄門，卿何乃欲徐州也？更待一二年，當有好處分。"遵業兄弟并交游時俊，乃爲當時所美。及尒朱榮入洛，兄弟在父喪中，以於莊帝有從姨兄弟之親，相率奉迎，俱見害河陰。議者惜其人才，而譏其躁競。贈并州刺史。著《三晋記》十卷。

遵業在當時有聲譽，與中書令陳郡人袁翻、尚書琅邪人王誦共領黄門郎，號稱三位賢人。當時朝政大權歸屬門下省，世稱侍中、黄門爲小宰相，遵業悠閑舒緩恬淡樸素，如在家園。常穿着角履，喜歡多事的人多毁壞新鞋來仿造成他的鞋樣。認爲胡太后臨朝聽政，天下將亂，圖謀遷地以避災禍，自己請求去徐州。太后説："王誦免了在幽州的職務纔任黄門郎，你何故想要去徐州呀？再等一二年，當有好的處置。"遵業兄弟都交結了當時傑出的人物，於是受到了當時人的贊美。到尒朱榮進入洛陽時，兄弟們正在爲父親守喪，因爲與莊帝有從姨兄弟之親，相繼恭迎，一起在河陰被害。評論者痛惜他們這些人才的損失，却譏刺他們那種急於進取而競爭的心態。賜贈并州刺史。著有《三晋記》十卷。

子松年，少知名，齊文襄臨并州，辟爲主簿。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副李緯使梁。使還，歷位尚書郎中。魏收撰《魏書》成，松年有謗言，文宣怒，禁止之，仍加杖罰。歲餘得免，除臨漳令。遷司馬、别駕、本州大中正。孝昭擢拜給事黄門侍郎。帝每賜坐，與論政事，甚善之。

兒子松年，從小有名，齊文襄到并州，薦舉爲主簿。屢經升遷爲通直散騎常侍，輔助李緯出使蕭梁。出使返回，歷任尚書郎中。魏收撰成《魏書》時，松年有毁謗的言論，文宣憤怒，囚禁了他，又施以杖刑。一年多後得以赦免，任臨漳令。升任司馬、别駕、本州大中正。孝昭提拔爲給事黄門侍郎。皇帝常賜座，與他討論政事，很贊賞他。

孝昭崩，松年馳驛至鄴都宣遺詔，發言涕泗，迄於宣罷，容色無改，辭吐諧韵，宣訖號慟，自絶於地，百官莫不感慟。還晋陽，兼侍中，護梓宫還鄴。諸舊臣避形迹，無敢盡哀，唯松年哭必流涕，朝士咸

孝昭逝世，松年乘驛車飛馳到鄴都宣讀遺詔，宣讀時涕淚俱下，直到宣讀完畢，面色不變，談吐聲韵協調，宣讀完畢後號哭哀痛，昏厥倒在地上，百官無不感傷悲痛。回到晋陽，兼侍中，護送皇帝的棺材返回鄴都。衆舊臣隱藏情感的痕迹，不敢盡表哀痛，衹有松年痛哭必流涕，

恐。武成雖忿松年戀舊情切，亦雅重之。以本官加散騎常侍，食高邑縣幹。參定律令，前後大獄多委焉。兼御史中丞。發晉陽之鄴，在道遇疾卒。贈吏部尚書，并州刺史，謚曰平。第二子劭最知名。

朝廷之士都爲之恐懼。武成儘管惱怒松年戀舊情切，却也十分器重他。以本官加散騎常侍，享受高邑縣幹禄。參與制定法令，先後大的訟案多委任他處理。兼御史中丞。從晉陽出發到鄴都，在路上染疾去世。賜贈吏部尚書，并州刺史，謚號爲平。第二個兒子王劭最著名。

王劭

劭，字君懋，少沈默，好讀書。仕齊，累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嘗論古事，有所遺忘，討閱不能得。問劭，劭具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自是大爲時人所許，稱其博物。後遷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得調。隋文帝受禪，授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爲内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收其書，覽而悦之，於是起爲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

王劭，字君懋，從小深沉嫻靜，喜愛讀書。在北齊做官，屢經升遷爲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當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曾論古事，有所遺忘，討究查核不能得到。咨詢王劭，王劭詳細論述出自何處，取書來驗證，無一差錯。從此大爲當時人贊許，稱他博學多識。後來升任中書舍人。北齊滅亡後進入北周，得不到升遷。隋文帝接受禪讓登位，任著作佐郎，因爲母親守喪離職。在家撰寫《齊書》，當時的制度禁止私家修史，被内史侍郎李元操彈劾。皇上憤怒，派人没收了他的著作，閱讀後很賞識，於是起任員外散騎侍郎，撰修起居注。

劭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絶，於是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晉時，有人以洛陽火度江者，世世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今温酒及炙肉，用石炭、木炭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内厨及東宫諸王食厨，不可不依古法。"上從之。

王劭認爲遠古有鑽木取火因季節不同而用不同木材的做法，近代已廢用棄絶，於是上表請求鑽燧改火道："我慎重查考《周官》：'四季鑽燧改火，用來制止季節性流行病。'取火的木材不多次改變，季節性的流行病必然盛行。聖人制定的法則，難道是不起作用的嗎？在晉朝時，有人將洛陽的火種送過長江，代代使用它，相承延續不滅，火色變青。從前師曠的飯食，説是用劈剖平日吃力最大的舊木輪車的車輪爲柴禾燒煮的，晉平公派人去察視，果然用的是車輪的外框。如今温酒和烤肉，用煤火、木炭火、竹火、草火、麻根火，氣味各不相同。據此推之，用新材料取的火和用舊材料取的火，理應不同。希望遵循遠古的先聖之法，在春、夏、季夏、秋、冬五個時令選五種取火的木材來鑽木改火。用功很少，防病的益處却大。縱然百姓沿習已久，不能一下統一，掌管皇帝膳食的尚食内厨以及太子衆王的食厨，不能不按照古法行事。"皇上聽從了這一建議。

劭又言上有龍顔戴干之表，指示

王劭又説皇上眉骨圓起、頭部有肉突起如干

群臣。上大悦，賜物數百段，拜著作郎。上表言符命曰：

昔周保定二年，歲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黄河變清，十里鏡澈。齊氏以爲己瑞，改元，年曰河清。是月，至尊以大興公始作隨州刺史。歷年二十，隋果大興。臣謹案《易》《坤靈圖》曰："聖人受命，瑞必先見於河。"河者最濁，未能清也。竊以靈貺休祥，理無虚發，河清啓聖，實屬大隋。午爲鶉火，以明火德；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地數，既得受命之辰，允當先見之兆。

開皇初，邵州人楊令悊近河得青石圖一、紫石圖一，皆隱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又得石圖，剖爲兩段，有楊樹之形，黄根青葉。汝水得神龜，腹下有文曰"天卜楊興"。安邑掘地得古鐵板，文曰"皇始天年，賫楊鐵券，王興"。同州得石龜，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以前之三石，不異《龍圖》。何以用石？石體久固，義與上名符合。龜腹七字何以著龜？龜亦久固，兼是神靈之物。孔子嘆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今於大隋聖世，圖書屢出。

建德六年，亳州大周村有龍鬥，白者勝，黑者死。大象元年夏，滎陽汴水北有龍鬥。初見白氣屬天，自東方歷陽武而來，及至，白龍也，長十許丈。有黑龍乘雲而至，雲雨相薄，乍合乍離，自午至申，白龍升天，黑龍

戈對立的帝王外表，并指點給群臣看。皇上大喜，賞賜物品幾百件，任著作郎。又上表談論上天預示帝王受命的符兆：

過去北周保定二年，歲星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一帶的黄河變清，十里清澈。齊氏認爲是自己的祥瑞，改用新年號紀年，年號叫河清。這個月，皇上以大興公的身份始任隨州刺史。經過二十年，隋朝果然大興。我慎重查考《周易》《坤靈圖》説："聖人接受天命，祥瑞一定預先出現在黄河。"黄河最渾濁，是不能清澈的。我私下認爲神靈賜福吉祥，理當不會虚發，黄河變清開啓王天下者，實屬大隋。午爲鶉火星次，以明示火德；仲夏時五行中的火德旺盛，也表明是火德。月爲五日爲五，正合天地正數，既得到受命的時辰，又符合先顯的吉兆。

開皇初年，邵州人楊令悊在河邊獲得一塊有圖文的青石、一塊有圖文的紫石，都凸出成文字，有皇上的名字，下面説"八方天心"。永州也獲得有圖文的石頭，剖成兩截後，有楊樹的形狀，黄色的樹根和青色的葉子。汝水獲得了神龜，腹部有文字爲"天卜楊興"。安邑在掘地時獲得古代的鐵板，上有文字是"皇始天年，賫楊鐵券，王興"。同州獲得石龜，上有文字是"天子延千年，大吉"。我認爲前面的三塊有圖文的石頭，與《龍圖》無異。爲什麽用石頭？石頭長久堅固，意義與皇上的名字相符。龜腹上的那七個字爲什麽要著在龜上？龜也是長久堅固的，且是神靈之物。孔子嘆息黄河不出龍圖，洛水不出文書；如今在大隋聖明之世，龍圖文書多次出現。

建德六年，亳州的大周村有龍相鬥，白龍獲勝，黑龍死去。大象元年夏季，滎陽汴水的北面有龍相鬥。初見時白氣連天，從東方經過陽武而來，等到眼前時，原來是白龍，長十來丈。有黑龍乘雲而到，雲雨相迫近，乍合乍離，從午時到申時，白龍升天，黑龍墜地。慎重查考：龍，是君王的象徵。

墜地。謹案：龍，君象也。前鬥於亳州周村者，蓋象至尊以龍鬥之歲爲亳州總管，遂代周有天下。後鬥於滎陽者，滎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白龍從東方來，歷陽武者，蓋象至尊將登帝位，從東第入自崇陽門也。西北升天者，當乾位天門。

《坤靈圖》曰："聖人殺龍，龍不可得而殺，皆感氣也。"又曰："泰，姓商名宫，黄色，長八尺，六十世，河龍以正月辰見，白龍與五黑龍鬥，白龍陵，故泰人有命。"謹案此言，皆爲大隋而發也。"聖人殺龍"者，前後龍死是也。"姓商"者，皇家於五姓爲商也。"名宫"者，武元皇帝諱於五聲爲宫。"黄色"者，隋色尚黄。"長八尺"者，武元皇帝身長八尺。"河龍以正月辰見"者，《泰》，正月卦，龍見之所於京師爲辰地。"白龍與黑龍鬥"者，亳州、滎陽龍鬥是也。勝龍所以白者，楊姓納音爲商，至尊又辛酉歲生，位皆在西方，西方白色也。死龍所以黑者，周色黑。所以稱五者，周閔、明、武、宣、靖凡五帝；趙、陳、代、越、滕五王一時伏法，亦當五數。"白龍陵"者，陵猶勝也。鄭玄説"陵"當爲"除"，凡鬥能去敵曰除。臣以"泰人有命"者，泰之爲言，通也，大也，明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鑿度》曰："泰表戴干。"鄭玄注云："表者，人形體之彰識也。干，盾也。泰人之表，戴干。"臣伏見至尊有戴干之表，益知泰人之表，不爽毫

前面在亳州周村相鬥的，不外乎象徵皇上在龍鬥之年任亳州總管，於是更代北周擁有天下。後面在滎陽相鬥的，滎字中有三個火字，表明火德的旺盛。白龍從東方來，經過陽武，不外乎象徵皇上將登帝位，從東面的府第進入崇陽門。在西北方向升天的，正當西北方乾位的天宫之門。

《坤靈圖》説："聖人殺龍，龍不可能得到而殺死，都是受氣的感應而已。"又説："泰，姓商名宫，黄色，長八尺，活六十世，河龍以正月辰見，白龍與五條黑龍鬥，白龍陵，所以泰人有命。"慎考這些話，都是爲大隋而發的。"聖人殺龍"，前後兩次龍死即是。"姓商"，皇家在用宫商角徵羽將姓氏分類的五姓中屬商類。"名宫"，武元皇帝之名在五聲中屬宫音。"黄色"，隋朝在顔色中崇尚黄色。"長八尺"，武元皇帝身高八尺。"河龍以正月辰見"，《泰》，是正月之卦，龍出現的地方在京都爲東南偏東的辰地。"白龍與黑龍鬥"，亳州、滎陽的龍鬥即是。獲勝的龍之所以是白龍，因爲楊姓在五音與十二律六十甲子以及五行相配組成的納音裏爲商，皇上又是辛酉年生的，方位都在西方，西方是白色。死去的龍之所以是黑龍，因爲北周代表黑色。之所以稱五，北周閔、明、武、宣、靖共五帝；趙、陳、代、越、滕五王同時伏法，也和五數相合。"白龍陵"，陵如同勝。鄭玄説"陵"當爲"除"的意思，凡是鬥爭能去掉敵手的叫做除。我認爲"泰人有命"，泰的意義，是通，是大，表明這人道通德大，得天命。《乾鑿度》説："泰表戴干。"鄭玄注道："表，就是人的形體的外表特徵。干，就是盾。泰人的外表特徵，就是頭部有肉突起如干戈對立的奇異之相。"我見皇上有頭部肉突起如干戈對立的奇異外表，更知與泰人的外表，不差毫厘。《坤靈圖》上所説的，字字都應驗了。緯書又稱漢朝有四百年，結果符合書上所説的，於是知

厘。《坤靈圖》所云，字字皆驗。緯書又稱漢四百年，終如其言，則知六十世亦必然矣。昔宗周卜世三十，今則倍之。

道了隋朝可傳六十代也是必然的了。從前宗周占卜可傳三十代，如今則是它的二倍。

《稽覽圖》曰："太平時，陰陽和合，風雨會同，海内不偏。地有阻險，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惟平均乃不鳴條，故欲風於亳。亳者陳留也。"謹案此言，蓋明至尊昔爲陳留公世子，亳州總管，遂受天命，海内均同，不偏不黨，以成太平之風化也。在大統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陳留公。是時，齊國有秘記云"天王陳留入并州"，齊主高洋爲是誅陳留王彭樂。其後，武元皇帝果將兵入并州。周武帝時，望氣者云"亳州有天子氣"，於是殺亳州刺史紇豆陵恭。至尊代爲之。又陳留老子祠有枯柏，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柏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柏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枝如傘，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亳州，親至祠樹之下，自是柏枝回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考校衆事，太平主出於亳州陳留之地，皆如所言。《稽覽圖》又云："政道得，則陰物變爲陽物。"鄭玄注云："葱變爲韭，亦是。"謹案自六年以來，遠近山石多變爲玉。石爲陰，玉爲陽。又左衛園中，葱皆變爲韭。

《稽覽圖》說："太平時代，陰陽調和，風雨協調，四海之内不偏不倚。地有險阻，因此風有快慢。儘管太平的政治仍有不能平均的，衹有平均纔不會有枝條鳴響，因此想風起於亳州。亳州即陳留。"慎重查考這些話，不外乎表明皇上昔日是陳留公的嗣子，任亳州總管，於是接受天命，使海内平均，不偏不黨，用來成就太平時代的風化。在大統十六年時，武元皇帝改封爲陳留公。這時，齊國有深奥的典籍道"天王陳留入并州"，北齊君主高洋因此誅殺了陳留王彭樂。之後，武元皇帝果然率兵進入并州。周武帝時，觀察雲氣以預測吉凶的方士說"亳州有天子氣"，於是殺了亳州刺史紇豆陵恭。由皇上代任。又陳留的老子祠有乾枯的柏樹，世上傳說老子將仙去時，說過："等到乾枯的柏樹生出東南邊的樹枝，樹梢轉而回指時，將有聖人出來，我的大道可再行於世了。"到北齊時，乾枯的柏樹從下面生出新枝，朝上指向東南方，夜裏有三個孩童一起歌唱道："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枝如傘，聖主從此去。"到皇上統治亳州時，親自到祠廟的柏樹之下，從這時起柏樹枝轉頭回抱，它的乾枯的樹枝逐漸指向西北方向，道教果然流傳於世。考核這些事情，太平君主出自亳州陳留之地，都正如以上所說的。《稽覽圖》又說："施政的方略成功，那麼陰物也會變成陽物。"鄭玄注道："葱變成韭菜，就是。"慎重查考從六年以來，遠近的山石許多變成了玉。石爲陰物，玉爲陽物。又左衛的園地中，葱都變成了韭菜。

上覽之大悦，賜物五百段。未幾，劭復上書曰：

皇上閱讀此表後非常高興，賞賜物品五百件。不久，王劭又上書道：

《易·乾鑿度》曰："《隨》，

《周易》《乾鑿度》說："《隨》，上六，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享于西山。《隨》者，二月卦。陽德施行，蕃决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係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欲陰隨從之也。"《易》《稽覽圖》："《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年傳爲《復》。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西北地動星墜，陽衛。《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趙地動，北方三十日，千里馬數至。"謹案：凡此《易緯》所言，皆是大隋符命。《隨》者，二月之卦，明大隋以二月即皇帝位也。"陽德施行"者，明楊氏之德教施行於天下也。"蕃决難解"者，明當時蕃鄣皆通决，險難皆解散也。"萬物隨陽而出"者，明天地間萬物盡隨楊氏而出見也。"上六欲九五拘係之"者，五爲王，六爲宗廟，明宗廟神靈欲命登九五之位，帝王拘人以禮，係人以義也。"拘人以禮，係人以義"，此二句，亦是《乾鑿度》之言。"維持之"者，明能以綱維持正天下也。"被陽化而欲陰隨從之"者，明諸陰類被服楊氏之風化，莫不隨從。陰，謂臣下也。"王用享于西山"者，蓋明至尊常以歲二月幸西山仁壽宫也。凡四稱"隨"，三稱"陽"，欲美隋楊，丁寧之至也。"《坤》六月"者，坤位在未，六月建未，言至尊以六月生也。"有子女任政"者，言樂平公主是皇帝子女，而爲周后，任理内政也。"一年傳爲《復》"者，《復》是《坤》之一世卦，陽氣初起，言周宣帝崩後一年，傳位

拘禁强令附從，這纔順服相隨而再用繩索拴緊，君王興師討逆在西山設祭。《隨》，是二月卦。陽德施行，蕃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繫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欲陰隨從之也。"《周易》《稽覽圖》："《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年傳爲《復》。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西北地動星墜，陽衛。《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趙地動，北方三十日，千里馬數至。"慎查考：凡是這裏《易緯》所說的，都是上天預示大隋受命的符兆。《隨》，是二月之卦，表明大隋在二月登皇帝之位。"陽德施行"，表明楊氏的德教在天下實施推行。"蕃决難解"，表明當時的屏障都通暢，險難全部解散了。"萬物隨陽而出"，表明天地間萬物全部跟隨楊氏而出現了。"上六欲九五拘繫之"，五是王，六是宗廟，表明宗廟神靈欲令升登帝位，帝王以禮約束人，以義維係人。"以禮約束人，以義維係人"，這兩句，也是《乾鑿度》的言論。"維持之"，表明能用法度正定天下。"被陽化而欲陰隨從之"，表明各種屬於陰性的物類蒙受楊氏的風化，没有不跟隨順從的。陰，指的是臣下。"王用享於西山"，不外乎表明皇上常在每年的二月到西山的仁壽宫。總共四次稱"隨"，三次稱"陽"，欲使隋楊美好，言語懇切之至。"《坤》六月"，坤位在農曆六月，六月爲建未之月，説的是皇上在六月出生。"有子女任政"，説的是樂平公主是皇帝的子女，而成爲北周的皇后，負責處理宫内之政。"一年傳爲《復》"，《復》卦是《坤》卦的一世卦，陽氣剛起，説的是周宣帝逝世後一年，傳位給楊氏。"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貧之"當作"真人"，是文字的訛誤。説的是周宣帝在五月逝世，真命天子革命，應在這時。皇上謙讓而違犯了天意，因此過了一年纔登位。從前任定州總管，在京都的東北方向，推本而言之，所以説"真人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大起，就是大規模

與楊氏也。"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貧之"當爲"真人"，字之誤也。言周宣帝以五月崩，真人革命，當在此時。至尊謙讓而逆天意，故逾年乃立。昔爲定州總管，在京師東北，本而言之，故曰"真人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者，大起，即大興城邑也。"西北地動星墜"者，蓋天意去周授隋，故變動也。"陽衛"者，言楊氏得天衛助也。"《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者，此卦動而大亨作，故至尊以十一月被授亳州總管，將從中山而出也。"趙地動"者，中山爲趙地，以神人將去，故變動也。"北方三十日"者，蓋至尊從北方將往亳州之時，停留三十日也。"千里馬"者，蓋至尊舊所乘騧騮馬也。《屯》卦，震下坎上，震於馬爲作足，坎於馬爲美脊，是故騧馬脊有肉鞍，行則先作弄四足也。"數至"者，言歷數至也。

興建城邑。"西北地動星墜"，不外乎是天意要捨棄北周授命隋朝，因此產生變動現象。"陽衛"，說的是楊氏得到上天的保衛佑助。"《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此卦表明初生之物變動發展而前景大爲亨通，因此皇上在十一月被授任亳州總管，將從中山而出發。"趙地動"，中山屬趙地，因爲神人將離去，所以産生變動現象。"北方三十日"，不外乎是皇上從北方將往亳州之時，停留了三十天。"千里馬"，不外乎是皇上過去所乘的騧騮馬。《屯》卦，震下坎上，震對馬來說是它的足，坎對馬來說是它的美好的脊梁，因此騧馬的脊梁上有肉鞍，行走則先播弄四足。"數至"，說的是帝王繼承的時刻已經來臨。

《河圖·帝通紀》曰："形瑞出，變矩衡，赤應隨，叶靈皇。"《河圖·皇參持》曰："皇辟出，承元訖，道無爲，安率，被遂矩，戲作術，開皇色，握神日，投輔提，象不絶，立皇後，翼不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河典出，叶輔嬉，爛可述。"謹案：凡此《河圖》所言，亦是大隋符命。"形瑞出，變矩衡"者，矩，法也；衡，北斗星名，所謂璇璣玉衡者也。大隋受命，形兆之瑞始出，天象則爲之變動。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衡。《易緯》："伏戲，矩衡神。"鄭玄注，

《河圖·帝通紀》說："形瑞出，變矩衡，赤應隨，叶靈皇。"《河圖·皇參持》說："皇辟出，承元訖，道無爲，安率，被遂矩，戲作術，開皇色，握神日，投輔提，象不絶，立皇後，翼不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河典出，叶輔嬉，爛可述。"慎考查：凡是這裏《河圖》所說的，也是上天預示大隋受命的符兆。"形瑞出，變矩衡"，矩，是法度；衡，是北斗星名，即所說的璇璣玉衡。大隋接受天命，祥瑞的徵兆開始出現，天象便爲之變化。北斗主掌天上的法度，因此叫做矩衡。《易緯》說："伏戲，矩衡神。"鄭玄注，認爲是法玉衡之神。與此《河圖》矩衡的意義相同。"赤應隨"，說的是赤帝降下精靈，感應生下隋朝。因此隋朝把火德作

以爲法玉衡之神。與此《河圖》矩衡義同。“赤應隨”者，言赤帝降精，感應而生隋也。故隋以火德爲赤帝天子。“叶靈皇”者，叶，合也，言大隋德合上靈天皇大帝也。又年號開皇，與《靈寶經》之開皇年相合，故曰叶靈皇。“皇辟出”者，皇，大也，辟，君也，大君出，蓋謂至尊受命出爲天子也。“承元訖”者，言承周天元終訖之運也。“道無爲，安率”者，“安”下脱一字，言大道無爲，安定，天下率從。“被遂矩，戲作術”者，矩，法也，昔遂皇握機矩，伏戲作八卦之術，言大隋被服彼二皇之法術也。“遂皇機矩”，語見《易緯》。“開皇色”者，言開皇年易服色也。“握神日”者，言握持群神，明照如日也。又開皇以來日漸長，亦其義也。“投輔提”者，言投授政事於輔佐，使之提挈也。“象不絶”者，法象不廢絶也。“立皇後，翼不格”者，格，至也，言本立太子以爲皇家後嗣，而其輔翼之人不能至於善也。“道終始，德優劣”者，言前東宫道終而德劣，今皇太子道始而德優也。“帝任政，河典出”者，言皇帝親任政事，而邵州河濱得石圖也。“叶輔嬉，爛可述”者，叶，合也；嬉，興也，言群臣合心輔佐，以興政教，爛然可紀述也。所以於《皇參持》、《帝通紀》二篇，大陳符命者，明皇道帝德盡在於隋也。

爲赤帝天子。“叶靈皇”，叶，是合，説的是大隋之德合於神靈天皇大帝。又年號是開皇，與《靈寶經》的開皇年相合。“皇辟出”，皇，是大，辟，是君，大君出，不外乎説的是皇上接受天命出爲天子。“承元訖”，説的是繼承北周天元終竟之世運。“道無爲，安率”，“安”字下面脱落一字，説的是大道無爲，安定，天下順從。“被遂矩，戲作術”，矩，是法度，從前遂皇掌握機巧之法，伏戲作八卦之術，説的是大隋信奉那二皇的法術。“遂皇機矩”，此話見於《易緯》。“開皇色”，説的是開皇年變易車馬和祭牲的顔色。“握神日”，説的是握持衆神，明察如日。又開皇以來白天漸長，也是其義。“投輔提”，説的是委任大臣政事，使之扶持。“象不絶”，即合乎禮儀規範的行爲不廢絶。“立皇後，翼不格”，格，是達，説的是原來擁立的太子作爲皇家的後嗣，但他的輔佐之人不能使之達於善。“道終始，德優劣”，説的是前太子道終而德劣，如今的皇太子道始而德優。“帝任政，河典出”，説的是皇帝親理政事，因而在邵州的黄河邊得到了石圖。“叶輔嬉，爛可述”，叶，是合；嬉，是興，説的是群臣合心輔助，來興隆政治教化，燦爛光明可以記載敘述。根據《皇參持》、《帝通紀》二篇，大肆陳述上天預示受命符兆的目的，是表明皇道帝德全都在大隋啊。

上大悦，以劭至誠，寵錫日隆。

皇上非常高興，認爲王劭極其忠誠，皇上的恩賜日益豐厚。

時有人於黄鳳泉浴，得二白石，

當時有人在黄鳳泉洗澡，得到二塊白色的石

頗有文理。遂附其文以爲字，復言有諸物象，而上奏曰："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雙鳳、青龍、朱雀、騶虞、玄武，各當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門、地户、人門、鬼門閉'九字。又有却非及二鳥。其鳥皆人面，則《抱朴子》所謂千秋萬歲者也。其小玉亦有五岳、却非、虬、犀之象。二玉俱有仙人玉女乘雲控鶴之象。别有異狀諸神，不可盡識，蓋是風伯、雨師、山精、海若之類。又有天皇大帝、皇帝及四帝坐，鈎陳、北斗、三公、天將軍、土司空、老人、天倉、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官。諸字本無行伍，皆往往偶對。於大玉則有皇帝姓名，并臨南面，與日字正鼎足，復有老人星，蓋明南面象日，而長壽也。皇后二字在西，上有月形，蓋明象月也。於次玉，則皇帝名與九千字次比，兩楊字與萬年字次比，隋與吉字正并，蓋明長久吉慶也。"劭復迴互其字，作詩二百八十篇奏之。上以爲誠，賜帛千匹。

頭，很有些紋理。於是依據它的紋理認爲是文字，又説有各種各樣的物體形象，便上奏説："那塊大的玉石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以及一對麒麟、兩隻鳳、青龍、朱雀、騶虞、玄武，各在自己的方位上。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的名稱，共二十七個字。又有'天門、地户、人門、鬼門閉'九字。又有却非冠和兩隻鳥。此鳥都有人的面孔，即是《抱朴子》所説的千秋萬歲。那塊小的玉石也有五岳、却非冠、無角龍、犀牛的形象。兩塊玉石上都有仙人玉女乘雲駕鶴的形象。另外有異樣的衆神形象，不能全部認識，大概是風伯、雨師、山精、海若海神之類。又有天皇大帝、皇帝以及四顆帝座星，鈎陳、北斗、三公、天將軍、土司空、老人、天倉、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共四十五星官。衆字本無排列，都往往是兩兩相對。在大的玉石上則有皇帝姓名，并且朝南面，與日字正鼎足排列，又有老人星，不外乎表明皇帝朝南像太陽，而且長壽。皇后二字在西面，上有月亮的形狀，不外乎表明像月亮一樣。在小一點的玉石上，則皇帝的名字與九千兩字并列，兩個楊字與萬年兩字并列，隋與吉字正好并列，不外乎表明長久吉慶的意思。"王劭將這些字交錯變换使用，作成二百八十篇詩奏上。皇上認爲他忠誠，賞賜絲帛一千匹。

劭於是采人間歌謡，引圖書讖緯，依約符命，捃摭佛經，撰爲《皇隋靈感誌》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咏，經涉旬朔，遍而後罷。上益喜，賞賜優洽。

王劭於是采集人間歌謡，引用圖書據讖緯之學的觀點予以説明，根據上天預示帝王受命的符兆，采集佛經，撰成《皇隋靈感誌》共三十卷，奏上。皇上下令公布天下。王劭召集各州派遣進京報告本州政治和財經狀况的使者，洗手焚香，閉目誦讀他的《皇隋靈感誌》，聲調婉轉，有如歌咏，歷經一月，誦讀完畢纔罷。皇上更加歡喜，賞賜優厚。

及文獻皇后崩，劭復上言："佛經説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盤。伏惟大行皇后，聖德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秘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案：

到文獻皇后逝世時，王劭又上言道："佛經説人應天而生以及上品之上化生西方净土之時，天佛大放光明，用香花和妓樂來迎接他。如來在明星出來時進入涅槃。剛剛逝世的皇后，聖德仁慈，福善祥瑞，備載於各種奥秘的典籍之中，都説她是妙善菩薩。我審慎查考：八月二十二日，

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宫内再雨金銀之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宫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虚空。至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即升遐。與經文所説，事皆符驗。臣又以愚意思之，皇后遷化不在仁壽大興宫者，蓋避至尊常居正處也。在永安宫者，象京師永安門，平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後二日，苑内夜有鍾聲二百餘處，此則生天之應，顯然也。”上覽之，且悲且喜。

仁壽宫内兩次下起金銀花雨；二十三日，大寶殿的後面，夜裏有神光出現；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宫北面，有自然界發出的種種音樂，聲震長空。到五更時分，皇后氣息衰微如同睡着一般，隨即升天。與佛經上所説的，事事都得到應驗。我又用自己的觀點來思考此事，皇后逝世時不在仁壽大興宫的原因，大概是因爲迴避皇上常居的正房。而在永安宫的原因，是因爲它像京都的永安門一樣，是她平常出入的地方。皇后升天後兩天，御苑裏夜晚有二百多處響起鐘聲，這就是轉生天道的應驗，是很明顯的。”皇上看了後，又悲又喜。

時蜀王秀以罪廢，上謂劭曰：“嗟乎！吾有五子，三子不才。”劭進曰：“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黄帝二十五子，同姓者二，餘各異德。堯十子，舜九子，皆不肖。夏有五觀，周有三監。”上然其言。後上夢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脚，李盛扶肘，乃得上。因謂彭曰：“死生當與爾俱。”劭曰：“此夢大吉。上高山者，明高崇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二人扶侍，實爲長壽之徵。”上聞之，喜見容色。其年，上崩，未幾，崔彭亦卒。

當時蜀王楊秀因罪被廢黜，皇上對王劭説：“哎喲！我有五個兒子，三個兒子不成器。”王劭進言道：“古來聖明的帝王，都不能改變不肖之子。黄帝有二十五個兒子，繼承了他姓氏的衹有兩個，其餘的都不同心同德。唐堯有十個兒子，虞舜有九個兒子，都不肖。夏代有禍亂的五觀，周代有叛反的三監。”皇上贊同他的言論。後來皇上做夢想登上高山却不能實現，是崔彭捧着他的脚，李盛扶着他的肘，纔得以登上。於是對崔彭説：“生死當與你一起了。”王劭説：“此夢大吉。登上高山，表明高大安穩，永遠像山一樣。彭猶如彭祖，李猶如李老，兩人扶持，實是長壽的徵兆。”皇上聽了這話，喜形於色。這一年，皇上逝世，不久，崔彭也去世了。

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帝不忍誅。劭上書曰：“臣聞黄帝滅炎，蓋云母弟；周公誅管，信亦天倫；叔向戮叔魚，仲尼謂之遺直；石碏殺石厚，丘明以爲大義。此皆經籍明文，帝王常法。今陛下置此逆賊，度越前聖。謹案：賊諒毒被生靈者也。古者同德則同姓，德不同則異姓，故黄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唯青陽、夷鼓與黄帝同爲姬姓。諒既自絶，請改其氏。”劭以此求媚，帝依違不從。後遷秘書少監，卒於官。

煬帝繼位，漢王楊諒叛亂，皇帝不忍心誅殺。王劭上書道：“我聽説黄帝滅了炎帝，傳説他們是同母之兄弟；周公誅殺管叔，的確也是兄弟；叔向殺戮叔魚，仲尼説他有古人遺留的正直之德風；石碏殺死石厚，丘明認爲是大義滅親。這些都在儒家的經書中記載得清清楚楚，是帝王的常法。如今陛下放過這個叛逆寇賊，超過了前輩聖人的做法。審慎查考：叛賊楊諒是個殘害生靈的家夥。古時同德就同一姓，不同德就不同姓，所以黄帝有二十五個兒子，其中得到姓的有十四個人，衹有青陽、夷鼓與黄帝同爲姬姓。楊諒既已自絶於皇室，請求改變他的姓氏。”王劭用這來求媚於皇帝，皇帝猶猶豫豫還是没有聽

從。後來升任秘書少監，任職時去世。

劭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録口敕。又采迂怪不經之語，及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爲其題目。詞義繁雜，無足稱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善惡之迹，堙滅無聞。初撰《齊志》爲編年體二十卷，復爲《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爲有識嗤鄙。然其指摘經史謬誤，爲《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爰自志學，暨于暮齒，篤好經史，遺略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忽，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啖。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厨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

王劭從事著述，近二十年，專門主持國史寫作，撰成《隋書》八十卷。記録了許多皇帝口頭的詔令。又采集荒誕不經的話語，以及僻陋曲折的小巷裏的言論，按其類別各相歸屬，爲它們各起題目。文詞和義理繁蕪雜亂，没有值得稱道的。於是使隋代文武名臣的善惡事迹，埋没而得不到流傳。起初撰寫編年體的《齊志》二十卷，又撰寫《齊書》，有紀傳一百卷，以及《平賊記》三卷，或者文詞鄙陋粗野，或者超越常軌不合法度，駭人視聽，深受有識之士的譏斥和鄙視。然而他指摘經史的謬誤，作《讀書記》三十卷，其精深博大受到了當時人的佩服。從十五歲開始，至於晚年，十分愛好經史，嫌棄而忽略世事。用心既已專一，以致平素神思頗爲恍惚，每到共同進餐時，閉目凝思，盤中之肉，總是被僕從吃掉。王劭没有發覺這些，祇是責備肉少，多次懲罰厨師。厨師把實情告訴了王劭，王劭依舊像以前一樣閉着眼睛，守候着從而抓住了偷食者。厨師纔免除了鞭笞之辱。他專心致志就像這樣。

遵業弟廣業，性沈雅，涉歷書傳，位太尉祭酒，遷屬。卒於太中大夫，贈徐州刺史。子乂，有儀望，以幹用見稱，卒於南鉅鹿太守。

遵業的弟弟廣業，性格深沉文雅，涉獵了不少典籍，官居太尉祭酒，遷屬。任太中大夫時去世，賜贈徐州刺史。兒子王乂，有儀容外表，因有才幹而被稱道，任南鉅鹿太守時去世。

廣業弟延業，博學多聞，頗有才藻，位中書郎。河陰之役，遂亡骸骨。又無子，贈齊州刺史。

廣業的弟弟延業，博學多聞，很有才思文采，官居中書郎。在河陰的戰役中，陷陣身亡。又没有兒子，賜贈齊州刺史。

延業弟季和，位書侍御史、并州大中正，贈華州刺史。

延業的弟弟季和，官居書侍御史、并州大中正，賜贈華州刺史。

鄭羲　鄭懿

鄭羲，字幼麟，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八世孫也。曾祖豁，慕容垂太常卿。父曄，不仕。娶長樂潘氏，生六子，粗有志氣，而羲第六，文學爲優。弱冠舉秀才，尚書李孝伯以女妻之。文成末，拜中書博士。

鄭羲，字幼麟，滎陽開封人，是魏朝將作大匠鄭渾的八世孫。曾祖父鄭豁，任慕容垂的太常卿。父親鄭曄，不想做官。娶長樂人潘氏爲妻，生養了六個兒子，都大有志氣，而鄭羲排行第六，以文才見長。二十歲時被選舉爲秀才，尚書李孝伯將女兒嫁給了他。文成末年，任中書博士。

天安初，宋司州刺史常珍奇據汝南來降，獻文詔殿中尚書元石爲都將

天安初年，劉宋的司州刺史常珍奇擁據汝南歸降，獻文詔令殿中尚書元石爲都將赴往，派鄭

赴之，遣羲參石軍事。到上蔡，珍奇率文武三百人來迎。既相見，議欲頓軍汝北，未即入城。羲謂石曰："機事尚速，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奪其管籥，據有府庫。雖出珍奇非意，要以全制爲勝。"石從羲言，遂策馬徑入其城。城中尚有珍奇親兵數百人，在珍奇宅内。石既克城，意益憍怠，置酒嬉戲，無警防之虞。羲勸嚴兵設備，以待非常。其夜，珍奇果使人燒府，欲因救火作難，以石有備，乃止。明旦，羲齎白武幡安慰郭邑，衆心乃定。

羲參預元石軍事。到達上蔡，珍奇率領文武官員三百人趕來迎接。相見之後，商議想在汝水北岸駐扎軍隊，没有即刻進城。鄭羲對元石説："樞機大事貴在神速，如今珍奇雖然趕來迎接了，他的意圖還不能估量。不如直接進入他的城裏，奪取他的鑰匙，占有官府的倉庫。儘管出乎珍奇意外，關鍵是以完全控制爲上。"元石聽從了鄭羲的話，於是鞭馬徑直進入其城裏。城中還有珍奇的親兵幾百人，在珍奇的住宅裏。元石占領城後，思想就益發傲慢懈怠，設酒宴飲嬉戲，没有警戒防範的準備。鄭羲勸説部署軍隊設防，用來防備突如其來的事變。當夜，珍奇果然派人焚燒府庫，想趁救火時的混亂發難，由於元石有防備，纔罷休。第二天早上，鄭羲帶着有白虎圖像的旗幟去安撫慰問城邑裏的居民，民衆的心纔穩定下來。

明年，又引軍東討汝陰。宋汝陰太守張超城守不下，石攻之不克，議欲還軍長社，待秋擊之。羲曰："今超驅市人，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盡，不降當走。而欲棄還長社，超必修城深塹，多積薪穀，將來恐難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社。至冬，復往攻超，超果設備，無功而還。歷年，超死，楊文長代戍，食盡城潰，乃克之，竟如羲策。淮北平，遷中書侍郎。

第二年，又率軍東討汝陰。劉宋的汝陰太守張超據城防守不下來，元石攻城也攻不下，商議準備回軍長社，等待秋季再來攻擊。鄭羲説："現在張超驅使市民，差遣不過一月，當然安心守城。張超的糧食斷盡之後，不是投降就是逃走。却要放棄返回長社，這樣張超一定會修城墻挖深壕，多積聚薪草穀糧，將來恐怕難以謀取了。"元石不采納，終究回師長社。到了冬季，又前往進攻張超，張超果然設防，無功而回。過了多年，張超死，楊文長代替防守，糧盡城潰，纔攻占了它，終如鄭羲謀劃時所料。淮水以北地區平定後，升任中書侍郎。

延興初，陽武人田智度年十五，妖惑動衆，擾亂京索。以羲河南人望，爲州郡所信，遣乘傳慰喻。羲到，宣示禍福，衆皆散，智度尋見禽斬。以功賜爵泰昌男。

延興初年，陽武人田智度年紀十五歲，妖言蠱惑煽動民衆，擾亂京索。認爲鄭羲是黄河以南地區衆人所仰望的人，被州郡之民信任，派他乘驛傳慰撫曉諭。鄭羲到後，宣傳告示禍福利害，亂民都潰散了，智度旋即被擒獲斬殺。因爲功勞被賜封爵位泰昌男。

孝文初，兼員外散騎常侍、寧朔將軍、陽武子，使於宋。中山王王叡寵幸當世，并置王官，羲爲其傅。是後歷年不轉，資産亦乏，因請假歸，遂盤桓不返。及李冲貴寵，與羲昏

孝文初年，兼員外散騎常侍、寧朔將軍、陽武子，出使劉宋。中山王王叡在當時受到寵愛，并設置藩王府的屬官，鄭羲任他的傅。此後多年没有改任，資産也匱乏，於是請假回家，便逗留不返。到李冲顯貴受寵，和鄭羲結爲姻親時，纔

姻，乃就家徵爲中書令。文明太后爲父燕宣王立廟於長安，初成，以羲兼太常卿，假滎陽侯，具官屬，詣長安拜廟，建碑於廟門。還，以使功，仍賜侯爵。

前往家中徵召爲中書令。文明太后爲父親燕宣王在長安建立祠廟，剛剛建成時，任命鄭羲兼太常卿，假滎陽侯，配備屬吏，到長安拜廟，在廟門樹碑。回來，由於出使有功，依前賜封侯爵。

出爲西兗州刺史，假南陽公。羲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吝，人有禮餉者，不與杯酒臠肉，而西門受羊酒，東門沽賣之。以李冲之親，法官不之糾也。酸棗令鄭伯孫、鄄城令董騰、别駕賈懷德、中從事申靈度并在任廉貞，勤恤百姓，羲皆申表稱薦，時論多之。文明太后爲孝文納其女爲嬪，徵爲秘書監。

出任西兗州刺史，假南陽公。鄭羲多有受賄行爲，没有財貨别想在他那裏辦成事情。性格又吝嗇，有人來以禮贈物的，不給犒勞一杯酒一塊肉，而且在西城門接受了羊和酒，便拿去東城門出售它們。由於是李冲的親戚，法官不來糾察。酸棗令鄭伯孫、鄄城令董騰、别駕賈懷德、中從事申靈度都在任廉正，關懷百姓，鄭羲都上表稱道舉薦，當時的輿論對此給予了褒揚。文明太后爲孝文納娶了他的女兒爲姬妾，徵召爲秘書監。

太和十六年卒，尚書奏謚曰“宣”。詔曰：“蓋棺定謚，先典成式；激揚清濁，政道明範。羲雖宿有文業，而政闕廉清。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

太和十六年去世，尚書奏請謚號爲“宣”。詔令道：“蓋棺定謚號，是先前典章舊有的法規；斥惡獎善，樹立爲政之道的光輝典範。鄭羲儘管舊有文事之功，却理政缺少清廉。尚書怎麽情理失去至公，違背明確的法典？根據謚法，博聞多見稱文，不勞苦而得盛名稱靈，可追贈以本官，加謚號文靈。”

長子懿，字景伯，涉歷經史。位太子中庶子，襲爵滎陽伯。懿閑雅有政事才，爲孝文所器遇，拜長兼給事黄門侍郎、司徒左長史。宣武初，以從弟思和同咸陽王禧逆，與弟通直常侍道昭俱坐緦親出禁。拜太常少卿，出爲齊州刺史。懿好勸課，善斷决，雖不清潔，義然後取，百姓猶思之。卒，贈兗州刺史，謚曰穆。

長子鄭懿，字景伯，涉獵經史。官居太子中庶子，繼承了爵位滎陽伯。鄭懿嫻静文雅有理政治事的才幹，受到孝文的器重禮待，任命長兼給事黄門侍郎、司徒左長史。宣武初年，因爲堂弟思和同咸陽王元禧叛逆，與弟弟通直常侍道昭一起受到較爲疏遠的親戚關係的牽連而出了宫禁。任太常少卿，出任齊州刺史。鄭懿喜歡鼓勵和督責，擅長决斷事務，儘管談不上潔白無瑕，合乎正道的財物纔取納，百姓仍然想望他。去世後，賜贈兗州刺史，謚號爲穆。

子恭業，襲爵，武定三年，坐與房子遠謀害齊神武，伏誅。

兒子恭業繼承了爵位，武定三年，因與房子遠謀害齊神武坐罪，依法處死。

鄭道昭　鄭嚴祖　鄭仲禮

懿弟道昭，字僖伯，少好學，綜覽群言。兼中書侍郎，從征沔北。孝文饗侍臣於縣瓠方丈竹堂，道昭與兄懿俱侍坐。樂作酒酣，孝文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

鄭懿的弟弟道昭，字僖伯，從小好學，博覽各家著述。兼中書侍郎，跟隨皇上征伐沔水以北地區。孝文在縣瓠的方丈竹堂宴請侍奉自己的廷臣，道昭與哥哥鄭懿一起在皇上身邊陪坐。在音樂大作耳熱酒酣之際，孝文歌唱道：“太陽的光

照。”彭城王勰續曰：“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日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曆。”邢巒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孝文又歌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孝文謂道昭曰：“自比遷務雖猥，與諸才俊不廢咏綴，未若今日。”遂命邢巒總集叙記。“當爾之年，卿頻丁艱私，每眷文席，常用慨然”。

輝達於天下啊無不照耀，衹有江東一隅啊没有照到。”彭城王元勰接着唱道：“願隨聖明的皇上啊登上衡山、會稽，各國紛紛來表達誠服啊使光照不到的地方也統一。”鄭懿歌唱道：“恩威兼施啊天朝之門開啓，四海之内百姓來賓服啊統一曆法。”邢巒歌唱道：“虞舜實施文德感化啊天下歸順，禮樂教化遠播啊百姓無不想望。”道昭歌唱道：“皇帝的教化一推行啊遍地充滿，敬奉太陽依附皇上啊天下安寧。”孝文又歌唱道：“沿着那汝水堤岸走啊從前的教化醇正，却不如今天的道德風操高明。”宋弁歌唱道：“文王的政治教化啊輝耀長江一帶的沼池之地，豈如當世廣遠深入的教化普及天下。”孝文對道昭説：“近來遷都的事務儘管繁雜，與各位俊傑人才不放棄吟唱作詩，還没有今天這樣的。”於是令邢巒彙集編録。又説：“近年，你頻遭家喪，每次回頭望見那空着的有花紋的坐席，常常因此感慨嘆息。”

尋正除中書郎，累遷國子祭酒。廣平王懷爲司州牧，以道昭與宗正卿元匡爲州都。道昭上表曰：“臣聞唐、虞啓運，以文德爲本；殷、周創業，以道藝爲先。然則禮樂者，爲國之基，不可斯須廢也。伏惟大魏，定鼎伊、瀍，惟新寶歷。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垠懷擊壤之慶。而蠢爾閩吴，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怒，戎車不息。而停鑾駐蹕，留心典墳，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吏部尚書任城王臣澄等，妙選英儒，以崇學校。澄等依旨，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博士、太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已簡置。伏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國多事，未遑營立。自爾迄今，垂將一紀，學官凋落，四術寢廢。遂使碩儒耆德，卷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末。進競之風，實由於此矣。伏惟陛下，欽明文思，玄鑒洞遠，垂心經素，優柔墳籍。屢發中旨，敦營學館，房宇既修，生徒未立。臣往年删

不久正式任命爲中書郎，屢經升遷爲國子祭酒。廣平王元懷任司州牧時，任命道昭與宗正卿元匡爲州都。道昭上表道：“我聽説唐堯、虞舜開啓世運，把文德作爲根本；殷代、周代創業，把學問和技能放在首位。那麽禮樂，是國家的根基，不能須臾廢棄。大魏，立國伊水、瀍水一帶，更新國運。全國各地感受美風至德的和順，四境之内懷念太平盛世的福澤。然而那愚蠢的閩地吴地之人，在那長江一帶低窪之地阻斷了教化，先帝於是大發威怒，戰争不斷。然後停車駐留，留心古籍，令已故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吏部尚書任城王臣元澄等，精選優秀儒士，用來增强學校。元澄等依照聖旨，設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其中國子博士、太學博士和國子助教，早已選置。推尋先帝的聖旨，意在速成，衹是軍國多事，没有時間顧及營置。從那時到今天，將近十二年，學校衰敗，詩書禮樂四種經術廢棄。於是使大儒和年高德劭素孚衆望者，捲起經書而不再談論；俗學後輩，棄本而逐末。進取而競争官位的風氣，實在是由於這啊。陛下，敬肅明察有才智與道德，洞識深遠，關注經業，從容探索和品味典籍。屢屢發布詔諭，敦促營建學校，房舍已

定律令，謬預議筵。謹依準前修，尋訪舊事，參定學令，事訖封呈。請早敕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準。”詔褒美之，而尚未允遂。道昭又表曰：“臣自往年以來，頻請學令，并置生員，前後累上，未蒙一報。當以臣識淺濫官，無能有所感悟者也。館宇既修，生房粗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令未班，請依舊權置國子學生，漸開訓業，使播教有章，儒風不墜。至若孔廟既成，釋奠告始，揖讓之容，請俟令出。”不報。

經修好，取士的制度尚未確立。我往年删定法令，錯謬地擁有一個議官的席位。謹慎依據前已修定的法令，探尋咨詢過去的事情，參酌商定有關學校的法令，法令修定後已封好呈上。請求早下敕命予以實施，讓選舉授任有依據，學生有準則。”詔令褒獎他，但還没有同意執行。道昭又上表道：“我往年頻頻請求頒布有關學校的法令，并設置學生，前後多次奏上，没有得到一次答覆。當以爲我是見識淺陋的濫官污吏，不能感動陛下使有所醒悟。學校的房子已經修好，學生的宿舍大致建成，博士現有的人員，足可以講議研習了。儘管新的法令没有頒布，請依照舊令權且招收公卿的子弟和學生，逐漸開闢講德談經的儒業，使傳教有法度，儒家的傳統和風尚不失落。至於孔子的祠廟已成，應在學校設置酒食以奠祭先聖先師的孔子而上報已開學，禮樂文德之法度，請待令出。”没有答覆。

遷秘書監，滎陽邑中正，出歷光、青二州刺史，復入爲秘書監。卒，謚曰文恭。道昭好爲詩賦，凡數十篇。其在二州，政務寬厚，不任威刑，爲吏人所愛。

升任秘書監，滎陽邑中正，出外歷任光州、青州二州刺史，再入任秘書監。去世，謚號爲文恭。道昭喜愛作詩賦，共有幾十篇。他在二州任職時，政治寬厚，不隨便使用刑罰，受到官民的愛戴。

子嚴祖，頗有風儀，粗觀文史，輕躁薄行，不修士業。孝武時，御史中尉綦儁劾嚴祖與宋氏從姊奸通，人士咸耻言之，而嚴祖聊無愧色。孝静初，除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鴻臚卿，出爲北豫州刺史，還除鴻臚卿。卒，贈司空公。

兒子嚴祖，很有風度儀表，粗淺地讀過一些文學和史學方面的書籍，輕浮急躁行爲不厚道，不修士人的學業。孝武時，御史中尉綦儁彈劾嚴祖與宋氏的堂姊通奸，士人都耻於談起這事，但嚴祖絲毫没有愧色。孝静初年，任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鴻臚卿，出任北豫州刺史，回來後任鴻臚卿。去世後，追贈司空公。

庶子仲禮，少輕險，有膂力。齊神武嬖寵其姊火車，以親戚被昵，擢爲帳内都督。掌神武弓矢，出入隨從。與任胄俱好酒，不憂公事，神武責之。胄懼，潛通西魏，爲人糾告，懼，遂謀逆。事發，火車欲乞哀，神武避不見。賴武明皇后及文襄争爲言，故仲禮死而不及其家。

妾生的兒子仲禮，年少時輕躁奸險，有臂力。齊神武寵愛他的姐姐火車，因爲親戚的關係受到親近，提拔爲帳内都督。掌管神武的弓箭，出入跟隨侍從。與任胄都好酒，不憂慮公事，神武責備他們。任胄畏懼，暗通西魏，被人糾舉告發，畏懼，於是圖謀叛逆。事情敗露，火車想哀求，神武迴避不見。依賴武明皇后和文襄争着爲他説話，因此仲禮被處死而并没有連累他的家人。

鄭子翻

嚴祖更無子，弟敬祖以子紹元嗣。紹元小字安都，位太尉諮議、趙郡太守，卒。

嚴祖却没有嫡子，弟弟敬祖將兒子紹元作爲他的嗣子。紹元小字安都，官居太尉諮議、趙郡太守，不久去世。

子子翻，字靈雀。少有器識，學涉，好文章。齊武平末，位司徒記室參軍。尋遇齊亡，歷周、隋，遂不仕，隱居滎陽三窟山。傲誕不自羈束，或有所之造，乘驢衣韉，破弊而往。遠近欽其高名，皆謂有異狀，觀者如堵。及見，形乃短陋，不副所聞。然風神俊發，無貴賤并敬服之。納言楊素聞其名，因使過滎陽，迎與相見，言談彌日，深加禮重。及歸，言之朝廷，累徵不至。終於家。

兒子子翻，字靈雀。年少有器度與見識，廣學博覽，喜愛寫文章。北齊武平末年，官居司徒記室參軍。旋即遇到北齊滅亡，經歷北周、隋朝，終究不出來做官，隱居在滎陽的三窟山。傲慢放誕不約束自己，有時去拜訪某地，騎着驢子裹着馬鞍下的墊子，破爛不堪地前往。遠近欽慕他的高名，都認爲他有不同尋常的外貌，圍觀者很多看上去如一道黑壓壓的城墻。等見到他時，外表竟然短小醜陋，與所聽説的不符。然而風采英發，無論身份貴賤之人都敬重佩服他。納言楊素聽説了他的名聲，出使路過滎陽時，往迎與之相見，談論了一整天，對他以禮厚待。返回後，向皇上推薦了他，多次徵召不來。在家中去世。

子翻二弟子騰、天壽，俱仕隋。子騰位蔣州司馬，天壽開府參軍，并以雅素稱。

子翻的兩個弟弟子騰、天壽，一起在隋朝做官。子騰官居蔣州司馬，天壽官居開府參軍，都因爲高雅恬淡而被稱道。

鄭元禮

嚴祖弟敬祖，起家著作郎。鄭儼之敗也，爲鄉人所害。

嚴祖的弟弟敬祖，出仕任著作郎。鄭儼失敗時，被同鄉人害死。

子元禮，字文規。少好學，愛文藻，有名望。齊文襄引爲館客，歷兼中書舍人、南主客郎中、太尉諮議參軍、長廣樂陵二郡守，待詔文林館，太子中舍人。崔昂後妻，元禮姊也，魏收又昂之妹夫。昂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思道，乃曰："看元禮比來詩咏，亦曾不減魏收。"思道答云："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且知妹夫疏於婦弟。"元禮，大象中卒於始州別駕。

兒子元禮，字文規。從小好學，喜歡做文章，有名望。齊文襄招至爲門客，歷兼中書舍人、南主客郎中、太尉諮議參軍、長廣樂陵二郡守，待詔文林館，任太子中舍人。崔昂的後妻，是元禮的姐姐，魏收又是崔昂的妹夫。崔昂曾經拿着元禮的幾首詩給盧思道看，并説："看元禮近來的詩歌，也竟然不比魏收差。"思道答道："没有感到元禮比魏收賢能，却知道了妹夫比内弟疏遠。"元禮，大象期間任始州别駕時去世。

鄭述祖

敬祖弟述祖，字恭文。少聰敏，好屬文，有風檢，爲先達所稱譽。歷位司徒左長史、尚書、侍中、太常卿、丞相右長史。齊天保中，歷太子少保、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兖州

敬祖的弟弟述祖，字恭文。從小聰明機敏，喜愛寫作，行爲檢點約束，被有德行學問的前輩稱贊。歷任司徒左長史、尚書、侍中、太常卿、丞相右長史。北齊天保期間，歷任太子少保、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兖州刺史。當時穆子容任

刺史。時穆子容爲巡省使，嘆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今於鄭兖州見之矣。”

遷光州刺史。初，述祖父爲光州，於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爲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爲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群僚。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負吾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内無盜。百姓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

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爲絶妙。所在好爲山池，松竹交植，盛肴饌以待賓客，將迎不倦。少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下馬，曰“公在此”，行列而拜。述祖顧問從人，皆不見，心甚異之。未幾被徵，終歷顯位。及病篤，乃自言之。且曰：“吾老矣，一生富貴足矣，以清白之名遺子孫，死無所恨。”

前後行瀛、殷、冀、滄、趙、定六州事，正除懷、兖、光三州刺史，又重行殷、懷、趙三州刺史，所在皆有惠政。天統元年卒，年八十一，贈開府、中書監、北豫州刺史，謚曰平簡公。

述祖女爲趙郡王叡妃，述祖常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後，王更娶鄭道蔭女，王坐受道蔭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謂道蔭曰：“鄭尚書風德如此，又貴重宿舊，君不得并之。”述祖子元德，多藝術，官琅邪太守。

述祖弟遵祖，秘書郎，贈光州刺

巡省使，感嘆道：“古人曾説過，聽説了伯夷的風操，貪婪的人變得廉潔，軟弱無能的人變得有志向，今天在鄭兖州身上看到了。”

調任光州刺史。起初，述祖的父親在光州任職時，在城南的一座小山上修建了供齋祠用的亭子，將記叙此事之文刻在了石頭上。述祖當年九歲。到任刺史時，前往尋覓過去的遺迹，得到一塊破碎的石頭，上有銘文道：“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着它嗚咽，悲傷感動了衆僚屬。有人進入市場偷盜布匹，他的父親憤怒道：“爲什麽要辜負我們的父母官？”將他綁起來投案自首。述祖特别寬恕了他，從此轄境内没有盜賊。百姓歌唱道：“大鄭公，小鄭公，相距五十年，風俗教化仍相同。”

述祖會彈琴，自己創作了《龍吟十弄》，説曾夢見人彈琴，醒來後據此寫出。當時人認爲絶妙。所居之處喜愛築山修池，松竹交錯種植，用豐盛的食物來招待賓客，送往迎來不厭倦。年輕時在鄉下，單騎出行，忽然有幾百名騎馬人，見到述祖都下了馬，説“公在此”，排隊而拜。述祖回頭詢問這些跟隨他的人，都不見了，心裏感到非常奇怪。不久被徵召，終於官至顯貴之位。到病危時，纔自己道出這事。并且説：“我已年邁，一生享受富貴心滿意足了，將清白的名聲留給了子孫，死而無憾。”

前後行瀛、殷、冀、滄、趙、定六州事，正式任命爲懷、兖、光三州刺史，又再行殷、懷、趙三州刺史，所到之處都有仁惠的政治。天統元年去世，年紀八十一歲，追贈開府、中書監、北豫州刺史，謚號爲平簡公。

述祖的女兒是趙郡王高叡的王妃，述祖常坐着接受王的拜禮，令坐下，王纔坐下。王妃逝世後，王又娶了鄭道蔭的女兒，王坐着接受道蔭的拜禮，王令坐下，纔敢坐下。王對道蔭説：“鄭尚書風操道德像這樣，又是顯貴望重的老臣，你不能和他等同。”述祖的兒子元德，有六藝以及術數方技等各種技能，官居琅邪太守。

述祖的弟弟遵祖，官居秘書郎，追贈光州刺

史。

遵祖弟順祖，卒於太常丞。

自靈太后豫政，淫風稍行，及元叉擅權，公爲奸穢，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亂雜。法官不加糾正，婚宦無貶，於時有識，咸以嘆息矣。

羲長兄白驎，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并恃豪門，多行無禮，鄉黨之内，疾之若仇。

小白位中書博士。

子胤伯，有當世器幹，孝文納其女爲嬪，位東徐州刺史，卒於鴻臚少卿，謚曰簡。

子希儁，未官而卒。子道育，武定中，開封太守。

鄭幼儒

希儁弟幼儒，好學修謹，丞相、高陽王雍以女妻之。位司州别駕，有當官稱。卒，贈散騎常侍、兖州刺史，謚曰肅。幼儒亡後，妻淫蕩凶悖，肆行無禮。幼儒時望甚優，其從兄伯猷每謂所親曰："從弟人才，足爲令德，不幸得如此婦。今死復重死，可爲悲嘆。"

幼儒子敬道、敬德，俱仕西魏。敬道位巴、開、新三州刺史。敬道子正則仕周，復州刺史。

鄭平城　鄭伯猷

胤伯弟平城，廣陵王羽納其女爲妃，位東平原太守。性猜狂使酒，爲政貪殘。卒，贈南青州刺史。

長子伯猷，博學有文才，早知名。舉司州秀才，歷太學博士，領殿中御史。與當時名勝，咸申游款。明帝釋奠，詔伯猷録義。後爲尚書外兵郎中，典起居注，以軍功賜爵陽武子。節閔帝初，以舅氏超授征東將

史。

遵祖的弟弟順祖，任太常丞時去世。

從靈太后干政後，淫亂之風漸行，到元叉專權時，邪惡污穢的行爲公行，從此世族名家，便多遭難離散。法官不予糾正，結婚與做官不謙退，在當時的有識之士，都因此而嘆息。

鄭羲的長兄白驎，第二個哥哥小白，第三個哥哥洞林，第四個哥哥叔夜，第五個哥哥連山，都仗恃豪門，多行無禮，在家鄉中，鄉親們痛恨他們有如仇敵。

小白官居中書博士。

兒子胤伯，有治世的才幹，孝文納娶了他的女兒爲姬妾，官居東徐州刺史，任鴻臚少卿時去世，謚號爲簡。

兒子希儁，没有出仕就去世了。兒子道育，武定期間，官居開封太守。

希儁的弟弟幼儒，喜愛學習，行爲修飾嚴謹，丞相、高陽王元雍將女兒嫁給了他。官居司州别駕，有稱職的美譽。去世後，追贈散騎常侍、兖州刺史，謚號爲肅。幼儒死後，妻子淫蕩凶悍悖逆，恣意妄行没有禮節。幼儒當時聲望很好，他的堂兄伯猷常常對着他所親近的人説："堂弟是個人才，足爲美德，不幸娶了這樣的婦人。如今衹當是死了又再死一遍，真爲他感到悲傷嘆息。"

幼儒的兒子敬道、敬德，都在西魏做官。敬道官居巴、開、新三州刺史。敬道的兒子正則在北周做官，官居復州刺史。

胤伯的弟弟平城，廣陵王元羽納娶他的女兒爲王妃，官居東平原太守。性情凶猛好酗酒，爲政貪婪殘暴。去世後，追贈南青州刺史。

長子伯猷，博學有文才，很早就有名聲。選舉爲司州秀才，歷任太學博士，領殿中御史。和當時有名望的才俊之士，都交游親密。明帝在學校設酒食奠祭先聖先師，詔令伯猷記録儀制。後來任尚書外兵郎中，掌修起居注，因爲軍功賜封爵位陽武子。節閔帝初年，因爲舅父的緣故升遷

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轉護軍將軍，賜爵武城子。

爲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改任護軍將軍，賜爵位武城子。

元象初，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梁。前後使人，梁武令其侯王於馬射之日宴對申禮；伯猷之行，梁武令其領軍將軍臧盾與之接。議者以此貶之。使還，除南青州刺史。在官貪婪，妻安豐王元延明女，專爲聚斂，貨賄公行，潤及親戚。户口逃散，邑落空虚。乃誣陷良善，云欲反叛，籍其資財，盡以入己，誅其丈夫，婦女配没。百姓冤苦，聲聞四方。爲御史糾劾，死罪數十條，遇赦免，因以頓廢。齊文襄作相，每誡厲朝士，常以伯猷及崔叔仁爲喻。武定七年，除太常卿。卒，贈驃騎大將軍、中書監、兗州刺史。子蘊，太子舍人、陽夏太守。

元象初年，以本官兼散騎常侍出使蕭梁。前後的使者，梁武帝命他的侯王們在騎射之日宴會應對而施禮；伯猷一行，梁武命他的領軍將軍臧盾來接待他們。評議者由於這貶斥他。出使回來，任南青州刺史。在職時貪婪，妻子是安豐王元延明的女兒，專門從事聚斂，賄賂公行，連親戚們也得到了好處。人口逃散，城邑村落空蕩蕩。於是誣陷賢良善士，説他們想反叛，登記他們的財産，全部據爲己有，誅殺他們中間的男子，婦女發配爲奴隸。百姓冤苦，聲傳四方。被御史糾察彈劾，列出死罪幾十條，遇到赦免，於是因此廢棄。齊文襄任相，每次告誡勉勵朝廷之士時，常用伯猷和崔叔仁的例子來作説明。武定七年，任太常卿。去世後，追贈驃騎大將軍、中書監、兗州刺史。兒子鄭蘊，官居太子舍人、陽夏太守。

伯猷弟仲衡，武定中，儀同開府中郎。

伯猷的弟弟仲衡，武定年間，官居儀同開府中郎。

仲衡弟輯之，以軍功賜爵成皋男，位金紫光祿大夫，東濟北太守、肥城戍主。卒，贈度支尚書、北豫州刺史。

仲衡的弟弟輯之，因爲軍功賜封爵位成皋男，官居金紫光祿大夫，東濟北太守、肥城戍主。去世後，追贈度支尚書、北豫州刺史。

輯之弟懷孝，司徒諮議。齊大寧中，仁州刺史。

輯之的弟弟懷孝，任司徒諮議。北齊大寧年間，任仁州刺史。

洞林子敬叔，滎陽邑中正、濮陽太守，坐貪穢除名。

洞林的兒子敬叔，官居滎陽邑中正、濮陽太守，因貪污穢行罪免職。

子籍，字承宗，徐州平東府長史。

兒子鄭籍，字承宗，官居徐州平東府長史。

鄭瓊

籍弟瓊，字祖珍，有强幹稱，位范陽太守，頗有聲，卒。孝昌中，弟儼寵要，重贈青州刺史。瓊兄弟雍睦，其諸娣姒亦咸相親愛，閨門之内，有無相通，爲時人所稱美。子道邕。

鄭籍的弟弟鄭瓊，字祖珍，有精明强幹之稱，官居范陽太守，很有名聲，不久去世。孝昌年間，弟弟鄭儼得寵顯要，再追贈他青州刺史。鄭瓊兄弟和睦，衆妯娌也都相互親愛，家室之中，有無互通，被當時人贊美。兒子道邕。

鄭道邕

道邕，字孝穆。幼謹厚，以清約

道邕，字孝穆。從小謹慎厚道，以清廉儉約

自居，年未弱冠，涉歷經史。父叔四人并早殁，昆季之中，道邕居長，撫訓諸弟，有如同生，閨庭之中，怡怡如也。魏孝昌初，解褐太尉行參軍，累以戰功進至左光禄大夫、太師咸陽王長史。及孝武西遷，從入關，除司徒左長史，領臨洮王友，賜爵永寧縣侯。

大統中，行岐州刺史，在任未幾，有能名。王羆時爲雍州刺史，欽其善政，貽書盛相稱述。先是，所部百姓，久遭離亂，逃散殆盡。道邕下車之日，户止三千，留情綏撫，遠近咸至，數年之内，有四萬家。歲考績爲天下最，周文帝賜書嘆美之。徵拜京兆尹。及梁岳陽王蕭詧稱藩，乃假道邕散騎常侍，持節拜詧爲梁王。使還，稱旨，進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

時周文東討，除大丞相府右長史，封金鄉縣男。軍次潼關，命道邕與左長史長孫儉、司馬楊寬、尚書蘇亮、諮議劉孟良等分掌衆務。仍令道邕引接關東歸附人士，并品藻才行而任用之，撫納銓叙，咸得其宜。後拜中書令，賜姓宇文氏，尋以疾免。

周孝閔帝踐阼，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子。歷御伯中大夫、御正、宜華虞陜四州刺史。頻歷數州，皆有政績。入爲少司空，卒。贈本官，加鄭、梁、北豫三州刺史，謚曰貞。

子詡嗣，歷位納言，爲聘陳使。後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邵州刺史。詡弟譯於隋文帝有翊贊功，開皇初，又追贈道邕大將軍、徐兖等六州刺史，改謚曰文。

鄭譯

譯，字正義。幼聰敏，涉獵群

自處，未到成年，涉獵經史。父親叔父四人都很早去世，兄弟之中，道邕最大，撫育教養同宗之弟，如同父母而生，家庭之中，和和順順。北魏孝昌初年，出仕太尉行參軍，多次因戰功晋升到左光禄大夫、太師咸陽王長史。到孝武西遷時，跟隨進入函谷關，任司徒左長史，領臨洮王友，賜封爵位永寧縣侯。

大統年間，行岐州刺史，在職不久，有能幹的名聲。王羆當時任雍州刺史，敬佩他的良好政績，寄書信給他大加稱揚述説。先前，所統屬的百姓，長久遭受戰亂，逃亡離散將盡。道邕赴任之日，户口祇有三千，傾心安定撫慰，遠近的人都紛紛奔來，幾年之内，有四萬家。每年考核政績時都爲天下第一，周文帝賜書贊美他。徵召任爲京兆尹。到蕭梁的岳陽王蕭詧自稱藩屬時，於是假道邕散騎常侍，持節封蕭詧爲梁王。出使回來，符合皇上旨意，晋升儀同三司，加官散騎常侍。

當時周文向東征討，他被任爲大丞相府右長史，封爵金鄉縣男。軍隊駐扎潼關，令道邕與左長史長孫儉、司馬楊寬、尚書蘇亮、諮議劉孟良等分管軍務。仍然命道邕引見接待潼關以東歸附的士人，并且鑒定他們的才智和德行而加以任用，安撫招納品評任用，都恰當合宜。後來任中書令，賜姓宇文氏，旋即因病免職。

北周孝閔帝登基，加官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晋封爵位爲子。歷任御伯中大夫、御正、宜華虞陜四州刺史。頻頻歷任幾州，都有政績。入任少司空，不久去世。追贈本官，加官鄭、梁、北豫三州刺史，謚號爲貞。

兒子鄭詡繼承了爵位，歷官納言，任訪問陳朝的使者。後來升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邵州刺史。鄭詡的弟弟鄭譯對隋文帝有輔佐的功勛，開皇初年，又追贈道邕爲大將軍、徐兖等六州刺史，改謚號爲文。

鄭譯，字正義。從小聰明機敏，涉獵群書，

書，工騎射，尤善音樂，有名於世。譯從父文寬，尚周文帝元后妹魏平陽公主，無子，周文命譯後之。由是譯少爲周文所親，恒令與諸子游集。年十餘歲，嘗詣相府司録李長宗，長宗於衆中戲之，譯斂容謂曰："明公位望不輕，瞻仰斯屬，輒相玩狎，無乃喪德也?"長宗甚異之。文寬後誕二子，譯復歸本生。

擅長騎馬射箭，尤其精通音樂，有名於世。鄭譯的從父文寬，娶了周文帝元后的妹妹西魏的平陽公主爲妻，没有兒子，周文帝令鄭譯作爲他的後代。因此鄭譯年幼時就被周文帝親愛，常令他與衆兒子聚集游玩。十多歲時，曾經拜訪相府司録李長宗，長宗在衆人面前與他嬉戲，鄭譯滿臉嚴肅地對他説："明公地位聲望不低，受到敬仰矚目，却戲弄我，不是有喪德性嗎?"長宗覺得他很不尋常。文寬後來生了兩個兒子，鄭譯又回到了親生父母那裏。

周明帝時，詔令事輔城公，是爲武帝。及帝即位，爲左侍上士，與儀同劉昉，恒侍帝側。譯時喪妻，帝令譯尚梁安固公主。及帝親總萬機，以爲御正下大夫，頗被顧遇。

周明帝時，詔令奉事輔城公，即武帝。到皇帝登位時，任左侍上士，與儀同劉昉，常侍奉皇帝身邊。鄭譯當時喪妻，皇帝命鄭譯娶後梁的安固公主爲妻。到皇帝親自總理朝政時，任他爲御正下大夫，很被賞識而受優遇。

東宫建，轉太子宫尹下大夫，特被太子親待。時太子多失德，内史中大夫烏丸軌每勸帝廢太子立秦王，由是太子恒不自安。建德二年，爲聘齊使副。後詔太子西征吐谷渾，太子陰謂譯曰："秦王，上愛子也，烏丸軌，上信臣也，今吾此行，得無扶蘇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著仁孝，無失子道而已。"太子然之。既破賊，譯以功最，賜爵開國子。後坐褻狎皇太子，烏丸軌、宇文孝伯等以聞。帝大怒，除譯名。宫臣親幸者咸被譴。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因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悦而益昵之。例復官，仍拜吏部下大夫。

太子立，改任太子宫尹下大夫，特别受到太子的親近和優待。當時太子多失德行，内史中大夫烏丸軌常勸諫皇帝廢黜太子改立秦王爲太子，因此太子常不自安。建德二年，任訪問北齊使者的副手。後來詔令太子西征吐谷渾，太子暗中對鄭譯説："秦王，是皇上的愛子，烏丸軌，是皇上信任的臣子，如今我這次出征，該不會如同扶蘇的事情吧?"鄭譯説："願殿下勉力使仁孝昭著，不要失去兒女對父母應遵循的道德規範而已。"太子認爲有道理。打敗寇賊之後，鄭譯因爲功勞最大，賜封爵位開國子。後來因犯有不莊重而過分親昵皇太子的罪過，烏丸軌、宇文孝伯等稟告皇上。皇帝大怒，免除了鄭譯的官職。太子的屬官中受寵幸的都貶降或謫戍。太子又徵召鄭譯，不莊重而過分親昵的態度照舊。因而説："殿下什麽時候能得到天下?"太子高興而益發親近他。照例恢復了官職，仍舊任吏部下大夫。

及武帝崩，宣帝嗣位，超拜開府儀同大將軍、内史中大夫，封歸昌縣公。既以恩舊，任遇甚重，委以朝政。遷内史上大夫，進封沛國公。上大夫之官，自譯始也。以其子善願爲歸昌公，元琮爲永安縣男。又監國史。譯頗專權，時帝幸東京，譯擅取

到武帝逝世，宣帝登位時，越級授任開府儀同大將軍、内史中大夫，封爵歸昌縣公。既然因爲是舊交，便很受信任和重用，委以朝廷大政。升任内史上大夫，晋封爲沛國公。上大夫的官職，是從鄭譯開始的。封他的兒子善願爲歸昌公，元琮爲永安縣男。又監督國史的撰修。鄭譯很有點專權，當時皇帝去了東京，鄭譯擅自論才

官材，自營私第，坐除名。劉昉數言於帝，帝復召之，顧待如初，詔領內史事。

初，隋文帝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隋文相表有奇，傾心相結。至是，隋文爲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時將遣譯南征。譯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隋公行，且爲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帝從之，乃下詔，以隋文爲揚州總管，譯發兵俱會壽陽以伐陳。行有日矣，帝不悆，譯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隋文入受顧托。既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隋文節度。時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逡巡欲出。隋文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爲內史上大夫。明日，隋文爲丞相，拜譯柱國、相府長史，行內史上大夫事。

及隋文爲大冢宰，總百揆，以譯兼領天官都府司會，總六府事。出入卧內，言無不從，賞賜玉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甲士從。拜其子元璹爲儀同。時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作亂，隋文逾加親禮，進上柱國，恕以十死。

譯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贓貨狼藉。隋文陰疏之，然以其有定册功，不忍廢放，陰敕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猶坐廳事，無所關預，懼，頓首求解職。隋文寬喻之，接以恩禮。及帝受禪，譯以上柱國歸第。賞賜豐厚，進子元璹成皋郡公，元珣永安男，追

授官，自建私宅，坐罪免職。劉昉多次向皇帝説情，皇帝又徵召他，眷顧優待有如從前，詔令領內史事。

起初，隋文帝與鄭譯有同學舊情，鄭譯平素又知道隋文的相貌不同尋常，傾心與他結交。到這時，隋文被宣帝猜忌，心不自安，曾經在宮中的長巷裏，私下對鄭譯説："很久希望出任地方長官了，這是您清楚的，冒昧表露心迹，請稍加留意。"鄭譯説："憑您的道德聲望，天下人將歸附您，想求取多福，哪裏敢忘記呢？謹敬從命這就去説起此事。"當時即將派鄭譯南征。鄭譯説："如要平定江東，倘若不是皇親國戚顯貴大臣，無從鎮撫。可命隋公出行，并任壽陽總管，以督統軍事。"皇帝聽從了這一意見，於是下詔，任隋文爲揚州總管，鄭譯發兵一起在壽陽會合討伐陳朝。出行多日了，皇帝病重不起，鄭譯於是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劃，引進隋文接受囑托。不久鄭譯宣詔，文武百官，都受隋文節制調度。當時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宦官謀劃，招致大將軍宇文仲輔佐朝政。宇文仲已到皇帝的寶座前，鄭譯得知後，迅速率領開府楊惠和劉昉、皇甫績、柳裘一起入宮。宇文仲與之儀見到鄭譯等，驚愕，退讓欲出。隋文趁機捕捉了他們。於是假托詔令，再任鄭譯爲內史上大夫。第二天，隋文任丞相，任鄭譯柱國、相府長史，行內史上大夫事。

到隋文任大冢宰，主持國政，任鄭譯兼領天官都府司會，總理六府事宜。出入隋文的內室，意見無不被采納，賞賜的玉帛，不可勝計，每次出入都帶着武士跟隨。任用他的兒子元璹爲儀同。當時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叛亂，隋文更加親近禮待他，升任上柱國，可以饒恕十次死罪。

鄭譯生性輕躁奸險，不親理職事，而且貪污受賄名聲狼藉。隋文暗地疏遠他，然而因爲他有擁立的功勛，不忍心廢黜，暗中敕命屬官不得向鄭譯禀告政事。鄭譯仍然坐堂辦公，却無所事事，畏懼，叩頭請求免職。隋文寬慰開導他，用恩寵的禮節對待他。到皇帝接受禪讓登位時，鄭譯以上柱國的身份退休。賞賜豐厚，晉封兒子元

贈其父及亡兄二人并爲刺史。

璹爲成皋郡公，封元珣爲永安男，追贈他的父親和亡兄二人都爲刺史。

譯自以被疏，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厭蠱左道。帝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與母别居，爲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云："譯嘉謀良策，寂爾無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爲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

鄭譯自從被疏遠，偷偷地叫道士拜表設祭，以祈求保佑。他的奴婢奏告鄭譯用巫術邪道致災禍於人。皇帝對鄭譯説："我没有背棄您，這是什麼意思呢?"鄭譯無從回答。鄭譯又與母親分居，被御史彈劾，因此免去了官職。下詔令道："鄭譯的嘉謀良策，没有聽説；受賄斷獄又賣官，却喧囂充耳。如果把他留在世上，活在人間會成爲無道之臣；把他殺死在朝堂，進入地下會成爲不孝之鬼。陰間和陽間都將受到牽累，無從安置他。應當賜給他《孝經》，命他熟讀，依舊讓他與母親同居。"

未幾，詔譯參撰律令。復授開府、隆州刺史。請還療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宫，賜宴甚歡。因謂譯曰："貶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間關危難，興言念此，何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帝令内史李德林立作詔書，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熲戲謂譯曰："筆乾。"答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

不久，詔令鄭譯參與撰寫法令。又任開府、隆州刺史。請求回來治病，有詔令徵召他，在醴泉宫受到接見，賜予宴飲非常快樂。皇上便對鄭譯説道："貶降抑退已久，心中充滿憐憫之情。"於是回頭對侍奉的臣子們説："鄭譯與我同生共死，輾轉危難，心裏常懷念這些，什麽時候忘記過。"鄭譯於是舉杯祝壽。皇帝命内史李德林立即撰寫詔書，恢復爵位沛國公，官位上柱國。高熲開玩笑地對鄭譯説："筆乾。"回答道："出任地方官，拄杖而歸，未獲一錢，用什麽來潤筆!"皇上大笑。

未幾，詔譯參議樂事。譯以周代七聲廢缺，自大隋受命，禮樂宜新。更修七始之義，名曰《樂府聲調》，凡八篇，奏之。帝嘉美焉。俄拜岐州刺史。歲餘，復奉詔定樂於太常。帝勞譯曰："律、令，則公定之；音樂，則公正之。禮、樂、律、令，公居其三，良足美也。"尋還岐州。開皇十一年卒，年五十二，謚曰達。子元璹嗣。煬帝初立，五等悉除，以譯佐命元功，詔追改封譯莘公，以元璹襲。

不久，詔令鄭譯參與商議有關音樂事宜。鄭譯認爲周代的宫、商、角、徵、羽、變宫、變徵等七聲廢缺不全，由於大隋接受天命，禮樂應當更新。改修十二律中的黄鐘、林鐘、太蔟、南吕、姑洗、應鐘、蕤賓等七始之意義，名叫《樂府聲調》，共八篇，奏上。皇帝贊美。不久任岐州刺史。一年多後，又奉詔令和太常定正音樂。皇帝慰勞鄭譯説："律、令，是您確立的；音樂，是您改定的。禮、樂、律、令，您占據其三，確實十分美妙。"不久返回岐州。開皇十一年去世，年紀五十二歲，謚號爲達。兒子元璹繼承了爵位。煬帝剛登位，五個等級的爵位全部廢除，因爲鄭譯是輔佐先帝創業的元勛，詔令追加改封鄭譯爲莘公，讓元璹繼承。

元璹歷位右光禄大夫、右衛將

元璹歷任右光禄大夫、右衛將軍。大業末

軍。大業末，爲文城太守，以城歸國。

年，任文城太守，率城歸附大唐。

鄭儼

瓊弟儼。儼字季然，容貌壯麗。初爲司徒胡國珍行參軍，因爲靈太后所幸，時人未知之。後太后廢，蕭寶夤西征，以儼爲友。及太后反政，儼請使還朝，復見寵待。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尚食典御，晝夜禁中，寵愛尤甚。儼每休沐，太后常遣閹童隨侍，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

鄭瓊的弟弟鄭儼。鄭儼字季然，儀表魁梧英俊。起初任司徒胡國珍行參軍，因爲被靈太后寵幸，當時人不知道這些。後來太后被廢，蕭寶夤西征，任鄭儼爲友。到太后重新執政時，鄭儼請充任使者回朝，又受到恩寵優待。任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尚食典御，晝夜待在宮中，更加受到寵愛。鄭儼每次休假，太后常派小宦官跟隨侍奉，鄭儼見到他的妻子時，衹能談談家事罷了。

與徐紇俱爲舍人，儼以紇有智數，仗爲謀主；紇以儼寵幸既盛，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傾内外。城陽王徽亦與之合，當時政令，歸於儼等。還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舍人、常侍如故。明帝崩，事出倉卒，天下咸言儼計。尒朱榮舉兵向洛陽，以儼、紇爲辭。榮逼京師，儼走歸鄉里。儼從兄仲明欲據郡起衆，尋爲其部下所殺，與仲明俱傳首洛陽。子文寬從武帝入關西。

和徐紇一起任舍人，鄭儼認爲徐紇有智術，依仗爲出謀劃策的主要人物；徐紇因爲鄭儼十分受寵幸，竭盡全力與他交往。共同互爲表裏，勢傾朝廷内外。城陽王元徽也與他們聯合在一起，當時的政令，歸屬鄭儼等。升任散騎常侍、車騎將軍，任舍人、常侍照舊。明帝逝世，事情發生得突然，天下都説是鄭儼的陰謀。尒朱榮起兵指向洛陽，以討伐鄭儼、徐紇爲藉口。尒朱榮威逼京都，鄭儼逃歸鄉里。鄭儼的堂兄仲明想擁郡舉兵，旋即被他的部下殺死，鄭儼與仲明的首級都被傳送至洛陽。兒子文寬跟隨武帝進入關西。

敬叔弟子恭，燕郡太守。孝昌中，因儼勢，除衛尉少卿，還衛將軍、左光禄大夫。卒後，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貞。

敬叔的弟弟子恭，任燕郡太守。孝昌期間，依賴鄭儼的權勢，任衛尉少卿，升任衛將軍、左光禄大夫。去世後，追贈尚書右僕射，謚號爲貞。

叔夜，子伯夏，位東萊太守。卒，贈青州刺史。伯夏弟謹，字仲恭，琅邪太守。

叔夜的兒子伯夏，官居東萊太守。去世後，追贈青州刺史。伯夏的弟弟鄭謹，字仲恭，官居琅邪太守。

鄭思明　鄭先護

連山性嚴暴，撾撻僮僕，酷過人理。父子一時爲奴所害，斷首投馬槽下，乘馬北逃。其第二子思明，驍勇善騎射，被髮率村義馳追之。及河，奴乘馬投水。思明止將從，自射之，一發而中，落馬墮流，禽至家，臠殺之。

連山性情嚴酷殘暴，鞭撻僕役，殘酷有違人情常理。父子同時被奴僕害死，被砍下的首級扔在馬槽下面，奴僕騎馬往北逃走。他的第二個兒子思明，驍勇擅長騎馬射箭，披散着頭髮率鄉里義勇追趕，到河邊時，奴僕騎着馬投入水中。思明止住所率的隨從，親自射他，一發便中，奴僕落馬墜入流水，擒獲回到家中，將他碎割殺死。

思明、弟思和，并以武力自效。思明位直閤將軍，坐弟思和同元禧

思明、弟弟思和，都憑着自己的武力報效國家。思明官位直閤將軍，因弟弟思和同元禧叛逆

逆，徙邊。會赦，免。卒後，贈濟州刺史。

子先護，少有武幹。莊帝居藩也，先護得自結托。及尒朱榮稱兵向洛，靈太后令先護與鄭季明等守河梁。先護聞莊帝即位於河北，遂開門納榮。以功封平昌縣侯，廣州刺史。元顥入洛，莊帝北巡，先護據州起義兵，不受命。莊帝還京，進爵郡公。歷東雍、豫二州刺史，兼尚書右僕射。及尒朱榮死，徐州刺史尒朱仲遠擁兵向洛。詔先護與都督賀拔勝、行臺楊昱同討之。聞京師不守，先護部衆逃散，因奔梁。尋歸，爲仲遠所害。孝武初，贈使持節、都督、四州刺史。子偉。

牽連坐罪，遷徙戍邊。時逢大赦，免罪。去世後，追贈濟州刺史。

兒子先護，年輕時就有軍事才幹。莊帝居於分封的領地上時，先護得以結交依托。等到尒朱榮舉兵指向洛陽，靈太后命先護與鄭季明等防守河梁。先護聽到莊帝在黄河以北登位的消息，便開城門迎接尒朱榮。因功封爵平昌縣侯，任廣州刺史。元顥進入洛陽，莊帝北巡，先護擁州興起義兵，不接受命令。莊帝回到京都，晉封爵位郡公。歷任東雍、豫二州刺史，兼尚書右僕射。到尒朱榮死後，徐州刺史尒朱仲遠帶兵指向洛陽。詔令先護與都督賀拔勝、行臺楊昱共同征討他。聞訊京都失守，先護部衆逃散，因而投奔蕭梁。旋即回來，被仲遠害死。孝武初年，追贈使持節、都督、四州刺史。兒子鄭偉。

鄭偉

偉，字子直，少倜儻有大志，每以功名自許，善騎射，膽力過人。尒朱氏滅後，自梁歸魏。及武帝西遷，偉亦歸鄉里，不求仕進。

大統三年，河内公獨孤信既復洛陽，偉乃與宗人榮業，糾合州里舉兵於陳留，信宿間，衆有萬人。遂拔梁州，禽東魏刺史鹿永及鎮城守將令狐德，并獲陳留郡守趙季和。乃率衆西附。因是，梁、陳間相次降款。偉馳入關西，周文帝與語，嘆美之，拜北徐州刺史，封武陽縣伯。從戰河橋及解玉壁圍，偉常先鋒陷陣。侯景歸款，周文命偉率所部應接。及景叛，偉亦全軍而還。除滎陽郡守，進爵襄城郡公，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魏恭帝二年，進位大將軍、江陵防主、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偉性粗獷，不遵法度，睚眦之間，便行殺戮。朝廷以其有立義之效，每優容之。及在江陵，乃專戮副防主杞賓

鄭偉，字子直，年少時不同尋常有遠大志向，常以功名自許，擅長騎馬射箭，膽量力氣過人。尒朱氏滅亡後，從蕭梁回到北魏。到武帝西遷時，鄭偉也回到了鄉里，不求入仕做官。

大統三年，河内公獨孤信收復洛陽之後，鄭偉於是和同族人榮業，集合鄉里民衆在陳留起兵，兩三天之間，部衆有一萬人。於是攻占梁州，擒獲東魏刺史鹿永和鎮城守將令狐德，并捉拿了陳留郡守趙季和。便率部衆往西歸附。因此，梁州、陳留相繼臣服。鄭偉馳馬進入關西，周文帝與他交談，贊美他，任北徐州刺史，封爵武陽縣伯。跟隨征戰河橋和解玉壁之圍時，鄭偉常常衝鋒在前攻入敵陣。侯景歸順，周文令鄭偉率部衆接應。到侯景叛變時，鄭偉也能保全軍隊而回。任滎陽郡守，晉封爵位襄城郡公，升任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魏恭帝二年，晉升官職大將軍、江陵防主、都督十五州諸軍事。鄭偉性格粗獷，不守法度，極小的怨恨，便實行殺戮。皇上因爲他有起義之功，常寬容他。到他任職江陵時，竟然擅自殺死副防主杞賓王，坐罪免職。保定元年，詔令恢復

王，坐除名。保定元年，詔復官爵。天和六年，爲華州刺史。偉前後莅職，皆以威猛爲政，吏人莫敢犯禁，盗賊亦爲之休止，雖非仁政，然頗以此見稱。卒於州，贈本官，加少傅、都督、司州刺史，謚曰肅。

官爵。天和六年，任華州刺史。鄭偉先後任職，都以威嚴凶猛理政，官民不敢觸犯法禁，盗賊也因此停止，雖然不是仁政，然而也頗因爲這而被稱道。在州任職時去世，追贈本官，加官少傅、都督、司州刺史，謚號爲肅。

偉性吃，少時嘗逐鹿於野，失之，遇牧竪，問焉。牧竪答之，其言亦吃。偉怒，謂其效己，遂射殺之。其忍暴如此。子大士嗣。

鄭偉一向説話口吃，年輕時曾經在野地裹追趕野鹿，野鹿不見了，碰到一牧童，詢問他。牧童回答他時，説話也口吃。鄭偉發怒，認爲他在模仿自己，於是將他射死。他殘忍凶暴就像這樣。兒子大士繼承了爵位。

鄭雛

述祖族子雛，有識尚，操行清整，仕至膠州刺史。初，齊文宣爲皇太子納其女爲良娣，雛時爲尚書郎，趙郡李祖昇兄弟微相敬憚。楊愔奏授雛趙郡太守，祖昇兄弟具服至雛門，投刺拜謁。文宣聞之喜，笑曰："足得殺李家兒矣。"

述祖同族兄弟的兒子鄭雛，有見識志向，操守品行清廉嚴整，官至膠州刺史。起初，齊文宣爲皇太子納娶他的女兒爲良娣，鄭雛當時任尚書郎，趙郡人李祖昇兄弟有些敬畏他。楊愔奏請授任鄭雛爲趙郡太守，祖昇兄弟完全服罪來到鄭雛門前，投遞名帖拜見。文宣聞訊歡喜，笑道："足可以殺死李氏家的兒子了。"

論曰：王慧龍拔難自歸，間關夷險，撫人督衆，見憚嚴敵。世珍實有令子，克播家聲。松年之送終戀舊，有古人風矣。劭爰自幼童，訖于白首，好學不倦，究極群書，搢紳洽聞之士，無不推其博物。雅好著述，久在史官，既撰《齊書》，兼修隋典，好詭怪之説，尚委曲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煩雜，直愧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采。經營符瑞，雜以妖訛。爲河朔清流而乾没榮利，得不以道而頹其家聲。惜矣！

論曰：王慧龍從危難中自拔歸附朝廷，輾轉艱險，安撫人民督率部隊，使强敵畏懼。世珍確實有很好的兒子，能播揚家族的聲譽。松年送終盡哀懷念舊恩，有古人的美德遺風啊。王劭從孩童起，一直到老年，好學不倦，窮究群書，儒者博聞之士，無不推崇他通曉衆物。平素愛好著述，久任史官，既撰修《齊書》，又修定隋代法典。喜歡詭怪學説，愛好邪曲不正的論述，文詞鄙陋污穢，體例條理煩雜，正直不如南史、董狐，才能不及司馬遷、班固，白白地耗費筆墨，不值得觀賞采取。籌劃編録皇帝受命的徵兆，間雜進怪誕虚妄的東西。身爲河朔之地有德行有聲望的家族後裔却投機貪取功名利禄，得之不以正道而敗壞了家族的聲譽。可惜啊！

鄭羲機識明悟，爲時所許。懿兄弟風尚，俱有可觀，故能并當榮遇，共濟其美。述祖德業，足嗣家聲。嚴祖、仲禮，大虧門素。幼儒令問促年。伯猷以賄敗德。道邕撫寧離散，

鄭羲機敏聰慧，被當時人贊許。鄭懿兄弟的氣節，都有較高的境界，因此都榮獲皇帝知遇而顯身朝廷，共同繼承并光大了他們前輩美好的傳統。述祖的德行和功業，足以傳承家族的聲名美譽。嚴祖、仲禮大大損害了原有的門閥地位。幼

仁惠克舉。譯實受顧托，適足爲敗。及帝遷明德，義非簡在，鹽梅之寄，固有攸歸。言追昔款，内懷觖望，耻居吴、耿之末，羞與絳、灌爲伍。事君盡禮，既闕於夙心；不愛其親，遽彰於物議。格之名教，君子所深尤也。儼名編《恩倖》，取辱前載。偉翻然豹變，蓋知機之士乎。

儒有美好的名聲可惜生命短促。伯猷因受賄而敗壞了品德。道邕慰撫安定逃離亡散的百姓，能行寬惠仁政。鄭譯實受囑托，適足可以定成敗。到上帝護衛隋文登基，舊有的儀制法度不復存在，可以托付重任，本來就有所歸呀。追念昔日的交好，心中懷着企望，耻居吴漢、耿弇之後，羞與周勃、灌嬰爲伍。事奉君主竭盡臣禮，已經没有了平素的心願；不愛他的母親，立即受到衆人公開的非議。以正名定分爲主的儒家禮教來衡量時，是君子所深加責備的。鄭儼的名字編入《恩倖》，取辱了前代的記載。鄭偉翻然顯貴，原來是有先見之明的士人啊。



北史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四

薛辯（五世孫）端（端子）胄（端從子）濬（端從祖弟）湖（湖子）聰（聰子）孝通（孝通子）道衡（聰弟子）善（善弟）慎　薛寘　薛憕

薛辯　薛强　薛謹　薛初古拔　薛胤　薛裔

薛辯字允白，河東汾陰人也。曾祖興，晋尚書右僕射、冀州刺史、安邑公，謚曰莊。祖濤襲爵，位梁州刺史，謚曰忠惠。京都傾覆，皆以義烈著聞。

父强，字威明，幼有大志，懷軍國籌略。與北海王猛，同志友善。及桓温入關中，猛以巾褐謁之。温曰："江東無卿比也，秦國定多奇士，如生輩尚有幾人？吾欲與之俱南。"猛曰："公求可與撥亂濟時者，友人薛威明其人也。"温曰："聞之久矣。"方致朝命。强聞之，自商山來謁，與猛皆署軍謀祭酒。强察温有大志而無成功，乃勸猛止。俄而温敗。及苻堅立，猛見委任。其平陽公融爲書，將以車馬聘强，猛以爲不可屈，乃止。及堅如河東伐張平，自與數百騎馳至强壘下，求與相見。强使主簿責之，因慷慨宣言曰："此城終無生降之臣，但有死節之將耳。"堅諸將請攻之，堅曰："須吾平晋，自當面縛。捨之以勸事君者。"後堅伐晋，軍敗，强遂總宗室强兵，威振河輔，破慕容永於陳川。姚興聞而憚之，遣使重加禮命，徵拜右光禄大夫、七兵尚

薛辯字允白，是河東汾陰人。曾祖父薛興，是晋尚書右僕射、冀州刺史、安邑公，謚號爲莊。祖父薛濤繼承爵位，擔任梁州刺史，謚號爲忠惠。西晋京城覆没時，薛氏父子都以忠勇壯烈聞名。

薛辯的父親薛强，字威明，從小就有大志，胸懷軍國謀略。和北海人王猛，是志同道合的知己。等到桓温進入關中，王猛以平民身份拜見桓温。桓温説："江東没有你這等志士，秦國一定有許多奇人，像你這樣的人還有多少？我想與他們一起回到江南去。"王猛説："您找能與您一起撥亂救天下的人，我的朋友薛威明正是這樣的豪傑。"桓温説："我早已聽説此人。"於是傳達朝廷的任命。薛强听説後，從商山中前來拜見，和王猛一同都被任用爲軍謀祭酒。薛强觀察桓温雖有大志但難成功業，就勸王猛不要追隨桓温。不久桓温失敗。等苻堅建立前秦，王猛被委以重任。前秦平陽公苻融寫信，準備派車馬去徵用薛强，王猛認爲薛强不會屈就，便取消了計劃。等到苻堅到河東討伐張平，苻堅親自帶了數百名騎兵飛奔到了薛强的營下，要求和薛强相見。薛强讓主簿責問苻堅，并藉此機會向苻堅慷慨陳辭，公開表示説："我的這座城裏最終也不會有活着投降的臣民，衹有爲節義而戰死的將士。"苻堅手下的大將們請求進攻，苻堅説："等我平定了晋朝，他自然會雙手反綁來投降。現在放過

書，封馮翊郡公，轉左户尚書。年九十八，卒。贈輔國大將軍、司徒公，謚曰宣。

他以便鼓勵那些忠於君王的人。”後來苻堅攻晋朝，軍隊失敗，薛强於是總領宗族的强兵，威震河輔，并在陳川打敗了慕容永。姚興感到害怕，派遣使者帶重禮任命，徵召授爲右光禄大夫、七兵尚書，封爵號馮翊郡公，屢經升遷爲左户尚書。年九十八歲，去世。贈輔國大將軍、司徒公，謚號宣。

辯幼而俊爽，俶儻多大略，由是豪傑多歸慕之。强卒，復襲統其營。仕姚興，歷太子中庶子、河北太守。辯知姚氏運衰，遂棄歸家保鄉邑。及晋將劉裕平姚泓，即署相國掾。尋除平陽太守，委以北道鎮捍。及長安失守，辯遂歸魏。仍立功於河際，位平西將軍、東雍州刺史，賜爵汾陰侯。其年詣闕，明元深加器重，明年方得旋鎮。帝謂之曰：“朕委卿西蕃，志在關右，卿宜克終良算，與朕爲長安主人。”辯既還任，務農教戰，恒以數千之衆，摧抗赫連氏。帝甚褒獎之。又除并州刺史，徵授大羽真。泰常七年，卒於官。帝以所圖未遂，深悼惜之。贈并、雍二州刺史。

薛辯自小就忠義豪爽，倜儻而有雄才大略，因此四方英雄豪傑慕名而紛紛投奔。薛强死後，他繼承父業統率其部下。到姚興那裏做官，歷任太子中庶子、河北太守。薛辯知道姚氏的國運衰弱，便棄官回家保衛鄉邑。等到晋大將劉裕平定姚泓，立即被任用爲相國掾。不久又任命爲平陽太守，將北道鎮守捍衛的重任委托給了他。等到長安失守，薛辯便歸順了北魏。還在黄河邊建立了功績，升遷爲平西將軍、東雍州刺史，賜給爵號汾陰侯。當年他前往朝廷，北魏明元帝非常器重他，直到第二年纔回駐地。魏帝對他説：“我委任你守西面，意在取得關右地區，你應該能完成好我的謀劃，與我一起做長安的主人。”薛辯回去之後，努力農業和軍事訓練，常年派遣數千人的軍隊去攻打赫連氏。魏帝對他多有表彰和獎勵。又被任命爲并州刺史，徵召授予大羽真。北魏泰常七年，在任上去世。魏帝因爲和他約定的平定關右的宏圖没能實現，感到十分痛惜。贈爲并、雍二州刺史。

子謹，字法順。容貌魁偉，高才博學。隨劉裕度江，位府記室參軍。辯將歸魏，密報謹，謹遂亦來奔。授河東太守，後襲爵汾陰侯。始光三年，與宜都王奚斤共討赫連昌，禽其東平公乙兜，剋蒲坂。遂以新舊百姓并爲一郡，除平西將軍，復爲太守。神䴥三年，除使持節、秦州刺史。山胡白龍憑險作逆，太武詔南陽公奚眷與謹并爲都將，討平之，封涪陵郡公。太延初，征吐没骨，平之。謹自郡遷州，威恩兼被，風化大行。時兵荒之後，儒雅道息，謹命立

兒子薛謹，字法順。容貌魁偉，才幹出衆、學識廣博。跟隨劉裕渡過長江，任府記室參軍。薛辯將要歸順北魏，暗地告訴了薛謹，薛謹也就一同投奔了北魏。授河東太守，後來繼承了汾陰侯的爵位。魏始光三年，與宜都王奚斤一起討伐赫連昌，活捉了赫連昌的東平公乙兜，攻克了蒲坂。便將蒲坂原先的百姓和新歸順的民衆合并爲一郡，薛謹出任平西將軍，又兼任太守。魏神䴥三年，任使持節、秦州刺史。山胡頭領白龍憑藉險要作亂，魏太武帝下詔任命南陽公奚眷與薛謹一同爲都將，討伐平定叛亂，封爵號涪陵郡公。魏太延初，征討吐没骨，平定了該部。薛謹由郡太守升任州刺史，恩威兼施，地方的風

庠序，教以詩書，三農之暇，悉令受業，躬巡邑里，親加考試，河汾之地，儒道更興。

氣大爲改觀。當時正是兵荒馬亂之後，求學拜師的儒雅作風没有了，薛謹下令設立州學，講授詩書禮儀，春、夏、秋三季的農閑時，讓當地的學生都接受教育，他親自到鄉里巡視，親自主持考試，黄河、汾水之間的這塊地方，教育的風氣再次興起。

真君元年，徵授内都坐大官，輔政。深見賞重，每訪以政道，車駕臨幸者前後數四。後從駕北討，與中山王辰等後期，見殺。尋贈鎮西將軍、秦雍二州刺史，謚曰元公。

魏真君元年，徵召授予内都坐大官，輔佐朝政。很受賞識器重，經常向他咨詢爲政之道，皇帝先後多次登門拜訪。後來跟隨皇帝到北方征討，與中山王元辰等延誤期限，被殺。不久追贈爲鎮西將軍、秦雍二州刺史，謚號爲元公。

長子初古拔，一曰車轂拔，本名洪祚，太武賜名焉。沈毅有器識，弱冠，司徒崔浩見而奇之。真君中，蓋吴擾動關右，薛永宗屯據河側，太武親討之。詔拔糾合宗鄉，壁於河際，斷二寇往來之路。事平，除中散，賜爵永康侯。太武南討，以拔爲都將，從駕臨江而還。又共陸真討反氐仇傉檀、强免生，平之。

大兒子初古拔，又叫車轂拔，原名洪祚，現名是魏太武帝賜給的。初古拔沉着剛毅而有氣度見識，二十歲時，司徒崔浩見到他便感到驚奇。魏真君年間，蓋吴在關右騷亂，薛永宗屯兵駐扎黄河西側，魏太武帝親自征討。下詔讓初古拔聚集本鄉宗族，在黄河岸邊修築壁壘，截斷兩個賊寇之間往來的道路。平定之後，任中散，賜爵號永康侯。魏太武帝征討南方，任用初古拔爲都將，跟隨太武帝征討到長江邊而還。又和陸真一起征討反叛的氐人仇傉檀、强免生，平定了叛亂。

皇興三年，除散騎常侍，尚文成女西河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其年，拔族叔徐州刺史安都據城歸順，敕拔詣彭城勞迎，除南豫州刺史。延興二年，除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進爵平陽公。三年，拔與南兖州刺史游明根、南平太守許含等，以善政徵詣京師。獻文親自勞勉，復令還州。太和六年，改爵河東公。卒，贈左光禄大夫，謚曰康。

魏皇興三年，任散騎常侍，娶文成皇后的生女西河長公主爲妻，拜駙馬都尉。這一年，初古拔的族叔徐州刺史安都占據徐州城歸順北魏，魏帝命初古拔到彭城犒勞迎接，任南豫州刺史。魏延興二年，任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進爵號平陽公。延興三年，初古拔和南兖州刺史游明根、南平太守許含等，因爲政績好進京師。魏獻文帝親自慰勞勉勵，又讓他們回州。魏太和六年，改爵號河東公。去世，追贈左光禄大夫，謚號康。

長子胤，字寧宗。少有父風。弱冠，拜中散。襲爵鎮西大將軍、河東公，除懸瓠鎮將。尋授持節、義陽道都將。後除立忠將軍、河北太守。郡帶山河，俗多盗賊。有韓、馬兩姓各二千餘家，恃强憑險，最爲狡害，劫掠道路，侵暴鄉閭。胤至郡，即收其

大兒子薛胤，字寧宗。小時有父親的風度。二十歲，授中散。繼承父爵鎮西大將軍、河東公，任懸瓠鎮將。不久調任持節、義陽道都將。後來任立忠將軍、河北太守。郡内山嶺河流相連，民俗偷盗成風。有韓、馬兩個大姓各有二千多户人家，依仗他們是大姓强族，依據險要地形，最爲猖獗，搶劫道路，搶掠鄉村。薛胤到

奸魁二十餘人，一時戮之。於是群盜懾氣，郡中清肅。卒於郡，謚曰敬。

郡，立即抓捕了頭目二十多人，全都殺了。所有的盜賊都被這聲勢所威懾，郡中清靜整肅。在郡中去世，謚號敬。

子裔，字豫孫，襲爵。性豪爽，盛營園宅，賓客聲伎，以恣嬉游。卒於洛州刺史。子孝紳襲爵，位太中大夫。孝紳立行險薄，坐事爲河南尹元世儁所劾，死。後贈華州刺史。

兒子薛裔，字豫孫，繼承爵位。生性豪爽，大肆營造園宅，賓客歌伎，供自己恣意享樂游玩。在洛州刺史任上去世。兒子孝紳繼承爵位，職位太中大夫。孝紳行爲舉止輕薄妄爲，因犯法被河南尹元世儁彈劾，死。後來追贈華州刺史。

拔弟洪隆，字菩提，位河東太守。

初古拔的弟弟洪隆，字菩提，擔任河東太守。

薛驎駒　薛慶之

長子驎駒，好讀書，舉秀才，除中書博士。齊使至，詔驎駒兼主客郎以接之。卒，贈河東太守，謚曰宣。始拔尚西河主，有賜田在馮翊，驎駒徙居之，遂家於馮翊之夏陽。

大兒子驎駒，喜歡讀書，推舉爲秀才，任命爲中書博士。南齊使者到，詔令驎駒兼主客郎迎接。死後，贈河東太守，謚號爲宣。當初初古拔娶西河主爲妻，有賞賜的田地在馮翊，驎駒遷到那裏居住，於是在馮翊的夏陽安了家。

長子慶之，字慶集。頗有學業，閑解几案，位廷尉丞。廷尉寺鄰北城，曾夏日寺傍得一狐，慶之與廷尉正博陵崔纂，或以城狐狡害，宜速殺之；或以長育之月，宜待秋分。二卿裴延儁、袁翻，互有同異。雖曰戲謔，詞義可觀，事傳於世。後兼左丞，爲并、肆行臺，賜爵龍丘子，行滄州刺史。爲葛榮攻圍，城陷，尋患，卒，贈華州刺史。

大兒子慶之，字慶集。很有學問，嫻熟公案文書，任廷尉丞。廷尉寺鄰近北城，曾經夏天在官署旁抓住了一隻狐狸，慶之和廷尉正博陵崔纂，一個認爲城中狐狸害人，應該立即殺掉；一個認爲正值生長繁育的季節，應該等到秋天再殺。兩位廷尉卿裴延儁、袁翻，意見也各有不同。事情雖出於戲謔，但說理文雅，流傳於世。後兼任左丞，任并、肆二州行臺，賜給爵位龍丘子，代行滄州刺史。被葛榮圍攻，州城攻破，不久遇害，死後，贈華州刺史。

慶之弟英集，性通率。隨舅李崇在揚州，以軍功累至書侍御史、通直散騎常侍，卒。英集子端。

慶之的弟弟英集，性情通達直率。隨同舅父李崇在揚州，憑軍功逐漸升至書侍御史、通直散騎常侍，去世。英集的兒子薛端。

薛端

端字仁直，本名沙陁。有志操，遭父憂，居喪合禮。與弟裕勵精篤學，不交人事。年十七，司空高乾邕辟爲參軍，賜爵汾陰男。端以天下擾亂，遂棄官歸鄉里。

薛端字仁直，本來叫沙陁。有志氣節操，父親去世後，服喪符合禮制。和弟弟薛裕都專心於學，不交接人事。十七歲時，司空高乾邕徵用他爲參軍，賜給他汾陰男爵位。薛端因爲天下戰亂不安，便棄官回歸故里。

魏孝武西遷，周文令大都督薛崇禮據龍門，引端同行。崇禮尋失守，降東魏。東魏遣行臺薛脩義督乙干貴西度，據楊氏壁。端與宗親及家僮等

北魏孝武帝遷都，周文帝命令大都督薛崇禮據守龍門，帶領薛端一同前往。崇禮不久便丟失了龍門，投降了東魏。東魏派遣行臺薛脩義督領乙干貴西進，據守楊氏壁。薛端與宗族及家僮早

先在壁中，倫義乃令其兵逼端等東度。方欲濟河，會日暮，端密與宗室及家僮等叛之。倫義亦遣騎追，端且戰且馳，遂入石城柵，得免。柵中先有百家，端與并力固守。貴等數來慰喻，知端無降意，遂拔還河東。東魏又遣其將賀蘭懿、南汾州刺史薛琰達守楊氏壁。端率其屬，并招喻村人，多設奇兵以臨之。懿等疑有大軍，便東遁，赴船溺死者數千人。端收其器械，復還楊氏壁。周文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鎮之。降書勞問，徵端赴闕，以爲大丞相府户曹參軍。

先已進駐在楊氏壁中，倫義於是命令他手下的士兵逼迫薛端等人東遷。薛端一行人正準備東渡黃河，正好遇到天黑的時候，便與宗族及家僮密謀叛變東魏西歸。倫義也派遣騎兵追趕，薛端邊戰邊走，最後退入石城柵，得以脱身。柵中原有近百家人，薛端與他們一起堅守。乙干貴等多次前來慰問勸導，知道薛端無意投降，於是帶領部隊退還河東。東魏又派將領賀蘭懿、南汾州刺史薛琰達戍守楊氏壁。薛端率領他的部屬同時招集村民，多設奇兵迎敵。賀蘭懿等疑心有重兵，便向東遁逃，士兵爭先上船落水淹死的達數千人。薛端收集敵人丢下的器械，又回到楊氏壁。周文帝派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鎮守楊氏壁。下詔書慰勞，徵召薛端赴朝廷，任用他爲大丞相府户曹參軍。

從禽竇泰，復弘農，戰沙苑，并有功，進爵爲伯。後改封文城縣伯，累遷吏部郎中。端性强直，每有奏請，不避權貴。周文嘉之，故賜名端，欲令名質相副。自居選曹，先盡賢能，雖貴游子弟，才劣行薄者，未嘗升擢之。每啓周文云："設官分職，本康時務，苟非其人，不如曠職。"周文深然之。大統十六年，大軍東討，柱國李弼爲别道元帥，妙簡英僚，數日不定。周文謂弼曰："爲公思得一長史，無過薛端。"弼對曰："真才也。"乃遣之。轉尚書右丞，仍掌選事。

跟隨周文帝活捉竇泰，收復弘農，參加沙苑之戰，每次都有戰功，進爵號爲伯。後來改封爲文城縣伯，屢經升遷爲吏部郎中。薛端生性剛强耿直，每次奏請，不迴避權貴。周文帝嘉獎他，所以賞賜他名端，想使他名符其實。自從他任吏部郎中以來，首選都是賢德有才能的人，即使是貴游子弟，無才德的人，從未提拔。經常啓奏周文帝説："朝廷設置官職，原本爲有益時務，如果用人不當，不如暫時空缺。"周文帝非常贊同。大統十六年，大軍東征，柱國李弼任别道元帥，精選幕僚英才，好多天也確定不了。周文帝對李弼説："給你考慮選一名長史，没有比薛端更合適的了。"李弼對答説："是真才。"便派薛端擔任此職。改任尚書右丞，仍然掌管選舉事。

梁主蕭詧曾獻馬瑙鍾，周文帝執之顧丞郎曰："能擲摴蒱頭得盧者，便與鍾。"已經數人不得。頃至端，乃執摴蒱頭而言曰："非爲此鍾可貴，但思露其誠耳。"便擲之，五子皆黑。文帝大悦，即以賜之。

梁帝蕭詧曾進獻瑪瑙鍾，周文帝拿着對丞郎説："能够擲骰子先爲五子皆黑的，我就將鍾賞給他。"已經有好幾人試擲過了，都未成功。過一會兒薛端來了，就抓起骰子來説："我擲骰子不是爲了贏瑪瑙鍾，衹是爲顯示我對主上的忠誠。"説完就擲，五顆骰子都是黑色。周文帝非常高興，當即將瑪瑙鍾賜給了他。

魏帝廢，近臣有勸文帝踐極，文帝召端告之。端以爲三方未一，遽正名號，示天下以不廣。請待龕翦僭

魏帝被廢，文帝身邊的大臣有的勸周文帝登基，文帝召來薛端告訴他這一情況。薛端認爲天下没有統一，匆忙登基稱帝號，就向天下顯示出

僞，然後俯順樂推。文帝撫端背曰："成我者卿也。卿心既與我同，身豈與我異?"遂脱所著冠帶袍袴并以賜之。進授吏部尚書，賜姓宇文氏。端久處選曹，雅有人倫之鑒，其所擢用，咸得其才。六官建，拜軍司馬，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侯。

了自己的狹窄，請求等到平定四方，剪除了割據一方的僭僞，然後纔能使所有的人俯首歸順，心悦誠服地推崇。周文帝拍着薛端的背説："成就我大業的人是你。你的看法既然與我一樣，行動難道會跟我不同?"於是脱下自己的衣帽袍褲一并賜給了薛端。升任吏部尚書，賜姓宇文氏。薛端長期擔任選官，很有鑒識人才的才能，經他提拔任用的人，都能人盡其才。等到北周建國時，被任命爲軍司馬，加官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封爵位爲侯。

周孝閔帝踐阼，再遷户部中大夫，進爵爲公。晋公護將廢帝，召群臣議之。端頗具同異，護不悦，出爲蔡州刺史。爲政寬惠，人吏愛之。轉基州刺史。基州地接梁、陳，事藉鎮撫，總管史寧遣司馬梁榮催令赴任。蔡州父老訴榮，請留端者千餘人。至基州未幾，卒。遺誡薄葬，府州贈遺，勿有所受。贈本官，加大將軍，進封文城郡公，謚曰質。子胄嗣。

周孝閔帝登基，兩次升官任户部中大夫，進爵位爲公。晋公宇文護即將廢孝閔帝，召群臣商議此事。薛端發表了許多不同意見，宇文護不高興，將薛端貶出京去任蔡州刺史。他施政寬厚，百姓官吏都喜愛他。改任基州刺史。基州與梁、陳相連，對外鎮守對内安撫的事務繁重，總管史寧派司馬梁榮催促薛端赴任。蔡州百姓向梁榮請求留下薛端的，共有一千多人。到基州不久，去世。遺囑告誡家人要薄葬，府州贈送的財物，都不要接受。贈他原來的官，加大將軍，進封爵號爲文城郡公，謚號質。兒子薛胄繼承爵位。

薛胄

胄字紹玄，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嘆訓注者不會聖人深旨，輒以意辯之，諸儒莫不稱善。性慷慨，志立功名。周明帝時，襲爵文城郡公。累遷上儀同，尋拜司金大夫，後加開府。

薛胄字紹玄，小時聰明，每次閲讀異書，一看就能明白書中微意。常常感嘆給經傳作注解的人不能領會聖人的深刻旨趣，便用自己的意會加以辯析，儒者們没有不説好的。性格慷慨，立志要建立功名。周明帝時，繼承爵位爲文城郡公。屢經升遷後爲上儀同，不久任命爲司金大夫，後來又加開府。

隋文帝受禪，三遷爲兖州刺史。到官，繫囚數百，胄剖斷旬日便了，囹圄空虚。有陳州人向道力僞作高平郡守，將之官。胄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既而悔之，即遣主簿追道力。有部人徐俱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已爲道力僞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悟。俱羅遂語君馥曰："向道力經

隋文帝受禪讓爲帝，薛胄三次升遷任爲兖州刺史。到任時，官府獄中關押的囚犯有數百人，薛胄判案决獄，十天半月便辦完了，監牢裏都空了。有個陳州人向道力假冒高平郡守，即將去上任。薛胄在路上遇到了他，看到他形色有異，準備留下他盤問。薛胄的司馬王君馥堅持勸諫，就放過了向道力。不久他對此後悔了，就派主簿去追捕道力。有位軍士徐俱羅曾經擔任過海陵郡守，此前已被道力假冒代任郡守。一直到郡守的

賜代爲郡，使君豈容疑之？”君馥以俱羅所陳，又固請胄。胄呵，君馥乃止。遂收之，道力懼而引偽。其發奸擿伏，皆此類也。時人謂爲神明。先是，兖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泛濫大澤中。胄遂積石堰之，决令西注，陂澤盡爲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爲薛公豐兖渠。

任期屆滿，官府民間都没有人發覺。俱羅於是對君馥説：“向道力由朝廷恩准代任郡職，您怎會疑心這事？”君馥將俱羅所説的話，又向薛胄請求了一遍。薛胄呵斥，君馥這纔不再説話。於是逮捕了他，道力因害怕而供認了冒任郡守事。薛胄發現案情和假僞之事，往往就像這様。當時人都稱他爲神明。原先，兖州城東面沂水、泗水匯合然後南流，泛濫成大湖泊。薛胄於是積了石料堵住水道，開了决口讓它向西流行，湖泊沼澤全變成了良田，又開通了水道的轉運，有利淮海物資流通，百姓有了依靠，人們稱之爲薛公豐兖渠。

胄以天下太平，遂遣博士登泰山觀古迹，撰封禪圖及儀上之。帝謙讓不許。轉郢州刺史，有惠政。徵拜衛尉卿，轉大理卿，持法寬平，名爲稱職。遷刑部尚書。時左僕射高熲稍被疏忌，及王世積誅，熲事與相連，上因此欲成熲罪。胄明雪之，正議其獄。由是忤旨，械繫之，久而得免。檢校相州事，甚有能名。

薛胄因爲天下太平，便派博士登泰山觀察古迹，撰寫了封禪圖和封禪儀呈上朝廷。隋帝謙讓不同意。改任郢州刺史，有好政績。徵召任用爲衛尉卿，改任爲大理卿，執法寬容公平，被稱爲稱職。升任刑部尚書。當時左僕射高熲逐漸被疏遠忌恨，等到王世積被殺，高熲又被此事牽連，皇帝想藉機構成高熲的罪狀。薛胄爲高熲辯明昭雪，公正地判决了這場官司。因此而違逆了皇上的意願，被戴上刑具關了起來，很久纔被釋放。檢校相州事，很有辦事的才能。

漢王諒作亂并州，遣其將綦良東略地，攻逼慈州。刺史上官政請援於胄，胄畏諒兵鋒，不敢拒。良又引兵攻胄，胄欲以計却之，遣親人魯世範説良曰：“天下事未可知。胄爲人臣，去就須得其所，何遽相攻也？”良乃釋去，進圍黎陽。及良爲史祥所攻，棄軍歸胄。朝廷以胄懷貳心，鎖詣大理。相州吏人素懷其恩，詣闕理胄者百餘人。胄竟坐除名，配防嶺南，道卒。子筠、獻知名。

漢王楊諒在并州造反，派手下將領綦良向東搶占地盤，進攻逼近慈州。慈州刺史上官政向薛胄求援，薛胄害怕楊諒的兵强，不敢抵抗。綦良又率軍進攻薛胄，薛胄想用計謀退敵，派親信魯世範去游説綦良説：“天下大事現在還很難預料。薛胄作爲人臣，何去何從應得其所，爲什麽要這様急於進攻我呢？”綦良便退兵，進而圍攻黎陽。等到綦良被史祥攻打，丢下軍隊來投奔薛胄。朝廷認爲薛胄懷有二心，便把他鎖起來送到大理寺。相州的官吏百姓一向感念薛胄的恩德，有一百多人到朝廷去爲薛胄伸冤。薛胄最後判罪削除官籍，發配流放嶺南，在路上去世。兒子薛筠、薛獻知名。

薛裕

端弟裕，字仁友。少以孝悌聞於州里。弱冠，丞相參軍事。時京兆韋敻志安放逸，不干世務。裕慕其恬

薛端的弟弟薛裕，字仁友。小時因爲孝悌而在地方有名。二十歲，任丞相參軍事。當時京兆人韋敻志趣淡泊安逸，不問世俗事務。薛裕欽慕

静，數載酒肴候之，談宴終日。敻遂以從孫女妻之。裕嘗謂親友曰："大丈夫當聖明之運，而無灼然文武之用爲世所知，雖復栖遑，徒爲勞苦耳。至如韋居士，退不丘壑，進不市朝，怡然守道，榮辱弗及，何其樂也！"

他的恬静，多次帶了酒菜去看望他，談笑終日。韋敻於是將從孫女嫁給薛裕爲妻。薛裕曾對親友説："大丈夫生活在聖明的時代，而没有顯赫的文武大才爲世人知名，即使奔波忙碌也徒勞無益。至於説像韋居士這様，退不栖居山林，進不側身官場，怡然自得，潔身自好，榮辱無動於衷，那是多麽快樂啊！"

裕曾宿宴于敻之廬，後庭有井，裕夜出户，若有人欲牽其手，裕便却行，遂落井。同坐共出之，因勸裕酒曰："向慮卿不測憂，幸得無他，宜盡此爵。"裕曰："墜井蓋小小耳，方當逾於此也。"人問其故，裕曰："近夢，恐有兩楹之憂。"尋卒，文章之士誄之者數人。周文傷惜之，追贈洛州刺史。

薛裕曾經吃住在韋敻家，後庭中有口井，薛裕夜間出門，好像有人要牽着他的手，薛裕就退着走，結果落到了井裏。同坐的一起把他拉上來，并因此勸薛裕酒説："剛纔我們還擔心你有不測，幸好現在没事，你應該飲盡此杯。"薛裕説："掉到井裏還是小事，不久將有更大的事。"人們問他緣故，薛裕説："最近我做夢，似乎有生死之憂。"不久便死去，文人們有好幾個爲他作了誄文。周文帝感傷痛惜他，追贈他爲洛州刺史。

薛濬

胄從祖弟濬，字道賾。父琰，周渭南太守。濬少孤，養母以孝聞。幼好學，有志行。周天和中，襲爵虞城侯，位新豐令。隋開皇中，歷尚書虞部、考功侍郎。帝聞濬事母孝，以其母老，賜輿服几杖、四時珍味，當世榮之。後其母疾病，濬貌甚憂瘁，親故弗之識。暨丁母艱，詔鴻臚監護喪事，歸葬夏陽。時隆冬極寒，濬衰絰徒跣，冒犯霜雪，自京及鄉，五百餘里，足凍墮指，創血流離，朝野爲之傷痛。州里賵助，一無所受。尋起令視事，上見其毁瘠過甚，爲之改容，顧群臣曰："吾見薛濬哀毁，不覺悲感傷懷。"嗟異久之。

薛胄的同曾祖的弟弟薛濬，字道賾。父親薛琰，北周的渭南太守。薛濬從小就喪父，奉養母親以孝著稱。幼年好學，有志氣品行。北周天和年間，繼承虞城侯爵位，官職新豐令。隋朝開皇年間，歷任尚書虞部、考功侍郎。皇帝聽説薛濬侍奉母親非常孝敬，因爲他母親已年老，就賜給她輿服几杖、四季珍貴食品，榮耀當世。後來他母親病重，薛濬憂心如焚、容貌憔悴，以致親戚朋友認不出他。他母親去世之後，皇帝詔令鴻臚卿幫助監護喪事，葬於夏陽故里。當時正是隆冬最冷之際，薛濬穿喪服赤脚而行，頂霜冒雪，從京城到故鄉，五百多里，他的脚趾都凍掉了，傷口的血流得到處都是，官民都爲他傷心痛惜。州府鄉里贈送的禮物，他一件也没有接受。服喪未滿就上任視事，皇帝見他哀毁憔悴，也爲之感動，對群臣説："我看到薛濬哀傷憔悴的様子，也不免心中悲傷。"感慨贊嘆了很久。

濬竟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謨時爲晋王府兵曹參軍事，在揚州。濬遺書於謨曰：

薛濬最後經受不住哀傷，重病將死。他的弟弟薛謨當時任晋王府兵曹參軍事，在揚州。薛濬寫信給他説：

吾以不造，幼丁艱酷，窮游

我因爲不幸，幼年便遭父喪，我絶游清

約處，屢絶簞瓢。晚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不憚艱遠，從師就業，欲罷不能。砥行礪心，困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自釋耒登朝，于兹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而禄喜逮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薦臻，兄弟俱被奪情，苫廬靡申哀訴，是用叩心泣血，霣氣摧魂者也。既而創巨釁深，不勝荼毒，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夫死而有知，得從先人於地下矣，豈非至願哉？但念爾伶俜孤宦，遠在邊服，顧此悢悢，如何可言！適已有書，冀得與汝面訣，忍死待汝，已歷一旬。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别，爲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

約自守，經常食不果腹。出生不久便成孤兒，所以没有接受《詩》《禮》教誨。所幸得到了祖上對後輩教訓，獲得了母親聖善的規導。背着書籍帶上乾糧，不畏路途艱辛遥遠，跟隨老師去完成學業，欲罷不能，砥礪品行意志，經歷困惑而更加執着，對聖賢的教義心馳神往，直至長大成人。自從進入官場以來，到如今已有二十三年了。雖然我未成爲達官顯貴，但俸禄可以供給親人，差不多可以保障老幼，都能得到衣食。不料精誠不能感動天地，禍重與饑饉并至，我們兄弟同時遭受喪母之痛，倚廬寢苫的喪禮無法表達我們的哀傷，這實在是捶胸嘔血，喪魂落魄的悲哀。不久我又因服喪得病，千辛萬苦，幸而活着回來。若能使人死後有知，能在陰間追隨先人，是我最大的心願。衹是念你一人在外求仕孤苦伶仃，遠在邊疆地域，每想到這事就憂傷悵懷，言語也無法表達！不久前已寫信，希望能跟你當面訣别，忍死等你到來，已經等了十天時間。你既然没有來，我們兄弟便成隔世之人，衹能遥遥永别，這種遺憾又怎能形容！你多自珍重吧！多自珍重吧！

書成而絶。有司以聞，文帝爲之屑涕，降使齎册書弔祭。濬性清儉，死日家無遺財。

書信寫完後就氣絶了。官員們將這事反映上去，隋文帝聽了因此落淚，派使臣帶了册書前往弔祭。薛濬生性清正節儉，死的時候家裏没有餘財。

濬初爲兒時，與宗中兒戲澗濱，見一黄蛇，有角及足。召群童共視，了無見者。以爲不祥，歸大憂悴。母問之，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母以告之。僧曰："此兒之吉應。且此兒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忽然不見。後終於四十二，六七之言驗矣。

薛濬當初還是小孩時，與宗族的孩子們在澗水邊游玩，看到一條黄蛇，有角和脚。他叫來孩子們一起觀看，没有一個孩子看見黄蛇。他認爲不吉利，回去後非常憂懼不安。他的母親問他原因，他如實作了回答。當時有位西方和尚到薛濬家化緣乞食，薛母把這件事告訴了和尚。和尚説："這是你兒子的吉祥徵兆。而且這個孩子會很早就能得到名位，但壽命不過六七而已。"説完就出去了，一會兒已不知去向。後來薛濬在四十二歲時去世，六七的説法應驗了。

子乾福，武安郡司倉書佐。

兒子乾福，任武安郡司倉書佐。

薛湖

洪隆弟湖，字破胡。少有節操，篤志於學，專精講習，不干時務，與物無競，好以德義服人。或有兄弟忿鬩，鄰里爭訟者，恐湖聞之，皆内自改悔。鄉閭化其風教，咸以敬讓爲先。三召州都，再辟主簿，州將傾心致禮，并不獲已而應之。爲本州中從事、别駕，除河東太守。兄弟并爲本郡，當世榮之。復受詔爲仇池都將。後罷郡，終於家。有八子，長子聰知名。

洪隆的弟弟薛湖，字破胡。從小就有氣節操守，潛心學業，專精講論學習，不問時務，與世無爭，喜歡用德義來感化他人。有些兄弟不和，鄰里爭鬧的人，因爲恐怕薛湖聽到，都内心自思悔改。他所在的鄉村都受到他的感化，人人爭着互相敬讓。他三次被州府徵召，兩次被任用爲主簿，州官們盡心誠意對他以禮相待，每次他都是迫不得已纔應召。任本州中從事、别駕，升任爲河東太守。他的兄弟幾個都在本州做官，當世人認爲很榮耀。又被朝廷任命爲仇池都將。後罷職回本郡，在家中去世。有八個兒子，大兒子薛聰有名。

薛聰

聰字延智。方正有理識，善自標致，不妄游處。雖在暗室，終日矜莊，見者莫不懍然加敬。博覽墳籍，精力過人，至於前言往行，多所究悉。詞辯占對，尤是所長。遭父憂，廬於墓側，哭泣之聲，酸感行路。友于篤睦，而家教甚嚴，諸弟雖昏宦，恒不免杖罰，對之肅如也。未弱冠，州辟主簿。

薛聰字延智。品行方正有義理識度，善於標置，不隨便與人交往。即使在人看不見的房間，也整天矜持端莊，見到他的人没有不肅然起敬的。博覽群書，精力過人，以至於前人的言行，也多有深入的研究和瞭解。詞藻辯駁與應對，更屬他所擅長。父親去世，在墓旁修房舍守孝，哭泣的聲音，酸楚感動路人。兄弟的情誼和睦深厚，但家教特别嚴，弟弟們即使成家做官，常常也免不了要受棍棒的懲罰，對他肅然起敬。不到二十歲，州府徵用爲主簿。

太和十五年，釋褐著作佐郎。于時，孝文留心氏族，正定官品，士大夫解巾，優者不過奉朝請，聰起家便佐著作，時論美之。後遷書侍御史，凡所彈劾，不避强禦，孝文或欲寬貸者，聰輒争之。帝每云："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况諸人也？"自是貴戚斂手。累遷直閤將軍，兼給事黄門侍郎、散騎常侍，直閤如故。

太和十五年，正式入仕任著作佐郎。當時，魏孝文帝留心於厘清氏族，審定官秩品級，士大夫入仕做官，優等的人才也衹能爲奉朝請，薛聰一開始就是著作佐郎，當時人很羡慕他。後來升任書侍御史，所有他彈劾的人，即使是强横也不迴避，孝文帝有時想寬恕的人，薛聰就據理爭辯。孝文帝常説："我看到薛聰，不能不感到害怕，何况是其他人呢？"從此權貴外戚都不敢妄動。屢經升遷至直閤將軍，兼任給事黄門侍郎、散騎常侍，依然擔任直閤之職。

聰深爲孝文所知，外以德器遇之，内以心膂爲寄。親衛禁兵，委總管領，故終太和之世，恒帶直閤將軍。群臣罷朝之後，聰恒陪侍帷幄，言兼晝夜。時政得失，預以謀謨，動

薛聰很受孝文帝的信任，對外把他看作德才兼備的能臣，對内把他視爲可靠的心腹。親信禁衛之兵，都委任薛聰爲總管，所以整個太和年間，薛聰一直擔任直閤將軍。群臣散朝以後，他總是陪伴侍衛在皇帝身邊，談話直到夜深人静。

輒匡諫，事多聽允，而重厚沈密，外莫窺其際。帝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帝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榮也。”又除羽林監。

時政得失，他都參預謀劃，時常勸諫皇帝的過失，所進諫的事多被皇帝采納，穩重沉着細密，外人無法窺探形迹。孝文帝想要提升他的名爵地位，他就堅持推讓不接受。孝文帝也很理解他的意思，對他說：“你的天爵已經很高，本來就不是用人爵可以使你感到榮耀的。”又任命他爲羽林監。

帝曾與朝臣論海内姓地人物，戲謂聰曰：“世人謂卿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仕漢朝，時人呼爲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爲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幸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復苦朕？”聰因投戟而出。帝曰：“薛監醉耳。”其見知如此。

孝文帝曾和朝臣議論天下姓氏的地望和人物，對薛聰開玩笑說：“世人都說你們薛氏是蜀人，肯定是蜀人嗎？”薛聰回答說：“我薛氏的遠祖廣德，世世代代在漢朝爲官，當時人稱之爲漢人。我的九世祖薛永，隨劉備入蜀，當時人稱之爲蜀人。我現在侍奉陛下，衹能算臣虜而不能算蜀人。”孝文帝拍手笑着說：“你自己說明不是蜀人就行了，何必還要挖苦我呢？”薛聰因此扔了手中的戟而出去了。孝文帝說：“薛羽林喝醉了。”他被皇帝知遇到了這種程度。

二十三年，從駕南征，兼御史中尉。及宣武即位，除都督、齊州刺史，政存簡静。卒於州，吏人追思，留其所坐榻以存遺愛。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謚曰簡懿侯。魏前二年，重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延州刺史。子孝通最知名。

二十三年，跟隨皇帝到南方征戰，兼任御史中尉。等到宣武帝登基，任命爲都督、齊州刺史，執政簡約平静。在齊州去世，官民都懷念他，留下他的坐榻用來保留過去的恩情。贈爲征虜將軍、華州刺史，謚號簡懿侯。魏前二年，追贈他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延州刺史。兒子孝通最有名。

薛孝通 薛道衡

孝通字士達。博學有俊才，蕭寶夤征關中，引參驃騎大將軍府事，禮遇甚隆。及寶夤將有異志，孝通悟其萌，托以拜掃求歸，乃見許。同僚咸怪，止之，但笑而不答，遽還鄉里。寶夤後果逆命。

孝通字士達。博學有俊才，蕭寶夤征討關中，引他爲參議驃騎大將軍府事，接待他的禮節非常隆重。等到蕭寶夤將要圖謀不軌，孝通悟到了事情的端倪，藉口掃墓而請求回故里，這纔被批准。同事們都感到奇怪，勸阻他，他笑而不答，很快就回到了故鄉。寶夤後來果然反叛。

北海王元顥入洛，宗人薛永宗、脩義等又聚徒作亂，欲以應之。孝通與所親計曰：“北海乘虚遠入，吴兵不能久住，事必無成。今若與永宗等同舉，滅族道也。”乃率其近親，與河東太守元襲嬰城固守。及寶夤平定，元顥退走，預其事者咸罹禍，唯同孝通者皆免。事寧，入洛，除員外

北海王元顥進入洛陽，族人薛永宗、脩義等又聚徒叛亂，準備響應蕭寶夤。孝通和親近的人商議說：“元顥趁虚長途跋涉趕來，吴兵在北方待不久，事情一定不會成功。現在如果和永宗等人一起反叛，是要誅滅九族的。”於是帶領近親，與河東太守元襲一起緊閉城門堅守。等到寶夤的叛亂平定，元顥大軍撤走，參預叛亂的人都遭了殺身之禍，跟隨孝通的人都幸免於難。事件

散騎侍郎。尒朱天光鎮關右，表爲關西大行臺郎中，深見任遇。關中平定，預有其力，以功賜爵汾陰侯。

平息後，孝通進了洛陽，任命爲員外散騎侍郎。尒朱天光鎮守關西，上表任用孝通爲關西大行臺郎中，深受信任賞識。關中平定，又參預其事出過力，因爲功績賜爵位汾陰侯。

莊帝既幽崩，元曄地又疏遠，更議主社稷。孝通以"廣陵王恭，高祖猶子，又在茂親，夙有令望。不言多載，理必陽喑。奉以爲主，天人允叶"。世隆等并以爲疑。孝通密贊天光察之。廣陵王曰："天何言哉？"於是定册，即節閔帝也。以首創大議，拜銀青光禄大夫、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封藍田縣子。孝通求以官贈亡兄景懋，又言己有侯爵，請轉授兄息子舒。節閔覽啓傷感，以侯爵既重，不容轉授，乃下詔褒美。特贈景懋撫軍、北雍州刺史。

魏莊帝已經幽禁而死，元曄的出身血緣又離皇室疏遠，所以要重新討論繼承皇位的人選。孝通認爲"廣陵王元恭，是高祖的侄子，又屬於近親，一向有很好的聲望。不開口講話的事例史書上多有記載，按情理一定是裝啞。推奉廣陵王爲帝，天人都會和諧"。世隆等人都心存疑問，孝通暗中贊助天光去考察元恭。廣陵王說："蒼天豈能說話？"因此决定册封廣陵王爲帝，這就是節閔帝。因爲首先提議元恭爲帝，任命爲銀青光禄大夫、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封爵號藍田縣子。孝通請求把官職贈給死去的哥哥景懋，又說自己已有侯爵，請求將爵位轉授給哥哥的兒子子舒。節閔帝看了他的上奏很傷感，認爲侯爵重要，不應允許轉授，就下詔書表揚贊美了他的行爲。破格贈景懋撫軍、北雍州刺史。

孝通尋還中書郎，深爲節閔所知重。普泰二年正月乙酉，中書舍人元翽獻酒肴，帝因與元翌及孝通等宴，兼奏弦管，命翽吹笛，帝亦親以和之。因使元翌等嘲，以酒爲韵。孝通曰："既逢堯舜君，願上萬年壽。"帝曰："平生好玄默，慚爲萬國首。"帝曰："卿所謂壽，豈容徒然！"便命酌酒賜孝通，仍命更嘲，不得中絶。孝通即豎忠爲韵。帝曰："卿不忘忠臣之心。"翽曰："聖主臨萬機，享世永無窮。"孝通曰："豈唯被草木，方亦及昆蟲。"翌曰："朝賢既濟濟，野苗又芃芃。"帝曰："君臣體魚水，書軌一華戎。"孝通曰："微臣信慶渥，何以答華嵩？"于時，孝通内典機密，外參朝政，軍國動静，預以謀謨。加以汲引人物，知名之士，多見推薦。

孝通不久就改任中書郎，很受節閔帝的信任器重。普泰二年正月乙酉，中書舍人元翽進獻來酒菜，節閔帝藉機和元翌以及孝通等人宴飲，同時演奏管弦音樂，命令元翽吹笛子，節閔帝親自和樂。又讓元翌等人作韵取樂，用酒字的音作爲韵。孝通說："既逢堯舜君，願上萬年壽。"節閔帝說："平生好玄默，慚爲萬國首。"節閔帝說："你所說的壽，難道衹是空話！"便讓人酌酒賜給孝通，又命群臣重新聯句取樂，不能中斷。孝通就拈出一個忠字爲韵。節閔帝說："你有不忘忠臣之心。"元翽說："聖主臨萬機，享世永無窮。"孝通說："豈惟被草木，方亦及昆蟲。"元翌說："朝賢既濟濟，野苗又芃芃。"節閔帝說："君臣體魚水，書軌一華戎。"孝通說："微臣信慶渥，何以答華嵩？"當時，孝通内廷管掌機密，廷外參預朝政，軍國大事上的一舉一動，他都參加了謀劃。加上他吸納推薦人才，那些有名的人士，很多都被他推薦。

外兄裴伯茂性豪俊，多所輕忽，唯欽賞孝通，每有著述，共參同異。

表兄裴伯茂性格豪爽，很多人他都瞧不起，衹欽佩欣賞孝通，每次他寫了文章，都要和孝通

孝通以裴宏放過甚，每謂之曰："兄以阮籍、嵇康何如管仲、樂毅?"蓋自許經綸，抑裴傲也。裴笑而不答，宏放自若。

一起討論。孝通因爲伯茂太曠達奔放，經常對他説："表兄你認爲阮籍、嵇康與管仲、樂毅比較起來怎麽樣?"意在表明自己的經世才幹，而貶抑伯茂的傲誕。裴伯茂笑而不答，仍舊曠達奔放。

屬齊神武起兵河朔，攻陷相州刺史劉誕。尒朱天光自關中討之。孝通以關中險固，秦、漢舊都，須預謀鎮遏，以爲後計。縱河北失利，猶足據之。節閔深以爲然，問誰可任者。孝通與賀拔岳同事天光，又與周文帝有舊，二人并先在關右，因并推薦之。乃超授岳岐、華、秦、雍諸軍事，關西大行臺，雍州牧；周文帝爲左丞，孝通爲右丞。齎詔書馳驛入關授岳等，同鎮長安。岳深相器重，待以師友之禮。與周文帝結爲兄弟，情寄特隆。後天光敗於韓陵，節閔遂不得入關，爲齊神武幽廢。

正遇上齊神武從河朔發兵，攻下了相州刺史劉誕。尒朱天光從關中前往討伐。孝通認爲關中地方險要，是秦、漢兩朝的舊都，必須預先謀劃鎮守，以此作爲退路。即使是黄河以北的形勢失利，還足够作爲根據地。節閔帝非常贊同他的話，問什麽人可以擔任鎮守關中的任務。孝通同賀拔岳一起事奉天光，又和周文帝有老交情，兩人都在關西，因而同時推薦他們倆。於是破格授予賀拔岳岐州、華州、秦州、雍州諸軍事，關西大行臺，雍州牧；周文帝爲左丞，孝通爲右丞。派人帶詔書乘快馬飛奔入關授予賀拔岳等人官職，讓他們一同鎮守長安。賀拔岳對孝通非常器重，和他以師友的禮節相待。孝通和周文帝結交爲兄弟，情誼特别深厚。後來天光在韓陵戰敗，節閔帝終究未能入關，被齊神武幽禁廢黜。

孝武帝即位後，神武方得志，徵賀拔岳爲冀州刺史。岳懼，欲單馬入朝。孝通乃謂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尒朱百萬之衆，其鋒誠亦難敵。然公兩兄太師、領軍，宿在其上。侯深、樊子鵠、賈智、斛斯椿、大野胡也杖、叱吕延慶之徒，於尒朱之世，皆其夷等。韓陵之役，此輩前後降附，皆由事勢危逼，非其本心。在於高王，曹操之孔融，馬懿之葛誕。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除之又失人望，留之腹心之疾。雖令孫騰在闕下，婁昭處鈞陳，必不能如建安之時，明矣。以今觀之，隙難未已。吐萬仁雖復退逸，猶在并州，高王之計，先須平殄。今方綏撫群雄，安置内外，何能去其巢穴，與公事關中地也？且六郡良家之子，三輔禮義之人，逾幽、并之驍騎，勝汝、潁之奇

孝武帝繼承皇位後，齊神武這纔得志，徵召賀拔岳任冀州刺史。賀拔岳害怕，準備隻身進洛陽受任。孝通就對賀拔岳説："高歡用幾千名鮮卑兵打敗了尒朱天光的百萬大軍，他的鋭氣確實難以抵抗。但您兄弟倆任太師、領軍，位置一向在他之上。侯深、樊子鵠、賈智、斛斯椿、大野胡也杖、叱吕延慶一類人，在尒朱朝，都是尒朱的臣屬。韓陵之戰，這幫人先後投降歸附，都是因爲形勢的逼迫，并不是出於本意。他們對高歡而言，就好比曹操手下的孔融，司馬懿手下的諸葛誕。如今他們有的在京城，有的占據州郡，高歡除掉他們會失去人心，留下他們又是心腹之患。即使是孫騰出現在他的朝中，婁昭坐在他身邊爲他謀劃，也一定難以和建安時的曹操相比，這一點是很明白的了。從現在的情形來看，矛盾災禍還没有完結。吐萬仁雖然敗逃，還在并州，高歡考慮的，一定是先消滅這股割據勢力。現在他要安撫各路豪强，安置好朝廷内外，怎麽能離開他的巢穴，和您到關中争地盤呢？况且關中地

士，皆係仰於公，效其智力。據華山以爲城雉，因黄河而爲池塹，退守不失封泥，進兵同於建水。乃欲束手受制於人，不亦鄙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遜辭爲啓，而不就徵。

區的良家子弟，秦雍禮義人士，遠勝於幽、并的武夫，汝、潁的謀士，他們都仰仗着您，準備爲您貢獻他們的智能勇力。您依據華山作爲城墻，憑藉黄河作爲護城河，退守不會失去封地諸侯的地位，進軍則可建國爲王。却想自己捆住手脚受他人控制，這種想法不是太差勁了嗎?”話還没説完，賀拔岳抓住孝通的手説：“你説得對。”便用謙遜的語調寫了一封書信，而不去接受任用。

太昌元年，孝通因使入朝，仍被留京師，重除中書侍郎。永熙三年三月，出爲常山太守，仍以經節閔任遇故也。及孝武西遷，或稱孝通與周文友密，及樹置賀拔岳鎮關中之計，遂見拘執，將赴晋陽。及引見，咸爲之憂。孝通神氣從容，辭理切正，齊神武更相欽嘆，即日原免。然猶致疑忌，不加位秩，但引爲坐客，時訪文典大事而已。齊神武讓劍履上殿表，猶使爲文。曾與諸人同詣晋祠，皆屈膝盡禮，孝通獨捧手不拜，顧而言曰：“此乃諸侯之國，去吾何遠，恭而非禮，將爲神笑。”拜者慚焉。

太昌元年，孝通由於奉使命入朝，被扣留在京城，兩次任命爲中書侍郎。永熙三年三月，出京任常山太守，還是因爲曾受到節閔帝信任知遇的緣故。等到孝武帝西遷，有人説孝通與周文帝關係親密，又設計了賀拔岳鎮守關中的計策，於是被拘禁起來，將要押赴晋陽。等到被引見，都爲他的生命擔憂。孝通却神氣從容，言辭流暢懇切，齊神武也變得對他嘆服起來，當天就免了他的罪。但仍對他存有疑心，不給官級，祇是作爲清客，經常問問文章典籍方面的事情罷了。齊神武上表辭讓帶劍上殿，就讓他寫那篇奏表。曾經和幾個人一起到晋祠去，大家都下跪禮拜，孝通屈了一下手腕而并不跪拜，回顧説：“這兒是諸侯之國，離值得我跪拜的位置還遠，太恭敬反不合禮儀，將被神耻笑。”跪拜的人很慚愧。

興和二年，卒於鄴。魏前二年，周文帝追軫舊好，奏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齊武平初，又贈鄭州刺史。文集八十卷，行於時。

興和二年，在鄴去世。魏前二年，周文帝追封早先的好友，奏請追贈他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齊武平初，又追贈他鄭州刺史。他共有文集八十卷，流行於當時。

子道衡，字玄卿。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歲，講《左傳》，見子産相鄭之功，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奇之。其後才名益著。齊司州牧、彭城王浟引爲兵曹從事。尚書左僕射楊愔見而嗟賞，授奉朝請。吏部尚書隴西辛術與語，嘆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讞目之曰：“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遇其人，今復遇薛君矣!”

兒子道衡，字玄卿。六歲就成了孤兒，專心好學。十歲時，講習《左傳》，看到子産在鄭作相國的功勛，寫了篇《國僑贊》，很有文辭之美，讀到的人都覺得奇異。他有才華的名聲更大。北齊司州牧、彭城王高浟引用他爲兵曹從事。尚書左僕射楊愔見到他加以贊賞，授奉朝請。吏部尚書隴西人辛術同他説話，感嘆説：“鄭公業没有死!”河東人裴讞鑒賞他説：“國家的政權西遷以來，我以爲關西孔子這樣的人是很難遇到了，今天没想到還能見到薛君這樣的人物!”

武成即位，兼散騎常侍，接對周、陳二使。武平初，詔與諸儒修定

武成繼承了齊的帝位後，兼任散騎常侍，接待應對北周、陳兩國的使臣。武平初年，詔命他

五禮，除尚書左外兵郎。陳使傅縡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縡贈詩五十韵，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縡所謂以蚓投魚耳。”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復以本官直中書省，尋拜中書侍郎，仍參太子侍讀。齊後主之世，漸見親用，與侍中斛律孝卿參預政事。道衡具陳備周之策，孝卿不能用。

及齊亡，周武帝引爲御史二命士。後歸鄉里，自州主簿入爲司禄上士。隋文作相，從元帥梁睿擊王謙，攝陵州刺史。大定中，授儀同，守邛州刺史。

文帝受禪，坐事除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召典軍書。還，除内史舍人。其年，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道衡因奏曰：“陛下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蕃。”帝曰：“朕且含養，致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江東雅好篇什，陳主尤愛雕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

及八年伐陳，拜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文翰。王師臨江，高熲夜坐幕中，謂曰：“今段定克江東以不？君試言之。”道衡答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者封域。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宇雕墻，酣酒荒色。其必剋二也。爲國之體，在於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小人施

和各位儒士修定五禮，任命爲尚書左外兵郎。陳使者傅縡出使北齊，讓道衡以兼主客郎的身份接待對答。傅縡贈詩五十韵，道衡寫了和詩，南北兩方的人們都稱頌贊美。魏收説：“這就是傅縡所説的用蚯蚓釣魚。”待詔於文林館，與范陽人盧思道、安平人李德林名聲相同并相互友好。又以原有官位到中書省值班，不久任命爲中書侍郎，兼任太子侍讀。北齊後主的時候，逐漸被親近信任，和侍中斛律孝卿一起參預政事。道衡詳細呈述了防備北周的策略，孝卿不采用。

等到北齊滅亡，周武帝引用他爲御史二命士。後來回到故鄉，從州主簿入朝任司禄上士。隋文帝作宰相時，跟隨元帥梁睿攻打王謙，代理陵州刺史。大定年間，授予儀同，留任邛州刺史。

隋文帝接受禪讓，道衡因事判罪被削除名籍。河間王楊弘北征突厥，召用他掌管軍事文書。還朝，任命爲内史舍人。這一年，兼任散騎常侍，與陳國通好的正使。道衡因而上奏章説：“陛下的國運如三代一樣興隆，統一了九州，怎能容忍小小的陳國，長期在陛下的統治之外？我這次出使，請求責令陳國爲大隋的藩屬。”文帝説：“我尚且能容忍它生存，没有將此事放在心上，你一定不要用强硬的言辭使他們折服。”江東人很愛好文章，陳主更是喜歡雕飾詞藻，道衡每次有文章出來，南人都吟咏傳誦。

等到八年進攻陳，任命爲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文書。大軍來到江邊，高熲夜晚坐在軍帳中，對他説：“這次是否一定能攻下江東呢？你給我説説看。”道衡説：“凡是討論大事的成敗，必須先用至理名言來判斷。《禹貢》上所記載的九州，本來都是諸王的封域。郭璞曾説：‘江東偏安爲王三百年之後，還會與中原統一。’現在這個年數已滿了。按運數來説，攻克江南是無疑的了，這是其一。有德的人興盛，無德的人衰亡，所有人都逃不脱這一規律。國君應該帶頭恭謹勤儉，勤於政事；叔寶衹知大興土木，沉迷酒色。這是一定能攻克江南的第二條理由。治理國家的要領，在於任用寄托大事的人要合適。江

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唯事詩酒，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極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剋四也。席卷之勢，其在不疑。”熲忻然曰：“君言成敗，理甚分明。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還除吏部侍郎。

東的公卿，都是充數而已。提拔小人施文慶，委任他治理政務，尚書令江總專事賦詩飲酒，原本就不是治國的人才，蕭摩訶、任蠻奴是江東的大將，但僅是一介武夫而已。這是一定能攻克江南的第三條理由。我方有道而且强大，對方無德而且弱小。總計他們全部的軍隊，不超過十萬人，西起巫峽，東到大海，分散兵力就會形成孤軍遠隔的局勢而力量弱小；聚集一處則顧此失彼。這是一定會攻克江南的第四條理由。我方席捲而下之勢，可以説已不容置疑。”高熲興奮地説：“你所説的勝敗形勢，條理非常清晰。原本是希望運用你的才學，没想到你的謀略也會如此高明。”回去被任命爲吏部侍郎。

後坐抽擢人物，有言其黨蘇威，任人有意故，除名，配防嶺表。晋王廣時在揚州，陰令人諷道衡，遣從揚州路，將奏留之。道衡不樂王府，用漢王諒之計，遂出江陵道而去。尋詔徵還，直内史省。晋王由是銜之。然愛其才，猶頗見禮。

後來因爲提拔人員犯罪，有人説他與蘇威結黨營私，任人偏私親故，被判罪削除名籍，發配到嶺南守邊。晋王楊廣當時在揚州，暗中讓人暗示道衡，遣送時從揚州路過，將會奏請留用他。道衡不願在藩王府中任職，就采用漢王楊諒的計謀，結果從江陵道而去。不久朝廷下詔將他召回，在内史省值班。晋王因此對他怨恨。但愛他的才學，還是對他很禮貌。

後數歲，授内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卧，聞户外有人便怒，其沈思如此。帝每曰：“道衡作文書稱我意。”然誡之以迂誕。後帝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宜使朱門陳戟。”於是進上開府，賜物百段。道衡辭以無功。帝曰：“爾久勞階陛，國家大事，皆爾宣行，豈非爾功也?”

幾年後，任命爲内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次構思文章，一定要房内寂静無人，在壁前卧榻上躺着，聽到門外有人聲就發怒，他深思的情形就是這樣。皇帝常説：“道衡寫的文章合我的心意。”但也因其行爲迂怪而勸誡他。後來皇帝對楊素、牛弘説：“道衡年老了，再受差遣太辛勞了，應該使他家的大紅門前擺上戟。”因此給他進升上開府，賜給他織物百匹。道衡用没有立功的話推辭。皇帝説：“你長期在我階前勞累，國家的大事，都靠你宣傳發布，難道没有功勞?”

道衡久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争與交好，高熲、楊素雅相推重，聲名籍甚，無競一時。仁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既與素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襄州總管。道衡一旦見出，不勝悲戀，言之哽咽。帝愴然改容曰：“爾光陰晚

道衡長期任中樞機要職務，文才名聲更加顯著。太子、諸侯王争着和他結交友好，高熲、楊素對他很推重，所以名聲非常之大，當時無人能比。仁壽年間，楊素獨掌朝政。道衡既然一向跟楊素關係密切，皇帝不願道衡繼續執掌機要，因而派他出任檢校襄州總管。道衡一下子出京外任，非常悲傷留戀，説話都要落淚。皇帝傷心得

暮，侍奉誠勞，朕欲令爾將攝。今爾之去，朕如斷一臂。"於是賚物三百段，九環金帶并時服一襲，馬十匹，慰勉遣之。在任清簡，吏人懷其惠。

要哭，說："你年歲已大，侍奉我確實太勞苦，我想要你代管州事。如今你離開我，我就像斷了一條臂膀。"因此帶上織物三百匹，九環金帶和時服一件，馬十匹，慰勞勉送他。他在任上清靜簡約，吏民都懷念他的恩惠。

煬帝嗣位，轉潘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謂内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秘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隸刺史房彦謙素與相善，知必及禍，勸之杜絶賓客，卑辭下氣，而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能决，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令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熲乎?"付執法者推之。道衡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解。奏日，冀帝赦之，敕家人具饌以備客來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訣。憲司重奏，縊而殺之。妻子徙且末。時年七十。天下冤之。有集七十卷，行於世。

煬帝繼位，改任潘州刺史。一年多，上奏表請求退休。煬帝對内史侍郎虞世基說："道衡將要回京，應該用秘書監的官位來待他。"道衡回京後，呈上《高祖文皇帝頌》。煬帝看後不高興，對蘇威說："道衡贊美前朝，這正是以《詩經·魚藻》篇的喻意譏諷我。"因此任命爲司隸大夫，將要把他送去治罪。道衡没有醒悟，司隸刺史房彦謙向來與道衡關係友好，知道大難臨頭，勸他閉門謝客，低聲下氣，但道衡不能采用他的建議。正遇上討論新的法令，久拖不決，道衡對朝士說："如果高熲不死，法令早就定下來了。"有人將他的話上奏。煬帝發怒說："你懷念高熲嗎?"交給執法的人問罪。道衡自認爲不是大罪過，催促司法官早點審理清楚。上朝之日，希望煬帝赦免他，吩咐家人準備飲食以備客人來問候時使用。等到奏章呈上，煬帝命令他自殺。道衡根本没有想到，不能自殺。司法人員再向煬帝奏明，將他勒死。妻兒遷徙且末。當時他七十歲。天下人都認爲他冤枉。有文集七十卷，流傳於世。

有子五人，收最知名，出後族父孺。

道衡有五個兒子，薛收最有名，出繼給族父薛孺。

薛孺

孺清貞孤介，不交流俗。涉歷經史，有才思，雖不爲大文，所有詩咏，大致清遠。開皇中，爲侍御史、揚州總管司功參軍。每以方直自處，府僚多不便之。卒於襄城郡掾。所莅官皆有能名。道衡偏相友愛，收初生，即與孺爲後。養於孺宅，至於成長，殆不識本生。太常丞胡仲操曾在朝堂就孺借刀子割爪甲，孺以仲操非雅士，竟不與之。其不肯妄交，淸介獨行，皆此類也。

薛孺清正孤傲而耿介，不與普通人物交往。涉獵經學史籍，有才學文思，雖然不寫宏大之作，所作的詩賦，却大體清新雅致。開皇年間，任侍御史、揚州總管司功參軍。總是以剛正不阿爲準則，同事大多不和他隨便往來。死於襄城郡掾任上。凡是他擔任的官職都表現出才能。道衡對他特别友愛，薛收剛出生，就給薛孺做了後代。在薛孺家養育，一直到長大成人，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太常丞胡仲操曾在朝堂向薛孺借刀子剪指甲，薛孺認爲仲操不是雅士，最終也没有借給他。他不肯隨便與人交往，清靜耿介、獨

往獨來，往往就像這樣。

薛温

道衡兄温，字尼卿。沈敏有器局，博覽墳典，尤善隸書。仕周爲上黄郡守。周平齊，徙燕郡太守，以簡惠稱。宣政元年，賜爵齊安縣子。卒於郡。子邁嗣。

道衡的哥哥薛温，字尼卿。深沉勤敏而有器識才幹，廣泛閱讀經書，尤其擅長隸書。在北周做官任上黄太守。北周平定北齊，改任燕郡太守，以簡約仁惠著稱。宣政元年，賜給爵位齊安縣子。在郡任上去世。兒子薛邁繼承爵位。

薛邁

邁字弘仁。性寡言，長於詞辯。開皇初，襲爵齊安子，改封鍾山。歷位太子舍人。大業中，爲刑部、選部二侍郎。

薛邁字弘仁。性格沉默寡言，但擅長辭藻。開皇初年，繼承爵位齊安子，改封鍾山。歷任太子舍人。隋大業年間，任刑部、選部兩個部的侍郎。

道衡從父弟道實，位禮部侍郎、離石郡太守，知名於世。

道衡的堂弟道實，職位禮部侍郎、離石郡太守，當時有名。

薛德音

從子德音，有俊才，起家游騎尉。佐魏澹修《魏史》，史成，遷著作佐郎。及越王侗稱制東都，王世充之僭號，軍書羽檄，皆出其手。世充平，以罪誅。其文筆多行於世。

道衡的侄兒德音，有俊才，從游騎尉之職踏入仕途。輔助魏澹修《魏史》，書成後，升任著作佐郎。等到越王楊侗在東都稱帝，王世充自立爲王，所有軍國的文書，都是他所作。王世充被討平，他也因罪被殺。他的文章大多在社會上流行。

聰弟和，南青州刺史。和子善。

薛聰的弟弟薛和，是南青州刺史。薛和的兒子薛善。

薛善

善字仲良。少爲司空府參軍，再遷鹽池都將。孝武西遷，魏改河東爲秦州，以善爲别駕。善家素富，僮僕數百人。兄元信，仗氣豪侈，每食方丈，坐客恒滿，弦歌不絶；而善獨恭己率素，愛樂閑静。

薛善字仲良。少年時即任司空府參軍，兩次升官任鹽池都將。孝武帝政權西移，魏將河東改爲秦州，任用薛善爲别駕。薛善家裏一向富有，僮僕都有好幾百人。哥哥元信，仗勢奢侈，每頓飯都大擺闊氣，食客滿屋，弦歌之聲不斷；而薛善則獨自恭謹儉約，愛好閑静。

大統三年，齊神武敗於沙苑，留善族兄崇禮守河東。周文帝遣李弼圍之，崇禮固守不下。善密説崇禮，猶持疑不決。會善從弟馥妹夫高子信爲防城都督，守城南面，遣馥來詣善，云："意欲應接西軍，但恐力所不制。"善即令弟濟將門生數十人，與子信、馥等斬關引弼軍入。時預謀者并賞五等爵。善以背逆歸順，臣子常

大統三年，齊神武帝高歡在沙苑戰敗，留下薛善的同宗兄長崇禮守衛河東。周文帝派李弼圍攻河東，崇禮堅守而攻不下。薛善暗中游説崇禮，崇禮還是猶豫不決。正好薛善的堂弟薛馥的妹夫高子信任防城都督，守衛城的南面，派薛馥來找到薛善，説："心想接應西邊的軍隊，但擔心力量不够。"薛善當即讓他的弟弟薛濟帶領幾十名門生，和薛馥、高子信等斬殺守關士兵，帶領李弼的軍隊入城。當時參預這一密謀的都被賞

情，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遂與弟慎并固辭不受。周文嘉之，以善爲汾陰令。善幹用强明，一郡稱最。太守王羆美之，令善兼督六縣事。尋爲行臺郎中。

賜五等爵位。薛善認爲背叛逆賊而歸順王師，是做臣民的常理，怎麽能一家大小全受封邑。於是和弟弟薛慎一同堅決推辭不受封爵。周文帝贊揚了他們，任命薛善爲汾陰令。薛善才能突出而精明，全郡中算最好的。太守王羆贊賞他，讓他同時督理六個縣的事務。不久就任行臺郎中。

時欲廣置屯田以供軍費，乃除司農少卿，領同州夏陽縣二十屯監。又於夏陽諸山置鐵冶，復令善爲監，每月役八千人，營造軍器。善自督課，兼加慰撫，甲兵精利而皆忘其苦焉。遷大丞相府從事中郎。追論屯田功，賜爵龍門縣子。遷黄門侍郎，除河東郡守，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工部中大夫，進爵博平縣公。再遷户部中大夫。

當時準備多實行屯田制來供應軍隊費用，便任命他爲司農少卿，領同州夏陽縣二十屯監。又在夏陽各山設鐵冶，又任命薛善爲監，每個月徵調八千人服勞役，打造軍用器械。薛善親自督促檢查，同時對工匠加以撫慰，製造出的鎧甲兵器精良鋒利，而人們都忘記了辛苦。改任大丞相府從事中郎。追記屯田的功績，賜給他爵位龍門縣子。升任黄門侍郎，任命爲河東郡守，升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六官改設，任爲工部中大夫，晋升爵位博平縣公。兩次升官任户部中大夫。

時晋公護執政，儀同齊軌語善云："兵馬萬機，須歸天子，何因猶在權門？"善白之，護乃殺軌。以善忠於己，引爲中外府司馬，遷司會中大夫，副總六府事。加授京兆尹，仍行司會。出爲隆州刺史，兼益州總管府長史。徵拜武威少府。卒，贈三州刺史。帝以善告齊軌事，謚曰繆公。

當時晋公宇文護執政，儀同齊軌對薛善說："軍國大權，應該歸皇帝掌握，爲什麽還操在權臣手中？"薛善將這話告訴了宇文護，宇文護殺了齊軌。因爲薛善忠於自己，引用他爲中外府司馬，改任司會中大夫，副總六府事。加官授予京兆尹，仍然行使司會職權。外調任隆州刺史，兼益州總管府長史。徵召任用爲武威少府。去世，贈三個州刺史的官位。皇帝因爲薛善告密齊軌的事，謚號繆公。

子褒嗣，官至高陽郡守。

他的兒子薛褒繼承父爵，官位至高陽郡太守。

薛慎

善弟慎，字伯護。好學，能屬文，善草書。與同郡裴叔逸、裴諏之、柳虯、范陽盧柔、隴西李璨并友善。起家丞相府墨曹參軍。周文於行臺省置學，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旦理公務，晚就講習，先《六經》，後子史。又於諸生中簡德行淳懿者侍讀書。慎與李璨及隴西李伯良、辛韶、武功蘇衡、譙郡夏侯裕、安定梁曠、梁禮、河南長孫

薛善的弟弟薛慎，字伯護。好學，能寫文章，擅長草書。和同郡的裴叔逸、裴諏之、柳虯、范陽人盧柔、隴西人李璨都是親密朋友。入仕時任丞相府墨曹參軍。周文帝在行臺省設置學校，選丞郎和丞相府的府佐中德行清明敏捷的充當生員。讓這些人早晨處理公務，晚上相聚一起講論學習，先學《六經》，後講子書史書。又從這些人中選道德品行純正優良的爲侍讀。薛慎與李璨及隴西人李伯良、辛韶、武功人蘇衡、譙郡人夏侯裕、安定人梁曠、梁禮、河南人長孫璋、

璋、河東裴舉、薛同、滎陽鄭朝等十二人，并應其選。又以慎爲學師，以知諸生課業。周文雅好談論，并簡名僧深識玄宗者一百人，於第内講説，又命慎等十二人兼學佛義，使内外俱通。由是四方競爲大乘學。在學數年，復以慎爲宜都公侍讀。累遷禮部郎中。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慎兄善又任工部，并居清顯，時人榮之。

周孝閔帝踐阼，除御正下大夫，封淮南縣子。歷師氏、御伯中大夫。保定初，出爲湖州刺史。界既雜蠻夷，恒以劫掠爲務。慎乃集諸豪帥，具宣朝旨，仍令首領每月一參，或須言事者，不限時節。慎每見，必殷勤勸誡，及賜酒食。一年之間，翕然從化。諸蠻乃相謂曰："今日始知刺史真人父母也。"莫不欣悦。自是襁負而至者千餘户。蠻俗，婚娶之後，父母雖在，即與别居。慎謂守令曰："牧守令長是化人者也，豈有其子娶妻，便與父母離析？非唯萌俗之失，亦是牧守之罪。"慎乃親自誘導，示以孝慈，并遣守令，各喻所部。有數户蠻，别居數年，遂還侍養，及行得果膳，歸奉父母。慎以其從善之速，具以狀聞，有詔蠲其賦役。於是風化大行，有同華俗。尋爲蕃部中大夫。以疾去職，卒於家。有文集，頗爲世所傳。

河東人裴舉、薛同、滎陽人鄭朝等十二人，同時選中。又以薛慎爲學師，讓他瞭解諸人的課業情况。周文帝很喜歡談論，同時挑選了深通玄理的名僧一百人，在宅内講論，又命令薛慎等十二人兼學佛教教義，讓他們精通内外典籍。因此天下争着學習大乘佛學。在學校多年，又用薛慎爲宜都公的侍讀。歷經升遷任禮部郎中。六官改制，任命爲膳部下大夫。薛慎的哥哥薛善又擔任工部官職，兩人同時任清流顯要的職位，當時認爲很榮耀。

北周孝閔帝登基，任命爲御正下大夫，封爵號淮南縣子。歷任師氏、御伯中大夫。保定初年，外任湖州刺史。湖州地界雜居着蠻族，長期以來專門搶劫騷擾。薛慎便召集了蠻族豪帥，向他們詳細宣傳朝廷旨意，還讓蠻族頭人們每個月來參見一次，如果有人有事要禀報，則隨時可以求見。薛慎每次接見他們，一定要殷勤地勸導訓誡他們，又賜給酒食。一年之内，蠻族很快歸順王化。各寨蠻族人相互説："現在知道了刺史真是民衆的父母。"個個歡欣鼓舞。因此扶老携幼而到的有一千多户。蠻人風俗，子女結婚之後，即使父母還在，也就開始分家生活。薛慎對當地的太守和縣令説："刺史、太守、縣令之類的官吏，是教化百姓的，怎能兒子娶了媳婦，就和父母分家别居？這不僅僅會導致風俗的敗壞，也是我們地方官的罪過。"薛慎於是親自對這些蠻人加以引導啓發，給他們講明子孝父慈之道，并派遣太守、縣令到各自的管轄地去曉諭百姓。有幾家蠻人，父子分家多年，現在又回到一起生活奉養父母，以致外出得到果品膳食，也拿回去奉養父母。薛慎因爲他們從善的速度很快，詳細地把他們的情况向朝廷報告，朝廷下詔書免除他們的賦税徭役。因此民風有了很大改觀，風俗和華夏差不多了。不久任蕃部中大夫。因爲疾病離職，在家去世。有文集，在社會上廣泛流傳。

薛寘

薛寘，河東汾陰人也。祖遵顔，魏河東郡守、安邑侯。父乂，清河、廣平二郡守。

薛寘，是河東汾陰人。祖父遵顔，魏河東郡太守、安邑侯。父親薛乂，是清河、廣平兩郡的太守。

寘幼覽篇籍，好屬文，起家奉朝請。從魏孝武西遷，封郃陽縣子。廢帝元年，領著作佐郎，修國史。尋拜中書侍郎，修起居注。遷中書令。燕公于謹征江陵，以寘爲司録，軍中謀略，寘并參之。江陵平，進爵爲伯。朝廷方改物創制，欲行《周禮》，乃令寘與小宗伯盧辯斟酌古今，共詳定之。六官建，授内史下大夫。

薛寘小時就廣泛閲讀詩文著作，喜好寫文章，從奉朝請開始進入仕途。跟隨魏孝武帝西遷，封爵號郃陽縣子。廢帝元年，任著作佐郎，修國史。不久任命爲中書侍郎，修起居注。升任中書令。燕公于謹征討江陵，任用薛寘爲司録，軍中的謀劃策略，薛寘都參預了討論。江陵平定後，爵位晋升爲伯。朝廷正在改制，準備實行《周禮》，就讓薛寘和小宗伯盧辯一同比較研究古今禮制的異同，詳細地撰定禮制。六官改制，授予内史下大夫之職。

周孝閔帝踐阼，進爵爲侯，轉御正中大夫。時前中書監盧柔，學業優深，文藻華贍，而寘與之方駕，故世號曰盧、薛焉。久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爲淅州刺史。卒於位，吏人哀惜之。贈虞州刺史，謚曰理。

北周孝閔帝登基，進爵位爲侯，改任御正中大夫。當時前任中書監盧柔，學業優秀深厚，文章詞藻華麗，而薛寘和他齊名，所以世人號稱他們爲盧、薛。過了很久，職位晋升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外任淅州刺史。在任上去世，官吏百姓都感到悲傷痛惜。贈虞州刺史，謚號理。

所著文筆二十餘卷，行於世。又撰《西京記》三卷，引據該洽，世稱其博聞焉。寘性至孝，雖年齒已衰，職務繁廣，至於温凊之禮，朝夕無違。當時以此稱之。

所寫的文章詩賦二十多卷，在社會上流傳。又撰有《西京記》三卷，引用的史料詳細廣泛，世人都稱他見聞廣博。薛寘性格特别孝順，即使到了晚年，職務繁多，但對老人問寒問暖的禮數，早晚都没有少過。當時的人因此而稱贊他。

子明嗣。大象末，儀同大將軍、清水郡守。

兒子薛明繼承其業。大象末年，任儀同大將軍、清水郡守。

薛憕

薛憕字景猷，河東汾陰人也。曾祖弘敞，逢赫連之亂，率宗人避地襄陽。

薛憕字景猷，是河東汾陰人。曾祖父弘敞，遇到赫連氏之亂，帶領同族人避亂到了襄陽。

憕早喪父，家貧，躬耕以養祖母，有暇則覽文籍。疏宕不拘，時人未之奇也。江表取人，多以世族。憕世無貴仕，解褐不過侍郎。既羈旅，不被擢用。常嘆曰："豈能五十年戴幘，死一校尉，低頭傾首，俯仰而向人也！"常鬱鬱不得志，每在人間，輒陵架勝達，負才使氣，未嘗趨世禄之門。左中郎將京兆韋潛度謂曰："君門地非下，身材不劣，何不褰裾數參吏部？"憕曰："'世胄躡高位，

薛憕早年喪父，家庭貧困，親自耕種以奉養祖母，有空閑則閲讀書籍。性格疏放不拘小節，當時人并没有特别注意他。江南選用人才，大多用世族成員。薛憕祖上没有人是富貴大官，入仕衹不過任侍郎。長期滯留仕途，不被提拔任用。經常感嘆説："難道我要一輩子戴着布頭巾，老死也衹做一名校尉，低頭垂腦，一舉一動都要看人家的臉色行事！"常鬱鬱不得志，總是在衆人之中，傲視那些達官顯貴，負才任性，不曾趨奉富貴高官的家門。左中郎將京兆人韋潛度對他説："你的門第并不低，自己的才能也不差，爲

英俊沈下僚'，古人以爲嘆息，竊所未能也。"潛度告人曰："此年少實慷慨，但不遭時耳。"

什麼不屈身到吏部多求求人情?"薛憕説："'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古人都對此嘆息，我就更不能改變這種局面了。"潛度告訴别人説："這位年輕人慷慨有志氣，但却生不逢時。"

孝昌中，杖策還洛陽。先是憕從祖真度與族祖安都擁徐、兖歸魏，其子懷儁見憕，甚相親善。屬尒朱榮廢立，憕遂還河東，止懷儁家。不交人物，終日讀書，手自抄略，將二百卷。唯郡守元襲時相要屈，與之抗禮。懷儁每謂曰："汝還鄉里，不營産業，不肯取妻，豈復欲南乎?"憕亦不介意。普泰中，拜給事中，加伏波將軍。

孝昌年間，步行回到洛陽。先前薛憕的從祖父真度和族祖安都帶着徐州、兖州的地盤投歸了北魏，他的兒子懷儁見到薛憕，對薛憕非常親密友善。正遇上尒朱榮廢舊君另立新君，薛憕於是回到河東故里，住在懷儁家。不和他人交往，整天讀書，用手抄寫書籍，總共約有二百卷。僅有郡太守元襲當時屈駕邀請，與他友好。懷儁常對他説："你回到故鄉，不關心産業，不肯娶妻，難道你還想回南方去?"薛憕也不把這些話放在心上。普泰年間，被任命爲給事中，加伏波將軍。

及齊神武起兵，憕乃東游陳、梁間，謂族人孝通曰："高歡阻兵陵上，喪亂方始。關中形勝之地，必有霸王據之。"乃與孝通俱游長安。侯莫陳悦聞之，召爲行臺郎，除鎮遠將軍、步兵校尉。及悦害賀拔岳，軍人咸相慶慰。憕獨謂軍司傅長高曰："悦才略本寡，輒害良將，敗亡之事，其則不遠。吾屬今即爲人所虜，何慶之有乎?"長高以憕言爲然，并有憂色。尋而周文平悦，引憕爲記室參軍。武帝西遷，授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封夏陽縣男。文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加安東將軍，進爵爲伯。

等到齊神武帝起兵，薛憕往東去陳、梁一帶游歷，對族人孝通説："高歡阻擋大軍、欺凌皇上，國家的喪亂將要開始了。關中是形勢險要的地方，一定會有霸王占據那裏。"便和孝通一起去游長安。侯莫陳悦聽説後，招聘他爲行臺郎，任命爲鎮遠將軍、步兵校尉。等到侯莫陳悦殺害了賀拔岳，軍中的人都互相慶賀勉慰。惟有薛憕對軍司傅長高説："侯莫陳悦才能謀略本來不多，却又殺害了良將，敗亡之事，恐怕不太遠了。我們這些人就要被人俘虜，有什麼可慶賀的呢?"長高認爲薛憕説得對，兩人都有憂色。不久周文帝平定侯莫陳悦，用薛憕爲記室參軍。武帝遷都長安，授予他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封爵位夏陽縣男。文帝繼承皇位，任命爲中書侍郎，加安東將軍，進爵號爲伯。

大統四年，宣光、清徽殿初成，憕爲之頌。文帝又造二欹器：一爲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鉢蓋有山，山有香氣，一仙人又持金瓶以臨器上，傾水灌山，則出於瓶而注乎器，烟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欹器；一爲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而盈乎器，爲鳧雁蟾蜍以飾之，謂之

大統四年，宣光殿、清徽殿剛剛建成，薛憕爲二殿寫了頌。周文帝又造了兩件奇器：一件是兩個仙人共同持一個鉢，同在一個盤中，鉢蓋上有山，山上有香氣，一個仙人又拿着一個金瓶子在奇器上，歪着瓶子向山上倒水，水從瓶子裏出來而流進奇器，烟氣從山中冒出，人們稱這個奇器是仙人奇器；另一個奇器是兩枝荷花同在一個盤中，相互間距離一尺多遠，中間還有蓮蓬，向下掉到盤上，用水注進蓮蓬，水從蓮蓬上出來而

水芝欹器。二盤各處一床，鉢圓而床方，中有人，三才之象也。皆置清徽殿前。器形似觥而方，滿而平，溢則傾。憕各爲頌。

流滿奇器，周圍裝飾着野鴨野鵝和蟾蜍，可以稱這件奇器爲水芝奇器。兩個盤子各放在一几案上，鉢子圓而几案却是方形，中間還設計了人，象徵着天、地、人三才。這些都放在清徽殿前面。奇器的形狀像大酒杯却是方形的，水滿了就是平的，漫出時就傾斜。薛憕爲這兩件奇器各寫了一篇頌。

大統初，儀制多闕，周文令憕與盧辯、檀翥等參定之。以流離世故，不聽音樂，雖幽室獨處，常有戚容。後坐事死。

大統初年，國家的禮儀制度存在許多不完備的地方，周文帝命令薛憕和盧辯、檀翥等人參預審定。因爲在社會流離失所的緣故，他從來不聽音樂，即使是在幽静的地方一個人待着，也總是面帶憂戚的臉色。後來因事犯罪被處死。

子舒嗣，官至禮部下大夫、儀同大將軍、聘陳使副。

兒子薛舒繼嗣，官職升至禮部下大夫、儀同大將軍、聘陳副使。

論曰：薛辯有魏之初，功業早樹，門膺人爵，無替榮名。端以謙直見知；胄以公平自命。濬之孝悌，素緒之所得也。道衡雅道弈葉，世擅文宗，令望攸歸，豈徒然矣？而運逢季叔，卒蹈誅戮，痛乎！仲良任惟繁劇，弘益流譽，而陷齊諂護，以要權寵，易名爲繆，斯豈虛哉！寘、憕并學稱該博，文擅雕龍，或揮翰鳳池，或著書麟閣，咸居禄位，各逞琳琅。擬彼徐、陳，慚後生之可畏；論其任遇，實當時之良選也。

論曰：薛辯在北魏初期，早就建立了功勛，家人繼承爵位，每代都能繼續榮耀的名聲。薛端因爲謙和正直而有名；薛胄自稱爲公正清平。薛濬的孝敬父母慈愛兄弟，也是家族向來傳統陶冶的結果。道衡以儒雅之道顯赫一代，幾朝都能獨占文壇領袖的位置，美好的名譽地位都歸到他的名下，這難道是没有緣故的嗎？但他遭遇到末代亂世，最後還是被殺了，可惜啊！薛善職任極其繁重，因給國家大大增加了軍資而獲得了很大的榮譽。但他靠叛變攻陷北齊的河東郡而用告密來諂媚宇文護，藉這些來獲得權位和寵幸，死後被改名爲繆，這難道不是名符其實嗎？薛寘、薛憕兩人同時都被稱爲學問廣博，寫文章擅長雕飾辭藻，一個在中書省供職，一個在秘書省掌管文書，同時都居於禄位，各自貢獻出自己的錦綉文章。如果與徐、陳二人比較起來，他們當然會慚愧後生可畏；但如果就他們所處的時代而言，確實可以稱得上是當時的優秀人才。

北史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五

韓茂　皮豹子　封敕文　吕羅漢　孔伯恭
田益宗　孟表　奚康生　楊大眼　崔延伯　李叔仁

韓茂　韓備

韓茂字元興，安定安武人也。父耆字黄耉，永興中，自赫連屈丐來降，位常山太守，假安武侯，仍居常山之九門。卒，贈涇州刺史，謚曰成。

韓茂字元興，是安定安武人。父親韓耆字黄耉，永興年間，從赫連屈丐處來投降，職任常山太守，非正式封爵爲安武侯，便居住在常山的九門。去世，追贈涇州刺史，謚號爲成。

茂年十七，膂力過人，尤善騎射。明元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爲中軍執幢，時大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帝異而問之，謂左右曰："記之。"尋徵詣行在所，以爲武賁郎將。

韓茂年紀十七歲，臂力超過常人，特别擅長騎馬射箭。明元帝曾親自征討丁零翟猛，韓茂擔任中軍執幢，當時天颳大風，各軍中的旗幟都吹倒了，韓茂在馬上舉着幢蓋，當初能保持不倒。明元帝感到奇異而問是誰，對身邊的人説："記住他。"不久就召到皇帝的臨時駐地，任用爲武賁郎將。

後從太武討赫連昌，大破之，以功賜爵蒲陰子，遷侍輦郎。又從破統萬，平平凉，當茂所衝，莫不應弦而殪。拜内侍長，進爵九門侯。後從征蠕蠕，頻戰大捷。與樂平王丕等伐和龍，茂爲前鋒都將，戰功居多。遷司衛監，録前後功，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安定公。從破薛永宗、蓋吴，轉都官尚書。從車駕南征，拜徐州刺史。還，拜侍中、尚書左僕射。

後來跟隨太武帝征討赫連昌，把敵人打得大敗，因爲軍功賜給爵位蒲陰子，改任侍輦郎。又跟隨出征打敗統萬，平定平凉，在韓茂衝擊之下的敵人，没有不隨着他的弓弦的開張而被射死的。任命爲内侍長，爵位升爲九門侯。後來跟隨征討蠕蠕，接連在戰鬥中取得大勝。與樂平王托跋丕等人討伐和龍，韓茂擔任前鋒都將，戰功最多。改任司衛監，總計他先後立下的軍功，任命爲散騎常侍、殿中尚書，爵位晋升爲安定公。跟隨出征打敗薛永宗、蓋吴，改任都官尚書。跟隨皇帝到南面征討，任命爲徐州刺史。回來後，任命爲侍中、尚書左僕射。

文成踐阼，拜尚書令，加侍中、征南大將軍。茂沈毅篤實，雖無文

文成帝登基，任命爲尚書令，加官侍中、征南大將軍。韓茂沉着剛毅而樸實，雖然没有文學

學，每議論合理，爲將善於撫衆，勇冠當世，爲朝廷所稱。太安二年，領太子少師。卒，贈涇州刺史，安定王，謚曰桓。

才華，但言論意見常都合情合理，擔任將領很會安撫士兵，勇猛在當時少有，被朝廷所稱贊。太安二年，授予太子少師的職銜。去世，贈涇州刺史，安定王，謚號桓。

長子備，字延德，賜爵行唐侯，歷太子庶子、寧西將軍，典游獵曹，加散騎常侍。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卒，贈雍州刺史，謚曰簡。

大兒子韓備，字延德，賜爵位行唐侯，歷任太子庶子、寧西將軍，掌管游獵曹，加官散騎常侍。繼承父親的爵位安定公、征南大將軍。去世，贈爲雍州刺史，謚號爲簡。

韓均

備弟均，字天德，少善射，有將略。初爲中散，賜爵范陽子，遷金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兄備卒，無子，均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歷定、青、冀三州刺史，甚有譽。

韓備的弟弟韓均，字天德，青少年時就很會射箭，有將帥才幹。當初爲中散，賜爵位范陽子，升任金部尚書，加官散騎常侍。哥哥韓備去世，没有兒子，韓均繼承爵位安定公、征南大將軍，歷任定、青、冀三州刺史，很有聲譽。

廣阿澤在定、冀、相三州界，土曠人稀，多有寇盜，乃置鎮以静之。以均在冀州，劫盜止息，除大將軍、廣阿鎮大將，加都督三州諸軍事。均清身率下，禁斷奸邪，於是趙郡屠各、西山丁零聚黨山澤以劫害爲業者，均皆誘慰追捕，遠近震局。先是，河外未賓，人多去便，朝議罷之。

廣阿澤在定、冀、相這三個州的交界處，地廣人稀，有不少盜賊，韓均就在那裏設鎮來保一方平安。因爲韓均在冀州，强盜都停止活動，任命爲大將軍、廣阿鎮大將，加官都督三州諸軍事。韓均自身清正、以身作則，禁絶奸邪，因此趙郡的屠各、西山的丁零等在山林間糾集在一起以搶劫害人爲業的人，韓均都對他們加以勸導安撫和追捕，遠近的盜賊都十分驚恐。早先，黄河以南還没有歸順，人們去留隨便，朝廷討論放棄了對那裏的管理。

後均所統，劫盜頗起，獻文詔書讓之。又以五州人户殷多，編籍不實，詔均檢括，出十餘萬户。復授定州刺史，百姓安之。卒，謚康公。

後來韓均所管轄的區域，盜賊又多了起來，獻文帝下詔書責備他。又因爲五個州的人口很多，編入户籍的不屬實，詔書令韓均檢查核實，查出了十多萬户。重新授他定州刺史，老百姓覺得很安寧。去世，謚號康公。

皮豹子

皮豹子，漁陽人也。少有武略。泰常中，爲中散。太武時，爲散騎常侍，賜爵新安侯，又拜選部尚書。後除開府儀同三司，進爵淮陽公，鎮長安，坐盜官財，徙於統萬。

皮豹子，是漁陽人。少年時就有軍事謀略。泰常年間，任中散。魏太武帝時，任散騎常侍，賜給爵位新安侯，又任命爲選部尚書。後來任開府儀同三司，進爵位爲淮陽公，鎮守長安。因爲盜劫國家財物被判罪，流放到統萬。

真君三年，宋將裴方明等侵南秦王楊難當，遂陷仇池。太武徵豹子，復其爵位，尋拜使持節、仇池鎮將，督關中諸軍與建興公古弼等分命諸

真君三年，南朝劉宋將領裴方明等人侵犯南秦王楊難當，攻下仇池。太武帝徵召豹子，恢復他的爵位，很快任命爲使持節、仇池鎮將，督統關中的各路大軍與建興公古弼等人分别指

將，十道并進。四年正月，豹子進擊樂鄉，大破之。宋使其秦州刺史胡崇之鎮仇池，至漢中，聞官軍已西，懼不敢進。豹子與司馬楚之至濁水，擊禽崇之，盡虜其衆。仇池平。

揮各將領，分十路同時進軍。四年正月，豹子進攻樂鄉，把敵人打得大敗。劉宋派他們的秦州刺史胡崇之鎮守仇池，他們的軍隊到漢中時，聽説北魏的軍隊已向西進，便害怕而不敢前進。豹子與司馬楚之抵達濁水，進攻并擒獲崇之，俘虜了他的所有士兵。仇池被平定。

未幾，諸氐復推楊文德爲主以圍仇池，古弼討平之。時豹子次下辨，聞圍解，欲還。弼使謂豹子曰："賊耻其負敗，必求報復，不如陳兵以待之。"豹子以爲然。尋除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仇池鎮將、持節、公如故。宋復遣楊文德、姜道盛寇濁水，别遣將青陽顯伯守斧山，以拒豹子。濁水城兵射殺道盛。豹子至斧山，斬顯伯，悉俘其衆。初，南秦王楊難當歸命，詔送楊氏子弟詣京師，文德以行賂得留，出奔漢中。宋以文德爲武都王，守葭蘆城，招誘氐羌。於是武都陰平五部氐人叛應文德，詔豹子討之。文德阻兵固險，以拒豹子。文德將楊高來降，文德棄城南走，收其妻子僚屬及故武都王保宗妻公主送京師。宋白水太守郭啓玄率衆救文德，豹子大破之，啓玄、文德走還漢中。

不久，各部氐族人重新推舉楊文德爲首領而來圍攻仇池，被古弼征討平定。這時豹子進駐下辨，聽説仇池的圍困已被瓦解，準備撤回。古弼派人對豹子説："敵人對他們的失敗一定會感到羞耻，必然會來報復，還不如布置好軍隊等他們行動。"豹子認爲這話很對。很快就被任命爲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進升爲征西大將軍、開府，仇池鎮將、持節、淮陽公的官爵依舊保留。劉宋又派楊文德、姜道盛進犯濁水，另外派遣青陽顯伯據守斧山，以抵禦豹子。濁水城的守軍射死了道盛。豹子進軍斧山，殺死顯伯，全部俘虜了他的士兵。當初，南秦王楊難當歸順，朝廷下詔令送楊氏的子弟到京城去，文德因行賄官吏而能够留下，逃到漢中。劉宋任命文德爲武都王，守葭蘆城，招募誘惑氐族和羌族人投歸。因此武都陰平的五個氐族部落叛亂來響應文德，朝廷下詔令豹子討伐。文德在堅固險要的地方派兵阻擋，以抵抗豹子。文德的部將楊高來投降，文德放棄城池向南逃走，捕獲了他的妻子兒女部僚以及原武都王保宗的妻子公主送往京城。劉宋白水太守郭啓玄率領士兵來救助文德，豹子將他打得大敗，啓玄、文德逃回漢中。

興安二年，宋遣蕭道成等入漢中，别令楊文德、楊頭等率氐、羌圍武都。豹子分兵將救之，聞宋人增兵益將，表狀求助。詔高平鎮將苟莫干率突騎二千以赴之，道成等乃退。徵豹子爲尚書，出爲内都大官。宋遣其將殷孝祖修兩當城於清東，以逼南境。天水公封敕文擊之，不剋。詔豹子與給事中周丘等助擊之。宋瑕丘鎮遣步卒五千助戍兩當，豹子大破

興安二年，劉宋派蕭道成等人進入漢中，另派楊文德、楊頭等人率領氐族、羌族圍攻武都。豹子分派軍隊前往救助，聽説劉宋增派了兵將，上表朝廷請求援助。詔令高平鎮將苟莫干率領二千名騎兵趕赴救援，道成等人就撤退了。徵召豹子任尚書，外任内都大官。南朝劉宋派將領殷孝祖在清江東面修築兩當城，以逼近南面的邊界。天水公封敕文進攻，没有攻下。詔令豹子和給事中周丘等人幫助攻打。劉宋瑕丘鎮派五千步兵助守兩當，豹子把他打得大敗，追到兩當

之，追至城下，其免者千餘人而已。既而班師。先是河西諸胡亡匿避命，豹子討之，不捷而還，又坐免官。尋以前後戰功復擢爲内都大官。卒，文成追惜之，贈淮陽王，謚曰襄。子道明襲。

城下，逃命的僅有一千餘人。不久撤軍。早先，黄河以西的各胡人部落都四散逃命，豹子征討他們，没有取勝而回，再次因罪免除官職。不久又因爲以前的戰功提拔爲内都大官。去世，文成帝追念痛惜，贈淮陽王，謚號襄。兒子道明襲封爵位。

皮歡喜

道明第八弟歡喜，文成以其名臣子，擢爲侍御中散，遷侍御長。孝文初，吐谷渾拾夤部落飢窘，侵掠澆河，詔假平西將軍、廣川公，與上黨王長孫觀討拾夤。又以其父豹子昔鎮仇池，有威信，拜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仇池鎮將，假公如故。歡喜至，申布恩惠，夷人大悦，酋帥率户歸附，置廣業、固道二郡以居之。徵爲南部尚書，賜爵南康侯。

道明的第八個弟弟歡喜，文成帝因爲他是名臣的兒子，破格提升爲侍御中散，改任侍御長。孝文帝初年，吐谷渾拾夤部落遭受饑荒，在澆河一帶搶劫，詔書任命他爲假平西將軍、廣川公，和上黨王長孫觀討伐拾夤。又因爲他的父親豹子曾經鎮守仇池，很有威信，被任命爲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仇池鎮將，假廣川公爵號依舊。歡喜到達仇池，説明朝廷的恩惠，少數民族群衆非常高興，首領帶領自己的屬户來歸順，設置了廣業、固道兩個郡來讓歸順的人居住。徵召進京任南部尚書，賜爵號南康侯。

太和元年，宋葭蘆戍主楊文度遣弟鼠據仇池，詔歡喜討鼠，鼠棄城南走。進次濁水，遂軍於覆津。文度將强大黑固守津道，歡喜部分將士，擊大黑走之。追奔，攻拔葭蘆城，斬文度，傳首京師。詔慰勉之。又詔於駱谷築城，歡喜表求待來年築城。詔責之曰："若不時築，築而不成，成而不固，以軍法繩之。"南天水人柳旃據險不順，歡喜討滅之。後爲豫州刺史，詔讓其在州寬怠，以飲酒廢事，威不禁下，遣使就州，決以杖罰。卒，謚曰恭公。子承宗襲。

太和元年，劉宋葭蘆駐軍的首領楊文度派遣弟弟楊鼠占據仇池，朝廷下詔令歡喜討伐楊鼠，楊鼠放棄仇池城向南逃跑。進軍濁水，於是逼近覆津。楊文度的將領强大黑堅守覆津道路，歡喜指揮將士，打退了大黑。趁勝追擊，攻下葭蘆城，殺了文度，把他的頭由驛騎送到京城。下詔安撫勉勵歡喜。又下詔要他在駱谷修築城池，歡喜上表請求到下年再築城。朝廷下詔訓示他説："如果不及時築城，或修築不成，或修成了而不堅固，將要按軍法查辦。"南天水人柳旃占據險要地形不肯歸順，歡喜討伐并消滅了他。後來任豫州刺史，詔書責備他在州中過於寬和懈怠，因爲喝酒耽誤了政事，不能控制屬下，派人到達豫州，給予杖打的處罰。去世，謚號爲恭公。兒子承宗繼承爵位。

封敕文

封敕文，代人也，本姓是賁。祖豆，位開府、冀青二州刺史、關内侯。父涅，侍御長，贈定州刺史、章武侯，謚曰隱。

封敕文是代郡人，本來姓是賁。祖父是賁豆，任開府、冀青二州刺史、關内侯。父親是賁涅，侍御長，死後贈定州刺史、章武侯，謚號爲隱。

敕文始光初爲中散，稍遷西部尚書，出爲使持節、開府、領護西夷校尉、秦益二州刺史，賜爵天水公，鎮上邽。詔敕文征吐谷渾慕利延兄子拾歸於枹罕，衆少不制，詔廣川公乙烏頭等二軍與敕文會隴右。軍次武始，拾歸夜遁，敕文引軍入枹罕，虜拾歸妻子及其人户，分徙千家於上邽，留烏頭守枹罕。

敕文始光初任中散，逐漸升遷爲西部尚書，外任使持節、開府、領護西夷校尉、秦益二州刺史，賜爵位天水公，鎮守上邽。下詔命令敕文到枹罕征討吐谷渾慕利延哥哥的兒子拾歸，軍隊太少控制不了局勢，下詔命令廣川公乙烏頭等兩支軍隊與敕文在隴西會合。軍隊駐扎在武始，拾歸夜間逃跑，敕文率軍進入枹罕，俘虜了拾歸的妻子兒女及其所屬的民户，一千多家遷往上邽，留下烏頭守衛枹罕。

金城邊冏，天水梁會謀反，據上邽東城南城，攻逼西城。敕文先已設備，賊乃退。冏、會復攻城，氐、羌一萬屯南嶺，休官、屠各及雜户二萬餘人屯北嶺，爲冏等形援。敕文設奇兵大破之，斬冏。衆復推梁會爲主。安豐公閭根率軍助敕文，敕文又表求助，未及報。梁會欲謀逃遁。先是敕文掘重塹於東城之外，幾斷賊走路。夜半，會乃飛梯騰塹而走。敕文先嚴兵於塹外，拒鬥，從夜至旦。敕文謀於衆曰："困獸猶鬥，而况於人？"乃以白武幡宣告賊衆，若能歸降，原其生命，應時降者六百餘人。會知人心沮壞，於是分遁。敕文縱騎騰躡，死者太半。

金城人邊冏，天水人梁會謀反，占領了上邽城的東城南城，進攻并逼近西城。敕文早先就已建置了防禦，叛賊便退走了。邊冏、梁會又來攻城，氐族、羌族各有一萬人駐扎在南嶺，休官、屠各等部落以及雜户二萬多人駐守北嶺，作爲邊冏的聲援。敕文安排奇兵把他們打得大敗，殺了邊冏。叛軍又推舉梁會爲首領。安豐公閭根率領軍隊來援助敕文，敕文又上表請求援助，没有來得及呈報。梁會想謀求逃跑。在此之前敕文在東城外面挖了兩道壕溝，阻斷了叛軍的逃路。半夜時，梁會纔從壕溝中搭梯子躍上去逃走。敕文事先在壕溝外擺好軍隊嚴陣以待，阻擊敵人，從半夜一直打到天亮。敕文和部下商議説："困獸尚且還要反抗，更何况是人呢？"便用白軍旗向叛軍宣布政策，如果能投降歸順，可以保全性命，當時投降的就有六百多人。梁會知道人心已經沮喪，因此讓手下分開逃跑。敕文騎兵奔馳追逐，叛軍死了一大半。

略陽王元達因梁會之亂，聚黨攻城，招引休官、屠各之衆，推天水休官王官興爲秦地王。敕文與臨淮公莫真討破之。

略陽王元達趁梁會叛亂的時候，聚集了黨羽前來攻城，招引休官、屠各等部族的民衆，推舉天水休官部落中的王官興爲秦地王。敕文和臨淮公莫真一起討伐打敗了他們。

天安元年卒，長子萬護讓爵於弟翰。于時讓者唯萬護及元氏侯趙辟惡子元伯讓其弟次興，朝廷義而許之。

天安元年去世，大兒子萬護把應繼承的爵位讓給弟弟封翰。當時讓爵位的衹有萬護以及元氏侯趙辟惡的兒子元伯將爵位讓給他的弟弟次興，朝廷認爲他們倆仁義而同意了他們的要求。

吕羅漢　吕顯　吕温

吕羅漢，本東平壽張人也，其先石勒時徙居幽州。

吕羅漢，本來是東平壽張人，他的祖先在石勒時遷居到了幽州。

祖顯，字子明，少好學，性廉

祖父吕顯，字子明，從小好學，性格廉正耿

直，鄉人有忿争者皆就質焉。慕容垂以爲河間太守。皇始初，以郡降，道武賜爵魏昌男。拜鉅鹿太守。清身奉公，妻子不免飢寒，百姓頌之曰："時惟府君，克清克明，緝我荒土，人胥樂生，願壽無疆，以享長齡。"卒官。

直，同鄉中有發生紛争的事都來讓他評理。慕容垂任用他爲河間太守。皇始初年，獻上河間郡投降，道武帝賜給他爵位魏昌男。任命爲鉅鹿太守。廉潔奉公，妻室兒女也難免遭受飢寒，老百姓歌頌他説："時時想念我們的太守，他是那麽清正廉明，讓我們這方荒凉的土地祥和安寧，每個人都能安居樂業，我們祝願他萬壽無疆，長命百歲。"在任上去世。

父温，字晞陽，善書，好施，有文武才略。位上黨太守，有能名。卒，贈豫州刺史、野王侯，謚曰敬。

父親吕温，字晞陽，擅長書法，樂善好施，有文武才幹。任上黨太守，有能幹的聲譽。去世，贈爲豫州刺史、野王侯，謚號敬。

羅漢仁厚篤慎，弱冠以武幹知名。父温之爲秦州司馬，羅漢隨侍。隴右氐楊難當寇上邽，鎮將元意頭知羅漢善射，共登西城樓令射，難當隊將及兵二十三人應弦而殪。賊衆轉盛，羅漢曰："今不出戰，示敵以弱。"意頭善之，即簡千餘人，令羅漢出戰，衆皆披靡。難當大驚，會太武賜難當璽書，責其跋扈，難當還仇池。意頭具以狀聞，徵爲羽林郎。

羅漢仁厚樸實而謹慎，二十歲前就以軍事才能著名。父親吕温任秦州司馬，羅漢跟隨侍候。隴右氐族楊難當侵犯上邽，守將元意頭知道羅漢會射箭，便讓他和自己一同登上西城城樓射敵，難當的將士二十三人應箭而死。叛軍的勢力轉盛，羅漢説："現在如果不出城迎戰，等於向敵人表示我們勢弱。"意頭認爲他説得對，當即挑選了一千多人，命令羅漢出城迎戰，敵人全都潰敗。難當非常驚恐，正好太武帝賜給難當璽書，責備他專横不受管束，難當退回仇池。意頭將羅漢作戰勇敢的情形詳細向上彙報，徵召爲羽林郎。

上邽休官吕豐、屠各王飛鹿等據險爲逆，詔羅漢討禽之。後從征懸瓠，以功遷羽林中郎、幢將，賜爵烏程子。及南安王余立，羅漢猶典宿衛，文成之立，羅漢有力焉。加龍驤將軍，仍幢將，進爵野王侯，拜司衛監。遷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山陽公。

上邽休官的吕豐、屠各的王飛鹿等人占據險要地勢叛逆，朝廷下詔讓羅漢去征討他們。後來跟隨出征懸瓠，因爲軍功升爲羽林中郎、幢將，賜給爵位烏程子。等到南安王元余即位時，羅漢仍然負責宫中宿衛，文成帝登基，羅漢在其中出了力。加官龍驤將軍，依然任幢將，進升爵號爲野王侯，任命爲司衛監。升任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升爵位山陽公。

後爲鎮西將軍、秦、益二州刺史。時仇池氐、羌反，逼駱谷，鎮將吴保元走登百頃，請援於羅漢。羅漢帥步騎隨長孫觀，掩擊氐、羌，大破之，賊衆退散。詔書慰勉之。涇州人張羌郎聚衆千人，州軍討之，不能制，羅漢擊禽之。仇池氐、羌叛逆，其賊帥蛩廉、苻忻等皆受宋官爵鐵

後來任鎮西將軍、秦、益二州刺史。當時仇池的氐族、羌族反叛，逼近駱谷，守將吴保元撤退到登百頃，向羅漢請求援助。羅漢率步兵和騎兵跟隨長孫觀，攻打氐人和羌人，把他們打得大敗，叛軍敗逃。朝廷下詔書慰勉羅漢。涇州人張羌郎聚集了上千人，涇州州軍征討，無法制服他們，羅漢進軍活捉了他們。仇池的氐人、羌人叛逆，叛軍的首領蛩廉、苻忻等人都接受了南朝

券。略陽公伏阿奴爲都將，與羅漢赴討，所在破之，禽廉、忻等。

劉宋的官爵和鐵券證書。略陽公伏阿奴爲都將，與羅漢一起前往征討，每到一處都把敵人打得大敗，活捉了蛩廉、苻忻等人。

秦、益阻遠，南連仇池，西接赤水，諸羌恃險，數爲叛逆，自羅漢莅州，撫以威惠，西戎懷德，土境怗然。孝文下詔褒美之。徵拜内都大官，聽察多得其情。卒官，謚莊公。

秦州和益州道路艱險遥遠，南面連接仇池，西邊與赤水相接，羌人各部落依憑險要地形，多次叛逆，自從羅漢到任，恩威并用，這些西戎被羅漢所感化，境内安寧。孝文帝下詔書表彰贊美他。徵召進京任内都大官，辦事大多符合實際。在任上去世，謚號爲莊公。

長子興祖襲爵山陽公，後例降爲侯。

長子興祖繼承爵位山陽公，後來按規定降爵位爲侯。

孔伯恭

孔伯恭，魏郡鄴人也。父昭，位侍中、幽州刺史、魯郡公。卒，謚曰康。

孔伯恭，是魏郡鄴人。父親孔昭，任侍中、幽州刺史、魯郡公。去世，謚號康。

伯恭以父任拜給事中，後賜爵濟陽男，進城陽公。獻文初，宋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内附，宋遣將張永、沈攸之等擊安都。安都請援，獻文進伯恭號鎮東將軍，副尚書尉元救之。永與攸之棄船而走。伯恭以書喻下邳、宿豫城内。時攸之、吴喜公等率衆來援下邳，屯軍焦墟曲，去下邳五十餘里。伯恭密造火車攻其營，水陸俱進。攸之等既聞將戰，引軍退保樊階城。宋寧朔將軍陳顯達領衆泝清而上，以迎攸之，屯于睢、清合口。伯恭率衆度水，大破顯達。攸之聞顯達軍敗，順流退下，伯恭從清西與攸之合戰，大破之，吴喜公輕騎遁走。乘勝追奔八十餘里，軍資器械虜獲萬計。進攻宿豫，宋戍將魯僧遵棄城夜遁。又遣將孔大恒等南討淮陽，宋太守崔武仲焚城南走，遂據淮陽。

伯恭因爲父親的官位而授官給事中，後來賜給爵位濟陽男，又進爵號爲城陽公。獻文帝早期，劉宋徐州刺史薛安都獻上彭城歸附北魏，劉宋派遣將領張永、沈攸之等人進攻安都。安都請求支援，獻文帝晋升伯恭爲鎮東將軍，作爲尚書尉元的副將去救援安都。張永與沈攸之棄船逃走。伯恭寫信曉諭下邳、宿豫城中的劉宋軍隊。當時攸之、吴喜公等人率領軍隊來援助下邳，駐扎在焦墟曲，離下邳城五十多里。伯恭秘密製造了能着火的車子進攻宋朝的軍營，水陸兩路并進。攸之等人聽説魏軍將來進攻，率軍撤退保守樊階城。劉宋的寧朔將軍陳顯達率領軍隊沿着清河逆水而上，以便迎接攸之，駐扎在睢水、清河的匯合處。伯恭率軍渡河，把顯達打得大敗。攸之聽説顯達被打敗，順流撤退下來，伯恭從清河西面與攸之交戰，把攸之打得大敗，吴喜公輕裝騎快馬逃走。伯恭趁勝追了八十多里，軍用物資器械和俘虜數以萬計。進攻宿豫，劉宋的守將魯僧遵棄城連夜逃走。又派遣將領孔大恒等人向南征討淮陽，劉宋的守將崔武仲焚燒淮陽城往南撤走，於是北魏占據了淮陽。

皇興二年，以伯恭爲散騎常侍、彭城鎮將、都督徐南北兖州諸軍事，假東海公。卒，贈鎮東大將軍、東海

皇興二年，任命伯恭爲散騎常侍、彭城鎮將、都督徐南北兖州諸軍事，假東海公。去世，贈鎮東大將軍、東海王，謚號爲桓。

王，謚曰桓。

伯恭弟伯遜，襲父爵魯郡公，位東萊鎮將、東徐州刺史。坐事免官，卒于家。

伯恭的弟弟伯遜，繼承父親的爵位魯郡公，任東萊鎮將、東徐州刺史。因犯罪被免除官職，在家去世。

田益宗

田益宗，光城蠻也。身長八尺，雄果有將略，貌狀舉止，有異常蠻。世爲四山蠻帥，受制於齊。太和十七年，遣使張超奉表歸魏。十九年，拜員外散騎常侍、都督、南司州刺史、光城縣伯，食蠻邑一千户，所統守宰，任其銓置。後以益宗既度淮北，不可仍爲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以益宗爲刺史。尋改封安昌縣伯。

田益宗，是光城的蠻人。身高八尺，英雄果敢有指揮才能，容貌動作，與一般的蠻人不一樣。世世代代都是四山蠻首領，受南齊的節制。太和十七年，派使者張超呈奏表歸附北魏。十九年，授他爲員外散騎常侍、都督、南司州刺史、光城縣伯，食蠻邑一千户，所統治地區的地方官吏，由他自行任免。後來因爲益宗已渡過淮河到達淮北，不能再擔任淮南的司州刺史，就在新蔡設立了東豫州，以益宗爲刺史。不久改封爲安昌縣伯。

景明初，梁師寇三關，益宗遣光城太守梅興之進至陰山關，南據長風城，逆擊，大破之。梁建寧太守黄天賜築城赤亭，復遣其將黄公賞屯於漴城，與長風相持。益宗命安蠻太守梅景秀與興之掎角擊討，破之，獲其二城。上表陳攻取之術，宣武納之，遣鎮南將軍元英攻義陽。益宗遣其息魯生斷梁人糧運，破梁戍主趙文興，倉米運舟，焚燒蕩盡。時樂口已南，郢、豫二州諸縣皆没於梁，唯有義陽而已。梁招益宗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户郡公，當時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守節不移，郢、豫克平，益宗力也。

景明初年，梁軍進犯三關，益宗派光城太守梅興之進軍到陰山關，往南占據長風城，迎擊梁軍，把敵人打得大敗。梁建寧太守黄天賜在赤亭築城，又派遣他的將領黄公賞駐扎漴城，與長風城相對抗。益宗命令安蠻太守梅景秀與興之互爲掎角進攻征討，打敗了敵人，占領梁軍的兩座城池。上奏表陳述攻占策略，宣武帝采納了，派遣鎮南將軍元英進攻義陽。益宗派他的兒子魯生截斷敵人的糧食運輸，打敗了梁軍守將趙文興，糧倉裏的貯藏和運輸船，全被燒毁。當時樂口以南，郢、豫二州各縣都被梁軍占領，祇有義陽一郡得以保全。梁用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户郡公的官爵引誘益宗投降，當時義陽的安危全在於他的去留，但益宗堅持不改變節操，郢、豫二州能够平定，都是益宗的功績。

益宗年稍衰老，聚斂無厭，兵人患其侵擾，諸子及孫，競規賄貨，部内苦之，咸言欲叛。宣武深亦慮焉，乃遣中書舍人劉桃符宣旨慰喻，庶以安之。桃符還，啓益宗侵掠之狀。詔之曰："聞卿息魯生在淮南貪暴，横殺梅伏生，爲爾不已，損卿誠效，可令魯生與使赴闕，當加任使。"魯生久未至。延昌中，詔以益宗爲使持

益宗逐漸衰老，聚斂財富永不滿足，軍民害怕受他的侵擾，他的兒子及孫子們，競相索受財貨賄賂，部屬深受其苦，都説將要反叛。宣武帝深感憂慮，便派遣中書舍人劉桃符傳達皇帝的意旨并加慰諭，希望藉此安撫人心。桃符回京，啓奏益宗侵奪的情形。朝廷下詔給益宗説："聽説你的兒子魯生在淮南貪污强暴，横蠻地殺死了梅伏生，這樣做下去，有損你的忠誠，可以讓魯生和使臣一起赴京，將會給他加官重用。"魯生很

節、鎮東將軍、濟州刺史，常侍如故。帝慮其不受代，遣後將軍李世哲與桃符率衆襲之，奄入廣陵。益宗子魯生、魯賢等奔於關南，招引梁兵，光城已南，皆爲梁所保。世哲擊破之，復置郡戍，以益宗還。授征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曲陽縣伯。

益宗生長邊地，不願内榮，雖位秩崇重，猶以爲恨，表陳桃符讒毁之狀。詔曰："既經大宥，不容方更爲獄。"熙平初，益宗又表乞東豫，以招二子。靈太后令答不許。卒，贈征東大將軍、郢州刺史，謚曰莊。

少子纂襲，位中散大夫，卒，贈東豫州刺史。

益宗長子隨興，位弋陽、東汝南二郡太守。

益宗兄興祖，位江州刺史。

孟表

孟表字武達，濟北蛇丘人也，自云本屬北地，號索里諸孟。青、徐内屬後，表因事南度，仕齊爲馬頭太守。

太和十八年，表據郡歸魏，除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賜爵譙縣侯，鎮渦陽。後齊遣其豫州刺史裴叔業攻圍六十餘日，城中食盡，唯以朽革及草木皮葉爲糧。表撫循將士，戮力固守。會鎮南將軍王肅救之，叔業乃退。初，有一南人，自云姓邊字叔珍，携妻息從壽春投表，未及送闕，會叔業圍城。表後察叔珍言色頗有異，即推核，乃是叔業姑兒，規爲内應，所携妻子，并亦假妄，於北門外斬之，人情乃安。孝文嘉其誠，封汶陽縣伯，歷濟州刺史、散騎常侍、光

長時間也没有赴京。延昌年間，下詔任命益宗爲使持節、鎮東將軍、濟州刺史，常侍之職依舊保留。皇帝擔心他不接受别人來代替他的職務，派遣後將軍李世哲和桃符率領部隊攻打他，突然進入廣陵城。益宗的兒子魯生、魯賢等逃奔到關南，引來梁兵、光城以南的地區，都被梁占有。世哲進軍打敗了梁軍，重新置郡和戍地，帶着益宗回京。授予益宗征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爵爲曲陽縣伯。

益宗生長在邊遠地方，不願在朝中任職，雖然地位爵禄非常高，還是覺得後悔，上表陳述桃符讒言詆毁他的情况。詔書回答説："已經受到寬大，不允許再來立案查辦。"熙平初年，益宗又上表求東豫州的位置，以便招回他的兩個兒子。靈太后下令回絶他。去世，贈爲征東大將軍、郢州刺史，謚號爲莊。

小兒子田纂繼承爵位，任中散大夫，去世，贈東豫州刺史。

益宗的大兒子隨興，位至弋陽、東汝南二郡太守。

益宗的哥哥興祖，位至江州刺史。

孟表字武達，是濟北蛇丘人，自稱自己的籍貫本來屬於北地，號稱索里諸孟。青州、徐州歸屬北魏之後，孟表因事南渡，在南齊做官任馬頭太守。

太和十八年，孟表以郡歸順北魏，任命爲南兗州刺史，兼任馬頭太守，賜給他爵位譙縣侯，鎮守渦陽。後來南齊派遣他們的豫州刺史裴叔業進攻圍困馬頭六十多天，城内的糧食吃完了，衹能用腐朽的皮革和樹皮樹葉野草作糧食。孟表安撫將士，團結一致堅守孤城。正好鎮南將軍王肅來援救他們，叔業這纔撤走。當初，有一個南人，自稱姓邊字叔珍，携帶妻子兒女從壽春投奔孟表，還没有來得及把他送出，就趕上了叔業圍城。孟表後來仔細觀察叔珍的言行顔色都很不對勁，馬上拷問，原來這人是叔業姑姑的兒子，計劃來做内應，所携帶的妻室兒女，也都是假的，就將他們在北門外殺了，人們的情緒這纔安定。

祿大夫、齊州刺史。卒，贈兗州刺史，謚曰恭。

孝文帝嘉獎孟表的忠誠，封他爲汶陽縣伯，歷任濟州刺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齊州刺史。去世，贈兗州刺史，謚號爲恭。

奚康生

奚康生，河南陽翟人也。本姓達奚，其先居代，世爲部落大人。祖真，柔玄鎮將、内外三都大官，賜爵長進侯。卒，贈幽州刺史，謚曰簡。

奚康生，是河南陽翟人，本來姓達奚，他的祖先居住在代郡，世世代代都是部落頭人。祖父奚真，任柔玄鎮將、内外三都大官，賜給他爵位長進侯。去世，贈幽州刺史，謚號爲簡。

康生少驍武，彎弓十石，矢異常箭，爲當時所服。太和初，蠕蠕頻寇，康生爲前驅軍主，壯氣有聞，由是爲宗子隊主。從駕征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度，齊將據渚斷津路。孝文募破中渚賊者，以爲直閤將軍。康生應募，縛筏積柴，因風放火，燒其船艦，依烟直過，飛刀亂斫，投河溺死者甚衆。乃假康生直閤將軍。後以勛除太子三校、西臺直後。

康生少年時驍勇有力，能拉開十石的弓，箭和普通的箭不同，被當時的人們佩服。太和初年，蠕蠕經常來侵犯，康生爲前鋒部隊的首領，他的勇氣早已爲人所知，因此擔任宗子隊主。隨從皇帝出征鍾離，皇帝的車很快渡過淮水，各路大將還没有渡淮河，南齊的將士占據江邊的小洲想截斷渡口。孝文帝招募打敗洲上齊軍的勇士，取勝的爲直閤將軍。康生應召前往，捆綁木筏堆上柴草，藉助風勢點燃大火，燒着了南齊的船艦，靠烟霧直衝過去，舉起刀亂砍，敵人投河淹死的很多。任康生爲直閤將軍。後來因爲功勛任命爲太子三校、西臺直後。

吐京胡反，自號辛支王，康生爲軍主，從章武王彬討之。分爲五軍，四軍俱敗，康生軍獨全。率精騎一千追胡至車突谷，詐爲墜馬，胡皆謂死，争欲取之。康生騰騎奮矛，殺傷數十人，射殺辛支。

吐京胡謀反，自稱辛支王，康生擔任軍主，隨章武王元彬前往討伐。魏軍分爲五支，四支軍隊都被打敗了，衹有康生的那支軍隊得以保全。他率領一千精兵追趕吐京胡到達車突谷，假裝落馬，吐京胡人都認爲他已死了，争着來取他的人頭。康生突然躍馬舉槍，殺傷數十名敵人，射死了辛支王。

齊置義陽，招誘邊人，康生復爲統軍，從王肅討之。齊將張伏護自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之，望樓射窗，扉開即入，應箭而斃。彼人見箭，皆以爲狂弩。齊將裴叔業率衆圍渦陽，欲解義陽之急，詔遣高聰、元衍等援之，并敗退。帝乃遣康生馳往，一戰大破之。及壽春來降，遣康生領羽林千人，給龍廐馬兩匹，馳赴之。破走其將桓和、陳伯之。以功除征虜將軍，封安武縣男。

南齊設置義陽郡，招誘北魏的邊民，康生又任統軍，跟隨王肅前往征討。南齊的將領張伏護自己登上城樓，出言不遜。王肅命令康生射張伏護，他望着樓向窗户射去，窗户開處箭矢飛入，張伏護應箭而死。南齊的將士看到箭，都認爲是强弩所射。南齊的將領裴叔業率領士兵圍攻渦陽，想通過圍趙救魏的辦法解救義陽之急，朝廷下詔派高聰、元衍等人援救，兩軍都失敗撤走。皇帝就派康生飛奔前往，一戰就把南齊軍打得大敗。等到壽春的齊軍來投降，朝廷派遣康生帶領一千羽林軍，并給他兩匹御廐馬，飛馳壽春。打敗并趕走了南齊的大將桓和、陳伯之。因爲軍功

出爲南青州刺史。後梁郁州遣軍主徐濟寇邊，康生破禽之。時梁聞康生能引强弓，故特作大弓兩張，長八尺，把中圍尺有二寸，箭粗殆如今之長笛，送與康生。康生便集文武，用之平射，猶有餘力。觀者以爲絶倫。弓即表送，置之武庫。後梁遣都督臨川王蕭宏勒甲十萬規寇徐州，詔授康生武衛將軍，一戰敗之。還京，召見宴會，賞帛千匹，賜驊騮御胡馬一匹。出爲華州刺史，頗有聲績。轉涇州刺史，以輒用官炭瓦，爲御史所劾，削除官爵。尋復之。梁直閤將軍徐玄明戍郁州，殺其刺史張稷，以城内附，詔康生迎接，賜細御銀纏槊一張，并棗柰果。面敕曰："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未發間，郁州刺史復叛。及大舉征蜀，假康生安西將軍，邪趣綿竹。至隴右，宣武崩，班師。

被任命爲征虜將軍，封爵號安武縣男。

外任南青州刺史。後來梁的郁州派軍事首領徐濟侵犯邊界，康生打敗活捉了他。當時梁聽説康生能拉開硬弓，所以特地做了兩張大弓，每張八尺長，把手的中圍一尺二寸，箭的粗細和現在的長笛差不多，送給康生。康生就召集身邊的文武臣僚，用大弓平射，拉開還綽綽有餘。看的人都不由叫絶。弓箭很快被表奏送往朝廷，存放在武器庫裏。後來梁派都督臨川王蕭宏指揮十萬大軍侵犯徐州，朝廷下詔任命康生爲武衛將軍，一交戰就將蕭宏打敗。回到京城，被召見參加宴會，賞給他帛一千匹，賜給他驊騮御胡馬一匹。出京任華州刺史，很有聲譽政績。改任涇州刺史，因隨意動用官炭燒磚瓦，被御史彈劾，削除了官職爵位。不久恢復。梁的直閤將軍徐玄明戍守郁州，殺了他們的刺史張稷，奉上州城歸附北魏，朝廷下詔讓康生去迎接，賜給他一張細御銀包鑲的槊，還有棗柰果。當面對他説："棗柰果的意思是，果就像我的心，棗意味着早點滿足我的心願。"還没有出發，郁州刺史又反叛了北魏。等到朝廷大舉征討蜀，封康生爲安西將軍，從小路奔赴綿竹。到達隴右時，宣武帝去世，班師。

後除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季龍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爲季龍、豹之祟。

後來任命爲相州刺史，在州刺史任上，因爲天旱命令人鞭撻石季龍的畫像，又到西門豹祠求雨，未能求得雨，命令把西門豹塑像的舌頭取下。不久，他的兩個兒子突然死去，他自己也害了一場病，巫師認爲這是季龍、西門豹的神靈在作祟。

徵拜光禄勛，領右衛將軍，與元叉同謀廢靈太后。遷河南尹，仍右衛、領左右。與子難娶左衛將軍侯剛女，即元叉妹夫也。叉以其通姻，深相委托，三人多宿禁内，或迭出入。叉以康生子難爲千牛備身。

徵召進京任光禄勛，兼任右衛將軍，和元叉一同謀劃廢靈太后。改任河南尹，仍然保留右衛將軍、兼任左右衛。給兒子奚難娶左衛將軍侯剛的女兒，侯剛是元叉的妹夫。元叉因爲他和自己妹夫結爲親家，對他非常信任，三個人很多時候都住在宫内，有時輪流住在宫中。元叉讓康生的兒子奚難帶着千牛刀防身。

康生性粗武，言氣高下，叉稍憚之，見于顔色，康生亦微懼不安。正光二年三月，明帝朝靈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

康生生性粗魯尚武，講話氣粗聲大，元叉逐漸有些怕他，有時表現在臉色上，康生也略微有些害怕不安。正光二年三月，明帝在西林園朝見靈太后，文武百官在旁邊陪坐，喝酒喝到高興的

生，乃爲力士舞，及於折旋，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嗔目頷首，爲殺縛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携帝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朝訖，嬪御在南，何勞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問誰？”群臣莫敢應。靈太后自起援帝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萬歲於後，近侍皆唱萬歲。明帝引前入閤，左右競相排，閤不得閉。康生奪其子難千牛刀，斫直後元思輔，乃得定。

時候紛紛起舞。依次輪到了康生，他就跳起了力士舞，每到轉身的時候，都回頭來看太后，舉手抬脚的時候，睁大眼睛頷首，做綁縛殺頭的動作。太后明白他的意思，却不敢出聲。天黑了，太后想帶着明帝去宣光殿。侯剛說：“皇上已朝見過太后了，後宫的寢處在南面，怎麽能留皇上在殿中住宿？”康生說：“皇上是皇太后的兒子，隨皇太后到哪兒去，難道還要和誰商量？”群臣没有人敢答話。靈太后自己站起來拉起明帝的手臂，走下朝堂離開了，康生大聲帶頭在後面呼萬歲，貼身的侍衛們也都喊萬歲。明帝在前面走進閤去，左右大臣們争着往前擠，閤門無法關上。康生奪過他兒子奚難身上帶的千牛刀，砍直後元思輔，這纔安定局面。

明帝既上殿，康生時有酒勢，將出處分，遂爲叉所執，鎖於門下。至曉，叉不出，令侍中、黄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刑，難處絞刑。叉與剛并在内矯詔决之，康生如奏，難恕死從流。難哭拜辭父，康生忻子免死，慷慨了不悲泣。語其子云：“我不反，死，汝何爲哭也？”有司驅逼，奔走赴市，時已昏暗，行刑人注刀數下，不死，於地刻截。咸言稟叉意旨，過至苦痛。嘗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内，亦就市絞刑。

明帝已經上了宣光殿，康生當時還有酒勁，準備出去調度指揮，結果被元叉抓住，鎖在房裏。到晚上，元叉不出殿，命令侍中、黄門、僕射、尚書等十幾個人到康生的住所，審訊他的案件，判處康生斬刑，奚難絞刑。元叉和侯剛兩人同在殿中假托太后的詔令，作最後决斷，對康生的判决和上奏中的判處相同，奚難則饒他不死而流放外地。奚難哭着來辭别父親，康生高興兒子能够免死，他慷慨激昂一點兒也不悲傷流淚。對他的兒子說：“我没有謀反，去死，你爲什麽要哭？”官吏來逼趕，奔跑着到了刑場，這時天已黄昏，劊子手砍了幾刀，還没死，在地上用刀截成幾段。都說是禀承元叉的旨意，要讓康生痛苦地死去。嘗食典御奚混與康生曾一同執刀進入宫内，也被處以絞刑。

康生久爲將，及臨州，多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每捨居宅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建置。死時年五十四。子難年十八，以侯剛婿，得停百日，竟徙安州。後尚書盧同爲行臺，叉令殺之。康生於南山立佛圖三層，先死，忽夢崩壞。沙門有爲解云：“檀越當不吉利，無人供養佛圖，故崩耳。”康生稱然，竟及於禍。

康生長期擔任將帥，等到他到州郡任職，殺人很多。但又信奉佛教，總喜歡施捨住房建寺廟佛塔，共擔任了四個州的州官，都有這樣的建築。死時五十四歲。他的兒子奚難年紀十八歲，因爲是侯剛的女婿，能在家停留了百天，最後流放安州。後來尚書盧同任行臺，元叉命令他殺死奚難。康生曾在南山建了一座三層的佛塔，死之前，忽然夢見佛塔崩塌了。有和尚給他解夢說：“施主將不吉利，没有人供養佛塔，所以就倒了。”康生認爲他解釋得有道理，結果趕上了這

場災禍。

靈太后反政，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冀州刺史，謚曰武貞，又追封壽張縣侯。子剛襲。

靈太后執政之後，追贈他爲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冀州刺史，謚號爲武貞，又追封爲壽張縣侯。兒子奚剛繼承爵位。

楊大眼

楊大眼，武都氐難當之孫也。少驍捷，跳走如飛。然庶孽，不爲宗親顧待，不免飢寒。太和中，起家奉朝請。時將南伐，尚書李冲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冲弗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無不驚嘆。冲因曰："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爲軍主。大眼顧謂同僚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統軍，從車駕征宛、葉、穰、鄧、九江、鍾離之間，所經戰陣，莫不勇冠六軍。

楊大眼，是武都氐族楊難當的孫子。從小驍勇敏捷，跳躍奔跑像飛一樣快。但由於他屬偏房庶出，不被宗族重視，有時還要受凍挨餓。太和年間，踏入仕途爲奉朝請。當時朝廷正準備對南方用兵，尚書李冲負責選拔征戰的官員，大眼前去請求選用，李冲不答應。大眼説："尚書不知道我，請讓我表演一下我的技能。"就拿出一條長三丈左右的繩子，繫在髮髻上飛跑，繩子像飛出的箭一樣直，奔跑的快馬也追不上。看見的人個個驚嘆。李冲由此説："千年以來，恐怕也難遇到這樣流散在民間的人才。"於是任用他爲軍主。大眼對同僚們説："我有今天，正是人們所説的蛟龍得水的時機到了，從今以後，不再和諸位平起平坐了。"不久，升任統軍，跟隨皇帝征戰在宛、葉、穰、鄧、九江、鍾離之間，凡是他參加的戰鬥，總是勇冠六軍。

宣武初，裴叔業以壽春内附，大眼與奚康生等率衆先入，以功封安成縣子。除直閤將軍，出爲東荆州刺史。時蠻酋樊秀安等反，詔大眼爲别將，隸都督李崇討平之，大眼功尤多。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攻戰游獵之際，潘亦戎裝，齊鑣并驅。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僚佐，言笑自得。大眼時指謂諸人曰："此潘將軍也。"

宣武帝初年，裴叔業以壽春之地歸附北魏，大眼與奚康生一起率領部隊首先趕到壽春，因爲軍功封爵位安成縣子。任命爲直閤將軍，外任東荆州刺史。這時蠻族頭人樊秀安等人謀反，下詔任用大眼爲别將，隸屬於都督李崇征討平定叛亂，大眼的功勛尤其大。他的妻子潘氏，善於騎馬射箭，自己來到軍中看望大眼，每到戰鬥和游獵的時候，潘氏也穿上軍裝，和大眼并駕齊驅。等到回到軍營，一同坐在營帳中，面對軍中僚佐，有説有笑，非常自在。大眼常常指着她對將領們説："這位是潘將軍。"

梁武遣其將張惠紹總率衆軍，竊據宿豫。又假大眼平東將軍，爲别將，與都督邢巒討破之。遂與中山王英同圍鍾離。大眼軍城東，守淮橋東西道。屬水汎長，大眼所綰統軍劉神符、公孫祉兩軍夜中争橋奔退，大眼

梁武帝派他的將領張惠紹率領各路大軍，悄悄占領了宿豫。又封大眼爲平東將軍，擔任别將，與都督邢巒征討打敗了梁軍。於是和中山王元英一同圍攻鍾離。大眼的軍隊駐扎在城東，把守淮河橋的東西通道。正好遇河水泛濫猛漲，大眼統領的軍隊中劉神符、公孫祉兩部在夜間争着

不能禁，相尋而走。坐徙營州爲兵。

從橋上撤退，大眼制止不了，相繼逃走。由此判罪流放營州爲士兵。

永平中，追其前勛，起爲試守中山内史。時高肇征蜀，宣武慮梁人侵軼，乃徵大眼爲太尉長史、持節、假平南將軍、東征别將，隸都督元遥，遏禦淮、肥。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雄勇，喜於更用，臺省門巷，觀者如市。後梁將康絢於浮山遏淮，規浸壽春。明帝加大眼光禄大夫，率諸軍鎮荆山，復其封邑。後與蕭寶夤俱征淮堰，不能克，遂於堰上流鑿渠决水而還。加平東將軍。

永平年間，追記他以前的功勛，起用他爲試守中山内史。這時高肇征討蜀，宣武帝擔心梁人侵犯逃逸，就徵用大眼任太尉長史、持節、假平南將軍、東征别將，隸屬於都督元遥，遏守淮河、肥水。大眼到達京城，當時人都向往他的英勇，很高興他能被重新啓用，官衙的門前巷尾，前來一睹他的風采的人摩肩接踵。後來梁將康絢在浮山截斷淮河，計劃水淹壽春。明帝給大眼加官光禄大夫，率領各路軍隊鎮守荆山，恢復他的封邑。後來和蕭寶夤一起征討淮河築壩的梁軍，没能攻下淮河大壩，便在壩上流决開渠道泄水而回。加平東將軍。

大眼撫循士卒，呼爲兒子，及見傷痍，爲之流泣。自爲將帥，恒身先兵士，當其鋒者，莫不摧拉。南賊所遣督將，皆懷畏懼。時傳言淮、泗、荆、沔之間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即止。王肅弟康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於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果，以爲關、張弗之過也。然征淮堰之役，喜怒無常，捶撻過度，軍士頗憾焉。識者以爲性移所致。

大眼撫慰士兵，稱士兵爲兒子，每看見他們的傷口潰爛，爲他們痛苦流淚。自己擔任將帥，總是身先士卒，和他相遇的敵人，無不土崩瓦解。南朝派來的都督統帥，都對他心懷恐懼。當時傳説在淮、泗、荆、沔之間小孩夜晚啼哭，都要嚇唬他們説"楊大眼來了"，小孩全都不哭。王肅的弟弟王康剛回歸北魏的時候，對大眼説："在南聽説你的威名，還真以爲你的眼睛有車輪那麽大。等到親眼看到，纔知道和平常人没有兩樣。"大眼説："兩軍旗鼓相對的時候，我怒目圓睜，完全使你的眼睛不敢正視，爲什麽一定要如車輪那麽大呢？"當時人們都推許他英勇果敢，認爲就是關羽、張飛也不會超過他。但在征討淮堰的那場戰争中，他喜怒無常，任意地鞭撻士兵，軍士們對他有怨恨。有見識的人認爲這是他本性改變的結果。

又爲荆州刺史，常縛藁爲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政如此相殺也。"又北淯郡嘗有武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縣於穰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常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武，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爲寇盗。在州二年，卒。

又擔任荆州刺史，經常捆藁草做成人形，給它穿上黑色的衣服來當靶子射。召集各蠻族首領，指着茅草人對他們説："你們如果叛逆爲賊，我就要像這樣來射殺你們。"另外在北淯郡曾有虎爲害，大眼與虎搏鬥而抓住了它，割下老虎的頭懸挂在荆州治所市上。從此荆蠻互相告誡説："楊公是凶神惡煞，經常做我們蠻人樣的形體來練射。深山裹的老虎，尚且避免不了遭他殺害。"於是不敢再作盗寇。在州任上兩年，去世。

大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而坐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

大眼雖然没有學問，但總是派人給他讀書而他坐在旁邊聽，書的內容全記在心裏。軍中要作布告一類文書，他都要口授內容，但最終也認識不了幾個字。

有三子，長甑生，次領軍，次征南，皆潘氏所生，咸有父風。初，大眼徙營州，潘在洛陽，頗有失行。及爲中山，大眼側生女夫趙延寶告之於大眼，大眼怒，幽潘而殺之。後娶繼室元氏。大眼之死也，甑生等問印綬所在。時元始懷孕，自指其腹謂甑生等曰："開國當我兒襲之，汝等婢子，勿有所望。"甑生等深以爲恨。及大眼喪將還京，出於城東七里，營車而宿。夜二更，甑生等開大眼棺，延寶怪而問焉，征南射殺之。元怖，走入水，征南又彎弓將射之。甑生曰："天下豈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尸，令人馬上抱之，左右扶挾以叛。荆人畏甑生等驍武，不敢苦追，遂奔梁。

有三個兒子，大兒子甑生，次子領軍，再次征南，都是潘氏生的，也都很像大眼。當初，大眼流放營州，潘氏留在洛陽，很有些不守婦道。等到大眼任中山內史，大眼的偏房所生女兒的丈夫趙延寶把這事告訴了大眼，大眼很生氣，把潘氏幽禁起來殺了。後來娶了繼室元氏。大眼快死的時候，甑生等問官府的印綬在哪裏。當時元氏剛剛懷孕不久，指着自己的肚子對甑生兄弟說："開國的封爵應該由我的兒子來繼承，你們這些婢妾生的，不要有這種奢望。"甑生兄弟非常怨恨。等到大眼死後要發喪回京，離開州城往東七里遠的地方，安置喪車住宿。半夜二更，甑生兄弟打開大眼的棺材，趙延寶感到奇怪便問他們，征南開弓射死了他。元氏很害怕，逃跑跳河，征南又拉開弓準備射她。甑生說："天下哪有殺害母親的人。"就停下了。於是他們取出大眼的尸首，讓人在馬上抱住尸首，左右兩邊扶持着叛逃。荆州人害怕甑生兄弟驍勇英武，不敢苦追，於是他們逃奔了梁。

崔延伯

崔延伯，博陵人也。祖壽，於彭城陷入江南。延伯少以武壯聞，仕齊爲緣淮游軍，帶濠口戍主。太和中入魏。常爲統帥，膽氣絶人，兼有謀略，積勞稍進，除征虜將軍、荆州刺史，賜爵定陵男。荆州土險，蠻左爲寇，每有聚結，延伯輒自討之，莫不摧殄。由是穰土帖然，無敢爲患。永平中，轉幽州刺史。

崔延伯，是博陵人。祖父崔壽，在彭城陷落時進入江南。延伯小時候以勇武豪壯著名，在南齊做官任緣淮游軍，兼任濠口的戍守首領。太和年間到了北魏。經常擔任統帥，膽量勇氣超人，同時又有謀略，積累功勞逐漸升遷，任命爲征虜將軍、荆州刺史，賜給爵位定陵男。荆州地方險要，蠻左經常侵擾，每次遇到他們糾聚爲亂，延伯就自己前往征討，總能將他們摧毁平定。因此穰城一帶非常安寧，没有人敢侵擾。永平年間，改任幽州刺史。

梁遣左游擊將軍趙祖悦率衆偷據硤石，詔延伯爲别將，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别將伊瓮生挾淮爲營。延伯遂取車輪，去輞，削鋭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爲

梁派遣左游擊將軍趙祖悦率部隊偷偷地占領了硤石，朝廷下詔任命延伯爲别將，與都督崔亮征討硤石。崔亮命令延伯守衛下蔡。延伯和别將伊瓮生沿淮河兩岸扎營。延伯於是取下車輪，去掉車輪的外框，將車輪的輻條削尖，讓車子每兩

絙，貫連相屬，并十餘道，横水爲橋，兩頭施大鹿盧，出没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悦走路，又令舟舸不通。由是梁軍不能赴救，祖悦合軍咸見俘虜。於軍拜征南將軍、光禄大夫。

輛連接在一起，將竹子揉成繩索，把車子連貫在一起，總共有十多道，横放在水上作爲橋梁，兩頭設置大轆轤，出没自如，無法燒毁或砍壞，這樣既可阻斷祖悦的退路，又可使船無法通行。因此梁軍不能去救援硤石，祖悦的全軍都成了俘虜。在軍中就被任命爲征南將軍、光禄大夫。

延伯與楊大眼等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林園引見，謂曰："卿等志尚雄猛，皆國之名將。比平硤石、公私慶快，此乃卿等之功也。但淮堰仍在，宜須預謀，故引卿等，親共量算，各出一圖，以爲後計。"大眼對曰："臣輒謂水陸二道一時俱下，往無不剋。"延伯曰："既對聖顔，答旨宜實。水南水北，各有溝瀆，陸地之計，如何可前。愚臣短見，願聖心思水兵之勤，若給復一年，專習水戰，脱有不虞，召便可用。"靈太后曰："卿之所言，深是宜要，當敕如請。"二年，除并州刺史，在州貪污，聞於遠近。還爲金紫光禄大夫，出爲鎮南將軍，行岐州刺史，假征西將軍，賜驊騮馬一匹。

延伯和楊大眼等人從淮陽到京城，靈太后來到西林園接見他們，對他們説："你們雄壯勇敢，都是國家的名將。這次平定硤石，舉國歡慶，這都是你們的功勞。但是淮河上的攔河壩還在，應該早作謀劃，所以召來你們，親自和你們商量，請你們每人獻上一計，作爲下一步的安排。"大眼回答説："我請水陸兩路大軍同時并進，大軍到達時没有不能攻克的。"延伯説："既然面對着太后，就應該如實回答。在淮河的南北兩岸，各有一些溝港，陸路進軍的計劃，我看無法實施。依我的淺見，希望聖上考慮動用水兵，如果免除賦役一年，讓他們專門練習水戰，如果不發生意外，召來便可使用。"靈太后説："你所説的確實是符合實際之策，我將下令按你請求的去辦。"第二年，任命爲并州刺史，在刺史任上貪污，遠近都聽説他的劣迹。回京爲金紫光禄大夫，外任鎮南將軍，代理岐州刺史，假征西將軍，賜給驊騮馬一匹。

正光五年秋，以往在揚州，建淮橋之勛，封當利縣男，改封新豐子。時莫折念生兄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爲天生所禽，賊衆甚盛，進屯黑水。詔延伯爲使持節、征西將軍、西道都督。行臺蕭寶夤與延伯結壘馬嵬，南北相去百餘步。延伯曰："今當仰爲明公參賊勇怯。"延伯選精兵數千，下度黑水，列陣而進，以向賊營。寶夤率騎於水東尋原西北，以示後繼。於時賊衆大盛，水西一里，營營連接。延伯徑至賊壘，揚威脅之，徐而還退。賊以延伯衆少，開營競追，衆過十倍，臨水逼蹙。寶夤親觀之，懼有虧損。延伯不與其戰，身自

正光五年秋，因爲以前在揚州，在淮河建橋的功勛，封爲當利縣男，又改封爲新豐子。這時莫折念生的哥哥天生從隴地東犯，征西將軍元志被天生活捉，叛軍氣勢很盛，進駐黑水。下詔任命延伯爲使持節、征西將軍、西道都督。行臺蕭寶夤和延伯在馬嵬安營設壘，南北相距一百多步。延伯説："今天我將要給明公試探一下敵人的實力。"延伯挑選了幾千名精兵，出營渡過黑水，擺開隊形前進，向敵人的營壘逼近。寶夤率領騎兵在黑水東面沿着河向西北跟進，以作後援。當時敵人的氣勢强大，黑水西邊連營有一里遠。延伯徑直衝向敵人的營壘，奮起威風威脅敵人，慢慢纔往後撤退。敵軍認爲延伯人少，打開營寨争着追趕，人數超過延伯十倍，趕到水邊步步逼近。寶夤親自觀看，害怕延伯遭受損失。延

殿後，抽衆東度，轉運如神，須臾濟盡，徐乃自度。賊徒奪氣，相率還營。寶夤大悦，謂官屬曰："崔公，古之關、張也，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寶夤曰："此賊非老奴敵，公但坐看。"後日，延伯勒衆而出，寶夤爲後拒。天生悉衆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鋒，於是驍鋭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及於小隴。秦賊勁强，諸將所憚，初議遣將，咸云非延伯無以定之，果能克敵。詔授左衛將軍，餘如故。

伯不與敵人交戰，自己在隊伍後面押陣，調轉隊伍東渡黑水，行動迅捷如神，一會兒就全部渡完，最後他自己纔慢慢渡河。敵軍非常泄氣，先後返回營壘。寶夤很高興，對官員們説："崔公，真是古代的關羽、張飛，今年不愁不能打敗敵軍。"延伯飛奔去見寶夤説："這些人根本不是我的對手，您衹需坐在一旁觀看就是了。"第二天，延伯指揮部隊出戰，寶夤作爲後備軍。天生把他的軍隊全部帶出來决戰，延伯身先士卒，摧毁了敵人的前鋒，因此他的精鋭部隊争着衝鋒陷陣，把敵人打得大敗，俘虜斬首共十多萬人，追逐到小隴。秦地的敵軍很强勁，各方的將領都感到害怕，當初議論派遣將領，都説非延伯没有人能平定，結果真的戰勝了敵人。下詔授予他爲左衛將軍，其餘的官爵依舊。

於時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掠涇州。先是盧祖遷、伊瓮生數將，皆以元志前行之始，同時發雍，從六陌道將取高平。志敗，仍停涇部。延伯既破秦賊，乃與寶夤率衆會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匹，軍威甚盛。時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暫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木别造大排，内爲鎖柱，教習强兵，負而趨走，號爲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緩師。寶夤、延伯謂其事實，逡巡未鬥。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陣，賊勢摧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城。延伯軍大敗，死傷者將有二萬。寶夤斂軍退保涇州。延伯修繕器械，購募驍勇，復從涇州西進，去賊彭阬谷栅七里結營。延伯耻前挫辱，不報寶夤，獨出

這時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入侵涇州劫掠。在這之前盧祖遷、伊瓮生幾位將領，都在元志剛開始出征的時候，同時從雍州出發，準備沿六陌道奪取高平。元志失敗，各部停留在涇部。延伯已打敗了秦州敵軍，便和寶夤率軍到安定會合，披甲的士兵有十二萬人，鐵騎八千匹，軍威很盛。這時醜奴在涇州西北七十里的當原城安營，有時有輕騎兵前來挑戰，大軍尚未與敵軍交戰，就顯示出要敗逃。延伯以居功自負，首先提議自任前驅。伐木製成大木排，裏面安置鎖柱，教練强健士兵，扛着木排朝前奔跑，號稱排城，戰士在排城外，輜重安置在排城中間，從涇州沿着高原北上。各路大軍準備出來討賊，還没有開戰之前，有幾百名敵兵假裝持有文書，説是投降的公文，乞請暫緩進軍。寶夤、延伯以爲敵軍説的是實情，徘徊不定，還未宣戰。突然間宿勤明達率領軍隊從東北方向而來，聲稱是來求降的敵軍從西面争着殺下來，各路征討大軍腹背受敵。延伯跨上戰馬衝殺進敵陣，敵軍的氣勢遭受了挫折，便開始追擊，徑直衝到敵人的營前。敵軍本來多是輕騎兵，延伯的軍隊中同時有很多步兵，兵力疲勞，敵軍趁機得以進入排城。延伯的軍隊被打得大敗，死傷將近兩萬人。寶夤收聚殘餘退守涇州。延伯修理好器械，懸賞尋求勇士，又從涇州

襲賊，大破之，俄頃間平其數栅。賊皆逃迸，見兵人采掠，散亂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敗。延伯中流矢，爲賊所害，士卒死者萬餘人。

向西挺進，在離敵軍彭阬谷栅七里遠的地方扎營。延伯對上次的受挫感到耻辱，没有報告寶夤，獨自去攻打敵軍，把敵軍打得大敗，很快將營栅占領。敵軍擠在一處逃跑，他們回頭看到延伯的士兵在忙着搶奪財物，隊伍散亂不整，又回來衝殺，於是延伯的軍隊被打得大敗逃散。延伯身中流箭，被敵軍殺害，士兵死了一萬多人。

延伯善將撫，能得衆心，與康生、大眼爲諸將之冠。延伯末路，功名尤重。時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野嘆懼焉。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曰武烈。

延伯善於帶兵撫慰部下，很受擁戴，與康生、大眼等是將領中的優秀人才。延伯戰死之前，功勛名聲尤其顯赫。當時大敵還没有平定而延伯戰死，朝廷内外嘆息恐懼。贈他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號武烈。

李叔仁

李叔仁，隴西人也。驍健有武力，前後數從征討，以功賜爵獲城鄉男。梁豫州刺史王超宗内侵，叔仁時爲兼統軍，隸揚州刺史薛真度。真度遣叔仁討超宗，大破之。以功累遷洛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後以軍功封陳郡公，又除光禄大夫、朔州刺史。齊州廣川人劉鈞執清河太守邵懷，聚衆反，自署大行臺。詔叔仁爲都督，討平之。除鎮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邢杲反於青州，叔仁爲大都督，出討於濰，失利而還。永安三年，坐事除名，尋復官爵。節閔帝初，加散騎常侍、開府。後除凉州刺史，遣使密通款於東魏，事覺見殺。叔仁所用之槊，長大異於常槊，時人壯之。

李叔仁，是隴西人。英勇矯健有勇力，先後多次隨大軍征戰，因爲軍功賜爵位獲城鄉男。梁豫州刺史王超宗侵犯北魏，叔仁當時爲兼統軍，隸屬揚州刺史薛真度。真度派遣叔仁討伐超宗，超宗大敗。因爲功勛多次升遷爲洛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後來因爲軍功改封爲陳郡公，又被任命爲光禄大夫、朔州刺史。齊州廣川人劉鈞抓住清河太守邵懷，聚衆造反，自己任命爲大行臺。朝廷下詔任命叔仁爲都督，征討平定了叛亂。任命爲鎮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改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邢杲在青州反叛，叔仁爲大都督，由濰出去征討，失利而退回。永安三年，因犯罪被削除官籍，不久又恢復了官爵。節閔帝初年，加散騎常侍、開府。後來任命爲凉州刺史，派使者暗中向東魏表達忠誠，事情暴露被殺。叔仁所使用的槊，比平常的槊長而大，當時人稱贊他的勇力。

論曰：韓茂、皮豹子、封敕文、吕羅漢、孔伯恭之爲將也，皆以沈勇篤實，仁厚撫衆，功成事立，不徒然矣。與夫苟要一戰之利，僥倖暫勝之名，豈同年而語也！田益宗蠻夷荒帥，翻然效款，終於懷金曳紫，不其美歟？孟表之致名位，不徒然也。夫人主聞鞞鼓之響，則思將帥之臣，何

論曰：韓茂、皮豹子、封敕文、吕羅漢、孔伯恭作爲武將，都以沉着勇敢忠誠而著名，他們仁厚愛護士兵，功成名就，不是没有緣故的。與那些碰巧獲得了一次勝利，僥幸取得暫時功名的人，真不能同日而語！田益宗是蠻夷將領，中途醒悟爲朝廷效忠，最終能懷揣官印身着紫袍，不是很美好的事麼？孟表獲得名聲地位，不是偶然的。國君聽到戰鼓的響聲，就會思慕將帥人才，

則？夷難平暴，折衝禦侮，爲國之所繫也。奚康生等俱以熊武之姿，奮征伐之氣，亦一時之驍猛，壯士之功名乎。

爲什麽呢？掃平國難和强暴，摧毁敵人的堡壘抵禦外侮，這可是維係着國家的命運。奚康生等人都雄姿英發，身經百戰，也可以算是當時的猛將，功成名就的壯士。

北史卷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六

裴駿 (從孫)敬憲 莊伯 (從弟)安祖 裴延儁
裴佗 (子)讓之 (孫)矩 皇甫和 裴果 裴寬
裴俠 (子)祥 肅 裴文舉 裴仁基

裴駿 裴脩 裴詢

裴駿字神駒，小名皮，河東聞喜人也。父雙碩，位恒農太守、安邑子，贈東雍州刺史、聞喜侯。

裴駿字神駒，小名叫裴皮，是河東聞喜人。父親雙碩，爲恒農太守、安邑子，死後贈東雍州刺史、聞喜侯。

駿幼而聰慧，親表稱爲神駒，因以爲字。弱冠，通涉經史，方檢有禮度，鄉里宗敬焉。蓋吴作亂於關中，汾陰人薛永宗聚衆應之，來襲聞喜，縣令憂惶，計無所出。駿在家聞之，便率厲鄉豪奔赴之。賊退，刺史以狀聞。會太武親討蓋吴，引見駿。駿陳叙事宜，帝大悦，謂崔浩曰："裴駿有當世才，其忠義可嘉。"補中書博士。浩亦深器駿，目爲三河領袖。轉中書侍郎。宋使明僧暠來聘，以駿有才學，假給事中、散騎常侍，於境上勞接。卒，贈秦州刺史、聞喜侯，謚曰康。

裴駿小時候聰明伶俐，親屬們稱他爲神駒，因此就用神駒來作他的字。二十歲時，已廣泛地閱讀經史書籍，行爲舉止端正有禮節，鄉人們都以他爲表率。蓋吴在關中發動叛亂，汾陰人薛永宗聚集民衆響應，前來襲擊聞喜，縣令惶恐不安，不知有何對策。裴駿在家聽説這事，就率領鼓動本地豪强趕赴縣城援救。叛軍退走後，刺史將情況奏報。正碰到太武帝親自征討蓋吴，接見了裴駿。裴駿向太武帝陳述事宜，太武帝非常高興，對崔浩説："裴駿有大才幹，他的忠義之心值得嘉獎。"補選爲中書博士。崔浩也非常器重裴駿，把他看成是三河領袖。改任中書侍郎。劉宋的使者明僧暠來朝，因爲裴駿有才學，非正式授予他爲給事中、散騎常侍，在邊境上接待來使。去世，贈秦州刺史、聞喜侯，謚號爲康。

子脩，字元寄，清辯好學，歷位秘書中散、主客令。累遷中大夫，兼祠部曹事，職主禮樂，每有疑議，脩斟酌故實，咸有條貫。卒，謚曰恭伯，宣武時追贈東秦州刺史。脩早孤，居喪以孝聞。二弟三妹，并在幼弱，撫養訓誨，甚有義方。次弟務早

兒子裴脩，字元寄，清談好學，歷任秘書中散、主客令。多次升遷爲中大夫，兼任祠部曹事，主要職能是掌管禮樂，每次遇有疑議，裴脩都能根據前代的規定加以審定，考論很有條理。去世，謚號爲恭伯，宣武帝時追贈東秦州刺史。裴脩很早就成了孤兒，服父喪以孝道著名。兩個弟弟三個妹妹，都還很幼小，他對他們撫養教

喪，脩哀傷之，感於行路。愛育孤侄，同於己子，及將異居，奴婢田宅悉推與之，時人以此稱焉。

誨，很有規範和道理。第二個弟弟裴務早死，裴脩感到非常哀傷，那種情形使行人也受感動。愛護撫育早孤的侄兒，同自己的兒子一樣，等到侄兒長大獨立生活，他將家裏的奴婢田舍全都讓給侄兒，當時人因此稱道他。

子詢，字敬叔，美儀貌，多藝能，音律博弈，咸所閑解。位平昌太守。時太原長公主寡居，與詢私奸，明帝仍詔詢尚焉。尋以主婿，特除散騎常侍。時本邑中正闕，司徒召詢爲之。詢族叔景，自陳情願此官，詢遂讓焉。時論善之。尋監起居事，遷秘書監，出爲郢州刺史。詢以凡司戍主蠻酋田朴特，地居要險，衆逾數萬，足爲邊捍，遂表朴特爲西郢州刺史。朝議許之。梁將李國興寇邊，朴特與部曲爲表裏聲援，郢州獲全，朴特頗有力焉。徵爲七兵尚書。武泰中，以本官兼侍中爲關中大使，未及發，於河陰遇害。贈司空公，謚曰貞烈。無子。

兒子裴詢，字敬叔，儀表很美，掌握了多門技藝，音律博弈，他都有深入的瞭解。任平昌太守。當時太原長公主喪夫獨居，與裴詢偷偷發生奸情，明帝就下詔裴詢娶公主爲妻。不久就因爲是公主的丈夫，特别任命爲散騎常侍。這時本地正缺一名中正，司徒招用裴詢擔任。裴詢的族叔裴景，自己説想要任這一職務，裴詢於是就讓給了裴景。當時人都贊美他。不久監起居事，改任秘書監，外任郢州刺史。裴詢因爲凡司地方駐軍首領蠻族酋長田朴特，據守的地方很險要，部衆超過好幾萬，完全有能力捍衛邊防，於是上表朴特任西郢州刺史。朝廷同意。梁將李國興侵犯邊境，朴特和他的私人武裝内外呼應聲援郢州，郢州因此而得以保全，朴特在這中間出了很大的力。徵召任七兵尚書。武泰年間，以原有的官職兼侍中的身份任出使關中的大使，還没有出發，在河陰遇害。追贈司空公，謚號貞烈。没有兒子。

裴宣

脩弟宣，字叔令，通辯博物，早有聲譽。少孤，事母兄以孝友稱。司空李沖有人倫鑒，見而重之。孝文初，徵爲尚書主客郎，累遷太尉長史。宣上言：自遷都以來，凡戰陣之處及軍罷兵還之道，所有骸骼無人覆藏者，請悉令州郡戍邏檢行埋掩；并符出兵之鄉，其家有死於戎役者，皆使招魂復魄，祔祭先靈，復其年租調；身被傷痍者，免其兵役。朝廷從之。出爲益州刺史，宣至州綏撫，甚得戎羌之心。後晋壽更置益州，改宣所莅爲南秦州。

裴脩的弟弟裴宣，字叔令，善辯而見識廣博，很早就享有聲譽。很小就死了父親，事奉母親兄弟以孝友著稱。司空李沖善於相面，一看到裴宣就很器重他。孝文帝初年，徵召任尚書主客郎，多次升遷至太尉長史。裴宣上書説：自從遷都洛陽以來，凡是戰爭布陣的地方以及罷兵返回的道路，所有骸骨無人掩埋的，請求命令所有州郡駐守或巡邏的士兵檢查掩埋；并下文書給出兵的地方，如果誰家有死在戰場的人，讓他們都招魂魄歸來，并祔祭他們的先人，免除他們的租庸調絹；身體有傷殘的，免除他們的兵役。朝廷采納了他的建議。外任益州刺史，裴宣到州以後安撫百姓，很受邊地少數民族的擁戴。後來將晋壽改置爲益州，改稱裴宣任職的地方爲南秦州。

宣家世以儒學爲業，常慕廉退，

裴宣的家族世代尊崇儒學，主張廉正謙讓，

每嘆曰："以賈誼之才，漢文之世，而不歷公卿，將非運也?"乃謂親賓曰："吾本無當世之志，直隨牒至此，禄後養親，效不光國，可以言歸矣。"因奉表求解，宣武不許，乃作《懷田賦》以叙心焉。宣素明陰陽之書，自始患便剋亡日，果如其言。贈豫州刺史，謚曰定，尋改爲穆。子敬憲嗣。

常感嘆地説："憑賈誼的才能，生長在漢文帝時代，而没有任公卿顯位，難道不是有命運主宰嗎?"於是對親友説："我原本就没有建功立業的志向，而是由文牒的任命到此地來，獲取俸禄用來奉養親人，業績不能爲國增光，可以要求回歸故里了。"因此上表奏請求解除職務，宣武帝不答應，裴宣便寫了一篇《懷田賦》來表達自己的心願。裴宣早就瞭解陰陽算卦的知識，從開始生病就推算出了死亡的日期，結果正如他推算的那樣。追贈爲豫州刺史，謚號爲定，不久改爲穆。兒子敬憲繼承爵位。

裴敬憲

敬憲字孝虞，少有志行，學博才清，撫訓諸弟，專以讀誦爲業。澹於榮利，風氣俊遠。郡徵功曹不就，諸府辟命，先進其弟，世人嘆美之。司州牧、高陽王雍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性和雅，未嘗失色於人，工隸草，解音律，五言之作，獨擅於時，名聲甚重，後進咸共宗慕之。中山王將之部，朝賢送於河梁，賦詩言别，皆以敬憲爲最。其文不能贍逸，而有清麗之美。少有氣病，年三十三卒，人物甚悼之。

敬憲字孝虞，從小品行端正有志氣，學識廣博才能超群，撫養教誨家中的小弟們，讓他們一心放在讀書學業上。淡泊名利，氣度俊爽飄逸。郡中徵召他爲功曹但不去應聘，朝廷各府衙任命他爲官，他首先推舉自己的弟弟，世人都贊美他的品行。司州牧、高陽王元雍舉薦他爲秀才，對策名列前茅，被任命爲太學博士。性情温和高雅，不曾和别人發生争執，擅長隸草書，通曉音律，五言詩的寫作，在當時最爲優秀，名聲非常大，年輕人都推崇他爲宗主。中山王將要赴任，朝中的賢士們送别中山王直到河梁，各人作詩道别，都認爲敬憲的詩作得最好。他的詩文寫得文采不够富麗飄逸，感情奔放，但有清麗之美。從小就有呼吸道疾病，三十三歲時去世，人們非常悼念他。

敬憲世有仁義於鄉里，孝昌中，蜀賊陳雙熾所過殘暴，至敬憲宅，輒相約束，不得焚燒，爲物所伏如此。永安三年，贈中書侍郎，謚曰文。

敬憲的家庭世代對鄉親都有仁義，孝昌年間，蜀中的叛軍陳雙熾所經過的地方都遭受摧殘，來到敬憲的宅園，却相互約束，不准放火焚燒，他就是這樣被人們所推服。永安三年，贈爲中書侍郎，謚號爲文。

裴莊伯

敬憲弟莊伯，字孝夏，亦有文才，器度閑雅，喜愠不形於色，博識多聞，善以約言辯物。司空、任城王澄辟爲行參軍，甚加知賞。年二十一，上《神龜頌》，時人異之。文筆與敬憲相亞。臨淮王彧北討，引爲

敬憲的弟弟莊伯，字孝夏，也有文才，風度嫻静優雅，喜怒不形於色，見識廣博，善於以簡約的語言辯析事物。司空、任城王元澄徵召他爲行參軍，對他很賞識。二十一歲時，上奏《神龜頌》，當時人都感到奇異。文筆和敬憲不相上下。臨淮王元彧去北方征討，引用他爲記室参

記室參軍，委以章奏之事。及聞敬憲寢疾，求假不許，遂徑自還，亦矜而不問。扶侍兄病，晝夜不離於側，形容憔悴。因葬敬憲於鄉，遇病卒，年二十八。兄弟才學知名，同年俱喪，世共嗟惜之。永安三年，贈通直散騎侍郎，謚曰獻。兄弟并無子，所著詞藻，莫爲集録。

軍，將草擬奏章的事完全委任給他。等到他聽説敬憲病危時，請假探親不被批准，於是自行回家，元彧也同情他而不追究。照顧服侍他哥哥的病，白天黑夜不離開身邊，以至於身體面色憔悴。將敬憲安葬在家鄉，自己也生病去世，年紀二十八歲。莊伯兄弟才能學問都很有名，同一年去世，世人嗟嘆痛惜他們。永安三年，追贈爲通直散騎侍郎，謚號爲獻。兄弟倆都没有兒子，所寫作的詩文，没有人給他們收集整理。

裴獻伯

莊伯弟獻伯，廷尉卿、濟州刺史，少以學尚風流，有名京洛。爲政嚴酷，不得吏人之和，但以清白流譽。卒於殿中尚書。

莊伯的弟弟獻伯，任廷尉卿、濟州刺史，從小因爲學行崇尚風流，在洛陽有名。他治事非常嚴酷，不能和吏民和睦相處，但能够因爲清正廉明而受到贊譽。在殿中尚書位上去世。

裴安祖

駿從弟安祖，少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得食相呼，而况人乎?"自此未曾獨食。弱冠，州辟主簿。人有兄弟爭財，詣州相訟，安祖召其兄弟，以禮義責讓之，此人兄弟，明日相率謝罪。州内欽服之。後有人勸其仕進，安祖曰："高尚之事，非敢庶幾，但京師遼遠，實憚於栖屑耳。"於是閑居養志，不出城邑。曾天熱，舍於樹下。有鷙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喜而放之。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綉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

裴駿的堂弟安祖，從小很聰明，年僅八九歲，到老師那裏講習《詩經》，講到《鹿鳴篇》時，對幾位兄長説："鹿得到食物還能招呼同伴共享，更何况人呢?"從此他不曾一個人獨享過食物。二十歲，州府召用他爲主簿。有兩兄弟爭奪家産，到州府來打官司，安祖召來這兩兄弟，用禮義責問他們，兄弟倆第二天先後來謝罪。州内對他很欽佩。後來有人勸他謀求升官，安祖説："退隱高尚其志的事，我不敢希望達到，但是京城離這兒遥遠，我實在害怕奔忙而不得安寧。"因此總是閑静養心，不出州城一步。有一次天熱，他坐在樹下消暑。有猛禽追趕野鷄，野鷄急忙飛往樹林，結果撞到樹上死了。安祖同情它，就撿來放到蔭處，慢慢呵護它，過了很久野鷄得以復蘇，安祖很高興地放了野鷄。後來夜晚忽然夢見一位男子，衣帽很高大，穿着綉花曲領的衣服，向安祖下拜兩次。安祖感到奇怪地問他，這人説："感謝您前天放了我的生路，所以前來感謝您的恩德。"聽説這事的人感到奇異。

後孝文幸長安，至河東，存訪故老，安祖朝於蒲坂。帝與語甚悦，仍拜安邑令，以老病固辭，詔給一時俸以供湯藥焉。年八十三，卒於家。

後來孝文帝到長安去，經過河東，訪問本地元老，安祖去蒲坂朝見。皇帝和他談話感到高興，被任命爲安邑縣令，因爲年老有病而堅决推辭，下詔賞給他一季度的俸禄用以供應湯藥。年紀八十三歲，在家去世。

裴延儁

裴延儁字平子，河東聞喜人也，魏冀州刺史徽之八世孫也。曾祖奣，諮議參軍、并州別駕。祖雙彪，河東太守，贈雍州刺史，謚曰順。父山松，州主簿，行平陽郡事，以平蜀賊丁虫功，贈東雍州刺史。

裴延儁字平子，是河東聞喜人，曹魏冀州刺史裴徽的八世孫。曾祖父裴奣，諮議參軍、并州別駕。祖父雙彪，河東太守，贈爲雍州刺史，謚號爲順。父親山松，任州主簿，代理平陽郡太守的職務，因爲平定蜀地叛賊丁虫的功勛，贈爲東雍州刺史。

延儁少孤，事後母以孝聞，涉獵墳史，頗有才筆。舉秀才，射策高第，除著作佐郎，累遷太子洗馬，又領本邑中正。及太子恂廢，以宫官例免。宣武即位，爲中書侍郎。時帝專心釋典，不事墳籍，延儁上疏致諫。後除司州別駕。及詔立明堂，群官博議，延儁獨著一堂之論。太傅、清河王懌時典衆議，讀而笑曰："子故欲遠符僕射也。"

延儁很小就成了孤兒，侍奉後母以孝著稱，廣泛閱讀經史書籍，很有寫作才華。被舉爲秀才，對策名列前茅，任命爲著作佐郎，經多次升遷爲太子洗馬，又兼任本州的中正。等到太子元恂被廢，因爲是東宫的官員按例免除職務。宣武帝即位，任中書侍郎。當時皇帝專心於佛教典籍，不重視經典，延儁上疏加以勸諫。後來任命爲司州別駕。等到下詔建立明堂，百官廣泛討論，延儁獨自寫了與衆不同的意見。太傅、清河王元懌當時負責大家的討論，讀後笑着說："你故意想和僕射相符吧。"

明帝時，累遷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陵諸堨，廣袤三十里，皆廢毁多時，莫能修復。時水旱不調，延儁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形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爲利十倍，百姓賴之。又命主簿酈惲修起學校，禮教大行，人歌謡之。在州五年，考績爲天下最。拜太常卿，歷七兵殿中二尚書、散騎常侍、中書令、御史中尉，又以本官兼侍中、吏部尚書。延儁在臺閣，守職而已，不能有所裁斷直繩也。

明帝時，多次升遷至幽州刺史。范陽郡有一條舊的督亢渠，長五十里；漁陽、燕郡有舊的戾陵等土堰，寬有三十里，都廢毁多年了，没有人能修復它們。當時天氣水旱異常，延儁於是上表朝廷請求營建這些設施，自己親自動手，測量地形，根據力量分别督促治理，不久就建造好了，可以灌溉良田一百多萬畝，獲得的利益是以前的十倍，老百姓依賴它們生活。又命令主簿酈惲修建學校，大力推行禮教，人們作歌謡歌頌他的政績。在州刺史任上共五年，考核成績爲全國最優。任命爲太常卿，歷任七兵殿中二尚書、散騎常侍、中書令、御史中尉，又以本官兼任侍中、吏部尚書。延儁在臺閣的任職上，衹是名義上擔任這些職務而已，并不能對事情裁决和糾正。

莊帝初，於河陰遇害，贈儀同三司、都督、雍州刺史。子元直、敬猷，并有學尚，與父同時遇害。元直贈光州刺史。敬猷妻丞相、高陽王雍外孫，超贈尚書僕射。

莊帝初年，在河陰被殺，追贈爲儀同三司、都督、雍州刺史。兒子元直、敬猷，都有學問，和延儁同時被害。元直被追贈爲光州刺史。敬猷的妻子是丞相、高陽王元雍的外孫，破格賜贈爲尚書僕射。

延儁從叔愛醜、桃弓并見稱於鄉里。

延儁的堂叔父愛醜、桃弓都被鄉人稱贊。

裴夙　裴澤

子夙，字買興，沈雅有器識，儀望甚偉，孝文見而異之。吏部尚書、任城王澄有知人鑒，每嘆美夙，以遠大許之。位河北太守，以忠恕接下，百姓感而懷之。卒於郡。三子，範、昇之、鑒。

兒子裴夙，字買興，沉着儒雅有器度見識，儀表很瑰偉，孝文帝看到後感到奇異。吏部尚書、任城王元澄會看相，常感嘆贊美裴夙，説他前程遠大。任河北太守，能以忠恕之道接待民衆，百姓很受感動而懷念他。在郡去世。三個兒子，裴範、裴昇之和裴鑒。

鑒字道徽，性强正，有學涉，卒於廷尉卿。鑒居官清苦，時論稱之。贈東雍州刺史。

裴鑒字道徽，性格堅强剛正，有學問，在廷尉卿職位上去世。裴鑒爲官清貧，當時人稱道他。贈爲東雍州刺史。

子澤，頗有文學。齊孝昭初，爲齋帥，奏舍人。孝昭崩，魏收議爲恭烈皇帝，澤正色抗論曰："魏收死後，亦不肯爲恭烈之謚，何容以擬大行。且比皇太后不豫，先帝飧寢失常，聖躬貶損，今者易名，必須加孝。"遂改爲孝昭。因此忤旨，出爲廣州司馬。尋歷位中書侍郎，兼給事黄門侍郎，以漏泄免。後爲散騎侍郎，尋爲誹毁大臣趙彦深等，兼咏石榴詩，微以托意，有人以奏武成，武成决杖六十，髡頭除名。後主即位，爲清河郡守。與祖珽有舊，珽奏除尚書左丞，又引爲兼黄門。執政疾其祖珽之黨，與崔季舒等同見誅。

兒子裴澤，很有文學才能。北齊孝昭初年，爲北齊的齋仗之長，奏舍人。孝昭去世，魏收建議謚號爲恭烈皇帝，裴澤表情嚴肅地反駁説："魏收死後，也不肯接受恭烈的謚號，又怎能容許作爲皇帝的謚號。况且皇太后去世時，孝昭皇帝那時寢食都失常，自己貶損到這種程度，今天給他追贈廟號，一定要加孝字。"於是改爲孝昭。因此而違背了當時皇上的旨意，外任爲廣州司馬。不久改任中書侍郎，兼給事黄門侍郎，因爲泄露機密免除職務。後來任散騎侍郎，不久因爲誹謗詆毁大臣趙彦深等人，又加之寫了咏石榴詩，稍稍寄托自己的感情，有人將這件事上奏武成帝，武成帝將他處以六十杖刑，剃光頭髮削除官籍。後主即位，任命爲清河郡太守。與祖珽有老交情，祖珽上奏任命他爲尚書左丞，又引用爲兼黄門。當權者恨他是祖珽的同夥，和崔季舒等一同被殺。

澤本勁直，無所回避，及被出追還，折節和光，然好戲笑，無規檢，故頻敗。妻鉅鹿魏氏，恩好甚隆，不能暫相離，澤每從駕，其妻不宿。亦至性强立，時人以爲健婦夫半。

裴澤本性剛直，不迴避權貴，等到他被追回京城任職，改變了性格而不露鋒芒，但是喜歡開玩笑，不加約束檢點，所以不斷遭受打擊。妻子鉅鹿人魏氏，和他感情深厚，兩人難捨難分，裴澤每次隨皇帝外出，他的妻子就整夜不睡。也是生性好强有主張的人，當時人認爲好媳婦幫助丈夫成功一半。

裴良

延儁從祖弟良，字元賓，稍遷尚書考功郎中。時汾州吐京胡薛羽等作逆，以良兼尚書左丞，爲西北道行臺。時有五城郡山胡馮宜都、賀悦

延儁的堂弟裴良，字元賓，逐漸升遷至尚書考功郎中。當時汾州的吐京胡薛羽等人作亂，任命裴良以兼尚書左丞的身份，擔任西北道行臺。當時有五城郡的山胡馮宜都、賀悦回成等

回成等，以妖妄惑衆，假稱帝號，服素衣，持白傘白幡，率諸逆衆，於雲臺郊抗王師。良大破之。又山胡劉蠡升，自云聖術，胡人信之，咸相影附，旬日之間，逆徒還振。以良爲汾州刺史，加輔國將軍，行臺如故。良以城人飢窘，夜率衆奔西河。汾州之居西河，自良始也。

人用妖術迷惑群衆，僞稱帝號，穿着白色的衣服，舉着白傘白旗，率領叛逆部衆，在雲臺郊抗擊朝廷的軍隊。裴良把他們打得大敗。另外還有山胡劉蠡升，自稱有巫術，那些山胡都相信他，紛紛像影子附物那樣歸附他，十天半月之中，叛衆又再次興起。朝廷任命裴良爲汾州刺史，加輔國將軍稱號，西北道行臺職位依舊。裴良因爲州城中發生了饑荒，夜晚率領城中的吏民逃奔到西河。汾州的州城遷到西河，是從裴良開始的。

孝静初，爲衛大將軍、太府卿，卒於官。贈吏部尚書，謚曰貞，又重贈侍中、尚書僕射。子叔祉，粗涉文學，居官甚著聲績，位終司空右長史。

孝静帝初年，擔任衛大將軍、太府卿，在官任上去世。贈爲吏部尚書，謚號貞，又重新追贈爲侍中、尚書僕射。兒子叔祉，略有學問，任官很有聲譽政績，職位最後爲司空右長史。

裴慶孫

良從父兄子慶孫，字紹遠，少孤，性倜儻，重然諾。正光末，汾州吐京群胡薛悉公、馬牒騰并自立爲王，衆至數萬。詔慶孫爲募人别將，招率鄉豪以討之。慶孫每摧其鋒，進軍深入，至雲臺郊，大戰郊西，賊衆大潰。徵赴都，除直後。於是賊復鳩集，北連蠡升，南通絳蜀，凶徒轉盛。以慶孫爲别將，從軹關入討，深入二百餘里，至陽胡城。朝廷以此地被山帶河，衿要之所，明帝末，遂立邵郡，因以慶孫爲太守。慶孫務安緝之，咸來歸業。尒朱榮之死也，世隆擁衆北度，詔慶孫爲大都督，與行臺源子恭率衆追擊。慶孫與世隆密通，事泄，追還河内斬之。

裴良的堂侄慶孫，字紹遠，從小是孤兒，性格倜儻，很守信用。正光末年，汾州的吐京胡各部薛悉公、馬牒騰都自立爲王，叛衆達數萬人。下詔任命慶孫爲募人别將，招募率領鄉豪去征討。慶孫常打敗叛軍的前鋒，深入挺進，抵達雲臺郊，在郊西激戰，叛軍大敗。徵召進京任直後。因此叛衆再次糾集一起，北面和劉蠡升連接，南面和絳蜀互通，叛衆變得强盛。任命慶孫爲别將，從軹關進入征討，深入敵後二百多里，抵達陽胡城。朝廷認爲這裏依山傍水，是險要關口，明帝末年，就在這裏設立邵郡，因此任命慶孫爲太守。慶孫力求安撫百姓，各處的群衆都來歸附。尒朱榮死後，世隆率領部隊渡河北進，朝廷下詔任命慶孫爲大都督，和行臺源子恭一起率部追擊。慶孫暗中與世隆往來，事情泄露，追捕回河内處斬。

慶孫任俠有氣，鄉曲壯士及好事者多相依附，撫養咸有恩紀。在郡日，逢歲飢凶，四方游客恒有百餘，慶孫自以家糧贍之。性雖粗武，愛好文流，與諸才學之士咸相交結，輕財重義，坐客恒滿，是以爲時所稱。

慶孫有豪俠之氣，本地的壯士和好事者多追隨依附他，安撫養育他們很有恩義。在郡任職時，逢饑荒年，各地來游食的人常有一百多，慶孫用自家的糧食贍給。生性雖然是粗人武夫，但愛好與文人交往，和各路有才學的士人都有交情，輕財重義，經常座上客滿，因此受到當時人稱道。

裴仲規

延儁從祖弟仲規，少好經史，頗有志節。咸陽王禧爲司州牧，辟爲主簿，仍表行建興郡事。車駕自代還洛，次於郡境，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詔仲規曰："畿郡望重，卿何能自致此也?"仲規曰："陛下棄彼玄壤，來宅紫縣，臣方躍馬吴、會，冀功銘帝籍，豈一郡而已?"孝文笑曰："冀卿必副此言。"駕還，見咸陽王曰："昨得汝主簿爲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元弟之寄，殊副所望。"除司徒主簿。

延儁的堂弟仲規，從小喜歡經學和史書，很有志氣節操。咸陽王元禧任司州牧，徵用他爲主簿，上表朝廷任用他代理建興郡郡守的職位。皇帝從代郡回到洛陽，中途在建興境内停留，仲規準備了供應和行帳，在路邊朝覲皇帝。皇帝下詔説："京郊郡守的地位重要，你怎麼能離開而在路邊朝拜呢?"仲規説："陛下離開了聖境，來到郊縣，我正準備踏平江南，希望能在陛下的功勛簿上刻上姓名，難道僅做郡守而已?"孝文帝笑着説："我希望你一定要實現諾言。"皇帝回宫，見到咸陽王説："昨天由於能有你的主簿做南邊路上的主人，我的六軍都獲得了豐盛的供應。我對大弟寄予的厚望，你完全没有辜負。"任命仲規爲司徒主簿。

仲規父在鄉疾病，棄官奔赴，以違制免。久之，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爲統軍，奏復本資。於陣戰没。贈河東太守，謚曰貞。無子，弟叔義以第二子伯茂後之。

仲規的父親在家鄉病重，拋棄了官職前往照顧，因爲違犯了規定而免官。很久以後，中山王元英征討義陽，引用他爲統軍，上奏請求恢復他原來的官秩，在戰陣中戰死。追贈他爲河東太守，謚號爲貞。没有兒子，弟弟叔義的第二個兒子伯茂爲他的後裔。

裴伯茂

伯茂少有風望，學涉群書，文藻富贍，釋褐奉朝請。大將軍、京兆王繼西討，引爲鎧曹參軍。南征絳蜀陳雙熾，爲行臺長孫承業行臺郎中。承業還京師，留伯茂仍知行臺事。以平薛鳳賢等，賞平陽伯。再遷散騎常侍，典起居注。太昌初，爲中書侍郎。永熙中，孝武帝兄子廣平王贊盛選賓僚，以伯茂爲文學。後加中軍大將軍。

伯茂從小有風度聲譽，博覽群書，詞藻華麗，由奉朝請踏入仕途。大將軍、京兆王元繼西征，引他爲鎧曹參軍。南征絳蜀陳雙熾，他擔任行臺長孫承業的行臺郎中。承業回京城，留下伯茂繼續處理行臺事務。因爲平定了薛鳳賢等人，賞給他爵號爲平陽伯。再次升官任散騎常侍，負責起居注。太昌初年，任中書侍郎。永熙年間，孝武帝哥哥的兒子廣平王元贊曾廣泛地選用賓客，任用伯茂爲文學。後來加官爲中軍大將軍。

伯茂好飲酒，頗涉疏傲。久不徙官，曾爲《豁情賦》。天平初遷鄴，又爲《遷都賦》。二年，因内宴，伯茂侮慢殿中尚書、章武王景哲。景哲遂申啓，稱伯茂棄其本列，與監同行，以梨擊案，傍污冠服，禁庭之内，令人挈衣。詔付所司，後竟無

伯茂喜歡喝酒，很疏放高傲。長時間没有升官，曾經寫了一篇《豁情賦》。天平初年遷到鄴都，又寫了《遷都賦》。天平二年，藉參加宫中宴會之機，對殿中尚書、章武王景哲輕侮不恭。景哲啓奏申訴，説伯茂不和同事一起，反而和宦官同行，用梨敲擊几案，汁液四濺污染衣冠，在宫廷之中，讓別人給他拿衣。下詔將他交給司法

坐。

伯茂既出後其伯仲規，與兄景融別居，景融貧窘，伯茂了無賑恤，殆同行路，世以此貶薄之。卒，年三十九，知舊嘆惜焉。

伯茂末年，劇飲不已，乃至傷性，多有愆失。未亡前數日，忽云吾得密信，將被收掩，乃與婦乘車西逃避。後因顧指壁中，言有官人追逐，其妻方知其病。卒後，殯於家園。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十許人於墓傍置酒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酹，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一篇。李騫以魏收亦與之友，寄以示收。收時在晉陽，乃同其作，論叙伯茂，其十字云："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收詩頗得事實。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度支尚書、雍州刺史，重贈吏部尚書，謚曰文。伯茂曾撰《晉書》，竟未能成。

無子，兄景融以第二子孝才繼。齊武平末，位中書舍人。

官處理，後來終究没有治罪。

伯茂已經過繼給他的伯父仲規作後代，與兄長景融分家生活，景融貧困窘迫，伯茂一點也不體恤賙濟，就和路人一樣，世人因此瞧不起他的爲人。去世，年紀三十九，知交可惜他的早逝。

伯茂在最後幾年，不停地酗酒，以至於傷身，多有過失。去世前幾天，忽然説他收到一封密信，將要來收捕他，就和他的妻子一起乘車往西逃避。後來又回頭指着墻壁中，説裏面有公差追趕他，他的妻子纔知道他有病。死後，埋葬在自己家的園子裏。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十幾人在他的墓旁設酒進行祭奠，哀傷地哭泣，喝一口酒用酒酹地一次，説："裴中書如果魂魄有靈，瞭解我們的心情。"便各人作了一首詩。李騫因爲魏收也和伯茂友好，就把這些詩寄給魏收看。魏收當時在晉陽，就和他們一樣作了一首詩，論叙伯茂其人，其中有兩句説："臨風想許玄，對酒思劉昶。"當時人認爲伯茂的性格輕侮高傲，説魏收的詩寫得很合實際。贈爲散騎常侍、衛將軍、度支尚書、雍州刺史，重新追贈爲吏部尚書，謚號文。伯茂曾撰著《晉書》，結果没有完成。

没有兒子，哥哥景融把自己的第二個兒子孝才過繼給他。北齊武平末年，孝才任中書舍人。

裴叔義　裴景融

叔義亦有學行，累遷太山太守，爲政清静，吏人安之。遷司徒從事中郎。卒，贈東秦州刺史，謚曰宣。

子景融，字孔明，篤學好屬文。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稍遷諫議大夫，領著作。元象中，儀同高岳以爲録事參軍。弟景龍、景顔被劾廷尉獄，景融入選，吏部擬郡，爲御史中尉崔暹所彈，云其貪榮昧進，遂坐免官。病卒。景融卑退廉謹，無競於時，雖才不稱學，而緝綴無倦，文詞泛濫，理會處寡。所作文章，别有集録。

景顔頗有學尚，孝静初，爲司空

叔義也有學問德行，多次升遷爲太山太守，行政清正平和，吏民太平無事。升任司徒從事中郎。去世，贈爲東秦州刺史，謚號爲宣。

兒子景融，字孔明，專心於學喜歡寫文章。參加選拔秀才，對策名列前茅，任命爲太學博士，逐漸升遷爲諫議大夫，兼任著作。元象年間，儀同高岳任用他爲録事參軍。弟弟景龍、景顔被彈劾關進了廷尉監獄，景融被任用，吏部準備派他任郡職，被御史中尉崔暹彈劾，説他貪求榮名投機鑽營，於是被免官。因病去世。景融謙卑廉正而謹慎，與世無争，儘管他缺少才華，但不倦地編撰，文詞很多，但文理興會之處少。他所作的文章，另外有集。

景顔很有學問志向，孝静帝初年，任司空長

長史，在官貪穢，爲中尉崔暹所劾，遇病死獄中。

史，在任上貪污，被中尉崔暹所彈劾，遇到疾病在獄中死亡。

裴聿

延儁族兄聿，字外興，以操尚貞立，被孝文所知。爲北中府長史。時帝以聿與中書侍郎崔亮清貧，欲以幹禄優之，乃以亮帶野王縣事，聿帶温縣，時人榮之。卒於平秦郡太守，贈洛州刺史。子子袖入關西。

延儁的族兄裴聿，字外興，因爲品德端方正直，被孝文帝賞識。任北中府長史。當時孝文帝因爲裴聿和中書侍郎崔亮都很清貧，想給予優厚的俸禄優待他們，就任用崔亮兼管野王縣的事務，裴聿兼管温縣事務，當時的人們覺得很榮幸。在平秦郡太守任上去世，贈爲洛州刺史。兒子子袖去了關西。

裴瑗

延儁族人瑗，字珍寶，太和中析屬河北郡。少孤貧，清苦自立。爲汝南王悦郎中令。孝静初，卒於雍州刺史。

延儁的族人裴瑗，字珍寶，他所在的地方太和年間從原來郡中分離爲河北郡。從小就没有父親，生活貧困，在艱苦的環境中自强自立。任汝南王元悦的郎中令。孝静帝初年，在雍州刺史任上去世。

延儁從父兄宣明，位華州刺史，有惠政，謚曰簡。二子景鸞、景鴻，并有逸才，河東呼景鸞爲驥子，景鴻爲龍文。

延儁的堂兄宣明，任華州刺史，有政績，謚號簡。兩個兒子景鸞、景鴻，都有出衆之才，河東人稱呼景鸞爲驥子，景鴻爲龍文。

景鸞位華州刺史。子文端，齊行臺郎。四子，願、安志、弘、振。

景鸞任華州刺史。兒子文端，在北齊任行臺郎。四個兒子，裴願、裴安志、裴弘、裴振。

景鴻，齊和夷郡守。子叔卿，博涉有孝行，時人號曰"裴曾子"。隋貝丘令。子神舉、神符，而神舉最知名。

景鴻，在北齊任和夷郡守。兒子叔卿，博學而有孝道，當時人稱呼爲"裴曾子"。隋朝時任貝丘令。兒子神舉、神符，其中神舉最有名。

裴佗

裴佗字元化，河東聞喜人也。六世祖詵，仕晋位太常卿。因晋亂，避地凉州。苻堅平河西，東歸，因居解縣。世以文學顯，五舉秀才，再舉孝廉，時人美之。父景惠，州别駕。

裴佗字元化，是河東聞喜人。六世祖裴詵，在晋朝做官任太常卿。由於晋朝發生戰亂，避亂到凉州。苻堅平定黄河西部地區，裴詵回到河東，居住在解縣。世代靠文學才華獲得榮譽，有五個人被舉薦爲秀才，兩個人推薦爲孝廉，當時人贊美他們。父親景惠，任州别駕。

佗容貌魁偉，隤然有器望。舉秀才，以高第除中書博士。累遷趙郡太守，爲政有方，威惠甚著，狡吏奸人，莫不改貫，所得俸禄，分恤貧窮。轉前將軍、荆州刺史，郡人戀仰，傾境餞送。蠻酋田盤石、田敬宗

裴佗容貌魁梧，高大有器度名望。舉秀才，因爲策試高中任命爲中書博士。屢經升遷任趙郡太守，爲政有方，恩威顯著，狡猾的吏人和奸民，都改變了惡習，所得到的俸禄，分送賑恤貧窮者。改任前將軍、荆州刺史，郡中人留戀敬仰，到郡境上送别。蠻族首領田盤石、田敬宗等

等部落萬餘家，恃衆阻險，不賓王命，前後牧守，未能降款。佗至州，單使宣慰，示以禍福，敬宗聞風歸附，於是合境清晏，襁負至者千餘家。後加中軍將軍，以老乞還。卒，遺令不聽請贈，不受賵襚，諸子皆遵行之。

部落共一萬多家，依仗着人多地勢險要，不接受朝廷的統治，先後派去的刺史太守，都没能降服他們。裴佗到達荆州，僅僅派遣一位使者去宣傳撫慰，對他們講明禍福，敬宗隨即就歸順了朝廷，因此荆州全境清静太平，扶老携幼而來的人有一千多家。後來加官中軍將軍，因爲年老乞請回歸故里。去世，遺囑不請求追贈官爵，不接受贈予的財物，幾個兒子都遵照實行。

佗性剛直，不好與俗人交游，其投分者必當時名勝。清白任真，不事家産，宅不過三十步，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若此。子讓之。

裴佗性格剛强正直，不喜歡與世人交往，那些能和他合得來的都是當時的名士。清白依本心行事，不積聚家産，宅園不超過三十步，又没有田園，暑天不張傘蓋，冬天不穿皮襖，他就是這樣清正節儉。兒子讓之。

裴讓之

讓之字士禮，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哀。其母辛氏泣撫之曰："棄我滅性，得爲孝子乎！"由是自勉。辛氏高明婦人，又閑禮度，夫喪，諸子多幼弱，廣延師友，或親自教授，内外親屬有吉凶禮制，多取則焉。

讓之字士禮，十六歲那年父親去世，幾乎哀毁喪命。他的母親辛氏流淚撫着他説："你不顧我而要哀毁傷身，能算得上孝子嗎?"因此他就壓抑悲傷。辛氏是位很高明的婦女，又熟悉禮度，丈夫去世，子女們大多幼小，她到處請教師友，有時自己親自教授學業，内外親屬有紅白喜事方面的禮制，大多要依照她的範例施行。

讓之少好學，有文情，清明俊辯，早得聲譽。魏天平中，舉秀才，對策高第。累遷屯田、主客郎中，省中語曰"能賦詩，裴讓之"。爲太原公開府記室。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談竟日。愔每云："此人風流警拔，裴文季爲不亡矣。"梁使至，常令讓之攝主客郎。

讓之從小好學，有文學才情，清明善辯，很早就獲得了聲譽。魏天平年間，參加選拔秀才，對策高中榜首。屢經升遷爲屯田、主客郎中，所在府臺中流傳説："能作詩，裴讓之。"任太原公開府記室。和楊愔是親密朋友，兩人相會就會清談整天。楊愔經常説："此人風流警拔，可以説是裴文季再生。"梁的使者到來，經常讓讓之代行主客郎的職事。

第二弟諏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拘繫。齊神武問云："諏之何在?"答曰："昔吴、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盡心，况讓之老母在此，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爲。伏願明公以誠信待物。若以不信處物，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猶却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

第二個弟弟諏之投奔了西魏，讓之兄弟五個在東魏都被拘禁起來。齊神武問道："諏之在哪裏?"讓之回答説："從前吴、蜀兩國，諸葛兄弟倆可以各爲其主盡忠，何况我的老母在這裏，我作東魏臣子的名分已經確定，背叛東魏既是對朝廷不忠，又會殃及老母而不孝，這樣的事愚夫也不會去做。我希望明公能够以真誠對待臣下。如果不能用真誠對待臣下，臣下又怎麽能够真誠?用這種心態來定霸業，就像倒退着走而找道路。"神武認爲他説得好，把他們兄弟五人全放了。

歷文襄大將軍主簿，兼中書舍人。後兼散騎常侍聘梁。文襄嘗入朝，讓之導引，容儀醖籍，文襄目之曰："士禮，佳舍人也。"遷長兼中書侍郎，領舍人。齊受禪，静帝遜居別宮，與諸臣別，讓之流涕歔欷。以參掌儀注，封寧都縣男。帝欲以爲黄門侍郎，或言其體重不堪趨侍，乃除清河太守。至郡未幾，楊愔謂讓之諸弟曰："我與賢兄交款，企聞善政，適有人從清河來，云奸吏斂迹，盗賊清靖。期月之期，翻更非速。"

清河有二豪吏田轉貴、孫舍興，久吏奸猾，多有侵削，因事遂脅人取財，計贓依律不至死，讓之以其亂法，殺之。時清河王岳爲司州牧，遣部從事案之。侍中高德政舊與讓之不協，密奏言："當陛下受禪之時，讓之眷戀魏朝，嗚咽流涕，比爲内官，情非所願。"既而楊愔請救之，云罪不合死。文宣大怒，謂愔曰："欲得與裴讓之同冢邪！"於是無敢言者，事奏，竟賜死於家。

歷任文襄大將軍主簿，兼中書舍人。後來以兼散騎常侍的身份出使梁。文襄曾入朝朝覲魏帝，讓之作引導，儀表姿態很有風度，文襄看着他説："士禮，真是合格的舍人。"升爲長兼中書侍郎，領舍人。北齊接受東魏的禪讓，魏静帝遜位移住別宫，和大臣們告別，讓之流淚嘆息。以參掌儀注，封爵號寧都縣男。齊帝想任用他爲黄門侍郎，有人説讓之身體肥胖無法在皇帝身邊跑動服務，就任命爲清河太守。到郡任職不久，楊愔對讓之的弟弟們説："我和你的哥哥交情很深，希望聽到他的好政績，剛剛有人從清河回來，説那裏的奸猾小吏們都收斂多了，盜賊也肅清平定了。一個月的期限，恐怕不會超出太久。"

清河有兩個豪强吏人田轉貴、孫舍興，長期任小吏變得十分奸詐狡猾，經常欺侮盤剥民衆，藉機脅迫他人索要財物，但計算他們贓物依照法律還不够死刑，讓之因爲他們擾亂法規，將他們殺了。當時清河王高岳任司州牧，派遣他的從事來調查這件事。侍中高德政原先和讓之關係不好，暗地裏上奏章説："在皇上接受禪讓的時候，讓之留戀魏朝，痛哭流淚，後來任内官，實在是很不情願。"不久楊愔請求救讓之性命，説他的罪不够處死。文宣帝大怒，對楊愔説："你難道想和裴讓之同埋一處嗎！"因此没有人再敢出來説話，最後在家裏被賜死。

裴諏之　裴讞之　裴訥之

讓之次弟諏之，字士正，少好儒學，釋褐太學博士。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嘆曰："應奉五行俱下，禰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於裴生矣。"楊愔闔門改葬，托諏之頓作十餘墓誌，文皆可觀。讓之、諏之及皇甫和、和弟亮，并知名於洛下，時人語曰："諏勝於讓，和不如亮。"司空高乾致書曰："相屈爲户曹參軍。"諏之復書不受署。沛王開大司馬府，辟爲記室。遷鄴後，諏之留在河南。西魏領軍獨孤信入據金墉，

讓之的二弟諏之，字士正，從小喜歡儒學，初入仕任太學博士。曾經向常景借書一百卷，十天左右就歸還了。常景懷疑他不識字没有讀，每卷提問，他對答得很詳盡。常景贊嘆説："應奉一眼同時看五行書，禰衡看一遍就能記住，現在我又從裴生身上看到了同樣的情形。"楊愔全家的墳墓改葬，托諏之迅速寫十幾篇墓志，他寫的每篇都很出色。讓之、諏之、皇甫和、皇甫和的弟弟皇甫亮，同時在洛陽有名，當時人説："諏之勝過讓之，皇甫和不如皇甫亮。"司空高乾寫信給諏之説："想委屈你任户曹參軍。"諏之回信不接受委任。沛王開大司馬府，徵召爲記室。遷都鄴都後，諏之仍留在河南。西魏的領軍獨孤信

以諏之爲開府屬，號曰“洛陽遺彦”。信敗，諏之居南山，洛州刺史王元軌召爲中從事，西師忽至，尋退，遂隨西師入關。周文帝以爲大行臺倉曹郎中。卒，贈徐州刺史。

進據金墉，任命諏之爲開府屬官，稱爲“洛陽遺彦”。獨孤信失敗，諏之退居南山，洛州刺史王元軌召去任命爲中從事，西魏的軍隊忽然到達，不久撤退，於是就跟隨西魏的軍隊進了關中。周文帝任用他爲大行臺倉曹郎中。去世，追贈爲徐州刺史。

次讞之，字士平，七歲便勤學，早知名。累遷司徒主簿。楊愔每稱嘆曰：“河東士族，京官不少，唯此家兄弟，全無鄉音。”讞之雖年少，不妄交游，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丘李構、清河崔瞻爲忘年友。昭帝梓宫將還鄴，轉儀曹郎，尤悉歷代故事，儀注、喪禮皆能裁正。爲許昌太守，客旅過郡，皆出私財供給，人間無所預。代下日，爲吏人所懷。仕周，卒伊川太守。

三弟讞之，字士平，七歲就開始勤奮學習，很早就有名。多次升遷任司徒主簿。楊愔經常贊嘆説：“河東士族，任京官的不少，祇有裴家兄弟，完全改掉了土話。”讞之雖然年紀小，不隨便與人交往，衹和隴西人辛術、趙郡人李繪、頓丘人李構、清河人崔瞻是忘年交。昭帝的靈柩將回鄴都，改任儀曹郎，尤其熟悉歷代的典故，儀注、喪禮都能加以審定訂正。任許昌太守，有來往的旅客，都要拿出自家的財物供應，不參與民間之事。被接替卸任的時候，受到吏民的懷念。在北周做官，死於伊川太守的任上。

次謀之，字士令，少有風格，邢卲每云“我裴四”。武成爲開府，辟爲參軍，掌書記。

四弟謀之，字士令，從小有風度，邢卲經常稱他“我的裴四”。武成帝在開府，徵他爲參軍，負責書記。

次訥之，字士言，純謹有局量。弱冠爲平原公開府墨曹，掌書記，從至并州。其母在鄴，忽得心痛，訥之是日不勝思慕，心亦驚痛，乃請急而還。當時以爲孝感。文宣踐阼，幸晋陽，皇太子監國，留訥之與杜臺卿并爲齋帥，領東宫管記。轉太子舍人，奏中書舍人事。衛尉杜弼被其家客誣云“有怨言，誹訕時政”。并稱訥之與弼交好，亦知之。坐免官。卒，天統中追贈平州刺史。

五弟訥之，字士言，純正謹慎有器量。二十歲任平原公開府墨曹，負責書記，跟隨到達并州。他的母親在鄴都，忽然得了心痛病，訥之這天非常思念母親，心也受驚疼痛，就請假急忙趕回。當時人認爲是由於孝心的感應。文宣帝登基，出巡晋陽，皇太子監理國事，留下訥之和杜臺卿一同任齋帥，兼任東宫管記。改任太子舍人，奏中書舍人事。衛尉杜弼被他的家客誣衊説“有怨言，誹謗時政”。同時還説訥之和杜弼交情好，也知道這事。判罪免除官職。去世，天統年間追贈爲平州刺史。

長子曰棨，出後讓之。次子矩，最知名。

大兒子裴棨，出繼做讓之的後代。次子裴矩，最有名。

裴矩

矩字弘大，襁褓而孤，及長，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父讓之謂曰：“觀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宦達，當資幹世之務。”矩由是始留情世事。仕齊，爲高平王文學。齊亡，

裴矩字弘大，還在襁褓中就成了孤兒，等到長大，好學，很喜歡文學，有智謀算計。伯父讓之對他説：“看你的天資，完全可以成爲一個有文才的名士，如果你想獲得仕途通達，還應有懂得世事的本領。”裴矩從此留心世事。在北齊做

不得調。隋文帝爲定州總管，補記室，甚親敬之。以母憂去職。及帝作相，遣使馳召之，參相府記室事。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伐陳之役，領元帥記室。既破丹陽，晉王廣令矩與高熲收陳圖籍。

官，任高平王文學。北齊滅亡，没能升遷。隋文帝任定州總管，增補爲記室，很受親近禮敬。因爲母親去世離職服喪。等到隋文帝任北周丞相，派使飛奔召喚，參理丞相府記室事務。隋文帝受禪，改任給事郎，奏舍人事。進攻南朝陳時，兼任元帥記室。已經攻下丹陽，晉王楊廣命令裴矩與高熲接收陳的地圖與户籍。

明年，奉詔巡撫嶺南，未行而高智慧、汪文進等作亂，吴、越道閉。上難遣矩行，矩請速進，上許之。行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其部將周師舉圍東衡州，矩與大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栅，屯大庾嶺，共爲聲援，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據原長嶺，又擊敗之，遂斬師舉，進軍自南海援廣州，仲宣懼而潰散。矩所綏集者二十餘州，又承制署渠帥爲刺史縣令。及還，上大悦，命升殿勞苦之，謂高熲、楊素曰："韋洸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弊卒徑至南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功拜開府，賜爵聞喜縣公，賚物二千段。除户部侍郎，遷内史侍郎。

第二年，受詔命巡視安撫嶺南，還没出發而高智慧、汪文進等人發動叛亂，吴、越道路不通。皇帝覺得難以派裴矩成行，裴矩請求快速出發，皇帝批准了。走到南康，得到幾千士兵。當時當地俚族首領王仲宣進逼廣州，派他的部將周師舉圍攻東衡州，裴矩和大將軍鹿愿前往抗敵。叛軍設立了九道栅欄，駐守大庾嶺，互相聲援，裴矩進攻打敗了敵人。叛軍害怕，捨棄東衡州，占據原長嶺，又把敵人打得大敗，於是將師舉斬首，從南海進軍救援廣州，仲宣害怕而四處逃散。裴矩所平定的總共二十多州，又以朝廷的命令委任各處大首領爲刺史和縣令。等回到京城，隋文帝非常高興，命令他到殿前去接受慰勞，對高熲、楊素説："韋洸率領兩萬士兵也不能很快越過嶺南，我總是擔心他的兵力不够。裴矩僅用三千疲敝之兵就能直接奔赴南海，有這樣的大臣，我還有什麼憂慮的呢?"因爲功勞任命爲開府，賜給爵位聞喜縣公，賞賜織物二千段。任命爲户部侍郎，改任内史侍郎。

時突厥强盛，都藍可汗妻大義公主即宇文氏女，由是數爲邊患。後因公主與從胡私通，長孫晟先發其事，矩請出使説都藍，顯戮宇文。上從之，竟如其言。公主見殺後，都藍與突利可汗構難，屢犯亭鄣。詔太平公史萬歲爲行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爲行軍長史，破達頭可汗於塞外。萬歲被誅，功竟不録。上以啓人可汗初附，令矩撫慰之。還，爲尚書左丞。

當時突厥正强盛，突厥都藍可汗的妻子大義公主就是北周宇文氏的女兒，因此突厥多次造成邊患。後來因爲大義公主和她的隨從胡人私通，長孫晟首先揭發出這件事，裴矩請求出使突厥説服都藍可汗，讓他公開誅殺大義公主。皇帝接受這一建議，結果正如裴矩所預料的。大義公主被殺之後，都藍可汗與突利可汗發難，多次侵犯邊關。下詔太平公史萬歲任行軍總管，從定襄道出發，任命裴矩爲行軍長史，在塞外將達頭可汗打得大敗。史萬歲被殺，裴矩的功勞最後也没有叙録。皇帝因啓人可汗剛歸附，命令裴矩安撫他們。回京，任尚書左丞。

其年，文獻皇后崩，太常舊無儀

這一年，文獻皇后去世，太常府中原先没有

注，矩與牛弘、李百藥等據齊禮參定。轉吏部侍郎，名爲稱職。煬帝即位，營建東都，矩職修府省，九旬功就。

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

臣聞禹定九州，導河不逾積石；秦兼六國，設防止於臨洮。故知西胡雜種，僻居遐裔，禮教之所不及，書典之所罕傳。自漢氏興基，開拓河右，始稱名號者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護，以存招撫。然叛服不恒，屢經征戰。後漢之世，頻廢此官，雖大宛以來，略知户數，而諸國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風土、服章、物産，全無纂録，世所弗聞。復以春秋遞謝，年代久遠，兼并誅討，互有興亡，或地是故邦，改從今號，或人非舊類，同襲昔名。兼復部人交錯，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難窮驗。于闐之北，葱嶺以東，考于前史，三十餘國。其後更相屠滅，僅有十存，自餘淪没，掃地俱盡，空有丘墟，不可記識。

皇上應天育物，無隔華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風行所及，日入以來，職貢皆通，無遠不至。臣既因撫納，監知關

規定儀注，裴矩和牛弘、李百藥等人根據北齊的禮儀作爲參考審定。改任吏部侍郎，人們評價爲稱職。隋煬帝即位，營建東都，裴矩的職務是負責修建府省，三個月就完工了。

當時西域各蕃國大多到張掖來與隋國貿易，皇帝命令裴矩來管理這件事。裴矩知道皇帝正在考慮宏圖大業，各胡族前來貿易的，裴矩就引誘讓他們説出自己國家的風土人情和山川地形，撰寫成《西域圖記》三卷，入朝上奏給皇帝，書的《序》説：

我聽説大禹劃定九州，追溯黄河的源頭不超過積石；秦兼并六國，設立的邊防僅到達臨洮。所以知道西域胡人種族複雜，居住在偏遠地方的後代，他們從來不能接受禮教，書籍典章很少記載。從漢代建國以來，開拓河西走廊，早先有國家稱號的有三十六個。後來彼此分裂，變成了五十五個蕃王。設置校尉、都護等官屬，以表示對這些蕃國的安撫。但他們對漢朝時而背叛時而臣服，所以漢朝對他們多次征戰。後漢時期，經常廢掉這些官制，雖然從大宛以東地區，對他們的户數大概知道，而對各國的山川，却没有名稱記録。至於説姓氏、風俗、服飾制度、各地物産，全没有文字記載，世人也不曾聽説。又加之歲月更遞，年代久遠，各國之間兼并征戰，興亡交替，有的地方仍是過去的地方，名稱却改成了今天的國號，有的地方人已不是原先的種族，但仍沿襲過去的國名。再加上部落交錯，疆界的改變，各少數民族語音的差異，事情難以一一查驗。于闐的北面，葱嶺以東，根據前代史書考證，有三十多個國家。從那以後互相屠殺吞并，現在僅有十個存在，其餘的都湮没無聞，一切都不存在，僅有荒丘廢墟，難以記載標識。

皇上承應天命撫育萬物，使華夷之間没有了隔閡，全天下的黎民百姓，人人歸順王化，四海之内，普天之下，遣官納貢通行，再遥遠的地方全都到來。我既然接受了招撫

市，尋討書籍，訪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詳衆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容止，即丹青摸寫爲《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五國。仍别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横所亘，將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游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遍知。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不可憑虚，是以致闕。而二漢相踵，西域爲傳，户人數十，即稱國王，徒有名號，有乖其實。今者所編，皆餘千户，利盡西海，多産珍異。見山居之屬，非有國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載。

的職務，負責管理關市貿易，我尋找圖書，采訪胡人，有時碰到疑問，就詳細比較各人的叙述，依照他們本國的服飾容貌，從王公到平民各顯示容貌，找來顔料摹寫成《西域圖記》，共寫成了三卷，合計有四十五個國家。另製作了地圖，找到各地的要害之處，從西頃之外，到北海之南，南北東西的範圍，將近兩萬里。能這樣實在是因爲那些大商人，周游列國到處都曾跑遍，所以各國的事情，他們都知道得很詳盡。也有一些幽遠荒蕪之處，最終也問不清楚，不能憑空虚構，因此暫缺。而兩漢之間，西域的傳記，人口達幾十户的，就稱爲國王，空有名號，違背實際。現在我所編著的，都是人口有一千多户的大部落，他們完全占有西海的利益，出産許多奇珍異寶。那些居住在山區的部落，没有國名或小部落，大多都不記載。

發自燉煌，至于西海，凡爲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兹、疏勒，度葱嶺，又經鏺汗、蘇勒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盤陁，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并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門户也，總凑燉煌，是其咽喉之地。

從燉煌出發，抵達西海，共有三條路，各連帶着一些蕃國。北路從伊吾經過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王國，渡過向北流的河水、到達拂菻國，最終抵達西海。中路從高昌、焉耆、龜兹、疏勒，翻越葱嶺，又經過鏺汗、蘇勒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到達波斯，最後抵達西海。南路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盤陁，越過葱嶺，又經過護密、吐火羅、挹怛、忛延、漕國，到達北婆羅門，最後抵達西海。由這三路經過的各個國家，也各有自己的道路，南北互相貫通。往東面的女國、南婆羅門國等地，都依人們所要到達的地方，有路可通往那裏。由此可知伊吾、高昌、鄯善都是通向西域的門户，它們又會合於燉煌，這是它們的咽喉。

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泛濛汜而揚旌，越崑崙而躍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谷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擁

憑着我大隋的威力和恩德，將士英勇果敢，渡過濛汜插上我們的旗幟，越過崑崙而馳騁我們的戰馬，易如反掌，什麽地方不能到達？但突厥、吐谷渾分别統轄着胡和羌的

遏，故朝貢不通。今并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爲臣妾。聖情含養，澤及普天，服而撫之，務在安輯。故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既從，突厥可滅。混一戎夏，其在兹乎？不有所記，無以表威化之遠也。

國土，因爲他們阻撓，所以那些蕃國的朝覲貢賦不能到達。現在他們都依靠商人，秘密表示他們的忠誠，翹首以待，希望做大隋的臣民。皇上的恩德浩大，可以施及全天下，使遠人臣服而安撫他們，力求和平安寧。所以我國派遣使者，不必發動兵車去征戰。各蕃國既已歸順，突厥自然能够消滅。統一華夏，不就在此一舉嗎？如果没有記載，無法表明大隋恩威感化的地域遥遠。

帝大悦，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西夷經略，咸以委之。

皇帝看了非常高興，賜給織物五百段，每天都把裴矩召到御座前，親自詢問西方的事。裴矩誇贊西域有很多珍奇寶物，吐谷渾很容易吞并。皇帝因此心中像喝了蜜，將通西域，有關西域的事務，全都委托給他。

後遷黄門侍郎，復令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大業三年，帝有事於恒嶽，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説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啖以厚利，導之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喧噪。復令張掖、武威士女盛飾縱觀，填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悦。竟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并遣兵戍之，每歲委輸巨億萬計。諸蕃懼懾，朝貢相續。帝謂矩有綏懷略，進位銀青光禄大夫。

後來改任黄門侍郎，又命令他前往張掖，將西域蕃國的人帶到京城來，來到京城的有十幾個國家的使者。大業三年，皇帝要到恒嶽祭祀，蕃國的使者都來助祭。皇帝將要巡幸河西，又命令裴矩去敦煌，裴矩派遣使者去勸説高昌王麴伯雅和伊吾王吐屯設等，用厚利作誘餌，引導他們來朝覲。等到皇帝到河西巡視，駐扎在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以及西域二十七個蕃國都派人在道旁拜見，都讓他們佩帶金玉器飾，穿着錦綉毛衣，焚香演奏音樂，歌舞之聲喧天。又命令張掖、武威的士女穿着鮮艷服飾來盡情觀看，道路數十里都擠滿了人，以表示中原的興盛。皇帝見了非常高興。結果把吐谷渾打得大敗，開拓疆域數千里，并且派兵去戍守，每年輸送來數以億萬計的貢賦。各蕃國害怕，來朝見納貢的人絡繹不絶。皇帝認爲裴矩有懷柔綏靖的謀略，晋升爲銀青光禄大夫。

其年冬，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徵四方奇伎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萬數。又勒百官及百姓士女列坐棚閣而縱觀焉，皆被服鮮麗，終月而罷。又令交市店肆皆設帷帳，盛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人貿易，所至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嗟

這一年冬天，皇帝到了東都。裴矩因爲蠻夷朝貢的人多，勸皇帝下令在都城大演戲，招集各地的奇異伎藝在端門街表演，身穿錦綉、耳戴金玉的達十萬人。又指揮百官和百姓士女排成隊列坐在棚閣盡情觀看，都穿着鮮艷的服裝，整整一個月纔結束。又命令交易市場店鋪都擺設帷帳，多安排酒和飲食，派遣掌管蕃國事務的官員帶領蠻夷來和人做生意，每到一處都要邀請蕃國人就

歎，謂中國爲神仙。帝稱矩至誠，謂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朕未發，矩輒以聞。自非奉國，孰能若是。"

座，吃飽喝足而散。蠻夷感慨贊嘆，認爲中原是神仙之境。皇帝稱贊裴矩非常忠誠，對宇文述、牛弘説："凡是裴矩陳請上奏的，都是我早就打算做的，我還没有想到的，裴矩就上奏了。如果不是一心奉公，怎能像他這樣。"

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經略。矩諷諭西域諸國曰："天子爲蕃人交易懸遠，所以城耳。"咸以爲然，不復來競。及還，賜錢四十萬。矩又白狀，令反間射匱，潛攻處羅。後處羅爲射匱所迫，竟隨使者入朝。帝大悦，賜矩貂裘及西域珍器。

皇帝派遣將軍薛世雄去伊吾築城，命令裴矩一同前往籌備。裴矩告訴西域各國説："天子因爲你們西域各國貿易太遠，所以在這裏修城。"西域各國都很相信，没有人再來搶奪。等到裴矩回京，賜給他錢四十萬。裴矩又説明情況，讓他對射匱施用反間計，暗中去進攻處羅。後來處羅因爲射匱的逼迫，終於跟隨使者來朝貢。皇帝非常高興，賞賜裴矩貂裘及西域的珍貴器物。

從帝巡塞北，幸啓人帳。時高麗遣使先通于突厥，啓人不敢隱，引之見帝。矩因奏曰："高麗地本孤竹國，周代以之封箕子，漢世分爲三郡，晋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列爲外域，故先帝欲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時，安得不事，使此冠帶之境仍爲蠻貊之鄉乎？今其使朝於突厥，親見啓人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服之先亡，脅令入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放還本國，遣語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

跟隨皇帝巡視塞北，皇帝在啓人帳内住宿。當時高麗派使臣先和突厥互通友好，啓人不敢隱瞞，帶出來見隋帝。裴矩因而上奏章説："高麗地方本屬孤竹國，周代時候將這塊地方分封給了箕子，漢代時劃分爲三郡，晋代也統治遼東。現在他們却不來臣服，成了中原大國之外的地方，所以先皇帝很久就想征服了。因爲楊諒反叛，出兵却没有成功。現在陛下當國，怎能不采取措施，使連接的領土繼續成爲蠻夷之鄉嗎？如今高麗的使者到突厥去朝見，親眼看到啓人全國都歸順了，一定會害怕皇威遠揚，擔心臣服晚了會先滅亡，脅迫讓他們來朝貢，他們應當會來。"皇帝説："怎麽脅迫？"裴矩説："請當面給他們的使者一道詔書，放他回自己國家，給他們的國王帶回話，命令他快來朝覲。不然的話，就將逮捕突厥首領，立即處死。"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後來因爲高元不效命，便開始提出征遼之策。

王師臨遼，以本官領武賁郎將。明年，復從至遼東。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帝令矩兼掌兵事。以前後度遼功，進位右光禄大夫。

官軍到達遼東，以原有官職的身份兼任武賁郎將。第二年，又跟隨部隊到達遼東。兵部侍郎斛斯政逃入高麗，皇帝命令裴矩同時負責軍事。因爲先後兩次到遼東的功勞，晋升官職爲右光禄大夫。

時皇綱不振，人皆變節，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内史侍郎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賄聞。唯矩守常，無贓穢之響，以是爲世所稱。後以楊玄感

當時朝廷綱紀不嚴，人們都没有操守，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内史侍郎虞世基等專權，文武百官大多有賄賂的名聲。衹有裴矩保持常節，没有貪污的名聲，因此受到世人稱贊。後來因爲楊

初平，帝令矩安集隴右，因之會寧，存問曷薩那部落，遣闕達度設寇吐谷渾，頻有虜獲，部落致富。還而奏狀，帝大賞之。後從至懷遠鎮，詔護北蕃軍事。

矩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將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矩又曰："突厥本淳，易可離間，由其内多有群胡，盡皆桀黠，教導之耳。臣聞史蜀胡悉尤多奸計，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馬邑，欲共蕃内多作交關，若前來者，即得好物。"胡悉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落，盡驅六畜爭進，冀先互市。矩伏兵馬邑，誘而斬之。詔報始畢曰："史蜀胡悉忽領部落，走來至此，云背可汗，請我容納。今已斬之，故令往報。"始畢亦知其狀，由是不朝。

玄感的叛亂剛平定，皇帝命令裴矩安撫鎮守隴西，因此到達會寧，慰問曷薩那部落，派遣闕達度設侵犯吐谷渾，不斷有俘獲，曷薩那部落致富。回京奏明情況，皇帝給他重賞。後來到達懷遠鎮，朝廷下詔他護衛北方邊疆。

裴矩因爲始畢可汗的部衆日漸强盛，獻計策來分割他的勢力，準備把皇室的女兒嫁給始畢的弟弟叱吉設，任命他爲南面可汗。叱吉不敢接受，始畢聽説後對隋漸生怨心。裴矩又說："突厥人本來很淳樸，容易離間，現在這樣是因爲他們内部有很多胡人部落，都是些狡黠的豪雄，他們受到教導纔成這樣。我聽説史蜀胡悉尤其狡猾，受始畢的寵幸，請引誘來殺掉他。"皇帝說："好。"裴矩因而派人對胡悉說："木朝天子拿出了很多珍寶，現在馬邑，想與各蕃國大量進行互市，如果來得早的，就能得到好財物。"胡悉相信了這話，不告訴始畢，率領他的部落，趕着他全部的牛羊前往，希望首先進行交易。裴矩在馬邑埋下伏兵，引誘前來將他殺了。詔書報告始畢說："史蜀胡悉突然率領部落，飛速來到這裏，説是已背離可汗，請我朝容納他。現已將他斬首，所以讓人來報告。"始畢知道了情况，因此不再來朝拜。

十一年，帝北巡狩，始畢率騎數十萬圍帝於雁門，詔矩與虞世基宿朝堂以待顧問。及圍解，從至東都。屬射匱可汗遣其猶子率西蕃諸胡朝貢，詔矩宴接之。

尋從幸江都宫。時四方盗賊蜂起，郡縣上奏者不可勝計。矩言之，帝怒，遣矩詣京師接蕃客。以疾不行。及義兵入關，帝遣虞世基就宅問矩方略。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静，遥爲處分，恐失事機，唯願鑾輿早還。"俄而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敗問至，矩以聞，帝失色。矩素勤謹，未嘗忤物，又見天下方亂，恐爲身禍，其待遇人，多過其所望，故雖厮役，皆得其歡心。

十一年，皇帝到北方巡狩，始畢率領數十萬騎兵將皇帝圍困在雁門，詔令裴矩和虞世基住在朝堂中以備皇帝咨詢。等到圍困被解除，跟隨皇帝到東都。囑令射匱可汗派他的侄子率領西域各部胡人來朝貢，詔令裴矩設宴接待他們。

不久跟隨皇帝去江都宫。當時全國的起義風起雲涌，郡縣上書禀報的數也數不清。裴矩反映了這一情况，皇帝很生氣，派裴矩回京城接待西域客人。因爲生病没有出發。等到義兵進入關中，皇帝派虞世基到裴矩住所去詢問對策。裴矩說："太原有變，京城地區不太平，皇上在東面相隔很遠來指揮，恐會錯失處理的良機，希望皇上早些回京。"很快驍衛大將軍屈突通失敗的消息傳來，裴矩報告皇上，皇帝大驚失色。裴矩平時勤奮謹慎，從不跟他人争執，又看到天下正戰亂不安，恐怕自己遇禍，他待人接物，大多使人

大喜過望，所以即使是僕役，都對他感到很滿意。

時從駕驍果數有逃散，帝憂之，以問矩。矩曰："今車駕留此，已經二年。驍果之徒，盡無家口，人無匹合，則不能久安。臣請聽兵士於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計也。"因令矩檢校爲將士等娶妻。矩召江都境内寡婦及未嫁女皆集宫監，又召諸將帥及兵等恣其所取。因聽自首，先有奸通婦女及尼、女官等，并即配之。由是驍果等悦，咸相謂曰："裴公之惠也。"

當時隨從護駕的勇士經常有逃跑的，皇帝感到憂慮，問裴矩怎麼辦。裴矩説："如今皇帝停留在此，已經有兩年。那些勇士，全没有成家生子，人若没有娶妻成家，就不能長期安定。我請聽任士兵娶親成婚。"皇帝非常高興地説："你確實很有智慧，這是一條奇妙計策。"因而命令裴矩負責爲將士娶妻的事情。裴矩把江都地方的寡婦以及還未出嫁的女子都召集到宫裏，又召來各位將帥士兵來隨意挑選。并趁機宣布士兵衹要自己坦白，原先有和婦女、尼姑、宫女等通奸的，同時都讓他們婚配。因此驍勇衛士都很高興，都説："這是裴公的恩惠。"

宇文化及反，矩晨起將朝，至坊門，遇逆黨數人，控矩馬詣孟景所。賊皆曰："不關裴黄門。"既而化及從百餘騎至，矩迎拜，化及慰諭之，令矩參定儀注，推秦王子浩爲帝。以矩爲侍内，隨化及至河北。化及僭帝號，以矩爲尚書右僕射，加光禄大夫，封蔡國公，爲河北道宣撫大使。

宇文化及反叛，裴矩早晨起來準備去上朝，走到坊門，遇到一夥叛亂分子，拉住裴矩的馬把他送到孟景的住處。叛軍都説："不關裴黄門的事。"不久宇文化及跟隨一百多騎兵來到，裴矩下拜迎接，化及安慰并向他説明情况，命令裴矩參與撰定儀注，推奉秦王的兒子楊浩爲皇帝。任用裴矩爲侍内，隨化及到河北。化及自己稱帝，任用裴矩爲尚書右僕射，加光禄大夫，封爵號爲蔡國公，任河北道宣撫大使。

及宇文氏敗，爲竇建德所獲，以矩隋代舊臣，遇之甚厚，復以爲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建德起自群盜，未有節文，矩爲之制定朝儀，旬月之間，憲章頗擬於王者。建德大悦。

等到宇文氏失敗，裴矩被竇建德俘獲，因爲他是隋朝的老臣，待他很好，又任用他爲吏部尚書，改任尚書右僕射。建德出身農民起義軍，不懂禮節，裴矩給他制定朝見規則，十天半月中，規章制度已和王者相差不遠。建德非常高興。

及建德敗時，矩與其將曹旦等於洛州留守。旦長史李公淹及大唐使人魏徵等説旦及齊善行，令矩歸順，旦等從之，乃令矩與徵、公淹領旦及八璽，舉山東之地歸降。授左庶子，轉詹事、户部尚書。卒。

當建德失敗的時候，裴矩和部將曹旦等在洛州留守。曹旦的長史李公淹與大唐的使者魏徵等勸曹旦和齊善行，讓裴矩歸順唐朝，曹旦接受了勸説，便命令裴矩與魏徵、公淹帶領曹旦以及傳國璽等八璽，獻上山東的土地投降。授予裴矩左庶子，改任詹事、户部尚書。去世。

裴謂之

讓之第六弟謂之，字士敬，少有志節，好直言。文宣末年昏縱，朝臣罕有言者，謂之上書正諫，言甚切

讓之的第六個弟弟謂之，字士敬，從小有志氣節操，喜歡講直話。文宣帝末年昏憒放縱，朝中的大臣很少有直言進諫的，謂之上書直言勸

直。文宣將殺之，白刃臨頸，謁之辭色不變。帝曰："痴漢何敢如此!"楊愔曰："望陛下放以取後世名。"帝投刀嘆曰："小子望我殺爾以取後世名，我終不成爾名。"遣人送出。齊亡，卒於壺關令。

諫，言辭懇切。文宣帝將要殺他，發亮的刀刃都架在脖子上了，謁之言辭臉色不變。文宣帝說："這呆子怎敢不怕死！"楊愔說："他希望陛下一刀下去來換取他後世忠臣的名聲。"文宣帝扔掉刀嘆息說："你這小子希望我殺你來收取後世的名譽，我最終也不成就你的名譽。"派人把他送出宮去。北齊滅亡，在壺關縣令任上去世。

皇甫和　皇甫徵

皇甫和者，字長諧，安定朝那人。其先因官，寓居漢中。祖澄，南齊秦、梁二州刺史。

皇甫和，字長諧，是安定朝那人。他的祖先因爲做官，寄居於漢中。祖父皇甫澄，南齊秦、梁二州刺史。

父徽，字子玄，梁安定、略陽二郡守。魏正始二年，隨其妻父夏侯道遷入魏。道遷別上勛書，欲以徽爲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内愧於心。"遂拒而不許。梁州刺史羊靈祐重其敦實，表爲征虜府司馬，卒。

父親皇甫徽，字子玄，梁安定、略陽二郡的太守。北魏正始二年，跟隨岳父夏侯道遷到達北魏。道遷另外上書請功，想把皇甫徽寫成歸順的首謀。皇甫徽說："首創這一計謀的時候，我本來就没有參加，雖然人人都貪求榮譽獎賞，但我的内心會很慚愧。"於是拒絶不答應。梁州刺史羊靈祐敬重他的敦厚誠實，上表任命爲征虜府司馬，去世。

和十一而孤，母夏侯氏才明有禮則，親授以經書。及長，深沈有雅量，尤明禮儀，宗親吉凶，多相諮訪。卒於濟陰太守。

皇甫和十一歲時父親去世，母親夏侯氏聰明有才學、明禮節，親自爲他講授經書。等到長大以後，深沉而有雅量，尤其熟悉禮儀，宗族親屬遇有吉凶大事，大多都向他咨詢瞭解。在濟陰太守任上去世。

子聿道，以幹局知名，位廣平令。隋大業初，比部郎。

兒子聿道，憑器局才幹著名，位廣平縣令。隋朝大業初年，任尚書比部郎。

皇甫亮

和弟亮，字君翼，九歲喪父，哀毁有若成人。齊神武起義，爲大行臺郎中。亮率性任真，不樂劇職，除司徒東閤祭酒，思還鄉里，啓乞梁州褒中，即本郡也。後降梁，以母兄在北，求還，梁武不奪也。至鄴，無復宦情，遂入白鹿山，恣泉石之賞，縱酒賦詩，超然自樂。復爲尚書殿中郎，攝儀曹事。以參撰禪代儀注，封榆中男。亮疏慢自任，無幹務才，每有禮儀大事，常令餘司攝焉。

皇甫和的弟弟皇甫亮，字君翼，九歲父親就去世了，哀傷毁身有如成年人。齊神武起兵，任命爲大行臺郎中。皇甫亮率真任性，不喜歡事務繁雜的官職，任司徒東閤祭酒，想回歸故里，啓請梁州褒中的職務，也就是他的故郡。後來投降梁，因爲母親哥哥在北，請求回去，梁武帝同意了。到鄴都，不再有當官的興趣，於是進入白鹿山，縱情山水之樂，飲酒作詩，超然自得。又任尚書殿中郎，代理儀曹事。因爲參預禪代禮典的撰注，封爵位榆中男。皇甫亮傲慢而我行我素，没有實際才幹，每遇到禮儀大事，都要别人代理。

性質朴純厚，終無片言矯飾。屬有敕下司，各列勤惰。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文宣以其恕實，優容之，杖脛三十而已。所居宅洿下，標榜賣之，將買者或問其故，亮每答云："爲宅中水淹不泄，雨即流入床下。"由此宅終不售。其淳實如此。

性格質樸純厚，一生没有半句假話。讓下屬如實説明任職情况，各列出是勤是懶。皇甫亮有三天不上省署，文宣帝親自查問原因。皇甫亮回答："一天下雨，一天喝醉了酒，一天因酒生病。"文宣帝因爲他忠實，寬恕了他，在大腿上打了三十杖罷了。他所住的房子位置低窪，他貼出啓示賣房，來買的人問他爲什麽賣，皇甫亮答道："因爲房子中水淹進來排不出去，下雨水就流到床下。"因而房子最終也没有賣掉。他就是這樣樸實。

以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以不稱免官。後除任城太守，病不之官，卒於鄴。贈驃騎大將軍、安州刺史。

以兼散騎常侍的身份，出任陳的主使，因不稱職免官。後來任命爲任城太守，病重没有到職，在鄴去世。贈爲驃騎大將軍、安州刺史。

裴果

裴果字戎昭，河東聞喜人也。祖思賢，魏青州刺史。父遵，齊州刺史。

裴果字戎昭，是河東聞喜人。祖父思賢，北魏的青州刺史。父親裴遵，齊州刺史。

果少慷慨有志略。魏太昌中，爲陽平郡丞。周文帝曾使并州，與果遇，果知非常人，密托附焉。永安末，盗賊蜂起，果從軍征討，乘黄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人號爲"黄驄年少"。永熙中，授河北郡守。

裴果從小慷慨有志氣膽略。魏太昌年間，任陽平郡丞。周文帝曾出使到并州，和裴果相遇，裴果知道周文帝不是一般人，暗中巴結依附他。永安末年，各地相繼起兵，裴果隨大軍征討，騎一匹黄驄馬，穿着黑色戰袍，每次都首先登城衝入敵陣，當時人稱他爲"黄驄少年"。永熙年間，授予河北太守之職。

及齊神武敗於沙苑，果乃率其宗黨歸闕。周文嘉之，賜田宅奴婢牛馬什物等。從戰河橋，解玉壁圍，摧鋒奮擊，所向披靡。大統九年，又從戰芒山，於周文前挺身陷陣，禽東魏都督賀婁焉邏蘭，勇冠當時，衆人莫不嘆服。以此周文愈親待之。補帳内都督，遷帥都督、平東將軍。後從開府楊忠平隨、安陸，以功加大都督，除正平郡守。正平，果本郡也，以威猛爲政，百姓畏之，盗賊亦爲之屏息。遷司農卿。又從大將軍尉遲迥伐蜀，果率所部爲前軍，開劍閣，破季慶堡，降楊乾運，皆有功。廢帝三年，授龍州刺史，封冠軍縣侯。俄而州人

等到齊神武在沙苑戰敗，裴果便率領了他的宗族同黨回到了西魏。周文帝嘉獎他，賜給他田地房屋奴婢牛馬等物。跟隨出征河橋，解玉壁之圍，摧毁敵人精鋭奮勇出擊，所向披靡。大統九年，又跟隨到芒山出戰，在周文帝面前挺身衝入敵陣，活捉了東魏都督賀婁焉邏蘭，英勇無比，衆人嘆服。因此周文帝對他更加親信。增補爲帳内都督，改任帥都督、平東將軍。後來跟隨開府楊忠平定隨、安陸，因功加大都督，任命爲正平太守。正平，是裴果出生的郡，行政威嚴凶猛，老百姓害怕他，盗賊也因此銷聲匿迹。改任司農卿。又跟隨大將軍尉遲迥進攻蜀，裴果率領部下爲前鋒，打開劍閣通道，破季慶堡，降服楊乾運，都立有戰功。廢帝三年，授予龍州刺史之職，封爵號冠軍縣侯。旋即州人張遁、李拓帶領

張遁、李拓驅率百姓，圍逼州城，時糧仗皆闕，兵士又寡，果設方略以拒之，賊便退走。於是出兵追擊，累戰破之，旬日之間，州境清晏。轉陵州刺史。

百姓，圍困州城，當時武器糧食都缺乏，士兵又少，裴果設計抗敵，叛軍撤走。同時出兵追擊，多次交戰都打敗敵人，十天之內，龍州全境都清靜太平。改任陵州刺史。

周孝閔帝踐阼，除隆州刺史，加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歷眉、復二州刺史。果性嚴猛能斷决，抑挫豪右，申理屈滯，歷牧數州，號爲稱職。卒於位。贈本官，加絳、晋、建州刺史，謚曰質。子孝仁嗣。

周孝閔帝登基，任命爲隆州刺史，加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號爲公。歷任眉、復二州刺史。裴果性格嚴猛能决斷，抑制豪强，伸張正義平冤獄，歷任多州的刺史，都説他稱職。在職位上去世。贈本官，加絳州、晋州、建州刺史，謚號質。兒子孝仁繼承爵位。

裴孝仁

孝仁幼聰敏，涉獵經史，有譽於時。起家舍人上士，累遷長寧鎮將，捍禦齊人，甚有威邊之略。歷建、譙、亳三州刺史。

孝仁小時聰明伶俐，廣泛閲覽經史書籍，在當時有聲譽。踏入仕途任舍人上士，多次升遷任長寧鎮將，抵禦北齊，很有威鎮邊疆的謀略。歷任建、譙、亳三州刺史。

裴寬

裴寬字長寬，河東聞喜人也。祖德歡，魏中書侍郎、河内郡守。父静慮，銀青光禄大夫，贈汾州刺史。

裴寬字長寬，是河東聞喜人。祖父德歡，是北魏中書侍郎、河内郡太守。父親静慮，是銀青光禄大夫，追贈爲汾州刺史。

寬儀貌瑰偉，博涉群書，弱冠爲州里所稱。親歿，撫諸弟以篤友聞，滎陽鄭孝穆嘗謂其從弟文直曰："裴長寬兄弟，天倫篤睦，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游處。"年十三，以選爲魏孝明帝挽郎，釋褐員外散騎侍郎。

裴寬儀表堂堂，博覽群書，成年時受到州郡和鄉里稱贊。父親去世，撫育弟弟們以友愛著稱，滎陽人鄭孝穆曾對他的堂弟文直説："裴寬的兄弟之間，友情特别深厚，是人們的表率，我喜歡并敬重他們，你可以和他多交往。"十三歲時，被選爲北魏孝明帝的挽郎，入仕任員外散騎侍郎。

及孝武西遷，寬謂其諸弟曰："君臣逆順，大義昭然，今天子西幸，理無東面以虧臣節。"乃將家屬避難於大石嶺。獨孤信鎮洛陽，始出見焉。時汾州刺史韋子粲降於東魏，子粲兄弟在關中者咸已從坐。其季弟子爽先在洛，窘急乃投寬，寬開懷納之。遇有大赦，或傳子爽合免，因爾遂出，子爽卒以伏法。獨孤信知而責之，寬曰："窮來見歸，義無執送，今日獲罪，是所甘心。"以經赦宥，

等到孝武建立西魏，裴寬對他的弟弟們説："君臣之間的關係，那是非常清楚的大義，現在皇帝遷到西部去了，按理我們不應留在東部有虧忠臣的大節。"便帶領家屬到大石嶺避難。獨孤信鎮守洛陽，纔出來見他。當時汾州刺史韋子粲投降了東魏，子粲在關中的兄弟都受株連判罪。他的小弟弟子爽早先在洛陽，窘迫之中就來投奔裴寬，裴寬寬宏地容納了他。遇到有大赦令，有人傳説子爽應該在赦免之列，因此就出來了，子爽最後却被判罪處死。獨孤信知道了這件事而責難裴寬，裴寬説："他走投無路來投奔，没有抓

遂得不坐。

住他送官的道理，現在因此得罪，這是我甘心情願的。”因爲子爽的事是已經過赦免的，於是得以免罪。

大統五年，授都督、同軌防長史，加征虜將軍。十三年，從防主韋法保向潁川，解侯景圍。景密謀南叛，僞親狎於法保。寬謂法保曰：“侯景狡猾，必不肯入關，雖托款於公，恐未可信，若伏兵以斬之，亦一時之功也。如曰不然，便須深加嚴警，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法保納之，然不能圖景，但自固而已。

大統五年，授職爲都督、同軌防長史，加官征虜將軍。十三年，跟隨同軌防的首領韋法保進軍潁川，解侯景的圍困。侯景密謀叛變，假裝和法保親近。裴寬對法保說：“侯景狡猾，一定不肯去關中，雖然他表面向你表示忠心，恐怕不一定可信，如果埋下伏兵殺掉他，那也是一世的功勛。如若不這樣，就應該嚴加警戒，不可信他的誘騙，自己造成悔恨。”法保采納了他的建議，但不能圖謀殺掉侯景，衹是自己嚴防罷了。

十四年，與東魏將彭樂、樂恂戰於新城，因傷被禽。至河陰，見齊文襄。寬舉止詳雅，善於占對，文襄甚賞異之，解鎖付館，厚加禮遇。寬乃裁所卧氈，夜縋而出，因得遁還，見於周文帝。帝顧謂諸公曰：“被堅執鋭，或有其人，疾風勁草，歲寒方驗。裴長寬爲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歸我，雖古之竹帛所載，何以加之。”乃手書署寬名下，授持節、帥都督，封夏陽縣男，即除孔城城主。

十四年，和東魏將領彭樂、樂恂在新城交戰，因受傷被活捉。送到河陰，見到北齊文襄帝。裴寬舉動安詳文雅，很會應對，文襄帝感到很奇異賞識，打開鎖鏈送往客館，對他給予禮遇。裴寬就剪斷睡的氈子，結成繩子爬下來逃回，見到周文帝。周文帝環視四周的大臣說：“身穿鎧甲手拿武器衝鋒陷陣，我們這裏不乏其人，但疾風知勁草，歲寒方知松柏的挺直。裴長寬被高澄那樣優待，還能冒死來投奔我，即使古書上說的忠臣義士，又怎能超過他。”便親自簽下任命裴寬的文書，授予他持節、帥都督，封爵夏陽縣男，當即任命爲孔城城主。

十六年，遷河南郡守，仍鎮孔城。廢帝元年，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周孝閔帝踐阼，進爵爲子。寬在孔城十三年，與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相對。永業有計謀，多譎詐，或聲言春發，秋乃出兵，或掩蔽消息，倏忽而至，寬每揣知其情，出兵邀擊，無不剋之。

十六年，升任河南郡太守，仍鎮守孔城。廢帝元年，晉升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周孝閔帝登基，進爵位爲子。裴寬在孔城十三年，和北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相對峙。永業有計謀，多狡詐，有時候聲稱春季要出兵進攻，實際秋天纔行動，有時封鎖消息，突然襲擊，裴寬常揣度推知到實情，出兵伏擊，没有不勝的。

天和三年，除温州刺史。初，陳氏與周通和，每修聘好，自華皎附後，乃圖寇掠，沔州既接敵境，於是以寬爲沔州刺史。陳將程靈洗攻之，力屈城陷。陳人乃執寬至揚州，尋被送嶺外，經數載，復還建鄴，遂卒於江左。子義宣後從御正杜杲使於陳，

天和三年，任命爲温州刺史。早先，陳國和北周通和，經常派人出使保持友好，自從華皎歸附北周之後，就謀劃侵犯搶劫，沔州既是和對方邊境接壤的地方，因此任命裴寬爲沔州刺史。陳朝的將領程靈洗進攻沔州，裴寬力量不够城被攻陷。陳朝人就將他送到揚州，不久被送到嶺外，經過幾年，又回到建鄴，在江南去世。兒子義宣

始得將寬柩還。隋開皇元年，文帝詔贈襄、郢二州刺史。

後來隨御正杜杲出使到陳國，纔得以將裴寬的靈柩運回。隋朝開皇元年，隋文帝下詔追贈他爲襄、郢二州刺史。

義宣，位司金二命士、合江令。

義宣任司金二命士、合江縣令。

裴漢

寬弟漢，字仲霄，操尚弘雅，聰敏好學，嘗見人作百字詩，一覽便誦。魏孝武初，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大統五年，除大丞相府士曹行參軍，轉墨曹。漢善尺牘，尤便簿領，理識明贍，斷割如流，相府爲之語曰"日下粲爛有裴漢"。武成中，爲司車路下大夫，與工部郭彦、太府高賓等參議格令，每較量時事，必有條理。天和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裴寬的弟弟裴漢，字仲霄，有寬弘大量的節操，聰明好學，曾看見有人寫了一首百字詩，他看過一遍就能背誦。北魏孝武帝初年，入仕任員外散騎侍郎。大統五年，任命爲大丞相府士曹行參軍，改任墨曹。裴漢善於寫作書信公文，尤其擅長記事文書，文理思路清晰全面，下筆如流，丞相府的人因此給他編出一句話説"如今能筆下生花的人有裴漢"。武成年間，任司車路下大夫，和工部的郭彦、太府的高賓等人參加討論格令，每當議論時事的時候，很有條理。天和五年，加官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漢少有宿疾，恒帶虛羸，劇職煩官，非其好也。時晉公護擅權，搢紳等多諂附之以圖仕進。漢直道自守，故八年不徙職。性不飲酒，而雅好賓游，每良辰美景，必招引時彦，宴賞留連，間以篇什，當時人物，以此重之。自寬没後，遂斷絶游從，不聽琴瑟，歲時伏臘，哀慟而已。撫養兄弟子，情甚篤至。借人異書，必躬自録本，至于疾疹彌年，亦未嘗釋卷。卒，贈晉州刺史。

裴漢從小就有老毛病，長期身體虛弱，繁忙的官職，不是他所喜歡的。當時晉公宇文護專權，官宦文人大多諂附宇文氏以求升官。裴漢自守直道，所以八年没有晋升。生性不喜歡喝酒，而雅好與賓客交游，每當美景良辰，一定要招引當時賢才，一起宴會游覽，有時還要對景吟詩，同時代的人們，因此推重他。自從裴寬被俘虜到江南後，他於是斷絶游覽交往，不聽音樂，一年四季都悲傷痛哭。撫養兄弟的兒子，恩情深厚。向他人借到奇書，一定要抄録下來，以至於整年手上生瘡，也不曾停止。去世，追贈爲晉州刺史。

子鏡人，少聰敏，涉獵經史。爲大將軍、譚公會記室參軍，累遷春官府都上士。仕隋，位兵曹郎。

兒子鏡人，從小聰明，廣泛閲讀經籍史書。任大將軍、譚公宇文會的記室參軍，屢經升遷任春官府都上士。在隋朝做官，任兵曹郎。

漢弟尼，字景尼，性弘雅，有器局，位御正下大夫。卒，贈隨州刺史。

裴漢的弟弟裴尼，字景尼，性情寬宏文雅，有器識才幹，位御正下大夫。去世，追贈爲隨州刺史。

子之隱，趙王招府記室參軍。

兒子之隱，趙王宇文招的府記室參軍。

之隱弟師人，好學有識度，見稱於時。起家秦王贄府記室參軍，仍兼侍讀。

之隱的弟弟師人，好學有見識器量，被當時人稱贊。入仕任秦王宇文贄的府記室參軍，同時兼任侍讀。

裴鴻

寬族弟鴻，少恭謹，有幹略。歷官内外。周天和初，拜郢州刺史，轉襄州總管府長史，賜爵高邑縣侯。從衛公直南征，軍敗遂没，尋卒於陳。朝廷哀之，贈豐、資、遂三州刺史。

裴寬的族弟裴鴻，從小恭順謹慎，有才幹方略。歷任宫廷内外官職。北周天和初年，任命爲郢州刺史，改任襄州總管府長史，賜爵號高邑縣侯。跟隨衛公宇文直去南方征討，軍隊失敗被俘，不久在陳朝去世。朝廷哀悼他，追贈爲豐、資、遂三州刺史。

裴俠 裴祥

裴俠字嵩和，河東解人也。祖思齊，舉秀才，拜議郎。父欣，西河郡守，贈晋州刺史。

裴俠字嵩和，是河東解縣人。祖父思齊，選拔秀才，任命爲議郎。父親裴欣，任西河郡守，追贈爲晋州刺史。

俠年七歲，猶不能言，後於洛城見群烏蔽天從西來，舉手指之而言，遂志識聰慧，有異常童。年十三，遭父憂，哀毁有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葬於桑東，封公侯。"俠懼，以告其母。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當以吉祥告汝耳。"時俠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州辟主簿，舉秀才。

裴俠七歲時，還不會說話，後來在洛城西面看到一群烏鴉從西方遮天蔽日飛過來，舉手指着烏鴉而開口説話，從此他的志向見識和聰明智慧，和一般兒童不同。年紀十三歲，父親去世，哀傷毁身有如成年人。準備選擇墓地去安葬，半空中有人説："小孩何必悲傷，將你父親安葬在桑林東，你將要封爲公侯。"裴俠害怕，把這件事告訴了他的母親。母親説："這是神在説話，我聽説神賜福給善德的人，你家中不曾作過惡，應該是神在告訴你吉祥的事。"當時他的住房旁邊有一大片桑林，因此就把父親安葬在那兒。州徵辟爲主簿，選拔爲秀才。

魏正光中，解巾奉朝請，稍遷義陽郡守。元顥入洛，俠執其使人，焚其赦書。孝莊嘉之，授東郡太守，帶防城别將。及孝武與齊神武有隙，徵兵，俠率所部赴洛陽。武衛將軍王思政謂曰："當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若何?"俠曰："宇文泰爲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己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撫之，恐是'據於蒺藜'也。"思政曰："奈何?"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日慎一日，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及帝西遷，俠將行而妻子猶在東郡。滎陽鄭偉謂俠曰："天下方亂，未知烏之所集，何如東就妻子，徐擇

北魏正光年間，入仕任奉朝請，升任義陽郡守。元顥進入洛陽，裴俠把他派來的使者抓了起來，燒了他的赦書。孝莊帝獎勵他，授予他東郡太守，兼任防城别將。等到孝武帝與齊神武發生矛盾，徵召各地軍隊，裴俠率領部隊趕赴洛陽。武衛將軍王思政對他説："如今是權臣專權，皇帝權力日漸微弱，你又能怎麽樣?"裴俠説："宇文泰被三軍所推奉，據守在險固的關中，這正是人們所説的自己手中拿着長矛大刀，怎麽可能會把刀柄交給他人？雖然高歡想招安他，但恐怕結果會像《詩經》裏所説的'用手去握荆棘'。"思政説："那怎麽辦?"裴俠説："要圖謀高歡馬上成功會有困難，但向西遷却可以帶來今後的希望。暫且撤到關中，謹慎小心，慢慢地考慮適宜的對策。"思政認爲他説得有理，便向孝武帝引薦了裴俠，授予他左中郎將。等到孝武帝

木焉。"俠曰："既食人禄，寧以妻子易圖也?"遂從入關。賜爵清河縣伯，除丞相府士曹參軍。

遷往西部，裴俠準備同行而妻室孩子還在東郡。滎陽鄭偉對他説："天下正亂，還不知皇權落在哪裏，還不如回到東都你妻室兒女那兒去，慢慢地擇木而栖。"裴俠説："既然吃人家的俸禄，怎麽能因妻室兒女而改變主意?"於是跟隨孝武帝進入關中。賜給他爵號清河縣伯，任命爲丞相府士曹參軍。

大統三年，領鄉兵從戰沙苑，先鋒陷陣。俠本名協，至是周文帝嘉其勇决，乃曰："仁者必勇。"因命名俠焉。以功進爵爲侯。王思政鎮玉壁，以俠爲長史。齊神武以書招思政，思政令俠草報書甚壯烈。周文善之曰："雖魯仲連無以加也。"

大統三年，率領鄉兵跟隨在沙苑交戰，率先衝鋒陷陣。裴俠本名叫裴協，到此時周文帝嘉奬他的果敢，便説："仁者一定勇敢。"因而給他取名俠。因爲軍功晋升爵號爲侯。王思政鎮守玉壁，任用裴俠爲長史。齊神武寫來書信招思政去東魏，思政命令裴俠起草的回信很壯烈。周文帝誇奬説："就是魯仲連也趕不上啊。"

除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人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爲也。"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俠亦不以入私，并收庸爲市官馬。歲時既積，馬遂成群。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周文，周文命俠别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之最。"令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周文乃厚賜俠，朝野服焉，號爲"獨立使君"。

任命爲河北郡守，裴俠帶頭勤儉樸素，愛民如子，所吃的是菽麥鹽菜等粗菜淡飯，吏民都懷念他。此郡原先的制度，安排有三十個的漁夫獵人供郡守驅使，裴俠説："爲了我的口腹而讓他人漁獵，我不願這樣做。"便全部免去。又安排有三十人爲郡守服役，裴俠也不讓這些人爲自己服役，而是收取他們抵勞役的調絹爲公家買馬。日積月累，馬變成了一群。離職的時候，什麽也没帶走。人們爲他作歌謡説："肥肉鮮魚他不吃，徭役布匹他不收，裴俠是位清正的恩公，他爲世人樹立了楷模。"裴俠曾和各地的刺史太守去拜見周文帝，周文帝命裴俠站在一邊，對同來的刺史太守們説："裴俠清廉奉公，爲天下的榜樣。"命令衆人中與裴俠相同的，可以跟裴俠站在一起。衆人都默不作聲，没有人敢答應。周文帝便賜給裴俠很多財物，朝廷内外都很佩服他，稱他爲"獨立使君"。

又撰九世伯祖《貞侯潜傳》，述裴氏清公，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從弟伯鳳、世彦時并爲丞相府佐，笑曰："人生仕進，須身名并裕，清苦若此，竟欲何爲?"俠曰："夫清者莅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况我大宗，世濟其美，故能存見稱於朝廷，没流芳於典策。今

又撰寫九世伯祖《貞侯裴潜傳》，叙述裴氏家族中清正的先人，想要讓後生奉照去實行，裴氏家族中有名的人，都有一段記載。堂弟伯鳳、世彦當時同是丞相府的屬官，笑着説："人生做官，需要名利雙收，像你那樣清苦，有什麽用?"裴俠説："清正是做官的根本，勤儉是人生的基礎，何况我們大家族，世代都享有美好名譽，所以纔能够活着受朝廷稱贊，死後流芳於青史。現

吾幸以凡庸，濫蒙殊遇。固其窮困，非慕名也；志在自修，懼辱先也；翻被嗤笑，知復何言！”伯鳳等慚而退。

在我有幸憑凡夫俗子的才能，濫竽充數蒙受特殊寵遇。本來就很窮困，不是羡慕虛名假裝清苦；心中的願望是爲了自我修養，恐怕有辱先人的名聲；現在反而被你們恥笑，我還能説什麽呢！”伯鳳等人慚愧地走了。

再遷郢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梁竟陵守孫暠、鄖城守張建并以郡來附。俠見之，密謂人曰：“暠目動言肆，輕於去就者也；建神情審定，當無異心。”乃馳啓其狀。周文曰：“裴俠有鑒，深得之矣。”遣大都督苻貴鎮竟陵，而鄖城竟不遣監統。及柳仲禮軍至，暠還以郢叛，卒如俠言。尋轉大將軍、拓州刺史，徵拜雍州别駕。

再次升任郢州刺史，加官儀同三司。梁朝的竟陵太守孫暠、鄖城太守張建一同獻郡歸順。裴俠看到二人，私下對人説：“孫暠眼睛到處探視言語放縱，這人是把去留看得很輕的人；張建神情慎重鎮定，應該没有異心。”便飛速啓奏朝廷説明情况。周文帝説：“裴俠能識别人，他的話很在理。”派大都督苻貴鎮守竟陵，而鄖城未派人去監督。等到梁朝柳仲禮的軍隊到來，孫暠又據竟陵叛變，最後就像裴俠預言的那樣。不久改任大將軍、拓州刺史，徵召任命爲雍州别駕。

周孝閔帝踐阼，除司邑下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遷户部中大夫。時有奸吏主守倉儲，積年隱没至千萬者，及俠在官，勵精發擿，數旬之内，奸盗略盡。轉工部中大夫。有大司空掌錢物典李貴乃於府中悲泣，或問其故，對曰：“所掌官物，多有費用，裴公清嚴有名，懼遭罪責，所以泣耳。”俠聞之，許其自首。貴自言隱費錢五百萬。

周孝閔帝登基，任命爲司邑下大夫，加官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晋升爵號爲公。改任户部中大夫。當時有位奸猾的小吏主持守護倉庫儲備，多年來累計隱瞞私吞達千萬，等到裴俠任户部官職，精打細算堵住漏洞，幾十天之内，貪污盗竊差不多杜絶了。改任工部中大夫。有位大司空掌錢物典李貴在府中哭泣，有人問他爲什麽哭泣，回答説：“我所掌管的公物，費用太多，裴公是出名的嚴正清官，我害怕受到他的責罰判罪，所以就哭泣。”裴俠聽説後，允許他自首。李貴自己説他隱瞞耗費的錢有五百萬。

俠嘗遇疾沈頓，士友憂之，忽聞五鼓，便即驚起，顧左右曰：“可向府耶?”所苦因此而瘳。晋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而不廢憂公，因聞鼓聲，疾病遂愈，此豈非天祐其勤恪也?”又司空許國公宇文貴、小司空北海公申徽并來候俠疾，所居第屋，不免霜露，貴等還，言之於帝。帝矜其貧苦，乃爲起宅，并賜良田十頃，奴隸耕耒糧粟莫不備足。搢紳咸以爲榮。卒於位，贈太子少師、蒲州刺史，謚曰貞。河北郡前功曹張回及吏人等感俠遺愛，乃作頌紀其清德

裴俠曾因疾病昏沉廢頓，朋友爲他擔心，突然聽見五遍鼓聲，就一下驚呼起來，四面環視問身邊人説：“是要到府衙去嗎?”他的疾病因此而痊愈。晋公宇文護聽説此事後説：“裴俠病重到這種程度而不忘記憂國，因爲聽見鼓聲，疾病於是痊愈，這難道不是老天保佑勤勉奉公的人嗎?”司空許國公宇文貴、小司空北海公申徽一同來問候裴俠的病情，看到裴俠所住的房屋，霜露也遮擋不住，宇文貴等人回去，把這件事給皇帝説起。皇帝同情他清貧困苦，就爲他建了住房，并賜給他十頃良田，奴婢隸僕農具糧食樣樣齊備。士宦都認爲這很榮幸。在任上去世，追贈爲太子少師、蒲州刺史，謚號貞。河北郡的前任功曹張

焉。

回以及郡吏等人有感於裴俠的遺愛，寫了頌來歌頌裴俠的清德。

子祥，性忠謹，有理劇才。少爲城都令，清不及俠，斷决過之。後除長安令，爲權貴所憚。遷司倉下大夫。俠之終也，以毀卒。祥弟肅。

兒子裴祥，性格忠誠謹慎，有治理繁雜事務的才能。少年時任城都縣令，清正趕不上裴俠，決斷超過了裴俠。後來任命爲長安令，權貴畏懼他。改任司倉下大夫。裴俠死後，因爲哀毀而去世。裴祥的弟弟裴肅。

裴肅

肅字神封，貞亮有才藝，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天和中，舉秀才。累遷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史從韋孝寬征淮南。屬隋文帝爲丞相，肅聞而歎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土未乾而一朝遷革，豈天道歟！"文帝聞之，甚不悦，由是廢于家。開皇五年，授膳部侍郎。歷朔州總管長史、貝州長史，俱有能名。

裴肅字神封，正直而有才藝，少年時和安定人梁毗是志趣相投的朋友。天和年間，選拔爲秀才。逐漸升任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史的身份跟隨韋孝寬到淮南征討。正好遇到隋文帝擔任北周的丞相，裴肅聽到這一任命後嘆息説："武帝憑雄才大略平定天下，如今他的墳土没有乾却滿朝的人都變了心，這難道就是公正的天道嗎！"隋文帝聽説這事，很不高興，因此裴肅被廢棄在家。開皇五年，授職爲膳部侍郎。歷任朔州總管長史、貝州長史，在職都以能幹聞名。

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僕射高熲俱廢黜，遣使上書，言："高熲天挺良才，元勛佐命，願録其大功，忘其小過。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各封小國，觀其所爲，若得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書奏，上謂楊素曰："肅憂我家事如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皇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爲也？"衡曰："觀肅意欲令如吴太伯、漢東海王耳。"太子甚不悦。肅至京，見上於含章殿。上謂曰："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後宫寵幸，不過數人，自勇以下，并皆同母，非爲愛憎，輕事廢立。"因言勇不可復收之意。既已，罷遣之。未幾，上崩，煬帝嗣位，不得調者久之，肅亦杜門不出。

仁壽年間，裴肅看到皇太子楊勇、蜀王楊秀、左僕射高熲都遭到廢黜，就派人上書朝廷説："高熲是天降的良才，開國輔助帝業的首要功臣，希望皇上記他的大功，忘記他的小過。兩位降爲庶人的皇子獲罪已經很久，難道他們没有悔改之心？希望給他們各人分封一塊小地方，考察他們的行爲，如果他們能改過從善，慢慢增加他們的官爵，如果他們真的不改惡，貶官削爵也不算晚。"上書之後，皇上對楊素説："裴肅像這樣爲我的家事操心，也是至誠的表現。"因此召裴肅入朝。皇太子楊廣聽説了裴肅的啓奏，對左庶子張衡説："要楊勇悔過自新，想要做什麽呢？"張衡説："我看裴肅的意思是想讓他像吴太伯、漢代的東海王吧。"太子很不高興。裴肅到達京城，皇帝在含章殿接見他。皇帝對他説："我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後宫中受我寵幸的，衹不過幾人，從楊勇以下的幾位皇子，都是同一母親所生，不是因爲我喜歡這個討厭那個，輕易廢長立幼。"説明了楊勇已經不可能再立爲太子的意思。見過之後，就將裴肅罷官送回。不久，隋文帝去世，煬帝繼位，很久没有得到調任，裴

肅也閉門不出。

後執政者以嶺表遐遠，希旨授肅永平郡丞，甚得夷人心。歲餘卒，夷獠思之，爲立廟於鄣江之浦。有子尚賢。

後來朝廷的當權者因爲嶺南偏遠，揣度皇上的旨意授予裴肅永平郡丞之職，他很受邊疆少數民族的擁戴。一年多之後去世，當地少數民族群衆思念他，給他在鄣江邊修廟紀念他。有兒子叫尚賢。

裴文舉 裴邃

裴文舉字道裕，河東聞喜人也。祖秀業，魏天水郡守，贈平州刺史。父邃，性方嚴，爲州里所推挹。大統三年，東魏來寇，邃乃糾合鄉人，分據險要以自固。及李弼略地東境，邃爲之鄉導，多所降下。周文帝嘉之，特賞衣物，封澄城縣子。卒於正平郡守，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裴文舉字道裕，是河東聞喜人。祖父秀業，是魏天水郡守，追贈爲平州刺史。父親裴邃，性格正直嚴厲，受到本州鄉里的推崇。大統三年，東魏來侵犯，裴邃就聚集了同鄉，分別據守險要地勢來防衛。等到李弼到東魏搶占土地，裴邃爲他任嚮導，攻下及招降的地方很多，周文帝嘉獎他，特地賞給他衣物，封爵號爲澄城縣子。在正平郡守任上去世，追贈爲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文舉少忠謹，涉獵經史。大統十年，起家奉朝請。時周文帝諸子年幼，盛簡賓友，文舉以選與諸公子游，雅相欽敬，未嘗戲狎。遷著作郎、中外府參軍。恭帝二年，賜姓賀蘭氏。周孝閔帝踐阼，襲爵澄城縣子。

文舉少年時忠誠謹慎，廣泛閱讀經史書籍。大統十年，入仕任奉朝請。當時周文帝的兒子們都還小，大量地爲公子挑選賓友，文舉被選去和公子們游玩，公子們對他欽佩敬重，不曾和他嬉戲狎玩。改任著作郎、中外府參軍。恭帝二年，賜給他姓賀蘭氏。周孝閔帝登基，繼承父親的爵位澄城縣子。

齊公憲初開幕府，以文舉爲司録，及憲出鎮劍南，復以文舉爲總管府中郎。武成二年，就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蜀土沃饒，商販百倍，或有勸文舉以利者，文舉答之曰："利之爲貴，莫若安身，身安則道隆，非貨之謂，是以不爲，非惡財也。"憲矜其貧寠，每欲資給之，文舉恒自謙遜，辭多受少。

齊公宇文憲初開幕府，任用文舉爲司録，等到宇文憲調出去鎮守劍南，又任用文舉爲總管府中郎。武成二年，就地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蜀中土地肥沃，商販有極大的利潤，有人勸文舉經商獲利，文舉回答説："最可貴的利，没有什麽能趕得上安身立命，安身則道隆，這并不是指的財物，因而我不去經商，并不是討厭錢財。"宇文憲同情他貧困，經常要資助他財物，文舉總是謙讓，推却的多接受的少。

保定三年，遷絳州刺史。邃之任正平也，以廉約自守，每行春省俗，單車而已。及文舉臨州，一遵其法，百姓美而化之。總管韋孝寬特相欽重，每與談論，不覺膝前於席。天和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爲孝寬柱國府司馬。六年，入爲司

保定三年，升任絳州刺史。裴邃任正平郡守的時候，自己廉正儉約，每次按風俗春天省親，他衹一輛車而已。等到文舉到絳州赴任，完全遵照裴邃的做法，老百姓贊美他們父子并受到他們的感化。總管韋孝寬對他特別敬重，每次和他談話，不自覺地膝行到他的座席跟前。天和初年，升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不久任孝寬的

憲中大夫，進爵爲伯，轉軍司馬。

柱國府司馬。六年，入朝任司憲中大夫，進爵號爲伯，改任軍司馬。

文舉少喪父，其兄又在山東，唯與弟璣幼相訓養，友愛甚篤。璣又早亡，文舉撫視遺孤，逾於己子，時人以此稱之。初，文舉叔父季和爲曲沃令，終於聞喜川，而叔母韋氏卒於正平縣，屬東西分隔，韋氏墳隴，遂在齊境。及文舉在本州，每加賞募。齊人感其孝義，潛相要結，以韋柩西歸，竟得合葬。六年，除南青州刺史。宣政元年，卒於位。

文舉小時父親去世，他的哥哥又在山東，和弟弟裴璣小小年紀一起生活，兄弟友情很深厚。裴璣又早死，文舉撫養孤侄，比自己的兒子還周到，當時人因此稱贊他。當初，文舉的叔父季和任曲沃縣令，在聞喜川去世，而叔母韋氏死在正平縣，正遇上東西分裂，韋氏的墳墓，便留在了北齊境内。等到文舉到絳州任刺史，經常懸賞招募韋氏的靈柩。北齊人被他的孝義感動，暗中聯絡，把韋氏的棺椁送回，最終使夫婦倆得以合葬一處。六年，任命爲南青州刺史。宣政元年，在任上去世。

子胄嗣，位至大都督。子神，安邑通守。有子知禮。

兒子裴胄繼承爵位，官至大都督。兒子裴神，安邑通守。有兒子知禮。

裴仁基　裴行儼

裴仁基字德本，河東人也。祖伯鳳，周汾州刺史。父定，上儀同。

裴仁基字德本，是河東人。祖父伯鳳，是北周汾州刺史。父親裴定，上儀同。

仁基少驍武，便弓馬。平陳之役，以親衛從征，先登陷陣，拜儀同，賜物千段。以本官領漢王諒府親信。諒反，仁基苦諫見囚。諒敗，超拜護軍。後改授武賁郎將，從將軍李景討叛蠻向思多於黔安，以功進銀青光祿大夫。擊破吐谷渾，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斬獲寇掠靺鞨，拜左光祿大夫。從征高麗，進位光祿大夫。

仁基少年驍勇，善於騎馬射箭。平陳之戰，以親衛兵的身份跟隨出征，首先衝入敵陣，任命爲儀同，賞賜織物一千段。以本官兼任漢王楊諒府親信。楊諒反叛，仁基苦苦勸諫而被囚禁。楊諒失敗，破格任命爲護軍。後來改任武賁郎將，跟隨將軍李景在黔安討伐叛亂的蠻族向思多，因爲軍功升爲銀青光祿大夫。進攻打敗吐谷渾，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殺敗俘獲了來侵犯的靺鞨，任命爲左光祿大夫。跟隨征討高麗，晋升爲光祿大夫。

李密據洛口，帝令仁基爲河南道討捕大使，據武牢拒密。仁基見强寇在前，士卒勞弊，所得軍資，即用分賞。監軍御史蕭懷静止之，衆咸怒懷静。懷静又陰持仁基長短，欲有奏劾。仁基懼，殺懷静，以其衆歸密。密以爲河東郡公。其子行儼，驍勇善戰，密復以爲絳郡公，甚相委昵。

李密據守洛口，皇帝命令仁基任河南道討捕大使，據守武牢抵抗李密。仁基看到大敵當前，士兵疲勞，所得到的軍用物資，當即就分别賞給將士。監軍御史蕭懷静制止他這樣做，大家都對懷静感到憤怒。懷静又暗地搜集仁基的過失，想要上奏彈劾仁基。仁基害怕，殺死懷静，帶領部隊歸附了李密。李密授他爲河東郡公。他的兒子行儼，英勇善戰，李密又授他爲絳郡公，對他們非常信任親昵。

王世充以東都食盡，悉衆詣偃師，求决戰。密與諸將計。仁基曰：

王世充因爲東都的糧食吃完了，率領全部人馬抵達偃師，尋求决戰。李密和將領商討對策。

"世充盡鋭而至，洛下必虚，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却還，我且按甲；世充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兵法所謂彼出我歸，彼歸我出，數戰以疲之，多方以誤之者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東都兵馬有三不可當，器械精一也，决計而來二也，食盡求鬥三也。我按兵蓄力以觀其弊，彼求鬥不得，欲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首可懸於麾下。"單雄信等諸將輕世充，皆請戰。仁基苦争不得。密難違諸將言，戰遂大敗。仁基爲世充所虜。

仁基説："世充把全部精鋭部隊都帶來了，洛陽一定空虚，可以分派軍隊守住各重要通道，讓他無法東進，我們再挑選三萬精兵，沿黄河西進，以逼近東都。如果世充退回，我們就按兵不動；如果世充再次進軍，我們就又逼近洛陽。這樣，我方可以有充裕的體力，而敵方則疲於奔命。兵法上所説的對方出戰我退回，對方退回我出戰，多次挑戰使敵人疲勞，使用這策略迷惑敵人。"李密説："裴公知其一，不知其二。洛陽的軍隊有三方面難以抵擋，器械精良是其一，爲了决戰而來是其二，糧食吃完而戰是其三。我方按兵不動蓄積力量而尋求敵人的弱點，對方求戰而找不到機會，想走又無退路，不超過十天，世充的人頭可以懸挂在我的軍旗之下。"單雄信等各路將領輕敵，都請求出戰。仁基苦苦勸阻不住。李密難以違抗將領們的請求，出戰結果大敗。仁基被世充俘虜。

世充以仁基父子并驍勇，深禮之，以兄女妻行儼。及僭尊號，署仁基爲禮部尚書，行儼爲左輔大將軍。行儼每戰，所當皆披靡，號萬人敵。世充憚其威名，頗加猜防。仁基知之，甚不自安，遂與世充所署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長陳謙、秘書丞崔德本等謀，令陳謙於上食之際，持匕首劫世充，行儼以兵應之，事定，然後輔越王侗。事臨發，將軍張童兒告之，俱爲世充所殺。

世充因爲仁基父子都勇猛無比，對他們很禮敬，將侄女嫁給行儼爲妻。等到他僞稱帝號，任命仁基爲禮部尚書，行儼爲左輔大將軍。行儼每次出戰，所向披靡，號稱萬人敵。世充對他的威名感到害怕，對他有猜忌防範。仁基知道了這種情况，内心很不安，便和世充任命的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長陳謙、秘書丞崔德本等人密謀，讓陳謙在送食物的時候，持匕首劫持世充，行儼帶兵去接應，事情成功後，再去輔佐越王楊侗。事情即將發生，將軍張童兒告發了他們，全都被世充殺害。

論曰：裴駿雅業有資，器行仍世，所以布於列位，不替其美。延儁器能位望，有可稱乎。伯茂才名，亦時之良也。元化以文學傳業，而又修史著美。讓之弟兄，修身厲行，觀夫出處之迹，良足稱乎。矩學涉經史，頗有幹局，至於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之古人，殆未之有。與聞政事，多歷歲年，雖處危亂之中，未虧廉謹之節。然與時消息，承望風旨，

論曰：裴駿的功業本有依靠，器識德行爲世人稱贊，因而能够在他的子孫中流傳，美名世代不衰。延儁的才幹和名譽地位，有可稱道的地方。伯茂的才名，也是當時的優秀者。裴佗憑藉文學作爲傳世的家業，而又修撰史書留下美名。讓之兄弟，注重修身砥礪自己的品行，考察他們處世的方式，確實值得稱道。裴矩學業兼及經史，很有經世才幹，至於説他從政勤敏嚴謹，日夜爲公，即使到古人中去尋找，也可能没有這樣的人。從他參預政事以來，前後經歷共有多年，

使高昌入朝，伊吾獻地，聚糧且末，師出玉門，關右騷然，頗亦矩之由矣。果及長寬，早知去就，而寬淪迹異域，蓋乃命乎。嵩和廉約居身，忠勤奉上，人懷其惠，吏畏其威，雖古之良吏，何以加此。肅歷官周、隋，志存鯁正，竟而忠誠慷慨，犯忤龍鱗，固知嫠婦憂宗周之亡，處女悲太子之少，非徒語也。文舉之在絳州，世載清德，辭多受少，有廉讓之風焉。仁基以武略見知，自升顯級，竟而蹈履非所，身名隳壞，時也。

雖然身處危亂之中，也不損害自己廉正嚴謹的名節。但是他緊隨時勢而變化，秉承揣度皇帝的旨意，讓高昌前來朝貢，伊吾割地求和，在且末屯聚糧食，師出玉門關，使關西地區騷動不安，很大程度上是源出於裴矩。裴果和裴寬，很早就決定了何去何從，而裴寬竟淪陷異國，這大概是命吧。嵩和立身廉正儉約，忠誠勤懇事奉皇上，百姓感念他的恩惠，吏人害怕他的威嚴，即使是古代的良吏，又有誰能超過他。裴肅做官經歷了北周、隋朝兩代，心地耿介正直，結果以忠誠慷慨陳辭，觸犯了龍顔，確實可以推知寡婦擔憂周朝的滅亡，少女悲傷太子的年少，這并不是空話。文舉擔任絳州刺史，世人都傳頌他廉潔的品德，對於資助自己的財物推辭的多接受的少，表現出廉讓之風。仁基因勇武謀略而被賞識，晉升到顯要職位，結果却歸附到叛亂之中，身敗名裂，這是時勢如此。



北史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七

薛安都　劉休賓　房法壽（曾孫）豹（玄孫）彥謙（族子）景伯
畢衆敬（曾孫）義雲　羊祉（子）深（孫）肅（弟子）敦 烈

薛安都

薛安都字休達，河東汾陰人也。父廣，晉上黨太守。安都少驍勇，善騎射，頗結輕俠，諸兄患之。安都乃求以一身分出，不取片資，兄許之，居於別厩。遠近交游者争有送遺，馬牛衣服什物充滿其庭。真君五年，與東雍州刺史沮渠康謀逆，事發奔宋。

薛安都字休達，是河東汾陰人。父親薛廣，晉朝的上黨太守。安都從小勇敢，善於騎馬射箭，結交了很多不怕死的豪俠，幾個哥哥把他當成禍害。安都便要一個人從家裏分立出來，家裏的財産一點也不要，哥哥們答應了，住在旁邊的窩棚裏。遠近結交的人争着給他送東西，馬牛衣物家具充滿了庭院。真君五年，和東雍州刺史沮渠康一起謀反，事情敗露後投奔劉宋。

在南以武力見叙，遇宋孝武起江州，遂以爲將。和平六年，宋湘東王殺其主子業而自立，是爲明帝。群情不協，共立子業弟晉安王子勛。安都與沈文秀、崔道固、常珍奇等舉兵應之。宋明帝遣將張永討安都，安都遣使降魏，請兵救援，遣第四子道次爲質。獻文乃遣鎮東大將軍尉元等赴之，拜安都鎮南大將軍、徐州刺史，賜爵河東公。元等既入彭城，安都中悔，謀圖元等。元知之，遂不果發。安都因重貨元等，委罪於女婿裴祖隆。元乃殺祖隆而隱安都謀。

在南方因爲武力被叙用，正趕上宋孝武帝在江州起事，於是任用他爲將。和平六年，劉宋湘東王殺廢帝子業而自立爲皇帝，這就是宋明帝。人們不贊同，共同推舉子業的弟弟晉安王子勛爲皇帝。安都和沈文秀、崔道固、常珍奇等人發兵響應。宋明帝派張永討伐安都，安都派遣使者投降北魏，請求發兵援助，派第四個兒子道次作爲人質。獻文就派遣鎮東大將軍尉元等人趕去救援，任命安都爲鎮南大將軍、徐州刺史，賜給爵位河東公。尉元等人已經進入彭城，安都中途悔改，圖謀殺尉元等人。尉元知道了，結果没有發難。安都就用重金賄賂尉元等人，把罪過都推到女婿裴祖隆身上。尉元殺了祖隆而隱瞞安都的罪行。

皇興二年，與畢衆敬朝于京師，甚見禮重。子侄群從并處上客，皆封侯，至於門生，無不收叙。又爲起第宅，館宇崇麗，資給甚厚。卒，贈假

皇興二年，和畢衆敬一同到京城去朝見皇上，很受禮敬看重。兒子侄兒隨從都被當作座上客，封了爵號，以至於他的門生都受到叙用。又給他建宅樓庭院，房子修得高大華麗，給予的財

黄鉞、秦州刺史、河東王，謚曰康。

物很多。去世，贈他爲假黄鉞、秦州刺史、河東王，謚號爲康。

子道㯹襲爵，位平州刺史，政有聲稱。歷相、秦二州刺史，卒。

兒子道㯹繼承爵位，任平州刺史，執政有好名聲。歷任相、秦二州刺史，去世。

道㯹弟道異，亦以勋爲第一客。早卒，贈秦州刺史、安邑侯。

道㯹的弟弟道異，也因爲功勋成爲貴重人物。早死，贈爲秦州刺史、安邑侯。

道異弟道次，既質京師，賜爵安邑侯，位秦州刺史，進河南公。

道異的弟弟道次，已送到京城做人質，賜給爵位安邑侯，任秦州刺史，晋爵位爲河南公。

薛真度

安都從祖弟真度，初亦與安都南奔，及從安都來降，爲上客。太和初，賜爵河北侯，出爲平州刺史，假陽平公，後降爲伯。歷荆州、東荆州刺史。初遷洛後，真度每獻計勸先取樊、鄧，後攻南陽，故大爲帝所賞，改封臨晋縣伯，轉豫州刺史。景明初，豫州大饑，真度表輒日别出倉米五十斛爲粥，救其甚者。詔曰："真度所表，甚有憂濟百姓之意，宜在拯恤。"歷華、荆二州刺史，入爲大司農卿。正始初，除揚州刺史。還朝，除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敷西。卒，贈左光禄大夫，謚曰莊。有子十二人，嫡子懷徹襲封。

薛安都的堂弟真度，當初也與安都一起投奔南朝，等到跟隨安都來歸降，成爲上客。太和初年，賜爵號爲河北侯，外任平州刺史，假陽平公，後來降爵號爲伯。歷任荆州、東荆州刺史。當初遷都洛陽之後，真度常獻計要首先奪取樊城、鄧州，然後進攻南陽，因此大受賞識，改封臨晋縣伯，改任豫州刺史。景明初年，豫州發生嚴重饑荒，真度就上表朝廷另外每天從公倉裏拿出五十斛米煮粥，救濟那些餓得厲害的人。詔書説："真度上表請求的事，很能表現他憂濟百姓的心意，應該賑濟。"歷任華、荆二州刺史，進京任大司農卿。正始初年，任命爲揚州刺史。回到朝廷，任命爲金紫光禄大夫，加官爲散騎常侍，改封爵爲敷西縣伯。去世，贈爲左光禄大夫，謚號爲莊。有十二個兒子，正妻生的兒子懷徹繼承爵位。

初，真度有女妓數十人，每集賓客，輒命之絲竹歌舞，不輟於前，盡聲色之適。庶長子懷吉，居喪過周，以父妓十餘人并樂器獻之，宣武納焉。

當初，真度養了幾十個歌妓，每次賓客聚會，就命令她們演奏音樂又跳又唱，從不間斷，充分享受聲色之樂。偏房生的大兒子懷吉，服父喪一周之後，將他父親的十多個歌妓和樂器一并送給了朝廷，宣武帝接受下來。

薛懷吉

懷吉好勇，有膂力，雖不善書學，亦解達時事，卒於汾州刺史。懷吉本不厲清節，及爲汾州，偏有聚納之響。自以支庶，餌誘勝己，共爲婚姻。多携親戚，悉令同行，兼爲之彌縫，恣其取受。而將勞賓客，曲盡物情，送去迎來，不避寒熱。性少言，每有接對，但默然而返。既指授先期

懷吉勇敢，有體力，雖然讀書學問不好，也能明瞭時事，在汾州刺史任上去世。懷吉不守名節，等到任汾州刺史，有聚財受賄的名聲。自認爲是偏房庶出，以利益引誘地位比自己高的人，締結婚姻。帶上很多的親戚，讓他們和自己一起走路，同時給他們調解矛盾，讓他們隨意收取財物。而他去慰問賓客時，總要儘量叫人滿意，送往迎來，冬夏也不例外。生性話語不多，每次接

明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録。俄而酒饌相尋，芻粟繼至。逮于將别，贈以錢縑，下及厮傭，咸過本望。

待應對，衹是默默地返回。早已指派人預先弄清來客的人數和馬匹數量，身邊的人已暗中作了記録。不久客人的酒食如數送來，牲口的草料也來了。到了將送别的時候，贈給客人的錢物很多，下到僕隸馬夫，贈送的財物都叫他們大喜過望。

真度諸子既多，其母非一，同産相朋，因有憎愛。興和中，遂致訴列，云以毒藥相害，顯在公府，發揚疵釁，時人耻焉。

真度的兒子很多，生母不同，同一個母親生的就關係親密，因而彼此恩怨很大。興和年間，終於兄弟間打起了官司，説彼此下毒藥殘害，官府都知道了，互相揭短，當時人覺得可耻。

劉休賓

劉休賓字處幹，本平原人也。祖昶，從慕容德度河，家于北海都昌縣。父奉伯，宋北海太守。

劉休賓字處幹，原來是平原人。祖父劉昶，跟隨慕容德渡過黄河，在北海都昌縣安家。父親奉伯，劉宋的北海太守。

休賓少好學，有文才，仕宋爲兗州刺史。娶崔邪利女，生子文曄。崔氏先歸寧在魯郡，邪利之降，文曄母子與俱入魏。及慕容白曜軍至，休賓不降。白曜請崔氏與文曄至，以報休賓，又執休賓兄延和妻子巡視城下。休賓答白曜，許待歷城降，當即歸順。密遣主簿尹文達向歷城，觀魏軍形勢。文達詣白曜，詐衹候。白曜令文達往升城，見其妻子。文曄哭泣，以爪髮爲信。文達回，復經白曜，誓約而還，見休賓。休賓撫爪髮泣，復遣文達與白曜期。白曜喜，以酒灌地，啓告山河，誓不負休賓。文達還謂休賓，可早决計。休賓於是告兄子聞慰，聞慰固執不可，遂差本契。白曜尋遣著作佐郎許赤彪夜至梁鄒南門，告城上人曰："休賓遣文達頻造僕射許降，何得無信!"於是城内遂相維持，欲降不得。歷城降，休賓乃出請命。及立平齊郡，乃以梁鄒人爲懷寧縣，以休賓爲令。延興二年卒。

休賓從小好學，有文才，在劉宋做官任兗州刺史。娶崔邪利的女兒爲妻，生兒子文曄。崔氏早先回魯郡的娘家省親，邪利投降北魏，文曄母子二人與邪利一起到了北魏。等到慕容白曜的軍隊來到，休賓不肯投降。白曜請來崔氏和文曄，把這事報告休賓，又抓來休賓哥哥延和的妻兒到城下讓人看。休賓答應白曜，等到歷城投降後，他就立即歸順。暗中派主簿尹文達到歷城去，窺探魏軍的動静。文達來到白曜那裏，假説是來探問家屬的。白曜讓文達前去升城，看望休賓的妻兒。文曄哭泣，以髮髻上的頭飾作爲信物。文達回去，又到白曜那裏去了一趟，發誓并締結契約後纔返回，來見休賓。休賓撫摸頭飾哭泣，又派文達去與白曜約定日期。白曜很高興，將酒灑在地上，告示山河，發誓不辜負休賓。文達回來對休賓説，可以早日做決斷。休賓就將這事告訴了侄兒聞慰，聞慰堅決不同意，於是錯過了原先的約定。白曜很快派遣著作佐郎許赤彪夜間來到梁鄒南門，告訴城上的人説："休賓派遣文達不斷地到白曜那兒答應投降，怎麽不講信用?"因此城内人就僅是維持局面，想投降又不行。歷城投降，休賓纔出城請降。等到朝廷設置平齊郡，就將梁鄒地方立爲懷寧縣，任命休賓爲縣令。延興二年去世。

劉文曄

文曄有志尚，綜覽群書，輕財重

文曄有志向，博覽群書，輕財重義。太和年

義。太和中，坐從兄聞慰南叛，被徙北邊，孝文特聽還代。帝曾幸方山，文曄大言求見，申父功厚賞屈。於是賜爵都昌子，深見待遇，拜協律中郎。卒於高陽太守，贈兗州刺史，謚曰貞。

休賓叔父旋之，其妻許氏生二子法鳳、法武，而旋之早卒。東陽平，許氏携二子入魏，孤貧不自立，母子并出家爲尼僧。既而反俗，俱奔江南。法武後改名峻，字孝標，《南史》有傳。

間，因堂兄聞慰叛逃南朝而判罪，被流放到北方邊疆，孝文帝特准他回到代郡。皇帝曾巡游方山，文曄大嚷要見皇帝，申述父親功勞大獎賞小。因此賜給爵號都昌子，很受優待器重，任命爲協律中郎。在高陽太守任上去世，贈爲兗州刺史，謚號貞。

休賓的叔父旋之，妻子許氏生有兩個兒子法鳳、法武，而旋之早死。東陽平定，許氏帶領兩個兒子進入北魏，孤苦貧困無法生活，母子都出家做了尼姑、和尚。不久又還俗，一起投奔到江南。法武後來改名劉峻，字孝標，《南史》有其傳。

房法壽

房法壽，小名烏頭，清河東武城人也。曾祖諶，仕燕，位太尉掾，隨慕容氏遷于齊，子孫因家之，遂爲東清河繹幕人焉。

法壽幼孤，少好射獵，輕率勇果，結諸群小爲劫盗，宗族患之。弱冠，州迎主簿。後以母老，不復應州郡命，常盗殺猪羊以供母。招集壯士，恒有數百。仕宋爲魏郡太守。法壽從祖弟崇吉，母妻爲慕容白曜所獲，托法壽爲計，法壽與崇吉歸款於白曜。詔以法壽爲平遠將軍，與韓騏驎對爲冀州刺史。

及歷城、梁鄒降，法壽、崇吉等與崔道固、劉休賓俱至京師，以法壽爲上客，崇吉爲次客，崔、劉爲下客。法壽供給亞於薛安都等，以功賜爵壯武侯，給以田宅奴婢。性愛酒，好施，親舊賓客率同飢飽，坎壈常不豐足。畢衆敬等皆尚其通愛。卒，贈青州刺史，謚敬侯。

子伯祖襲，例降爲伯，歷齊郡内史。伯祖暗弱，委事於功曹張僧皓，大有受納，伯祖衣食不充。後遷幽州輔國府長史，免官，卒。

房法壽，小名烏頭，是清河東武城人。曾祖父房諶，在燕做官，任太尉掾，跟隨慕容氏遷往齊地，子孫因此在那裏安家，於是成爲了東清河的繹幕人。

法壽幼年成爲孤兒，從小喜歡射獵，輕率果敢，糾結一群少年搶劫偷盗，宗族的人把他看成禍患。成年時，州府任用他爲主簿。後來因爲母親年老，不再接受州郡的徵召，經常偷殺他人的猪羊給他的母親吃。他招集來的勇敢無畏的人，總有幾百人。在劉宋做官任魏郡太守。法壽的堂弟崇吉，母親妻子都被慕容白曜俘獲，他委托法壽爲他設法營救，法壽與崇吉向白曜表達了忠心。朝廷下詔任用法壽爲平遠將軍，與南朝的韓騏驎對應，任冀州刺史。

等到歷城、梁鄒投降，法壽、崇吉等人和崔道固、劉休賓一同去京城，讓法壽爲上客，崇吉爲次客，崔道固、劉休賓爲下客。給法壽的財物比薛安都等人稍少，因爲功勞賜給爵號壯武侯，賞給他田地住宅奴婢。生性喜歡喝酒，好施捨，和親朋老友同甘共苦，困頓而不富足。畢衆敬等人都崇敬他的通達兼愛之心。去世，贈爲青州刺史，謚號敬侯。

兒子伯祖繼承爵位，按例下降爵號爲伯，歷任齊郡内史。伯祖愚弱，將事情都委任給功曹張僧皓，僧皓大量收受賄賂，而伯祖吃穿都不充足。後來升任幽州輔國府長史，免除官職，去

世。

子翼，大城戍主，帶宋安太守，襲爵壯武侯。

兒子房翼，大城戍主，兼任宋安太守，繼承爵位壯武侯。

房豹

翼子豹，字仲幹。體貌魁岸，美音儀。年十七，州辟主簿。王思政入據潁川，慕容紹宗出討，豹爲紹宗開府主簿兼行臺郎中。紹宗自云有水厄，遂於戰艦中浴，并自投於水，冀以厭當之。豹白紹宗曰："夫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保。公若實有水厄，非禳辟所能却，若其實無，何禳之有？今三軍之事，在於明公，唯應達命任理，以保元吉。方乃乘船入水，云以防災，豈如岸上指麾，以保萬全也？"紹宗笑曰："不能免俗，爲復爾耳。"未幾而紹宗遇溺，時論以爲知微。

房翼的兒子房豹，字仲幹。身體魁偉，音容優美。十七歲，州徵召爲主簿。王思政進軍占據潁川，慕容紹宗出征討伐，房豹任紹宗的開府主簿兼行臺郎中。紹宗説自己有水禍，於是在戰艦中沐浴，并且自己投水，希望用這個辦法來壓住水禍。房豹對紹宗說："命運在天，哪是人間的辦法能保護的。您如果確有水禍，就不是祈禱能够避退的，如果没有水禍，又有什麼必要祈禱呢？現在三軍的大事，都維係在您身上，祇應該達觀聽命，以保住最大的吉祥。剛纔您乘船投水，說是可以防災，難道比得上到岸上指揮，以保證萬無一失？"紹宗笑着說："我不能超脱世俗，像別人那樣做做罷了。"不久紹宗溺水，當時人認爲他能預知徵兆。

河清中，除謁者僕射，拜西河太守。地接周境，俗雜稽胡，豹政貴清静，甚著聲績。還博陵太守，亦有能名。又還樂陵太守，風教修理，稱爲美政。郡瀕海，水味多鹹苦。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遐邇以爲政化所致。豹罷歸後，井味復鹹。齊滅，遂還本鄉，丘園自養，頻被徵命，固辭以疾。每牧守初臨，必遣致禮，官佐邑宰皆投刺申敬。終於家，無子，以兄熊子彥詡嗣。

河清年間，任命爲謁者僕射，任西河太守。該郡地理位置與北周相接，居民雜夾着稽胡，房豹行政崇尚清静，政績很有聲譽。改任博陵太守，也被認爲有才能。又改任樂陵太守，風俗政教都有改善，被稱爲善政。該郡靠近大海，水的味道很鹹很苦。房豹命令挖一口井，結果獲得了甘甜的泉水，遠近的人都認爲這是他的政治教化的感應。房豹離職回去後，這口井的水又變鹹了。北齊滅亡，於是回到自己的家鄉，開荒種地養活自己，常被徵召，堅决以疾病推辭。刺史太守到他的家鄉上任，一定派人來致禮問候，副官府佐都要送上名片表示尊敬。在家去世，没有兒子，以哥哥房熊的兒子彥詡作後代。

彥詡明辯有學識，位殿中侍御史，千乘、益都二縣令，有惠政。

彥詡明辯事理有學問見識，任殿中侍御史，千乘、益都兩縣縣令，有政績。

房熊　房彥詢

熊字子威，性至孝，聰朗有節概。州辟主簿，行清河、廣川二郡事。七子。

房熊字子威，性格十分孝順，聰明有氣概。州徵召爲主簿，代理清河、廣川二郡太守的職務。有七個兒子。

長子彥詢最知名，以魏勛門嫡孫，賜爵永始縣子，特爲叔豹所愛

大兒子彥詢最有名，因爲是魏功臣的嫡長孫，賜給爵號爲永始縣子，特別受叔父房豹的愛

重。病卒，豹取急，親送柩還鄉，悲痛傷惜，以爲喪當家之寶。初，彥詢少時爲監館，嘗接陳使江總。及陳滅，總入關，見彥詢弟彥謙曰："公是監館弟邪?"因慘然曰："昔因將命，得申言款。"彥詢所贈總詩，今見載《總集》。

護看重。病逝，房豹急速趕回，親自扶送棺椁回鄉，悲傷痛惜，認爲喪失了當家的寶物。當初，彥詢擔任監館職務，曾接待陳使江總。等到陳滅亡，江總入關，見到彥詢的弟弟彥謙説："你是房彥詢的弟弟嗎?"因而感傷地説："當年我們因接受朝命，曾互吐心曲。"彥詢贈給江總的詩，現在被收載在《江總集》裏。

房彥謙

彥謙早孤，不識父，爲母兄鞠養。長兄彥詢，雅有清鑒，以彥謙天性穎悟，每奇之，親教讀書。年七歲，誦數萬言，爲宗黨所異。十五出後叔父子貞，事所繼有逾本生。子貞哀之，撫養甚厚。後丁繼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事伯父豹，竭盡心力，每四時珍果，弗敢先嘗。遇期功之戚，必蔬食終禮，宗從取則焉。其後受學于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解屬文，雅有詞辯，風概高人。

彥謙很早就成了孤兒，没有見過父親，被母親和哥哥撫養。大哥彥詢，有人倫識鑒，因爲彥謙生性聰明悟性强，認爲他是奇才，親自教他讀書。七歲，能背誦好幾萬字，宗族的人感到驚異。十五歲，過繼給叔父子貞做後代，對繼父母比親生父母還要孝順。子貞愛憐他，撫養很周到。後爲繼母服喪，有五天滴水未進。事奉伯父房豹，竭盡全力，一年四季的珍味果品，不敢自己先嘗。遇到家中大小喪事，一定要素食到服滿，宗族的人都向他學習。後來跟隨博士尹琳接受教育，書不離手，於是通讀《五經》。會寫文章，很有文采，風格氣概比一般人都高。

年十八，屬齊廣寧王孝珩爲齊州刺史，辟爲主簿。時禁網疏闊，州郡之職，尤多縱弛。及彥謙在職，清簡守法，州境肅然，莫不敬憚。及周師入鄴，齊主東奔，以彥謙爲齊州中從事。彥謙痛本朝傾覆，將糾率忠義，潛謀匡輔，事不果而止。齊亡，歸于家。周武帝遣柱國辛遵爲齊州刺史，爲賊帥輔帶劍所執。彥謙以書諭之，帶劍慚懼，送遵還州，諸賊并各歸首。及隋文受禪之後，遂優游鄉曲，誓無仕心。開皇七年，刺史韋藝固薦之，不得已而應命。吏部尚書盧愷一見重之，擢授承奉郎，俄遷監察御史。後屬陳平，奉詔安撫泉、括等十州。以銜命稱旨，賜物百段、米百石、衣一襲、奴婢七口。

十八歲那年，正趕上北齊廣寧王孝珩任齊州刺史，徵辟他爲主簿。當時朝廷的法制鬆弛，州郡等地方官，更是没有什麽約束。等到彥謙到任，清正儉約遵守法度，州内清平人人敬畏。等到北周的軍隊進入鄴都，北齊的皇帝東逃，任命彥謙爲齊州中從事。彥謙爲本國的滅亡感到痛心，準備糾集忠義之士，暗中謀劃匡扶大業，事情没有實現就中止了。北齊滅亡，回到了家中。周武帝派遣柱國辛遵擔任齊州刺史，被叛亂首領輔帶劍扣押。彥謙寫信給輔帶劍講明道理，帶劍慚愧而害怕，把辛遵送回齊州，他手下的叛衆也都回去自首。等到隋文帝接受禪讓之後，就在鄉間閑居，發誓無心做官。開皇七年，刺史韋藝堅持推薦他，不得已應命入仕。吏部尚書盧愷一見面就器重他，破格授予爲承奉郎，很快升任監察御史。後來趕上平定了陳，他奉詔去安撫南方的泉、括等十個州。因爲辦事符合皇帝的意願，賜給他織物一百段、米一百石、衣一套、奴婢七人。

遷秦州總管録事參軍。因朝集時，左僕射高熲定考課。彦謙謂熲曰："《書》稱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唐、虞以降，代有其法，黜陟合理，褒貶無虧，便是進必得賢，退皆不肖。如或舛謬，法乃虚設。比見諸州考校，執見不同，進退多少，參差不類。况復愛憎肆意，致乖平坦。清介孤直，未必高第；卑諂巧官，翻居上等。真僞混淆，是非瞀亂。宰貴既不精練，斟酌取捨，曾經驅使者，多以蒙識獲成；未歷臺省者，皆爲不知被退。又四方懸遠，難可詳悉，唯準量人數，半破半成，徒計官員之少多，莫顧善惡之衆寡。欲求允當，其道無由。明公鑒達幽微，平心遇物，今所考校，必無阿枉，脱有前件數事，未審何以裁之？唯顧遠布耳目，精加采訪，褒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非直有光至道，亦足標奬賢能。"詞氣侃然，觀者屬目。熲爲之動容，深見嗟賞。因歷問河西、隴右官人景行，彦謙對之如響。熲謂諸州總管、刺史曰："與公言，不如獨共秦州考使語。"後數日，熲言於帝，帝弗能用。

改任秦州總管録事參軍。在一次朝會時，左僕射高熲確定官吏考核條例。彦謙對高熲說："《尚書》上稱三年考核政績，貶黜劣官提升良吏。從唐、虞以來，每個朝代都有法規，貶斥晋升得合理，褒貶没有差錯，這樣就能做到使賢才一定得到提拔，庸才全都遭到貶退。如果這中間執行得不好，法規就是一紙空文。近來見到一些州郡考核官吏，各地執行的標準并不一致，升降人員的多少，參差不齊。更何况隨考核者的好惡愛憎行事，以致失去了公平。清正耿介的孤傲之人，不一定能得到高升；卑瑣污濁的諂媚小人，反而評定爲優等。真僞混淆，是非不分。考評官既然不能精心比較，挑選考察時曾經是自己下屬的，大多因爲相識而獲得提升；不曾到臺省任職的，都因爲不熟悉遭到貶退。又加上四方邊遠地區相隔遥遠，很難一一詳細瞭解，衹能根據人數比例，提升一半留用一半，僅計算官員共有多少，不管有多少好的和不好的。想求得公平合理，是没有辦法做到的。明公能洞察到极細微之處，以公平之心對待所有人，現在您考核録用的，一定不存在阿諛不直之輩，如果發生了前面所説的幾種情况，不知您將怎樣處理？希望您能多派一些調查人員，精心去查訪，即使是有一點政績也受到表彰，一點惡端也遭到貶斥，這不僅可以使正道得到光大，也足以達到奬勵賢能的效果。"詞氣慷慨，看到的人都爲之注目。高熲因此刮目相看，受到了他發自内心的贊嘆。藉機一一詢問河西、隴右官吏的行事影響，彦謙對答如流。高熲對各州總管、刺史們説："跟你們談話，不如和房彦謙一人講。"幾天後，高熲對皇帝奏言，皇帝没有采用。

以秩滿，遷長葛縣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爲慈父。仁壽中，帝令持節使者巡行州縣，察長吏能不，以彦謙爲天下第一，超授鄀州司馬。吏人號哭相謂曰："房明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爲！"其後百姓思之，立碑頌德。鄀州久無刺史，州務皆歸彦謙，名有異政。内史侍郎薛道衡，一代文宗，

因爲任期届滿，改任長葛縣縣令，有恩惠教化，老百姓稱他爲慈父。仁壽年間，皇帝命令持節使者巡視州縣，考察官吏行政的好壞，評彦謙爲全國第一，破格授予鄀州司馬之職。長葛的吏民都哭着説："房公現在調走了，我們怎麽生活！"後來老百姓思念他，給他立碑歌頌功德。鄀州長期没有刺史，州裏事務都歸彦謙處理，享有政績優異的名聲。内史侍郎薛道衡，是一代文

位望清顯，所與交結，皆海内名賢。重彦謙爲人，深加友敬。及爲襄州總管，辭翰往來，交錯道路。煬帝嗣位，道衡轉牧番州，路經彦謙所，留連數日，屑涕而別。

章的宗師，名譽地位顯要，所結交的人，都是天下的有名賢才。他很器重彦謙的爲人，對他很友愛尊重。等到他任襄州總管，和他詩文往來的人，絡繹不絶。煬帝繼位，道衡任番州刺史，路過彦謙的住所，和他交流多天，最後揮淚而別。

黄門侍郎張衡亦與彦謙相善。于時帝營東都，窮極侈麗，天下失望。又漢王構逆，罹罪者多。彦謙見衡當塗而不能匡救，書諭之曰：

黄門侍郎張衡也和彦謙關係友好。這時皇帝營建東都，華麗奢侈到了極點，天下的人都很不滿。加以漢王叛亂，牽連獲罪的人很多。彦謙看見張衡身當重任却不能匡時救弊，寫信勸諭説：

竊聞賞者所以勸善，刑者所以懲惡。故疏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賢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者也。今國家祗承靈命，作人父母，刑賞曲直，升聞於天，夤畏照臨，亦宜謹肅。故文王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以此而論，雖州、國有殊，高下懸邈，憂人慎法，其理一也。

我聽説獎賞是爲了鼓勵善德，刑罰是爲了懲罰惡行。所以即使卑賤的人，有善德一定會受賞；尊貴賢能的人，犯有罪惡一定要受到刑罰。没有聽説處罰要迴避親戚，獎賞應遺漏卑賤的。現在我們的國家受天命而興，作爲人民父母的皇帝和官吏，是非曲直的裁判賞罰，要上告天帝知道，既表示敬畏上天的監督，也會促使我們自我警戒而謹慎。所以文王説："我整天都畏懼上天的威嚴。"由此可見，雖然州郡和國家有别，大小懸殊，憂國憂民慎重刑法，這些道理是一致的。

至如并州釁逆，須有甄明，若楊諒實以詔命不通，慮宗社危逼，徵兵聚衆，非爲干紀，則當原其本情，議其刑罰，上副聖主友于之意，下曉愚人疑惑之心。若審知外内無虞，嗣后纂統，而好亂樂禍，妄有覬覦，則管、蔡之誅，當在於諒。同惡相濟，無所逃罪，梟縣孥戮，國有常刑。遂使籍没流移，恐爲冤濫。恢恢天網，豈其然乎！罪疑從輕，斯義安在！昔叔向置鬻獄之死，晋國所嘉；釋之斷犯蹕之刑，漢文稱善。羊舌寧不愛弟？廷尉非苟違君，俱以執法無私，不容輕重。

至於説并州發生了楊諒叛逆的事情，必須要加以仔細分辨，如果楊諒確實因爲詔令不暢通，擔憂宗廟社稷的安危，召集士兵，不是要干預國家政權，就應該原諒他的本心，考慮他的刑罰，上符合皇上顧念兄弟情分的心意，下解除愚民們心頭的疑惑。如果確實是國家上下一片安寧，楊諒妄想篡位繼承大統，因而故意製造禍端，妄圖窺視帝位，那麽像管叔、蔡叔那樣的誅殺，就應當落在楊諒的頭上。一同作亂的互相協助，不能逃脱罪責，懸首示衆誅殺全家，國家有固定的刑法可以依據。隨便籍没人流放邊疆，恐怕會造成濫殺和冤案。天網恢恢，難道它就像這樣！罪惡有疑問的從輕發落，這一刑罰的原則體現在何處！從前叔向設置懲治司法舞弊的死刑，晋國人稱贊他；張釋之減輕衝撞皇帝車駕的處罰，受到了漢文帝表揚。羊舌叔向難道不愛他的弟弟？張釋之也不是

故意違背皇帝的意願，都是因爲執法應公正無私，不容許隨便減輕或從重處罰。

且聖人大寶，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蚩尤、項籍之驍勇，伊尹、霍光之權勢，李老、孔丘之才智，吕望、孫武之兵術，吴、楚連盤石之據，產、禄承母弟之基，不應歷運之兆，終無帝主之位。况乎蕞爾一隅，蜂扇蟻聚，楊諒之愚鄙，群小之凶慝，而欲憑陵畿甸，覬幸非望者哉！

况且帝位是聖人最大的寶物，人們稱之爲神器，如果不受天命，是不能隨便獲得的。所以像蚩尤、項籍那樣的驍勇，伊尹、霍光那樣的權勢，李耳、孔丘那樣的才智，吕望、孫武那樣的兵術，像吴、楚七國那樣聯結成的磐石之勢，産、禄等人那樣繼承了母親弟弟的基業，没有上天顯示給他們應該做帝王的徵兆，最終也没有能獲得皇帝的位置。更何况并州那麽小的地方，蜂蟻般聚集的一群小人，楊諒的愚戇貪鄙，一群小人的凶暴狂妄，想要占領京城地區，做夢當皇帝，絶對是非分之想！

開闢以降，書契云及，帝皇之迹，可得而詳。自非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孰能道洽幽顯，義感靈祇？是以古之哲王，昧旦丕顯，履冰在念，御朽兢懷。逮叔世驕荒，曾無戒懼，肆於人上，騁嗜奔欲，不可具載，請略陳之。

自從天地開闢以來，書籍記載，帝王們興起的軌迹，可以看清楚。如果不是積累仁義道德，豐功厚利，誰能使他們的道德符合天意，仁義感動神靈？因此古代的聖明君主，日夜孜孜於事，時刻如履薄冰，戰戰兢兢。等到末世荒淫驕奢，皇帝竟然不懂得敬畏上天，對民衆作威作福，放縱嗜欲，無法一一記載，請大概加以陳述。

曩者，齊、陳二國，并居大位，自謂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罔念憂虞，不恤刑政。近臣懷寵，稱善而隱惡；史官曲筆，掩瑕而録美。是以人庶呼嗟，終閉塞於視聽；公卿虚譽，日敷陳於左右。法網嚴密，刑辟日多，賦役煩興，老幼疲苦。昔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楚有叔敖，晋有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名臣，齊、陳之强，豈無良佐？但以執政壅蔽，懷私殉軀，忘國憂家，外同内忌。設有正直之士，才堪幹時，於己非宜，即加擯棄；儻遇諂佞之輩，行多穢慝，於我有益，遽蒙薦舉。以此求賢，何從而至？夫賢材者，非尚膂力，豈

過去齊、陳二國，都是當時的大國，自稱與天地合德，日月齊光，没有憂患意識，不體恤刑政。皇帝身邊的大臣爲獲得寵幸，衹説好不説惡；史官采用曲筆，掩飾過失而記載美政。因此老百姓的呼吁嘆息，始終被閉塞而皇帝聽不到；公卿們不實的贊譽，每天在皇帝耳邊響個不停。法度刑罰嚴酷，受刑罰的人日益增多，賦税徭役不斷，百姓老少疲憊痛苦。從前鄭國有子産，齊國有晏嬰，楚國有孫叔敖，晋國有士會，像這樣一些小諸侯國，還有自己的名臣，北齊、陳國這樣的强國，難道没有好的輔佐大臣？由於當權者阻塞賢路，徇私舞弊，將國家置之度外而爲個人打算，表面尊重賢才内心却懷嫉妒。假如遇到正直之士，才能能够擔當重任，但對自己不利，就加以排斥；倘若見到阿諛奉承之輩，行爲污濁不堪，但對自己有

繫文華，唯須正身負戴，確乎不動，譬棟之處屋，如骨之在身，所謂棟梁骨鯁之材也。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諛，天高聽卑，監其淫僻，故總收神器，歸我大隋。向使二國祇敬上玄，惠恤鰥寡，委任方直，斥遠浮華，卑菲爲心，惻隱是務，河朔强富，江湖險隔，各保其業，人不思亂，泰山之固，弗可動也。然而寢卧積薪，宴安鴆毒，遂使禾黍生廟，霧露沾衣，吊影撫心，何嗟及矣！故《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萬機之事，何者不須熟慮哉？

好處，馬上就會被推薦上去。用這種方法求賢才，賢才從哪裏來？所謂賢才，不衹是武力强大，也不在於文采華麗，必須能公正承當大任，剛正不移，就像棟梁安在房屋上，骨骼支立在身體中，是人們所説的棟梁之才。北齊、陳國不任用那些骨鯁之才，信任身邊阿諛小人，天帝雖然高高在上却能俯聽人間的民聲，知道齊、陳二國荒淫邪僻，所以將他們兩國的帝位一起收來，給了我們大隋。如果先前兩國能敬畏上天，恩惠能恤及孤寡，將重任托付給正直的大臣，遠離浮華不實的小人，態度儘量謙卑，對百姓有惻隱之心，憑藉北方地區的富强，長江湖泊的險阻，各保自己的大業，人民安居樂業不願變亂，這就如泰山一樣堅固，根本不可動摇。然而他們却睡在堆積的乾柴上而不自覺，安於宴飲鴆毒而自取滅亡，結果使宗廟上長出了禾黍，霧露沾濕了衣裳，反省這一切，後悔已經爲時太晚！所以《詩經》上説：“殷朝没有敗亡之時，能够配祀上帝，應該以殷人爲鏡子，長運就不會喪失。”國家大事，怎麽能不需要深思熟慮呢？

伏惟皇帝望雲就日，仁孝夙彰，錫社分珪，大成規矩。及總統淮海，盛德日新，當璧之符，遐邇僉屬。纘曆甫爾，寬仁已布，率土蒼生，翹足而喜。并州之亂，變起倉卒，職由楊諒詭惑，詿誤吏人，非有構怨本朝，棄德從賊者也。而有司將帥，稱其願反，非止誣陷良善，亦恐大玷皇猷。

鄙意認爲我們的國君可與日月相比，仁孝之心早顯示於天下，分封爲王立爲皇儲，呈現了最大的公正。等到總統江淮濱海地域，應當繼位的靈符出現，遠近的人全都屬望。登基不久，寬厚仁德已遍布天下，普天之下的老百姓，歡喜雀躍。并州之亂，事情發生得太突然，事由在於楊諒謡言蠱惑人心，誤導了當地的官吏百姓，不是人民對朝廷有怨恨，放棄道德而跟隨叛賊。但我們的大臣將帥，却稱百姓要反叛，這不但是誣陷良善，也恐怕會玷污了皇道。

足下宿當重寄，早預心膂，粤自藩邸，柱石見知，方當書名竹帛，傳芳萬古，稷、契、伊、吕，彼獨何人。既屬明時，須存謇諤，立當世之大誡，作將來之憲範，豈容曲順人主，

您久當重任，早已參預心腹之謀，從藩王府開始，到被信任爲國家的柱石，正是您青史留名，流芳千古的時候，后稷、契、伊尹、吕望，您也能與他們同列。既然您處在一個聖明的時代，就必須要心正直言，建立當世的警世良言，爲後代的人作出典範楷

以愛虧刑，又使脅從之徒，横貽罪譴。忝蒙眷遇，輒寫微誠，野人愚瞽，不知忌諱。

模，怎能容許曲意依順皇上，因私心有虧國家的刑典，又使那些脅從叛亂的人，横遭判罪處罰。承蒙您的禮遇，所以就大膽向您表白我微不足道的心曲，草野之人愚昧無知，所以言辭毫無顧忌。

衡得書，嘆息而不敢奏聞。

張衡收到書信，嘆息但不敢將信的内容啓奏給皇帝知道。

彦謙知王綱不振，遂去官，隱居不仕，將結構蒙山之下，以求其志。會置司隸官，盛選天下知名之士。朝廷以彦謙公方宿著，時望所歸，徵授司隸刺史。彦謙亦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表式。其有彈射，當之者曾無怨言。司隸别駕劉炫陵上侮下，訐以爲直，刺史憚之，皆爲之拜。唯彦謙執志不撓，抗禮長揖。有識嘉之，炫亦不恨。

彦謙知道國家已綱紀廢弛，於是離職，隱居不再做官，準備在蒙山之下修造住所，以便安心閑居。正遇朝廷設置司隸官，廣泛選拔天下有名望的人士。朝廷因爲彦謙早已享有公正方直的名聲，在世人心中有很高的地位，就徵召并授予他司隸刺史之職。彦謙也志氣慷慨有心澄清天下，所有他舉薦的人，都可以説是人們的楷模。他所彈劾的人，被彈劾者竟然没有怨言。司隸别駕劉炫凌駕上司欺侮下屬，把攻訐他人當成自己正直的表現，司隸刺史們都害怕他，見到都要給他下拜。衹有彦謙堅守氣節不向他屈服，與他平等地拱手作揖。有見識的人都稱贊他，劉炫也没有怨恨。

大業九年，從駕度遼，監扶餘道軍事。其後隋政漸亂，莫不變節，彦謙直道守常，頗爲執政者所嫉，出爲涇陽令，終於官。

大業九年，跟隨皇帝到遼東，監督扶餘道的軍事。後來隋朝的政治日漸混亂，人們紛紛變節，彦謙堅持常道，十分受當權者嫉恨，外貶爲涇陽令，在官任上去世。

彦謙居家，每子侄定省，常爲講説督勉之，亹亹不倦。家有舊業，資産素殷，又前後居官所得俸禄，皆以周恤親友，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禄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所有文筆，恢廓閑雅，有古人之深致。又善草隸，人有得其尺牘者，皆寶玩之。太原王劭、北海高構、蓨縣李綱、中山郎茂、郎穎、河東柳彧、薛孺，皆一時知名雅澹之士，彦謙并與爲友。雖冠蓋成列，而門無雜賓。體資文雅，深達政務，有

彦謙平時在家，遇到兒子侄兒們回家探親，總是對他們教導督促勉勵，毫無倦意。家庭有祖上的家業，資産很多，加上先後任官得到的俸禄，都用來賑濟身邊的親友，家裏没有多餘的財物，所使用的車服器具，力求儉樸。從小到老，一言一行，不曾抱有私心，即使到貧困的境地仍然怡然自得。曾輕鬆微笑地對他的兒子玄齡説："别人都靠做官發財，我却因做官貧窮，我留給子孫的，在於清白。"他所作的詩文，氣勢恢宏而嫻静雅正，有古人的風格。又擅長草隸書，人們得到他的字迹，都珍藏觀賞。太原人王劭、北海人高構、蓨縣人李綱、中山人郎茂、郎穎、河東人柳彧、薛孺，都是當時知名的清高雅士，彦謙和他們都關係很好。即使是門前來往的官吏很多，也没有一個俗庸之人。形貌生來文雅，非常

識者咸以遠大許之。

初，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致太平。彦謙私謂所親趙郡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刻，不納諫諍。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在朝惟行苛酷之政，未弘遠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少通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際，其言皆驗。貞觀初，以子玄齡著勛庸，贈徐州都督、臨淄縣公，謚曰定。

伯祖弟幼愍，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坐事奪官。居家，忽聞門有客聲，出無所見，還至庭中，爲家群犬所噬，卒。

房景伯

景伯字良暉，法壽族子也。祖元慶，仕宋，歷七郡太守，後爲沈文秀青州建威府司馬。宋明帝之殺廢帝子業，子業弟子勛起兵。文秀後歸子勛，元慶不同，爲文秀所害。父愛親，獻文時，三齊平，隨例内徙，爲平齊人。以父非命，疏服終身。

景伯生於桑乾，少喪父，以孝聞。家貧，傭書自給，養母甚謹。尚書盧陽烏稱之於李冲，冲時典選，拔爲奉朝請。累遷齊州輔國長史，會刺史亡，敕行州事。政存寬簡，百姓安之。後除清河太守。郡人劉簡武曾失禮於景伯，聞其臨郡，闔家逃亡。景伯督切屬縣，追捕禽之，即署其子爲西曹掾，令喻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論者稱之。舊制，守令六年爲限。限滿將代，郡人韓靈和等三百餘人表訴乞留，復加二載。後爲司空長史，以母疾去官。

景伯性復淳和，涉獵經史，諸弟

熟悉政務，有見識的人都認爲他將要擔當大任。

當初，開皇年間平定陳之後，統一了天下，都説將迎來太平盛世。彦謙私下對關係親密的趙郡李少通説："皇上性格猜忌刻薄，聽不進勸諫。太子太懦弱，諸侯王專縱無忌。朝廷祇顧推行苛暴嚴酷的政治，不注意國家的長治久安，天下雖然平定，正是防止危亂的時候。"少通開始不以爲然。等到仁壽、大業年間，彦謙的話都應驗了。貞觀初年，因爲兒子玄齡立下功勛，追贈爲徐州都督、臨淄縣公，謚號爲定。

伯祖的弟弟幼愍，任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因事判罪削職。住在家中，忽然聽到門外有客人的叫聲，出門什麽也没看到，回到院子裏，被庭中的狗群咬噬，去世。

景伯字良暉，法壽族人的兒子。祖父元慶，在劉宋做官，歷任七郡的太守，後來任沈文秀青州建威府司馬。宋明帝殺廢帝子業的時候，子業的弟弟子勛發動軍隊反對。文秀後來歸順了子勛，元慶與他不一致，被文秀殺害。父親愛親，獻文帝時，三齊地方被平定，依例遷移到内地，成爲平齊人。因爲父親死於非命，一輩子未入仕做官。

景伯出生在桑乾，從小父親去世，以孝道著稱。家庭貧困，靠替人抄書維持生計，贍養母親很謹慎。尚書盧陽烏向李冲稱贊他，李冲當時負責選舉，推舉他爲奉朝請。屢經升遷任齊州輔國長史，碰到刺史去世，下詔代理刺史事務。他爲政寬和，老百姓安寧。後來任命爲清河太守。該郡人劉簡武曾對景伯失禮，聽説景伯來任郡守，全家人都逃走了。景伯督促下屬各縣切實負責，將劉簡武捕捉回來，當即任用他的兒子爲西曹掾，命令他去招安山賊。山賊聽説景伯不計較過去的惡行，一會兒就都下山了。人們議論都稱贊景伯。原先的規定，太守縣令的任期六年爲限。限期届滿將要被接替，郡中人韓靈和等三百多人上表向朝廷請求讓景伯留任，又加任兩年。後來任司空長史，因爲母親生病離職。

景伯性情淳樸温和，廣泛閲讀經史書籍，弟

宗之，如事嚴親。及弟亡，蔬食終喪，期不内御，憂毁之容，有如居重。其次弟景先亡，其幼弟景遠期年哭臨，亦不内寢。鄉里爲之語曰："有義有禮，房家兄弟。"廷尉卿崔光韶好標榜人物，無所推尚，每云景伯有士大夫之行業。及母亡，景伯居喪，不食鹽菜，因此遂爲水病，積年不愈。卒於家，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弟們都服從他，事奉他如同嚴父。等到弟弟亡故，服喪期一直蔬食，不近女色，哀毁的形貌，和服重喪一樣。他的二弟景先亡故，他的小弟弟景遠周年内哭泣憑吊，也不和内人同寢。鄉人因此爲他們編了順口溜："有義有禮，房家兄弟。"廷尉卿崔光韶喜歡評論人物，没有什麽人受到他的推崇，但經常説景伯有士大夫的作風。等到母親去世，景伯服喪，下鹽的菜也不肯吃，因此就得了水腫病，多年不能治愈。在家去世，贈爲左將軍、齊州刺史。

房文烈

景伯子文烈，位司徒左長史，與從父弟延祐并有名。文烈性温柔，未嘗嗔怒。爲吏部郎時，經霖雨絶糧，遣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日方還。文烈徐謂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子山基，仕隋，歷户部、考功侍郎，并著能名，見稱於時。

景伯的兒子文烈，任司徒左長史，和堂弟延祐同樣有名。文烈的性情温柔，從來不瞋目發怒。任吏部郎時，遭霪雨家中糧食吃完了，派奴婢去買米，奴婢趁機逃走，三四天纔回來。文烈慢慢地説："全家都没有吃的，你從哪裏來?"結果没有打她。兒子山基，在隋朝做官，歷任户部、考功侍郎，同時還有有才能的名聲，被當時人稱贊。

房景先

景先字光胄，幼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年十二，請其母曰："豈可使兄傭賃以供景先也? 請自求衣，然後就學。"母哀其小，不許，苦請乃從之。遂得一羊裘，忻然自足。晝則樵蘇，夜誦經史，遂大通贍。

景先字光胄，自小孤苦無依，没有錢拜師學習，他的母親親自教授他《毛詩》、《曲禮》。十二歲時，他對母親請求説："怎能讓哥哥賣力氣换衣食來供應景先呢? 我請求自己掙來衣食，然後再讀書。"母親哀憐他年齡太小，不同意，他苦苦哀求這纔答應。於是做工掙得一件羊皮衣，非常高興。白天打柴，晚上就讀經史書籍，結果學識通達。

太和中，例得還鄉，解褐太學博士。時太常劉芳、侍中崔光當世儒宗，嘆其精博，奏兼著作佐郎，修國史。侍中穆紹又啓景先撰《宣武起居注》。累遷步兵校尉，領尚書郎、齊州中正，所歷皆有當官稱。景先沈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兄亦危坐，相敬如賓。兄曾寢疾，景先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毁瘁，親友見者，莫不哀之。卒，特贈洛州刺史，謚曰文。

太和年間，依例得以回到故鄉，入仕爲太學博士。當時太常劉芳、侍中崔光是一代儒學宗師，贊嘆他的學識淵博，奏請他兼任著作佐郎，修國史。侍中穆紹又奏請景先撰修《宣武起居注》。不斷升遷任步兵校尉，兼任尚書郎，齊州中正，所歷任的官職都很稱職。景先深沉敏鋭而正直，事奉哥哥恭順謹慎，出門一步都要打招呼，早晚要去問候，在一旁站立多時，哥哥也正襟危坐，相敬如賓。哥哥曾病重，景先侍奉湯藥，衣帽都不脱，身體面色憔悴不堪，親人朋友們看到，個個都哀憐他。去世，特准贈他爲洛州

刺史，謚號爲文。

景先作《五經疑問》百餘篇，其語典該。符璽郎王神貴益之，名爲《辯疑》，合成十卷，亦有可觀。節閔帝時，奏上之。帝親自執卷，與神貴往復，嘉其用心。

景先著有《五經疑問》一百多篇，語言典雅而言簡意賅。符璽郎王神貴增補景先的書，取名叫《五經辯疑》，合成十卷，也很有價值。節閔帝時，神貴將書上奏朝廷，節閔帝親自披閱，和神貴往返討論，贊許他的勤奮。

子延祐，武定末太子家令，後隸魏收修史。

兒子延祐，武定末年任太子家令，後來隸從魏收修史。

房景遠

景遠字叔遐。重然諾，好施與，頻歲凶儉，分贍宗親，又於通衢以飼餓者，存濟甚衆。平原劉郁行經齊、兖之境，忽遇劫賊，已殺十餘人。次至郁，呼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言鄉里，親親是誰?"郁曰："齊州主簿房陽是我姨兄。"陽是景遠小字。賊曰："我食其粥得活，何得殺其親。"遂還衣物，蒙活者二十餘人。

景遠字叔遐。很守信用，喜歡施捨，每當收成不好的災荒年，都分財物賑濟親友，又在大街上給飢餓的人發食物，救活了很多人。平原人劉郁路經齊州、兖州境内，忽然遇到强盗，已有十幾個人被殺。依次將殺劉郁，劉郁呼叫道："和你們是鄉親近鄰，豈能忍心殺我?"强盗説："如果説是鄉親近鄰，那誰是你的親戚?"劉郁説："齊州主簿房陽是我的姨兄。"房陽是景遠的小名。强盗説："我是喝了他的粥纔活命的，怎會殺他的親戚。"於是退回他的衣物，有二十多人因此得救。

景遠好史傳，不爲章句。天性小急，不類家風，然事二兄至謹，撫養兄孤，恩訓甚篤。益州刺史傅竪眼慕其名義，啓爲昭武府功曹參軍，以母老不應，竪眼頗恨之。卒于家。

景遠喜讀史傳，不願爲章句之學。生性有些急躁，和他的家傳風氣不同，但事奉兩個哥哥很謹慎，撫養孤侄，恩情教誨非常深切。益州刺史傅竪眼欽佩他的名聲義氣，啓奏他任昭武府功曹參軍，因爲母親年老没有應聘，竪眼感到很遺憾。在家去世。

子敬道，永熙中開府參軍。

兒子敬道，永熙年間任開府參軍。

畢衆敬 畢元賓

畢衆敬，小名奈，東平須昌人也。少好弓馬射獵，交結輕果，常於疆境盗掠爲業。仕宋，位太山太守。湘東王彧殺其主子業而自立，是爲明帝，遣衆敬詣兖州募人。到彭城，刺史薛安都召與密謀，云："晋安有上流之名，且孝武第三子，當共卿西從晋安。"衆敬從之。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城，不與之同。及宋明平子勛，授纂兖州刺史。會有人發衆敬父墓，令其母骸首散落。衆敬發喪行服，疑

畢衆敬，小名畢奈，東平須昌人。從小喜歡騎馬射箭，結交輕捷果敢的朋友，經常在邊境以搶劫爲業。到劉宋做官，任泰山太守。湘東王劉彧殺了宋帝子業而自立爲王，這就是宋明帝，派遣畢衆敬到兖州去招募人員。到達彭城，刺史薛安都召去一起秘密謀劃，説："晋安王有上等的聲譽，而且是孝武帝的第三個兒子，我們應該一起往西去追隨晋安王。"衆敬聽從了他的勸説。東平太守申纂據守無鹽城，和他們不一致。等到宋明帝平定了子勛，授予申纂爲兖州刺史。正碰到有人挖了衆敬父親的墓，使他母親的尸首骸骨

纂所爲。弟衆愛，爲薛安都長史，亦遣人密至濟陰，掘纂父墓，以相報答。

及安都以城入魏，衆敬不同其謀。子元賓以母并百口悉在彭城，恐交致禍，日夜啼泣，遣請衆敬，衆敬猶未從之。衆敬先已遣表謝宋，宋明授衆敬兖州刺史，而以元賓有他罪，獨不捨之。衆敬拔刀破柱曰："皓首之年，唯有此子，今不原貸，何用獨全!"及尉元至，乃以城降。元遣將入城，事定，衆敬悔恚，數日不食。皇興初，就拜散騎常侍、兖州刺史，賜爵東平公，與中書侍郎李璨對爲刺史。慕容白曜攻剋無鹽，獲申纂，無殺纂意，而城中火起，纂爲所燒死。衆敬聞剋無鹽，懼不殺纂，乃與白曜書，并表朝廷，云家酷由纂。聞纂死，乃悦。二年，與薛安都朝京師，賜甲第一區。後復爲兖州刺史，徵還京師。

衆敬善自奉養，食膳豐華，必致他方遠味。年已七十，鬓鬚皓白，而氣力未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壯。篤於姻類，深有國士之風。張讜之亡，躬往晉視，有若至親。太和中，孝文賓禮舊老，衆敬與高允引至方山，雖文武奢儉，好尚不同，然亦與允甚相愛敬，接膝談款，有若平生。後以篤老，乞還桑梓，朝廷許之。衆敬臨還，獻真珠璫四具、銀裝劍一口、刺虎矛一枚、仙人文綾一百匹。文明太后與帝引見於皇信堂，賜以酒饌車馬絹等，勞遣之。卒於兖州。

子元賓，少豪俠有武幹，涉獵書史。與父同建勳誠，至京師，俱爲上賓，賜爵須昌侯。後拜兖州刺史，假

四散。衆敬爲父母發喪服孝，懷疑墓是申纂挖的。弟弟衆愛，任薛安都的長史，也派人暗中到濟陰，挖了申纂父親的墓，以作爲報復。

等安都獻城投降了北魏，衆敬不同意他的謀劃。兒子元賓因爲母親及家族有上百人在彭城，恐怕招致災禍，日夜哭泣，請衆敬派人去歸降，衆敬仍然没有同意。衆敬早先已向劉宋上表謝罪，宋明帝授予衆敬兖州刺史之職，而以元賓還有別的罪行爲理由，惟獨不赦免元賓。衆敬拔刀砍破柱子説："我頭髮都白了，衹有這麽個兒子，現在不寬恕他，我活着有什麽用!"等到尉元來到，就獻城投降了。尉元派將領進城，事情完成了，衆敬心中憤怒，好幾天没有進食。皇興初年，就地任命爲散騎常侍、兖州刺史，賜給爵號爲東平公，與中書侍郎李璨對應擔任刺史。慕容白曜攻克無鹽，活捉了申纂，没有殺申纂的意思，但城中發生火災，申纂被火燒死。衆敬聽説攻下了無鹽，害怕朝廷不殺申纂，就給白曜寫信，同時給朝廷上奏表，説自己家庭遭受打擊都是因爲申纂的緣故。聽説申纂死了，這纔高興。二年，與薛安都一起到京城去朝覲，賜給他一棟好房子。後來又任兖州刺史，徵召回京城。

衆敬善於享受，飲食豐富而精美，一定要設法弄到遠方的珍味異品。年紀七十鬓髮都全白了，但氣力并未衰減，跨上馬飛奔，和年輕力壯的人没有兩様。和親家們感情深厚，有名士的風度。親家張讜去世，親自去探視辦理喪事，就像自己的至親。太和年間，孝文帝禮敬元老宿舊，衆敬和高允一起被接到方山，雖然兩人分屬文官武將，儉奢不同，興趣也不同，但也和高允互相尊重，握手談心，有如老朋友。後來因爲年老，乞請回故里，朝廷答應了。衆敬臨行之前，進獻了珠璫四副、銀裝劍一把、刺彪矛一把、仙人文綾一百匹。文明太后和皇帝一起在皇信堂接見他，賞給他酒食車馬絹等物，慰問告別。在兖州去世。

兒子元賓，從小豪俠有軍事才幹，廣泛閲讀書史。和父親一起建立了投誠的功勛，來到京城，都被奉爲上賓，賜給爵號須昌侯。後來任命

彭城公。父子相代爲本州，當世榮之。時衆敬以老還鄉，常呼元賓爲使君。每元賓聽政時，乘板輿出至元賓所，先遣左右敕不聽起，觀其斷决，忻忻然喜見顔色。衆敬善持家業，猶能督課田産，大致儲積。元賓爲政清平，善撫人物，百姓愛樂之。以父憂解任，喪中，遥授長兼殿中尚書。卒，贈衛尉卿，謚曰平。

爲兖州刺史，假彭城公。父子倆互相接替擔任所在州的刺史，當時感到榮耀。當衆敬因年老回故鄉之後，經常稱呼元賓爲使君。每當元賓辦公的時候，衆敬就坐上轎子去到元賓的住所，先派身邊的人去説明不要打攪元賓，在一旁看他如何决斷，高興的時候就表現在臉色上。衆敬善於管理家業，還能督促檢查田租產業，積蓄了大量財物。元賓清廉公平，善於安撫百姓，老百姓喜愛他。因爲父親去世離職，服喪期間，遥授長兼殿中尚書。去世，贈爲衛尉卿，謚號爲平。

元賓入魏，初娶東平劉氏，有四子，祖朽、祖髦、祖歸、祖旋。賜妻元氏，生二子，祖榮、祖暉。祖朽最長，祖暉次祖髦。故事，前妻雖先有子，後賜之妻子皆承嫡。所以劉氏先亡，祖暉不服重。元氏後卒，祖朽等三年終禮。

元賓到了北魏，當初娶東平劉氏爲妻，有四個兒子，即祖朽、祖髦、祖歸、祖旋。皇帝賜給他的妻子元氏，生有兩個兒子，祖榮、祖暉。祖朽最大，祖暉比祖髦小。按以往的先例，前妻雖然先生有兒子，後來賞賜的妻室却是正妻，她生的兒子享有嫡長子的繼承權。所以劉氏先亡故，祖暉不爲她服重孝。元氏後死，祖朽兄弟給她服三年孝以盡禮制。

祖榮早卒，子義允襲祖爵東平公，例降爲侯。卒，子僧安襲。

祖榮早死，兒子義允繼承衆敬的爵號東平公，依例降級爲侯。去世，兒子僧安繼承爵位。

畢祖朽

祖朽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涉獵經史，好爲文咏，善與人交。襲父爵須昌侯，例降爲伯。以本州中正爲統軍，隸邢巒討梁師，以功封南城縣男。歷散騎侍郎、中書侍郎。神龜末，除東豫州刺史。祖朽善撫邊，清平有信，百姓稱之。後爲瀛州刺史，卒。贈吏部尚書、兖州刺史。無子，以弟祖歸子義暢爲後，襲爵。

祖朽身高八尺，腰帶有十圍，涉獵經史，喜愛詩文，善於和别人交往。繼承父親的爵位須昌侯，依例降級爲伯。以本州中正的身份擔任統軍，隸屬邢巒征討梁軍，因爲功績封爵位爲南城縣男。歷任散騎侍郎、中書侍郎。神龜末年，任命爲東豫州刺史。祖朽善於安撫邊疆，清正公平守信用，百姓稱贊他。後來任瀛州刺史，去世。贈爲吏部尚書、兖州刺史。没有兒子，以弟弟祖歸的兒子義暢作爲自己的後代，繼承了爵位。

義暢傾巧無士業，善通時要，位中書侍郎、兖州大中正。後除散騎常侍，坐事伏法。

義暢投機取巧無士人功業，善於結交當時的權貴，任中書侍郎、兖州大中正。後來任命爲散騎常侍，犯法判罪被處决。

祖髦以兄祖朽别封南城，以須昌伯回授之，位東平太守，卒於本州别駕。

祖髦因爲哥哥祖朽另外被封爲南城縣男，將須昌伯的封爵轉授了了他，任東平太守，在本州别駕的職位上去世。

畢祖暉

祖暉早有器幹，爲豳州刺史，以全守勛，封新昌縣子。逢蕭寶夤退

祖暉早年表現出器度才幹，任豳州刺史，因爲使自己任職的州境得以保全的功勛，封爵位新

敗，祖暉拔城，東趣華陰，坐免官爵。尋行豳州事。建義中，詔復州、爵。後爲賊宿勤明達所攻没。

昌縣子。正遇到蕭寶夤敗退，祖暉棄城轉移，向東開赴華陰，判罪免除官爵。不久又代理豳州事務。建義年間，詔令恢復他的州刺史和爵位。後來被叛軍宿勤明達攻陷戰死。

長子義緦襲爵，齊受禪，例降。義緦弟義雲。

大兒子義緦繼承爵位，北齊受禪，按例下降爵級。義緦的弟弟義雲。

畢義雲

義雲小字陁兒。少粗俠，家在兖州北境，常劫掠行旅，州里患之。晚方折節從官，累遷尚書都官郎中。性嚴酷，事多幹了。齊文襄作相，以爲稱職，令普勾僞官，專以車輻考掠，所獲甚多，然大起怨謗。曾爲司州吏所訟，云其有所减截，并改换文書。文襄以其推僞，衆人怨望，并無所問。乃拘吏，數而斬之。因此鋭情訊鞫，威名日盛。

義雲小名陁兒。從小粗壯豪俠，家住在兖州北部邊界上，經常搶劫過往旅客，州郡鄉里遭受禍患。後來纔改變節操去做官，不斷升遷爲尚書都官郎中。性格嚴厲酷虐，遇事多幹練决斷。齊文襄任丞相時，認爲他稱職，命令普查前代供職的官吏，專門用木棒拷打逼供，所追查到的人很多，但弄得怨聲鼎沸。曾經被司州的官吏上訴，説他對朝廷判决的刑罰有私自减刑和截留財物的行爲，并改换文書，文襄帝認爲這是因爲他審問僞官，人們都怨恨他，所以并没有問他的罪。便將訴訟他的官吏抓了起來，羅列他的罪行而殺了他。因此義雲更加專於審訊，威名一天比一天大。

文宣受禪，除書侍御史，彈射不避勛親。累遷御史中丞，繩劾更切。然豪横不平，頻被怨訟。前爲汲郡太守翟嵩啓列："義雲從父兄僧明負官債，先任京畿長史，不受其屬，立限切徵，由此挾嫌，數遣御史過郡訪察，欲相推繩。又坐私藏工匠，家有十餘機織錦，并造金銀器物。"乃被禁止。尋見釋，以爲司徒左長史。

文宣帝接受禪讓，任命爲書侍御史，彈劾朝臣不迴避功勛貴戚。不斷升遷至御史中丞，執法更爲嚴酷。但是自己横行不公，不斷引起人們的怨憤上訴。先被汲郡太守翟嵩啓奏罪狀："義雲的堂兄僧明欠官府的債，早先任京畿長史，不接受到任的下屬，規定期限堅决讓他任用，因此挾私報復，義雲多次派御史到汲郡搜尋過失，想要將我問罪。另外他又犯有私藏工匠的罪，家裏有十幾張織機織錦，還製造金銀器物。"於是被拘禁起來。不久就被釋放，任用爲司徒左長史。

尚書左丞司馬子瑞奏彈義雲，稱："天保元年四月，竇氏皇姨祖載日，内外百官赴第吊省，義雲唯遣御史投名，身遂不赴。又義雲啓云：'喪婦孤貧。後娶李世安女爲妻。世安身雖父服未終，其女爲祖已就平吉，特乞暗迎，不敢備禮。'及義雲成婚之夕，衆禮備設，剋日拜閣，鳴騶清路，盛列羽儀，兼差臺吏二十

尚書左丞司馬子瑞上奏彈劾義雲，稱："天保元年四月，皇姨竇氏將葬祭禮那天，内外百官都憑吊慰問，義雲衹派御史去遞了張名片，自己没有去。又義雲曾啓奏説：'死了媳婦孤獨貧苦。後來娶李世安的女兒作妻子。世安雖還没有服完父親的喪，他的女兒爲祖父服喪已臨近婚期，特乞請暗地迎娶，不敢按禮喧嘩。'等到義雲成婚的那個晚上，一切禮儀俱備，當日就拜堂入閣，騎卒傳呼清道，路上排列很多羽林儀仗，又差使

人，責其鮮服，侍從車後。直是苟求成婚，誣罔干上。義雲資產宅宇，足稱豪室，忽通孤貧，亦爲矯詐。又駕幸晉陽，都坐判：'拜起居表，四品以下五品以上，令預前一日赴南都署表；三品以上，臨日署訖。'義雲乃乖例，署表之日，索表就家先署，臨日遂稱私忌不來。"於是詔付廷尉科罪。尋赦免推。子瑞又奏彈義雲事十餘條，多煩碎，罪止罰金，不至除免。

了御史臺的官吏二十人，讓他們穿着華艷的服裝，在車後侍從。這完全是苟且求得批准成婚，欺騙皇上。義雲的資産房屋，可稱得上豪華，忽然稱自己孤獨貧困，也是假話欺詐。又跟隨皇上去晉陽，安排日程的官吏規定：'上起居表，四品以下五品以上官員，要提前一天到南都登記；三品以上，當日登記完。'義雲却違反規定，填表的那天，要了表回家先填，到了遞交表的那天却稱家裏有忌諱不來。"因此下詔交付廷尉判罪。不久又有赦令免於問罪。子瑞還上奏彈劾義雲的十多條罪狀，大多瑣碎，罪行衹够罰款，不够免官除爵。

子瑞從兄消難爲北豫州刺史，義雲遣御史張子階詣州采風聞，先禁其典籤家客等。消難危懼，遂叛入周。時論歸罪義雲，云其規報子瑞。事亦上聞。爾前宴賞，義雲常預，從此後集見稍疏，聲望大損。乾明初，子瑞遷御史中丞。鄭子默正被任用，義雲之姑即子默祖母，遂除度支尚書，攝左丞。子默誅後，左丞便解。

子瑞的堂兄消難任北豫州刺史，義雲派御史張子階到北豫州采集民間的反映，首先將消難的典籤和家客拘禁起來。消難恐懼不安，於是叛逃到北周去了。當時的輿論都將罪過歸到義雲身上，說他想報復子瑞。事情也反映到皇帝耳邊。以前皇帝宴會，義雲經常參加，從那時起宴集召見逐漸稀少，聲望大減。乾明初年，子瑞改任御史中丞。鄭子默正受到信任重用，義雲的姑母是子默的祖母，於是任命爲度支尚書，代理左丞。子默被處决後，義雲左丞的職務被解除。

孝昭赴晉陽，高元海留鄴，義雲深相依附。知其信向釋氏，常隨之聽講，爲此款密，無所不至。及孝昭大漸，顧命武成。高歸彦至都，武成猶致疑惑。元海遣犢車迎義雲入北宮參審，遂與元海等勸進。仍從幸晉陽，參預時政。尋除兗州刺史，給後部鼓吹，即本州也。軒昂自得，意望銓衡之舉，見諸人自陳，逆許引接。又言離别暫時，非久在州。先有鐃吹，至於按部行游，兩部并用。猶作書與元海，論叙時事。元海入内，不覺遺落，給事中李孝貞得而奏之。爲此，元海漸疏，孝貞因是兼中書舍人。又高歸彦起逆，義雲在州私集人馬，并聚甲仗，將以自防，實無他意，爲人密啓。及歸彦被擒，又列其朋黨專

孝昭帝到晉陽去，高元海留守鄴都，義雲對元海傾心巴結，知道元海信佛，經常跟隨元海去聽講經，由此成爲私交，無微不至。等到孝昭帝病重，以武成帝爲顧命大臣。高歸彦來到鄴都，武成帝心中還存在疑惑。元海派牛車接義雲進宫參議政事，因而和元海一起擁戴武成帝。便隨從巡幸晉陽，參加時政的謀劃。不久任命爲兗州刺史，賞給後部鼓吹，兗州是義雲家鄉所在的州。他趾高氣揚洋洋得意，希望能擔任選拔人才的重任，見到有人來自我介紹，都要許諾引薦。又說自己暫時離開京城，不會長期擔任州官。原先已有一部鐃吹樂隊，到了照例刺史外出巡游時，就同時使用這兩部樂隊。還給元海寫信，談論時事。元海進宫，没注意丢了信，被給事中李孝貞撿到上奏給了皇帝。因爲這一原因，元海被皇帝逐漸疏遠，孝貞因此兼任中書舍人。又高歸彦起兵反叛，義雲在兗州私自召集人馬，并聚集武

擅，爲此追還。武成猶録其往誠，竟不加罪，除兼七兵尚書。

器，準備防衛，實在没有别的意圖，但被人秘密啓奏給皇帝。等到歸彦被活捉，又列其結成朋黨專權的罪狀，因此被追回京城。武成帝還是考慮到他以往的忠誠，結果没有治罪，任命他兼七兵尚書。

義雲性豪縱，頗以施惠爲心，累世本州刺史，家富於財，士之匱乏者，多有拯濟。及貴，恣情驕侈，營造第宅宏壯，未幾而成。閨門穢雜，聲遍朝野。爲郎時，與左丞宋游道因公事忿競。游道廷辱之，云："《雄狐》之詩，千載爲汝。"義雲一無所答。然酷暴殘忍，非人理所及。爲家尤甚，子姓僕隸，恒瘡痍遍體。

義雲生性豪奢放縱，却總想給人施捨恩惠，累世任本州刺史，家中財産很多，士人遇到匱乏，他常常加以賑濟。等到他顯貴後，更是縱情驕奢，建造的住宅高大華麗，很快就建起了。他家的男女私情混雜，壞名聲朝廷内外都知道。任郎官時，和左丞宋游道因爲公事發怒争吵。游道在朝廷上辱駡他，説："《雄狐》那首詩，幾千年前就是爲你家寫的。"義雲一時竟無言對答。然而暴烈殘忍，已經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治家更是如此，下輩奴僕們，經常是被打得遍體鱗傷。

有孽子善昭，性至凶頑，與義雲侍婢奸通。搒掠無數，爲其著籠頭，繫之庭樹，食以芻秣，十餘日乃釋之。夜中，義雲被賊害，即善昭所佩刀也，遺之於善昭庭中。善昭聞難奔哭，家人得佩刀，善昭怖，便走出，投平恩墅舍。旦日，武成令舍人是蘭子暢就宅推之。爾前，義雲新納少室范陽盧氏，有色貌。子暢疑盧奸人所爲，將加栲掠。盧具列善昭云爾。乃收捕，繫臨漳獄，將斬之。邢卲上言，此乃大逆，義雲又是朝貴，不可發。乃斬之於獄，棄尸漳水。

義雲偏房生的兒子善昭，性格更是凶狠頑劣，和義雲的侍婢通奸。義雲將他拷打了無數次，給他戴上馬籠頭，綁在樹上，給他馬草料吃，過了十幾天纔釋放。夜晚，義雲被强盗殺死，强盗用的是善昭的佩刀，掉在了善昭的院子裏。善昭聽説父親被殺來奔喪痛哭，家人撿到了他的佩刀，善昭害怕了，就離家出奔，躲進了平恩墅舍。第二天早晨，武成帝令舍人是蘭子暢去家中審案。在此之前，義雲新娶的小妾范陽盧氏，長得很美。子暢懷疑是與盧氏通奸的人殺了義雲，將對盧氏加以拷問。盧氏一一説明是善昭所爲。於是收捕了善昭，關進了臨漳監獄，準備斬首。邢卲上書，説這是大逆不道的罪行，義雲又是朝中大臣，不能張揚出去。就在監獄中將善昭殺了，將尸首抛進漳水。

祖歸位建寧太守。子義遠，位平原太守。義遠弟義顯、義攜，性并豪率。天平以後，梁使人還往，經歷兖城。前後州將以義攜兄弟善營鮭膳，器物鮮華，常兼長史，接宴賓客。

祖歸任建寧太守。兒子義遠，任平原太守。義遠的弟弟義顯、義攜，生性都很豪爽直率。天平以後，梁的使臣往返於北齊、梁之間，經過兖城。歷任州將因爲義攜兄弟很會烹飪鮭魚，做出來的菜味鮮色美，經常讓他們兼任長史，接待宴會賓客。

祖旋，太尉行參軍。卒，贈都官尚書、齊兖二州刺史。

祖旋，任太尉行參軍。去世，贈爲都官尚書、齊兖二州刺史。

畢衆愛 畢聞慰 畢祖彦

衆敬弟衆愛，隨兄歸魏，以勛爲第一客，賜爵鉅平侯。卒，贈徐州刺史，謚曰康。

衆敬的弟弟衆愛，跟隨哥哥歸順北魏，因爲功勛成爲座上客，賜給爵號爲鉅平侯。去世，贈爲徐州刺史，謚號爲康。

子聞慰，字子安。有器幹，襲爵，例降爲伯。延昌初，累遷清河内史，固以疾辭。後試守廣平内史。正光初，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謀誅元叉，聞慰斬其使，發兵拒之。叉以爲忠於己，遷滄州刺史，甚有政績。後除散騎常侍、東道行臺，尋爲都督、安樂王鑒軍司馬，攻元法僧，敗，奔還京師，被劾，遇赦免。卒，贈散騎常侍、兖州刺史，伯如故，謚曰恭。

兒子聞慰，字子安。有器量才幹，繼承爵號，依例降級爲伯。延昌初年，不斷升遷任清河内史，堅決以疾病爲由推辭。後來試用爲廣平内史。正光初年，相州刺史中山王元熙起兵，策劃討伐元叉，聞慰殺了元熙的使者，派兵去抵禦元熙。元叉認爲這是對自己忠誠，升任滄州刺史，很有政績。後來任命爲散騎常侍、東道行臺，不久任命爲都督、安樂王元鑒軍司馬，進攻元法僧，失敗，逃回京城，被彈劾，遇到大赦免於處分。去世，贈爲散騎常侍、兖州刺史，伯爵的爵號依舊保留，謚號恭。

子祖彦，字脩賢。涉獵書傳，風度閑雅，爲時所知。以侍御史爲元法僧監軍，法僧反，被逼南入。後還，歷中書侍郎，襲爵鉅平伯。卒，贈尚書右僕射、兖州刺史。祖彦弟祖哲，秘書郎。諸畢當朝，不乏榮貴，但幃薄不修，爲時所鄙。

兒子祖彦，字脩賢。閱覽書傳，風度嫻静雅致，被當時人所知。以侍御史的身份任元法僧的監軍，法僧反叛，被逼迫到了南朝。後來返回，歷任中書侍郎，繼承爵位爲鉅平伯。去世，贈爲尚書右僕射、兖州刺史。祖彦的弟弟祖哲，秘書郎。畢氏諸人在朝中做官，不少榮耀顯貴，但家門淫亂，被當時人所鄙視。

申纂

申纂者，本魏郡人，申鍾曾孫也。皇始初，道武平中山，纂舉室南奔，家于濟陰。及在無鹽，仕宋爲兖州刺史。既敗，子景義入魏。

申纂，原是魏郡人，是申鍾的曾孫。皇始初年，道武帝平定中山，申纂率全家逃到南方，在濟陰安家。到了無鹽，在南朝的劉宋任兖州刺史。被打敗之後，兒子景義進入北魏。

羊祉

羊祉字靈祐，太山鉅平人，晋太僕卿琇之六世孫也。父規之，宋任城令。太武南討，至鄒山，規之與魯郡太守崔邪利及其屬縣徐遜、愛猛之等俱降，賜爵鉅平子，拜雁門太守。

羊祉字靈祐，是太山鉅平人，晋朝太僕卿羊琇的第六代孫子。父親規之，是劉宋任城縣令。北魏太武帝對南方征討，抵達鄒山，規之和魯郡太守崔邪利以及魯郡的屬縣徐遜、愛猛之等人一起投降，賞賜爵號爲鉅平子，任命爲雁門太守。

祉性剛愎，好刑名。爲司空令、輔國長史，襲爵鉅平子。侵盗公資，私營居宅，有司按之，抵死，孝文特恕遠徙。後還。景明初，爲將作都將，加左軍將軍。四年，持節爲梁州

羊祉生性剛愎自用，喜好法家的刑名之學。任司空令、輔國長史，繼承爵號鉅平子。盗竊公有資産，用來自己修建住宅，司法官依罪判決他，應該處死刑，孝文帝特加寬貸改爲流放遠方。後來返回。景明初年，任將作都將，加官左

軍司，討叛氐。正始二年，王師伐蜀，以祉假節龍驤將軍、益州刺史，出劍閣而還。又以本將軍爲秦、梁二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天性酷忍，又不清潔，坐掠人爲奴婢，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高肇執政，祉復被起爲光禄大夫，假平南將軍、持節，領步騎三萬，先驅趣涪。未至，宣武崩，班師。夜中引軍，山有二徑，軍人迷而失路，祉便斬隊副楊明達，梟首路側。爲中尉元昭所劾，會赦免。後加平北將軍，未拜而卒，贈安東將軍、兖州刺史。

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劉臺龍議謚曰："祉志存埋輪，不避强禦；及贊戎律，熊武斯裁；仗節撫藩，邊夷識德，化沾殊類，襁負懷仁。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宜謚爲景。"侍中侯剛、給事黄門侍郎元纂等駁曰："臣聞唯名與器，弗可妄假，定謚準行，必當其迹。按祉志性急酷，所在過威，布德罕聞，暴聲屢發，而禮官虚述，謚之爲景，非直失於一人，實毁朝則。請還付外，準行更量虚實。"靈太后令曰："依駁更議。"元端、臺龍上言："竊惟謚者行之迹，狀者迹之稱。然尚書銓衡是司，釐品庶物，若狀與迹乖，應抑而不受，録其實狀，然後下寺，依謚法準狀科上。豈有捨其行迹，外有所求，去狀去稱，將何所準？檢祉以母老辭藩，乃降手詔云：'卿綏撫有年，聲實兼著，安邊寧境，實稱朝望。'及其没也，又加顯贈，言祉誠著累朝，效彰出内，作牧岷區，字萌之績驟聞。詔册褒美，無替倫望。然君子使人，器之，義無求備。德有數德，優劣不同，剛而能克，亦爲德焉。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謂前議爲允。"司徒右

軍將軍。四年，持符節擔任梁州軍司，討伐叛亂的氐族。正始二年，官軍征討蜀地，任命羊祉爲假節龍鑲將軍、益州刺史，進入了劍閣之後又返回了。又以原軍職擔任秦、梁二州刺史，加征虜將軍銜。生性殘忍，又不清廉，犯有搶他人做奴婢的罪行，被御史中尉王顯彈劾，免除官職。高肇執政時，羊祉又被起用爲光禄大夫，假平南將軍、持節，領步騎三萬，先趕往涪。還没有趕到，宣武帝去世，回軍。夜裏行軍，山路有兩條，軍隊迷路，羊祉便殺了隊副楊明達，梟首於路旁。被中尉元昭告發，遇上大赦免於處分。後來加任平北將軍，還没有正式任命就死了，贈爲安東將軍、兖州刺史。

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劉臺龍討論羊祉的謚號説："羊祉剛正不阿，不畏權貴；他參掌軍事時，英武果斷；持符節去安撫邊疆，夷人識德，受到感化，扶老携幼前來歸順。依照謚法：布施恩德行爲正直稱爲景。應該給他加謚號爲景。"侍中侯剛、給事黄門侍郎元纂等人反駁説："我們聽説衹有名和器，不可隨便給人，確定謚號應根據一個人的行事來定，一定要使謚號與他的行爲相符。羊祉天性特别殘酷，他所經過的地方威嚴太重，很少聽説他曾布施恩德，貪暴的名聲不時被揭露，但禮官却虚構他的行事，給他定謚號爲景，這不僅是對一個人評論是否公正的問題，實際是破壞了朝廷的法規。請求駁回交給外廷，根據羊祉的行爲重新審定。"靈太后下令説："依照駁議重新討論。"元端、臺龍上書説："我們認爲謚號是行爲的迹象，行迹的名稱。但是尚書是專門負責審定人物的，品評各種人物，如果説的和事實不符，應該抵制不接受上報，記叙他的真實行爲，然後下交給寺官，依照謚法再準確説明他的行事上報。難道有捨棄一個人的行事，另找根據來定謚號的，如果既不根據一個人的行事，又不根據對一人的行狀來議謚號，又將根據什麽呢？考查羊祉因爲母親年老辭讓邊官職務時，曾有皇帝手詔説：'你安撫邊夷多年，名聲和實績都很突出，安定了國家的邊境，確實符合朝廷的希望。'等到他死了，朝廷又給他贈顯官，説羊

長史張烈、主簿李瑒刺稱："按祉歷官累朝，當官允稱，委捍西南，邊隅靖遏，準行易名，奬誡攸在，竊謂無虧體例。"尚書李韶又述奏以府寺爲允，靈太后可其奏。

祉的忠心在歷朝都很著名，功績在朝廷内外都很顯赫，在蜀地任刺史，管理百姓的功績驟起。詔書對他贊美，可以説是獨一無二的。然而君子使用人，對他器重，道理上就不應對他求全責備。所謂德有多種，優劣程度不同，剛直而能成功，也是一種德。依照謚法：布施恩澤行爲正直稱爲景。我們認爲開始議定的合適。"司徒右長史張烈、主簿李瑒説："按羊祉在多朝任官，當官稱職，委任他捍衛西南，邊疆地區獲得了安寧，依照行爲確定名號，名號體現着奬懲，我們認爲没有違反標準。"尚書李韶又上奏認爲禮官議定的合適，靈太后批准了他的奏議。

祉自當官，不憚强禦，朝廷以爲剛斷，時有檢覆，每令出使。然好慕刑名，頗爲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下。及出將臨州，并無恩潤，兵人患其嚴虐。子深。

羊祉當官，不害怕權貴，朝廷因爲他剛直有決斷，各地有檢查核實的事務，經常派他去。然而喜好刑名，采用重刑防範，每到一處，人們稱爲天狗下來了。等到他外出到州上任，對人没有恩澤，士兵百姓都害怕他的嚴厲殘酷。兒子羊深。

羊深

深字文泉，早有風尚，學涉經史，兼長几案。少與隴西李神儁同志相友。自司空記室參軍，再遷尚書駕部郎中。于時沙汰郎官，務精才實，深以才堪見留。在公明斷，尚書僕射崔亮、吏部尚書甄琛咸敬重之。明帝行釋奠之禮，講《孝經》，深儕輩中獨蒙引聽，時論美之。

羊深字文泉，從小就表現出志氣風尚，學業兼通經史之學，同時擅長公案文書寫作。少年時和隴西人李神儁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從司空記室參軍入仕，兩次升任爲尚書駕部郎中。當時朝廷淘汰郎官，力求業務精才能實，羊深因爲才能突出被留用。在職明達有决斷，尚書僕射崔亮、吏部尚書甄深都對他很敬重。明帝舉行釋奠禮，講習《孝經》，羊深在同輩中特别地被召進宫去聽講，當時人很羨慕他。

正光末，北地人車金雀等率羌、胡反叛，高平賊宿勤明達寇豳、夏諸州，北海王顥爲都督、行臺討之，以深爲行臺右丞、軍司，仍領郎中。顥敗，還京。頃之，遷尚書左丞。蕭寶夤反，攻圍華州，正平薛鳳賢等作逆。敕深兼給事黄門侍郎，與大行臺、僕射長孫承業共會潼關，規模進止。事平，以功賜爵新泰男。靈太后曾幸芒山，集僧尼齋會，公卿盡在坐，太后引見深，欣然勞問之。顧謂

正光末年，北地人車金雀等率領羌人、胡人反叛，高平叛軍宿勤明達侵犯豳州、夏州等地，北海王元顥任都督、行臺前往討伐，任用羊深爲行臺右丞、軍司，兼任郎中。元顥失敗後，回到京城。過了不久，改任尚書左丞。蕭寶夤反叛，進攻圍困華州，正平人薛鳳賢等人發動叛亂。朝廷下令羊深兼任給事黄門侍郎，與大行臺、僕射長孫承業共同會師潼關，規劃行軍路綫。事情平息後，因爲功勛賜給爵號爲新泰男。靈太后曾經巡幸到芒山，召集和尚尼姑齋會，公卿百官都在場，太后接見羊深，很高興地慰問他。對身邊的

左右曰："羊深真忠臣也。"舉坐傾心。

大臣説："羊深是真正的忠臣。"滿場的人都心中羨慕。

莊帝踐阼，除太府卿，又爲二兖行臺。深處分軍國，損益隨機，亦有時譽。初，尒朱榮殺害朝士，深第七弟侃爲太山太守，性粗武，遂率鄉人外招梁寇。深在彭城，忽得侃書，招深同逆。深慨然流涕，斬使人，并書表聞。莊帝乃下詔褒其忠烈，令還朝受敕，乃歸京師，除名。久之，除金紫光禄大夫。元顥入洛，以深兼黄門侍郎。顥平，免官。

莊帝登基，任命爲太府卿，又任二兖州行臺。羊深處理軍國大事，隨機應變，也享有當時人的贊譽。當初，尒朱榮殺害朝中士人，羊深的第七個弟弟羊侃任泰山太守，性格粗暴，率領鄉人向外招引梁軍入侵。羊深在彭城，忽然得到羊侃的書信，招羊深一同反叛。羊深慷慨激昂流下了眼淚，殺了送信的人，上表報告朝廷。莊帝下詔書表彰他的忠烈，命令他回朝接受敕令，羊深就回到京城，被削除官籍。很久以後，任命爲金紫光禄大夫。元顥進入洛陽，任用羊深爲兼黄門侍郎。元顥被平定後，羊深被免除官職。

普泰初，爲散騎常侍、衛將軍、右光禄大夫，監起居注。自天下多事，東西二省，官員委積，節閔帝敕深與常侍盧道虔、元晏、元法壽選人補定，自奉朝請以上，各有沙汰。尋兼侍中。節閔帝甚親待之。時膠序廢替，名教陵遲，深乃上疏，請修立國學，廣延胄子，帝善之。

普泰初年，任散騎常侍、衛將軍、右光禄大夫，監修起居注。自從天下發生動亂以來，東西兩臺省，官員的設置問題成堆，節閔帝令羊深與常侍盧道虔、元晏、元法壽選人補充確定，從奉朝請以上，各淘汰了一些官職和人員。不久兼任侍中。節閔帝對他很親近信任。當時學校廢置，名教遭到毁棄，羊深便上書朝廷，請求復立國學，廣泛招收貴族子弟，節閔帝很贊賞他的建議。

孝武初，除中書令。永熙三年，以深兼御史中尉、東道軍司。及帝入關，深與樊子鵠不從齊神武，起兵於兖州，子鵠署深爲齊州刺史。天平二年正月，東魏軍討破之，斬於陣。

孝武帝初年，任命爲中書令。永熙三年，任用羊深兼御史中尉、東道軍司。等到皇帝遷到關中，羊深和樊子鵠不順從齊神武，在兖州發兵起義，子鵠任命羊深爲齊州刺史。天平二年正月，東魏軍隊討伐打敗了他，在陣中殺了他。

羊肅

深子肅，武定末儀同、開府、東閤祭酒，以學尚知名。乾明初，爲冀州中從事。趙郡王爲巡省大使，肅以遲緩不任職解。朝議以肅無罪，尋復之。武平中，入文林館撰書。尋爲武德郡守。

羊深的兒子羊肅，武定末年任儀同、開府、東閤祭酒，以學問志氣著名。乾明初年，任冀州中從事。趙郡王任巡省大使，羊肅因爲反應遲緩不稱職被解職。朝中議論認爲羊肅没有過錯，不久恢復了官職。武平年間，進入文林館著書。不久任武德郡守。

羊靈引　羊敦

祉弟靈引，好法律。李彪爲中丞，以爲書侍御史，固辭，彪頗銜之。及爲三公郎，坐兄祉事知而不糾，彪劾奏免官。甚爲尚書令高肇所

羊祉的弟弟靈引，喜好法律。李彪任中丞，任用他爲書侍御史，堅决推辭，李彪深深記恨在心。等到靈引任三公郎，犯有哥哥羊祉違法不告之罪，李彪上奏彈劾免除了他的官職。很受尚書

昵。京兆王愉與肇深相嫌忌，及愉出鎮冀州，肇與靈引爲愉長史，以相間伺。靈引私恃肇勢，每折於愉。及愉作逆，先斬靈引於門。時論云：非直愉自不臣，抑亦由肇及靈引所致。事平，贈平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曰威。

令高肇親近。京兆王元愉與高肇相互非常疑忌，等到元愉外出鎮守冀州，高肇舉薦靈引任元愉的長史，對元愉暗中監視。靈引依仗高肇的權勢，經常對元愉加以抑制。等到元愉反叛，首先將靈引在軍門斬首。當時的輿論説：這場叛亂不衹是元愉不服從朝廷，也是由於高肇和靈引所引起的。事情平定後，贈爲平東將軍、兗州刺史，謚號爲威。

子敦，字元禮，性尚閑素，學涉書史。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出爲本州别駕，公平正直，見非法，終不判署。後爲衛將軍、廣平太守，甚有能名，奸吏跼蹐，秋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饑，家餽未至，使人外尋陂澤，采藕根食之，遇有疾苦，家人解衣質米以供之。然政尚威嚴。朝廷以其清白，賜穀一千斛，絹一百匹。卒官，吏人奔哭，莫不悲慟。贈衛大將軍、吏部尚書、兗州刺史，謚曰貞。武定初，齊神武以敦及中山太守蘇淑在官奉法，清約自居，宜見追褒，乃上言請加旌録。詔各賞帛一百匹，粟五百斛，下郡國，咸使聞知。

兒子羊敦，字元禮，生性嫻静，涉獵書史。因爲父親爲朝廷而死，任命爲給事中。外任本州别駕，公平正直，遇到不法分子，始終不加以任用。後來任衛將軍、廣平太守，很有能幹的名聲，奸猾的官吏都受到了抑制，對百姓秋毫無犯。崇尚清正儉約，正碰到荒年，家中的糧食没有送到，派人外出找陂塘沼澤，采掘藕根充飢，遇有疾苦，家人脱下衣服去典當换米供應。然而執政崇尚威嚴。朝廷因爲他清正廉潔，賜給他一千斛穀，一百匹絹。在官任上去世，吏民哭泣相告，個個悲痛失聲。贈爲衛大將軍、吏部尚書、兗州刺史，謚號爲貞。武定初年，齊神武因爲羊敦以及中山太守蘇淑兩人任職守法奉公，清廉儉約，應該追加褒獎，就上奏請求加以表彰。皇帝下詔給他們兩人各賞賜一百匹帛，五百斛粟，下達各郡國，使全國上下周知。

靈引弟瑩，字靈珍，兗州别駕從事。子烈。

靈引的弟弟羊瑩，字靈珍，任兗州别駕從事。兒子羊烈。

羊烈

烈字信卿，少通敏，頗自修立，有成人風。好讀書，能言名理，以玄學知名。魏孝昌末，烈從兄侃爲太山太守，據郡起兵外叛，烈潛知其謀，深懼家禍，與從兄廣平太守敦馳赴洛陽告難。朝廷將加厚賞，烈告人云："譬如斬手全軀，所存者大故爾，豈有幸從兄之敗，以爲己利乎？"卒無所受。

羊烈字信卿，從小聰明，很注意修養，有成年人的風度。喜歡讀書，能談論名理，以玄學聞名。北魏孝昌末年，羊烈的堂兄羊侃任太山太守，依托太山郡起兵叛歸梁，羊烈暗中得知羊侃的預謀，非常害怕家庭遭禍，和堂兄廣平太守羊敦一起飛奔洛陽報告事變。朝廷將給予他重賞，羊烈對人説："我這樣做就好比砍掉一隻手來保全整個身體，捨掉一隻手是因爲保存的部分很大的緣故，哪有幸災樂禍於堂兄的敗亡，以此作爲自己獲利的手段呢？"最終也没有接受獎賞。

天保中，累遷尚書祠部、左右户郎中，在官咸爲稱職。除陽平太守，

天保年間，屢經升遷任尚書祠部、左右户郎中，在位都認爲他稱職。任命爲陽平太守，以才

有能名。時頻有災蝗，犬牙不入陽平境，敕書褒美焉。遷光禄少卿、兖州大中正。武平初，除義州刺史，以老還鄉，卒于家。

能著名。當時經常發生蝗災，到任後災害不出現於陽平境内，皇帝表彰了他。升任光禄少卿、兖州大中正。武平初年，任命爲義州刺史，因年老回故鄉，在家中去世。

烈家傳素業，閨門修飭，爲世所稱。一門女不再醮。魏太和中，於兖州造一尼寺，女寡居無子者，并出家爲尼，咸存戒行。烈天統中與尚書畢義雲争兖州大中正。義雲盛稱門閥累世，本州刺史，卿世爲我家故吏。烈云："自畢軌被誅以還，寂無人物。近日刺史，皆疆埸之上，彼此而得，何足爲言。豈若我之漢河南尹、晋朝太傅，名德學行，百世傳美。且男清女貞，足以相冠，自外多可稱也。"蓋譏義雲之帷薄焉。

羊烈家庭傳承祖上傳統，對兒女管理嚴謹，受到世人稱贊。全家的女性没有一人改嫁。北魏太和年間，他在兖州建了一座尼姑庵，婦女獨身又没有兒子的，都讓她們出家當尼姑，人人心中想修行之事。羊烈天統年間和尚書畢義雲争奪兖州大中正的職位。義雲宣揚自己家庭歷朝任大官顯赫，幾代人任兖州刺史，而你的家人世代是我家的吏臣。羊烈説："從畢軌被處决之後，畢家根本没像樣的人物。近年的刺史，都是戰場上面，你争我奪得來的，不值得一説。哪裏趕得上我們羊家漢代的河南尹、晋朝的太傅，他們的名聲道德與學問品行，百代都受到傳頌贊美。况且羊家男人清正女人忠貞，完全可以説天下第一，此外可稱道的還有很多。"譏諷畢家的家門淫亂。

烈弟脩，有才幹，卒於尚書左丞。

羊烈的弟弟羊脩，有才幹，在尚書左丞任上去世。

子玄正。武平末，將作丞。隋開皇中，户部侍郎。卒於隴西郡贊務。

兒子玄正。武平末年，任將作丞。隋朝開皇年間，任户部侍郎。在隴西郡贊務任上去世。

論曰：薛安都一武夫耳，雖輕於去就，實啓東南。事窘圖變，而竟保寵禄，優矣。休賓窮而委質。孝標名重東南。法壽拓落不羈，克昌厥後。景伯兄弟儒素，良可稱乎。衆敬舉地納誠，榮曜朝國，人位并列，無乏於時。羊祉剛酷之風，得死爲幸。深以才幹從事，聲迹可稱。敦、烈持己所遵，殆時彦也。

論曰：薛安都是一介武夫罷了，雖然擇主非常輕率，但仕途實際從南朝開始。窘迫時便謀劃改節，而最終保住了寵禄，算得上是優秀的。休賓無路可走時派兒子爲人質求降。孝標在南朝享有大名。法壽拓落不羈，可以使子孫興旺。景伯的兄弟尊崇儒學，確實值得稱道。衆敬獻地表達忠誠，在朝中地位非常榮耀，名位顯要於當時。羊祉剛直殘忍的作風，能壽終已是幸運。羊深以才幹行政，聲譽事迹都值得稱贊。羊敦、羊烈保持羊家的傳統，也可算當時的優秀人才。

北史卷四十

列傳第二十八

韓麒麟　程駿　李彪(孫)昶　高道悦　甄琛　高聰

韓麒麟　韓子熙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自云漢大司馬增之後也。父瑚，秀容、平原二郡太守。

韓麒麟，是昌黎棘城人，自稱是漢代大司馬韓增的後代。父親韓瑚，任秀容、平原二郡太守。

麒麟幼而好學，美姿容，善騎射。景穆監國，爲東曹主書。文成即位，賜爵漁陽男。父亡，在喪有禮。後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方圖進趣，宜示寬厚，勍敵在前，而便坑其衆，恐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悦。後白曜表麒麟與房法壽對爲冀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上義租六十萬斛，并攻戰器械，於是軍須無乏。及白曜被誅，麒麟停滯多年。

麒麟從小好學，姿態容貌很美，善於騎馬射箭。景穆監理國事，他爲東曹主書。文成帝即位，賜給他爵號爲漁陽男。父親死後，服喪符合禮制。後來爲征南將軍慕容白曜的參軍事。進攻升城，軍隊傷亡很大，等到升城敵軍被打敗，白曜準備將城裏剩下的人活埋。麒麟勸諫說："現在正在謀劃向前推進，應該表示出我軍的寬大政策，强敵當前，而隨便把人都活埋了，恐怕三齊不會容易攻下。"白曜聽從了他的勸説，讓城裏人各復原業，齊州地方的人非常高興。後來白曜上表舉薦麒麟和房法壽對應任冀州刺史。白曜進攻東陽，麒麟捐獻租糧六十萬斛，同時還有攻戰器械，因此軍隊的物資纔不缺乏。等到白曜被處决，麒麟多年滯留原職。

孝文時，拜齊州刺史，假魏昌侯。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説麒麟曰："明公仗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慚懼而退。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官，士人沈抑，乃表請守宰有闕，宜推用豪望，增置吏員，廣延賢哲，則華族蒙榮，良才獲叙，懷德安土，庶或在兹。朝議從

孝文帝時，任命爲齊州刺史，暫爲魏昌侯。在任上很少使用刑罰，從事劉普慶勸他説："您憑着朝廷的符節管理中夏地區，不誅殺什麽人，怎麽能顯示您的威嚴？"麒麟説："人家不犯法，我去處决誰呢？如果一定要靠殺人斷獄來建立威嚴的名聲，應該用你來作爲對象。"普慶慚愧恐懼而退。麒麟認爲剛剛歸附朝廷的人，没有在臺省當官的機會，士人受壓制而被埋没，於是上表啓請朝廷，如果刺史太守官職有空缺，應該選用當地豪門大姓，增設官員，廣泛招攬賢才，這就

之。

可以使顯族獲得榮耀，優秀人才得到任用，百姓感慕朝廷恩德而安居樂業，或許就在於此。朝廷討論接受了他的建議。

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曰：

古先哲王，經國立政，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藉千畝，以率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實百王之常軌，爲政之所先。今京師人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其饑，況於今者，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人有餧終，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

太和十一年，京城發生了大饑荒，麒麟上表陳述自己對時事的看法說：

古代的聖王，治國執政，要儲蓄九個豐年的收成，這纔叫做太平盛世。所以帝王要親自耕種田地，以作爲老百姓的表率。故而能做到衣食豐足，禮教興盛。至於中古時代，仍能崇尚農業，交納糧食給國家的人與殺敵立功的人同樣賜予爵位，努力耕種的人與具有孝悌德行的人同樣受到獎賞。這實在是歷代帝王的常規，執政治國首要的原則。現在京城人口衆多，不種田的人多，游手好閑的人，占了三分之二。一個男子不種地，就有人要受餓，更何況像現在這樣，不種地的男子成千上萬？所以去年山東地區遭受水災，就有人餓死，今年秋天京城地區遇到旱災，就穀價飛漲，這實際是因爲農民没有受到鼓勵去勤奮耕作，一向没有糧食儲蓄所造成。

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餧之人，皆由有司不爲其制，長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浸成侈俗。故令耕者日少，田者日荒，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别，人歸朴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案檢，勤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凶災，免於流亡矣。

皇上是上天賜給百姓的聖明君主，道德與日月齊光，現在之所以皇上普降浩大的恩澤，而下有受凍挨餓的百姓，都是因爲官府不能制定很好的制度，行政官吏們不關心農業生産所致。天下太平年歲已經很久，豐收連年，人們競相崇尚繁華奢侈，逐漸養成了浪費的習慣。導致耕種的人一天天減少，荒蕪的田地一天天增多，府庫的糧食布帛耗盡，而市場上充滿着珠寶財貨，家裏缺衣少食，而道路上人人穿着華麗，飢餓挨凍的根源，實際就在這裏。我認爲凡是珍寶好玩的物品，都應禁止通行。紅白喜事的禮儀，制定完備的規格制度，使貴賤有所區别，而人們都回歸樸素。統計全國的男女數量，根據人口多少授予田畝，執政官吏四季來回巡視，朝廷的使者一年作一次核對檢查，殷勤地督促鼓勵，嚴格賞罰制度。幾年之後一定會盈餘而豐贍，即使遇到災荒年，也可以免

往年校比户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人爲利，而不可長久。脱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請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振。所謂私人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人無荒年矣。

卒官，遺敕其子，殯以素棺，事從儉約。

麒麟立性恭慎，恒置律令於坐傍。臨終之日，唯有俸絹數十匹，其清貧如此。贈散騎常侍、燕郡公，謚曰康。

長子興宗，字茂先。好學有文才，位秘書中散。卒，贈漁陽太守。

子子熙，字元雍。少自修整，頗有學識，爲清河王懌郎中令。初，子熙父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成父素懷，卒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先爵讓弟仲穆。兄弟友愛如此。母亡，居喪有禮。子熙爲懌所眷遇，遂闕位，待其畢喪後，復引用。及元叉害懌，久不得葬。子熙爲之憂悴，屏居田野，每言王若不得復封，以禮遷葬，誓以終身不仕。後靈太后反政，以叉爲尚書令，解其領軍。子熙與懌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傅靈檦、賓客張子慎伏闕上書，理懌之冤，極言元叉、劉騰誣罔。書奏，靈太后義之，乃引子熙爲中書舍人。後遂剖騰棺，賜叉死。尋修國史。建義初，兼黄門，尋爲正。

於逃荒餓死。

去年調查户籍，田租賦税輕而少。我所統轄的齊州，租糧僅够供應州官的俸糧，差不多没有存入倉庫的。雖然這樣對百姓有利，但却不能維持長久。假如有戰争爆發，或者遭受了天災，恐怕供應的方面，就找不到可以拿來供給調濟的東西。請求減少農民交納的絹和布，增加上交的糧食，年成好的時候多積蓄一些，年成不好的時候拿出來賑濟。所以説私人的糧穀，托存在官府那裏，官府那裏有往年積蓄的糧食，那麽百姓就没有荒年了。

在官任上去世，遺囑教他的兒子用没有裝飾的棺材下葬，一切依節約的原則行事。

麒麟立身性情恭謹，總是在身邊放置有一套國家頒布的法律條文。臨終的時候，衹有作爲俸禄的絹幾十匹，他就是這樣清貧。追贈爲散騎常侍、燕郡公，謚號爲康。

大兒子興宗，字茂先。好學有文才，任秘書中散。去世，追贈爲漁陽太守。

兒子子熙，字元雍。從小就注重自我修飾，很有學問見識，任清河王元懌的郎中令。當初，子熙把父親的爵位讓給弟弟顯宗，顯宗不接受，子熙爲成全他父親一向的心願，始終没有繼承爵位。等到顯宗死後，子熙另外得到了朝廷賜給的爵位，就將原先的爵位讓給了弟弟仲穆。他們兄弟間就是這樣友愛。母親去世，他服喪有禮節。子熙受到元懌的關注禮遇，因而元懌將職位空缺起來，等他服完母孝之後，再加以任用。等到元叉加害元懌，長久不能歸葬。子熙爲他憂傷憔悴，獨自退居在鄉間，常説清河王如果不恢復封贈，按禮制歸葬，發誓終生不出去做官。後來靈太后重新執政，任命元叉爲尚書令，解除了他的領軍之職。子熙與元懌的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傅靈檦、賓客張子慎一起上書朝廷，爲元懌伸冤，極言元叉、劉騰誣陷加罪。上書遞呈之後，靈太后主持討論這件事，便提拔子熙爲中書舍人。後來將劉騰剖棺暴尸，將元叉賜死。不久修撰國史。建義初年，任兼黄門，不久爲正黄門。

子熙清白自守，不交人事。又少孤，爲叔顯宗所撫養。及顯宗卒，顯宗子伯華又幼，子熙愛友等於同生，長猶共居，車馬資財，隨其費用，未嘗見於言色。又上書求析階與伯華，於是除伯華東太原太守。及伯華在郡，爲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訴朝廷。明帝詔遣案檢，弼遂大見詰讓。

子熙自己堅持清白的操守，不和别人交往。又很小就成了孤兒，被叔父顯宗撫養成人。等到顯宗去世，顯宗的兒子伯華年齡又小，子熙對他友愛等同一父所生，長大後還住在一起，車馬資産財物，隨他花費使用，不曾在言辭臉色上有不高興的表現。又上書朝廷分自己的官階給伯華，因此任命伯華爲東太原太守。等到伯華到郡上任，遭到刺史元弼的污辱，子熙便向朝廷哭泣投訴。明帝下詔派人調查處理，元弼遭到强烈責問。

尒朱榮之禽葛榮，送至京師。莊帝欲面數之，子熙以爲榮既元凶，自知必死，恐或不遜，無宜見之。尒朱榮聞而大怒，請罪子熙。莊帝恕而不責。及邢杲起逆，詔子熙慰勞，杲詐降，子熙信之。還至樂陵，杲復反。子熙還，坐付廷尉，論以大辟，恕死免官。孝武初，領著作，以奉册勳，封歷城縣子。

尒朱榮活捉了葛榮，押送到京城。莊帝想當面歷數他的罪狀，子熙認爲葛榮既是首惡，自知一定會處死，恐怕會言辭不遜，不適宜見面。尒朱榮聽説這事大怒，請求將子熙治罪。莊帝寬恕他不加責備。等到邢杲反叛，下詔讓子熙去加以安撫，邢杲詐稱投降，子熙相信了他。返回走到樂陵，邢杲又叛變了。子熙回到朝廷，被判罪交付廷尉審處，判決要斬首，被饒恕性命免除官職。孝武初年，任著作之職，因爲奉行册封的功勳，賜給爵位歷城縣子。

天平初，爲侍讀，除國子祭酒。子熙儉素安貧，常好退静。遷鄴之始，百司并給兵力，時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論者高之。元象中，加衛大將軍。

天平初年，任侍讀，任命爲國子祭酒。子熙儉約樸素安於清貧，總喜歡退處閑静。剛遷都鄴都的時候，百官都配有兵卒，當時因爲祭酒是個清閑職務，衹配給兩名士兵。有人讓他上表陳述請求增加配兵，子熙説："朝廷自己不給我配兵，關我韓子熙什麽事。"評論的人們對他評價很高。元象年間，加官衛大將軍。

先是子熙與弟娉王氏爲妻，姑之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婚，後遂與寡嫗李氏奸合而生三子。王、李不穆，迭相告言，子熙因此慚恨，遂以發疾。卒，遺戒不求贈謚，其子不能遵奉，遂至干謁。武定初，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早先子熙爲弟弟娶王氏爲妻，王氏是姑母的女兒，生有兩個兒子。子熙還没結婚，後來便和寡婦李氏通奸而生下三個兒子。王氏、李氏兩人不和，先後互説短處，子熙爲這事慚愧抱憾，於是發病。去世，遺囑告誡家人不要請求追贈謚號，他的兒子没有遵照奉行，到朝廷去請求。武定初年，追贈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韓顯宗

興宗弟顯宗，字茂親。剛直，能面折廷諍，亦有才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嘗與顯宗校試，抄百餘

興宗的弟弟顯宗，字茂親。剛直不阿，能在朝廷面折和廷諍，也很有才學。有個和尚法撫，三齊一帶都稱贊他聰明，曾與顯宗比試才能，抄

人名，各讀一遍，隨即覆呼，法撫猶有一二舛謬，顯宗了無誤錯。法撫嘆曰："貧道生平以來，唯服郎耳。"

寫一百多人的姓名，各人閱讀一遍，緊接着復述叫出這些姓名，法撫還有一兩處錯誤，顯宗完全没有錯。法撫贊嘆説："我生平以來，衹佩服你一人。"

太和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後兼中書侍郎。既定遷都，顯宗上書：

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山，竊以爲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費則徭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帳之費，則南州免雜徭之煩，北都息分析之嘆，洛京可以時就，遷者僉爾如歸。

太和初年，選拔秀才，對策爲甲等，任命爲著作佐郎。後來兼任中書侍郎。已决定遷都，顯宗上書説：

第一：我聽説皇上今年夏天如果不巡幸三齊，就將要去中山，我私下認爲這一决定不是好計策。爲什麽這樣説呢？現在應早日停息徭役，京城洛陽應該儘速建成，節省費用就可以减輕徭役，合計功效則洛陽容易建成。願皇上早日回到北京，以節省各州沿途供奉的費用，則南方各州免除了雜徭的煩憂，北都平息了分崩離析的怨嘆，洛京還可以按時建成，遷移的人都會如同回家一樣。

二曰：自古聖帝必以儉約爲美，亂主必以奢侈貽患。仰惟先朝，皆卑宫室而致力於經略，故能基宇開廣，業祚隆泰。今洛陽基趾，魏明所營，取譏前代。伏惟陛下損之又損之。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尚，今因遷徙，宜申禁約，令貴賤有檢，無得逾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洫，使寺署有别，士庶異居，永垂百世不刊之範。

第二：自古以來聖明帝王必以儉約爲美德，亂國昏君必定奢侈自貽後患。在前朝，都輕視宫室建造而致力於經國方略，所以他們能够使國家的基礎廣大雄厚，事業興旺發達。現在洛陽的基礎，是魏明帝經營的，遭到前代的譏諷。我希望皇上應該减損再减損。原來北都的富户人家，相互間攀比着修建華麗屋宇，如今趁遷移的機會，應重申禁令，讓貴賤都有檢束，不能超過規定。將街衢修得寬廣平直，疏通溝渠，使寺廟官府有所區别，士人庶民分開居住，爲後來百代建立永不可變的規範。

三曰：竊聞輿駕還洛陽，輕將數千騎，臣甚爲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猶坐不垂堂，况萬乘之尊，富有四海乎。清道而行，尚恐銜橛之失，况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

第三：我聽説皇上回洛陽，僅帶幾千騎兵，我認爲皇上很不應該這樣做。家有千金之人，也坐在家裏不肯下堂，更何况萬乘之尊，富有天下。清除路上的一切再出發，尚且擔心會有車馬失控，何况要長途跋涉而不三思而後行呢？

四曰：竊惟陛下耳聽法音，目玩墳典，口對百辟，心慮萬機，晷昃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與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睿明所用，

第四：我覺得皇上耳聽佛音，目視經典，口要應對百官，心要日理萬機，太陽偏西纔吃飯，夜半時分纔就寢，加上孝敬思念，隨時間的增長而加深，文章之功，日益完善。雖聖明所用也不煩多，但這并不是保

未足爲煩，然非所以嗇神養性，熙無疆之祚。莊周有言："形有待而智無涯，以有待之形，役無涯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也。

孝文頗納之。顯宗又上言：

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别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皇不耻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自墜於皂隸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有寸長銖重者，即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

又曰：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徙惡以從善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以刑法爲政，生人之命，於是而在。有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雖以捶撻薄刑，而人莫敢犯。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未多坐盗棄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奸在於防檢，不在嚴刑。今州郡牧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咸以深酷爲無私，以仁恕爲容盗。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

神養性的方法，爲的是永保萬年的基業。莊子曾説："形體有它的依憑而智識却没有邊際，以有依賴的形體，去受無邊際的智識役使，那是危險的。"這是愚臣我所感到不安的。

孝文帝采納了他的很多建議。顯宗又上書説：

前代録用士人，一定要先正名分，所以有賢良方正的名稱。現在州郡選拔察舉的人才，祇有秀才、孝廉的名目，而没有秀才、孝廉的實質。而朝廷僅考核這些人的名聲門閥是否屬實，不再彈劾處罰。像這樣則可以另外命令各地選舉門第高的人來加以録用，有什麽必要假冒秀才、孝廉？所謂門第聲望，這是祖上的遺業，對於皇家又有什麽益處。對時代有益處的，祇能是賢德的人才而已。如果有這樣的才能，即使是卑賤的屠夫釣叟奴僕臣虜之類，聖明的皇上也不以任用他們爲耻；如果没有這樣的才能，即使是三皇的後代，自己也會淪落爲僕隸。有的議論者説：當今社會没有奇才，還不如按門第高下來取士。這種説法也是不對的。怎可以因爲社會上没有周公、邵公，就廢棄而不設置宰相呢？祇要比較出寸有所長銖有所重，就首先加以録用，那麽賢才就不會有遺漏了。

又説：帝王所以能居於尊貴的地位統治百姓，靠的是威勢；億萬黎民所以願改惡而從善，是由於有法律的威懾。因此擁有國家的人，一定要依刑法行政，人的命運，就維係在法律上。有罪的一定懲罰，受罰的一定是罪犯，那麽即使使用鞭打等輕刑，也没有人敢違犯。有法制不執行，人能獲得僥幸，那麽即使是株連九族的殺戮，也不能整肅社會。從太和以來，并没有判太多的盗竊犯殺頭示衆的，而遠近地方整肅清平。由此説來，禁止奸邪在於防範檢查，而不在於使用嚴厲的刑罰。現在州刺史郡太守，爲了博得當時的名譽，什麽刑法都動用；朝中官吏，也都以嚴酷的刑罰誅殺爲公正無私，把仁愛

之内，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宜敕示百官，以惠元元之命。

寬恕當作是容忍盜賊。上下互相督促鼓勵使用嚴刑峻法，於是形成風氣。陛下住在九重深宮之内，把老百姓看成自己的子女；百官們分擔千萬種機要事務，對待百姓像仇人一樣。這樣就會形成僅有一位堯、舜，而桀、紂却成千上百的局面，天下和氣不至，就是因爲這個原因。應該告示百官，以便使百姓的生命得到保護。

又曰：昔周王爲犬戎所逐，東遷河洛，鎬京猶稱宗周，以存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實自草創，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廢舊。今陛下光隆先業，遷宅中土，稽古復禮，於斯爲盛。按《春秋》之義，有宗廟謂之都，無謂之邑，此不刊之典也。况北代，宗廟在焉，山陵托焉，王業所基，聖躬所載，其爲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愚謂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以光萬葉。

又說：過去周王被犬戎追趕，往東遷都洛水，鎬京仍稱爲宗周，以表示思念故土。漢光武雖説叫做中興，實際一切都屬於開創，但在西京還設置京尹，也不廢除舊的制度。現在陛下光大祖先的基業，遷都中原，依照古代恢復舊禮，當今可以説最爲旺盛。按《春秋》上的義理，建有祖宗廟宇的地方叫做都城，没有的稱爲城邑，這是不變的典章。何况北都代郡，魏氏的宗廟在那裏，先祖的陵墓在那裏，它是王室事業的根基，聖上生活的地方，這樣的地方作爲祖先靈魂居住的神鄉福地，實在相隔太遠了。現在一下子就讓代都和一般的郡國相同，我覺得不安。我認爲代都應設京郊置尹官，一切按前代的制度辦。尊崇根本重視舊業，以便光輝千秋萬代。

又曰：伏見洛京之制，居人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則衣冠淪於厮豎之邑，臧獲顯於膏腴之里，物之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人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僞，志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别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買賣任情，販貴易賤，錯居渾雜。假令一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

又說：我看到京城洛陽的規制，居住的人按官位排列，不依照族姓分類。但是官位不是永久固定的，有的早晨榮顯而晚上却衰敗了，原先的冠蓋士人就淪落到奴僕的地步，而僕隸也會出現在富裕的里巷，顛三倒四，到了這種程度。古代的聖王，之所以一定要讓士、農、工、商四種人分開住，是要使他們職業固定而能專心致志。職業固定就不欺詐，專心致志則能形成一技之長，所以能憑耳濡目染，不督促也能學會，父親兄長的言傳身教，不嚴謹也能教成功。回想太祖道武皇帝，開創基業十分繁忙，每天没有一點空暇，但仍然擠出時間來區别士人庶民，不讓混淆一處，歌伎工匠屠户商客，各有自己的住處。但不禁止來往，人們可以隨意買

講《禮》，宣令童齔，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萬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今令伎作之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效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興；伎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人士，則校其一婚一官，以爲升降，何其密也。至於伎作官塗，得與膏粱華望接閈連甍，何其略也。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在於一言，有何爲疑，而虧盛美？

賣，賣貴買賤，分開居住而來往。假如讓人們在一個地方彈筝吹笛，長歌曼舞，一個地方嚴肅的老師在苦口婆心地教誨，誦習《詩經》講授《禮記》，教育學生，隨任他們到自己喜歡的地方去，這些學生跑到歌舞場所去的將會成千上萬，而前去就學的人將没有一個。這可以説是歌伎工匠不能混雜居住，士人學子不能住在他處的明證。所以孔父説里仁爲美，孟母曾三次搬家，聖賢們的教誨，是如此的重要。現在讓歌伎工匠人家去學習士人的風俗禮教，可能一百年也難學成；讓士人家的孩子模仿歌伎工匠的樣子，却一早晨就能學到。讓士人們住在一起，那麽就容易使禮教興隆；歌伎工匠雜居一處，則風俗難以改變。平常朝廷選拔舉薦士人，都要比較他們家族的每一項婚姻每一個官爵，把這些作爲升降的依據，這是多麽的細密。至於説歌伎工匠都住在官府大路旁邊，能和吃皇糧的高門望族門户相連，這又是多麽的不協調。現在國家仿照古代建造皇都，在中原營造宅宇，不論誰住的地方，都是國家的土地，將士人與歌伎工匠分開，衹要皇上一句話，爲什麽要有疑慮，而損害這樣大的美事？

又曰：自南僞相承，竊有淮北，欲擅中華之稱，且以招誘邊人，故僑置中州郡縣。自皇風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數甚衆，非所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愚以爲可依地理舊名，一皆厘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户少并省，今人口既多，亦可復舊。君人者，以天下爲家，不得有所私也。故倉庫儲貯，以俟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至於有功德者，然後加賜。爰及末代，乃寵之所隆，賜賚無限。自比以來，亦爲太過。在朝諸貴，受禄不

又説：從南方僞立各朝以來，竊據淮北地區，想藉此采用中原的稱號，而且用它來招募誘惑邊疆的人民，所以他們僑置中州郡縣。自從皇朝的春風吹到南方以後，這些地名照舊没有改變，所有重復的州郡縣名，數量非常之多，不符合疆界土地物産，一定要正名的説法。我認爲可以依地理上原有的名稱，一一加以改變糾正，小的合并，大的分開。至於中原地區的州郡縣，原來因爲人户少而合并了，現在人口已經增多，也可恢復原名。統治百姓，把天下當成自己的家，不能有偏私。所以倉庫裏庫存物資，是等發生了水旱災害時，供應軍隊國事使用，建立功德的人，加以賞賜。等到末世，就變成了極力尊寵，賞賜没有限度。從此以後，也就變

輕，土木被綺羅，僕妾厭粱肉，而復厚賚屢加，動以千計。若分賜鰥寡，贍濟實多。如不悛革，豈"周急不繼富"之謂也？

得太濫了。現在朝中任官的權貴，享受的俸祿不少，土木都披上了綾羅綢緞，僕人都吃膩了美食，還不斷給他們豐厚的賞賜，動不動賞賜物品數以千計。如果分賜給孤寡老幼，養活救濟的人一定很多。如果不對這一現象加以改變，這難道符合"多雪中送炭、少錦上添花"的説法嗎？

又曰：諸宿衛内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無令繕其蒲博之具，以成褻狎之容，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一宜禁止。

又説：那些在宮内侍衛值班的官員，應該讓武官練習弓箭，文官誦讀詩書。不要讓他們修飾好蒲樗等賭博的工具，用這些形成猥瑣的樣子，這樣衹能有損朝廷的威儀，對國事毫無益處。像這類東西，一律應該禁止。

帝善之。

文帝認爲他説得好。

孝文曾謂顯宗及程靈虬曰："著作之任，國書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聞。若欲取況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遼闊。若求之當世，文學之能，卿等應推崔孝伯。"又謂顯宗曰："校卿才能，可居中第。"謂程靈虬曰："卿與顯宗，復有差降，可居下上。"顯宗曰："臣才第短淺，比於崔光，實爲隆渥。然臣竊謂陛下貴古而賤今。昔揚雄著《太玄經》，當時不免覆瓮之譚，二百年外，則越諸子。今臣所撰，雖未足光述帝載，然萬祀之後，仰觀祖宗巍巍之功，上睹陛下明明之德，亦何謝欽明於《唐典》，慎徽於《虞書》？"帝曰："假使朕無愧於虞舜，卿復何如堯臣？"顯宗曰："陛下齊踪堯、舜，公卿寧非二八之儔。"帝曰："卿爲著作，僅名奉職，未是良史也。"顯宗曰："臣仰遭明時，直筆無懼，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優於遷、固也。"帝哂之。後與員外郎崔逸等參定朝儀。

孝文帝曾對顯宗和程靈虬説："著作郎這一職務，是專管國家圖書著作的。你們的文章，我已完全知道，中書省的品位，你們也肯定聽説了。如果要用古人作比，班固、司馬遷一類人物，固然相距太遥遠。如果要在當代尋找，具有文學才能的人，你們應該推奉崔孝伯。"又對顯宗説："比較你的才能，可算中品。"對程靈虬説："你與顯宗相比，位置又有所下降，可排在下品中的上等。"顯宗説："下臣我才學短淺，和崔孝伯相比，待遇確實優厚。然而我認爲陛下有些貴古賤今。從前揚雄寫成《太玄經》，當時人認爲衹能用去蓋醬罈子，兩百年之後，則《太玄》的地位已超過了諸子。現在我撰寫的著作，雖然談不到弘揚闡述皇上的功業，但千秋萬代之後，瞻仰祖宗崇高無比的功績，仰視陛下赫赫功德，又哪一點比《唐典》裏記載的差，哪裏比《虞書》裏所敘述的遜色？"孝文帝説："假如我和虞舜相比没有什麽慚愧，你和堯的臣子比起來又怎樣？"顯宗説："陛下當然可以和堯、舜比肩，公卿却不能同八元、八愷這些賢臣相比。"孝文帝説："你擔任著作之職，衹能算稱職，不能説是好史官。"顯宗説："我遇上了光明的時代，秉筆直書無所畏懼，又不接受别人的賄賂，吃得香睡得熟，這些都超過了司馬遷、班固。"孝文帝譏諷地笑了。後來與員外郎崔逸等人一起

參加議定朝儀。

帝曾詔諸官曰：“近代已來，高卑出身，恒有常分。朕意所爲可，復以爲不可，宜校量之。”李冲曰：“未審上古已來，置官列位，爲欲爲膏粱兒地，爲欲益政贊時？”帝曰：“俱欲爲人。”冲曰：“若欲爲人，陛下今日何爲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詔？”帝曰：“苟有殊人之技，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假使無當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純篤，朕是以用之。”冲曰：“傅巖、吕望，豈可以門見舉？”帝曰：“如此濟世者希，曠代有一兩耳。”冲謂諸卿士曰：“適欲請救諸賢。”秘書令李彪曰：“師旅寡少，未足爲援，意有所懷，敢不盡言於聖日？陛下若專以地望，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帝曰：“猶如向解。”顯宗進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禮惟新，國之興否，指此一選。且以國事論之，不審中秘監、令之子，必爲秘書郎，頃來爲監、令者，子皆可爲不？”帝曰：“卿何不論當世膏腴爲監、令者？”顯宗曰：“陛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承貴，以賤襲賤。”帝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俊出者，朕亦不拘此例。”後爲本州中正。

孝文帝對百官下詔説：“近代以來，出身的貴賤尊卑，總是保持固定不變。我認爲這樣可以，又認爲這樣不行，應該比較衡量一下這樣做的利弊。”李冲説：“不知道上古以來，設置官吏的爵位，是要爲肉食者的兒子提供特殊地位呢，還是爲了要有益於時政呢？”孝文帝説：“都是要爲了百姓。”李冲説：“如果説是爲了百姓，陛下爲什麽今天專門崇尚門第，没有下不拘門第提拔人才的詔令？”孝文帝説：“如果一個人身懷特殊技巧，就不怕别人不瞭解他。然而君子之家，假如没有經世濟邦的才能，也是道德品行純正樸實，所以我要任用他們。”李冲説：“傅巖、吕望，難道可以按門第舉薦嗎？”孝文帝説：“像這樣濟世的人才，世代僅僅出現一兩個罷了。”李冲對在場的公卿們説：“我衹能向諸位賢才求援了。”秘書令李彪説：“我們的人少，談不到救援，衹是心中有些想法，怎敢不在聖上面前盡情傾吐？陛下若是專門僅看地望門閥，不知認爲魯國的三卿用人方式，跟如今的四科取士方法哪個更好？”孝文帝説：“我還是以前的解釋。”顯宗走上前説：“陛下遷都洛邑，各種禮制都求改革，國家是否能興盛，希望全在此選拔人才上。况且以國事而論，不知是否秘書監、令的兒子，一定能任秘書郎，原來擔任監、令的人，兒子是否都能擔任監、令呢？”孝文帝説：“你何不評論當代擔任監、令的高門子弟呢？”顯宗説：“陛下既然認爲人物不能簡單歸類，就不應該門第高貴的繼承高貴的位置，門第低賤的承襲低賤的位置。”孝文帝説：“如果遇有見識高明超群，才能突出的人才，我也不會拘泥於門第的。”後來任本州的中正。

二十一年，車駕南征，以顯宗爲右軍府長史、統軍。次赭陽，齊戍主成公期遣其軍主胡松、高法援等并引蠻賊，來擊軍營。顯宗拒戰，斬法援首。顯宗至新野，帝曰：“何不作露布也？”顯宗曰：“臣頃見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匹，皆爲露布。

二十一年，皇帝親自征討南方，任用顯宗爲右軍府長史、統軍。駐扎在赭陽，南齊駐軍頭領成公期派遣軍主胡松、高法援等人同時帶領當地蠻族叛衆，前來進攻軍隊營地。顯宗抗擊，將法援斬首。顯宗到達新野，孝文帝説：“爲什麽不寫捷報宣布戰果？”顯宗説：“我早先看見鎮南將軍王肅抓到兩三個蟊賊，幾匹驢馬，都要寫捷

臣在東觀，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禽斬不多。脱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帝笑曰：“如卿此勛，誠合茅社，須赭陽平定，檢審相酬。”新野平，以顯宗爲鎮南廣陽王嘉諮議參軍。顯宗上表，頗自矜伐，訴前征勛。詔曰：“顯宗進退無檢，虧我清風，付尚書推列以聞。”兼尚書張彝奏免顯宗官。詔以白衣守諮議，展其後效。

報。我在任著作之職的時候，經常私下笑他。現在我仰仗皇上的虎威，得以打垮敵人，兵力不多，殺死活捉的敵人很少。如果我高高拉起一匹長絹，將自己的戰功誇張一番，知道他人的錯誤而又加以仿效，我的罪狀將會更大。所以我就收拾起紙筆，解押上報而已。”孝文帝笑着説：“像你這樣的功勛，實在應該分封爲諸侯了，等到赭陽平定之後，纔能論功行賞。”新野平定，任用顯宗爲鎮南廣陽王元嘉的諮議參軍。顯宗給朝廷上表奏，對自己的功勞驕傲自大地加以誇張，申訴以前的戰功。詔書説：“顯宗在職務的升降上斤斤計較，有虧朝廷的清正風氣，交付尚書審查後上報處理意見。”兼尚書張彝奏請免除顯宗的官職。下詔讓他以平民身份留任咨詢，以觀後效。

顯宗既失意，遇信向洛，乃爲五言詩贈御史中尉李彪，以申憤結。二十三年卒。顯宗撰馮氏《燕志》、《孝友傳》各十卷。景明初，追赭陽勛，賜爵章武男。子伯華襲。

顯宗既已不得志，碰到信使要去洛陽，就寫了一首五言詩贈送御史中尉李彪，藉詩申訴心中的憤悶鬱結。二十三年去世。顯宗撰寫有馮氏《燕志》、《孝友傳》各十卷。景明初年，追叙他在赭陽的功勛，賜給他爵號章武男。兒子伯華繼承爵號。

程駿

程駿字驎駒，本廣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晋都水使者，坐事流凉州。祖父肇，吕光民部尚書。

駿少孤貧，居喪以孝稱。師事劉延明，性機敏好學，晝夜無倦。延明謂門人曰：“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亞之也。”駿白延明曰：“今名教之儒，咸謂老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不可以經世。駿爲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煩僞生；爽性，則冲真喪。”延明曰：“卿年尚幼，言若老成，美哉！”由是聲譽益播。沮渠牧犍擢爲東宫侍講。

程駿字驎駒，原是廣平曲安人。六世祖程良，任晋朝的都水使者，因事判罪流放凉州。祖父程肇，任吕光的民部尚書。

程駿很小就孤苦貧困，服父喪以孝著稱。拜劉延明爲師，生性機智敏捷而好學，日夜不鬆懈。延明對門人們説：“孔子説的能够舉一反三的人，這孩子已經接近了。”程駿告訴延明説：“現在名教中的儒生，都説老子莊子的言辭虛妄，不合實際需要，不能用來治國安邦。我認爲不是這樣。老子所説的‘守一’的話，莊子所述的以天性爲本的主張，像這些地方，可以説是最通達的了。人如果違背了‘守一’的原則，那麽奸詐就會産生；違反了天性，那麽就會喪失天真。”延明説：“你年齡還小，説的話却像一位老成人，不錯啊！”因此名聲傳播更廣。沮渠牧犍破格提拔他爲東宫侍講。

太延五年，凉州平，遷于京師。

太延五年，凉州平定，遷住到京城。爲司徒

爲司徒崔浩所知。文成踐阼，爲著作郎。皇興中，除高密太守。尚書李敷奏駿實史才，方申直筆，請留之。書奏，從之。獻文屢引駿與論《易》、《老》義，顧謂群臣曰："朕與此人言，意甚開暢。"問駿年，對曰："六十一。"帝曰："昔太公老而遭文王，卿今遇朕，豈非早也。"駿曰："臣雖才謝吕望，陛下尊過西伯。覬天假餘年，竭《六韜》之效。"

崔浩所賞識。文成帝即位，任著作郎。皇興年間，任命爲高密太守。尚書李敷表奏説程駿實在是位修史的良才，品行方正而能秉筆直書，請求留用京城。奏書呈上之後，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議。獻文帝經常召程駿前往討論《易經》、《老子》的義旨，對群臣們説："我和這人交談，覺得思路清晰開闊。"詢問程駿的年紀，回答説："六十一歲。"皇帝説："從前太公年老而遇到周文王，你現在就遇到我，不是早了些麽。"程駿説："下臣的才能同太公吕望不能相比，陛下的尊貴超過了周文王。衹希望老天假我年歲，我一定要竭盡全力寫出《六韜》那樣的著作。"

延興末，高麗王璉求納女於掖庭，假駿散騎常侍，賜爵安豐男，持節如高麗迎女。駿至平壤城。或勸璉曰："魏昔與燕婚，既而伐之，由行人具其夷嶮故也。今若送女，恐不異於馮氏。"璉遂謬言女喪。駿與璉往復經年，責璉以義方。璉不勝其忿，遂斷駿從者酒食，欲逼辱之，憚而不敢害。會獻文崩，乃還。拜秘書令。

延興末年，高麗王朱蒙璉請求獻女兒進宫，以程駿爲散騎常侍的身份，賜給爵號爲安豐男，持符節到高麗去迎接朱蒙璉的女兒。程駿到達平壤。有人勸朱蒙璉説："北魏從前和燕國結婚，然後又征討他們，那是由於使者在中間顛三倒四亂説的緣故。現在你如果把女兒送去，恐怕和燕國國王馮氏的結果一樣。"朱蒙璉於是假説自己的女兒死了。程駿與朱蒙璉反復交涉了一年的時間，以道義事理責問朱蒙璉。朱蒙璉惱羞成怒，便斷了程駿隨行人員的酒食，想藉機逼迫羞辱程駿，由於害怕北魏而最終没敢加害。正遇上獻文帝去世，就返回了。任命爲秘書令。

初，遷神主于太廟，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官例皆賜爵，今宜依舊。詔百僚評議，群臣咸以爲宜依舊事。駿獨以爲不可，表曰："臣聞名器爲帝王所貴，山河爲區夏之重，是以漢祖有約，非功不侯。未見預事於宗廟，而獲賞於疆土。雖復帝王制作，弗相沿襲，然一時恩澤，豈足爲長世之軌乎？"書奏，從之。文明太后謂群臣曰："言事，固當正直而準古典；安可依附暫時舊事乎！"賜駿衣一襲，帛二百匹。又詔曰："駿歷官清慎，言事每愜。門無挾貨之賓，室有懷道之士。可賜帛六百匹，旌其儉德。"駿悉散之親舊。

當初，將已故皇帝的牌位遷入太廟，主管官員啓奏説：過去的先例，太廟中的執事官照例都賞賜爵位，現在應該按慣例辦。下詔讓百官討論，群臣都認爲應該依照原先的慣例辦。衹有程駿認爲不行，上表説："臣下聽説對帝王而言名位爵禄是非常重要的，對華夏區域而言一山一水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漢高祖制定了規則，没有立功的人不封侯。没聽説參預了宗廟事務，就能獲得封爵的賞賜。雖然説歷代帝王制定規章制度，并不相互因襲，但某個時期偶然施捨恩澤，難道能成爲永世不變的規則嗎?"奏表呈上之後，朝廷采納他的意見。文明太后對大臣們説："討論事理，就應當公正而以古代的典範爲標準，怎麽能依照某段時間的個別先例呢！"賞賜給程駿一件衣服，二百匹帛。又下詔説："程駿歷任官

職均清正審慎，言事都很允當。門前没有行賄的賓客，家中却有胸懷正道的士人。可以賞賜給他六百匹帛，表彰他勤儉的品德。”程駿將布帛全都分給親朋好友。

性介直，不競時榮。太和九年正月病篤，遺命曰：“吾存尚儉薄，豈可没爲奢厚哉？昔王孫裸葬，有感而然；士安籧篨，頗亦矯厲。可斂以時服，明器從古。”初駿病甚，孝文、文明太后遣使者更問其疾，敕侍御師徐謇診視，賜以湯藥。臨終，詔以小子公稱爲中散，從子靈虬爲著作佐郎。及卒，孝文、文明太后傷惜之。賜東園秘器、朝服一稱、帛三百匹，贈兗州刺史、曲安侯，謚曰憲。所作文章，自有集録。

程駿性格耿介正直，不争當時的名利。太和九年正月病重，留下遺囑説：“我活着崇尚儉樸，難道能死時奢侈浪費嗎？從前王孫裸體下葬，有感而發；士安用粗竹席安葬，很有點矯飾。可以用合季節的衣服入殮，器物依照古代的規則。”當初程駿病重，孝文帝、文明太后派人交替來探問病情，敕令侍御醫徐謇來給他看病，賜給他湯藥。臨終前，下詔任用他的小兒子公稱爲中散，侄兒靈虬爲著作佐郎。去世後，孝文帝、文明太后傷心痛惜。送給達官貴人用的棺木、朝服一套、帛三百匹，追贈爲兗州刺史、曲安侯，謚號爲憲。所寫的文章，自有文集載録。

李彪

李彪字道固，頓丘衛國人也，孝文賜名焉。家寒微，少孤貧，有大志，好學不倦。初受業於長樂監伯陽，伯陽稱美之。晚與漁陽高悦、北平陽尼等將隱名山，不果而罷。悦兄閭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遂於悦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既而還鄉里。平原王陸叡年將弱冠，雅有志業。娶東徐州刺史博陵崔鑒女，路由冀、相，聞彪名而詣之，修師友之禮，稱之州郡，遂舉孝廉，至京師，館而受業焉。高閭稱之朝貴，李冲禮之甚厚，彪深宗附之。

李彪字道固，是頓丘衛國人，名字是孝文帝賞給的。家境貧寒低微，從小就是貧苦的孤兒，有遠大的志向，好學不知疲倦。早先向長樂人監伯陽求學，伯陽稱贊他。後來與漁陽高悦、北平陽尼等人準備到名岳大山中去隱居，没有去成而作罷。高悦的哥哥高閭學識淵博才能冠世，家有很多書籍，李彪於是在高悦家中抄寫背誦，廢寢忘食。不久回到故鄉。平原王陸叡年齡將到二十歲，很有建立功業的志向。娶東徐州刺史博陵崔鑒的女兒爲妻，路經冀州、相州，聽説李彪的名聲而去拜訪，行老師兼朋友的禮節，向州郡官吏稱贊，於是被察舉爲孝廉，來到京城，進學館學習。高閭向朝中權貴們稱贊他，李冲接待他的禮儀很厚，李彪也就依附他們。

孝文初，爲中書教學博士。後假散騎常侍、衛國子，使於齊。遷秘書丞，參著作事。自成帝已來，至於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國書，編年序録爲《春秋》體，遺落時事。彪與秘書令高祐始奏從遷、固體，創爲紀、傳、表、志之目焉。

孝文帝初年，任中書教學博士。後來以散騎常侍、衛國子的身份，出使南齊。改任秘書丞，參預著作事務。從成帝以來，一直到太和年間，崔浩、高允編撰國史，根據編年來序録史實，是一種《春秋》體史書，這樣當時的時事都遺漏掉了。李彪與秘書令高祐開始奏請依照司馬遷、班固的體例，創立紀、傳、表、志等名目。

彪又表上封事七條，曰：

李彪又表奏政事七條，説：

古先哲王之爲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下及抱關擊柝，其宫室車服，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夫然，故上下序而人志定。今時浮華相競，情無常守，大爲消功之物，巨制費力之事，豈不謬哉？夫消功者，錦綉雕文是也；費力者，廣宅高宇，壯制麗飾是也。其妨男業害女工者，可勝言哉！漢文時，賈誼上疏，云今之王政可爲長太息者六，此即是其一也。

古代的先聖哲王制定制度，從天子一直到王公卿相，再下面到守關巡夜的，他們的宫室車輛服裝，各有等級差別，小官不得僭越使用大官的，地位低賤的不能超過地位高貴的。這樣做，能使上下有次序而人們的心理穩定。如今人們競相浮艷華侈，没有固定的操守，大量製造耗費工夫的物品，規模宏大而費力的事，這樣做不是很荒謬嗎？耗工費事製作的，是錦綉雕飾一類東西；費力辛勞建造的，是高樓大厦，壯麗的臺榭。這類事對男耕女織的妨害，哪可以完全説清！漢文帝時，賈誼上書，説當前國家的行政可以令人長嘆的有六個方面，這就是其中的一個方面。

夫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故越王好勇而士多輕死，楚王好瘠而國有飢人。今二聖躬行儉素，詔令殷勤，而百姓之奢猶未革者，豈楚、越之人易變如彼，大魏之士難化如此？此蓋朝制不宣，人未見德，使之然耳。臣愚以爲第宅車服，自百官以下至於庶人，宜爲其等制。使貴不逼賤，卑不僭高，不可以稱其侈意，用違經典。

皇上有什麽愛好，下面的人就會跟着仿效。所以越王喜歡勇士而士人大多不怕死，楚王喜歡細腰的人而郢都就有人願意挨餓。現在皇上和皇太后親自實行節儉樸素，下詔書殷勤勸導，而老百姓的奢侈之風仍未改變，這難道是因爲越國和楚國人是那麽容易變化，大魏的士人們是這樣難以教化嗎？這是因爲朝廷的制度没有廣泛推行，百姓没見到朝廷的恩德，造成這樣的。我愚昧地認爲住宅車服這些東西，從百官以下一直到平民，宜制定出等級制度。使高貴的人不要降低到卑賤的等級，卑賤的人不僭越高貴的等級，不能因爲滿足個人奢侈的欲望，就因此違背典章制度。

其二曰：

《易》稱“主器者莫若長子”，《傳》曰“太子奉冢嫡之粢盛”。然則祭無主則宗廟無所饗，冢嫡廢則神器無所傳。聖賢知其如此，故垂誥以爲長世之法。昔姬王得斯道也，故恢崇儒術以訓世嫡，世嫡於是乎習成懿德，用大協於黎蒸。是以世統黎元，載祀八百。逮嬴氏之君於秦也，弗以義方教厥

第二條説：

《周易》説“主持國家的最好是長子”，《易傳》説“太子要行奉嫡長子的祭祀職責”。這樣看來没有了祭祀的人宗廟就會斷香火，嫡長子廢黜了國家就會缺乏繼承人。聖賢懂得這個道理，所以要留下法典作爲萬世的法則。從前周文王懂得這一法則，所以就弘揚崇尚儒術用來教導世代的嫡長子，歷代的嫡長子因此培養成美好的品德，用以使百姓和諧。因此周王朝統治人民，經歷了八百年。等到嬴氏成爲秦國國君，不用好的教

冢子，冢子於是習成凶德，肆虐以臨黔首。是以饗年不永，二世而亡。亡之與興，道在於師傅。故《禮》云："冢子生，因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于南郊。"明冢嫡之重，見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明孝敬之道也。然古之太子，自爲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此則遠世之鏡也。高宗文成皇帝慨少時師不勤教，嘗謂群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遑温習。今而思之，豈非唯予之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而謝。此則近日之可鑒也。

伏惟太皇太后翼贊高宗，訓成顯祖，使巍巍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幼蒙鞠誨，聖敬日躋，及儲宫誕育，復親撫誥，日省月課，實勞神慮。今誠宜準古立師傅，以詔導太子。詔導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皇家慶，皇家慶則人事幸甚矣。

育方法去教育嫡長子，嫡長子因而養成了惡劣品德，在百姓頭上作威作福，因此宗廟享用祭祀的時間不長，衹有兩代罷了。國家是滅亡還是興盛，關鍵在於給太子選擇老師。因此《禮記》説："嫡長子出生，要依禮來養育他，讓士人背着他，百官肅敬地穿戴整齊的官服，到南郊相見。"説明嫡長子的重要，已上見於天。"經過宫門前就下車，經過宗廟前就快步緊走"，這是要表明孝敬之道。這説明古代的太子，從他一降生以後就開始對他進行教育了。這就是遠古的借鑒。高宗文成皇帝慨嘆老師教訓不勤，曾對大臣們説："我開始學習的時候，年紀還很小，還不能做到專心致志。執政之後，没有時間温故學習。現在想來，不僅是我自己的過錯，也和老師的教誨不勤有關。"尚書李訢取下官帽謝罪。這是近來值得借鑒的事例。

回憶太皇太后輔助高宗皇帝，教誨培養成顯祖皇帝，使北魏的巍巍之功，遠遠超過前代。陛下小時候曾親自蒙受太皇太后養育教誨，恭敬之心日增，等到太子誕生，又親自撫育教誨，每月檢查每天督促，實在太費心神。現在確實應該效法古代爲太子確定一位師傅，讓他啓發教導太子。啓發開導得正確，那麽太子就會合乎正道，太子合乎正道就是皇家的喜慶，皇家喜慶就是國家的最大幸事。

其三曰：

《記》云："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其國。光武以一畝不實，罪及牧守。"聖人之憂世重穀，殷勤如彼；明君之恤人勸農，相切若此。頃年山東饑，去歲京師儉，内外人庶，出入就豐，既廢營産，疲困乃加，又於國體，實有虚損。若先多積穀，安而給之，豈有驅督老弱，糊口千里之外。以今况古，誠可懼也。

第三條説：

《禮記》説："國家如果没有三年的儲備，國家就不能稱爲國家。漢光武帝因爲一畝田的收成不真實，便將刺史太守問罪。"聖明的君主憂世重糧食，像這樣地殷切勤勉；明君憐惜百姓鼓勵農耕，像這樣地切實督責。近年山東地區發生饑荒，去年京城歉收，京城内外的百姓，都忙着來回到豐收的地方尋食，既使生産經營停止，使百姓疲於奔命，又對國家的政體，確實造成了很大損害。如預先多儲蓄糧穀，安穩地供給百姓，怎會有驅趕督促老小，到千里之外尋食糊口

的情形。以今天的情形來比古代，確實讓人恐懼。

臣以爲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人必事田以買官絹，又務貯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爲屯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餘財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雖災不害。

我認爲應從州郡常調的糧中拿出九分之二，京城計劃用糧而節餘的糧食，分别派官吏管理。豐收年份買糧存入糧倉，歉收年份就加兩分的利錢，賣出給老百姓。這樣，百姓一定會從事農業來换取官府的絹，又會努力積聚財物來買官倉的糧。豐收年份不斷地積累，荒年就能直接地供應。又另外應設立農官，取各州郡人口的十分之一作爲屯田之人。考察那些水旱適宜耕種的地，計算一下田畝的數量，用追獲的贓款和贖罪的雜物等買牛分給他們使用，命令他們努力耕種。一個勞動力的田，責令他交糧六十斛，區别他的正式賦税和征戍雜役。實行這兩件事，幾年之内，就可以積蓄糧食而百姓豐足，即使出現災荒也没有妨害。

臣又聞前代明王皆務懷遠人，禮賢引滯。故漢高過趙，求樂毅之胄；晋武廓定，旌吴、蜀之彦。臣謂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一可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

我又聽説前代的聖明君主都要努力招徠遠方的邊民，對賢才以禮相待提拔沉滯下位的人。所以漢高祖經過趙郡，要尋找樂毅的後代；晋武帝掃平天下，要表彰吴、蜀的優秀士人。我認爲應在河南七個州中，選拔高門人才，下令讓他們赴京，依照中原的官階，根據各人的才能加以録用。這樣做一則可以顯示聖明的朝廷對新舊歸順的士人一視同仁，二則可以使江、漢地域的百姓懷有歸附我朝的感情。

其四曰：

漢制，舊斷獄報重盡季冬，至孝章時改盡十月，以育三微。後歲旱，論者以十月斷獄，陰氣微，陽氣泄，以故致旱。事下公卿。尚書陳寵曰："冬至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應，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鷄乳，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蟄蟲皆震，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三統之月斷獄流血，是不

第四條説：

漢代的法制，舊的規定是斷獄上報重刑犯限於冬末，到孝章帝時改爲截止到十月結束，以便使三陽氣增長上升。後來遇到一年乾旱，評論的人説這是由於十月作爲行刑决斬的日期，陰氣還微弱，陽氣已發泄，所以就導致了乾旱。事情交給公卿百官討論。尚書陳寵説："冬至陽氣纔開始萌生，所以十一月射干芸荔這類植物之應驗，周朝就將十一月作爲立春的月份。臘月陽氣上行，野鷄家鷄都開始打鳴孵兒，商朝就將此月作爲立春的月份。正月陽氣已正式到達，冬眠的蟲

稽天意也。”章帝善其言，卒以十月斷。

都醒來了，夏朝就將這月作爲立春的月份。三陽氣已逐漸顯著，因而通達人心形成三個正月，到了三個正月中還要斷獄行刑，這是不符合天意的。”漢章帝認爲他說得好，最終還是以十月作爲斷獄的期限。

今京都及四方斷獄報重，常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三微。寬宥之情，每過於昔，遵之典憲，猶或闕然。今豈所謂助陽發生，垂奉微之仁也？誠宜遠稽周典，近采漢制，天下斷獄起自初秋，盡於孟冬。不於三統之春，行斬絞之刑。如此則道協幽顯，仁垂後昆矣。

現在京城和各州郡重刑上報的期限，經常到十二月末纔結束，不推算三正已應育三陽。雖然朝廷的寬大憐惜之情，完全超過了古代，但官吏的行爲和典章制度比較起來，可能還存在闕失。現在這種狀況難道符合我們所說的助陽氣發生，給予老百姓天地陽氣上升的仁惠嗎？我們實在應該遠考周朝的法制，近采漢代的制度，規定全國斷獄行刑的期限從初秋開始，到孟冬結束。不在三統的月份，去執行斬刑絞刑。像這就能與天地變化的規律一致，仁惠恩澤可以施及後代。

其五曰：

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之不廉，乃曰簠簋不飾。此君之所以禮貴臣，不明言其過也。臣有大譴，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室而請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敢逃刑也。聖朝賓遇大臣，禮崇古典，自太和以降，有負罪當陷大辟者，多得歸第自盡。遣之日，深垂隱愍，言發淒淚，百官莫不見，四海莫不聞，誠足以感將死之心，慰戚屬之情。然恩發於衷，未著永制，此愚臣所以敢陳末見。

第五條說：

古代的大臣有犯貪污不廉潔罪而被廢除的，不稱他爲不廉潔，而叫做飯碗不整潔。這是國君對尊貴的大臣以禮相待，不明白地指出他的過錯。大臣有大的罪責，就戴上帽邊有毛纓的白帽子端上一盤放着劍的水，到房間去自殺，這表明大臣知道自己有罪而不敢逃避刑罰。我聖明的大魏以賓客的禮儀對待大臣，崇尚古代的禮制，從太和以來，遇有大臣犯罪應該判處死刑的，大多能够回家自盡。遣送的那天，皇上的心中特别憐恤，說話都淒惘落淚，百官人人都見到了這一場面，天下個個都聽說了這一情形，這確實可以使將自盡者的心感動，安慰他們親戚的感情。但這僅是從内心發出的情感，没有形成爲不變的制度，所以愚臣纔敢就這事陳述末見。

昔漢文時，人有告丞相勃謀反者，逮繫長安獄，頓辱之與皂隸同。賈誼乃上書，極陳君臣之義，不宜如是。夫貴臣者，天子爲其改容而體貌之，吏人爲其俯伏而敬貴之。其有罪過，廢之可

從前漢文帝時代，有人上告丞相周勃謀反，他被抓住囚禁送到長安獄中，當時的待遇與奴僕相同。賈誼便上書皇帝，極力說明君臣之間的情義，不應該這樣。尊貴的大臣，皇帝要爲他肅然正色而以禮相待，官吏們對他下拜而敬重他。他犯了罪，廢黜他是

也，賜之死可也；若束縛之，輸之司寇，搒笞之，小吏詈駡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及將刑也，臣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天子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孝武時，稍復下獄。良由孝文行之當時，不爲永制故耳。今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之時，安可陳瞽言於朝？且恐萬世之後，繼體之主有若漢武之事。焉得行恩當時，不著長世之制乎？

可以的，將他賜死也是可以的；如果將他綁縛，送交法官，鞭打他，讓獄卒辱駡他，這些似乎不適宜讓老百姓都看到。等到行刑的時候，大臣要向北面下拜兩次，跪下自殺。皇帝要說：你大臣自己有罪過，我對你是有禮貌的。皇上不讓人受屈然後對他行刑。漢文帝很好地采納了他的意見。從此以後大臣犯了罪，都自殺而不使用刑具。等到漢武帝時，漸漸又將罪臣投進監獄。這實在是因爲漢文帝在當時實行，却没有形成永久的制度。現在天下政治清明，是庶人不議朝政的時代，我怎敢瞎議論朝廷？衹是擔心萬世之後，繼位的君主有如漢武那樣恢復對大臣用刑。怎麽能在當時施恩澤於大臣，而不制定永久的制度呢？

其六曰：

《孝經》稱父子之道天性，蓋明一體而同氣，可共而不可離者也。及其有罪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恩也。而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惕之容；子弟即刑，父兄無愧恧之色。宴安榮位，游從自若，車馬仍華，衣冠猶飾。寧是同體共氣，分憂均戚之理也？臣愚以爲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有所耻矣。

第六條說：

《孝經》上說父子之道是一種天性，這句話意在說明父與子本是出於一體而呼吸相通的，是應該榮辱與共而不應該相互分離的。等到父子中有一人犯罪不加以株連治罪，這乃是出於君主仁厚的恩德。而薄情之輩，父親兄長被囚禁起來，兒子弟弟們却没有一點兒悲愁的顏色；兒子弟弟去受刑罰，父親哥哥也没有慚愧的表情。他們快樂地享受榮耀地位，閑游出入像没事一樣，乘坐的車馬依然豪華，衣帽照樣鮮艷。這難道符合共同一體呼吸相通，分憂愁同悲傷的道理嗎？下臣認爲父親兄長犯了罪，應該讓兒子弟弟服孝脱衣露背，到宫門前去請罪；兒子弟弟被判罪，應該讓父親兄長露板自責引退，請求解送官府。如果職務確實需要，不能離開的，應教導留用。像這樣做，可敦促改進社會的風俗，使人們懂得羞耻。

其七曰：

《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禮，以終孝子之情也。周季陵夷，喪禮稍亡，是以要絰即戎，素冠作刺。逮乎虐秦，殆皆泯矣。漢

第七條說：

《禮記》說：大臣遇到大喪事，國君三年不叫他的門。這是聖人根據人情制定禮制，以便孝子能盡他們對父母的哀情。周朝末年衰弱，喪禮也逐漸消亡，因此服大孝還要出征打仗，頭戴白冠也要上陣。等到强暴

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人當從軍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喪制，未有定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不行。晋時鴻臚鄭默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爲常。

聖魏之初，撥亂反正，未遑建終喪之制。今四方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懷，竊有未盡。伏見朝臣丁大憂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緌，同節慶之宴。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如有遭父母喪者，皆得終服。若無其人有曠官者，則優旨慰喻，起令視事。但綜理所司，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警，墨縗從役，雖愆於禮，事所宜行也。

的秦朝，喪禮完全泯滅了。漢朝初期，戰爭不斷，没能遵循古禮。至漢宣帝時期，應該從軍屯墾的人，遇到祖父母、父母去世，三個月之内，都暫時不服徭役。當時朝中大臣的喪禮制度，没有定規。到東漢元初年間，大臣遇有重孝，纔能離職爲父母服孝。到了魏、吴、蜀三國時期，天天都要打仗，前代的禮制，都廢棄不用。晋朝時鴻臚鄭默父母去世，堅決請求回家服完孝，晋武帝被他的真誠孝心感動，於是發布命令形成常規。

大魏建立初期，忙於撥亂反正，没有時間來建立服滿喪期的制度。現在四方没有憂患，老百姓生活安逸，正是孝慈之道實行，禮樂教化興盛的時機。然而我的意見還未全面表達。我看見服喪的朝臣，喪期結束赴任，身穿錦綉乘坐華麗的車子，去行郊廟祭禮；佩戴玉飾冠纓，和節慶一樣快樂。這就違背爲子之道，有虧天地之義。我認爲如果遇有父母去世服喪的，都要服滿喪期。如果該服喪的官員他的官位没有人頂替，就下達安慰的旨令慰勉説明情況，讓他去處理事務。但衹是綜合處理他所負責的具體事務，進出衙門上傳下達罷了，國家的喜慶典禮，一概不要他參預。遇到軍旅警報發生，讓他身穿喪服從軍，這雖然和禮制有違背之處，事情却應該這樣去做。

帝覽而善之，尋皆施行。

皇帝看了他的奏章後認爲很好，不久都加以施行。

彪稍見禮遇。詔曰："彪雖宿非清第，代闕華資，然識性嚴聰，學博墳籍，剛辯之才，頗堪時用。兼優吏職，載宣朝美，若不賞庸叙績，將何以勸獎勤能？特遷秘書令。"以參議律令之勤，賜帛五百匹，馬一匹、牛二頭。

李彪逐漸受到禮遇。詔書説："李彪雖原本不是世族出身，他家歷代都没有出過達官顯貴，但性格嚴謹聰敏，廣泛地學習典籍，有正直辯洽的才能，很適宜國家當前使用。加上他任職業績優良，又表現了朝廷的美政，如果不給予獎勵根據成績提升，那麽用什麽去鼓勵獎賞勤勉有才能的人呢？特别升任爲秘書令。"因參預討論律令勤奮，賜給他五百匹帛，一匹馬、兩頭牛。

其年，加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齊遣其主客郎劉繪接對，并設宴樂。彪辭樂。及坐，彪曰："向辭樂

這一年，加官員外散騎常侍，出使到南齊。南齊派他們的主客郎劉繪來接待，并設宴樂招待。李彪辭退了音樂。等到入座後，李彪説：

者，卿或未相體。我皇孝性自天，追慕罔極，故有今者喪除之議。去三月晦，朝臣始除縗裳，猶以素服從事。裴、謝在北，固應具此。今辭樂，想卿無怪。”繪答言：“請問魏朝喪禮竟何所依?”彪曰：“高宗三年，孝文逾月。今聖上追鞠育之深恩，感慈訓之厚德，報於殷、漢之間，可謂得禮之變。”繪復問：“若欲遵古，何不終三年?”彪曰：“萬機不可久曠，故割至慕，俯從群議。服變不異三年，而限同一期，可謂失禮?”繪言：“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彪曰：“聖朝自爲曠代之制，何關許人。”繪言：“百官總己聽於冢宰，萬機何慮於曠?”彪曰：“五帝之臣，臣不若君，故君親攬其事。三王君臣智等，故共理機務。主上親攬，蓋遠軌軒、唐。”

“剛纔我辭退了音樂，你們可能没有體會個中的緣由。我們魏皇帝生來很有孝性，追慕祖先的感情極深，所以有現在魏國關於除喪禮制的討論。前三個月的最後一天，朝臣們纔脱去喪服，但還要穿白衣上朝。裴氏、謝氏留在北方的人，原應知道這些。現在我推辭音樂，想來你們不會奇怪。”劉繪回答説：“請問魏的喪禮依據什麽來制定的?”李彪説：“殷高宗時服三年喪，漢文帝時規定服滿一個月。如今的聖上追念父母的養育深恩，感懷慈愛教誨的大德，折衷於殷商、兩漢之間，可以説符合禮制隨時應變的原則。”劉繪又問：“如要遵循古禮，爲什麽不服滿三年孝呢?”李彪説：“皇上日理萬機不能長時間不問事，所以要割捨最强烈的懷念，下采大臣們的意見。服孝的心情與三年是相同的，但實際服孝的時間却不局限於常規，這能叫違背禮制嗎?”劉繪説：“衹有爲數不多的人，纔專門拘守成禮。”李彪説：“我們聖朝自己制定制度，與别人的希望無關。”劉繪説：“百官都聽命於宰相了，還擔心什麽皇上是否服孝不能問政?”李彪説：“五帝時代的大臣，臣不如君，所以國君要親自理事。三王時代君臣一樣聰明，所以一同處理事務。北魏的皇上親自理事，大概是以遠古的軒轅、唐虞爲規範。”

彪將還，齊主親謂彪曰：“卿前使還日，賦阮詩云：‘但願長閑暇，後歲復來游。’果如今日。卿此還也，復有來理否?”彪答：“請重賦阮詩曰：‘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齊主惘然曰：“清都可爾，一去何事！觀卿此言，似成長闊。朕當以殊禮相送。”遂親至琅邪城，登山臨水，命群臣賦詩以送别。其見重如此。彪前後六度銜命，南人奇其謇博。

李彪將回北魏，南齊皇帝對李彪説：“你上次出使返回的時候，背誦了阮籍的詩：‘但願長閑暇，後歲復來游。’結果真有今天的重游。你這次回去，還有再來的可能嗎?”李彪回答：“請求再背兩句阮籍的詩：‘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南齊皇帝凄惘地説：“清都還可以游，但你這一去有什麽事！聽你這話的意思，似乎成了永别。我應當用特别隆重的禮節來送别你。”於是親自送到琅邪城，登山游水，命令群臣賦詩送别。他受到如此的尊重。李彪先後有六次受命出使，南齊人驚奇他的正直博大。

後爲御史中尉，領著作郎。彪既爲孝文所寵，性又剛直，遂多劾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帝常呼爲李生，從容謂群臣曰：“吾之有李生，

後來任御史中尉，兼著作郎。李彪既受孝文帝寵信，性格又正直，於是多次彈劾官吏，遠近都害怕他，豪强都不敢喘息。皇帝常稱呼他爲李生，閑暇時對大臣們説：“我有李生，就像漢朝

猶漢之有汲黯。”後除散騎常侍，領御史中尉，解著作事。帝宴群臣於流化池，謂僕射李冲曰：“崔光之博，李彪之直，是我國得賢之基。”

車駕南伐，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冲、任城王澄等參理留臺事。彪素性剛豪，與冲等意議乖異，遂形於聲色，殊無降下之心。冲積其前後罪過，乃於尚書省禁止彪，上表曰：“案臣彪昔於凡品，特以才拔，等望清華，司文東觀，綢繆恩眷，繩直憲臺，左加金璫，右珥蟬冕。東省。宜感恩厲節，忠以報德。而竊名忝職，身爲違傲，矜勢高亢，公行僭逸。坐與禁省，冒取官材，輒駕乘黄，無所憚懼。肆志傲然，愚聾視聽。此而可忍，誰不可懷？臣今請以見事免彪所居職，付廷尉獄。”冲又表曰：

臣與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彪始南使之時，見其色厲辭辯，臣之愚識，謂是拔萃之一人。及彪官位升達，參與言宴，聞彪平章古今，商略人物，興言於侍筵之次，啓論於衆英之中，賞忠識正，發言懇惻，惟直是語，辭無隱避。臣雖下愚，輒亦欽其正直。及其始居司直，執志徑行，其所彈劾，應弦而倒。赫赫之威，振於下國，肅肅之稱，著自京師，天下改目，貪暴斂手。然時有私於臣云其威暴者，臣以直繩之官，人所忌疾，風謗之際，易生音謡，心不承信。

往年以河陽事，曾與彪在領軍府共太尉、司空及領軍諸卿等集閲廷尉所問囚徒。時有人訴枉

有汲黯。”後來任散騎常侍，兼御史中尉，解除了著作郎的職務。皇帝在流化池宴會群臣，對僕射李冲說：“崔光的博大，李彪的正直，是我國賢才的棟梁。”

皇上南征，李彪兼任度支尚書，與僕射李冲、任城王元澄等人留守京城。李彪一向性格剛正豪氣，和李冲等人意見不合，就表現在言辭臉色上，没有一絲讓步的意思。李冲總合他前後的罪過，就將李彪軟禁在尚書省，上奏表說：“大臣李彪本屬庶族平民，因爲才學被破格提拔，和清流世族地位相等，在東觀任著作職，受皇帝恩寵深厚，在司法部門任職，左邊裝飾金璫，右邊懸挂冠冕。東省。他應該感激皇恩修礪節操，忠心報國。但他僥幸身居要職，行爲違禮傲慢，矜誇勢位趾高氣揚，公開放縱越職。坐在朝中冒領官府財物，出門乘坐黄車，無所顧忌。肆無忌憚，混淆視聽。像這樣的人還可以容忍，那什麽樣的人不能容忍？下臣現在請求根據現在已有的事實，免除李彪的官職，交付廷尉審理。”李冲又上表說：

我和李彪認識以來，已有二十年，李彪剛出使南齊時，我看他表情嚴肅言辭有辯才，下臣見識昏庸，認爲他是一位出類拔萃的人才。等到李彪官位升遷，參與討論機要和宴會，聽李彪評說古今，議論人物，在侍從宴會的席位上講話，於群英聚集的場所發言，見識忠正，言辭懇切，講的都是正直的話，决不含糊迴避。下臣雖然愚昧，也欽佩他的正直。等到他開始進入臺司，堅守志向不動摇，他所彈劾的人，立即受到查處。他顯赫的威風，震動州郡，他嚴正的名聲，傳遍京城，天下的人都害怕，貪婪强暴的權貴都不敢亂動。當時有些與我有私交的人對我説起他的威勢强横，我還認爲這是由於正直行使職權，被人忌恨，在閑議他的時候，容易産生謡言，所以我没有理會相信。

去年因爲發生河陽之事，我曾和李彪一同在領軍府與太尉、司空以及領軍府各下屬官員等人，集中審查廷尉所判决的囚徒。當

者，二公及臣少欲聽采。語理未盡，彪便振怒，東坐攘袂揮赫，口稱賊奴，叱咤左右，高聲大呼曰：“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雖有此言，終竟不取。即言：“南臺所問，唯恐枉活，終無枉死。”時諸人以所枉至重，有首實者多，又心難彪，遂各默爾。因緣此事，臣遂心疑有濫。知其威虐。猶謂益多損少，故不以申徹，實失爲臣知無不聞之義。

時有囚徒喊冤，太尉、司空和我都有些想聽囚徒申訴。話還没説完，李彪就大怒，坐在東面揮臂捲袖，大喊大膽賊奴，吩咐身邊人，大聲呼叫説：“去南臺中把我的木手杖拿來，打斷賊奴的肋骨！”雖然口裏這樣喊，但最終也没有動手。就説：“南臺中審理的案子，衹怕有漏網的罪犯，怎麽也不會有冤死的。”當時在場的人認爲囚徒的冤枉很重，有許多自首的事實，但有礙於李彪的情面，於是便保持沉默。因爲這件事，我便疑心其中有濫判的情况。知道他作威暴虐。但還是認爲他對國家好處多壞處少，所以就没有上報，這實在有違作爲大臣應該向國君知無不報的義務。

及去年大駕南行以來，彪兼尚書，日夕共事，始乃知其言與行舛，是己非人，專恣無忌，尊身忽物。臣與任城卑躬曲己，其所欲者無不屈從。依事求實，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宜亟投彪於有北，以除奸矯之亂政。如臣列無證，宜放臣於四裔，以息青蠅之白黑。

等到去年皇上去南方征討以來，李彪兼任尚書，我和他早晚共事，這纔知道他言行不一，凡事都認爲自己對别人錯，横行無忌，把自己看得高貴小看别人。我和任城王都委曲求全，李彪所要做的事都依從他。我説的這些都是實事求是的，全可找到事實根據。如果我説的確屬事實，就應該立即將李彪流放邊荒，以便免除奸詐虚僞之人産生的亂政。如果我説的没有證據，就應將我流放邊荒，以便平息謡言。

帝在懸瓠，覽表嘆愕曰：“何意留京如此也！”有司處彪大辟，帝恕之，除名而已。

當日皇帝在懸瓠，看到奏表嘆氣驚愕地説：“没想到把李彪留在京城弄成了這様！”有關部門判處李彪死刑，皇帝饒恕了他，僅是將他削職爲民。

彪尋歸本鄉。帝北幸鄴，彪野服稱草茅臣，拜迎鄴南。帝曰：“朕以卿爲已死。”彪對曰：“子在，回何敢死。”帝悦，因謂曰：“朕期卿每以貞松爲志，歲寒爲心，卿應報國，盡心爲用，近見彈文，殊乖所以。卿罹此譴，爲朕與卿？爲宰事？爲卿自取？”彪曰：“臣愆由己至，罪自身招，實非陛下横與臣罪，又非宰事無辜濫臣。臣罪既如此，宜伏東皋之下，不應遠點屬車之清塵。但伏承聖躬不

李彪不久就回到了自己的家鄉。皇帝去北方巡視來到鄴城，李彪穿着鄉民服裝自稱草民，在鄴城南面拜迎。皇帝説：“朕還以爲你已經死了。”李彪回答説：“孔子還在，顔回怎麽敢死。”皇帝聽了很高興，因而對他説：“朕對你的期望是你要像挺拔的松樹，歲寒見節氣，你應忠貞報國，盡心盡職，最近看到彈劾你的奏表，與朕的希望太不合了。你這次遭處罰，是因爲朕加罪於你呢？或是因大臣的問題呢？還是你咎由自取呢？”李彪説：“我是咎由自取，自己招罪，確實不是陛下要加罪於我，也不是大臣無故對我隨意

豫，臣肝膽塗地，是以敢至，非謝罪而來。"帝曰："朕欲用卿，憶李僕射不得。"帝尋納宋弁之言，將復采用。會留臺表至，言彪與御史賈尚往窮庶人恂事，理有誣抑，奏請收彪。彪自言事枉，帝明彪無此，遣左右慰勉之，聽以牛車散載，送之洛陽。會赦得免。

攻擊。我的罪行既然如此，應該獨自住在荒野之中，不應弄髒了巡幸的道路。祇是聽說皇上不快樂，我雖然肝腦塗地也要來探望，因此我纔敢來，不是來謝罪的。"皇帝說："我想啓用你，李冲不答應。"皇帝不久就采納了宋弁的建議，準備重新任用李彪。正遇上留任京城的官吏的奏表送到，說李彪與御史賈尚原先曾窮治廢太子元恂的事，追究的過程中存在誣陷打擊的情況，奏表請求收捕李彪。李彪自稱事情不實，皇帝也知道李彪没有這種事，派身邊的人去慰勉他，讓他隨意乘坐牛車，把他送到洛陽。遇到赦令獲釋。

宣武踐阼，彪自托於王肅，又與郭祚、崔光、劉芳、甄琛、邢巒等詩書往來，迭相稱重。因論求復舊職，修史官之事，肅等許爲左右。彪乃表曰：

宣武帝登基，李彪自己依靠王肅，又和郭祚、崔光、劉芳、甄琛、邢巒以詩歌書信交往，互相推重。他談及請求恢復舊職，可以任史官，王肅等人也答應爲他幫忙。李彪就上表說：

惟我皇魏之奄有中華也，歲越百齡，年幾十紀，史官叙録，未充其盛。加以東觀中圮，册勳有闕，美隨日落，善因月稀。故諺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至于太和之十一年，先帝、先后召名儒博達之士，以充麟閣之選。于時忘臣衆短，采臣片志，令臣出納，授臣丞職，猥屬斯事，無所與讓。高祖時詔臣曰："平爾雅志，正爾筆端，書而不法，後世何觀。"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墜。

回顧我們大魏自擁有中原開始，已超過了百年，共有將近一百二十年的歷史，但史官的記録，没能充分展示它的强盛。加上東觀曾中途廢置，記載功勛就有闕失，美德隨歲月喪落，善事因年久淡忘。所以諺語說："一天不記録，百事都荒廢。"到太和十一年，先皇帝、先皇后召集名儒博學人士，來補充秘書省的人選。這樣忘記了臣下我的衆多缺點，看中了我的一片忠誠，令我出入臺省，授予我著作佐郎職務，我僥幸參預著作事，并没有辭讓。高祖皇帝當時下詔說："你要出以公心，秉筆直書，如果史書著作不尊重事實，後世的人靠什麼借鑒。"我奉行詔令去從事，不敢忘記教導。

伏惟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寶，崇祖宗之業，景功未就，奄焉崩殂，凡百黎萌，若無天地。賴遇陛下體明睿之真，應保合之量，恢大明以燭物，履静恭以和邦，天清其氣，地樂其静，可謂重明疊聖，元首康哉。《記》曰："善迹者欲人繼其行，善歌者欲人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

孝文皇帝繼承大位，光大了祖宗的基業，大功尚未完成，忽然去世，普天下的老百姓，就像没有了天地。所幸遇到陛下聖明，順應了天地和諧的大道，弘揚太陽般的光輝照耀萬物，遵循寧静恭順的原則協和萬邦，天空因此氣清，大地因此寧静，可以稱得聖君與日光同輝，普天康樂。《學記》說："稱贊好的事迹是爲了讓人們繼承這種行爲，稱贊好的歌曲是爲了讓人繼承

之，周公成之。”然先皇之茂勛聖達，今王之懿美洞鑒，準之前代，其德靡悔也。時哉時哉，可不光昭哉！合德二儀者，先皇之陶鈞也；齊明日月者，先皇之洞照也；慮周四時者，先皇之茂功也；合契鬼神者，先皇之玄燭也；遷都改邑者，先皇之達也；變是協和者，先皇之鑒也；思同書軌者，先皇之遠也；守在四夷者，先皇之略也；海外有截者，先皇之威也；禮由岐陽者，先皇之義也；張樂岱郊者，先皇之仁也；鑾幸幽漠者，先皇之智也；燮伐南荆者，先皇之禮也；升中告成者，先皇之肅也；親虔宗社者，先皇之敬也；衮實無闕者，先皇之德也；開物成務者，先皇之貞也；觀乎人文者，先皇之蘊也；革弊創新者，先皇之志也；孝慈道洽者，先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功二十，加以謙尊而光，爲而弗有者，可謂四三皇而六五帝矣。誠宜功書於竹素，聲播於金石。

這種歌聲。”所以《傳》中說：“文王奠基，周公完成。”然而我們先帝的崇高功勛布滿天下，現今皇上的美德人人目睹，和前代帝王比較起來，功德有過之無不及。歲月啊歲月，怎能不彪炳千秋！與天地合德的，是先帝聖識；與日月齊光的，是先帝的灼見；思慮與四季一樣周到的，是先帝的偉功；與鬼神契合的，是先帝的明察；遷都洛陽改代郡爲邑，是先帝的通達；改變法制使百姓和諧的，是先帝的明鑒；想讓天下書同文車同軌，是先帝的遠慮；防守重在四方的夷族，是先帝的方略；海外的敵國被阻隔一方，是先帝的威風；禮制遵循岐陽的典範，是先帝的大義；在岱岳奏樂祭天，是先帝的仁道；輿駕親臨沙漠，是先帝的智謀；調和愛征伐的南朝，是先帝的禮儀；登上中岳而上告成功，是先帝的肅敬；親自虔誠地去宗廟祭祖，是先帝的敬意；冠冕整齊，是先帝的品德；按理辦事獲得成功，是先帝的誠正；推行禮樂教化，是先帝的才能；改革弊政創建新功，是先帝的志向；孝慈兼濟，是先帝的心願。先帝有二十條大功勛，加上他謙虛而能光大基業，爲民造福而不居功，功勛可以與三皇五帝相比。確實應該將先帝的豐功偉業載入史書，刻入金石。

臣竊謂史官之達者，大則與日月齊其明，小則與四時并其茂，故能聲流無窮，義昭來裔。是以金石可滅，而風流不泯者，其唯載籍乎。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斯不唯其性，蓋言習之所得也。竊謂天文之官，太史之職，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是以談、遷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此乃前鑒之軌轍，後鏡之蓍龜也。然前代史官之不終業者，皆陵遲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子去史而成賦，伯喈

我認爲史官所做的事，大的方面可以和日月一樣光照天地，小處可以和四季一樣孕育萬物，所以可以使名聲流傳永久，道義昭示將來。因此金石可以磨滅，但高風亮節不滅者，衹有史籍。諺語說：“宰相家裏出宰相，將帥家裏出將帥。”這不僅是生性的關係，大概也是習染的結果。我認爲負責天文的官吏，太史的職位，如果要有合適的人選，應該是那些世代相承的人。因此司馬談、司馬遷世代從事史官職業而建立了功名，班彪、班固世代任史官而争取到名譽，這可以說是前代可供借鑒的典範，後代應該遵循的榜樣。但是以前朝代的史官也有不能

違閣而就志。近僭晉之世，有佐郎王隱，爲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晝則樵薪供爨，夜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敕尚書唯給筆札而已。國之大籍，成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此史官之不遇時也。

完成他們的事業的，都是因爲他們身處亂世，社會不能給予成就修史的好事。因此張衡離開史館而去寫賦，蔡邕出走館閣而去閑居。近世晉朝，有著作佐郎王隱，遭著作郎虞預讒毀，失官在家，白天砍柴燒飯，夜晚則看書寫作史書，編集成《晉書》，保存了一代的史事。晉明帝司馬紹僅是下令尚書供應給他紙筆罷了。國家的史書，靠私人去完成，末世的弊端，竟到了這種地步。這都是由於史官没遇到好時代。

今大魏之史，職則身貴，禄則親榮，優哉游哉，式穀令爾休矣！而典謨弗恢者，其有以也。而故著作漁陽傅毗、北平陽尼、河間邢產、廣平宋弁、昌黎韓顯宗并以文才見舉，注述是同，并登年不永，弗終茂績。前著作程靈虯同時應舉，共掌此務，今徙他職，官非所司。唯著作崔光一人，雖不移任，然侍官兩兼，故載述致闕。

現在大魏的史官，就職位而言身份顯貴，就俸禄而言親屬都感到榮耀，悠閑自在，這樣的待遇確實很好！但史官們却并没能修成宏大的典籍，其中是有原因的。已故著作郎漁陽人傅毗、北平人陽尼、河間人邢產、廣平人宋弁、昌黎人韓顯宗都因爲文才被舉薦，同時從事著述，但都過早去世，没能完成大業。前任著作佐郎程靈虯同時接受舉薦，共同負責著作，現已改任他職，已不屬於他職責範圍的事。祇有著作郎崔光一人，雖然没有改任他職，但他還兼任侍官，所以著作方面没能做出成績。

臣聞載籍之興，由於大業，雅頌垂薦，起於德美。昔史談誡其子遷曰："當世有美而不書，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見美。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譏。《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臣雖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草茅自疏，敢言及於此。語曰："患爲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爲。"臣誠不知，强欲爲之耳。竊尋先朝賜臣名彪者，遠則擬《漢史》之叔皮，近則準《晉史》之紹統，推名求義，欲罷不能。今求都下乞一静處，綜理國籍，以終前志，官給事

我聽説史書的興盛，有賴於國家的朝政，雅頌詩樂的產生，源於有好的道德。從前司馬談告誡他的兒子司馬遷説："當代如有美好的政治而没有記載下來，那就是你的罪過。"因此父子長期受到贊美。諸葛亮在蜀國，不把委任史官修史的事放在心上，因此長期受到譏評。《尚書》説"不要讓官員空缺"，《詩經》有"職思其憂"的説法，我雖現在不擔任著作之職，但過去曾有幸列入史官的行列，所以不因爲自己是一介草民而疏遠朝廷，膽敢談論此事。有這種説法："有害的是從事這項工作的不是内行，内行却没有機會來做這項工作。"我確實不是内行，但以前曾任史官。揣測先朝給我賜名爲彪的原因，是要我遠比著《漢史》的班彪，近比修《晉史》的司馬

力，以充所須。雖不能光啓大録，庶不爲飽食終日耳。近則期月可就，遠則三年有成，正本蘊之麟閣，副貳藏之名山。

彪，根據名號來尋求本義，想停下來也不行。如今我請求在京城附近給我一個安静的地方，整理國家的典籍，以便完成我修史的宿願，官府配給我人力物力，以補充我工作的需要。雖然我不能光大國史，也可以不做飽食終日的人。短則一年可以寫成，長則三年能够完成，然後將正本交給秘書省，副本藏於名山。

時司空北海王詳、尚書令王肅許之。肅以其無禄，頗相賑餉。遂在秘書省，同王隱故事，白衣修史。

當時司空北海王元詳，尚書令王肅答應了他。王肅因爲他没有俸禄，供應了他很多衣食。於是李彪就住在秘書省，依照王隱的舊例，以平民身份修撰國史。

宣武親政，崔光表曰："臣昔爲彪所致，與之同業積年，其志力貞强，考述無倦。頃來契闊，多所廢離，近蒙收起，還綜厥事。老而彌厲，史才日新。若克復舊職，專功不殆，必能昭明《春秋》，闡成皇籍。既先帝厚委，宿歷高班，纖負微愆，應從滌洗。愚謂宜申以常伯，正綰著作。"宣武不許。詔彪兼通直散騎常侍、行汾州事，非彪好也，固請不行。卒於洛陽。

宣武帝親自執政，崔光上表奏説："我原先由李彪舉薦上來，和他同事多年，他秉性剛正年富力强，考史著述不知疲倦。後來多年没有見面，他多次遭到罷貶離開京城，近來蒙受皇恩收回使用，重新著述史書。他將會年老而更加勤勉，修史的才能日漸進步。如果能恢復他的原職，讓他專心修史不致懈怠，一定可以光大《春秋》的大業，編撰成當代的國史。他既蒙受先帝的厚恩重托，長期歷任顯要職位，稍微犯了一點過錯，應該讓他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我認爲應該照常例申明恩澤，正式任命他爲著作郎。"宣武帝不同意。下詔任用李彪兼通直散騎常侍、代理汾州事，因爲不是李彪願意的職務，堅决請求不去任職。在洛陽去世。

始彪爲中尉，號爲嚴酷，以奸款難得，乃爲木手擊其脅腋，氣絶而復屬者時有焉。又慰喻汾州叛胡，得其凶渠，皆鞭面殺之。及彪病，體上往往瘡潰，痛毒備極。贈汾州刺史，謚曰剛憲。彪在秘書歲餘，史業竟未及就，然區分書體，皆彪之功。述《春秋三傳》，合成十卷。其餘著詩頌賦誄章表别有集。

起初李彪任中尉的時候，嚴酷得出了名，認爲奸情難以問出，就做了一個木製的手來擊囚徒的腰窩，常常出現把囚徒打得昏死又蘇醒的情况。他去安撫曉諭汾州叛亂的胡人，抓到胡人叛亂的首領，都要鞭打臉部再殺死。等到李彪病重，身上到處都是爛瘡疤，痛苦到了極點。追贈爲汾州刺史，謚號爲剛憲。李彪在秘書省一年多，修史的事最終没有完成，但區分文體，都是李彪的功勞。述《春秋三傳》，合計有十卷。其餘所寫的詩頌賦誄章表等文章另外編有文集。

彪雖與宋弁結管、鮑交，弁爲大中正，與孝文私議，猶以寒地處之，殊不欲微相優假。彪亦知之，不以爲

李彪雖然與宋弁結爲管仲、鮑叔那樣的至交，宋弁任大中正，與孝文帝私下討論人事任用，仍然按寒門庶族來對待李彪，根本不願意優

恨。弁卒，彪痛之無已，爲之哀誄，備盡辛酸。郭祚爲吏部，彪爲子志求官，祚仍以舊第處之。彪以位經常伯，又兼尚書，謂祚應以貴游拔之，深用忿怨，形於言色。時論以此非祚。祚每曰："爾與義和至友，豈能饒爾而怨我乎？"任城王澄與彪先亦不穆，及爲雍州，彪詣澄，爲志求其府僚。澄釋然爲啓，得爲列曹行參軍，時稱澄之美。

待他。李彪也知道這事，并不對此感到遺憾。宋弁去世，李彪悲痛不已，給他寫了誄文，文辭極其悲傷。郭祚任吏部職務，李彪爲兒子李志求官，郭祚照舊按寒門對待他。李彪因爲自己曾任散騎常侍等職，又兼任過度支尚書，認爲郭祚應該以貴族子弟選拔李志，因而非常怨憤，表現在言語和臉色上。當時的人因此非難郭祚。郭祚經常說："你和宋弁非常親密，怎麼能不計較他而怨我呢？"任城王元澄與李彪原先也不和，等到元澄任雍州刺史，李彪去拜訪他，替李志求任元澄的幕僚之職。元澄消除了舊怨給他寫信，使李志得以任列曹行參軍，當時人贊美元澄。

志字鴻道。博學有才幹，年十餘，便能屬文。彪奇之，謂崔鴻曰："子宜與鴻道爲二鴻於洛陽。"鴻遂與交款往來。

李志字鴻道。學識廣博有才幹，十多歲，就能够寫文章。李彪對他感到奇特，對崔鴻說："你應該與鴻道成爲洛陽的二鴻。"崔鴻便和李志結交來往。

彪有女，幼而聰令，彪每奇之，教之書學，讀誦經傳。嘗竊謂所親曰："此當興我家，卿曹容得其力。"彪亡後，宣武聞其名，召爲婕妤。在宮常教帝妹書，誦授經史。始彪奇志及婕妤，特加器愛，公私坐集，必自稱咏，由是爲孝文所貴。及彪亡後，婕妤果入掖廷，後宮咸師宗之。宣武崩後，爲比丘尼，通習經義，法座講說，諸僧嘆重之。

李彪有個女兒，幼小聰明伶俐，李彪對她感到奇異，教她讀書學習，閱讀背誦經傳。曾私下對自己親近的人說："這個孩子會興旺我們李家，你們也會得到她的幫助。"李彪去世後，宣武帝聽說了她的名聲，召進宮成爲婕妤。在宮中經常教皇帝妹妹書法，誦讀講授經籍史書。當初李彪對李志和女兒感到奇異，特別珍愛他們，公私聚會，一定要稱贊贊賞，因此孝文帝很看重李志和李彪的這個女兒。等到李彪去世後，婕妤果然被召進宮，後宮的嬪妃女官都把她當成老師。宣武帝逝世，李彪之女出家做了尼姑，通曉經義，講說佛教經論，僧人們都嗟嘆敬重她。

志歷官所在著績。桓叔興外叛，南荆荒毁，領軍元叉舉其才任撫導，擢爲南荆州刺史。建義初，叛入梁。

李志歷任官職都以政績聞名。桓叔興叛歸南朝，南荆州地方荒蕪，領軍元叉推舉李志的才能勝任安撫勸導的職責，提拔爲南荆州刺史。建義初年，叛變去了梁朝。

志弟游，有才行。隨兄志在南荆州，屬尒朱之亂，與志俱奔江左。子袛。

李志的弟弟李游，有才能德行。跟隨哥哥李志在南荆州，正遇到尒朱氏的暴亂，和李志一同投奔了梁朝。兒子李袛。

李袛

袛小名那。性峻急，不雜交游。幼年已解屬文，有聲洛下。時洛陽初置明堂，袛年十數歲，爲《明堂賦》，

李袛小名李那。性格嚴厲急躁，不隨意與人交往。幼年時已懂得怎樣寫文章，在洛陽一帶有名。當時洛陽剛剛設置明堂，李袛年齡十幾歲，

雖優洽未足，才制可觀。見者咸曰有家風也。初謁周文，周文深奇之，厚加資給，令入太學。周文每見學生，必問才行於昶。昶神情清悟，應對明辯，周文每稱嘆之。綏德公陸通盛選僚采，請以昶爲司馬，周文許之。昶雖年少，通特加接待，公私之事，咸取决焉。又兼二千石郎中，典儀注。累遷都官郎中、相州大中正。昶雖處郎官，周文恒欲以書記委之，於是以爲丞相府記室參軍、著作郎，修國史。轉大行臺郎中、中書侍郎，又轉黄門侍郎，封臨黄縣伯。嘗謂曰："卿祖昔在中朝，爲御史中尉，卿操尚貞固，理應不墜家風。但孤以中尉彈劾之官，愛憎所在，故未即授卿耳。然此職久曠，無以易卿。"乃奏昶爲御史中尉，賜姓宇文氏。

寫成《明堂賦》，雖然不够優雅周密，但文才構思有可取之處。讀過的人都説有家世傳統。初次見到周文帝，周文帝覺得他很奇異，給他豐厚的資助，讓他進太學學習。周文帝每次接見學生，一定要向李昶詢問他們的才能品行。李昶神情清醒，應對言辭明晰，周文帝經常贊嘆他。綏德公陸通從很多人中挑選幕僚，請求選用李昶任司馬，周文帝答應了。李昶雖然年輕，陸通破格接待他，公私事務，都要讓他來决定。又兼任二千石郎中，主管儀注。屢經升遷任都官郎中、相州大中正。李昶雖任郎官之職，周文帝總是把書記官的職事交他處理，因此任命爲丞相府記室參軍、著作郎，撰修國史。改任大行臺郎中、中書侍郎，又改任黄門侍郎，封爵位爲臨黄縣伯。曾對李昶説："你的父親從前在中都，任御史中尉，你的節操崇尚正直堅毅，理應保持家庭傳統。衹是我認爲御史中尉是負責彈劾的官，是人們愛和恨的焦點，所以没有立即授給你這一職務。但這職務長時間缺員，没有人能代替你。"就上表奏請李昶任御史中尉，賜給他姓宇文。

六官建，拜内史下大夫，進爵爲侯。明帝初，行御伯中大夫。武成元年，除中外府司録。保定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御正中大夫。時以近侍清要，盛選國華，乃以昶及安昌公元則、中都公陸逞、臨淄公唐瑾等并爲納言。尋進爵爲公。五年，出爲昌州刺史，在州遇疾，求入朝，詔許之。未至京，卒，贈相、瀛二州刺史。

六官建立後，任命爲内史下大夫，晋升爵級爲侯。周明帝初，代理御伯中大夫。武成元年，任命爲中外府司録。保定初年，晋升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任御正中大夫。當時因爲要用皇帝身邊的清要官，便精選國家的精華，便選李昶以及安昌公元則、中都公陸逞、臨淄公唐瑾等同時擔任納言。不久晋爵爲公。五年，外任昌州刺史，在州任上生了病，請求回朝，詔書答應了他。還没來到京城，去世，追贈爲相、瀛二州刺史。

昶，周文世已當樞要，兵馬處分，專以委之，詔册文筆，皆昶所作也。及晋公護執政，委任如舊。昶常曰："文章之事，不足流於後世，經邦致化，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筆，了無稿草，唯留心政事而已。又以父在江南，身寓關右，自少及終，不飲酒聽樂，時論以此稱焉。子丹嗣。

李昶，周文帝時已任要職，軍隊的調動，專門委托給他，朝廷的詔書册封文書，都是李昶所寫。等到晋公宇文護執政，委托信任依舊。李昶經常説："文章這類事情，不能流傳後代，治國平天下，纔能趕上古人。"所以他所寫的文章，連草稿也没留下，衹是留心政事罷了。又因爲父親在江南，自己流落關右，從小到老，不喝酒不聽音樂，當時的人因此稱贊他。兒子李丹繼承爵位。

高道悦

高道悦字文欣，遼東新昌人也。曾祖策，馮跋散騎常侍、新昌侯。祖育，馮弘建德令，太武東討，率部歸命，授建忠將軍、齊郡建德二郡太守，賜爵肥如子。父玄起，武邑太守，遂居勃海蓨縣。

道悦少爲中書學生、侍御主文中散。後爲諫議大夫，正色當官，不憚强禦。車駕南征，徵兵秦、雍，大期秋季閲集洛陽。道悦以使者書侍御史薛聰、侍御史主文中散元志等稽違期會，奏舉其罪。又奏兼左僕射、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位總朝右，任屬戎機，兵使會否，曾不檢奏。尚書左丞公孫良職綰樞轄，蒙冒莫舉。請以見事免澄、良等所居官。時道悦兄觀爲外兵郎中，澄奏道悦有黨兄之負，孝文詔責。然以事經恩宥，遂寢而不論。詔曰："道悦資性忠篤，稟操貞亮，居法樹平肅之規，處諫著必犯之節，王公憚其風鯁，朕實嘉其一至，謇諤之誠，何愧黯、鮑也。其以爲主爵下大夫，諫議如故。"

車駕幸鄴，又兼御史中尉，留守洛京。時宫闕初基，廟庫未構，車駕將水路幸鄴，已詔都水回營構之材，以造舟楫。道悦表諫，以爲"闕居宇之功，作游嬉之用，損耗殊倍。又深薄之危，古今共慎。"於是帝遂從陸路。轉道悦太子中庶子，正色立朝，儼然難犯，宫官上下，咸畏憚之。

太和二十年秋，車駕幸中岳，詔太子恂入居金墉。而恂潛謀還代，忿道悦前後規諫，遂於禁中殺之。帝甚加悲惜，贈散騎常侍、營州刺史，并遣王人慰其妻子，又詔使者監護喪

高道悦字文欣，是遼東新昌人。曾祖父高策，任馮跋的散騎常侍、新昌侯。祖父高育，任馮弘的建德令，魏太武帝東征，高育率部下歸順投降，授予建忠將軍、齊郡建德二郡太守，賜給爵號肥如子。父親玄起，任武邑太守，便在勃海蓨縣安家。

道悦少年時爲中書學生、侍御主文中散。後來任諫議大夫，面對官吏表情嚴肅，不怕强横。皇帝向南征討，向秦、雍一帶徵兵，規定秋季在洛陽集合檢閲。道悦因爲使者書侍御史薛聰、侍御史主文中散元志等人延誤了集中的日期，上奏舉報他們的罪過。又表奏兼左僕射、吏部尚書、任城王元澄，職位在朝中最高，職責是負責軍事，兵使者到了没有，他最終也没有檢查上奏。尚書左丞公孫良的職責就管此事，蒙受任用而不舉報。請求因事免除元澄、公孫良所任的官職。當時道悦的哥哥高觀任外兵郎中，元澄上奏道悦有和他的哥哥結黨的過失，要孝文帝下詔責備。但因爲事情已經被原諒，於是没有處分。詔書説："道悦生性忠誠樸實，操守正直坦蕩，執法建立了公正嚴肅的規範，進諫表現出敢於進言的風格，王公害怕他的鯁直作風，我很賞識他這一品德，直言不諱的忠誠，與汲黯、鮑叔比起來也没有愧色。任用爲主爵下大夫，諫議之職依舊。"

皇帝巡幸鄴城，又兼任御史中尉，留守京城洛陽。當時洛陽的宫殿剛打下基礎，宗廟武庫都没修建，皇帝準備從水路去鄴城，已經下詔都水府運來經營建造用的木材，以製造船槳。道悦上表進諫，認爲"廢止建造宫殿的工作，來供作游樂之用，耗費損失不止兩倍。又從水上去很危險，古今都很慎重。"因而皇帝就從陸路去鄴城。改任道悦爲太子中庶子，在朝中他表情嚴肅，儼然不可侵犯，宫廷上下的官員，都畏懼他。

太和二十年秋天，皇帝巡幸中岳，下詔讓太子元恂入居金墉城。而元恂暗中謀劃回代都，對道悦前後的規諫感到惱火，於是在宫中囚禁道悦而將他殺了。皇帝非常痛惜，追贈爲散騎常侍、營州刺史，并派遣宫中人去慰問他的妻室子女，

事。葬于舊塋，謚曰貞侯。宣武又追録忠概，拜長子顯族給事中。

顯族亦以忠厚見稱，卒於右軍將軍。

高敬猷

顯族弟敬猷，有風度。蕭寶夤西征，引爲驃騎司馬。及寶夤謀逆，敬猷與行臺郎中封偉伯等潛圖義舉，謀泄見殺。贈滄州刺史，聽一子出身。

道悅長兄嵩，字崑崙，魏郡太守。

高雙

嵩弟雙，清河太守，坐贜貨，將刑於市，遇赦免。時北海王詳爲録尚書事，雙多納金寶，除司空長史。後爲涼州刺史，專肆貪暴，以罪免。後貨高肇，復起爲幽州刺史。以貪穢被劾，罪未判，遇赦復任。未幾而卒。

雙弟觀，尚書左外兵郎中、城陽王鸞司馬，南征赭陽，先驅而歿，謚曰閔。

甄琛

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極人，漢太保邯之後也。父凝，州主簿。

琛少敏悟，閨門之内，兄弟戲狎，不以禮法自居。學覽經史，稱有刀筆。而形貌短陋，鮮風儀。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棋棄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倉頭，常令執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曰："郎君辭父母仕宦，若爲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乃以圍棋，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悵然慚感，遂從許赤彪假書研習，聞見日優。太和初，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時有所陳，亦爲孝文知賞。

又下詔令使者去監督護理喪事。葬在他家的祖宗墓地，謚號爲貞侯。宣武帝又追記他的忠誠氣概，任命他的大兒子顯族爲給事中。

顯族也以忠厚受人稱贊，在右軍將軍任上去世。

顯族的弟弟敬猷，有風度。蕭寶夤西征，召用爲驃騎司馬。等到寶夤謀反，敬猷和行臺郎中封偉伯等人密謀起義，計謀泄漏被殺。追贈爲滄州刺史，聽任家屬派一個兒子入仕。

道悅的大哥高嵩，字崑崙，任魏郡太守。

高嵩的弟弟高雙，任清河太守，犯有收受財物罪，將要被推上刑場，遇到赦令幸免。當時北海王元詳任録尚書事，高雙向元詳送了很多金銀寶物，任命爲司空長史。後來任涼州刺史，專門大肆貪求錢財，因罪免職。後來向高肇行賄，又起用爲幽州刺史。因貪污被彈劾，還未判罪，遇赦復職。没多久就去世了。

高雙的弟弟高觀，任尚書左外兵郎中、城陽王元鸞的司馬，到南方赭陽征戰，爲前鋒而戰死，謚號爲閔。

甄琛字思伯，是中山毋極人，漢太保甄邯的後代。父親甄凝，任州主簿。

甄琛從小敏捷聰明，在家中，兄弟們相互游戲玩耍，不拘守禮法。學習閱讀經傳史書，寫公牘文享有名聲。但醜陋矮小，没有風度儀表。選拔爲秀才，到都城幾年，因爲下棋浪費了許多時間，以至通宵達旦。手下的僕役，常讓他們舉燭，有時僕役睡着了，他就用木棍狠狠地鞭打，像這樣不止一次。奴僕後來受不了這種痛苦，就説："主人你辭别父母親來做官，如果是爲了讀書讓我舉燭，我不敢推辭，而爲了下圍棋，日夜下個不停，這難道是你來京的目的？而對我鞭打懲罰，不是太不合理了嗎！"甄琛感到慚愧，於是跟許赤彪借書研讀，見聞一天天增長。太和初年，任命爲中書博士，改任諫議大夫，不時上陳

意見，受到了孝文帝的賞識。

宣武踐阼，以琛爲中散大夫，兼御史中尉。琛表曰：

《月令》稱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禽獸者，皆野虞教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之無赦。此明導人而弗禁，通有無以相濟也。《周禮》雖有川澤之禁，正所以防其殘盡，必令取之有時。斯所謂郭護在公，更所以爲人守之耳。今者天爲黔首生鹽，國爲黔首郭護。假獲其利，猶是富專口斷，不及四體也。且天下夫婦，歲貢粟帛，四海之有，備奉一人，軍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貧，而苟禁一池？臣每觀上古愛人之迹，時讀中葉驟稅之書，未嘗不嘆彼遠大，惜此近狹。今僞弊相承，仍崇關廛之稅；大魏宏博，唯受穀帛之輸。是使遠方聞者，莫不歌德。語稱出内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之禍。夫以府藏之物，猶以不施而爲災，况府外之利，而可吝之於黔首？願弛鹽禁，使沛然遠及。依《周禮》置川衡之法，使之監導而已。

宣武帝登基，任用甄琛爲中散大夫，兼任御史中尉。甄琛上奏表説：

《月令》説山林草叢沼澤，其中有可以拿來食用的蔬菜野獸，這是主管田野山林的官員教導他們的，如果有亂來侵犯掠奪的人，一定要治罪不予赦免。這説明是教導人采獵食物而不是禁止，是爲了互通物産的有無而加以調劑。《周禮》上雖然有禁止漁獵的條文，這是爲了防止過分采獵摧殘了生物，一定要讓人們根據一定的季節去采伐。這就是所説的不僅要公家來加以保護，更是爲百姓守護資源的措施。現在自然界爲老百姓生産了鹽，國家替老百姓加以保護。如果國家占有鹽來獲取利潤，就好比給嘴以利益，而不管四肢。况且天下的男女，每年上繳糧帛，將天下的所有財物，都拿來供奉皇上一個人，軍國所需的物資，都靠老百姓供給，天子又害怕什麽貧窮，而還要禁止一池的食鹽呢？我經常看到上古帝王愛民的事迹，不時讀到中古聚集賦税的書，常常感嘆古人的遠大，可惜近世人的狹窄。如今各種巧詐弊端前後相繼，還要加重各種關税；大魏如此廣大，衹是收取糧帛這類貢賦。這樣遠方聽説的人，個個都對我國歌頌功德。有道是朝中的號令發出得少，是官吏的福；施捨恩惠很少，是國君的禍。就是府庫貯藏的財物，還將不肯施捨看成災禍，更何况是府庫之外的財物，而對老百姓那麽吝嗇嗎？希望能放開鹽禁，使歌德的聲音從遠方傳來。依照《周禮》設川衡之官，僅是監督疏導而已。

詔付八坐議可否以聞。彭城王勰、兼尚書邢巒等奏：

琛之所列，但恐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是用遲回，未謂爲可。竊惟大道既往，恩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睦。恒恐財不賙國，澤不厚人，故

詔令將這事交付八坐官們討論是否可行并將結果上報。彭城王元勰、兼尚書邢巒等人上奏：

甄琛所陳述的事情，恐怕是空談則屬於高妙的道理，實行起來則無法兑現，因而我們没有及時彙報，不認爲他的建議是可行的。我們認爲淳樸無私的時代已經過去，所以恩惠就産生了，下民貢奉皇上而國君施捨

多方以達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貨山澤，輕在人之貢；立税關市，裨十一之儲。收此與彼，非利己也；回彼就此，非爲身也。所謂集天地之産，惠天地之人，藉造物之富，賑造物之貧。禁此泉池，不專太官之御；斂此匹帛，豈爲後宫之資？既潤不在己，彼我理一，積而散之，將焉所吝？然自行以來，典司多怠，出入之間，事不如法。此乃用之者無方，非興之者有謬。至使朝廷識者，聽誉其間。今而罷之，懼失前旨。宜依前式。

恩澤，上下高卑的關係就很和諧。但恐財物不能周濟全國，恩澤不能厚施於民，所以要設計多種途徑來實現這一心願，通過制定法律來表達這一意志。甚至於從山澤采獵貨物，以減輕現在百姓的貢賦；建立關市的税收，以利於獲得十分之一的儲備。從這裏收取施捨給那裏，不是爲了利己；從那邊取回還給這邊，不是爲了自身。所以説集中天地的物産，給天下的人以恩惠，依靠自然界的財富，賑濟自然界的窮人。禁止到鹽池取鹽，不僅是專門去供給御厨；收集來那些布帛，難道又是爲了後宫使用？既然利潤不在帝王自己，給你給我都是一個目的，積聚起來再分配下去，那吝嗇又表現在哪裏呢？但自從實行禁鹽以來，管理官員多有懈怠，采集銷運的過程中，有很多不合法的事。這是由於具體辦事的人没有方法，不是制定這一政策的人有錯誤。以致使朝廷有見識的人，隨意插手此事。現在如果罷除鹽禁，恐怕失掉了早先皇上的美好意願。應該依照原先的政策實行。

詔曰："司鹽之税，乃自古通典，然興制利人，亦世或不同。甄琛之表，實所謂助政毗俗者也。可從其前計，尚書嚴爲禁豪强之制也。"

詔書説："收取鹽池的税，乃是從古至今通行的辦法，但是制定出制度以利於人民，也可能各個朝代有所不同。甄琛的表奏内容，確實屬於爲了幫助整肅政治的建議。可以依從他前一部分建議，尚書嚴格制定禁止豪强稱霸鹽池的制度。"

詔琛參八坐議事，尋正中尉。遷侍中，領中尉。琛俯眉畏避，不能繩糾貴游，凡所劾者，率多下吏。於時趙脩寵貴，琛傾身事之。琛父凝爲中散大夫，弟僧林爲本州别駕，皆托脩申達。至脩奸詐事露，明當收考，今日乃舉其罪。及監决脩鞭，猶相隱惻，然告人曰："趙脩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脩死之明日，琛與黄門郎李憑以朋黨被召詣尚書。兼尚書元英、邢巒窮其阿附之狀。琛曾拜官，諸賓悉集，巒乃晚至。琛謂巒："何處放蛆來，今晚

下詔甄琛參預八坐討論政事，不久就擔任御史中尉。改任侍中，兼中尉。甄琛低頭而畏避權勢，不能糾舉處置貴游子弟，凡是他劾奏的，大多是下級小吏。當時趙脩受皇帝寵幸，甄琛傾身侍奉他。甄琛的父親甄凝任中散大夫，弟弟僧林任本州别駕，都依附趙脩而求得。等到趙脩的奸詐不法事情敗露，明天應該收審拷問，今天甄琛纔檢舉他的罪行。等到他監督對趙脩施行鞭刑，還對趙脩表現出惻隱之心，但背後對人説："趙脩是小人，背就像土牛背，特别能忍耐鞭打。"有見識的人因此非難他。趙脩死後第二天，甄琛和黄門郎李憑因爲結爲朋黨被召到尚書省。兼尚書元英、邢巒追查他阿諛依附趙脩的情况。甄琛

始顧?”雖以言戲，巒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窮。司徒、録尚書事、北海王詳等奏曰：

謹案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糾擿是司。風邪響黷，猶宜劾糾，况趙脩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嘗不陳奏，方更往來，中外影響，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陟三階之禄。虧先皇之選典，塵聖明之官人。又與黄門郎李憑，相爲表裏。憑兄叨封，知而不言。及脩釁彰，方加彈奏。生則附其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爲己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其爲鄙詐，於兹甚矣。謹依律科從，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實爲叨越，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既得不以倫，請下收奪。李憑朋附趙脩，是親是仗，緇點皇風，塵鄙正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諛，奬厲忠概？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

奏可。琛遂免歸本郡。左右相連死黜者二十餘人。

始琛以父母老，常求解官扶侍，故孝文授以本州長史。及貴達，不復請歸，至是乃還。供養數年，遭母憂。母鉅鹿曹氏，有孝性，夫氏去家，路逾百里，每得魚肉菜果珍美口實者，必令僮僕走奉其母，乃後食焉。琛母服未闋，復喪父。琛於塋兆内手種松柏，隆冬負掘水土，鄉老哀

曾被任命官職，各處賓客都來慶賀，邢巒却來晚了。甄琛對邢巒説：“你到何處胡扯去了，這麽晚纔來?”雖然是句玩笑話，邢巒變了臉色心中懷恨。等到現在，便對甄琛的所有過失算總賬。司徒、録尚書事、北海王元詳等人上奏章説：

謹案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公正執法的職位，專門負責糾察的事務。有一點不正之風，尚且還應該彈劾糾正，更何况是趙脩這樣侵害國家和人民，人人對他咬牙切齒？而甄琛不僅不曾對他加以舉奏，而且還和他來往，以影響朝廷内外，使其有聲譽。使他自己身爲平民的父親，破格超升爲正四品的官員；衹有七品的弟弟，越級提升了三級俸禄。虧損了先帝定下的選舉典章，使我朝聖明的任用官吏制度蒙塵。又和黄門郎李憑，内外勾結一氣。李憑的哥哥無功受到封賞，他知道而不報告。等到趙脩的罪行暴露，這纔舉奏。趙脩活着時就依附他的權勢，趙脩死後就對他加以貶損。貪天之功，以爲己有，上欺騙朝廷，下蒙哄百官，他表現出的卑鄙欺詐，到了這樣的程度。謹請依法律辦事，將他撤職。他父親的中散職務，實際是不該享受的越級結果，即使是皇帝的子孫，也没有這種先例，既不符合逐級升遷的秩序，請下令收回。李憑結成朋黨依附趙脩，倚仗親信，有虧朝廷的名聲，損害了皇上的風化，像這樣的人不加處理，將怎樣來整肅阿諛奉承之輩，奬勵那些忠誠正直的人？請求免除他擔任的官職以整肅風紀。

奏請被批准。甄琛撤職回到家鄉所在的郡。受他牽連被處死和貶黜的共二十多人。

早先甄琛因爲父母年老，經常要求解除官職回家侍奉父母，所以孝文帝授予他本州長史之職。等到他富貴騰達了，不再提出這樣的要求，到了這時纔回家。供養父母多年，他的母親去世。母親是鉅鹿人曹氏，有孝性，丈夫離家，路隔一百多里，每次得到魚肉果菜珍貴美味的食物，一定要讓僮僕送給他母親吃，然後自己纔吃。甄琛還没服完母親的喪，父親又去世了。甄

之，咸助加力。十餘年中，墳成木茂。與弟僧林誓以同居没齒，專事産業，躬親農圃，時以鷹犬馳逐自娱。朝廷有大事，猶上表陳情。

久之，復除散騎常侍，領給事黄門侍郎、定州大中正，大見親寵，委以門下庶事，出參尚書，入厠帷幄。孝文時，琛兼主客郎，迎送齊使彭城劉纘。琛欽其器貌，常嘆咏之。纘子晰爲朐山戍主。晰死，家屬入洛，有女年未二十，琛乃納晰女爲妻。婚日，詔給厨費。琛所好悦，宣武時調戲之。

遷河南尹，黄門、中正如故。琛表曰：

國家居代，患多盗竊。世祖太武皇帝親自發憤，廣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略者乃得爲之。又多置吏士，爲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遷都已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寇盗公行，劫害不絶。此由諸坊混雜，釐比不精，主司暗弱，不堪檢察故也。今擇尹既非南金，里尉鉛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下才，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盗得容奸，百賦失理。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户，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户、五百户，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僕隸，蔭養奸徒，高門邃宇，不可干問。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實爲未愜。

琛在墓旁親手栽種了松柏，隆冬培土挑水，鄉親父老哀憐他，都來助他一臂之力。十多年内，堆成墳地樹木茂盛。他和弟弟僧林發誓終生不分家，專心從事生産經營，親自下地幹活，常常以牽犬逐鷹打獵取樂。朝廷出現大事，還上表陳述意見。

過了很久，又任命爲散騎常侍，領給事黄門侍郎、定州大中正，很受親信寵幸，將門下省的日常事務都委任給他，外廷則參預尚書的事務，内廷則參預謀劃。孝文帝時，甄琛兼任主客郎，送迎南齊的使者彭城人劉纘。甄琛欽佩他的器度，經常贊嘆他。劉纘的兒子劉晰任朐山駐軍的首領，劉晰死後，他的家屬到了洛陽，有個女兒不滿二十歲，甄琛就娶劉晰的女兒爲妻。成婚那天，下詔供給他厨房的費用。甄琛喜愛的，宣武帝經常調笑取樂他。

改任河南尹，黄門侍郎、定州大中正的職務依舊。甄琛上表説：

國家建都代郡的時候，盗竊成風。世祖太武皇帝親自想辦法解决，廣泛設置主管機構，里長都選代理縣令以及五等散男中有理政才能的人擔任。又多設置獄吏士卒，作爲里長的助手。使他們的地位重要，盗竊終於被禁止住。現在遷都以來，國家的疆域更廣大，四方邊遠地區的人來京，因事經過代都。盗賊公開搶劫，不斷爲害。這是由於各街坊人員混雜，分隔不嚴，主管官吏昏庸無能，不能檢舉督察的緣故。現在選擇的郡守既不是什麽美好的人才，里長尉吏都是鈍口的鉛刀，使用這些人想要都邑清肅，是不能做到的。里正乃是清流之外的四品官，職位輕事務瑣碎，這些人大多才能低下，個個得過且過，不能督察奸情，所以使盗賊得以滋生，各種賦役失去規範。邊疆地區的一個小縣，所管轄的也不過上百户人家，而縣令之類的長官大多由將軍擔任。京城的街坊，大的有上千户、五百户，坊間住的都是王公卿相，貴戚姻親，豪强大户的奴僕，豢養了奸詐之徒，高門深院之内，他人不敢加以過

問。和邊疆小縣比較起來，難易不同。現在却認爲小縣難治而都邑易管，實際并不恰當。

王者立法，隨時從宜，先朝立品，不必即定，施而觀之，不便則改。今閑官静任，猶聽長兼，况煩劇要務，不得簡能下領。請取武官中八品將軍以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各食其禄。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遷者，進而爲之，則督責有所，輦轂可清。

王者制定法律，要因時制宜，先朝確定官級，并不是固定不變的，在實施的過程中進行考察，不適合就加以修改。如今隨便的閑職，還要讓上級長官兼任，何况是事務繁瑣的要職，不能挑選一些才能低下的人擔任。請求從八品將軍以下的武官中挑選正直有才能的，以本來的官職俸禄擔任里尉之職任，各領取相應的俸禄。級别高的擔任六部尉，中等的擔任經途尉，低的擔任里正。不然的話，就請稍微提高里尉的品級，選下品中應升遷的，晋升來擔任，這樣就能使督察責罰有人負責，京城能够清静安寧。

詔曰："里正可進至勳品、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諸職中簡取，何必須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爲游軍，於諸坊巷司察盗賊。於是京邑清静，後皆踵焉。

詔書説："里正可以晋級到勳品、經途尉定爲從九品、六部尉從正九品各官職中挑選人擔任，不一定要選用武將。"甄琛又上奏以羽林軍作爲巡邏兵，在各街坊里巷負責巡察盗賊。因此京城清静安寧，後來都效法這規定。

轉太子少保，黄門如故。及高肇死，琛以黨不宜復參朝政，出爲營州刺史，遷凉州刺史。猶以高氏之昵，不欲處之於内。久之，爲吏部尚書。未幾，除定州刺史。固辭曰："陛下在東宫，崔光爲少傅，臣爲少保，今光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開國公。故僕射游肇時爲侍中，與臣官階相似，肇在省爲僕射，死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臣今適爲征北將軍、定州刺史。生師保不如死游肇。"詔書慰遣之。琛既至鄉，衣錦晝游，大爲稱滿，政體嚴細，甚無聲譽。

改任太子少保，黄門侍郎的職位依舊。等到高肇死後，甄琛因爲是高肇同黨不適宜再參預朝政，外任營州刺史，改任凉州刺史。因爲和高肇親近，不想讓他在朝中任職。過了很久，任吏部尚書。没多久，任命爲定州刺史。堅决推辭説："陛下做太子時，崔光任少傅，我任少保，如今崔光擔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開國公。已故僕射游肇當時任侍中，和我官階差不多，游肇在尚書省任僕射，死後追贈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我現在僅是征北將軍、定州刺史。這可以説是活師保不如死游肇。"詔書安慰并送他出京。甄琛已回家鄉定州，身穿錦綉白天出游，言語憤懑不平，行政嚴苛細密，没有聲譽。

崔光辭司徒之授也，琛與光書，外相抑揚，内實附會。光亦揣其意，復書以悦之。徵爲車騎將軍、特進，又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卒，詔給東園秘器，

崔光推辭司徒之職，甄琛給崔光寫信，表面上對他有所抑揚，内心實際是附會他。崔光也揣摩到他的意圖，回信讓甄琛高興。徵召任車騎將軍、特進，又任命爲侍中。因爲他已衰老，下詔賜給他御府杖，在朝值班拄手杖進出。去世，下

贈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加後部鼓吹。

太常議謚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

案禮，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己，名生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謚，皆累其生時美惡，所以爲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屬所即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爲謚列上。謚不應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以爲褒貶之實也。

今之行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顏接衽；論其謚也，雖窮文盡武，無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爲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致號謚之加，與泛階莫異，專以極美爲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於此。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踪，鴻名共大賢比迹，文穆之謚，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謚，於例普重，如甄之流，無不複謚。謂宜依謚法，慈惠愛人曰孝，宜謚曰孝穆公。

詔供給達官貴人用的棺木，追贈爲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另加賜後部鼓吹。

太常討論給他定謚號文穆。吏部郎袁翻上奏說：

根據禮制，謚號是行爲的表現，名號是功業的表現，車服是地位的表現。因此有大德行的人得到大的名號，小德行的人得到小名聲。德行是自己造成的，名號是別人給予的。所以要等到人死了纔給他定謚號，都要累計他生前的德行善惡，以作爲後來人的鼓勵或警戒，人雖然死了，但名號却永存。凡是去世的王公百官，應立即向大鴻臚申報，移送本郡大中正，列出他的功過，由中正移交上去，向公府說明情況，下達給太常博士評議，評議出謚號後列舉上報。確定的謚號如不符合謚法，博士要同選舉官員名不符實一樣治罪。如果本郡大中正寫的行狀不屬實，大中正要像博士一樣被治罪。自古以來的帝王，無不是殷切勤勉而十分慎重，以做到褒貶屬實。

現在死者的行狀，都是他的家人自己撰寫的，聽任作爲下臣或兒子的隨意去陳述君父的行事，不再理會其中的是非曲直。臣子想要闡揚光大國君或父親的名聲，但苦於他們行爲不高尚，品行不美好，因此儘量用美好的辭彙加以褒揚，没有任何限制。讀到這樣的行狀，你會覺得他們和周公、孔子可以并駕齊驅，同伊尹、顏回比肩平行；討論起他們的謚號，則窮盡文武雙全的辭彙，到了無以覆加的地步。但現在的太常博士已與古代不同，衹知道依行狀來議定謚號，又事先徵詢家人的意見，臣民兒子要求什麽，就議定什麽上報。完全不再加以斟酌加减，辯論是非。以至於使追贈謚號，和泛濫成災的官階一樣，專門以盡力贊美定名，不再有貶抑死者的謚號。禮官的過失，已到了這種地步。案司徒甄琛的行狀，把他說成道德極高可以和聖人平列，美名至大可以與大賢相提并論，文穆的謚號，真是到了極點。向來的

追贈，普遍太貴重，像甄琛這類人，都是些重復的謚號。我認爲應依照謚法的規定，慈惠愛人稱爲孝，應該給他定謚號爲孝穆公。

自今以後，明勒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爲受。仍踵前來之失者，皆付法司科罪。

從此以後，明令太常、司徒，遇有這樣的行狀，其中的言辭肆意誇張，沒有什麼限制的，一律加以裁減，不能隨意授予謚號。如果仍照過去的失誤行事的，全都要送司法部門治罪。

詔從之。琛祖載，明帝親送，降車就輿，吊服哭之，遣舍人慰其諸子。

下詔接受了他的建議。甄琛下葬的路上，明帝親自來送行，下鑾車來到喪車前，穿喪服哭吊他，派舍人去慰問他的幾個兒子。

琛性輕簡，好嘲謔，故少風望。然明解有幹具，在官清白。自孝文、宣武，咸相知待。明帝以師傅之義而加禮焉。所著文章，鄙碎無大體，時有理詣。《磔四聲》、《姓族廢興》、《會通緇素三論》及《家誨》二十篇，《篤學文》一卷，頗行於世。

甄琛性格比較輕率，喜歡嘲笑取樂，所以沒有多少風度威望。然而他善解人意有才幹，在職清正廉潔。從孝文帝、宣武帝以來，一直受到知遇優待。明帝因爲和他有師傅關係而更加禮敬他。他所寫的文章鄙俗瑣碎沒有大體，有時顯示出見識。《磔四聲》、《姓族廢興》、《會通緇素三論》及《家誨》二十篇，《篤學文》一卷，在社會上很流行。

甄侃

琛長子侃，字道正，位秘書郎。性險薄，多與盜劫交通。隨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毆擊主人，爲司州所劾，淹在州獄。琛大以慚慨。廣平王懷爲牧，與琛先不協，欲具案窮推。琛托左右以聞，宣武敕懷寬放。懷固執之，久乃特旨出侃。自此沈廢，卒家。

甄琛的大兒子甄侃，字道正，任秘書郎。性格凶險輕薄，經常和强盜往來。跟隨甄琛在京城，因爲酗酒貪色夜晚在洛水亭舍過夜，毆打這家的主人，被司州的官吏劾奏，長時間關押在司州監獄。甄琛感到非常慚愧憤慨。廣平王元懷擔任司州刺史，早先和甄琛不和，想對甄侃徹底追查。甄琛托身邊人求情，宣武帝下令元懷寬貸釋放。元懷堅持扣押，過了很久纔特准放出。從此沉淪不被叙用，在家去世。

甄楷

侃弟楷，字德方，粗有文學，頗更吏事。琛啓除秘書郎。宣武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後稍遷尚書儀曹郎，有當官之稱。明帝末，丁憂在鄉，定州刺史廣陽王深召楷兼長史，委以州任。尋屬鮮于脩禮、毛普賢等率北鎮流人反於州西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內先有燕、恒、雲三州避

甄侃的弟弟甄楷，字德方，稍微有些文學才能，多次任吏事。經甄琛奏請任秘書郎。宣武帝逝世，還沒有下葬，甄楷與河南府尹丞張普惠等人飲酒游戲，被免官。後來逐漸升任尚書儀曹郎，有稱職的聲譽。明帝末年，服父喪在家鄉，定州刺史廣陽王元深徵召甄楷兼任長史，將州中的事務委托給他。不久就趕上鮮于脩禮、毛普賢等人率北方邊鎮的流民在定州西北的左人城反叛，殺光搶劫，奔向州城。州城內早先已有燕、

難户，脩禮等聲云，欲將此輩共爲舉動。楷見人情不安，慮有變起，乃走收三州人中粗暴者殺之，以威外賊。及刺史元固、大都督揚津等至，楷乃還家。後脩禮等忿楷屠害北人，遂掘其父墓，載棺巡城，示相報復。孝莊時，徵爲中書侍郎。後齊文襄取爲儀同府諮議參軍。卒，贈驃騎將軍、秘書監、滄州刺史。

恒、雲三州的避難民户，脩禮等人聲稱，要將這些人發動起來作爲援助。甄楷看到城中人心不定，擔心發生民變，便很快收捕三州避難户中的粗暴難民殺死，以便威懾城外叛兵。等到刺史元固、大都督揚津等人趕到，甄楷就回家。後來脩禮等人忿恨甄楷屠殺北方邊鎮的難民，就將他父親的墳墓挖了，用車運着棺材游城，表示對他的報復。孝莊帝時，徵台爲中書侍郎。後來北齊文襄帝任用他爲儀同府諮議參軍。去世，追贈爲驃騎將軍、秘書監、滄州刺史。

甄密

琛從父弟密，字叔雍，清謹少嗜欲，頗涉書史。疾世俗貪競，乾没榮寵，曾爲《風賦》以見意。後參中山王英軍事。英鍾離敗退，鄉人蘇良没於賊中，密盡私財以贖之。良歸，傾資報密。密一皆不受，曰："濟君之日，本不求貨，豈相贖之意。"及葛榮侵擾河北，詔密爲相州行臺，援守鄴城。莊帝以密全鄴勛，賞安市縣子。孝静初，爲衛尉卿，在官有平直之譽。出爲北徐州刺史，卒官，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靖。

甄琛的堂弟甄密，字叔雍，清正嚴謹寧静寡欲，大量閲讀典籍史書。憎惡世俗貪利紛争，被名利之心淹没，曾寫《風賦》來表達自己的心意。後來參預中山王元英的軍事。元英在鍾離戰敗退回，甄密的同鄉蘇良被敵人俘虜，他用光了自己的錢財贖回蘇良。蘇良回來，傾盡全部財産回報甄密。甄密一概不接受，説："救濟你的時候，本來就不爲了錢財，接受回報不是我贖救你的意圖。"等到葛榮侵擾河北地區，朝廷下詔甄密任相州行臺，援守鄴城。莊帝因爲甄密保全鄴城的功勛，賞賜爵號爲安市縣子。孝静帝初年，任衛尉卿，在任上有公平正直的聲譽。外任北徐州刺史，在任上去世，追贈爲驃騎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號爲靖。

張纂

琛同郡張纂，字伯業。祖珍，字文表，慕容寶度支尚書。道武平中山，入魏，卒於凉州刺史，謚曰穆。纂頗涉經史，雅有氣尚，交結勝流。爲樂陵太守，在郡多所受納。聞御史至，棄郡逃走，於是除名，乃卒。天平初，贈定州刺史。

甄琛的同郡人張纂，字伯業。祖父張珍，字文表，任慕容寶的度支尚書。道武帝平定中山後，進入北魏，在凉州刺史任上去世，謚號爲穆。張纂廣泛閲讀經史書籍，很有風度志向，交結名流。任樂陵太守，在郡任上大量收受賄賂。聽説御史來了，棄郡逃跑，因此被削除官籍，不久去世。天平初年，追贈爲定州刺史。

張宣軌

纂叔感，字崇仁，有器業，不應州郡之命。

子宣軌，少孤，事母以孝聞。累遷相州撫軍府司馬。宣軌性通率，輕財好施。屬葛榮圍城，與刺史李神有

張纂的叔父張感，字崇仁，有才能學識，不去州郡當官。

兒子宣軌，從小喪父，侍奉母親以孝聞名。屢經升遷任相州撫軍府司馬。宣軌性格通達直率，輕財好施。正遇到葛榮圍攻州城，與刺史李

固守效，以功賜爵中山公。後坐事死鄴。

神成功地堅守住州城，因爲功勛賜爵號爲中山公。後來因事判罪死於鄴城。

纂從弟元賓，位奉朝請。及外生高昂貴達，啓贈瀛州刺史。

張纂的堂弟元賓，位居奉朝請。等到他的外甥高昂富貴騰達，啓奏追贈爲瀛州刺史。

高聰

高聰字僧智，本勃海人也。曾祖軌，隨慕容德徙青州，因居北海之劇縣。父法昂，少隨其舅宋車騎將軍王玄謨征伐，以功至員外郎，早卒。

高聰字僧智，原籍是勃海。曾祖父高軌，跟隨慕容德遷往青州，因而居住在北海的劇縣。父親法昂，從小跟隨他的舅父劉宋的車騎將軍王玄謨征戰，因爲功勛升任員外郎，早死。

聰生而喪母，祖母王撫育之。大軍攻剋東陽，聰徙平城，與蔣少游爲雲中兵户，窘困無所不爲。族祖允視之若孫，大加賙給。聰涉獵經史，頗有文才。允嘉之，數稱其美，言之朝廷，由是與少游同拜中書博士。轉侍郎，爲高陽王雍傅，稍爲孝文知賞。

高聰出生時母親就死了，祖母王氏撫養他。北魏的大軍攻克東陽，高聰遷居到平城，與蔣少游一起成爲雲中的兵户，生活困窘什麽行當都幹過。族祖父高允把他當親孫子看待，大力賙濟他。高聰廣泛閲讀經史書籍，很有文才。高允嘉獎他，多次贊美他，推薦給朝廷，因此和少游一同被任命爲中書博士。改任侍郎，任高陽王元雍傅，逐漸被孝文帝瞭解賞識。

太和十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後兼太子左率。聰微習弓馬，乃以將略自許。孝文鋭意南討，專訪王肅以軍事。聰托肅，願以偏裨自效。肅言之於帝，故假聰輔國將軍，受肅節度，同援渦陽。聰躁怯少威重，及與賊交，望風退敗。孝文恕死，徙平州。行届瀛州，刺史王質獲白兔，將獻，托聰爲表。帝見表，顧王肅曰："在下那得有此才，令朕不知。"肅曰："比高聰北徙，或其所製。"帝悟曰："必應然也。"

太和十七年，兼任員外散騎常侍，出使南齊。後來兼任太子左率。高聰粗知騎馬射箭之術，便自以爲有軍事指揮才能。孝文帝鋭意征討南方，專門向王肅咨詢軍事。高聰托付王肅，表示願擔任偏將殺敵立功。王肅向孝文帝説明此事，所以暫時任命爲輔國將軍，受王肅節制，一同增援渦陽。高聰急躁膽怯缺少威望，等到與敵軍交戰，望風敗退。孝文帝饒恕他不死，流放平州。走到瀛州，刺史王質抓到一隻白兔，將要向朝廷上貢，托高聰寫一份奏表。皇帝見到奏表，對王肅説："你手下怎麽還有這樣的人才，以至我都不知道。"王肅説："現在高聰被流放北邊，有可能是他寫的。"皇帝恍然大悟説："一定是他。"

宣武初，聰復竊還京師，説高肇廢六輔。宣武親政，除給事黄門侍郎，後加散騎常侍。及幸鄴還，於河内懷界，帝射矢一里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盛事奇迹必宜表述，請勒銘射宫，永彰聖藝。遂刊銘射所，聰爲之詞。趙脩嬖幸，聰深朋附。及詔追贈脩父，聰爲碑文，出入同載，

宣武帝初年，高聰又偷跑回京城，勸説高肇廢六輔。宣武帝親政，任命爲給事黄門侍郎，後來加官爲散騎常侍。等到皇帝巡游鄴城回來，在河内懷縣地界，皇帝射箭到一里五十多步。侍中高顯等人啓奏，這樣的盛事奇迹一定要表彰稱頌，請求刻寫碑銘於射宫，永遠顯耀皇上的射藝。於是在那兒刻石立碑，高聰爲碑石寫了銘文。趙脩受到寵幸，高聰親密地和他結黨依附。

觀視碑石。聰每見脩，迎送盡禮。聰又爲脩作表，陳當時便宜，教其自安之術，由是迭相親狎。脩死，甄琛、李憑皆被黜落，聰深用危慮，而先以疏宗之情，曲事高肇，竟獲自免，肇之力也。脩之任勢，聰傾身事之，及死，言必毁惡。茹皓之寵，聰又媚附，每相招命，稱皓才識非脩之儔。乃因皓啓請田宅，皆被遂許。及皓見罪戮，聰以爲死之晚也。其薄於情義皆如此。

等到下詔追贈趙脩父親的官爵，高聰給他寫碑文，進出和趙脩同坐一輛車，一起去看碑石。高聰每次見到趙脩，都要以隆重的禮節迎送。高聰又替趙脩寫奏表，就時事陳述意見，教他自我保全的策略，因此互相非常親密。趙脩被處死，甄琛、李憑都被貶黜外地，高聰因此深感危急，而事先因遠族人的情分，曲意侍奉高肇，結果使自己得以幸免，這事得力於高肇。趙脩有權勢的時候，高聰盡力侍奉他，等到他死了，則詆毁痛駡他。茹皓受寵幸，高聰又曲意奉承他，每次上朝聽命，都稱贊茹皓的才能不是趙脩所能比擬的。便通過茹皓請求朝廷賞賜田地住宅，結果都如願以償。等到茹皓因罪被殺，高聰認爲他死得太晚。他就是這樣不講情義。

侍中高顯爲護軍，聰代兼其任。顯與兄肇疑聰間構而求之。聰居兼十餘旬，出入機要，言即真，無遠慮，藉貴因權，耽於聲色，賄納之音，聞於遐邇。中尉崔亮知肇微恨，遂面陳聰罪，出爲并州刺史。聰善於去就，知肇嫌之，側身承奉，肇遂待之如舊。聰在并州數歲，多不率法，又與太原太守王椿有隙，再爲大使御史舉奏。肇每以宗私相援，事得寢緩。宣武末，拜散騎常侍、平北將軍。

侍中高顯任護軍，高聰代兼侍中職務。高顯與他的哥哥高肇懷疑高聰是暗中誣陷他們而求得侍中職位。高聰兼任侍中一百多天，出入中樞重地，常説要由代理轉爲正式，没有長遠打算，藉助權貴地位，沉溺於聲色之中，收受賄賂的名聲，遠近的人都聽説了。中尉崔亮知道高肇有些恨高聰，便當面陳述高聰的罪狀，外貶任并州刺史。高聰很善於官場進退之道，知道高肇嫌惡他，便屈身奉承，高肇於是又和原先一樣對待他。高聰在并州任官幾年，大多不依法行事，又和太原太守王椿有矛盾，兩次被大使御史舉報彈劾。高肇每次都因宗族的私情援救他，事情得以消解。宣武帝末年，任命爲散騎常侍、平北將軍。

明帝踐阼，以其素附高肇，出爲幽州刺史。尋以高肇之黨，與王世義、高綽、李憲、崔楷、蘭氛之爲中尉元匡所彈，靈太后并特原之。聰遂廢于家，斷絶人事，唯修營園果，世稱高聰梨，以爲珍異。又唯以聲色自娱。後拜光禄大夫，卒。靈太后聞其亡，嗟惋良久。贈青州刺史，謚曰獻。

明帝登基，因爲他一向依附高肇，外任幽州刺史。不久因爲是高肇的黨羽，和王世義、高綽、李憲、崔楷、蘭氛之被中尉元匡所彈劾，靈太后對他們特赦。高聰於是被廢黜家中，斷絶和他人的往來，衹專心修建經營園圃中的果樹，當時人稱爲高聰梨，認爲是珍品。又以聲色自娱。後來任命爲光禄大夫，去世。靈太后聽説他死了，惋惜嘆息了很久。追贈爲青州刺史，謚號爲獻。

聰有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注籍爲妾，以悦其情。及病，欲不適他

高聰養有十多名歌妓，不管是否生有兒子都注籍爲妾，以滿足自己的色情需要。等到他病

人，并令燒指吞炭，出家爲尼。聰所作文筆二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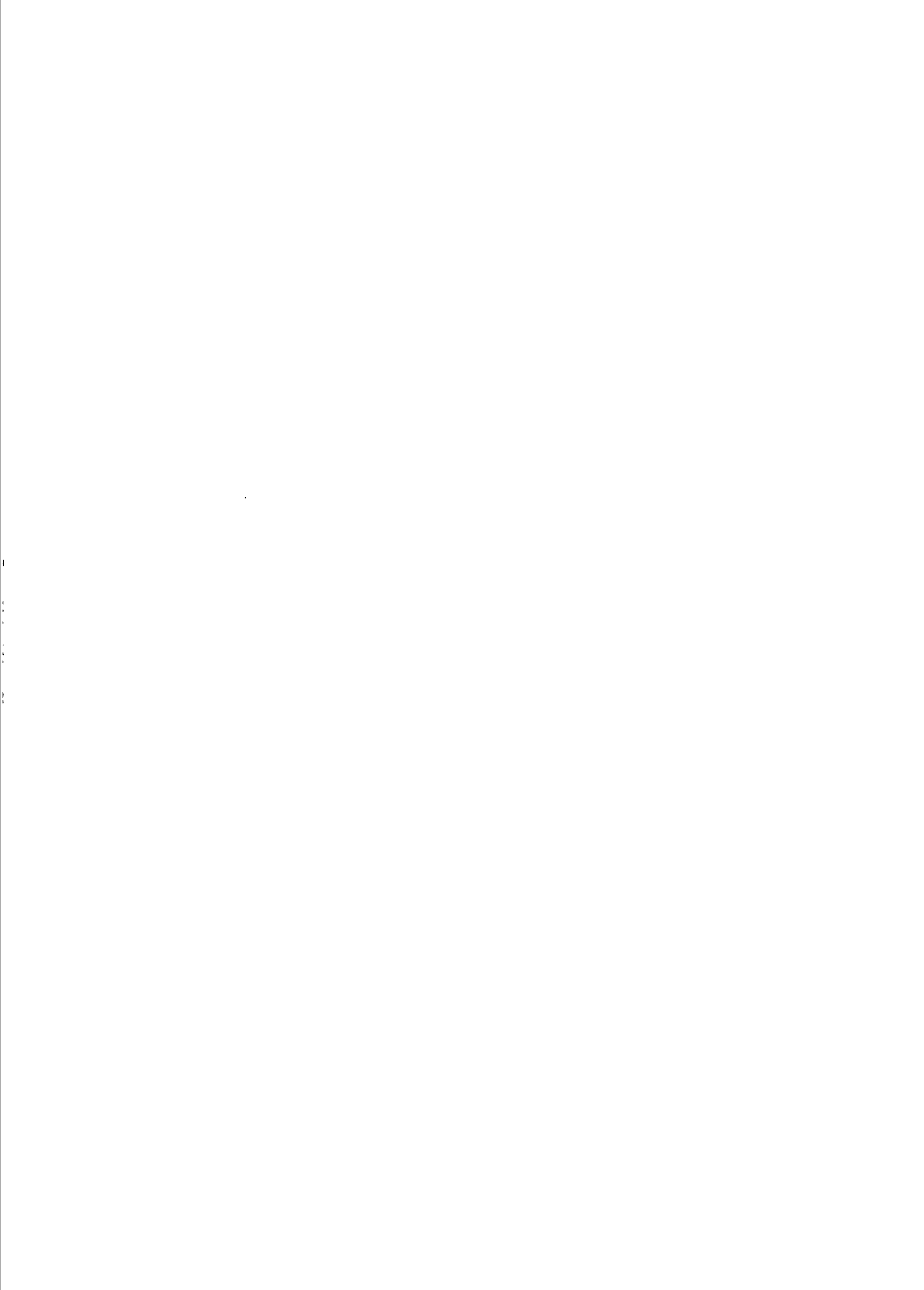
重，不願她們改嫁别人，命令她們全都燒指吞炭以示信佛，出家爲尼。高聰所寫的文章有二十卷。

長子雲，字彦鴻，位輔國將軍、中散大夫。河陰遇害，贈兖州刺史。

大兒子高雲，字彦鴻，任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在河陰被殺害，追贈爲兖州刺史。

論曰：韓麒麟由才器識用，遂見紀於齊土。顯宗以文學自立，而時務屢陳，至於實録之功，未之聞也。子熙清尚自守，榮過其器。程駿才業見知，蓋當時之長策。李彪生自微族，見擢明世，輶軒驟指，聲駭江南，執筆立言，遂爲良史。逮於直繩在手，厲氣明目，持堅無術，末路蹉跎。行百里者半於九十，彪之謂也。高道悦謇直之風，見憚於世，醜正貽禍，有可悲乎！甄琛以學尚刀筆，早樹聲名，受遇三朝，終至崇重；高聰才尚見知，名位顯著。而異軌同奔，咸經於危覆之轍，惜乎！

論曰：韓麒麟因爲自己的才能被賞識任用，於是被齊州人記載。顯宗靠文學才能自立，而多次陳述對時事的見解，至於説著述信史的成績，却不曾聽説。子熙崇尚清正自好，榮譽超過了他的才能。程駿憑才幹業績受知遇，是當時朝廷出於長遠的考慮。李彪出生寒門，被聖明王朝提拔，突然作爲使者出使，名聲震動江南，執筆著述，於是成爲良史。等到他任中尉之職，嚴厲督察，但却没有堅持到底的方法，最後走了彎路。行百里者半九十，説的大概就是李彪這類人。高道悦有正直少言的作風，讓當時人畏懼，因爲直言勸諫被謀篡的太子所殺，可悲啊！甄琛因學業上善於公牘文書，很早就建立了名聲，受到三個朝代的禮遇，最終獲得了崇高的地位；高聰以才能志向受到賞識，名譽地位顯要。但這些人殊途同歸，都經歷過没頂之災，可惜啊！



北史卷四十一

列傳第二十九

楊播 (子)侃 (播弟)椿 (椿子)昱
(椿弟)津 (津子)遁 逸 謐 (謐弟)愔 燕子獻 鄭頤
楊敷 (子)素 (孫)玄感 (素弟)約 (約從叔)异 (敷叔父)寬 (寬子)文思 紀

楊播

楊播字延慶，弘農華陰人也。高祖結，仕慕容氏，位中山相。曾祖珍，道武時歸國，位上谷太守。祖真，河內、清河二郡太守。父懿，延興末爲廣平太守，有稱績。孝文南巡，吏人頌之，徵爲選部給事中，有公平譽。除安南將軍、洛州刺史，未之任，卒，贈本官，加弘農公，謚曰簡。

播本字元休，孝文賜改焉。母王氏，文明太后之外姑。播少修飭，奉養盡禮。擢爲中散，累遷衛尉少卿。與陽平王頤等出漠北擊蠕蠕，大致克獲。遷武衛將軍，復征蠕蠕，至居然山而還。

及車駕南討，假前將軍，從至鍾離。師迴，詔播爲圓陣禦之。相拒再宿，軍人食盡，賊圍更急。播乃領精騎三百，歷其船大呼曰："我今欲度，能戰者出。"遂擁而濟，賊莫敢動。賜爵華陰子。後從駕討破崔慧景、蕭衍於鄧城，進號平東將軍。時車駕耀威沔水，上已設宴，帝與中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遥在勰朋內，而播居帝曹。遥射侯正中，籌限已滿。帝

楊播字延慶，是弘農華陰人。高祖父楊結，在慕容氏做官，任中山相。曾祖父楊珍，道武帝時歸順北魏，任上谷太守。祖父楊真，任河內、清河二郡太守。父親楊懿，延興末年任廣平太守，有聲譽政績。孝文帝南巡，吏民都爲楊懿歌功頌德，徵召爲選部給事中，有公平的好名聲。任命爲安南將軍、洛州刺史，還没上任，去世，追贈原任的官位，加爵號弘農公，謚號爲簡。

楊播原來字元休，孝文帝賞賜改成現在的字。母親王氏，是文明太后的外姑。楊播從小注意修飾，奉養父母很符合禮儀。提拔爲中散，屢經升遷任衛尉少卿。與陽平王元頤等人到漠北進攻蠕蠕，大獲勝利。改任武衛將軍，再次征討蠕蠕，到居然山而回。

等到皇帝到南方征討，暫爲前將軍，跟隨出征到鍾離。軍隊返回，下詔命令楊播以圓陣抵禦敵人。相持了兩晚，士兵的糧食吃完了，敵人的圍攻更緊。楊播便率領三百精鋭騎兵，從敵人的船邊衝過去大聲呼叫説："我們現在要渡河，敢跟我們交戰的出來。"於是一擁而前渡過了河，敵人没人敢動。賜給爵號爲華陰子。後來跟隨皇帝在鄧城討伐打敗崔慧景、蕭衍，晋升爲平東將軍。當時皇帝在沔水邊顯示威風，皇帝已擺好宴席，皇帝與中軍彭城王元勰比賽射箭，左衛元

曰："左衛籌足，右衛不得不解。"對曰："仰恃聖恩，庶幾必争，"於是箭正中。帝笑曰："雖養由之妙，何復過是。"遂舉卮以賜播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能，可謂古今殊也。"除太府卿，進爵爲伯。

遥站在元繩一邊，而楊播則站在皇帝一邊。元遥射出的箭正中靶子，打賭的籌碼已經滿貫。皇帝對楊播説："左衛的籌碼已够限額，右衛不能不中。"楊播回答説："我仰仗皇上聖恩，一定要盡力争取，"因此一箭正中靶心。皇帝笑着説："即使是養由基的妙手，也不會超過這樣。"於是舉起酒杯賜給楊播説："古人用酒來養病，我現在用來獎賞你的技能，可以説是古今各有用途。"任命爲太府卿，晋升爵號爲伯。

後爲華州刺史。至州，借人田，爲御史王基所劾，除官爵，卒于家。子侃等停柩不葬，披訴積年。至熙平中，乃贈鎮西將軍、雍州刺史，并復其爵，謚曰壯。

後來任華州刺史。到州任上，藉民田謀利，被御史王基所彈劾，免除官職爵位，在家去世。兒子楊侃等停柩在家不肯下葬，上訴達一年。直到熙平年間，纔追贈爲鎮西將軍、雍州刺史，并恢復了他的爵位，謚號爲壯。

楊侃

侃字士業，頗愛琴書，尤好計畫。時播一門，貴滿朝廷，子侄早通，而侃獨不交游，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歲，但恨無才具耳。"年三十一，襲爵華陰伯。

楊侃字士業，很喜歡音樂書畫，尤其愛好謀略。當時楊播家族，貴戚充滿朝廷，兒侄輩早已通達，而楊侃不與人交游，朝中的公卿很少有人認識他。親戚朋友勸他去做官，楊侃説："如果家有良田，根本用不着擔心以後的生活，衹遺憾自己没有才能罷了。"三十一歲，繼承爵位爲華陰伯。

揚州刺史長孫承業請爲録事參軍。梁豫州刺史裴邃規相掩襲，密購壽春人李瓜花、袁建等令爲内應。邃已纂勒兵士，慮壽春疑覺，遂謬移云："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欲修白捺舊城。若爾，便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今板卒已集，唯聽信還。"佐僚咸欲以實答之，云無修白捺意。而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邃集兵遣移，虚構是言，得無有别圖也?"承業乃云："録事可造移報。"移曰："彼之纂兵，想别有意，何爲妄構白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邃得移，謂已覺，便散兵。瓜花等以期契不會，便相告發，伏辜者十數家。邃後竟襲壽春，入羅城而退，遂列營於黎漿、

揚州刺史長孫承業請他任録事參軍。梁朝的豫州刺史裴邃規劃偷襲揚州，暗中用重金收買壽春人李瓜花、袁建等人，讓他們作爲内應。裴邃已布置好士兵，擔心壽春方面懷疑發覺，於是作假公文説："北魏剛剛在馬頭設置哨卡，如今聽説想修復白捺舊城。如果是這樣，對我方就有侵逼的意思。我方也要營造歐陽城，作爲交界處的防禦工事。現在我方已準備好士兵和修城工具，等聽你方的答覆。"揚州府的參事官們都想如實回信，説没有修造白捺城的意圖。而楊侃説："白捺是座小城，本來不是重要地方，裴邃集結士兵派人送來公文，虚構了這番話，難道没有别的用意嗎?"承業便説："録事你可寫公文回答他們。"回文説："你方集結士兵，想來别有用意，爲什麽要假稱我方修白捺城？他人有什麽心思，你能思考得到，不要以爲我們關中没有能人。"裴邃得到回文，認爲事情已被發覺，便解散了軍

梁城，日夕鈔掠。承業乃奏侃爲統軍。

隊。瓜花等人因爲到了期限没來會師，便互相告發，服罪的有十幾家。裴邃後來還是偷襲了壽春，進入外城而撤退，於是在黎漿、梁城列營，日夜派兵搶掠。承業便奏請楊侃任統軍。

後雍州刺史蕭寶夤據州反，承業討之，除侃爲承業行臺左丞。軍次恒農，侃白承業曰："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須北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鬥心，華州之圍，可不戰而解，潼關之賊，必望風潰散。諸處既平，長安自克。愚計可録，請爲明公前驅。"承業從之，令其子子彦等領騎與侃於恒農北度，便據石錐壁。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人情向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三烽火，各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即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人遂傳相告報。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内。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平，侃頗有力焉。

後來雍州刺史蕭寶夤占據州城反叛，承業前往討伐，任命楊侃爲承業的行臺左丞。軍隊駐扎在恒農，楊侃告訴承業說："現在叛軍把守潼關，完全占據了險要地形。必須向北占領蒲坂，飛渡到黄河西岸，置士兵於必死之地，使他們有决戰的决心，這樣華州的危急，可以不經戰鬥而解除，潼關的叛軍，一定會聽到風聲就自行潰散。各處都已平定，長安自然能攻克。如果我的計策可用，則我請求任先鋒。"承業聽從了他，命令自己的兒子子彦和楊侃一同從恒農渡黄河北上，因而占領了石錐壁。於是頒布告示説："現在暫且駐扎在這裏，以等待步兵趕到，同時考察人心的向背。如果送來投降名册的，各人都可返回自己村莊，等官軍舉三次烽火的時候，也各人舉火回應，以表明自己歸降的誠意。那些不舉火回應的，就是不願投降的村莊，理應加以殺戮。"人們於是互相告知這一消息。實際没有投降的，也假意地舉起烽火，一夜之間，火光照遍了數百里之内。圍困華州城的叛軍，弄不清發生了什麽事，各自四散回家了。長安的平定，楊侃出了很大的力。

建義初，除岐州刺史。屬元顥内逼，詔行北中郎將。孝莊徙河北，執侃手曰："朕停卿蕃寄，移任此者，正爲今日。但卿尊卑百口，若隨朕行，所累處大。卿可還洛，寄之後圖。"侃曰："寧可以臣微族，頓廢君臣之義。"固求陪從。除度支尚書，兼給事黄門侍郎，敷西縣公。及車駕南還，顥令梁將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岸。有夏州義士爲顥守河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橋立效。尒朱榮赴之。及橋破，應接不果，皆爲顥屠。榮將爲還計，欲更圖後舉。侃曰："若今即還，人情失望，未若召發人

建義初年，任命爲岐州刺史。正遇上元顥逼近内地，下詔任命爲行北中郎將。孝莊帝轉移往黄河北，拉着楊侃的手説："我停止你岐州刺史的重任，改任現在這個職位，正爲了今天。你家上下百來口人，如果都跟隨我北行，拖累太大。你可以回洛陽去，以後再來。"楊侃説："怎麽能因爲我的家族，一下就把君臣大義丢在一邊。"堅决要求陪同跟隨皇帝走。任命爲度支尚書，兼給事黄門侍郎，敷西縣公。等到皇帝向南返回，元顥命令梁將陳慶之守衛北中城，自己據守南岸。有一位夏州義士替元顥守衛黄河中的小洲，寫了密信向朝廷表達誠意，請求攻下河橋建立功勛。尒朱榮率軍趕去接應。等到河橋攻下，接應的部隊没有成功，攻橋義士都被元顥殺死。尒朱

材，唯多縛筏，間以舟楫，沿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爲度勢，顥知防何處？一旦得度，必立大功。”榮大笑從之。於是尒朱兆等於馬渚諸楊南度，顥便南走。車駕入都，侃解尚書，正黄門。以濟河功，進爵濟北郡公，復除其長子師仲爲秘書郎。

榮將要作退守的安排，準備另作以後的打算。楊侃說：“如果現在即退回，人心就會失望，不如召集分派人員，多綁成一些木筏，加上船槳，沿黄河分布，使數百里河岸都形成渡河的形勢，元顥知道該怎樣設防？一旦渡過了黄河，一定會建立大功。”尒朱榮大笑着采納了他的意見。於是尒朱兆等人都從馬渚各楊氏成員那裏南渡黄河，元顥向南逃跑。皇帝進入京城，楊侃解除度支尚書職，任命爲黄門正職。因爲渡河的功勛，晋升爵位濟北郡公，又任命他的大兒子師仲爲秘書郎。

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侃奏聽人與官并鑄五銖，使人樂爲，而俗弊得改。莊帝從之。後除侍中，加衛將軍、右光禄大夫。

當時所使用的錢幣，許多人都私下鑄造，逐漸變得又薄又小，以致風能吹動水能漂浮，一斗米值一千錢。楊侃啓奏讓人們和官府都可隨意鑄造五銖錢，使人樂於鑄錢，而盜鑄的風俗弊端得以改變。莊帝采用了他的建議。後來任命爲侍中，加衛將軍、右光禄大夫。

莊帝將圖尒朱榮，侃與内弟李晞、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咸預其謀。尒朱兆入洛，侃時休沐，遂竄歸華陰。普泰初，天光在關西，遣侃子婦父韋義遠招慰之，立盟許恕其罪。侃從兄昱恐爲家禍，令侃出應，假其食言，不過一人身没，冀全百口。侃赴之，爲天光所害。太昌初，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子純陁襲。

莊帝將要除掉尒朱榮，楊侃與内弟李晞、城陽王元徽、侍中李彧等人都參預了謀劃。尒朱兆進入洛陽，楊侃正在休假，於是逃竄回到華陰老家。普泰初年，天光在關西，派楊侃兒媳的父親韋義遠來招撫他，訂下盟約答應饒恕他的罪行。楊侃的堂兄楊昱恐怕全家人遭禍，命令楊侃出去應允，假如尒朱氏説話不算數，也不過他一人被殺，希望能保全一家上百口人。楊侃前往關西，被天光所殺。太昌初年，追贈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兒子純陁繼承爵位。

楊椿

播弟椿。椿字延壽，本字仲考，孝文賜改焉。性寬謹，爲内給事，與兄播并侍禁闈。後爲中部法曹，折訟公正，孝文嘉之。及文明太后崩，孝文五日不食。椿諫曰：“聖人之禮，毁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乃一進粥。轉授宫輿曹少卿，加給事中，出爲豫州刺史，再遷梁州刺史。

楊播的弟弟楊椿。楊椿字延壽，原字仲考，是孝文帝賞賜改的名。性格寬和謹慎，任内給事，和哥哥楊播一同在宫闈任侍從。後來任中部法曹，判案公正，孝文帝稱贊他。等到文明太后逝世，孝文帝五天不進飲食。楊椿進諫説：“聖人對待禮制，哀毁不至滅性，縱然陛下想要哀毁傷性留下萬代賢名，也得爲國家社稷考慮啊!”孝文帝被他的話感動，纔開始吃一點粥。改授宫輿曹少卿，加官給事中，外任豫州刺史，兩次升任梁州刺史。

初，武興王楊集始降於齊，自

當初，武興王楊集始投降了南齊，從漢中

漢中而北，規復舊土。椿貽書集始，開以利害。集始執書對使者曰："楊使君此書，除我心腹疾。"遂來降。尋以母老解還。後兼太僕卿。

北上，規劃收復他原先的控制地盤。楊椿寫信給集始，以利害關係開導他。集始拿着信對使者說："楊刺史的這封信，消除了我的擔憂。"於是前來投降。不久因爲母親年老解職回鄉。後來兼任太僕卿。

秦州羌呂苟兒、涇州屠各陳瞻等反，詔椿爲别將，隸安西將軍元麗討之。賊守峽自固。或謀伏兵斷其出入，待糧盡攻之；或云斬山木，縱火焚之。椿曰："并非計也。賊深竄，正避死耳。今宜勒三軍勿更侵掠，賊必謂見險不前，心輕我軍，然後掩其不備，可一舉而平。"乃緩師。賊果出掠，仍以軍中驢馬餌之，銜枚夜襲，斬瞻傳首。入正太僕卿。

秦州的羌人呂苟兒、涇州屠各陳瞻等人造反，下詔任命楊椿爲别將，隸屬於安西將軍元麗征討他。叛軍固守住峽口。有人出謀說埋下伏兵截斷叛軍進出的道路，等叛軍糧食吃完了再進攻他們；有人說砍下山上的樹木，放火燒山。楊椿說："這些都不是好計策。叛賊躲進深山，正是怕死。現在應指揮三軍不要侵搶百姓，叛軍認爲我軍見到險阻不再前進，心裏會輕視我軍，這樣可乘他們不防備突然襲擊，可以一舉蕩平。"於是延緩進軍。叛軍果然出來搶劫，又用軍中的驢馬作誘餌引誘敵人，官軍悄悄夜襲，殺死陳瞻將首級送到京城。入朝任太僕卿。

初，獻文世有蠕蠕萬餘户降附，居於高平、薄骨律二鎮。太和末叛走，唯有一千餘家。太中大夫王通、高平鎮將郎育等求徙置淮北，防其後叛。詔椿徙焉。椿上書，以爲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以先朝居之荒服之間，正欲悦近來遠。今新附者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安。愚謂不可。時八坐不從，遂於濟州緣河居之。及冀州元愉之難，果悉浮河赴賊，所在鈔掠，如椿所策。

初，獻文帝時有一萬多户蠕蠕投降歸附，居住在高平、薄骨律二鎮。太和末年叛亂逃走，剩下一千多户。太中大夫王通、高平鎮將郎育等人請求將他們遷移到淮河北面，防止他們以後再叛亂。下詔楊椿遷移他們。楊椿上書朝廷，認爲邊民不移内地，夷不亂華，因此先朝將他們安排在邊境居住，正是想要使近地的人們高興而招徠遠方的夷人。現在新歸附的人很多，如果原先歸附的人被遷移，新歸附的人一定會感到不安。我認爲這樣不行。當時八坐官員不同意，於是把蠕蠕安排在濟州沿黄河居住。等到冀州發生了元愉的叛亂，果然全都渡過黄河參加了叛軍，所經過的地方四處搶劫，像楊椿上書所説的那樣。

後除朔州刺史，在州爲廷尉奏椿前爲太僕卿，招引百姓，盜種牧田三百四十頃，依律處刑五歲。尚書邢巒據正始别格，奏罪應除名，注籍盜門，同籍合門不仕。宣武以新律既班，不宜雜用舊制，詔依斷，以贖論。

後來任命爲朔州刺史，在州任上被廷尉彈劾説楊椿以前任太僕卿時，招集帶領百姓，偷種朝廷放牧用的田三百四十頃，依法律應判刑五年。尚書邢巒依據正始年制定的法律附加條，上奏説判罪應削除官籍，將他的名字登記在盜户册上，他同全家人都不能做官。宣武帝認爲新的律令已頒布，不應同時使用舊法令，下詔説依照刑律的判決，按贖罪論處。

後除定州刺史。自道武平中山，

後來任命爲定州刺史。自從道武帝平定中山

多置軍府，以相威攝。凡有八軍，軍各配兵五千，食禄主帥軍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軍之兵漸割南戍，一軍兵纔千餘，然主帥如故，費禄不少。椿表罷四軍，减其主帥百八十四人。椿在州，因修黑山道餘功，伐木私造佛寺，役兵，爲御史所劾，除名。

後累遷爲雍州刺史，進號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以本官加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關西諸將。遇暴疾，頻啓乞解，詔許之，以蕭寶夤代爲刺史、行臺。椿還鄉里，遇子昱將還京師，使陳寶夤賞罰云爲，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昱還，面啓明帝及靈太后，并不納。及寶夤邀害御史中尉酈道元，猶上表自理，稱爲椿父子所謗。

建義元年，爲司徒。永安初，進位太保，加侍中，給後部鼓吹。元顥入洛，椿子昱爲顥禽，又椿弟順、順子仲宣、兄子侃、弟子遁并從駕河内，爲顥嫌疑。以椿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及加罪。時人助其憂，或勸椿携家避禍。椿曰：“吾内外百口，何處逃竄？正當坐任運耳。”

莊帝還宫，椿上書頻請歸老，詔聽服侍中服，賜朝服一襲、八尺床帳、几、杖，不朝，乘安車，駕駟馬，給扶，傳詔二人，仰所在郡縣四時以禮存問安否。椿奉辭於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手流淚曰：“公先帝舊臣，實爲元老。但高尚其志，决意不留，既難相違，深用凄切。”椿亦歔欷，欲拜，帝親執不聽。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群公百僚餞於城西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嘆。椿臨行，誡

以後，設置了很多軍府，以便威懾百姓。共有八個軍府，每個軍府各配置五千士兵，所食俸禄主帥各食四十六人的軍餉。隨着中原逐漸平定，這八個軍府下屬的士兵逐步被調撥到南方戍守，以致一個軍府衹剩下一千士兵，然而主帥的職位依舊，所費的俸禄一分不少。楊椿上表罷除了四個軍府，減少主帥一百八十四人。楊椿在定州，因爲修造黑山道餘下的人力，砍樹私自建造佛寺，役使士兵，被御史所彈劾，削除名籍。

後來逐漸升遷任雍州刺史，進爵號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不久以原有官職加官爲侍中，兼任尚書右僕射，任行臺，節制關西各路將領。遇上暴病，不斷上表啓請解職，下詔同意了他，任用蕭寶夤爲代理刺史、行臺。楊椿回到家鄉，遇到兒子楊昱將要回京城，讓兒子上奏寶夤賞罰隨意，不依照常規，恐怕有異心。楊昱回京當面向明帝和靈太后説明，他們都没有采納。等到寶夤要挾謀害御史中尉酈道元，還上奏表申訴，聲称被楊椿父子所誣陷。

建義元年，任司徒。永安初年，晋升爲太保，加官侍中，給後部鼓吹。元顥進入洛陽，楊椿的兒子楊昱被元顥捉住，楊椿的弟弟楊順、楊順的兒子仲宣、哥哥的兒子楊侃、弟弟的兒子楊遁全都跟隨皇帝在河内，遭到元顥的猜疑。因爲楊椿的家族世代顯赫，恐怕失去人心，没有對他治罪。當時人爲他擔憂，有人勸楊椿携帶家眷避禍。楊椿説：“我家裏外上百口人，逃到哪裏去呢？應該坐在家裏聽從命運的安排。”

莊帝回到京城的宫中，楊椿上表不斷要求回故鄉養老，下詔隨便讓他穿侍中的服裝，賜給一套朝服、八尺床帳、几案、手杖，不上朝，乘坐安車，四匹馬拉車，賜給扶，傳詔二人，讓楊椿故鄉所在郡縣官員一年四季按禮節去慰問他是否平安。楊椿奉命去華林園辭别，皇帝走下御座，抓住他的手流淚説：“你是先帝的老臣，實在是國家的元老。但是你志趣高尚，堅决不肯再留下做官，難以違背你的意願，使人深感凄切。”楊椿也長聲嘆氣，想要下拜，皇帝拉住他不讓他下拜。賜給他絹布，供給他羽林軍護衛送行。公卿

子孫曰：

我家入魏之始，即爲上客。自爾至今，二千石方伯不絶，禄恤甚多。於親姻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襚，來往賓僚，必以酒肉飲食，故六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翁著布衣韋帶，常自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若富貴於今日者，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爲富也。"不聽興生求利，又不聽與勢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服乘漸華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别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爲虚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别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不爲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將爲勢家所奪。

百官都到城西張方橋爲他餞行，路人都停步贊嘆。楊椿快動身的時候，告誡子孫説：

我們楊家剛到大魏，就已成爲上客。從那時到現在，任太守、刺史官職的歷代都有，受到的俸禄恩賜太多。在我家有婚喪嫁娶等紅白之事的時候，朝廷一定給予豐厚的饋贈，來往的賓客，我們一定要儘量供應好酒肉飲食，所以各門姻親朋友都没有遺憾。魏國剛建國的時候，男子喜歡穿彩色服裝。我雖然記不得你們的曾祖父上谷翁時候的事，但我還記得你們的祖父清河翁的服飾。總是看到他身穿布衣腰扎韋帶，經常約束教育你們的父輩説："你們以後如果比現在富貴，千萬不要積聚一斤黄金、一百匹以上的綵帛，因爲這太顯富了。"不允許索求競利，又不允許與豪門勢家締結婚姻。到了我們兄弟這輩，不能遵循這一祖訓。現在你們的服飾車輛一天天華麗，我因此知恭順節儉的品德，逐漸不如上代了。又我們兄弟，如果在家，一定共用盤子吃飯；如果有人出門到附近去了，没有回來，一定要等他回來再吃。也有時候過了中午還不吃飯，忍着飢餓等待。我們兄弟共有八人，現在仍在世的有三人，因此我們不忍心分桌吃飯。希望在我們兄弟有生之年，不分家分財産。這些都是你們親眼看到的，不是我説假話。近來聽説你們兄弟，有在他處分竈吃飯的。這又趕不上我們這一代人了。我如今不能説是貧賤，然而我居住的房舍，不裝飾得華麗壯觀的原因，正是擔心你們不賢德，不能保住這份家業，將會被豪門勢族奪去。

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并居内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時口敕，責諸内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嗔嫌。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間者。吾兄弟自相誡曰："今忝二聖近

國家的都城在北方時，朝廷的法令很嚴峻。太和初年，我們兄弟三人都在内廷任職，哥哥在高祖身邊，我和楊津在文明太后身邊。當時皇帝發布口頭命令，責令内侍官員，十天之中必須秘密舉報一件事，不舉報的就要責罪。很多人都依令秘密上報，也有人藉機在太后、高祖中間造謡挑撥關係的。我們兄弟互相告誡説："現在我

臣，居母子間難，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嗔責，勿輕言。”十餘年中，不嘗言一人罪過。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語，正恐不審，仰誤聖聽，以是不敢言。”於後終以不言。蒙責及二聖間言語，終不敢輒爾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堂豫宴。高祖謂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和朕母子者，唯楊播兄弟。”遂舉爵賜兄及我酒。汝等脫若萬一蒙明主知遇，宜深慎言語，不可輕論人惡也。

吾自惟文武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尚書，四歷九卿，十爲刺史，光禄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保，津今復爲司空者，正由忠謹慎口，不嘗論人之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以是故至此耳。聞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内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爲奢淫驕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誚，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爲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千載之名。汝等能記吾言，吾百年後

們幸運任太后、高祖身邊的近臣，在母子之間處事很難，應該非常謹慎。又評論他人的行事，豈有那麽容易，縱然受到皇上的責怪，也決不輕易亂説。”十多年時間中，不曾説一個人的罪過。當時遭受嚴厲的責怪，我們回答説：“我們兄弟不是没聽見别人説話，衹是怕我們缺乏分辨力，混淆視聽，因此不敢隨便講話。”以後始終也不告密。受到責問及太后、高祖的詢問，最終也不敢輕率傳話。太和二十一年，我從濟州回朝，在清徽堂參加宴會。高祖對各位朝貴説：“在代京的時候，太后嚴明，我常挨杖責。我身邊的大臣有撥弄是非的。但在我們母子之間調和的，僅是楊播兄弟幾人。”於是舉杯賞賜哥哥和我兩人酒。你們如若萬一受到明主的賞識禮遇，應該十分慎重開口講話，不能隨便説别人的過失。

我楊家的文武才藝、門第名望姻親都趕不上别人，一下子登上了侍中、尚書的位置，四次任九卿，十次任刺史，又任光禄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保，楊津現在又任司空，正由於忠誠謹慎言語，不曾批評别人的過失，不論貴賤，一律以禮相待，因此而能達到這種地位。聽説你們學現在社會上的世俗之人，以致有坐着接待客人的，有人趨赴於豪門勢族的門下，有人隨便談論他人的過錯，等見到權貴勝過自己的就畢恭畢敬，看見貧賤的人則慢怠輕視，這些都是一個人行爲中的大過失，立身處世的大毛病。我們家出仕大魏以來，從高祖朝以來已有七位郡太守、三十二位州刺史，朝廷内外的顯要職位，時人很少能相比。你們如能保持禮儀節制，没有驕奢淫逸傲慢的行爲，即使不能超過别人，也足以免除過失與譴責，足以成爲名家。我今年七十五歲，自以爲我的氣力，還能朝見皇帝，所以要孜孜不倦地請求退休，正是想讓你們懂得應該知足的道理，是我們的家風，并非是要求得千年的名譽。你們如能記住我的這番話，我死後也没有什

終無恨矣。

椿還華陰，逾年，爲尒朱天光所害。時人莫不怨痛之。太昌初，贈太師、丞相、都督、冀州刺史。子昱。

楊昱

昱字元略，起家廣平王懷左常侍。懷好武事，數游獵，昱每規諫。正始中，以京兆、廣平二王國臣多縱恣，詔御史中尉崔亮窮案之，伏法都市者三十餘人，不死者悉除名，唯昱與博陵崔楷以忠諫免。後除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

初，尚書令王肅除揚州刺史，出頓洛陽東亭。酣後，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與播論議競理，播不爲屈。北海王顧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對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洿則從其洿；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茹。"一坐嘆其能言。肅曰："非此郎，何得申二父之美?"

延昌三年，以本官帶詹事丞。時明帝在懷抱中，至於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宫僚聞知。昱諫曰："陛下不以臣等凡淺，備位宫臣，太子動止，宜令翼從。自比以來，輕爾出入，進無二傅導引之美，退闕群僚陪侍之式。非所謂示人軌儀，著君臣之義。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敕，令臣下咸知，爲後世法。"於是詔自今若非手敕，勿令兒輒出，宫臣在直者，從至萬歲門。轉太尉掾，兼中書舍人。

靈太后嘗謂昱曰："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卿有所聞，慎勿諱隱。"昱奏揚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恒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十具，并餉領軍元乂。靈太后令召乂夫妻，泣而責之。

麽遺憾了。

楊椿回到華陰，過了一年，被尒朱天光所殺。當時人都怨憤痛惜。太昌初年，追贈爲太師、丞相、都督、冀州刺史。兒子楊昱。

楊昱字元略，踏入仕途任廣平王元懷的左常侍。元懷喜好武事，經常四處打獵，楊昱常常加以規勸。正始年間，因爲京兆、廣平兩王大臣多横行不法，詔令御史中尉崔亮追查到底，在都市被處决的達三十多人，没有處死的也全都被削職爲民，衹有楊昱和博陵人崔楷因爲忠誠勸諫獲免。後來任命爲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

當初，尚書令王肅任揚州刺史，出駐洛陽東亭。喝酒喝得高興之後，廣陽王元嘉、北海王元詳等人與楊播議論説理，楊播不向他們屈服。北海王回頭對楊昱説："你的伯父性格剛直不服理，和你的父親相比差遠了。"楊昱回答説："我的父親是哪方有理就站在哪一方，哪邊在理就聽從哪邊；伯父剛直不阿，不阿諛迎奉。"所有在座的人都贊嘆他會説話。王肅説："不是這位年輕人，怎麽可能申明他的兩位父輩的美好品德呢?"

延昌三年，以原有官職兼詹事丞。當時明帝還在懷抱中，跟隨進出宫門的，僅有身邊的侍從、乳母而已，不讓宫中的官僚知道。楊昱進諫説："陛下不因爲我們這些大臣淺薄，濫竽充數任宫中的大臣，太子的出入，應該讓我們跟從。自早先以來，隨隨便便就進出宫門，進没有太保、太傅的導引，退没有群僚相陪侍奉。這不是向人顯示禮儀，明君臣之義的做法。陛下如果要召見太子，一定要下達手令，讓大臣們全都知道，作後代典範。"於是下詔説從今以後如果没有皇帝的手令，不要讓太子隨便出宫，宫中值班的大臣，要侍從太子到萬歲門。改任太尉掾，兼中書舍人。

靈太后曾對楊昱説："皇室姻親貴戚在外地的表現，不能令人满意，你聽到這方面的議論，一定不要有什麽忌諱隱瞞。"楊昱上奏揚州刺史李崇用五車裝載貨物，恒州刺史楊鈞造了十個銀食器，全部送給了領軍元乂。靈太后下令召見元

叉深恨昱。昱第六叔舒妻，武昌王和之妹，和即叉之從祖父。舒早喪，有一男六女，及終喪，元氏請别居。昱父椿集親姻泣謂曰："我弟不幸早終，今男未婚，女未嫁，何便求别居?"不聽。遂懷憾。神龜二年，瀛州人劉宣明謀反，事覺逃竄。叉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藏宣明，云昱父椿、叔津并送甲仗三百具，謀圖不逞。叉又構成其事。乃遣夜圍昱宅收之，并無所獲。太后問狀，昱具對元氏構釁之端，言至哀切。太后乃解昱縛，和及元氏并處死刑。而叉相左右，和直免官，元氏卒亦不坐。及叉之廢太后也，乃出昱爲濟陰内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叉遣黄門盧同詣鄴刑熙，并窮黨與。同希叉旨，就郡鎖昱赴鄴，囚訊百日乃還任。

叉夫婦，流着淚責備他們。元叉非常怨恨楊昱。楊昱的六叔楊舒的妻子，是武昌王元和的妹妹，元和就是元叉的叔祖父。楊舒早死，有一個兒子六個女兒，等到他的喪期結束，元氏請求分開居住。楊昱的父親楊椿召集來親戚流着淚對元氏説："我弟弟不幸早死，現在兒子尚未成婚，女兒尚未出嫁，怎麽就要求一個人分開住?"元氏不聽勸阻。於是心懷不滿。神龜二年，瀛州人劉宣明謀反，事情敗露後逃竄。元叉讓元和和元氏誣告楊昱隐藏宣明，説楊昱的父親楊椿、叔父楊津都送給宣明三百具甲仗，圖謀造反未成。元叉又加以編造虚構成此事。於是派兵圍住了楊昱的住宅搜捕他，并没有抓住什麽罪證。太后詢問這件事情，楊昱原原本本地對元氏誣告的情况作了説明，言語非常地哀切。太后於是給楊昱鬆綁，元和與元氏同時被判處死刑。而元叉從中周旋，元和衹免除了官職，元氏也没有被判刑。等到元叉廢除靈太后，便將楊昱出任濟陰内史。中山王元熙在鄴城起兵謀反，元叉派黄門盧同到鄴城對元熙用刑審問，并對他的黨羽追查。盧同揣度元叉的意思，到濟陰將楊昱押到鄴城，囚禁審問了上百天纔放他回去。

孝昌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黄門侍郎。後賊圍豳州，詔昱兼侍中，持節催西北道大都督、北海王顥，仍隨軍監察。豳州圍解。雍州蜀賊張映龍、姜神達知州内虚，謀欲攻掩。刺史元脩義懼而請援，一日一夜，書移九通。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曰："若長安不守，大軍自然瓦散，此軍雖往，有何益也。"遂與叔仁等俱進，於陣斬神達，諸賊迸散。詔以昱受旨催督，而顥軍稽緩，遂免昱官。尋除涇州刺史。未幾，昱父椿爲雍州，徵昱除吏部郎中。及蕭寶夤等敗於關中，以昱兼七兵尚書、持節、假撫軍、都督，防守雍州。昱遇賊失利而返。後除鎮東將軍、假車騎將軍、東南道都督，又加散騎常侍。於後太山

孝昌初年，任命爲中書侍郎，改任給事黄門侍郎。後來叛軍圍攻豳州，詔令楊昱兼任侍中，持符節催促西北道大都督、北海王元顥，隨軍監察。豳州的圍困被解除。雍州的蜀人叛賊張映龍、姜神達得知州城内空虚，圖謀準備掩襲。刺史元脩義害怕而請求援助，一天一夜，就寫來了九次求援信。都督李叔仁遲疑不決没有赴援。楊昱説："如果長安失守，大軍自會土崩瓦解，我們這兒的軍隊再趕去，也没有什麽用處了。"於是與叔仁等一同進軍，在陣前將神達斬首，叛軍們四下逃竄。下詔因爲楊昱接受了督促各軍的任務，元顥的軍隊行動遲緩，於是免除了楊昱的官職。不久任命爲涇州刺史。不久，楊昱的父親楊椿任雍州刺史，徵召楊昱進京任吏部郎中。等到蕭寶夤等人在關中失敗，任用楊昱兼任七兵尚書、持節、假撫軍、都督，防守雍州。楊昱遭遇叛軍失利而返回。後來任命爲鎮東將軍、假車騎

守羊侃據郡南叛，侃兄深時爲徐州行臺，府州咸欲禁深。昱曰："昔叔向不以鮒也見廢，奈何以侃罪深，宜聽朝旨。"不許群議。

將軍、東南道都督，又加官爲散騎常侍。之後泰山郡守羊侃占據郡城叛歸南朝，羊侃的哥哥羊深當時任徐州行臺，州府官員都想要囚禁羊深。楊昱說："從前叔向不因爲鮒而被廢棄，怎能因羊侃而治羊深的罪呢？應該聽候朝廷的旨意。"朝廷不允許他們議論。

還朝未幾，元顥侵逼大梁，除昱南道大都督，鎮滎陽。顥禽濟陰王暉業，乘虛徑進，城陷。昱與弟息五人在門樓上，顥至，執昱下，責曰："卿今死甘心不？"答曰："分不望生，向所以不下樓，正慮亂兵耳。但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乞小弟一命，便是死不朽也。"顥將陳慶之、胡光等伏顥帳前曰："陛下度江三千里，無遺鏃費。昨日殺傷五百餘人，求乞楊昱以快意。"顥曰："我在江東聞梁主言，初下都，袁昂爲吳郡不降，稱其忠節。奈何殺昱。"於是斬昱下統帥三十七人，皆令蜀兵刳腹取心食之。

回朝不久，元顥進攻逼近大梁，任命楊昱爲南道大都督，鎮守滎陽。元顥捉住濟陰王暉業，趁空虛直逼而來，京城失守。楊昱和弟弟的兒子五人在門樓上，元顥來後，將楊昱抓下來，責問說："你現在死情願不？"楊昱回答說："到了這樣本不指望活命，早先所以不下門樓，正是擔心亂兵罷了。但遺憾的是八十歲的老父親無人供養，乞求饒我的小弟弟一命，我就是死也安心。"元顥的將領陳慶之、胡光等人跪在元顥帳前說："陛下渡江三千里，没費一兵一卒。昨天殺死殺傷五百多人，請求殺楊昱以稱心。"元顥說："我在江南聽梁帝説，當初攻下建康，袁昂任吳郡太守不肯投降，梁帝稱贊他爲忠臣。我爲什麽要殺楊昱。"因此殺了楊昱手下的統帥三十七人，都讓蜀地士兵將他們剖腹挖出心來吃了。

孝莊還，復前官。尒朱榮之死，昱爲東道行臺拒尒朱仲遠。會尒朱兆入洛，昱還京師。後歸鄉里，亦爲天光所害。太昌初，贈司空公、定州刺史。

孝莊帝回京，恢復了他以前官職。尒朱榮死後，楊昱任東道行臺抵禦尒朱仲遠。正遇上尒朱兆攻入洛陽，楊昱返回京城。後來回到故鄉，也被尒朱天光所殺。太昌初年，追贈司空公、定州刺史。

子孝邕，員外郎，奔免，匿蠻中，潛結渠率，謀報尒朱氏。微服入洛，爲尒朱世隆所殺。

兒子孝邕，任員外郎，躲藏在蠻族中間，暗中聯絡蠻族頭領，圖謀報復尒朱氏。身穿便裝進入洛陽，被尒朱世隆所殺。

椿弟穎，字惠哲，本州別駕。

楊椿的弟弟楊穎，字惠哲，任本州別駕。

楊順

穎弟順，字延和，寬裕謹厚。豫立莊帝功，封三門縣伯，位冀州刺史。罷州還，遇害。太昌初，贈太尉公、録尚書事、相州刺史。

楊穎的弟弟楊順，字延和，性格寬厚謹慎。因參預立孝莊帝的功勛，封爵號爲三門縣伯，任冀州刺史。從刺史任上罷官回故鄉，被殺害。太昌初年，追贈爲太尉公、録尚書事、相州刺史。

子辯，字僧達，位東雍州刺史。

兒子楊辯，字僧達，任東雍州刺史。

楊仲宣

辯弟仲宣，有風度才學。位正平太守，爵恒農伯，在郡有能名。還

楊辯的弟弟仲宣，有才學風度。任正平太守，爵號恒農伯，在郡太守任上享有能幹的名

京，兄弟與父同遇害。太昌初，辯贈儀同三司、恒州刺史，仲宣贈尚書右僕射、青州刺史。

聲。回到京城，兄弟與父親一同遇害。太昌初年，楊辯追贈爲儀同三司、恒州刺史，仲宣追贈爲尚書右僕射、青州刺史。

楊玄就

仲宣子玄就，幼而俊拔。收捕時，年九歲，牽挽兵人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以刀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永熙初，贈汝陰太守。

仲宣的兒子玄就，幼年就聰明過人。被收捕時，年僅九歲，拉住來搜捕的士兵的手說："你要殺害我的父親，乞請先處死我。"士兵用刀砍斷了他的手臂，還在乞求不停，於是先將他殺死。永熙初年，追贈爲汝陰太守。

楊津

順弟津。津字羅漢，本字延祚，孝文賜改焉。少端謹，以器度見稱。年十一，除侍御中散。時孝文幼冲，文明太后臨朝，津曾入侍左右，忽咳逆失聲，遂吐血數升，藏之衣袖。太后聞聲，閲而不見，問其故，具以實言，遂以敬慎見知。賜縑百匹，遷符璽郎中。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游，至宗族姻表罕相參候。司徒馮誕與津少結交友，而津見其貴寵，每恒退避，及相招命，多辭疾不往。誕以爲恨，而津逾遠焉。人或謂之曰："司徒，君之少舊，何自外也?"津曰："爲勢家所厚，復何容易！但全吾今日，亦足矣。"轉振威將軍，領監曹奏事令。孝文南征，以津爲都督、征南府長史。後遷長水校尉，仍直閤。

楊順的弟弟楊津。楊津字羅漢，本來字延祚，孝文帝賞賜改字。從小端正謹慎，因器度受到稱贊。十一歲時，任命爲侍御中散。當時孝文帝年幼，文明太后臨朝聽政，楊津曾經入朝侍奉太后身邊，忽然大聲咳嗽，最後吐血好幾升，把血用衣袖遮藏起來。太后聽到聲音，察看未發現血，問其中緣故，完全如實回答，因此以謹慎恭敬被知遇。賜給他縑一百匹，升任符璽郎中。楊津因爲自己在宫中太后身邊，不與外人交游，以致宗族姻親也很少見面問候。司徒馮誕和楊津是從小結交的朋友，但楊津見他富貴尊寵，總是退避他，等到招喚他前往，也多是托病不去。馮誕對此感到遺憾，但楊津愈益和他疏遠。有人對楊津說："司徒是你小時候的朋友，何必自己見外呢?"楊津說："要受到勢家的厚遇，哪有那麽容易！衹要能保全我現在的處境，我就滿足了。"改任振威將軍，兼任監曹奏事令。孝文帝南征，任用楊津爲都督、征南府長史。後來改任長水校尉，仍舊直閤。

景明中，宣武游於北芒，津時陪從。太尉、咸陽王禧謀反，帝馳入華林。時直閤中有同禧謀，皆在從限。及禧平，帝顧謂朝臣曰："直閤半爲逆黨，非至忠者安能不豫此謀。"因拜津左中郎將，遷驍騎將軍，仍直閤。

景明年間，宣武帝到北芒巡游，楊津陪從出游。太尉、咸陽王元禧謀反，皇帝飛奔到華林園。當時直閤中有人參預元禧謀反，都在隨從之列。等到元禧被平定，皇帝對朝臣們說："直閤有半數人是叛黨，如果不是特别忠誠的人誰能不參預密謀。"因此任命楊津爲左中郎將，升任驍騎將軍，仍爲直閤。

出除岐州刺史，津巨細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人齎絹三匹，去城十里，爲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驛而至，

外任岐州刺史，楊津大小事務都親自處理，孜孜不倦。有武功地方的人帶了三匹絹，在離城十里遠的地方，被强盗搶走。當時有位使者騎快

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己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獲。自是闔境畏服。至於守令僚佐有濁貨者，未曾公言其罪，常以私書切責之。於是官屬感厲，莫有犯法者。以母憂去職。

馬從驛站經過，被搶的人便向使者報告。使者來到州府，把情況告訴了楊津。楊津便寫下告示，説有人穿着怎樣的衣服，乘着怎樣的馬，在城東面十里遠的地方被殺，不知道是誰。如果是誰的家人，可儘早辨認收尸。有一位老母邊走邊哭出城來，説是自己的兒子。因而派騎兵追捕，人贓俱獲。從此全境的人都害怕而守法。至於説下邊的郡守縣令中有貪污受賄的，楊津從不曾公開宣布他們的罪過，總是以私人信函的方式深切責備他們。因此官員僚屬們都感激勉勵，没有犯法的。因爲母親去世服喪而離職。

延昌末，起爲華州刺史，與兄播前後牧本州，當世榮之。先是，受調絹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輸物，尤好者賜以杯酒而出；其所輸少劣者，爲受之，但無酒以示其耻。於是競相勸厲，官調更勝。

延昌末年，服喪期滿起用爲華州刺史，和他的哥哥楊播先後任本州刺史，當世之人對他們感到榮耀。此前，官府收調絹使用的尺特别長，執事者們由此行事，互相争着使手段，老百姓苦不堪言。楊津便下令按公平尺來測量上交的絹物，質量好的賜給一杯酒再出去；那些上繳絹質劣量少的，也接受下來，但没有酒以讓他感到羞耻。因此老百姓互相勉勵，收的調絹反而比以前更好了。

孝昌中，北鎮擾亂，侵逼舊京，乃加津安北將軍，北道大都督，尋轉左衛，加撫軍將軍。津始受命，出據靈丘，而賊帥鮮于脩禮起於博陵，定州危急，遂回師南赴。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既乘勝，士衆勞疲，柵壘未安，不可擬敵，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元固稱賊既逼城，不可示弱，乃閉門不内。津揮刃欲斬門者，軍乃得入。賊果夜至，見柵空而去。其後，賊攻州城東面，已入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城中騷擾。津開門出戰，賊退，人心少安。

孝昌年間，北方的邊鎮騷亂，侵犯進逼代京，朝廷就給楊津加官爲安北將軍，北道大都督，不久改任左衛，加官撫軍將軍。楊津剛剛受任，出京占領靈丘，但叛軍首領鮮于脩禮從博陵起兵，定州危急，於是撤回軍隊開赴南邊。剛趕到定州城下，營壘還未建立，而定州軍被打敗。楊津因爲叛軍已獲勝，我軍士衆疲勞，柵壘尚未建立穩妥，不可與敵交鋒，準備移兵入城，再考慮後計。刺史元固聲稱敵人已逼近，不能向敵人示弱，便關閉城門不讓入城。楊津揮刀要殺守門人，軍隊得以進城。叛軍果然當夜趕到，見柵壘已空便離去了。後來，叛軍進攻州城東南面，已進入外城，刺史關閉内城東門，城内人員騷動。楊津出城門迎戰，叛軍退走，人心稍安。

尋除定州刺史，又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初，津兄椿得罪此州，由鉅鹿人趙略投書所致。及津至，略舉家逃走。津乃下教慰喻，令其還業。於是闔州愧服，遠近稱之。時賊帥鮮

不久任命爲定州刺史，又兼任吏部尚書、北道行臺。起初，楊津的哥哥楊椿在定州獲罪，是由於鉅鹿人趙略上書所致。等到楊津到州，趙略帶全家人逃走。楊津便告知趙略，叫他回來。因此全州的人都嘆服，遠近稱贊楊津。當時叛軍首

于脩禮、杜洛周殘掠州境，孤城獨立，在兩寇之間。津修理戰具，更營雉堞。又於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地道，潛兵涌出，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遂相告曰："不畏利槊堅城，唯畏楊公鐵星。"津與賊帥元洪業等書喻之，并授鐵券，許之爵位，令圖賊帥毛普賢。洪業等感寤，復書云欲殺普賢，又云："賊欲圍城，正爲取北人，城中所有北人，必須盡殺。"津以城内北人，雖是惡黨，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殺，但收内子城，防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朝廷初送鐵券二十枚，委津分給，津隨賊中首領，間行送之，脩禮、普賢頗亦由此而死。

既而杜洛周圍州城，津盡力捍守。詔加衛將軍，將士有功者任津科賞，兵人給復八年。葛榮以司徒説津，津大怒，斬其使以絶之。自受攻圍，經歷三稔，朝廷不能拯赴。乃遣長子遁突圍出，詣蠕蠕主阿那瓌，令其討賊。遁日夜泣訴，阿那瓌遣其從祖吐豆發率精騎南出。前鋒已達廣昌，賊防塞隘口，蠕蠕遂還。津長史李裔引賊入，津苦戰不敵，遂見拘執。洛周脱津衣服，置地牢下數日，將烹之。諸賊還相諫止，遂得免害。津曾與裔相見，對諸賊帥以大義責之，辭淚俱發，裔大慚。典守者以告洛周，弗之責。及葛榮并洛周，復爲榮所拘。榮破，始得還洛。

永安二年，兼吏部尚書。元顥内逼，莊帝將親出討，以津爲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將軍。未行，顥入。及顥敗，津乃入宿殿中，掃洒宫掖，遣第二子逸封閉府庫，各令防守。及帝入

領鮮于脩禮、杜洛周在定州境内掠奪，州城孤立在兩邊的敵寇之間。楊津修理戰具，重修城墻。又在城中離城墻十步的地方，挖地至地下水，開通了許多地道，潛伏士兵，設置爐火冶鐵，用鐵熔液灌敵軍。叛軍因而相互告誡説："不怕鋒利的鐵矛堅固的城池，衹怕楊公的鐵漿火星。"楊津寫信給叛軍首領元洪業等勸説，并且授給他可免死的鐵券證書，答應授他爵位，讓他圖謀另一位叛軍首領毛普賢。洪業等人感悟，回信説想殺普賢，又説："叛軍圍城，正是爲抓北人，城中所有的北人，都要殺掉。"楊津認爲城中的北人，雖然是作惡的叛黨，但已是掌中之物，不忍就此殺掉，衹是將他們收於子城内，將他們軟禁而已。北人都感激他的寬仁。朝廷當初送來二十枚鐵券，讓楊津分發，楊津隨叛軍首領，暗中分送，但脩禮、普賢還是由此而死。

不久杜洛周圍攻州城，楊津盡力守衛。朝廷下詔給他加官爲衛將軍，將士有功勛的隨楊津加以獎賞，士兵免除八年的徭役。葛榮用司徒的官職勸説楊津歸降，楊津大怒，殺了葛榮的使者以示拒絶。從受圍攻開始，經歷了三年，朝廷無力派人來救援。楊津便派自己的大兒子楊遁突圍出去，到蠕蠕國王阿那瓌那裏去求援，讓他來討伐叛軍。楊遁日夜哭泣求助，阿那瓌派他的叔祖吐豆發率領精鋭騎兵南行。前鋒已抵達廣昌，叛軍防守堵住隘口，蠕蠕軍隊便退回去了。楊津的長史李裔引導叛軍進城，楊津苦戰抵抗不住，結果被抓住。洛周脱掉楊津的衣服，將他在地牢裏關了好幾天，準備把他煮死。叛軍的首領輪番勸阻住，得以幸免。楊津曾與李裔見面，當着衆叛軍首領以大義譴責他，激昂悲憤，李裔無地自容。負責看守的人把這事告訴了洛周，没有責備他。等到葛榮吞并了洛周，又被葛榮所拘禁。葛榮失敗後，得以回到洛陽。

永安二年，兼任吏部尚書。元顥逼近洛陽，莊帝將要親征，任用楊津爲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將軍。還未出發，元顥進京。等到元顥失敗，楊津便進宫室守衛，灑掃宫廷，派第二子楊逸封閉府庫，各處都派人看守。等到皇帝入宫，楊津到

也，津迎於北芒，流涕謝罪。帝深嘉慰之。尋以津爲司空，加侍中。尒朱榮死，使津以本官爲兼尚書令、北道大行臺、都督、并州刺史，委以討胡經略。津馳至鄴，將從滏口而入。遇尒朱兆等已克洛，相州刺史李神等議欲與津舉城通款，津不從。以子逸既爲光州刺史，兄子昱時爲東道行臺，鳩率部曲，在於梁、沛。津規欲東轉，更爲方略。乃率輕騎望於濟州度河。而尒朱仲遠已陷東郡，所圖不果，遂還京師。普泰元年，亦遇害於洛。太昌初，贈大將軍、太傅、都督、雍州刺史，謚曰孝穆。將葬本鄉，詔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長子遁。

北芒山去迎接，流淚謝罪。皇帝深表嘉獎慰撫。不久任命楊津爲司空，加侍中。尒朱榮死後，任用楊津以原先的官職任兼尚書令、北道大行臺、都督、并州刺史，委托他指揮討胡事宜。楊津飛奔至鄴郡，準備從滏口入京。正趕上尒朱兆等人已攻克洛陽，相州刺史李神等人商議和楊津獻上城池向尒朱氏表示歸誠，楊津不答應。以自己的兒子楊逸爲光州刺史，侄子楊昱爲東道行臺，率領私家軍隊，在梁、沛之間活動。楊津計劃要向東轉移，重新作安排。便率領輕騎兵準備在濟州渡過黄河。但尒朱仲遠已攻下東郡，楊津的計劃没有實現，便退回洛陽。普泰元年，在洛陽被殺害。太昌初年，追贈爲大將軍、太傅、都督、雍州刺史，謚號爲孝穆。將要安葬於本鄉，朝廷下詔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大兒子楊遁。

楊遁

遁字山才。其家貴顯，諸子弱冠，咸縻王爵；而遁性静退，年近三十，方爲鎮西府主簿。累遷尚書左丞、金紫光禄大夫，亦被害於洛。太昌初，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謚曰恭定。

楊遁字山才。楊家富貴顯赫時，兒子們到二十歲後，便都受到特殊優待；而楊遁性格清静，到了三十歲，纔任鎮西府主簿。不斷升遷至尚書左丞、金紫光禄大夫，也在洛陽被殺。太昌初年，追贈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謚號爲恭定。

楊逸

遁弟逸，字遵道，有當世才。起家員外散騎侍郎，以功賜爵華陰男。建義初，莊帝猶在河陽，逸獨往謁，帝特除給事黄門侍郎，領中書舍人。及朝士濫禍，帝益憂怖，詔逸晝夜陪侍，常寢御床前。帝曾夜中謂逸曰："昨來舉目唯見異人，賴卿差以自慰。"再遷南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時年二十九，時方伯之少，未有先之者。仍以路阻不行，改光州刺史。

楊遁的弟弟楊逸，字遵道，有當世之才。入仕任員外散騎侍郎，因功勛賜爵爲華陰男。建義初年，莊帝還在河陽，楊逸獨自前往拜謁，莊帝特任他爲給事黄門侍郎，兼中書舍人。等到朝士們紛紛遭受不測，莊帝更加害怕，下詔讓楊逸日夜陪侍，經常在御床前就寢。莊帝曾在半夜對楊逸說："昨天睁眼衹看到一些怪人，幸虧有你在我纔略感安慰。"兩經升遷爲南秦州刺史，加官爲散騎常侍，當時二十九歲，主管一方的刺史中，没有比他更年輕的。因爲路途阻隔没有成行，改任光州刺史。

時災儉連歲，逸欲以倉粟振給，而所司懼罪不敢。逸曰："國以人爲本，人以食爲命，假令以此獲戾，吾所甘心。"遂出粟，然後申表。右僕

當時災荒連年，楊逸想要用倉庫中的糧食賑災，但管理糧倉的官員害怕獲罪不敢開倉。楊逸說："國家以民爲本，民以糧爲根，假如因此而獲罪，我也甘心情願。"於是開倉運糧，然後上

射元羅以下，謂公儲難闕，并執不許；尚書令、臨淮王彧以爲宜貸二萬；詔聽貸五萬。逸既出粟之後，其老小殘疾不能自存活者，又於州門造粥飼之，將死而得濟者以萬數。帝聞而善之。逸爲政愛人，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善惡畢聞。其兵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爲設食者，雖在暗室，終不敢進，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在州政績尤美。

報説明。右僕射元羅以下，認爲公家的糧儲不應缺乏，都堅持不同意；尚書令、臨淮王元彧認爲應借貸二萬；朝廷下詔貸五萬。楊逸運出倉糧後，對於老幼病殘無法自救者，又在州府門前煮粥分發，將餓死而被救活的達萬人。莊帝聽説後認爲他做得好。楊逸爲政愛民，尤其憎恨豪强猾吏，設置了很多暗探，好事壞事全都清楚。他的州兵到下屬郡縣辦事，都自帶糧食，有些人爲他們準備了食物，即使在暗房中，也不敢拿出來，都説楊使君有千里眼，豈能瞞得過他？在州任上政績更好。

及其家禍，尒朱仲遠遣使於州害之。吏人如喪親戚，城邑村落營齋供，一月之中，所在不絶。太昌初，贈都督、豫郢二州刺史，謚曰貞。

等到他的家人被害，尒朱仲遠派人到州府殺害了他。吏民都像自己的親人遭喪，城鄉村落都設齋供奉，一個月之内，到處不斷。太昌初年，追贈爲都督、豫郢二州刺史，謚號爲貞。

楊謐

逸弟謐，字遵和，歷員外散騎常侍，以功賜爵恒農伯，鎮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衛將軍。在晋陽，爲尒朱兆所害。太昌初，贈驃騎將軍、兖州刺史。

楊逸的弟弟楊謐，字遵和，歷任員外散騎常侍，因爲功勞賜爵位爲恒農伯，鎮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衛將軍。在晋陽，被尒朱兆殺害。太昌初年，追贈爲驃騎將軍、兖州刺史。

謐弟愔，事列于後。

楊謐的弟弟楊愔，事迹列於後。

楊暐

津弟暐，字延季，弘厚，頗有文學。位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莊帝初，遇害河陰，贈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楊津的弟弟楊暐，字延季，寬弘敦厚，有文學才能。任武衛將軍，加官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莊帝初年，在河陰被害，追贈爲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播家世純厚，并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性剛毅，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内。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侍還室，仍假寢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并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子侄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

楊播一家世代淳樸敦厚，都相互禮讓，兄弟之間相待，像父子一樣。楊播性格剛毅，楊椿、楊津恭順謙和，兄弟一早就在廳堂相聚，成天在一起，從不進内房。遇到有好吃的，人不聚齊不動筷子。廳堂之間用帷幔隔開，作爲寢息的地方，到晚上就寢，還可互相談笑。楊椿年老後，曾有一次在别處喝醉了回來，楊津扶他回室内，自己在閤門前打盹，以便看楊椿睡得是否安穩。楊椿、楊津年過六十，同時登上臺輔的地位，但楊津仍舊早晚問候，兒侄輩羅列在階下，楊椿不讓就坐，楊津就不敢入座。楊椿每次到附近去，有時太陽偏西還未回家，楊津就不先吃飯；楊椿

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司空，於時府主皆自引僚佐，人有就津求官者，津曰："此事須家兄裁之，何爲見問？"初，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兄弟并皆有孫，唯椿有曾孫，年十五六矣，椿常欲爲之早娶，望見玄孫。自昱已下，率多學尚，時人莫不欽焉。一家之内，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有盧陽烏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焉。

回來，然後一起吃飯。吃飯前楊津要親自遞送湯匙筷子，先嘗味道，楊椿説吃飯，然後開始吃飯。楊津任司空，當時司空府都是自己任用幕僚，有人來找楊津求職，楊津説："這件事要由我哥哥來裁定，爲什麽要來問我？"當初，楊津任肆州刺史，楊椿在京城家中，楊津一年四季得到的時新食物，都要人帶回去，如果有時未能帶回去，就不敢先嘗。楊椿每次得到他帶來的食物，都會面對食物落淚。兄弟都有孫子，楊椿已有曾孫，年齡十五六歲，楊椿想要爲曾孫早娶媳婦，希望得玄孫。從楊昱以下，大多學問高深，當時人没有不欽佩他們的。一家之内，男女上百口人，幾代人同竈吃飯，相互間無閑言雜語。北魏以來，衹有盧陽烏兄弟和楊播兄弟是這樣，當時人没有誰能相比。

尒朱世隆等將害椿家，誣其爲逆，奏請收之。節閔不許，世隆復苦執，不得已，乃下詔。世隆遂遣步騎夜圍其宅，天光亦同日收椿於華陰，東西兩處，無少長皆遇禍，籍没其家。節閔惋悵久之。

尒朱世隆等人將要害楊椿一家，誣陷他謀反，表奏請求逮捕楊氏。節閔帝不同意，世隆堅持要這樣，没有辦法，這纔下詔。世隆夜晚派步騎兵圍住楊宅，尒朱天光同一天在華陰收捕楊椿，東西兩處，不論老幼都被害，没收了楊家的家財。節閔帝惋惜了很久。

楊愔

愔字遵彦，小名秦王。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閭，未嘗戲弄。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邪？"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欷，遂爲之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常謂秦王不甚察慧，從今已後，更欲刮目視之。"

楊愔字遵彦，小名秦王。孩童時候，不會説話，但風度沉着敏捷，出入門户，不曾戲笑。六歲學習史書，十一歲學《詩經》、《周易》，喜好《左氏春秋》。年幼喪母，曾到舅父源子恭家去，子恭招待他，問他讀些什麽書。回答説："讀《詩經》。"子恭説："讀到《渭陽》篇没有？"楊愔便泣不成聲。子恭也對他長嘆，因此罷酒。子恭後來對楊津説："過去總認爲秦王不聰明伶俐，從今以後，更應刮目相看。"

愔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群兒咸争之，愔頹然獨坐。其季父暐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内有茂竹，遂爲愔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銅盤具盛

楊愔一家四世同堂，家門非常興旺，兄弟同時就學的有三十多人。學館門前有棵柰樹，果子掉在地上，小孩們都去争撿，衹有楊愔一人默然獨坐。他的小叔父楊暐正好來學館，見到這種情形，大爲嗟嘆。回頭對門客們説："這孩子恬静和睦，有我家的家風。"宅園内有一片茂盛的竹林，便爲楊愔在竹林邊另修了一個居室，讓他一

饌以飯之。因以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彦謹慎，自得竹林别室、銅盤重肉之食。”愔從父兄黄門侍郎昱特相器重，曾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昱嘗與十餘人賦詩，愔一覽便誦，無所遺失。及長，能清言，美音制，風神俊悟，容止可觀，人士見之，莫不敬異，有識者多以遠大許之。

個人住，經常用銅盤盛了好菜供給他吃。并以此督促勉勵孩子們說：“你們如果像遵彦那樣謹慎，自然也可以得到竹林别室、銅盤盛的美味肉食。”楊愔的堂兄黄門侍郎楊昱對他特别器重，曾對人說：“這孩子乳齒還没掉，已是我家的駿馬，十年之後，應在千里外去尋找了。”楊昱曾與十多人一起吟詩，楊愔看一遍便能背誦，没有一點遺漏。等到長大，善清談，音聲動聽，風神俊悟，儀表堂堂，士人看到，人人肅然起敬，有識之士都認爲他前程遠大。

正光中，隨父之并州，性既恬默，又好山水，遂入晋陽西縣甕山讀書。孝昌初，津爲定州刺史，愔亦隨父之職。以軍功除羽林監，賜爵魏昌男，不拜。及中山爲杜洛周陷，全家被囚縶。未幾，洛周滅，又没葛榮。榮欲以女妻之，又逼以僞職，愔乃托疾，密含牛血數合，於衆中吐之，仍陽喑不語。榮以爲信然，乃止。

正光年間，隨父親去并州，性格生來恬静，又喜好山水，便到晋陽西面的縣甕山讀書。孝昌初年，楊津任定州刺史，楊愔也隨父親去了定州。因爲軍功任用爲羽林監，賜爵位爲魏昌男，没有接受。等到中山被杜洛周攻陷，全家人被囚禁。没過多久，洛周被消滅，又落入葛榮手中。葛榮想將女兒嫁給他，又逼迫他任僞職，楊愔推托說有病，悄悄口含許多牛血，在衆人面前吐出，又假裝不能説話。葛榮信以爲真，這纔罷休。

永安初，還洛，拜通直散騎侍郎，年十八。元顥入洛時，愔從父兄侃爲北中郎將，鎮河梁。愔適至侃處，便屬乘輿失守，夜至河。侃雖奉迎車駕北度，而潛南奔，愔固諫止之，遂相與扈從達建州。除通直散騎常侍。愔以世故未夷，志在潛退，乃謝病，與友人中直侍郎河間邢卲隱於嵩山。

永安初年，回洛陽，任命爲通直散騎侍郎，年紀十八歲。元顥攻入洛陽的時候，楊愔的堂兄楊侃任北中郎將，鎮守河梁。楊愔正好去楊侃那兒，又趕上皇上出奔，夜間渡黄河。楊侃雖然迎接護送皇上向北渡過了黄河，但自己却悄悄南逃，楊愔堅决勸阻住了他，於是一同護送皇上到建州。任命爲通直散騎常侍。楊愔因爲戰亂不止，决心退隱避世，便稱病辭謝，和友人中直侍郎河間人邢卲在嵩山隱居。

及莊帝誅尒朱榮，其從兄侃參讚帷幄，朝廷以其父津爲并州刺史、北道大行臺，愔隨之任。有邯鄲人楊寬者，求義從出藩，愔請津納之。俄而孝莊幽崩，愔時適欲還都，行達邯鄲，過楊寬家，爲寬所執。至相州，見刺史劉誕。以愔名家盛德，甚相哀念，付長史慕容白澤禁止焉。遣隊主鞏榮貴防禁送都，至安陽亭，愔謂榮貴曰：“僕百世忠臣，輸誠魏室，家

等到莊帝誅殺了尒朱榮，他的堂兄楊侃參預大事，朝廷任命他的父親楊津爲并州刺史、北道大行臺，楊愔隨父赴任。有個叫楊寬的邯鄲人，聲稱爲節義而跟隨楊津赴并州，楊愔請求父親接受。不久孝莊帝去世，楊愔這時正要回京城去，走到邯鄲，經過楊寬的家，被楊寬抓住。送到相州，見刺史劉誕。劉誕因爲楊愔家是著名的大家族功德盛大，對楊愔十分惋惜，交給長史慕容白澤看管。派隊主鞏榮貴押解去洛陽，走到安陽亭的時候，楊愔對榮貴說：“我家世代都是忠臣，

亡國破，一至於此。雖曰囚虜，復何面目見君父之仇！得自縊於一繩，傳首而去，君之惠也。”榮貴深相矜感，遂與俱逃。愔乃投高昂兄弟。

對魏一片忠誠，現家亡國破，竟落到這般地步。雖說我現在是囚犯，但還有什麼臉面去見君父的仇人！如能給我一根繩索讓我自己吊死，您再把我的首級送上去，那將是您的恩德。”榮貴對他十分同情，便和他逃亡了。楊愔便去投奔高昂兄弟。

既潛竄累載，屬齊神武至信都，遂投刺轅門，便蒙引見，贊揚興運，陳訴家禍，言辭哀壯，涕泗橫集。神武爲之改容，即署行臺郎中。南攻鄴，歷楊寬村，寬於馬前叩頭請罪。愔謂曰：“人不識恩義，蓋亦常理。我不恨卿，無假驚怖。”時鄴未下，神武命愔作祭天文，燎畢而城陷。由是轉大行臺右丞。于時霸圖草創，軍國務廣，文檄教令皆自愔及崔㥄出。

已經逃竄躲藏了幾年，正碰上齊神武到信都，於是便到齊神武的軍營遞上名片拜訪，立即受到接見，楊愔歌頌齊神武振興國家的功德，陳訴自己家庭的災禍，言辭哀切而激烈，涕淚縱横。齊神武也爲之動容，當即任命他爲行臺郎中。向南進攻鄴城，經過楊寬的村莊，楊寬到馬前叩頭請罪。楊愔對他說：“人不知恩義，也是人之常情。我不記恨你，你不必爲此驚恐。”當時鄴城還未攻下，齊神武命楊愔寫篇祭天文，柴火剛熄鄴城便攻下。因此升任大行臺右丞。當時北齊的霸業剛開始，軍國事務非常繁多，文書告示都出自楊愔和崔㥄之手。

遭罹家難，常以喪禮自居，所食唯鹽米而已，哀毀骨立。神武愍之，常相開慰。及韓陵之戰，愔每陣先登。朋僚咸共怪嘆曰：“楊氏儒生，今遂爲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論。”頃之，表請解職還葬，一門之內，贈太師、太傅、丞相、大將軍者二人，太尉、録尚書及尚書令者三人，僕射、尚書者五人，刺史、太守者二十餘人，追榮之盛，古今未之有也。及喪柩進發，吉凶儀衛亘二十餘里，會葬者將萬人。是日，隆冬盛寒，風雪嚴厚，愔跣步號哭，見者無不哀之。尋徵赴晉陽，仍居本職。

因爲家庭遭難，楊愔總是以居喪的禮節生活，所食的食物衹有鹽和米，過於悲傷以致瘦得皮包骨。神武哀憐他，經常開導安慰他。等到韓陵之戰時，楊愔每次都在前面衝鋒陷陣。朋友同僚都奇怪地嘆異說：“楊愔是一名書生，現在一下子成了一位武士，孔子說仁者必有勇，看來一點不假。”很快，上表請求解職回鄉安葬遇害的親屬，一家人中，追贈爲太師、太傅、丞相、大將軍的兩人，太尉、録尚書及尚書令的三人，僕射、尚書的五人，刺史、太守的二十多人，追贈之多，自古至今没有人能比。等到喪柩啓運的時候，送喪的儀仗護衛達二十多里長，參加葬禮的達萬人。當天，天氣極冷，寒風大雪，楊愔光脚徒步號哭，看到的人没有不哀痛的。後來被徵召到晉陽，仍舊任原職。

愔從兄幼卿爲岐州刺史，以直言忤旨見誅。愔聞之悲懼，因哀感發疾，後取急就雁門温湯療疾。郭季素害其能，因致書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所，仍勸其逃亡。愔遂棄衣冠於水濱，若自沈者。變易名姓，自稱劉

楊愔的堂兄幼卿任岐州刺史，因爲直言進諫違背了皇上的旨意被殺。楊愔聽說後又悲又怕，因哀慟而引發疾病，後來匆匆趕往雁門的温泉去療疾。郭季一向嫉妒楊愔的才能，便趁機寫信去恐嚇他説，高歡準備把你送到皇上那兒去，還勸他逃亡。楊愔便將衣帽丢在水邊，好像自己已投

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徵等屏居削迹。又潛之光州，因東入田横島，以講誦爲業，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太守王元景陰佑之。

神武知愔存，遣愔從兄寳猗賫書慰喻，仍遣光州刺史奚思業令搜訪，以禮發遣。神武見之悦，除太原公開府司馬，轉長史，復授大行臺右丞，封華陰縣侯，遷給事黄門侍郎，妻以庶女。又兼散騎常侍，爲聘梁使主。至碻磝，州内有愔家舊佛寺。入精廬禮拜，見太傅容像，悲感慟哭，嘔血數升，遂發病不成行，輿疾還鄴。久之，以本官兼尚書吏部郎中。武定末，以望實之美，超拜吏部尚書，加侍中、衛將軍，侍學典選如故。

天保初，以本官領太子少傅，别封陽夏縣男。又詔監太史，遷尚書右僕射。尚太原長公主，即魏孝静后也。會有雉集其舍，又拜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改封華山郡公。九年，徙尚書令，又拜特進、驃騎大將軍。十年，封開封王。文宣之崩，百僚莫有下淚，愔悲不自勝。

濟南嗣業，任遇益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推誠體道，時無異議。乾明元年二月，爲孝昭帝所誅，時年五十。天統末，追贈司空公。

愔貴公子，早著聲譽，風表鑒裁，爲朝野所稱。家門遇禍，唯有二弟一妹及兄孫女數人，撫養孤幼，慈旨温顔，咸出仁厚。重分義，輕貨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群從弟侄十數人，并待而舉火。頻遭迍厄，冒履艱危，一飡之惠，酬答必重；性命之仇，捨而不問。

典選二十餘年，奬擢人倫，以爲

河自盡的樣子。隱姓换名，自稱叫劉士安，進入嵩山，與和尚曇謨徵等人隱居而銷聲匿迹。又暗中到光州，趁機東到田横島，靠講學爲生，海邊一帶稱他爲劉先生。太守王元景暗中保護他。

齊神武知道楊愔還活着，派楊愔的堂兄寳猗帶上書信去安慰曉諭，同時派光州刺史奚思業下令查訪，按禮節遣送。神武見到楊愔很高興，任命爲太原公開府司馬，改任長史，又升爲大行臺右丞，封爲華陰縣侯，升任給事黄門侍郎，把自己的妾生的女兒嫁給了他。又兼任散騎常侍，任出使梁朝的主使。行至碻磝，州城内有楊愔家早先修的佛寺。到静室禮拜，見到他父親的塑像，悲痛大哭，嘔了好幾升血，因此發病無法出使，躺在病榻上回到鄴城。過了很久，以本官兼任尚書吏部郎中。武定末年，因爲名望才幹，破格提升爲吏部尚書，加官侍中、衛將軍，侍學和典選的職務依舊。

天保初年，以原有官職兼太子少傅，另封爲陽夏縣男。又下詔監太史，升任尚書右僕射。娶太原長公主爲妻，公主就是北魏孝静帝的皇后。正碰上有野鷄集栖在他的屋上，又任命爲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改封爲華山郡公。九年，改任尚書令，又任命爲特進、驃騎大將軍。十年，封爲開封王。文宣帝去世，百官無人掉淚，楊愔悲痛欲絶。

濟南王繼位，對他更信任待遇更高，朝廷的典章國家的法令，都由他一人起草。忠心公正，無人不贊同。乾明元年二月，被孝昭帝所殺，當時五十歲。天統末年，追贈爲司空公。

楊愔出身貴族公子，很早已有聲譽，風度鑒識，被朝廷内外稱道。一家人遇害，僅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以及侄孫女還幸存，他撫養孤兒幼女，和顔悦色，一切都出於仁厚。重視名分情義，不看重財物，前後所受的賞賜，都分給親友族人。所有堂弟侄兒幾十人，都依靠他生活。不斷遭受災禍，經歷艱難，哪怕是一頓飯的恩惠，一定會重予報答；即使是生死怨仇，也會不予追究。

掌管選舉官員二十多年，把奬掖提拔人才當

己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以爲愔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愔聞，不以爲意。其聰記强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麯鄣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調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虚。"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深爲士琛。士深自言，愔曰："盧郎潤朗，所以比玉。"

成自己的任務。但取人主要依據言貌，經常招致非難，人們認爲楊愔用人，就像貧士去買瓜，選個頭大的。楊愔聽到這話，并不放在心上。他聰敏記憶力强，見面不忘，每次召唤人，有時僅稱姓，有時僅稱名，没有叫錯的。後來有個應選的人叫魯漫漢，説是因爲自己其貌不揚地位低，衹有他一個人不被認識。楊愔説："你上次在元子思的坊間騎着禿尾草驢，見到我也不肯下來，用方形的酒麯遮面，我怎會不認識你呢?"漫漢驚訝嘆服。楊愔又調侃他説："名用來定形體，漫漢這名字真是一點不假。"又讓吏人唤人名，吏人錯把盧士深讀成了士琛。士深自己出來更正，楊愔説："盧郎潤朗，所以被比作了玉。"

自尚公主後，衣紫羅袍、金鏤大帶，遇李庶，頗以爲耻，謂曰："我此衣服，都是内裁，既見子將，不能無愧。"

自從娶了公主以後，身穿紫羅袍、金鏤大帶，遇到李庶，自己感到十分羞耻，對李庶説："我的這身衣服，都是内廷製做的，現在見到你，怎能不感到慚愧。"

及居端揆，經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自天保五年已後，一人喪德，維持匡救，實有賴焉。每天子臨軒，公卿拜授，施號發令，宣揚詔册，愔辭氣温辯，神儀秀發，百僚觀聽，莫不悚動。自居大位，門絶私交。輕貨財，重仁義，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九族，架篋之中，唯有書數千卷。太保、平原王隆之與愔鄰宅，愔嘗見其門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我門前幸無此物。"性周密畏慎，恒若不足，每聞後命，愀然變色。

等到他身居宰相之位，管理各種重要事務，千頭萬緒，神智從没感到困乏。從天保五年之後，天子没有德行，維持時局匡救國家，實在有賴於他。每次皇帝上朝，公卿百官拜受政令，楊愔發號施令，宣讀詔書，辭氣温雅，神情風發，百官察言觀色，人人肅然起敬。自從身居高位，謝絶私交。輕財貨，重仁義，先後所受的賞賜，積聚累計數萬，全都分散給親族，架篋之内，衹有數千卷書。太保、平原王隆之和楊愔住宅相近，楊愔看到隆之家門外有幾個富貴胡人，便對身邊的人説："我的門前幸好没有這種人。"性格周密謹慎，總像做得不够謹慎，每次接受命令，都要惶恐不安。

文宣大漸，以常山、長廣二王位地親逼，深以後事爲念。愔與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彦、侍中燕子獻、黄門侍郎鄭子默受遺詔輔政，并以二王威望先重，咸有猜忌之心。初在晋陽，以大行在殯，天子諒闇，議令常山王在東館，欲奏之事皆先諮决，二旬而止。仍欲以常山王隨梓宫之鄴，留長廣鎮晋陽。執政復生疑貳，兩王又俱

文宣臨終，因爲常山王、長廣王地位逼近幼嗣，對身後之事非常憂慮。楊愔與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彦、侍中燕子獻、黄門侍郎鄭子默受文宣的遺詔，給幼主輔政，都因爲常山、長廣二王威勢名望過重，對二王有猜忌之心。當初在晋陽，因爲文宣的靈柩還停留没有啓運，幼主居喪，朝臣議論讓常山王住在東館，要上奏的事都先由常山王决定，二十天後又停止了。又準備讓常山王隨文宣的靈柩到鄴都去，留下長廣王鎮守

從至于鄴。子獻立計，欲處太皇太后於北宫，政歸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已來，爵賞多濫，至是，愔先自表解其開封王，諸叨竊榮恩者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高歸彦初雖同德，後尋反動，以疏忌之迹，盡告兩王。可朱渾天和又每云："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宋欽道面奏帝，稱二叔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帝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其事。"愔等議出二王爲刺史，以帝仁慈，恐不可所奏，乃通啓皇太后，具述安危。有宫人李昌儀者，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之妻，坐仲密事入宫。太后與昌儀宗情，甚相昵愛。太后以啓示之，昌儀密白太皇太后。愔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爲大司馬、并州刺史，常山王爲太師、録尚書事。

晋陽。執政又猶豫變卦了，常山、長廣二王都一同到了鄴都。燕子獻設下一條計策，想要將太皇太后移居北宫，讓皇太后執政。又從天保八年以來，爵位賞賜太濫，到這時，楊愔首先自己上表解除了自己的開封王，那些無功蒙受恩寵的人都隨之遭黜免。因此那些失意的投機分子便都歸附於常山、長廣二王。高歸彦最初雖然和楊愔他們同心，此後不久就反對他們，把他們疏遠猜忌二王的事，全都報告了二王。可朱渾天和又經常説："如果不殺了二王，幼主自然没有安全的可能。"宋欽道當面上奏幼主，説二王的權威過重，應該及早除掉。幼主不同意説："可以和令公一起詳細商議這件事。"楊愔等人商議要讓二王出朝去任州刺史，但認爲幼主過於仁慈，恐怕不會同意奏請，便把這些都向皇太后啓奏，説明事關國家安危。皇太后有一位宫人叫李昌儀，是北豫州刺史高仲密的妻子，受仲密罪案的牽累被判進宫。太后因爲對高仲密有同宗之情，對她很親愛。太后便把楊愔他們的啓奏給她看了，昌儀却暗中告訴了太皇太后。楊愔等人又商議不能讓二王一同出朝任刺史，就上奏委派長廣王爲大司馬、并州刺史，常山王爲太師、録尚書事。

及二王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并將同赴。子默止之云："事不可量，不可輕脱。"愔云："吾等至誠體國，豈有常山拜職，有不赴之理？何爲忽有此慮？"長廣旦伏家僮數十人於録尚書後室，仍與席上勛貴數人相知，并與諸勛胄約，行酒至愔等，我各勸雙杯，彼必致辭，我一曰"捉酒"，二曰"捉酒"，三曰"何不捉"？爾輩即捉。及宴如之。愔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未應及此。"常山王欲緩之，長廣王曰："不可。"於是愔及天和、欽道皆被拳杖亂毆擊，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使薛孤延、康買執子默於尚藥局。子默曰："不用智者言，以至於此，豈非

等到常山、長廣二王任命的那天，在尚書省與百官舉行盛大集會，楊愔等人都將赴會。子默阻止他説："事情有時會出乎意料，不可貿然前往。"楊愔説："我們以一片誠心報國，豈有常山王的授職儀式，宰輔不出席的道理？爲什麽會産生這樣的念頭？"長廣王一早便安排了數十名家丁在録尚書後室，并和多名赴宴的貴族勛戚相約，告知那些貴戚後裔，行酒到楊愔等人的時候，我們每人都勸他喝兩杯，楊愔一定會起來辭謝，我喊一遍"拿起酒"，二遍"拿起酒"，第三遍我叫"爲什麽不拿起來"？你們就上去將他拿下。等到宴會上果然如此。楊愔大聲説："各位王爺要謀反，你們想要殺害忠良嗎？我們推尊天子，削弱諸侯，赤心報國，不應像這樣對待我。"常山王想緩和下來，長廣王説："不行。"結果楊愔與天和、欽道等人都被拳杖亂打，打得頭破血流，每個人都被十個人扭住。二王又派薛孤延、

命也!"

康買去尚藥局抓住了鄭子默。子默說:"不聽我的勸告,以至於落到這個結果,這是命該如此!"

二叔率高歸彦、賀拔仁、斛律金擁愔等唐突入雲龍門。見都督叱利騷,招之不進,使騎殺之。開府成休寧拒門,歸彦喻之,乃得入。送愔等於御前。長廣王及歸彦在朱華門外。太皇太后臨昭陽殿,太后及帝側立。常山王以磚叩頭,進而言曰:"臣與陛下骨肉相連。楊遵彦等欲擅朝權,威福自己,自王公以還,皆重足屏氣,共相脣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爲宗社之害。臣與湛等爲國事重,賀拔仁、斛律金等惜獻皇帝業,共執遵彦等,領入宫,未敢刑戮。專輒之失,罪合萬死。"

二王率領高歸彦、賀拔仁、斛律金簇擁着楊愔等人亂衝進雲龍門。碰見都督叱利騷,二王招呼他不肯進來,便派騎士去把他殺了。開府成休寧守住門不准進,歸彦勸導纔開門,就進去了。把楊愔等人送到御座前。長廣王和歸彦在朱華門外。太皇太后來到昭陽殿,太后和幼帝站在兩邊。常山王用磚敲頭,繼而上前說:"下臣和陛下是骨肉相連。楊愔等人想要專權,自己作威作福,從王公大人以下的百官,人人屏聲凝氣,和他們脣齒相依,以致形成了内亂。如果不及早除去他們,一定會成爲國家的禍害。下臣和長廣王高湛等人認爲這是事關國家安危的大事,賀拔仁、斛律金等愛惜獻皇帝的基業,我們一起抓住楊愔等人,帶進宫來,不敢擅自殺他們。我們幾個自作主張,罪該萬死。"

帝時默然,領軍劉桃枝之徒陛衛,叩刀仰視,帝不睨之。太皇太后令却仗不肯,又厲聲曰:"奴輩即今頭落!"乃却。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目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留使不好邪?"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兒,次及我耳。何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王公皆泣。太皇太后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太后拜謝。常山王叩頭不止。太皇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但願乞兒性命,兒自下殿去,此等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長廣王以子默昔讒己,作詔書,故先拔其舌,截其手。

幼主當時默不作聲,領軍劉桃枝一夥人在守衛,拔刀向上看着,幼主不敢正視。太皇太后命令撤下兵仗無人聽從,又厲聲說:"你們這些奴才現在該砍頭!"這纔撤下去。便問楊愔在哪兒,賀拔仁說:"一隻眼睛已被打掉了。"太皇太后傷心地說:"楊愔手無縛鷄之力,留着他使唤不好嗎?"便責怪幼主說:"這幫心懷不軌的家夥,要殺我兩個兒子,再進而殺我。你爲什麼放縱他們?"幼主還是不敢説話。太皇太后發怒而又悲傷,王公們人人都哭了。太皇太后說:"豈能讓我們母子受一個漢人老婆子的編排。"太后下拜謝罪。常山王不停地叩頭。太皇太后對幼主說:"爲什麽不安慰你的兩個叔叔?"幼主這纔說:"天子我也不敢望叔父的憐惜,怎麽還會憐惜這般漢人!但願放過侄兒的性命,侄兒自己下殿去,這般人隨叔父倆怎麽處理。"於是將楊愔等人全都殺了。長廣王因爲子默從前曾說自己的壞話,寫詔書,所以先拔下他的舌頭,砍下他的手。

太皇太后臨愔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金爲之一眼,親内之,曰:"以表我意。"常山王亦悔殺

太皇太后親自參加楊愔的喪禮,哭着說:"楊郎一片忠心却招來罪禍。"用皇宫的金子爲他做了一隻假眼,親手安進楊愔的眼眶内,說:

之。

"這是表達我一點心意。"常山王也後悔殺了他。

先是童謡曰："白羊頭罡秃，羖䍽頭生角。"又曰："羊羊吃野草，不吃野草遠我道，不遠打爾腦。"又曰："阿麼姑，禍也；道人姑夫，死也。"羊爲愔也，"角"文爲用刀，"道人"謂廢帝小名，太原公主嘗作尼，故曰"阿麼姑"，愔、子獻、天和皆尚帝姑，故曰"道人姑夫"云。

早先流傳的童謠說："白羊頭上的毛要掉光，黑公羊頭上要生角。"又說："羊羊吃野草，不吃野草要遠離我道，不遠離我道就打你的腦。"又說："阿麼姑是災禍；道人姑夫要死。"羊是指楊愔，"角"字是"用"和"刀"的合寫，"道人"是北魏廢帝的小名，太原公主曾出家爲尼，所以稱爲"阿麼姑"，楊愔、子獻、天和都娶帝姑爲妻，所以稱爲"道人姑夫"。

於是乃以天子之命，下詔罪之，罪止一身，家口不問。尋復簿録五家，王晞固諫，乃各没一房，孩幼盡死，兄弟皆除名。

於是便以幼主的命令，下詔判楊愔等人的罪，對他們罪行的責罰僅限於本人，家屬不予問罪。不久又查抄他們五家的家産，王晞堅決諫阻，便將各家没籍一個兒子的一支，小孩全殺死，兄弟都削職爲民。

遵彦死，仍以中書令趙彦深代總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驥而策蹇驢，可悲之甚。"愔所著詩賦表奏書論甚多，誅後散失，門生鳩集所得者萬餘言。

楊愔死後，便讓中書令趙彦深代總理事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下對人說："想要到千里之外去，但却殺掉千里馬而去騎跛腿的驢，實在太可悲了。"楊愔所寫的詩賦表奏書信文論很多，被殺後都散失了，他的門生收集所得到的有一萬多字。

燕子獻

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下洛人。少時相者謂曰："使役在胡、代，富貴在齊、趙。"後遇周文於關中創業，用爲典籤，將命使於蠕蠕。子獻欲驗相者之言，來歸。神武見之大悦。神武舊養韓長鸞姑爲女，是爲陽翟公主，遂以嫁之，甚被待遇。文宣時，官至侍中。濟南即位，委任彌重，除尚書右僕射。子獻素多力，頭少髮，當狼狽之際，排衆走出省門，斛律光逐而禽之。子獻嘆曰："丈夫爲計遲，遂至此！"天統五年，追贈司空。

燕子獻字季則，是廣漢下洛人。小時候相面的人對他說："將在胡地、代郡服徭役，在齊、趙地區富貴。"後來遇到周文帝在關中開創大業，被任用爲典籤，奉命出使到蠕蠕去。子獻想要應驗看相人的預言，來投奔北齊。齊神武見到他非常高興。神武早先收養韓長鸞的小姑爲養女，這就是陽翟公主，便將她嫁給了子獻，受到了很好的禮遇。文宣帝的時候，官職升至侍中。濟南王即位，更加受到重用，任命爲尚書右僕射。子獻一向力氣大，頭髮稀少，當他被抓捕狼狽逃走的時候，扒開衆人跳出尚書省門，斛律光追趕而抓住了他。子獻嘆息說："大丈夫爲自己安排後路遲了，以致落到這種地步！"天統五年，追贈爲司空。

天和事見兄元傳。

天和的事迹見他的哥哥可朱渾元傳。

鄭頤

鄭頤字子默，彭城人。高祖據，魏彭城太守，自滎陽徙焉。頤聰敏，

鄭頤字子默，是彭城人。他的高祖父鄭據，是魏朝的彭城太守，從滎陽遷到了彭城。鄭頤聰

頗涉文義，而邪險不良。初爲太原公東閤祭酒。天保世，稍遷中書侍郎。與宋欽道特相友愛，欽道每師事之。楊愔始輕宋、鄭，不爲之禮。俄而自結人主，稍不可制。欽道舊與濟南款狎，共相引致，無所不言。乾明初，拜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二人權將楊愔相埒。愔見害之時，邢子才流涕曰："楊令君雖其人，死日恨不得一佳伴。"

明敏捷略懂文辭，但却邪佞而品性不端。早先任太原公的東閤祭酒。天保年間，逐漸升遷到中書侍郎的職位。和宋欽道的關係特別親密，欽道總是把他當成老師那樣侍奉。楊愔剛開始瞧不起宋、鄭二人，對他們不以禮相待。不久宋、鄭二人自己結交皇帝，逐漸控制不住。欽道原先和濟南王十分親昵，互相招引，無所不談。乾明初年，任命爲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宋、鄭二人的權位將要與楊愔相等。楊愔被害的時候，邢子才流着淚說："楊愔雖是一位君子，死時遺憾的是没有一個好伴。"

頤後與愔同詔追贈殿中尚書、廣州刺史。

鄭頤後來與楊愔一同被下詔追贈爲殿中尚書、廣州刺史。

頤弟抗，字子信，頗有文學。武平末，兼左右郎中，待詔文林館。

鄭頤的弟弟鄭抗，字子信，有文學才能。武平末年，兼任左右郎中，待詔文林館。

楊敷

楊敷字文衍，播族孫也。高祖暉，洛州刺史，贈恒農公，謚曰簡。曾祖恩，河間太守。祖鈞，博學强識，頗有幹用，位七兵尚書、北道行臺、恒州刺史、懷朔鎮將，贈侍中、司空公，追封臨貞縣伯，謚曰恭。父暄，字宣和，性通朗，强識有學。位諫議大夫，以別將從廣陽王深征葛榮，遇害，贈殿中尚書、華州刺史。

楊敷字文衍，是楊播的族孫。他的高祖父楊暉，是洛州刺史，追贈爵號爲恒農公，謚號爲簡。曾祖父楊恩，任河間太守。祖父楊鈞，學識廣博記憶力强，很有辦事才幹，官位至七兵尚書、北道行臺、恒州刺史、懷朔鎮將，追贈爲侍中、司空公，追封爵號爲臨貞縣伯，謚號爲恭。父親楊暄，字宣和，性情通達爽朗，記憶力强有學識。任諫議大夫，以別將的身份跟隨廣陽王元深征討葛榮，被害，追贈爲殿中尚書、華州刺史。

敷少有志操，重然諾，人景慕之。魏建義初，襲祖鈞爵臨貞縣伯。稍遷廷尉少卿，斷獄以平允稱。周孝閔踐阼，進爵爲侯。天和中，爲汾州刺史，進爵爲公。齊將段孝先率衆來寇，城陷見禽。齊人方任用之，敷不爲屈，遂以憂憤卒於鄴。子素。

楊敷從小有志氣操守，守信用，人們很敬慕他。北魏建義初年，繼承祖父楊鈞的爵位爲臨貞縣伯。逐漸升遷至廷尉少卿，判案以公平著稱。北周孝閔帝登基，晋封爵位爲侯。天和年間，任汾州刺史，進爵爲公。北齊將領段孝先率部衆來侵犯，州城陷落被擒獲。北齊人要重用他，楊敷不肯屈服，結果因憂憤在北齊的鄴都去世。兒子楊素。

楊素

素字處道，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唯從祖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逸群絶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後與安定

楊素字處道，從小落拓不羈有遠大的志向，不拘小節。當時人多不瞭解他，衹有他的堂祖父楊寬對他感到非常奇異，總對兒孫們說："楊素超群絶倫，是非常的人才，不是你們這幫人所能

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書，頗留意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

趕得上的。”後來與安定人牛弘志趣相投一起學習，研讀不知疲倦，博學多通。擅長寫文章，工於草隸書法，對占卜之術也很留心。鬍鬚美，有一副英雄的儀表。

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記室，轉禮曹，加大都督。周武帝親總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又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悟其言，贈敷使持節、大將軍、譙廣復三州刺史，謚曰忠壯。拜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常令爲詔，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謂曰：“善相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應聲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

北周的大冢宰宇文護引用他爲中外記室，改任禮曹，加官大都督。周武帝親自總理國政，楊素因爲自己的父親陷落於北齊，没有獲得朝命，上表申訴，至於多次。武帝非常生氣，命令左右推出去斬首。楊素又説：“我事奉無道的昏君，死也是必然的。”武帝醒悟了他的話外之意，追贈楊敷爲使持節、大將軍、譙廣復三州刺史，謚號爲忠壯。任命楊素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逐漸受到禮遇。經常讓他起草詔書，下筆立就，文采義理都很好。武帝贊賞説：“你好好努力，不怕得不到富貴。”楊素隨聲回答説：“我祇怕富貴來逼我，我無意去求富貴。”

及平齊之役，素請率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從齊王憲與齊人戰於河陰，以功封清河縣子，授司城大夫。復從憲拔晋州，屯兵雞棲原。齊主以大軍至，憲懼，宵遁，爲齊兵躡，衆多敗散。素與驍將十餘人盡力苦戰，憲僅而獲免。齊平，加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

等到平定北齊之戰時，楊素請求率領部下擔任先鋒，武帝同意了，賜給他竹策説：“我準備大規模進軍，所以把竹策賜給你。”跟隨齊王宇文憲與北齊人在河陰交戰，因戰功分封爲清河縣子，授司城大夫之職。又跟隨宇文憲攻下晋州，率兵駐扎在雞棲原。北齊皇帝率領大軍來到，宇文憲害怕，夜間逃走了，被北齊兵追擊，部隊大都敗散。楊素與十幾名勇將苦戰，宇文憲這纔逃脱。北齊平定後，加官上開府，改封爲成安縣公。

尋從王軌破陳將吴明徹於吕梁，行東楚州事。封弟慎爲義安侯。陳將樊毅築城泗口，素擊走之，夷毅所築城。宣帝即位，襲父爵臨貞縣公，以弟約爲安成公。尋從韋孝寬徇淮南。

不久跟隨王軌在吕梁打敗陳朝的將領吴明徹，代理東楚州刺史事。封弟弟楊慎爲義安侯。陳朝的將領樊毅在泗口修築城堡，楊素打跑了他，鏟平了樊毅修築的城堡。宣帝繼位，繼承父親爵位臨貞縣公，讓弟弟楊約爲安成公。不久跟隨韋孝寬巡視淮南。

及隋文帝爲丞相，素深自結納，帝甚器之，以爲汴州刺史。至洛陽，會尉遲迥作亂，滎州刺史宇文胄據武牢應迥，素不得進。帝拜素大將軍，擊胄破之。還徐州總管，位柱國，封清河郡公，以弟岳爲臨貞公。及隋受禪，加上柱國，拜御史大夫。其妻鄭

等到隋文帝任丞相，楊素親密地和他結交，隋文帝非常器重他，任用他爲汴州刺史。走到洛陽，碰上尉遲迥作亂，滎州刺史宇文胄占據武牢關響應，楊素無法前進。隋文帝任命楊素爲大將軍，進攻打敗了宇文胄。改任徐州總管，官位柱國，封清河郡公，讓弟弟楊岳爲臨貞公。等到隋文帝接受禪位，加官爲上柱國，任命爲御史大

氏性妒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爲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免。

夫。他的妻子鄭氏生性嫉妒强悍，楊素生氣地説："我如果作天子，你一定作不了皇后。"鄭氏把這話上奏，因此被免職。

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計，未幾，拜信州總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二百匹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檣竿，并高百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黄龍，置兵百餘人。自餘平乘、舴艋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硤。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負勝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夜掩之。素親率黄龍十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從南岸擊欣别栅；令大將軍劉仁恩趣白沙北岸。比明而至，擊之，欣敗。虜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悦。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

皇上正要攻取江南。此前楊素向朝廷進獻攻取陳朝的計策，不久，便任命爲信州總管，賞賜給他百萬錢、千段錦、兩百匹馬赴任。楊素居住在永安，製造大戰艦，名叫五牙，上面起五層樓臺，高達一百多尺，前後左右設置六隻大槳，總共高一百五十尺，可容納戰士八百人，上面樹起旗幟。稍小的艦叫黄龍，可安置百餘名士兵。此外平乘、舴艋之類的船隻數量不一。等到大規模攻陳，任命楊素爲行軍元帥，率艦隊開往三硤。行到流頭灘時，陳朝的將領戚欣以青龍艦一百多艘守衛狼尾灘，以遏制隋軍的進路。這個地方險峻陡峭，將領們都感到害怕。楊素説："勝敗全在這一仗了，如果白天行船下去，對方一定會發現我們，灘頭水流迅急，船不能隨人操縱，那麽我們就會失去控制。"於是在夜間發動襲擊。楊素親自率領十艘黄龍艦，士兵銜枚出擊；派遣開府王長襲從南岸進攻戚欣的别營；命令大將軍劉仁恩奔赴白沙北岸。等到天亮時趕到，進攻陳軍，戚欣失敗。俘虜了他的士兵，安慰之後遣散，對民衆没有絲毫侵犯，陳國的百姓非常高興。楊素率領水軍東下，船艦浮滿了江面，旌旗蔽日。楊素坐在平乘大船上，容貌雄偉，陳國人遠遠望見他，恐懼地説："清河公就是江神。"

陳南康内史吕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岩綴鐵鎖三條，横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栅，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荆州之延洲，素遣巴蜑卒數千，乘五牙四艘，以檣竿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仲肅僅以身免。陳主遣其信州刺史顧覺鎮安蜀城，荆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而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請降。素下至漢口，與秦孝王會，乃還。拜荆州總管，進爵郢國公，真食長壽縣千户；以其子玄感爲

陳國的南康内史吕仲肅駐守岐亭，正面扼守江峽，在北岸繞山岩加三條鐵鎖，横截住長江上游，用來遏制戰船。楊素和仁恩一起登上陸地同時進攻，首先攻下栅營，仲肅的部隊夜間崩潰，楊素慢慢地去掉陳軍安置的鐵鎖。仲肅又占據了荆州江上的延洲，楊素派遣巴蜑的士兵幾千人，乘四艘五牙戰艦，用檣竿搗破敵人十餘戰艦，結果把陳軍打得大敗，仲肅獨自逃脱。陳國國君派遣他的信州刺史顧覺鎮守安蜀城，荆州刺史陳紀鎮守公安，他們都聞風而逃。巴陵以東的地方，没有人敢於守衛。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請求投降。楊素下到漢口，和秦孝王會師，這纔返回。任命爲荆州總管，升爵位爲郢國公，以長壽

儀同三司，玄奬爲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加之金寶；又賜陳主妹、女妓十四人。素言於上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逆人王誼前封郢，臣不願與同。"於是改封越國公。尋拜納言，轉内史令。

縣千户的貢賦爲食禄；以他的兒子玄感爲儀同三司，玄奬爲清河郡公；賜給他織物一萬段，粟一萬石，加上金銀寶物；又賜給他陳國國君的妹妹、女妓十四人。楊素上書説："里名勝母，曾子不進去，敵國王誼先前也曾被分封於郢，我不願與他相同。"因此改封爲越國公。隨即被任命爲納言，改任内史令。

俄而江南人李稜等爲亂，以素爲行軍總管討之。帝命平定日，男子悉斬，女婦賞征人，在陣免者從賤。賊朱莫問自稱南徐州刺史，以盛兵據京口。素舟師入自楊子津，進擊破之。晉陵顧世興自稱太守，與其都督鮑遷等復來拒戰，素逆擊破之，執遷，虜三千餘人。進擊無錫賊帥葉皓，又平之。吴郡沈玄懀、沈傑等以兵圍蘇州，刺史皇甫績頻戰不利，素率衆援之。玄懀勢迫，走投南沙賊帥陸孟孫。素擊孟孫於松江，大破之，禽孟孫、玄懀。黟、歙賊帥沈雪、沈能據栅自固，又攻拔之。

不久江南人李稜等人叛亂，任命楊素爲行軍總管前往討伐。隋文帝命令平定叛亂的時候，男子全都殺掉，婦女賞賜士兵，在陣地上俘虜的按賤隸處理。敵朱莫問自稱南徐州刺史，率大軍占據京口。楊素的水軍從楊子津進入，進攻打敗了他。晉陵人顧世興自稱太守，和他的都督鮑遷等人又來迎戰，楊素迎面進攻將他們打敗，抓住了鮑遷，俘虜三千多人。進攻無錫的叛軍首領葉皓，又平定了他。吴郡的沈玄懀、沈傑等率兵圍攻蘇州，刺史皇甫績多次進攻没有成功，楊素率部隊去支援他。玄懀勢力抵擋不住，逃奔南沙首領陸孟孫。楊素在松江進攻孟孫，把他打得大敗，活捉了孟孫、玄懀。黟、歙兩地的首領沈雪、沈能依據營栅堅守，楊素又攻下了它。

江浙賊高智慧自號東揚州刺史，吴州總管五原公元契鎮會稽，以其兵盛而降之。智慧盡屠其衆，契自殺。智慧有船艦千餘艘，屯據要害，兵甚勁。素擊之，自旦至申，苦戰破之。智慧逃入海。躡之，從餘姚泛海趣永嘉。智慧來拒戰，素擊走之。賊帥汪文進自稱天子，據東陽，署其徒蔡道人爲司空，守樂安。素進討，悉平之。又破永嘉賊帥沈孝徹。於是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郡，逐捕遺逸，前後百餘戰，智慧遁守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詔令馳傳入朝，加子玄感上開府，賜綵八千段。素以餘寇未殄，恐爲後患，又自請行。詔以素爲元帥，復乘傳至會稽。

江浙一帶的高智慧自稱東揚州刺史，吴州總管五原公元契鎮守會稽，向兵力强盛的高智慧投降。智慧把投降者全都殺了，元契也自殺。智慧有一千多艘戰艦，駐扎在險要地方，兵力很强。楊素進攻他，從早晨打到午後，苦戰打敗了他。智慧逃到海上。跟踪追擊，從餘姚入海開往永嘉。智慧前來抵抗，楊素進攻打退了他。敵首領汪文進自稱天子，占據東陽，委任他的部下蔡道人爲司空，守衛樂安。楊素前往討伐，全部平定了他們。又打敗了永嘉的叛軍首領沈孝徹。因此步行取道向天台進發，指向臨海郡，追捕逃竄的敵軍，前後作戰一百多次，智慧退守閩越。隋文帝因爲楊素長久勞頓在外，下詔令他乘驛站快馬入朝，給他的兒子玄感加官上開府，賞賜綵緞八千段。楊素因爲殘餘敵軍尚未消滅，恐成後患，又請求前往。下詔任命楊素爲元帥，再乘驛站快馬到會稽。

先是，泉州人王國慶，南安豪族

在這之前，泉州人王國慶，是南安的豪門大

也，殺刺史劉弘，據州爲亂。自以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伍。素泛海奄至，國慶遑遽，棄州走。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時南海先有五六百家，居水爲亡命，號曰游艇子，智慧、國慶欲往依之。素乃密令人説國慶，令斬智慧以自效。國慶乃斬智慧於泉州。自餘支黨悉降，江南大定。上遣左領軍將軍獨孤陀至浚儀迎勞。比到京師，問者日至。拜素子玄獎儀同，賜黄金四十斤，加銀瓶，實以金錢，縑三千段、馬二百匹、羊三千口、田百頃、宅一區。

族，殺了刺史劉弘，占據州城作亂。自認爲海路難行，不是北方人所能習慣的，不設置防守部隊。楊素泛海忽然趕到，國慶倉皇逃竄，放棄州城逃跑。楊素分派各路將領，水陸兩路追捕。當時南海先已有五六百户人家，漂流在水上逃亡，號稱爲游艇子，智慧、國慶想去投奔他們。楊素便暗中派人去游説國慶，讓他殺了智慧來立功贖罪。國慶便在泉州將智慧殺了。其餘的小股敵軍全都投降，江南完全平定。隋文帝派左領軍將軍獨孤陀到浚儀迎接犒勞。等到達京城，問候的人接連不斷。任命楊素的兒子玄獎爲儀同，賜給四十斤黄金，另加銀瓶，瓶裏裝滿金錢，縑三千段、馬二百匹、羊三千頭、田一百頃、宅院一座。

代蘇威爲尚書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素性疏而辯，高下在心，朝貴之内，頗推高熲，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臣，多被陵轢。其才藝風調，優於高熲；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熲遠矣。

代替蘇威爲尚書右僕射，和高熲兩人專管朝政。楊素生性粗疏而善辯，心中清楚高下之分，朝中的權貴們，楊素最推崇高熲，敬重牛弘，禮尊薛道衡；很輕視蘇威。其他的朝臣，很多都受他的凌辱。他的才能風度，比高熲要强；但是在忠心爲國，平允待人接物，體現出宰相的見識器量方面，比高熲則相差很遠。

尋令素監督仁壽宫，素遂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宫側時聞鬼哭。及宫成，上令高熲前視，奏稱頗傷綺麗，大損人丁。帝不悦。素懼，即於北門啓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宫别館，今天下太平，造一宫何足損費。"后以此理諭上，上乃解。於是賜錢百萬、綿絹三千段。

不久令楊素監督營造仁壽宫，楊素便夷平大山填起山谷，督工非常嚴酷，作工的人大多累死，宫旁經常能聽到冤鬼的哭聲。等到宫苑修成，皇帝令高熲前往視察，禀奏説修得過分華麗，耗損了太多的人力物力。皇帝不高興。楊素害怕，就到北門去啓奏獨孤皇后説："帝王的成規都修有離宫别館，現在天下太平，造一宫殿不能算鋪張浪費。"皇后用這道理勸説皇帝，皇帝便消除了心中的不悦。因而賜給他一百萬錢、綿絹三千段。

開皇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爲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之，賜物二千段、黄金百斤。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陣，騎在内。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達頭聞之，大喜，以爲天賜，下馬仰天而拜，率精

開皇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侵犯邊塞，任命楊素爲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征討，賜給物二千段、黄金一百斤。在此之前各路將領和少數民族交戰，總擔心少數民族的騎兵衝擊，都要用戰車和步騎兵相摻雜，和鹿角作成方陣，騎兵安置在方陣中間。楊素説："這是堅守的方法。"因此完全放棄了原先的方法，命令各軍成騎兵陣式。達頭聽説後，非常高興，認爲這是天賜良機，下

騎十餘萬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衆號哭而去。優詔賜縑二萬匹及萬釘寶帶，加子玄感位大將軍，玄奬、玄縱、積善并上儀同。

馬對天拜謝，率領精鋭騎兵十多萬人趕到。楊素奮起攻打，把敵人打得大敗，達頭身受重傷逃走，部衆號哭着離去。朝廷下詔書賜給他縑兩萬匹和萬釘寶帶，給他的兒子玄感加官大將軍，玄奬、玄縱、積善都加官上儀同。

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而還，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栗，有必死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録。至於他將，雖大功，多爲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

楊素很有權術謀略，看準時機進擊，變化無窮，但大致上治軍嚴整，有違犯軍令的，立即斬首無赦。每次臨戰前，都要找人的過失然後殺掉，多的時候一百多人，少的時候也有幾十人，流血都灑滿了面前，他仍有説有笑。等到開始交戰，先命一二百人衝向敵人，戰死就算了，如没有戰死退回，不問人數多少，全都殺掉；再命令二百人重新進攻，退回按老辦法處理。將士們腿都發顫，有必死的决心，因而戰無不勝，被稱爲名將。楊素當時富貴寵幸，他的意見没有人不聽從，那些跟隨他征戰的人，一點功勞也要受到奬賞。至於其他將領，即使有大功，也大多被文官斥退。所以楊素雖然嚴酷殘忍，將士也還是願意跟隨他。

二十年，晋王廣爲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爲長史，王卑躬交素。及爲太子，素之謀也。

開皇二十年，晋王楊廣任靈、朔道行軍元帥，楊素任長史，晋王卑下謙恭地交結楊素。他能做太子，就是因爲楊素的謀劃。

仁壽初，代高熲爲尚書左僕射，賜良馬十匹、牝馬二百匹、奴婢百口。其年，以素爲行軍元帥，出雲中擊突厥，連破之。突厥走，追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并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以功進子玄感位柱國，玄縱爲淮南郡公，賞物二萬段。

仁壽初年，代替高熲任尚書左僕射，賞賜良馬十匹、牝馬二百匹、奴婢一百。這一年，任命楊素爲行軍元帥，到雲中郡外去攻打突厥，連續取勝。突厥逃跑，追到天黑後追上了。準備重新開戰，恐怕敵人逃逸，命令自己的騎兵稍微後退，親自率領兩隊騎兵和兩名突厥降兵和突厥隊伍并肩而行，突厥人没有發覺。等到他們還没扎好營的時候，楊素催促後面的騎兵突然襲擊，把突厥打得大敗。從此以後突厥人遠逃，沙漠之南不再是夷人的地盤。因爲功勞晋升他的兒子玄感爲柱國，玄縱爲淮南郡公，賞物兩萬段。

及獻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於素。上善之，下詔曰："君爲元首，臣則股肱，共理百姓，義同一體。上柱國、尚書左僕射、仁壽宫大監、越國公素，志度恢弘，機鑒明遠，懷佐時之略，包經國之才。王業初基，

等到獻皇后去世，皇后陵墓的規模制度大多出自楊素。皇帝認爲他做得好，下詔書説："國君是元首，大臣則像股肱，共同治理百姓，在道理上是一體的。上柱國、尚書左僕射、仁壽宫大監、越國公楊素，志向弘大，見識清明深遠，胸懷輔佐國政的謀略，很有治理國家的才幹。大隋

霸圖肇建，策名委質，受脤出師，禽翦凶魁，克平虢、鄭。頻承廟算，揚旆江表；每稟戎律，長驅塞垣。南指而吴越肅清，北臨而獯獫摧服。自居端揆，參贊機衡，當朝正色，直言無隱。論文則詞藻從横，語武則權奇間出，既文且武，唯朕所命。任使之處，夙夜無怠。獻皇后奄離六宫，遠日云及，塋兆安厝，委素經紀。然葬事依禮，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於此。素義存奉上，情深體國，欲使幽明俱泰，永保無窮。以爲陰陽之書，聖人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慎。乃遍歷川原，親自占擇，志圖元吉，孜孜不已。遂得神皋福壤。營建山陵。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平戎定寇，比其功業，若不加褒賞，何以申兹勸勵？可别封一子義康郡公、邑萬户，子子孫孫承襲不絶，餘如故。”并賜田三十頃、絹萬匹、米萬石；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并綾錦五百段。

開創基業，霸業剛剛開始，接受委派，受命出兵，擒拿剪除首惡，一舉平定了虢、鄭。幾次接受朝命，前往江南征戰；經常稟奉軍令，長驅進入邊塞荒漠。向南則吴越的叛亂被肅清，往北則突厥邊夷被掃平。自從居宰輔之位，參預國家大事，在朝堂上言行端正，直言進諫無所隱諱。論文則才華横溢，論武則奇謀不斷，能文能武，聽命立功。處理事務，日夜不倦。獻皇后忽然永别六宫，遠行的日子已到，塋墓安葬之事，委托楊素經營。葬事要依照禮儀，祇要占卜山水適宜就行，至於吉凶，并不由此決定。楊素一向忠心事奉君主，專心報效國家，希望能使世間和陰間都平安，永保國家萬代。陰陽之書，聖人所作，禍福的道理，應該特别審慎。於是跑遍了山川平原，親自占卜考察，希望求得大吉大利，孜孜不倦。終於找到了神山福地，營造山陵。論楊素的心意，極爲忠孝，可與平定戎寇，比其功業，如果不加以表彰獎賞，怎能鼓勵這種行爲？可以另外分封他的一個兒子義康郡公、食邑萬户，子子孫孫繼承，其餘的官爵依舊。”同時賜給田三十頃、一萬匹絹、一萬石米；金鉢一個，裝滿金子；銀鉢一個，裝滿珠子；還有五百匹綾錦。

時素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紀及族父异并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勞，位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宫禁。有鮑亨者善屬文，殷胄者工草隸，并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没爲奴。親戚故吏，布列清顯。其盛近古未聞。煬帝初爲太子，忌蜀王秀，與素謀之，構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彧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唯兵部尚書柳述，以帝婿之重，數於上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言素作威作福。上漸疏忌之，後因出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

這時楊素的尊貴寵幸一天比一天隆盛。他的弟弟楊約、叔父文思、弟弟楊紀以及族叔楊异都是尚書、列卿，兒子輩没有汗馬功勞，官位都是柱國、刺史。家僮達數千人，後房穿綾羅綢緞的妓妾數以千計，高樓宅院華麗奢侈，規模和皇宫差不多。有一位叫鮑亨的善於寫文章，殷胄擅長草書隸書，兩人都是江南的文人，因參預高智慧的叛亂被没籍爲奴。親戚部下，都身居顯要地位。楊家的興盛自古少有。煬帝初爲太子，猜忌蜀王楊秀，和楊素密謀，捏造他的罪狀，後來竟將他廢除貶黜。朝臣中有違抗他意旨的，即使像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彧等人那樣忠心報國，楊素都要暗地中傷他。如果依附他或屬於他的親戚，即使没有一點才幹，也一定會提拔重用。朝中之人大都如此，没有不畏懼攀附他的。僅有兵部尚書柳述，因爲是皇帝的女婿，多次在皇帝面前當面駁斥楊素；大理卿梁毗，上表論述

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上賜王公已下射，素箭爲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巨萬以賜之。四年，從幸仁壽宮，宴賜重叠。

楊素作威作福。皇帝逐漸疏遠猜忌他，後來藉機下詔令說：“僕射，是國家的宰相，不能親自處理日常小事，衹需要三五天去一次尚書省議論大事。”表面上對他表示優待尊崇，實際則是削他的職權，一直到仁壽末年，都不再全權負責尚書省的事務。皇帝賜王公以下射藝，楊素射中的箭最多，皇帝親手把外國貢獻的價值連城的金精盤賞賜給他。四年，隨從皇帝游仁壽宮，宴會賞賜多次。

及上不豫，素與兵部尚書柳述、黄門侍郎元巖等入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寶殿，慮上有不諱，須豫防擬，乃手自爲書，封出問素。素條録事狀，以報太子。宫人潛送於上，上覽而大恚。所寵陳貴人又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謀之素，素矯詔追東宫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并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頗有異論。

等到皇帝病重，楊素和兵部尚書柳述、黄門侍郎元巖等人入宫侍候皇帝。這時皇太子入居大寶殿，擔心皇帝死去，必須預先防備安排，便親手寫了書信，密封送出去問楊素。楊素分條列出事項，以報告太子。宫人暗中把信送給了皇帝，皇帝看後十分氣憤。皇帝寵幸的陳貴人又對皇帝說太子無禮。皇帝於是發怒，準備召見被廢爲庶人的皇子楊勇。太子找楊素商議，楊素假托詔令追回東宫兵士帖呈送臺宿衛，宫門的進出，由宇文述、郭衍兩人指揮管理。又命令張衡進宫爲皇帝看病。皇帝就在這一天去世，因此對這件事有很多不同的説法。

會漢王諒反，遣茹茹天保往東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聃子并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比明擊之，天保敗，聃子懼，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帝於是以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討諒。時晋、絳、吕三州并爲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築絶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以奇兵深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聞素至，懼，棄城而走。進至清源，去并州三十里，諒率其將王世宗、趙子開、蕭摩訶等來拒戰，又擊破之，禽蕭摩訶。諒退保并州，素進兵圍之，諒窮而降，餘黨悉平。

正遇上漢王楊諒反叛，派茹茹天保前往東蒲州，燒斷了黄河上的河橋，又派王聃子合力拒守。楊素率領五千輕騎兵去襲擊，悄悄地在渭水口上夜渡，等到天亮發動進攻，天保被打敗，聃子害怕，獻上城投降。有詔書召楊素回京。當初楊素準備出發，估計很快打敗敵人，都和他估計的相同。皇帝因此任命楊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征討楊諒。當時晋、絳、吕三州都是楊諒的州將守備，楊素各派兩千人去牽制。楊諒派遣趙子開率十多萬人，隔斷了道路，駐扎在高壁，布戰陣五十里。楊素命令將領們率兵對峙，自己帶奇兵深入霍山，攀登懸崖絶谷前進，直逼楊諒的大營，一戰而把他打敗。楊諒任命的介州刺史梁脩羅駐扎在介休，聽説楊素來了，害怕，丢下城池逃跑。進軍到達清源，離并州三十里，楊諒率領他的將領王世宗、趙子開、蕭摩訶等人前來抵抗，又打敗了他們，活捉了蕭摩訶。楊諒撤退保守并州，楊素進軍圍攻，楊諒

帝遣素弟脩武公約齎手詔勞素，素上表陳謝。其月，還京師。從駕幸洛陽，以素領營東京大監。以平諒功，拜其子萬石、仁行、侄玄挺皆儀同三司，賚物五萬段、羅綺千匹、諒之妓妾二十人。

沒有退路而投降，他的餘黨全都平定。皇帝派楊素的弟弟脩武公楊約帶來手詔慰勞楊素，楊素上表表示感謝。當月，回到京城。侍從皇帝巡幸洛陽，以楊素兼任營造東京大監。因爲平定楊諒的功勞，任命他的兒子萬石、仁行、侄子玄挺都爲儀同三司，賞賜給他織物五萬段、綾羅綢緞一千匹、楊諒的妓妾二十人。

大業元年，遷尚書令，賜東京甲第一區、物二千段，尋拜太子太師，餘官如故。前後賞錫不可勝計。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真食二千五百户。其年病薨，謚曰景武，贈光禄大夫、太尉公、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城河内汲郡長平上黨西河十郡太守，給輼輬車、班劍三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臚監護喪事。帝又下詔立碑，以彰盛美。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氣穎拔，風韵秀上，爲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道衡嘆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若是乎！"《集》十卷。

煬帝大業元年，升任尚書令，賜給他東京的豪華住宅一座、織物兩千段，不久任命爲太子太師，其他的官職依舊。先後賞賜的財物無法計算。第二年，任命爲司徒，改封爲楚公，真正食禄二千五百户。這一年病逝，謚號爲景武，追贈爲光禄大夫、太尉公、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城河内汲郡長平上黨西河十郡太守，供給輼輬車、班劍三十人、前後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織物五千段，鴻臚卿監護喪事。煬帝又下詔爲楊素立碑，以表彰他的功德。楊素曾寫了一首七百字的五言詩贈送給番州刺史薛道衡，詞氣挺拔，韵律秀美，是一代傑作。没過多久就死了。道衡嘆息説："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這就是啊！"楊素有文集十卷。

素雖有建立策及平楊諒功，然特爲帝猜忌，外示殊禮，内情甚薄。太史言楚分野有大喪，因改封素於楚。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恒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慎。每語弟約曰："我豈須更活邪？"

楊素雖然有策立皇帝的功勞，以及平定楊諒的功勛，却特别被煬帝猜忌，表面上顯出特殊禮遇，内心根本没有感情。太史説楚地的分野顯出有大喪事的天象，便改封楊素爲楚國公。病重的時候，煬帝經常令名醫爲他看病，賜給他上等的藥物，但却暗中問醫生，總擔心楊素不死。楊素知道自己的名譽地位都到了頂點，不肯服藥，也不調養保重。經常對弟弟楊約説："我難道還需要再活下去嗎？"

素貪財貨，營求產業，東西京居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會之處，邸店水磑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之。子玄感。

楊素貪錢財，營求產業，東西兩京的住宅奢侈華麗，早晨拆了晚上修復，不斷地修繕，以致各地城市，他的店鋪住宅水碓田地達千百處。當時人因此而看不起他。兒子玄感。

楊玄感

玄感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痴，唯素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痴也。"及長，美鬚髯，儀貌雄俊，好讀書，便

玄感大器晚成，人們多説他痴呆，衹有楊素經常對親近的人們説："這孩子不痴。"等到他長大，鬚髮豐美，儀表英俊，喜好讀書，會騎馬射

騎射。弱冠，以父軍功位柱國，與其父俱爲第二品，朝會則齊列。後文帝命玄感降一等，玄感拜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庭獲展私敬。"初拜郢州刺史，到官潛布耳目，察長吏能不，纖介必知，吏人敬服，皆稱其能。後轉宋州刺史，父憂去職。歲餘，拜鴻臚卿，襲爵楚公，遷禮部尚書。性雖驕倨，而愛重文學，四海知名之士多趨其門。

箭。二十歲時，因爲父親的軍功官位至柱國，與他的父親同屬第二品，朝中集會站在同列。後來文帝命令玄感降一等，玄感下拜感謝說："想不到陛下這樣寵愛我，允許我在朝廷中表示內心的尊敬。"剛任郢州刺史，到任暗中派出耳目，考察長吏們的才能高低，一點小事也清清楚楚，官吏僕人都敬佩服從，全稱贊他的才能。後來改任宋州刺史，遇父親去世離職。一年多後，任鴻臚卿，繼承爵位楚公，升遷爲禮部尚書。性格雖然倨傲，但愛好看重文士，全國著名的文士多投奔他的門下。

後見朝綱漸紊，帝又猜忌日甚，內不自安，遂與諸弟潛謀廢帝立秦王浩。及從征吐谷渾，還至達斗拔谷，時從官狼狽，玄感欲襲擊行宮。其叔慎曰："士心尚一，國未有釁，不可圖也。"玄感乃止。時帝好征伐，玄感欲立威名，陰求將領，以告兵部尚書段文振。振以白帝，帝嘉之，謂群臣曰："將門有將，故不虛也。"於是賚物千段，禮遇益隆，頗預朝政。

後來看到朝中日益紊亂，皇帝又對大臣的猜忌一天比一天重，心中自覺不安，於是和弟弟們暗中謀劃廢黜煬帝立秦王楊浩。等到跟隨出征吐谷渾，返回到達斗拔谷，當時隨從的官員都狼狽不堪，玄感想要襲擊行宮。他的叔父楊慎說："人心還是一致的，國家也没有亂兆，不能妄動。"玄感便停下來。當時煬帝喜歡征伐，玄感想建立威名，暗中請求要帶兵打仗，把想法告訴了兵部尚書段文振。段文振又把這件事告訴了煬帝，煬帝贊賞他，對群臣說："將門出虎子，真是不假啊。"因此賞給他織物一千段，禮節待遇一天比一天高，經常參預朝政。

帝征遼東，令玄感於黎陽督運，遂與武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不時進發。帝遣使者逼促，玄感揚言曰："水路多盜，不可前後而發。"其弟武賁郎將玄縱、鷹揚郎將萬石并從幸遼東，玄感潛遣人召之。時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城，軍未發。玄感無以動衆，乃遣家奴僞爲使，從東方來，謬稱護失軍期而反。玄感遂入黎陽縣，閉城大募男夫，於是取帆布爲牟甲，署置官屬皆準開皇之舊。移書傍郡以討護爲名，令發兵會於倉所。以東光縣尉元務本爲黎州刺史，趙懷義爲衛州刺史，河內郡主簿唐禕爲懷州刺史。有衆且一萬，將襲洛陽。唐禕至河內，

煬帝征伐遼東，命令玄感在黎陽督運，便和武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人密謀，不按時進發。煬帝派使者逼問催促，玄感揚言說："水路强盜多，不能分開發運。"他的弟弟武賁郎將玄縱、鷹揚郎將萬石也都跟從皇帝巡幸遼東，玄感暗中派人招他們。當時來護兒率水軍從東萊出發，準備駛進海洋去平壤城，軍隊還未出發。玄感没有辦法發動軍隊，便派家奴僞裝成使者，從東方過來，謊稱來護兒延誤軍期而謀反。玄感因此進入黎陽縣，閉上城門大量招募男丁，尋找來帆布做成鎧甲，設置官僚都按照文帝開皇年間的舊例。移送文書到旁邊的郡縣打着討伐來護兒的名義，命令他們派兵在倉所會師。任命東光縣尉元務本爲黎州刺史，趙懷義爲衛州刺史，河內郡主簿唐禕爲懷州刺史。有兵力將近一萬人，準備襲擊洛陽。唐禕到達河內，飛奔到洛陽報告。

馳往東都告之。越王侗、户部尚書樊子蓋等勒兵備禦。脩武縣人相率守臨清關，玄感不得濟，遂於汲郡南度河。從亂如市，數日，屯兵上春門，衆至十餘萬。子蓋令河南贊務裴弘策拒之，弘策戰敗，父老競致牛酒。

玄感屯兵尚書省，每有誓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巨萬金，至富貴，無所求也。今者不顧破家滅族者，爲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耳。"衆皆悦，詣轅門請自效者日數千。及與樊子蓋書曰：

> 夫建忠立義，事有多途，見機而作，蓋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於桐宮，霍光廢劉賀於昌邑，此并公度内，不能一二披陳。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造兹區宇，在璇璣以齊七政，握金鏡以馭六龍，無爲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乂。今上纂承寶曆，宜固洪基，乃自絶于天，殄人敗德。頻年肆眚，盗賊於是滋多；所在修營，人力爲之凋盡。荒淫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耽玩鷹犬，禽獸皆離其毒。朋黨相扇，貨賄公行，納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轉輸不息，徭役無期，士卒填溝壑，骸骨蔽原野，黄河之北則千里無烟，江、淮之間則鞠爲茂草。
>
> 玄感世荷國恩，位居上將。先公奉遺詔曰："好子孫爲我輔弼之，惡子孫爲我屏黜之。"所以上稟先旨，下順人心，廢此淫昏，更立明哲。今四海同心，九有咸應，士卒用命，如赴私仇，人庶相趨，義形公道。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獨守孤城，勢何支久？願以黔黎在念，社稷爲

越王楊侗、户部尚書樊子蓋等人指揮軍隊防禦。脩武縣的民衆紛紛防守臨清關，玄感無法過去，便在汲郡南面渡過黄河。追隨他的人像趕集市一樣多，幾天之内，駐軍上春門，兵力達十多萬人。子蓋命令河南贊務裴弘策抵禦，弘策戰敗，父老鄉親競相送來牛和酒。

玄感駐兵尚書省，經常對部衆發誓説："我身爲上柱國，家中財産有萬金，已大富大貴，没有什麽别的追求了。今天之所以不顧破家滅族，是爲了解救天下百姓倒懸之急，救民衆的性命。"衆人聽了非常高興，到軍營門前請求殺敵立功的人每天達數千人。他寫信給樊子蓋説：

> 建立忠義大節，途徑多種多樣，見機行事，不可一概而論。從前伊尹將太甲流放到桐宫，霍光廢劉賀爲昌邑王，這些您心中熟知，不需我一一陳述。高祖文皇帝開始稟承天命，建立了大隋，北斗七星對應七政，明大道而統馭天下，無爲而治而大化流行，垂拱而天下治理得很好。現在的皇帝篡奪到寶位，本應設法鞏固大業，却自絶於天，殘害民衆敗壞天德。年年滋事生非，盗賊從來没有現在這樣多；到處修建宫苑，百姓的精力被耗盡。荒淫酒色，百姓的兒女遭他侵害；沉迷於游獵，禽獸都要受他的毒害。又朋黨相結，賄賂成災，采納奸邪之人的主意，杜絶正直之士的言路。加之不停地轉運徵調，徭役連續不斷，士兵都死在溝壑之中，骸骨遮蓋了原野，黄河以北已千里没有人烟，江淮之間則村野長滿荒草。
>
> 玄感世代蒙受國家的恩寵，官位在上等行列。先公曾受文帝的遺詔説："好子孫要爲我輔佐，不好的就給我廢黜。"所以我現在要稟承先帝的旨意，順應百姓的心願，廢掉這昏淫的君主，另立聖明的賢君。現在天下同此心願，九州都起來響應，士兵們奮不顧身，就像去報自家的私仇，人民争着前來投奔，可見此舉代表了天下的公道。天意和人心，一看就可以知道。如今您一個人守着

心，勿拘小禮，自貽伊戚。誰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潸然，言無所具。

孤城，這種情形怎麽會支持很久？希望您能心中以哀憐百姓爲重，把國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不要拘於小禮，自己招致遺憾。誰想到我們的國家，一下子變成了這樣！我拿起筆淚流滿面，不知從何説起。

遂進逼東都城。

於是進軍逼近洛陽城。

刑部尚書衛玄率衆自關中來援東都，以步騎二萬度瀍、澗挑戰。玄感僞北，玄逐之，伏兵發，前軍盡没。後數日，玄復與玄感戰。兵始合，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玄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大潰，擁八千人而去。玄感驍勇多力，每戰，親運長矛，身先士卒，喑嗚叱咤，所當莫不震懾，論者方之項羽。又善撫馭，士樂致死。由是戰無不捷。玄軍日蹙，糧又盡，乃悉衆决戰，陣於北邙，一日間戰十餘合。玄感弟玄挺中流矢而斃，玄感稍却。樊子蓋復遣兵攻尚書省，又殺數百人。

刑部尚書衛玄率部衆從關中來援救東都，出動步騎兵兩萬人渡過瀍、澗水前來挑戰。玄感假裝敗北，衛玄追趕，伏兵出，衛玄的前軍覆没。過了幾天，衛玄又來與玄感交戰。兩軍剛交戰，玄感設計讓人大叫説："官軍已捉住玄感了。"衛玄的軍隊有些懈怠，玄感率數千騎兵乘機出擊，官軍大敗，衛玄帶八千人退走。玄感驍勇有力氣，每次交戰，親手舉着長矛，身先士卒，怒吼一聲，阻擋他的人都要嚇得發抖，有人把他比成項羽。又很會優撫駕馭士兵，戰士都願爲他拼命。因此戰無不勝。衛玄的軍隊越來越不利，糧食又没有了，便調動全部人馬來决戰，在北邙山布陣，一天之内交戰十多次。玄感的弟弟玄挺身中流箭而喪命，玄感稍稍後退。樊子蓋又派兵進攻尚書省，又殺死幾百人。

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武衛將軍屈突通屯河陽，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發兵繼進，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復來赴援。玄感與前户部尚書李子雄計曰："屈突通曉兵事，若度河則勝負難决，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果進。通遂濟河，軍於破陵。玄感爲兩軍，西拒衛玄，東拒屈突通。子蓋復出兵大戰，玄感軍頻北。復與子雄計，子雄勸之直入關中，開永豐倉振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争天下，此亦霸王之業。

煬帝派武賁郎將陳稜到黎陽進攻元務本，武衛將軍屈突通駐守河陽，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發兵緊跟前進，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又趕來增援。玄感與以前的户部尚書李子雄商議："屈突通懂得軍事，如果等他渡過黄河就會勝負難定，不如分派軍隊去阻擊他。屈突通渡不過黄河，那麽樊、衛地區的官軍就失去了援助。"玄感認爲他説得對，準備阻擊屈突通。子蓋得知玄感的計謀，多次進攻玄感的大營，玄感最終無法前進。屈突通得以渡過黄河，駐扎在破陵。玄感把軍隊分成兩支，西面抗擊衛玄，東面抗擊屈突通。子蓋又出兵大戰，玄感的軍隊多次敗北。再與子雄商議，子雄勸他直接進軍關中，打開永豐倉賑濟貧困乏糧的百姓，三輔地區指日可待。據有國家的倉庫，再向東面來争奪天下，這也是霸王的基業。

會華陰諸楊請爲鄉導，玄感遂釋洛陽，西圖關中。宣言已破東都，取

正趕上華陰的楊氏成員來請求任嚮導，玄感便放棄了洛陽，向西謀劃攻取關中。揚言已攻下

關西。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宮，父老遮説玄感曰："宫城空虚，又多積粟，攻之易下。進可絶敵人之食，退可割宜陽之地。"玄感以爲然，留攻三日，城不下，追兵遂至。玄感西至閿鄉，上槃豆，布陣亘五十里，與官軍且戰且行，一日三敗。復陣於董杜原，諸軍大敗之。玄感獨與十餘騎竄林木間，將奔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懼而返走。至葭蘆戍，窘迫，獨與弟積善步行，謂積善曰："事敗矣，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殺之，因自刺不死，爲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其尸於東都市，三日，復臠而焚之。餘黨悉平。

東都，進攻關西。宇文述等各路官軍追趕上來。到達弘農宫時，當地父老攔住玄感説："這裏的宫城守備空虚，又積聚有很多糧食，很容易攻下。進軍則斷絶敵人的糧食，退守則可以割據宜陽地盤。"玄感認爲有道理，停留進攻了三天，城仍未攻下，結果追兵趕到。玄感西行到閿鄉，登上槃豆，布下長陣五十里，與官軍一邊打一邊走，一天三次被打敗。又在董杜原布陣，各路軍隊都被打得大敗。玄感和十多名騎兵逃竄到樹林中，想投奔上洛。追趕的騎兵趕到，玄感大聲喝斥，都害怕他而往回跑。來到葭蘆戍，追逼得走投無路，獨自一人和弟弟積善步行，對積善説："我們失敗了，我不願接受被人砍頭的侮辱，你可以把我殺了。"積善殺了他，刺自己一刀但没有刺死，被追兵抓住，和玄感的人頭一同送到了煬帝臨時駐地，在東都街市將他的尸首肢解，過了三天，又割碎了再焚燒。其餘的同黨全部被平定了。

其弟玄奬爲義陽太守，將歸玄感，爲郡丞周旋玉所殺。玄縱弟萬石，自帝所逃歸，至高陽，止傳舍，監事許華與郡兵執之，斬於涿郡。萬石弟仁行，官至朝議大夫，斬於長安。并具梟磔。公卿請改玄感姓爲梟氏，詔可之。

他的弟弟玄奬任義陽太守，準備投奔玄感，被郡丞周旋玉所殺。玄縱的弟弟萬石，從煬帝的駐地逃回，到達高陽，住在驛站裏，監事許華和郡兵抓住了他，在涿郡殺死。萬石的弟弟仁行，官位至朝議大夫，在長安被殺，同時都被分尸示衆。公卿百官請求改玄感的姓爲梟氏，煬帝下詔同意。

玄感之亂，有趙元淑者預謀，誅。又有劉元進，亦舉兵應之。

玄感作亂的時候，有個叫趙元淑的人參與密謀，被殺。又有個人叫劉元進，也起兵響應玄感。

趙元淑

元淑，博陵人。父世模，初從高寶寧，後以衆歸周，授上開府，寓居京兆之雲陽。隋文帝踐阼，恒典宿衛。後從晋王伐陳，力戰而死。朝廷以其身死王事，以元淑襲父本官，賜物三千段。

元淑，是博陵人。父親世模，起初跟隨高寶寧，後來率部衆投奔北周，授上開府，寓居京兆的雲陽。隋文帝登基，長期負責宿衛。後來跟隨晋王征伐陳國，奮力作戰而死。朝廷因爲他是爲國事而死，讓元淑繼承父親原先的官位，賜給他織物三千段。

元淑性疏誕，不事產業，家徒壁立。後授驃騎將軍，將之官，無以自給。時長安富人宗連家累千金，仕周爲三原令，有季女，慧而有色。連每

元淑的性格放蕩不羈，不經營産業，家徒四壁。後來授予他驃騎將軍之職，將要赴任，没有費用。長安的富人宗連積聚有千金，在北周做官任三原令，有個小女兒，聰明又美麗。宗連總在

求賢夫，聞元淑，請與相見。連有風儀，美談笑，元淑亦慕之。及至其家，服玩居處，擬於將相，酒酣，奏女樂，元淑所未見也。及出，連又致殷勤。元淑再三來，宴樂更侈於前。因問所須，盡買與之，元淑致謝，連復拜求以女妻之。元淑感而納焉，遂爲富人。

爲她找個好夫婿，聽説元淑的情況，請求與他相見。宗連有風度儀表，談笑動人，元淑也敬慕他。等到了宗家，服飾玩好居住條件，可和將相相比，喝酒高興之際，演奏女樂，都是元淑所不曾見到的。等到出門，宗連又向他獻上殷勤之意。元淑多次前來，宴會女樂比以前更豪奢。問元淑需要什麽，全給他買來，元淑向他表示謝意，宗連又相求把女兒嫁給他。元淑受感動答應了，因此成爲富人。

從楊素平楊諒，以功進位柱國，歷德州刺史、潁川太守，并有威惠。入爲司農卿。玄感有異志，遂與結交。遼東之役，領將軍、典宿衛，加光祿大夫，封葛國公。明年，帝復征高麗，以元淑鎮臨渝。及玄感作亂，其弟玄縱自駕所逃歸，路經臨渝。元淑出其小妻魏氏見玄縱，對宴極歡，因與通謀，并受玄縱賂遺。及玄感敗，人有告其事者，帝以屬吏，元淑及魏氏俱斬於涿郡，籍没其家。

跟隨楊素征討楊諒，因軍功晋升官位爲柱國，歷任德州刺史、潁川太守，都享有威望恩德。入朝任司農卿。玄感有不軌的圖謀，於是同他結交。遼東之戰，他兼任將軍、負責宿衛，加官光祿大夫，封爵位爲葛國公。第二年，煬帝又征戰高麗，讓元淑鎮守臨渝。等到玄感發動叛亂，他的弟弟玄縱從煬帝跟前逃回，路過臨渝。元淑把他的小妻魏氏帶出來見玄縱，與他一塊宴飲盡歡，趁機和他共同謀劃，并接受了玄縱的賄賂。等到玄感失敗，有人告發他的事情，煬帝把他交給法官處理，元淑和魏氏一并在涿郡斬首，没收其家財。

劉元進

元進，餘杭人。少好任俠，爲州里所宗，兩手各長尺餘，臂垂過膝。屬遼東之役，百姓騷動，元進自以相表非常，遂聚亡命。會玄感起於黎陽，元進應之。旬月，衆至數萬，將度江而玄感敗。吴郡朱燮、晋陵管崇亦舉兵，有衆七萬，共迎元進，奉以爲主，據吴郡，稱爲天子，以燮、崇俱爲僕射，署百官。帝令將軍吐萬緒、光祿大夫魚俱羅討焉。爲緒所敗，朱燮戰死。俄而緒、俱羅并得罪。江都郡丞王世充發兵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拂竹木皆有聲，至吴郡而落于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徑丈餘。數日，失石所在。世充度江，元進遣兵人各持茅，因風縱火。世充大

元進，餘杭人。從小喜歡仗義行俠，被家鄉人所推崇，兩手各有一尺多長，手臂下垂過膝。正趕上遼東之役，老百姓騷動紛亂，元進自認爲自己相貌不同尋常，於是聚集亡命之徒。正遇玄感從黎陽起兵，元進便起來響應他。十天半月之間，部衆達到數萬人，準備渡江而玄感失敗。吴郡人朱燮、晋陵人管崇也起事，有部衆七萬，共同迎接元進，推奉他爲首領，占據吴郡，自稱天子，任命朱燮、管崇爲僕射，建置百官。煬帝命令將軍吐萬緒、光祿大夫魚俱羅前往征討。元進被吐萬緒打敗，朱燮戰死。不久吐萬緒、俱羅都獲得罪名。江都郡丞王世充發兵攻打他們。有一顆大流星墜落在江都，還没掉到地面而朝南飛去，過竹木時摩擦有聲，到吴郡纔落到地面。元進厭惡這顆流星，命令挖地二丈深，得到一塊石頭，直徑一丈多。幾天後，不知石頭到哪裏去了。世充渡過長江，元進派士兵每人手持茅草，

懼，將棄營。遇反風火轉，元進衆懼燒而退，世充大破之。元進及崇俱爲世充所殺。世充坑其衆於黄亭澗，死者三萬人。

藉風放火。世充十分恐懼，正準備棄營逃走。恰好遇上風反轉了方向，元進的士兵怕火燒到自己而退走，世充將他打得大敗。元進和管崇都被世充所殺。世充在黄亭澗坑殺了元進的部衆，死亡達三萬人。

其後董道冲、沈法興、李子通等并乘此而起。

後來董道冲、沈法興、李子通等人都乘機起兵。

楊約

素母弟約。約字惠伯。童兒時嘗登樹，墜地爲查傷，由是竟爲宦者。性如沈静，内多譎詐，好學强記。素友愛之，凡有所爲，先籌於約而行。在周末，以素軍功賜爵安成縣公，拜上儀同三司。文帝受禪，歷位長秋卿、鄜州刺史、宗正、大理二少卿。

楊素的同母弟弟楊約。楊約字惠伯。兒童時曾經爬樹，掉到地上被樹碰傷，結果成了一名失去性能力的閹人。性格沉静，内心多詐謀，好學記憶力强。楊素對他很友愛，凡是要做的事，都和楊約謀劃。在北周末年，因爲楊素的軍功賜給他爵位安成縣公，爲上儀同三司。文帝接受禪讓，歷任長秋卿、鄜州刺史、宗正、大理二少卿。

時皇太子無寵，晋王廣規奪宗，以素幸於上而雅信約，乃用張衡計，遣宇文述大以金寶賂約，因通王意，説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兄弟功名蓋世，用事有年，朝臣爲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宫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群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晋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鏤銘於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以白素。素本凶險，聞之大喜，乃撫掌曰："吾智慧殊不及此，賴汝起余。"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托，則匪惟長保榮禄，傳祚子孫。又晋王傾身禮士，聲名日盛，躬履節儉，有主上之風，以約料之，必能安天下。兄若

這時皇太子不受寵幸，晋王楊廣正計劃奪取太子之位，因爲楊素受皇帝信任而又相信楊約，於是采用張衡的計謀，派宇文述帶大量珍寶賄賂楊約，通过他轉達晋王的心願，勸説他説："守行正道，原本是作爲人臣的常規；回到經典以求符合大義，也是通達之士的好計策。自古以來的賢人君子，没有人不是隨時代變化，以避免禍患。您的兄弟功名蓋世，參預朝廷大事已有多年，朝中的大臣屈服楊家的人，難道還數得清嗎？又皇太子因爲他的心願不能實現，經常對執政者心懷憤恨。您雖自己與皇上交結，但朝中想危害您的人也很多。皇上一旦去世，您將從哪裏獲得庇護？現在皇太子失去皇后的寵愛，皇帝早有廢黜太子的心意，這也是您所知道的事實。現在如果請求立晋王爲太子，衹要您兄長的一句話就行了。如果能在這時建立大功，晋王一定會刻骨銘心地感激，這是去累卵之危，而成就泰山一樣的安全。"楊約認爲他説得有理，把這件事告訴了楊素。楊素本來凶險，聽了非常高興，於是拍手説："我的智慧絶對想不到這上頭去，幸虧你提醒我。"楊約知道他的計劃將要實行，又對楊素説："現在皇后的話，皇上没有不聽的，應該藉機會，早些結托，這樣不僅可以永保榮華富

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廢。

貴，也可以給子孫留傳福祚。又晉王盡心禮接士人，名聲一天天大，行爲節儉，有做皇帝的風度，依我估計，一定可以安定天下。哥哥如果遲疑，一旦發生變故，讓皇太子當政，恐怕災禍馬上就會來到。”楊素便按他的計策行事，太子果然被廢黜。

及晉王入東宫，引約爲左庶子，封脩武公，進位大將軍。及帝崩，遣約入京，易留守者，縊殺庶人勇，然後陳兵發凶問。煬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即位數日，拜内史令。約有學術，兼達時務，帝甚任之。後加右光禄大夫。

等到晉王立爲太子，引用楊約爲左庶子，封爲脩武公，晋升爲大將軍。等到文帝去世，派楊約趕到京城，變换了留守京城的人員，將廢黜爲庶人的楊勇吊死，之後纔布置好軍隊宣布文帝去世的消息。煬帝聽説此事後説：“好兄長的弟弟，果然能當重任。”登基幾天，就任命楊約爲内史令。楊約有計謀，同時又通達事務，煬帝對他很信任。後來加官爲右光禄大夫。

及帝在東都，令約詣京師享廟，行至華陰，見其先墓，遂枉道拜哭，爲憲司所劾，坐免官。尋拜淅陽太守。其兄子玄感時爲禮部尚書，與約恩義甚篤，既愴分離，形於顔色。帝謂曰：“公比憂瘁，得非爲叔也?”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旨。”帝亦思約廢立功，由是徵入朝。未幾卒，以素子玄挺後之。

等到煬帝去了東都，命令楊約到京城去祭廟，走到華陰時，見到楊家的祖墓，便繞道去拜哭，被司法官彈劾，判罪免官。不久任命爲淅陽太守。他的侄子玄感當時任禮部尚書，和楊約的情誼深厚，對叔侄的分離很感傷，很不高興。煬帝對他説：“你最近憂心憔悴，該不是爲了你叔父的事吧?”玄感兩次下拜流淚説：“確實如皇上所言。”煬帝也想到楊約廢太子立自己的功勞，因此將他徵召入朝。没多久去世，將哥哥的兒子玄挺作爲他的後嗣。

穆字紹叔，暄弟也。仕魏，華州别駕。孝武末，弟寬請以澄城縣伯讓穆，詔許之。終于并州刺史，贈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

楊穆字紹叔，是楊暄的弟弟。在北魏做官，任華州别駕。孝武末年，弟弟楊寬請求把澄城縣伯的爵位讓給楊穆，下詔令同意了。在并州刺史的位上去世，追贈爲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

楊儉 楊异

穆弟儉，字景則，偉容儀，有才行。位北雍州刺史，政尚寬惠，夷夏安之。後從破齊神武於沙苑，封夏陽縣侯，位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卒，謚静。

楊穆的弟弟楊儉，字景則，儀表魁偉，有才能德行。任北雍州刺史，爲政寬厚仁惠，漢人和少數民族都安居樂業。後來跟隨出征沙苑打敗齊神武，封爲夏陽縣侯，任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去世，謚號静。

子异，字文殊，美風儀，有器局，髫齔就學，日誦千言，見者奇之。九歲丁父憂，哀毁過禮，殆將滅性。及免喪之後，絶慶吊，閉户讀書，數年之間，博涉書記。周閔帝

兒子楊异，字文殊，風度儀表很美，有器度才幹，幼年開始學習，每天背誦千言，見到的人都感到驚奇。九歲父親去世而守喪，哀傷毁身過分，幾乎滅性傷身。等到服完喪之後，謝絶人事，閉門讀書，幾年之内，廣泛涉獵文史書籍。

時，爲寧都郡太守，甚有能名，賜爵樂昌縣子，後數以軍功進爵爲侯。隋文帝作相，行濟州事，及踐阼，拜宗正少卿，加上開府。蜀王秀之鎮益州也，朝廷盛選綱紀，以异方直，拜益州總管長史，尋遷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後歷宗正卿、刑部尚書，出爲吴州總管，甚有能名。時晉王廣鎮揚州，詔令异每歲一與王相見，評論得失，規諫疑闕。卒於官。子虔遜。

北周閔帝的時候，任寧都郡太守，很有能幹的名聲，賞賜給他爵位樂昌縣子，後來多次因軍功晋升爵位爲侯。隋文帝作丞相時，代理濟州刺史，等到隋文帝登基，任命他爲宗正少卿，加官上開府。蜀王楊秀鎮守益州，朝廷廣泛選用遵紀守法的官吏，因爲楊异方正端直，任命爲益州總管長史，不久升任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後來歷任宗正卿、刑部尚書，外任吴州總管，很有能幹的名譽。當晋王楊廣鎮守揚州，下詔命令楊异每年與晋王見一次面，評論得失，規勸晋王的過失。在官任上去世。兒子虔遜。

楊寬

寬字蒙仁，儉弟也。少有大志，每與諸兒童游處，必擇高大之物坐之，見者咸異焉。及長，頗解屬文，尤尚武藝。弱冠，除奉朝請。父鈞出鎮恒州，請隨從展效，乃授高闕戍主。既而蠕蠕亂，其主阿那瓌奔魏，魏帝詔鈞衛送，寬亦從行。時北邊賊起，攻圍鎮城。鈞卒，城人等推寬守禦。尋而城陷，寬乃北走蠕蠕，後討六鎮賊破，寬始得還朝。

楊寬字蒙仁，是楊儉的弟弟。從小有遠大的志向，每次與小孩們游戲，一定要選擇高大之物坐在上面，看到的人都感到驚異。等到長大，很懂得寫文章的方法，尤其愛好武藝。二十歲，爲奉朝請。父親楊鈞外出鎮守恒州，請求跟隨前往立功，於是被授以高闕戍主。不久蠕蠕發生内亂，蠕蠕國王阿那瓌投奔北魏，北魏皇帝下詔讓楊鈞護衛他回國，楊寬亦跟隨出發。當時北方邊境叛軍四起，圍攻邊鎮。楊鈞去世，城中人推舉楊寬守禦。不久城被攻破，楊寬北逃蠕蠕國，後來討伐打敗了六鎮的叛軍，楊寬纔得以回歸。

廣陽王深與寬素相昵，深犯法得罪，寬被逮捕，孝莊時爲侍中，與寬有舊，藏之於宅，遇赦得免。除宗正丞。北海王顥少相器重，時爲大行臺北征葛榮，欲啓寬爲左丞。寬辭以孝莊厚恩未報，義不見利而動。顥未之許，顥妹婿李神軌謂顥曰："匹夫猶不可奪志，況義士乎。"乃止。

廣陽王元深和楊寬一向親昵，元深因爲犯法被治罪，楊寬被逮捕，孝莊帝當時任侍中，與楊寬有老交情，把他藏在家裏，遇到大赦免罪。任宗正丞。北海王元顥從小就器重他，當時爲大行臺到北方征討葛榮，想要起用楊寬任自己的左丞。楊寬以還没有回報孝莊帝的厚恩，不該見利而動爲出推辭。元顥没有答應，元顥的妹夫李神軌對元顥説："匹夫尚且不能改變志向，何況守義的義士呢。"便作罷。

孝莊踐阼，累遷洛陽令，以都督從太宰、上黨王元天穆討平邢杲。師未還，屬元顥入洛，莊帝出居河内，天穆懼，集諸將謀之。寬勸天穆徑取成皋，會兵伊、洛。天穆然之，乃趣成皋，令寬與尒朱兆爲後拒。尋以衆議不同，乃回赴石濟。寬夜行失道，

孝莊帝登基，楊寬多次升遷爲洛陽令，以都督的身份跟隨太宰、上黨王元天穆征討平定邢杲。軍隊還未返回，正趕上元顥攻進洛陽，莊帝出奔住在河内，天穆害怕，召集諸將商議。楊寬勸天穆直接攻取成皋，率兵在伊、洛會師。天穆認爲他説得對，便向成皋進兵，命令楊寬和尒朱兆作爲後隊。不久因爲衆人的意見不一，又開回

遂後期，諸將咸言寬少與北海周旋，今不來矣。天穆答曰："楊寬非輕去就者也，吾當爲諸君明之。"言訖，候騎白寬至。天穆撫髀而笑曰："吾固知其必來。"遽出帳迎，握其手曰："是所望也。"與天穆俱謁孝莊於太行。仍爲都督，從平河内，進圍北中。時梁陳慶之爲顥勒兵守北門，天穆駐馬圍外，遣寬至城下説慶之，不答，久之乃曰："賢兄撫軍在，頗欲相見不?"寬答："僕兄既力屈凶威，迹淪逆黨，人臣之理，何煩相見。"天穆聞之，自此彌敬。

到石濟。楊寬夜間行軍走錯了路，結果超過了規定的日期，將領都説楊寬從小和北海王交往，如今一定不會來了。天穆回答説："楊寬不是那種輕易去就的人，我將爲你們證明這一點。"話剛説完，偵察騎兵就報告楊寬到了。天穆拍大腿笑着説："我就知道他一定會來。"立即出營帳去迎接，握着他的手説："這正是我所希望的。"和天穆一起去太行拜謁孝莊帝。任都督，跟隨平定河内，進而圍攻北中。當時梁朝陳慶之爲元顥指揮軍隊守衛北門，天穆勒馬站在圍外，派楊寬到城下説降慶之，慶之不回答，很久纔回答説："你的哥哥撫軍在這裏，你想見見他嗎?"楊寬回答説："我的哥哥已經力屈叛軍，已淪落爲逆黨，根據人臣之理，哪裏用得着相見。"天穆聽了這話，從此對他更加敬佩。

孝莊反正，除太府卿、華州大中正，封澄城縣伯。尒朱榮被誅，其從弟世隆等出據河橋，還逼京師，進寬使持節、大都督，隨機捍禦。世隆謂寬曰："豈忘太宰相知之深也?"寬答曰："太宰見愛以禮，人臣之交耳；今日之事，事君之節。"及尒朱兆陷洛陽，囚執孝莊帝，寬還洛不可，遂自成皋奔梁。至建鄴，聞莊帝弑崩，寬發喪盡禮，梁武義之。尋而禮送還。

孝莊撥亂反正，任命爲太府卿、華州大中正，封爵位爲澄城縣伯。尒朱榮被殺，他的堂弟尒朱世隆等出奔占據河橋，回頭逼攻京城，晋升楊寬爲使持節、大都督，根據形勢可以自主防守作戰。世隆對楊寬説："難道忘記了太宰和你的深交嗎?"楊寬回答説："太宰對我以禮相愛，那是人臣之間的交情；今天的事情，是事奉國君的大節。"等到尒朱兆攻下洛陽，囚禁了孝莊帝，楊寬無法回洛陽，便從成皋投奔了蕭梁。來到建鄴，聽説孝莊帝被殺，楊寬發喪盡禮，梁武帝認爲他有節義。不久按禮把他送回。

孝武初，除給事黄門侍郎。孝武與齊神武有隙，遂召募驍勇，廣增宿衛，以寬爲閤内大都督，專總禁旅。從孝武入關，兼吏部尚書，録從駕勛，進爵華山郡公。大統初，遷太子太傅。五年，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東雍州刺史，即本州也。廢帝初，爲尚書左僕射、將作大監，坐事免。周明帝初，拜大將軍，從賀蘭祥討吐谷渾，破之，别封宜陽縣公。除小冢宰，轉御正中大夫。武成二年，詔寬與麟趾殿學士參定經籍。

孝武初年，任命爲給事黄門侍郎。孝武帝和齊神武有矛盾，便招募驍勇，大量增加宿衛軍，任用楊寬爲閤内大都督，專門負責警衛部隊。跟隨孝武入關，兼任吏部尚書，叙録他隨孝武入關的功績，晋封爲華山郡公。大統初年，改任太子太傅。五年，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東雍州刺史，東雍州是他家鄉所在的州。廢帝初年，任尚書左僕射、將作大監，因事判罪免官。周明帝初年，任命爲大將軍，跟隨賀蘭祥征討吐谷渾，打敗了吐谷渾，另封爲宜陽縣公。任命爲小冢宰，改任御正中大夫。武成二年，下詔楊寬和麟趾殿學士一起參預校定經籍。

寬性通敏有器幹，頻牧數州，號稱清簡，歷居臺閣，有當官之譽。然與柳慶不協，案成其罪，時論頗以此譏之。保定元年，除總管梁興等十九州諸軍事、梁州刺史，薨於州，贈華、陝、虞、上、潞五州刺史，謚曰元。子文思。

楊寬性格通達敏捷有才幹，經常任太守刺史，號稱清廉儉約，歷任臺閣之職，有稱職的聲譽。但是與柳慶不和，誣告柳慶，當時的輿論因此譏笑他。保定元年，任總管梁、興等十九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在州任上去世，追贈爲華、陝、虞、上、潞五州刺史，謚號元。兒子文思。

楊文思

文思字温才。在周，年十一，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尋以父功，封新豐縣子。天和初，行武都太守。十姓獠反，文思討平之。復行翼州事。党項羌叛，文思又討平之。進擊資中、武康、隆山等生獠及東山獠，并破之。從陳王攻齊河陰城，又從武帝攻拔晋州，授上儀同三司，改封承寧縣公。壽陽劉叔仁作亂，從清河公宇文神舉討之，戰於墫井，在陣禽叔仁。又別從王誼破賊於鯉魚栅。後累以軍功遷果毅左旅下大夫。

文思字温才。在北周，十一歲時，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不久因爲父親的功勛，封爵位爲新豐縣子。天和初年，代理武都太守。十姓僚反叛，文思征討平定了他們。又代理翼州刺史。党項羌叛亂，文思又征討平定了他們。進軍攻打資中、武康、隆山新歸附的僚人以及東山僚，將他們都打敗了。跟隨陳王進攻北齊的河陰城，又跟隨武帝攻下晋州，授予上儀同三司之職，改封爲承寧縣公。壽陽劉叔仁發動叛亂，跟隨清河公宇文神舉征討叔仁，在墫井交戰，在陣中活捉了叔仁。又跟隨王誼在鯉魚栅打敗敵人。後來多次因爲軍功升遷爲果毅左旅下大夫。

隋文帝爲丞相，從韋孝寬拒尉遲迥於武陟，與行軍總管宇文述擊走其將李儁，遂解懷州圍。破尉遲惇，平鄴城，皆有功。進授上大將軍，改封洛川縣公，尋拜隆州刺史。開皇元年，進爵正平郡公。後爲魏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職，吏人思之，爲立碑頌德。轉冀州刺史。

隋文帝任丞相時，文思跟隨韋孝寬在武陟抵抗尉遲迥，與行軍總管宇文述一起打退了他手下的將領李儁，於是解了懷州之圍。打敗了尉遲惇，平定了鄴城，都立有戰功。升上大將軍，改封爲洛川縣公，不久任命爲隆州刺史。開皇元年，升爵位爲正平郡公。後來任魏州刺史，很有政績，等到離職，官吏和百姓都思念他，給他立碑歌功頌德。改任冀州刺史。

煬帝嗣位，徵爲户部尚書，轉納言，改授右光禄大夫。從幸江都宫，以足疾，不堪趨奏，復授户部尚書，位右光禄大夫。卒官，謚曰定。初文思當襲父爵，自以非嫡，遂讓弟紀，當世多之。

煬帝繼承皇位，徵召爲户部尚書，改任納言，又改授右光禄大夫。跟隨巡幸江都宫，因爲腿脚有病，不能上朝，又授户部尚書，職位爲右光禄大夫。在官任上去世，謚號爲定。起初文思應該繼承父親的爵位，自認爲不是嫡長子，便讓給了弟弟楊紀，當時的人都稱贊他。

楊紀

紀字温範，少剛正，有器局。在周，襲爵華山郡公。累遷安州總管長史，將兵迎陳降將王瑗於齊安，與陳

楊紀字温範，從小剛直不阿，有器度才幹。在北周，繼承爵位華山郡公。多次升遷爲安州總管長史，率兵往齊安迎接陳國的降將王瑗，和陳

將周法尚遇，擊走之，以功進開府。入爲虞部下大夫。文帝爲丞相，改封汾陰縣公。從梁睿討王謙，以功進授上大將軍。歷資州刺史、宗正少卿，坐事除名。後尋復其爵位，拜熊州刺史，改封上明郡公。除宗正卿，兼給事黄門侍郎，判禮部尚書事。還荆州總管。卒，謚曰恭。

將周法尚相遇，進攻趕跑了他，因爲功勞升爲開府。入朝任虞部下大夫。隋文帝任丞相時，改封爲汾陰縣公。跟隨梁睿征討王謙，因爲軍功授予上大將軍。歷任資州刺史、宗正少卿，因事判罪除名。不久又恢復了他的爵位，任命爲熊州刺史，改封爵爲上明郡公。任命爲宗正卿，兼任給事黄門侍郎，處理禮部尚書事務。改任荆州總管。去世，謚號爲恭。

論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内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所謂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而言色恂恂，出於誠至，恭德慎行，爲世師範，漢之陳紀，門法所不過焉。後魏以來，一門而已。諸子秀立，青紫盈庭，積善之慶，蓋有憑也。及逆胡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禍，何報施之反哉?

論曰：楊播兄弟都忠誠果敢謙虚恭謹，擔當朝廷内外的重任，從朝中的公卿到地方的刺史太守，歷朝榮耀顯赫，可以説門生故吏遍布天下。而言行忠誠，出於對上的一片真心，恭順謹慎，可以稱得上是世人的楷模，漢代的陳紀，家風的謹嚴也趕不上他。北魏建國以來，也衹有這一家而已。兒子們都很突出，大官滿院都是，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這話實在不假。等叛逆的胡人專權，濫施淫威毒害忠良，使這個忠誠之家蒙受了如此慘烈的禍害，爲什麽報應又如此相反?

愔雅道風流，早同標致，公望人物所推。夫處亂虐之世，當機衡之重，朝有善政，是也。及寄天下之命，托六尺之孤，旬朔未幾，身亡君辱。進不能送往事居，觀幾衛主；退不能保身全名，辭寵招福。朝廷之釁，既已仗義斷恩；猜忌之塗，無容推心受亂。是知變通之術，非所長也。

楊愔高雅風流，很早就被士人共同標榜爲準則，顯貴的名望爲衆人推崇。身居殘暴亂世，以宰相的重任，常有好的政績，説的就是這樣的人。等到寄托國家的遺命，受托輔佐幼主，一月不到，便自己被殺而幼主受辱。上不能送已死的君主事奉在位之君，觀察禍兆護衛人主；退不能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推辭寵位招徠幸福。朝廷的禍端，既已憑藉正義斷絶叔侄之恩，對於君臣猜忌的問題，就不應該再推心置腹去爲削黜者着想而受亂。由此可知變通之術，不是他所擅長的。

處道少而輕俠，俶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屬隋文帝將清六合，委以腹心之寄。掃妖氛於牛斗，江海恬波；摧驍猛於龍庭，匈奴遠遁。若其夷凶静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奇策高文，足爲一時之傑。然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宫，陷君於奢侈；謀廢

處道從小輕財好俠，放蕩不羈，兼有文武才能，包容英勇善謀的策略，心懷遠大的志向，期待着建功立業。正趕上隋文帝將要掃平天下，委以腹心之任。掃清南方的叛逆，江海風平浪静；摧敗漠北的驍勇頑敵，匈奴遠遠逃遁。如果要論平定凶險叛亂，功臣無人能超過他；試看他的奇策妙文，足稱一時英傑。但是他靠智巧奸詐立身，不遵循仁義之道，阿諛奉迎當時的君主，揣摩君主的心思。建造離宫，使君主陷於奢侈；謀

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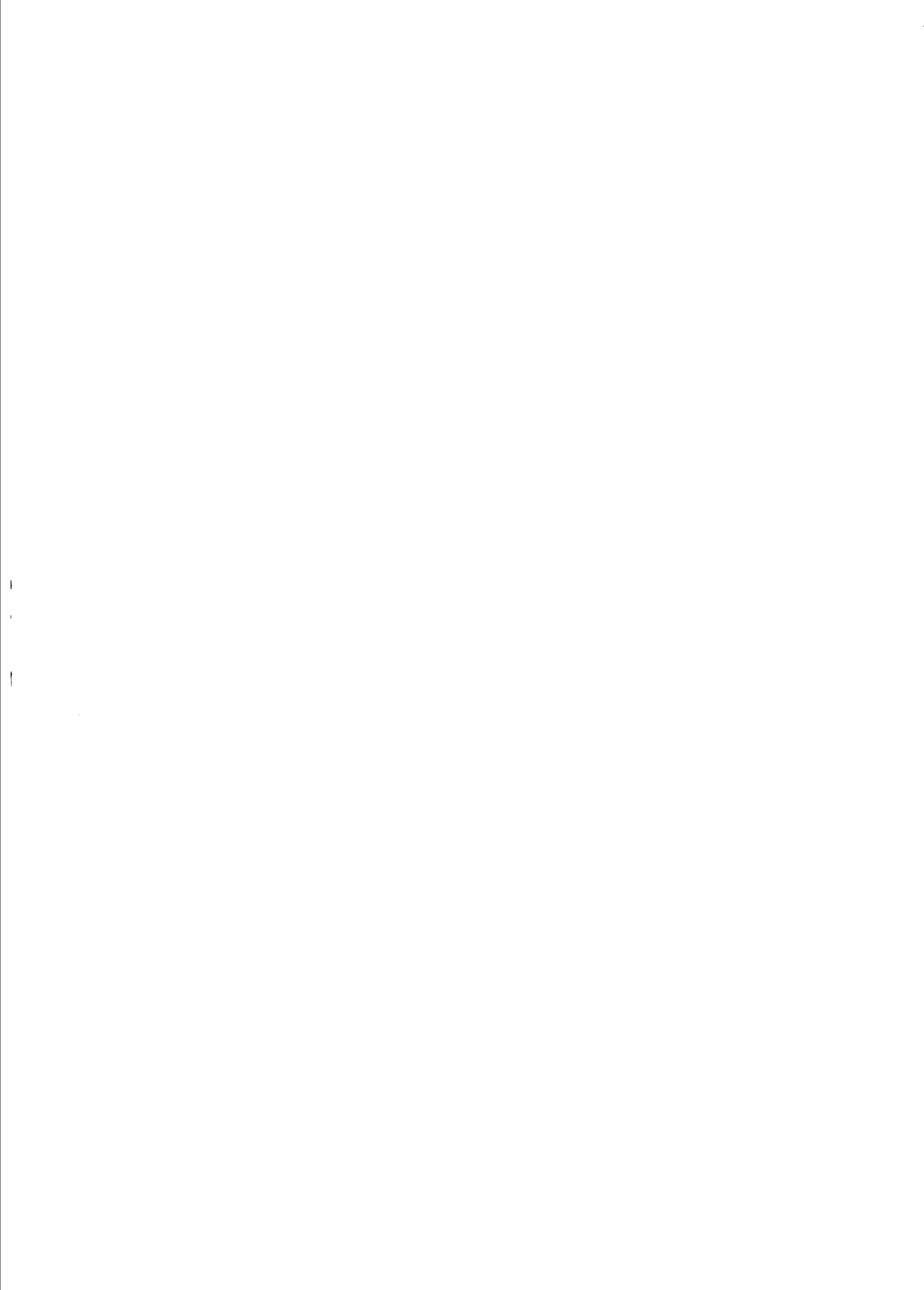
玄感宰相之子，荷恩二世，君之失德，當竭腹心。未議致身，先圖問鼎，假稱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敗不旋踵。昆弟就葅醢之誅，先人受焚如之酷，不亦甚乎。

約外示温柔，内懷狡算，爲蛇畫足，終傾國本，俾無遺育，不亦宜哉。寬閒關夷險，竟以功名自卒。文思能以爵讓，其殆仁乎。

劃廢除太子，致使國家走向敗亡。最後使隋朝的宗廟變爲荒丘，朝野悲切，推究隋朝禍敗的根源，實際是由楊素引起的。

玄感是宰相的兒子，兩代人蒙受國恩，國君没有德行，就應該盡忠勸諫。還没有立下一點功績，先想謀取國家的政權，假稱伊尹、霍光之事，將要放縱他的王莽、董卓的野心，人神同恨，敗亡難逃。兄弟都遭受碎尸之刑，先人也受到焚燒的慘禍，這不也是太過分了嗎。

楊約表面温柔，内心狡詐，畫蛇添足，最終傾覆了國家的根本，没有生育後代，不也是應該的嗎。楊寬在危險之中能保平安，最終能以功名終生。文思能將爵位讓給弟弟，這也是一種仁德吧。



北史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

王肅　劉芳（孫）逖（芳從子）懋　常爽（孫）景

王肅

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也。父奂，齊雍州刺史，《南史》有傳。

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父親王奂，是南齊雍州刺史，《南史》中有傳。

肅少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仕齊，位秘書丞。父奂及兄弟并爲齊武帝所殺。太和十七年，肅自建鄴來奔。孝文時幸鄴，聞其至，虚衿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帝甚哀惻之。遂語及爲國之道，肅所陳説，深會旨，帝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也。肅因言蕭氏危亡之兆，可以乘機，帝於是圖南之規轉鋭。器重禮遇，日有加焉，親貴舊臣莫之間也，或屏左右，談説至夜分不罷。肅亦盡忠輸誠，無所隱避，自謂君臣之際，猶孔明之遇玄德也。尋除輔國、大將軍長史，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爵，許之。

王肅從小聰明善辯，廣泛閲覽經史，有很遠大的志向。在南齊做官，職位爲秘書丞。父親王奂和兄弟都被齊武帝所殺。太和十七年，王肅從建鄴來投奔。孝文帝當時巡幸鄴城，聽説王肅來了，虚心待他，迎接相見就像老朋友。王肅言辭敏捷，口才很好又有禮節，孝文帝非常同情他。後來談到治國之道，王肅所陳述的意見，很合孝文帝的心意，孝文帝移近坐席忘記了時間，不覺得坐談的疲勞。王肅便趁機説明南齊蕭氏的危亡徵兆，可以乘這個時機進攻，孝文帝因此而圖謀南方的計劃更堅决。對王肅非常器重以禮相待，日盛一日，即使是親近的老臣也不能分開疏遠他們，有時還將身邊的人支開，一直談到深夜還不能停止。王肅也盡心盡忠，知無不言，自稱自己和孝文帝之間，就像諸葛亮遇到了劉玄德。不久任命爲輔國、大將軍長史，賜給他爵位爲開陽伯。王肅堅决辭讓伯爵，答應了他的要求。

詔肅討齊義陽，聽招募壯勇以爲爪牙。其募士有功，賞加等；其從肅行者，六品已下聽先擬用，以後聞；若投化人，聽五品已下先即優授。肅至義陽，頻破賊軍，除持節、都督、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肅善撫接，甚有聲稱。尋徵入朝，帝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

下詔王肅討伐南齊的義陽，由他招募壯士作爲衛士。他招募的戰士立有戰功的，獎賞要加一等；跟隨王肅出征的，六品以下的官員隨他先任用，事後上報；如果是南朝來投誠的人，五品以下隨便王肅事先優先任用。王肅到達義陽，頻頻打敗敵軍，任命爲持節、都督、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王肅善於撫恤應接，很有聲譽。不久徵召入朝，皇帝下手詔説："看不到你，我的心中

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又詔曰："蕭丁荼虣世，志等伍胥，窮逾再期，蔬緼不改。有司依禮喻之，爲裁練禫之制。"

像醉酒一様，一天如三年一様漫長，我的思念如何地深。我將華林園裝飾一新，擦净了座席等你來到，你準備哪一天從汝墳動身呢？"又下詔説："王肅全家塗炭於暴亂之世，志節可與伍子胥相比，窮苦超過兩周年，仍舊粗衣蔬食。有關官吏們應依禮勸諭他，讓他減少服喪時間。"

二十年七月，帝以久旱不雨輟膳，百僚詣闕。帝在崇虛樓，遣舍人問肅。對曰："伏承陛下輟膳，已經三旦，群臣不敢自寧。臣聞堯水湯旱，自然之數，須聖人以濟世，不由聖以致災，是以國儲九年，以禦九年之變。昨四郊之外已蒙滂澍，唯京城之内微爲少澤。蒸庶未闕一飧，陛下輟膳三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帝遣答曰："雖不食數朝，猶自無感，朕誠心未至之所致也。朕志確然，死而後已。"是夜，澍雨大降。

二十年七月，皇帝因爲天氣久旱不雨停止進膳，百官都趕赴宫中。皇帝在崇虛樓，派舍人去問王肅。王肅回答説："我聽説陛下停膳，已經有三天了，群臣不敢自求安寧。下臣聽説堯時大水、成湯時大旱，乃是自然的運數，需要聖人去拯救，并不是由於聖人造成這些災害，因此國家要儲備九年的糧食，以防備九年的災害。昨天四郊以外已經降雨，僅京城内雨水較少。老百姓都未缺一餐，而陛下停食三天，官民都誠惶誠恐，不知怎様是好。"皇帝派人對答説："雖然我幾天未進食，但還是没有感動上天，這是我的誠心還不够的結果。我的决心不可動摇，除非死了纔能作罷。"當天夜晚，大雨滂沱。

以破齊將裴叔業功，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子。肅頻表固讓，不許，詔加鼓吹一部。

因爲打敗南齊將領裴叔業的功勞，升官位爲鎮南將軍，加官都督四州諸軍事，封爵爲汝陽縣子。王肅不斷上表堅决推辭，不允許，下詔加授鼓吹一部。

初，齊之收肅父奐也，奐司馬黃瑤起攻奐殺之。二十二年平漢陽，瑤起爲輔國將軍，特詔以付肅，使紓泄哀情。

當初，南齊收捕王肅的父親王奐，王奐的司馬黃瑤起進攻王奐而將他殺死。二十二年平定漢陽，瑤起爲輔國將軍，特詔把瑤起交給王肅處理，以報仇泄憤。

孝文崩，遺詔以肅爲尚書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爲宰輔，徵會駕魯陽。肅至，遂與禧參同謀謨。自魯陽至京洛，行途喪紀，委肅參量，憂勤經綜，有過舊戚。禧兄弟并敬昵之，上下稱爲和輯。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羈遠，一旦在己之上，每謂人曰："朝廷以王肅加我上，尚可；從叔廣陽，宗室尊宿，歷任内外，云何一朝令肅居其右也？"肅聞，恒降避之。尋爲澄所奏劾，稱肅謀叛，事尋申釋。詔肅尚陳留長公主，本劉昶子婦

孝文帝去世，遺詔任命王肅爲尚書令，和咸陽王元禧等人共同爲宰輔之職，徵召到魯陽見駕。王肅到達，便和元禧等人一同參預謀劃國事。從魯陽到京城洛陽，途中的行程喪事，委托王肅參定，憂傷而勤奮辦事，比自己的老友親戚死了還盡心。元禧的兄弟都和他親密，上下都很和諧。衹有任城王元澄因爲他本是從遠方來投奔之人，一下子地位在自己之上，經常對人説："朝廷讓王肅的位置在我之上，還可以；我的堂叔廣陽王，乃是宗室的元老，歷任内外要職，爲什麽一下子讓王肅的位置跑到他的前面去了？"王肅聽説後，總是自己降低位置迴避他。不久遭

彭城公主也，賜錢二十萬、帛三千匹。

到元澄的彈劾，稱王肅謀反，事情很快申理清楚。下詔讓王肅娶陳留長公主爲妻，公主本來是劉昶兒子的媳婦彭城公主，賜給他錢二十萬、帛三千匹。

肅奏："考以顯能，陟由績著，升明退暗，於是乎在。自百僚曠察，四稔于兹，請依舊例，考檢能否。"從之。

王肅上奏説："通過考核以顯示出有才能的人，晋升職務根據政績卓著，提拔賢明者降黜無能者，原因就在這裏。從百官缺少考察之日算起，到現在已經有四年，請求依照舊例，考核百官的才能高下。"同意了他的奏請。

裴叔業以壽春内附，拜肅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與彭城王勰率步騎十萬以赴之。齊豫州刺史蕭懿屯小峴，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將圖壽春。肅進師討擊，大破之，禽叔獻，走蕭懿。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引見勞之，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昌國縣侯。尋爲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肅頻在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咸得其心。清身好施，簡絶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財。然性微輕佻，頗以功名自許，護疵稱伐，少所推下，孝文每以此爲言。

裴叔業獻上壽春前來歸附，任命王肅爲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和彭城王元勰率領步騎兵十萬人前往。南齊豫州刺史蕭懿駐守小峴，交州刺史李叔獻駐守合肥，準備進攻壽春。王肅進軍發起攻擊，把敵人打得大敗，活捉了叔獻，趕跑了蕭懿。回到京城，宣武帝親臨東堂，接見慰勞他，晋升職位開府儀同三司，封爵位爲昌國縣侯。不久任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王肅長期在邊境，悉心安撫，遠近的人都懷德歸附，前來的人像趕集市，王肅都得到他們的歡心。清正廉潔好施捨，不近聲色，始終廉潔節儉，家中没有多餘的財物。但性格略微有些輕佻，很喜歡建立功名，自我護短誇耀，很少將功勞歸於部下，孝文帝也經常提到他的這一毛病。

景明二年，薨於壽春，年三十八。宣武爲舉哀，給東園秘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帛一千匹、布五百匹、蠟三百斤，并問其卜還遠近，專遣侍御史一人監護喪事。又詔曰："杜預之殁，窆於首陽；司空李冲，覆舟是託。顧瞻斯所，亦二代之九原也。故揚州刺史肅，忠義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平生本意，願終京陵，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於冲、預兩墳之間，使之神游相得也。"贈侍中、司空公。有司奏以肅貞心大度，宜謚匡公，詔謚宣簡。明帝初，詔爲肅建碑銘。

景明二年，在壽春去世，年紀三十八歲。宣武帝爲他舉行哀悼，供給達官貴人用的棺木、朝服一件，錢三十萬、帛一千匹、布五百匹、蠟三百斤，并詢問安葬地的遠近，專門派遣一名侍御史去監護喪事。又下詔説："杜預去世，埋葬在首陽；司空李冲，墓穴在覆舟。觀察這些地方，也可以説是秦漢的九原。已故揚州刺史王肅，忠義顯於我大魏兩朝，英勇惠德和李冲、杜預相等。平生的本意，希望歸葬京陵，既然他有這樣的宿願，就應該滿足他的遺願。可讓他安葬在李冲、杜預兩人的墳墓之間，讓他們神游友好。"追贈爲侍中、司空公。有關官員上奏説王肅忠心大度，應追謚匡公，下詔贈謚號爲宣簡。明帝初年，下詔爲王肅樹碑立傳。

自晋氏喪亂，禮樂崩亡，孝文雖厘革制度，變更風俗，其間朴略，未

自從晋朝喪亂，禮崩樂壞，孝文帝雖然改革制度，變更風俗，但這時的禮制還比較簡略，不

能淳也。肅明練舊事，虚心受委，朝儀國典，咸自肅出。子紹襲。

够敦厚質樸。王肅洞悉以往的掌故，虚心采納經典的遺文，朝廷的禮儀和典章制度，都出自王肅之手。兒子王紹繼承爵位。

紹字三歸，位中書侍郎。卒，贈徐州刺史。子遷襲，齊受禪，爵隨例降。

王紹字三歸，官位爲中書侍郎。去世，追贈爲徐州刺史。兒子王遷繼承爵位，北齊接受禪位，爵位按例降低一等。

紹弟理，孝静初得還朝，位著作佐郎。紹，肅前妻謝生也。肅臨薨，謝始携女及紹至壽春。宣武納其女爲夫人，明帝又納紹女爲嬪。

王紹的弟弟王理，孝静帝初年回歸於魏，任著作佐郎。王紹，是王肅的前妻謝氏所生。王肅臨死前，謝氏携帶女兒和王紹到壽春。宣武帝娶他的女兒爲夫人，明帝又娶王紹的女兒爲嬪。

王康

肅弟康，字文政，涉獵書史，微有兄風。宣武初，携兄子誦、翊、衍等入魏，拜中書侍郎。卒幽州刺史，贈征虜將軍、徐州刺史。

王肅的弟弟王康，字文政，涉獵書史，有一些他哥哥的家風。宣武帝初年，携帶侄兒王誦、王翊、王衍等人來到魏，任中書侍郎。在幽州刺史任上去世，追贈爲征虜將軍、徐州刺史。

王誦

誦字國章，肅長兄融之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清俊，風流甚美。歷位散騎常侍、光禄大夫、右將軍、幽州刺史、長兼秘書監、給事黄門侍郎。明帝崩，靈太后之立幼主也，於時大赦。誦宣讀詔書，言制抑揚，風神竦秀，百僚傾屬，莫不嘆美。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尚書左僕射、司空公，謚曰文宣。

王誦字國章，王肅長兄王融之子。學廣而有文才，神氣清俊，風度很美。歷任散騎常侍、光禄大夫、右將軍、幽州刺史、長期兼任秘書監、給事黄門侍郎。明帝去世，靈太后立幼主繼位，當時大赦天下。王誦宣讀詔書，聲調抑揚頓挫，神情肅然，百官全神貫注，人人贊美。孝莊帝初年，在河陰遇害，追贈爲尚書左僕射、司空公，謚號爲文宣。

子孝康，尚書郎中。

兒子孝康，任尚書郎中。

孝康弟儁康，性清雅，頗有文才，齊文襄王中外府祭酒。

孝康的弟弟儁康，性情清雅，很有文才，任北齊文襄王的中外府祭酒。

王衍

誦弟衍，字文舒，名行器藝亞於誦。位光禄大夫、廷尉卿、揚州刺史、大中正、度支七兵二尚書、太常卿。出爲散騎常侍、西兗州刺史，爲尒朱仲遠所禽，以其名望，不害，令騎牛從軍，久乃見釋還洛。孝静初，位侍中。卒，敕給東園秘器，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獻。衍篤於交舊，有故人竺虓，於西兗州爲仲遠所害，其妻子飢寒，衍置於家，累年贍

王誦的弟弟王衍，字文舒，名聲品行及才藝比王誦稍遜色。官位爲光禄大夫、廷尉卿、揚州刺史、大中正、度支七兵二尚書、太常卿。外任散騎常侍、西兗州刺史，爲尒朱仲遠所虜，因爲他的名望，没有加害，命令他騎着牛隨軍行走，很久纔被釋放回洛陽。孝静帝初年，任侍中，去世。下詔供給達官貴人用的棺木，追贈爲尚書令、司徒公，謚號爲文獻。王衍對老朋友很講交情，有位老朋友竺虓，在西兗州被仲遠殺害，他的妻室兒女忍飢挨餓，王衍把他們收養在家中，

恤，世人稱其敦厚。

贍養撫恤多年，世人都稱贊他敦厚。

王翊

翊字士游，肅次兄琛子也。風神秀立，好學有文才，位中書侍郎。頗鋭於榮利，結婚於元叉。爲濟州刺史，清静有政績。入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領國子祭酒。卒，贈司空公、徐州刺史。

王翊字士游，是王肅的二哥王琛的兒子。清秀卓立，好學有文才，任中書侍郎。功名利禄之心很强，和元叉聯姻。任濟州刺史，清静無爲而有政績。入朝任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兼國子祭酒。去世，追贈爲司空公、徐州刺史。

子深，武定中，儀同、開府記室參軍。

兒子王深，武定年間，任儀同、開府記室參軍。

劉芳　劉懌

劉芳字伯支，彭城叢亭里人，漢楚元王交之後也。六世祖訥，晋司隸校尉。祖該，宋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宋兖州長史。

劉芳字伯支，是彭城叢亭里人，漢代楚元王劉交的後代。六世祖劉訥，是晋朝的司隸校尉。祖父劉該，是南朝劉宋的青、徐二州刺史。父親劉邕，任劉宋的兖州長史。

芳出後宋東平太守遜之。邕同劉義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隨伯母房逃竄青州，會赦免。舅元慶，爲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馬，爲文秀所殺。芳母子入梁鄒城。慕容白曜南討青、齊，梁鄒降，芳北徙爲平齊人，時年十六。

劉芳是劉宋東平太守遜之之後。劉邕參預劉義宣謀反之事，自己死於彭城，劉芳跟隨伯母房氏逃跑到青州，遇大赦獲免。舅父元慶，任劉宋青州刺史沈文秀的建威府司馬，被文秀所殺。劉芳母子進了梁鄒城。慕容白曜南征青州、齊州，梁鄒城投降，劉芳往北遷移成爲平齊人，當時十六歲。

南部尚書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敷門，崔耻芳流播，拒不見之。芳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誦經不寢，至有易衣并日之弊，而澹然自守，不急急於榮利，不戚戚於貧賤，乃著《窮通論》以自慰。常爲諸僧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一縑，歲中能入百餘匹，如此數年，賴以頗振。由是與德學大僧多有還往。

南部尚書李敷的妻子，是司徒崔浩弟弟的女兒；劉芳的祖母，是崔浩的姑姑。劉芳到京城，去李敷門下，崔浩對劉芳流離遷徙感到羞耻，拒絶見面。劉芳雖然處在窮困窘迫之中，但意志堅定。聰敏過人，專心讀書，白天替人抄書以謀取生活費，夜晚則誦讀經書不停，以至於有飢寒交迫的窘態，但甘守淡泊，不急於追求功名利禄，不因貧賤發愁，便寫了一篇《窮通論》來自我安慰。經常給僧人抄經論，字寫得好，每一卷價值一縑，一年内可以得到百餘匹，像這樣寫了幾年，大大改善了生活狀况。因此也與碩學名僧多有交往。

時有南方沙門慧度以事被責，未幾暴亡，芳因緣聞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時中官李豐主其始末，知芳篤學有志行，言之於太后，微愧於心。會齊使劉纘至，芳之始族

當時南方有個僧人慧度因事受到責問，没有多久突然死亡，劉芳趁機把這件事報告上去，文明太后把他召進宫中，打了一百鞭子。當時宦官李豐主持查處這件事，知道劉芳篤志於學問品行好，對太后説明劉芳的情况，太后心中稍感愧

兄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纘相接。拜中書博士。後與崔光、宋弁、邢產等俱爲中書侍郎。俄而詔芳與產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兼員外散騎常侍。從駕洛陽，自在路及旋京師，恒侍坐講讀。芳才思深敏，特精經義，博聞强記，兼覽《蒼》《雅》，尤長音訓，辯析無疑。於是禮遇日隆，賞賚豐渥。俄兼通直常侍，從駕南巡，撰述行事，尋而除正。

疚。正好南齊的使者劉纘來到，劉纘是劉芳同宗的族兄，朝廷提拔劉芳兼任主客郎，和劉纘交談。任命爲中書博士。後來和崔光、宋弁、邢產等人一同任中書侍郎。不久下詔讓劉芳與邢產進宫給皇太子講經，升任太子庶子，兼任員外散騎常侍。跟隨皇帝到洛陽，在路途及回到京城，總在皇上身邊侍奉講讀。劉芳才思深邃敏捷，特别精於經義，博聞强記，同時還讀《蒼頡》、《爾雅》，尤其擅長音韵訓詁，辨析無誤。因此禮遇漸好，賞賜豐厚。不久兼任通直常侍，跟隨皇帝到南方巡視，撰寫記載皇帝的事迹，隨即正式任命。

王肅之來奔也，孝文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嘗宴群臣於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笄。"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髽；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男子婦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笄，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内則》稱：'子事父母，鷄初鳴，櫛纚笄總。'以兹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芳言爲然，曰："此非劉石經也?"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辯，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爲劉石經。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頓祛平生之惑。"芳理義精贍，類皆如是。

王肅來投奔北魏，孝文帝對他非常器重，朝廷内外都注重王肅。劉芳没有與王肅見面。文帝曾在華林園宴會群臣，王肅對在座的人説："古時候婦女頭上有笄，男子則没有。"劉芳説："推論《禮經》的正文，古時候男人女人都有笄。"王肅説："《喪服篇》稱男子免冠而婦女散髻，男人戴帽而婦女插笄，照這樣看來男人就不應該有笄。"劉芳説："這是專門就喪禮來説的。《禮》説，剛發生喪事，男人脱下帽子，女人解散髮髻；男人戴上帽子的時候，這時女人就插上笄。這是説男女要同時改變常服，'男人免女人笄'，衹是指冠與笄的不同。又冠尊貴一些，所以就不同時提到笄，可以互文見義，并不是説男人没有笄。又《禮記·内則》篇稱：'兒子事奉父母，剛剛鷄叫，就要起床梳洗扎好頭髮。'根據這些來看，男子有笄是很明確的。"高祖稱贊了很久。王肅也認爲他説得有道理，説："這不就是劉石經嗎?"從前漢代在太學造了三字石經，學者遇到文字上的疑難時，都要到那裏去對正。劉芳明辨音義，有疑問的都要去向他詢求解釋，所以當時的人稱他爲劉石經。酒喝得差不多了，劉芳與王肅一起出來。王肅握着劉芳的手説："我從小就留心《三禮》，在南方的儒士，經常在一起討論，都認爲《禮經》的這一説法，和我理解的相同。現在我聽你一解釋，驅散了我平生的疑惑。"劉芳理義精湛豐富，大多與此類似。

孝文還洛，路由朝歌，見殷比

孝文帝遷都洛陽，路經朝歌，遇到商朝比

干墓，愴然悼懷，爲文以吊之。芳爲注解，表上之。詔曰：“覽卿注，殊爲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慚張、賈。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詔以芳經學精洽，超遷國子祭酒。以母憂去官。

帝征宛、鄧，起爲輔國將軍、太尉長史，從太尉、咸陽王禧攻南陽。齊將裴叔業入寇徐州，疆埸之人，頗懷去就。帝憂之，以芳爲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後兼侍中，從征馬圈。孝文崩於行宫，及宣武即位，芳手加衮冕。孝文襲斂，暨乎啓祖、山陵、練祭，始末喪事，皆芳撰定。咸陽王禧等奉申遺旨，令芳入授宣武經。及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徐州大水，遣芳撫慰振恤之。

干的墓，心中感傷，寫了一篇文章來悼念。劉芳給文章作了注解，表奏呈上。下詔說：“看了你的注解，很詳細全面，但文不及屈原、宋玉，理不如張衡、賈誼。既有雅興，可以收在書中。”詔令因劉芳對經學精通，破格提拔爲國子祭酒。因爲母親去世服喪而離職。

孝文帝征討宛、鄧，起用劉芳爲輔國將軍、太尉長史，跟隨太尉、咸陽王元禧進攻南陽。南齊將領裴叔業侵犯徐州，邊境的人，經常心懷南奔的念頭。孝文帝很擔憂，派劉芳任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徐州大中正，代理徐州刺史的職事。後來兼任侍中，跟隨出征馬圈。孝文帝在行宫去世，等到宣武帝即位，劉芳親手給他穿戴上皇帝的衣帽。孝文帝入棺，一直到發喪、選擇墓地、選擇祭日，整個喪事的起迄，都是劉芳設計決定的。咸陽王元禧等人奉命申明孝文帝的遺命，令劉芳進宫給宣武帝講授經學。等到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徐州發大水，派劉芳前往撫恤慰問和賑濟。

尋正侍中，祭酒、中正并如故。芳表曰：

> 夫爲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校爲先。唐虞以往，典籍無據，隆周以降，任居武門。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武門左。”今之祭酒則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官與天子宫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人，教學爲先。”鄭氏注：“内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内，太學在外，明矣。臣謂今既徙縣崧瀍，皇居伊洛，宫闕府寺，僉復故址，至於國學，豈宜舛錯？校量舊事，應在宫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見存，仍舊營構。

又去太和二十年，發敕立四

不久任命爲正侍中，祭酒、中正之職依舊。劉芳上表說：

> 治理國家的人没有不崇尚儒道，把設立學校放在首位。唐虞以前，典籍没有記載，西周以來，任師的居住在武門。蔡邕《勸學篇》說：“周代的師氏住在武門左邊。”現在的祭酒也就是周代的師氏。《洛陽記》說：“國子學的府衙與皇帝的宫殿相對，太學建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上說：“古代的帝王，建立國家統治人民，教學放在首位。”鄭玄注：“朝廷内則設立師保來任教，使學生在那裏學習；朝廷之外則設立有太學庠序一類學官。”由此說來，國學在内，太學在外，是很清楚了。下臣認爲現在既已經把洛陽縣遷到崧瀍，京城居於伊洛，宫殿府衙，都回到了晋朝京城的舊址，至於國學，怎能存在差錯？考校過去的史事，應該在宫門的左邊。至於說太學，地基場所都存在，可照舊有形式營建。

又離太和二十年，朝廷下敕令設立四門

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已上，學唯以二，或尚東，或尚西，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内，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内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址寬曠。四郊別置，相去遼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四門，猶爲太曠，以臣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審四學應從古不？求集儒禮官議其定所。

博士，在皇城四門設置學校。下臣案：從周朝以前，有兩個學校，一個在東面，一個在西面，有時推尊國學，有時重視郊學。等到到了周朝，學校演變成六個：師氏在宫内，太學設立在國都，四個小學則在郊外。《禮記》説："周人把民間的長老收養在學校裏，學校在國都的四郊。"《禮記》又説："天子設立四學，當入學而太子被國人言及。"《注》文説："四學，指周朝國都四郊的小學。"《大戴禮·保傅篇》説："皇帝入東學，表示他崇尚親情而重視仁德；皇帝入南學，表明他崇尚長者而重視信義；皇帝入西學，表示他崇尚賢能而重視道德；皇帝入北學，表示他崇尚貴族而推尊爵位；皇帝入太學，面承師教而問道。"周朝的五學，由此看得更清楚了。案鄭玄注《學記》，周代應有六學，之所以是這樣，《注》文説："内則設師保來教育，讓國都中官吏後代到那裏去學習；外則設立太學學官。"這就是例證。漢、魏以後，不再有四郊的小學。謹請按照先代的規範，應在四門外立學。案王肅的《注》文説："天子在四郊設有學校，離都城五十里。"考察鄭玄的《注》文，没有提到地址的遠近。現在太學的原址，地基寬廣。四郊另置小學，相隔遥遠，檢查督促難免不周。太學坊即使同時建四個門，距離還是太寬，依我的愚見，四學與太學同建在一起也可以。況且現在的制度建設，大多依照中古時代，不知四學是否應遵循遠古？請求召集儒禮官討論其具體地址。

從之。還中書令，祭酒如故。

同意了他的請求。升任中書令，祭酒的職務依舊。

出除青州刺史，爲政儒緩，不能禁止奸盜；然廉清寡欲，無撓公私。還朝，議定律令，芳斟酌古今，爲大議之主，其中損益，多芳意也。宣武以朝儀多闕，其一切諸議悉委芳修正，於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諮訪焉。

外任青州刺史，執政仁愛和緩，不能禁止奸邪强盗；但廉潔清正少私欲，公私不受侵擾。回朝，議定律令，劉芳根據古今情况加以修訂，是大討論的主持人，其中的增減情况，大多是按劉芳的意見决定。宣武帝認爲朝廷禮儀缺少很多，其中的一切議論都委托劉芳修正，因此朝廷有關的吉凶禮儀大事，都找他咨詢。

轉太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數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祀，不應隸太常。乃上疏曰：

臣聞國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實在審位。臣學謝全經，業乖通古，豈可輕薦瞽言，妄陳管說。竊見所置壇祠，遠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職司，請陳膚淺。

《孟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玄別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賈逵云："南郊，火帝，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兆黄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

改任太常卿。劉芳認爲朝廷所建立的五郊祭壇及日月的方位，離都城的里數和禮書上的不符；又對靈星、周公的祭祀，不應隸屬太常。於是上疏說：

下臣認爲國家的大事，首先要數郊祭，而郊祀的根本，其實在於審定位置。下臣的學問没有通曉所有的經典，術業有違博古通今，怎麽敢輕易陳説瞽叟之言，狂妄地表述自己的一孔之見。我看見現在所設的祭壇，在地點的遠近方面，考校古代的規定，有的地方并不合適，這個問題既屬於我這個太常卿的職責，請求陳述我淺薄的看法。

《孟春令》上説："郊祀壇離國都八里。"又説："迎春在東郊。"盧植説："東郊，指國都東門外八里的郊野。"賈逵説："東郊郊祀，祭祀木帝太昊，離國都八里。"許慎説："東郊，指國都東面八里的郊外。"鄭玄《孟春令》注説："國王居住在明堂。《禮記》説：'國王出城十五里迎接新年。'這是指殷代的禮制。周代的禮制，在近郊五十里迎接。"鄭玄另外又注釋説："東郊離都城八里。"高誘説："迎接春氣在東方，八里外的郊野。"王肅説："東郊選在八里外的郊野，這是依據木數。"這些都是春天郊祀在八里郊外的明證。《孟夏令》説："郊祀地點離國都七里。"又説："迎接夏天在南郊。"盧植説："南郊，指國都南門外七里的郊野。"賈逵説："南郊郊祀是祭火帝，郊外七里。"許慎説："南郊，指國都南門外七里的郊野。"鄭玄説："南郊離都城七里。"高誘説："南郊，指離都城七里的郊外。"王肅説："南郊定爲七里，是根據火數。"這又是南郊爲七里的確切的證據。《中央令》説："郊祀地址離都城五里。"盧植説："中郊，指離都城五里的郊外。"賈逵説："中郊是祭黄帝的位置，合在南郊之後，所以説祀五帝於四郊。"鄭玄説："中郊，在國都外西南方的未地，離都

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云：“以迎秋於西郊。”盧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昊，九里。”許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内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爲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爲遠郊。迎王氣蓋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爲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采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至如三十里郊，進乖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違漢、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爲限，里數依上。

城五里。”這些又是中郊離都城五里的確切證據。《孟秋令》說：“郊祀地址離國都九里。”又說：“用來在西郊迎接秋天。”盧植說：“西郊，指離都城九里的郊外。”賈逵說：“西郊，郊祀金帝少昊，離都城九里。”許慎說：“西郊，指離都城九里的郊外。”鄭玄說：“西郊離都城九里。”高誘說：“西郊，指離都城九里的郊外。”王肅說：“西郊九里，是依據金數。”這些又是西郊離都城九里的確證。《孟冬令》說：“郊祀離都城六里。”又說：“迎接冬天在北郊。”盧植說：“北郊，指離國都六里的郊外。”賈逵說：“北郊，是郊祀水帝顓頊，離都城六里。”許慎說：“北郊，是指離都城六里的郊外。”鄭玄說：“北郊離都城六里。”高誘說：“北郊，指離都城六里的郊外。”王肅說：“北郊六里，是依據水數。”這又是北郊離都城六里的明據。宋氏的《含文嘉》注說：“《周禮》上說，王城的畿甸之内有一千里，其中的二十分之一，用來作爲近郊。近郊爲五十里之内。一百里之内爲遠郊。迎接王氣大概在近郊。漢代不設王畿，則根據四方的數字來作爲近郊，所以漢代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說：“建武二年正月，在雒陽城南七里處首先制定郊祀典禮，依照采用元始年間的舊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這又是漢代的南北郊祀地點的明確記載。現在的地址應以此爲準。至如説以三十里爲郊，上違鄭玄所引述的殷、周二代的依據，下不合漢、魏所實行的先例。凡是城郭之外就叫郊。現在計算四郊各以城門爲起點，里數依照上面説的。

《禮》，朝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禮》又

《禮記》：朝拜日月都在東西兩門的外面。現在我朝朝拜日月的地址，離都城的東、西門，路途都有三十里，我認爲欠考

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今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禖祠于城南。"不云里數，故今仍舊。

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爲祈田，恒隸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晋《祠令》云："郡、縣、國祠社稷、先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以别在洛陽者，蓋緣姬旦創成洛邑，故傳世洛陽，崇祠不絶，以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爲洛陽界内神祠。今并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衆，皆當部郡縣修理，公私施之禱請。竊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臨時斟酌以意，若遂爾妄營，則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

臣以庸蔽，謬忝今職，考括墳籍，博采群議，既無異端，謂粗可依據。今玄冬務隙，野罄人閑，遷易郊壇，二三爲便。

詔曰："所上乃有明據，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從舊。"

先是，孝文於代都詔中書監高閭、太常少卿陸琇并公孫崇等十餘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後崇爲太樂令，乃上請尚書僕射高肇，更共營理。宣武詔芳共主之。芳表以禮樂事大，不容輒决，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彦，討論得失，研窮是非，無以垂之萬葉，爲不朽之式。被報聽許，數旬之間，頻煩三議。于時朝士頗以崇

處。《禮記》又説："在壇上祭日，在坎下祭月。"現在計劃像上面説的去建造。《禮儀志》説："在城南建立高禖祠。"没有説到里數，所以仍然依舊。

靈星本來不是禮官的事，從漢初開始祭祀，專門用作祈田，一向隸屬於郡縣管理。《郊祀志》説："高祖五年，皇帝給御史下詔，命令天下修建靈星祠，祭祀用三牲，縣令、長祭祠。"晋朝的《祠令》説："郡、縣、諸侯、王國祭祀社稷、先農，縣又祭祀靈星。"這些都是由各縣祭靈星的明證。周公的廟之所以另建在洛陽，因爲姬旦創建洛邑，所以歷代傳下來在洛陽，祭祀不斷，以表彰他的功勋。伯夷、叔齊的廟，也每代都屬洛陽界内神祠。現在都移交給太常，恐怕有違原意。全國這樣的情况很多，都應當安排郡縣修理，官府私家施捨於祠廟。我認爲太常所管理的範圍，郊廟的神祇自有一定的限額，不應臨時隨意增减，如果像這樣隨便營造，將不免於濫祀。這兩件祭祀是由太常負責，在洛陽和在國都是一樣的，但重要的是要辨明根本。

下臣以平庸愚昧，充數任太常卿之職，考校典籍，廣泛采納衆人的意見，衆人已没有異議，認爲大體可以依照執行。現在正是初冬農閑時節，野外没有作物，人也有空閑，遷徙郊祀壇，有很多方便之處。

下詔説："你所上奏的都有明確的證據，但前朝設立已久，暫時依原先的執行。"

在此之前，孝文帝曾在代都下詔讓中書監高閭、太常少卿陸琇以及公孫崇等十多人修改鐘磬之類及八音樂器。後來公孫崇擔任太樂令，便上書請求尚書僕射高肇，讓他一同管理。宣武帝下詔劉芳共同主持。劉芳上表認爲禮樂事關大局，不應由一個人决定，如果不廣泛召集公卿百官，大量聘請名儒碩學，討論得失，深入研究是非正僞，是無法流傳萬代，成爲不朽典範的。表奏上去被批准，幾十天之内，一再進行討論。當時的

專綜既久，不應乖謬，各默然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誥，搜括舊文，共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爲盈縮有差，不合典式。崇雖示相酬答，而不會問意，卒無以自通。尚書依事述奏，仍詔委芳别更考制。於是學者彌歸宗焉。

朝士們多認爲公孫崇專門負責時間已久，不應該會錯，各人都默不發言。劉芳便深入引證經誥故事，搜求過去的文字爲證，對公孫崇所定進行質疑，所説都有明確證據，認爲長短有誤差，不符合規定。公孫崇雖然表面上和他辯論，但實際并不能領會他的意思，最終也無法自通。尚書依照實情陳述上奏，仍舊委任劉芳另行考據制定。因此求學的人更多地歸宗於他。

芳以社稷無樹，又上疏曰：

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爲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大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武通》："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人望見既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

劉芳因爲社稷壇没有樹，又上疏説：

依照《合朔儀注》："日象發生變化，用朱紅色的綫做成繩子，圍繞社樹繫三圈。"但現在没有樹。又《周禮·大司徒》記其職責説："設立社稷壇而種下土地神所依附的社樹，各種下社稷所宜種的的樹。"鄭玄的注文説："所適宜種的樹，指松柏栗木之類的樹木。"這是第一個證據。又《小司徒·封人》記封人之職責説："職掌爲設立國君的社稷壇，爲國都的近郊分界而栽樹作爲標志。"鄭玄注釋説："没提到稷，是因爲國王主於社。稷，衹是小社。"這是第二個證據。又《論語》説："哀公向宰我問社樹的情況，宰我回答説：夏后氏種松，殷人種柏，周人種栗。"這就是所謂各處土地所適宜種的樹。這是第三個證據。又《白虎通》："社稷所種樹是爲什麽？是尊崇它而作的標識，使人一看到便肅然起敬，也是爲了表現功德。"案這段話正可以解釋爲什麽種樹的用意，根本就不用説有没有的問題。這是第四個證據。這裏説"社、稷之所以有樹的原因是什麽"，這樣説來稷也有樹是無疑的。又《五經通義》説："天子有太社、王社，諸侯有國社、侯社，制度是怎樣呢？回答説社都衹有圍墻而没有屋，在中間栽上樹。栽上樹，是因爲土主宰生長萬物，萬物没有比樹更好的了，所以要栽上樹。"這是第五個證據。這段話最詳細地解釋了爲什麽有樹的意義。又《五經要義》説："社中一定要栽上樹。"《周禮·司徒》中關於司徒的職責説："分别社的不同而種上樹，各依據土地所適宜生長的情況

生。"《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爲樹，唯誡社、誡稷無樹。此其七證也。

雖辯有樹之據，猶未正所植之木。案《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立社各異也。愚以爲宜植以松。何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證。稷乃社之細，蓋亦不離松也。

宣武從之。

芳沈雅方正，概尚甚高，《經》《傳》多通，孝文尤器敬之，動相顧訪。太子恂之在東宫，孝文欲爲納芳女，芳辭以年貌非宜，帝嘆其謙慎。帝更敕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文之女，孝文乃爲恂娉之，與鄭懿女對爲左右孺子焉。

崔光於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詢仰。芳撰鄭玄所注《周官》《儀禮音》、干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甯所注《穀梁音》、韋昭所注《國語音》、范曄《後漢書音》各一卷，《辯類》三卷，《徐州人地録》二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毛詩箋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卷，《周官》《儀禮義證》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書監讓芳，宣武不許。卒，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文貞侯。

而定。"《尚書·逸篇》説："太社種松，東社栽柏，南社栽梓，西社栽栗，北社種槐。"這是第六個證據。這又是太社及四方都種各種樹的明證。又看到各家畫的《禮圖》，社稷圖都畫成樹，僅有誡社、誡稷没有樹。這是第七個證據。

上面雖然辯明了社稷有樹的證據，但還没有準確説明所種植的樹種。案《論語》説"夏后氏種松樹，殷朝人栽柏樹，周代人種栗樹"，這便是歷代的不同。而《尚書·逸篇》則説："太社祇有松"，這樣看來，便可以説即使一個時代中各社種的樹也不同。我認爲應栽松樹爲適宜。爲什麽這樣説呢？《逸書》説"太社僅種松"，現在栽松，不擔心不符合禮制。祇是稷中種什麽樹没有現成的證據。稷乃是一種小社，大概也不會離開松樹。

宣武帝同意他的奏議。

劉芳沉着穩重而正直，有很高的學識，對於《經》及其《傳》注他大多通曉，孝文帝尤其敬重他，一有事便向他咨詢。太子元恂還在東宫的時候，孝文帝想給太子娶劉芳的女兒，劉芳推辭説女兒的年齡相貌都不適宜，孝文贊嘆他的謙虚謹慎。孝文帝又要他推薦同族的女子，劉芳便推薦同族的侄輩長文的女兒，孝文帝便給元恂娶了這個女子，和鄭懿的女兒一起成爲左右孺子。

崔光和劉芳之間有中表親關係，每件事都要去徵詢意見。劉芳撰著有鄭玄所注《周官》《儀禮音》、干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的《公羊音》、范甯所注的《穀梁音》、韋昭所注的《國語音》、范曄的《後漢書音》各一卷，《辯類》三卷，《徐州人地録》二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毛詩箋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卷，《周官》《儀禮義證》各五卷。崔光上表請求將中書監讓給劉芳，宣武帝不允許。去世，追贈爲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號爲文貞侯。

長子懌，字祖欣，雅有父風，頗好文翰。歷徐州别駕、兗州左軍府長史、司空諮議參軍，屢爲行臺出使，所歷皆有當官之稱。轉通直散騎常侍、徐州大中正，行郢州事，尋遷安南將軍、大司農卿。卒，贈徐州刺史，謚曰簡。

大兒子劉懌，字祖欣，很有父風，愛好文詞。歷任徐州别駕、兗州左軍府長史、司空諮議參軍，屢次作爲行臺出使，所任的官職都有稱職的名聲。改任通直散騎常侍、徐州大中正，代理郢州刺史，不久升爲安南將軍、大司農卿。去世，追贈爲徐州刺史，謚號爲簡。

無子，弟廞以第三子琰爲後。

没有兒子，弟弟劉廞把自己的第三個兒子劉琰作爲他的後代。

劉廞 劉騭

廞字景興，好學强立。善事當世，高肇之盛及清河王懌爲宰輔，廞皆與其子侄交游；靈太后臨朝，又與太后兄子往還相好。太后令廞以詩賦授弟元吉。稍遷光禄大夫。孝武帝初，除散騎常侍，遷驃騎大將軍、國子祭酒。孝武於顯陽殿講《孝經》，廞爲執經，雖酬答論難未能精盡，而風采音制，足有可觀。尋兼都官尚書，又兼殿中尚書。及孝武入關，齊神武至洛，責廞誅之。

劉廞字景興，好學而力求名聲。善於與當時名貴交結，高肇興盛和清河王元懌任宰相時，劉廞與他們的子侄輩交游；靈太后執政，又和太后的侄兒們往來密切。太后命令他以詩賦傳授她的弟弟元吉。逐漸升任光禄大夫。孝武帝初年，任命爲散騎常侍，升任驃騎大將軍、國子祭酒。孝武帝在顯陽殿講《孝經》，劉廞給他拿經文，雖然對答論辯没有達到精妙，但風采音調，也還是很動人的。不久兼任都官尚書，又兼任殿中尚書。等到孝武帝入關，齊神武到達洛陽，罪責劉廞而殺了他。

子騭，字子昇，少有風氣，頗涉文史。位徐州開府從事中郎。父廞之死，騭率勒鄉部赴兗州，與刺史樊子鵠抗禦王師，每戰，流涕突陣。城陷，禽送晋陽，齊神武矜而赦之。文襄爲儀同開府，以騭爲屬，本州大中正，轉中書舍人。時與梁和通，騭前後受敕對其使一十六人。爲司徒左長史，卒，贈南青州刺史。

兒子劉騭，字子昇，從小有風度氣概，大量閲覽文史書籍。任徐州開府從事中郎。父親劉廞死，劉騭率領鄉勇家丁開赴兗州，與刺史樊子鵠一起反抗朝廷的軍隊，每次作戰，他都是流着淚去衝鋒陷陣。兗州城失守，被抓住送往晋陽，齊神武同情而赦免了他。文襄任儀同開府，任用劉騭爲開府屬官，本州大中正，改爲中書舍人。當時與南朝的梁國講和通好，劉騭前後受敕令應對梁國的使者十六人。任司徒左長史，去世，追贈爲南青州刺史。

廞弟絨，位金紫光禄大夫。絨子逖。

劉廞的弟弟劉絨，官位爲金紫光禄大夫。劉絨的兒子劉逖。

劉逖

逖字子長，少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樂爲事，愛交游，善戲謔。齊文襄以爲永安公浚開府行參軍。逖遠離家鄉，倦於羈旅，發憤自勵，專精讀書。晋陽都會之所，霸朝人士

劉逖字子長，從小聰明敏慧，喜歡游獵騎馬射箭，以游樂爲務，愛交游，喜好開玩笑取樂。齊文襄任用他爲永安公高浚的開府行參軍。劉逖遠離家鄉，對游蕩他鄉感到厭倦，發憤自强，專心讀書。晋陽是人物的聚集之地，滿朝士人雲

攸集，咸務於宴集。逖在游宴之中，卷不離手，遇有文籍所未見者，則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其好學如此。亦留心文藻，頗工詩咏。

集，人人都宴會集游。劉逖雖參預游宴，但書不離手，遇到没見到過的書籍，就整天吟誦，有時通宵達旦。他好學到了這種程度。對文章詞藻也加以注意，很會寫詩。

齊天保初，行定陶縣令，坐奸事免，十餘年不得調。其姊爲任氏婦，没入宫，敕以賜魏收，收所提携，後爲開府參軍。及文宣崩，文士并作挽歌，楊遵彦擇之，員外郎盧思道用八首，逖用二首，餘人多者不過三四。中書郎李愔戲逖曰："盧八問訊劉二。"逖銜之。乾明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送梁主蕭莊。還，兼三公郎中。

北齊天保初年，代理定陶縣令，因奸事被免職，十多年未能任用。他的姐姐是任氏的媳婦，被没籍入宫，皇帝手令將她賜給魏收，由於魏收提携，劉逖後來任開府參軍。等到文宣帝去世，文人都作挽歌，楊遵彦選用，員外郎盧思道的挽歌被采用了八首，劉逖的被采用兩首，其餘的人最多也衹有三四首。中書郎李愔戲謔劉逖説："盧八問訊劉二。"劉逖耿耿於懷。乾明元年，兼任員外散騎常侍，讓他送南朝梁國的皇帝蕭莊。回朝，兼任三公郎中。

武成時，和士開寵要，逖附之。正授中書侍郎，入典機密。時李愔獻賦，言天保中被譏。逖摘其文，奏曰："誹謗先朝，大不敬。"武成怒，大加鞭朴。逖喜復前憾，曰："高捶兩下，執鞭一百，何如呼劉二時。"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逖欲獨擅文藻，不願與文士同行。時黄門侍郎王松年妹夫盧士游，性沈密，逖求以爲副。又逖姊魏家者，收時已放出，逖因次欲嫁之士游，不許。逖恐事露，亦不逼焉。遷給事黄門侍郎，修國史。加散騎常侍，除假儀同三司，聘周使副。二國始通，禮儀未定，逖與周朝議論往復，斟酌古今，事多合禮，兼文辭可觀，甚得名譽。使還，拜儀同三司。

武成帝時，和士開受寵幸，劉逖攀附他。任中書侍郎，入朝掌管機要。當時李愔獻賦，説自己天保年間遭到誣害。劉逖摘録他的文句，上奏説："李愔誹謗先朝，這是大不敬之罪。"武成帝發怒，對李愔大加鞭打。劉逖很高興報了以前的私憤，説："高舉的木棍打兩下，又打了一百鞭，何必當初叫劉二。"很快兼任散騎常侍，爲出使南朝陳國的主使。劉逖想一個人獨顯文學才能，不願和文人一起出使。當時黄門侍郎王松年的妹夫盧士游，性格沉静細密，劉逖請求讓他任自己的副手。又劉逖姐姐在魏收家，魏收這時已被赦罪釋放，劉逖趁機想將姐姐嫁給士游，不被同意。劉逖怕事情敗露，也不敢逼迫。升任給事黄門侍郎，撰修國史。加官散騎常侍，暫爲儀同三司，出使北周任副使。兩國之間剛剛互通使者，通使的禮儀没有確定，劉逖與北周反復討論，參酌古今的先例，事情大多合乎禮制，加之文辭優雅，獲得了很好的聲譽。出使回朝，任命爲儀同三司。

及武成崩，和士開欲改元，議者各異。逖請爲"武平"，私謂士開曰："武平反爲明輔，逖作此以爲公。"士開悦而從之。時士開爲衆口所排，婁定遠同輔政，逖遂回附之，使得西貨，悉以餉定遠。定遠外任，逖不自

等到武成帝去世，和士開想要改年號，討論的朝士看法不一。劉逖便請求改爲"武平"，私下對士開説："與武平相對的是賢明的輔弼，我取這個年號是爲了您。"士開很高興而同意了。當時和士開遭到大家的指責，婁定遠一同輔政，劉逖又依附婁定遠，出使得來的西域的貢品，全

安，又陰結斛律明月、胡長仁以自固。士開知之，未甚信，忽於明月門巷逢之，彌以爲實。初，逖名宦未達時，欲事祖珽。珽未原，謂人曰："我言彭城楚子，應有氣俠，唯將崔季舒詩示人，殊乖氣望。"逖乃爲弟娶珽女，遂成密好。珽之將訴趙彥深、和士開也，先與逖謀，逖乃告二人，故二人得爲之計。珽被黜，令弟出其妻。及是，逖爲士開所嫌。尋出爲仁州刺史。珽乃要行臺尚書盧潛陷逖，許潛重遷。潛曰："如此事，吾不爲也。"更戒逖而護之。

都拿去送給定遠。定遠外任，劉逖内心不安，又暗中巴結斛律明月、胡長仁以保存自己的地位。士開得知這事，不很相信，没想到在明月門前碰到了，相信這是事實。當初，劉逖没有發迹的時候，想事奉祖珽。祖珽并未接受，對人説："我説彭城的楚人，應該有氣節俠義，衹是把崔季舒的詩給人看，聲望相差太遠了。"劉逖便給弟弟娶祖珽女兒爲妻，於是兩人成爲親密好友。祖珽準備狀告趙彥深、和士開，先與劉逖商量，劉逖便把消息告訴了趙、和二人，所以二人能事先作了準備。祖珽被貶黜，劉逖要弟弟休妻。等到這時，劉逖遭到士開嫌棄，不久便被貶出任仁州刺史。祖珽便叫行臺尚書盧潛陷害劉逖，并答應讓盧潛高升。盧潛説："像這樣的事，我不做。"反而告訴劉逖而袒護了劉逖。

後被徵還，待詔文林館，重除散騎常侍，奏門下事。未幾與崔季舒等同戮，時年四十九。所制文筆三十卷。

後來被徵召入朝，待詔文林館，重新任命爲散騎常侍，呈報門下省事務。没多久與崔季舒等人一同被殺，當時四十九歲。所寫的詩文三十卷。

子逸人，開府行參軍。仕隋，終於洛陽令。

兒子逸人，任開府行參軍。在隋做官，在任洛陽令時去世。

劉懋

芳從子懋。懋字仲華，祖泰之，父承伯，仕宋并有名位。懋聰敏好學，博綜經史，善草隸書，識奇字。宣武初入朝，位尚書外兵郎中。芳甚重之，凡所撰朝廷軌儀，皆與參量。尚書博議，懋與殿中郎袁翻常爲議主。達於從政，臺中疑事，咸所訪決。尚書李平與結莫逆交。遷步兵校尉，領郎中，兼東宫中舍人。轉員外常侍、鎮遠將軍，領考功郎中，立考課之科，明黜陟之法，甚有條貫。

劉芳的侄子劉懋。劉懋字仲華，祖父泰之，父親承伯，在南朝劉宋做官都有名聲地位。劉懋聰明好學，廣泛閱覽經史典籍，擅長寫草隸書，認識奇字。宣武帝初年到朝廷做官，任尚書外兵郎中。劉芳很重視他，所有撰定的朝廷典章制度，都和他參與商量。尚書廣泛討論，劉懋和殿中郎袁翻常常成爲主要論者。善於從政，臺省中的疑問，都要找他咨詢決定。尚書李平和他成爲生死之交。升任步兵校尉，代任郎中，兼任東宫中舍人。改任員外常侍、鎮遠將軍，兼考功郎中，確立考課科目，明確升降之法，很有條理。

孝明初，大軍攻硤石，懋爲李平行臺郎中，城拔，懋頗有功。太傅、清河王懌愛其風雅，常目而送之曰："劉生堂堂，搢紳領袖，若天假之年，必爲魏朝宰輔。"詔懋與諸才學之士撰成儀令。懌爲宰相積年，禮懋尤

孝明帝初年，大軍進攻硤石，劉懋任李平的行臺郎中，攻下硤石，劉懋立有很大的功勞。太傅、清河王元懌喜愛他的風雅，總是目送他説："劉懋儀表堂堂，是達官貴人的領袖，如果上天使他享盡天年，一定會成爲魏朝的宰相。"下詔讓劉懋和各位才學之士撰著儀令。元懌任宰相多

重，令諸子師之。還太尉司馬。熙平二年冬，暴病卒。家甚清貧，亡之日，徒四壁而已。太傅懌及當時才俊莫不痛惜之。贈持節、前將軍、南秦州刺史，謚曰宣簡。

年，對劉懋更器重，令自己的兒子們向他學習。升任太尉司馬。熙平二年冬，暴病身亡。家中很清貧，去世的時候，家徒四壁。太傅元懌與當時的優秀之士都很痛惜。追贈爲持節、前將軍、南秦州刺史，謚號爲宣簡。

懋詩誄賦頌及文筆見稱於時，又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劉懋的詩誄賦頌和文筆受到當時稱贊，又有關於器物造作原始的著作十五卷，名叫《物祖》。

常爽

常爽字仕明，河內溫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孫也。祖珍，苻堅南安太守，因世亂，遂居涼州。父坦，乞伏世鎮遠將軍、大夏鎮將、顯美侯。

常爽字仕明，是河南溫縣人，曹魏太常卿常林的六世孫。祖父常珍，是苻堅的南安太守，因爲戰亂，便遷居涼州。父親常坦，乞伏時爲鎮遠將軍、大夏鎮將、顯美侯。

爽少而聰敏，嚴正有志概，雖家人僮隸未嘗見其寬誕之容。篤志好學，博聞强識，明習緯候。《五經》、百家，多所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太武西征涼土，爽與兄士國歸款軍門。太武嘉之，賜士國爵五品，顯美男；爽爲六品，拜宣威將軍。

常爽小時候聰明，剛正有志向，即使家人僮僕也不曾看到他有寬和放肆的樣子。專心好學，博聞强記，通曉緯候。《五經》、諸子百家，大多研習綜覽。州郡請他做官，都不去。太武帝西征涼州，常爽和哥哥士國到魏國軍營表示忠誠。太武帝獎勵他們，賞賜士國五品爵級，顯美男；常爽爲六品，拜爲宣威將軍。

是時，戎車屢駕，征伐爲事，貴游子弟未遑學術。爽置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爽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焉。尚書左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真安、著作郎程靈虯，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并稱爽之嚴教，獎勵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其爲通識嘆服如此。

這一時期，經常發生戰爭，征戰是日常事務，貴游子弟没來得及去讀書深造。常爽在溫水的右邊開學館，教授學生達七百多人，京城的學業，一下子復興起來。常爽教育學生立有嚴格的獎懲制度，學生事奉他，就像事奉一位嚴厲的國君。尚書左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真安、著作郎程靈虯，都是常爽教育出來的學生。崔浩、高允都稱贊常爽嚴格的教育，獎勵有方。高允說："文翁教人以柔和取勝，先生教學以嚴厲見長，教育的方法雖然不同，但培養人才的結果是一致的。"他受到了如此贊揚欽佩。

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略注》，以廣制作，甚有條貫。其序曰：

利用教學的閑暇，撰述《六經略注》，以擴充原著，很有條理。他寫的序文說：

> 《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神情，啓悟耳目，未有不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

> 《易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這樣看來，仁義，乃是人的本性；經典，是人的文采。都是用來陶冶塑造人的靈魂，啓發人的心智的，没有不經過學習而能成爲人才，不經過練習而能成就事業的。所以季路

而能利其業。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概；甯越庸夫也，講藝以全高尚之節。蓋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備焉。

本是一介武夫，虔服道義而成就了忠烈之士；甯越本是平庸之人，講習六藝而造就了他高尚的氣節。可見知所以然的關鍵在學習，所依據的根本在本性，根本建立了道德就能形成，人生的文采形成了完善的品德就能具備。

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於《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溫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於《書》也；潔靜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易》爲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游心寓目習性文身哉？

從前先王教導天下，沒有不是用《詩》、《書》加以引導，用《禮》、《樂》加以教化的，潛移默化地改變風俗，使人民和諧。所以恭敬節儉莊重而不煩，這要以《禮》的教義爲深奧；廣博簡易純粹而不奢侈，這要以《樂》的教義爲深奧；溫柔敦厚純樸而不愚昧，這要以《詩》的教義爲深奧；疏略通達推知遠大而不誣罔，這要以《書》的教義爲深奧；簡潔清靜精微而不殘害，這要以《易》的教義爲深奧；屬筆敘辭、排比事類而不紊亂，這要以《春秋》的教義爲深奧。《樂》的作用在於和諧精神，《詩》的作用在於修正言辭，《禮》的作用在於明瞭大體，《書》的作用在於以廣視聽，《春秋》的作用在於明斷事務。這五個方面，是五種恒常之道，要互相配合使用。《易》是《六經》的源頭，所以說《易》理如不能探明，則天地就無法理解。由此說來，《六經》是先王的遺業，聖人的大事，怎能不經常閱讀悉心體會以修身養性呢？

頃因暇日，屬意藝林，略撰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略注》，以訓門徒焉。

我近來利用暇日，注意典籍，大略撰寫下我的見聞，討論它們的本原，名叫《六經略注》，用來教育門生。

其《略注》行於世。

他的《略注》流行於世。

爽不事王侯，獨守閑靜，講肄經典二十餘年，時號爲"儒林先生"。年六十三，卒於家。

常爽不想當官，獨自保持清閑，講習經典二十多年，當時稱他爲"儒林先生"。年紀六十三，在家去世。

子文通，歷官至鎮西司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文通子景。

兒子文通，歷任官職至鎮西司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文通的兒子常景。

常景

景字永昌，少聰敏，初讀《論語》、《毛詩》，一受便覽。及長，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孫良舉爲律

常景字永昌，少年時聰明，剛開始讀《論語》、《毛詩》時，一教便能看懂。等到長大，有才學文思，很喜好文章。廷尉公孫良舉薦他爲協

博士，孝文親得其名，既而用之爲門下録事。正始初，招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敕景參議。宣武季舅護軍將軍高顯卒，其兄右僕射肇托景以及尚書邢巒、并州刺史高聰、通直郎徐紇各作碑銘，并以呈御。帝悉付侍中崔光簡之，光奏景名位乃處諸人之下，文出諸人之上，遂以景文刊石。

律博士，孝文帝親自點他的名，不久任用爲門下録事。正始初年，召集尚書、門下兩省官員到金墉城中書外省考核討論律令，皇帝下令讓常景參加討論。宣武帝的小舅父護軍將軍高顯去世，他的哥哥右僕射高肇委托常景以及尚書邢巒、并州刺史高聰、通直郎徐紇各人都寫一篇碑銘，一并將它們交給皇帝看。孝文帝又全都交給侍中崔光去挑選，崔光上奏認爲常景的名聲官位在這幾個人的後面，但碑文的質量則在這幾個人之上，結果用常景寫的碑文刻在碑石上。

肇尚平陽公主，未幾主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已付學官議正施行。尚書又以訪景，景以婦人無專國之理，家令不得有純臣之義，乃執議曰：

高肇娶平陽公主爲妻，没多久公主去世，高肇想要讓公主的家令去墓舍服喪，已經交給學官議定施行。尚書又以此事去向常景咨詢，常景認爲婦人没有成爲一方諸侯國主的道理，家中的臣僕也不能成爲純粹意義上的大臣的理由，便堅持己見説：

> 喪紀之本，實稱物以立情；輕重所因，亦緣情以制禮。雖理關盛衰，事經今古，而制作之本，降殺之宜，其實一焉。是故臣之爲君，所以資敬而崇重；爲君母妻，所以從服而制義。然而諸侯大夫之爲君者，謂其有地土、有吏屬，無服文者，言其非世爵也。今王姬降適，雖加爵命，事非君邑，理異列土。何者？諸王開國，備立臣吏，生有趨奉之勤，死盡致喪之禮。而公主家令，唯有一人，其丞已下，命之屬官，既無接事之儀，實闕爲臣之體。原夫公主之貴，所以立家令者，蓋以主之内事，脱須關外，理無自達，必也因人。然則家令唯通内外之職及典主家之事耳，無關君臣之理，名義之分也。由是推之，家令不得爲純臣，公主不可爲正君，明矣。

> 表達喪事的根本，實在於稱物以立情；輕重的依據，也祇是要根據情理來制定禮制。即使道理與人物的盛衰相關，事情經歷了古今的不同，但制定禮制的根本，喪禮的情理，其實是一致的。所以大臣爲國君服喪，是以此來表達恭敬而尊崇重位；爲國君的母親妻室戴孝，是爲了藉此依照服飾而制定名分。但是諸侯大夫作爲一方的君主，是指他們有分封的土地、有下屬的官吏，而没有爲他們服喪的明文，是説他們的爵位并非世代相傳的。現在公主下嫁，雖然已給她封爵，但畢竟事情與君王分封不同，情理也不能等同於分封土地。爲什麼呢？諸侯王開國的時候，就完備地設立了屬臣官吏，活着的時候臣屬對諸侯王有奔走侍奉的辛勞，死後當然應盡披麻戴孝的禮節。但公主的家令官，僅有一個人而已，家丞以下，雖説是家丞的屬官，但既没有理事的典章制度，實際也缺乏作爲大臣的體統。起初以公主的尊貴，所以要爲她設立家令官的原因，是因爲要他主持家務，假如要他參與家外的事務，也是因爲公主自己無法親自去，一定要藉助一

個人去辦。這樣便可以看出，家令衹有內外聯係的職責以及主管家務的職責，與君臣之理無關，也不表示君臣名分。由此推論，家令官不能算正規的大臣，公主不算是真正的君主，是很明確的了。

且女人之爲君，男子之爲臣，古禮所不載，先朝所未議。而四門博士裴道廣、孫榮乂等以公主爲之君，以家令爲之臣，制服以斬，乖繆彌甚。又張虛景、吾難羈等不推君臣之分，不尋致服之情，猶同其議，準母制齊，求之名實，理未爲允。竊謂公主之爵，既非食采之君；家令之官，又無純臣之式。若附如母，則情議罔施；若準小君，則從服無據。案如經《禮》，事無成文，即之愚見，謂不應服。

況且女人爲君，男人來作臣，古代的禮典上没有記載，前朝也没有討論過。而四門博士裴道廣、孫榮乂等人把公主作爲君主，把家令官視爲大臣，制定服喪三年規定，與理相違背得很厲害。又張虛景、吾難羈等人不推論君臣的名分，不考證服喪制定的情理，也贊同四門博士們的議論，按照兒女給母親服喪的標準服喪，依循求名實相符之理，實在不公允。我認爲公主的爵位，既不是食封邑的諸侯君王；家令這種官，又非真正意義上的臣僚。如果比附爲母子，那麼將於情理不通；如果按照諸侯夫人之例，又没有根據制定服喪。如考證於《禮經》，這件事没有成文，按照我的意見，認爲不應該服喪。

朝廷從之。

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議。

景淹滯門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揚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托意以贊之。景在樞密十有餘年，爲侍中崔光、盧昶、游肇、元暉尤所知賞。累遷積射將軍、給事中。延昌初，東宫建，兼太子屯騎校尉，録事皆如故。受敕撰門下詔書凡四十卷。尚書元萇出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請景爲司馬。以景階次不及，除録事參軍、襄威將軍，帶長安令。甚有惠政，人吏稱之。

常景滯留門下省多年，不能升任顯要官職，因爲蜀地的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揚子雲等四位賢士，都有很高的才能但無顯赫的地位，便托意爲他們作贊。常景在中樞機關十多年，尤其受到侍中崔光、盧昶、游肇、元暉的知遇賞識。多次升遷至積射將軍、給事中。延昌初年，立太子，兼任太子屯騎校尉，録事之職依舊。接受敕命撰寫門下省的詔書共四十卷。尚書元萇出任安西將軍、雍州刺史，請求調常景任自己的司馬。因爲常景的級别不够，任命爲録事參軍、襄威將軍，兼長安縣令。有很好的聲譽，吏民都稱贊他。

先是，太常劉芳與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別典儀注，多所草創，未成。芳卒，景纂成其事。及宣武崩，召景赴京，還修儀注。拜謁者僕射，加寧遠將軍，又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後授步兵校尉，仍舍人。又敕撰太和

在此之前，太常劉芳與常景等人撰定朝廷儀典規定，没有頒布實行。又負責儀注，寫了很多草稿，没有完成。劉芳去世，常景編纂完成了這件事。等到宣武帝去世，下令召常景趕赴京城，回來撰修儀注。任命爲謁者僕射，加官寧遠將軍，又以原有官職兼任中書舍人。後來爲步兵校

之後朝儀已施行者，凡五十餘卷。時靈太后詔依漢世陰、鄧二后故事，親奉廟祀，與帝交獻。景乃據正以定儀注，朝廷是之。

尉，依舊兼舍人。又受敕令撰定太和以後已經實施的朝廷儀典，共五十多卷。當時靈太后下詔依照漢代的陰太后和鄧太后的先例，親自到宗廟祭祀，與皇帝交替奉獻供品。常景便根據正史來撰定儀注，朝廷肯定了他的做法。

正光初，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故。時明帝行講學之禮於國子寺，司徒崔光執經，敕景與董紹、張徹、馮元興、王延業、鄭伯猷等俱爲録義。事畢，又行釋奠之禮，并詔百官作釋奠詩，以景作爲美。

正光初年，任命爲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之職依舊。當時明帝在國子寺舉行講學儀式，司徒崔光爲皇帝執經書，敕令常景與董紹、張徹、馮元興、王延業、鄭伯猷等共同擔任録義。事情結束後，又舉行祭先聖先師禮，下詔百官都寫釋奠詩，其中以常景的詩作最好。

是年九月，蠕蠕主阿那瓌歸闕，朝廷疑其位次。高陽王雍訪景。曰："昔咸寧中，南單于來朝，晋世處之王公、特進之下。今日爲班，宜在蕃王、儀同三司之間。"雍從之。朝廷典章，疑而不决，則時訪景而行。

這一年九月，蠕蠕國主阿那瓌到京，朝廷拿不準該怎樣給他排座次。高陽王元雍向常景咨詢。常景說："從前晋咸寧年間匈奴南單于前來朝覲，晋朝給他安排在王公、特進之下。現在我們給他安排座次，應該在藩王、儀同三司之間。"元雍接受了他的意見。朝廷的典章制度有疑惑不决的地方，就隨時來向常景咨詢而後實行。

初，平齊之後，光禄大夫高聰徙於北京，中書監高允爲之聘妻，給其資宅。聰後爲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報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景尚允才器，先爲《遺德頌》，司徒崔光聞而觀之，尋味良久，乃云："高光禄平日每矜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高氏不得獨擅其美也。"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受詔議定服章，敕景参修其事。尋進號冠軍將軍。

當初，平定南齊之後，光禄大夫高聰被貶往代郡，中書監高允給他娶妻，供給他財物宅院。高聰後來給高允立碑，經常說："我用此文報答他的恩德就够了。"豫州刺史常綽認爲高聰的碑文還不足以表達盡高允的美德。常景崇尚高允的才器，先寫了一篇《遺德頌》，司徒崔光聽説後找來閲讀，玩味了很久，便說："高聰平時總以自己的作品爲驕傲，自稱可以報答高允的功德，現在我看到常景的這篇頌文，便知道高聰不能獨擅其美。"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接受朝廷詔令議定朝服制度，下令常景參預修訂事宜。不久晋升爲冠軍將軍。

阿那瓌之還國也，境上遷延，仍陳窘乏。遣尚書左丞元孚奉詔振恤，阿那瓌執孚過柔玄，奔于漠北。遣尚書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僕射元纂追討不及。乃令景出塞，經瓫山，臨瀚海，宣敕勒衆而返。景經涉山水，悵然懷古，乃擬劉琨《扶風歌》十二首。進號征虜將軍。

阿那瓌回國，在邊境上滯留，陳說自己的困窘貧乏。派尚書左丞元孚奉詔前往賑濟撫恤，阿那瓌扣留元孚經過柔玄，逃奔到大漠之北。派尚書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僕射元纂追擊討伐未能趕上。便命令常景出邊塞，經過瓫山，抵達瀚海，宣示敕令指揮軍隊返回。常景跋山涉水，感懷古昔，心中悵然，於是擬作劉琨的《扶風歌》十二首。晋升爲征虜將軍。

孝昌初，給事黄門侍郎，尋除左

孝昌初年，任給事黄門侍郎，不久任命爲左

將軍、太府少卿，仍舍人。固辭少卿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梁，梁武遣其豫章王蕭綜入據彭城。時安豐王延明爲大都督、大行臺，率臨淮王彧等衆軍討之。既而蕭綜降附，徐州清復，遣景兼尚書，持節馳與行臺都督觀機部分。景經洛汭，乃作銘焉。是時尚書令蕭寶夤、都督崔延伯、都督北海王顥、都督車騎將軍元恒芝等并各出討，詔景詣軍宣旨勞問。還，以本將軍授徐州刺史。

杜洛周反於燕州，仍以景兼尚書爲行臺，與幽州都督、平北將軍元譚以禦之。景表求勒幽州諸縣悉入古城，山路有通賊之處，權發兵夫，隨宜置戍，以爲防遏。又以頃來差兵，不盡强壯，今之三長，皆是豪門多丁爲之，今求權發爲兵。明帝皆從之。進號平北將軍。別敕譚西至軍都關，北從盧龍塞，據此二險，以杜賊出入之路。又詔景山中險路之處，悉令捍塞。景遣府録事參軍裴智成發范陽三長之兵以守白㵎，都督元譚據居庸下口。俄而安州石離、冗城、斛鹽三戍兵反，結洛周，有衆二萬餘落，自松岍赴賊。譚勒別將崔仲哲等截軍都關以待之。仲哲戰没，洛周又自外應之，腹背受敵，譚遂大敗，諸軍夜散。詔以景所部別將李琚爲都督，代譚征下口，降景爲後將軍，解州任。仍詔景爲幽、安、玄、燕四州行臺。

賊既南出，鈔略薊城，景命統軍梁仲禮率兵士邀擊，破之，獲賊將禦夷鎮軍主孫念恒。都督李琚爲賊所攻薊城之北，軍敗而死。景率屬城人禦之，賊不敢逼。洛周還據上谷。授景平北將軍、光禄大夫，行臺如故。洛周遣其都督王曹紇真、馬叱斤等率衆

將軍、太府少卿，仍兼任舍人。堅决推辭少卿之職沒有接受，改任散騎常侍，將軍之職如故。徐州刺史元法僧叛變逃到了南朝梁國。梁武帝派遣他的豫章王蕭綜進駐彭城。當時安豐王延明任大都督、大行臺，率領臨淮王元彧等各路大軍討伐。不久蕭綜歸降，徐州平定收復，派遣常景兼任尚書，持節火速趕往徐州與行臺都督隨機處理事宜。常景經過洛汭，便在那裏寫作了銘文。這時尚書令蕭寶夤、都督崔延伯、都督北海王元顥、都督車騎將軍元恒芝等人同時各方征討，下詔常景到軍中去宣示朝旨慰問。回朝，以原先的將軍稱號任徐州刺史。

杜洛周在燕州反叛，以常景兼任尚書爲行臺，和幽州都督、平北將軍元譚一起抵禦洛周。常景上表請求幽州各縣全都進入古城，山路中有通向賊寇的地方，權且調動兵夫，根據情況設置戍卒，作爲防備。又認爲近來的差夫兵丁，不很强壯，現今的三長，都是一些豪門多壯丁的人擔任，現請求權且徵調他們作爲兵丁。明帝都采納了他的意見。升爲平北將軍。另敕命元譚西到軍都關，北到盧龍塞，占據二處險要之地，以便杜絶叛軍的來往要道。又下詔命令常景在山中險要路口，全都要加以把守。常景派府録事參軍裴智成調范陽三長的兵丁去守衛白㵎，都督元譚據守居庸、下口。不久安州的石離、冗城、斛鹽等三處戍兵反叛，勾結洛周，有部衆二萬多，從松岍開赴杜洛周。元譚指揮別將崔仲哲等人在軍都關等待敵人的到來。仲哲戰死，洛周又從外響應，腹背受敵，元譚大敗，各路軍隊夜間逃散。下詔任命常景所指揮的別將李琚爲都督，代替元譚征討下口，降常景爲後將軍，解除州刺史之職。下詔常景任幽、安、玄、燕等四州行臺。

叛軍已經向南，搶劫薊城，常景命令統軍梁仲禮率領士兵邀擊，把叛軍打敗，活捉了叛軍將領禦夷鎮軍的頭領孫念恒。都督李琚在薊城北面遭叛軍進攻，軍隊戰敗而自己戰死。常景率領屬下的城人抵禦，叛軍不敢進逼。洛周退回占據上谷。授予常景平北將軍、光禄大夫，行臺依舊。洛周派遣他的都督曹紇真、馬叱斤等人率兵到薊

薊南，以掠人穀，乃遇連雨，賊衆疲勞。景與都督于榮、刺史王延年置兵栗園，邀其走路，大敗之，斬曹紇真。洛周率衆南趨范陽，景與延年及榮破之，又遣别將重破之於州西虒眼泉，禽斬之及溺死者甚衆。

後洛周南圍范陽，城人翻降，執刺史延年及景，送於洛周。尋爲葛榮所吞，景又入榮。榮破，景得還朝。

永安初，詔復本官，兼黄門侍郎，又攝著作，固辭不就。二年，除中軍將軍，正黄門。先是參議《正光壬子曆》，至是賜爵高陽子。元顥内逼，莊帝北巡，景與侍中、大司馬、安豐王延明在禁中召諸親賓，乃安慰京師。顥入洛，景仍居本位。莊帝還宫，解黄門。普泰初，除車騎將軍、右光禄大夫、秘書監。以預詔命之勤，封濮陽縣子，後以例追。永熙二年，監議事。

景自少及老，恒居事任，清儉自守，不營産業，至於衣食，取濟而已。耽好經史，愛玩文詞，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質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爲期。友人刁整每謂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業，雖儉約可尚，將何以自濟也？吾恐摯太常方餒於柏谷耳。"遂與衛將軍羊深矜其所乏，乃率刁雙、司馬彦邕、李諧、畢祖彦、畢義顯等各出錢千文而爲買馬焉。天平初遷鄴，是時詔下三日，户四十萬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下非陪從者，盡乘驢。齊神武以景清貧，特給車牛四乘，妻孥方得達鄴。後除儀同三司，仍本將軍。武定六年，以老疾去官，詔特給右光禄事力終其身。八年薨。

南，去掠奪人口糧食，正遇連日下雨，士兵疲勞。常景和都督于榮、刺史王延年在栗園設伏兵，截斷敵人的退路，把敵人打得大敗，殺死了曹紇真。洛周率部往南奔赴范陽，常景與延年以及于榮打敗了他，又派别將再次在州西的虒眼泉打敗了他，被活捉、斬首以及溺死的敵人很多。

後來洛周往南圍攻范陽，城中人反叛而投降，捉住了延年和常景，送到洛周的軍營。不久洛周被葛榮吞并，常景又到了葛榮軍中。葛榮失敗，常景得以回朝。

永安初年，下詔恢復他原先的官職，兼任黄門侍郎，又兼管著作事，他堅决推辭不上任。二年，任命爲中軍將軍，正黄門。此前參預討論《正光壬子曆》，到這時賜給爵位爲高陽子。元顥逼進洛陽，莊帝巡幸北方，常景與侍中、大司馬、安豐王延明在宫禁中召集親戚貴要，對京城人士加以安慰。元顥進入洛陽，常景擔任原職。莊帝返回京城，解除了常景的黄門之職。普泰初年，任命爲車騎將軍、右光禄大夫、秘書監。因爲經常參預撰寫詔命，封爵爲濮陽縣子，後來按例追還。永熙二年，任監議事。

常景從年少到年老，長期任政事，以清廉節儉自律，不經營産業，至於吃穿方面，但求温飽。非常喜好經籍史書，愛好文章詞藻，如果有新異之書，一定到處尋訪，有時用財物抵押買來，不考慮價格貴賤，一定要想辦法得到。友人刁整常對他説："你自守高尚的品德，不經營家産，雖儉約的品德值得崇尚，但將用什麽來生活呢？我恐怕你這位當今的摯虞太常也將要餓死於柏谷。"便與衛將軍羊深救助常景，帶領刁雙、司馬彦邕、李諧、畢祖彦、畢義顯等人各出錢千文而給常景買馬。天平初年遷都鄴城，當時下詔僅三天，四十萬户人倉促上路，收繳百官的馬匹，尚書丞、郎以下的官員衹要不屬於陪從皇帝的，一律乘驢。齊神武帝因爲常景清貧，特地給他駕車的牛四乘，常景的妻兒這纔得以到達鄴都。後來任命爲儀同三司，依舊保留原先的將軍之職。武定六年，因爲年老生病離職，下詔特别給他右光禄從事直到他去世。八年去世。

景善與人交，終始若一，其游處者皆服其深遠之度，未曾見其矜吝之心。好飲酒，澹於榮利，自得懷抱，不事權門。性和厚恭慎。每讀書見韋弦之事、深薄之危，乃圖古昔可以鑒戒，指事爲象，贊而述之曰：

《周雅》云："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有朝隱大夫鑒戒斯文，乃惕焉而懼曰：夫道喪則性傾，利重則身輕。是故乘和體遜，式銘方册；防微慎獨，載象丹青。信哉辭人之賦，文晦而理明。仰瞻高天，聽卑視諦；俯測厚地，岳峻川渟。誰其戴之，不私不畏。誰其踐之，不陷不墜。故善惡是徵，物罔同異。論亢匪久，人咸敬忌。嗟乎！唯地厚矣，尚亦兢兢。浩浩名位，孰識其親。搏之弗得，聆之無聞。故有戒於顯而急于微。好爵是冒，聲奢是基。身陷於禄利，言溺於是非。或求欲而未厭，或知足而不辭。是故位高而勢逾迫，正立而邪逾欺。安有位極而危不萃，邪榮而正不凋。故悔多於地厚，禍甚於天高。夫悔未結，誰肯曲躬。夫禍未加，誰肯累足。固機發而後思圖，車覆而後改躅。改之無及，故狡兔失穴；思之在後，故逆鱗易觸。

君子則不然，體舒則懷卷，

常景很會與人交往，始終如一，和他交游來往的人都佩服他深遠的器度，不曾見到過他有矜持吝嗇的態度。喜歡喝酒，淡泊名利，心安理得，不討好權貴。性格平和厚道而恭謹。平常讀書見到有益的勸規、臨深履薄的危難，便圖寫下古代可以引以爲借鑒的事，指事爲象，寫成贊而叙述説：

《詩經·大雅》説："説天很高，但人還是不敢不彎腰；説地很厚，但人仍不敢不挪小步。"有一位朝隱大夫從這段文字中得到鑒戒，便敬畏而戒懼説：失去了道德就會喪失德性，利欲太重自身就會輕浮。所以人應當以和爲宗旨以謙遜爲根本，這些話銘記在典册；防微杜漸從自己做起，這類文字已載入史籍。確實不錯啊詩人的辭賦，文辭雖隱晦但道理却很明白。仰望那高高在上的蒼天，俯視聆聽人間的一切都清清楚楚；再看那厚實無比的大地，高山巍巍河水渟渟。何人可配此德，衹有那無私無畏之人。何人能實踐此德，衹有那穩重謙恭的人。所以善惡的報應，没有什麼事物能有例外。高論不能持久，人人都知敬忌。唉！大地是最深厚的，尚且還知道敬畏。浩浩名位，誰能親近。强求不可能得到，聆聽没有聲息。所以有人對顯貴有戒而對低微却急於追求。衹求美好的爵位，把聲色當成人生的根基。身心都陷入於利禄之中，沉溺於是非之間。有的追求貪欲而不知滿足，有的對滿足有所戒備而不能辭讓。所以地位越高越危險，正直在位邪佞反而更加欺凌。像這樣豈有地位極高而危險不聚集於身的，邪佞榮顯而正直不凋敝的。所以災禍比大地還厚，禍患比蒼天還高。但災禍尚未到達時，誰願曲躬反省。禍患尚未來時，誰肯止步不前？這是因爲人們總是見機已發然後纔思改圖，車已顛覆，然後纔思改轍。改變已來不及，所以狡兔也會失去洞穴；思慮往往都在事後，所以很輕易地就觸動了龍頸下的三尺逆鱗。

君子則不是這樣，他們身體舒展的時候

視溺則思濟。原夫人之度，邈於無階之天，勢位之危，深於不測之地。餌厚而躬不競，爵降而心不係。守善於已成，懼愆於未敗。雖盈而戒冲，通而慮滯。以知命爲遐齡，以樂天爲大惠。以戢智而從時，以懷愚而游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晝已决矣，猶夜則思其計；誦之口亦明矣，故心必賞其契。故能不同不誘，而弭謗於群小；無毁無譽，而貽信於上帝。托身與金石俱固，立名與天壤相弊。囂競無侵，優游獨逝。夫如是，綺閣金門，可安其宅；錦衣玉食，可頤其形。柳下三黜，不愠其色；子文三陟，不憘其情。

就想着蜷曲的時候，見到溺水的人就想着救濟的方法。人的度量，猶如無垠的天空，勢位的危險，猶如萬丈深淵。君子面對爵禄而不競搶，爵位下降而心意不動。已經成功而仍守善道，尚未失敗就心懷悔恨。雖圓滿却戒懼闕失，通暢但擔心滯阻。把知天命作爲長壽，把樂天當作最大的恩惠。將心智與時俯仰，使自己愚昧而游戲人世。彎腰累足，即使白天行走的計劃就已决定，但夜晚還要思考；大家都説好早已明白，但心中一定要贊賞。所以君子能不苟同不受誘惑，而能不受群小的誹謗；不毁謗不贊譽，而忠信可照於上天。托身與金石一樣堅固，立名與天地一樣永久。喧囂争鬥對他無傷，優哉游哉獨自往來。能做到這樣，豪華的住宅，可作爲安逸的居所；錦綉的衣食，可養他快樂的頤顔。柳下惠三次遭貶黜，没有一點怒色；楚子文連升三級，没有一絲喜色。

而惑者見居高可以持勢，欲乘高以據榮。見直道可以修己，欲專道以邀聲。夫去聲然後聲可立，豈矜道之所宣。慮危然後安可固，豈假道之所全。是以君子鑒恃道不可以流聲，故去聲而懷道。鑒專道不可以守勢，故去勢以崇道。何者？履道雖高，不得無亢；求聲雖道，不得無悔。然則聲奢繁則實儉凋，功業進則身迹退。如此則精靈遂越，驕侈自親。情與道絶，事與勢鄰。方欲役思以持勢，乘勢以求津。故利欲誘其性，禍難嬰其身。利欲交則幽顯以之變，禍難構則智術無所陳。若然者，雖縻爵帝扃，焉得而寧之？雖結珮皇庭，焉得而榮之？故身道未究，而崇邪之徑已形；成功未立，而修正之術已生。福禄交蹇於人事，屯難頓萃於時情。忠介剖心於白日，耿節

但糊塗的人見到居高位可以恃勢，便想占據高位獲得榮耀。見到直道可以修成自己的名譽，便專守直道來博求自己的名聲。實則拋棄名聲之後名聲纔會建立，怎會是依靠直道來獲得。居安思危，難道要靠道來成全。因此君子懂得單靠直道不能名聲遠播，所以要拋棄名聲心懷正道。明白單靠道不能守勢，所以要拋棄權勢而崇尚道。爲什麽呢？履守的道德再高，也不能無弊；追求名聲再有道，也不能無禍。這樣看來名聲太高則實際却相反，功業增就會身迹退。像這樣就會精靈飛越，驕奢自來親近。神情與道隔絶，事與勢相鄰。此時還想動腦筋來恃勢，靠位勢來求升遷。所以就會導致利欲誘惑他的本性，而禍難纏繞上他的身。利欲交侵就會使五情隨之發生變化，禍難已成就會使智術無法施展。如果像這樣，即使把爵位拴在帝室的門柱上，又怎會得到安寧？就算將玉珮結於王庭，又怎能獲得榮耀？所以立身之道還没弄清，而已顯露出崇尚邪術之形；成功未立，而修正自己之術已經産生。福禄在

沉骨於幽壟。因斯愚智之所機，倚伏之所係，全亡之所依，其在遜順而已哉。嗚呼鑒之！嗚呼鑒之！

景所著述數百篇見行於世。删正晉司空張華《博物志》及撰《儒林》、《列女傳》各數十篇云。

長子昶，少學識，有文才，早卒。

昶弟彪之，永安中，司空行參軍。

論曰：古人云：才未半古，功已過之。王肅流寓之士，見知一面，榮任赫然，寄同舊列，雖器業自致，抑亦逢時之所致焉。劉芳矯然特立，沈深好古，博通洽識，爲世儒宗。懋才流識學，見重於世，不虚然也。常爽以儒素著稱，景以文義見宗，美乎！

人事中受阻，危難在時事間交聚。忠介之士剖心向日月表白，耿節忠臣則埋白骨於地下。由此可見愚智的關鍵，升降的要領，生死的依憑，全在順遜二字而已。可要鑒戒啊！可要鑒戒啊！

常景所寫的文章有數百篇流傳於世。他删正的晉朝司空張華的《博物志》及自撰的《儒林傳》、《列女傳》各有數十篇。

大兒子常昶，少學識，但有文才，去世早。

常昶的弟弟彪之，永安年間，任司空行參軍。

論曰：古人說：才能不及古人一半，功勛却超過了古人。王肅祇是一位流落寄寓他鄉之士，見皇帝一面即受知遇，榮任顯赫之職，任官如同老臣，雖是他的功業所致，也由於他遇到時運的結果。劉芳獨立不群，深沉好古，學識淵博，成爲一代儒學的領袖。劉懋以才學識見，受世人推崇，一點不假。常爽憑儒業見稱，常景以文章詞義被崇尚，好啊！

北史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一

郭祚　張彝（孫）晏之（曾孫）乾威　邢巒（弟子）昕（族弟）臧　邵
李崇（從弟）平（平子）奬　諧

郭祚　郭景尚

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魏車騎將軍淮弟亮之後也。祖逸，本州別駕，前後以二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上黨太守恬。太武時，浩親寵用事，拜逸徐州刺史，假榆次侯，贈光禄大夫。父洪之，坐浩事誅。祚亡竄得免。少孤貧，姿貌不偉，鄉人莫之識。有女巫相祚後當富貴。祚涉歷經史，習崔浩之書，尺牘文章見稱於世。弱冠爲州主簿，刺史孫小委之書記。又太原太守王希彦，逸妻之侄也，共相賙恤，乃振。

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是曹魏車騎將軍郭淮的弟弟郭亮的後裔。祖父郭逸，是本州的別駕，先後把兩個女兒嫁給司徒崔浩，一個女兒嫁給崔浩的弟弟上黨太守崔恬。太武帝時，崔浩受親近寵信而當權，任命郭逸爲徐州刺史，賜榆次侯，贈光禄大夫。父親洪之，因崔浩的事牽連被殺。郭祚逃亡得以免死。年輕時孤苦貧困，身材不魁梧，家鄉人不認識他。有個女巫給郭祚看相説今後將要富貴。郭祚涉獵經籍史册，學習崔浩的書法，書信文章受世人稱道。成年後任州主簿，刺史孫小委任他掌管書牘記録。另外太原太守王希彦，是郭逸妻子的侄兒，互相救濟幫助，於是興盛。

孝文初，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遷尚書左丞，長兼給事黄門侍郎。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帝甚賞之。從南征，及還，正黄門。車駕幸長安，行經渭橋，過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承邪？"祚曰："是臣七世伯祖。"帝曰："先賢後哲，頓在一門。"祚對曰："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唯事魏文。微臣虚薄，遭奉聖明，自惟幸甚。"因敕以太牢祭淮廟，令祚自撰祭文。以贊遷洛之規，賜爵東光子。孝文曾幸華林園，因觀故景陽山。祚

孝文帝初年，被推舉爲秀才，在朝廷回答策問列在上等，被任命爲中書博士。改任中書侍郎，升尚書左丞，長兼給事黄門侍郎。郭祚爲官清廉勤奮，日夜不懈怠，皇帝十分賞識他。隨從南征，等到返回，任黄門侍郎。皇帝前往長安，路過渭橋，經過郭淮廟，詢問郭祚説："他是你所繼承的祖先嗎？"郭祚説："是臣下的七世伯祖。"皇帝説："先代賢人後代英才，出自一個家族。"郭祚回答説："臣下的先人通儒英博，僅侍奉魏文帝。微臣渺小淺薄，遇到聖明天子，自己感到榮幸至極。"皇帝於是下令用太牢祭祀郭淮廟，命郭祚親自作祭文。因協助遷都洛陽的規劃，郭祚獲賜爵位東光子。孝文帝曾經前往華林

曰：“山以仁静，水以智流，願陛下修之。”帝曰：“魏明以奢失於前，朕何爲襲之於後？”祚曰：“高山仰止。”帝曰：“得非景行之謂？”遷散騎常侍，仍領黄門。

園，觀看舊景陽山。郭祚説：“山以仁寧，水以智流，希望陛下既仁且智。”皇帝説：“魏明帝因奢侈失誤，我爲什麽因襲他呢？”郭祚説：“高山仰止。”皇帝説：“是高尚的德行之義吧？”郭祚調任散騎常侍，仍兼任黄門侍郎。

是時孝文鋭意典禮，兼銓鏡九流，又遷都草創，征討不息，内外規略，號爲多事。祚與黄門宋弁參謀帷幄，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注疏，特成勤劇。嘗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徽後園，孝文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勤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温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初，孝文以李彪爲散騎常侍，祚因入見，帝謂祚曰：“朕昨誤授一人官。”祚對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帝沈吟曰：“此自應有讓，因讓，朕欲别授一官。”須臾，彪有啓云：“伯石辭卿，子産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帝嘆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回，不能復决。”遂不换李彪官也。

這時孝文帝專意於典章禮制，同時評選鑒别九品人物，又遷都興建，征討不停息，内外經營謀劃，事情很多。郭祚和黄門侍郎宋弁在宫内參與商議，依據他們的才能，各有重任。郭祚奉命注釋登録，特别辛勤勞累。曾經因爲立馮昭儀，百官晚上在清徽後園宴飲，孝文帝舉杯賞賜郭祚和崔光説：“郭祚憂慮辛勞各項事務，惟獨不辜負我。崔光温和善良博識多智，是朝中的儒士精英。不獎勵這兩人，該獎勵誰呢？”他就是如此地受到知遇。當初，孝文帝任命李彪爲散騎常侍，郭祚因事進見，皇帝對郭祚説：“我昨天錯授了一人的官職。”郭祚回答説：“怎能容許聖詔一施行，而有差誤？”皇帝沉思説：“這事李彪應該有所推讓，因爲他推讓，我可以另外授予一個官職。”片刻間，李彪上奏説：“伯石辭讓卿位，爲子産所厭惡，臣下想這件事已經很久，不敢辭讓。”皇帝嘆息着對郭祚説：“你的忠誠規勸，李彪的義正辭嚴，使我遲疑，不能再改變。”於是不改换李彪的官職。

乘輿南討，祚以兼侍中從，拜尚書，進爵爲伯。孝文崩，咸陽王禧等奏祚兼吏部尚書。尋除長兼吏部尚書、并州大中正。宣武詔以奸吏逃刑，縣配遠戍，若永避不出，兄弟代之。祚奏曰：“若以奸吏逃竄，徙其兄弟，罪人妻子，復應徙之，此則一人之罪，禍傾二室。愚謂罪人既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縣名永配，於眚不免，奸途自塞。”詔從之。尋正吏部。祚持身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下筆即云：“此人便以貴矣。”由是事頗稽滯，當時每招怨讟。然所拔用者，皆量才稱職，時又以此歸

皇帝南伐，郭祚以兼侍中身份隨從，被任命爲尚書，升爵位爲伯。孝文帝逝世，咸陽王元禧等人上奏郭祚兼吏部尚書。不久授長兼吏部尚書、并州大中正。宣武帝下詔因奸吏逃避刑罰，懸名發配到遠方戍守，如果永遠逃避不出，就由兄弟頂替他。郭祚上奏説：“如果因奸吏逃竄，流放他的兄弟，罪人的妻子兒女，也應該流放，這便是一人的罪過，禍患兩家。淺見以爲罪人逃跑後，僅流放他的妻子兒女，逃跑者本人，懸名永遠發配，遇赦不免罪，奸猾的路就自然堵塞了。”詔令依從他的建議。不久任吏部尚書。郭祚立身處世純潔清廉，看重官位，在授任職位時，假使找到人選，必定猶豫很久，然後纔下筆，下筆就説：“這人就因之成貴宦了。”因此事情頗爲拖延，當時常招致怨言。然而郭祚所提拔

之。

出爲使持節、鎮北將軍、瀛州刺史。及太極殿成，祚朝於京師，轉鎮東將軍、青州刺史。祚逢歲不稔，闔境饑弊，矜傷愛下，多所振恤，雖斷决淹留，號爲煩緩，然士女懷其德澤。入爲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并州大中正。

遷尚書右僕射。時議定新令，詔祚與侍中、黄門參議刊正。故事，令、僕、中丞騶唱而入宫門，至於馬道。及祚爲僕射，以爲非盡敬之宜，言於帝，納之。下詔御在太極，騶唱至止車門；御在朝堂，至司馬門。騶唱不入宫，自此始也。詔祚本官領太子少師。祚曾從幸東宫，明帝幼弱，祚持一黄䖏出奉之。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脣齒，深爲帝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爲桃弓僕射、黄䖏少師。

祚奏曰："謹案前後考格，雖班天下，如臣愚短，猶有未悟。今須定職人遷轉由狀，超越階級者即須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階半。正始中，故尚書、中山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滿三周爲限，不得計殘年之勤。'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奏請裁决。旨云：'黜陟之體，自依舊來恒斷。'今未審舊來之旨，爲從景明之斷，爲從正始爲限？景明考法，東西省文武閑官悉爲三等，考同任事。而前尚書盧昶奏，上等之人三年轉半階。今之考格，復分爲九等，前後不同，參差無準。"詔曰："考在上中者，得泛以前，有六年以上遷一階，三年以上遷半階，殘年悉除。考在上下者，得泛以前，六年以上遷半階，不滿者除。其得泛以後，

任用的人，都才職相符，當時人又因此歸向他。

外任使持節、鎮北將軍、瀛州刺史。等到太極殿建成，郭祚到京城朝見，改任鎮東將軍、青州刺史。郭祚所在之州年成不豐收，全境饑荒，他愛民如子，賑濟撫恤很多，雖然決斷遲緩，有處事不果斷之稱，但是男女老弱都感念他的恩德。入京任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并州大中正。

升任尚書右僕射。當時商議决定新禮法，詔令郭祚和侍中、黄門參與謀議加以判定。按舊例，尚書令、僕射、御史中丞由引馬騎卒傳呼開道而進宫門，直到馬道。等到郭祚任僕射，認爲不是恪盡恭敬所適宜的，禀報給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下詔若皇帝在太極殿，傳呼開道到止車門；皇帝在朝堂，傳呼開道到司馬門。引馬騎卒傳呼開道不進宫，是從這時開始的。詔令郭祚以本官兼太子少師。郭祚曾經隨從前往東宫，明帝幼小，郭祚拿一個黄䖏出來侍奉明帝。當時應詔左右趙桃弓和御史中尉王顯互相勾結，深受皇帝信任，郭祚私下巴結二人，當時誹謗郭祚的人，稱他爲桃弓僕射、黄䖏少師。

郭祚上奏説："考察前後的考核條令，雖然頒布天下，像臣下這樣愚笨短淺的人，還有不明白的。現在需要定職的人調任因由，超越級别的就必須估量折算。景明初年的考核條令，任職五年者得升一級半。正始年間，已故尚書、中山王元英上奏考核條令，接到聖旨説：'僅能以正滿三年爲期限，不能計算剩餘年份。'另外去年中，因以前兩個規定不相同，上奏請求裁决。聖旨説：'升降的辦法，自然依照舊日的固定斷限。'現在不明白舊日的旨意，是依從景明年間的斷限，還是依從正始年間的斷限？景明的考核辦法，東西省文武閑散官員全部爲三等，考察所任職事。而前尚書盧昶上奏，上等的人三年升半級。現在的考核條令，又分爲九等，前後不相同，有差異没有標準。"詔令説："考察列在上中等的，可連及以前，有六年以上的升一級，三年以上的升半級，剩餘年份全部除去。考察列在上下等的，可連及從前，六年以上的升半級，不滿

考在上下者，三年遷一階。散官從盧昶所奏。”

祚又奏言：“考察令：公清獨著、德績超倫而無負殿者爲上上，一殿爲上中，二殿爲上下，累計八殿，品降至九。未審今諸曹府寺，凡考，在事公清，然才非獨著；績行稱務，而德非超倫；幹能粗可，而守平堪任；或人用小劣，處官濟事并全無負殿之徒：爲依何第？景明三年以來，至今十有一載，準限而判，三應升退。今既通考，未審爲十年之中，通其殿最，積以爲第，隨前後年斷，各自除其善惡而爲升降？且負注之章，數成殿爲差，此條以寡愆爲最，多戾爲殿。未審取何行是寡愆，何坐爲多戾？結累品次，復有幾等？諸文案失衷應杖十者爲一負，罪依律次，過隨負記。十年之中，三經肆眚，赦前之罪，不問輕重，皆蒙宥免。或爲御史所彈，案驗未周，遇赦復任者，未審記殿得除以不？”詔曰：“獨著、超倫及才備、寡咎，皆謂文武兼上上之極言耳。自此以降，猶有八等，隨才爲次，令文已具。其積負累殿及守平得濟，皆含在其中，何容別疑也？所云通考者，據總多年之言。至於黜陟之體，自依舊來年斷，何足復請？其罰贖已决之殿，固非免限。遇赦免罪，準其殿者除之。”

六年的除去。凡能連及以後者，考察在上下等的，三年升一級。散官依從盧昶所上奏的。”

郭祚又上奏説：“考察條令：公正清廉格外顯著、道德勞績超過同僚而没有列爲下等的爲上上，有一個下等的爲上中，兩個下等的爲上下，累計八個下等，品級降到第九。不明白現在各官署，大凡考察，任職公正清廉，但是才能不格外顯著；勞績行事稱職，然而道德不超群；才能大體可以，然而篤守正道堪當職責；有的才能低下，任職辦事全無下等的人：到底依照哪一等？景明三年以來，至今十一年了，依據斷限而判斷，應三次升降。現在既已統加考察，不明白十年之中，是總計上等下等，積累爲等級，還是依據前後年限，各自除去善惡而加以升降？而且負注的章程中，數次成爲下等的爲差，這一條以少過失爲上等，多過失爲下等。不明白采取什麼行爲是少過失，因何事是多過失？累積爲等級，又有幾等？各文案失去標準應受十杖的爲一負，罪行依法律登録，過失隨負注記載。十年之中，三次經過寬赦，寬赦以前的罪過，不問輕重，都被免除。有人被御史彈劾，審查没有結束，遇到赦免又任職的，不明白記載的下等是否除去？”詔令説：“格外顯著、超越同僚以及才能突出、少過失，都是指文武官員兼具上上德行勞績極而言之而已。從此以下，還有八等，依才能爲次第，令文中已經具列。凡積累過失下等以及篤守正道而成事的，都包含在裏面，何容另外懷疑呢？所説的統加考察，是總括多年的意思。至於升降的辦法，自然依照舊日的年代斷限，又何必要再請示？凡受罰贖罪已定案的下等，本來不在免除的範圍之内。遇到寬赦免罪，依據下等者除去升級。”

尋加散騎常侍。時詔營明堂、國學，祚奏曰：“今雲羅西舉，開納岷、蜀；戎旗東指，鎮靖淮、荆；漢、沔之間，復須防捍。徵兵發衆，所在殷廣。邊郊多壘，烽驛未息，不可於師旅之際，興板築之功。且獻歲云暨，東作將始。臣愚量謂宜待豐靖之年，

不久加授散騎常侍。當時詔令修建明堂、國學，郭祚上奏説：“現在大軍向西出動，包圍岷、蜀地區；軍旗指向東方，鎮撫淮、荆；漢水、沔水之間，還需要防守捍衛。徵集兵士調發民衆，各地很多。邊境堡壘多，烽火没停息，不能在用兵之際，興起土木工程。而且現在是新年伊始，春耕將要開始。臣下淺見以爲應等待豐收安定的

因子來之力，可不時而就。”從之。

年份，利用民心歸附之力，可很快完工。”朝廷聽從了他的建議。

宣武末年，每引祚入東宮，密受賞賚，多至百餘萬，雜以錦綉。又特賜以劍杖，恩寵甚深。遷左僕射。先是，梁將康絢遏淮，將灌揚、徐。祚表曰：“蕭衍狂狡，擅斷川瀆，役苦人勞，危亡已兆。宜敕揚州選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令赴浮山，表裏夾攻。”朝議從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州刺史、征西將軍。

宣武帝末年，時常召郭祚進入東宮，秘密接受賞賜，多到一百多萬，還有絲綢錦綉。又特賜劍和杖，恩愛寵信十分深厚。升任左僕射。在這以前，梁國將領康絢攔截淮水，將要淹灌揚州、徐州。郭祚上奏疏說：“蕭衍狂妄狡猾，擅自決斷河流，力役艱苦人民辛勞，危亡的徵兆已顯露。應該命令揚州挑選一員猛將，派遣該州的兵士，命他們趕往浮山，内外夾攻。”朝廷商議聽從他的建議。授郭祚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州刺史、征西將軍。

太和以前，朝法尤峻，貴臣蹉跌，便致誅夷。李冲之用事也，欽祚識幹，薦爲左丞，又兼黄門，意便滿足。每以孤門，往經崔氏之禍，常慮危亡，苦自陳挹，辭色懇然，發於誠至。冲謂之曰：“人生有運，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畏？”自是積十數年，位秩隆重，而進趣之心，更復不息。又以東宫師傅之資，列辭尚書，志在封侯之賞，儀同之位。尚書令、任城王澄爲之奏聞。及爲征西、雍州，雖喜外撫，尚以府號不優，心望加大。執政者頗怪之。

太和以前，朝廷法紀格外嚴厲，大臣一有差失，就招致殺身滅族。李冲當權時，欽佩郭祚的見識才幹，推薦郭祚爲左丞，又兼黄門侍郎，郭祚的心意滿足了。時常自以爲是寒門獨姓，往日經過崔氏之難，時時憂慮危難，苦苦陳述，言辭神色懇切，發自於内心。李冲對他說：“人生有命運，是不可逃避的。祇應該清白地任職，有什麽顧慮可怕的？”從此以後十多年，地位顯赫，而進取之心，没有一點鬆懈。又以東宫師傅的資格，送文書給尚書省，志向在於封侯之賞，儀同之位。尚書令、任城王元澄爲他上奏報告。等到任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雖然喜歡在外地巡撫，還認爲府號不隆重，期望加上大字。當權者對他頗感討厭。

於時領軍于忠恃寵驕恣，崔光之徒，曲躬承接。祚心惡之，乃遣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尚説高陽王雍，令出忠爲州。忠聞而大怒，矯詔殺祚。祚達於政事，凡所經履，咸爲稱職，每有斷决，多爲故事。名器既重，時望亦深，一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惋惜。靈太后臨朝，遣使吊慰，追復伯爵。正光中，贈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文貞公。初，孝文之置中正，從容謂祚曰：“并州中正，卿家故應推王瓊也。”祚退謂僚友曰：“瓊真僞今自未辨，我

這時領軍于忠仗恃寵信驕横恣意，崔光之流，曲意逢迎。郭祚心中厭惡于忠，就派遣兒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尚游説高陽王元雍，讓他調于忠到州中任職。于忠聽説後大怒，假稱詔令殺死郭祚。郭祚通達政事，凡所任職位，都很稱職，他的好多有所决斷之事，多有所依據。地位既高，聲望也廣，突然之間無罪被殺，遠近之人無不惋惜。靈太后臨朝聽政，派人吊祭慰問，追復他的伯爵。正光年間，追贈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號爲文貞公。當初，孝文帝設置中正時，從容地對郭祚説：“并州中正，你家本應推崇王瓊。”郭祚退朝後對同僚友人説：“王瓊的真僞現在還没辨别，我家憑什麽低於他？

家何爲減之？然主上直信李冲吹嘘之說耳。”祚死後三歲而于忠死，見祚爲祟。

不過是主上完全相信李冲吹嘘的說法而已。”郭祚死後三年而于忠死去，見到郭祚作祟。

祚子景尚，字思和，涉歷書傳，曉星歷占候，言事頗驗。初爲彭城王中軍府參軍，遷員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事中郎。公强當世，善事權寵，世號曰郭尖。位中書侍郎，未拜而卒。

郭祚的兒子景尚，字思和，涉覽書傳，通曉星象曆法和占卜，預言的事頗爲靈驗。起初爲彭城王中軍府參軍，升員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事中郎。公正剛强於當時，善於事奉當權受寵的人，世人稱他爲郭尖。擔任中書侍郎，沒有任命而去世。

景尚弟慶禮，位通直郎。

景尚的弟弟慶禮，擔任通直郎。

慶禮子元貞，武定末，定州驃騎府長史。

慶禮的兒子元貞，武定末年，擔任定州驃騎府長史。

張彝

張彝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也。曾祖幸，慕容超東牟太守，歸魏，賜爵平陸侯，位青州刺史。祖準之襲，又爲東青州刺史。父靈真，早卒。

張彝字慶賓，是清河東武城人。曾祖張幸，是慕容超的東牟太守，歸附魏，獲賜爵位爲平陸侯，擔任青州刺史。祖父準之繼承爵位，又擔任東青州刺史。父親靈真，早逝。

彝性公强有風氣，歷覽經史，襲祖侯爵。與盧陽烏、李安人等結爲親友，往來朝會，常相追隨。陽烏爲主客令，安人與彝并散令。彝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無所顧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謹，因會次見其如此，遂召集百僚督責之，令其修悔，而猶無悛改。善於督察，每有所巡檢，彝常充其選，清慎嚴猛，所至人皆畏伏，儔類亦以此高之。遷主客令，例降侯爲伯，轉太中大夫，仍行主客曹事，尋爲黄門。後從駕南征，母憂解任。彝居喪過禮，送葬自平城達家，千里步從，不乘車馬，顔貌瘦瘠，當世稱之。孝文幸冀州，遣使吊慰，詔以驍騎將軍起之，還復本位。以參定遷都之勛，進爵爲侯。轉太常少卿，遷散騎常侍，兼侍中，持節巡察陝東河南十二州，甚有聲稱。使還，以從征之勤，遷尚書。坐舉元昭爲兼郎中，黜爲守尚書。

張彝性格公正剛强有風采氣度，遍覽經籍史書，繼承祖父的侯爵。和盧陽烏、李安人等結成朋友，往來入朝，時常互相跟隨。陽烏爲主客令，安人和張彝都爲散令。張彝年輕而性情豪放，出入宫庭，昂首闊步，没有顧忌。文明太后很崇尚恭謹，因會見之際見他這樣，就召集百官督察斥責他，讓他改正悔悟，而他還是不悔改。他善於督視巡察，每當有所巡視檢查，張彝時常充當這種人選，他清廉慎重嚴厲威猛，所到之處人們都畏懼服從，同行的官員也因此稱贊他。任主客令，依例降侯爲伯，改任太中大夫，代理主客曹事務，不久任黄門侍郎。後來隨從皇帝南征，因母親去世解除職位。張彝服喪期間超過禮節規定，送葬從平城到家鄉，一千里路步行跟隨，不乘坐車馬，容貌清瘦憔悴，當時人稱贊他。孝文帝前往冀州，派人吊祭慰問，詔令他任驍騎將軍而復出，恢復本來的職位。以參與決定遷都的功勛，升爵位爲侯。改任太常少卿，升散騎常侍，兼侍中，秉持符節巡視督察陝山以東黄河以南十二州，十分有聲譽。出使返回，以隨從征討的辛勤，升尚書。因推舉元昭爲兼郎中，被

貶爲守尚書。

宣武初，除正尚書，兼侍中，尋正侍中。宣武親政，罷六輔。彝與兼尚書邢巒聞處分非常，懼，出京奔走，爲御史中尉甄琛所彈，云“非武非兕，率彼曠野”。詔書切責之。尋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彝務尚典式，考訪故事，及臨隴右，彌加討習，於是出入直衛，方伯羽儀，赫然可觀。羌、夏畏伏，憚其威整，一方肅静，號爲良牧。其年冬，太極初就，彝與郭祚等俱以勤舊被徵。及還州，進號撫軍將軍。彝表解州任，詔不許。

宣武帝初年，任張彝爲正尚書，兼侍中，不久爲正侍中。宣武帝親自處理朝政，罷除六輔。張彝和兼尚書邢巒聽説處置不同尋常，畏懼，出京逃跑，被御史中尉甄琛所彈劾，説“不是野牛不是虎，爲何曠野常出入”。詔書嚴厲斥責他。不久任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張彝一心崇尚典章禮儀，考察訪求舊例，等到了隴右，越加探討研習，於是出入警衛，地方長官的儀仗，赫然壯觀。羌人、漢人畏懼信服，害怕他的威猛嚴整，一方安寧，被稱爲優秀刺史。當年冬天，太極殿大體建成，張彝和郭祚等人都以勤勉舊臣被徵召。等回到州中，升爲撫軍將軍。張彝上奏疏辭去州職，詔書不准許。

彝敷政隴右，多所制立，宣布新風，革其舊俗，人庶愛仰之。爲國造佛寺，名曰興皇，諸有罪咎者，隨其輕重，謫爲土木之功，無復鞭杖之罰。時陳留公主寡居，彝意願尚主，主亦許之。僕射高肇亦望尚主，主意不可。肇怒，譖彝擅立刑法，勞役百姓。詔遣直後萬貳興馳驛檢察。貳興，肇所親愛，必欲致彝深罪。彝清身奉法，求其愆過，遂無所得。見代還洛，猶停廢數年。

張彝治理隴右，創建很多，樹立新風尚，革除舊習俗，民衆愛戴敬仰他。爲國家建造佛寺，名叫興皇，所有犯罪的人，依據罪行的輕重，罰他們做興建土木的工作，不再受皮鞭棍棒的處罰。當時陳留公主守寡獨居，張彝心中想娶公主，公主也同意。僕射高肇也期望娶公主，公主心中不同意。高肇發怒，誣陷張彝擅自設立刑法，役使百姓。詔令派遣直後萬貳興乘驛站馬匹趕去檢察。貳興，是高肇所親近喜愛的人，一心要置張彝於死罪。張彝清白守法，尋找他的罪過，却一無所得。被接替回洛陽，還是停職幾年。

因得偏風，手脚不便，然志性不移，善自將攝，稍能朝拜。久之，除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彝愛好知己，輕忽下流，非其意者，視之蔑爾。雖疹疾家庭，而志氣彌高。上《歷帝圖》五卷，起元庖犧，終於晋末，凡十六代，一百二十八帝，歷三千二百七十年，雜事五百八十九。宣武善之。

因爲患中風，手脚不方便，然而志尚性情不改變，認真調治療養，逐漸能够朝拜。過了很久，任張彝爲光禄大夫，加授金章紫綬。張彝喜愛同知己交往，輕蔑品行低下的人，不合心意的人，不看在眼裏。雖然患病在家，而志向氣節更高。獻上《歷帝圖》五卷，起自庖犧，終於晋末，共十六代，一百二十八位帝王，經歷三千二百七十年，雜事五百八十九件。宣武帝稱贊他。

明帝初，侍中崔光表：“彝及李韶，朝列之中，唯此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器能幹世，又并爲多。而近來參差，便成替後。計其階

明帝初年，侍中崔光上奏説：“張彝和李韶，朝官之中，僅這兩人，出身官職，本在臣下之上，才能治世，又都强於我。而近來變化，便位在我之後。計算等級仕途，雖應升降，但恐官級

途，雖應遷陟，然恐班秩，猶未賜等。昔衛之公叔，引下同舉；晋之士丐，推長伯游。古人所高，當時見許。敢緣斯義，乞降臣位一階，授彼泛級。”詔加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

雖年向六十，加之風疹，而自强人事，孜孜無怠。公私法集，衣冠從事，延請道俗，修營齋講。好善欽賢，愛獎人物，南北新舊，莫不多之。大起第宅，微號華侈。頗侮其疏宗舊戚，不甚存紀，時有怨憾焉。榮宦之間，未能止足，屢表在秦州豫有開援漢中之勛，希加賞報，積年不已，朝廷患之。

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别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在清品。由是衆口喧喧，謗讟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彝殊無畏避之意，父子安然。神龜二年二月，羽林武賁將幾千人，相率至尚書省詬駡，求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石擊打公門。上下懾懼，莫敢討抑。遂持火虜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爲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撻極意，唱呼焚其屋宇。始均、仲瑀當時逾北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群小，以請父命。羽林等就加毆擊，生投之於烟火中，及得尸骸，不復可識，唯以髻中小釵爲驗。仲瑀走免。彝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比鄰，輿致於寺。遠近聞見，莫不惋駭。乃卒。官爲收掩羽林凶强者八人斬之。不能窮誅群豎，即爲大赦，以安衆心。有識者知國紀之將墜矣。

喪還所焚宅，與始均東西分斂於小屋。仲瑀遂以創重，避居滎陽，至五月得漸瘳，始奔父喪，詔賜以布

排位，還没有同等賜予。從前衛國的公叔，援引下屬共同上升；晋國的士丐，推尊伯游。爲古人所推崇，當時受贊許。希望沿用這些先例，請求降低臣下一級，授予他們各升一級。”詔令加授張彝爲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

張彝雖然年近六十，加之中風，然而自强不息，孜孜不倦。公私佛法集會，官紳士大夫作佛事，延請道俗人士，修建齋室講堂。喜好善事欽佩賢人，愛惜獎挹人物，南北新朋舊友，無不稱贊他。大量修建房舍，稍顯華麗奢侈，頗多羞辱疏遠的同宗和舊時親戚，不大關心照顧，時常有人埋怨他。在職位上不知滿足，屢次上奏在秦州有開拓漢中的功勛，希望加以賞賜報答，多年不停上奏，朝廷討厭他。

第二個兒子仲瑀呈上密封的奏章，請求審訂選官條例，排斥抑制武官，不使他們進入清高的等級。因此衆人議論紛紜，誹謗怨言四起，在大街上立告示，約定時間集合，要殺張彝全家。張彝一點兒也没有害怕逃避的意思，父子都是泰然自若。神龜二年二月，羽林武賁帶領幾千人，相繼到尚書省惡言叫駡，尋找張彝的長子尚書郎始均没找到，用瓦塊石頭敲擊大門。上下畏懼，没人敢討伐抑制。那些人於是拿着火把搶掠道路上的木柴，用棍棒石頭作兵器，徑直衝到張彝房舍，將張彝扯到堂下，用力地捶打，高喊着焚燒他的房屋。始均、仲瑀當時翻越北墻而逃跑。始均返回救他的父親，向作惡的人叩頭求饒，請求留下父親的性命。羽林兵士們就對始均加以毆打，將他活生生地投入到烟火中，等得到他的尸體，不能識别，僅用髮髻中小釵做驗證。仲瑀逃跑免死。張彝僅有一口氣，佛寺和他家相鄰，用車送到寺中。遠近的人聽説後，無不惋惜驚異。張彝於是死去。官府爲之收捕羽林兵士中凶惡强横的八人斬首。不能處死所有作惡的人，就進行大赦，以安定衆人的心。有見識的人知道國家的綱紀將要墜落了。

尸體運回所焚燒的房舍，張彝和始均分别在東西小屋中收殮。仲瑀因爲傷勢重，躲避住在滎陽，到五月得以漸漸好轉，纔奔赴父親的喪事，

帛。靈太后以其累朝大臣，特垂矜惻，數月猶追言泣下，謂諸侍臣曰：“吾爲張彝飲食不御，乃至首髮微有虧落。”悲痛之若此。

詔令賜給他布帛。靈太后因張彝是幾朝大臣，特别哀憐惻隱，幾月後追述起來還流淚，對一些侍奉的臣屬説：“我爲張彝飲食不進，竟至於頭髮有些脱落。”她就是如此地悲痛。

初，彝曾祖幸所招引河東人爲州，裁千餘家。後相依合，旋罷入冀州，積三十年，析别有數萬户。故孝文比校天下人户，最爲大州。彝爲黄門，每侍坐，以爲言。孝文謂之曰：“終當以卿爲刺史，酬先世誠效。”彝追孝文往旨，累乞本州，朝議未許。彝亡後，靈太后云：“彝屢乞冀州，吾欲用之，有人違我此意。若從其請，或不至是，悔之無及。”乃贈使持節、衛將軍、冀州刺史，謚文侯。

當初，張彝的曾祖父張幸招引河東的民衆爲一州，纔一千多家。後來互相依附聚合，不久罷除并入冀州，三十年後，分家立户有幾萬户。所以孝文帝檢校天下户口，冀州是最大的州。張彝任黄門侍郎，每當侍奉談論，就説起這事。孝文帝對他説：“終將任命你爲刺史，酬答你曾祖父的誠意。”張彝追述孝文帝往日旨意，屢次求取本州刺史，朝廷商議不同意。張彝死後，靈太后説：“張彝屢次求取冀州，我想任用他，有人違背我的這個心意。如果聽從了他的請求，或許不至於這個結果，後悔也來不及了。”於是追贈張彝爲使持節、衛將軍、冀州刺史，謚號爲文侯。

張始均

始均字子衡，端潔好學，才幹有美於父。改陳壽《魏書》爲編年之體，廣益異聞爲三十卷。又著《冠帶録》及諸詩賦數十篇，并亡失。初，大乘賊起於冀、瀛之間，遣都督元遥討平之，多所殺戮，積尸數萬。始均以郎中爲行臺，忿軍士以首級爲功，令檢集人首數千，一時焚爇，至於灰燼，用息僥倖，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之死也，始末在烟炭之間，有焦爛之痛，論者或亦推咎焉。贈樂陵太守，謚曰孝。

始均字子衡，端莊廉潔愛好學習，才幹超過父親。改編陳壽的《魏書》爲編年體，增廣傳聞爲三十卷。又撰作《冠帶録》以及各種詩賦幾十篇，都已亡佚。當初，大乘賊寇興起於冀州、瀛州之間，朝廷派遣都督元遥討伐平定他們，殺戮很多，堆積尸體幾萬具。始均以郎中身份任行臺，氣憤軍人以殺人爲功勞，命令檢查集中人頭幾千，一起焚燒，直至化爲灰燼，來阻止邀功請賞，看到的人無不傷心。等到始均死亡，始終都在烟炭之中，有焦爛的痛苦，有人説是由於他生前燒尸。追贈始均爲樂陵太守，謚號爲孝。

子暠之，襲祖爵。武定中，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暠之弟晏之。

兒子暠之，繼承祖父的爵位。武定年間，擔任開府主簿。齊國接受禪讓，爵位依例降低。暠之的弟弟晏之。

張晏之

晏之字熙德，幼孤，有至性，爲母鄭氏教誨，動依禮典。從尒朱榮平元顥，賜爵武城子。累遷尚書二千石郎中。高岳征潁川，復以爲都督中兵參軍，兼記室。晏之文士，兼有武幹，每與岳帷帳之謀，又嘗以短兵接

晏之字熙德，年幼失去父親，有天生的好品性，受母親鄭氏的教導，行動都依據禮制典章。跟隨尒朱榮平定元顥，獲賜爵位爲武城子。屢經升遷爲尚書二千石郎中。高岳征討潁川，又委任晏之爲都督中兵參軍，兼任記室。晏之是文人，兼具武藝，時常和高岳謀劃，又曾經以短兵相

刃，親獲首級，深爲岳所嗟賞。齊天保初，文宣爲高陽王納晏之女爲妃，令赴晉陽成禮。晏之後園陪宴，坐客皆賦詩。晏之詩云："天下有道，主明臣直，雖休勿休，永貽世則。"文宣笑曰："得卿箴諷，深以慰懷。"後行北徐州事，尋即真，爲吏人所愛。御史崔子武督察州郡，至北徐，無所案劾，唯得百姓所制《清德頌》數篇，乃嘆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遷兗州刺史，未拜，卒。贈齊州刺史、太常卿。子乾威。

接，親自斬殺敵人，深爲高岳所贊賞。齊天保初年，文宣帝爲高陽王娶晏之的女兒爲妃子，命晏之趕往晉陽完成婚禮。晏之在後園陪同飲宴，座中客人都賦詩。晏之的詩句說："天下有道德，君明臣屬直，雖休仍未休，永留後世則。"文宣帝笑着說："得到你的箴言諷諫，深爲安慰胸懷。"後來代行北徐州事務，不久爲正式刺史，受官吏民衆喜愛。御史崔子武督察州郡，到達北徐州，没有檢舉之事，惟獨得到百姓所創作的《清德頌》幾篇，就感嘆地說："本來尋求罪狀，却聽到歌頌聲音。"調任兗州刺史，没有任命，去世。追贈齊州刺史、太常卿。兒子乾威。

張乾威

乾威字元敬，性聰敏，涉獵群書，其世父晷之謂人曰："吾家千里駒也。"仕齊，位太常丞，仕周爲宣納中士。隋開皇中，累遷晉王屬。王甚美其才，與河内張衡俱見禮重，晉邸稱爲二張焉。及王爲太子，遷員外散騎侍郎、太子内舍人。煬帝即位，授内史舍人、儀同三司，又以藩邸之舊，加開府。尋拜謁者大夫，從幸江都，以本官攝江都贊務，稱爲幹理。乾威嘗在塗，見一遺囊，恐其主求失，因令左右負之而行。後數日，物主來認，悉以付之。淮南太守楊綝嘗與十餘人同來謁見，帝問乾威曰："其首立者爲誰？"乾威下殿就視而答曰："淮南太守楊綝。"帝謂乾威曰："卿爲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乾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綝，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蓋慎之至。"其廉慎皆此類也。帝甚嘉之。于時帝數巡幸，百姓疲弊，乾威因上封事以諫，帝不悦，自此見疏。未幾卒官。有子爽，仕至蘭陵令。

乾威字元敬，性格聰明敏捷，涉獵各類書籍，他的伯父晷之對别人說："這是我們家族的千里馬。"在北齊爲官，擔任太常丞，在北周爲官任宣納中士。隋朝開皇年間，屢經升遷爲晉王臣屬。晉王十分欣賞他的才能，和河内人張衡都受到禮遇重用，晉王府中稱爲二張。等到晉王做太子，乾威升任員外散騎侍郎、太子内舍人。煬帝即位，授他爲内史舍人、儀同三司，又因爲他是自己的舊臣，加授開府。不久被任命爲謁者大夫，隨從前往江都，以本官代行江都輔佐事務，有幹練之稱。乾威曾經在路途中，見到一個遺失的袋子，擔心失主尋找，就派左右的人背着它行走。幾天後，失主前來認領，乾威把全部東西給了他。淮南太守楊綝曾經和十多人一同前來拜見，皇帝詢問乾威說："在頭位站立的人是誰？"乾威下殿去看過後回答說："是淮南太守楊綝。"皇帝對乾威說："你身爲謁者大夫，却不認識參見的人，是爲什麽？"乾威回答說："臣下不是不認識楊綝，衹是顧慮不確切，所以不敢輕率回答。石建細數馬脚，就是要極度慎重。"他的清廉謹慎都是這一類。皇帝十分嘉許他。這時皇帝幾度巡游，百姓疲勞困苦，乾威於是上密封奏章規勸，皇帝不高興，從此被疏遠。不久在官府去世。有個兒子叫張爽，官至蘭陵令。

張乾雄

乾威弟乾雄，亦有才器。秦孝王

乾威的弟弟乾雄，也有才幹器識。秦孝王

俊爲秦州總管，選爲法曹參軍。王嘗親案囚徒，乾雄誤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輩莫不嘆服。後歷壽春、陽城二縣令，俱有政績。

楊俊擔任秦州總管，挑選乾雄爲法曹參軍。秦孝王曾經親自審訊囚徒，乾雄忘記拿狀詞，一人對答一百多人，都窮盡事實，同輩無不感嘆佩服他。後來歷任壽春、陽城二縣令，都有政績。

邢巒

邢巒字洪賓，河間鄚人，魏太常貞之後也。族五世祖嘏，石勒頻徵不至。嘏無子，巒高祖蓋自旁宗入後。蓋孫穎，字宗敬，以才學知名。太武時，與范陽盧玄等同徵。後拜中書侍郎，假通直常侍、平城子使宋。還，以病歸鄉。久之，帝曰："往憶邢穎長者，有學義，宜侍講東宫，今安在?"司徒崔浩曰："穎卧病在家。"帝遣太醫馳驛就療。卒，贈定州刺史，謚曰康。子脩年，即巒父也，位州主簿。

邢巒字洪賓，河間鄚縣人，是曹魏太常邢貞的後裔。家族五世祖邢嘏，石勒頻繁徵召不前往。邢嘏没有兒子，邢巒的高祖邢蓋從旁宗入繼他爲後嗣。邢蓋的孫子邢穎，字宗敬，以才華學識聞名。太武帝時，邢穎和范陽人盧玄等人一同受徵召。後來被任命爲中書侍郎，賜通直常侍、平城子出使宋國。返回後，因病回到家鄉。很久以後，皇帝説："回憶起邢穎是位長者，有學問道義，應該在東宫侍奉講授，現在在哪裏?"司徒崔浩説："邢穎在家養病。"皇帝派遣太醫乘驛站馬匹前去爲邢穎治病。去世，追贈定州刺史，謚號爲康。兒子脩年，就是邢巒的父親，擔任州主簿。

巒少好學，負帙尋師，守貧厲節，遂博覽書傳，有文才幹略。美鬚髯，姿貌甚偉。累遷兼員外散騎常侍，使齊。還，再遷中書侍郎，甚見顧遇，常參坐席。孝文因行藥至司空府南，見巒宅，謂巒曰："朝行藥至此，見卿宅乃住。東望德館，情有依然。"巒對曰："陛下移構中京，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與魏升降，寧容不務永年之宅?"帝謂司空穆亮、僕射李冲曰："巒之此言，其意不小。"有司奏策秀、孝，詔曰："秀、孝殊問，經、權異策，邢巒才清，可令策秀。"

邢巒少年時愛好學習，背着書籍尋求老師，安於貧困磨礪節操，於是博覽群書，有文才謀略。他鬍鬚美觀，身材很魁梧。屢經升遷任兼員外散騎常侍，出使齊國。返回，兩次升遷爲中書侍郎，很受知遇，時常參預宴會。孝文帝因行藥走到司空府南面，見到邢巒的住宅，對邢巒説："早晨到了這裏，見到你的房子纔停下來。向東望見有德之人的住宅，感情上依依不捨。"邢巒回答説："陛下遷移建造中京，正建立無窮盡的業績。我的心意在於和魏國一同升降，豈能不營造永久性住宅。"皇帝對司空穆亮、僕射李冲説："邢巒的這段話，意義不小。"有關官員上奏策問秀才、孝廉的事，詔令説："秀才、孝廉策問不同，千古不變之理與因事制宜，完全不同，應分開策問，邢巒有才華清高，可命他策問秀才。"

後兼黄門郎，從征漢北。巒在新野，後至。帝曰："伯玉天迷其心，鬼惑其慮，守危邦，固逆主。至此以來，雖未禽滅，城隍已崩，想在不遠。所以緩攻者，正待中書爲露布耳。"尋除正黄門，兼御史中尉、瀛

後來兼任黄門郎，隨從征伐漢水以北。邢巒在新野，後趕到。皇帝説："伯玉被天迷住心竅，被鬼擾亂思慮，堅守危亡的城池，保護背逆天道的君主。到這裏以來，雖然没有擒獲消滅他，城壕已經崩潰，很快就能打下。之所以放緩進攻，祇是等待中書寫捷報而已。"不久授邢巒爲正黄

州大中正，遷散騎常侍，兼尚書。

門，兼御史中尉、瀛州大中正，調任散騎常侍，兼尚書。

宣武時，巒奏曰："先皇深觀古今，去諸奢侈，服御尚質，不貴雕鏤，所珍在素，不務奇綵，至乃以紙絹爲帳扆，銅鐵爲轡勒，訓朝廷以節儉，示百姓以憂矜。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疆清晏，遠近來同。於是蕃貢繼路，商估交入，諸所獻貿，倍多於常。雖加以節約，猶歲損萬計，珍貨常有餘，國用恒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無以支歲。自今非爲要須者，請皆不受。"帝從之。尋正尚書。

宣武帝時，邢巒上奏疏說："先皇借鑒古今，去除奢侈，服飾車馬崇尚質樸，不看重雕飾，所珍視的在於素雅，不追求奇特華麗，以致用紙絹做帳帷，用銅鐵做馬繮銜勒，以節儉教導朝官，以同情心引導百姓。等到景明初年，繼承太平的業績，四方寧静，遠近前來歸順。這時番邦貢奉來往於道路，商人交相進入，各種獻納貿易，成倍多於往常。雖然加以節約，還是一年損失以萬計數，珍寶異貨經常有多餘，國家用度總是不充足。如果不裁定限額，就恐怕無法支付開銷。從現在起凡不是緊要必需的，請求都不要接受。"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不久任尚書。

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遷以漢中內附，詔加巒使持節、都督征梁漢諸軍事，進退徵攝，得以便宜從事。巒至漢中，遣兵討之，賊皆款附，乘勝追奔至關城之下。詔拜巒使持節、梁秦二州刺史。於是開地定境，東西七百，南北千里，獲郡十四，二部護軍及諸縣戍，遂逼涪城。

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遷獻出漢中歸附，詔令加授邢巒爲使持節、都督征梁漢諸軍事，進退徵發，可根據具體情况處置。邢巒到達漢中，派遣兵士討伐，賊寇都歸附，邢巒乘勝追擊到關城之下。詔令任命邢巒爲使持節、梁秦二州刺史。於是開拓土地安定邊境，東西七百里，南北一千里，獲得十四個郡，二部護軍以及各縣戍守地，逼近涪城。

巒表曰："揚州、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既絶，唯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經劉季連反叛，鄧元起攻圍，倉庫空竭，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蕭深藻是裙屐少年，未洽政務，今之所任，并非宿將重名，皆是左右少年而已，三可圖也。蜀之所恃，惟阻劍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從南安向涪，方軌任意，前軍累破，後衆喪魂，四可圖也。深藻是蕭衍兄子，骨肉至親，若其逃亡，當無死理。脱軍走涪城，深藻何肯城中坐而受困？五可圖也。臣聞乘機而動，武之善經，未有捨干戚而康時，不征伐而統一。臣以不才，屬當戎寄，上憑國威，頻

邢巒上奏疏說："揚州、成都，相距一萬里，陸路斷絶，僅依靠水路。水軍向西進發，没有一年不能到達。外部没有軍隊援助，這是可以圖取的第一個理由。益州近來經過劉季連的反叛，鄧元起的進攻包圍，倉庫空虚，不再有固守的心意，這是可以圖取的第二個理由。蕭深藻是剛脱奶氣的青年人，不通曉政務，現在他所任用的，都不是舊人名將，而是身邊的青年人而已，這是可以圖取的第三個理由。蜀地所仗恃的，衹是阻斷劍閣。現在攻克南安後，已奪取他們的險要之地，占據他們境内，三分已有一分。從南安向涪城，齊頭并進任憑心意，他們的前方部隊接連被打敗，後方的人失魂落魄，這是可以圖取的第四個理由。深藻是蕭衍哥哥的兒子，骨肉至親，如果他逃亡，應該不會死。如果我們軍隊趕往涪城，深藻哪裏肯在城中坐着受圍困呢？這是可以圖取的第五個理由。臣下聽説抓住時機而行動，

有薄捷，瞻望涪、益，旦夕可屠，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後圖便難。輒率愚管，必將殄克。如其無功，分受憲坐。若朝廷未欲經略，臣便爲無事，乞歸侍養，微展烏鳥。”

是用武的策略，没有不打仗而能安定，不用征伐而能統一的。臣下無才，參與軍事，上憑國家聲威，接連有小小的勝利，遥望涪城、益州，早晚可以屠滅，衹因兵少糧乏，不宜向前行軍。現在如果不奪取，今後圖取就困難了。申述愚見，以爲必能攻克。如果没有功勞，甘當接受法律處治。如果朝廷不想攻取，臣下就没有事情了，請求返回侍奉父母，略盡孝心。”

巒又表曰：“昔鄧艾、鍾會率十八萬衆，傾中國資給，裁得平蜀。所以然者，鬥實力也。况臣才絶古人，何宜請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庶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前進，已逼涪城。脱得涪城，則益州便是成禽之物。臣誠知征戎危事，未易可爲，自軍度劍閣以來，鬢髮中白。所以勉强者，既到此地而自退不守，恐孤先皇之恩遇，負陛下之爵禄。是以孜孜，頻有陳請。”宣武不從。又王足於涪城輒還，遂不定蜀。

邢巒又上奏疏説：“從前鄧艾、鍾會率領十八萬兵士，用盡中原物資給養，纔能平定蜀國。之所以如此，在於拼實力。何况臣下才能差於古人，哪應請求二萬人的軍隊而希望平定蜀地？之所以敢如此，衹因占據了險要地勢，士民仰慕道義，這裏去就容易，那裏來就困難，量力而行，必可攻克。現在王足向前推進，已逼近涪城。倘或奪得涪城，益州就是掌中之物。臣下知道征戰是危險的事，不容易有所作爲，自從軍隊越過劍閣以來，鬢髮變白。之所以勉强支撑，已經到了這裏而自己後退不守衛，恐怕會對不起先皇的恩情知遇，辜負陛下的爵位俸禄。所以孜孜不倦，接連陳述請求。”宣武帝不聽從。而且王足到了涪城就返回，於是不能平定蜀地。

巒既克巴西，遣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得梁將張法養女，有美色，甚惑之，散費兵儲，專心酒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巒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降梁將譙希遠，巴西遂没。武興氐楊集起等反，巒遣統軍傅豎眼討平之。巒之初至漢中，從容風雅，接豪右以禮，撫衆庶以惠。歲餘之後，頗因其去就，誅滅百姓，籍爲奴婢者二百餘口，兼商販聚斂，清論鄙之。徵授度支尚書。

邢巒攻克巴西後，派遣軍主李仲遷守衛。仲遷得到梁將張法養的女兒，有姿色，很受她的迷惑，耗費軍隊儲蓄，專心在酒色上，處理公事，没人見到他。邢巒恨得咬牙切齒。仲遷畏懼，謀圖反叛，市民斬下他的頭去投降梁將譙希遠，巴西於是淪陷。武興氐楊集起等人反叛，邢巒派遣統軍傅豎眼討伐平定他們。邢巒初到漢中，舉止風雅，以禮儀接待豪强，用恩惠安撫民衆。一年多以後，常因自己的喜怒，誅殺百姓，籍没爲奴婢的有二百多人，加之經商聚斂，清議鄙視他。徵召他授爲度支尚書。

時梁人侵軼徐、兖，朝廷乃以巒爲使持節、都督東討諸軍事、安東將軍，尚書如故。宣武勞遣巒於東堂曰：“知將軍旋京未久，膝下難違，然東南之寄，非將軍莫可。自古忠臣亦非無孝也。”巒曰：“願陛下勿以東

當時梁軍侵犯徐州、兖州，朝廷便任命邢巒爲使持節、都督東討諸軍事、安東將軍，尚書照舊。宣武帝在東堂慰勞派遣邢巒説：“知道將軍回京不久，父母難以離開，然而東南的戰事，非將軍不可。自古以來忠臣也不是没有孝道的。”邢巒説：“希望陛下不要憂慮東南。”皇帝説：

南爲慮。"帝曰："漢祖有云：'金吾擊鄗，吾無憂矣。'今將軍董戎，朕何慮哉。"巒至，乃分遣將帥致討，兖州悉平，進圍宿豫，平之。帝賜巒璽書慰勉之。

"漢高祖説過：'執金吾攻打鄗城，我没有憂慮了。'現在將軍負責軍務，我有什麽憂慮。"邢巒到達後，就分别派遣將帥討伐，兖州全部平定，進軍包圍宿豫，平定。皇帝以詔書慰勞勉勵他。

及梁城賊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又詔巒率衆會之。巒以爲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内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且俗語云"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臣既謂難，何容强遣。巒既累表求還，帝許之。英果敗退，時人伏其識略。

等到梁城賊寇逃跑，中山王元英乘勝攻打鍾離，又詔令邢巒率領部衆同他會合。邢巒以爲鍾離是天險，對方朝中顯貴在那裏坐鎮，如有内應，還可能取勝，如果没有内應，必定没有攻克的希望。而且俗話講"耕田的事詢問農奴，織絹的事詢問織女"，臣下既然認爲困難，何必勉强派遣。邢巒屢次上奏請求返回，皇帝准許了他。元英果然失敗退回，當時人佩服邢巒的見識謀略。

初，侍中盧昶與巒不平，昶與元暉俱爲宣武所寵，御史中尉崔亮，昶之黨也，昶、暉令亮糾巒，事成，許言於宣武，以亮爲侍中。亮奏巒在漢中掠良人爲婢。巒懼，乃以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龐景仁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人，奇色也。暉大悦，乃背昶爲巒言，云巒新有大功，已經赦宥，不宜方爲此獄。帝納之。高肇以巒有克敵效而爲昶等所排，助巒申釋，故得不坐。

當初，侍中盧昶和邢巒不和，盧昶和元暉都爲宣武帝所寵信，御史中尉崔亮，是盧昶的同黨，盧昶、元暉命令崔亮糾舉邢巒，事情成功後，許諾上禀宣武帝，任用崔亮爲侍中。崔亮奏報邢巒在漢中擄掠良民爲奴婢。邢巒畏懼，就把在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龐景仁的女兒化生等二十多人送給元暉。化生等幾人，十分有姿色。元暉大喜，於是背着盧昶爲邢巒説話，説邢巒最近立有大功，已經赦免，不應再爲這事問罪。皇帝采納了他的意見。高肇因爲邢巒有攻克敵人的功勞而被盧昶等人所排擠，幫助邢巒申辯，邢巒得以不獲罪。

豫州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悦，以城南入梁，遣其將齊苟仁率衆入據縣瓠。詔巒持節率羽林精騎討之。封平舒縣伯，賞宿豫之功也。宣武臨東堂勞遣巒曰："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平？"巒曰："今王師若臨，士人必翻然歸順，圍之窮城，奔走路絶，不度此年，必傳首京師。願陛下不足爲慮。"帝笑曰："卿言何其壯哉！知卿親老，頻勞於外，然忠孝不俱，不得辭也。"於是巒率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次於鮑口，擊賊大將胡孝智，乘勝至縣瓠，因即度汝。既而大兵繼

豫州市民白早生殺死刺史司馬悦，獻城南投梁國，梁派遣他們的將領齊苟仁率領軍隊入侵占據縣瓠。詔令邢巒秉持符節率領羽林軍精鋭騎兵討伐齊苟仁。封邢巒爲平舒縣伯，是獎賞他在宿豫的功勞。宣武帝前往東堂慰勞派遣邢巒時説："早生會逃跑嗎？會堅守嗎？什麽時候平定？"邢巒説："現在國家軍隊如果前去，民衆必然歸順，將早生包圍在無援的孤城，他逃跑的道路斷絶，不過今年，一定傳送首級到京城。希望陛下不要擔憂。"皇帝笑着説："你説得何等地豪邁啊！知道你父母年老，頻繁在外面辛勞，然而忠孝不能兩全，你不能推辭。"於是邢巒率領騎兵八百人，日夜趕路，五天後停駐在鮑口，攻打賊寇大將胡

至，遂長圍圍之。詔巒使持節、假鎮南將軍、都督南討諸軍事。中山王英南討三關，亦次縣瓠，以後軍未至，前寇稍多，憚不敢進，乃與巒分兵，將掎角攻之。梁將齊苟仁等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即斬早生等同惡數十人，豫州平。巒振旅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勞之。巒曰："此陛下聖略威靈，英等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帝笑曰："卿匪直一月三捷，所足稱奇；乃存士伯，讓功而弗處。"

孝智，乘勝到達縣瓠，隨即渡過汝水。不久大軍繼續趕到，就築長圍圍城。詔令邢巒爲使持節、假鎮南將軍、都督南討諸軍事。中山王元英南討三關，也停駐在縣瓠，因後續部隊没到達，前方敵寇漸多，畏懼不敢前進，就和邢巒分開人馬，將要夾擊攻打。梁將領齊苟仁等二十一人開門出城投降，當即斬殺早生等一同作惡的幾十人，豫州平定。邢巒整頓部隊回到京城，宣武帝前往東堂慰勞他。邢巒説："這是陛下聖明的謀略威武靈驗，元英等將領士兵的力量，臣下有什麼功勞?"皇帝笑着説："你不僅一月三次告捷，值得稱奇；還心慕士伯，推讓功勞而不自居。"

巒自宿豫大捷及平縣瓠，志行修正，不復以財賄爲懷，戎資軍實，絲毫無犯。遷殿中尚書，加撫軍將軍，卒於官。巒才兼文武，朝野瞻望，上下悼惜之。贈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初，帝欲贈冀州，黄門甄琛以巒前曾劾己，乃云："瀛州巒之本郡，人情所欲。"乃從之。及琛爲詔，乃云優贈車騎將軍、瀛州刺史，議者笑琛淺薄。謚曰文定。子遜。

邢巒自從宿豫大捷以及平定縣瓠，志向行爲逐漸端正，不再把財貨放在心上，對軍用物資，絲毫不侵犯。調任殿中尚書，加授撫軍將軍。在任上去世。邢巒才能兼具文武，朝野仰望，朝廷上下悼念憐惜他。追贈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起初，皇帝想追贈他冀州刺史，黄門侍郎甄琛因邢巒從前曾經彈劾自己，就説："瀛州是邢巒本來的州郡，是人心所想得到的。"皇帝於是聽從他的意見。等到甄琛作詔書，就説優贈爲車騎將軍、瀛州刺史，議論的人嘲笑甄琛的淺薄。謚號爲文定。兒子邢遜。

邢遜

遜字子言，貌雖陋短，頗有風氣。襲爵後，遷國子博士、本州中正。因謁靈太后，自陳功名之子，久抱沈屈。"臣父屢爲大將，而臣身無軍功階級。臣父唯爲忠臣，不爲慈父"。靈太后慨然，以遜爲長兼吏部郎中。後位大司農卿，與少卿元慶哲互相糾訟。遜鋭於財利，議者鄙之。卒，贈光禄勛、幽州刺史。

邢遜字子言，相貌雖然醜陋矮小，却很有風度氣概。繼承爵位後，升國子博士、本州中正。拜見靈太后時，自己陳述是功臣的兒子，長久身受壓抑委屈。"臣下的父親屢次爲大將，而臣下身無軍功等級。臣下的父親僅是忠臣，不是慈父"。靈太后感慨，任命邢遜爲長兼吏部郎中。後來擔任大司農卿，和少卿元慶哲互相糾舉訴訟。邢遜十分貪圖財貨，議論的人鄙視他。去世，追贈光禄勛、幽州刺史。

子祖徵，開府祭酒。父喪未終，謀反，伏法。

兒子祖徵，任開府祭酒。父親喪期未結束，圖謀反叛，被處死。

祖徵弟祖劾，貌寢，有風尚。仕齊，卒於尚書郎。

祖徵的弟弟祖劾，容貌醜陋，有風度志向。在北齊爲官，任尚書郎時去世。

祖劾弟祖俊，開府行參軍。開皇中，位尚書都官郎中。

祖劾的弟弟祖俊，任開府行參軍。開皇年間，任尚書都官郎中。

巒弟偉，尚書郎中。偉子昕。

邢巒的弟弟邢偉，擔任尚書郎中。邢偉的兒子邢昕。

邢昕

昕字子明，幼孤，見愛於祖母李氏。好學，早有才情，解褐蕩寇將軍，累遷太尉記室參軍。吏部尚書李神儁奏昕修起居注。太昌初，除中書侍郎，加平東將軍、光禄大夫。時言冒竊官級，爲中尉所劾，免官，乃爲《述躬賦》。未幾，受詔與秘書監常景典儀注事。武帝行釋奠禮，昕與校書郎裴伯茂等俱爲録義。永熙末，昕入爲侍讀，與温子昇、魏收參掌文詔。遷鄴，乃歸河間。

天平初，與侍中從叔子才、魏季景、魏收同徵赴都，尋還鄉里，既而復徵。時梁使兼散騎常侍劉孝儀等來聘，詔昕兼正員郎，迎於境上。司徒孫騰引爲中郎，尋除通直常侍，加中軍將軍。既有才藻，兼長几案。自孝昌之後，天下多務，世人競以吏工取達，文學大衰。司州中從事宋游道以公斷見知，時與昕嘲謔，昕謂之曰："世事同知文學外。"游道有慚色。興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於梁。昕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鬥於江南。齊文襄王攝選，擬昕爲司徒右長史，未奏，遇疾卒，士友悲之。贈車騎將軍、都官尚書、冀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自有集録。

邢昕字子明，年幼時失去父母，受到祖母李氏的喜愛。喜好學習，很早就有才華，出仕爲蕩寇將軍，屢經升遷爲太尉記室參軍。吏部尚書李神儁奏請邢昕修起居注。太昌初年，任中書侍郎，加授平東將軍、光禄大夫。當時傳言他冒受竊取官級，被中尉彈劾，免去官職，於是作《述躬賦》。不久，接受詔令和秘書監常景掌管禮節制度的事務。武帝舉行祭祀先聖先師的禮儀，邢昕和校書郎裴伯茂等人都爲之收集義理。永熙末年，邢昕入宫爲侍讀，和温子昇、魏收參與掌管公文詔書。遷都到鄴，便回到河間。

天平初年，邢昕和侍中堂叔子才、魏季景、魏收一同受徵召趕赴都城，不久回到鄉間，隨之又受徵召。當時梁國使者兼散騎常侍劉孝儀等人前來通好，詔令邢昕兼正員郎，到邊境迎接。司徒孫騰任用他爲中郎，不久任通直常侍，加授中軍將軍。邢昕有文才，同時擅長處理寫作公文。自從孝昌以後，天下多事，世人競相以行政才能謀求顯達，文學大爲衰退。司州中從事宋游道以公正果斷受知遇，這時和邢昕嘲諷戲謔，邢昕對他説："世間事見解相同而文學不在内。"游道露出慚愧的神色。興和年間，以本官爲李象的副手出使梁國。邢昕喜好與人意見不一，人們稱他爲牛。這次出行，談論的人稱他們是牛和象在江南争鬥。齊文襄王代掌選舉，擬任邢昕爲司徒右長史，没有上奏，邢昕遇病去世，士人朋友爲他悲傷。追贈爲車騎將軍、都官尚書、冀州刺史，謚號爲文。所寫作的文章自己有收集彙録。

邢晏

偉弟晏，字幼平，美風儀，博涉經史，善談釋老，雅好文咏。位滄州刺史，爲政清静，吏人安之。卒，贈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謚曰文貞。晏篤於義讓，初爲南兗州，例得一子解褐，乃啓其孤弟子子慎爲朝請。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後爲

邢偉的弟弟邢晏，字幼平，有美好的風度儀表，博覽經籍史册，善於談論佛教道學，喜好文詞咏誦。任滄州刺史，爲政清明寧静，官吏民衆安然。去世，追贈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謚號爲文貞。邢晏厚於道義謙讓，起初任南兗州刺史，依例可有一個兒子出仕，他便上奏亡弟的兒子子慎爲朝請。子慎年剛十二歲，而自己的兒子

滄州，復啓孤兄子昕爲府主簿，而其子并未從宦，世人以此多之。

已成年了。後來任滄州刺史，又上奏亡兄的兒子邢昕爲府主簿，而自己的兒子都未入仕，世人因此稱贊他。

子亢，字子高，頗有文學。位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於梁，時年二十八。後爲中外府屬，坐事死於晋陽。

兒子邢亢，字子高，很有文學才能。擔任兼通直散騎常侍，出使梁國，當年二十八歲。後來擔任中外府屬吏，因事獲罪死在晋陽。

邢祐 邢產

巒叔祖祐，字宗祐，少有學尚，知名於時。假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宋。以將命之勤，除建威將軍、平原太守，賜爵城平男。政清刑肅，百姓安之。卒于官。

邢巒的叔祖邢祐，字宗祐，少年時有學問志向，聞名於當時。賜予他員外散騎常侍，出使宋國。以出使的勞績，授建威將軍、平原太守，賜爵位爲城平男。政治清明刑罰嚴肅，百姓安然。在任上去世。

子產，字神寶，好學善屬文，少時作《孤蓬賦》，爲時所稱。舉秀才，除著作佐郎。假常侍、鄭縣子，使於齊。產仍世將命，時人美之。歷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卒，朝廷嗟惜焉。贈平州刺史、樂城子，謚曰定。

兒子邢產，字神寶，喜好學習善於寫文章，少年時寫作《孤蓬賦》，被當時人稱贊。受推舉爲秀才，任著作佐郎。賜予常侍、鄭縣子，出使齊國。邢產幾代出使，當時人稱道這件事。歷任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去世，朝廷嗟嘆惋惜。追贈平州刺史、樂城子，謚號爲定。

邢虯

祐從子虯，字神彪，著作郎敏之子也。少爲《三禮》鄭氏學，明經有文思。舉秀才上第，爲中書議郎、尚書殿中郎。孝文因公事與語，問朝覲宴饗禮，虯以經對，大合上旨。帝崩，尚書令王肅多用新儀，虯往往折以《五經》正禮。爲尚書左丞，多所糾正，臺閣肅然。時雁門人有害母者，八坐奏轘之而瀦其室，宥其二子。虯駁奏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謀逆者戮及期親，害親者令不及子，既逆甚梟鏡，禽獸之不若，而使禋祀不絶，遺育承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者，則宜投之四裔，敕所在不聽配匹。《盤庚》言無令易種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羹，皆欲絶其類也。"奏入，宣武從之。

邢祐的侄子邢虯，字神彪，是著作郎邢敏的兒子。少年時研習《三禮》鄭氏學，通曉經籍有文才。推舉秀才爲上等，任中書議郎、尚書殿中郎。孝文帝因公事和他談話，問起朝見飲宴祭祀的禮儀，邢虯依經籍回答，大合皇帝旨意。皇帝逝世，尚書令王肅多用新儀式，邢虯總是用《五經》正禮來判定。擔任尚書左丞，糾正很多時弊，臺閣嚴肅。當時雁門有個殺害母親的人，內閣官員上奏車裂這個人而用水浸泡他的房子，寬恕他的兩個兒子。邢虯反駁上奏說："對君主父母不能叛逆謀殺，叛逆謀殺就一定誅殺他。謀反作亂的人被戮及服喪一年的親屬，謀害父母的人却不連及兒子，大逆不道既超過惡鳥惡獸，連禽獸都不如，却使他祭祀不斷絶，留下子嗣繼承，不可以用來勉勵忠孝的道德，保存三綱的義理。如果聖人教化予以寬容，不加以殺戮，使父子罪過不相連及，惡行衹報應在本人，就應該將其後人流放到邊塞，命令各地不容許他們婚配。《盤庚》講不要使他們在新地方延續種族，漢法在五月吃梟肉所製的羹湯，都是要斷絶這一類人。"

奏疏呈上去，宣武帝聽從了他的意見。

後爲光祿少卿，母在鄉遇患，請假歸。遇秋水暴長，河梁破絶，虯得一小船而度，船漏滿不没，時人異之。母喪，哀毁過禮，爲時所稱。卒，贈幽州刺史，謚曰威。虯善與人交，清河崔亮、頓丘李平并與親善。所作碑頌雜筆三十餘篇。長子臧。

邢虯後來任光祿少卿，母親在家鄉患病，他請假回去。遇到秋水猛漲，河上橋梁斷絶，邢虯尋到一隻小船而渡河，船漏滿了水而不沉没，當時人感到奇怪。母親去世，他哀傷消瘦超過禮節，被當時人所稱贊。去世，追贈幽州刺史，謚號爲威。邢虯善於和别人交往，清河人崔亮、頓丘人李平都同他親近友善。他所作的碑頌雜筆有三十多篇。長子邢臧。

邢臧

臧字子良，幼孤，早立操尚，博學有藻思。年二十一，神龜中舉秀才，考上第，爲太學博士。正光中，議立明堂，臧爲裴頠一室之議，事雖不行，當時稱其理博。出爲本州中從事，雅爲鄉情所附。永安初，徵爲金部郎中，以疾不赴。轉除東牟太守，時天下多事，在職少能廉白，臧獨清慎奉法，吏人愛之。隴西李延寔，莊帝之舅，以太傅出除青州，啓臧爲屬。領樂安内史，有惠政。後除濮陽太守，尋加安東將軍。

邢臧字子良，年幼失去父母，很早樹立操行志向，博學有華麗的文思。二十一歲，神龜年間被推舉爲秀才，考核在上等，任太學博士。正光年間，商議建立明堂，邢臧堅持裴頠關於一室的議論，事情雖然没有實行，當時人稱他義理廣博。外任本州中從事，很爲民心所歸附。永安初年，徵召他爲金部郎中，因患病不奔赴。改授東牟太守，當時天下多事，任職的人很少能廉潔清白，邢臧獨自清廉謹慎奉行法度，官吏民衆喜愛他。隴西人李延寔，是莊帝的舅父，以太傅身份外任青州刺史，上奏邢臧爲屬吏。兼任樂安内史，有好的政績。後來任濮陽太守，不久加授安東將軍。

臧和雅信厚，有長者之風，爲時人所愛敬。爲特進甄琛行狀，世稱其工。與裴敬憲、盧觀兄弟并結友，曾共讀《回文集》，臧獨先通之。撰古來文章并叙作者氏族，號曰《文譜》，未就，病卒，時賢悼惜之。其文筆凡百餘篇。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文。

邢臧和雅信實忠厚，有長者的風範，爲當時人所喜愛敬重。寫作特進甄琛的生平事迹，世人稱贊文辭工巧。和裴敬憲、盧觀兄弟都結爲朋友，曾經共同閲讀《回文集》，邢臧獨自先貫通。抄寫自古以來的文章并叙述作者家世，稱爲《文譜》，没有完成，因病去世，當時賢士悼念惋惜他。他的文章共有一百多篇。追贈他爲鎮北將軍、定州刺史，謚號爲文。

子恕，涉學有識悟。齊武平末，尚書屯田郎。隋開皇中，尚書侍郎。卒於沂州長史。

兒子邢恕，涉獵學術有見識。齊武平末年，任尚書屯田郎。隋朝開皇年間，任尚書侍郎。任沂州長史時去世。

邢卲

臧弟卲，字子才，小字吉，少時有避，遂不行名。年五歲，魏吏部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十歲便能屬文，雅

邢臧的弟弟邢卲，字子才，小名吉，少年時因避諱，於是不以名稱呼。五歲時，魏國吏部郎清河人崔亮見到他後稱奇説："這個孩子今後將大有成就，地位名望通達顯赫。"十歲時就能寫

有才思，聰明强記，日誦萬餘言。族兄巒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與時名勝，專以山水游宴爲娛，不暇勤業。嘗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遍之。後因飲謔倦，方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無所遺。文章典麗，既贍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罘、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卲皆爲誦之。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吏部尚書隴西李神儁大相欽重，引爲忘年之交。

文章，很有才華，天資高記憶力强，每日誦讀一萬多字。同族的哥哥邢巒有鑒賞人物的能力，對子弟們説："同宗之中有這個兒童，不是尋常的人。"少年時在洛陽，遇到天下太平，和當時名流，專以山水游玩飲宴爲樂，没有時間勤於學業。曾遇大雨，於是讀《漢書》，五天大略能讀完。後來倦於飲宴戲謔，纔廣泛搜尋經籍史書，五行一起讀，一看就不遺忘。文章寫得典雅華麗，既富贍又迅速。年歲不到二十，名聲震動達官貴人。曾經和右北平人陽固、河東人裴伯茂、堂兄邢罘、河南人陸道暉等人到北海人王昕的房舍通夜飲酒，一起賦詩，共幾十首，都放在主人的奴僕那裏。次日早晨奴僕外出，各人找詩找不到，邢卲都爲他們背誦出來。大家有不認自己詩句的，奴僕返回得到稿本，不差一個字。大家把他比作王粲。吏部尚書隴西人李神儁大加佩服器重，招引爲忘年交。

釋巾爲魏宣武挽郎，除奉朝請，遷著作佐郎，深爲領軍元乂所禮。乂新除尚書令，神儁與陳郡袁翻在席，乂令卲作謝表，須臾便就，以示諸賓。神儁曰："邢卲此表，足使袁公變色。"孝昌初，與黄門侍郎李琰之對典朝儀。

出仕爲魏國宣武帝的挽郎，授奉朝請，調任著作佐郎，深受領軍元乂的禮遇。元乂剛被任命爲尚書令，神儁和陳郡人袁翻在宴席上，元乂命邢卲寫答謝表，邢卲頃刻間就寫成，拿給賓客們看。神儁説："邢卲的答謝表，足以使袁公改變臉色。"孝昌初年，邢卲和黄門侍郎李琰之一起掌管朝廷禮儀。

自孝明之後，文雅大盛，卲雕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爲之紙貴，讀誦俄遍遠近。于時袁翻與范陽祖瑩位望通顯，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卲藻思華贍，深共嫉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卲爲謝章表。嘗有一貴勝初授官，大事賓食，翻與卲俱在坐，翻意主人托其爲讓表。遂命卲作之，翻甚不悦。每告人云："邢家小兒常客作章表，自買黄紙，寫而送之。"卲恐爲翻所害，乃辭以疾。屬尚書令元羅出鎮青州，啓爲府司馬，遂在青土，終日酣賞，盡山泉之致。

自孝明帝以後，藝文禮樂大爲盛行，邢卲文章寫得美，在當時無人可比，每一篇文章剛問世，京城爲之紙貴，誦讀很快遍及遠近。這時袁翻和范陽人祖瑩地位名望通達顯赫，文筆之美，受到先輩的稱贊，因邢卲文采華麗富贍，都很妒忌他。洛陽的顯貴受委任，多靠邢卲寫答謝表。曾經有一個顯要人物剛授官，大宴賓客，袁翻和邢卲都在座，袁翻心想主人會托他寫推讓的奏表。主人却叫邢卲寫作，袁翻十分不高興。時常告訴别人説："邢家小孩時常替人家寫奏章謝表，自己買黄紙，寫後送去。"邢卲害怕被袁翻陷害，就以有病爲由辭職。遇尚書令元羅外出鎮守青州，上奏讓邢卲爲府司馬，邢卲於是到青州，整日飲酒游樂，享盡山水的樂趣。

永安初，累遷中書侍郎，所作詔

永安初年，屢經升遷爲中書侍郎，所作詔書

文體宏麗。及尒朱榮入洛，京師擾亂，卲與弘農楊愔避地嵩高山。普泰中，兼給事黄門侍郎，尋爲散騎常侍。太昌初，敕令恒直内省，給御史，令覆案尚書門下事，凡除大官，先問其可不，然後施行。除衛將軍、國子祭酒。以親老還鄉，詔所在特給兵力五人，并令歲一入朝，以備顧問。丁母憂，哀毁過禮。後楊愔與魏收及卲請置學。

文體宏富華麗。等到尒朱榮進入洛陽，京城騷亂，邢卲和弘農人楊愔避難到嵩高山。普泰年間，任兼給事黄門侍郎，不久任散騎常侍。太昌初年，命令他長久在宫内任職，賜給御史職位，命令他覆查尚書門下省事務，凡授任大官，先向他詢問可以與否，然後施行。授他爲衛將軍、國子祭酒。因父母年老而回鄉，詔令住地特地撥給兵士五人，并命令每年入朝一次，以備朝廷咨詢。母親去世服喪，哀傷消瘦超過禮儀。後來楊愔和魏收以及邢卲請求設立學校。

于時與梁和，妙簡聘使，卲與魏收及從子子明被徵入朝。當時文人，皆卲之下，但以不持威儀，名高難副，朝廷不令出境。南人曾問賓司："邢子才故應是北間第一才士，何爲不作聘使?"答云："子才文辭實無所愧，但官位已高，恐非復行限。"南人曰："鄭伯猷，護軍猶得將命，國子祭酒何爲不可?"卲既不行，復請還故郡。

當時同梁國和好，精心挑選報聘的使者，邢卲和魏收以及侄子子明受徵召入朝。當時的文人，都在邢卲之下，衹因邢卲没有莊重的容貌舉止，名聲高而難副其實，朝廷不讓他出國。南人曾問禮賓司："邢子才應該是北方第一位才學之士，爲什麽不派他作使者?"回答説："子才的文辭實在無愧於任使者，不過他官位已高，恐怕不當在出使之列。"南人説："鄭伯猷，任護軍還能出使，邢子才任國子祭酒爲什麽不可以?"邢卲既不出使，便請求返回故鄉。

文襄在京輔政，徵之，在第爲賓客。除給事黄門侍郎，與温子昇對爲侍讀。文襄富於春秋，初總朝政，崔暹每勸禮接名賢，詢訪得失，以卲宿有名望，故請徵焉。文襄甚親重之，多别引見。卲舊鄙崔暹無學術，言論之際，遂云暹無所知解。文襄還以卲言告暹，并道"此漢不可親近"。暹頗銜之。卲奏魏帝，發敕用妻兄李伯倫爲司徒祭酒。詔書已出，暹即啓文襄，執其專擅，伯倫官事便寢。卲由是被疏。

文襄王在京城輔政，徵召邢卲，在府第做賓客。授給事黄門侍郎，和温子昇一起任侍讀。文襄王年紀輕，剛總攬朝政，崔暹時常勸他以禮儀接待名人賢士，咨詢政事得失，因爲邢卲有名望，所以請求徵召邢卲。文襄王十分親近器重邢卲，多次單獨接見。邢卲從前鄙視崔暹没有學術，談話的時候，就説崔暹没有什麽知識見解。文襄王返回後把邢卲的話告訴了崔暹，并説"這人不能親近"。崔暹很記恨邢卲。邢卲上奏魏帝，下令任用妻子的哥哥李伯倫爲司徒祭酒。詔書已發出，崔暹立即報告文襄王，指責邢卲獨斷專行，伯倫任官的事就被壓下來。邢卲因此被疏遠。

其後除驃騎、西兖州刺史。在州有善政，桴鼓不鳴，吏人奸伏，守令長短，無不知之。定陶縣去州五十里，縣令妻日暮取人斗酒束脯，卲逼夜攝令，未明而去，責其取受，舉州不識其所以。在任都不營生産，唯南

其後被授爲驃騎將軍、西兖州刺史。在州中有良好的政績，喊冤告狀的減少，官吏民衆作奸犯科，郡守縣令的是非長短，無不瞭解。定陶縣離州治五十里，縣令的妻子天黑時收取别人一斗酒一束乾肉，邢卲在夜晚拘捕縣令，天未亮而離去，斥責縣令收受人家的東西，全州不知他爲什

兖糴粟，就濟陽食之。卲繕修觀宇，頗爲壯麗，皆爲之名題，有清風觀、明月樓，而不擾公私，唯使兵力。吏民爲立生祠，并勒碑頌德。及代，吏人父老及媪嫗皆遠相攀追，號泣不絶。至都，除中書令。

麽這樣靈通。在任從不經營産業，僅在南兖州買入穀物，到濟陽食用。邢卲修繕廟宇，很爲壯觀宏麗，他都爲之題寫匾額，有清風觀、明月樓等，而不騷擾官府民衆，僅役使兵士。官吏民衆爲他建立生祠，并刻碑歌頌功德。等到被替代，官吏民衆父老鄉親和年老婦女都老遠追着送行，號哭聲不斷。到都城，被任命爲中書令。

舊格制：生兩男者，賞羊五口，不然則絹十匹。僕射崔暹奏絶之。卲云："此格不宜輒斷。句踐以區區之越，賞法：生三男者給乳母。况以天下之大而絶此條！舜藏金於山，不以爲乏，今藏之於民，復何所損?"又準舊皆訊囚取占，然後送付廷尉。卲以爲不可，乃立議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丞相不問鬥人，虞官弓招不進。豈使尸祝兼刀匕之役，家長侵鷄犬之功。"詔并從之。

舊日制度規定：一家生兩個男孩的，賞賜五口羊，不要羊的就賞十匹絹。僕射崔暹上奏除去這個規定。邢卲説："這個制度不應該隨便取消。勾踐以小小的越國，賞賜辦法是：生三個男孩的供給乳母。何况今日以遼闊的天下却取消這個條規！舜收藏金子在山中，不以爲貧乏，今日把財富收藏到民間，又有什麽損失?"另外按照舊日制度，各官府都可審訊囚徒取得口供，然後送交廷尉。邢卲認爲不可以，就發表議論説："設立官職區分職責，各有分工，丞相不過問鬥毆，管山澤的官員不負責征戰。豈能使祭祀者兼管厨師的事，家長替奴僕做事。"詔令都依從他的建議。

自除太常卿兼中書監，攝國子祭酒。是時朝臣多守一職，帶領二官甚少；卲頓居三職，并是文學之首，當世榮之。幸晋陽，路中頻有甘露之瑞，朝臣皆作《甘露頌》，尚書符令卲爲之序。及文宣崩，凶禮多見訊訪，敕撰哀策。後授特進，卒。

後來被授任爲太常卿兼中書監，代行國子祭酒。當時朝廷大臣大多任一職，兼任兩職的很少；邢卲同時身任三職，都是文職的長官，當代人很欽慕。前往晋陽，路途上接連有甘露的祥瑞，朝臣都寫作《甘露頌》，尚書命邢卲爲他們作序。等到文宣王逝世，喪事禮儀大多向他咨詢，命令他撰寫哀悼的策文。後來被授爲特進，去世。

卲率情簡素，内行修謹，兄弟親姻之間，稱爲雍睦。博覽墳籍，無不通曉。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爲意，窮其指要。吉凶禮儀，公私諮稟，質疑去惑，爲世指南。每公卿會議，事關典故，卲援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致宏遠，獨步當時。與濟陰温子昇爲文士之冠，世論謂之温、邢。鉅鹿魏收雖天才艷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故子昇死後，方稱邢、魏焉。

邢卲性情簡約樸素，品行端正謹慎，兄弟親屬之間，相處和睦。他博覽群書，無所不通。晚年特别重視《五經》章句，窮究其中的要義。吉凶的禮儀，官府私人都向他咨詢，解除疑難去掉疑惑，成爲當時的指南。每當公卿集會商議，事關典章和掌故，邢卲提筆馬上寫出來，引證扼要周備。皇帝詔令他修定朝廷典章，頃刻間定稿，文采辭意宏麗深遠，在當時無人可比。和濟陰人温子昇是文士中的佼佼者，世人稱之爲温、邢。鉅鹿人魏收雖然天才艷麗，而年歲經歷在二人之後，所以子昇死後，纔稱作邢、魏。

雖望實兼重，不以才位傲物，脱

邢卲雖然名望能力都高，却不以才華地位輕

略簡易，不修威儀，車服器用，充事而已。有齋不居，坐卧恒在一小屋，果餌之屬，或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啖。天姿質素，特安異同，士無賢愚，皆能傾接，對客或解衣覓虱，且與劇談。有書甚多，而不甚讎校。見人校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日思誤書，更是一適。"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與婦甚疏，未嘗内宿。自云嘗晝入内閤，爲狗所吠，言畢便撫掌大笑。性好談賞，又不能閑獨，公事歸休，恒須賓客自伴。

視別人，行事隨便簡易，不修飾容貌舉止，車服器物，僅應付而已。有齋室不住，坐卧總在一間小屋中，果品糕餅之類，有的放置在屋梁上，賓客到達，取下來一起吃。天生質樸簡素，特別能安然與不同意見者相處，士人無論才能高低，都能傾心交往，對着客人有時解開衣服尋找虱子，而且和客人高談闊論。有很多藏書，而不太加以校勘。看見別人校勘書籍，就笑着說："爲什麼如此愚蠢！天下的書到死也不能讀遍，還能再校勘這種書？每天思考有錯誤的書，反倒是一種樂趣。"妻子的弟弟李季節，是個有才學的人，對子才說："世間的人很多不聰明，思考有錯誤的書憑什麼能有所得？"子才說："如果思考不能有所得，就不必費精力讀書。"邢卲和妻子很疏遠，不曾入内室就寢。自稱曾經在白天進入内室，被狗所咬，説完就拍手大笑。他天性愛談論，又不能清閑獨處，公事結束返回休息，總是需要賓客陪伴自己。

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在兖州，有都信云恕疾，便憂之廢寢食，顏色貶損。及卒，人士爲之傷心，痛悼雖甚，竟不再哭，賓客吊慰，抆淚而已。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東門吴以還，所未有也。有集三十卷，見行於世。

邢卲侍奉寡嫂很恭謹，撫養亡兄之子邢恕慈愛深厚。在兖州，有都城使者説邢恕患病，就憂愁得廢寢忘食，面色消瘦。等到邢恕去世，人們爲他傷心，他悲慟雖然很深，竟不再哭泣，賓客吊祭慰問，僅擦眼淚而已。他高尚的情懷深遠的見識，開導解釋疑滯難題，自東門吴以來，没有人可比。有文集三十卷，流傳於世。

卲世息大寶，有文情。孽子大德、大道，略不識字焉。

邢卲的嫡子大寶，有文才。庶子大德、大道，幾乎不識字。

李崇　李世哲

李崇字繼長，小名繼伯，頓丘人也。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誕之子。年十四，召拜主文中散，襲爵陳留公，鎮西大將軍。孝文初，爲荆州刺史，鎮上洛，敕發秦、陝二州兵送崇至理。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發兵自防，使人懷懼。"孝文從之。乃輕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人即帖然。邊戍掠得齊人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荆州口二百許

李崇字繼長，小名繼伯，頓丘人。是文成帝元皇后第二個哥哥誕之的兒子。十四歲時，被徵召爲主文中散，繼承爵位陳留公，鎮西大將軍。孝文帝初年，任荆州刺史，鎮守上洛，朝廷下令調發秦、陝二州的兵士護送李崇到任。李崇推辭説："邊境民衆失和，本來怨恨刺史，我奉詔令接替，衹需要宣布一下詔書而已。不必麻煩調發兵士保衛自己，那會使人心懷畏懼。"孝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於是輕裝帶着幾十個騎兵奔馳到上洛，宣布詔令安撫慰問，民衆當即相安無事。邊境戍地抄掠到齊國人的，全部命令放回。南人

人。兩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在州四年，甚有稱績。召還京師，賞賜隆厚。

感念恩德，隨之送回魏國荆州男女二百來人。兩國邊境和睦，不再有烽火的警報。在州中四年，很有聲譽政績。徵召他返回京城，賞賜優厚。

除兖州刺史。兖土舊多劫盗，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盗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盗竊始發，便爾禽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後例降爲侯，改授安東將軍。車駕南征，詔崇副驃騎大將軍、咸陽王禧都督左翼諸軍事。徐州降人郭陸聚黨作逆，人多應之。崇遣高平卜冀州詐稱犯罪，逃亡歸陸，陸納之，以爲謀主。數月，冀州斬陸送之，賊徒潰散。入爲河南尹。

任兖州刺史。兖州境内舊日搶劫偷盗很多，李崇便在每村設置一座樓，樓上懸挂一面鼓，盗賊發生的地方，用雙槌亂敲，四面各村，聽到鼓聲都守住要道。頃刻之間，聲音傳出一百里，其中險要地段，都有埋伏的人，盗竊剛一發生，就將他們擒獲押送。各村設樓懸鼓，是從李崇開始的。後來依例降爵爲侯，改授爲安東將軍。皇帝南征，詔令李崇輔助驃騎大將軍、咸陽王元禧統領左翼各軍事務。徐州投降的人郭陸聚集人馬作亂，民衆多響應他。李崇派遣高平人卜冀州假稱犯罪，逃跑去歸附郭陸，郭陸接納了他，以他爲主要謀士。幾月後，冀州斬殺郭陸送上首級，賊寇黨徒潰敗四散。李崇入京任河南尹。

後車駕南討漢陽，崇行梁州刺史。氐楊靈珍遣弟婆羅與子雙領步騎萬餘，襲破武興，與齊相結。詔崇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率衆討之。崇槎山分進，出其不意，表裏以襲，群氐皆棄靈珍散歸，靈珍衆減太半。崇進據赤土。靈珍又遣從弟建率五千人屯龍門，躬率精勇一萬據鷲硤。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鷲硤之口，積大木，聚礌石，臨崖下之，以拒官軍。崇乃命統軍慕容拒率衆五千，從他路夜襲龍門，破之。崇自攻靈珍，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崇多設疑兵，襲克武興。齊梁州刺史陰廣宗遣參軍鄭猷、王思考率衆援靈珍。崇大破之，并斬婆羅首，殺千餘人，俘獲猷等。靈珍走奔漢中。孝文在南陽，覽表大悦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功也。"拜梁州刺史，手詔曰："便可善思經略，去其可除，安其可育，公私所患，悉令芟夷。"及靈珍偷據白水，崇擊破之，

後來皇帝南討漢陽，李崇代理梁州刺史。氐人楊靈珍派遣弟弟婆羅和兒子楊雙率領步兵騎兵一萬多人，偷襲攻下武興，和齊國相聯合。詔令李崇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率領軍隊討伐他們。李崇披荆斬棘分頭前進，出其不意，内外夾擊，氐人都抛下靈珍四散逃回，靈珍的部衆減少了一大半。李崇進軍占據赤土。靈珍又派遣堂弟楊建率領五千人駐守龍門，親自率領精鋭勇敢的兵士一萬人據守在鷲硤。在龍門的北面幾十里處，砍伐樹木堵塞道路。鷲硤的山口，堆積大木頭，聚集礌石，靠近山崖推下來，來抗拒官軍。李崇便命令統軍慕容拒率領部衆五千人，從其他道路在夜晚襲擊龍門，攻克。李崇親自攻打靈珍，靈珍接連交戰失敗而逃跑，李崇俘獲了他的妻子兒女。李崇到處設置疑兵，襲擊攻克武興。齊國的梁州刺史陰廣宗派遣參軍鄭猷、王思考率領軍隊援助靈珍。李崇大敗他們，并斬下婆羅的首級，殺死一千多人，俘獲鄭猷等人。靈珍逃奔到漢中。孝文帝在南陽，看過奏疏後大喜説："使我不再顧慮西邊的憂患，是李崇的功勞。"任命李崇爲梁州刺史，親筆寫詔書説："可妥善思考治理方略，去掉那些頑固不化的，安撫那些可

靈珍遠遁。

以教化的，官府私家所憂患的，可全部除去。”等到靈珍偷襲占據白水，李崇打敗了他，靈珍遠逃。

宣武初，徵爲右衛將軍，兼七兵尚書，轉左衛將軍、相州大中正。魯陽蠻柳北喜、魯北燕等聚衆反叛，諸蠻悉應之，圍逼湖陽。游擊將軍李暉光鎮北城，盡力捍禦。賊勢甚盛，詔以崇爲使持節、都督征蠻諸軍事以討之。蠻衆數萬，屯據形要，以拒官軍。崇累戰破之，斬北燕等，徙萬餘户於幽、并諸州。宣武追賞平氐之功，封魏昌縣伯。

宣武帝初年，徵召李崇爲右衛將軍，兼七兵尚書，改任左衛將軍、相州大中正。魯陽蠻柳北喜、魯北燕等人聚集衆人反叛，各蠻人部落都響應他，圍困逼近湖陽。游擊將軍李暉光鎮守北城，全力捍衛抵禦。賊寇攻勢十分强盛，詔書任命李崇爲使持節、都督征蠻諸軍事去討伐賊寇。蠻人軍隊幾萬人，據守險要地勢，抗拒官軍。李崇接連交戰打敗他們，斬殺北燕等人，遷徙一萬多户到幽、并各州。宣武帝追論平定氐人的功勞，封李崇爲魏昌縣伯。

東荆州蠻樊安聚衆於龍山，僭稱大號。梁武遣兵應之。諸將擊不利，乃以崇爲鎮南將軍、都督征蠻諸軍事，率步騎討之。崇分遣諸將，攻擊賊壘，連戰克捷，生禽樊安，進討西荆，諸蠻悉降。尋兼侍中、東道大使，黜陟能否，著賞罰之稱。出除散騎常侍、征南將軍、揚州刺史。詔曰：“應敵制變，算非一塗，救左擊右，疾雷均勢。今朐山蟻寇，久結未殄，賊衍狡詐，或生詭劫，宜遣鋭兵，備其不意。崇可都督淮南諸軍事，坐敦威重，遥運聲算。”

東荆州蠻人樊安在龍山聚集部衆，僭越稱帝。梁武帝派遣軍隊接應他。各將領攻打失利，於是任命李崇爲鎮南將軍、都督征蠻諸軍事，率領步兵騎兵討伐樊安。李崇分别調遣各將領，攻打賊寇的營壘，連戰告捷，活捉樊安，進軍討伐西荆州，蠻人部落全部投降。李崇不久兼任侍中、東道大使，擢拔賢能貶黜平庸的人，賞罰分明。外任散騎常侍、征南將軍、揚州刺史。詔令説：“克敵制勝，隨機應變，并非一種戰術，救左方攻右方，迅雷不及掩耳，取勢均力敵之勝。現在朐山衆多賊寇，長久集結没有消滅，賊人蕭衍狡猾詭詐，或許發生欺詐劫掠，應該派遣精鋭的兵士，防備他們意外的舉動。李崇可總領淮水以南諸軍事，坐鎮加强聲威，遥相運籌謀略。”

延昌初，加侍中、車騎將軍、都督江西諸軍事。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己子，并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在别處，禁經數旬，然後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可出奔哀也。”苟泰聞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款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

延昌初年，加授侍中、車騎將軍、都督江西諸軍事。在此以前壽春縣人苟泰有個兒子三歲，遭遇賊寇丢失，幾年不知在哪裹，後來發現在同縣人趙奉伯家中。苟泰把情况上告，各説是自己的兒子，都有鄰居證明，郡縣官不能判案。李崇命令二位父親和兒子各在不同的地方，禁閉了幾十天，然後告訴他們説：“你的孩子患病，剛纔已經突然死亡，可以出去處理後事。”苟泰聽説後就號啕大哭，十分悲傷，奉伯僅嘆息而已，全無一點悲痛的意思。李崇察覺而知情，就把孩子還給苟泰，詰問奉伯欺詐的情狀。奉伯招供，説先死了一個兒子，所以冒認苟泰的兒子。

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絶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爲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陽氏自云見鬼，説思安被害之苦，飢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竟，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内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在北州，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内，嫂姓徐。君脱矜愍，爲往告報，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重相報。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見雇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此人具以報崇，攝慶賓問之，伏引。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爲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

還有定州流民解慶賓兄弟，因事獲罪都被流放到揚州。弟弟思安躲避服役逃回。慶賓擔心今後被追查責罰，打算除去名册上的姓名，就指認城外的死尸，假稱他的弟弟被人殺死，迎回出殯安葬。死尸很像思安，見到的人不能分辨。又有女巫陽氏自稱見到鬼，訴説思安受害的痛苦，在陰間受飢渴的情况。慶賓又誣告是同軍士兵蘇顯甫、李蓋等人所殺，向州中訴訟。二人經不住毒打，各自招認。案件將要判決，李崇有懷疑而停止審訊。他秘密派遣兩個州内所不認識的人，假稱從外地來，前往慶賓那裏告訴他説："我們住在北邊州中，近來有一個人路過寄宿。夜晚一起交談，懷疑他有異常，當時加以盤問，他纔説起是流放的兵士躲避服役，姓解字思安。當時要將他送交官府，被他苦苦哀求，稱説：'我有個哥哥叫慶賓，現在住在揚州相國城内，嫂子姓徐。您如果憐憫，請替我前去報信，申述事情的原委，我哥哥聽説後，必定重加報答。現在你們可以扣押我作人質，如果前去得不到錢，再將我送交官府有什麼晚的？'所以前來拜訪，説明這個意思。您想出錢多少？我們將放了他。如果您不相信，可隨我們前去察看。"慶賓驚恐失色，請求二人暫時保密。這兩人把情况全部報告給李崇，抓來慶賓審問，招認了實情。再盤問李蓋等人，就説是屈打成招。幾日之間，思安也被人捆綁押送。李崇召來女巫審查她，打了她一百鞭。李崇斷案精密，都是這一類。

時有泉水涌於八公山頂，壽春城中有魚數從地涌出，野鴨群飛入城，與鵲争巢。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没。崇與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乘船附於女墻，城不没者二版而已。州府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脚，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黄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但憐兹士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高，人規自脱。吾必守死此

當時八公山頂上有泉水涌出，壽春城中有魚多次從地下涌出，野鴨成群飛入城内，和喜鵲争巢。五月，大暴雨下了十三天，大水進入城内，屋宇都被淹没。李崇和兵士漂泊在城頭，水勢上漲不止，坐船依附在城墻上的矮墻上，城中未被淹没的僅兩塊夾板那麼寬的地方而已。州府官員勸李崇放棄州城據守北山。李崇説："我蒙受國家大恩，守衛地方重鎮，淮水以南萬里土地，繫在我身上，一旦拔脚離開，百姓逃散，揚州的土地，恐怕就不是國家的疆域了。從前王尊意氣風發，道義感動黄河，我豈能愛惜自己的生命，留下千載的愧疚。祇是可憐這些官吏百姓，無辜一

城。”時州人裴絢等受梁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爲亂，崇皆擊滅之。又以洪水爲災，請罪解任。詔曰：“夏雨泛濫，斯非人力，何得以此辭解。今水涸路通，公私復業，便可繕甲積糧，修復城雉，勞恤士庶，務盡綏懷之略也。”崇又表解州，不聽。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

同淹死，可以坐木筏到高處，各人尋求自己逃脱。我一定誓死守衛這座城。”當時州内的人裴絢等接受梁國授予的豫州刺史，趁着大水，謀劃要作亂，李崇都打敗消滅了他們。又因洪水造成災害，請求治罪解除職位。詔書説：“夏天雨水泛濫，這不是人造成的，怎麽能因此而辭職。現在水已退路已通，公私恢復舊業，可以修繕兵器積蓄糧食，修復城墻，慰勞撫恤官吏百姓，務要安撫吏民。”李崇又上奏解除州職，不獲批准。當時，不是李崇，淮南就不能守住了。

崇沈深有將略，寬厚善御衆。在州凡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卧彪”，賊甚憚之。梁武惡其久在淮南，屢設反間，無所不至。宣武雅相委重，梁無以措謀，乃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户郡公，諸子皆爲縣侯，欲以構崇。崇表言其狀。宣武屢賜璽書慰勉之，賞賜珍異，歲至五三，親待無與爲比。梁武每嘆息，服宣武之能任崇也。

李崇沉穩深邃有軍事謀略，寬容仁厚善於統御部衆。在州中共十年，時常供養勇士幾千人，寇賊侵犯邊境，他所向無敵，被稱爲“卧彪”，寇賊十分畏懼他。梁武帝厭惡他長久在淮南，多次設置反間計，什麽辦法都用到。宣武帝很信賴重用他，梁國無法實現計謀，便授李崇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户郡公，各個兒子都爲縣侯，想以此陷害李崇。李崇上奏疏陳述這些情況。宣武帝多次賜詔書安慰勉勵他，賞賜珍珠異寶，每年有三五次，親近厚待没有人可與他相比。梁武帝時常嘆息，佩服宣武帝能够任用李崇。

孝明踐阼，褒賜衣馬。及梁遣其游擊將軍趙祖悦襲據西硤石，更築外城，逼徙緣淮之人於城内。又遣二將昌義之、王神念率水軍溯淮而上，規取壽春，田道龍寇邊城，路長平寇五門，胡興茂寇開、霍。揚州諸戍，皆被寇逼。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船艦二百餘艘，教之水戰，以待臺軍。梁霍州司馬田休等寇建安，崇遣統軍李神擊走之。又命邊城戍主邵申賢要其走路，破之於濡水，俘斬三千餘人。靈太后璽書勞勉。許昌縣令兼紵麻戍主陳平王南引梁軍，以戍歸之。崇自秋請援，表至十餘，詔遣鎮南將軍崔亮救硤石，鎮東將軍蕭寶夤於梁堰上流决淮東注。朝廷以諸將不相赴，乃以尚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節節

孝明帝登位，賞賜衣服馬匹給李崇。等到梁國派遣游擊將軍趙祖悦偷襲占據西硤石，另外修築外城，逼迫遷徙沿淮的人到城内。又派遣兩將領昌義之、王神念率領水軍逆淮而上，打算攻取壽春，田道龍侵犯邊城，路長平侵犯五門，胡興茂侵犯開、霍地區。揚州各戍地，都遭到侵犯進逼。李崇分别派遣各將領，和他們相對峙，秘密安裝船艦二百多艘，教兵士練習水戰，以等待朝廷軍隊。梁國霍州司馬田休等人侵犯建安，李崇派遣統軍李神出擊打退了他。又命令邊城戍守頭領邵申賢截斷田休逃跑的道路，在濡水打敗他，俘獲斬首三千多人。靈太后發詔書慰勞勉勵。許昌縣令兼紵麻戍守頭領陳平王向南招引梁國軍隊，獻出戍地歸附梁國。李崇自秋天請求增援，奏疏上了十多份，詔令派遣鎮南將軍崔亮救援硤石，鎮東將軍蕭寶夤在梁國堰塘上游决開淮水向東灌注。朝廷因各將領不相互奔赴救助，於

度之。崇遣李神乘鬥艦百餘艘，沿淮與李平、崔亮合攻硤石。李神水軍剋其東北外城。祖悦力屈，乃降。朝廷嘉之，進號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如故。

是令尚書李平兼右僕射秉持符節指揮各軍。李崇派遣李神乘坐戰船一百多艘，沿淮水和李平、崔亮合力攻打硤石。李神水軍攻克東北外城。祖悦力量窮盡，於是投降。朝廷嘉獎李崇，升他爲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照舊。

梁淮堰未破，水勢日增。崇乃於硤石戍間編舟爲橋；北更立船樓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籬，至兩岸，蕃版裝庇，四箱解合，賊至舉用，不戰解下。又於樓船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筏。又於八公山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魏昌城。崇累表解州，前後十餘上，孝明乃以元志代之。尋除中書監、驃騎大將軍，儀同如故。出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徵拜尚書左僕射，遷尚書令，加侍中。

梁國淮水堰塘没有决開，水勢日益升高。李崇便在硤石戍間編組船隻爲橋；在北面另外建立十座船樓，各高三丈；十步設一栅欄，到達兩岸。用夾板裝修，四面可以分開聚合，賊寇到了就舉起使用，不交戰就解開。又在樓船的北面，連接大船，東西靠水，防備賊寇燒船。又在八公山的東南，再修一座城，來防備大水，州中人士稱爲魏昌城。李崇多次上奏請求解除州職，前後上了十多次奏疏，孝明帝纔任命元志接替他。不久任中書監、驃騎大將軍，儀同照舊。外任使持節、侍中、都督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徵召他任命爲尚書左僕射，升尚書令，加授侍中。

崇在官和厚，明於决斷，然性好財賄，販肆聚斂。孝明、靈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唯長樂公兩手持絹二十匹而出，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廉儉。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

李崇在任謙和仁厚，善於决斷，然而天性喜好財貨，販貨開店聚斂錢財。孝明帝、靈太后曾經前往左藏庫，王公嬪妃和公主隨從的有一百多人，命令憑其力氣扛布絹，便賞賜給他們，多的超過二百匹，少的一百多匹。惟獨長樂公兩手拿着二十匹絹而出庫，表示不異於衆人而已，世人稱贊他的廉潔節儉。李崇和章武王元融因所扛的多，倒伏在地，李崇竟摔傷了腰，元融也扭傷了脚。當時人爲之編出順口溜説："陳留、章武，傷腰又折股，貪婪成敗類，污穢我明主。"

蠕蠕主阿那瓌犯塞，詔崇以本官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陽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少。孝明目而壯之，朝臣莫不稱善。遂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賊而還。崇請改六鎮爲州，兵編户，太后不許。

蠕蠕主阿那瓌侵犯邊境，詔令李崇以本官兼任都督北討諸軍事去討伐他。李崇在顯陽殿告辭，穿軍服佩武將飾物，意氣風發，當年六十九歲，體力强健如同青年。孝明帝看着他而認爲他很勇敢，朝廷官員無不稱好。於是出邊關三千多里，未趕上賊寇而返回。李崇請求改六鎮爲州，兵士爲編户，太后不同意。

後北鎮人破落汗拔陵反，所在響應。征北將軍、臨淮王彧大敗於五原，安北將軍李叔仁尋敗於白道，賊衆日甚。詔引丞相、令、僕、尚書、

後來北鎮人破落汗拔陵反叛，各地響應。征北將軍、臨淮王元彧在五原大敗，安北將軍李叔仁不久在白道失敗，賊寇部衆日益强大。詔書召丞相、尚書令、僕射、尚書、侍中、黄門到顯

侍中、黄門於顯陽殿，曰："賊勢侵淫，寇連恒、朔，金陵在彼，夙夜憂惶。諸人宜陳良策。"吏部尚書元脩義以爲須得重貴，鎮壓恒、朔，總彼師旅，備衛金湯。詔曰："去歲阿那瓌叛逆，遣李崇北征，崇遂長驅塞北，返旆榆關，此一時之盛。朕以李崇國戚望重，器識英斷，意欲還遣崇行，總督三軍，揚旌恒、朔，諸人謂可爾不?"僕射蕭寶夤等曰："陛下此遣，實合群望。"於是詔崇以本官加使持節、開府、北討大都督，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廣陽王深皆受崇節度。又詔崇子光禄大夫神軌假平北將軍，隨崇北討。崇至五原，崔暹大敗于白道之北，賊遂并力攻崇。崇與廣陽王深力戰，累破賊衆。相持至冬，乃引還平城。深表崇長史祖瑩詐增功級，盗没軍資。崇坐免官爵，徵還，以後事付深。

後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南叛，時除安樂王鑒爲徐州刺史以討之，爲法僧所敗，單馬奔歸。乃詔復崇官爵，爲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會崇疾篤，乃以衛將軍、安豐王延明代之。改除開府、相州刺史，侍中、將軍、儀同并如故。

孝昌元年，薨於位，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曰武康，後重贈太尉公，餘如故。

長子世哲，性輕率，供奉豪侈。少經征伐，頗有將用，爲三關别將，討群蠻大破之。還，拜鴻臚少卿。性傾巧，善事人，亦以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爲李錐。爲相州刺史，斥逐百姓，遷徙佛寺，逼買其地，部内患之。崇北征之後，徵兼太常卿。御史高道穆毁發其宅，表其罪過。後除涇州刺

陽殿，説："賊寇勢力蔓延，作亂連及恒、朔地區，金陵在那裏，使我日夜憂慮惶恐。各人應陳述好對策。"吏部尚書元脩義以爲必須找到合適的大臣，鎮守恒、朔地區，總領那裏的軍隊，保衛國家。詔令説："去年阿那瓌叛變作亂，派遣李崇北征，李崇長驅直入到塞北，凱旋榆關，這是一時的盛舉。我以爲李崇是國戚威望很高，有器度見識英明果斷，想仍派遣李崇出征，總領三軍，收復恒、朔，各位以爲可以嗎?"僕射蕭寶夤等人説："陛下的調遣，實在符合衆人的願望。"於是詔令李崇以本職加授使持節、開府、北討大都督，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廣陽王元深都接受李崇的指揮。又詔令李崇的兒子光禄大夫神軌暫爲平北將軍，跟隨李崇北征。李崇到達五原，崔暹在白道的北面大敗，賊寇於是合力攻打李崇。李崇和廣陽王元深拼力作戰，接連打敗賊寇的軍隊。相持到冬天，纔率軍回到平城。元深上奏李崇的長史祖瑩多報戰功，盗取軍用物資。李崇受牽連免除官爵，被徵召返回，將留守之事托付給元深。

後來徐州刺史元法僧獻出彭城叛變，當時任用安樂王元鑒爲徐州刺史去討伐他，被法僧打敗，單人匹馬逃回。於是下詔恢復李崇的官職爵位，擔任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遇李崇病重，便以衛將軍、安豐王延明接替他。李崇改任開府、相州刺史，侍中、將軍、儀同都照舊。

孝昌元年，在任上逝世，追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號爲武康，後來重贈爲太尉公，其餘照舊。

長子世哲，性情輕佻，生活豪華奢侈。少年時經歷征戰，很有能力，任三關别將，討伐各蠻人部落大敗他們。返回，被任命爲鴻臚少卿。性格狡詐，善於奉承人，也因賄賂而提升。高肇、劉騰得勢時，世哲都同他們親近友好，所以世人稱他爲李錐。擔任相州刺史，驅逐百姓，遷移佛寺，强買人家的土地，境内人憎惡他。李崇北征之後，世哲被徵召兼太常卿。御史高道穆拆他的房屋，上奏他的罪過。後來被任爲涇州刺史，賜

史，賜爵衛國子。卒，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

爵位爲衛國子。去世，追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

李神軌

世哲弟神軌，小名青肫，受父爵陳留侯。累出征伐，頗有將領之氣。孝昌中，靈太后淫縱，分遣腹心嫗姬出外，陰求悦人。神軌爲使者所薦，寵遇勢傾朝野，時云見幸帷幄，與鄭儼爲雙。頻遷征東將軍、武衛將軍、給事黄門侍郎，常領中書舍人。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州反，詔神軌與都督源子邕等討平之。後於河陰遇害。建義初，贈侍中、司空公、相州刺史，謚曰烈。

世哲的弟弟神軌，小名叫青肫，接受父親的爵位陳留侯。屢次外出征伐，很有將領的氣概。孝昌年間，靈太后淫亂放縱，分别派遣心腹婦女到宫外，暗中尋找喜歡的人。神軌被人所推薦，寵幸厚待權勢盈滿朝野，當時傳言他在宫内受寵幸，和鄭儼作伴爲男妓。接連升遷到征東將軍、武衛將軍、給事黄門侍郎，常兼中書舍人。當時相州刺史、安樂王元鑒占據州城反叛，詔令神軌和都督源子邕等人討伐平定他。神軌後來在河陰被殺害。建義初年，追贈爲侍中、司空公、相州刺史，謚號爲烈。

李平

崇從弟平。平字雲定，少有大度，及長，涉獵群書，好《禮》、《易》，頗有文才。太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孝文禮之甚重。頻經大憂，居喪以孝稱。後以例降，襲爵彭城公。累遷太子庶子。平請自效一郡，帝曰："卿復欲以吏事自試也?"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静，吏人懷之。徵行河南尹，豪右權戚憚之。宣武即位，除黄門郎，遷司徒左長史，行尹如故。尋正尹，長史如故。

李崇的堂弟李平。李平字雲定，少年時有遠大志氣，等到成人，博覽群書，喜好《禮》、《易》，很有文才。太和初年，被任命爲通直散騎侍郎，孝文帝十分尊敬他。接連遭遇父母喪事，服喪時以孝聞名。後來依例降爵，繼承爵位爲彭城公。屢經升遷任太子庶子。李平請求到一郡任職，皇帝説："你又想用地方政事來試試自己的能力嗎?"被任命爲長樂太守，治理崇尚清静無爲，官吏百姓懷念他。受徵召代理河南尹，豪强貴戚畏懼他。宣武帝即位，任黄門郎，升司徒左長史，代河南尹照舊。不久任河南尹，長史照舊。

車駕將幸鄴，平上表諫，以爲："嵩都創構，洛邑俶營，雖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人至洛，始欲向盡，資産罄於遷移，牛畜斃於輦運，陵太行之險，越長津之難，辛勤備經，劣達京闕，富者猶損太半，貧者可以意知。兼歷歲從戎，不遑啓處。自景明以來，差得休息，事農者未積一年之儲，築室者裁有數間之屋，莫不肆力伊、瀍，人急其務。實宜安静新人，勸其稼穡，令國有九載之糧，家有水旱之備。若乘之以羈紲，則所廢多

皇帝將前往鄴城，李平上奏疏規勸，認爲："嵩都創設，洛邑經營，雖然時間跨越十年，根基没有鞏固。代地人到洛陽，開始時盡帶錢物，資産在遷徙中用盡，牛畜在運載中倒斃，翻過太行山的險阻，越過大河的艱難，備嘗艱辛，好不容易到達京城，富裕的人還損失一大半，貧窮的人可想而知。加之歷年隨從征伐，没有時間安居。自從景明以來，略微得到休養生息，但從事農業的没有積累一年的儲備，建房的纔有幾間房舍，無不盡力於伊水、瀍水邊，每人抓緊自己的事。實在應該安定新的民衆，鼓勵他們耕種，使國有九年的糧食，家有水旱的防備。如果這時又

矣。”不從。

詔以本官行相州事。帝至鄴，親幸平第，見其諸子。尋正刺史。平勸課農桑，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講堂，親爲立贊。前來臺使，頗好侵漁。平乃畫“履武尾，踐薄冰”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誡焉。徵拜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

冀州刺史、京兆王愉反於信都，以平爲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行冀州以討之。宣武臨式乾殿勞遣平，因曰：“何圖今日，言及斯事！”歔欷流涕。平對曰：“愉天迷其心，構此梟悖。陛下不以臣不武，委以總督之任。如其稽顙軍門，則送之大理；若不悛待戮，則鳴鼓釁鉦，非陛下之事。”平進次經縣，諸軍大集。夜有蠻兵數千斫平前壘，矢及平帳，平堅卧不動，俄而乃定。遂至冀州城南十六里，大破逆衆，逐北至城門，遂圍城。愉與百餘騎突門走，平遣統軍叔孫頭追之，去信都八十里，禽愉。冀州平，以本官領相州大中正。

平先爲尚書令高肇、侍御史王顯所恨，後顯代平爲中尉，平加散騎常侍。顯劾平在冀州隱截官口，肇又扶成其狀，奏除平名。延昌初，詔復官爵，除定、冀二州刺史。前來良賤之訟，多有積年不決，平奏不問真僞，一以景明年前爲限，於是諍訟止息。武川鎮人飢，鎮將任款請貸未許，擅開倉振恤，有司繩以費散之條，免其官爵。平奏款意在濟人，心無不善，帝原之。遷中書令，尚書如故。

要他們出錢出力，所荒廢的就多了。”不被采納。

詔令李平以本官代理相州事務。皇帝到達鄴城，親自前往李平的房舍，接見他的幾個兒子。不久任刺史。李平鼓勵督促耕田種桑，修建太學，選拔博通的儒生充任博士，挑選五郡聰明的學生以教導他們。描繪孔子以及七十二個弟子的圖像在講堂中，親自爲圖像寫贊語。前來的朝廷使者，很愛侵漁百姓。李平便在客館畫“踩虎尾，踏薄冰”的畫像，在下面題寫頌文，來表示警戒。徵召李平爲度支尚書，兼御史中尉。

冀州刺史、京兆王元愉在信都反叛，任命李平爲使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行冀州事去討伐他。宣武帝前往式乾殿慰勞派遣李平，因而說：“豈能想到今天，悔不該當初！”感嘆流淚。李平回答說：“元愉被鬼迷住心竅，做出這種大逆不道的事。陛下不以臣下不勇武，委托總指揮的職責。如果他到軍營門前叩拜，就押送他到大理寺；如果他不悔改等待殺戮，就鳴鼓進軍，這就不是陛下的事了。”李平進軍停駐在經縣，各軍大規模集結。夜晚有蠻人兵士幾千人攻打李平前面的營壘，箭射到李平的營帳，李平睡在裏面一動不動，不久就安定下來。於是到達冀州城南十六里，大敗作亂的軍隊，追趕到城門，便圍住城池。元愉和一百多騎兵衝出城門逃跑，李平派遣統軍叔孫頭追趕，離信都八十里，擒獲元愉。冀州平定，李平以本官兼任相州大中正。

李平先前爲尚書令高肇、侍御史王顯所怨恨，後來王顯接替李平爲中尉，李平加授散騎常侍。王顯彈劾李平在冀州隱瞞没入官府的奴隸，高肇又幫助證成李平的罪狀，上奏除去李平的名籍。延昌初年，詔令恢復李平的官職爵位，任定、冀二州刺史。從前良民賤民的訴訟，有很多多年不能判決，李平上奏不分真假，一律以景明年間以前爲界限，於是訴訟止息。武川鎮民衆饑荒，鎮將任款請求貸放不被准許，擅自開倉賑濟撫恤，有關官員以浪費私放的條例制裁他，免除他的官職爵位。李平上奏任款的目的在於救濟民衆，没有不好的心意，皇帝寬恕了任款。李平升中書令，尚書照舊。

孝明初，轉吏部尚書。平高明强濟，所在有聲，但以性急爲累。尚書令、任城王澄奏理平定冀之勛，靈太后乃封武邑郡公，賜縑二千五百匹。

先是，梁遣其將趙祖悦逼壽春，鎮南崔亮攻之，未剋，又與李崇乖貳。詔平以本官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諸軍，東西州將，一以稟之，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詔平長子奬以通直郎從。於是率步騎二千赴壽春，嚴勒崇、亮，令水陸兼備，剋期齊舉。崇、亮憚之，無敢乖互。頻日交戰，破賊軍。安南將軍崔延伯立橋於下蔡，以拒賊之援，賊將王神念、昌義之等不得進救。祖悦守死窮城，平乃部分攻之，斬祖悦，送首於洛。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平還京師，靈太后見於宣光殿，賜以金裝刀仗一口。

時南徐州表云：梁堰淮水，日爲患。詔公卿議之。平以爲不假兵力，終自毁壞。及淮堰破，太后大悦，引群臣入宴，敕平前，孝明手賜縑布百段。卒，遺令薄葬。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帛七百匹。靈太后爲舉哀於東堂。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文烈公。平自在度支，至於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懈，凡處機密十有餘年，有獻替之稱。所制文筆别有集録。長子奬襲。

孝明帝初年，改任吏部尚書。李平精明强幹，任各種職務都有聲譽，但因性情急躁受影響。尚書令、任城王元澄上奏爲李平平定冀州的功勛申訴，靈太后便封李平爲武邑郡公，賜給縑二千五百匹。

在此之前，梁國派遣將領趙祖悦逼近壽春，鎮南將軍崔亮攻打他，没有攻下，又和李崇不和。詔令李平以本官擔任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任尚書右僕射爲行臺，指揮各軍，東西州中將領，全都受李平的命令，如果有違背者，依軍法處理。詔令李平的長子李奬擔任通直郎隨行。李平於是率領步兵騎兵二千人趕往壽春，嚴厲勒令李崇、崔亮，命二人水陸齊備，約定日期一同出兵。李崇、崔亮畏懼李平，不敢違令。連日交戰，打敗賊寇軍隊。安南將軍崔延伯在下蔡建橋梁，阻擋賊寇的增援，賊寇將領王神念、昌義之等人不能進軍救助。祖悦死守被圍城池，李平於是調兵遣將攻打他，斬殺祖悦，送首級到洛陽。因立功升尚書右僕射，加授散騎常侍。李平回到京城，靈太后在宣光殿接見他，賜給他一口黄金裝飾的刀仗。

這時南徐州上奏疏説：梁國築堰堵截淮水，成爲禍患。詔令公卿商議這件事。李平以爲不用兵力，堰堤終會毁壞。等到淮水堰堤破口，太后大喜，召唤群臣入宫飲宴，敕令李平上前，孝明帝親手賜給李平縑布一百段。李平去世，遺命節儉安葬。詔令賜給達官貴人用的棺材、朝服一套、衣服一套、布帛七百匹。靈太后在東堂爲李平發喪。追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號爲文烈公。李平自從任度支尚書，直到右僕射，日夜心在公事，孜孜不倦，處於中樞機構共十多年，有諍言進諫的聲譽。所作文章另外收集彙録。長子李奬繼承爵位。

李奬

奬字遵穆，容貌魁偉，有當世才度。位中書侍郎、吏部郎中。以本官兼尚書，出爲相州刺史。初，元叉擅朝，奬爲其親待，頻居顯職。靈太后反政，削除官爵。孝莊初，爲散騎常

李奬字遵穆，身材魁梧，有經世致用的才華氣度。任中書侍郎、吏部郎中。以本官兼任尚書，外任相州刺史。起初，元叉獨擅朝政，李奬爲他所親近厚待，接連位居顯要職位。靈太后重掌朝政，李奬被削除官職爵位。孝莊帝初年，任

侍、河南尹。奬前後所歷，皆以明濟著稱。元顥入洛，顥以奬兼尚書右僕射，慰勞徐州。羽林及城人不承顥旨，害奬，傳首洛陽。孝武帝初，奬故吏宋游道上書理奬，詔贈冀州刺史。

李構

子構襲。構字祖基，少以方正見稱，襲爵武邑郡公。齊天保初，降爵爲縣侯，位終太府卿，贈吏部尚書。構早有名譽，歷官清顯，常以雅道自居，甚爲名流所重。

子丕，有父風，位尚書祠部郎中。

丕弟克，通直散騎常侍。

李諧

奬弟諧。諧字虔和，幼有風采。趙郡李搔嘗過元叉門下，見之，歸謂其父元忠曰："領軍門下見一神人。"元忠曰："必李諧也。"問之果然。襲父先爵彭城侯。文辯爲時所稱，歷位中書侍郎。

天平末，魏欲與梁和好，朝議將以崔㥄爲使主。㥄曰："文采與識，㥄不推李諧；口頰顲顲，諧乃大勝。"於是以諧兼常侍、盧元明兼吏部郎、李業興兼通直常侍聘焉。梁武使朱异覘客，异言諧、元明之美。諧等見，及出，梁武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勍敵，卿輩常言北間都無人物，此等何處來？"謂异曰："過卿所談。"是時鄴下言風流者，以諧及隴西李神儁、范陽盧元明、北海王元景、弘農楊遵彦、清河崔贍爲首。初通梁國，妙簡行人，神儁位已高，故諧等五人繼踵，而遵彦遇疾道還，竟不行。既南北通好，務以俊乂相矜，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梁使每入，鄴下爲之

散騎常侍、河南尹。李奬前後所任職務，都以精明能幹著稱。元顥進入洛陽，任命李奬兼任尚書右僕射，到徐州慰問。羽林軍和城内的人不接受元顥的旨意，殺害李奬，傳送首級到洛陽。孝武帝初年，李奬舊日的屬吏宋游道上書爲李奬申訴，詔令追贈李奬爲冀州刺史。

兒子李構繼承爵位。李構字祖基，少年時以端方正直聞名，繼承爵位武邑郡公。北齊天保初年，降爵位爲縣侯，職位最終爲太府卿，追贈吏部尚書。李構早年有聲譽，任職清要顯達，時常以忠厚之道自處，十分爲名士所推重。

兒子李丕，有父親的風範，任尚書祠部郎中。

李丕的弟弟李克，任通直散騎常侍。

李奬的弟弟李諧。李諧字虔和，自幼有風采。趙郡人李搔曾經路過元叉門前，見到他，回去後對父親元忠說："在領軍門前見到一個神童。"元忠說："必定是李諧。"一詢問果然是。李諧繼承父親原來的爵位彭城侯。文才辯論爲當時人所稱道，歷任中書侍郎。

天平末年，魏國想和梁國和好，朝廷商議將要委任崔㥄爲正使。崔㥄說："文采和見識，我不推許李諧；口舌論辯，李諧就大大勝過我了。"於是任命李諧兼任常侍、盧元明兼任吏部郎、李業興兼任通直常侍去通問修好。梁武帝派朱异觀察客人，朱异談論李諧、元明的美好。李諧等人拜見，等到出去，梁武帝目送他們出去，對左右的人說："我今日遇到了强敵，你們時常說北方全無人才，這些人是從哪裏來的？"對朱异說："超過了你所介紹的。"當時鄴下評論風流人物，以李諧和隴西人李神儁、范陽人盧元明、北海人王元景、弘農人楊遵彦、清河人崔贍最爲傑出。開始和梁國通好往來，精心挑選使者，神儁地位已高，所以李諧等五人接連出使，而遵彦遇病在途中返回，最後没有出行。南北通和後，以才華之士相誇耀，出使與接待賓客，必盡用當時的優秀人才，没有才華地位的不能參與。梁國使者每

傾動，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齊文襄使左右覘之，賓司一言制勝，文襄爲之拊掌。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梁武親與談説，甚相愛重。諧使還後遷秘書監，卒於大司農。

次到來，鄴下引起轟動，貴族名流的子弟盛裝聚集觀看，禮品贈送優厚，客館門前如同集市。宴請的日子，齊文襄王派左右的人觀察，賓客每有精彩語言出口，文襄王爲之鼓掌。魏國使者到梁國，也如同梁國使者到魏國。梁武帝親自和使者談論，相互間十分友好尊重。李諧出使返回後調任秘書監，任大司農時去世。

諧爲人短小，六指，因瘿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文集十餘卷。

李諧身材矮小，手有六個指頭，因咽喉病而昂着頭，因跛腿而走路慢，因口吃而説話慢條斯理，人們評説李諧善於利用三個短處。他的文集有十多卷。

諧長子岳，字祖仁，官中散大夫。性純至，居期慘，未曾聽婢過前，追思二親，言則流涕。

李諧的長子李岳，字祖仁，官至中散大夫。性情純厚，服喪期間很悲傷，不准許侍婢經過面前，追念父母親，説起來就流淚。

李庶

岳弟庶，方雅好學，甚有家風。歷位尚書郎、司徒掾，以清辯知名。常攝賓司，接對梁客，梁客徐陵深嘆美焉。庶生而天閹，崔謀調之曰："教弟種鬚，以錐遍刺作孔，插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回施貴族，藝眉有效，然後樹鬚。"世傳諶門有惡疾，以呼沱爲墓田，故庶言及之。邢子才在傍大笑。除臨漳令。

李岳的弟弟李庶，端正儒雅愛好學習，很有家風。歷任尚書郎、司徒掾，以清晰明辯而聞名。時常代掌禮賓司，接待梁國賓客，梁國使者徐陵深加贊美。李庶天生不長鬍鬚，崔諶調笑他説："教給老弟一個植鬍鬚的辦法，用錐子在嘴唇上到處扎出孔，插上馬尾。"李庶説："先把這個方子回賜給您家，治眉毛有效，然後再植鬍鬚。"世人傳説崔諶家族有痛苦難治的疾病，把呼沱河作墓田，所以李庶這樣説。邢子才在旁邊大笑。李庶被任爲臨漳令。

《魏書》之出，庶與盧斐、王松年等訟其不平。魏收書王慧龍自云太原人，又書王瓊不善事；以盧同附《盧玄傳》；李平爲陳留人，云其家貧賤。故斐等讙訟，語楊愔云：魏收合誅。愔黨助魏，故遂白齊文宣，庶等并髡頭鞭杖二百，庶死於臨漳獄中。庶兄岳痛之，終身不歷臨漳縣門。

《魏書》問世後，李庶和盧斐、王松年等人上訴稱記載不公正。魏收寫王慧龍自稱是太原人，又寫王瓊不善於辦事；把盧同附列在《盧玄傳》中；李平是陳留人，説他家貧窮低賤。所以盧斐等人聚集訴訟，對楊愔説：魏收應當受死刑。楊愔偏袒魏收，所以就報告齊文宣王，李庶等人都被剃去頭髮抽打二百鞭，李庶死在臨漳監獄中。李庶的哥哥李岳爲他痛惜，終身不到臨漳縣府門。

庶妻，元羅女也，庶亡後，岳使妻伴之寢宿。積五年，元氏更適趙起。嘗夢庶謂己曰："我薄福，托劉氏爲女，明旦當出，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舊恩，故來相見告，君

李庶的妻子，是元羅的女兒，李庶死後，李岳派妻子陪伴她睡覺。過了五年，元氏再嫁趙起。曾經夢見李庶對自己説："我的福分薄，托生在劉氏家中爲女兒，明天早晨將要出世，他家十分貧窮，恐怕不能養育我。我們夫妻舊日恩

宜乞取我。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東入窮巷是也。”元氏不應，庶曰：“君似懼趙公意，我自説之。”於是起亦夢焉。起寤問妻，言之符合。遂持錢帛躬往求劉氏，如所夢得之，養女長而嫁焉。

愛，所以前來相告，你應乞求收下我。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面，向東進入最裏面的巷子就是。”元氏不答應，李庶説：“你好像有害怕趙公的意思，我自然要勸説他。”趙起也做了同樣的夢。趙起醒後問妻子，説起來相符合。於是拿上錢財布帛親自前去尋求劉氏，如夢所説得到他家的女兒，撫養女兒長大後嫁了。

李蔚

庶弟蔚，少清秀，有襟期倫理，涉觀史傳，兼屬文詞。昆季并尚風流，長裾廣袖，從容甚美，然頗涉疏放。唯蔚能自持公幹理，甚有時譽。坐兄庶事徙平州。後還，位尚書左中兵郎中，仍聘陳使副。江南以其父曾經將命，甚重焉。還，坐將人度江私市，除名。後卒於秘書丞，士友悼惜之。

李庶的弟弟李蔚，少年時清秀，有抱負道德，涉獵史書傳記，同時能寫文章。兄弟都崇尚風度，長衣襟大袖子，大方美觀，然而顯得有些狂放。惟獨李蔚能秉持公心有辦事能力，很有聲譽。因哥哥李庶的事情牽連流放到平州。後來返回，任尚書左中兵郎中，爲使陳副使。江南因他的父親曾經出使，很看重他。返回，因帶人渡長江私自交易，被除去名籍。後來任秘書丞時去世，士人朋友悼念惋惜他。

李若

蔚弟若，聰敏，頗傳家業，風采詞令，有聲鄴下。坐兄庶事徙臨海。乾明初，追還，後兼散騎常侍，大被親狎，加儀同三司。若性滑稽，善諷誦，數奉旨咏詩，并使説外間世事可笑樂者。凡所話談，每多會旨。嘗在省中，趨而前却，對答學奏事之象，和士開聞而奏之。帝每狎弄之。武成以斛律金舊老，每朝，賜羊車上殿。金曾使人奉啓，若爲舍人，誤奏云在闕下，詔命出羊車。若重思，知金不至，竊言：“羊車、鹿車何所迎？”帝聞，亦笑而不責。又帝於後園講武，令若爲吴將，皇后皆出，引若當前，觀其進止俯仰。事罷，遣使謝之，厚加賞賜。韓長鸞等忌惡之，密構其短，坐免官。未幾，詔復本官。隋開皇中，卒於秦王府諮議。

李蔚的弟弟李若，聰明敏捷，傳承家業，有風度善辭令，聞名於鄴下。因哥哥李庶的事牽連被流放到臨海。乾明初年，被追回，後來兼散騎常侍，大受親近，加授儀同三司。李若性格滑稽，善於諷諫誦讀，多次奉旨吟咏詩篇，并讓他叙述宫外可作笑料取樂的世間事務。凡所談論，常多迎合旨意。曾經在臺省中，碎步走而前退，回答説是模仿奏事的樣子，和士開聽説後舉奏他。皇帝時常戲弄他。武成帝因爲斛律金是舊臣而年老，每當上朝時，賜他乘羊車上殿。斛律金曾派人送上奏表，李若做舍人，誤奏説在宫闕之下，詔命派遣出羊車。李若又一思量，知道斛律金不到，私下裏説：“用羊車、鹿車迎接什麽呢?”皇帝聽到了，也發笑而不責備。還有皇帝在後園中講武，命李若做吴將，皇后都出來，引李若上前，觀察他的進退舉止。事情結束，派人感謝他，厚加賞賜。韓長鸞等人忌妒憎恨他，秘密誣陷他的過失，李若獲罪免除官職。不久，詔令恢復他本來的官職。隋朝開皇年間，任秦王府諮議時去世。

李邕

諧弟邕，字脩穆，幼而俊爽，有逸才。位高陽王雍友。凡所交游，皆倍年俊秀。卒，贈洛州刺史，謚曰文。

李諧的弟弟李邕，字脩穆，幼小時英俊豪爽，有出衆的才能。擔任高陽王元雍友。凡他交游的，都是年歲成倍的優異人物。去世，追贈洛州刺史，謚號爲文。

論曰：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孝文經綸之始，獨在勤勞之地，居官任事，可稱述焉。張彝風力謇謇，有王臣之氣，銜命擁旄，風聲克舉。俱魏氏器能之臣乎！遭隨有命，二子俱逢世亂，悲哉！晏之、乾威，可謂亡焉不絶。邢巒以文武才策，當軍國之任，内參機揆，外寄折衝，其緯世之器歟！子才少有盛名，鼓動京洛，文宗學府，獨秀當年，舉必任真，情無飾智，疏通簡易，罕見其人，足爲一代之模楷也。及明崔㥄之謗言，執侯景之奸使，昔人稱孟軻爲勇，於文簡公見之。唯嘗短崔暹，頗爲累德。阮籍未嘗品藻人物，斯亦良有以焉。李崇風質英重，毅然秀立，任當將相，望高朝野。平以高明幹略，效智於時，出入當官，功名克著，贊務之材也。諧風流文辯，蓋人望乎！

論曰：郭祚才幹敏捷敦實，有處理政務的特長，在孝文帝籌劃治理國家的初期，他獨自處在辛勤勞累的地位，居職任事，頗可稱道。張彝風骨忠貞，有大臣的氣概，受命出征，捷報頻傳。都是魏氏有器識才能的臣子吧！遭遇自有天命，二人都碰上亂世，可悲啊！晏之、乾威，可以説是雖死而聲譽不絶。邢巒以文才武略，擔當統軍治國的重任，在内參與重要决斷，在外受命克敵制勝，是治理國家的人才吧！子才少年時就有大名聲，震動京洛，文壇宗師學界領袖，在當年超群出衆，行動必定聽任自然，情懷不加掩飾，通達簡易，很少能見到這種人，足以成爲一代的楷模。等到辯明崔㥄的誹謗言論，捉住侯景的奸猾使者，從前人稱孟軻爲勇士，於文簡公的謚號可見。惟獨曾經中傷崔暹，頗爲損傷德行。阮籍不曾評論人物，這也實在是有道理的。李崇風采英武資質厚重，毅然高立，擔當將相，聲望至高於朝野。李平以他的精明强幹，才智報效於當時，出入任職，功名大顯，是輔政的賢才。李諧有風度文才，大概是衆人所仰望的吧！

北史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二

崔光（子）劼（弟子）鴻　崔亮（從弟）光韶（叔祖）道固

崔光

崔光，清河人，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賜名焉。祖曠，從慕容德南度河，居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宋爲樂陵太守。於河南立冀州，置郡縣，即爲東清河鄃人。縣分易，更爲南平原貝丘人也。父靈延，宋長廣太守，與宋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魏軍。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光年十七，隨父徙代。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

崔光，清河人，本名孝伯，字長仁，是孝文帝給他賜的名字。祖父崔曠，跟隨慕容德向南渡過黃河，居住在青州的時水。慕容氏滅亡，在宋國爲官任樂陵太守。宋在黃河以南建立冀州，設置郡縣，崔曠便成爲東清河鄃縣人。縣境分割變動，又成爲南平原貝丘人。父親崔靈延，任宋國長廣太守，和宋國冀州刺史崔道固共同抗拒魏軍隊。慕容白曜平定三齊地區，崔光這年十七歲，跟隨父親遷徙到代郡。家中貧寒愛好學習，白天種地夜晚讀書，靠替人家抄書來贍養父母。

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著作郎，與秘書丞李彪參撰國書，再遷給事黄門侍郎。甚爲孝文所知待，常曰："孝伯才浩浩如黄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以參贊遷都謀，賜爵朝陽子。拜散騎常侍，著作如故，兼太子少傅。又以本官兼侍中、使持節爲陝西大使，巡方省察。所經述叙古事，因賦詩三十八篇。還，仍兼侍中。以謀謨之功，進爵爲伯。光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必善言以報，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皇興初，有同郡二人并被掠爲奴婢，後詣光求哀，光乃以二口贖免。孝文聞而嘉之。雖處機近，未曾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政而已。

太和六年，被任命爲中書博士、著作郎，和秘書丞李彪參與修撰國史，再改任爲給事黄門侍郎。很受孝文帝賞識厚待，時常説："孝伯才學浩浩蕩蕩如同黄河向東流，的確是今日的文壇宗師。"因參與遷都的謀劃，獲賜爵位朝陽子。被任命爲散騎常侍，著作郎照舊，兼任太子少傅。又以本來官職兼侍中、使持節爲陝西大使，巡視考察。所經之處都叙述古代事實，於是賦詩三十八篇。返回，仍舊兼任侍中。以參與謀劃的功勞，升爵位爲伯。崔光年輕時有大氣度，喜怒不表現在臉上，有詆毀他的人，必定好言回報，雖受誣陷誹謗，始終不爲自己辯白是非。皇興初年，有同郡的兩個人都被掠賣爲奴婢，後來前往崔光那裏哀求，崔光於是用二奴贖回他倆。孝文帝聽説後嘉許他。崔光雖然處於樞密近侍地位，不曾留心公文案卷，衹是慷慨議論，輔助大政而

孝文每對群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咎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是。

已。孝文帝經常對群臣說："以崔光的傑出才能博大胸襟，如没有意外的罪過譴告，二十年後當作司空。"他就是如此地受到器重。

宣武即位，正除侍中。初，光與李彪共撰國書，太和之末，彪解著作，專以史事任光。彪尋以罪廢。宣武居諒闇，彪上表求成《魏書》，詔許之，彪遂以白衣於秘書省著述。光雖領史官，以彪意在專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讓彪。宣武不許。遷太常卿，領齊州大中正。

宣武帝即位，授任正侍中。當初，崔光和李彪共同修撰國史，太和末年，李彪被解除著作郎，朝廷專門把修史事務交付崔光。李彪不久因罪免職。宣武帝服喪期間，李彪上奏疏請求修成《魏書》，詔令准許了他，李彪於是以百姓身份在秘書省從事著述。崔光雖然兼任史官，因李彪意在獨成其事，上奏請求解除侍中、著作郎讓職給李彪。宣武帝不同意。調任太常卿，兼齊州大中正。

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鷄，詔散騎侍郎趙邕以問光。光表曰：

正始元年夏天，典事史元顯獻納四隻脚四個翅膀的鷄，詔令散騎侍郎趙邕就這件事詢問崔光。崔光上奏疏説：

臣謹案《漢書·五行志》宣帝黄龍元年，未央殿路軨中雌鷄化爲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鷄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鷄生角。劉向以爲鷄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也，言小臣將乘君之威，以害政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宫寺雌鷄欲化爲雄，一身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鷄禍。臣竊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鷄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黄巾賊，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人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鷄狀不同，其應頗相類矣。向、邕并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

臣下謹案《漢書·五行志》漢宣帝黄龍元年，未央殿輅軨厩内母鷄變成公鷄，毛色變而不打鳴，不能帶領鷄群，没有後附足骨。元帝初元年間，丞相府史家的母鷄孵化鷄雛，逐漸變成雄性，長出鷄冠後附足骨，打鳴帶領鷄群。永光年間，有人獻上生角的公鷄。劉向以爲鷄是小的家禽，負責報時和人們的起居，是小臣掌事爲政的象徵，表明小臣將要利用君主的聲威，來妨礙政事，猶如石顯那樣。竟寧元年，石顯被依法處死，這就是效驗。靈帝光和元年，南宫寺母鷄將要變成公鷄，全身都好似雄性，僅頭上的冠子還没變。詔令就這事詢問議郎蔡邕。蔡邕回答説："形貌不恭敬，就發生鷄禍。臣私下推斷，頭是元首，是君主的象徵。現在鷄全身已變，還没到頭上，然則可以推知，這是將有事變而尚未形成的象徵。如果政事没有改變，頭上的冠子或許會形成，造成的禍患就大了。"此後張角作亂，稱爲黄巾賊寇，於是破壞各地，民衆承受不了賦役，反叛的人很多。朝廷不改革政事，以至於天下大亂。現在鷄的形狀和過去的不相同，但報應是很相似的。劉向、蔡邕都是博學通達的人，考察物象驗證事實，可信而

也。臣以邕言推之，翅足衆多，亦群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

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睹之而懼，乃能招福；暗主視之彌慢，所用致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皆陛下所觀者。今或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比者南境死亡千計，白骨横野，存有酷恨之痛，殁爲怨傷之魂。義陽屯師，盛夏未反；荆蠻狡猾，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多往無還，百姓困窮，絞縊以殞。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群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賈誼哭嘆，谷永切諫之時。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陛下爲人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内外怨弊，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警天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貴越。往者鄧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饗如罕，宴宗或闕，時應親享郊廟，延敬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旨，撫振貧瘼。簡費山池，减撤聲飲，晝存政道，夜以安身。博采芻蕘，進賢黜佞，則兆庶幸甚，妖弭慶進，禎祥集矣。

有依據，實在是可擔憂的。臣下依蔡邕的話推論，翅膀和脚衆多，是小人們相互煽動勾結的象徵。鷄小尚未長大，脚和羽毛還小，是小人勢力還微弱，容易制服。

臣下聽説災異的顯現，都是用來表示吉凶。聖明的君主看到它而畏懼，於是能招致福禄；昏憒的君主看到它越發怠慢，所以導致禍殃。《詩經》、《尚書》、《春秋》、秦、漢以來的事情够多了，這都是陛下所看過的。現在有的人由低賤而尊貴，干預政事，這大約也是前代君房一類人。近來南部疆域死亡的以千計數，白骨横陳原野，活着的人有傷親的悲痛，死者化爲怨恨傷悲的鬼魂。義陽駐扎的軍隊，盛夏時節没返回；荆蠻狡詐，征戰的人長久停駐。東方州郡轉運糧草，多有去無回，百姓窮困，上吊自殺而死。北方霜雪降下，蠶婦停止做事。百姓艱難困苦，没有超過今日的。這也是賈誼痛哭嘆息，谷永痛切諍諫的時候。司寇殺戮犯人，君主爲之不進餐，陛下是民衆的父母，應該同情撫恤。國家重視戰事，用兵如用火，内外怨恨困頓，容易造成動亂别離。陛下縱然輕忽天下，難道不顧念太祖取得的艱難，先帝治理的辛勞嗎？實在希望陛下以睿智留心借鑒，以天地的意向加以警戒，按禮節接待左右的人，節制那些暴貴越級的人。從前鄧通、董賢的興盛，愛他們恰恰害了他們。另外很少親自祭祀，宴請宗室時有缺略，應該時常祭祀郊廟，延請敬重父輩。檢查訪求四方，務必加以休養生息，然後發出仁慈的旨意，安撫賑濟貧窮疾苦。節儉營造山池的耗費，减少飲宴撤去聲樂，白天留心治道，夜晚安睡保養。廣泛聽取下層人的意見，擢升賢能者貶黜奸佞的人，這樣就會百姓幸福，妖異現象消失吉慶呈現，好的徵兆彙集了。

帝覽之大悦。後數日而茹皓等并以罪失伏法，於是禮光逾重。

皇帝讀後非常高興。幾天後茹皓等人都因罪行過失被依法處死，於是對崔光更爲敬重。

二年八月，光表曰：

二年八月，崔光上奏疏説：

去二十八日，有物出于太極

上月二十八日，有個東西從太極殿的西

之西序，敕以示臣。臣案其形，即《莊子》所謂“蒸成菌”者也。又云“朝菌不終晦朔”。雍門周所稱“磨蕭斧而伐朝菌”，指言蒸氣鬱長，非有根種，柔脆之質，雕殞速易，不延旬月，無擬蕭斧。又多生墟落穢濕之地，罕起殿堂高華之所。今極宇崇麗，墻築工密，糞朽弗加，沾濡不及，而玆菌欻構，厥狀扶疏，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爲敗亡之象。然懼災修德，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是故桑穀拱庭，太戊以昌；雊雉集鼎，武丁用熙。自比鵶鵲巢于廟殿，梟鵩鳴於宫寢，菌生賓階軒坐之正，準諸往記，信可爲誡。且東南未静，兵革不息，郊甸之内，大旱跨時，人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追殷二宗感變之意，側躬聳誠，惟新聖道，節夜飲之忻，强朝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

墻中冒出來，命令拿給臣下看。臣下檢查它的形狀，就是《莊子》中所説的“蒸成菌”。又説“清晨的菌類不經歷月頭月尾”。雍門周所説的“磨利斧而砍伐清晨的菌類”，指的是蒸氣縈回，没有根部，柔軟脆弱的質地，凋敝迅速，不能拖延時日，無須動用利斧。又大多生長在廢墟角落污穢潮濕的地方，很少長在能建起殿堂高大華麗的處所。現在大殿崇高壯麗，墻基建築工巧細密，糞土朽木没施加，没有浸濕，而這種菌忽然産生，形狀繁茂，實在值得奇怪。野樹長在宫廷，野鳥飛入廟堂，古人認爲是敗亡的象徵。然而懼怕災異整飭德行，都能導致吉慶，這就是所謂的家族吉利而怪異在先，國家興盛而妖孽早出。所以桑穀二木生於庭中，太戊因之昌盛；鳴叫的野鷄聚集在鼎上，武丁因之太平。自近時以來鴟鷹喜鵲在廟堂大殿築巢，猫頭鷹在宫廷寢室鳴叫，菌類生在西階車駕的顯眼位置，依據往日的記載，實在值得警戒。而且東南没有安定，戰事不停息，京郊以内，大旱跨過幾季，人民辛勞萬物凋敝，没有比這時更嚴重的。受天子養育的人應該得到憐惜撫恤。希望陛下追念殷代二君感應變故的做法，親躬誠意，革新政治，節制夜間飲酒的歡樂，加强朝見統御的膳食，休養年輕的身體，保護如金似玉的本性，這樣魏的國運可以永遠興隆，皇上可以與山同壽。

四年，除中書舍人。永平元年秋，將誅元愉妾李氏，群官無敢言者。敕光爲詔，光逡巡不作，奏曰：“伏聞當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亂，誠合此罪。但外人竊云，李今懷妊，例待分産。且臣尋諸舊典，兼推近事，戮至刳胎，謂之虐刑，桀、紂之主，乃行斯事。君舉必書，義無隱諱，酷而乖法，何以示後？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至有夭失。臣之愚識，知無不言，乞

四年，授任中書舍人。永平元年秋天，將要誅殺元愉的侍妾李氏，群官没有敢於發言的。命令崔光寫詔書，崔光遲疑不動筆，上奏説：“聽説將要處治元愉的侍妾李氏，加以殺戮割裂。妖言惑衆煽動作亂，實在該受這種刑。不過外間人私下講，李氏現在懷孕，按條例要等她分娩。而且臣下探尋各舊日典章，加之推考近代史事，殺戮禍及胎兒，稱爲酷刑，夏桀、商紂之類的君主，纔做這種事。君主的行爲必定記載，没有隱諱的義理，殘酷而違法，如何昭示後人？陛下年歲已大，没有繼嗣，皇子幼小，有發生夭折的。

停李獄，以俟育孕。”帝納之。

按臣下的愚蠢見識，知無不言，乞求暫停對李氏的刑罰，來等待她生育。”皇帝采納了他的意見。

延昌元年，遷中書監，侍中如故。二年，宣武幸東宫，召光與黄門甄琛、廣陽王深等并賜坐，詔光曰：“卿是朕西臺大臣，當令爲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即令明帝出焉，從者十餘人，敕以光爲傅之意，令明帝拜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明帝遂南面再拜。詹事王顯啓請從太子拜，於是宫臣畢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謝而出。於是賜光綉采一百匹，琛、深各有差。尋授太子少傅，遷右光禄大夫，侍中、監如故。

延昌元年，升任中書監，侍中照舊。二年，宣武帝前往東宫，召見崔光和黄門甄琛、廣陽王元深等人都賜給座位，詔令崔光説：“你是我的西臺大臣，應該命令你做太子的師傅。”崔光起身叩拜堅决推辭，詔令不准許。當即命明帝出來，跟隨的十多人，説出委任崔光爲師傅的意圖，命令明帝叩拜崔光。崔光又叩拜推辭，説不應接受太子的叩拜，還是不獲批准。明帝於是面向南兩次叩拜。詹事王顯陳請隨從太子叩拜，於是東宫臣屬全部叩頭。崔光面向北站立，不敢答謝叩拜，祇是面向西拜謝而後出宫。於是賜給崔光錦緞一百匹，甄琛、元深多少不等。不久授任崔光爲太子少傅，調任右光禄大夫，侍中、中書監照舊。

四年正月，宣武夜崩，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迎明帝於東宫，安撫内外，光有力焉。帝崩後二日，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内，呼侍中、黄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衰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熹横劍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壯光理義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於是遂還，頻遣左右致謝。

四年正月，宣武帝夜晚逝世，崔光和侍中、領軍將軍于忠到東宫迎接明帝，安撫内外臣民，崔光發揮了作用。皇帝逝世後兩天，廣平王元懷抱病入宫，以同母弟弟的親戚關係，直接到太極殿的西廊，哀傷痛哭震動宫内，呼唤侍中、黄門、領軍、二衛，説要親自上殿堂哭祭去世的皇帝，又要入宫見主上。衆人都驚愕地對視，没有敢反對的。崔光獨自提起喪服的衣襟晃動喪杖，引用漢光武帝剛逝世，太尉趙熹拔劍站在臺階上，推下親王的舊例，言辭神色十分嚴厲。聽到的人無不説好，佩服崔光的勇敢而且講道理有依據。元懷的哭聲眼淚一起止住，説：“侍中用古代的事實抑止我，我不敢不服從。”於是就返回，頻繁派遣左右的人表示歉意。

初，永平四年，以黄門郎孫惠蔚代光領著作。惠蔚首尾五歲，無所厝懷。至是，尚書令、任城王澄表光宜還史任，於是詔光還領著作。遷特進，以奉迎明帝功，封博平縣公，領國子祭酒，詔乘步挽於雲龍門出入。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靈太后臨朝後，光累表遜位。于忠擅權，光依附之，及忠稍被疏黜，光并送章綬

當初，永平四年，委任黄門郎孫惠蔚接替崔光兼任著作郎。孫惠蔚前後五年，没有把這事放在心上。到這時，尚書令、任城王元澄上奏以爲崔光應依舊兼史書編撰職務，於是詔令崔光仍舊兼任著作郎。升任特進，因奉迎明帝的功勞，封博平縣公，兼國子祭酒，詔令他可乘人拉車從雲龍門出進。不久改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靈太后臨朝聽政後，崔光接連上奏退位。于忠專權，崔光依附他，等到于忠逐漸被疏遠貶黜，崔

冠服茅土，表至十餘上，靈太后優答不許。有司奏追于忠及光封邑。熙平元年二月，太師、高陽王雍等奏舉光授明帝經。初，光有德於靈太后，四月，更封光平恩縣侯，以朝陽伯轉授第二子勗。其月，敕賜羊車一乘。

光將印章綬帶衣帽封爵全部送上朝廷，奏表上了十多次，靈太后好言回答不准許。有關官員上奏追奪于忠和崔光的封邑。熙平元年二月，太師、高陽王元雍等人上奏推舉崔光給明帝講授經書。起初，崔光對靈太后有恩，四月，另封崔光爲平恩縣侯，把朝陽伯的爵位轉授給他的第二個兒子崔勗。這月，下令賜羊車一乘給崔光。

時靈太后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婦人文章，因以致諫。是秋，靈太后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曰："《禮記》云：諸侯非問疾吊喪，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爲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寧；親没，使卿大夫聘。《春秋》紀陳、宋、齊之女并爲周王后，無適本國之事。是制深於士大夫。許嫁唁兄，又義不得，衛女思歸，以禮自抑，《載馳》、《竹竿》所爲作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帷以接群臣，示男女之别，國之大節。伯姬待姆，安就炎燎；樊姜俟命，忍赴洪流。《傳》皆綴集，以垂來訓。昨軒駕頻出，幸馮翊君、任城王第。雖漸中秋，餘熱尚蒸，衡蓋往還，聖躬煩倦。左右僕侍，衆過千百，扶衛跋涉，袍鉀在身。昔人稱陛下甚樂，臣等至苦，或其事也。但帝族方衍，勛貴增遷，祗請遂多，將成彝式。陛下遵酌前王，貽厥後矩，天下爲公，億兆己任。專薦郊廟，止决大政，輔神養和，簡息游幸，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悦矣。"

當時靈太后臨朝聽政，時常在後園親手拉弓射箭，崔光於是獻上古代婦女的文章，以此表示規勸。這年秋天，靈太后頻繁前往王公的第宅，崔光上奏疏規勸説："《禮記》説：諸侯不是詢問疾病吊祭喪事，進入臣屬家中，稱這種君臣關係爲戲謔。不説王后和夫人，表明没有前往臣屬家中的義理。夫人的父母健在，有時回去探望；父母去世，派卿大夫聘問。《春秋》記載陳、宋、齊的女子都爲周朝王后，没有到本國的事。這是制度比士大夫更嚴。許國女子出嫁吊唁兄長，按義理不能成行，衛國女子思念回國，以禮制抑止自己，這是《載馳》、《竹竿》之所以産生的原因。漢朝上官皇后將要廢除昌邑王，霍光是皇后的外祖父，親自做宰輔，皇后還隔上帷幕來接待群臣，表示男女的區别，是國家的大禮節。伯姬等待女師，安心死在烈火中；樊姜等待命令，忍心投入洪流中。《春秋傳》都加以收集，留給未來作典範。昨天車駕頻繁出動，前往馮翊君、任城王的府第。雖然已到仲秋時節，餘熱還蒸發，車輛來往，聖上煩悶疲倦。左右的奴僕侍從，人數超過千百，扶持保衛長途跋涉，戰袍鎧甲在身上。從前的人説陛下十分歡樂，臣下極爲辛苦，或許有這種事。不過皇帝家族正繁衍，功勛貴族增添，恭敬的請求多了，將要成爲規矩。陛下遵循前代帝王制度，爲後世樹立規矩，應以天下爲公，把安定億萬百姓作爲自己的責任。專心祭祀郊廟，僅決斷大政方針，愛惜身體保養精神，減少以至廢止游樂，這樣就使境内仰賴，生靈喜悦了。"

神龜元年，光表曰："尋石經之作，起自炎劉，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

神龜元年，崔光上奏疏説："推尋石經的製作，開始於炎劉，從前雖然屢經戰亂，還没有大的毁壞。聽説近來刺史到州中，多建佛塔寺院，

圖寺，官私顯隱，漸加剥撤，由是經石彌減，文字增缺。今求遣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閲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原，不朽之永格，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修之。後靈太后廢，遂寢。

二年八月，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光表諫曰：“伏見親升上級，伫蹕表剎之下，祗心圖構，誠爲福善，聖躬玉趾，非所踐陟。臣庶恇惶，竊謂未可。”九月，靈太后幸嵩山佛寺，光上表諫，不從。

正光元年冬，賜光几杖衣服。二年春，明帝親釋奠國學，光執經南面，百寮陪列。司徒、京兆王繼頻上表以位讓光，四月，以光爲司徒，侍中、國子祭酒、領著作如故。光表固辭，歷年終不肯受。

八月，獲秃鶖鳥於宫内，詔以示光。光表曰：

> 此即《詩》所謂“有鶖在梁”，解云“秃鶖也”。貪惡之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於殿廷。昔魏氏黄初中，有鵜鶘集于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讓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爲不善。是以張竦惡鴟，賈誼忌鵩。鵜鶘暫集而去，前王猶爲至誡，况今親入宫禁，爲人所獲，方被畜養，晏然不以爲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饕餮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粱，時或飡啄，一食之費，容過斤鎰。今

官府私人或明或暗，逐漸加以割裂，因此經石越發減少，文字缺略。現在請求派遣一個勝任職事的國子博士，專門負責巡視，禁止在石經間種田放牧，制止踐踏污穢，審查碑牒所失去的段落，盡數予以補充。”詔令説：“這是讀書人的根本，不朽的條例，可全依您的奏疏。”崔光於是命令國子博士李郁和助教韓神固、劉燮等人校勘石經，對殘缺的，估量刻石的工程，以及字數的多少，準備補修。後來靈太后被廢黜，這事就停下來了。

二年八月，靈太后前往永寧寺，親自登上九層佛塔。崔光上奏疏規勸説：“伏見陛下親上高塔，駐足觀望佛寺之下，誠心營建，的確是福德善事，不過聖上貴步，實在不宜登高。臣下惶恐，私下以爲不可以。”九月，靈太后前往嵩山佛寺，崔光上奏疏規勸，不聽從。

正光元年冬天，賜給崔光几杖衣服。二年春天，明帝親自到國子學祭奠先師，崔光拿着經書面向南，百官陪伴在旁。司徒、京兆王元繼接連上奏把職位讓給崔光，四月，任命崔光爲司徒，侍中、國子祭酒、兼著作郎照舊。崔光上奏堅決推辭，經歷一年終究不肯接受。

八月，在宫内擒獲秃鶖鳥，詔令拿給崔光看。崔光上奏疏説：

> 這就是《詩經》所説的“有鶖在梁”，注解説“是秃鶖”。貪婪醜惡的鳥，是野外川澤所養育，不應進入殿堂宫廷。從前魏氏黄初年間，有鵜鶘聚集在靈芝池，文帝下詔，認爲曹恭公疏遠君子，親近小人，所以廣泛尋求賢明有才的人，太尉華歆因此退位而讓給管寧。臣下聽説野外動物進入房舍，古人認爲不吉利。所以張竦厭惡戴鴟，賈誼怨恨山鵩。鵜鶘短暫聚集而離開，前代帝王還當作重大的告誡，何况是現在親自進入宫内，被人擒獲，纔被畜養，安穩地不知道畏懼呢？依據往日的義理，實在是有差别的。貪婪的禽獸，必定依賴魚肉供給，菽麥稻粱，有時也啄食，一餐的食量，或許超過一斤或二十幾兩。今年

春夏陽旱，穀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陛下爲人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於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伯愛雁，身死國滅，可爲寒心。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修德進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頤養神性。

春夏大旱，穀價漸貴，窮困的家庭，時常有饑饉之色。陛下是民衆的父母，愛撫他們如對自己的傷口，哪可拋棄人而養鳥，留心於有醜陋的形貌和凶惡名聲的禽鳥呢？衛侯喜歡鶴，曹伯愛好雁，本人死亡國家被滅，可爲之寒心。希望遠代模仿殷宗，近代效法魏祖，修飾德行擢升賢人，消除災害聚集吉慶，放掉没有用處的動物，拋到山澤之中，以琴瑟書籍取樂，保養身體性情。

明帝覽表大悦，即棄之池澤。

明帝讀過奏疏大喜，將禿鶖拋棄在池澤中。

冬，詔光與安豐王延明議定服章。三年六月，詔光乘步挽至東西上閤。九月，進位太保，光又固辭。光年耆多務，病疾稍增，而自强不已，常在著作，疾篤不歸。四年十月，帝親臨光疾，詔斷賓客，中使相望，爲止聲樂，罷諸游眺，拜長子勵爲齊州刺史。十一月，疾甚，敕子侄等曰："吾荷先帝厚恩，位至於此，史功不成，殁有遺恨。汝等速可送我還宅。"氣力雖微，神明不亂，至第而薨，年七十三。明帝聞而悲泣，中使相尋，詔給東園温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四百斤，大鴻臚監護喪事。車駕親臨，撫尸慟哭，御輦還宫，流涕於路，爲減常膳，言則追傷，每至光坐講讀之處，未曾不改容凄悼。贈太傅，領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侍中如故。又敕加後部鼓吹、班劍，依太保廣陽王故事，謚文宣。明帝祖喪建春門外，望轜哀感，儒者榮之。

冬季，詔令崔光和安豐王元延明商議決定服飾制度。三年六月，詔令崔光乘坐人拉車到東西上閤。九月，升任太保，崔光又堅決推辭。崔光年老事務多，疾病逐漸加重，而自强不息，時常在史館，病重也不回去。四年十月，皇帝親自詢問崔光的病情，詔令斷絶賓客來往，宫中使者不斷，皇帝爲之停止音樂歌唱，罷除游覽觀光，任命他的長子崔勵爲齊州刺史。十一月，崔光病得厲害，命令子侄等人説："我蒙受先帝厚重的恩情，地位到了這麽高，史書修撰任務没完成，死有遺憾。你們可趕緊送我回家。"他氣力雖然微弱，神智没有昏亂，到了府第就逝世了，享年七十三歲。明帝聽説後悲慟哭泣，宫廷使者接連不斷，詔令賜給棺材、朝服一套、衣服一套、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四百斤，大鴻臚監督料理喪事。皇帝親自前往，撫尸痛哭，乘車回宫，眼淚灑在路上，爲之減少正常的膳食，談起來就追憶傷心，每當到崔光就座講授的地方，未嘗不變臉色凄傷哀悼。追贈崔光爲太傅，領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侍中照舊。又下令加授後部鼓吹、帶劍儀仗，依照太保廣陽王的舊例，謚號爲文宣。明帝在建春門外祭祀路神送葬，望着喪車哀傷感嘆，儒士以崔光爲榮耀。

初，光太和中依宫商角徵羽本音而爲五韵詩以贈李彪，彪爲十二次詩以報光，光又爲百三郡國詩以答之，國别爲卷，爲百三卷焉。

當初，崔光在太和年間依宫商角徵羽的本音而作五韵詩贈給李彪，李彪作星紀等十二個星區爲名次的詩來回贈崔光，崔光又作一百零三個郡國的詩來答謝李彪，以國别爲卷次，共爲一百零三卷。

光寬和慈善，不忤於物，進退沈浮，自得而已。常慕胡廣、黄瓊爲人，故爲氣概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舊德，事之；元叉於光亦深宗敬。及郭祚、裴植見殺，清河王懌遇禍，光隨時俯仰，竟不匡救，於是天下譏之。自從貴達，罕所申薦，曾啓其女婿彭城劉敬徽，云敬徽爲荆州五朧戍主，女隨夫行，常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爲徐州長兼別駕，暫集京師。明帝許之。時人比之張禹。光初爲黄門則讓宋弁，爲中書監讓汝南王悦，爲太常讓劉芳，爲少傅讓元暉、穆紹、甄琛，爲國子祭酒讓清河王懌、任城王澄，爲車騎、儀同讓江陽王繼，又讓靈太后父胡國珍，皆顧望時情，議者以爲矯飾。

崔光寬厚和順仁慈善良，不違忤他人，進退沉浮，自己覺得如意就行了。時常羡慕胡廣、黄瓊的爲人處世，所以不爲有氣節的人所重視。當初領軍于忠，因崔光是舊臣有德行的人，敬奉他；元叉對崔光也深爲尊敬。等到郭祚、裴植被殺，清河王元懌遇到禍患，崔光隨波逐流，竟不救助他們，於是天下人指責他。自從尊貴顯達後，很少舉薦别人，曾經上奏書説他的女婿彭城人劉敬徽的事，説劉敬徽是荆州五朧的戍守頭領，女兒跟隨夫婿出行，時常擔心賊寇抄掠，南北分隔，請求讓劉敬徽任徐州長兼别駕，暫時聚集到京城。明帝准許了他的請求。當時人將他比作張禹。崔光當初任黄門侍郎便讓給宋弁，任中書監讓給汝南王元悦，任太常讓給劉芳，任少傅讓給元暉、穆紹、甄琛，任國子祭酒讓給清河王元懌、任城王元澄，任車騎、儀同讓給江陽王元繼，又讓給靈太后的父親胡國珍，都是觀望當時情勢，議論者以爲他是故意做作。

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終日怡怡，未曾恚忿。曾於門下省晝坐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入於懷，緣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贊咏詩頌者數十人。每爲沙門、朝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常數百人。即爲二經義疏三十餘卷，識者知其疏略。凡所爲詩賦銘贊誄頌表啓數百篇，五十餘卷，别有集。

崔光崇敬信仰佛法，叩拜佛像誦讀佛經，年老後更加虔誠。整日怡然自得，没有怨氣憤怒。曾經在門下省白天坐着讀經，有鴿子飛來集中在他的膝前，又進入他的懷中，沿胳膊上肩頭，很久纔離開。僧俗爲他寫贊咏詩頌的有幾十人。時常爲僧人、朝廷高官所邀請講授《維摩》、《十地經》，聽講的時常有幾百人。隨即爲二部經典作注解三十多卷，有見識的人知道他的粗略。他所寫詩賦、銘贊、誄頌、表啓共有幾百篇，五十多卷，另外有文集。

崔勵

光子勵，字彦德，器學才德，最有父風。舉秀才，中軍彭城王參軍、秘書郎中，以父光爲著作，固辭不拜。後除中書侍郎。領軍將軍元叉爲明堂大將，以勵爲長史。與從兄鴻俱有名於世。父光疾甚，拜征虜將軍、齊州刺史。侍父疾，衣不解帶，及薨，孝明每加存慰。光葬本鄉，詔遣主書張文伯宣吊。孝昌元年，除太尉長史，襲父爵。建義初，遇害河陰。

崔光的兒子崔勵，字彦德，器識學問才能德行，最有父親的風範。被推薦爲秀才，任中軍彭城王參軍、秘書郎中，因父親崔光曾任著作郎，堅决推辭不受任。後來授任中書侍郎。領軍將軍元叉任明堂大將，委任崔勵爲長史。崔勵和堂兄崔鴻都聞名於世。父親崔光病重，崔勵被任命爲征虜將軍、齊州刺史。伺候父親的疾病，常和衣而睡，等到父親逝世，孝明帝時常對崔勵關心慰問。崔光被安葬在家鄉，詔令派遣主書張文伯吊祭。孝昌元年，崔勵被授任爲太尉長史，繼承父

贈侍中、衛將軍、青州刺史。勵弟劼。

親的爵位。建義初年，在河陰被殺害。追贈侍中、衛將軍、青州刺史。崔勵的弟弟崔劼。

崔劼

劼字彦玄，少清虛寡欲，好學有家風。魏末，累遷中書侍郎。興和三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于梁。天保初，以議禪代，除給事黄門侍郎，加國子祭酒，直内省，典機密。清儉勤慎，甚爲齊文宣所知。拜南青州刺史，有政績。入爲秘書監、齊州大中正，遷并省度支尚書，俄授京省。尋轉五兵尚書，監國史。臺閣之中，見稱簡正。武成之將禪後主，先以問劼，劼諫以爲不可，由是忤意，出爲南兗州刺史。代還，重爲度支尚書、儀同三司，食文登縣幹。尋除中書令，加開府，待詔文林館，監修撰新書。卒，贈齊州刺史、尚書左僕射，謚文貞。

崔劼字彦玄，年輕時清静少欲望，喜好學習有家族風範。魏末，屢經升遷爲中書侍郎。興和三年，兼任通直散騎常侍，出使梁。天保初年，因商議禪讓，授任給事黄門侍郎，加授國子祭酒，在内省值勤，掌管機密。清廉節儉勤懇謹慎，很爲齊文宣帝所賞識。被任命爲南青州刺史，有政績。入京任秘書監、齊州大中正，調任并省度支尚書，隨之授任京省。不久改任五兵尚書，監修國史。在臺閣之中，有簡約公正的稱譽。武成帝將要禪位給後主，首先詢問崔劼，崔劼規勸認爲不可以，因此違忤旨意，外出任南兗州刺史。受代返回，重做度支尚書、儀同三司，享有文登縣幹役。不久授任中書令，加授開府，在文林館候命，監督修撰新的史書。去世，追贈齊州刺史、尚書左僕射，謚號爲文貞。

初，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爲子弟干禄。世門之胄，多處京官，而劼二子拱、撝并爲外任。弟廓之從容謂劼曰："拱幸得不凡，何不在省府中清華之所，而并出外藩?"劼曰："耻立身來，以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莫不嘆服。劼常恨魏收書，欲更作編年紀，而才思竟不能就。

當初，和士開獨攬朝政，曲意求取人們的贊譽，諸公因此爲子弟求官不少。世家大族的後裔，多任京官，而崔劼的兩個兒子崔拱、崔撝都爲外地官員。弟弟崔廓之舒緩地問崔劼説："崔拱有幸生來不平常，爲什麽不在省府中清高榮華的位置，而都出京到外地?"崔劼説："自從立身處世以來，耻於以言談使自己顯赫。現在如果舉薦兒子，同顯赫自己有什麽區别?"最終没有請求。聽到的人無不嘆息佩服。崔劼時常怨恨魏收編寫的史書，想再撰作編年體史書，而才氣和思路不足最終未能完成。

崔敬友

光弟敬友，本州從事。頗有受納，御史案之，乃與守者俱逃。後除梁郡太守，會遭所生憂，不拜。敬友精心佛道，晝夜誦經，免喪之後，遂菜食終身。恭寬接下，修身厲節。自景明已降，頻歲不登，飢寒請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於肅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卒于家。子

崔光的弟弟崔敬友，任本州從事。受賄較多，御史檢查，崔敬友於是和守庫房的人一起逃走。後來被授任爲梁郡太守，遇上生母去世，不受任。崔敬友專心在佛法上，日夜誦讀經書，服喪期滿之後，就以素食終其一生。恭謹寬厚地對待下屬，修養自身磨礪節操。自從景明以後，接連幾年不豐收，挨凍受餓請求施予的乞丐，都吃飽後而離開。又在肅然山的南面大路的北面設旅

鴻。

店食棚，擺設食品供給行路的人。死在家中。兒子崔鴻。

崔鴻 崔子元

鴻字彦鸞，少好讀書，博綜經史，稍遷尚書都兵郎中。詔太師、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學才明者三十人，議定律令於尚書上省，鴻與光俱在其中，時論榮之。後爲三公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

崔鴻字彦鸞，年輕時喜愛讀書，博覽經書史籍，逐漸升到尚書都兵郎中。詔令太師、彭城王元勰以下公卿朝官有儒學才華的三十人，在尚書上省商議決定法律條令，崔鴻和崔光都在裏面，當時輿論認爲他們很榮耀。後來擔任三公郎中，加授員外散騎常侍。

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僚，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昔者爲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升夕進，豈拘一階半級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此職，或超騰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當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譽，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轉一階。貴賤内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黄、龔，儒學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爲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爲一概，不曾甄别。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宣武不從。

延昌二年，將要大規模考察百官，崔鴻認爲考察條令在綱領細則上不通達，就發表意見説："私下以爲從前爲官職尋求人才，使用人以他的才能，貶黜昏庸者提升賢能者，表彰良善批評過惡。所以成效能稱職，才華和地位相符的，早晨升晚上進，哪裏拘泥於一階半級呢？兩漢以來，太和以前，如果官位必須這個人，人能勝任這個職務，有的越級擢升，幾年就到公卿，有的長兼、試任稱職應升遷的，翻書則人人都是，睁眼看則朝廷顯貴皆如此。所以能够在當時獲取人才濟濟的稱譽，國家博得賢士盛多的美名。私下見到景明以來的考察條令，三年考察一次，考察一次升一級。内外尊卑官吏，有一萬多人，除非犯罪，不管賢明愚蠢，無不是上中等，有才能與没才能的，肩并肩一同升級。即使有美政如同黄霸、龔遂，儒學如同王肅、鄭玄，才學史筆如同班固、司馬遷，文章如同張衡、蔡邕，多得一分一寸，必定被一般的人所攀比，選曹也一概加以抑制，不曾加以區别。琴瑟不和諧，改換弦再調整，雖然明旨已經頒行，還是應加以改動。"宣武帝不聽從。

三年，鴻以父憂解任，甘露降其廬前樹。十一月，宣武以本官徵鴻。四年，復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庭樹。後遷中散大夫、高陽王友，仍領郎中。正光元年，加前將軍，修《孝文》、《宣武起居注》。

三年，崔鴻因父親去世解除職務，甘露降落在他房前的樹上。十一月，宣武帝以崔鴻本來的官職徵召他。四年，又有甘露降落在京兆他家庭院的樹木上。後來調任中散大夫、高陽王友，仍兼郎中。正光元年，加授前將軍，修撰《孝文》、《宣武起居注》。

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闕略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成，但須記録時事，以待後人。"

崔光修撰魏國史書，僅有卷次目録，一點没有考證，缺略格外多，時常説："這部史書大概不是我這一代所能完成的，衹需記録當時事實，

臨薨，言鴻於孝明。五年，詔鴻以本官修緝國史。孝昌初，拜給事黄門侍郎，尋加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鴻在史甫爾，未有所就。尋卒，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

留待後人定稿。”逝世以前，把崔鴻推薦給孝明帝。五年，詔令崔鴻以本來的官職修撰國史。孝昌初年，被任命爲給事黄門侍郎，不久加授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崔鴻在史館時間短，不能有所成就。不久去世，追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

鴻弱冠便有著述志。見晋、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元海、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孑、張軌、李雄、吕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并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録僭晋、劉、蕭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敢出行於外。宣武聞其撰録，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至，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既訖，不奏聞。鴻後典起居，乃妄載其表曰：

崔鴻成年後就有著述的志向。看到晋、魏以前的歷史，都自成一家，不用再着意。認爲劉元海、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孑、張軌、李雄、吕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人都因世事變故，跨據一方，各有國史，没有統一起來，崔鴻於是撰作《十六國春秋》，編成一百卷，利用舊的記載，不時加以增删褒貶。崔鴻先人兩代在長江以南任官，所以不收録僭越的東晋、劉裕、蕭道成的史書，又擔心有見識的人責難他，不敢流傳於世間。宣武帝聽説了他的編撰集録，派遣散騎常侍趙邕詔令崔鴻説：“聽説你修定各史，十分有條理，可將所修成的送上，我將在機要事務的閑暇閲覽。”崔鴻因書中有的内容和魏初期相牽涉，言辭多失裁斷，而且剛成書，不上奏。崔鴻後來掌管起居注，於是妄自收載他的奏疏説：

> 臣聞帝王之興也，雖誕應圖籙，然必有驅除，蓋所以翦彼厭政，成此樂推。故戰國紛紜，年過十紀，而漢祖夷殄群豪，開四百之業。歷文、景之懷柔蠻夏，世宗之奮揚威武，始得凉、朔同文，牂、越一軌。於是談、遷感漢德之盛，痛諸史放絶，乃鈐括舊書，著成《太史》，所謂緝兹人事，光彼天時之義也。

> 臣下聽説帝王的興起，雖然是順應圖讖，然而必定有所驅逐消除，大概是以此剪除惡政，成就這人們樂意推舉的事業。所以戰國紛紜交錯，年代超過十代，然後漢祖消滅群雄，開創四百年的基業。經過文帝、景帝的懷柔蠻族，世宗的奮發威武，纔使得凉州、朔方文字相同，牂牁、越巂車軌統一。這時司馬談、司馬遷感嘆漢德的興盛，痛惜各史不相聯結，於是搜羅舊日書籍，寫出《太史公書》，這就是所謂纂輯這代的人物事件，宣揚當時天命的意思。

> 昔晋惠不競，華戎亂起，三帝受制於奸臣，二皇晏駕於非所，五都蕭條，鞠爲煨燼。趙、燕既爲長蛇，遼海緬成殊域，中原無主，八十餘年。遺晋僻遠，

> 從前晋惠帝不强勁，華夏戎族的戰亂掀起，三個皇帝受奸臣控制，兩個皇帝在不適當的地方死去，京城蕭條，化爲灰燼。趙、燕成爲元凶作惡之地，遼海雜亂成爲異域，中原没有主宰，達八十多年。殘餘的東晋偏

勢略孤微，人殘兵革，靡所歸控。皇魏龍潛幽、代，内修德政，外抗諸僞，并、冀之人，懷寶之士，襁負而至者日月相尋。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運，應天順人，龍飛受命。太宗必世重光，業隆玄默。世祖雄才力睿略，闡曜威靈，農戰兼修，掃清氛穢。歲垂四紀，而寰宇一同，百姓始得陶然蘇息，欣於堯、舜之代。

自晋永寧以後，雖所在稱兵，競自尊樹，而能建邦命氏，成爲戰國者，十有六家。善惡興滅之形，用兵乖會之道，亦足以垂之將來，昭明勸戒。但諸史殘缺，體例全虧，編録紛謬，繁略失所，宜審正同異，定爲一書。誠知敏謝允南，才非承祚，然《國志》、《史考》之美，竊亦輒所庶幾。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諸國舊史，屬還京甫爾，率多分散，求諸公私，驅馳數歲。又臣家貧禄微，唯任孤力，至於書寫所資，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向備。謹於吏案之暇，草構此書，區分時事，各繫本録。稽以長曆，考諸舊志，删正差謬，定爲實録。商較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所以未及繕成。輟筆私求，七載于今。此書本江南撰録，恐中國所無，非臣私力所能終得。其起兵僭號，事之始末，乃亦頗有，但不得此書，懼簡略不成。久思陳奏，乞敕緣邊求采，但愚賤無因，不敢輕輒。散騎常侍、太常少卿、荆

僻遥遠，勢單力薄，人們厭惡戰事，没有地方歸順。皇魏在幽州、代京興起，内部整飭仁德的政事，外部抵抗各僞政權，并州、冀州的民衆，懷才的士人，背着小孩前來投奔的人每日不斷。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明英武的資質，接續晋的國運，順應天道人心，稱帝受命。太宗世代相繼，事業興隆而清静無爲。世祖雄才大略，炫耀威武，農耕戰事同時進行，掃清凶殘污穢之氣。歲月過了四代，而天下統一，百姓開始得以安然休養生息，欣喜生在堯、舜般的時代。

自從晋朝永寧以後，雖然各地起兵，競相自稱尊號，然而能够建國封王，成爲割據一方者，共有十六家。善惡興衰的形迹，用兵背離相合的道理，也足以留傳到將來，表明勸戒。不過各史殘缺，體例都不完整，編輯紛紜錯亂，繁簡失宜，應該審查同異，編定爲一書。實在知道敏鋭不如譙允南，才學不如陳承祚，然而《三國志》、《古史考》的優點，私下也覺得差不多達到。開始於景明初年，搜集各國舊史，遇上開始遷移都城，大多散失，訪求官府私家，奔忙了幾年。另外臣下家庭貧困俸禄微薄，惟有使用孤獨的力量，至於書寫所用紙筆，時常不能接濟。到正始元年，抄寫纔大體完備。恭謹地在政事的閑暇，初步構思這部書，區分時間事件，各自歸入本國篇章。并以長曆稽核，考證各舊志，删改錯誤，編定爲實録。確定大的計劃，撰作《十六國春秋》一百篇。到正始三年的歲末，初步寫成九十五卷。惟獨常璩所撰李雄父子占據蜀地時的史書，尋訪没得到，所以没有來得及繕寫定稿。停筆私下訪求，到現在七年了。這部書本是長江以南的人所撰寫，恐怕中原没有，不是臣下私人的力量最終所能得到的。他們的起兵僭越稱帝，事情的始末，資料也有不少，衹是不得到這部書，恐怕簡略不能寫定。長久思慮陳述，請求命令緣邊人士訪求，但因愚蠢低賤没有機會，不敢輕意上

州大中正趙邕忽宣明旨，敕臣送呈，不悟九皋微志，乃得上聞。奉敕欣惶，慶懼兼至。今謹以所訖者附臣邕呈奏。

奏。散騎常侍、太常少卿、荆州大中正趙邕忽然宣讀明詔，命令臣下送呈，没有想到九方皋善識良馬一樣善於發現人才的微小志向，竟能讓皇上聞知。接到命令欣喜惶恐，歡慶和畏懼同時到來。現在恭謹地將已成書交給臣趙邕呈報皇上。

臣又别作《序例》一卷、《年志》一卷，仰表皇朝統括大義，俯明愚臣著録微體。徒竊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致疏鄙，無一可觀，簡御之日，伏深慚悸。

臣下又另外寫作《序例》一卷、《年志》一卷，上表皇朝統御天下的重大義理，下明愚臣著録的微小體例。徒然私下仰慕古人著書立説的美好意願，文字疏略意致粗淺，没有值得一看的，皇上閲覽的時候，臣下伏地深感慚愧驚懼。

鴻意如此。自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傳讀。然鴻經綜既廣，多有違謬。至道武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始，而鴻以爲改在元年；明元永興二年，慕容超禽於廣固，鴻又以爲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爲滅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

崔鴻的心意便是這樣。自正光以前，不敢大大方方地傳布他的書。這以後因他的伯父崔光在朝廷尊貴顯要，知道當時人不能發現書中的事，就有較多的人傳布閲讀了。然而崔鴻綜合的書既多，錯謬處也較多。以致像道武帝天興二年，姚興改年號爲鴻始，而崔鴻以爲改年號在元年；明元帝永興二年，慕容超在廣固被擒，崔鴻又以爲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在長安戰敗，而崔鴻也以爲滅亡在元年。這樣的錯誤，大多没有考訂糾正。

子子元，秘書郎。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稱："臣亡考散騎常侍、黄門侍郎、前將軍、齊州大中正鴻，正始之末，任屬記言，撰緝餘暇，乃刊著趙、燕、秦、夏、西涼、乞伏、西蜀等遺載，爲之贊序，褒貶評論。先朝之日，草構悉了，唯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兹一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購訪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爲《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爲備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一本，敢以仰呈，乞藏秘閣，以廣異家。"

兒子崔子元，任秘書郎。後來永安年間，就上奏他父親的著述，稱説："臣下已故的父親散騎常侍、黄門侍郎、前將軍、齊州大中正崔鴻，在正始末年，職責爲記録言論，修撰編輯的餘暇，於是編著趙、燕、秦、夏、西涼、乞伏、西蜀等遺篇，爲之作贊語序言，褒貶評論。先朝的時候，草稿全部完成，惟有李雄蜀地的記載，没搜集到，缺略這一國史，拖延没完成。在正光三年，購求纔得到，討論剛結束，而先臣去世。共十六國，書名爲《春秋》，一百零二卷，近代的史事，最爲完備。没有奏上，不敢流傳出去。現在繕寫一部，恭敬地呈上，乞求收藏在秘閣，以增廣各家記載。"

子元後謀反，事發逃竄，會赦免，尋爲其叔鶡所殺。

崔子元後來謀圖反叛，事情泄露後逃亡，遇大赦免罪，不久被他的叔父崔鶡殺死。

崔長文

光從祖弟長文，字景翰，少亦徙於代都，聰敏有學識。永安中，累遷平州刺史，以老還家，專讀佛經，不關世事。卒，贈齊州刺史，謚曰貞。

子懋，字德林，徐州征東府長史。

崔光的堂弟長文，字景翰，年輕時也遷徙到代都，聰明敏捷有學問見識。永安年間，屢經升遷任平州刺史，因年老回家，專門讀佛經，不關心世間事務。去世，追贈齊州刺史，謚號爲貞。

兒子崔懋，字德林，擔任徐州征東府長史。

崔庠

長文從弟庠，字文序，有幹用。爲東郡太守，元顥寇逼郡界，庠拒不從命，棄郡走還鄉里。孝莊還宫，賜爵平原伯，拜潁川太守，頗有政績。永熙初，除東徐州刺史。二年，爲城人王早、蘭寶等所害。後贈驃騎將軍、吏部尚書、齊州刺史。子罕襲爵，齊受禪，例降。

光族弟榮先，字隆祖，涉歷經史，州辟主簿。子鐸，有文才，位中散大夫。鐸弟覲，羽林監。

崔長文的堂弟崔庠，字文序，有才幹。擔任東郡太守，元顥侵犯逼近郡界，崔庠抵禦不聽從他的命令，放棄郡城逃回鄉間。孝莊帝回宫，崔庠獲賜爵位平原伯，被任命爲潁川太守，有不少政績。永熙初年，授任東徐州刺史。二年，被市民王早、蘭寶等人殺害。後來追贈驃騎將軍、吏部尚書、齊州刺史。兒子崔罕繼承爵位，齊國接受禪讓，爵位依條例降低。

崔光同族的弟弟崔榮先，字隆祖，涉獵經書史籍，州中徵召爲主簿。兒子崔鐸，有文才，擔任中散大夫。崔鐸的弟弟崔覲，擔任羽林監。

崔亮

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後也。高祖瓊，爲慕容垂車騎屬。曾祖輯，南徙青州，因仕宋爲太山太守。祖脩之，清河太守。父元孫，尚書郎。青州刺史沈文秀之叛，宋明帝使元孫討之，爲文秀所害。

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是曹魏中尉崔琰的後裔。高祖崔瓊，擔任慕容垂車騎將軍屬吏。曾祖崔輯，向南遷到青州，於是在宋國爲官任泰山太守。祖父崔脩之，擔任清河太守。父親崔元孫，擔任尚書郎。青州刺史沈文秀叛變，宋明帝派崔元孫討伐他，崔元孫被沈文秀殺害。

亮母房携亮依其叔祖冀州刺史道固於歷城，及慕容白曜平三齊，内徙桑乾爲平齊人。時年十歲，常依季父幼孫。居貧，傭書自業。

崔亮的母親房氏帶着崔亮到歷城依附他的叔祖冀州刺史崔道固，等到慕容白曜平定三齊，被向境内遷徙到桑乾爲平齊人。崔亮這年十歲，時常依附叔父崔幼孫。家境貧困，靠替别人抄書謀生。

時隴西李冲當朝任事，亮族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托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容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於冲，冲召亮與語，因謂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論》，使人胸中無

當時隴西人李冲掌權理事，崔亮同族的哥哥崔光前去依附他，對崔亮說："怎麼能長久同筆墨紙硯打交道而不前去依附李氏呢？他家書多，可藉這個機會求學。"崔亮說："弟妹們受飢寒，我哪可獨自温飽？自可在街市中看書，哪能看人家的臉色呢？"崔光把他的情况告訴李冲，李冲召唤崔亮和他交談，於是對他說："近來見到你

復怵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記之不?"亮即爲誦之，涕淚交零，聲韵不異。冲甚奇之，迎爲館客。冲謂其兄子彦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冲薦之爲中書博士，轉議郎，尋遷尚書二千石。

家先人的《相命論》，使人胸中不再有恐懼困迫的念頭。現在却將書丢失了，你能記得嗎?"崔亮當即爲他背誦，鼻涕眼淚一起流下，聲音韵調没有變化。李冲十分驚奇，迎接他到家中爲賓客。李冲對哥哥的兒子李彦説："大崔生寬厚和順篤實雅致，你應該同他交朋友，小崔生嚴峻整肅清高透徹，你應該尊敬他，二人終將高升。"李冲舉薦崔亮爲中書博士，改任議郎，不久升尚書俸禄二千石。

孝文在洛，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群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又一日，孝文曰："朕已得之，不煩卿輩也。"驛徵亮兼吏部郎。俄爲太子中舍人，遷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亮雖歷顯任，其妻不免親事舂簸，孝文聞之，嘉其清貧，詔帶野王令。

孝文帝在洛陽，想要改革舊制度，選拔安置百官，對群臣説："給我舉薦一個吏部郎，務必要使才能聲望都合適，舉薦者給三天假。"過了一天，孝文帝説："我已經找到，不麻煩你們了。"通過驛站徵召崔亮兼吏部郎。不久任太子中舍人，升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崔亮雖然擔任顯要職位，他的妻子仍不免親自去做家務事，孝文帝聽説，稱贊他的清貧，詔令他兼野王令。

宣武親政，遷給事黄門侍郎，仍兼吏部郎，領青州大中正。亮自參選事，垂將十年，廉慎明決，爲尚書郭祚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尋除散騎常侍，仍爲黄門。遷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自遷都之後，經略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亮在度支，别立條格，歲省億計。又議修汴、蔡二渠以通邊運，公私賴焉。

宣武帝親政後，崔亮調任給事黄門侍郎，仍兼吏部郎，領青州大中正。崔亮自從參與選拔事務，將近十年，廉潔慎重精明果斷，爲尚書郭祚所信任，時常説："没有崔郎中選拔的事務不能辦理。"不久授任散騎常侍，仍爲黄門侍郎。升任度支尚書，兼御史中尉。自從遷都以後，攻取四方，又營建洛陽，費用很大。崔亮任度支尚書，另外訂立條例，每年節省以億計數。又建議修建汴、蔡二渠來溝通邊境運輸，公私依賴二渠。

侍中、廣平王懷以母弟之親，左右不遵憲法，敕亮推究。宣武禁懷不通賓客者久之。後因宴集，懷恃親使忿，欲陵突亮。亮乃正色責之，即起於宣武前脱冠請罪，遂拜辭欲出。宣武曰："廣平粗疏，向來又醉，卿之所悉，何乃如此也?"遂詔亮復坐，令懷謝焉。亮外雖方正，内亦承候時情。宣傳左右郭神安頗被宣武識遇，以弟托亮，亮引爲御史。及神安敗後，因集禁中，宣武令兼侍中盧昶宣旨責亮曰："在法官，何故受左右囑

侍中、廣平王元懷憑藉與宣武帝同母弟的親近關係，身邊的人不遵守法度，宣武帝下令崔亮追究。宣武帝禁令元懷不同賓客交往很長時間。後來利用飲宴集會，元懷憑着皇親的身份發泄心中的忿恨，想要侮辱崔亮。崔亮於是嚴厲責備他，立即起身到宣武帝面前取下帽子請求治罪，隨之叩拜告辭要退出去。宣武帝説："廣平王粗淺，剛纔又醉了，這是你所知道的，何必這樣呢?"於是詔令崔亮回到座位上，命令元懷向他道歉。崔亮外表雖然端方正直，内心也奉迎得勢的人。宣傳左右郭神安頗受宣武帝知遇，把弟弟托付給崔亮，崔亮召爲御史。等到郭神安失勢

請?"亮拜謝而已，無以上對。轉都官尚書，又轉七兵，領廷尉卿，加散騎常侍。徐州刺史元昞撫御失和，詔亮馳驛安撫。亮至，劾昞處以大辟，勞賚綏慰，百姓帖然。

後，因事在宫中集會，宣武帝命令兼侍中盧昶宣讀詔旨責備崔亮説："執法的官員，爲什麽接受我身邊人的請托?"崔亮僅叩拜道歉而已，無話對答。改任都官尚書，又改任七兵尚書，兼廷尉卿，加授散騎常侍。徐州刺史元昞統御失去和睦，詔令崔亮騎驛馬趕去安撫。崔亮到達，彈劾元昞應處以死刑，對下屬慰勞賞賜，百姓安定下來。

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僚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晋之日，亦自有橋。吾今决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爲浮橋；泛長無恒，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横橋度渭，以像閣道，此即以柱爲橋。今唯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籍此爲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亮性公清，敏于斷决，所在并號稱職，三輔服其德政。宣武嘉之，詔賜衣馬被褥。後納其女爲九嬪，徵爲太常卿，攝吏部事。

授任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太淺不通船，行人受阻隔。崔亮對僚屬説："從前杜預竟然架黄河浮橋，何况這條河不同於寬闊的黄河，而且魏、晋的時候，也本來有橋。我現在决定要營造。"都説："水淺，不可以建造浮橋；河水泛濫不定，又不可以埋設橋柱。恐怕很難建造河橋。"崔亮説："從前秦國人住在咸陽，架橋渡過渭水，來模仿樓閣間的通道，這就是以柱子架橋。現在惟獨擔憂長柱子不能獲得而已。"遇上天降大雨，山水暴發流下，漂來幾百根長木頭，憑藉這些木頭作柱子，橋就架起來了。百姓爲之受益，至今還稱作崔公橋。崔亮性格公正清廉，善於决斷，在各處都稱職，三輔地區佩服他的德政。宣武帝嘉獎他，詔令賜給衣馬被褥。後來娶他的女兒爲九嬪，徵召他任太常卿，代理吏部事務。

孝明初，出爲定州刺史。梁左游擊將軍趙祖悦率衆據硤石，詔亮假鎮南將軍，齊王蕭寶夤鎮東將軍，章武王融安南將軍，并使持節，督諸軍以討之。靈太后勞遣亮等，賜戎服雜物。亮至硤石，祖悦出城逆戰，大破之。祖悦復於城外置二栅，欲拒軍，亮焚擊破之。亮與李崇爲水陸之期，日日進攻，而崇不至。及李平至，崇乃進軍，共平硤石。

孝明帝初年，外出任定州刺史。梁左游擊將軍趙祖悦率領軍隊占據硤石，詔令崔亮爲代理鎮南將軍，齊王蕭寶夤爲鎮東將軍，章武王元融爲安南將軍，都爲使持節，統領各軍去討伐他。靈太后慰勞派遣崔亮等人，賜給軍服各種物品。崔亮到達硤石，祖悦出城迎戰，大敗祖悦。祖悦又在城外設置兩道栅欄，想抗拒魏軍，崔亮焚燒栅欄打敗了他。崔亮和李崇約定水陸會合的時間，每天進軍攻打，然而李崇没到。等到李平到來，李崇纔進軍，共同平定硤石。

靈太后賜亮璽書曰："硤石既平，大勢全舉，淮堰孤危，自將奔遁。若仍敢游魂，此當易以立計。禽翦蟻徒，應在旦夕。將軍推轂所凴，親對其事，處分經略，宜共協齊，必令得

靈太后頒賜給崔亮的璽書説："硤石平定後，大舉出兵，淮水堰塘孤立危險，賊寇自然會逃跑。如他們仍然膽敢出動，這是容易建功的。擒獲剪除螞蟻一般的徒衆，應在早晚之間。將軍爲助人成事者所憑藉，親自應對這件事，安排籌

掃蕩之理，盡彼遺燼也。隨便守禦，及分度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路，期之全獲，無令漏逸。若畏威降首者，自加蠲宥，以仁爲本，任之雅算。”以功進號鎮北將軍。

劃，應該同心協力，務必使大家理解掃蕩的道理，消滅那些殘餘的勢力。可依據形勢防禦，以及分兵攻掠攔截，扼住他們的咽喉，堵塞他們逃跑的道路，期望獲得全勝，不要使有人逃脱。如有畏懼軍威投降的，自然可對他們加以蠲免寬恕，以仁德爲根本，使用你深遠的算度。”崔亮因功勞升軍號爲鎮北將軍。

李平部分諸軍，將水陸兼進，以討堰賊。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而發。平表亮輒還京，失乘勝之機，闕水陸之會，今處亮死，上議。靈太后令曰：“亮去留自擅，違我經略，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御萬機，庶兹惡殺，可特聽以功補過。”及平至，亮與争功於禁中，形於聲色。

李平部署各軍，將領水陸軍并進，去討伐築堰的賊寇。崔亮違犯李平的調度，因病請求返回，隨着奏章而出發。李平上奏崔亮擅自回京，喪失乘勝前進的機會，失去了水陸軍合擊的機會，現在處以他死刑，上報審定。靈太后下令説：“崔亮去留隨意，違背我的策劃，雖然有小勝，哪能免去大過？不過我代掌各項事務，希望這次厭棄殺戮，可特地准許他將功補過。”等到李平到京，崔亮和他在宫中争功，表現在言辭神色上。

尋除殿中尚書，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爲怨。亮乃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晋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辨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亮答書曰：

不久授任殿中尚書，調任吏部尚書。當時羽林軍剛殺張彝不久，靈太后下令武官可依資歷入選爲官。官吏名額少，應選的人多，前尚書李韶根據常例選拔人才，百姓大爲怨恨。崔亮於是上奏訂立條例，不問士人的賢明愚蠢，專以任職的時間爲斷限，即使官職需要這個人，任職時間在後的終歸不能得到職位；而平庸的才能低下的品級，但年代長久的優先録用。不能升進的人都稱贊崔亮的才能。崔亮的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寫信勸崔亮説：“殷、周以鄉校貢舉士人，兩漢由州郡舉薦人才，魏、晋沿襲相承，又設九品中正制。認真觀察從前，無不審慎選舉，雖不盡善盡美，足以從應選人中録取到六七成。然而現在朝廷貢舉人才，僅看他的文章，不看他的理性。察舉孝廉僅論説章節句讀，不涉及治國方法；設置九品中正不考察人才的品行業績，衹辨别氏族的高下。以至於取士的途徑不廣博，淘汰的道理不精確。而舅舅執掌選拔官吏的權力，應該改弦更張。爲什麼反而訂出任官職的時間早晚的規則來限制有作爲的人，天下的士子誰還修養磨礪自己的品行呢？”崔亮寫信回答他説：

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徼

你所説的的確有深刻道理。我因憑時事

幸，得爲吏部尚書。當其壯也，尚不如人，況今朽老，而居帝難之任。常思同升舉直，以報明主之恩；盡忠竭力，不爲貽厥之累。昨爲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爲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静念吾言，當爲汝論之。

意外成功，得以擔任吏部尚書。在壯年時，還不如别人，何況現在衰老，而處在帝王以爲艱難的地位。時常思慮要同等升進選舉正直，來報答英明君主的恩情；竭盡忠心力量，不成爲子孫的牽累。昨日訂出這個條例，是有原因而如此。現在已經爲你所責怪，千年以後，誰瞭解我呢？可平静地思念我的話，將爲你論説。

吾兼正六爲吏部郎，三爲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群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鏡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勛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唯可彍弩前驅，指踪捕噬而已。忽令垂組乘軒，求其烹鮮之效，未曾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禄。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

我兼職和正式有六次任吏部郎，三次任尚書，銓選官吏所應做的，瞭解是較多的。不過古今不相同，各代做法必須有差别。爲什麽呢？從前有中正評定才能等級，呈交尚書，尚書根據評語，量人授予職位，這是和天下群賢一起選拔人才。我以爲在那時，没有遺漏的人才、没有濫肆的推舉了，而你還説衹收到了六七成。何況今日的選拔，專門歸於尚書，憑一人的鑒别力，去考察天下人，如同劉毅所説的以一個吏部郎、兩個郎中而想考究人物，同用管窺天而追求廣博有什麽不同呢！現在有功勛的人多，另外羽林軍入選爲官，武人崛起，不懂六書九算，僅可拉弓任前鋒，受指揮殺敵而已。忽然命令他們垂絲帶乘車子，要求他們有治國的才能，猶如没有拿過刀，却使他們專掌切割。另外武人衆多，官吏名額太少，不可能周遍賜予。假使十個人共分一官，還没有官職可授，何況是一人希望一個職位，憑什麽能不怨恨呢？我近日在朝廷當面争執，不應使武人入選爲官，請求賜給他們爵位，增加他們的俸禄。既不被采納，所以權且訂立這個條例，以年代限制而已。

昔子産鑄刑書以救敝，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云："德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令當來君子，知吾意焉。

從前子産鑄造刑書來挽救弊端，叔向以正當的法度譏諷他，和你用古代禮制責難權宜之計有什麽不同呢？孔子説："稱贊我德行的是因《春秋》，指責我罪過的也是因《春秋》。"我的這個用意，就是出自於這個道理。衹是使將來的君子，知道我的心意。

後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徽相繼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己，踵而行

後來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元徽相繼任吏部尚書，認爲這個條例便於自己，接踵行用。從

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别。魏之失才，從亮始也。

此賢明愚蠢的人一同爲官，如涇水、渭水不加區别。魏國喪失人才，是從崔亮開始的。

歷侍中、太常卿、左光禄大夫、尚書右僕射。時劉騰擅權，亮托妻劉氏，傾身事之，故頻年之中，名位隆赫。有識者譏之。轉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疽發於背，明帝遣舍人問疾，亮上表乞解僕射，詔不許。尋卒，詔給東園秘器，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貞烈。

崔亮歷任侍中、太常卿、左光禄大夫、尚書右僕射。當時劉騰專擅朝政，崔亮囑咐妻子劉氏，傾身侍奉劉騰，所以幾年之中，官位顯赫。有見識的人譏笑他。改任尚書僕射，加授散騎常侍。毒瘡在背部發作，明帝派遣舍人詢問疾病，崔亮上奏疏請求解除僕射，詔書不准許。不久去世，詔令賜給棺材，追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號爲貞烈。

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其爲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人爲碾。及爲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磑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亮有三子，士安、士和、士泰，并强幹，善於當世。

崔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他做了八盤磨，稱贊這有接濟當時的作用，於是教人們做碾磑。等到任僕射，上奏在張方橋以東堵穀水爲堰塘，造碾磨幾十個，利益十倍於往日，爲國所用感到便利。崔亮有三個兒子，崔士安、崔士和、崔士泰，都精明强幹，善於處世。

崔士安

士安歷尚書比部郎，卒於諫議大夫，贈左將軍、光州刺史。無子，弟士和以子乾亨繼。乾亨，武定中，尚書都兵郎中。

崔士安任過尚書比部郎，任諫議大夫時去世，追贈左將軍、光州刺史。没有兒子，弟弟士和把兒子乾亨過繼給他。乾亨，武定年間，擔任都兵郎中。

崔士和

士和初爲司空主簿。蕭寶夤之在關中，高選僚佐，以爲都督府長史。時莫折念生遣使詐降，寶夤表士和兼度支尚書爲隴右行臺，令入秦撫慰，爲念生所害。

崔士和起初擔任司空主簿。蕭寶夤在關中，嚴格選拔僚屬，委任崔士和爲都督府長史。當時莫折念生派遣使者假裝投降，蕭寶夤上奏崔士和兼度支尚書任隴右行臺，命令他進入秦地安撫慰問，被莫折念生殺害。

崔士泰

士泰歷給事中、司空從事中郎、諫議大夫、司空司馬。明帝末，荆蠻侵斥，以士泰爲龍驤將軍、征蠻别將。事平，以功賜爵五等男。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都督、青州刺史，謚曰文肅。子肇師襲爵。

崔士泰歷任給事中、司空從事中郎、諫議大夫、司空司馬。明帝末年，因荆蠻侵犯充斥，任命崔士泰爲龍驤將軍、征蠻别將。事情平定後，因功勞獲賜爵位五等男。建義初年，在河陰遇害，追贈都督、青州刺史，謚號爲文肅。兒子崔肇師繼承爵位。

崔肇師

肇師少時疏放，長遂變節，更成謹厚。涉獵經史，頗有文思。天平初，以通直散騎侍郎爲慰勞青州使，至齊州界，爲土賊崔迦葉等拘，欲逼

崔肇師年少時狂放不羈，成人後就改變節操，變得謹慎厚道。閱讀經書史籍，頗有文才。天平初年，以通直散騎侍郎任慰勞青州使，到達齊州境内，被當地賊寇崔迦葉等人拘捕，想逼迫

與同事，肇師執志不動，喻以禍福，賊遂捨之。仍巡慰青部而還。肇師以從弟乾亨同居，事伯母甚謹。齊文襄嘗言肇師合誅，左右問其故，曰："崔鴻《十六國春秋》述諸僭僞而不及江東。"左右曰："肇師與鴻别族。"乃止。天保初，以參定禪代禮儀，封襄城縣男，仍兼中書侍郎，卒。始鄴下有薛生者，能相人，言趙彦深當大貴。肇師因問己，答曰："公門望雖高，爵位不及趙。"終如其言。

他一起造反，崔肇師堅持志向不動摇，用禍福開導他們，賊寇於是放了他。仍舊巡視慰勞青州後返回。崔肇師因與堂弟崔乾亨一同居住，侍奉伯母十分恭敬。齊文襄王曾經説崔肇師該受誅殺，左右的人詢問原因，文襄王説："崔鴻的《十六國春秋》叙述各僭越政權而不涉及江東。"左右的人説："崔肇師和崔鴻已分開宗族。"於是停止。天保初年，崔肇師因參與制定禪代的禮儀，被封爲襄城縣男，隨之兼中書侍郎，去世。開始鄴下有個叫薛生的人，能够爲人看相，説趙彦深將要大貴，崔肇師於是詢問自己的將來，回答説："您的門第聲望雖然高，但封爵官位趕不上趙氏。"最終果如薛生所説。

亮弟敬默，奉朝請，卒於征虜長史，贈南陽太守。子思韶，從亮征硤石，以軍功賜爵武城子，爲冀州别駕。

敬默弟敬遠，以其賤出，殊不經紀，論者譏焉。

崔亮的弟弟崔敬默，擔任奉朝請，任征虜長史時去世，追贈南陽太守。兒子崔思韶，跟隨崔亮征伐硤石，因軍功獲賜爵位武城子，擔任冀州别駕。

崔敬默的弟弟崔敬遠，因他是侍妾所生，没有一點經歷記載，議論的人譏笑他。

崔光韶

光韶，亮從父弟也。父幼孫，太原太守。光韶事親以孝聞。初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伯孿生，操業相侔，特相友愛，遂經吏部尚書李冲，讓官於光伯，辭色懇至。冲爲奏聞，孝文嘉而許之。太和二十年，以光韶爲司空行參軍，復請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皇朝，耻無讓德。"和亦謙退，辭而不當。孝文善之，遂以和爲廣陵王國常侍。

崔光韶，是崔亮的堂弟。父親崔幼孫，任太原太守。崔光韶侍奉父母以孝道聞名。起初授任奉朝請，崔光韶和弟弟崔光伯是孿生，操行學業相當，相處特别友愛，於是到吏部尚書李冲那裏，推讓官職給崔光伯，言辭神色懇切到極點。李冲爲他上報，孝文帝贊許而同意他的請求。太和二十年，任命崔光韶爲司空行參軍，又請求讓給堂叔崔和，説："臣下的確卑微低賤，没有達到可以推讓的等級，生逢皇朝，我以没有推讓的德行爲耻。"崔和也謙虚退讓，辭謝而不就任。孝文帝稱贊他們，於是任命崔和爲廣陵王國常侍。

尋敕光韶兼秘書郎，掌校華林御書。累遷青州中從事。後爲司空騎兵參軍，又兼司徒户曹。出爲濟州輔國府司馬，刺史高植甚知之，政事多委訪焉。遷青州平東府長史。府解，敕知州事。光韶清直明斷，吏人畏愛之。入爲司空從事中郎，以母老解官

不久下令崔光韶兼任秘書郎，掌管校勘華林園的國家藏書。屢經升遷任青州中從事。後來擔任司空騎兵參軍，又兼任司徒户曹。外出任濟州輔國府司馬，刺史高植很賞識他，政事多向他咨詢。調任青州平東府長史。平東府解散，命令他負責州中事務。崔光韶清廉正直精明果斷，官吏民衆既畏懼又喜愛他。入京任司空從事中郎，因

歸養，賦詩展意，朝士屬和者數十人。久之，徵爲司徒諮議，固辭不拜。光韶性嚴，聲韵抗烈，與人平談，常若震厲。至於兄弟議論，外聞謂爲忿怒，然孔懷雍睦，人少逮之。

母親年老解除官職回家贍養，賦詩表達心意，朝廷官員和他唱和的有幾十人。過了很久，徵召他爲司徒諮議，堅決推辭不受任。崔光韶性格嚴肅，聲音韵調高亢激烈，和别人平常交談，時常好似發怒語氣。至於兄弟間的議論，外人聽起來以爲是氣憤争吵，然而他們兄弟和睦，很少有人趕得上。

孝莊初，河間邢杲率河北流人十餘萬衆攻逼州郡，刺史元儁憂不自安，州人乞光韶爲長史以鎮之。時陽平路回寓居齊土，與杲潜相影響，引賊入郭，光韶臨機處分，在難確然。賊退之後，刺史表光韶忠毅，朝廷嘉之，發使慰勞。尋爲東道軍司。及元顥入洛，自河以南，莫不風靡。刺史廣陵王欣集文武以議所從，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梁國，稱兵本朝，亂臣賊子，曠代少疇。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齒。等荷朝眷，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張烈、前郢州刺史房叔祖、徵士張僧皓咸云："軍司議是。"欣乃斬顥使。

孝莊帝初年，河間人邢杲率領黄河以北流民十多萬人攻打進逼州郡，刺史元儁憂慮不安心，州中人士請求崔光韶做長史來鎮撫他們。當時陽平人路回寓居在齊州，和邢杲暗中勾結，招引賊寇進城，崔光韶臨危不亂鎮定自若。賊寇撤退以後，刺史上奏崔光韶忠誠剛毅，朝廷嘉獎他，派遣使者慰勞。不久擔任東道軍司。等到元顥進入洛陽，自黄河以南，無不望風披靡。刺史廣陵王元欣召集文武官員商議何去何從，在座的人，無不大驚失色，獨有光韶高聲地説："元顥受梁國的控制，對本朝用兵，亂臣賊子，歷代少見。這哪裏僅僅是大王家中的事情，我們都應切齒痛恨。我們受到朝廷的恩寵，不敢順從元顥。"長史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張烈、前郢州刺史房叔祖、徵士張僧皓都説："軍司的議論是對的。"元欣於是斬殺元顥的使者。

尋徵輔國將軍，再遷廷尉卿。秘書監祖瑩以贓罪被劾，光韶必欲致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尚書令臨淮王彧、吏部尚書李神儁、侍中李彧并勢望當時，皆爲瑩求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其一，如何反爲罪人言乎？"其執意不回如此。永安擾亂，遂還鄉里。

不久被徵召任輔國將軍，再升任廷尉卿。秘書監祖瑩因貪污罪被彈劾，光韶一定要依法重加處治，太尉城陽王元徽、尚書令臨淮王元彧、吏部尚書李神儁、侍中李彧都是當時有權勢聲望的人，都爲祖瑩求情寬恕。崔光韶嚴肅地説："朝廷賢士執掌政事，如虞舜那樣的功勞，没有聽到一件，爲什麽反爲罪人求情呢？"他就是這樣地堅持原則不改變。永安年間發生動亂，崔光韶於是回到鄉間。

光韶博學强辯，尤好理論，至於人倫名教，得失之間，榷而論之，不以一毫假物。家足於財，而性儉吝，衣馬敝瘦，食味粗薄。始光韶在都，同里人王蔓於夜遇盗，害其二子。孝莊詔黄門高道穆，令加檢捕，一坊之内，家别搜索。至光韶宅，綾絹錢布

崔光韶學問廣博善於辯論，尤其喜好説理立論，至於人際倫常名分禮教，得失之間，商討論説，一絲一毫不讓人。家庭財産充足，而生性儉約吝嗇，衣服破舊馬匹瘦弱，吃的東西粗糙寡味。開始崔光韶在京城，同坊里的王蔓在夜晚被盗竊，兩個兒子被殺。孝莊帝下詔給黄門高道穆，命令加以搜捕，一坊之内，逐家搜索。搜到

匱篋充積。議者譏其矯嗇。其家資産，皆光伯所營。光伯亡，悉焚其契。河間邢子才曾貸錢數萬，後送還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

了崔光韶住宅，綾絹錢布充滿大箱小櫃。議論的人譏諷他的造作吝嗇。他家中的資産，都是崔光伯所經營的。崔光伯死去，崔光韶全部燒掉契約。河間人邢子才曾經借貸幾萬文錢，後來送還。崔光韶説："這是我去世的弟弟借貸的，我不知道。"最終不接受。

刺史元弼前妻，是光韶之繼室兄女。弼貪婪不法，光韶以親情亟相非責，弼銜之。時耿翔反於州界，弼誣光韶子通與賊連結，囚其合家，考掠非理。而光韶與之辨争，詞色不屈。會樊子鵠爲東道大使，知其見枉，理出之。時人勸令詣樊陳謝，光韶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子鵠亦嘆尚之。後刺史侯深代下，疑懼，謀爲不軌，夜劫光韶，以兵脅之，責以謀略。光韶曰："凡起兵須有名義，使君今日舉動，直是作賊耳，知復何計?"深雖恨之，敬而不敢害。尋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不起。

刺史元弼的前妻，是崔光韶的繼室哥哥的女兒。元弼貪贓枉法，崔光韶因是親戚痛加指責，元弼懷恨在心。當時耿翔在州内反叛，元弼誣陷崔光韶的兒子崔通和賊寇勾結，囚禁他全家，殘酷拷打不審理。而崔光韶和他争辯，言辭神色不屈服。遇到樊子鵠做東道大使，知道崔光韶被冤枉，申訴放出了他。當時人勸崔光韶到樊子鵠那裏道謝，崔光韶説："羊舌大夫已有既成事實，何必煩勞前往呢?"樊子鵠也嘆息推重他。後來刺史侯深被接替，疑慮恐懼，圖謀作亂，夜晚劫持崔光韶，用兵士威脅他，要求他爲自己出謀劃策。崔光韶説："大凡起兵必須有名義，使君今日發兵，僅是造反而已，還能爲你出什麽主意?"侯深雖然恨他，因敬重不敢加害。崔光韶不久被授任爲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不出任。

光韶以世道屯邅，朝廷屢變，閉門却掃，吉凶斷絶。誡子孫曰："吾自謂立身無慚古烈，但以禄命有限，無容希世取進。在官以來，不冒一級，官雖不達，經爲九卿。且吾平生素業，足以遺汝，官閥亦何足言也?吾既運薄，便經三娶，而汝之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之後，不須合也。然贈謚之及，出自君恩，豈容子孫自求之也?勿須求贈。若違吾志，如有神靈，不享汝祀。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嘗一片不同，至於兒女官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弟。弟頃横禍，權作松櫬，亦可爲吾作松棺，使吾見之。"卒，年七十一。孝静初，侍中賈思同申啓，稱述光韶，詔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青州刺史。

崔光韶因世道困頓，朝廷屢次變亂，於是閉門謝客，吉凶禮儀全部斷絶。告誡子孫説："我自以爲立身處世無愧於古代的英烈，衹因禄食運數有限定，不必迎合世人求取升進。出仕以來，没有越過一級，官位雖不顯要，也達到九卿。而且我平生學業，足以留給你們，官場經歷還有什麽值得一談的呢?我的命運差，經歷三次娶妻，而你們兄弟不是一母所生。合葬不是古禮，我死之後，不必要合葬。然而追贈賜謚號的事，出自君主的恩典，哪容子孫自己要求呢?不必請求贈予。如果違背我的心願，我如有神靈，不享受你們的祭祀。我們兄弟自幼到老，衣服飲食没有一片不相同，至於兒女任官婚配，榮耀有利的事，没有不先推讓給弟弟的。弟弟近來横遭禍害，權且爲他做了一口松木棺材，你們也可爲我做松木棺材，使我看到它。"去世，這年七十一歲。孝静帝初年，侍中賈思同申訴啓奏，稱贊崔光韶，詔令追贈崔光韶爲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青州刺

史。

崔光伯

光韶弟光伯。爲青州别駕，後以族弟休臨州，申牒求解。尚書奏："案《禮》：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臣昆弟，不臣諸父；封君之孫，得盡臣。計始封之君，即是世繼之祖，尚不得臣，況今刺史既非世繼，而得行臣吏之節，執笏稱名者乎？檢光伯請解，率禮不愆，謂宜許遂。"靈太后令從之。尋除北海太守。有司以其更滿，依例奏代。明帝詔曰："光伯自莅海沂，清風遠著，兼其兄光韶復能辭榮侍養，兄弟忠孝，宜有甄録，可更申三年，以廣風化。"後歷太傅諮議參軍。

崔光韶的弟弟崔光伯。擔任青州别駕，後來因同族的弟弟崔休到州中做刺史，申報公文請求解職。尚書上奏："檢《禮記》：開始受封的封君，不能統率父輩、兄弟；封君的兒子，能統率兄弟，不能統率父輩；封君的孫子，能够全部統率。計量始封的封君，就是世代繼承的祖先，還不能統率父輩兄弟，何況現在刺史不是世代繼承，而能實行臣吏的禮節，拿手板稱名字嗎？檢查崔光伯請求解職，依照禮儀没有錯誤，認爲應該批准。"靈太后下令采納他的意見。不久授任崔光伯爲北海太守。有關官員因他任職時間已滿，依條例上奏替代。明帝下詔説："崔光伯自從莅臨海邊，清廉的風聲遠播，加上他的哥哥崔光韶又能辭去榮華侍養父母，兄弟忠誠孝順，應該選拔使用，可再延長三年，以推廣風尚教化。"後來擔任太傅諮議參軍。

節閔帝時，崔祖螭、張僧皓起逆，攻東陽，旬日間，衆十餘萬。刺史、東萊王貴平欲令光伯出城慰勞。兄光韶争之曰："以下官觀之，非可慰喻止也。"貴平逼之，不得已，光伯遂出城。未及曉喻，爲飛矢所中，卒，贈青州刺史。

節閔帝時，崔祖螭、張僧皓起兵作亂，攻打東陽，十天之間，人數達到十多萬。刺史、東萊王元貴平想讓崔光伯出城慰勞。哥哥崔光韶同他争論説："以下官看來，這些人不是慰勞曉諭所能制止的。"元貴平逼迫崔光伯，不得已，崔光伯於是出城。没來得及曉諭，被流箭射中，去世，追贈青州刺史。

子滔，武定末殷州别駕。

兒子崔滔，武定末年擔任殷州别駕。

崔道固

脩之弟道固。道固字季堅，其母卑賤，嫡母兄攸之、目連等輕侮之。父輯謂攸之曰："此兒姿識，或能興人門户，汝等何以輕之？"攸之等遇之彌薄。輯乃資給道固，令其南仕。時宋孝武爲徐、兗二州刺史，以道固爲從事。道固美形貌，善舉止，習武事，孝武嘉之。會青州刺史新除，過彭城，孝武謂曰："崔道固人身如此，豈可爲寒士？而世人以其偏庶侮之，可爲嘆息。"刺史至州，辟爲主簿。後爲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人，長

崔脩之的弟弟崔道固。崔道固字季堅，他的母親地位低賤，嫡母所生的哥哥崔攸之、崔目連等人輕視侮辱他。父親崔輯對崔攸之説："這個孩子的容貌見識，或許能振興我們家族，你們爲什麽輕視他？"崔攸之等人對待崔道固更加薄情。崔輯於是資助崔道固，讓他到南方爲官。當時宋孝武帝做徐、兗二州刺史，任用崔道固爲從事。崔道固容貌美好，舉止適宜，熟悉軍事，孝武帝稱許他。遇青州刺史剛授任，經過彭城，孝武帝對他説："崔道固人才體貌如此地好，哪能總是貧寒士人？然而世人因他是庶出而侮辱他，可爲他嘆息。"刺史到州中，徵召崔道固爲主簿。後

史以下并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逼其所生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所作，咸拜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宜答拜。"諸客皆嘆美道固母子，賤其諸兄。

來任宋各王參軍，被派遣到青州招募人才，長史以下都前往崔道固那裏。崔道固的兄長們逼迫他的生母親自送酒肉到客人面前。崔道固驚訝起身接過來，對客人説："家中沒有人力，老母親自操勞。"客人們都知道是他兄長所爲，都叩拜他的母親。母親對崔道固説："我低賤，不足以報答貴客，你應該答謝叩拜。"客人們都贊嘆崔道固母子，鄙視他的兄長們。

後爲冀州刺史，鎮歷城。宋明帝立，徐州刺史薛安都與道固等立廢帝子業弟子勛，敗乃歸魏。獻文帝以爲南冀州刺史、清河公。宋明帝遣説道固，以爲徐州刺史，復歸宋。

皇興初，獻文詔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討道固，道固面縛請罪。白曜送赴都，詔恕其死。乃徙齊土望共道固守城者數百家於桑乾，立平齊郡於平城西北北新城，以道固爲太守，賜爵臨淄子。尋徙居京城西南二百餘里舊陰館之西。延興中卒，子景徽襲爵。

後來擔任冀州刺史，鎮守歷城。宋明帝即位，徐州刺史薛安都和崔道固等人擁立廢帝劉子業的弟弟劉子勛，失敗後就歸附魏國。獻文帝任命崔道固爲南冀州刺史、清河公。宋明帝派人游説崔道固，任命他爲徐州刺史，又歸附宋國。

皇興初年，獻文帝詔令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討伐崔道固，崔道固雙手反綁請求治罪。慕容白曜押送到京城，詔令寬恕他的死罪。於是遷徙和道固一起守衛城池的齊州當地望族幾百家到桑乾，在平城的西北北新城設置平齊郡，任命崔道固爲太守，賜給他爵位爲臨淄子。不久遷居到京城西南二百多里舊日陰館的西面。延興年間去世，兒子崔景徽繼承爵位。

初，道固之在客邸，與薛安都、畢衆敬鄰館，時以公集相見。本既同由武達，頗結僚舊。時安都志已衰朽，於道固疏略，而衆敬每盡殷勤。道固謂劉休賓、房法壽曰："古人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安都視人，殊自蕭索，畢固依依也。"

景徽字文叡，卒於平州刺史，謚曰定。子休纂襲爵。

當初，崔道固在賓館，和薛安都、畢衆敬住房鄰近，時常因公事集會而見面。幾個人本來都由武藝而顯達，結爲同僚故交。這時安都的志向已經衰絶，對道固疏遠，而衆敬時常很殷切。道固對劉休賓、房法壽説："古人説'不是我的同族，他的心必定不同'，安都看人，完全是冷冰冰的，畢衆敬依舊情意綿綿。"

崔景徽字文叡，任平州刺史時去世，謚號爲定。兒子崔休纂繼承爵位。

崔僧深

道固兄目連子僧祐、僧深。僧深坐兄僧祐與沙門法秀謀反，徙薄骨律鎮。後位南青州刺史。元妻房氏生子伯驎、伯驥。後薄房氏，納平原杜氏，與俱徙。生四子：伯鳳、祖龍、祖螭、祖虬。僧深得還之後，絶房氏，遂與杜氏及四子寓青州。伯驎、伯驥與母房居冀州，雖往來父間，而

崔道固的哥哥崔目連的兒子崔僧祐、崔僧深。崔僧深因哥哥崔僧祐和沙門法秀謀反，被遷徙到薄骨律鎮。後來擔任南青州刺史。元配妻子房氏生下兒子崔伯驎、崔伯驥。後來疏遠房氏，娶了平原人杜氏，和杜氏一起遷徙。生下四個兒子：崔伯鳳、崔祖龍、崔祖螭、崔祖虬。崔僧深返回以後，拋棄房氏，於是和杜氏以及四個兒子寓居青州。崔伯驎、崔伯驥和母親房氏住在冀

心存母氏，孝慈之道，頓阻一門。僧深卒，伯驎奔赴，不敢入家，寄哭寺門。祖龍剛躁，與兄伯驎訟嫡庶，并以刀劍自衛，若怨仇焉。祖螭小字社客，普泰初反，尒朱仲遠討斬之。祖虬，少好學，不馳競。

州，雖然同父親來往，而心在母親一方，孝順慈愛的道義，在一家中隔斷。崔僧深去世，崔伯驎奔喪，不敢進入家中，寄住寺院哭祭。崔祖龍剛烈暴躁，和哥哥崔伯驎爭辯嫡庶，都用刀劍保護自己，如同仇敵。崔祖螭小名叫社客，普泰初年反叛，尒朱仲遠討伐殺了他。崔祖虬，年輕時好學，不到處鑽營。

僧深從弟和，位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埋錢數百斛，其母李春思堇，惜錢不買。子軌，字啓則，盜錢百萬，背和亡走。後至儀同、開府鎧曹參軍，坐貪偶，賜死晋陽。

崔僧深的堂弟崔和，擔任平昌太守。家庭非常富裕而性格吝嗇，埋藏錢幾百斛，他的母親李氏春天想吃堇葵，他吝惜錢不買。兒子崔軌，字啓則，偷錢一百萬，避開崔和逃亡。後來官至儀同、開府鎧曹參軍，因貪污獲罪，在晋陽被賜令自殺。

論曰：崔光風素虛遠，學業深長，孝文歸其才博，許其大至，明主固知臣也。歷事三朝，師訓少主，不出宫省，坐致台傅，斯亦近世之所希有。但顧懷大雅，托迹中庸，其於容身之譏，斯乃胡廣所不免也。鴻博綜古今，立言爲事，亦才志之士乎。崔亮既明達從事，動有名迹，於斷年之選，失之逾遠，救弊未聞，終爲國蠹，"無苟而已"，其若是乎？光韶居雅仗正，有國士之風矣。

論曰：崔光風采玄妙高遠，學問深厚綿長，孝文帝稱他才華博大，贊許他大有成就十分顯達，英明的君主本來是瞭解臣下的。他三朝任職，教導嗣君，不出宫廷，輕易而到臺閣師傅，這也是近代所少有的。不過胸懷大志向，以平庸行迹托身，在保全性命上的譏諷，這也是胡廣所不能避免的。崔鴻博觀古今，以著書立説爲職事，也是有才幹志向的士人吧。崔亮精明通達行事，行動便有名聲，在以年代爲斷限的選官制度上，失策太大，挽救弊端没有收到效果，終於成爲國家的禍害，"不隨意而已"，就是這樣的嗎？光韶秉持高雅依仗正道，有傑出人才的風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北史　第二册
作者＝许嘉璐主编　周国林分史主编
页数＝６７２
ＳＳ号＝１１４０５４６６
出版日期＝２００４

【作　者】许嘉璐主编　周国林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１３１２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４８５８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８５－７　／　Ｋ２０４．１／Ｚ７７２ｂ
【原书定价】　５５０．００（全四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北朝时代　纪传体　北史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周国林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北史　第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